目錄

方外類

高宗不欲沙汰僧道

大冶為宗門獅象

雪嶠不蓄一弟子

尺木臨死留偈

本月蒙世祖賜聯

玹水蒙世祖賜紫

木陳之機緣奏對

世祖出亡為僧

通琳心眼平等

浮山一缽蕭然

靜山宣經闡教

顛和尚蹤跡詭異

髡殘少時自剪其髮

懸崖為牧雲和尚付法弟子

羅漢僧雪中裸浴

法天與盤山終始五十年

紫石說偈辭眾

遠峰走十日謁浮石

半月為本色衲子

退翁為浮屠中之逸民

赤松常趺坐誦經

元志圓機慧辨

了幻闡提宗旨

喻子更為顛僧

Copyrighted material

小顛無些子蔬筍氣

漱冰行腳名山

蓮筏解禪理

某氏子訪坐棚和尚

闞和尚洗甕

僧以書畫博贐儀

大空日參禪理

聞法空出世心

一朗以詭言惑縣令

鐵杵返初服

超恆戴鑊以行

了元和尚不言不語

鐵羅漢渾渾噩噩

修行四大皆空

闊禪言椽子先爛

珠明寺和尚之癡

慧辨為老法師

寺僧為浪蕩子所窘

寺僧為屠某所愚

西蜀國添一如來

專西為赤腳活佛

三喇嘛通俄

海月寬裕願持之漁色

越岸自淨為僧

僧有不壞肉身

六安歷參知識

朗然有焚身救世之念

寄禪作偈示僧眾

Copyrighted material

白菩薩

德隱以破家為尼

無垢焚修於鴻寶堂

自悟大師為尚可喜女

宋荔裳女少寡為尼

王二祝髮為尼

吸鴉片煙始於尼

智參率婢為尼

張蠻子妻為尼

月桂棄妓為尼

小芬棄伶為尼

泰山有姑子

圓明寺尼有佛種子

江浙之尼

雪水真人作諜

朱沖陽得詹真人法

張斗庵得異人授大法

賀月軒澹泊寧靜

郭去勝拂袖白雲

婁道人為真學道者

李不器狂妄不法

金丹書受五雷正法

陸濟蒼受五雷正法

張太虛、王定乾為高宗所逐

沈雙橋有出塵志

王野鶴所居幽潔

喬道人言兵家事

道士論自度法

Copyrighted material

高雲谿交通宮禁

謝寶勝嘗為道士

女冠廣真為朝士所師事母事

賭博類

上海以總會為博場

紮局弄賭

賭博之抽頭

博用籌馬

博時有妓陪侍

花賭

女總會

賭具作對

闈姓

廣東各種賭博

新會某鄉無賭

過百齡得之弈以失之博

霍則白好博

許肇篪酣於博

史菲莪與客博戲

王氏以博失園

壽思明以博得婦

某甲以妻作博注

宋某延師課子以博

何翁延師課子以博

尤展成勸人戒賭

郭節與子博

郭節與客博

李恆齋惡博

Copyrighted material

紙牌之博

紙牌之碰和

紙牌之游湖

打撲克

骨牌之博

鄭扶曦作混同天牌譜

打天九

骨髀中有剝皮賭

馬弔

張文端惡馬弔

叉麻雀

孝欽后好雀戲

孝欽后製擲骰圖

王治馨與客作雀戲

番攤

廣州有番攤館

澳門有番攤館

壓寶壓扠

花會

廣東有花會

福建有花會

上海有花會

上海有放三四之賭

華人購賽馬彩票

鬬鵪鶉

鬬鷦鷯

鬬蟋蟀

打彈子

Copyrighted material

以射博

象棋之博

敲詩

花燈鼓

羅丹之博

音樂類

音樂有拍子

管音樂

十番

八音聯歡

八音

陽襄八合

京師酒肆備絃索

年鑼鼓

江慎修通音律

吳西林致力於樂

士大夫諳音樂

舒鐵雲諳音律

邱穀士通律呂

鑼鼓三奏諸樂器

朱錦山奏二十四種樂

蒙古音樂

準噶爾音樂

喀什噶爾音樂

纏回音樂

西康音樂

唱歌

聖祖改訂樂章聲調

Copyrighted material

耕耤歌三十六禾詞

採桑歌

吳中櫂歌

粵人好歌

劉繼廷聽采茶歌

曼殊歌梁司農祝家園詞

王心逸聞絃歌聲

旗亭歌洪昉思詞

老胡應聲而歌

王采薇按笛歌詞

舒鐵雲夜聞吳歌

王粹士每醉必歌

番人善歌

俍人善歌

僮人善歌

蠻女善歌

孫春山雅善歌唱

大悅唱等韻

陸麗京度曲

心頭小人唱曲

李笠翁挾妓度曲

王夢樓教僮度曲

劉培珊為老伎師

董福祥因唱得官

董炳源因唱落職

端忠愍喜南北大小曲

唱繡荷包調

唱道情

Copyrighted material

書場

堂名

灘簧

花調

平調

盲妹彈唱

鼓詞

徐癡唱盲詞

紫瘌痢善絃詞

彈詞

女彈詞

唱落子

評話

周猴說西遊記

葉英多說宗留守交印

子弟書

浦天玉善評話

喀爾喀部樂舞

回部樂舞

五魁舞

蠻人之跳鍋莊

鎛鐘

編鐘

犍椎

舒鐵雲夜坐聞鐘

方響

雲鑼

鉦

Copyrighted material

奚琴

胡琴

番胡琴

謝時禋彈琴伐鼓

喬山人善琴

陳喬生善琴

劉公甬使姬墓下操琴

徐映玉既嫁不操琴

唐青照為塞曉亭鼓琴

章某焚琴

美人彈琴

朱漢槎善琴

程香溪善琴

劉九嵒善琴

陳廉舫善琴

李琴顛鼓琴效蜀派

程十然受琴旨於李玉峰

徐我山彈琴

吳氏眷妙析琴理

阮媚生癖嗜琴

宋小茗聽人彈琴

姚仲虞精琴學

孔小山受紿鼓琴

錢小謝聽琴

劉惟性從太元學琴

許颺階善琴

楊時百善琴

閔蘿屏善琴

Copyrighted material

簫翁善簫

鼻簫

笛

福田鼻能吹笛

管柳衣聞笛

舒鐵雲瘞笛

項琳善笛

篪

管

吹煙筒喇叭

紙簫

匏

壎

德化瓷笛

建鼓

大鼓

杖鼓

小杖鼓

手鼓

龍鼓

行鼓

導迎鼓

俳鼓

軍鼓

太平鼓

搏拊

塞塔爾

達卜

Copyrighted material

出頭

應時戲

武劇、趣劇、穢劇

新戲

串戲

反串

說戲

海派

規矩

格律

情節

做工

臺步臺容

戲必有技

扮戲

打筋斗

排場

切末

行頭

化裝之名稱

前場

後場

胡琴、鼓板與唱戲之關係

絃管

後臺

禁演聖賢之事

禁內城演戲

內廷演劇

Copyrighted material

南府

頤和園演戲

堂會演戲

京師戲園

奉天戲園

開封戲園

郭某始創戲園於蘇州

上海戲園

廣州戲園

十公班

老棗樹班

西安三十六班

六燕班

禮邸有菊部

貓兒戲

京師有貓兒戲

秦淮有貓兒戲

滬有貓兒戲

檔子班

瑤之女樂

演八仙上壽

演長生殿傳奇

演目連救母

演臨川夢傳奇

演花魁孃子

演水滸傳

演探親相罵

演新安驛

Copyrighted material

串客

李笠翁曲部誓詞

陳半山喜串風月之劇

撫藩登場演劇

陸辛何率妻妾串戲

魏耀庭串花旦

王貝子串戲

王君宜唱譚調

學生為優

觀劇有南北兩派之別

喝采

徐野君好觀俳優戲

商蒼雨觀劇於水西莊

沈遵生不觀劇

觀劇焚斃多人

李長壽觀劇

恭王嗜崑劇

楊文敬好觀劇

京師婦女觀劇

河南婦女觀劇

京師雜劇

秧歌戲

太平鼓戲

打花鼓戲

陳桐香演花鼓戲

洋戲

上海有外國戲園

頑把戲

Copyrighted material

文武戲法

瓦納演幻術

湯姆演幻術

桶戲之幻術

偷桃之幻術

斬人之幻術

庖人善撮仙法

老人幼女試幻術

番僧奇術

以食器試幻術

以刀試幻術

奮身穿圓隙

口技

京師有象聲戲

郭貓兒善口技

口技演夫婦度歲事

賣口技者要客肅聽

周德新善口技

陸瑞白能口戲

陳金方善口技

畫眉楊

百鳥張

山右客善煙戲

臞叟善煙戲

僧善煙戲

手技

罈子王弄罈

高蹺

Copyrighted material

蹴踘

戲球

足球

黃仲則觀虎戲

馬戲

陸古漁觀走馬

文宗觀馬戲

西人演馬戲

猴戲

犬能讀書

鼠戲

躐嘴鳥演戲劇

金魚排隊

蛙戲

蟻陣

傀儡戲

影戲

電光影戲

優伶類

像姑

伶有花榜

京伶狎妓

角色

伶之派別

徽班世家

伶人畜徒

王紫稼風流儇巧

徐紫雲為陳其年所眷

Copyrighted material

魏長生為伶中子都

陳銀官為李載園所眷

李桂官為狀元嫂

郭郎為孫淵如所暱

荷官為百菊溪所眷

林韻香工愁善病

慶齡為男子中之夏姬

沈蕊仙為甘某所眷

某庶常漁色而殞

金德輝乞言於嚴問樵

程長庚獨叫天

爐臺子為程長庚配角

楊月樓扮猴子

汪桂芬以醇酒婦人死

孫菊仙為老鄉親

譚鑫培為伶界大王

張二奎工於做

于三勝為老生中之不祧祖

陳彩林傾倒一時

許蔭棠有許八齣之號

賈洪林痛詆端剛趙董

黃三演罵曹被杖

謝寶雲為名角之配

時慧寶有父風

汪笑儂演新劇

陸小香為小生巨擘

德珺如由旦改生

俞菊笙為武生中鐵漢

Copyrighted material

張八十、張長保劇半入場

尚和玉有真能力

張占福獷悍矯捷

生旦演劇被斬

朱四芬柔情綽態

旺兒為花旦

張三福性坦易

夏天喜長身玉立

杜蝶雲為生末淨

沈芷秋舉止灑落

周稚雲質麗神清

朱蓮芬為潘文勤所眷

侯俊山顧盼自喜

田桂鳳負盛名

楊桂雲善扮貼

胖巧玲工貼劇

于紫雲為旦界名宿

一汪水為戲中嬰寧

時小福唱青衣

王瑤卿有名貴氣

姜妙香擅名一時

旦之諸名角

五九為張樵野所眷

楊小朵為武子彝所眷

想九霄屢受辱詈

寶珊秀美天成

朱素雲美秀而文

謝寶琨放意怠工

Copyrighted material

四十花門最多

余莊兒色藝均備

兩陣風翻轉凌踔

何桂山有鐵喉之目

李牧子為淨界大家

錢寶峰唱做並佳

金秀山為淨角第一

小穆用鼻音

劉鴻聲唱善用氣

劉趕三敏於口

羅百歲為丑界翹楚

趙仙舫滿口新名詞

草上飛張黑之縱躍

昭容、雪如覲高宗

黃翠兒色藝冠時

大寶齡氣象崢嶸

張桂芬演女劇

周處演御果園

金月梅以做工勝

謝珊珊演彩樓配

王克琴有得意之作

楊翠喜長身玉立

恩曉峰舉止大雅

金玉蘭夙慧

娼妓類

公娼私娼

妓有花榜

妓之奉客

Copyrighted material

跳槽

烏師

京師之妓

天津之妓

開封之妓

鄭州之妓

奉天之妓

蘭州之妓

山東大道之妓

蘇州、揚州、清江之妓

蘇州之妓

上海之妓

江寧之妓

揚州之妓

杭州之妓

蕪湖之妓

南昌之妓

重慶之妓

漢口之妓

沙市之妓

長沙之妓

廣州之妓

潮嘉之妓

梧州之妓

南鄉之妓

福州之妓

廈門之妓

金怡安遇卞雲裝

Copyrighted material

郭十娘為金柳南所眷

郭紐兒眉目韶秀

石姑、小娜為陳雲所眷

周公子為妓所紿

妓餌老翁

商寶意懷金陵舊游

王香柳清麗

陸小玉丰韻天然

李倚玉白皙而頎

周新官黑而津

趙某官溫婉而捷給

李新官吐辭伉爽

程月娥玉淨花明

舒鐵雲認藕雪為鄉親

楊福齡春容大雅

楊多子為人所珍慰

蘇綠珠諳素女術

王倚紅動止無俗態

娼妓類二

大奚潔而妍

麥大安善談謔

廣州有揚幫妓

蔣伯生日為平康游

寶釵為方潘所眷

容憐餌陸某

素芳為清淮賈人所眷

姚修竹慕李杰

趙梅卿車馬盈門

Copyrighted material

鳳雲為應敏齋所眷

三姑娘為載廉所眷

王壬秋以十五齡女郎侑酒

喬氏蓄錢償娼家

安月娥著豔名

陸蘭英垂髫名重

袁雅琴色藝超倫

韻珊美豔絕倫

大金鳳舉止溫雅

岳蘭史媚慧

李芸負盛名

張少卿色藝冠一時

陸愛寶楚楚可憐

妓為情死

香雲為徐宗海所眷

徐瑞卿創小雙擋

王翠雲丰姿綽約

德仙欺金某

雙鴛為吳樵珊所眷

林愛官為雍某所眷

小玉紅如太原公子

素娟秀色可餐

王寶珠頎立亭亭

蘅香舉止瀟灑

鳳仙談秦淮舊事

李如蘭為三人所眷

雙鳳願許某收尸

傅二寶屬意楊某

Copyrighted material

婢三嫁而終於娼

李佩蘭苛於選客

吳莼香色藝兼勝

李三三美而豔

左紅玉享盛名

陸月舫為王紫詮所眷

萬人迷工內媚

小蘋果為陳曾佑所眷

金小寶有吳娘本色

林黛玉為曲中祭酒

陸蘭芬之榮哀

陸昭容自炫

頓金蘭言家世

袁忠節以紅顏為知己

林宛宛為陳大器所眷

黃雲仙雙眸尤媚

楊氏賣娼異國

秋玉蟾賣娼異國

洪奶奶與婦女暱

林秀珠笑容可掬

小林寶珠之榮哀

張純卿私通園人

李蘋香楚楚可觀

楊妃榻肥白如瓠

傅彩雲久著豔名

玉芙為蘇某所眷

金菊仙為吳彥復所眷

陳某設妓寮

Copyrighted material

胡寶玉久著豔名

長沙八大妓

賽淥江悅某孝廉

楊蘭官負盛名

蔓菁光豔照人

窗上使老

胥役類

胥役須點卯

崇文門胥役之需索

林清曾為胥役

某夫人吆喝胥役

胥吏之名稱

舍人

號房、柬房

代書須考充

例吏利

各部書吏主案牘

胡文忠論部吏

蒙古不能延請內地書吏

供事

周宗之橫暴一時

部吏索賄於福文襄

部吏索賄於某封翁

王書常私鐫假印

部吏駁阻從祀

鴉片啟釁誤於胥吏

庫吏玩弄縣令致死

游智開為胥吏所愚

Copyrighted material

庫吏中傷閻文介
部吏索賄於某令
藩吏索賄
部吏、庫吏舞弊
差役之名稱
差役索草鞋錢
蜀中差役之需索
蘇拉
各部之雜役開銷
庫丁
番役
偵探告密之原始
水卒報警
巡丁
桃花乞
號軍
門斗
烏拉娃
解役毆陳星齋
悍役不敢登王氏門
奴婢類
奴婢之解釋
主人召僕呼來
薦頭介紹傭僕
管事
大姓買僕
京師閹人之惡習
從僕有隨封

Copyrighted material

長班

長隨帶馱子

坐省家丁

烏拉和爾嘉

康熙初八旗僕婢自盡之多

張去瑕示飭約於諸僮

石哈生自鬻於西安某家

馮甦賣身於吳三桂藩下

俞文為馮家奴

明珠馭家奴之嚴

孫子未幼為青衣

世宗詔除樂戶等籍

莊某著長隨論

霍集占子為奴

蘇撫司閽侮褚筠心

畢秋帆改歌僮為僕

袁子才遣僕

金冬心攜傔從以游

黑王送和珅壽儀

和珅府中之三爺

何子貞僮僕無月給

奴盜主妾

文武賀撫署閽人生子

楊竹村自甘從僕

粵寇令幼童服役

曾文正薦僕於某監司

趙繩先為黠僕所紿

王得勝為擔水夫

Copyrighted material

于氏僕以假契過戶

周得標棄官為傭

陳冠生有長揖僕

任筱棠之待僕

皖撫司閽索門包

章鐵拳受典為奴

二毛錢受傭於妓館

外務部有余廚子

閽人受門包

上炕老媽

梳頭媽

門檻裏

搭腳娘姨

大姐

小大子

近身

喜婆

送娘子

喜娘

粵人蓄婢

蘇麻喇姑

招姐精烹飪

葛裙

婢以護印作夫人

桂林某大家有慧婢

盜賊類

盜賊橫行

某乙先盜而後賊

Copyrighted material

盜賊充斤

盜有徒為賊

上海多盜而少賊

趁火打劫

擄人勒贖

擄船勒贖

盜有把風

土國寶以盜投誠

蘇盜打糧

老爪掘坎瘞行旅

李笠翁盜庫金

盜冒太守名到任

黠盜取汪山樵玉龜

漳州守為盜

郁雙蓄靈獼以為助

茭塘海盜

盜覷李晴山行篋

東南海上多盜

勒保鋼表被盜

盜善走

搶米為臨時之盜

張保以盜緝盜

張忠武少曾為盜

盜為蛇所逐

盜割婢臂

盜劫御賜貂馬褂

昌平女僕通盜

濟寧女傭通盜

Copyrighted material

子劫父

浙東有盜藪

夫婦為盜

曹州之盜有黑店

拉疙疸

盜為子延師

竇開山盜婦女

茹某劫山西黃氏

黃金滿有大王之稱

遇紅姑娘者十九死

蘭因為女盜

新嫁娘作盜

王二、李善以盜除盜

豫西刀匪之多

盜誘伶為子

米禾登

礉船中人為盜

楊某盜人之盜

浮梁黑店

鄭七遇神駒李天馥

某二爺擄人

康八、康九兄弟為盜

鬍匪

黃四癩王

陶什陶橫行於奉天

唐殿榮專劫俄人

棒客

虯髯客經手無所失

Copyrighted material

沈坦若遇虯髯

盜有法水

盜匿藩署

兩粵盜風之熾

粵盜之借路

飛天蜘蛛

粵盜之收水打單

盜許保護佛山

粵盜打單於譚文卿

粵盜向某鎮軍打單

粵盜縛主人而要之送

九龍山之盜

吳川多海盜

焦四以盜墓致富

莊芋為美人所困

黃蕭養中響箭而殞

黃八子避重就輕

胡大拒捕

隸因謎獲盜

小德盜珠寶

盜劫香港銀行

盜報仇

梟匪有擄人勒贖之事

抖路

硬爬

陳老三劫某藩司

以假兇器行劫

以藥水迷人而行劫

Copyrighted material

冒為郵差以行劫

冒為人夫以劫衣

馮少村皮篋為盜所奪

盜棺

臺灣生番劫人

九股苗喜為盜

番盜慘僇漢人

廣南夷人為盜

某盜臨刑書聯

賊之類別

某乙再作賊致富

賊栽贓

賈五竊寶石頂

胠篋者擷某生頰

竊牛賊為犬所捕

賊以翦綹術懾盜

小李伺書生

盲賊

賊為舟中老人所欺

刀客竊印

呂二改行致富

曾文正有珠被竊

鑪坑內有賊自首

文淵閣書被竊

太和門庫物被竊

庫丁竊銀

賊竊國璽

李某遇鐵算盤

Copyrighted material

襄河上下游多女賊

竊銀角

匿小兒於箱以竊物

竊箱籠及木器

竊首飾

竊驢之狡

賊聞僧吟詩而退

弄手

垂髫女為弄手

上海飛口有神技

上海小工竊物

竊蓋

竊玉搬指

江輪竊履之賊

竊賊易裝以惑人

飛賊

焚悶香以行竊

鄰人穴牆以行竊

棍騙類

販豬仔

拐帶婦孺

攫孩勒贖

采生折割

善棍

獺皮歌

副天保冒充福文襄

朱福保率乞兒喫光麵

朱福保買古瓶耳

Copyrighted material

上海之地棍

上海地棍之拆梢

上海地棍之硬詐

上海地棍之擺丹老

上海地棍以為人復讐取財

上海地棍有好買賣

上海地棍之喫講茶

上海地棍之包開銷

上海地棍之索陋規

淨慈寺僧騙王元寶

造畜

念秧

飾男為女以鬻錢

僧以王某為人蝟

黠婦以偽夫取財

僧以邪術騙金

粤西多拐騙婦女

方九麻子影射盜名以欺僧

插天飛屢行騙

騙子賃居承恩寺

騙三千金

騙黃金二百兩

騙人參

騙牆

騙畫

騙衣

騙靴

丐婆詐欺某少年

Copyrighted material

妓飾為狐女以行騙

錢豁五終身行騙

飾為某王以行騙

僧以佛將出地行騙

陳譚以鴉片騙某千總

騙煙土

冒充吳甄甫之猶子

僧受老婦騙

丐掉箬包船以行騙

仙人跳

養瘦馬

騙緞以倪某為質

認丐為義父以行騙

冒為人父以奪錢

冒充某方伯子以行騙

以假人頭騙錢

假關節以行騙

冒為人子以行騙

漢口某錢莊遇騙

周夢星騙信局

騙戲館中錢

以計騙伶物

冒為探事委員以行騙

責妓償金

無賴子假雪彌勒以行騙

老人為某所騙

擔水夫為道士所愚

道士賣大力丸欺人

Copyrighted material

綢緞店與外科醫室之受騙

賣假藥

江湖醫生賣膏藥

售假釧

騙人參

騙行李

假翰林

冒名頂替之官吏

偽充差弁騙煙膏

和尚作怪

僧以江南某生為活佛

僧以肥白之人為活佛

羽士以國母騙尼

客騙安三姐

李曉岩騙金釧

以女子相片行騙

娶妻行騙

巨騙得妻及珍物

竹禪匿官家女

女以財色行騙

以偽石女行騙

航船婦騙白姓少年

戳包兒

放白鴿

飾木偶為女以行騙

以婢拐女

某少年之姦騙

以自由結婚騙財

Copyrighted material

金珠仙騙馮竹生

招股行騙

以作廢股票為質

假質券

以贋銀購贋巾

騙車

串通洋人以行騙

西人來滬自稱電醫

冒主人姓號作書以行騙

串通地皮掮客以行騙

呂苕齋騙行篋

調包

擲包

騙押櫃銀

逆旅主人被騙

騙子為老朝奉所算

商店以休業遷移為騙

商店以減價折扣行騙

商業之屏風

貼水之騙

燼餘香皂之作偽

假香水

縱火圖賠

商店獎券之作偽

不質言無貨

偽造商品

偽造國貨

偽造廣告

Copyrighted material

偽造匾語
冒用市招
兩肆以互訟為廣告
乞丐類
丐頭
丐之種類
花子院聯
徐新華對於乞丐之觀念
京師乞丐之所居
丐充海捕
鳳陽人乞食之由
粵多麻瘋丐
粵有四大寇
太平丐以定期乞錢
陳子明由官而乞
毛癩子為養濟院長
馬體孝隱於丐
姜學在延丐上座
李丐隨身一瓢
王壽不向婦女行乞
張乞兒異於群丐
貧士以游學行乞
髯丐捕蛇
某制軍為丐
王孫飾為丐
王某樂為丐
孔氏子以丐終
永光寺前之丐

Copyrighted material

動物可種

老道士蓄動物

南海子動物

新疆動物

內蒙之獸

黑毛獸

天目山之獸

海鹽八團之獸

猩猩

毛人

野婆

猿

黑猿

狨

獼猴

禮猴

墨猴

猴為羅某供役

猴受齋

猴以石擲人

玃父

人同

獅子

熊羆

熊挾人至洞

狗熊

熊霸

熊膽

Copyrighted material

食鐵獸

一千三百餘斤之羆

貔貅

豺

狼

狼噉人

狼為犬所斃

狼得間搏人

狼貪食豕而斃

狼叩門

狼為胡某所賺

老更官

虎

水虎

艾虎

虎聞吳虛壑痛哭而走

孫爾異馴虎

蔣叔南搏狗頭虎

金香國殺狗頭虎

焚斃三虎

豹

果下豹

藍狐、金貂

狐

九尾狐

玄狐

飛狐

狸

Copyrighted material

三足獸

貂

銀貂

猞猁孫

旱獺

山獺

水獺

象

狍子

馬

青馬

馬寶

李宗望得馬寶

禮烈親王蓄克勒

年羹堯蓄連錢

俞賢蓄老馬

海蘭察盜馬

馬被烹

毘陵驛馬

驢

槽子驢

騾

豕

豬獾

橫寬獸

野豬

豪豬

跳兔

Copyrighted material

沁達罕

犬貓同牢而食

犬

哈叭狗

鞋狗

拂菻狗

海狗

狗性惡棒

狗寶

造獵犬

犬寄詩

金冬心蓄犬

犬友

犬知音

犬捕鼠

狗荒

犬報皮匠仇

孝欽后蓄海獺

叢狗頭司狗

竹狗

狗獾

貓

粵人相貓法

張七善相貓

貓交

貓成胎

貓坎分陰陽

貓以尾掉風

Copyrighted material

女貓

波斯貓

紫貓

瞎貓守香菰

顧橫波蓄烏員

朱竹垞詠貓

吳世璠蓄三貓

于文襄蓄沖霧豹

戴珠淵愛貓

女愛貓

鄒泰和檄捕貓

迎貓

典庫蓄焦腳虎

佳貓能鎮三五家

劉少塗蓄老貓

自蓮蓄喉珠腹鏡之貓

陶文伯蓄負印拖槍之貓

黃鶴樓飲貓以酒

貓吸鴉片煙

黃伯山蓄孝貓

吳雲帆蓄貓

黃虎巖蓄印星貓

貓與蛇鬬

貓有三足

胡光林蓄獅貓

白大取宮中獅貓

陳錦帆蓄天目貓

丁仲文分貓為三等

Copyrighted material

水牛

犀

牛黄

牯牛怪産

山羊

羚羊

綿羊

青羊

羊有煙癮

野山羊

楂達石

蝙蝠

七里坡石洞有白蝙蝠

青海之鳥

西康之鳥

墨色鳥

大頭鳥

四翼鳥

虎嘶碧落

博白多鳳凰

烏鳳

倒挂鳥

孔雀

鶴

鶴獻芝

鸛

鷹

鷂

Copyrighted material

淨池鳥

白玉鳥

蘆虎

雞

雌雞化雄

慈雞

蚊母鳥

雉

趕翎哨

錦雞

秧雞

馬雞

山雞

鷳

食火雞

吐綬雞

雷雞

竹雞

樹雞

半翅

鶯

杜鵑

布穀

燕

粉紅燕

金絲燕

海燕

沙燕

Copyrighted material

鶺鴒

翠雲鳥

鸚鵡

白鸚鵡諂洪秀全

葵花鳥

鴝鵒

翡翠

山翠、水翠

相思鳥

畫眉

山畫眉

白頭翁

百靈

鷦鷯

繡眼

蠟嘴

鐵嘴

鐵腳

鵪

鶉

鷓鴣

麥啄

鴻

雁

鵠

鵝

鵜鶘

鳧

Copyrighted material

鵁鶄
鴨
雌鴨化雄
魚狗
鷿鷉
信天翁
鸕鷀
鷸
鷗
鷺
鴛鴦
鸂鶒
龍
宋牧仲見龍尸
王衡門見諾龍
李鴻雷家見龍
蘇州龍鬬
岳州廢井出龍
鍾祥見龍
龍頭骨
土井子石龍
薛叔耘見龍
吳中有龍災
龍鳴如牛
南匯有龍挂
蛇
蝮
蚺

Copyrighted material

蟒

三大王捕蟒

錦鱗蟒被捕

康山後有蟒穴

雞頭蛇

岐蛇

白花蛇

量人蛇

金蛇

黃頷蛇

四腳兩頭蛇

飛蛇

墨蛇

摩該

吳桭臣斷蛇

蛇食猴

蛇報怨

小蛇攝大蛇

蛇食人

蛇竊蛋

蛇與烏鵲鬬

蛇鼠互噬

蛇食雞

捕蛇

竹葉青被捕

王老者狎蛇

鱷

黿

Copyrighted material

山蛤

雨蛙

紫蛙

蝦蟆

大蝦蟆有酥

雪蝦蟆

蝦蟆遊行杭城

蛤士蟆

張海鬼論海底動物

魚苗

魚牌

雪魚

佛魚

嘉定小練祈港之大魚

南匯海口之大魚

海州沿海之大魚

鰣

鰳

鯿

月魚

發發綠

石斑魚

車扁魚

白魚

白鰷

屠修伯畜儵魚

鯛

海鰩魚

Copyrighted material

鰤

沙魚

兩首魚

鯊

引沙魚

無刺魚

飛魚

人魚

藥叉魚

毛魚

秋生子魚

滑子魚

納和

蟲魚

達法哈魚

竹魚

鰒

無鱗魚

魯赫依

雙脊魚

裙帶魚

鰻鱺

鰌

鱔

鱘鰉

鱣鰉

海蝘

螺殼魚

Copyrighted material

京師之蟲

廣西之蟲

蟲窠

小毛蟲

酒蟲

齒蟲

水煙筒蟲

慶忌

小咬

草扒

雲虎

蜜蜂

閩之蜂窠

吳秀裔宅後蜂窠

馬蜂

細腰蜂

寄生蜂

蝶

錢警石放綠蝶

徐蓮塘釋大蝶

蛺蝶

蛾

燈蛾

麥蛾

天蛾

衣蛾

蟬

蚱蟬

Copyrighted material

寒蟬

蟪蛄

蟋蟀

油葫蘆

金鐘兒

蟊斯

紡織娘

札兒

秦淮妓院蓄札兒

螳螂

蜻蜓

蜻蛉

草蜻蛉

馬大頭

蛟蜻蛉

蜉蝣

螢

螢火城

蟻

蟻結窠

薛叔耘見蟻鬬

汪耕餘聞蟻鳴

白蟻

白蟻食藩庫銀

一足蟻

蜘蛛

蜘蛛窩

蛛絲網龍

Copyrighted material

蠍

蠍長一尺

蠍畏椒

蠍自殺

蠅虎

壁錢

壁蝨

絡新婦

螳螂

八叉蟲

喜蛛

螟

蝗

蚱蜢

蠅

李鐵君畏蠅

大麻蠅

蒼蠅

桑蠅

牛蠅

馬蠅

狗蠅

蛆

雪蛆

蚊

謝大令詠啞蚊

蘋果蚊

白蛉

Copyrighted material

蚤

蝨

頭蝨

牀蝨

牀蝨死人

牀蝨臭達數十步

毛蝨

蚜

蠹魚

桂蠹

污蟲

尺蠖

蝤蠐

紅娘華

蛘

蜾蠃

蠼螋

蠛蠓

葉捲蟲

螻蛄

蔗蟲

鼠婦

地鱉

蜈蚣

水蜈蚣

蚰蜒

馬陸

蠶

Copyrighted material

鬻叩首
介殼蟲
叩頭蟲
金龜子
蜣螂
獨角仙
石背
吉丁蟲
蛁蟟
灶馬
斑蝥
水蠟蟲
蝦
龍蝦
斑節蝦
　蝦
蝦蛄
蝌蛄
寄居蝦
蟹
長足蟹
金錢蟹
蝤蛑
虎蟳
招潮
海蛆
水蚤
烏賊

Copyrighted material

章魚

瀚海有蚌螺遺甲

蚌

蚌生珠

江珧

蚶

淡菜

螺

螺中有珠

鸚鵡螺

榮螺

法螺

海螄

牡蠣

海扇

蟶

蛤蜊

馬蛤

西施舌

文蛤

蝸牛

蛞蝓魚

蜒蚰

海鏡

蠶

野蠶

柞蠶

山蠶

Copyrighted material

樟蠶
地蠶
海蠶
蚯蚓
放光蟲
蛭
馬蜞
笄蛭
條蟲
海參
海膽
海蜇
櫛水母
水螅
海花石
菟葵
鞭毛蟲
釣鐘蟲
植物類
植物之類別
植物之應用
植物出產地之概略
寧古塔植物
孔林植物
河南植物
新疆植物
河套植物
青海植物

Copyrighted material

西藏植物

延吉農產物

京師米

米價之漲落

早御稻

石窩稻

楊花早

嘉禾

碧綠身

香稻

稻莖觀音

稻二年三穫

烏拉白粟米

沙蓬米

黑米

香粳

粳稗

高麗穀

西番穀

黑龍江麥

穬麥

番薯

玉蜀黍

蘑菇

香山松菇

銀盤菌

雞土從菌

南華菌

Copyrighted material

玉蕈

香蕈

木耳

石耳

白花菜

苦益菜

豆苗菜

苜蓿

苜蓿、玉蜀黍之根獨長

歪脖菜

杏葉菜

海帶

河白菜

山兒菜

步連菜

地螺

諸葛菜

蕹菜

甘藍

椰菜

塌稞菜

羅漢菜

荸菜

蜈蚣菜

鱉爪

竹葉苔

芋

竹芋

Copyrighted material

土芋

茄

天茄

番茄

蘿蔔

楊花蘿蔔

蕪菁

萵苣

菰

菜瓜

胡瓜

絲瓜

冬瓜

金瓜

莧

馬齒莧

茼蒿

蕓薹

芥

雪裏蕻

芹

馬蘄

堇

荇

落葵

蒜

黃芽菜

薺

Copyrighted material

萱

蔊

蕺

馬蘭

蓴

菠薐菜

韭

薤

禹韭

薑

蔥

松吉納

洋蔥

蒜

石蒜

山蒜

達爾吉爾

薩喇納

丕牙斯

蒝荽

石胡荽

蒔蘿

番椒

蜀椒

胡椒

老鎗穀

枲耳

藜

Copyrighted material

薇

葫蘆

蔞蒿

莪蒿

邪蒿

蘩縷

荇菜

草石蠶

地榆

敗醬

仁草

盪盪青

察齊巴克

龍芽草

羊刺草

鹿藿

胡蔓草

款冬

石防風

蘠菜

山慈姑

荸薺

百合

薏苡

向日葵

蘆

蒟蒻

益智

Copyrighted material

麥門冬

天門冬

荊芥

柴胡

大黃

地黃

地膚

天名精

大戟

夏枯草

馬鞭草

馬兜鈴

羊蹄

鹿蹄草

鹿啣草

雞血藤

威靈仙

萎蕤

商陸

朮

貝母

黃蜀葵

龍葵

五香草

舌蔞

三七

三稜

鴉膽子

Copyrighted material

遠志

桔梗

杜衡

山柰

山薑

薑黄

芎藭

艾

獨活

牽牛

牛膝

牛欄草

菝葜

虎掌

虎杖

蛇牀

蒴藋

蒺藜

補骨脂

萹蓄

萆薢

覆盆子

益母草

豆蔻

山豆根

葛

車前

石斛

Copyrighted material

木斛

烏薇莓

紫蘇

紫菀

漏盧

細辛

茵蔯

茜

續斷

野芝麻

莨菪

牡蒿

葶藶

澤漆

澤瀉

澤蘭

零陵香

藿香

赤箭

曼陀羅

蓬莪莤

鳶尾

菖蒲

水仙

薄荷

水蘇

半夏

倒根草

Copyrighted material

白蘇

克頗斯

馬藺

荔

荓

菩提子

紫茉莉

伏牛花

薈

芸香

蟋蟀草

蘭

建蘭

七出蘭

朱蘭

雪蘭

董小宛蓄蘭

漳蘭一萼十瓣

松頂生蘭

一線紅丫蘭

樹蘭

章子辛嗜蘭成癖

杭州粲花室之蘭

蘭花會

翠蟾蕙

衡山有野蘭

風蘭

草本之白蘭花

Copyrighted material

報歲蘭

書帶草

規矩草

鐵掃帚

虎耳草

蜘蛛抱蛋

蝴蝶花

蝶花

紫花地丁

紫堇

毛茛

地錦

鋪地錦

蛇莓

牻牛兒苗

聚藻

紫萼

蘼蕪

費菜

珍珠菜

溪蓀

毛氈苔

貉藻

茅膏菜

芍藥

京師芍藥

豐臺芍藥

曇華

Copyrighted material

角蒿

柳穿魚

結縷草

蛇葡萄

葎

植物類二

菊

董小宛耽晚菊

景亭北喜菊

楊致軒愛菊

洋菊

吳誠齋愛菊

八月菊

陳雲喈嗜菊

計壽喬愛菊

陳韞川嗜菊

吳百臺好菊

徘徊菊

萬壽菊

黑士菊

夏菊

甘菊

紫雲英

荷包牡丹

鼠麴草

馬蓼

含羞草

黃麻

Copyrighted material

雨久花

莊

雞冠

鳳仙花

野蜀葵

千日紅

蔦蘿

吉祥草

水蘚

酢漿草

知風草

壽草

半邊蓮

十樣錦

蕕

萱

荻

萩

水蠟燭

青蘞

萬年花

晩香玉

臭李子杆

金錢花

紅葉花

耐冬花

四墮花

芄蘭

Copyrighted material

紫羅襴

藍雀花

靈犀草

羊草

地蜈蚣草

貓兒眼草

蝎子草

怕老婆草

桃金孃

苦蘆草

紅姑娘

洋金花

火草

斷腸草

鍋鏟草

一把傘草

珍珠傘

湯西崖詠花木

廷希賢主持花木

陳石遺憶花木

陳石遺惡雜草木

唐花

花瓶之水

花相間成字

阮文達有三花

黃山多奇卉

烏蘭本巴之野花

野雞膝內草實作花

Copyrighted material

直隸森林

東三省森林

京城多古樹

皇木廠之木

樹中有軍器

樹中有字

閩粵樹葉

松

金時之松

江寧有六朝松

宋代遺松及梅竹

報國寺雙松

金墩五松

永平試院三松

月盤松

黃山松

萬年松

盆松

雲南多松

棒松

小赤松

黃花松

黃蒿松

巴顏溝之松

伊奇松

俄羅斯松

落葉松

白松

Copyrighted material

杜松

羅漢松

海松

南山松皮

扁柏

錢武肅王手植柏

精忠柏

清奇古怪之柏

泰山之三義柏

金冬心詠古柏

汪曉園詠古柏

黃仲則詠古柏

柏著花

槲

花槲

蒲葵

樟

榧

紫檀

紅木

烏木

蚊母樹

七葉樹

椿

櫸

山毛櫸

椅

樺

Copyrighted material

楸

水楊

桐

梧桐

新疆胡桐淚

桑

木棉

化香樹

藤黃

皂莢

肥皂莢

篠懸木

釣樟

穀

木欒子

櫟

橡

香木結伽南香

陰沈木

肉桂

丁香

龍腦

黃檗

荔枝

草荔枝

龍眼

枸櫞

檳榔

Copyrighted material

桄榔

橄欖

枇杷

臭橙

枸骨

栗

榛

楝

猴棗

胡桃

杈栘

枳椇

杏

叭噠杏

銀杏

蘋果

頻婆

林檎

李

檇李

桃

水蜜桃

寄書桃

羊桃

棗

酸棗

芮棗

樂毅棗

Copyrighted material

無花果

漳州古樹

岱廟之漢柏、唐槐

榕

交讓木

木犀

榆

永陵之榆

花榆

紫榆

榔榆

辛夷

楊

白楊

赤楊

柳

潼關西之柳

周保之見紅柳

櫻

槐

萊州府署槐

陳文簡詠古槐

梅

董小宛愛梅

騰越千餘年之梅

香片梅

瑞金古塍多梅

錢叔美觀唐時古梅

Copyrighted material

返魂梅

蔡二梅為梅立嗣

超山古梅

積善庵梅花

梅林

金縷梅

海棠

極樂寺海棠花

枯棠生花

雪中開海棠

法源寺海棠

玉蘭

夏日開玉蘭

白蘭花

紫薇

柞

莽草

山礬

水蠟樹

杞柳

木賊

黃楊

芫

花椒

醉魚草

蔦

十大功勞

巴豆

Copyrighted material

梔

橘紅

大字香

牛肝木

總管木

南天燭

北天竺

檜柏

虞山詩人悼檜

木蓮

仙人掌

胡頹子

柚

文旦

柑

蘆柑、紅柑

佛手柑

橙

橘

金橘

木瓜

海棠木瓜

石榴

郁李

常棣

山櫨

櫨子

枸杞

Copyrighted material

越橘

獼猴桃

葡萄

梨

黄梨

楚梨被封禁

刺梨

紅梨

軟兒梨

庫車梨

桑株莊梨

佛見喜

逃軍糧

霸王鞭

波羅樹

朱果

火裏冰

英崿秋

茶樹

碧蘿春

雲霧茶

六安茶

龍井茶

岕茶

林茶

蒙頂茶

普洱茶

烏龍茶

Copyrighted material

山茶

寶珠山茶

察爾察

杜鵑

夾竹桃

茉莉

素馨

牡丹

牡丹為國花

牡丹之種類

冬月開牡丹

九月開牡丹

十月開牡丹

法源寺牡丹

黑牡丹

牡丹比將軍

淞溪園牡丹

綠牡丹

金邊牡丹

陝甘牡丹

大如牡丹之花

紫荊

繡毬

馬纓

薔薇

野薔薇

玫瑰花

香水花

Copyrighted material

羊躑躅

山躑躅

瓊花

八仙花

玉蕊

粉團花

鐵線蓮

芙蓉

三日醉芙蓉

蠟梅

珠蘭

水木樨

迎春

木香

紅豆

紫藤

拙政園之珠藤花

紫葳

甘肅貝多樹

菩提樹

哈密瓜

王瓜

西瓜

土魯番西瓜

馬鈴瓜

南瓜

甜瓜

攬瓜

Copyrighted material

芭蕉

紅蕉

甘蕉

朱蕉

鳳尾蕉

竹

慈竹

箬竹

觀音竹

沙摩竹

佛杖竹

筷子竹

臺灣之竹

竹之開花結實

筍

冬筍

文竹

瓶花結實

明開夜合草

翠雲草

貫眾

綠珊瑚

地錢

蕨

芝

紫芝

茯苓

豬苓

Copyrighted material

雷丸

冬蟲夏草

肉蓯蓉

萍

礦物類

礦物

洮南礦產

江西礦產

雲南土司屬地礦產

新疆礦產

青海礦產

內蒙礦產

金

延吉為黃金世界

黑龍江產金

雲南金廠

臺灣金砂

銀

銅

石碌銅

鋅

銻

鐵

紅鐵礦

筆鉛

水銀

硃砂

寶石

Copyrighted material

石英

紫石英

水晶

蛋白石

花崗石

瑪瑙

琥珀

硇砂

硫黄

硝

砒

天然碱

玉

紅玉

緑玉

礦石

礞石

礬石

漢白玉石

海山石

長白山產石

滑石

石膏

錦石

昂威嚇

江石

太湖石

狠石

Copyrighted material

崑石

墜石

花乳石

昌化雞血石

武康石

動靜石

青田石

金星石

無根石

石灰巖

大理石

石版石

石蟹

石燕

花鵲石

桃花石

鏡石

辰州石

地層化石

飛浮石

鵝卵石

魚石

螢石

蛇紋石

雲子石

噶巴石

石絨

石綿

Copyrighted material

石筍

石鐘乳

黃砂

河底古木灰

石炭

河套石炭

石油

充俄里產鹽鐵

火井鹽井

鹽

鹽塊

山東產鹽區域調查記

物品類

物品

家生

大內之太平缸、銅路燈

武英殿露房所藏藥品

光緒庚子大內損失寶物

奉天內務府所藏典訓宗器

黃苕隱用器皆匏

辰州苗器

汽機

觀象臺儀器

靈臺儀象

簡平儀、地平半圓日晷儀

三辰簡平地平合璧儀

地平經緯儀

星晷儀、矩度象限儀、方矩象限儀

Copyrighted material

測晷器

三辰公晷儀、六合驗時儀

圭表

壺漏

刻漏壺

萬壽天常儀

璣衡撫辰儀

地球儀

渾天儀

自鳴鐘

交泰殿大鐘

寒暑表、千里鏡

傳聲機

順風耳

啞鈴

風鐸

拜匣

豹尾旛

豹尾槍

梓宮

金棺

琴棺

楠木棺

塞門德棺

窆石

柩轝

七星板

香亭

Copyrighted material

墓碑

祝版

紙馬

香案

犁

長鑱

鐵搭

戽斗

連枷

磟碡

海青輾

水碓

踏碓

鳴榔

泥鰻

度量衡

西康度量衡

天平

砝碼

磅秤

戥秤

漕平

湘平

以鍋勺代秤斗手指代尺度

工部尺

海關尺

樟尺、樟環

驚閨

Copyrighted material

太祖遺甲

遏必隆刀

小神鋒

寶刀

姜劊子手之刀

番刀

臺灣人各一刀

毓賢之刀劍

手槍

臼礮

粵寇銅礮

礮彈

炸彈

雲梯

骰箭

籐牌

鐵標及屏風

奏摺

手本

手摺

領紙

虎頭牌

水牌

火牌

火票

玉璽

傳國玉璽之偽託

官印

Copyrighted material

乾隆一千八百九十七年銅印

印章

洪稚存棟印

面面通

羊毫

紫毫

小紫穎

經天緯地

朱浣岳用筆

筆飲

徽墨

墨盒

墨水

連史紙

薛濤箋

角花牋

名片

柬

書筒

郵票

手卷

玉帶硯

柘硯

金聖歎破硯

臨淄鳳凰山石硯

蒼龍尾硯

錢冬士還硯

漆沙硯

Copyrighted material

錐刀硯

書鎮

詩牌

電線

水龍

木龍

革囊

颺扇

唧筒

汲水機

榨牀

風爐

門鈴

呼鈴

布幔

地毯

帳額

詩帳

詩枕

劉文清之被

舒鐵雲有破被

臺番以鹿皮覆體

陀羅經被

兒版

玻璃大鏡

圍屏

荔根屏

三摺屏

Copyrighted material

琥珀書案

抽屜

夭韭子

額林

太師椅

木炭

銀骨炭

炭團

煤煙火爐

手爐

腳爐

熨斗

湯婆子

電話器、電燈

大門燈

善富

雲母燈

料絲燈

西瓜燈

走馬燈

西藏燈具

書燈

火把

火柴

爆竹

線香

盤香

藏香

Copyrighted material

涼棚

風扇

竹夾膝

羅浮籐杖

游龍杖

棕拂

抹布

漏斗

馬桶

燒香籃

撲滿

二銅缽

賽芠

乳箱

酒帘

奶子碗

官窰碗

套杯

吸杯

宮僚雅集杯

椰杯

美人肩

觀音尊

太白尊

九螭斝

百鹿尊

牛頭尊

瓔尊

Copyrighted material

抱母雞

長沙茶器

宜興壺

茶托

旱煙管

水煙袋

煙具

鼻煙壺

鼻煙碟

布刀

筵

寧綢

摹本

羽緞

香雲紗

紗篩紗

海鵝絨

氆氇

土布

扣布

丁娘布

葛布

繭布

僮錦、僮布

瑤布、瑤帶、瑤巾

高麗布

竹布

草帽綆

Copyrighted material

桅燈

蔣戟門買妾用測美絲

大內三異物

奇器

如意

玉馬

象牙瓜仁

伽楠香墜

煙火

七巧板

九連環

鞦韆

風箏

空鐘

陀螺

倒掖氣

毽子

粉犬

貓捉老鼠

胡桃祕戲圖

舟車類

行水行陸之具

萬牲園有舟有車

舟車並濟

棕船、棕輿

汽船

漢宜汽船

座船

Copyrighted material

琖飯船

再到行亭

西湖游船之題額

用作楫、凱橈

小浮梅俞

雲舫

薛舫

花艇

姻緣艇

紫洞艇

燈船

酒人船

龍舟

紅船

打珠船

挖河船

撈泥船

漁船

槍船

礮艦

魚雷艇

魚雷母艇

魚雷礮艇

魚雷驅逐艦

周青士附赤馬船入泖

周櫟園詠漕篷船

周櫟園、潘次耕詠白板艖

吳中林、查嗣瑮詠清流船

Copyrighted material

車

車圍

台車

柴車

駕竿車

上海之車

上海車夫之橫狡

電車

摩托車

周湘雲蓄第一號摩托車

上海馬車兜圈子

腕車

腕車夫爭載王子樵

周月生為腕車夫所紿

俞理安不蓄腕車

羊角車

塌車

灑水車

腳踏車

龍尾車

搖車

囚車

冰車

扒犁

送喪車送喪轎

山東沿海之車騎

京官乘輿乘車之沿革

顯轎

Copyrighted material

八轎

四轎

眠轎

福文襄役轎夫三十六名

轎中裝煙斟茶

輿夫為太守之父

王廣蔭輿被阻

王壯武臨陣乘輿

拉旺多爾濟乘四馬轎

馬輿

騾轎

響輿

泰山之輿

衡山之輿

籐轎

粵中之輿夫

八卦轎

三丁拐轎

南昌輿夫

廬山輿夫

花轎

爬山虎

馱運

服飾類

服飾

皇帝服飾

皇子服飾

親王以下服飾

Copyrighted material

額駙服飾

民爵服飾

文武品官服飾

士庶服飾

皇太后、皇后服飾

皇貴妃、貴妃、妃嬪服飾

皇子福晉服飾

福晉以下服飾

公主以下服飾

民爵夫人服飾

命婦服飾

詔定官民服飾

高宗、仁宗垂意服飾

服飾沿革

大內之服飾

江浙人之服飾

汴人之服飾

歸化人之服飾

陝西人之服飾

甘肅人之服飾

太平人之服飾

川西人之服飾

索倫達呼爾人之服飾

烏蘭察布盟人之服裝

郭爾羅斯人之服飾

新疆蒙人之服飾

哈薩克人之服飾

喀爾喀人之服飾

Copyrighted material

綽羅斯人之服飾

輝特人之服飾

西寧喇嘛之服飾

青海蒙番之服飾

青海喇嘛之服飾

回人之服飾

纏回服飾似歐人

新疆纏回之服飾

布魯特人之服飾

西藏官民之服飾

西藏喇嘛之服飾

西康番人之服飾

青海番人之服飾

處州畲客之服飾

黎人之服飾

打箭爐諸番之服飾

倮倮之服飾

瑤人之服飾

紅苗之服飾

東苗之服飾

花苗之服飾

披袍仡佬之服飾

冰家苗之服飾

麼些族之服飾

粵寇服飾

大同婦女之服飾

滬妓之服飾

開化婦女之服飾

Copyrighted material

湘潭婦女之服飾

閩女之服飾

粵女之服飾

滇女之服飾

青海蒙女之服飾

藏女之服飾

雲南苗女之服飾

貴州苗女之服飾

古宗之服飾

打牙仡佬之服飾

滇綿谷為女裝

某中丞好女裝

妓傚男裝

孫之獬改裝

成親王之袍褂

湯衣谷燕居衣品服

講官禮服

德菱之禮服

舞燈衣

朝服之宜忌

袍之開衩

缺襟袍

朝裙

士子初服襴衫

蟒袍

金黃蟒袍

麒麟蟒袍

團龍褂

Copyrighted material

四團龍補褂

改團龍為六合同春

八團

外褂

翻毛外褂、馬褂

帶膝貂褂

馬褂

黃馬褂

對襟馬褂

大襟馬褂

琵琶襟馬褂

臥龍袋

詔使之衣冠

寫真用明代衣冠

高望公冠履

玄狐袍帽

傅青主布衣氈帽

黃九煙布衣素冠

葉英多攝敝衣冠

劉錫鴻敝衣趿鞋

某令挾冠服而出

度冬之常服

農商之衣

香色

襯衫

蔣敬齋自製寢衣

道光時之衣

載澂衣繡百蝶

Copyrighted material

旗女衣皆連裳

十八鑲

衣左衽

蘊布冬御棉袍

裘之上下兩截異皮

衣緣皮

貂裘

湯文正服小毛裘

陳雪三未冬披裘

舒鐵雲典裘

舒鐵雲謝人贈裘

狐裘之類別

龔定庵服白狐裘

番役衣羊皮

半臂

巴圖魯坎肩

婦女著坎肩

六月著棉半臂

書畫鎧

海青

道袍

世祖不用袞冕

紅絨結頂冠

拉虎帽

暖帽

涼帽

七星貂

全紅帽罩

Copyrighted material

小帽

風帽

趙笠

鳳冠

顧姑冠

鶴慶女帽尖

蘇人稱女冠為兜勒

滬之少女不冠

臨安婦女戴笠

抹額

領衣

披肩

霞帔

耳套

補服

補服繡獅雞

女補服

飯單

抹胸

夏紗冬縐之抹胸

以紅襪媵手書

闊袖

馬蹄袖

龍吞口

套袖

手套

手籠

襴裙

Copyrighted material

滇女之裙

短裙

套褲

滿襠褲飾為套褲

牛頭褲

吳退旃衣夾褲、棉褲、皮褲

燈籠褲

綁腿帶

裹腿

韈船

襪套

行纏

膝褲

靴

朝靴

軍機大臣著綠牙縫靴

髮靴

爬山虎

太祖之履

草鞋

蘆花鞋

木鞋

釘鞋

冰鞋

拖鞋

龍某誤躡妾履

購鞋、定鞋

汪笑儂躡兩樣鞋

Copyrighted material

木屐

弓鞋

睡鞋

馬四鞦小方鞋

秦淮妓女之方頭鞋

滬妓所著畫屧

高底

假趾套

旗女之馬蹄底鞋、平底鞋

南洋華僑婦女之鞋

襁褓

首飾

頭面

徽章

寶星

面巾

七分二

布圍

雲肩

圍巾

便頂

花翎

內廷頒給花翎

藍翎

釵

卍字簪

金氣通

紅絲毬

Copyrighted material

方勝

夷婦以貝為飾

眼鏡

鬼眼睛

耳環

鼻環

朝珠

碧霞犀朝珠

編檢掛珠

中書掛珠

數珠

香珠

多寶串

領章

領結

項圈鎖

木枷

扳指

金指甲

指環

釧

銅圈

足釧

一身佩二十餘物

黃帶子

紅帶子

忠孝帶

帶鐶

Copyrighted material

于文襄佩表

婦女佩金錢表

總督帶刀

克闢勒拉默

摺疊扇

宮扇

阮文達製昉古團扇

蒲扇

王壬秋不握扇

坐褥

飲食類

飲料食品

飲食之所

飲食之研究

飲食之衛生

飲食以氣候為標準

我國、歐美、日本飲食之比較

西人論我國飲食

食物消化時刻之比較

食物之所忌

各處食性之不同

日食之次數

蘭州人日皆二食

蘇州一日五餐之誤傳

蘇州人之飲食

滬人之飲食

滬丐之飲食

寧紹人之飲食

Copyrighted material

閩粵人之飲食

閩人之飲食

廣東產婦之飲食

太平人之飲食

湘鄂人之飲食

滇人之飲食

黔人之飲食

京師之飲食

京師食品

寧古塔人之飲食

汴人之飲食

蒙人之飲食

青海柴達木人之飲食

回教徒之飲食

藏人之飲食

打箭爐番人之飲食

苗人之飲食

倮倮之飲食

黃九煙之飲食

董小宛為冒辟疆備飲食

曹仙耨、沈秋河、黃松汀自理飲食

黃仲則思飲思茹葷

戴可亭之飲食

施旭初以爆羊肉下酒

家常飯

皇帝御膳

聖祖一日二餐

高宗在寒山寺素餐

Copyrighted material

高宗謂蔬食可口

單孔昭辨蔬菲之惑

德宗食草具

陳石遺之晚食

袁慰亭之常食

梁星海之常食

況夔笙之常食

姚得弟侍母蔬食

蔡鶴頎持素食主義

伍秩庸常年茹素

伍秩庸主張二餐

蔣竹莊廢止朝食

胡金勝朝餐食品

楊某就食於人

宴會

宴會之筵席

燒烤席

燕窩席

全羊席

全鱔席

豚蹄席

看席

每人每

醵資會飲

西餐

公司菜

京師宴會之肴饌

京師宴會之惡習

Copyrighted material

京師宴會之八不堪

長沙人之宴會

麻陽饋銀酬席

杭州人之宴客

太平人之宴會

永昌人飲食宴樂

滿人之宴會

蒙人宴會之帶福還家

新疆蒙人之宴會

哈薩克人之宴會

青海番族之宴會

纏回之宴會

藏人之宴會

噶倫卜人之宴會

丁固庵時作主人

禾中文酒之會

吳雁市席次大言

道士宴客

項霜田聞宴逕造

畢怡安家宴

章目湖大會湖心亭

譚慕鄴赴宴居上座

韓桂舲赴消寒會

沈巨山赴宴沈飲

劉西廷歲時開讌

辛先民聞宴必赴

輦下讌集

方望溪宴客不勸客

Copyrighted material

陶然亭雅會

洪稚存遇宴闖座

吳敏軒設盛讌

厲樊榭赴蔬食之會

陸茶塢宴客講求食經

王晴山宴百餘人於平山堂

王茨檐赴陸筱飲宴

汪槐塘與宴於端華堂

徐兆潢宴客精飲饌

錢璵沙為九老會

徐雨峰以五簋宴客

阮文達宴宋鮑二老

王元瀚升席較酒量

陳燕公宴會必至

胡書農設席宴客

阮文達宴客於文選樓

劉忠誠為友人招宴

某尚書宴某藩司

潘張大宴公車名士

王文敏為詩酒之會

潘文勤宴門生

外人欲嘗燒烤魚翅席

汪穰卿赴晚餐會

及時行樂會之輪飲

改良宴會之食品

小酌之和菜

小酌之生火鍋

小酌之邊爐

Copyrighted material

小酌之消夜

沈東江留客小酌

黃仲則欣然命酌

袁子才留伍拉納子小酌

徐若冰餉客以小酌

錢籜石與客小酌

朱文正餉武虛谷以豚酒

法時帆喜小酌

伯麟留許亭史小酌

張小雲為真率會之小酌

鍾裔申屢約朋輩小酌

徐仲撝與客小酌

伍秩庸論飲水

以水洗水

京師飲水

王文簡以第二泉餉友

陳香泉飲香泉

馬小藥嘗蟹殼泉

章次白試第一泉

荷蘭水

冷飲冰

濟南人不好茶而好酒

董小宛罷酒嗜茶

葉仰之嗜茶酒

韓文懿嗜酒煙

德宗嗜茶煙

茶癖

烹茶須先驗水

Copyrighted material

以花點茶

梅花點茶

蓮花點茶

茉莉花點茶

玫瑰花點茶

桂花點茶

香片茶

張則之嗜茶

馮正卿論烹茶

馮正卿嗜飲岕茶

祝斗巖詠煮茶

李客山與客啜茗

楊道士善煮茶

高宗飲龍井新茶

吳秋農飲鍋焙茶

靜參品茶

吳我鷗喜雪水茶

孝欽后飲茶

姚叔節從母乞茗飲

宋燕生飲猴茶

邱子明嗜工夫茶

某富翁嗜工夫茶

顧石公好茗飲

孫月泉飲普洱茶

以松柴活火煎茶

朱古微不嗜茶

茶肆品茶

茗飲時食餚

Copyrighted material

茗飲時食乾絲
茗飲時食鹽薑萊菔
長沙人食茶
蒙古人食茶
飲咖啡
飲食類二
京師之酒
蓮花白
紹興酒
百花酒
燒酒
滄州酒
沈梅村飲女兒酒
舒鐵雲飲女兒酒
女酒、窨酒
奶子酒
三投酒
頃刻酒
葡萄酒
麥酒
臺番藉草劇飲
臺人嘗酒致祝
黃九煙論飲酒
飲也
徐孝先醉而大吐
周思南呼雲月而酹
錢定林喜飲
劉公　以酒強人

Copyrighted material

申右敦以書佐飲

趙壺石嗜酒

許玉沙極飲大醉

陳幼呂縱飲

諸虎男謂不可一日不醉

俞佩兮頽然大醉

黎媿曾詠閩酒

楊次也飲咂嘛酒

王丹麓質衣命酒

沈漢儀以良朋樽酒為生

楊紹奭強劉大櫆飲

金啟託於酒

郭虞鄰放浪於酒

姚紱齋松下獨酌

裘文達嗜丁香酒

陳句山盡數十觴

吳秋漁喜觀人飲

滕瑞子嗜酒

沈菘町以酒代飯

楊吟雲勸酒

許竹溪浮數大白

黃仲則對酒而歌

江桐敏好獨酌

吳穀人沃人以巨觥

舒鐵雲勸酒

李許齋飲百益酒

倪潛齋買醉鑪頭

郝青門勸酒

Copyrighted material

高畫岑呼酒痛飲

梁晉竹品酒

張雲騫以買米錢買醉

屠修伯寒夜獨飲

陳鐵橋攜酒大醉

金右泉嗜酒

許幼蘭頌酒

妓以金盞飲盛心壺

蔣芸軒嗜酒

洪大全嗜酒

夏薪卿自放於酒

薛慰農與酒人拇戰

劉武慎好汾酒

吳南屏嗜酒

金粟香、陸武園飲猿酒

姚春蘧雄於酒

洪文卿醉而踽踽行

張文襄戒酒

方漁村以酒壺為友

林希村結酒社

王步光飲後寡言

弟勸兄節飲

李文忠飲世界第一古酒

吳趼人縱酒自放

陳石遺飲酒

吸煙

吸水煙

吸水煙用紙煤

Copyrighted material

舒鐵雲吸水煙

黃菊人吸水煙

吸旱煙

陳文江吸旱煙

紀文達嗜旱煙

彭剛直吸旱煙

張文襄嗜旱煙

吸鴉片

范春船詠吸鴉片煙

林文忠惡吸鴉片煙

鴉片成癮

彭剛直有弟吸鴉片煙

勒少仲嗜鴉片煙

蘇子熙吸鴉片煙

吸鴉片煙者之巧計

吸捲煙

吸雪茄煙

吸鼻煙

以足跟為煙碟

王步雲嗜鼻煙

李文忠飲雞湯

雞汁浸布以為湯

雞血湯

蛋湯

朱竹垞飲蛤湯

蛤蜊鯽魚湯

玉蘭片瑤柱湯

捲蘚湯

Copyrighted material

豆腐皮湯

焯菜湯

寧古塔人飲黃虀湯

酸梅湯

羊羹

羊肚羹

海參羹

魚羹

黃魚羹

鱔絲羹

蝦羹

蚶羹

蟹羹

朱竹垞食河豚羹

陸二婁嘗西施舌羹

碎玉羹

蓴羹鱸膾

左文襄嗜蓴羹

黃培之詠扁豆羹

孫漁笙啜豆腐羹

盛杏蓀以晚香玉、竹蓀為羹

煮石羹

北人食奶酪

鮑酪

蒙人飲牛乳

煎牛乳皮

文宗飲鹿血

閩人飲蘭蠶汁

Copyrighted material

南北人飲杏酪

假杏酪

橘酪

施石友好芡酪

奕諒以溺飲其傳

粥飯之次數

粥

羊山粥

肉米粥

茯苓粉粥

茯苓粥

枸杞粥

百合粥

山藥粥

茶蘼粥

梅粥

菉豆粥

芡實粥

蓮子粥

薏米粥

洛陽產婦飲小米粥湯

俞蒼石食豆粥

諸鄧門食白米粥

餬粥生薑炒米茶

臘八粥

黃九煙為徐昭法作糜

米麥滋養料之比較

南北之飯

Copyrighted material

飯有十二合

蟠桃飯

玉井飯

薏苡飯

野葛飯

以雜糧為飯

客至不留飯

畜客喫

董小宛以茶淘飯

王嘉祿以石為飯

邱邦士忘借米

謝方山食蜀秫米飯

徐昭法款湯文正以粗糲

某孝廉飯於蔣文恪邸

余古田喫芹菜飯

林瀹亭、羅榘臣善飯

湯公館

麵

長壽麵

八珍麵

鰻麵

滷子麵

鱔麵

裙帶麵

素麵

五香麵

麵老鼠

麵拖玉簪花

Copyrighted material

僧食麵致命

左文襄喜左家麵

先得樓有羊肉麵

宣宗思片兒湯

小食

點心

杭人重點心

京都點心

賒早點

茶食

韭合

菱糒

水苨米卷

巧果

粽

饛子

油灼檜

點心之餡

藤花作餡

玫瑰花作餡

扁食

麥餅、麥片、麥筋

餑餑

饅頭

山藥饅頭

蕎麥饅頭

包子

燒賣

Copyrighted material

餛飩

餃

椴木餃

餐

炒米

湯圓

蘿蔔湯圓

孝欽后賜德宗湯圓

芋粉團

神糕

年糕

雲英糕

三層玉帶糕

沙糕

脂油糕

雪花糕

雪蒸糕

白雪糕

豆沙糕

廣寒糕

栗糕

閔糕

麵起餅

宮筆花餅

燒餅

德宗食燒餅

家常餅

春餅

Copyrighted material

松花餅

甘菊花餅

玉蘭花餅

百合餅

蓬蒿餅

簑衣餅

糖餅

盲公餅

老婆餅

西湖藕粉

八仙藕粉

蓮粉

粟粉

菱角粉

百合粉

涼粉

麵包

布丁

肴饌

葷菜、素菜

克食

各省特色之肴饌

五香

罐頭食物

在理教徒之食

張南村胎性不納葷血

尹文端平章肴饌

松文清撤饌與人

Copyrighted material

魁母督視塾師饌品
胜
喫齋
開葷
王夢樓不茹葷
池州守進素饌於曾文正
孝欽后思素饌
寺廟庵觀之素饌
法海寺精治肴饌
李鴻章雜碎
胡桃肉炙腰
南雄飲皮
賈鬼
煮牛肉
煨牛舌
燒羊肉
紅煨羊肉
炒羊肉絲
黃羊肉鮮脆
煮羊頭
煨羊蹄
志文貞食蘑菇炒羊肉
飲食類三
喫肉
嚴鐵橋喜食肉
燉豬肉
白片肉
福康安喜白片肉

Copyrighted material

四喜肉

八寶肉

東坡肉

芙蓉肉

荔枝肉

薹菜心煮豬肉

霉菜肉

西瓜煮豬肉

炸豬排

薰煨豬肉

煨豬裏肉

紅煨豬肉

白煨豬肉

菜花煨豬肉

煨豬肉絲

乾鍋蒸肉

粉蒸肉

荷葉粉蒸肉

黃芽菜包豬肉

炒豬肉片

炒豬肉絲

韭黃炒豬肉絲

瓜薹炒豬肉絲

炒肉生

年羹堯食小炒肉

游彤卣食小炒肉

炙肉

絲竹何如

Copyrighted material

油灼肉

燒豬肉

喫燒肉

鍋燒肉

獅子頭

八寶肉圓

空心肉圓

雞蛋肉圓

肉燕

家鄉肉

煮鮮豬蹄

神仙肉

走油豬蹄

水晶蹄餚

丁蹄

煨豬爪

煨豬蹄筋

氽豬肉皮

炒排骨

煮豬頭

八寶肚

清湯花生豬肚

煨豬肺

煨豬腰

豬肝油

肉鬆

太倉肉鬆

蒸煮醃豬肉

Copyrighted material

蒸煮暴醃豬肉

蒸煮風肉

煮臘肉

蒸糟肉

火腿

筍煨火腿

西瓜皮煨火腿

火腿煨豬肉

火腿煨豬爪

蜜炙火蹄

蜜炙火方

火腿醬

崇雨鈴欲得金華火腿

盛杏蓀食宣腿

平陽人食竹豚

豪豬

鱸香館烹驢

熊掌

朱竹垞食山獐

朱竹垞食黃鼠

粵人食鼠

青海人食鼩鼠

鮓虎

某夫人喜食貓

黃鶴樓食靈貓

南人食牛尾貍

沈菱谿食龍肝

曾文正食狐

Copyrighted material

寄禪啖犬矢

炒各鳥

燕窩

煨燕窩

湘人食雞鴨

煨雞

蘑菇煨雞

燜雞

醬雞

灼八塊

炒雞片

炒生雞絲

炒雞丁

栗子炒雞

梨炒雞

黃芽菜炒雞

蘑菇炒雞腿

西瓜蒸雞

焦雞

爐焙雞

蒸小雞

爆雞

生炮雞

松子雞

雞圓

燒野雞

拌野雞絲

白煮雞蛋

Copyrighted material

煮茶葉蛋

混套

芙蓉蛋

八珍蛋

燉蛋

三鮮蛋

跑蛋

蛋皮拌雞絲

蛋餃

汪文端食雞蛋

翁叔平食雞蛋

清燉鴨

蒸鴨

乾蒸鴨

滷鴨

鴨脯

八寶鴨

新河鴨

薛叔耘食石鴨

周叔明食燒鴨

李倩為食醃鴨尾

煮野鴨

炮野鴨

小八寶鴨

野鴨團

蒸鵝

葉忠節食鵝掌

煨鴿

Copyrighted material

煨麻雀

炒桃花鷄

王文簡食半翅

金海住食巨鳥

嚴琅巖食秋風鳥

煎魚

蒸醃魚

蓮房魚包

魚圓

魚卷

魚醬

凍魚

魚鬆

粵人食魚生

蒙人食魚不語

清燉魚翅

粵閩人食魚翅

魚肚

炒鱘魚

張瘦銅、趙雲松食鱘鰉魚

蒸鰣魚

江浙閩人食鰣魚

江浙閩人食鰳

蒸白魚

爆魚

五香燻魚

糟魚

炒青魚片

Copyrighted material

醋摟魚

杭州醋魚

醋魚帶柄

蒸水醃鯉魚

開封人食鯉

寧夏人食鯉

袁子才食秦淮鯉

食黃花魚

假蟹肉

蒸煎鯽魚

冬芥煨鯽魚

酥鯽魚

蒸風鯽魚

煨刀魚

蒸刀魚

煎刀魚

燒鰶魚

炒鰶魚

煨銀魚

炒銀魚

津人食銀魚

煎鱏魚

瓠子煨鱏魚

津人食回網魚

煨班魚

蒸邊魚

蒸炙鱭魚

連魚豆腐

Copyrighted material

張玉書食河豚而死

孫雨蒼食鴿子魚

炒鱔

炙鱔

淮安人食鱔

蒸鰻魚

清煨鰻魚

紅煨鰻魚

炸鰻魚

拌鱉裙

帶骨甲魚

青鹽甲魚

湯煨甲魚

醬炒甲魚

生炒甲魚

李秉裁食馬蹄鱉

慶年嗜鱉

炒淡菜

煨淡菜

醉蝦

酒醃蝦

津人食蝦生

蝦球

蝦餅

煨蝦圓

麵拖蝦

甘肅人不食蝦

食蟹重黃

Copyrighted material

蟹生

徐文敬遽思朵頤

醉蟹

汾湖蟹宜以酒醉之

吳桓生食沙裏鉤

寧古塔人食刺姑

煨蝡螯

張船山喜食蠔油

周櫟園喜食江瑤柱

蟶鮓

炒蛤蜊

朱竹垞食西施舌

醉蚶

炒香螺肉

宋荔裳食海蛳

灼田雞

炒茉莉簪

袁子才喜食蛙

煨海參

炒海參絲

拌海參絲

李某食蛟

鄖陽人食蛇

中州僧食蛇

鄭才江食蠶蛹

佘山人食蜈蚣

王輔臣食死蠅

粵人之食鳥獸蟲

Copyrighted material

閩人食龍蝨

朱竹垞食龍蝨

潮州人食蔗蟲

豆腐店夥生吞壁虎

北人食蝎與蜈蚣

豫直人食蝗

山左人食蝗及蚱蜢

倮倮食蚱蜢

陸朗夫食菽乳菜蔬

塔忠武嚼菜根

李壬叔嗜菜

北人食蔥蒜

炒瓜虀

炒青菜

煨白菜

芋煨白菜

炒薹菜心

李文忠食蕓薹菜

醋摟黃芽菜

炒瓢兒菜

炒芹

炒莧

煨蕨

煮菠菜

拌菜

拌枸杞頭

拌馬蘭

尚可信嗜食茶兒菜

Copyrighted material

劉繼莊食蔊菜

煨蓬蒿

炒醃韭

生食醃菜

生食醬菜

生食糟菜

包瓜醬菜

喇虎醬

朱竹垞食蓴

彭羨門不知蓴味

炙茄

灼茄

淡茄乾

糖醋茄

糟茄

拌豆

炒豆

煮酒豆

淮安人食燙豌豆苗

閩人食豌豆苗

豆芽菜塞雞絲火腿

煎豆腐

京冬菜炒豆腐

芙蓉豆腐

蝦仁豆腐

蝦油豆腐

蝦米煨豆腐

雞湯鰒魚煨豆腐

Copyrighted material

八寶豆腐

蔣戟門手製豆腐

朱文正勸客食豆腐

梁莒林食豆腐

煨凍豆腐

菜豆花

煨豆腐皮

素燒鵝

四川豆豉

豆豉炒豆腐

甕中筍

菉筍煮肉

蝦子炒玉蘭片

俞曲園戒食筍

拌萵苣

江浙秦隴人食茭白

煨蘿蔔

生食蘿蔔

李文貞食生蘿蔔

吳冠雲食金銀條

煎梔子花

拌金雀花

丁采生飧菊

毛對山食夜來香

貧婦食紫花草

紅香綠玉

拌鵝腸雞腳草

果子為肴

Copyrighted material

醬炒三果

吳冠雲食果子菜

炒松蕈

炒蝦蕈

媼食菌而笑

炒麵筋

鳳仙花梗炒麵筋

陸其標世食砒

王林服硫磺

楊雪漁食天生磺煮雞

窩絲糖

玫瑰糖

回人食塔兒糖

蜜煎

松花蕊

茴香棗

風雨梅

京師人食冰果

生食蘋果

蒸橙

李倩為食青荔枝

張文襄嗜荔枝

閩人食橄欖

朱竹垞食檇李

朱竹垞食無核枇杷

炒榧子

閩人食番石榴

元度啖栗

Copyrighted material

湘人食瓜

閩廣滇贛人食苦瓜

迪化人食西瓜

諸襄七爭西瓜

祝明甫啖西瓜

醃瓜

醬瓜

醯醬

辣椒醬

茶油

芥辣

曾文正嗜辣子粉

瑤人嗜鹽

谷月社 行動閱讀專家

方外類

高宗不欲沙汰僧道

高宗御製詩云：「有以沙汰僧道為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即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於儒氏辭而闢之。 蓋彼教已式微，且藉以養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游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為詩以見意云。頹波日下豈能迴，二氏於今亦可哀， 何必闢邪猶泥古，留資畫景與詩材。」

大冶為宗門獅象

虎邱禪師大冶，四川富順人。受法於墊江龍蟠寺敏樹，敏樹受法於破山。順治乙酉，大冶避亂至遵義，初住禹門側石頭山，旋受郡南西坪人所請。有丈雪者，與之書云：「石頭山中，柴水方便，而又折蘆他往，開門破戶，恐難安 頓，是所慮耶？」然竟往西坪，一住十有四年，茅就壞，四眾不聽其去，乃開土創剎，即虎邱寺也。後終於寺。丈雪常稱大冶為宗門獅象，鐵脊道人謂其言如牆壁，默若雷霆，山立風飛，無禪和氣，無如來氣，無祖師氣，淵源自合，迥異學人。

雪嶠不蓄一弟子

青獅翁者，法名圓信，字 雪庭，更字雪嶠。年二十九，棄家，縛茅雙髻峰。自參龍池傳和尚，得法，後遷徑山千指庵，出居廬山開先，又移禾之東塔，晚主越中雲門寺。於順治丁亥八月十九 日染微疾，次日封鐘板，親書一紙示眾云：「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冰霜曉，喫杯茶，坐脫了。」二十六日酉時，果索茶飲，口唱「雪花飛」之句，奄然坐 逝。

雪嶠造詣淵微，與天童悟禪師同為禹門法嗣。悟禪師以巾拂付弟子十二人，再傳登獅座者多至六百七十八人，而在家居士不與焉。雪嶠則不蓄一弟子。

尺木臨死留偈

尺木禪師，名性休，明宗室也。受戒於崆峒天鼓，得法於漢陽，居沁州永慶寺。順治癸巳正月二十三日，早齋罷，忽問院主曰：「十

王殿前那塊地，是我底，捨底 麼？」院主曰：「捨底。」遂趺坐而逝。夜半復醒，書偈云：「莫笑尺老，師風大行，不得回來轉金經，方入三摩地。」至二月二日出定，沐浴，削鬚髮，持杖，侍 者扶至塔前，化老比邱相，說偈云：「思不來，想不來，自己打墓自己擡。也奇哉，也怪哉，臨濟兒孫善活埋。咄者是什麼所在？說死說活。」擲杖而化。又嘗題《漁父圖》云：「東西南北任遨遊，萬里長江一葉舟。夢裏不知身是客，醒來天水一般秋。」所著有《銅鞮語錄》。

本月蒙世祖賜聯

松江僧本月曾受知於世祖，特書「天上無雙月，人間祇一僧」十大字以賜之。

玹水蒙世祖賜紫

玹水，名超杲。主慈雲、廣濟，寂儀徵千佛寺。其遊京師時，世祖聞其名而召之，遂蒙顧問，賜紫衣。

木陳之機緣奏對

順治己亥九月十七日，世祖命備車馬，迎臨濟僧木陳字道忞者入京，即宏覺國師也。

二十二日，召見於萬善殿，免禮賜坐。慰勞畢，問以年臘得法元由，師詳敘始末。上曰：「最初開堂何處？」師曰：「繼席於浙江寧波之天童。」上曰：「得法弟 子幾人？」師曰：「二十五人。」「得法隨侍幾人？」師曰：「六人。」上旋曰：「朕敦請老和尚遠來，本為宏揚佛法，況天氣嚴寒，且結冬制，俟春日還山何 如？」師曰：「遵旨。」上即諭以萬善、愍忠、廣濟三處結冬，仍諭上堂日，諸禪者皆進萬善殿聽法。

二十三日辰時，世祖率當時之學士王文靖公熙、 馮文毅公溥、曹本榮、狀元孫承恩、徐元文等至方丈，賜坐，命學士問：「老和尚來自天童，如何是天童得力句？」師曰：「奉皇上敕書，特特到此。」問：「如何 是正法眼藏？」師豎拳曰：「突出難辨。」問：「如何是觀自在？」師鼓掌曰：「還聞麼？」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朱子云：『明，明之也。』如何是明之底道 理？」師曰：「問取朱文公去。」學士無語，上笑．上曰：「老和尚於何歲參見天童先和尚？」師曰：「三十一歲。」上曰：「初參何人？」師曰：「自初行腳，曾 見黃檗，無念和尚。」上曰：「無念和尚，誰之法嗣？」師曰：「念師於七尖峰大休和尚言句下起疑得悟，實未

見休也。」上曰：「是甚言句？」師曰：「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休云黃瓜茄子。」上曰：「老和尚因甚機緣悟道？」師曰：「長疑難產因緣，後來有個會處。」學士曰：「大慧也從此打失布袋者公案，畢竟作麼 生？」師曰：「明破即不堪。」又問女子出定公案，請老和尚下一轉語。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學士曰：「婆子請趙州轉藏經，只轉得半藏，那半藏 作麼生轉？」師曰：「學士起身禮拜皇上。」又問：「發心參禪即是善，如何又說不思善，不思惡。既善惡都不思，當何處著力？」師曰：「善惡總從心生，心若不 生，善惡何著？」師震威一喝，上曰：「纔涉思惟，總成意識邊事。」師曰：「大哉王言。」上問：「如何是悟後底事？」師曰：「待皇上悟後即知。」學士進云：「悟即不問。」師曰：「問即不悟。」上首肯。又問：「有禪師教人參念佛底，是誰作麼生參？」師曰：「畢竟念佛底是誰，但恁麼看。」上提起案頭數珠云：「和 尚喚者個作甚麼？」師曰：「請陛下放下著。」上放下數珠，師曰：「是甚麼？」上問：「參禪悟後，人還有喜怒哀樂否？」師曰：「逆之則怒，順之則歡。」上欣 然，復曰：「大都此事甚難。」師曰：「也不難。不見龐公云難難，千石油　樹上灘；龐婆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 睡。』」上曰：「卻是靈照超過龐公。」師曰：「非父不生其子。」上問：「壽昌無明和尚、雲門湛然和尚曾參見何人？果是真實悟道，善知識麼？」師曰：「二老 悟不由師，特印心於曹洞宗人，而真知行卓，無可遺議者。」即舉壽昌偈云：「冒雨衝風去，披星帶月歸。不知身是苦，惟慮行門虧。」「至若湛師，則雲流天空， 事過即忘，尤稱無心道人。」上嘉羨不已，復諭學士不須更問公案，但請老和尚開示做工夫。學士問：「做工夫只是多間斷。」師曰：「間斷不間斷，總不要管。若 是怕間斷，即加一番隔礙。但遇事來即應，事後即單提正念，如王臨宇秉靈鋒寶劍，凜凜神威，一切魔外誰敢近旁。做工夫須是恁麼始得。」學士問：「做工夫還是 看甚麼話頭。」師曰：「話頭之說，無有定法，但是去不得處，便是話頭。古人於後學初機，無處著力，不得已，教他看一無意味話，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之類。 著令齩嚼不破，橫不得，豎不得，如一座鐵壁銀山，頓在面前，孜孜汲汲，廢寢忘餐。有朝一日，撞透銀山鐵壁，方是得力處。」學士曰：「如何得到廢寢忘餐田 地？」師曰：「廢寢忘餐，非是勉強。如學士有一急切事在心，不知不覺廢寢忘餐，蓋欲罷自不能耳。」又問：「世情濃厚，如何得輕去？」師曰：「道念若重，則 世念自輕。譬如秤物一般，頭重則尾輕，頭輕則尾重矣。」上笑曰：「朕向亦曾如此過來，用心真切，則世緣不覺自輕。」學士曰：「我輩措大家多學文字，未免涉 理障，恐難悟入。」師曰：「文字亦須有個悟頭，方是超卓。如東坡是五祖戒後身，故下筆清空靈妙，但轉過頭來，卻於己事生疏，然亦暫時歧路。」因舉溈山與寒 山、拾得相見機緣，拾云：「休，休，他三生曾做國王來，一總忘卻了也。」「古人多有隔陰之迷，惟皇上果位中人，雖現身為生民主，而念念不忘此事，誠過古人 遠矣。」上問：「有個雪嶠和尚，聞渠真率不事事，末後示寂，甚超脫，老和尚可知其人及曾親近否？」師曰：「先法叔住

開先時，嘗受西堂之職。及示寂雲門，還 命主其後事。」乃述雪嶠於丁亥年八月十九日示微疾，次日封鐘版，即親書一紙以示眾云：「小兒曹，生死路上須逍遙。皎月冰霜曉，喫杯茶，坐脫了。」至二十六 日酉時，果索茶飲，口唱「雪華飛」之句，奄然坐逝。「然近代如林皋和尚之陞堂告眾，箬菴和尚之預定逝期，其事詳載塔銘，皆悉所撰，則又不止一雪嶠和尚 也。」上曰：「學道須是恁麼方好？」師曰：「此中亦有諸譌。如真點胸乃一代大知識，臨示寂，展轉痛苦。侍者云：『和尚終日訶佛罵祖，而今卻恁般漏逗。』真 云：『你作者般見解。』遂起身趺坐而逝。古來尊宿如此不一，儘有人不識修行，不聞佛法，也能預知時至，無疾而終。所以此事貴在眼明，眼若不明，即坐脫立 亡，未足多也。」上問：「先天童和尚示滅如何？」師曰：「示現微疾，臨期，按行工築，歸方丈，吉祥而逝。」問：「有個熊開元曾見老和尚否？」師曰：「曾 見。」上曰：「渠出家參禪，有悟處麼？」師曰：「覺得胸次未能灑然，但人品極是高卓，數為靈嵒分衛供眾。」上問：「靈嵒何人？」師曰：「法姪宏儲，為漢月 藏和尚之嗣。」是日，上自辰至午，坐談十餘刻，始回宮。

庚子三月十五日，上駕至方丈。上曰：「幾日在宮，多看語錄，見有上堂、晚參、小參、示 眾之不同，何也？」師曰：「先德叢林，凡遇為國開堂及聖節、元旦，皆陞座拈香祝聖，其餘三八朔望垂示，俱名上堂。所謂晚參者，古來學者，朝參暮請，善知識 亦為之，暮而陞堂，即上堂之異名也。小參者，所謂家教是也，與示眾均名，隨宜開導。雖立名不同，要皆時時刻刻以此事提撕學者耳。」上乃命王文靖問：「有句 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師曰：「有句無句且置，樹倒藤枯，畢竟句歸何處？」王曰：「求老和尚分明開導。」師曰：「事不如此，欲求老僧分明開導，即誤 賺居士了也。」上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師良久問上曰：「陛下會麼？」上曰：「不會。」師曰：「只者不會底，是個甚麼？是何境界？ 作何體段？皇上但恁麼翻覆自看，看來看去，忽若桶子底脫，自然了辦。」上曰：「老和尚更下一語看。」師曰：「無毛鐵鷂過新羅。」上問：「如何做工夫，始與 此事相應？」旁侍之茆溪云：「皇上當謝絕諸緣，閉門靜坐，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如大死人相似始得。」師曰：「此話在我禪和家即得，皇上日應萬幾，若一日稍 不勵精，則諸務叢脞矣。」上曰：「畢竟如何用心即得？」師曰：「先德有言，但能於心無事，於事無心，則虛而靈，寂而妙。皇上但遇大小事務，不妨隨時支應，事後返觀，向來酬應底，畢竟從甚麼處起，從甚麼處滅，刻刻提撕，念念不捨，自然打成一片，事事無礙。」上曰：「恐有間斷時如何？」師曰：「參禪無別訣，祇 要生死切。皇上果生死切時，如孝子喪卻父母，即欲不哀痛，不可得也。」上曰：「生死心切，誠如老和尚所說。但見聞覺知，昔人所訶，今欲用心參禪，未免落他 見聞覺知。」師曰：「譬如大火，聚觸之，即燎人，然道火何曾燒卻口。不見古人道，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上 曰：「參禪悟道後，還入輪迴麼？」

師曰：「惟悟明生死底人，正可入他輪迴。譬如皇上尊居黃閣，悉與群臣何由得望恩光？皇上惟屈尊就卑，故悉等乃得共天語，聞法要。所以八地菩薩當證真之後，如夢斯覺，上無佛道可成，下無眾生可度，即欲入般涅槃。十方諸佛同聲勸請，善男子，爾雖證此法門，然而眾生沒在諸苦，我 諸佛等不以證此，便為究竟，不妨示如幻之法門，覺如夢之眾生。從此起大功行，較前所修，日劫相倍焉。」上曰：「老、莊悟處，與佛祖悟處，為同為別？」師 曰：「此中大有諸譌。佛祖明心見性，老、莊所說，未免心外有法，所以古人判他為無因，濫同外道。」上曰：「孔、孟之學，又且如何？」師曰：「《中庸》說心 性，而歸之天命，與老、莊所見大段皆同。然佛祖隨機示現，或為外道，或為天人。遠公有言，諸王君子，不知為誰。如陛下身為帝王，乾乾留心此道，即不可以帝 王定陛下品位也。非但帝王，即如來示現成佛，亦是脫珍御服，著敝垢衣，佛亦不住佛位也。」上歡然首肯。師曰：「悉望七之年，耳目昏重，不便常侍天顏。兼之 近有執事僧從天童來，言山中大眾望悉不回，俱有散去之意。恐叢林荒廢，乞皇上速賜還山。」上曰：「趨風日久，得承謦欬，何忍遽令老和尚別去。」語畢潸然。 師曰：「悉受天恩，兼之皇情眷注，亦何忍遠離。但前所奏請，皆萬不得已。」上曰：「老和尚到處利生，京師禪道佛法寂然無聞者，百有餘年，須得老和尚久久闡 揚，始有向往之者。老和尚即不久留，亦須三年。」師曰：「悉道德涼儉，曷能副皇上之盛心？皇上以佛心天子，徵書四出，詔求四海知識，此風徧聞天下，億兆蒼生，莫不知有參禪學道之事。皇上已為他下了般若種子，即不能當下行持，譬如丈夫食少，金剛要尚穿皮而出，況般若正因乎？」上曰：「朕亦不敢強留，違老和尚 意，畢竟寬住幾時，得以時時請益可也。」是日，上自午至酉，始回宮。

四月初一日巳時，上率兩學士至方丈，命王文靖問：「如何是三界唯心，萬法 唯識？」師曰：「一字兩頭垂。」上曰：「三教歸一，一歸何處？」師曰：「大家在者裏。」學士問：「善知識師是佛祖，兒孫因甚卻要殺佛殺祖？」師曰：「有了 你，沒了我；有了我，沒了你。」上以手指點而曰：「《中庸》道天命之謂性，作麼生是性？」師曰：「不離皇上舉手處。」復問：「僧問雪峰古澗寒泉話，與趙州 所答，為同為別？」師曰：「二俱作家，二俱瞎漢。悉時常出醜上前，今日拈則公案，亦請皇上下語。」乃舉婆子燒庵因緣畢，遂云：「設抱定皇上云，正恁麼時如 何作麼生下一語，免得婆子趨出燒卻庵。」上曰：「朕從來不曾留心，焉敢在老和尚面前指東道西。」師曰：「乞皇上畢竟下一語。」上又推辭。師曰：「皇上既下 不得，決須發起勇猛心，著實參究，究到無可究處，忽然 地一聲，自然守通八達，得大自在。」上極稱善。是日，及暮回宮。漏下三鼓，猶命內臣傳語抄錄婆子機 緣入宮，詳加體究。

五月某日，上曰：「南泉斬貓，意旨如何？」師曰：「直逼生蛇立化龍。」上曰：「趙州當日頂草鞋出去，南泉許為救得貓兒，若 問老和尚合作麼生下語？」師曰：「老凍膿為他閒事，長無明作

麼？」又一日，上手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拈以示師曰：「請老和尚下一轉語。」師曰：「日輪 正卓午。」又一日，上曰：「梁武帝見達摩，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摩云，廓然無聖。意旨如何？」師曰：「緜包特石。」上曰：「帝云，對朕者誰。摩云，不識。 又作麼生？」師曰：「鐵裹泥團。」上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上曰：「對朕者誰瞽？」師曰：「即日恭惟皇上聖躬萬福。」 又一日，世祖展眎雪嶠和尚之自贊，有云：「者漢奇怪。」隨曰：「請老和尚下轉語。」師曰：「賣弄不少。」又一日，上慨歎場屋中士子，多有學寡而成名，才高 而淹抑者。如新狀元徐元文業師尤侗，極善作文字，僅以鄉貢選推官。在九王攝政時，復為按臣參黜，豈非時命大謬之故耶？師曰：「忞聞之，君相能造命，士之有 才，患皇上不知耳。上既知矣，何不擢之高位？」上曰：「亦有此念。」因命侍臣取其文集來，內有「臨去秋波那一轉」時藝，上與師共讀之，至篇末云：「更請諸 公下一轉語看。」上忽掩卷曰：「請老和尚下。」師曰：「不是山僧境界。」時昇首座在席，世祖曰：「天岸何如？」昇曰：「不風流處也風流。」上為之大笑。

世祖出亡為僧

玉琳禪師，與木陳上人齊名，皆順、康間具善知識者，二人均嘗承世祖召，談禪宮掖。順治庚子秋冬間，玉琳復奉詔入都，蓋世祖秋獮熱河，馬上忽若有悟，因遣 人馳驛召玉琳。玉琳趨行在，世祖見之甚懽，參悟之際，機鋒契合。一日，世祖忽謂玉琳曰：「朕念釋迦、達摩皆以王子之尊出家求道，自時厥後，夐絕無繼。朕欲 奮起，遠紹前徽，師以為何如？」玉琳皇恐對曰：「釋迦、達摩，不過遐陬小國王子，豈足比我國之大，萬乘之主！且陛下一念之堅，生生世世，為天下人主，護持 佛法，其功德無量，尤不在成佛作祖下也。」世祖頷之。翌年，而有出走之事，蓋其機已早動矣。

或曰，峨嵋山高峰，明季有老僧，結茅庵居焉。終歲 不下山，不食不飲，惟默坐蒲團，一小徒從之。徒日下山，買米作炊，如是者十餘年。一日，僧謂徒曰：「汝善居此，我明日行矣。」徒不忍師去，牽衣大哭。僧 曰：「汝勿然。」袖中出畫一軸，僧像也，口鼻耳目悉具，惟無眉，曰：「我去後，越十二年，汝下山尋我，見人，輒出畫示之。有為汝畫眉者，我也。」遂去。既 而張獻忠入川，殺戮殆盡，徒潛於山，得免。厥後世祖入關，徒乃下山，遍覓天下不得，展轉十餘年，乞食都中。會世祖出獵郊外，徒不知為帝，遽言所以。侍衛欲 執送有司，世祖止之，命出畫觀，詫曰：「此人何無眉？」援筆添之。徒痛哭，伏地稱師，具道僧囑。世祖恍然悟，尋與徒遁之普陀深岩中云。

或曰，聖祖六巡江南，蓋探訪世祖蹤跡也。

或曰，世祖有妃，為冒辟疆之妣人重小宛。世祖悼妃之薨，獻棄人世，誓入山學佛，因出亡至京西五十里之天台寺為僧，以吳梅村有清涼山讚佛詩，隱用雙成故事 為證，【詩云：「我本西方一衲子，黃袍換卻紫袈裟。」】且憤太后之下嫁攝政王也。今寺有蠟製僧裝之世祖像，戴寶冠，披黃龍袍，大如人體，其面目骨格與大內 所藏世祖畫像略同。像左有碑，鐫「天地不朽」四字。聖祖屢幸天台寺，或錫扁額，或錫金帛，可知此寺實為世祖遯跡之所也。

或曰，杭州西湖羅漢堂塑像中，有一黃蓋黃袍者，即世祖像，為聖祖南巡時所塑。且世祖出家，王大臣亦皆知之。當初出宮時，曾謂鼇拜曰：「他日新君踐祚，朕必歸而觀禮也。」

或曰，世祖出走之際，親書遺詔，以常御玉班指鎮於案。遺詔以十事自罪，謂不足以君臨天下也。

或曰，世祖以順治辛丑正月初一日出走，而忌辰遲至初七日者，以初一日出走後，仍密令四出尋覓，至初七，卒不可得，乃發喪。

或曰，某家藏有欽天監刊刻之順治二十五六年時憲書。殆以世祖出亡，頒布國中之時憲書雖用康熙年號，而宮中猶用順治年號者，示不忍改元之意也。

通琳心眼平等

釋通琳嘗云：「吾心眼頗平等，然因指見箕尾，甚喜；觀水中荇藻，亦喜；縱目空碧，亦喜；獨對清狂不慧人，刀刁魚魯，殊不耐。」

浮山一缽蕭然

平湖雲林寺僧聖潛，字師林，號浮山，其母見紫衣僧入室而生。幼即茹素，年十八，脫白。旋受靈隱寺碩公戒，歸住鹿苑，竹溪聲光，頓出諸老上。歷游雲門、天 童諸名剎，繼參碧露和尚於金粟。一夕如廁，有得，即呈一偈，碧露笑頷之。歸而一缽蕭然，杜門養母。年七十餘，示寂於德藏寺之妙嚴山房。

靜山宣經闡教

靜山，法名靜淵。脫白於嘉興之石佛寺，受息乾禪師付法，為石車老人孫。初為應付，撐持常住，得置飯僧田數十畝。繼主楞嚴寺講席，宣經闡教，名振祇林。又住金粟祖亭，與天岸和尚問答，頗警捷。投老於海鹽之隱庵，粥魚茶版之餘，惟日以吟詠為事。

顛和尚蹤跡詭異

顛和尚者，長安人，蹤跡詭異。蜀按察某迎之至成都，禮拜甚恭，然往往面斥之，無忌憚。嘗食犬肉，帽簷插花一枝，引群丐行於市。入昭覺寺，見丈雪禪師，詼 嘲不已，禪師頗敬憚焉。一旦，騎馬出城數里，語廄吏曰：「吾歸矣。」徑舍騎徒步去。按察追贐之，不受。往來秦、蜀棧中，所至輒畫達摩像以施人。及歸長安，數日即坐化。

髡殘少時自剪其髮

髡殘，號石谿，又號白禿，亦自稱殘道者，武陵人。少時自剪其髮，投龍三三家庵。旋游諸名山參悟。後往金陵，受衣缽於浪杖人。住牛首。

懸崖為牧雲和尚付法弟子

懸崖，法名行筏，嘉興人，俗姓陸，為牧雲和尚付法弟子。選地於古南西北百武，築精舍，三面臨流，最為幽勝，牧雲名之曰觀瀾。其後主古南院數年，退歸西溪之上，終焉。

羅漢僧雪中裸浴

王文簡嘗客海陵，曾見毘盧國僧羅漢，自言明英宗時土木之變始來華，能於風雪中裸體而浴。一日，會食，席上有胡桃，羅漢以齒碎之，凡數十枚。舊住通州之軍 山，以遷濱海界，徙居海陵。高郵牧某之祖傳有小像一軸，有一老僧相向坐，自記此僧名羅漢，毘盧國人。一日，牧聞軍山有毘盧僧，心疑即其人，試往謁，乃與畫 上之像了無差別，蓋已閱三世，百年矣。

法天與盤山終始五十年

法天師名雲恆，自號藏山，平谷人。九歲，薙髮於盤山萬 松寺。年二十餘，修白業於西甘澗，遂不出山，與盤相終始者五十年，彼之徒以為固，不顧也。貌枯貊，訥語言，其在山，木彊而已。然而妙性內明，行之以真，天 獨童師，而師乃童諸一切，無容心焉。性喜詩，無事即微吟，藁成輒毀之，世無得而傳者。蓄琴一，明處士李孔昭之遺也。不甚工，嘗撫之以寄意。與廣座中言笑無 間，默則睡相對，無一奇，而去輒令人思，以故無忤於物，而古處者樂與之

接。人或問之曰：「師何以益人？」曰：「損之乎，夫何益！吁，《易》所謂弗損益之之 謂乎？」澗東有石屏，師愛之，為生藏其下。同好者襄厥事，而漢軍李鐵君處士鍇為之銘曰：「無身無患，損盡身全。藏真茲塔，享彼大年。物無成毀，草木在山。 安所樂終，乃完其天。天不鑿師，師完自然。維屏之陽，日月其便。」

紫石說偈辭眾

紫石，不知何許人。康熙甲辰至遵 義，不挂錫，不投舍，晝夜響板鳴聲，不息口，僅稱念佛二字，隨意趺坐於街。人以其所持丐飯缽若紫石然，因號之曰紫石。後入北門淨土庵。城市食齋者奇之，群議輪供食。近三載，忽告眾云：「明旦作別。」至次日，入一居士家，坐中堂，說偈辭眾。偈云：「三十六年作客，清風無枝無葉。了了分明歸去，一任東西南 北。」遂逝。眾火葬之。後有人遇之於桐梓三坡，寄聲致謝諸姓焉。

遠峰走十日謁浮石

行棄，字法音，號遠峰。嘗聞天童，浮石兩老人為宗門領袖，時當大雪，走十日謁浮石。及歸，主建隆寺。所著有《續指月錄》。

半月為本色衲子

常涵，字半月，四川鄰水張氏子。居遵義禹門寺，為丈雪禪師法嗣。丈雪自順治庚子歸昭覺寺，棒喝寂然。康熙己酉，乃遣半月自昭覺來禹門，復整法幢，月浦汀 聲，又振廣長矣。戎州宋肄樟序其語錄云：「半月主席時，惟作本色衲子，受用實地風光，一粒一粟，取之耕雲，行住坐臥，不染纖垢，則誠丈雪止禮三拜者也。」

退翁為浮屠中之逸民

南嶽和尚退翁者，名宏緒，字繼起，興化人，俗姓李氏。早歲出家，師事三峰，為其高弟。其後，十坐道場，而於蘇之靈岩最久。

其父嘉兆，志士也。明亡，寓書退翁曰：「吾始祖咎繇為理官，子孫固氏理。其後以音同，亦氏李。今先皇帝死社稷，而賊乃李氏，吾忍與賊同姓乎，吾子孫尚復 姓理氏。」先是，中州李鬯和寒石恥與賊同姓，請改理氏，嘉兆未之知也，而適與之合，天下傳為二理。退翁雖出家，然感嘉兆之大節，時時思所以繼之。順治丙戌 以後，東南之士，濡首沒項於焦原者，相尋無已，而吳中為最衝，退翁皆與相結納，從之者如市。

退翁才厚重不洩，其為人，排大難最多，世不盡知 也。辛卯，竟被連染，諸義士爭救之。久而得脫，好事如故。或以前事戒之，則曰：「吾苟自返無愧，即有意外風波，久當自定。」又曰：「道人得力，正於不如意 中求之。」又曰：「使憂患得其宜，湯火亦樂國矣。」吳中高士徐枋歎曰：「彼真以忠孝作佛事者也。」枋所居草堂，適當靈岩之麓，生平少所可，寧耐飢寒，不肯 納人一絲一粟之饋，顧獨於退翁有深契，自稱白衣弟子。退翁時其急而周之，無不受，嘗曰：「退翁是竺國中所謂大人者也。」故儀部周之璵，亦吳之良也，臨終脫 然，談笑而逝。退翁獨沈吟曰：「是恐非故國遺臣所宜。」聞者瞿然。禾人吳鉏雅有大志，一見退翁，歎曰：「軍持中有此老，吾輩寧不愧死！」一日，登堂說法， 忽發問曰：「今日山河大地，又是一度否？」眾莫敢對，退翁乃潸然而下。

退翁既久居於吳，明發之慕，老而不衰，乃築報慈堂於堯峰，以祀嘉兆。同人為上私諡曰孝敏。晚以南嶽之請，主講福岩寺。吳人惟恐失之，復迎之以歸。康熙壬子卒，年六十九，其僧臘為四十。所著有《靈岩樹泉集》、《孝經箋說》。

退翁之在沙門也，宏暢宗風，篤好人物，大類三峰，海內皆能道之。而枋曰：「是非退翁之精微，但觀其每年三月十九日，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如一日，是何為者？」退翁本明未亡以前之浮屠，而耿耿別有至性，遂為浮屠中之逸民，以收拾殘山賸水之局，奇矣。

赤松常趺坐誦經

赤松，名道領，潼川人，貴陽黔靈山宏福寺開山第一祖也。深於淨業，能文章，四方名士多與之游。常趺坐誦經，有白鹿馴於榻側，花曉亭詩所謂「白鹿已隨僧老去」者是也。

元志圓機慧辨

元志為鹽城孫氏子，字碩揆，號借巢。其父陞，任俠，為惡少所害。手利劍數年，卒刃其仇。既祭告父墓，遂出家。依具德禮，參究禪理，有省，圓機慧辨，孤行側出，歷主禪智、寶輪、三峰、徑山、靈隱、祖庭。聖祖駕幸靈隱，賜雲林寺額。既歿，賜諡淨慧。

了幻闡提宗旨

休休老人者，字了幻，一字師巖，綏陽周氏子。自少薙髮，能詩，善畫山水。常攜杖缽遊楚、蜀間，遍參名宿。四十年始歸，結庵綏陽之西山絕頂，榜曰親雲禪 院，闡提宗旨，從者甚盛。後自刻一木

像，造一塔成，入其中，趺坐而逝。陳中榮之尊人素與善，一日，夢休休來，入內室。往視之，已死，競言中榮為其後身焉。

喻子更為顛僧

喻全易，字子更，世聚族南昌。早歲失怙恃，倀倀無所依，因皈依乾竺，從之薙髮，稱弟子焉。然雖受具持戒，而獨磊落嶔崎，英發不可制。遇人紛難，力排解之，見有不平，輒怒髮揚眉，脫所衣方袍，以其身代犄角，人皆呼為顛僧。

蛤庵為小湖廣

蛤庵禪師名本圜，自言無姓。年十六，謁戒行僧明然，削髮空門。久之，參報恩禪師。會報恩應朝廷召，攜之入京，從侍萬善殿。每問答，師微言承應，輒合帝 意，日見親幸。時報恩之侍者多湖廣人，師年最少，世祖以小湖廣呼之，出入宮禁。康熙乙丑，聖祖幸柘潭，召見於玉泉，賜茶飯，並撤所薦含桃食之。及卒，命侍 臣奠茶酒。臨終偈云：「屙了喫，喫了屙，百萬人天嗅不多。香臭十分原有價，莫教後代有淆訛。」

于宋卓錫磐山

明文文肅公有冢曾孫曰于宋者，名本光，生即茹齋。五歲，搦管作大士像。年二十，皈依靈巖繼起和尚。後游京師，卓錫磐山禪院，前後起建精舍數十楹。

雪悟蒙聖祖賜金

泰州僧上思，字雨山，號雪悟，嘗主天寧寺。聖祖南巡，駐蹕本山，從殿堂以至後苑，直入臥內，惟敝幃布被而已，大悅，乃御書「蕭閑」二字扁其閣，復賜以金。

借山晚節頹放

元璟，字借山，號紅椒，又號晚香，平湖人，棲心寺僧。本農家子，性椎魯，乏記功，每稽首慈雲，默祈智慧。一日，坐蒲團，假寐，夢大士以楊枝水灌其頂，遂 覺五內空靈，一覽成誦。康熙癸未，聖祖南巡，詣吳門接駕，跪獻迎鑾詩十章，有旨來京供奉。及入都，詩名大噪，公卿皆與訂交。性故驕傲，為一鄉貴所扼，留滯

肅寺，邇年始得台見。敕賜棲心寺額，及砥石硯一方。晚節頹放，同里俞嶔崎秀才遺書規之，置不省。

石庭蒙聖祖賜經

元弘，字石庭，會稽人，姓姚氏。孝子曰崇明者，弘六世祖也。母嚴氏，夢服金伽衣僧而娠。十七，祝髮大善寺，為盟石息法嗣。越七年，遍參諸方，熟精內典，若為則範寒泉晝諸耆臘，皆自謂弗及也。康熙庚辰，孝子墓為勢家所占，弘杖錫上京師，力謀復之。安郡王及弟紅蘭主人延之主彌陀寺席。霽崙永法師薦入內廷，召對暢春園，賦《初春瑞雪應制》詩稱旨。丁亥，掛瓢天津之海光，與湘南衡鍵關結夏，箋疏《楞嚴》全部。乙酉，聖祖南巡，召對杭州之西湖行宮，賜御書《心經》。

成衡蒙聖祖賜紫

成衡，字湘南，嘉興錢氏子。幼耽禪悅，薙染後，力參上乘。康熙丙戌，天津總兵藍理建普陀寺於城南，延之為主席。己亥，謁聖祖於西淀，御書海光寺額給之，尋賜紫衣。

王克章為僧

康熙時，有大盜王克章者，慓迅有神力，往來荊楚，劫行客，而徒眾絕夥，縱橫出伏無定所，故官府亦無從防範之。克章有膽略，善口辯，其行劫也，有三不取，一不取辛苦財，二不取獨身客，三不取婦孺。故其所劫，半皆不義之財，且取亦不盡，必略餘財物，俾得為生。克章復不忌人，常至人家，流連終日，終不加害，人莫不識之，亦不能得其蹤跡，如是者有年矣。

一日，有某大府過，囊銀纍纍，輜重十數車。懼克章之盜之也，特以兵百人為衛。宿某站，曉起，則百人者皆昏迷，行裝失泰半。大驚，知遇盜，偵騎四出，嚴檄地方官，務獲贓盜。數日，無所得。忽有人報近山某庵無故火燼。庵固荒廢，一月前，忽聞人聲，樵者往窺，則有老僧坐蒲團諷經。既大火，鄉人爭集觀，均竊竊為是僧危，顧終不見其出。比熄，撥灰尋視，亦無尸，始驚異報官，以為僧必與劫案有連，因懸賞募能得僧者。不久，僧忽來，求見大府，自云：「老僧非行劫者，以弟子王克章怙惡不悛，特來伏之。老朽世外人，塵事都非所問。今克章已悔過，吾事畢，今且永不與世人接矣。尊物在某谷中，可往取也。」言已而去，人亦莫敢留之。乃使人往某谷探視，則深潭萬丈，下隱隱似有物，終莫得取之。大府知無可為，乃怏怏去。然自是克章遂寂然無聞，人亦漸忘之矣。

越數十年，黃檗山某石洞忽有一衲，面目黧黑，默坐於枯枝敗葉上，不言不食。人喧傳黑和尚之神異。數日，聚觀者無數，叩姓名，不答，予食，不食，兩眼下垂，沉沉然。有惡少某度其可欺，折稻草刺其鼻，忽張目曰：「毋然。吾，王克章也，今且去。」言已，復閉其目，則玉筋雙垂，已圓寂矣。旁有老者歎曰：「是若耶？」因言其事，並謂：「某大府遇盜時，吾年方十餘耳，今吾已八十餘，克章殆過百歲矣。」因募捐，欲為擇地而葬。明日往視，則尸已不見，石壁上大書一「去」字，人以為尸解也。

八喇嘛為年羹堯所殺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之平青海也，嘗駐軍於西寧塔爾寺，查首逆應戮者，有大喇嘛十人，臨刑，問之曰：「爾等號稱活佛，自與凡骨不同。聞佛教能知過去未來，信乎？」喇嘛同聲應曰：「然。」年乃先問其一曰：「然則汝知今日死乎？」曰：「不知。」年笑，命殺之。又問其一，觳觫對曰：「不死。」年曰：「吾即今日死汝。」又殺之。其一大呼曰：「今日必死。」意以為彼言不死而見殺，我言必死或可生。年笑曰：「即送汝至西方。」又殺之。其一曰：「死則佛法不靈，不死則王法不行。」年叱曰：「鼠子，佛法安敢與王法並論！」叱左右速殺之。其一曰：「死亦數，不死亦數。」年笑曰：「汝之信佛必不誠，尚可僧可俗者也。」又二人惟稽首乞恩，無言可答，命駢戮之，其言數之一人亦與焉。已戮至七矣，其下之一忽仰視曰：「今日可以死，可以不死。」年推案而起曰：「汝真首鼠兩端者也。當羅卜藏丹津弄兵時，爾輩私議向背，汝必倡議，視大軍進止，大軍至則內附，大軍未至則從匪。眾人以汝之兩可而先降，致罹今日斷頭之禍。」訊之旁僧，果不謬，曰：「負國為不忠，負同族為不義，罪惡之尤，當寸磔。」拔劍手刃之。指下所餘二人曰：「逆種難留，速殺速殺！」二人惟引頸就刃，不敢置喙。年忽問曰：「汝等亦應有一言而死，汝意云何？」其一對曰：「今日可以死，可以不死。」所語與第八人正同。年愈怒曰：「彼以是死，而汝猶是，賊徒不畏死耶？」曰：「死為將軍之法，不死為將軍之恩。」年大笑，擲劍，命停刑，其後一人遂置不問，因是而亦釋焉。迄今塔爾寺前有八塔屹然，即八僧之藏骨處也。而青海東科寺前亦有之，意者所戮八人之中，亦有東科寺之祖歟？

了凡為世宗所誅

康熙末，諸阿哥蓄謀爭位，各養死士，樹黨援，以智術材力相角逐，而以世宗藩邸得人為最盛。相傳當時攀鱗附翼之豪傑以千數，其中首領凡十三人，而以陝僧了凡為巨擘。了凡少時卓錫天童，其寺之主僧曰大化者，為密雲派下法藏宏忍之一支，稱三峰宗派，徒黨甚眾。了凡思取而代之，以參研大乘奧義為名，設壇講演，互相辨駁。不能勝，改與角力。大化本非了凡敵，乃為其徒黨陰謀所

中，乘醉中刓其一目，逃而免。世宗即位，了凡以翊戴功稱最，恕之世宗，必欲雪舊恨。乃為降 諭，令各省督撫查明大化所在，削去支派，永不許復入祖庭。

了凡後居嵩山，世宗一日以密旨寄田文鏡，中無一語，僅畫一幀，上畫高山一座，古寺踞 其巔，不得其解。幕客某進曰：「帝意所在，殆為此間嵩山某寺老僧乎？僧為著名大俠，非可以力致者，如屈節求之，或有濟。」文鏡如其言，單騎往，匍匐階下。了凡張目曰：「子來何故？」曰：「皇帝命文鏡為師起居。」了凡吁氣曰：「吾知其如此也。子在外廂稍待，吾為子了之。」文鏡久候不得報，比入視，則了凡已自 剄，留函於几，謂「可持吾首及後院鐵柱中物還報皇帝」。文鏡發之，中皆帝手諭，類隱祕不可究詰之事也。文鏡悚然，亟奏報訖。不久，某幕客亦飾辭乞退矣。

某僧一絲不掛

世宗在潛邸時，與某寺僧有隙。既登極，令捕主僧及徒眾十餘人入大內，軟禁於一室。如是者年餘，僧固屢思遁，以徒眾多，度必不能脫，不忍舍去，遂亦留。一 日，語徒曰：「吾今得一法，可逃矣。」眾問故，僧令諸徒各脫盡上下衣，赤體臥於地，隨地作滾。徒如其言，於是眾僧皆滾。內監急報世宗，世宗曰：「可聽其去。」僧等遂脫。徒眾詢其故，僧曰：「我一絲不掛，五蘊皆空，表示吾等無礙之行動耳。」眾乃悟。

老僧臨死留偈

益都顏神鎮善慶庵，孫文定公嘉淦之香火院也。有住持老僧，年八十餘，一日晨起沐浴，既畢事，呼侍者曰：「好語主人，吾生矣。」遂升座而寂。壁間留偈云：「者個臭皮囊，撇下無罣礙。洪爐烈燄中，明月清風在。」

緇流為高宗所禁敕

高宗諭旨嘗云：「朕崇敬佛法，秉信夙深，參悟實功，仰蒙皇考嘉獎，許以當今法會中契超無上者，朕為第一。」然高宗自登極後，即禁敕緇流，凡有偶見天顏，借端誇耀，或造作言辭，招搖不法，在國典為匪類，在佛教為罪人，必按國法佛法加倍治罪。又以披剃太眾，品類混淆，仍復給發度牒方准出家之例。

去息憑几獨坐

明蘇州王伯穀之孫有為僧者，法名居溟，字去息，出冢墱尉，參靈巖儲禪師，主祥符摩碣、保安寶華庵。後斷靈巖祖席，退居錫山，塔於梁溪開原之青山，嘗語學 者曰：「參禪要知靜坐。」又曰：「空卻此心，譬諸器用，中空則能受物。」居常憑几獨坐，亦不閉目跏趺，人莫測其所為也。

山茨為四眾所歸

通際，字山茨，號鈍叟，通州人，俗姓李。受戒於密祖，得法於天童，後結茅於煙霞峰嶺，曰繼隱。熟精內典，為四眾所歸，著有《禪燈會刻》、《正法眼藏書》。全謝山嘗曰：「明亡後，有人問其俗姓者，答曰姓季，蓋自恨與李自成同姓也。」

蒼雪貫穿教典

蒼雪，名讀徹，呈貢趙氏子，長洲中峰僧。初從雞足水月道人為沙彌，年十九，受戒雲棲，參雪浪於望亭，復依一雨潤於鐵山，與明河皆為入室弟子。嘗夜誦《楞嚴》，月明如水，忽語侍者曰：「庭心有明萬曆大錢一枚，可往檢取。」視之，果然。平日貫穿教典，尤以詩名。

古音精佛典

古音，名祖琴，安東僧也。精佛典，兼通風雅。住山數十年，雲影江聲，與為晨夕，論者以為在遠公、皎然之間。汪扶蒼與之最契。

石泉蒙高宗賜紫

雍正乙卯，無錫惠山聽松庵之僧成瑩，嘗應詔，選入覺生寺參禪。乾隆辛未春，高宗南巡，迎鑾召對稱旨，賜紫袈裟。成瑩，字寶林，號石泉，梅基顧氏子也。

嘯巖蒙高宗賜紫

杭州西湖淨慈寺有僧曰明中號嘯巖者，俗姓施，桐鄉人。幼薙染於嘉興之楞嚴寺。雍正甲寅，就京師法源寺進具，詔入大內，了明本分，出住聖因寺。尋攝越中之乾峰，移上天竺，轉主淨慈寺。乾隆丁丑，高宗南巡，幸寺，蒙賜紫衣。

焚虛蒙高宗賜紫賜詩

明中字大恆，號焚虛，石門人。七歲投楞嚴寺。嘗侍世宗講禪學，雍正乙卯放還。久住揚州，晚居杭州淨慈寺。乾隆乙酉，高宗南巡，賜紫賜詩。

普照寺僧為張鑑所窘

張鑑，字明遠，華亭人。性迂怪。高宗南巡，以其為文敏公照之孫，得召見。詢出身，以監生對，高宗御製詩賜之，題為欽賜監生張鑑，蓋欽賜與監生張鑑也。人以上四字連讀，例以欽賜舉人，以為欽賜監生也，輒呼之曰大頭監生。

普照寺為茸城古剎，主僧玉林精通內典，高宗敬禮之，時召入都談禪，寺僧數百人頗倚勢驕橫，鑑嫉之。某年夏，家有冥壽，特延僧諷經。僧衣夏布袈裟，無襯 衣，膚肉隱隱可見。鑑詰以僧宜知禮，何褻體乃爾？僧言今誦《羅漢經》，例宜單衣。鑑大笑稱善，一一詢其法號，筆之於冊，且厚給懺資。及冬，風雪嚴寒，鑑又 招僧諷經，蓋皆按前此所記法號以求之者，仍請誦《羅漢經》，並謂宜衣夏布單袈裟。誦七晝夜，僧大窘，叩首求免始已，自是諸僧亦稍稍斂跡。

御飛從其父為僧

平湖獅吼庵僧宗龍，字御飛，以其父茂滋晚年薙髮於邑之獅吼庵，遂以父為師，亦脫白焉。尋依雪川老人印證為嗣，興天台教觀第八世，開法於禾之白蓮寺。次移漏澤寺，晚居皋亭之崇光終焉。

雪樵勞苦其身

嘉興白蓮寺主僧際一，號雪樵，又號田衣生，海鹽人，俗姓印。初生時，其母就蓐，見老僧入戶，乃產。三歲，即能隨母誦藥師佛號。年十六，從南院大山師剃 度。十九，詣杭州西湖之聖因寺焚虛和尚，受菩薩戒。二十，主白蓮、漏澤、皋亭、景光諸寺。又嘗汎海，謁洛伽聖跡；詣鄮山，瞻拜佛舍利；上天童，掃密祖塔，以勞苦其身，傷氣患咳，及歸而卒。

白藏老人究心章疏

白藏老人者，法名一訥，字西能，號琴嘯頭陀。性恬淡，能詩詞，卓然名家。平生承事台宗，究心章疏。嘗擔簦徧歷諸方。會紫松禪師倡道於邗上之天寧寺，素稱孤峻，曾延白藏分座。首僧知其不可以落落座主同日而語也，優禮也。

白藏久依東麓老人授天台教觀，開法於杭州之崇光。晚歲興漏澤寺，禾人目為願庵和尚再來，蓋以其能嗣和尚之振舉也。

雪廬翛然自遠

乾隆壬辰，蔣心餘太史士銓至揚州，聞建隆寺僧雪廬名，偕其同年生金棕亭教授兆燕訪之。鐘魚佛語，吟聲滿林。雪廬方伏几，手披口授，以訓兩僧雛，讀書臨 帖，呫嗶如學究，心餘竊異之。棕亭曰：「此靈山二童子者，曰巨超，曰道揆，其孫行也。詞氣既接，儒雅浸流，以視動容於宰官富人者，翛然遠矣。」雪廬俗家為 桐鄉張氏，名復顯，字夢因。

納些有楊歧風穴之目

一超，號納些。性孤僻，有楊歧風穴之目。為紫松章禪師法嗣，尋受天台宗崇光龍法師屬付，開法於邗江之天寧寺。以事引去，走京師，欲結茅匡廬，未果。晚歸，退居嘉興新篁里之太平寺，示寂焉。

東悟長而祝髮

明修，字可尚，號東悟，常熟高氏子。其生時，母夢神語，云有夙根。長而祝髮維摩寺，得戒於吳門超源中興五泉寺。歷遊峨嵋、普陀、五臺諸山。所著書為《鑒雲留跡》。

練塘為懶僧

達瑛，字慧超，號練塘。初主席棲霞，後習靜於萸灣精舍，罕與人接，洪稚存太史亮吉呼之為懶僧。

語峰有語錄

自禪門有不立語言文字之說，盲師邪種，得以飾其昏愚固陋，一切掃除。孰知佛祖之闡教也，以文字說法。慈氏之演瑜珈，龍樹之釋

殷若，其最初者。及大道東流，遁、遠濬發於南，什、肇弘演於北。隋、唐以來，天台清涼永明之文，如日麗天，如水行地。有宋之世，教廣而文字愈繁，不能悉數。其最著者，三家鐔津以孤亢崇教，其文裁而辨；石門以通敏扶宗，其文奧而麗；徑山以弘廣應機，其文明而肆，是皆所謂語言文字者也。然則不立語言文字之說，非乎？曰，唯唯，否否。慨自剽竊之惡習流行，庸妄狂禪，勦襲數十則公案，開堂頌古，棒喝交馳，鋪張於眉目脣吻之間，號善知識，此鳩摩羅什所云嚼飯與人，非徒失味，又令嘔噦者也。如是而語言文字之不足立，固其宜矣。黎平南泉寺語峰禪師負穎慧之質，幼從空門，受付囑，有感於盲禪固陋之習，遍參尊宿，歸而讀書賦詩，沈潛探索。如是者十餘年，人士欽崇，俾主南泉法席。胡奉衡曾閱其所刻《語峰語錄》，謂其幽閒恬淡，氣暢筆老也。

小顛無些子蔬筍氣

杭州西湖淨慈寺有著稱於時之主僧曰小顛者，名禪一，字心舟，桐鄉人。其出家處為杭州靈隱寺之萬峰房。喜飲酒，工偈蒻，嘻嘻旭旭，遇人傲弄，無所屈。嘗言吾日遊杭城，惟糞擔與官，不能不避。一日，遇梁山舟，退語人曰：「梁公何矜貴乃爾！伊恃能書耶？我亦能書，惟不若彼工耳。」又嘗與客共飲，逢縣尉來，方剝蟹，忘起立，尉作蛙怒，遽呼隸。幸吳旃園嘉照肘躡之使去，得免挫辱。識者皆謂其瀟灑無些子蔬筍氣也。

漱冰行腳名山

嘉善幽瀾禪院僧本白，字楚蘅，號漱冰。幼祝髮於幽瀾禪院，稍長，行腳名山，徧參叢席，晚歸幽瀾。圓寂時，屬其徒以放生念佛為務。啟其篋，衣缽外，僅存詩稿一冊。

蓮筏解禪理

京師萬壽寺僧蓮筏，長洲人。為住持十數年，白髮清臞，頗解禪理。與章嘉國師論經典，每至竟日，國師深服其博。蓮謂人曰：「章嘉經典雖諳熟，然未解阿羅漢道下乘學也。」詩饒有別趣，與韓旭亭、法時帆唱和，有虎溪三笑之風。其圓寂前數日，至鄭王邸盤桓，曰：「七寶池邊已促吾行，此後不復參謁王矣。」

某氏子訪坐棚和尚

浙之名山，率有枯坐之僧，以把茅蓋之，謂之坐柵。某氏子幼而孤，有厭世想，無昆季，母為聘名家女，以婚期將屆而遁。行一日

夜，至一山，見有坐棚者，縢棘穿其身，瞑目不語，氣若絕。曰：「是吾師也。」跪而求為弟子。日將脯矣，坐棚者忽語曰：「汝當速歸，否則雨且至。」訝其能言，益喜，跪求如故，且曰：「某重繭至此，幸遇真師，安肯歸。」日已夕，果大雨如注。雨止，又語曰：「汝當早去，否則虎且至。」某仍跪其旁不去。至夜半，忽聞大風起，兩虎咆哮至，拜舞畢，搖尾去。頃之，諸獼猴絡繹來拜。既盡，天且明，坐棚者語曰：「汝求出世，心頗誠，但仙佛要從忠孝做起。以世法論，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汝當速歸，完婚生子，以繼宗祧，再尋師未晚也。否則雖遇師，亦不能有所得。」某乃拜受命，曰：「汝飢乎？」曰：「飢。」曰：「棚後几磚下有麥飯，汝以壑中水吞之，可不飢。」某食畢，告辭下山。復行二日，乃抵家，腹猶果然，不思食者數日。既婚而生子，後葬其母，仍去，不知所之。

闞和尚洗甕

妙常寺闞和尚，一日，偶於寺前水次洗甕。鄰人某素相狎，戲之曰：「師大辛苦，何不反而洗之？」闞笑應曰：「諾。」隨手舉之，如反布囊然。甫及半，某大驚詫，鄰人咸集。闞遽起入內，趺坐示寂。時有從嘉善歸者，遇闞於途，謂之曰：「天將雨，可速歸。煩寄語弟子，余有敝鞋曝於屋簷，亟收之。」曰：「師何往？」曰：「不遠耳。」其人抵家，果雨，急詣寺，而闞已先一時化去矣。

僧以書畫博贐儀

道光時，蘇州宋某在湖口，遇一僧，持顯者書，周行各郡縣。僧善書，書學黃山谷，工繪事，而好詼諧。泛扁舟，圖書滿載。然不蓄經卷，不茹素，且無隨行之侍者，惟攜俊童四人，明眸皓齒，髮委地，趨蹌左右，雖善飾俊僕者不能及也。與人交，不作佛家募化語，但以書畫博贐儀而已。有詩集曰《口頭禪》。

大空日參禪理

大空之法名為隱覺，青縣人，卓錫於楊柳青之白衣庵。性明慧，髫年即落髮，日讀百行。通儒書，遍閱梵典，學為吟詠。自以文翰為僧家餘事，不肯炫飾。日參禪理，貧無妄求，人欽重之。

聞法空出世心

在內地之滿洲人，頗有披剃為僧者，道光時之聞法，其一也，卓錫

於天津城南之大悲庵。其未出冢時，曰文捷，為繙譯舉人。工詩詞，有《庵中早秋》詩云：「自 隱招提絕訪尋，松榆漸漸種成林。敢云已破浮生夢，暫覺能空出世心。古竹種秋添嫩翠，曉鐘過雨發清音。蒲團坐聽無餘事，花落蒼苔任淺深。」

一朗以詭言惑縣令

粵寇未起事前，洪秀全黨曾被捕，下桂平縣獄。有僧一朗者，於夜間潛謁賈令某，詭言此被捕六人中，其衣青襖者，後必王天下，餘亦大貴，宜縱之為異日結恩地。賈初聞而色詫，翌晨，入報桂撫鄭夢白中丞祖琛，鄭躊躇不能決，尋以人命至重為念，竟出之。

鐵杵返初服

寶山諸生蔣敦復，字劍人，嘗以事披剃為僧，法名曰鐵杵。然晨鐘梵唄之暇，時出冶游，頗多綺跡。故善詩詞，集中有「綠酒獻花」一聯，蓋紀實也。其友憐其才，惜其遇，僉曰隱於禪，非計也，乃從其勸，返初服。

超恆戴鑊以行

鐵鑊僧行腳遍天下，法號超恆，以首戴鐵鑊，得名。鐵鑊，其炊具也。所經蘭若，一言不合，即負氣出走，雖已食香積廚中飯，亦必哇而出之，然後已。飢時，即 於樹下支兩磚作灶，拾枯枝作柴，下鑊於首，解背上所負囊中米，汲水煮之。飽食後，就石塊作枕，酣眠竟日。或從旁窺之，遽瞋目叱曰：「咄，汝鼠子何不縮頭 去，其亟歸家，汝妻方伴和尚宿。」或怒，奮拳毆之，如擊敗絮。僧亦暴吼，旋起與鬬，無不辟易者。夕或宿金剛腳下，寺僧有見而誚之者，曰：「此非我寺中地 耶？」則不答，徑趨出，僵臥風雪中，弗顧。嘗詣杭州之西湖，徧歷淨慈、靈隱、天竺、雲棲，無一僧與之立談。日過午，扶杖遊蘇、白兩堤間，行歌自答。有兩女 子過僧前，叉手行禮，僧遽操杖擊其一曰：「汝家自有菩薩，何不奉敬，乃來此地燒香耶？今晨與汝母作麼生？罪過，罪過！」蓋女忤其母，詰旦方詬而出也。

時粵寇擾浙，有鐵眷生者，自富陽聞警，倉皇回杭。行倦，休樹下，僧見之，曰：「唉，汝何時又長此煩惱絲耶？今何不歸，左抱虎而右擁豹，與藥叉相對，乃來 此作楚囚泣耶？速去，猶可脫也。」且行且笑曰：「恐張騫天外飛槎，來盜支機靈石矣。」時出隱語，申申詈人，惟其人自知之，輒不敢言，隱忍而已，人以是呼為 異僧。後於途中遇寇，指為奸，搜其身，得一紙，大書曰：「上元甲子，髮逆盡死。」箠楚之，無一語，乃投之火，烈燄騰空，毛

髮無損，久而忽曰：「快哉！汝眾 看一朵青蓮花升天矣。」

了元和尚不言不語

丁涇擁翠庵住持了元，茅氏子也。母柴氏，夢有持念珠狀如釋迦佛者，入寢 室，驚而寤，遂產。了元少穎異，父母亡，投延祥寺，求出家。年十九，薙度受衣缽，誦持《法華》，習天台正觀。寺後故多樹，群鴉棲止其上。一日，早起誦經，聞鴉聲，豁然有悟，因賦偈曰：「二十年前紙上尋，尋來尋去轉沈吟。忽然聽得慈鴉叫，始信從前錯用心。」遂廢經不誦，終日趺坐蒲團，不言不語，見人，則微啟 其目。

鐵羅漢渾渾噩噩

章水之西，有一峰曰羅漢，多奇松怪石。中有廢寺，相傳有一僧住持於寺數十年，目不識字，常日 勞於耕樵。游人至寺，輒奉茶一杯，即攜鉏出門。游人止之曰：「和尚何妨少坐一談。」答云：「不得閒，不得閒。」如是者有年。忽一日，以指畫石成四字，曰：「今日方閒。」寫畢，石為之開，遂於石中入定。少頃，石復合。居民咸敬是僧，名之曰鐵羅漢，號其石曰定石。古所謂至誠所感，金石為開者，固如是耶？

僧渾渾噩噩，人或百計欺之，亦坦然，不以為忤。久之，居民輒私相謂曰：「和尚一味渾厚，我輩不宜再有所戲。」其後獵者驅虎過羅漢峰，虎見定石為之流涕再拜。獵者繼至，亦再拜。已而虎逕西去，不為物害。獵者歸有悟，遂改而力田，終身不復獵。

修行四大皆空

長沙地藏庵有一僧，名修行，年將四旬，不誦經，不參禪，不焚香禮佛。人詢之，答曰：「我修行。」性愛浮雲流水，與觀花玩月，尤喜觀劇。人問曰：「和尚何 以喜觀劇？」亦答曰：「我修行。」授以職事，辭不受，惟各處遊覽，時或與山門左右之兒童嬉戲。不著鞋襪，不畏寒暑，冬時雖滿天風雪，夏時雖烈日當空，獨能 自在遊行，毫無所苦。及暮年，或勸以何不收納弟子，仍答云：「我自修行。」後年至八旬，一日，臥室門久不啟，眾知有異，開門視之，已端坐圓寂矣。留一偈於 紙云：「既云做和尚，四大皆空相。一物一事不能空，此心依舊多魔障。」

闊禪言椽子先爛

光緒初，有闊禪和尚者，卓錫於揚州青蓮巷某庵，百餘歲矣，望之如六十許人。平時一意坐禪。自言昔居終南山，山之峭壁有寺，不知何時所建，頹廢久矣，佛像猶存。每晨往，輒見有香一枚插石爐中，訝之。一夕，乘月明，攀葛而往。夜半，有草衣葛屨者攜燈來，就爐燃香禮佛訖，因起與問訊，時攜壺茗，即以一杯奉之，草衣人亦舉手為禮，復挈燈自西山叢樹間去。明日再往，又遇之，乃以壺茗相報，飲之，甚清芳。與之語，不甚酬答，顧舉止似有道者，燈影明滅，又從榛莽中沒，其行甚速，後不復見。又數年，闊禪居高郵某寺，人問以事，答曰：「出頭椽子先爛。」三問三答，皆如是，人不詳其恉也。

珠明寺和尚之癡

光緒時，蘇州珠明寺有癡和尚者，蓬頭垢面，嬉笑無度，其狀類癡，人因以號之。常數日不食，或一日而食數日之食。冬夏衣一短布衲，不易亦不敝。畜一黑犬，跬步不離。晨必出城，登楓橋，向西方呼吸，良久而返。市中果餌鮭菜，任意攫食。食畢，納其餘於袖。凡經其攫食者，是日利市三倍，故人皆樂之，不責直，和尚亦從不予直也。若強之食，則必如直而償。或卻之，則投其錢而去。好與兒童嬉，袖中物輒分給之，亦有索之而不與者，莫測其意也。

一日，至日昃不起，寺僧異之，窺其戶，異香滿室，入視，則圓寂矣。舁之，輕如蟬翼。其所畜黑犬尋亦死。

慧辨為老法師

天台僧慧辨者，人皆呼為老法師，相傳生於元末，五六百歲人也。終日面壁臥，不食不飲，冬夏一單布襖，不易亦不垢。有客至，願見者，有僧為之通報，老法師謂可見，則引入。客揖之，老法師亦和南，無多談，但示一二隱語，初不解所謂，至後始驗。貌如六七十歲，問其壽，亦不答，但云門前柏樹，為幼年所植。樹奇古，龍鱗斑駁，兩人圍之不能盡，則其年可想矣。

粵寇擾浙後，東南幾無完土，而天台山獨無恙，各廟及茅篷僧眾，約有五百餘人，漸至乏食，眾議若下山募化，恐攖鋒刃，否則餓且死，不知所從，謀請老法師度之。於是眾跪牀下問計，老法師起立曰：「勿急，汝等尚有三日糧，至四日，自有施主至，可靜待之。」眾知其能前知也，皆大歡喜，各散。某鄉巨室張某之太夫人素好佛，夜夢金身羅漢向化糧米，問在何處，曰：「天台山。」驚醒，開目猶見金光一閃。因念山僧甚眾，今四野有烽煙，必大困乏，亟輦運米三百石濟之。適糧盡，眾大悅，知其能化身為菩薩也。有疾病者問吉凶，仍掉首不答。光緒戊寅秋，忽飲水數斗，端坐合掌，玉柱下垂，示寂而去。

寺僧為浪蕩子所詈

杭有浪蕩子二人，一日，約諸友游三潭印月。其地故有一寺，沙彌進茶、藕粉、果盒。眾啖畢，擲錢桌上去。沙彌收盒碗，嫌錢少，亟出索增，乃隨意與若干。沙彌曰：「照例，茶每碗當若干，藕粉每碗應若干，果盒又須若干，須照付。」諸人不與。沙彌乃邀數僧出，爭索再四，且曰：「寺鄰有彭大人與吾方丈至好，不愁汝等狡賴。」彭大人者，彭剛直也，居退省庵，與寺鄰。眾聞言，不答逕去。逾數日，忽有二人衣飾華麗，棹小舟至，便入客座。其一人踞坐炕床，若貴介狀，其一若僕人，侍側裝水煙。寺僧等覘知其狀，亟出珍食為獻，客忽睨僕言曰：「鳳林寺，大寺也，吾捐銀四百圓，似太寒儉。」僧聞言，潛去。頃之，主僧來，修禮甚恭，因持緣簿前曰：「請大檀越發婆心施舍。」客睨僕曰：「亦四百圓，何如？」僕微頷之。客乃大書於簿，謂僧曰：「吾頃以小舟來，大船艤湖心亭，能隨我往取乎？」僧欣然隨往，至則不見大船。客請與同登岸，忽出不意，按其首納置便桶中，大聲問曰：「彭宮保與汝至好，汝何不請其來救？」語畢，急棹舟去。僧頭面盡溺，立湖心亭旁，狂呼久之，始有一瓜皮艇過，呼載回寺。詰僧眾，始知此二人即前浪蕩子也。

寺僧為屠某所愚

有士人屠某者，嘗寄居武昌某寺，其齋窗俯臨山下。嘗以小故恨僧。一日，武昌守之眷屬遊寺，僧出迎如儀。不意官眷怒，揮令去，僧罔測所以。翌日，守即囑江夏縣逐僧，僧踉蹌出。後乃知實屠瞰知官眷將至，乃戴僧帽探首窗外，作諸般佻達狀，將近則去，官眷疑即僧所為，故怒，歸愬之守，致被逐也。屠後為江西知縣。

西蜀國添一如來

長沙東安寺有僧死，眾僧倩某名士為一輓聯，某提筆書之曰：「東安寺死個和尚。」眾僧譁曰：「死一和尚，誰不知，而煩君呶呶耶？」某曰：「何必急急，且看下聯便知。」因續書曰：「西蜀國添一如來。」眾僧始欣呼而退。

專西為赤腳活佛

專西，名授心，俗姓毛氏，浙東人。生而茹素，不食葷乳。長而厭惡塵勞，立志出家。年十八，投其邑之城西小靈山戒庵德祖座下披薙，未及受具，德祖疾篤。專西思佛教鴻闡，端賴斯人，我生如朝露，命何足惜。是夜，以檀湯澡浴於三寶龍天前，焚香哀禱，旋至

寢室，剖腹割肝，將以調藥而救德祖。痛眩仆地，移時始蘇，匍匐至床，東方已白矣。時長慶靜安和尚為小師，專西命之調藥，即驚告德祖，遂不果服。德祖乃召之前而撫慰曰：「子雖勇於孝慈，終非比丘正行。況余自知時至，觀念無生，生本無生，何有諸滅，斯皆子妄想之所為。惟念子之誠，且為子留數月耳。」及專西至小明因永智發祖座下受具歸，甫一月，德祖已告寂矣。

專西誠孝出於天性，悲慟逾恆。既為德祖經理喪葬而畢事，未幾，即以院事交其法弟蓮塘，而自出外參學，行頭陀行。冬夏一衲，赤足露頂，堅持戒行，專心淨土。其於禪淨不二之奧，洞徹玄妙，故海內諸善知識無不接許，世所稱為赤腳活佛者是也。

光緒辛巳秋，專西罷參，歸小靈山。時值亢旱，四鄉之民方皇皇求雨，縣令孫某憂之，朝夕祈禱而未有效。專西以慈悲內熏，直謁孫，慰令毋憂，以祈雨自任。翌日，攜缽至寒坑求雨，取得一物，狀如守宮，較長數寸，反小靈山，立壇持咒，禮拜六時，第三日寅刻即雨，頃刻復霽。孫遣李肖岩諸人往，求其再禱，專西曰：「不勞諸公憂念，衲以明日為限，當大致甘霖。」是夜，專西苦切懇求，終宵頂禮，翌日午後，果大雨若注，郊原水足。孫及諸縉紳上山謝雨，執弟子禮甚恭，並手書「缽龍降澤」四字以頌之，專西亦默默無笑容。孫歎曰：「今而後知僧德淵玄，不可思議及之也。」忻然而歸。自後，無論士夫男女，咸以參謁慈顏，聞一善語為幸。專西亦以斯為導善化惡之因緣，有求皆說，咸使歡喜。

專西以少年苦行過度，早見衰頹，因於壬午冬閉關一室，謝絕眾緣，二時功課外，日策彌陀聖號十萬，《大悲心咒》百八遍，觀音、勢至二菩薩名各千聲，本師教主及西方三聖各三十拜，晝夜行道，寒暑無間。並於關中飼養貓犬各一，日為皈依說戒，貓不捕鼠，犬不穢食。迨三週而功圓，遂於乙酉秋九月十九大士成道日出關，四眾歡迎，蹌蹌濟濟，道德榮譽，斯為極矣。惟電光易逝，月不常圓，十一月初，即示疾。薄痢數日而癒，惟肢體疲頹，反覺沉重。諸僧侍護，不之許，曰：「出家人各有功課，切勿彼此相悞。若果時至，自當喚汝。」迄月之二十六日戌時，喚徒孫等近榻，曰：「吾今宵西方去也，速備香湯來。」沐浴已，淨髮更衣，跏趺一榻，自舉讚禮西方讚，囑諸僧和之，金石之聲，不減常日。讚畢，諷偈唸佛，至百十句，聲漸低下，忽舉首曰：「吾去矣，汝等珍重。」昂然稱佛一聲，聲振窗屋，泊然而逝。其關中所畜之貓犬，入夜亦化去，人皆謂其隨之往矣。當時合邑緇風為之一變。專西德臘五十有八，戒夏三十有九，塔於龍山石人峰下。

三喇嘛通俄

三喇嘛者，在東蒙諸旗極驕貴，東郭羅斯王為其義兄弟，王子為其義子。王之立，不以正，三喇嘛有力焉，遂干預其事。時俄人初營

東清鐵路，三喇嘛與周冕通，先以地押與俄人，已而逐為俄人得，故三喇嘛甚富。偶 游俄妓家，輒以人挾俄帖往。時程德全方為黑撫，欲殺之。三喇嘛與京朝貴人多往來，程無如何。後檄令赴質哈爾濱，中俄官會審，三喇嘛雖不通漢文，而漢語甚 善，辯論滔滔，問官竟不能屈之。

海月寬裕願持之漁色

江蘇通州治之南，有紫琅山焉。山僧世奉泗洲大聖，靈著江淮間，春秋佳日，士女之入山頂禮者，實繁有徒，歲獲香火錢殆逾萬金，為眾頭陀所朋分，其寺之富，遂冠絕一時矣。山僧舊有七房，房各十數人。僧平時既不理經誦佛，惟更番供奉香火，往來近村人家，或搆香巢，或設煙窟，村婦以僧富，亦多方媚之。

僧之豔福最著者，首為海月，又名之為百鍊金剛。次為寬裕，近山村婦與之結識者，凡十二人。再次為願持。皆以漁色聞於光緒時。

願持有山田一方，在舊蒲塘。田為尹某承佃，願持歲往徵租。尹有女一，貌頗可人。願持涎之甚，因乘收租之便，而與之暗結不解緣。女亦鍾情人，每於夏日，託 名禮佛，必登山問訊一次，亦視以為例。一日，女至山，願持他往。寬裕見之，強曳至佛牀，傚海和尚與潘巧雲故事。迨願持歸，見女鬢釵亂蓬，心知有異，質之 女，女堅不承。願持乃以西瓜進，女食之，腹陡痛，歸未數日，香魂一縷，果作九天仙女去矣。願持悔無以報，乃倩寬裕往蒲料理，允女母以歲免租金，更益以香火 錢，以為母贍養費，女母不得已而允之。

越岸自淨為僧

蘇州閶門外社壇之東，有寶蓮寺，古剎也。光緒某年，有越岸者，止其地，寺遂大興。越岸，名靜海，浙江太平人，俗姓朱。父子榮，母氏盧，生二子，越岸其次也。少孤，伯父某為闤闠中人，稍有資，無子，欲以越岸為嗣，命理 其業。居肆，鬱鬱不樂，一日，讀《三國志演義》忽大感悟，以為人才如諸葛、關、張，可謂第一輩流矣，然皆功未成而身先死。吾輩仰希古人，千萬不及一，而欲於世立功名，不亦難哉。一念之頃，悟出世因，遂欲投身浮屠。母不之許，乃私禱於佛曰：「沈淪五濁，非智也；逃母出家，非孝也。以是二難，計將安出？」虔禱 累月，夜夢老人手刳外腎，現象相示，頓悟。詰朝欲試之，手戰而止。次夜，復夢如初，意遂決，持纖刀試之，砉然自解，殊無痛楚。逾月，創合，白母。母大駭，曰：「初止汝者，將望汝成人也，今既自淨，安用汝！行矣，勉之！」

於是越岸往禮大台濟舟大師，披雜為沙彌，其年十有八也。越三年，受戒於國清 寺，遂住禪堂，參究性理。又得蓮舟大師指示，其道益明。年三十三，聞蘇州靈鷲寺講經，杖錫以往。寶蓮寺住持能詮遇之，與語，相洽，欲延入己寺，不允，逕至 木瀆鎮，閉關山居，足不入市者三載。無何，能詮西逝，訃書敦促，諸剎尊宿復強之行，乃遂主寶蓮丈席焉。

初，寺遭兵燹，僅存遺址。能詮興建地 藏、觀音二殿，越岸繼其後，勤修佛事，內明理觀，苦行過人，檀那信悅，隨喜布施。癸巳，入閩採木，徧歷巖穴，得材無算，關梁節節，備受艱阻。乃親叩關督，牒求免稅，挫折萬狀，久請得許，千尋巨木，沿流東下，順行無阻。以至誠得佛力，故佛齋殿舍，次第落成，規制崇閎，巋然巨剎。兩興戒壇，高德來會，禪規戒 律，為吳中首。道果成就，竟於壬寅六月之望圓寂。

越岸嘗於先數月，夢一世界，淨如琉璃，身處其中，光明無量。自知不久人世，嘗舉以語其弟子。 示寂之頃，趺坐禪牀，集著四眾，為說涅槃，復與眾訣曰：「一超直入，決定往生，勉旃同學，努力精進！」言訖，誦佛而逝。距生於道光庚子正月十日，世壽六十 有三，僧臘四十有五，其戒年，其法紀，則皆未之悉。

越岸狀貌奇偉，聲出丹田，日誦《法華經》七卷，歷三十年不稍懈，並能研求宋儒語錄。嘗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見之者，蓋見性也；不知者，蓋不知復性也。」又曰：「《中庸》首章言道極深，首言戒慎恐懼，次言喜怒哀樂之未發，竿頭日上，進益加密，惜今世讀者不知體驗耳。」其言粹然，深入至理，蓋以釋而通儒也。

僧有不壞肉身

不壞肉身者，凡佛教中菩薩、羅漢、聲聞以及高僧皆有之。乃由禪定之功，或戒行之力，自然不壞，不藉他力而為之。此無價值之可言，乃無上之珍，國家之寶也。

河南祥符、中牟間，有水月庵高衲淡如者，俗姓平，年八十五而示寂。先一日，囑其徒曰：「吾死，當歸骨於庵，俟三歲後發之，如體已敗，焚之可也，否則必有 為吾更衣者至，汝識之。」其徒孫寂鳳，亦浮屠之有行者，奉其遺教，如期發龕，則淡如端坐於內，衣化塵飛，撫其體，堅過鐵石，扣之，鏗鏗有聲。遠近觀者雲 集，中牟令韓某亦至，愕然曰：「師昨入吾夢，乞吾銀五兩有奇，為一衲，其將欲飾金以示不壞之身乎？」隨召匠來，問其所需，果符夢中所乞之數。後金像即奉於 龕，士女焚禮不絕。有一營卒心疑其偽，潛以刃刺其臂，血縷縷湧出。營卒大懼，投地懺服，急以金塗所刺處，刃口終不可合。庵僧因加扃鍵，遇心意虔誠者，始為 之啟

觀。

江蘇興化縣南門外圓通庵，有濟生和尚肉身在焉。濟生於明末，出家京都萬壽賢良寺，賜紫沙門弘量廣禪師為之剃度。而天性純厚，露頂赤 足，日念阿彌陀佛號十萬聲無間斷。康熙某年，示寂於草屋，三年之久，人無知者。其徒雲峰大師雲游歸來，始覓得，見其趺坐如生，遂與其地信士集資裝金以供奉 之。

安徽銅陵縣大通和悅洲蓮花寺，有德風和尚肉身。德風為穎州某氏子，以朝禮九華，經和悅洲，為眾士紳留居於洲上之財神廟。德風以其地為朝九華必經之地，因改為蓮花寺，接眾掛單，自此道風遠播。於光緒壬午圓寂。十年，開缸視之，爪長髮生，面貌如故，洲人乃為裝金供奉於寺。

浙江普陀山獅子洞，有仁光上人肉身在焉。仁光為建德李氏子，早喪父母，自幼茹素念佛，捨家作觀音堂。晚年，忽悟人生之若夢，至普陀山獅子洞落髮，虔修梵 行，科頭赤腳，髮結如角，二十年未出洞門。每仰天禱曰：「願速成菩提，永遠護持觀世音菩薩道場。」光緒戊申八月十五日示寂，世壽八十九歲，僧臘二十餘年。死時，諭其徒曰：「吾當禪坐缸中，三年後可開視，無煩汝等募化，吾自裝金。」又言如何創造，如何佈置之法。囑畢，合掌瞑目，念佛而逝。

他如九華山地藏菩薩肉身，尚在塔內。又九華有百歲宮者，以有百歲老僧肉身坐化，故名。其肉身之一手，高舉齊眉者，則以某年化城寺起火時，此手忽舉起作遙望之狀，而火即旋滅，手則年久如故矣。

六安歷參知識

傳臨濟正宗之第四十三世江天堂上者，名密傳，字常浮，號六安，鄂人。生於道光丁未三月八日，英姿奇偉，初懷大志。時值粵寇難作，轉徙邗溝，投臥佛寺薙 染。既於海陵光孝受具足戒，遂徧謁名山，歷參知識，叩究向上大事。已悟心空，未踐實地，聞金山觀公鍵椎峻厲，龍象雲從，遂往依焉。

一日，六安 侍立次，忽有僧問：「十方無壁落，四百亦無門時，如何？」觀公即震聲大喝，六安因而契證，群疑盡釋，遂授記為法王子。厥後，大定和尚以疾退居，即推六安主 講席。上堂拈香畢，曰：「三藏教典，八千煩惱，諸佛常談，眾生妙用，猶未是楞伽心印在。」如何是楞伽心印？良久云：「妙高臺上月，圓照寺藏山，第一中泠 水，源通末後關，臺上月且置。」又如何是中泠水源通末後關？乃以杖畫一圓相曰：「請諸上座隨山僧歸丈室，飲普茶去。」時大徹堂年久朽漏，每風雨，濕侵禪 榻，乃矢願募建，六載

功成，因勞致疾，逐退養於五峰。

朗然有焚身救世之念

朗然，名常慧，霍山人，出家於青陽九華山 淨度寺。光緒乙亥冬，在本山甘露寺受戒。辛卯四月初九日，至常州天寧寺，進念佛堂，歸心淨土，刻苦精勤，十五年如一日。後因年高不能隨眾入堂，遷居寺後之 普同塔院，仍一意苦行。寺中時有閉關精修之僧，朗然發願為護關僧者，亦多期，日誦《法華經》。知藥王有焚身之事，遂時以焚身救世語人。

寄禪作偈示僧眾

寄禪上人，法名敬安，自號八指頭陀，唐貫休之流。鄭蘇堪方伯詩所謂「雄據天童勝」，以詩作佛事者也。宣統己酉結冬日，嘗作偈示僧眾一首云：「空山寂歷孰相尋，枯木龍吟絕賞音。【自注：枯木裏龍吟，禪語也。】開盡寒花飛盡葉，孤峰迥迥是吾心。」

白菩薩

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之女弟子，俗稱為白菩薩。

德隱以破家為尼

德隱，姓趙，原名昭，字子慧，吳縣隱士宦光女，平湖馬班室。精墨翰，能詩文，好葛衫椎髻，不屑世俗裝。會馬氏丁難破家，遂更名入空門為尼。

無垢焚修於鴻寶堂

通州孫安石家本饒裕，以不善持籌，遂中落。妻陳潔，字石香，能詩。安石以其無子，不相得，遂挈妾婢異居。潔乃歸母家，久之落髮，改名無垢，即居於其祖舊業之所謂鴻寶堂者以事焚修，然不廢吟詠。晚年益貧病，輒數月不起。一日起，覆水窗前，墜樓而死。

自悟大師為尚可喜女

羊城天井岡有檀度庵，尼所居，平南王尚可喜為其第十三女所建

也。女生而明慧，稍知書，識人事，即病其父之降平朝，日夕扱裂裟，茹素禮佛，不語人間事。可喜不能奪，為選民間女子數人充侍者，建庵居之。奏諸朝，賜號自悟大師，粵人群稱之曰王姑。乾隆時，樊上舍封謁庵，以詩弔之云：「一串牟尼出火坑，庸中佼佼鐵錚錚。蒲團不墮紅羊劫，笑彼飄霖孔四貞。」四貞，為定南王孔有德女，於姑為甥舅行，適孫延齡。康熙初，延齡為吳三桂所殺，由滇遁歸京師者也。

宋荔裳女少寡為尼

查慎行《敬業堂集》詩有《中山尼》一首，為萊陽宋荔裳按察琬之女而作。女以滇亂，與父相失，由少寡而為尼，由為尼而被掠，由被掠而漂流，遂無底止。其為尼在滇亂之時，被掠在滇平以後也。

王二祝髮為尼

王二，本女子，順天東安人。年十八，父母攜之入京，易男子衣冠，鬻於廂白旗德住家為奴。康熙甲寅，黔、滇亂，德住南征，挈之往，盡瘁服勞，周旋戎馬之間，凡七載，德住愛其勤。辛酉，滇南平，凱旋，次江黃，而王二病，延醫弗瘳。一夕，氣垂絕，主人為市棺，易其衣，乃知為處子也。眾皆色駭然，相與嗟泣。比雞鳴復甦，治之，病愈。王知跡已露，請為尼，主人許之。滿兵在楚者數萬，聞之，皆傳為美談，為醵金作佛事。祝髮之日，送者如雲。

吸鴉片煙始於尼

鴉片之入我國也，殆百餘年，流毒徧各省。其吸食之始，則肇端於乾隆時粵東之富婦。婦年少喪夫，因出家為尼，其母家為築庵以居之。鬱鬱數十年，漸得癱瘓之疾，兩腿木強，不能起坐。母家憫其孤苦，乃多方以娛之。家故世族，親交多豪富，時各遺以珍玩。有某者，為十三行富商之一，贈以西人手執竹製油棍一枝，花露水一瓶，跳舞會所用燈一具，又鴉片膏一器，乃彼時用以為藥者。尼以無事故，常燃燈帳中。偶拔簪挑鴉片膏，置燈火上，輒發泡甚大。尼見其可喜，因常燃之以為玩。一日，偶取瓶棍玩弄，忽誤將棍末插瓶中，輒執棍挑瓶搖之，以為戲。不意瓶觸木，適穿一孔，因燒鴉片膏塗穿處，忽聞香氣刺鼻。戲就燈，以吸旱煙法吸之，則煙入腹中，異常舒泰。吸竟，欲稍轉側，則兩腿忽如常，遂矍然起坐，前患灑然若失。次日病如故，又試吸之，則立時能起，乃遂日日吸之。且出詣戚里，咸訝其病愈之奇，詢其故，以實對，人怪之。戚里中有病氣喘者，發肝氣者，胃脘痛者，試仿服之，無不立愈，於是人知鴉片作藥之靈效，而普徧於天下矣。或曰，初時煙之迷性最重，今漸減，我國自種者則尤減。我國自種之白花者，約得迷性百

分中七分，雜色花則十五分，印度及英、法等處煙，乃全二十五分。

智參率婢為尼

鳳凰廳太平庵尼智參，黔人，俗姓鍾氏，贈中丞傅鼐家之女侍也。中丞有女，適長州徐止峰，鍾媵焉。傅孺人無子，止峰因納鍾為簉室。翁姥孺人先後卒，鍾侍疾 持喪，盡力盡禮。止峰以候補縣丞隨中丞平苗疆，勞績甚著，授陽崖門丞，兼管屯務。嘉慶丁丑，積勞至疾，疾亟，語鍾曰：「吾無子，汝少而孀，能死，死之，否 則以牀頭金為歸籍資。」鍾大慟，諾以身殉。及止峰卒，出殯日，鍾盛妝就縊。有趙雨甸者，傅之戚也，破扉入，探之，氣絕矣。繞項帶深入分許，結甚牢。趙操刃 斷之，帶斷，膚為之裂。俄而氣大喘，良久始甦，瞠目長號，顧趙曰：「公誤我矣。」趙屬婢嫗嚴伺之。鍾乘間截約指金吞之，不死；又碎二玉環，吞之亦不死。計 窮，泣曰：「不能踐諾，事主人卞地下，天厄之也。然終不可以苟生。」遂翛然有出家念。逾三年，製奩具，嫁孺人所出女，曰：「吾事畢矣。」族子某為止峰後， 不以庶母事鍾。鍾度不能相容，一日，集止峰戚友，哭拜靈座前，操剪髡其髮，雲髻委地，簪飾宛然。形既毀，念益決。

太平庵有老尼，鍾素識也，即 日詣庵，師事之。為披剃，具戒律，名之曰智參。智參既為尼，所後子畏人言，至庵，強之歸。智參曰：「我非汝家人矣。」峻絕之。長齋奉佛，誦經梵數千言，出 橐金新其庵，並置香火產，像設之陊剝者，重塑焉。止峰有惠於鳳人，鳳人思之，為祔主於中丞祠。值春秋祀，智參必具麥飯、楮鏹親奠之。黃虎癡廣文本驥與止峰 舊好，客鳳時，聞智參名，造庵訪之。未及遇，留詩於壁。智參感焉，屬趙代謝。趙因述詩所未及事，並出止峰所遺冷金牋，屬為補書，藏之法林，以傳久遠。

初，智參入庵，挾婢以自隨。婢感其義烈，願終身事之，亦披剃為弟子，曰心道。

張蠻子妻為尼

張蠻子，清水人也，以力聞，武斷鄉曲，行於道，人皆望而避之，故呼曰蠻子。邑有富人，建樓當通衢，蠻子醉而與人鬬，數人不能解也。富人有女新寡，見而悅 之，以告父母，願嫁焉。其父母不可，女懟不食，乃使人往通辭。蠻子以為侮己也，奪拳欲毆之。力白非誑，則笑曰：「為我報翁，誤矣。天下安有婿我者？翁異日 悔之，將無及。」媒以言報命，女曰：「彼為斯言，此其所以豪也，必嫁之。」翁不能止，遂成婚，夫婦甚相浹也。女奩資贏千金，奩田亦數百畝，張則貨之鬻之， 一歲去其半，女無怨言，翁家皆怪

之。三年而亦貧，翁家皆咎女，莫肯助，女亦个恨。一日，女歸寧，聞張殺人於野，握其元，自首於令。死者縣令子也，令大痛憤，方欲嚴訊之，則張已仰藥而來，至案前，寘元於案，咆哮大罵，有若狂易，數十人不能制。須臾，撲地流血死。

先是，女前夫為諸生，有文名。嘗眷一妓，令子爭之不得，乃佯交歡而陰毒焉。生故坦率，不之疑，夜飲歸，覺有物格閡胸次者，遂成病，年餘浸劇。臨沒，以告其妻。時令方為省中大吏所器重，度不能訟其子，乃囑為陰圖之，勿聲張也。女歸，見父母皆懦無能為，隱不復言，乃委身於張以求逞。張至死不肯言。女殯殮張訖，始作書以顛末告父母，遂削髮於南 山尼庵，曰：「孽障懺除未盡，不敢死。」乃劃面毀容，終身不見人。迄九十，乃死，蓋六十餘年如一日也。

月桂棄妓為尼

月桂者，欒城妓也。家貧，父母強使為之，而非其志。燕趙妓多奔走逆旅，媚過客，桂獨否。蜀人劉斗山明經曾詣之，欣然延接，為竟夕談，如文士，如山人，斗 山甚異之。一日，有老尼踵其門，施以錢米，俱不受，願一見。既入，無寒暄語，輒大笑，而桂對之痛哭不已。尼曰：「無過悲。若不忘本來，某日吾遲汝於某 所。」桂唯唯。屆期，如尼言，至其處，果得一庵，桂入庵拜佛及尼。已而出剪刀自斷其髮，從之往者驚阻不及，勸之歸，不可，乃還告其父母。越日復往，則庵中 闃然，桂與尼俱杳矣。

小芬棄伶為尼

潮州普濟庵有尼曰妙姑，色相為南州百八十庵之冠。客之訪妙姑者無虛日，至則輒費 數十金，顧其對客殊落落。一日，某紳作功德於庵，夫人愛其豔慧，餽以玄絹，令時至其家，自是遂相往還。紳涎其美，強夫人女之，妙不可，而已為惡少所偵知，稍稍語曾至普濟庵者。妙聞之，蹙然曰：「生人竟無足與語情字者耶？人生何水與花之不若，而乃必以肌膚之欲為情耶？」遂不復應客。紳疑妙語為己設，迫夫人日 過庵。時潮守為湘人某，聆妙名，授意某令，使載之入署，謂果抗違者，將以祕密賣淫罪致之法。令受命往，妙語之曰：「夙慕太守，倘得入署作簽書婢，自當竭力 供職。但冀微服一顧，為庵留一佳話，則惟命是聽耳。」令告守，守欣然至，則紳已先在，相顧愕眙。妙命設齋，殷殷勸酌，又以雙玉斝進，曰：「公等盡此斝，俾 獻一言。」二人飲既，妙乃起而言曰：「某實雄而飾雌者。」守愕然顧紳，紳囁嚅曰：「果不得已，太尊當亦諒汝。」妙曰：「某亦知其必能也。」言次，自床頭出 像二，一錦衣玉帶，冶容修度，年十三四；一僧衣素履，髮半覆額。妙指錦衣者曰：「君記當時翠鳳班有小芬其人者乎？」又指僧衣者曰：「光緒庚

子，大子有北狩之難，伶人星散，小芬逐為沙彌矣。」繼又曰：「色欲為人所不免，今為尼者，欲以完吾操耳。不日將歸吳，求得一山塘佳人為拈花侶矣。所以告公等者，俾此事流播人間，將令天下後世人，知無處無色界，無處無情天，亦即無處無法門也。」守與紳惘然而別。翌日，即聞妙以嶽麓朝山去矣。

泰山有姑子

泰山姑子，著稱於同、光間。姑子者，尼也，亦天足，而好自修飾，冶游者爭趨之。頂禮泰山之人，下山時亦必一往，謂之開葷。蓋朝山時皆持齋，至此，則享山珍海錯之奉。客至，主庵之老尼先出，妙齡者以次入侍，酒闌，亦可擇一以下榻。光緒末葉，泰安令某飭役查禁，逐其人，使他徙，封其廬為橫舍。久之，學校亦廢，僅有一老尼蕭然獨處矣。

圓明寺尼有佛種子

圓明寺，女尼修行所也。有尼曰解無者，讀《楞嚴經》，見摩登伽以幻術攝阿難，曰：「彼娼妓者流，日日以皮肉作生涯，視金錢之有無為轉移，不論人格之高下，是謂之淫。否則從一而終，究無減於夫婦之道。」遂與某方丈大和尚相拚識，恆自稱為摩登伽，而以阿難呼和尚。日久，明珠暗孕，竟產一子，人戲稱之曰真佛種子。

江浙之尼

光、宣間，冶游好奇之士，輒嘖嘖稱江、浙尼庵，蓋於山東泰山尼庵之外，別樹一幟者也。

吳江震澤之女僧，妝束與蘇杭異，略如嘉興。雖亦號稱薙度，惟於頂心薙髮一團，而前後有髮覆於四周。其在後者，適與頸齊，自垂髫時至三十許，莫不如此。衣裙襟，固猶俗家裝束，緣飾甚華，惟襟領非圓而為直耳。至若葷素肴饌，亦有烹飪至精者，頗類吳中之船菜，一席之費，約四五金。以素餐言之。有以豆豉，麵筋幻成魚肉雞鴨形者，惟妙惟肖，味亦絕佳，香積風味，固著稱於世也。

盛澤一鎮以產綢著，介於江、浙之間，風俗淫靡。比邱尼著稱於時，名流宴會，輒假座禪宇，一席之費，恆數十金。蓋素饌甚精，其製素燕菜、素魚翅、素海參、素鴿蛋也，輒以嫩雞、火腿熬取清汁，而以形似之物投入其中，浸淫既久，肥膿鮮美，味遠勝於真者。蓋尼庵教育，梵唄而外，烹飪實為專科，固非五侯鯖中所得有此雋品也。

太湖廳所轄之洞庭山，亦屬吳縣。山分東西，皆有尼庵，東山尤夥。庵尼纏足梳髻，不御道服。

崑山風氣淳樸，無聲色之樂，而頗多尼庵。有一種不薙髮而裹足著裙者，亦有薙髮而善自修飾者，大都皆青年妙齡，丰姿楚楚，伊蒲之饌，無不精美。游人亦能設酌其中，但不及亂而已。光緒時，城中某庵之尼卻塵，神清骨秀，風雅宜人，某贈之以詩云：「閒叩禪關訪素娥，醮壇藥院覆松蘿。一庭薝蔔迎人落，滿壁圖書獻佛多。作賦我應慚宋玉，拈花卿合伴維摩。塵心到此都消盡，細味前緣總是魔。」某乃次其韻云：「舊傳奔月數嫦娥，今叩雲房鎖綠蘿。才調玄機應不讓，風懷孫綽覺偏多。誰參半分優婆塞，待悟三乘阿笈摩。何日伊蒲同設饌，清涼世界遣詩魔。」某和之云：「群花榜上笑痕多，梓里雲房此日過。君自憐才留好句，我曾擊節聽高歌。清陰遠託伽山竹，冷豔低牽茅屋蘿。點綴秋光籬下菊，盡將游思付禪魔。」卻塵善書，藏名人字畫甚富，有楊玉環手書金經一部，最珍重。後為匪騙去，遂致憤鬱以死。

無錫惠泉山風景絕佳，山麓多尼庵，庵舍精雅，其門題牓，或有或無，間有以某某山莊數字揭櫫於門楹者。庵尼多俗家裝束，無異句欄，舞衫歌扇，且亦纏足，肴饌精美，海陸紛陳，亦略似船菜也。惟至光緒末而盡矣。

杭州女尼，惟城外者率披薙。城中有木庵，屋宇宏深，結搆精雅，洞房曲室，有類迷樓。

嘉興女尼，自昔著稱，效摩登伽攝阿難故事者不少。元之慧秀，明之娟娘、惠容，皆以能詩善畫聞。五百年來，流風未沫。鴛鴦湖畔，禪宇頗多，禾俗七夕，煙雨樓游人，挾妓之外，有挈尼而游者。其著稱於城中者，曰觀音堂，曰送子庵。

烏程縣治之南潯鎮，多富室，有九牛、十二虎、百二十閹狗之諺，喻富人之多也。其致富者，或以貿絲，或以業鹺，有擁資逾千萬者。紈袴子弟，所恣為嬉游之地者，尼庵亦其一也。尼庵院宇深邃，陳設華麗。幼尼梳攏，須數千金，費亦鉅矣。名流雅集，飲博皆宜。善治饌，餅餌尤精美適口。若其酬應周至，即上海房老亦不及也。

雪水真人作諜

國初，南昌有雪水真人者，道士也，常弄玄虛惑人。大兵圍南昌日，明新建大學士姜曰廣守城，信雪水言，以為有天兵來助，禁城中飲酒殺生，而日久不出戰。及大兵增壘，攻益急，城中人始察知雪水為某官，偽託黃冠以偵諜軍情者，怒而尸裂之。然是時城已早破，曰廣亦已殉節，雖悔無及矣。

朱沖陽得詹真人法

道士朱太倥，字沖陽，崑山人。嘗主江都之瓊花觀，讀書好古，得詹真人法。笪在辛、諸乾乙樂與之遊，事之如師。問飛昇、黃白之術，即叱曰：「外道也。」

張斗庵得異人授大法

清陽子者，太倉道士張燦，字斗垣，又字斗庵。年甫十六，多病，感呂仙飛鸞顯化，授頤生術，遂霍然。因創太微仙院，徧延羽流。得異人授大法並金丹道，悉心修鍊，指揮風霆，策役神將，遠近奇之。

賀月軒澹泊寧靜

海鹽東嶽廟道士賀炳，字松庵，號月軒。本世家子弟，性超潔，隱於黃冠，能默相天下士，不屑與俗人交。居恆坐一小樓，日讀八大家古文數篇，手摹《黃庭》一二百字，澹泊寧靜，不求人知。客至，則淪茗焚香，以彈琴賦詩為樂。

郭去勝拂袖白雲

郭長彬，字去勝，平湖松塵山房道士也。母夢呂祖授桃，食之而生。年十三，從邑廟許自修為道士。及長，受穹窿施諒生正法，游句曲、龍虎山，得五雷法，歷著 奇驗。訪道名山，蹤跡徧天下。至京師，棲白鶴道院，院為邱長春蟬蛻之所。去勝起道場於院中，四十餘日將滿，忽易新衣巾，沐浴焚香，端坐而逝。拜者接踵，豫 親王親至瞻禮，為龕以葬之，題曰「拂袖白雲」，張文貞公玉書顏曰「長春接軌」，未幾，其弟子孫楚鶴迎龕南歸，啟之，顏色如生，乃葬之於松塵山房之後。

婁道人為真學道者

婁道人，名近垣，江西人。世宗召入京師，以光明殿居之。有妖人賈某為患，道人為設醮祈禱，祟立除。又於世宗前結幡招鶴，頗有左驗，特封為妙應真人。

道人不喜言煉炁修真之法，謂此皆妄人借以謀生，焉有真仙肯向紅塵中度世耶。恭親王延至邸，叩養生術，道人曰：「王錦衣玉食，

即真神仙中人。」時席上有燒 豬，道人因笑曰：「今日食燒豬，即絕好養生術，又奚必外求哉！」王深服其言，曰：「婁公為真學道者，始能見及此。」後道人年九十餘始逝。

李不器狂妄不法

康、雍間，陝西有道士李不器者，狂妄不法。至雍正戊申十二月初十日，遂奉世宗嚴詔逮捕，諭云：「據將軍常色禮奏，道士李不器揭報岳鍾琪謀反，甚為荒謬。 李不器向因隆科多薦，在內廷行走。仁皇帝廣大包涵，如喇嘛、西洋人及僧道等類，畜養甚多，其中不肖之人，借供奉名色，在外招搖，而李不器尤為狂妄。至仁皇 帝賓天，朕以李本籍陝西，發回原籍，交年羹堯拘管。詎年將伊送往終南山內，厚加供養。李不器怙惡不悛，肆為大言，且捏造朕旨，有『只要他在，不要他壞』之 語。今春朕問岳鍾琪，鍾琪奏稱李在陝，每年供給，在通省存公銀兩內支給。朕批諭此事當日外結，甚為錯誤。李為有罪之人，留其性命，已屬寬典，烏可厚待。隨 令岳鍾琪將伊看守。詎李因此懷恨，造為無根之語，深可痛恨。常色禮容此奉旨拘禁之人，逃入將軍署內，並令乘轎轅門，駭人觀聽。常色禮甚屬無知，著巡撫西琳 將李不器嚴加刑訊。」

金丹書受五雷正法

海鹽三元廟道士金鼎，字丹書。工詩善畫，兼精八法，力持戒行。嘗與其邑清風涇之婁真人同游龍虎山上清宮，受五雷正法。

陸濟蒼受五雷正法

自號松間道人之平湖松塵山房道士，為陸微，字濟蒼。少受五雷正法，精符籙，善治鬼魅。邑宰延禱晴雨，無不立應。性好靜，鶴涇晝閒，洞門夜閉，焚香步虛之暇，時撫瑤琴，鼓一曲，聞之者，令人作天際真人想。

張太虛、王定乾為高宗所逐

世宗慈悲覺世，喜召見僧衲。復因久聞外間有爐火修鍊之說，欲觀其術，乃召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使居西苑。及高宗踐阼，始驅逐回籍。

沈雙橋有出塵志

乾隆時，杭州吳山文昌廟有道士沈仁安者，字紉一，號雙橋，白門人。幼而聰明，超然有出塵之想，遂至吳山清秀房，受業於王克新。讀書穎悟，間為韻語，輒工，尤善鼓琴。歲壬午，翠華幸浙，仁安跪迎於嘉禾水次，因倩朱笠亭為之圖，沈文慤公德潛，錢文端公陳群，齊次風侍郎召南，傅玉氏，皆題詩紀之。

王野鶴所居幽潔

王聰，字王笈，號野鶴，結茅於天津三汊河之香林院。所居幽潔，老樹古藤，奇花異石，錯置庭戶。與張帆齋、龍東溟、周月東諸名士相過從，廊廡戶壁，所粘詩箋無隙地。

喬道人言兵家事

乾隆庚戌、辛亥間，有喬道人者，自陝至京師。貌臞，身如鶴立，面微紅，自云數百歲，曾經明末鼎革事。與孫百谷、周忠武交，言皆妄誕，而談兵家事，歷歷如 繪。或言其為年羹堯潰卒，曾經青海戰事，故所言了了，然無左證也。漕督李奕疇崇奉之。喬居一小庵，飲啖如常，毫無他異。嘉慶壬戌五月，卒於旅邸。

道士論自度法

粵東有鉅商，喜學仙，招納方士數十人，轉相神聖，皆曰沖舉可坐致，所費不資，然亦時時有小驗，故信之益篤。一日，有道士來訪，敝衣破笠，而神意落落，如 獨鶴孤松。與之言，微妙玄遠，多出意表。試其法，則驅役鬼神，呼召風雨，如操券也；松鱸台菌，吳橙閩荔，如取攜也；星娥琴竽，玉女歌舞，如僕隸也。握其 符，十洲三島可以夢遊。出粟顆之丹，點瓦石為黃金，百鍊不耗，商大駭服。

諸方士自顧不及，亦稽首稱聖師，皆願為弟子，求傳道。道士曰：「然，擇日設壇，當一一授汝。」至期，道士登座，眾拜訖。道士問：「爾輩何求？」曰：「求仙。」問：「何以求諸我？」曰：「如是靈異，非真仙而何？」道士軒渠良 久，曰：「此術也，非道也。夫道者，沖漠自然，與元氣為一，烏有如是種種哉！蓋三教之放失久矣，儒之本旨，明體達用而已，文章記誦，非也，談天說性，亦非 也。佛之本旨，無生無滅而已，布施供養，非也；機鋒語錄，亦非也。道之本旨，清凈沖虛而已，章咒符籙，非也；鑪火服餌，亦非也。爾所見種種，是皆章咒符籙 事，去爐火服餌，尚隔幾塵，況長生乎！然無所徵驗，遽斥其非，爾必謂譽其所能而毀其所不能，徒大言耳。今示以種種能為，而告以種種不可為，爾庶幾知返乎？ 儒家、釋家大偽日增，門徑各別，可勿與辯也。吾疾夫道家

之滋偽，故因汝好道，姑一正之。」因指諸方士曰：「爾之个食，辟穀丸也；爾之前知，桃偶人也；爾之燒丹，房中藥也；爾之點金，縮銀法也；爾之入冥，茉莉根也；爾之召仙，攝靈鬼也；爾之返魂，役狐魅也；爾之搬運，五鬼術也；爾之辟兵，鐵布衫也；爾之飛躍，鹿轤蹻也。名曰道流，皆妖人耳。不速解散，雷部且至矣。」振衣欲起。眾牽衣叩額曰：「下士沈迷，已知其罪，幸逢仙駕，是亦前緣，忍不一度脫乎？」道士卻坐，乃顧商曰：「爾曾聞笙歌錦繡之中，有一人揮手飛昇者乎？」顧諸方士曰：「爾曾聞炫術鬻財之輩，有一人脫屣羽化者乎？夫修道者，須謝絕萬緣，堅持一念，使此心寂寂如死而後可不死，使此氣緜緜不停而後可長停，然亦非枯坐事也。仙有仙骨，亦有仙緣。骨非藥物所能換，緣亦非情好所能結。必積功累德而後列名於仙籍，仙骨以生。仙骨既成，真靈自爾感通，仙緣乃湊。此在爾輩之自度，仙家安有度人法乎！」因索紙大書十六字曰：「內絕世緣，外積陰騭。無怪無奇，是真祕密。」投筆於案，聲如霹靂，則已失所在矣。

高雲谿交通宮禁

京華僧道多交接王公，出入宮掖，以故聲價至高。白雲觀方丈高雲谿，名峒元，名動公卿，勢傾一時。有識其身世者，謂為山左之任城人，幼綦貧，為商店傭，以失金宵遁，入城西呂仙廟為道士。店主追之急，乃東奔至某邑白雲岩，栖止數年，乃入京師白雲觀，未久而為方丈矣。

雲谿嘗交通宮禁，與總管太監李蓮英結異姓兄弟，進神仙之術於孝欽后。孝欽信之，命為總道教司，賣官鬻爵之事，時介紹之。於是達官貴人之妻妾子女，皆寄名為義女。

謝寶勝嘗為道士

謝寶勝，安徽人。以武生從征關隴，為左文襄公所識拔，積功至偏裨，隸宋慶、馬玉崑部下。光緒甲午中日之役，轉戰遼瀋，屢瀕於危。事平，以撤勇事，致所部譁譟，玉崑譴責之。寶勝謂咎不在己，恚怒，盡焚其衣冠及所得獎札，入某寺，投身為道士，人咸稱之曰謝老道。既而復出督軍，遂至河南，旋任巡防營分統，駐軍嵩、洛、陝、汝間。汴撫林紹年、吳重熹賞其廉勇，先後列保，遂於宣統己酉擢河北鎮總兵。

女冠廣真為朝士所師事母事

都門之三閘，雖在軟紅塵中，饒有水鄉風趣，每值春光明媚，游女如雲。其地有靈官廟，香火稱盛。道光時，住持女冠廣真者，姿首

修嫮，幽扃梵唄，徒侶暴繁。其 居室則繡幙文茵，躬極侈麗。往還多達官貴人，而莊王與貝子容某過從尤密，物議頗滋。往往鉅公宅眷，入廟燒香，輒留飫香積，羅列珍羞，咄嗟而辦。尤奇者，其 酒易醉，醉必有夢。廟中器具，率為貝子所捨，相傳有榻名幻仙，機括靈捷殆出鬼工，則醉者憩焉，事祕，弗可得而詳也。廣真又交通聲氣，賄結權要，朝士熱中干 進者，日奔走其門，冀繫援致通顯，或師事母事之，勿恤也。

御史馮某久困烏臺，亦竭蹶措資，屬廣真為之道地。某日通謁，適廣真以事它出，二徒留 馮飯，意殊慇懃。酒數行，其一忽愀然言曰：「以君清豔令名，而顧為是齷齪行，詎倚吾師為泰山耶？幸不可長，恐冰山弗若耳。」馮愕眙，亟請其說，曰：「君為 言官，寧不能擿奸發伏，以直聲邀主知，致卿相耶？」遂舉廣真奸伏及賄賂各節，均有記錄，悉以付之，且曰：「止此已足，君幸好自為之，毋瞻顧。幸得當，毋相 忘。」馮果幡然變計，即促駕歸，炳燭屬稿，待旦封奏。事聞，宣宗震怒，有旨派九門提督、順天府尹拏問廣真，情實，立正典刑。王褫爵，貝子圈禁高牆。馮以直 言敢諫，不避親貴，得晉秩，躋九列，亟輾轉為此二徒者營脫，置少房焉。

賭博類

上海以總會為博場

上海商業各幫，皆有總會之設，名為總會，實則博場也。惟欲設總會，須向租界之自治局領取執照。

紮局弄賭

紮局弄賭者，設陷穽以傾人之博也，京師、天津皆有之，上海尤甚。若輩以此為生，終歲衣食，恆取給焉。大抵為楚產也，口捷給，衣華服，能取悅於人，易墮其 術，滬人稱之曰翻戲黨。常以茗樓煙館為巢穴，黨羽眾多，見有外來多金之傖父，群起而誘之，誘之以餌。餌為何？狎妓也，飲宴也，觀劇也，游園也，務以投其所好，常得聚處為宗旨。既讇，乃強使同博，則以三人愚傖父矣。而博之術至多，博之具不一，輒因其人而施之。

其初博也，必使傖父勝，此三人者，皆 出其現金於囊以與之。至三四次，則傖父有勝亦有負，傖父果勝，三人仍償之，不使其稍有疑也。久之，則三人以獅子搏兔之全力，注於傖父，傖父輒大敗，數必 鉅，現金不足，或即席勒寫借據，或至其所居之旅舍，搜括財物，其所得，必較歷次之所失多至倍蓰。其術甚多，略舉之，有翻天印、倒脫靴諸名目。光緒辛丑，山 陰王壽卿以服賈至滬，曾為所

愚，个三月，所挈購貨之銀幣三十八白圓蕩然無存矣。

其以船為家作此生涯者，曰跑底子，與在船行竊之稱謂同。又有於旅館設機關者，曰鋪檯子。非同夥而代覓瘟生者，曰趕豬，俟計賬時，亦可分潤。

其專以搖攤為事者，滬人謂之押寶。初盛行於虹口，雖經官吏嚴捕，而賭棍仍暗中糾合，抽頭漁利。或廣廈曲闥，或旅館妓院，或僻巷小屋，忽東忽西，難於捉 摸。作偽之莊家曰郎中，或以灌鐵骰子吸石，或用翻戲，倒脫靴術，種種欺人。與賭者目為空子，或阿大，入其彀者，無不傾家蕩產。且若輩交通廣闊，在官人役，大半與之同黨，消息靈通，緝捕雖嚴，終亦無如之何也。

賭博之抽頭

召集博徒於家而飲食之，伺其既勝，或二十取一焉，或十五取一焉，謂之抽頭，俗所謂囊家者是，宋蘇東坡所謂賭錢不輸方也。

博用籌馬

籌馬，以象牙為之，長如箸形之半，而取其方廣，兩面皆畫彩。如無象牙，剖竹亦便。博徒入局，囊家先給籌馬以代青蚨、白鏹。其製，大小參差，或當千，或當百，或當十，以便隨意出注及轉換之用。局散之後，勝負既分，則較其得失之籌，以取償於阿堵，古所謂點籌者是也。

博時有妓陪侍

飲博摴蒱，妓家所擅，古人每藉以作狹邪之游。唐岑參詩曰：「美人一雙閑且都，紅牙縷馬對摴蒱，玉盤纖手撒作盧。」博場招妓陪侍，妓至，則歌一曲，且有為客代博者。

花賭

國初，蘇州富商大賈，婦女宴會，輒廣攜白鏹，招邀赴會，謂之花賭。沿至今猶未改也。

女總會

光緒末葉，滬上有所謂女總會者，婦女賭博之所也，有似國初吳中之花賭。呼盧喝雉，一擲千金，與此者皆豪家之閨秀。其博也，以夜不以晝。日之夕矣，車馬集於門，不炊許而列炬設席，非徹曉不止也。

賭具作對

有闖入賭館索詐者，博徒以賭具天地人和一二三四八字為題，令其聯詩。應聲云：「一叢人影三弓地，四面和風二月天。」妙切其時其地，眾遂厚贈之，自是效尤者日多。

闈姓

闈姓者，賭博之事，專行於科舉時代之廣東。每鄉會試或歲科試前，使博者先入資，預卜入彀者之姓氏，各指定若干姓。榜發，視所卜中者之多寡，以第所得之厚薄，往往以百十萬為博注。姓僻者，則且代之作文，通關節，使之必中而後已。粵民本嗜賭，此尤風行，無富貴貧賤，輒相率為之，士紳亦於其中分肥，官不之禁。光緒時，且奏抽闈姓捐以助軍餉，後乃禁革。

廣東各種賭博

粵人好賭，出於天性，始則闈姓、白鴿票，繼則番攤、山票，幾於終日沈酣，不知世事。而下流社會中人，嗜之尤甚。此外又有詩票、鋪票者。詩票則用五言八韻詩一首，鋪票則用店鋪名號一百二十名，限猜幾字，其分簿開彩等，與闈姓、白鴿票大同小異。

粵人好賭，故平日有普通忌諱之字，如牛舌則謂之牛利，蓋以舌字粵音近息，與折閱之折字同音，聞之不利，故諱舌為利，取利市三倍之義。又豬肝謂之豬潤，蓋以肝與乾同音，人苟至於囊橐皆乾，不利孰甚，故諱肝為潤，取時時潤色之意。其他類此者尚多，不能一一載也。

新會某鄉無賭

粵多盜而賭風盛，故賭為盜源，欲化盜，必先禁賭。而治粵者，方以獎賭為理財妙用，全粵久成賭國。獨新會之某鄉，則博簺之具不得入境，蓋梁任公之尊人，於此嫉之甚嚴，而禁之甚周。當初禁時，子弟有不率教者，或於叢箐中闢密室，或匿舟港汊複曲之處，風雨深夜，相聚而嬉，恆踏泥濘，揭沼沚，以搜索之。既得，則誨以利害，至於流涕，徹旦不息。雖緣此以犯霜露致疾，而受者亦內

疚以目澡雪，卒為善士。久之而比閭相戒，个忿欺矣。

過百齡得之弈以失之博

國初，無錫過百齡以弈名，每出遊，得數百金，輒盡之博簺。戚黨譙訶之，百齡曰：「吾向者家徒壁立，今得此資，俱以弈耳。得之弈，失之博，庸何憾！且人生貴適意耳，孜孜逐利者何為？」

霍則白好博

曲周有霍則白者，順治時人。性好博，嘗作博疏，摹寫博事，曲盡其妙。酒闌燈灺，呼聲動天地，常負，負而益博，不以勝敗為意。

許肇篪酣於博

宜興許肇篪，號二符。與同邑陳維崧、武進董以寧相友善，常與共出入，車騎甚都。久之，偕游吳越間，醉則為詩，自以曼聲歌之，若《冬青》、《荊卿》、《牧 羝》諸曲，聞者皆泣下。既而與博徒遊，從之飲，飲且博，博負數萬緡。友諫曰：「子且無家。」肇篪張目曰：「燕臺何在？石城何在？」則泣下。泣已，復博，數 十晝夜乃止。

史菲莪與客博戲

會稽史宗芳，字菲莪，行六。其第四兄曰亮采，字如顯，鰥居無嗣，事之如嚴父。或偶與客博戲，諸孫歸，必敕之曰：「慎勿使四翁知，而翁慚死矣。」

王氏以博失園

康熙時，無錫王氏有巨宅，濱小河，上有魁星閣、重陽閣，閣後有園，園有五老峰。五老峰者，為太湖石五，嵌空玲瓏，狀若五老人，高逾蘇州留園之冠雲峰。 咸、同間，粵寇擾錫，峰燬其四，屹立於荒煙廢池之畔者，僅一而已。園左有巨室，為王豐亭大令世濟所築。豐亭宰雩都，四年，以失上官意，解印歸，歸而營此 第，堂構煥然。及歿，後人溺於博。時邑中秦氏最強大，兩家為中表親。秦瞰王宅，王豔秦妾，乃相約以博戲決勝負。王勝，則挾秦妾歸；秦勝，則亦為王宅之主人 翁也。乃一擲而王負，大好園林，遂為秦氏所有矣。

壽思明以博得婦

宛平周之俊好博，賈於外。有婦李氏美而豔，方少 艾。而周恆客遊，歲無一月在家也。鄰村有壽思明者，涎之久，一日薄暮，將入市，經其門，李適倚門立，壽與之通辭，不半月，讅矣，自是遂時相過從。一日，兩 人方淪茗作清談，猝聞叩門聲，啟之，則周方自上海歸也。李倉皇欲遁，周曰：「勿爾，吾輩結鄰久矣，半年不見，正思作情話。且有新購博具，乃得之於申者，盍 稍緩須臾，一消遣乎？」李曰：「君初歸，尚未卸裝，不如訂後期。」乃遂訂期明日而別。

及明日，壽訪周，則已肆筵設席，陳牌於几矣。壽家小康， 亦好博，博輒負。周意其亦必負也，曰：「君好自為之。君勝，吾以婦歸君；吾勝，則於博進之外，當以田十畝為贈。」壽聞之，大喜，以為娟娟此豸，必為我有。 既定議，遂博。博至日晡，壽勝矣。壽將挈婦行，周悻悻然，壽乃語周曰：「吾如約也，君奚怨！今即作為君勝，而以田十畝贈君為聘資，可乎？」周諾之。

某甲以妻作博注

某甲博盡，家無餘物，而興不衰，乃以其妻為孤注，博徒許之。臨博，再三祝，期以必勝，一擲而北。遇嚴州人某乙之商於杭者，謀娶妾，以八十金就婚於其家。 見故夫，曰：「兄也。」既寢，甲登牀，乙覺，大怒，究其事，甲坦然曰：「固吾妻也。據吾室而反辱我，明當告官治之。」乙大驚，走不返。

宋某延師課子以博

萊陽宋某，荔裳按察琬之族子也。家素封，有二子，癖於博，百計懲戒，弗之聽。因出重幣，訪江、浙之精於博者，延至家，使二子受業。年餘，盡得其祕，自是博必勝，人無與博者，竟絕博而保其家。

何翁延師課子以博

有何翁者，不知其名，江南人。其祖以禺莢起家，積資數十萬，至翁益富。翁四十始生一子，幼溺愛之，有所求，輒許之，長遂不肖，酷嗜賭。初輸不過數十金、 百金，已而市上無賴者利其富，百計誘之賭，雖千金，立與無難也。私畜金盡，則典衣，漸竊賣田宅。翁知之，責其改悔，卒不聽，乃閉置空屋中數月，出而賭如故。翁乃揚言曰：「有名師能誨吾子者，當以家產之半酬之，免子

賭而蓋傾也。」於是老帥宿儒爭來教誨，咸曉以大義，或規以古訓，皆無效。一日，有某某三人 來，自言能誨公子戒賭。三人者，科頭跣足，衣不蔽體，貌粗鄙，語游滑，門者拒之。中一人曰：「但白汝主，無恐。」始白翁，翁怪其人，曰：「試令入。」既入，問所自來，曰：「自京師。」問何業，曰：「業賭。」翁啞然笑曰：「業賭者，乃能勸人不賭耶？」一人曰：「此所謂以毒治毒也。」曰：「敢問何說？」曰：「吾三人者，博場名手也。居京師數十年，以賭獲財無慮数十萬，無局不贏，贏無不以千金計。後京師人見吾三人來，輒望而去，無樂與賭，吾等前所得財，既應手 散去，今無人與賭，即無以為生。適聞公有是命，故來謁，思以吾等絕技教公子。公子博必贏，自無人敢與賭，則賭不戒自戒，而家可保矣。」翁喜曰：「然，請如 命。」令子就學。二人又迫翁立券為據，許公子絕賭而酬以家產之半，翁立從之。三人居其家，朝夕教公子賭訣。二年，使出與人賭，無敢敵者。公子遂不復賭，三 人乃領產而去。

尤展成勸人戒賭

長洲尤展成，名侗，嘗著戒賭文，其言極沈痛。文云：「天下之惡，莫過於賭。牧豬奴 戲，陶公所怒。一擲百萬，劉毅何苦！今有甚焉，打馬鬬虎。群居終日，一班水滸。勢如刼盜，術比貪賈。口哆目張，足蹈手舞。敗固索然，勝亦何取？約有三費，未可枚舉。既卜其晝，又卜其夜。寢尚未遑，食且無暇。不見日斜，寧聞漏下？讙呶辟寒，袒跣消夏。賓客長辭，琴書都罷。是曰費時，寸陰難借。三人合力，以攻 一樁。兵不厭詐，敵必用強。殺機潛伏，詭計深藏。左顧右盼，千思萬量。精神恍惚，面目焦黃。是曰費心，終必病狂。一文半文，千貫萬貫。錙銖必較，泥沙無 算。贏乃借籌，負或書券。家棄田園，祖遺寶玩。慳者不吝，貪者不倦。是曰費財，困窮立見。始作俑者，公卿大夫。退朝休沐，讌會相娛。點籌狎客，秉燭監奴。 間同姬妾，角技氍毹。平章重事，豈在是乎？亦有儒生，厭薄章句。博弈猶賢，詩書沒趣。引類呼朋，攤錢爭注。赤腳無成，白頭不遇。文鬼誰憐，牌神莫助。富人 長者，公子王孫。珠玉滿室，車馬盈門。呼盧白日，喝采黃昏。千金忽散，一畝無存。墦間乞食，泉下埋魂。至如商旅，間關萬里。競利錐刀，窺窬倍蓰。火伴誘 人，牙行弄鬼。囊破吳山，身漂越水。夢斷嬌妻，饑啼稚子。其下市人，肩挑步販。體少完衣，廚無宿飯。脫帽遶牀，投馬翻案。登場醉飽，出門逃竄。賣兒鬻女，盡供撒漫。最恨奴僕，全無心肝。煖衣飽食，游手好閒。酒肴偷醵，房戶牢關。忙中作耍，背後藏奸。狐群狗黨，非賭不歡。故賭雖百族，惡實一類。天理已絕，人 事復廢。蓋以大滅小者不仁，以私害公者不義，式號式呼者無禮，倫得倫失者非智。分無貴賤，四座定位。上攀縉紳，下接皂隸。齒無尊卑，一家弗忌。父子摩肩，弟兄紾臂。閑無內外，男女雜次。繡閣拋妻，青樓挾妓。交無親疏，惟利是視。陌路綢繆，故人睚眦。四端喪矣，五倫亡矣。身家蕩矣，子孫殃矣。

賭必近盜，對面 作賊。戰勝探囊，圖躺鑿壁。賭必誨淫，聚散宵黑。豔婦絕纓，孌童薦席。賭必釁殺，弱肉強食。老拳毒手，性命相逼。戒之戒之，凡戲無益。今有貪夫，開肆抽 頭。創立規則，供給珍羞。如張羅網，鳥雀來投。鷸蚌相持，漁利兼收。更有險人，合成毒藥。躡足附耳，暗通線索。彼昏不知，束手就縛。旁觀咨嗟，當局笑樂。 人之過也，必藉箴規。惟耽賭癖，陽奉陰違。父師呵叱，妻孥涕洟。勇足拒諫，巧能飾非。貧而無怨，死且不辭。及至悔悟，靡有孑遺。嗚呼哀哉，誰為為之？吾聞 此風，明末最盛。曰闖曰獻，又曰大順。流賊作亂，其名皆應。相公馬弔，百老阮姓。南渡亡國，不祥先讖。聖王在上，豈容妖氛。敢告司寇，宜制嚴刑。天罡地 煞，大盜餘腥。誅不待教，有犯必黥。火其圖譜，殛此頑民。聖人設教，君子反經。慢遊用儆，驕樂當懲。人心禽獸，何去何存？借曰未知，請視斯文。」

郭節與子博

萬安縣賣酒者郭節，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諠爭無家人禮。或問之，曰：「兒輩嬉，否則博於他人家，敗吾產矣。」

郭節與客博

郭節以長者稱，客或橐重貲於途，大雪，不能行，聞郭名，趨寄宿。雪連日，郭日呼客同博，以贏錢買酒肉相飲噉。客多負，私怏怏曰：「彼乃非長者耶？然吾已 負，且大飲噉，酬吾金也。」雪霽，客償博所負，行，郭笑曰：「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天寒甚，不名博，客將不肯大飲噉。」乃取所償之負盡還之。

李恆齋惡博

善化李恆齋，名文炤，惡博，曰：「夫人破家蕩產，皆由於此。」家人有犯之者，必痛懲之。親友或以之娛賓，聞恆齋至，輒屏藏之。

霍亮雅一擲百萬

霍亮雅，曲周人。任俠嗜酒，一擲百萬。卒後，申鳧盟為之作傳。邑人劉津逮輓之曰：「門前債客雁行立，屋內酒人魚貫眠。」

杭董浦好博

仁和杭皇甫以編修里居時，好博，攜錢數百，與里中少年博於望僊橋下。時武進錢文敏公維城視學浙中，詞館後進也。一日訪杭，前驅過橋下，文敏已從輿中遙見之，披短葛衣，持蕉扇，與諸少年博正酣。文敏遽出輿，揖曰：「前輩在此乎？」時杭方以扇自障，至是，知不可揜，即回面語曰：「已見我耶？」文敏曰：「正詣前輩宅耳。」曰：「我屋舍甚陋，不足容從者。」文敏固欲前，杭固卻之，遂別去。諸少年共博者始從橋下出，詫曰：「汝何人，學使見敬若此？」曰：「此吾衙門中後輩耳。」遂不告姓名而去。

顧賓臣得博進十二萬金

嘉慶乙丑，有盛某者殤其獨子，族人輒以立後嬲之，非盛所願也，乃思傾產以絕覬覦。因與狎客縱博半年，博負七萬金。同博者為之籌畫，十償以六，且準薄田折閱，計捐畝千五百餘。或謂此猶不及乾隆時顧賓臣之一夕十萬也。賓臣為小侍讀八十外舉幼子，以四庫館謄錄寓京師，與輦下諸豪士習，歲首，輒從事於博。自正月至四月百日中，得博進十二萬金，貯臥室高櫃，皆精繆足兌，無折色，無平短。浴佛日，博徒皆集顧齋，作長夜之戲。是夕，顧獨大負，遂一敗塗地矣。

龔定庵嗜博常負

龔定庵嗜博，尤喜搖攤。嘗於帳頂繪先天象卦，推究門道生死，自以為極精，而所博必負。

時杭州鹽商家，每有宴會，名士巨賈畢集，酒闌，輒於屋後花園作摴蒱戲。有王某者，是日適後至，見龔獨自拂水弄花，昂首觀行雲，有蕭然出塵之概。王趨語云：「想君厭囂，乃獨至此，君真雅人深致哉！」龔笑曰：「陶靖節種菊看山，豈其本意，特無可奈何，始放情於山水，以抒其憂鬱耳。故其所作詩文愈曠達，實為愈不能忘情於世事之徵，亦猶余今日之拂水弄花，無以異也。」語次，復云：「今日寶路，吾本計算無訛，適以資罄，遂使英雄無用武之地，惜無豪傑之士假我金錢耳。」王本傾慕其文名者，乃解囊贈之。偕入局，每戰輒北，不三五次，資復全沒。龔怒甚，遂狂步出門去。

趙菁衫嗜博常勝

趙菁衫觀察清才碩學，為道、咸間一代文宗。而嗜博成癖，術亦絕精，常勝不負，人至莫敢與角，則貸錢與之，負則再假，不責償也。一日不博，若荷重負，自幼已然。太夫人憂之，恐將敗行蕩產，以孤幼，未忍峻責。或進曰：「若博而不廢讀，無妨縱之。久

之術精，何患使毀冢。設術疏而好篤，則為患烈矣。」因聽其說，遂得博，讀益憤，少年掇高第，產亦得無恙。自言博之道，通乎《詩》、《書》，其要義則在大《易》「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二語也。

李朝斌博負三百金

咸豐時，粵寇擾湖南，陷長沙城一角。當事者乃傳令，有能搬一磚一石者，賞銀一兩。未幾，填平。時江南提督李朝斌方應募為兵，以健於奔走，獲賞銀幾三百兩。乃與諸人博，團踞屋簷下，以銅錢撥之，使轉覆於帽下，押其正反。俄而李銀盡，起視，燭猶未跋也。

苗沛霖以萬六千金作孤注

苗沛霖善博，嘗過維揚，訪知一大戶作囊家，苗持鉅金入。已博矣，苗以千金作孤注，不中，乃加倍，至以萬六千金作孤注。其人惶急不知所措，苗伸臂謂之曰：「可兒速來！」語竟，而苗果勝矣，掀髯大笑，目光四射，有如發電。其人噤不能聲，摒擋與之，無少缺。自是，無有與苗角者。

姚敦布以賭為業

步軍統領，俗稱九門提督，以緝捕盜賊、賭博為專責。然賭博徧九門，輒知之而故縱之，以歲有例規也。果偵有富室貴族在家聚博者，則番役往矣。其往也，恆以 夜半，圍其前後門，獲之，械繫至署，閉之於班房，例以明晨候步軍統領蒞訊。被繫者輒賄番役，書其數於手條，約期取金。番役至是饗以盛饌，既醉飽，聽其歸。 桐城姚敦布曾官湖南巴陵知縣，革職閒居，嗜賭，賭輒勝，乃以賭為業，日至賭坊，必大獲。坊主懼，願奉金為壽，止其博。於是姚月得千金，然不賭於坊而賭於 宅。一日，番役掩捕貴介，姚在焉。貴介既循例納賄，饗盛筵。姚佯醉而臥，鼾聲起。一役呼之，趣令去，姚曰：「將何之？」役告以彼等皆去，姚曰：「爾固謂明 當候審，何釋之也？我必俟堂訊。爾今夜所得，亦當陳於官。」役恫嚇之，姚曰：「爾輩亦知姚四寶為何如人耶？今敢爾，當俟官至呼冤耳。」役戰慄，求勿聲，姚 曰：「非有以慰勞我者不可。」乃挾千金歸。四寶者，姚之咳名也，其字為賦彤。

駱文忠戒博

駱文忠公秉章，初名駿，花 縣人，家南海之佛山。幼孤貧，以授徒

為生。喜冶游，个修褊幅。善歌，每引吭，人請其得生腳止音，有「小生駿」之號。廣州賭風以佛山為尤甚，文忠染於污俗，亦嗜博。又博徒以賂遺紳士者，亦間索陋規於博徒，不應，則告官懲之，故博徒懼之如虎。及入官，則矢志力戒，絕不一為。

江忠烈戒博

江忠烈公名忠源，少時，游於博徒，屢負，至褫衣質錢為博進，間亦為狹斜游，一時禮法之士皆遠之。其用兵以略勝，在中興諸臣之右。初至京師，人未之奇也。惟黎樾喬侍御見之，即言此人必死於戰場，人亦不之信，亦不知其以何術知之也。其下第回南時，三次為友人負柩歸葬，為人所難為。曾文正以此賞之，令閱儒先語 錄，約束其身心。忠烈謹受教，然冶游自若也，而博則矢志力戒。偶過友人許，聞戶外有牌聲，輒望望然去之。

李勇愨戒博

湘鄉李勇愨公成謀，家貧，初以補釜為業。聞曾文正創水師，往應募，從征湘、鄂、豫章。咸豐丁巳，克湖口、彭澤，擊馬當，攻安慶，破大通，下銅陵，所在有功。光緒辛卯，卒於福建提督任所。

勇愨與其兄皆嗜博。母死，無以殮，戚友醵金與之。二人得錢，即相與謀曰：「此區區者何足以殮母，不如博，博而勝，當為吾母購良櫬，擇吉地，大會親友以榮 之。」皆曰：「善。」即持赴博場，不半日，盡傾其囊，而母尸猶在堂也。二人徬徨終夜，計無所出，即裹其敝衣，舁赴山坳，藁葬之。

勇愨既貴顯，即戒博，宦蹟所至，絕不以博具自隨，署中人亦相戒無敢犯。

龍鳳白

黃仲弢學士紹箕在張文襄公之洞幕中，一日，得文芸閣學士廷式自漢口手書，曰：「芝生、竹岡、建侯三侍郎有書致問，請即渡江，商同裁答。」黃去，則文款以 手譚之局。黃因問：「芝生、竹岡、建侯何解？」文曰：「此三人之姓，合之則為龍鳳白。」蓋借龍湛霖、鳳某、白桓三人之姓為隱語也。

徐某戒博

海寧硤石鎮徐翁以賈起家，善候時轉物，錙銖必較，雖親戚弗顧

也。生一子某，喜博，私取父錢以博逛，日必數萬。徐患之，不能禁。其地故有廣善堂，歲十一 月，則舉野外無主之棺及雖有主而其子若孫貧不能葬者，為瘞之，然資用不充，不能周徧。徐過之，忽心動，亟以所置良田三百畝助義舉。或問其故，曰：「吾子不 肖，不數年，吾田盡矣。與其供不肖子千金一擲，何如為掩骼埋骴之用乎？」已而其子博益豪，徐乃儲錢數十萬於室中，謂其子曰：「博而負，固宜償，吾室中錢任 若取之。然博徒安可使入吾門，令其止門外，若自取錢與客可也。」於是博徒日集於門，其子以緡貫錢，負之，由堂塗出，日數十次，憊甚。且視室中錢，始則充 牣，繼且垂盡，不能無顧惜，歎曰：「出之不易，入之不更難乎？」乃對其父流涕，矢不復博，終身勤儉過其父，家乃益饒。

蛇公榮嗜博

粵伶蛇公榮嗜博而懼內，歲得唱資甚鉅，其婦輒先期索其半於班主，以給家用，餘則任其付之博場。博而負，輒大憤，演劇益奮，蓋藉高歌以抒牢騷也。故凡觀劇者，輒希望其賭敗焉。

汪淵若好博

陽湖汪淵若太史洵以鬻書僑申江，人以其為翰林也，爭購之，歲入可萬金。然好博，硯田所入，到手輒罄。以指得之者，仍以指失之，不屑為守財虜也。

籤捐票

我國之有發財票，自粵商江南票始。迨湖北籤捐票出，事事以官法部勒之，而局面為之一變。商辦者開彩時，所司登記號碼，喝報彩目之人，僅公司一二小司事為之。湖北則由總督委司道代辦其事，以示鄭重。翎頂輝煌，冠裳璀璨，遂令若輩驟增身價焉。

籤捐二字，源於日本，蓋日本稱彩票為富籤也。

山票

粵東有山票者，其注用《千字文》首篇一百二十字，較白鴿票多四十字。猜買者以十五字為限。每次開三十字，收票可至數十萬條，每條須銀一角五分，於數十萬 條中，取中字最多者得頭彩，同中同分。票盛時，頭標可得數萬圓。其支配之法，以全票分為十，除票餉開支外，其餘悉數充彩，故多寡之數不能預定。每有以數百 人而同分一頭標者，一人僅分百餘圓，或數十圓，轉不如二三彩獨得之

鉅。蓋如以中八字者為頭標，而此屆中八字之票乃有三百人之多，則頭標即為三百人所分矣。如以中七字者為二標，而中七字之標僅有一人，則二標即為一人獨得矣。餘可類推。

廣州極貧之人，或有不入番攤館者，而山票則無人不買，蓋以每票僅售一角五分，得標者可獲利至數十萬倍，故人人心目中，無不有一欲中山票頭標之希望也。

女子地鋪會

廣州西關寶善坊附近，有大家之女眷、女僕等所開地鋪會。其法如開三圓之會者，會頭每一次收地鋪銀一圓半，月開五六次或三四次。為會頭者，每月開某字頭之會，或數十字或十餘字亦不等，故無日不開會，無地不開數會也。西關左右之婦女，充會頭者數百人，其中深閨婦女為所引誘者，不可枚舉。寶善坊蔡三姑者，作會頭以數百計，各處會項數目，約值銀幣四十餘萬。

骰子之博

骰子，賭具也，古曰擲樗蒲。今以骨或象牙為之，成正方形，六面分刻一二三四五六之數，擲之，有四數者為紅色，餘皆黑。擲之於盆，視其轉止，以所見之色為勝負，故亦稱色子。相傳為魏曹植所造。本止有二，謂之投子，取投擲之義。質用玉石，故又謂之明瓊，所謂投瓊者是也。唐時加至六，改以骨製，始有骰子之名。溫庭筠詩「玲瓏骰子安紅豆」是也。

搖攤

搖攤，以骰置器中搖之，蓋即唐時之意錢。以四數之，謂之攤錢，又曰攤蒲，亦可隨手取數十錢，納於器而計之。每四枚為盈數，統計餘零，或一或二或三或成數，分為四門，以壓得者為勝。

群仙慶壽圖

乾隆時，高宗嘗於幾暇，取《列仙傳》人物，繪《群仙慶壽圖》，用骰子擲之，以為新年玩具。

擲狀元籌

骰子角勝之道，槿槿各異，每視其所擲，為籌之得失高卜。有曰擲狀元籌者，用籌馬，以緋多者為勝。別有全色、五子一色、合巧、分相、不同、馬軍、四序等名，次第俱得勝彩。

最大者曰狀元，為六十四柱。次差小，曰榜眼，曰探花，各三十二柱。遞至秀才，最小者僅一柱。局畢計籌，以分勝負。別有一籌，曰場譜，開載得失高下之數，以杜爭競。

擲陞官圖

《陞官圖》，博具也，列京外文武大小官位於紙，有專載文官者。擲骰子，計點數采色，以定升降。古謂之彩選，相傳始於唐之李郃，其實漢時已有之。宋人劉敞 撰有《漢官儀新選》一卷，則此戲由來已久。又宋人稱之為《選官圖》，陳垓有「擲得么三監嶽廟，恰如輸了《選官圖》」句。

擲《陞官圖》，用局道，最重第一擲，為進身之始。六子以四為德，以六為才，以二三五為功，以么為贓。遇德則超遷，才次之，功亦陞轉，遇么則降罰。

劉繼莊欲自製陞官圖

劉繼莊嘗客衡山縣署，度歲，日聞堂中擲《陞官圖》聲以博歡笑，因欲取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之選舉職官，各為《陞官圖》一紙、《陞官圖 說》一冊，置齋中，謂：「節日暇時，病餘課畢，以此自遣。久之，而歷朝選舉職官考課銓選之法，皆了了矣，亦讀史之一助也，賢於博弈遠矣。」

擲攬勝圖

《攬勝圖》者，以骰一枚擲之，為閩人高兆所撰。以么為詞客，二為羽士，三為劍俠，四為美人，五為漁父，六為緇衣。分馬既定，齊集勞勞亭，挨次遞擲，照點 前行。詞客至瀛洲止，羽士至蓬萊島止，劍俠至青門止，美人至天台止，漁父至桃源止，緇衣至五老峰止，其局蓋亦脫胎於《陞官圖》也。

擲老羊

擲老羊，一名趕老羊。法以骰六枚投盆盎，其三枚點數既相符，乃得據而分勝負。遍考《五木經》、《雙陸譜》，不詳其例，蓋於盧白雉犢梟之外，別開生面者。 或曰，博徒多作偽誘人，落其陷阱，

則加以趕豬名號，豬與羊同類，趕老羊者，殆若輩之隱語歟？有請羊者洋也，俗以銀幣為洋錢。伏臘弄獐，相沿已久，擲者其如 北齊劉毅之無擔石而一擲千金乎？博時分朋列座，以一人輪流為樁，餘皆出注。

擲挖窖

有曰擲挖窖者，以骰為之，即視同色之三子，計其大小以為勝負，如過四子五六子皆同，則更勝。

莊方耕帳中擲骰

莊方耕侍郎存與將計偕入都，苦無資，不得已而糾一會。屆期，戚友咸集，僕告主人有疾，不可以風，請諸客先擲，而主人於帳中擲之。蓋方耕昉狄武襄兩面錢故 智，預置一骰盆同式者，布置六赤，【見李洞集。】俟移盆帳中，故為一擲，俾眾聞聲，則亟易預置之盆出以示客，弗疑也。咸稱賀，遂得貲。洎客散，視頃間故擲 之盆，則亦六色皆緋，殊自喜。是科以第一人及第。

紙牌之博

紙牌之戲，前人以為起自唐之葉子格，宋之鶴格、小葉子格。然葉格戲，似兼用骰子，蓋與今之馬弔、游湖異矣。世人多謂馬弔之後，變為游湖，亦非也。二者一時並有之，特馬弔先得名耳。

明時即有紙牌，其名甚多，曰空湯瓶，曰半齾，【五割切，缺齒也，又器缺也。】亦曰齾客，又曰枝花，【謂花未成果，其自一至九咸呼為果。】又作敕，【音 嗔。】豹則有半豹、天豹。且自一至九，刻畫其邊圍曰刻畫品，各有其名，一為截角，二為斜眼，三為豹牙，四為內缺，五為雙白，六為雙箸，七為斜齒，八為外 缺，九為弦月。又有曰駮，曰虎，曰窮，【亦作邛。】曰劫，又曰穿山鉀，曰駕，曰付，亦作羊尊，【又作富。】曰雄三九，曰真君三三，曰少君，與夫馬弔之所為 大小公突、雌突，晚近以來，知其名者鮮矣。

紙牌之碰和

紙牌，長二寸許，橫廣不及半寸，其製仿馬弔牌而損益之。四人合局，曰碰和，江、浙間盛行之。

博時，聚客四人，案設罽旃，乃出戲具，拈一人為首，以次抹牌，

每人各得十具，謂之默和。餘二十具，別一人冪之，以次分遞在局者，謂之把和，亦曰矗角，因 其在座隅也。其法，以三四頁配搭，連屬為一副，三副俱成為勝。兩家俱成，以拈在先者為勝。凡牌未出皆覆，既出皆仰，視仰之形，測覆之數，以施斡運，則在神 而明之。又或於六十頁之外，更加一具，為一百二十頁，則每種各四頁。或更加半具為一百五十頁，則每種各五頁，可集五六人為之。每人各得二十頁以外，其餘頁 皆掩覆，次第別抹以備棄取。名曰碰和，原本默和之法而推衍之。抹得三頁同色者曰坎，曰碰，四頁同色者曰開招，五頁同色者最難得，曰活招。相傳為明末人在囹 圄中所製，藉以自遣者，故有此等名目。或就其中數頁間，塗以金，抹得者，以一頁代二頁，謂之碰金和。明末士大夫多好之。又有曰獻、曰闖之目，方言俚語，不 能具舉，而識者以為流寇之讖，亦異聞也。

紙牌之游湖

游湖之戲，除用骨牌者外，又可以紙牌為之。凡六十頁為一具，頁各有偶，共三十種，分三門，曰萬貫，曰索子，曰文錢，皆自一至九，為二十七種。餘三種，曰么頭。其一萬貫、一索子、一文錢，亦曰么頭。萬貫皆繪人形，索子、文錢則各繪其形製。

打撲克

撲克，歐美葉子戲之總稱，有種種名目，亦以紙為之。其用擲色為游戲者，以五骰擲點為勝負。其次序，有對子、雙對子、三同全手、【即三同兼對子。】四同全 色等名目。亦有用紙牌者，分一點、王后、兵士、僕從、十點、九點等名目，其花色有四種。游戲時，人取五張，其采以同花順色、四同、全手、同花、順色、【即不同。】三同、兩對、對子為次序。

達官貴人之豪賭，以此為最，一擲萬金，日夕數次者，時有所聞。富商巨賈，漸亦尤而效之，京師、天津、上海、漢口皆盛行。若夫鄉曲小民，則未敢冒昧從事，蓋既不欲自削其脂膏，而又不能慷他人之慨也。及宣統末，商賈士庶亦尤而效之矣。

骨牌之博

骨牌之大者，不及寸許，截牛骨鑲竹或木為之，精者間用象牙，故又名牙牌。正面鏤竅，如骰子式。每頁，用骰子兩面所鏤而錯綜之，凡三十二頁為一具。頁各有 耦，惟八點以二六與三五為耦，七點以二五與三四為耦，六點以二四與三點之么二為耦，謂之武牌。餘皆文牌，自為耦。《正字通》以為宋徽宗宣和庚子年所設，高 宗

時卜詔，頒行大卜，謂之骨牌，即葉子戲也。俗名鬬牌，亦曰抹牌。

凡戲具，皆須糾率同志，惟骨牌亦可以獨坐自怡，或旅館蕭寥，或蓬窗寂靜，未 攜書籍，更鮮朋歡，時一拈弄，足以消遣。其名有打五關、相【去聲。】十副、拆塔、掘藏、喜相逢、拾元寶、牽虱鑽等目。若遇二三人及四人同坐，推一人為首， 次第抹牌，以三頁配搭為一副，取五子一色、合巧、分相不同等名，與六骰采色正同，謂之游湖。或於三十二頁之外，加倍而又半之，為八十頁，則每種各五頁，又 以武牌三六、四五等均作每種五頁，與文牌同，則又加二十五頁為一百五頁，亦曰碰和。或以天地人和等牌為將，【去聲。】抹得者倍采。或就其中數頁，添刻花 枝，以一頁當【去聲。】二頁，謂之碰花將【去聲。】和。或於百五頁之外，別製一頁，或兩三頁，素面而繪以雜彩，可隨意呼為某牌，以其未有鏤點也。抹得者輒 勝，謂之如意君。大要彷紙牌之法，特小有異同。今以所鏤之點繪於紙而抹之，形製大小，一如紙牌，不用牙與骨矣。

天牌，重六也。地牌，重么也。 人牌，重四也。和牌，么三也。配以三六與四五各九點為天九，三五與二六各八點為地八，三四與二五各七點為人七，么四與二三各五點為和五，么二與二四為至 尊。其法，以四人用牌一具三十二頁，每人各得八頁，以大擊小。特文武二門各不相統，故擅長者能以小制大。文武去留之間，貴有審斷，所重最後一出，勝者舉全 功焉，謂之搶結。名曰打天九，又名打四虎者，其法小變。打天九之法，與馬弔牌頗近。

游湖，一曰游和，對於碰和之和而言也。亦曰由吾，謂可任己 意也。其牌為六十葉，康熙時始盛，然前人用三十葉。其曰看虎，【一名鬬虎。】曰扯三章，曰扯五章者，即遊湖也。【杭之西湖，蘇之虎邱，揚之紅橋，其船皆曰 湖船，客皆曰遊湖。馬弔取乘馬之義，遊湖取乘舟之義耳。】其見於載籍者，為唐蘇鶚《同昌公主傳》、宋歐陽公《歸田錄》、馬貴與《經籍考》、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四水潛夫《南宋市肆記》，《宋史．藝文志》、《遼史．穆宗本紀》，明方密之《通雅》、吳梅村《綏寇紀略》、顧寧人《日知錄》、周坦然《觀宅四十吉 祥相》、周櫟園《因樹屋書影》、王文簡《分甘餘話》、王敬哉《冬夜箋記》、申鳧盟《荊園小語》、鈕玉樵《觚賸》、呂種玉《言鯖》、孫之騄《二申野錄》、高 江村《天祿識餘》，而如《通雅》所引之《咸定錄》，惠棟《漁洋詩訓纂》所引之《品外錄》，則猶未之見也。其獨成一書者，則有汪伯玉《數錢葉譜》一卷、潘之 恆《葉子譜》一卷、《續葉子譜》一卷、黎遂球《運掌經》一卷、龍子猶《牌經十三篇》一卷、《馬弔腳例》一卷，皆明人所著也。

鄭扶曦作混同天牌譜

鄭扶曦作《混同大牌譜》，仍涑水牙牌之目，行弇州馬弔之法。其人則有樁有閒，其政則有開沖有色樣。其取名混同天者，以為天道杳茫，同於混沌，或多才而抑鬱，或弇鄙而尊榮，誠不知彼蒼者天，意果何屬？而吾儕必欲以是非可否，與混沌者相攻，則亦何益之有。曷若模稜俯仰，降志辱身，付可否於兩忘，置是非於不校，模糊落莫，與造物者同遊於混沌之天，聊借樗蒲以消永日耳。扶曦，名旭旦，歙縣人。

舊譜止三十二扇，其雜牌無對，二六、三六錯對，於義無取。此增二十四扇，自無而單，自單而重，亦如卦爻之相摩盪也。

注數　牌以白為貴，出色兩扇俱白者最貴，賀十二副，一扇，賀六副，半扇，賀三副。中間成牌者，白周圍正數，五副之外，仍賀五副。其餘周圍但有白者，五副之外，仍賀三副，分相，三副之外仍賀三副。餘凡有白成牌者，每白一方，賀一副。其天地人和出色，及斷么、絕天、不同地、不同順、不同雙、小不同等，俱照舊五副六副。至若對子三副，乾紅墨廿二二副，天地分天廿三四副，亦俱照舊譜。惟大四對以下八扇色樣，俱賀十副，八同賀八副，七同賀七副。凡遇七同以上大色樣，不論樁閒，到手即攤，聽取二扇。看沖中間成牌者，復許推班出色。至若六白，則賀十二副，七白賀十八副，八白賀廿四副，沖出一白即加賀六副，隔色不算。其七同八同沖出，一同加賀二副，隔他色亦不算。至於亡牌，但有白一方，即免亡二方，以上每方亦賞一副，總之以白為貴也。

鋪法　三人至六人鋪，則立樁家，照出色開沖，白沖白，么沖么，二沖二，三四五六沖三四五六。沖出副數，即照出色白算，三點算，一閒家俱出。其六副以下色樣，樁家得之，則閒家俱賀，閒家得之，則樁家獨賀。若七副以上大色樣，不論樁閒俱賀。其或樁家亡牌，則閒家色大者奪沖，所沖副數，樁家獨出。若七人同鋪，則不能看沖，止賽色樣而已。此其大較耳，神而明之，則又存乎其人。

打天九

骨牌之戲，乃骰子之變，故《宣和譜》以三牌為率。三牌，乃六面也。後人打天九之戲，見於明潘子恆《續葉子譜》，謂分華夷二隊，至今猶然。譜云：「近叢睦好事家，變此牌為三十二葉，可執而行。」按此，則今人骨牌碰和之濫觴也。叢睦，乃杭州地名，當時多鉅富者。大凡遊戲之事，必自富貴人倡之，此與詩窮而工，可反觀也。

骨髀中有剝皮賭

骨牌之牌九，如接龍，勝負頃刻，出人極鉅。嗜此戲者，北人為多。嘗有衣冠齊楚者，入此局中，一剎那間，赤膊而出，蓋大負矣，俗呼之為剝皮賭也。

馬弔

馬弔始於明天啟時，尤西堂，李杲籽皆以為南都馬，阮之讖。後之麻雀，不知其何義耳。

《馬弔譜》作於李嗣鄴。有曰《葉譜》者，較李譜為詳，首有弁言，為乾隆癸丑中秋日斗橋學人書於長水署齋，小品甚佳，讀之如見知心合坐、紅妝點籌之狀況 也。序云：「中郎瀟灑，曾選勝於手談；太史才華，每寄情於齒數。自來小道，亦足觀摩：何事適情，始稱遊藝。葉子戲者，其格昉於唐初，厥後易名馬弔。襲陳編 而摘取，垂大名者四十人；通《易》象之神奇，演成類者六十卦。偶繙稗史，製自名姬。藉繡闥之錦心，翦紅割翠；助菊齋之逸興，角智爭新。羅列英雄，玩諸指 掌；裁成花樣，錫予嘉名。方其肆筵既設，知立品之綦嚴；迨夫三耦既同，自有條之莫紊。秋山紅樹，聽落葉以無聲；春雨禪燈，散空花以安在？暑牕簾捲，羽扇忘 揮，暖閣鉤藏，圍爐能設。是真韻士之良緣，懽場之一助也。顧小懲大勸，立法者具有爰書；而擇精語詳，折衷者要歸至當。庶懸正鵠，勿類忘筌。退菴主人網羅舊 譜，採輯諸家，商及同心，都為一集。義蘊畢周而無憾，條理實備其大成。手示一編，幸解人之可索；光分四座，欲辨言而幾忘。僕本情多，自慚才短，類臨淵之獨 羨，竊見獵而自怡。日登大疋之堂，奪標未得；喜附群公之後，珥筆何辭？試為通變無方，知遊戲亦歸三昧；但令鞭心入芥，使薄技亦可旁通。爰列駢詞，登之簡 首。」

康熙時，士大夫喜馬弔，其牌之橫縱幅，較紙牌為稍廣，繪畫雕印並同。凡四十頁為一具，一頁為一種。分四門，自相統轄，曰十萬貫，曰萬 貫，曰索子，曰文錢萬貫。索子□文錢萬貫皆始於一，尊於九，各九頁。十萬貫自二十萬貫始，至九十萬貫、百萬貫，千萬貫，尊於萬。萬貫共十一頁，繪人形，與 十萬貫同。文錢一門，最尊者空湯，次枝花，次一二以至於九，亦共十一頁。文錢中空湯亦繪人形，並舉《水滸傳》宋江諸人以實之。古云馬掉腳，明代或訛腳為 角，謂四門，如馬之有四足，失一則不可行，約言之曰馬掉，後又改掉為弔。古有《打馬格局》、《打馬圖式》，至康熙時，已皆不傳。

博時，四人入 座，人各八頁，以大擊小而現出色樣，及餘八頁衝出色樣，出奇制勝，變化無窮。四門最尊者曰賞，次為肩，最小者為極。賞、肩、極上桌，皆可配成色樣。色樣有 大小，名稱毋慮數十角。戲雖多，惟此最為韻事，入局者氣靜聲和，無容爭競，故其名曰無聲落葉。黎某謂思深於圍棋，旨幽於射覆，義取於藏鉤，樂匹

於闢阜，致 怙於梟匼拋擲，非按譜深索，則个能悉其委曲，淺天樨子廝養之卒，不足以與此也，故士大夫尚焉。

張文端惡馬弔

桐城張文端公英惡博，尤惡馬弔，嘗鐫一石章曰「馬弔眾惡之門，習者非吾子孫」，所藏書卷圖畫悉印之。

叉麻雀

雀亦葉子之一，以之為博，曰叉麻雀。凡一百三十六，曰筒，曰索，曰萬，曰東南西北，曰龍鳳白，亦作中發白。始於浙之寧波，其後不脛而走，遂徧南北。筒，《正韻》「徒弄切，音洞，簫無底也，通則洞。」蓋筒即洞也，象其形也。索，《爾雅》「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索取其貫，所以貫其筒也。《書．牧誓》傳：「索，盡也。」《周禮．夏官》注「索，廋也。」《禮記》注「索，散也。」三者皆非本旨，故不加說。萬，《前漢書．律曆志》：「記於一，協於十，長於 百，大於千，衍於萬。」萬者，記其數也。萬或作万。《六書正譌》「或省作麻，非。」則俗字之誤也。龍鳳白，唐李翱《五木經》：「厥二作雉。」註，烏也，即 鳳之類也。《五白涇》又曰告白，曰白厥莢八，白之類也。中發，當是《中庸》「發而皆中節」之義。東南西北，《晉書》：「王獻之數歲，嘗觀門生摴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當是東南西北之始。抑又思之，麻雀，馬弔之音之轉也。吳人呼禽類如刁，去聲讀，不知何義，則麻雀 之為馬弔，已確而有徵矣。宋名儒楊大年著《馬弔經》，其書久佚，是馬弔固始於宋也。筒，陰象也；索，陽象也；萬，數之極也，蓋本飲食男女之意也。其後以楮 易竹，遂稱葉子，繪梁山盜一百八人於上，時尚無中發白東南西北也。至國朝，淮揚鹽賈盛行此戲，陶文毅嘗禁絕之。鹺商乃改繪梁山盜宋江貌如陶文毅，並其女公 子。粵寇起事，軍中用以賭酒，增入筒化、索化、萬化、天化、王化、東南西北化，蓋本偽封號也。行之未幾，流入寧波，不久而遂普及矣。

光、宣 間，麻雀盛行，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名之曰看竹，其意若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也。其窮泰極侈者，有五萬金一底者矣。【一底猶言一局。】會稽陶心雲觀察濬宣作 長篇詠之，託恉鑑誡，迻錄如左：「罡風吹鳥名鵂鶹，無晝無夜號啾啾。飛向人間啄大屋，賓客歡笑妻孥愁。一啄再啄金屋破，啾啾唧唧號未休。初翔江之右，倏忽 騰九州。問制何自始，易竹乃廢紙。非簟亦非蒱，無盧亦無雉。索長矩方規以圓，自一至九環無端。馬融《六簙賦》所遺，李翱《五木經》久刪。呼龍喝鳳揣梅竹，四座鳴對聲關關。鵂鶹來，歡顏開，蒲桃美酒夜光杯，犀箸饜飫鸞刀催。金璫翠鈿名姝陪，蕭

莞衆首今集山悉。賈極歡，王大醉，華燈四照開博臺。鵂鶹去，雞號 曙，勝者忻忭負皇遽，面色如土不敢怒。脫下鸝鸛裘，低首長生庫。到門踟躕慚婦孺，誓絕安陽舊博侶。明朝見獵眉色舞，梟化為狼蝮為蠍。破人黃金吮人血，枯魚 過河泣何及。自言我本不祥物，方將取汝子，弗僅毀汝室。吾聞東晉陵夷銅駝沒，大地五胡亂羌羯。士夫飲博供清譚，牧豬奴輩亡人國。桓桓我祖長沙公，取投簿簟 江流中。天地鼎沸人消搖，千年時局將毋同。沈沈大夢真竹醉，白晝黃昏為易位。咨余往射豈得已，【用韓句。】梟驚墮梁魂破碎。血其爪肉貫翎翅，焚滅鷇卵斷麻 類。君不見萬國人人習體操，彊身彊國五禽戲。」

又有以詩詠其事者云：麻雀何難打，衹求實者虛。逢和須要算，死聽不為輸。三項家家大，【中發 白。】雙風對對符。自摸清一色，喜煞牧豬奴。今日贏錢局，排排對子招。三元兼四喜，滿貫遇全么。花自槓頭發，【槓後開花者，開槓後自摸和成也。】月從海底撈。【僅餘一張牌自摸自成者，謂之海底撈月。】散場須遠避，竹槓怕人敲。素有盤龍癖，得閒打八圈。上家六合佔，本位自輸錢。勒子看人倒，【三百符謂之倒 勒，又謂之勒子。】病張攤我拈。【三項大張難於打出者，謂之病張。】不如加兩點，或可有莊連。又唱竹林戲，謳歌逸興賒。【泰州打牌者，率有唱牌之癖，如西 風則曰西瓜玻璨泡，北風則曰北關橋下水滔滔之類。】四圈輸八弔，一客累三家。包子連連喫，【謂冒險打出大牌，人竟和下，則打之者包全抬。】頭兒屢屢拿。不 愁輸得苦，明日早來些。【俗云，不怕輸得苦，單怕缺了賭。」】

孝欽后好雀戲

孝欽后嘗召集諸王福晉，格格博，打麻雀 也。慶王兩女恆入侍。每發牌，切有宮人立於身後作勢，則孝欽輒有中發白諸對，侍賭者輒出以足成之。既成，必出席慶賀，輸若干，亦必叩頭來孝欽賞收。至累負 博進，無可得償，則跪求司道美缺，所獲乃十倍於所負矣。牌以上等象牙製之，闊一寸，長二寸，雕鏤精細，見者疑為鬼斧神工也。

孝欽后製擲骰圖

《擲骰圖》，名八仙過海，乃各省地圖，有呂仙、張仙、李仙、韓仙等，皆男仙也，女仙惟何仙一人。擲時，有牙籌八根，直徑一寸半，厚不過一寸四分之一，上 刻八仙名，八人各執一籌。若僅四人，則每人執二根。中置一碗，以點之大小定高下，分省得三十六點者最大，本仙即往游浙之西湖，么二三最小，擲得者出局。何 人游畢各省先回大內者，即贏家也。孝欽后特製之以為宮中之玩具。

土治馨與客作雀戲

宣統時，王治馨充奉天巡警局總 辦，局員中有彭某等三人，恃寵驕蹇，同人側目。一日，王自局歸，有二客造王寓，欲作雀戲，而少一人，俗所謂三缺一者是也。乃命左右以電話招之曰：「叫大渾蛋。若已他出，二渾蛋、三渾蛋皆可。」二客大愕，詢何人。王曰：「吾局多渾蛋，恉嗜博，此乃渾蛋之尤者，故以大二三別之耳。」

番攤

博具有以制錢代骰及骨牌、紙牌者，曰番攤。先用數百錢磨擦光潔，置席間，隨意抓錢若干，以銅盅覆之，分么二三四四門，令眾人出資猜之。注齊，去覆，以細 竹枝扒錢使開，四文一次，扒賸一文，即以決中否，定輸贏。中者，孤注償三倍，黏則倍償，串角、大面，各如數償之，謂之抓番攤，即古之攤錢也。較諸銅寶、搖攤，則公平無弊矣。

廣州有番攤館

廣州有番攤館，以兵守門，門外懸鎂精燈，或電燈，並張紙燈，大書「海防經費」等 字，粵人所謂奉旨開賭者是也。尤大者，則嚴防盜劫，時時戒備。博者入門，先以現金或紙幣交館中執事人，易其籌碼，始得至博案前，審視下注。博案之後，有圍 牆極厚，中開一孔，方廣不及二尺，博者納現金，執事人即持現金送入方孔，而於方孔中發遞牙籌，如現金之數，博者即以牙籌為現金。博而勝，仍以原籌自方孔易 現金，雖盈千累萬，無不咄嗟立辦。故極大之博場，一日之勝負雖多至數萬數十萬，而無絲毫現金可以取攜，即有盜賊奪門而入，亦不能破此極厚之金庫，以掠現金 也。

門外無商標，僅一木牌，長約一尺，牌上書「內進銀牌」四字。其勝負極鉅者，則書為「內進金牌」。蓋所謂金牌者，每注必以銀幣五元十元為起 點，銀牌則以一元為本位，一元以內，用小銀幣，不得以銅幣下注也。其最下者，則標明「內進銅牌」，為下等社會中人賭博之處，銅幣、制錢皆可下注，不論多寡 也。此外尚有所謂「牛牌」者，即一錢不名之人，亦可入局，勝則攫貲而去，不勝則以衣履為質，再不勝則以人為質，如終不勝，則博者即無自由之權，而受拘禁，勒令貽書家族親友，備資往贖。視其離家道里之遠近，限以日期。如過期，即有種種方法之虐待，有被虐而死者。如贖金不至，乃即載之出洋，販作豬仔。岑雲階制 府春暄督粵時，以為牛牌之陷人，直與大盜之擄人勒贖無異，遂嚴令禁止，犯者按照置大盜之例，立時正法。一時殺數十人，牛牌之風大戢。

城內外之館，多至六七白處，歲輸餉於收府，約銀幣一十一二白萬圓。然政府實收者，不過四百數十萬，餘則悉飽官吏兵役之私囊。承商以後，繳餉數百萬，圓官中規費減為二成，其利皆為商人所得矣。

同、光間，廣州有候補官某者，終日無所事事，而起居衣食頗有餘裕，人咸怪之。後始知其日必往番攤館，稍贏即去。次日又往他家，亦以前法行之，約一二月而一周。所入頗足用，而賭徒亦竟無知其姓名者。

宣統庚戌，粵人以番攤害鉅，公請永遠禁止。時督粵者為張堅白制軍鳴歧，甚韙其議，遂於辛亥春奏準停止賭捐，即日實行，省內外番攤館千餘家，一律禁閉。然 私開攤館，潛納陋規者，猶未絕也。當時粵人之言曰：「明知事至今日，我國必亡，即使禁賭，亦未必能救亡國之禍。然使他日後人議論，謂吾等粵人不知賭博之 害，至於亡國，甚可恥也。亡國一也，不如及此尚未亡國之前，先行禁賭，以見粵人非不知賭博之害也。」

澳門有番攤館

澳門雖為葡屬，以接壤廣州之故，而賭風亦甚，番攤館所在皆有。其嗜賭者，固日必一往，以求博進，即偶爾涉足者，招待之善，禮儀之恭，他處皆不能及。且專雇 有代博之人，為客下注，且必為客勝，不勝則代任其責。於是一方代博，而一方則為客預備酒肴、鴉片，恣其啖吸，並招妓為客侑酒，客乃大樂。至博罷，具帳籍以進，則客之博注果勝，第為數不多，而加以酒肴、鴉片及纏頭之資，則客必出銀幣數圓或十數圓也。

壓寶壓扠

壓寶者，以 一制錢閉之於盒，分青龍、白虎、前、後四方之位，以錢壓得寶字者為勝。壓扠者，掉兩錢使撇旋，伺其將定，以手捺之。亦分四門，兩陰也，兩陽也，若一陰一 陽，則名曰扠，內一錢色稍赤，赤者得陽，曰前扠，得陰，曰後扠，壓得者為勝。諸戲皆推一人為樁，所挾貲必倍蓰於人，方可與眾對敵，謂之開當，【去聲。】主 勝負出納之數。壓者不限人數，可容數十人。游手之徒，嘯引惡少，喧譁叫呶，馴致鬬毆攘竊，悉由於此，競財啟釁，風斯下矣。光緒中葉，士大夫多好之。

花會

花會為賭博之一種，不知何自始。極其流毒，能令士失其行，農失

其時，工商失其藝。廣東、福建、上海俱有之，博時多在荒僻人跡不到之處，而以廣東為最盛。道光間，浙江之黃巖盛行花會，書三十四古人名，任取一名，納筒中，懸之梁間。人於三十四名中，自認一名，各注錢數，投入櫃中。如所認適合筒中之名，則主者如所注錢數，加三十倍酬之，其下則以次遞減，至百金數十金不等，往往有以數十錢而得數百金者。其後流入廣東，而其法異矣。

廣東有花會

廣東花會，則為三十六人名，任人投押。晨夕二次，每次開一名。得彩者，給以三十倍之利。潮州有某嫗者，終年押一人名，未嘗稍改，迄未得彩，已傾其家矣。一日怒曰：「我明日押盡三十六名，能使我不得彩否？」明日，果攜銀三十六封，往與館主約，謂不得於未開之前先啟視。乃檢點，忽少一封，嗟曰：「是必失矣。今押三十五名，當不至適出此失去之名也。」館主陰使人覓其所失，果得諸途，啟視其名，則固平日所常投押者，大喜。是日開彩，即點此名。媼聞信奔至，啟視三十五封之名，則皆此名也。館主知為所愚，乃給以三十倍之利而罷。

或曰，廣東花會拈《千字文》中二十字射之。

福建有花會

福建花會，其場所亦在荒僻人跡不到之處，房屋不甚大，惟必有廣場，足以聚集多人。中有矮屋數椽，面場而立，廠主居其中，門不常啟。屋之正面有窗，廠主日縛花會竿一名於竹筒，懸之窗前，謂之掛筒。時五十里內之居民罔不至，而廣場糕餅果餌，羅列無數，則以備押花會者之午餐。廠中朝夕極靜，日加午，則囂雜無倫矣。

其資本約銀一千餘圓，尚有後備金數千圓。股東至多，凡十餘股，股亦不限額，惟以最多者為廠主。復聘花會中之老手及經驗最富者為之輔。而廠外則又有所設風桌十數張，資本多者，亦數十百金。【凡花會，以銀圓押者歸廠中，以零星銅幣押者歸風桌。風桌云者，謂花會非其所司，不過聞風以為勝負也。】

花會既掛筒，則押者雲湧，咸以草紙寫花會名於上，謂之寫波，名數多少均可，惟其中有頭、札之分，式如下：「○○一圓。」圈為花會名，橫線上之數目為頭，橫線下之數目為札。然必寫二紙，以一紙進廠中，謂之進波，亦曰進風。餘一紙則押者藏之於身，以待開筒時為中時支錢之券，則又名曰對波。而廠中司事於收波時，又必開一小條，上加圖記，以付押者，為將來對波之證。進波已畢，乃命一人開筒，於是勝者歡呼聲，負者嗟歎聲，一時並作。俄而銀聲鏗鏗，履聲橐橐，不移時而鳥獸散矣。

花會之筒既開，則負者去而勝者留，持廠中所給之小條，與目有之對波，以待廠主之賠償。顧其賠償，亦分頭、札，例如前式。

有曰啄雁法者，極靈敏，非花會中之老手不能。蓋用此法者為廠中司事，當收波時，人眾紛擾，一手接波，一手付小條，而口中尚報某某及某某名頭數幾，何札數幾何，狀至寧靜，一絲不遺也。

又有稱雁法者，為預備揀選翌日之花會計，恆於夜中為之。

上海有花會

上海之有花會也，始為廣州、潮州、寧波三郡之人所倡，開會者曰筒主。其法，以三十六門【內有兩門不開。】任人猜買，自封緘。由筒主開一門，啟包檢之，得 中者，一贏二十八文。自錢二三十文至銀數十百圓，均可購買。有代收處，曰聽筒。其上門招徠者曰航船。以故貧家婦孺胥受其害。

三十六門者，一正 順，二銀玉，三月寶，四只得，五井利，六日山，七有利，八萬金，九茂林，十吉品，十一三槐，十二江河，十三青雲，十四元吉，十五攀桂，十六漢雲，十七志 高，十八光明，十九安土，二十逢春，二十一福祿，二十二合同，二十三霄元，二十四坤山，二十五太平，二十六明珠，二十七元貴，二十八必得，二十九大申，三 十合海，三十一合梅，三十二雲生，三十三富貴，三十四昌奎，三十五九官，三十六天亮是也。

上海有放三四之賭

上海之賭，有所謂放三四者，俗名倒棺材，皆下等遊民所為。游民有領袖四人，分蓄賭器十二具，永不增減，苟有私設者，必集人毀之。四人者各以器三具，分授於其黨，每具有二三十人司之，攜至租界非租界之接壤處所，以及鄉鎮，設攤於通衢，出器誘人，鄉愚趨之若鶩。

器為木牌一塊，長約寸半，如長立方形，兩面各刻長三、人牌，非三即四，驟視之，一若得之甚便者。別有一匣籠罩其上，大小脗合。愚者見之，以為罩三必三，罩四必四，決無遁飾。不知罩內之方洞，孔方而外圓，兩端有釘系之，如輪軸然，可旋轉自如。方其迎三而罩下時，以指一捺，則牌已斜立，喫緊於攤板之溼布，【如無此布，則法不行。】外推則三，內移則四，此固理之至明顯者。其時攤旁復有十數人，互相攙霸，【假作輸贏謂之攙霸。】押三得三，押四得四，觀者眼熱，亦必隨之而押。豈知注三變四，注四變三，變化不可測矣。然亦有偶得者，是之謂釣魚，餌之也。蓋人多貪心，小注易得，大注亦必隨之而下，亦安知其一去不返耶？

華人購賽馬彩票

旅滬西人，歲於春秋二季，有賽馬之舉。賽馬場在上海靜安寺路，形圓，廣可數里，內設木欄，分為 數圈，中央細草如毡，為拍球之所，外圈為賽馬處。賽時或七八騎，或十餘騎，騎者各衣彩衣，勒馬立於場之西北隅黑柱下。鈴動馬發，循欄疾走，以先至黑柱處者為勝。如是者三日，例以星期一始，星期三終，休息二日，至星期六復賽。且有跳浜之舉。浜累土為之，長丈許，高約三尺，以馬能躍過者為勝。西人視此舉甚重，賽日，海關、郵局午後均停辦公，勝負絕巨。華人雖不得與賽，而亦購其出售之彩票，即視馬之勝負以為買票之勝負。至宣統末，江灣亦有萬國體育會之跑馬場，華 人始得與焉。

鬬鵪鶉

鬬鵪鶉之戲，始於唐，西涼廄者進鶉於玄宗，能隨金鼓節奏爭鬬，宮中人咸養之。鶉類聚夥翕，畏寒 貪食，易為人所馴養。惟既以博鬥爭勝負，自必選材選材之所注意者，在毛、骨、頭、嘴、（左口右乂）【音詑，嘴（左口右乂）也。】、面、眉、眼、鼻、頷、胸，而於養之飼之洗之把之調之籠之之法，亦須講求。

鶉膽最小，鬬時所最忌者，旁有物影搖動，則必疑為鷹隼，驚懼而匿，不獨臨場即輸，且日後亦 費多方調養，始能振其雄氣。故鬬時放圈下，須人聲悄靜，各使搜毛訖，方齊下圈。優劣既分，輸贏已定，即下食分開。其敗者，俗謂之曰桶子。勝鶉若有微傷，洗 養五七日，即可鬬；傷若重，必俟傷痕全愈，方可洗把上場。

鬬鷦鷯

羽族有俗呼黃脰者，即鷦鷯，為小鳥之一種，性喜爭鬬。江、浙人多愛籠養以供清玩，每當春夏之交，各出所養者，隔籠搏鬬，藉以比賽優劣。

鬬蟋蟀

鬬蟋蟀之戲，七月有之。始於唐天寶時，長安富人鏤象牙為籠而蓄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至南宋時，賈似道嘗鬬之於半閒堂。鬬有場，場有主者。其養，以 器盛之，必大小相配，兩家審視數回，然後登場決賭，左右袒者各從其耦。其賭在高架之上，僅為首者二人得見勝負，其為耦者仰望而已，未得一寓目。而輸至於千百，不稍悔，至可笑也。

盛蟋蟀之器，以宣德盆為最貴。蟋蟀皆來自易州、西陵等處，種類以百數，而梅花方翅為上品。然蟋蟀，秋蟲也，入冬苦寒，當然失其勇武力。顧嗜之者，必精於昆蟲衛生學，始能延長其生命，且所留養，又皆久著勝績，乃可於消寒會博最後五分鐘之勝負焉。

打彈子

彈子房有木彈、檯彈二種。木彈擲於地。檯，桌也，在長形之桌間打之。上海愚園、張園及福州路之西園，兩種俱備，南京路福康里之和記、福州路之青蓮閣、北四川路之勇記號，則僅有檯彈。每盤取費，木彈一角，檯彈二角。居滬之人頗好之，雖較勝負，而資亦不甚巨也。

以射博

賭有禁，惟以射賭者無禁。京師人家有大書於門曰「步靶候教」者，賭箭場也。然往者寥寥，且僅於嘉慶以前有之。

象棋之博

圍棋非賭博之事，而象棋則為博具，恆有人設攤於道左，以錢博勝負者。象棋規如制錢，斲木所製，精者亦以骨或象牙為之。黑白各十六枚，畫局道而中分之，行止部位，各不相襲。其法以車馬礮卒等赴敵，而又恐為敵所乘，即須自護。若大將不能脫險，即敗局矣。

敲詩

敲詩者，以紙條約四五寸長者為之，亦曰打詩寶。摘錄七言或五言之詩句，於句中隱去一字，注於紙尾，以封套籠之。即於詩句之旁，別書大意相通者四字，並紙 尾原字，則為五，另攤方紙於几，劃為五度，以錢壓其上。射中者，一錢償三錢。其五字中之極不通者，大抵即其所隱之字也。輸贏固不鉅，且託名風雅，然亦賭博 之別派也。

花燈鼓

咸豐時，歙有攤錢會，曰花燈鼓，淫娃浪子雜沓其間。輸一錢，中者得三十五錢，摘詩句為注，人趨之若鶩。

羅丹之博

蒙古有羅丹，以鹿蹄捥骨，隨手擲為戲，視其偃仰橫側以為勝負。兒童婦女輒圍坐以取樂。

音樂類

音樂有拍子

聲成文者謂之音，蓋雜比曰音，單出曰聲也。樂者，五聲八音之總名，凡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等所製之樂器，皆是也。樂之進止為節奏，猶今之言節 拍，故有拍子。拍子，以表明節拍之度數者也。吾國雅樂，以音之停頓處曰拍，按音調之抑揚疾徐而用手或樂器以節之，曰拍子，通稱曰板眼，古之紅牙按拍是也。 若西樂，則凡於一定之時刻，表一定之強弱者，名曰拍子。一樂曲中之各小節，皆有同一之時價，但其音符之數，不必相等，且休止符亦可加入計算。

管音樂

管音樂者，能以唱曲之音出諸管也，福建之汀州有之。管出之聲，與口唱之曲無稍異。一人以鼻吹管，由管發音，五六人圍坐其旁，而佐以洋琴絃索焉。

十番

十番，又曰十番鼓，用緊膜雙笛，聲最高，吹入雲際，而佐以簫管、三絃，緩急與雲鑼相應，又佐以提琴、鼉鼓，其緩急又與檀板相應，再佐之以湯鑼。眾樂既 齊，乃用羯鼓，聲如裂竹，所謂「頭似青山峰，手如白雨點」者，始稱能事。其中復間以木魚、檀板，以成節奏。有《花信風》、《雙鴛鴦》、《風擺荷葉》、《雨 打梧桐》諸名色。若夾用大鑼、鐃鈸，則為粗細十番。創於京師而盛於江、浙。金匱錢梅溪曾有詩詠之。

八音聯歡

咸豐 時，都門有售技於市曰八音聯歡者。其法，八人團坐，各執絲竹，交錯為用。如自彈琵琶，以坐左拉胡琴者為擫絃，己以左手為

坐石鼓汗琴，鼓汗琴者以石手為彈三 絃者按絃，彈三絃者以口品笛，餘仿此。又一人於座外敲鼓。音極悠揚，其調亦緜邈可聽，傾動一時。此技宣統時尚有之，而各執其藝，不相為用，與咸豐時異矣。

八音

八音者，以彈唱為營業之一種，廣州有之。所唱有生旦淨丑諸戲曲，不化裝，而用鑼鼓。

陽襄八合

《陽襄八合》，樂譜也。陽襄者，殆指《論語》中之少師陽、擊磬襄二人而言。八合者，以八種樂器合成，鑼三種，曰大鑼，曰小鑼，曰手鑼；鼓二種，曰脆鼓，【亦稱班鼓。】曰銅鼓；【亦稱戰鼓。】鈸三種，曰大鈸，曰中鈸，曰小鈸。

京師酒肆備絃索

京師酒肆，無室不備絃索，二三知交，酒酣耳熱，輒自操胡琴，琅琅以歌。然亦有忌諱處，一不得稱唱戲，僅曰消遣，二不得隔座臧否，三不得於隔座未畢一折時，起而奪唱。

年鑼鼓

每屆新年，沿街鑼鼓，響似春潮，然皆漫無節奏，俗所謂年鑼鼓者是也。其樂器大率皆備，人家商店均有之，晝夜喧闐，震人心肺欲嘔。

江慎修通音律

婺源江慎修，名永，通音律。其論黃鐘之宮，則據《管子》、《呂氏春秋》以正《淮南子》。《漢書．志》曰：「黃鐘之宮。」黃鐘，半律也，即後世所謂黃鐘清 聲是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鐘，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正黃鐘之宮為律之遺意。《國語》：「伶州鳩因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鐘、太簇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雖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絃為大聲，大 絃為小聲。」雖詭其辭以諷，因是知

古者調瑟之法，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用全而居大絃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亦如此。慎修此言，實漢以來所未尋究者也。

吳西林致力於樂

仁和吳西林，名 穎芳。少即棄舉業，壹志讀書，致力於樂。嘗怪鄭樵《通志》之與先儒為難，於是取《六書》、《七音樂略》，一一從流而溯源。其致力則自樂始，謂律管音調，諸 儒能得其說而不能習其器，俗工能習其器而不能得其說，遂以為不可究詰，乃按典籍，證眾器，成《吹豳錄》五十卷。

士大夫諳音樂

乾、嘉間，士大夫皆諳音樂，三絃笙笛鼓板，亦嫺熟異常。嘉慶己巳，錢梅溪在京時，見盛甫山舍人之三絃，程香谷禮部之鼓板，席子遠、陳石士兩編修之大小唱，蓋崑曲也。

舒鐵雲諳音律

大興舒鐵雲孝廉位諳音律，能吹笛鼓琴，其度曲，不失分寸。所作樂府院本，一脫稿，即付老伶，按節而歌，不煩點竄也。

邱穀士通律呂

邱之稑，字穀士，瀏陽監生。生有異質，敦孝友，喜讀書，尤通律呂。謂樂所由起，實符天地自然之氣。做古法，掘坎內管推候十二月中氣，應六十四卦，審陰陽 休咎之徵。道光己丑，知縣杜金鑑聘典文廟樂舞，為設局。乃按律製器，率眾肄習，凡數十年。又博採群書，辨正譌失，著《律音彙考》及《丁祭禮樂備考》刊行。

鑼鼓三奏諸樂器

乾隆時，粵中有鑼鼓三者，瞽人也。日負諸樂器沿街售技，北方謂之一人戲。不知其姓名，人以其技呼之曰鑼鼓三。或邀之演技，則以草薦席地坐，凡諸樂器環置 左右，口吹管籥，手按工尺，左肘搖鑼，右拇指箝木棰撾其，鼓左拇指挂小板為節拍，和其歌，其餘樂器應手而執，妙無滯機，疾徐緩急，無不中度。其唱則生旦淨 丑諸

腳色，一一畢現，不辨為一人所出，若合衆手而為之者。二冒語人曰：「吾業無他奇，惟在熟耳。方吾之創斯技也，懼不克成。即成矣，而左支右絀，懼無以諧 聽。於是再三服習，日夜念此至熟，其庶幾乎，今二十有餘載矣。口纍纍如貫珠，手與口相為應，足與手無相違，自是不期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也。」

朱錦山奏二十四種樂

乾隆末，有朱錦山者，烏程人。能陳二十四種樂器於前，以口及左右手足動之，皆能中節。且能奏南北各大小曲，及仿拇戰笑詈等聲，莫不畢肖。和坤聞其名，召入都，命給事於邸，厚糈之。錦山知和必敗，先一年辭去，還吳興，仍藉素業餬口，布衣蔬食，偃如也。

蒙古音樂

蒙人以歌唱為娛樂，所歌多為情詞，或亦有贊美古人之偉績者。歌時，必男女多人，和音齊唱，聞之令人生悲。旅行沙漠中，互相唱和，頗增征人思鄉之感。其音之最哀者，往往聞者淚下。又有一種專以歌唱為業者，常應曠野旅客之招聘，其樂器僅有笛、絃二種。

準噶爾音樂

準噶爾部人民之俗，每日申刻，擊鼓鳴鐃，曰送日。其樂器，有雅圖噶伊奇爾、和爾、圖卜碩爾、必和色爾、特穆爾、和爾綽爾等六器，為歡會宴飲所用；有鏗格 爾、格昌定、沙克鴻、和必斯、奇古爾、伊克布呼、棟布呼等七器，為誦經應和所用。其樂曲，有名《都爾本衛拉特》者，有聲無辭，用以試絃；有名《噶爾丹穆圖爾》者，為歎美其人之辭；有名《布圖根雅布薩爾》者，為頌禱之辭；別有沙律齊默克噶爾丹穆爾奇勒噶蘇圖們額齊諸曲。

喀什噶爾音樂

回部喀什噶爾之俗，歲於十月朔日、十二月十日，大伯克率眾張鼓樂，赴寺拜天，並慶賀宴會。回民吉禮，用鼓二，胡琴一，三絃二，箏一，樂人席地而坐，以手拍鼓，眾樂從之，聲音和翕。樂人歌曲，婦女數人起舞，踏步旋轉，皆能應節。

城中築高亭一座，日入時作樂以送日。闢展每歲二月，謂之年頭，彼此宴會，幼子幼女相率歌舞。其樂器，有大鼓、小鼓、銅號、鉸子、噴吶、喇叭、三絃，哈 龍、烏什各城阿奇木，每日用鼓吹一

次。回民吉禮用樂，男女歌舞。葉爾羌、和闐樂器，有箏、二絃、琵琶、胡琴、管、喇叭、嗩吶、鼓鈸，日入時亦作樂送日。庫車、沙雅爾樂器，有大鼓、小鼓、喇叭、嗩吶、三絃、箏。阿克蘇、賽哩木拜樂器，有三絃琴、手鼓，每日申刻以後，亦作樂以送日。

回部樂曲，一名《斯那滿》，為愛慕其人之辭；一名《塞勒喀斯》，為拊掌行樂之辭；一名《察罕》，一名《珠魯》，為馬前鼓吹之辭。凡按工尺字一周，終而復始，節以人聲，隨其長短以成曲調。

纏回音樂

新疆纏回之平民，遇尊長，交手撫胸，俯首誦賽拉瑪里坤帖斯列海，以為親敬。宴客時，樂賓之樂，以鼓為主。大鼓以枹擊者，謂之東不拉，小鼓以手撾者，謂之 達普木，管謂之娑拉伊，葦笳謂之拉伊，三絃謂之拉瓦普，二絃謂之色哈，銅絃謂之彈普，絲絃如琵琶者謂之斗塔，如洋琴者謂之喀攏。男女當筵，雜奏唱歌，女子 雙雙逐隊起舞，謂之偎郎，間亦有以男子而偎郎者。

西康音樂

西康番人之於音樂，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等器，大半購自內地，惟音之節奏，異於漢人，歌舞亦然。歌有古調傳已多年者，有新聲按年由藏人新譜者，大抵皆燕賓客、和夫婦、樂豐年、慶太平之語也。

唱歌

唱歌，亦稱樂歌。光緒時，由學部奏定為學校教科之一，男女皆有之，所以發生徒音樂上審美之感情，而涵養其德性者。歌辭深淺之程度，以所在學級之國文科為準。

聖祖改訂樂章聲調

康熙甲午，考訂中和樂章聲調，諭南書房、翰林等：「向來陞殿所奏中和樂章，皆仍明代所撰，句有長短，體制類詞。後因文體不雅，命大學士陳廷敬等改撰，其 章法皆以四字為句。而奏樂人未習聲調，仍以長短句法湊合歌之，是雖文法易而聲調未易也。今考察舊調，已得宮商節奏，甚為和平，必得歌章字句亦隨詞調，則章 法明而宮商諧。此事所關最要，著南書房翰林會同大學士等詳考定議，務使章法與聲調協和，歸於允當。」乙未冬至，躬祀圜丘，用

新定樂律。是時考止律呂，凡樂 制、樂器、樂歌，皆經上親定，制度得中。以是月南郊大祀為始，嗣後如祭祀、朝會典禮，欽定雅樂亦並用矣。

耕耤歌三十六禾詞

世宗御製《三十六禾詞》，遇行耕耤禮時，用金、鼓、簫、篴、笙、拍各六，歌《禾詞》樂工十四名，於耕耤所排列，俟行禮時，樂工鳴鑼鼓歌之。

採桑歌

皇后採桑時，童髫歌《採桑詞》者十人，金、鼓、拍版各二，簫、笛各六，排立桑外東西徑道以唱之。

吳中櫂歌

吳中多櫂歌，皆男女相慕悅之辭也，發情止義，頗得風人之旨。夜程水驛，月落篷窗，每與柔櫓一聲相應答，動人鄉思，悽其欲絕。今舉其一以例之曰：「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個飄零在外頭。」

粵人好歌

粵人好歌，謂之粵謳。凡有吉慶，必唱歌以為歡樂，以不露題中一字，語多雙關，而中有掛折者為善。掛折者，掛一人名於中，字相連而意不相連者也。其歌也，辭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襯貼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節長聲，自迴自復，不欲一往而盡。辭必極其豔，情必極其至，使人喜悅悲酸，而不能已已，此其為善之大端也。故嘗有歌試以第高下，高者受上賞，號歌伯。其娶婦而親迎者，婿必多求數人，與己年貌相若，而才思敏給者，使為伴郎。女家索攔門詩 歌，婿輒握筆為之，或使伴郎代草，或文或不文，總以信口而成、才表華美者為貴。至女家不能酬和，女乃出閣。此即唐人催妝之作也。先一夕，男女家行醮，親友 與席者，或皆唱歌，名曰坐歌堂。酒罷，則親戚之尊貴者，自送新郎入房，名曰送花，花必以多子者，亦復唱歌。自後連夕，親友來索糖梅啖食者，名曰打糖梅，皆 唱歌，歌美者，得糖梅益多矣。

謳之長調者，如唐人《連昌宮詞》、《琵琶行》等，至數百言千言，以三絃合之，每空中絃以起止，蓋太簇調也，名曰摸魚歌。或婦女歲時聚會，則使瞽師唱之，如元人彈詞曰某記。某記者，皆小

說也，其事或有或無，大抵孝義、貞烈之事為多，竟日始畢，叮勸可戒，令人聞而感泣。

其短調蹋歌者，不用絃索，往往引物連類，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如曰：「中間日出四邊雨，記得有情人在心。」曰：「一樹石榴全著雨，誰憐粒 粒淚珠紅。」曰：「燈心點著兩頭火，為娘操盡幾多心。」曰：「妹相思，不作風流到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那見風吹花上枝？」《蜘蛛曲》曰：「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又曰：「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真絲。」又曰：「妹相思，蜘蛛結網恨無絲，花不年年在樹上，娘不年年作女兒。」《竹葉歌》曰：「竹葉落，竹葉飛，無望翻頭再上枝。擔傘出門人叫嫂，無望翻頭做女時。」《素馨曲》曰：「素馨棚下梳橫髻，只為貪花不上頭。十月大禾未入米，問娘花浪幾時收？」凡村落人奴之女，嫁日，不敢乘車，女子率自持一傘以自蔽。既嫁，人率稱之為嫂，此言女一嫁不能復為處子也。梳橫髻者，未笄也。宜笄不笄，是猶不肯在 花棚上也。稻十月熟者名大禾，歲晏而米不入，花浪不收，是過時而無實也。此刺淫女也。有曰：「大姐姐，分明大姐大三年。擔凳井頭共姐坐，分明大姐坐頭邊。」言女嫁失時也，妹自愧先其姊也。有曰：「官人騎馬到林池，斬竿觔竹識筲箕。筲箕載綠豆，綠豆餵相思。相思有翼飛開去，只剩空籠掛樹枝。」刺負恩也。 有曰：「一更雞啼雞拍翼，二更雞啼雞拍胸。三更雞啼郎去廣，雞冠染得淚花紅。」有曰：「歲晚天寒郎不回，廚中煙冷雪成堆。竹篙燒火長長炭，炭到天明半作灰。」有曰：「柚子批皮瓤有心，小時則劇到如今，頭髮條條梳到尾，鴛鴦怎得不相尋？」有曰：「大頭竹筍作三椏，敢好後生無置家。敢好早禾無入米，敢好攀枝 無晾花。」敢好者，言如此好也。其蛋家女，蕩髻如吳下唱楊花者，曰綰髻。有謠曰：「清河綰髻春意鬧，三十不嫁隨意樂。江行水宿寄此生，搖櫓唱歌槳過滘。」槳者，搖船也，亦雙關之意。滘者，覺也。若此者不可枚舉，皆以比興為工，辭纖豔而情深，頗有風人之遺，而《采茶歌》尤善。

粵俗歲之正月，飾兒 童為綵女，每隊十二人，人持花籃。籃中然一寶燈，罩以絳紗。以絙為大圈，緣之踏歌，歌十二月采茶。有曰：「二月采茶茶發芽，姊妹雙雙去采茶。大姊采多妹采 少，不論多少早還家。」有曰：「三月采茶是清明，娘在房中繡手巾。兩頭繡出茶花朵，中央繡出采茶人。」有曰：「四月采茶茶葉黃，三角田中使牛忙。使得牛來 茶已老，采得茶來秧又黃。」是三章，則幾於雅矣。

東莞歲朝貿食嫗所唱歌頭曲尾者，曰湯水歌。尋常瞽男女所唱，多用某記，其辭至數千言，有雅有 俗，有貞有淫，隨主人所命唱之，或以琵琶，秦子為節。兒童所唱以嬉者，曰山歌，亦曰歌仔，多為詩餘音調，辭雖細碎，亦絕多妍麗之句。大抵粵音柔而直，頗近 吳越，出於唇舌間，不清而濁，當為羽音。歌則清婉瀏亮，紆徐布情，聽者亦多感動。而風俗好歌，兒女子天機所觸，雖未嘗目接詩

書，亦解曰口唱和，目然合韻。說者謂粵歌殆目磅人之女，其原辭不可解，以《楚辭》譯之，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如」，則絕類《離騷》也。粵固楚之南裔豈屈，宋流風，多洽於婦人女子歟？

潮人以土音唱南北曲者，曰潮州調。潮音似閩，多有聲而無字，或一字而演為二三字。其歌輕婉，閩、廣相半，中有無其字而獨用聲口相 授。曹好之以為新調者，亦曰輋歌。農者每春時，婦子以數十計，往田插秧，一老撾大鼓，鼓聲一通，群歌競作，彌日不絕，是曰秧歌。南雄之俗，歲正月，婦女設 茶酒於月下，罩以竹箕，以青帕覆之，以一箸倒插箕上，左右二人撻之，作書問事吉凶，又畫花樣，謂之踏月姊。令未嫁幼女，且拜且唱，箕重時，神即來矣，謂之 踏月歌。長樂婦女，中秋夕拜月，曰椓月姑，其歌曰月歌。蛋人亦喜唱歌，婚夕，兩舟相合，男歌勝，則牽女衣過舟也。黎人會集，則使歌郎開場，每唱一句，以兩 指下上擊鼓，聽者齊鳴小鑼和之。其鼓如兩節竹，而腰小，塗五色漆，描金作雜花，以帶懸繫肩上。歌郎畢唱，歌姬乃徐徐唱，擊鼓亦如歌郎。其歌大抵言男女之情，以樂神也。

劉繼廷聽采茶歌

劉繼廷嘗客衡山，曾臥聽《采茶歌》，賞其音調，而於辭句懵如也。翌年又至，則於其土音雖不盡解，然領其意義者，十可三四。因之而歎古今人相去不甚遠，村婦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國之章法。顧左右，無可與言，浩歎而止。

曼殊歌梁司農祝家園詞

毛西河之姬曼殊，張姓，小字阿錢，順天豐臺賣花翁女也。幼慧，能效百鳥音，工鍼黹。稍長，白皙而妍，綰髮作連環，名百環髻。西河以冷宦在京，益都馮文毅 公溥助貲作合。婚之夕，陳其年檢討為之更名曼殊。既侍西河，學書度曲，不半載而能，最愛歌梁司農《祝家園詞》。既而得奇疾，漸就羸弱，年二十四而殀，西河 作別誌書之磚，士大夫爭以詞挽弔。其病中嘗繪小影，名《留視圖》。

王心逸聞絃歌聲

長山王心逸進士德昌，嘗告淄川蒲留仙曰：「在都過市，聞絃歌聲，觀者如堵。近窺之，一少年曼聲度曲，無樂器，惟以一指捺頰際，且捺且謳，聽之鏗鏗，與絃索無異。」

旗亭歌洪昉思詞

錢塘洪昉思太學昇工樂府，宮商不差脣吻，旗亭畫壁，往往歌之。所作樂府，有《長生殿傳奇》及《天涯淚》、《四嬋娟》雜劇。娶同里黃文僖公機孫女，亦諳音律。

老胡應聲而歌

聖祖親征準噶爾，師還，次歸化城，躬自犒勞西路凱旋之師，輟膳享士，獻厄魯特之俘，彈箏笳，歌者畢集。有老胡善吹笳，工口辯，有膽，兼能漢語。因賜以 酒，使奏技，遂應聲歌曰：「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河為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駱駝。嗚呼！黃河以北兮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兮奈若 何？」遂伏地謝。聖祖大笑，赦之，遣還，俘中多人亦分別赦免。

王采薇按笛歌詞

孫淵如夫人王采薇嘗言，唐五代詞，率可倚聲，被之簫管。春餘夜靜，輒取李後主「簾外雨潺潺」詞，按笛譜之，令淵如審聽。至「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二句，聞者欷歔。其後淵如寫采薇遺影，為《落花流水圖》，以此。

舒鐵雲夜聞吳歌

舒鐵雲嘗於舟夜聞吳歌，宋左彝有詩，因和之曰：「遠采芙蓉夜渡江，艣聲欸乃近船窗。來朝驚破揚州夢，定是吳娘水調腔。」

王粹士每醉必歌

常寧王粹士布衣全興好飲，每飲必醉，醉必歌，歌之長短高下必協律，士大夫多做為之。

番人善歌

臺灣番社有歌，詞簡情遠，純然古代之歌詩體也。歌云：「我所思兮貌何美，夢寐輾轉不可忘。我今深山去捕鹿，心旌飄搖獨徬徨。只好捕鹿歸來日，與卿相餽共舉觴。」首尾寫情，自在流出。

俍人善歌

佷人善歌，女及笄，父母縱之山野間，少年從之，歌者且數十，視女答歌之意為去留。一人留，則眾皆散。男子鐫其歌詞於木贈女，字細若蠅，間以金彩花鳥，髹以漆，女則具繡囊錦帶以答男。婦多美姿，人即撫摩其身，不禁，及乳，則怒，甚且見殺，謂諸支竅皆天生，乳則己所成，不可侵也。

僮人善歌

僮女於春秋時，布花果、笙簫於名山。其衣上之飾，為五色絲同心結、百紐、鴛鴦紐。選其少妙者，伴峒官之女，曰天姬隊。餘則三三五五，采芳拾翠於山椒水湄，歌唱為樂。男亦三五成群，歌而赴之。相得則唱和竟日，解衣結帶，相贈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中秋節。三月之歌曰浪花歌。峒官者，僮人之頭目也。

蠻女善歌

桂林西鄙峒蠻十七八女子，披如雲鬢髮，繫紅絲縧，垂雙金珥，跣趺玉映，袒臂酥凝，跳走笑歌，意態皎如也。歌蠻音，婉孌靡曼。誰家女郎以善歌著稱於時，則光寵遍親族，其父母恆以是驕人。

孫春山雅善歌唱

光緒中葉，京師知音之士以孫春山部郎為最。春山雅善歌唱，尤工青衣，【旦亦曰青衣。】字正腔圓，非伶界所及。日常攜二三朋輩，召集歌郎，畫壁旗亭。伶界有難諧之字，不達之腔，無可問津者，必造春山請業。雛伶相見，咸呼以師。每集，則羊衛多人，環而受教惟謹。春山亦不厭不倦，或為之循聲按拍，或為之砭誤正訛，低唱輕敲，徐然下酒。宴飲他室者，往往輟杯就聽，簾外重足一跡，賞歎深之。

大悅唱等韻

劉繼莊髫年時，在京都仁壽寺，遇蜀僧大悅，自言善唱《等韻》，稍稍為之言其梗概，不及學也。繼莊，名獻廷，康熙時大興人。

陸麗京度曲

錢塘陸麗京，名圻，度曲四齣，薄遊武塘，錢仲芳大集賓客，即令吳伶演唱。新聲豔發，絲竹轉清，四座之間，魂搖意深。

心頭小人唱曲

安邱貢士張某寢疾，臥於牀，忽見心頭有小人出，長僅半尺，儒冠儒服，作俳優狀，而唱崑曲，音清徹，說白自道名貫，一與己同。所唱節末，皆其生平所遭。四折既畢，吟詩而沒。張猶記其梗概，為人述之。後為高西園，張園所詢，且猶為述其曲文也。

李笠翁挾妓度曲

李笠翁，名漁。性齷齪，善逢迎，遨游官紳間。喜作詞曲及小說，常挾雛妓三四人，遇貴游子弟，便令隔簾度曲，故使之奉觴行酒，復縱談房中術，誘重利。吳梅 村亦識之，嘗贈以詩曰：「家近西陵住薜蘿，十郎才調歲蹉跎。江湖笑傲跨齊贅，雲雨荒唐憶楚娥。海外九州書志怪，坐中三疊舞回波。前身合是玄真子，一笠滄浪 自放歌。」尤悔庵亦曰：「十郎才調福無雙，雙燕雙鶯話小窗。送客留髡休滅燭，要看花睡炤銀缸。」自是而北里南曲中遂無不知有李十郎者矣。

王夢樓教僮度曲

丹徒王夢樓太守文治，嘗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自隨，辨論音樂，窮極幽渺。客至其家，張樂共聽，窮日不倦。海內求其書者，歲有餽遺，率費於聲 伎。人或諫之，不聽，其自喜顧彌甚也。然至客去樂散，默然禪定。夜坐，脅未嘗至席。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如是者數十年。

劉培珊為老伎師

劉培珊，金陵人，秦淮老伎師也。同治初，粵寇亂平，重理舊業，句欄中人大半稱女弟子。花白髭鬚，老而不俗，是丁繼之一流人物。善吹笛，女郎度曲，律呂稍 有不合，輒委曲成全之。彈箏摘阮，尤擅絕技。每值踆烏西墜，顧兔東升，煙水迷漫之會，輒坐一小七板，往來於利涉橋、大中橋一帶，為群弟子按拍。纔離西舫，又上東船，真點水之蜻蜓，穿花之蛺蝶也。有嬾雲山人者贈聯云：「九曲青溪，一聲長笛。大江東去，孤鶴南飛。」又出素扇求詩，山人贈以四絕云：「魁官笛子卯 官簫，往事蒼茫話板橋。各有宗風尊護法，彩雲仙隊領嬌嬈。」「新栽楊柳碧芊綿，幾輩王孫繫畫船。天寶詩人多感慨，江南偏遇李龜年」。「十番子弟各翻新，只有何戡是舊人。我醉扣舷歌水調，可能擫笛付真真」。「祭酒詩編楚兩生，南朝狎客並知名。暮年冷淡無吟料，借爾箏琶遺我情」。

董福祥因唱得官

左文襄公宗棠用兵西陲，收撫鎮靖諸堡。董福祥最後降，文襄怒，且患其跋扈難制，命斬之。已解衣辮髮矣，福祥忽高唱《斬青龍》【即《鎖烏龍》。】一劇，蓋 隱以單雄信自況也。所唱秦腔，聲情激越，至「雄信本是奇男子」一句，衝冠怒目，尤有凜凜不可犯之概。文襄壯之，命釋縛，並賜酒食，曰：「吾與單將軍壓驚 也。」旋奏賞副將，令統率部眾，隨老湘營赴前敵。後克新疆，董功為多。

董炳源因唱落職

董炳源者，湘人也。以文生從 左文襄於新疆，積功擢至直刺。後牧安西州，至省，謁新藩司，以嘗同居文襄幕，共事有年也，延入密室，相見道故。及辭出，藩司復親送之登輿。炳源至是得意忘 形，行至大堂，高唱「大叫一聲出帳外」云云，亦《斬青龍》劇中句也。藩司大駭，乃以其夙患心疾，舊疾忽發，詳參落職。

端忠愍喜南北大小曲

端忠愍公方生平喜聽南北大小曲，尤好二黃。督兩江時，官場多以此為媒。一日，袁某之第三子名某某者，由山東至，以屬吏【江蘇候補道。】禮稟見，端猝然問曰：「能唱二黃乎？」某一時倉皇不能置對，端又強之曰：「爾必能唱，速唱與我聽之。」

唱繡荷包調

乾隆末葉，秦淮盛行《繡荷包》新調，畫舫青樓一時爭尚，繼則坊市婦稚擔夫負販皆能之，久且卑田院中人，藉以沿門覓食者，亦無不能之。聲音感人，至於斯 極。一日，有某者，鶉衣鵠面，彳亍泮宮前，持破瓷二片，擊之有聲，唱《繡荷包》，靡靡動聽，人或以數文錢給之。隔旬餘，再過其地，某已衣履簇新，且挈一　醜婦人，年可五十許，塗脂抹粉，手捻三尺長菸筒，扭捏作態，相與對唱《繡荷包》，及淫嫚各小曲。有識之者告人曰：「此婦不識何許人，亦工唱。日來聽某唱，惘惘若失，遂罄其貲，自媒於某。某固流蕩子，亦樂就之，蓋已為贅婿矣。」

唱道情

追情，樂歌詞之類，亦謂之黃冠體，蓋平追士所歌，為離塵絕俗之語者。今俚俗之鼓兒詞，有寓勸戒之語，亦謂之唱道情，江、浙、河南多有之，以男子為多。而鄭州則有婦女唱之者，每在茶室，手搖鐵板，口中喃喃然。

書場

上海有所謂書場者，一說書，一灘簧，一彈唱。日檔在午後之五、六時，夜檔在午後之九、十時。說書即南詞，男女均業之，灘簧率為男，彈唱率為女。日中坐而聽者，則皆男多於女。

彈唱之女，皆妓也，昔曰書寓，今則長三，惟大名鼎鼎著稱於時者，則不至。遊客見有當意者，即可點戲令唱，每齣一元，大抵每點戲必二齣。既點戲，妓傭以水煙袋進，即可詢問里居，往打茶圍。

堂名

堂名，樂班也，亦稱清音班，昔之江寧，今之蘇、杭等處皆有之。以嘗自稱福壽、榮華等堂，故以為名。每班用十歲至十五六歲之童子八人，服色皆同，領以教師管班，佐以華麗裝飾品及九雲鑼諸樂器，喜慶之家多雇用之。

乾隆時，江寧之清音小部，有單廷樞、朱元標、李錦華、孟大綬等。至末葉，次第星散。後起者為九松、四松、慶福、吉慶、餘慶諸家，而腳色去來，亦鮮定止，而以慶福堂之三喜、四壽、添喜，餘慶堂之巧齡、太平為品藝俱精。挾妓之游客輒攜之，使並載於舫，無嫌竹肉紛乘也。未幾，而亦飾以玻璃燈球、燈屏，析木作架，略如盪湖船式。有招之往者，日間則別庋一箱，嚮晦迺合檇成之，絳蠟爭燃，碧簫緩度，模糊醉眼，幾疑陸地行舟也。

灘簧

灘簧者，以彈唱為營業之一種也。集同業者五六人或六七人，分生且淨丑腳色，惟不加化裝，素衣，圍坐一席，用絃子、琵琶、胡琴、鼓板。所唱亦戲文，惟另編七字句，每本五六齣，歌白並作，間以諧謔，猶京師之樂子，天津之大鼓，揚州、鎮江之六書也。特所唱之詞有不同，所奏之樂有雅俗耳，其以手口營業也則一。婦女多嗜之。江、浙間最多，有蘇灘、滬灘、杭灘、寧波灘之別。杭灘昔有用鑼鼓者，今無之。

善琵琶者頗有其人。晚近以來，上海流行蘇灘，以林步青為最有

名。秤善滑稽，能作新式說白，婦女尤歡迎之。所至之處，座客常滿，其價亦較他人為昂。著名者尚有張筱棣、范少山、周珊山、鄭少賡、金清如等人。

花調

花調，杭州有之，介於灘簧、評話之間。以五人分腳色，用絃子、琵琶、洋琴、鼓板。所唱之書，均七字唱本，其調慢而且豔，每本五六回。

平調

平調為樂曲之一種，有長歌行、短歌行等曲。其器有笙、笛、筑、瑟、琴、箏、琵琶七種，今紹興有之。集六七人而唱之，七字句為多，曼聲長歌，如「花有清香月有陰」，則聽者所習聞，亦有道白。越女以其味淡聲希，聞之輒厭。

盲妹彈唱

盲女彈唱，廣州有之，謂之曰盲妹。所唱為《摸魚歌》，佐以洋琴，悠揚入聽。人家有喜慶事，輒招之。別有從一老嫗游行市中以待人呼喚者，則非上駟也。妹有生而盲者，有以生而豔麗，為養母揉之使盲者。蓋粵人之娶盲妹為妾，願出千金重值者，比比皆是也。

鼓詞

唱鼓詞者，小鼓一具，配以三絃。二人唱書，謂之鼓兒詞。亦有僅一人者，京、津有之。大家婦女無事，輒召之使唱，以遣岑寂。

徐癡唱盲詞

崑山徐某，佚其名，大司寇乾學之玄孫也。父某，為邑諸生，放誕，不善治生，家資蕩然，生徒亦散盡。某年十三，受傭於縣胥，為之鈔書，得值以奉父母。父故嗜酒，每飯，無三爵不能舉箸。某力不給，貰於肆。久之，不能償，恐市儈之怒己也，日過肆，效柳敬亭抵掌談三國、隋唐演義，聲色俱肖。市人悅之，遂不問酒值。已而遂佯狂歌唱，藉以易酒肉甘旨，本無闕。父歿，母病，某又苦目眚，不能作書，居然抱絃索唱盲詞以為業矣。

昆山於維正士子，分設新縣曰新陽，別建城隍廟於城東之羅漢稿，即葉文敏公半繭園故址也。某日，歌於斯，聽者雲集，日將午，輒告歸。強留之，則泣下，眾異之。或尾之去，則以所得金錢，市 食品歸。母飯已，食其餘，復來，率以為常。或詢其家世，則偽為聾狀，憨笑而已，蓋以操術既卑，不欲污先人門閥也。其母死，遂不見，或曰自沈於河矣。眾呼之 曰徐癡。

紫瘌痢善絃詞

有紫瘌痢者，善絃詞，蔣心餘太史為之作古樂府。

彈詞

彈詞，以故事編為韻語，有白有曲，可以彈唱者也。宋末有《西廂傳奇》，止譜詞曲，猶無演白。至金章宗時，有董解元者，作《西廂搊彈詞》，始有白有曲。《倭 袍》、《珍珠塔》、《三笑姻緣》，皆彈詞也。昔柳敬亭以彈詞名，說左寧南、法武侯，為侯朝宗送桃花扇，其忠忱俠骨，有足多者，宜吳梅村為之立傳也。其後以 彈詞名者四家，曰陳、姚、俞、陸，俞則俞秀山也。四家中俞調獨傳，或訛為虞調，謂出自虞山，非也。厥後又有馬調，馬名如飛。

彈詞為盲詞之別支，其聲調惟起落處轉折略多，餘則平波往復，至易領會，故婦孺咸樂聽之。開場道白後，例唱開篇一折，其手筆多出文人，有清詞麗句，可作律詩讀者。至科白中之唱篇，半由彈詞家自行編造，品斯下矣。

蘇城操彈詞業者之出游也，南不越嘉禾，西不出蘭陵，北不踰虞山，東不過松泖。蓋過此以往，則吳音不甚通行矣。彈詞業之不能發達，職是故也。

彈詞家之能持久與否，不知者輒謂其必視聽客之多寡以為進退，而不知非也。說部若去頭腳，篇幅頓小，藝之善者，時出新意以延長之，而聽者猶嫌其短。反是，則一說便完，雖十餘日，亦覺枯坐片時之無謂。昔人謂善評話者，於《水滸》之武松打店，一腳閣短垣，至月餘始放下。語雖近謔，然彈詞家能如是，亦豈易耶！

戲劇有配角，而彈詞無之。

彈詞之插科，彼業謂之倏頭。倏頭之佳者，其先必遲回停頓，為主要語作勢，一經脫口，便戛然而止。科白之能解人頤，非簡練揣摩不可，其妙處在以冷雋語出之，令人尋味無窮。然亦有過於刻畫，尚未啟齒，而已先局局者，下乘也。

彈詞家開場日之前，必奏《三六》、《三六》者，有聲無詞，大類《三百篇》中之笙詩。《三六》每節為三十六拍，不得任意增減，音節緊湊，無一支蔓。自業灘簧者增加節拍，使之延長，彈詞家亦尤而效之，古意益蕩然無存。或曰，《三六》，即古之《梅花三弄》也。

善彈詞者之唱篇科白，悉視聽客之高下為轉移。有名書場，聽客多上流，吐屬一失檢點，便不雅馴，雖鼎鼎名家，亦有因之墮落者。蘇州東城多機匠，若輩聽書，但取發噱，語稍溫文，便掉首不顧而去。故彈詞家坐場近城東，多作粗鄙狎褻語，不如是，不足以動若輩之聽也。然有時形容過刻，語涉若輩，【彼業謂之千。】則 揶揄隨之，甚且飽以老拳。

書場口碑，多出之聽專【疑為站之譌。】書者，中以轎役為多，倒面湯，【逐客令也。】捉漏洞，衝口即出，不稍假借。而 且場地愈合宜，則聽專書者亦愈多，彈詞家於此等處，必兢兢惟恐失若輩歡。若輩又好與說書先生兜搭，得其歡心，則招呼尤殷勤。所謂先生者，亦必笑顏承迎，與 之酬答，此輩之勢力可知。上海髦兒戲場，遇旦角登場，則怪聲四起，有貓叫聲，有狗吠聲，有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聲，場上女伶，於發聲之尤怪異者，亦必回眸以一 笑報之。蓋此種怪聲，多發自看白戲之馬夫、龜奴。近則每況愈下，有貌似上流之儇薄少年，亦不屑降尊而效馬夫、龜奴之顰也。

彈詞家之應外埠聘也，場主必先訂定銀若干，名曰帶擋。負時名者，此處未及往而彼處帶擋又來，張步雲之奔波至死，以帶擋為累。故其甫經學成及名不甚著者，多倩師友為之代攬帶擋。

彈詞家應聘外埠，謂之出碼頭。出碼頭時所開書，多擇生澀腳本。名家之所以說部多而且熟者，練習之功候深也。亦有借碼頭為試驗及殖財地，回蘇始拜師者。每 拜一師，非六七十金不辦。彼業規例綦嚴，說一書必奉一先生，否則不能接受盤洋。然碼頭不盡蘇人，嘉、湖及常熟、無錫籍者，亦間有之，其藝亦有高出蘇人上 者，特少數耳。

業彈詞者，於碼頭上遇非蘇州人而同業者，皆謂之外道。嘉善有一外道曰李文炳者，海寧硤石人，所說書為楊乃武，近代史也。映帶周密，不脫不離，非略解文義者不辦。其絃索之圓熟，則雅近吳陞泉。

彈詞為吳郡所有，而越有平調，粵有盲妹，京、津有鼓詞，其聲調有足與彈詞相頡頏者。然彈詞亦有派別，今即俞調、馬調比較言之。俞調音節宛轉，善歌之者，如春鶯百囀，竭抑揚頓挫之妙。其調便於少女。如飛出，一變凡響。以科舉時代之八股例之，俞調猶管韞山，而馬調則周犢山，亦彈詞家之革命功臣也。

彈詞名家多與文士遊，非与其擲揚也，以探是業者多矢學，略沾溉文學緒論，則吐屬稍雅馴。

同治初年，吳門彈詞家之著名者，為馬、姚、趙、王。馬即如飛，姚字似璋，趙字湘舟，王字石泉。姚所演講者為《水滸》，餘三人所擅長之說部，馬為《珍珠 塔》，姚為《玉夔龍》，而王則《南樓傳》也。他若顧雅庭之唱白，田敬山之詼諧，亦俱負一時盛名。雅庭之唱篇，多出自蘇人江聽山之手，所說為《三笑》，插科 道白，非他書比。要須出以文士口吻，得江編定，聲價十倍，江之深於此道可知。

如飛之子曰一飛，說唱尚有父風，而名不甚著。石泉之子曰綬卿，能覽書報，彼業中有爭執事，得綬卿片言立解，以學識為業中冠也。惟以嗜煙致倒其嗓，識者惜之。

敬山之子曰少山，落拓不羈，佯狂自恣。每坐場子，有時座為之滿，有時聽者幾絕跡。蓋其性頗僻，聽客少則振作精神，不稍軼本書範圍，不如是，將受場主擯斥 也。聽客一多，則狂病復發，而語多不經矣。然其科白之嫻熟，心思之敏活，且能於背上彈三絃，傳其父技，皆為人所稱道者也。

說《描金鳳》之錢玉卿，亦蘇州彈詞家之錚錚者。玉卿為張步瀛之外舅，步瀛之技，即授自玉卿。玉卿晚年登場，輒與其子幼卿俱，善詼諧，與步瀛相彷彿。

說《三笑》之謝少泉，與步瀛為親家，生涯鼎盛，而其景況之拮据，殊不減於步瀛。彈詞家普通所用樂器，為琵琶與三絃二事，間有用洋琴者，則以年齒尚稚，而 發音清脆也。晚近彼業中之善琵琶者，首推步瀛。步瀛坐場子，逢三六九日，例必於小發回時，奏大套琵琶一折。儕輩咸效顰焉，然終不能越步瀛而上之。步瀛天資 優美，又習聞金春齡緒論。春齡曾充縣吏，為蘇州琵琶聖手。每歲之春，支硎山、獅子林例設琵琶會，四方之善琵琶者咸集，春齡必坐首席焉。

步瀛手 法之熟，不可與率爾操觚者同日語。琵琶本西域樂，入中土獨早，有鉤、彈、磕、拍、摘、打、掃、輪，種種手法。最流行之大套，為《平沙落雁》、《霸王卸 甲》，調名繁不勝舉。步瀛彈時，以《龍船鑼鼓》為多。《龍船鑼鼓》，亦惟變換手法，隨意加入種種小調，間以疾徐高下之鑼鼓聲而已。

步瀛所說為 《玉夔龍》，是書含有義俠性質，俗謂之大書小說，湘舟即以是見重於時。湘舟故後，有丁似雲。似雲之書太落靜功，聽之，嫌索索無生氣。步瀛素滑稽，書中角色 雖多，能秩然不紊，各如其身分而止。蓋步瀛客游久，致力於是書者專也。步瀛說《描金鳳》最熟，朱耀庭輩雖略負時名，終無以奪之。

陞泉之父業卜巫，盲人也。子二，曰西庚，曰陞泉。及長，即執贄於王秋泉之門。秋泉無赫赫名，而吳氏昆弟早歲即以善歌聞。西庚說唱亦佳，特好作下流社會語。陞泉無之，恂恂儒雅，無浮薄習氣。能作畫，且善鼓琴。陞泉之長子號九薌，次號品泉，其短命亦相類。

女彈詞

女彈詞者，江蘇有之，亦游歷各處。崑劇中有《女彈詞》一齣，則其由來之久可知矣。惟崑劇中《女彈詞》，其調為《九轉貨郎兒》，乃崑曲。今之女彈詞，其傳 奇之本為七言句，其雅處近詩，其俚處似諺，則微有不同耳。平仄多諧，頗似長篇之七言詩，間有三字句兩句，則似詞中之《鷓鴣天》調，或加以說白二三字，則又似曲中之襯字。其用韻寬於詩韻，亦異於詞韻、曲韻，大率通用音近之字，類毛西河之通韻焉。

上海稱女彈詞曰先生，奏技於書場曰坐場，又曰場唱。開場各抱樂具，奏樂一終，急管繁絃，按腔合拍。樂終，重弄琵琶，則曼聲長吟，率為七言麗句，曰開篇。其聲如百囀春鶯，悠揚可聽。曲終，誦唐人五絕一首。說 書時，口角詼諧，維妙維肖，以能描摹盡致，擬議傳神者為貴。所慮者，不失之生澀，即流於粗疏，忘其為女子身也。

女彈詞以常熟人為最，其音淒惋，令人神移魄蕩，曲中人百計仿之，終不能並。其所說傳奇，大抵為《三笑緣》《雙珠鳳》《白蛇傳》《落金扇》《倭袍傳》《玉蜻蜓》諸書。

書場謂說正書者為上手，答白者為下手。

女彈詞皆有師承，例須童而習之。其後限制稍寬，有願入者，則奉一人為師，而納銀幣三十圓於公所，便可標題書寓，後并此銀不復納矣。及書寓眾多，於是有每 歲會書一次之例。會書者，會於書場而獻技，各說傳奇一段，不能與不往者，自是皆不得稱先生，不得坐場。未幾而此例亦廢。

妓席招彈詞女至，不陪席，別設遠坐，不敬煙，命女傭代敬。惟宴於其家，席無妓，始陪坐，曰堂唱，賚以銀幣二，獨與客對，亦敬煙。凡此斤斤，蓋其自處，即諺云賣口不賣身耳，然其中難言者亦頗有之。

女郎王青翰，乾隆時人。幼以目眚失視，而明慧過人，工彈詞，清吭諧婉，間為激昂悲壯語，令人色動神飛，然不輕發也。曾見賞於杭堇浦、王夢樓，賦詩投贈，聲價益高。性耽飲，持觴政極嚴，客不敢犯。尤善諧謔，偶一語入妙，四座為之傾靡。名流讌集，必招

致共飲為快。或非其富意者，餌以重帑，不顧也。既與孝廉呆善，出橐金促赴南宮試。旋聞孝廉試不利，且死，一慟幾絕。自此長齋杜門，不復弄潯陽江上琵琶矣。名流嘉之，傳諸吟詠，有為《夢橫塘》詞以詠之者，其詞云：「澹雲遮月，薄霧籠花，卻疑妝倦如睡。幾曲春風，纔付與彈指。歌扇邀涼，酒襟留暖，未成歡計。漸徐孃老矣，冶思都銷，銷不盡憐才意。青青楊柳樓頭，想天涯弱婿，遠夢千里。覓甚封侯，空折了孤飛鴛翅。伴鐙影長明證佛，冷雨重門夜深閉。萬古傷心，一分才色，便一分憔悴。」

道光時，有楊玉珍者，色藝雙絕，善唱《玉蜻蜓》。有秀才張某惑之，以其有夫也，偕逃致訟，張之叔被累自縊。後官獲訊，張遣戍，玉珍隨之。迨赦歸，偕老焉。玉珍，絕色少女也，赦歸，則白髮老嫗矣。初，玉珍與張贈煙盒定情，好事者乃撰《煙盒記》傳奇，付之彈唱。

咸豐時，有陸秀卿者，吳人也，避亂至滬。貌為絕色，藝為絕技，人爭招致之。一曲八金，姍姍來遲，飄飄去速，名重一時。後嫁宰官。

上海書寓創自朱素蘭，久之而此風大著，同治初最盛。素蘭年五十許，易姓沈，猶時作筵間之承應。繼素蘭而起者，為周瑞仙、嚴麗貞。瑞仙以說《三笑姻緣》得名，然僅能說其半，麗貞則能全演。惜蘭摧玉折，遽赴夜臺。瑞仙年逾大衍，猶養雛姬以博買笑貲。

同、光之交，蘇州有居中街路之孫寶卿者，虞山人，面淡芙蓉，腰纖楊柳，性豪放，有落落丈夫氣。凡遇賓筵把盞時，左顧右盼，妙語環生。善南詞，喜唱俞調，每一歌之，座客輒擊節稱善。

吳素卿、小桂珠同師習俞調，小桂珠後鬻於妓家，善畫蘭，重文人，輕巨賈，守身如玉，自誓非翰林不嫁。後如其志，果嫁閩中某太史。或云，素卿從不入書場獻技，以某客待之厚，有從一而終意，招致者皆辭之。

朱品蘭、朱素蘭為姊妹，品蘭微憨，素蘭較黠。品蘭鍾情於某，欲嫁，其假母鎖閉之房中，未幾鬻於人。素蘭奏技時，修容過莊，或曰，此貞節坊在額上也。

其色藝之能兼者，為陳月娥。彈詞女以月娥名者有三，曰陳月娥、汪月娥、姜月娥。陳名先著，汪、姜後出。陳之母為芝香之女甥。貌美而藝佳，撫絃奏曲，其音節圓而婉，靜而幽，如一縷游絲，晴空獨裊，態度亦楚楚可憐，汪、姜兩月娥不及也。惜善病，不甚登場。汪貌綽約而性冷峭，微近執拗。姜善笑，瘦弱如飛燕，可作掌上舞，惜曇花一現，即返兜羅矣。

以藝獨著者，首推袁雲仙。貌豐麗，語倜儻，藝嫻熟，以是眾皆悅

之。彈詞女皆居上海之城北，而雲仙居城南，故城北無知雲仙者。某年，諸女士會書於金桂軒南之山林園樓，排日奏技，各擅勝場。雲仙登場，時薄暮矣，不及彈唱，匆匆說白數語，伉爽雋永，人歎為會書第一。以是聲名鵲起，遂自南而北，日奏技焉。聽者日眾，聲名日盛，知音者以兩字評之，曰硬響，以其調硬而聲響也。蓋俞調貴柔婉，貴靜細，貴情韻雙絕也。第雲仙雖善說白而不善彈唱，斯其短耳。又有陳芝香、徐寶玉、汪雪卿、嚴麗貞諸人。芝香音清越而調靡曼，於四聲七音，辨析入微。其所彈之傳奇，殆經才人潤色，絕勝原本，詞雅語雋，聽者神往，刻意描摹，入理入情，惟妙惟肖。寶玉浩浩落落，有英雄氣，忽而喑嗚叱咤，忽而突梯滑稽，勝於觀劇，出奇制勝，誠巾幗中別調也。雪卿說白，意周而語簡。麗貞善繪悲咽，無言之處，有包蘊千萬言之概。

其以才色著者，有二人，一為程黛香，一為王麗娟。黛香自負，欲兼黛玉、香君而有之，故以自名。嘗自題馮小青《題曲圖》六絕句云：「焚將詩草了今生，莫再他生尚有情。卿說憐卿惟有影，儂將卿畫可憐卿。」「倩女離魂杜麗孃，雨窗題曲斷愁腸。麗孃命比卿卿好，不遇馮郎遇柳郎。」「卿題豔曲我題詩，舊事錢塘有所思。後有小青前小小，一般才女兩情痴。」「美人命薄太多愁，儂福還須幾世修。一事慰卿兼自慰，留些詩草也千秋。」「自傷飄泊已多年，未斷情根未了緣。畢竟好花終要落，憐卿有我我誰憐？」「近來惆悵欲焚琴，畫意琴心少賞音。欲畫卿卿題曲易，最難畫處是儂心。」有嘗與對奕者，談詩論畫，絕無俗韻。其女弟子程大寶，奏技於蘇州，招之往，黛香乃遂赴金閶矣。麗娟之才雖亞於黛香，畫樓幽雅，四壁圖書。曾嫁都司某，則以降寇而得官者也。麗娟逸去，仍歸海上，重理舊業焉。

其以色著者，為王幼娟、徐雅雲、黃藹卿、陳佩卿。幼娟為麗娟之妹，才遜而貌勝，藝則與埒。雅雲乃寶玉之女，性靜雅，貌端妍，寡言笑，歌亦清婉。藹卿、佩卿貌皆娟好。佩卿深於情，與施某有嚙臂盟。既而多金者購之，母已許矣，施泣，佩卿亦泣，母從其志，卒反金而嫁施。

宣統時，有陳筱卿者，華亭之羅店人，以彈詞游江、浙間。每在茶館奏技，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天足革履，不作時世裝束，不知者幾疑為大家閨秀。惟吸鴉片，癮頗深。所唱開篇及道白，口齒清楚，委宛盡致。嘗奏技於福州路之聘樂園，聽客填咽，座為之滿。

無錫某茶居，某夕，懸牌有彈詞，登壇者乃巾幗偉人，凡三座。一人因疾輟演，餘二人，一名也是娥，年可三十；一名何處女，年不過十七八，說《金台傳》大書而帶調片者也。宗馬調，幽雅悅耳，彈琵琶不用絃子。說時神情宛現，莊諧兼至，且能說《五義圖》，又能唱小曲、京調、灘簧。每度一曲，須酬銀幣三角至一圓。

唱落子

京師、天津之唱蓮花落者，謂之唱落子，猶之南方之花鼓戲也。其人大率為妙齡女子，登場度曲，於妓女外別樹一幟者也。聚族而居者曰落子班。

評話

評話，即說書，又名平詞。明末國初，盛於江南，如柳敬亭、孔雲霄、韓圭湖輩，屢為陳其年、余澹心、杜茶村、朱竹垞所鑑賞。次之有季子者，亦善之，為李衛 所賞。然南宋時杭州瞽女唱古今小說評話，謂之陶真，是宋時已有此風，特當時所謂評話，如今之彈詞，此則敷演故事，漸重說白耳。

江、浙多有說評 話者，以善嘲謔詼諧為工，大率為一朝一事，或一人之始終榮枯，亦謂之大書。其擅場處，不在唱之腔調，詞之工拙，惟能即景生情，滑稽無窮耳。沈建中以此得 名，茶寮設座，後至者無地可聽。園亭銷夏，閨閣開尊，間亦召之。日止唱二回，【即二段也。】必白金二兩，他執事者不與，其聲價如此。杭有雞毛陳六者，亦與 之埒。又揚州有善說皮五鬍子者，每登場，則滿座傾倒。

周猴說西遊記

乾隆末葉，江寧每有無業游民，略熟《西遊記》，即挾漁鼓，詣諸妓家，探其睡罷浴餘，演說一二回，藉消清倦，所冀者，杖頭微資而已。擅此者推周某，群呼為周猴。自入京，為某巨公所賞，名益著。某敗，猴乃喪氣而歸。

葉英多說宗留守交印

乾隆時，揚州有好奇狷潔之士，曰葉允福，字英多，一字霜林。年十六，補江都縣學生，嘗三踏省闈而不售。居常視世事齷齪，每思一發其邁往不羈之氣，而有託 以自見。嘗謂：「士生今日，每欲神往古人而遇之。吾嘗讀太史公《史記》，摹寫千古人物，宛然在目。倡優之擅絕技者，登場扮演，其精神態度無不出。吾不能希 太史公之萬一，而倡優又不可為，則將安所寄以肆志乎？吾觀《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記當時演史小說者數十人，而近日吾泰州柳敬亭，以之名於勝國之季，遨游於公卿將帥間，為所戲笑玩弄，其人仍不脫倡優餘習，然不可謂非絕代之藝也，世豈無傳之者乎？」於是辭家浪游數年，歸而幡然曰：「得之矣。」

揚故多說書者，盲婦傖叟，抱五尺檀槽，編輯俚俗僿語，出入富者

之家，列兒女嫗媼，歡咍嘲侮，冂个卜數白人。然是秘其技，个肯泄，故所常與同硯席通氣誼 者，欲強試之，亦時應時不應。其為一時說書之魁者，方百計密伺，偶入聽，則大驚卻走，而名遂籍甚。然人皆知其高簡絕俗，不敢求一奏也。其所說以《宗留守交 印》為最工，大旨原本史籍，稍加比傅，乃皆國家流離之變，忠孝抑鬱之志，撫膺悲憤，張目嗚咽。一時幕僚將士之聽命者，及諸子之侍疾者，疏乞渡河之口授者，呼吸生死，百端坌集，如風雨之雜沓而不可止也，如繁音急管之慘促而不可名也，如魚龍呼嘯松柏哀吟之震盪淒絕而無以為情也。

子弟書

京師有子弟書，為八旗子弟所創，詞雅聲和，且有東城調、西城調之別。西調尤緩而低，一韻縈紆良久。瞽人輒以此為業，如王心遠、趙德壁輩，聲價至高，可與內城士夫之擅場者比肩而並矣。

浦天玉善評話

乾隆時，江都有浦天玉名琳者，少不讀書，以掃街為生。一日，過市肆，聞坐客說評話，悅之，曰：「為善為惡，其報彰彰如是。奈何世之人如叩槃捫燭，擿埴而 索塗哉？」遂日取小說家因果之書，令人誦而聽之。聽一過，輒不忘，於是潤飾其辭，摹寫其狀，為人覆說。聽者皆感動，有欷歔泣下者。

琳體肥，右手短而捩，人呼之曰必子。春秋佳日，絃管雜遝中，必招之說書以為豪舉。

喀爾喀部樂舞

喀爾喀部樂舞，某年演於內廷。司舞八人，服紅雲緞鑲妝緞花補袍，戴狐皮大帽，在丹陛西邊立，進前，正中三叩頭，退於西邊柱後立。司鬙篥、司阮各四人，分兩翼上，向上屈一膝，跪奏喀爾喀部樂曲。司舞以兩為隊，按隊進舞。每隊舞畢，正中三叩頭，次隊復進如儀。

回部樂舞

回部樂舞，司達卜一人，司那噶喇一人，司哈爾札克一人，司喀爾鼐一人，司塞塔爾一人，司喇巴卜一人，司巴拉滿一人，司蘇爾鼐一人，皆衣錦面雜色紡絲接袖衣，錦面倭緞緣邊回回帽，青靴緣紬膊。司舞二人，舞盤二人，皆衣靠子錦欄紡絲接袖衣。先作樂，司

舞二人起舞。牛畢，舞盤人上。以次舞畢，退。

五魁舞

五魁舞，禮部宴衍聖公及文武會試、鄉試筵宴用之。樂用鼓一，管二，笛二，笙二，雲鑼一，板一。歌童五人，衣五魁衣以進舞。

蠻人之跳鍋莊

跳鍋莊為蠻民生而固有之慣技，故人人皆能為之。跳時，以酒一瓶置凳上，跳者互相握手環繞此凳，足跳口歌，章法不亂。跳須臾，即吸酒，故愈跳愈樂。或眾男 合跳，或眾女合跳，皆可。然以男女合跳為尤可莧，以女歌一曲，男必和之，女所歌者乃相思之詞，男所和者乃戲謔之詞也。眾女合跳，歌聲尤悠揚可聽。

鎛鐘

范銅而中空，撞擊之以發聲曰鐘。鎛鐘，《周禮．春官．鎛師》注：「鎛，如鐘而大。」《樂器圖》鎛鐘十二，各應律呂之音。凡合樂，以某律為宮，則擊本律之 鐘以宣之，《孟子》所謂「金聲」是也。乾隆己卯冬，於西江得鎛鐘十一，高宗命遵聖祖所定七寸二分九釐為黃鐘之數，參考本律倍半之法，補鑄其一，足成十二。 又另鑄鎛鐘十二，以備特懸，御製銘詞，鐫識其上。

編鐘

編鐘，十六枚為一虡，陰陽各八，以厚薄為次第。薄者聲濁，厚者聲清，故外形皆同一制而中空，容積之多寡，實體之厚薄，依次遞減之。

犍椎

佛教之犍椎，本鳴之以召僧眾者，與古之鐘形形似，故翻為鐘，今佛寺所懸者是也。亦上徑小，下徑大，縱徑小，橫徑大。

舒鐵雲夜坐聞鐘

舒鐵雲嘗於夜坐聞鐘聲，偶成一詩。詩曰：「秋鐘不在寺，遠近隨

風去。微恒谷口泉，斜破煙中樹。默想參寥禪，卯庵住住處。空閣延月鏡。敗衲落雲絮。一聲息萬緣，龕香妙方炷。清省發中宵，不待荒雞曙。」

方響

方響，長方片十六枚，質為鋼，共懸一架而斜倚之。亦以厚薄分清濁，應十二正律四倍律，以小鋼鎚擊之。

雲鑼

雲鑼十面，共一木架。架下有短柄，左手持而右手以搥擊之。鑼之大小皆同，而以厚薄分聲之清濁，凡五正聲、五清聲也。厚薄有損益，與編鐘同，即雲璈也，俗曰九雲鑼。

鉦

鉦，形如盆，外有木匡。鉦邊匡周，俱平分三分，各穿二孔，以黃絨絛繫之，掛於項。明制有金又有鉦，國朝因之。金即鑼，鉦則如鑼而有邊。

大銅角

大銅角，一名大號，上下二截，形如竹筒，本細末大。

小銅角

小銅角，一名二號，上截如筒，下截如角，金邊穿二孔，以黃絨絛繫於木柄，左手提而右手擊之。

金口角

金口角，木管，兩端以銅為口，上弇下哆。管長約一尺，刻如竹節，前開七孔，後一孔，以蘆哨入管端吹之。小者謂之海笛，長六寸有奇，大者謂之聶兜姜，長一尺二寸有奇，形制俱同。

蒙古角

冢古角，亦名冢古號，木質空心，上下二節，末加鍍金銅口雄雌各一。雄者內徑微大而聲濁，雌者內徑微小而聲清，其長短皆相等。《唐書．禮樂志》：「金吾所賞，有大角為魏之欺邏回。」即此。

嗩吶

嗩吶，一作鎖拿，又名鎖 。原名蘇爾奈，本回族所用，皆譯音也。木管本小末大，長一尺四寸有奇，上口有銅，管長三寸，銅管上口復安蘆哨。木管正面七孔，後出一孔，左側面一孔。吹之，皆應笛聲。

銅鼓

銅鼓，邊有二孔，以黃絨縧懸而擊之。陳暘《樂書》謂昔馬援征交趾，得駱越銅鼓，鑄為馬式，此其跡也。宋范成大《桂海器志》謂如坐墩而空其中，兩人舁行，以手拊之，聲似鞞鼓，則實始於嶺南也。

舒鐵雲在黔，得見銅鼓，則苗人所製者也，乃作詩以詠之曰：「望之鐵色質則銅，被以鼓名聲乃鐘。面如塵鏡冷不鎔，底如覆釜其音瑲。中央一束黃腰蜂，土花戰 血相淡濃。上有文字如雲龍，手三摩挲不可蹤。我隨車騎來南籠，此鼓獻自畊田傭。問渠鑄鼓何所宗，云是諸葛征蠻兇。渡瀘五月濟火從，功成畀錫羅甸封。歲時伏 臘事吉凶，椎牛釃酒宴萬峰。乃以此鼓代鼗鏞，青山白雨雙杖笻。小叩小鳴初鼕鼕，大叩大鳴既逢逢。天空谷應聲隆隆，諸苗拜舞衣無縫。罷宴藏鼓無敢縱，千載風 俗茲益恭。憶昨巨虛負蛩蛩，鼓鼙將帥思三冬。今者戍鼓罷不樁，催花羯鼓聲玲瓏。請留此鼓鎮邊墉，筍業丹艭懸維樅。雖殊石鼓賦車功，頗倣土鼓追黃農。金人十 二銷鏑鋒，并勒我詩當紀庸。而我再衰三則慵，雷門之布綦難容。」

年鼓

年鼓者，鐵為圈，木為柄，柄繫鐵環，圈冒以皮，擊之鼕鼕然，名太平鼓。京師臘月有之，兒童之所樂也。

軍號

軍號，戰爭及操演時所用之號筒也。器為銅鑄之管，下為鐘形。

銅點

銅點，制如銅鼓而小，後世用以為點，故以為名。今之節奏，先擊點，乃擊鼓，鼓再擊，乃擊銅鼓。則是點與銅鼓為應和，亦猶將擊鼓先擊輔也。官署傳事則擊之，以告眾，曰傳點。寺觀亦有之。

鈸

鈸，中有孔，以黃絨絲貫之，兩面相擊以和樂。始於隋九部樂，唐乃用之燕樂。唐末，樂器散亡，遼得之，具於大樂，皇上行幸則用此，而優伶於劇場、僧道於佛事亦有之。

鈸，本名銅鈸，又曰鐃鈸，南齊穆士素所造。其圓數寸，大者出扶南、高昌、疏勃等國，圓數尺，隱起如浮漚。

鐵製之口琴

口琴，以鐵為之，一柄兩股，中設一簧，長與股等。簧端點以蠟珠，銜股鼓簧以成音。亦有以之為兒童玩具者，特較小耳。

蒙古亦有口琴，製如鐵鉗，貫銅絲其中，銜齒牙，以指撥絲成聲，宛轉頓挫，有箏琶之韻。

臺灣番人亦有口琴，削竹為片，如紙薄，長四五寸，以鐵環繫其端，銜於口，吹之。又有類琴者，大如拇指，長可四寸，窪其中二寸許，釘以銅片，別繫一柄，以手按循脣探動之，銅片間有聲，娓娓相應。男子輒於朗月清夜，吹行社中。番女悅，則和而應之，潛通情款。

風琴

風琴，外為長方形木櫃，內列多數管簧，以音之清濁高下為序。上有鍵盤，下連鞲鞴，牽引踏板，使鞲鞴鼓氣，以振動鼓簧，手按其鍵則發聲。創自希臘人，吾國能仿製之。

汪習之聞風琴

咸豐時，有美國女子擅風琴者至滬，大興汪習之太守灝嘗聞之，有《聽花旗國海芽犀女子彈風琴歌》歌云：「風琴夷樂聲泠泠，是誰作意矜娉婷？芽犀女子剛髫齡，長風萬里來滄溟。高樓深鏁初開扃，樓窗面面琉璃屏。猊爐獸炭霏煙馨，紅塵掃盡風穿櫺。珊珊而來誰使令，草冠覆首攢珠丁。藕絲中單織翠翎，冰鮹急束寬下 形。

長眉眯波流螢，言兒離兮狀紡停。一區樂器呈中庭，似瑟非瑟箏非箏。上排象版下結繩，手按足踏音分明。十指遞跪節奏精，雙鳧互蹴輪牙靈。初如仙馭乘雲 軿，鯨魚鼓浪奔雷霆。忽然廉折亮以清，孤鶴遠唳來遙汀。細如珠露花間零，急如驟雨瀉高瓴。我來海上揚吳舲，偶然相值兩浮萍。繁華過眼如醉醒，鶯花虎阜空冥 冥。大廈忽折西沉星，遂使流賊飛蝗螟。瘡痍滿路嗟伶仃，鴟鳴鬼哭難為聽。更聞塞上歌聞鈴，北望淚溼青衫青。安得天上掃欃槍，我曹睹酒遊旗亭。四海一家無競 爭，鸞歌鳳舞俱來廷。」

披亞諾

披亞諾，俗稱洋琴，似風琴而大，篋中張鋼絃數十，絃一小鎚，與琴面鍵盤相連，以指按鍵，小鎚即擊鋼絃發聲，其聲清越，吾國能自製之。

洋琴

康熙時，有自海外輸入之樂器，曰洋琴，半於琴而略闊，銳其上而寬其下，兩端有銅釘，以銅絲為絃，張於上，用鎚擊之，鎚形如箸。其音似箏、筑，其形似扇，我國亦能自造之矣。

金赤泉聽洋琴

乾隆時，錢塘有金赤泉典簿焜有，好音樂，嘗聽洋琴而作歌以紀之，歌曰：「雲和之琴空桑瑟，至人攄思中音律。庖犧不作古樂亡，雜沓箏琶始競出。此琴來自大 海洋，制度一變殊凡常。取材詎用斲桐梓，發聲亦自循宮商。圖形宛然如便面，中絙鐵絃經百鍊。鈿釘櫛比排兩頭，二十六條相貫穿。攜來可擊不可彈，雙椎巧刻青琅玕。琴師舉手指未落，滿座肅聽生心歡。初持孤椎祇輕打，秋樹寒蟬飲霜啞。旋舒雙腕著意敲，淅瀝雨飄青竹瓦。左擊右擊無雷同，疏槌密槌相間工。五音和會含 眾妙，節奏宛轉包纖鴻。琮琮琤琤盈耳注，碎珮叢鈴滿煙雨。簷前玉砌墮冰簪，洞裏春泉滴山乳。忽然止椎絃不鳴，反舌入夏愁無聲。中心一擊復成響，地底陰雷破蟄轟。有聲無聲相雜揉，變化在心兼在手。以心運手手運心，小技入神希匹偶。座中聽者皆忘疲，共道此琴鐵勝絲。柳公雙鎖未為巧，李氏百張胡足奇。我聞古人作 樂各有取，舊典至今存冊府。閑邪納正是為琴，如此曼淫同鄭嫵。請君舉手絕其絃，靡靡自古不在懸。錦囊出我龍湫瀑，追取希聲太始前。」【自注：余在家藏古琴，背有文曰龍湫瀑。】

銅人捶琴

乾隆時，平湖沈文恪公初任閩，見一銅人，高數尺，如十二四丫頭，面粉，衣繪，前置琴。啟銅人之鑰，則兩手起，執棰擊琴，左右高下，其聲抑揚頓挫，悉合節奏。頭容目光，皆能運轉，助其姿致。鼓畢，則置棰於琴，兩手下垂矣。又置飛雀，呼噪逼真，蓋自西洋輸入者也。

八音琴

八音琴，由西洋傳入，道、咸間已有之。製為方匣，內裝發條，機轉輪動，輪上之刺，與櫛齒狀之鋼鐵相觸成音。

哈爾札克

哈爾札克，回樂也。狀類胡琴，以椰為槽。其末圓，頂以馬尾二縷為絃，馬尾絃下有鋼絲絃，另以圓木桿為弓，以馬尾為絃，以弓絃軋馬尾，絃應鋼絲以取聲。

喀爾鼐

喀爾鼐，回樂也。狀類洋琴，木胎中空，左端直，右端曲。左端上面施木梁，以繫鋼，絃之末施木軸，入於右端立面孔內，轉其軸以定絃之緩急，以手冒撥指，彈之取聲。

朱亦林吹鐵簫

舒鐵雲嘗作《鐵簫歌》贈朱亦林，亦林固善吹鐵簫者也。歌曰：「鐵厚一寸射而洞，驚起秦臺紅尾鳳。乘風飛度廣寒橋，《霓裳》法曲傳靈簫。生不逢東坡居士遊 赤壁，清風明月無聲色。更不見淮南書記吟青山，二十四橋春夢殘。爐火溫暾唾壺缺，不鑄黃金鑄白雪。深山大澤無人蹤，一斛珍珠六州鐵。不知誰冶南陵梅，秋色 寸寸繞指來。蒼龍紫蚓繡昔苔，錦縧穿月紛葳蕤。四壁成都小垂手，玉律春寒消九九。吹參差兮續《離騷》，爛嚼紅霞口戕口。節之以岑牟金石漁陽撾，和之以大江 東去銅琵琶。銀河吹笙小兒女，矧乃人世雙紅牙。蕤賓一方何處得，胡牀三弄無人識。不如舞作王鐵槍，省倚市門饞乞食。」

特磬

特磬，《周禮》注：「特磬十二，依辰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

語大而聲宏，故於起調、畢曲之時擊之，以為作止之節。乾隆庚辰，西域底定，和闐貢玉，可叶鳴球，高宗因命依律琢為特磬，御製銘詞，鐫識其上，凡十二，以儷鎛鐘。

編磬

編磬十六枚，同在一虡，長闊皆同一制，其厚薄則有損益，應律與鐘同。明代，圜丘磬用玉，國朝則祈穀壇亦用玉，餘俱以靈璧石為之。《周禮》：「簨飾以鱗。」今則鐘簨以龍而磬簨以鳳，業亦如之，其數必十六枚，與編鐘之陰陽各八同。

琴

琴，前廣後狹，上圓下方，通長三尺一寸五分九釐，為黃鍾四倍又三分之一，絃長二尺九寸一分六釐，為四倍黃鍾之度，凡七絃。面用桐木，底用梓木，黑漆虛中，岳山、焦尾用紫檀徽，用螺蚌為飾，以漆金几承之。

提琴

提琴，圓木為槽，上冒蟒皮而空其下，竹柄貫槽中，柄端刻木為龍首。柄有小環，貫四絃於其中。槽面正平，設柱以承絃。竹片為弓，馬尾雙絃，間而軋之。

月琴

月琴，八角木槽而微凹，其面柄貫槽中，四絃覆手，曲首似琵琶。通體用紫檀，槽面用桐木。本名阮咸，亦呼曰阮。

有絃之口琴

崖州人能以細竹裝絃其上，手拉之上下，如彈胡琴狀，其聲幽咽，亦曰口琴。

喇巴卜

喇巴卜，回樂也。狀類胡撥，木槽通柄，絲絃五，鋼絃二。上端曲向後，以施絃，軸柄槽形，似半瓶。曲柄兩旁施五軸，通五絲絃，

而繫於軸。以手冒撥指彈之，應鋼絃以取聲。

奚琴

奚琴，刳木為體，二絃，以木桿繫馬尾軋之。

胡琴

胡琴，似琵琶，而下銳。龍首，皮腹，背有脊梭，二絃，以木桿繫馬尾軋之。《元史》：「胡琴如和必斯，卷頸，龍首，二絃，用弓捩之，弓之絃以馬尾。」則胡琴亦奚琴類是也。但槽端彼方此尖，槽面彼覆以木而此冒以皮，微不同耳。

番胡琴

番胡琴，椰槽竹柄，二絃，以竹弓繫馬尾，施絃間軋之，較奚琴制微短。彼槽以木，此以椰，彼柄以木，此以竹，彼軋以木桿，此亦竹弓。

謝時禋彈琴伐鼓

謝泰臻，字時禋。明亡後，入先師廟，伐鼓慟哭，解巾服，焚於庭。沈舟之痛，時切於懷。援壁上琴彈之，格格不能成聲，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不知所往。

喬山人善琴

國初，有喬山人者，善彈琴，精於指法，嘗得異人傳授，每於斷林荒楚間，一再鼓之，淒禽寒鶻，相和悲鳴。後遊郢楚，於旅中獨奏洞庭之曲，鄰媼聞之，咨嗟惋 歎。既闋，曰：「吾抱此半生，不謂遇知音於此地！」款扉扣之，媼曰：「吾夫存日，以彈絮為業，今客鼓此，酷類其聲耳。」

陳喬生善琴

陳子升，字喬生。善鼓琴，能吳歈，九宮十三調，曲盡其妙。

劉公甬使姬墓下操琴

劉公甬吏部之友某，素嗜琴。歿後，公甬攜諸姬過其墓，停車酹酒，使諸姬各操一曲而去。

徐映玉既嫁不操琴

徐映玉，字若冰，崑山人，嬪於孔，因居木瀆。幼警慧，柔嫕靜莊，喜讀書吟詩，善鍼黹，佩服櫛珥必修潔。初生時，母夢梅花一枝墮於庭，及長而愛梅，花開，輒行吟其下，每風雨至，顧而泣，若甚有傷於心者，家人竊怪之。父善弈，女士旁觀，覆不失一。學琴，得虞山指法。既嫁，曰：「此非婦人事也。」遂輟不為。

唐青照為塞曉亭鼓琴

唐青照，名唐明，長白人。食貧而不累其天，天乎琴。妻關氏，國色也，操縵以和之，亦造微，家人化焉。客嘗問之曰：「子何得於琴？」青照曰：「我何得乎？ 舉凡天地間虛牝玄竅于喁吸嗅及乎芒芒菁菁，行諸太空，若無所聞，而懸寓乎其中者，悉協之以吾琴而中其微。當是時也，晏晏然，閈閈然，返我心之危，冰釋猋 滅，如其初而已矣。我何得乎？」塞曉亭侍郎嘗物色之，踵門，鏗然作，止不進。久之而後通，則鼓琴者其豎徐海也，曉亭驚。比入，所居屋裁二楹，青照篤愛妻，界其半使居之，半給炊，且坐客。曉亭至，方淅米，地罏火鬱攸，而鑊中淳淳湯適沸，凝塵滿席，膝屈而復安。坐良久，青照撫琴曰：「客欲有聞乎？」曰：「欲 之。」於是正襟坐鼓之，一再行，風琅琅走，泠然而秋生，曉亭悚氣息如游絲。少選，又再疊之，則群陰闢，真靈昌，一物一塵，窅然而亡。曉亭蹶然起曰：「止。 子天游，琴，寄焉耳。」

章某焚琴

焚琴子者，姓章氏，閩之諸生也。嘗學琴於惠州僧上振，得其音節之妙，遂歸。變姓 名，挾琴，還入閩，達官貴人爭廷致之，聽其琴，有願從而學者，雖善，然終莫能及也。久之，有將軍自塞上來，駐防福州，嗜琴，厚禮廷之，使鼓琴於幕下。將軍 據上坐，而置一座於旁，命之坐。怒視將軍曰：「吾博通萬卷書，而明公惟知馬上用劍槊，吾豈為若門下士耶？奈何不以賓禮見，而屈我於旁，我不能鼓琴矣。」奮 衣徑出，不顧。將軍慙，下與抗禮，謝罪，強留之，乃踞上坐，為一鼓琴。將軍稱善，左右無不悚聽。然其聲悽愴肅殺，有秦音焉。乃曰：「琴者，天下之至和也。 吾琴雝雝如鸞鳳鳴，今枝上無螳螂捕蟬，而絃中忽有西北肅殺聲，何也？豈軍中將有警耶？」撫琴畢，三軍之士皆嗟歎，有流涕者，章盡醉痛哭，上馬而去，將軍贈 之金，不受。後此軍淪於海澄矣。久之，閩人目

章為琴師，雖江、浙，頗多聞其名者，然富追不以禮遇之，招之亦不往，往亦不久留。嘗於酒後耳熱，摔琴於地，引滿大嘯，放言高論，驚其座賓，談古今得失，雖老師宿儒，深通經濟者，不能難之也。

其最愛之童子曰金蘭，亦善琴，獨得其傳，常負奚囊，從遊數十里外。章詩成，金蘭輒以為善，錄之盈帙。客訪章，不遇，金蘭代款之，以章詩示人。由是人頗異之，以為抱負非常之士，不得志而隱於琴。然當事卒莫有薦之者，竟佯狂以卒。

章篤於伉儷，婦陳氏，齒少於章者十年，亦頗知書嗜音。章嘗為之鼓琴，茶香入牖，鬢影蕭疏，顧而樂之，以為閨房清課，亦人生韻事也。一日，忽謂其婦曰：「吾夙聞紅顏薄命，卿才如此，而推命者多言歲行在卯當死，豈汝亦天上人，不久當去耶？」因感慨悲傷，為彈《別鵠離鸞》之曲。既而曰：「琴音和，吾與汝尚無恙。然第七絃無故忽絕，少而慧者當之。」居數日，金蘭死。章撫尸一哭，不勝其悲，吐血數斗，曰：「吾死後，《廣陵散》絕矣。」遂焚其琴，不復鼓也，因自號 焚琴子。

美人彈琴

彭羨門少宰孫遹有美人彈琴詞，調寄《菩薩蠻》。詞云：「梧桐深院鳴秋葉，狄香小炷氤氳爇。玉指弄哀彈，琴心雲水寒。園絲珠作串，字字含怨清。清怨寄三湘，眉峰九曲長。」

朱漢槎善琴

朱漢槎，名品，字金三。十二歲，即遇名師授以琴學。又十年，復遇一名師焉。先後所學，有百餘曲，晨起彈至夜分，六十年如一日，世未有與匹者也。

程香溪善琴

江都程香溪編修善鼓琴，馬嶰谷以宋姜白石所製側商調《古怨》，屬為追撫，三日而成聲。

劉九嵒善琴

劉澤長，字九嵒，辰谿貢生。性恬適，雅愛音樂，尤善撫琴，所操三十餘譜，清妙寡和。時有劉半仙者，與之友善，喜聽澤長琴。臨卒，乞以琴殉，澤長如其言。 後數月，澤長從子遇半仙於途，半仙

以琴付之曰：「此汝叔琴也，當以此免難。」後澤長因事株連繫獄，夜常鼓琴自適，當道聞而異之，廉得其情，乃省釋焉。

陳廉舫善琴

挹翠樓後梧桐一株，百年物也，忽自欹，陳廉舫孝廉製以為琴。舒鐵雲作詩以誦之，詩曰：「曾上元龍百尺樓，銀牀葉落又經秋。分明絲竹都堂夢，天海風濤一夜 收。知音容易賞心難，捉摸龍蛇避鳳鸞。解辨勞薪賦枯樹，更誰肯取作琴彈？十年種樹百年聲，難與箏琶爭此名。好待梅花開斷後，千秋萬歲有移情。」蓮舫固以善 琴名於時也。

李琴顛鼓琴效蜀派

杭州李崑，字玉峰，號琴顛，先世本漢軍。乾隆癸未，詔裁杭州漢軍，使入民籍，琴顛遂出駐防。工詩詞，善書，有逸趣，鼓琴效蜀派，得盛名，能自度曲，聽之，泠泠然有出世想。其琴弟子甚夥，琴顛曰：「小技耳，諸君無乃嗜痂之癖乎？」

程十然受琴旨於李玉峰

程十然居杭州忠清里之雙眼井巷，嘗游山左、粵東。或勸之仕，且助之貲，弗應。歸而課徒養母，受琴旨於李琴顛，盡得其妙。晚得一舊琴，曰春風，其聲清越，因自製曲曰《烈風雷雨頌》，非知音者不與彈也。十然，名起振，仁和人。

徐我山彈琴

海寧蘇香海貢生士棠，嘗於月下聽徐我山彈琴，而作詩以記之。詩曰：「銀河之水東西流，羅羅屋角涼雲浮。坐有十人八人客，相逢秋士同悲秋。我山夙有絲桐 癖，百衲【琴名】隨身老行役。宮商十指乾淨彈，冷到孤燈寒到月。謖謖恍如松風鳴，濤翻絕壑山崢嶸。又如大蟹小蟹甲初解，橫行黑夜爬沙聲。自來蔡琴標五弄，爨下遺材聲壓眾。當前聽君素手揮，今古遙遙堪伯仲。四十年華去不留，七條絃上寫離憂。空庭露氣涼如水，彈著鄉心欲白頭。」

吳氏眷妙析琴理

歙縣吳素江，妝閣中人多妙析琴理，其婦與江右琴香榭蔣錦秋女士

共結鼓琴之契。

阮媚生癖嗜琴

阮恩灤，字媚生，儀徵人，為文達公第三女孫，杭增生沈霖元室。生時，父常生方官永平守，城外河為古灤水，故名。三歲失怙，能詩善畫，尤癖嗜琴。文達偶至文選樓，必令一彈再鼓，呼之曰琴女孫，且手書楹聯以賜之云：「古琴百衲彈清散，名帖雙鉤榻硬黃。」

宋小茗聽人彈琴

宋小茗廣文咸熙嘗聽人彈琴，而作詩曰：「塵勞念我深，娛以枯桐琴。滿座離言說，虛堂生水雲。【時鼓《瀟湘水雲》之曲】感茲今者樂，想見古人心。善手及芳歲，天涯何處尋。」

姚仲虞精琴學

道光時，東南琴學有金陵、虞山、武林三派，而譜則皆出於廣陵。旌德姚仲虞茂才配中性嗜琴，長於金陵，而游於廣陵，雜習各派。及歸里，潛心默悟，乃知傳譜多舛，更正世所盛習者十數曲，又自製七曲，原數說聲，上溯本始，為《琴學》二卷，出以示涇縣包慎伯大令世臣。

仲虞且告慎伯曰：「七絃各有本數，倍數半數損益上下，旋相為宮，以定宮商角徵羽正變清濁之位。而六十律三百六十四聲，俱以和相應。凡吟猱，必在角羽位。蓋宮為君，商為臣，徵為事，角為民，羽為物，君臣所有事，皆為民物，故吟而上，猱而下，往復遲回，必當民物之位。」慎伯聞言，不能解，請一再鼓。乃於對几設副琴，鼓至窈眇之時，則副琴絃不動而自鳴，又几案所置杯盎及櫺楅，時或響應。慎伯怪問之，仲虞曰：「各物皆有數，數同則聲應。《唐書》所載寺磬每無故自鳴，僧慮其不祥。萬室常為剋磬成痕而鳴止。蓋其磬與宮中鐘同數，鼓鐘於宮，則磬應於寺。剋痕雖么細，而磬之得數，已與鐘異，故鳴止。乘筆者不解此義，是以載其事而不能言其故也。」

孔小山受紿鼓琴

曲阜孔氏以雅琴傳世，有名小山者，尤擅長，然性僻而忮，不為人一彈，尤惡人竊聽。親知或百計供酒食進美妓以媚之，亦酬酢如常人，顧一言及琴，則怫然不答，甚者且拂袖去。一日，飲酒樓，座

客泰半與孔識，縱談及於琴，盛贊其技。座中有褚姓者，勇武有力，尤滑稽多智，因曰：「吾能令孔某為我奏之。」眾曰：「果然，當以酒筵為君壽。」褚請約期而散。

孔生平好山水，尤慕泰山之勝，時當春日，山花方吐，綠荑競榮，偕僮負琴涉天門，上日觀，僮憩山畔。孔抱琴登絕頂，紅日欲墜，斜射濟河，爍煜作金色，南顧徂徠、梁父、洙泗，如線如礪，如磚壑，顧而樂之，不覺試弄一聲。聲未轉，忽一巨人颯然自林中一躍而出，手巨鎚叱曰：「若何人，敢輒為窺伺耶？」孔大驚，未及答，而巨鎚轟然下，擊坐前大石，石立磔為碎塊，石屑四揚，簌簌撲孔身。孔大駭，方欲行而不成步。巨人叱曰：「止，止，動者斃鎚下！汝貪生者，速以資獻。」孔哀求，謂實游客，未嘗攜行囊，安所得資。其人叱曰：「不得資，即以汝命抵。汝不有衣服乎？」孔伏曰：「告大王，此布衣，不值數錢。」其人愈怒曰：「汝無錢，安得有此玩好之物，此非有錢之證耶？狡賴何為者！」孔曰：「此琴也，貧寒下士，調此自娛，此實亦不足當玩好者。」其人曰：「既如此，可為我調之。若不佳者，我一鎚，令汝人琴俱碎。」孔無如何，則跪而撫焉。撫未及半，其人曰：「此聲不佳，為我易佳者。」孔為彈一曲。時月初上，四山為薄霧所冪，一受月光，如魯縞齊紈，明淨純潔，殆無其比。琴聲自月中出，晚風送之，蕩入四山，飛鳥皆驚起，繞枝翔且鳴，若與琴韻相和也。曲將終，忽林際數人，連袂歡笑而前，揖孔曰：「君受驚矣。不受大刀闊斧，何得便聞流水高山。」握鎚者亦擲鎚拱手曰：「惡作劇，惡作劇。」因自道姓名，並述前語，孔始恍然。他日，其友語人曰：「不圖真名士乃畏假強盜也。」

錢小謝聽琴

錢廷烺，字小謝，仁和人，枚子，嘗為崑山令。上承門蔭，文采風流，傾動京國。嘗為英煦齋侍郎招飲於恩福堂，聽李雲華太史彈琴，因作歌曰：「侍郎飲酒人中豪，高談揮麈真風騷。井中投轄門反鍵，座中之客毋許逃。我輩追陪亦何幸，忘形略跡風懷騁。官燭高燃列兩行，笙歌鼎沸華堂靜。花枝飄拂繡簾前，忽地臨風厭管絃。思聽雍門歌一曲，酒邊時有李青蓮。金徽玉軫錦囊古，《廣陵》可惜今無譜。不作聲聲時世彈，指下風生一再鼓。音韻鏗鏘迥不同，高山流水聽淙淙。東華塵土全忘盡，身到長松大壑中。越女燕姬悄然立，天街不覺更籌急。絃索泠泠調愈高，有人暗向花間泣。侍郎執筆賦新詩，黃絹重觀幼婦詞。紙出澄心催客和，明窗留待月遲遲。年華座上惟吾少，揮豪敢自矜神妙。爭及諸公到玉堂，朝衣夜待金門詔。翩翩筆底淨無塵，對酒吟成別樣春。落拓江東應似我，人人杜牧是前身。酒闌燈炮歸孤館，寒衾便是同心伴。一天愁思似雲飛，今宵服得清涼散。天涯久已苦風塵，回首家山似畫屏。安得他時攜綠綺，白蘆紅蓼伴漁人。」

劉惟性從太元學琴

寧國劉惟性，名壹清，咸、同間人。少讀書，已而棄去，浪跡山水間。高峰者，寧之名山也，中有梵宇，僧數十居之，方丈曰太元，善彈琴。劉慕其技，師事之。元曰：「學琴非難，靜心耳。」曰：「敢問靜心之道。」曰：「自靜 之，豈師所能為謀乎！」劉曰：「善，我知之矣。」乃退而屏萬慮，晝夜枯坐禪榻，元時來彈琴，他無所聞。一夜，大雨驟作，夾以風雷，寒猿悲號，山鬼長嘯，燈小如豆，耿耿不能寐。啟戶視之，天無雲雨，察聲所自來，則出元室，知元彈琴也。潛至窗外竊聽，久之，忽悲酸不可忍，失聲號曰：「弟子願歸矣。」撞扉入。元 撫琴默坐，初無聲息，元曰：「汝願歸乎？然汝學成矣。吾琴聲幽細，數十小和尚皆不聞，汝獨聞之，心有靜有不靜也。」又曰：「庸人以耳聽，靜者以心聽，心聽 者能聞聲數里外。至於琴，淺學者以指彈，靜者以心彈。以心彈者，得琴之道矣。汝心靜，可語琴。」明日授以琴，略授宮商之訣，隨手而彈成音。元曰：「可 矣。」

劉自此彈琴，摹擬萬籟，無不各肖。然劉殊自覺，惟志之所存，而音遂隨之耳。愈力學，三年而歸，寄懷於琴，因自號曰琴客。不為俗人彈， 彈，人亦不聞也。時粵寇敗，亂兵竄徽、寧，肆劫掠。嘗有兵至劉宅，聞山後有金鼓聲，驚而退。後偵知為劉彈琴，往執之，使彈。劉不從，威以刀，劉撫絃作凄酸 聲，兵手戰刀落，乃舍之。而劉亦棄妻子逸去，不知所終。或曰，劉蓋往高峰，從太元游，光緒時猶有人見之。

許颺階善琴

許颺階，茂名之新坡鄉人，以善琴著，且喜啖狗肉，習久成癖，故自號琴狗道人，又自署其所居曰琴研堂，人亦以琴狗道人呼之而不名。嘗掘地得一漢玉，古色斑 斕，知為數千年物，則鐫琴狗道人之號於上，常佩之於身。每當屠狗大嚼，濁酒半酣之餘，則按琴於膝，臨風鼓《凌雲．之操》。一曲既終，則又解其玉佩，摩挲翫 賞不已。與江山淵之尊人尤莫逆。江居廉江，與新坡距數百里，有橋西草堂，貯圖書五十餘萬卷，任人觀之，有跋涉千餘里借書寄讀者。颺階之至，亦以讀書故，然 是時固未知學琴也。一日，有客自遠方來，踵門求謁，自云欲借一席地，信宿即行。視其刺，署曰劉心絃。令肅入，骨臞神清，瀟灑絕俗，一童子年可十二三，手挾 錦囊一，長數尺，隨其後，視之，則琴也。坐定，劉曰：「余產於湘，遷於粵，壯歲有大志，以不得償，憤而作萬里遊。又嘗慕鴟夷子皮之為人，乃挾美人以游五 湖。既而浮淮涉湘，渡黃河，登太行，西出玉門，訪酒泉、張掖之遺勝，北踰居庸，登萬里長城，賦冰天躍馬之詩。然足跡雖徧天下，而蹭蹬益甚，余妻又墜馬，死 於澗阿，余乃鬱鬱而返故鄉，結屋於越王臺畔居焉，日惟嘯歌以自

樂，歷十年，不復出。今觀兵氣滿西南，戰事將起於父趾。聞馮萃亭將督兵出關，余心動，爰棄故 居，腰劍從軍，將往投之，途過此地，願假宿一宵，黎明當行矣。」繼敏其征途僕僕，奚為挾琴以俱行。劉曰：「此余之所癖也。余生平無他好，惟嗜琴。余祖父世 習茲技，傳其術。此琴世間不易得，尤余之所寶。昔入京師，王公貴人爭相延納，求一奏以為樂，此琴即某親貴之所贈。余視之如嚴師，亦親之如膩友，出入必與 偕，數十年來未嘗一日離。而余妻夙亦善琴，昔者萬里行役，必與之並轡馳驅，不稍離，琴亦隨焉。今余妻亡，此琴即余之妻矣。」

江設盛筵款之，席 次，心絃縱談琴理，復按琴理絃，奏《清夜聞鐘》一曲，初撥剌三兩聲，頓覺萬籟不喧，四山欲靜，恍若更闌人定之時。曲未終，涼風習習，徐起庭際，聞者若飲甘 露，凡骨欲仙。許尤凝目默會，神與琴聲俱往，已而語江曰：「吾輩夙欲習琴，深憾無所得師，今幸天賜琴師，詎可失之交臂。」江乃勸客少留，劉慨然曰：「余東 西南北之人也，何地不可以為家。夙聞主人賢，既至，安忍即行，重違主人意。且此間圖書至富，讀書之樂，勝於從軍也。」

由是江、許皆從劉執弟子 禮，受琴學。劉居數年，未嘗言歸，盡傳其累世相傳之奧。某歲，秋風起，忽動歸思，請行，且慨然以其所寶之琴贈江，曰：「感主人德，無以為報，謹以此贈。余 相天下士多矣，未有如子者。子誠此物之主，其勿辭。」江再拜而受之，贐以千金，不受，浩然而行。琴鐫崇禎年號。

許以嗜琴切，性過急，轉艱澀而 不能成聲，憤甚，乃攜琴入深山窮谷無人之境，與木石為伍，正襟危坐，冥心潛彈，寄想於杳冥寂寥以外，往往數日不出。由是心領神會，默解妙趣，而大塊之元 音，不期而自宣洩於五指之下，學乃大進。於是屏除一切，洗心澄慮，專致力於琴，琴以外不復聞問。未及數年，善琴之名噪於時。及自肇慶訓導棄官歸，則挾一希 世之奇珍以俱。

蓋許在肇慶時，官務清簡，距署數武，有茅亭，嘗往憩焉。亭在署西，築土為之，高數尺許，疊石為級而上，亭上豎柱四，覆之以茅，人即呼曰茅亭，無他名。亭四旁皆有短闌干，以竹編之，闌干外幽花野草，隨意點綴，頗饒佳趣。登亭縱目，則城外沿江諸山，歷歷可指。每出署作汗漫游，趣令一 小僮攜琴隨其後，憩於亭，輒憑軒鼓之，清風徐來，草木皆動，身飄飄若仙。俯視亭下，則行人甚稀，薄暮，有二三樵者肩枯薪過其下，信口成謳，行歌互答，與琴 聲相應。一日，挾琴登亭，時秋聲初動，西風滿亭，微雨欲至，天外諸峰，咸露瘦骨，而相對作愁容，亭前楓樹數株，亦如臨風泣血，極目遠眺，而思鄉思友之念，一時交集，乃調琴作《天馬引》，如刀劍鐵騎，颯然浮空，果若天馬之疾至。繼又譜《陽關三疊》之曲，則又若風號雨泣，鳥悲獸駭，淵淵然有金石聲，不覺冰絃之 欲裂，萬木無聲，四山皆靜，惟木葉蕭蕭下，積地盈寸。瞥見

亭下有一少年，獨步荒草間，作鵲躑狀。其人年可二十許，丰姿楚楚，兩目閃爍有神，惟蹙頞疾首，愁形於面，頰隱隱有淚痕，似感琴聲而悲動於中，若重有隱憂者。詫之，方欲止琴不彈，招之登亭，乃琴聲止而其人杳矣。

越數日，許方清晨理琴，突有一少年挾琴直入，長揖不拜，蓋即茅亭所遇某少年之友也。詢之曰：「子攜琴造余，殆亦善琴耶？」其人曰：「非也。余不知琴，余友則善之。琴甚古，今奉其命持贈先生，幸受之。」言已，捧以獻。許撫視其琴，則希世之奇珍也，亟曰：「余與子之友，未交片語，何敢承茲瓊琚之賜，必不受。」其人曰：「此琴還故主之日，先生必受之。」且嗚咽曰：「嗟乎！余友死矣。」許驚駭，詰之曰：「余與子之友遇，今才數日，奚以忽死？死於何病？又奚為以琴贈余？」其人曰：「余友死，昨日事耳。亦非死於病，蓋別有故焉。死時有遺書在，所以留呈先生者，遺言屬余攜琴與書來謁，并欲有所求於先生，其諾之。」言次，出書以獻。亟啟緘讀之，其文曰：「余不孝，無以得母驩，罪通於天，百死莫贖。今余與小妾俱死矣。先生碩德清望，戾止是邦，高山在望，夙所景行，獨恨修謁無緣，鬱鬱終身，憾也何如。然秋風茅亭，猶獲一覘清貌，并以琴聲餉我，雖絃外餘音，哀感動人，而得聞六藝，死亦愉快。余亦有古琴一，並世罕有其匹，愧余不德，既辱琴於生前，詎可復辱琴於死後，使落市儈之手。余罪滋深，今謹屬友人，敬持獻於先生，非先生不足為茲琴主，余當為琴賀。倘墨翟之言不謬，宣室之談有徵，茲琴既得長侍先生，余身後之魂亦得藉茲琴以追隨左右，惟乞錫以鴻文，一誌余墓，死且不朽。」許讀其書而哀之，曰：「斯人之死，適死於茅亭聽琴以後，其殆伯仁由我而死耶？」既而復語其友曰：「為文誌墓，余之責也，敢不祗承。惟緣何而死，死又奚為與妾俱，皆未詳。而其生平之言行及其遭際，必有特異於人者，尤所樂聞，幸詳以詔我。」其人曰：「諾。」乃舉其事以告，其言曰：「友之死，非死於病，乃死於家庭之變。友姓關，名以忠，邑人也，世居城西。其先世皆顯達，饒資產。至以忠，家中落。幼喪父，惟一母一弟，母為繼母，弟即繼母所出。性孝友，尚任俠，外柔而內剛，視其狀，恂恂然若處子，而其實氣雄萬夫，偉男子也。幼抱奇志，專究心於經史、諸子、兵家之學，下及琴棋書畫、金石雕刻，亦皆博綜兼通，而琴尤為所長。然憤時嫉俗之念太盛，往往流於偏激，每談及輓近風俗日下，舉世不識道德二字，輒扼腕狂呼，目眥怒欲裂。故生平擇交甚嚴，落落不苟合，引為知己者，惟余一人。年既長，娶妻，未踰年即死，不復娶，納一妾以事母，而常為母所憎，且以不應試而為布衣也，憎之益甚。母性善怒，累受鞭扑，均笑顏受之。俟母怒稍霽，始婉辭規勸，勸則母復怒，怒則復繼以鞭扑，以為常。其妻亦以不能得母驩，憂慮而卒。及妾歸，母鞭之益酷。妾本寒家女，美而賢，能文章，求婚者皆拒之，獨願為關妾。有以母性善怒告者，亦不懼。既歸，日受鞭笞，體無完膚，無怨色。初，母之鞭妾也，關必厲聲以責妾，助鞭之，母怒亦稍解。然母怒與年俱進，其後雖亦助鞭妾，亦不足以釋其怒矣。然妾體素臞，不足以支夏楚，泣曰：

『妾不職，常觸母怒，罪且死，今請死於君前。妾死而母子安，妾心亦慰。』關止之曰：『母性善怒，不自今始，皆由余不孝所致，奚涉於卿。宜竭誠事母，終有釋怒日，徒死奚益！』妾涕泣受教，由是侍母益謹。距其家半里許，有古剎一，曰蓮花庵，關幼時曾讀書於此。庵地廣而汲水則甚難，關乃命人濬一井，濬時，掘地得古琴，有石函藏之，殆數百年間物，而完好如新，居土中既久，色乃益潤澤，可鑒毫髮。喜甚，因專肆力於琴，且為文樹碑於井旁，記其得琴之由焉。且以家庭不相安，乃恆藉琴以自遣。每鼓琴，妾必歌以和之，為狀若甚樂。母初亦喜之，然未幾而故態復作，鞭箠之聲，仍昕夕達於外，且責妾以導夫於淫樂之罪。關泣曰：『逐妾耶？妾無罪。留妾耶？母益怒。而妾且死，將奈何？』不獲已，乃挈妾暫居於庵，由是母始少安。然關與妾雖外徙，日必數返以省母。而母於關至，屢數語，即麾之行。妾至，則持帚以逐之。往往與妾長跪門外烈日下而痛哭，卒不省，閉門若不聞也者。族中子弟嘗謁母，求為母子如初，母亦不顧。關自是頓發狂疾，常皇皇若有所失，日則散髮亂服，踽踽獨行，或數日不返，返則與妾相對而哭，竟日聲不輟。有時席地鼓琴，作鬻箧聲，妾聞聲起舞，和以楚歌，琴聲蒼涼，歌聲悽咽，聞者咸隕涕。鬱鬱至於今三年矣。今年春，聞先生履茲土，喜甚，願執贄晉謁。日前偶過茅亭，聞琴聲，悵然有所觸，號哭而歸，昨日竟與妾投井而死，即得琴之井也。死時，有血書二，一辭其母，一別其弟，屬弟善事母。又有遺書一，屬轉達，即此書也。」許聞言已，慨然為作墓志，更親往哭之於庵，西風殘照，兩棺橫陳，回憶茅亭相遇，惝恍如夢，爰取所贈琴，鼓一曲於棺側，而以《招魂》之賦歌之，尋攜琴棄官歸。

其後，有自羊城至廉江者，謂劉已得狂疾，常見其露體跣足，狂歌於市。或曰，非真狂，實有託而逃也。

楊時百善琴

楊宗稷，字時百，從長沙張文達公百熙遊，不樂仕進。中年喪偶，獨居寡歡，憂患忻戚，一寓於琴，冥神覃思，窮極幽妙。其本師江寧黃勉之以琴教授京師，弟子數百輩，精進無出時百右者。所著《琴話》四卷，則萃集古今琴學家言，一一論其源流，考其正變。久居京師，所入不豐，乃傾所蓄以購古琴，人皆迂之。

閔蘿屏善琴

南匯閔苧，號蘿屏，黃大昕繼室。少時學琴於其叔某，兼習詩畫，而琴尤擅長。歸黃後，親操井臼，不以翰墨妨女紅，為閨閣所難。

梅雨田善胡琴

梅雨田，名大鎮。精於樂，初以笛名，能吹昆曲二白餘套。以昆曲不盛於世，乃改習胡琴。胡琴以手能發音者為佳，【俗謂之手音。人之指肉有厚薄，故音有高 下。琴瑟貴甲肉之音，胡琴則純貴肉音】梅體肥而膚潤，故發音為天下第一。又性聰，聞聲，輒能摹效，【俗謂之耳音】深得神趣。絲竹到手輒善，有孔能吹，有絲 能彈，天生佳質也，而尤工者為鎖吶、胡琴。

胡琴本無奇聲，自梅弄之，凡喉所能至，絃亦能至，柔之令細則如蠅，放之令洪則如虎，連之令密則如 雨，斷之令散則如風，呼吸通神，清脆高響。他琴師皆板板數調，取足和音而止。梅自開板，【俗謂之過門。】即出新聲，至唱處，更絲絲入扣。大抵人之喉音，能 密能久，絲則一響即殺。梅鼓之，尺寸加密，凡一隙，均加一音，節節填滿，不令有絲毫空漏。手指上下，急如風輪，密如蛇足，而某音應深按使切，某音應淺撫令 泛，雖繁不勝記之中，而以耳會，以神通，無不入妙入微，曲盡其趣。其二黃開板，迴不猶人，不獨倜儻舒和，而煞尾處撮六七音於一輪指之中，如聯珠並流，如輕 環急轉，緊處加密，而餘處仍故放令疏，戛止徐來，界限清楚。其取徑皆大方家數，又非徒以繁絃急管見長，唱調無窮，絃亦復無窮。每換句調，則易其法，每弄過 門，則更其聲，五花八門，層出不已。他人雖拾得一二，莫能窺其涯涘也。

陳彥衡善胡琴

陳彥衡，蜀中世家子，曾為吏，善鼓琴。自幼往來京師，即注意於唱，以喉短，遂師梅雨田，習胡琴，多傳其法。而手音亦與之相亞，凡唱法、讀字法、弄琴法，用力頗勤，均得梅之衣缽。梅死，首推陳，伶界、樂界均尊上之。陳亦善於指導，經其教授，無作門外唱者。名伶譚鑫培至滬，以琴師無當意人，重值聘陳往，以其曾為吏，故尊視之。惟陳本紈袴 子，性驕亢，與譚等，致不能終其交。

瑟

瑟，前廣後狹，面圓底平，中高，首尾俱下。通長六尺五寸六分一釐，為九倍黃鍾之度，絃長四尺三寸七分四釐，為六倍黃鍾之度，絃凡二十有五。通體桐木黑漆，身繪雲龍，首尾繪錦，邊繪雲。梁用紫檀，絃孔用螺蚌為飾，以漆金架二承之。

李子金揄瑟鳴箏

李子金增生之鉉性磊落，不拘形檢，時與市販孺子揄瑟鳴箏，遨游過市。即富貴家素不相識者，有邀之者，亦不辭。其在大庭廣眾

甲，雖諧語十九，然鄙猥之談終不出之於口。

箏

箏，似瑟而小，十四絃，各隨宮調設柱和絃，以諧律呂。通體用桐木，梁及尾金漆，邊用紫檀，絃孔用象牙為飾。《唐書》言十三絃，或十二絃，制不可考。今十四絃，則五聲二，變為七，倍之，故為十四也。

六絃箏

六絃箏，陳暘謂唐天寶中史盛作六絃琵琶。蒙古箏有六絃，意亦唐制。

軋箏

軋箏為箏之一種，以竹片潤其端而以木桿軋之者，唐時始有此器。十絃，長二尺二寸有奇。

琵琶

琵琶，一作批把，有四絃，刳桐木為之。曲首長頸，平面圓背，腹廣而橢，內繫細鋼條為膽，面設四象十三品，猶琴之徽位，以為聲音清濁之節也。《釋名》謂其 器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卻曰琶。舊皆用木撥，唐貞觀中，裴洛兒始廢撥用手，所謂擲琵琶者是也。今多有用六絃者。

白璧雙之琵琶第一手

白璧雙，名珏，蘇州人。順治初，琵琶稱第一手。嘗售技於南北，吳梅村《琵琶行》，為白作也。當時名流多有贈詩，王西樵曰：「四絃誰破夕煙昏，恰是香山老 裔孫。國手那推賀懷智，妙音直壓康崑崙。移時寂歷鳴沙雁，一摘崩騰斷峽猿。不是狂奴能作達，此中應有淚千痕。」陳其年曰：「玉熙宮外繚垣平，盧女門前野草生。一曲紅顏數行淚，江南祭酒不勝情。十載傷心夢不成，五更回首路公明。依稀寒食鞦韆影，簾幙重重聽此聲。縱酒狂歌總絕倫，曾將薄藝傲平津。江南江北千餘 里，能說興亡賸此人。醉抱琵琶訴舊游，禿衿矯帽脫梢頭。莫言此調關兒女，十載夷門解報仇。」鄧孝威曰：「北極諸陵黯落暉，南朝流水照烏衣。都來寫入《霓 裳》

裏，彈向空園雪亂飛。日狼山下日二郎，酒後偏能說戰場。颯颯悲風飄瓦礫，人間何處不昆陽。」

赤陵姐善琵琶

康熙 時，喀爾喀部有善彈琵琶名赤陵姐者，能彈战車鐵馬之聲，彈時朔雁俱落，彍騎環聽，肅然無聲。鄰部厄魯特部噶爾丹汗遣使求之，喀爾喀怒，不與。汗起兵伐之，寖滅其部，以赤陵姐歸。喀爾喀部遺臣款塞求救，聖祖親統六師征噶爾丹。丹戰敗，其妻阿弩戛吞率突騎略陳，被殪於軍前。旋繫噶爾丹以歸，赤陵姐隨入京師，猶 奏技於王公家，聞者至有綠珠、杜秋之歎。

乾隆時，徐芝仙游京師，從故侍衛聞此，因作《赤陵姐琵琶歌》，歌曰：「邏娑檀上紅紋蹙，龜茲國唱無愁 曲。尤物皆從氣運生，天教色藝空金屋。千年沙漠藏龍蛇，化為女子顏如花。生長赤陵呼作姐，能將蕃曲譜琵琶。琵琶宮調八十一，別有新聲緩挑出。韻並風生樂萬 方，國王一見加諸膝。其王分地跨興和，西與山戎【厄魯特。】接壤多。閒起侵陵緣互市，終修和好悔操戈。鼓聲坎坎冰天裂，豔妝正踏山頭雪。一枝春色照黃沙，兩國兵端從此結。虎奪龍爭秋復春，朝為楚媵暮為秦。掌上青娥偏解舞，原頭戰骨幾生塵。皇皇天子修文德，頻遣行人頒玉冊。蠢茲豸契窬惡浮天，為一婦人滅一 國。旌旗出沒黑山陬，風雨憑陵青海頭。塵起百靈爭語帝，霜高屬國盡防秋。維時五月三日暮，至尊駐蹕香泉戍。寇騎倉皇走大荒，龍驤浩蕩來西路。羽林老將為余 言，親見閼支陣前仆。四寸文綦么鳳飛，週身細鎧黃金鍍。芙蓉十隊化寒煙，賸有殘英泣斷絃。贇點雪霜亡贊普，命餘鋒鏑出祁連。理藩院裏秋槐老，階墀猶把琵琶 抱。宛似蝦蟆陵下人，潯陽江上傷潦倒。聽彈一曲別郎官，絃上傳來意萬般。未死若憐胡地隔，得歸終戀漢恩寬。曲終上馬風蕭索，風吹淚逐哀絃落。何須淚逐哀絃 落，禾麥油油滿沙漠。君不見傾城傾國代有人，若個老歸生處樂。況爾歸時國有君，太平無復強侵弱。」

楊至軒聽琵琶

康 熙某歲九月望日，吳維賢招海寧楊至軒上舍觀誠，及金聖修、陳知載、黃右公、陳玉禾小飲，酒後聽琵琶，至軒乃作詩曰：「今秋雲氣多沈緜，牀牀屋漏難安眠。遙 山久失爛漫皺，遠樹時帶橅糊煙。濮陽先生最愛客，折柬書破桃花牋。立心精誠感碧落，吾輩遂得神明憐。掃除陰霾補天漏，爽朗開豁分坤乾。近來晴日頗難得，況 逢明月今宵圓。酒徒入門高興發，促迫趁早陳華筵。分湖郭索肥且鮮，京口名酒藏如泉。持螯把琖對蟾魄，快意無不當吾前。談深銀燭屢見跋，樓頭已報三更天。主 人情緒猶未已，徵歌聲與青雲緣。曲終客醉皆欲去，忽聞妙手徐調絃。攏撚抹挑見指法，神技似

呵呼輝傳。昆山玉碎珠排散，鐵馬檐際雷風懋。輕雷出地繞室輥，怒 瀑欲瀉仍回旋。芙蓉泣露菊花笑，老蛟起舞魚浮淵。醉中世界昧南北，此身疑在潯江邊。人生悲歡寧自主，念此不覺心茫然。黃花插頭杯在手，逢場取醉仍年年。驚 秋雙鬢那肯換，白日無奈羲和鞭。青衫淚溼傷老大，好景易過難留連。眾賓起別主送客，皓月尚在天西邊。歸憑餘醉支枕臥，夢中猶覓江州船。雞鳴酒醒睡初覺，又 聽簷溜聲潺湲。」

舒鐵雲聞河間琵琶

舒鐵雲聞河間琵琶而作詩曰：「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請上琵琶絃，為 君躊躇一再彈。一彈絃未整，再彈聲忽警。三彈四彈風雨并，不見絃絲見指影。絲者不如竹，竹者不如肉。被服羅衣裳，當戶理清曲。曲聲齊唱《滿江紅》，催曉疑 是商玲瓏。千呼萬喚徒為爾，千山萬水愁殺儂。別有危絃促柱起，南部煙花非北里。滿堂賓客不願聞，兩豆行將塞其耳。耳可塞，心欲死，君不見遼海文章亦如 是。」

俞春浦善琵琶

杭州南屏僧小顛至蘇州，寓南禪寺，與舒鐵雲相見於王仲瞿孝廉曇處。他日，仲瞿招小顛飲酒，屬鐵 雲以詩邀之，詩曰：「不喫趙州茶，南山老酒家。三秋懷落葉，一飯悟桃花。篝火依龕冷，簫聲入市譁。分明同小住，風雨即天涯。欲結廬山社，經時憶遠公。酸鹹詩以外，酒肉佛當中。毛寶功無量，【時索寫破迷禪師放龜詩。】王維畫最工。【謂仲瞿。】觥船期一棹，要遣百分空。」

詩至寺，而小顛已往靈巖 矣。乃以琴客俞春浦補之。會是夕風雨，春浦取琵琶作曲，鐵雲乃作詩以寄小顛，詩曰：「夜寄三瓶，朝飛十幅蒲。寒山楓樹老，香海雪花麄。七十二峰外，西風 吹太湖。不知雙不借，何日下姑蘇。今夕乃風雨，桓伊喚奈何。殘鐙青豆小，高閣白松多。一曲玉連鎖，三升金叵羅。阿師當大笑，和我醉時歌。」

是 夜，春浦所彈為《玉樹後庭花》曲，鐵雲更作歌贈之，歌曰：「雪不醉党將軍，月不抱王昭君。賀老琵琶定場屋，彈不破《玉樹後庭花》一曲。初彈春鳥碎，再弄秋 煙翠。青山鏡六朝，紅露花三昧。回身急抱琵琶腰，盟心暗貼琵琶背，使我低頭欲向琵琶拜。十指玲瓏一指挑，四絃惆悵半絃搔。此時神女傳瑤瑟，此際宮人記洞簫。璧月夜三更，瓊樹春雙聲。都官鬢絲黑，妃子眼波青。結綺閣中香未散，景陽樓上鐘初鳴。又何似玉樹流光照後庭，恨不見馮小憐，彈得春風值一錢。卻待秦淮 新月上，留與隔江商女唱。唱出琵琶曲，傳入琵琶譜。一絃琵琶絃，一柱琵琶柱。中絃盈盈張麗華，

么絲于絲後庭花。老絲變宮如拍鼓，可憐門外鞞撾虎。玉樹玉樹怒殺人，一條絃線一指痕。依稀水咽青谿柵，彷彿烏啼白下門。斜捺小絃半黍許，井底嘍嘍紅鬼語。淒涼三十六封書，秋菊春松淚如雨。安公子，去不還。關別駕，何當彈。安西折楊柳，南唐念家山。燕市擊筑筑聲裂，吳市吹篪篪口缺。亦不是蜀國絃，齊門瑟，自有紅粱醅酌綠蟻杯，直彈到枇杷花下東方白。」

程春堂善琵琶

程春堂居南匯大團鎮南，工畫蘭及設色花卉，琵琶尤為絕技。晚歲，充場大使署總書，與唐晉卿善。唐亦家於大團，其婿黃祉安至，必邀共杯酌，酒後輒彈琵琶數套以為樂。黃聽至《夕陽簫鼓》、《平沙落雁》，輒神為之移。

程性和易，年近七秩，精神甚健。黃嘗詢以擙撚之妙，何由至此。程曰：「余少受邑城鞠士林之傳，專意練習，至忘寢食。每晨起，披衣坐牀上，先彈二三套，然後下床。如是者約二十年，始覺得心應手，純任自然。」

時南匯善彈琵琶者有二，一為程，一為陳子敬。子敬常旅食於外。光緒丁亥，黃肄業於上海之龍門書院，偕松江尹鹿笙明經至東門內王家，適子敬在座，見指套銅 甲，彈《霸王卸甲》，聲調洪亮，令人想見拔山蓋世氣象。人謂陳善武套，程善文套，程之品格高於陳。每歲滬上開琵琶會，必招程往，執牛耳。既作古，南匯大套 琵琶為廣陵散矣。

玉琵琶

玉琵琶者，武進、無錫間之老技師也，以天下琵琶第一聞，而吳中諸技師多未嘗聆其奏藝。金閶 有某曲工者，亦以琵琶雄南部，顧名終出玉琵琶下，意頗不平。一日，詣其宅，高堂邃宇，闃其無人。信步入一軒，中無他物，架列琵琶三，一烏木床黃楊柱膠絲 絃，二沈香床檀柱玉絲絃，三紫鐵床金柱銅絲絃也。曲工意以為盡於是矣，竟取鐵琵琶彈之，嘈嘈切切珠落盤，意甚得也。曲終，一小童倚屏而笑。曲工方欲有問，侍者入請曰：「客飢矣，主人命姑飯，當出見。」曲工不得已，隱忍入座。飯時，絮絮問主人，且誇己技之高。倚屏小童對曰：「先生所能，童固優為之。若主人，則不屑是。」曲工大詫。童從容取鐵琵琶奏之，曲工歎勿如，亟求見主人。童曰：「少安毋躁，姑觀其器可乎？」乃導入一精舍，則所列架如前狀，而三琵琶非故物 矣。蓋一石根，一象牙，一羊脂美玉也。童取而一一奏之。至玉質者，忽作異聲，如鳳鳴九霄，鸞翔天外，仙風披拂，豁人襟抱，亦不知為何曲也。曲工神迷精喪者 久之。一聲撩撥，戛然而止，回顧己身，不覺漸沮。童固請覆奏，曲

工瑟縮冉凹，田白而牙，幾个能成曲，趦趄个目妄，逐个見王人而出。其後竟無來與之角藝者。

和必斯

和必斯，似琵琶狹小，直柄曲首，四絃，柄下腹背如蘆節。通體用桐木。

二絃

二絃，方槽，底面有孔，木柄，曲首覆尾，如琵琶，又似三絃，但鼓方耳。

癩鬼均善二絃

廣州有癩鬼均者，本名均，以病癩，人因名之。執役於劇場，善奏二絃，能隨意譜一曲。而南音、粵謳、戲曲、談罵，及風聲、雨聲、小兒泣笑聲、新嫁娘嬌啼聲，舉凡人世間所有之聲籟，均從二絃中譜出之，聽之宛似真者。

三絃

三絃，斲紫檀為之，修柄，方槽，圓角，冒以虺皮。柄下曲，貫槽中，上直，與槽面平。通長三尺三寸有奇。柄末穿直孔，貫以三軸，左二，右一，納絃，以三軸綰之。山口及軸用象牙，柱用竹，槽面設柱，架絃微起，以指甲撥弄發聲。

三絃定絃以取聲，各隨宮調。其制起於秦，本三代鼗鼓之製，而改絃易響，謂之絃鞉，故雖能倚歌曲折，而仍以節制輻輳其間。《唐書》有龍首琵琶、雲頭琵琶，皆三絃。飾以虺皮，則似亦唐制也。

陸君暘善三絃

嘐城陸君暘初嘗學吳絃於吳門范崑白，得其技，已而盡棄不用。以為三絃，北音也，自金、元以降，曲分南北，今則有南音而無北音。三絃猶餼羊也，然而吳人歌之，而祇為南曲之出調之半，吾將返於北，使撩捩之曼引而離迤者，盡歸激決。

嘗譜金詞董解元曲，又自譜所為《兩鴿姻緣》新曲，變其故宮，獨

為刺促偪剥之首，名《幽州吟》，駭然於人。然其時敢有知者，周延儒請與游。累致千金散去，終自以不知於時，嘗著《三絃譜》，欲傳後。會大兵入吳，遯於三江之滸者若干年。世祖聞其名，御書紅紙曰：「召清客陸君暘來。」既入，御便殿賜坐，令彈。陸乃彈元詞《龍虎風雲會》曲，稱旨，賜之金。自是，貴邸巨室爭邀致之，無虛日。或欲使隸太常，弗屑也。年七十，尚能作遏雲之逸響。宋荔裳按察琬贈以詩云：「曾陪鐵笛宴寧王，吹笛梅花滿御牀。幾度淒涼春草碧，不堪重過鬬雞坊。」

時松江提督馬進寶亦鋃首下獄，人不敢問。進寶故善君暘，君暘任俠，直 入獄具餉。臺臣聞者皆大駭，各起謀劾之。華亭張法曹急往告，君暘忼慨曰：「吾何難仍遯之三江間耶！至尊若問我，道我病死。」言訖竟行。後上果問及，如其 言，上為歎息。當是時，君暘名藉甚。初本名曜，君暘者其字。至是，以上稱君暘，遂以字行，凡長安門刺往來奏記，皆得直書陸君暘以為榮。

君暘後復不得志。嘗過上海。上海名家子張均淥慕其技，君暘亦獨奇均淥，謂均淥知己，盡授其技，作《傳絃序》一篇。君暘多門徒，然皆不及均淥也。吳中三王之中有曰稚卿者，君暘弟子也。

王玉峰善三絃

王玉峰，字正如，漢軍正黃旗人。生而盲，九歲喪父，隨母為人傭。以廢視，無所得食。年十三，學於張治平。治平工歌曲，善胡琴，玉峰從之十四年，盡得其 術。既成藝，以彈唱自給。光緒庚子之變，洋兵聞歌者輒嬲之，遂不復歌，而專力於三絃，冥心渺慮，體物肖聲，自曲本雜劇、鐃歌軍樂，下至男女媟褻之辭，皆心 摹手追，運指應節。名伶譚鑫培、龔雲甫輩每登臺度曲，必往聽焉。時或躑躅營門，聽步伐口號及行軍布陣之曲，歸而譜之，不爽絫黍。閉門獨坐，則手援三絃，凡 小兒聲、婦女聲、行人車馬聲，與夫禽獸、飛鳴、候蟲、振羽一切音聲之不可以口舌傳者，莫不揣其性情，窮其微妙，意有所會，悉於絃間傳之，聽者忘其為三絃 也。

乙巳、丙午間，玉峰之名始起，王公貴人爭相招致，然深自矜重，不輕徇人。京師貴游喜為里巷淫冶之聲，以強玉峰，詭曰洋二黃，玉峰雖應之，心弗善也。那琴軒相國桐當國時，嘗以母壽召玉峰，使彈風流燄口，玉峰不肯，曰：「不祥之詞，奈何壽太夫人乎？」那瞿然曰：「微子言，吾念不及此。」玉峰出 謂人曰：「那中堂不孝人也，母壽而樂聞不祥之聲。」自是，雖召不復往。載澧、弈劻聞其名，招之，玉峰固謝，謂載澧喜近小人，弈劻排斥異己，皆非正道也。戊 申國卹，定制，民間不得演劇，諸伶請於警廳，願延玉峰，以所入助貧兒院，警廳許之。

玉峰自言，能奏舊劇二十餘齣，尤善者，為《空城計》、《二 進

宮》、《韓琪殺廟》諸劇。或嘗邀王峰依次為之，王峰乃自演《空城計》，初出場時唱搖板，疾徐抑揚，各得其宜；坐在城樓，轉唱西皮，繼轉二六，莫不曲折如 志，而狂笑尤得神。次演《二進宮》，生旦淨互唱二黃，字字宏亮。又次演《韓琪殺廟》，則奏腔矣，聲之尖利，韻之流宕，其悲哀處，自足引起聽者一種淒楚之態。既畢，座客欲一聞反二黃，乃令續演《牧羊卷》一齣，亦復高亢可聽。蓋其用指之，度視發音之繁簡而別，音簡用指少，音繁用指繁，簡時用指僅一二，繁時則 胥十指而並用之，故其發音之複雜，誠有不可思議者矣。

李萬聲善三絃

李萬聲善三絃，場置几案一、椅一，上張紅緞帳，下設錦繡幃，大書曰「寰球絕技」。俄頃，有人扶之而出，臺上下萬籟無聲，悉心靜聽。於是整理三絃，引場唱京都時調數句。既而按指輕彈，髣髴鑼鼓聲，《教 子》中之三娘出焉。一曲青衫，抑揚婉轉，忽焉而生，忽焉而老生，過門唱句，按腔合板，字字清楚，至生旦對唱，亦無絲毫夾雜。繼彈《滑油山》，宛然老旦聲 調，得心應手，有頓挫自如之妙。終彈洋操一節，軍樂聲，洋鼓聲，步伐聲，一時並舉，若遠若近，不疾不徐，更覺出神入化，令人不可思議也。萬聲亦盲於目，與 王玉峰同。

鼻吹簫笛

宣統辛亥春，大興鄭民魁挾絕技，游東南，日行廛市間，手攜簫一笛一。有人請其奏技，則置笛於鼻端，用力吹之，其唇其舌絕不稍動，而音聲纏緜悱惻，令人有高山流水之思。其奏簫亦然。

排簫

排簫，比竹為之，十六管為一具，即十二正律加四倍律也。陰陽各八，自左而右，列二倍律，六正律；自右而左，列二倍呂，六正呂，與編鐘、編磬相應。有架，古以竹為之，今用木為櫝，亦自宋以來相傳之舊，中凹而虛，以受管也。管之下端，參差不齊，兩旁長而中央短，皆容於格內。

簫

簫，即古之笛，體用紫竹。簫笛之制，古皆用角律。黃鍾者，陽律一均之正宮，而姑洗其正角；大呂者，陰呂一均之清宮，而仲呂其正角。故用姑洗簫，應陽均，用仲呂簫，應陰均，以配排簫之音，

最為和協。

鳳凰簫

俗稱簫之山口處有節者曰鳳凰簫，無節者曰洞簫，此當即古之排簫。蓋古時比竹為之，參差如鳳翼，故以為名耳。

張心孟好吹簫

祥符張壯行，字心孟，為明天啟甲子舉人。嘗以計偕入都，逆旅之鄰，有吹洞簫者。聞其聲特異，往叩之。吹者與言，賞其妙悟，於是盡其所得之師者授焉。心孟 精究之，至忘寢食。一旦，恍然悟曰：「此七韻正聲也，失傳久矣，何幸於茲遇之！」倚節而弄，無不合。因而面壁自語，或時起舞姍姍，從者以為狂矣。春試之前 一日，僕為理場具，告曰：「詰朝當入闈。」心孟曰：「我不知也。至音之淪墜，向千載，今者於一器之微，古人之神奇寓焉。孔子所歎為不圖至斯者，我幸遇之。 不特聆之於耳，且能會之於心；不特會之於心，兼能傳之於器，此來所得多矣。我方樂此，懼勿及也，遑問其他。」言畢，輒搦管呼呼然吹不休，鎖院門扃，音猶嫋 嫋也。僕復白曰：「試誤矣。」張目曰：「束裝！」不顧而歸。歸後，時時絕人事而為之，或值可喜可愕與一切無聊不平之感，率作一弄以消磨之。久之，流寇攻 汴，獲之，驅使去，猶佩所吹簫於身。至砦，踞地而吹之，淒惋幽鬱，嗚咽動人。環聽者眾，始而喜，繼以太息，忽不覺思鄉懷土，悲從中來，為之涕下霑襟。於是群相嫗煦護愛，卒縱之歸。

明亡，入國朝，按籍授官，邑宰迫之往，心孟橫簫長揖曰：「壯行為亡國廢物，顧可污清時耶？」令曰：「奈無辭以脫公 何？」曰：「以死報，必免。」於是心孟不復列士籍矣。自是，益復以吹簫自娛，飢寒之戹，踐更之呼，聞則疾其聲以勝之。畢曲，語家人曰：「試聽吾簫，困自忘 也。」編戶之役，則次第往應，絕不勾免，惟科場令作守號軍，則笑曰：「我故諸生，重入此，似有嫌。」乃出百錢雇代者。晚為上官所知，行鄉飲賓酒禮，亦弗卻 也。年八十餘，病革，猶理簫，然不能成聲，遂置枕旁，曰：「人琴俱亡，吾其死矣。」遂瞑。

沈康臣吹洞簫

毛大可善歌，沈康臣吹洞簫和之，能曲折倚其聲。

簫翁善簫

簫翁，不詳其姓氏里居，善吹簫，遂以名。翁吹簫能效鳥獸鳴，或作悲酸聲，使聞者墮涕，變而壯，則又起舞。秋夜，天清無片雲，月明如晝，翁嘗攜簫登山巔吹 之，悲風怒號，陰雲四合，哀猿長啼，翁亦泫然泣下。已復為悠揚雍和之音，則雲散月明如故。翁曰：「神技也，吾其善藏之。」自是遂不吹。

後數 年，邑有虎入村為患，獵者捕之，輒為所噬。翁聞之，曰：「可以用吾技矣。」命武夫持戈隨至山隈，伏樹間。翁以簫學乳虎鳴數聲，虎聞而至，四顧，若覓乳虎所 在者。簫忽作獅子吼，聲聞數里，山奔石裂，虎大慄，木立不敢動。武夫突出，揮戈，刺其喉而斃之。人服翁技神。又數年，大旱，翁吹簫，亦得雨，於是翁遂以技 著，然不復吹。好事者迫之，則大哭，而欲自裂其簫，人遂不之強。翁年五十餘而卒。翁生平畜一簫，以紫竹為之，長三尺，手製者也，愛護如珍寶。卒之前一夕，自以巨椎椎破之。所著有《簫經》二卷，亦不傳。

鼻簫

臺灣番人截竹為管，竅四孔，長可尺二寸，通小孔於竹節之首，按於鼻橫吹之，高下清濁，悉中節度，蓋亦可謚為洞簫也。未婚者曰達，至夜，吹行社中，番女聞而悅之，則引與共處。

笛

笛，即古之橫吹，體用蘆竹，用與簫同，以姑洗笛協排簫陽律一均之用，以仲呂笛協排簫陰呂一均之用。

福田鼻能吹笛

乾、嘉間，清江之楊家莊三元宮，有住持僧名福田者，鼻能吹笛，口且唱曲，自吹自唱，若出自兩人之口。

管柳衣聞笛

管柳衣茂才題雁有《鄰舟聞笛》詩云：「波光如鏡浮珠白，夜繫木蘭依古驛。誰家商婦不知愁，閒倚船窗擫玉笛。笛聲飄緲高入雲，離人愁絕荒江濱。瘦蛟欲活魚欲舞，梅花落盡江南春。須臾月墮變三弄，離人聽之難入夢。擁衾惆悵思最多，長年又唱湘水歌。」

舒鐵雲瘞笛

舒鐵雲嘗蓄一笛，四年矣，雅有雲石之韻。一日，墮地緪脫，遂折其半。既埋之牆陰，且倣毛西河《水盞子銘》，作《瘞笛》詩，詩曰：「縱二尺餘圍寸許，中有 宮商角徵羽。一朝擲地金石聲，雄鳳雌凰不相語。憶昔截雲歸笛家，一枝吹破《江梅花》。年來與我周旋久，錦囊南北隨詩走。既不若笻枝九節化作龍，又不若翟竿 七尺垂為虹。紫雲迴奏廣寒殿，昭華琯弄咸陽宮。但向人間傳一曲，葦綃霏霏貼寒玉。惹得樓中黃鶴飛，吟殘水底蒼龍宿。錯來不鑄六州鐵，猿臂鶴脛楊柳折。合之 則美離則傷，兩頭纖纖太愁絕。此時無聲憶有聲，此物無情卻有情。一丸泥當封嶰谷，萬戶侯猶唱渭城。可憐黃竹埋黃土，響絕音沉悄終古。珠墮樓頭玉倚牆，夜深 誰《按霓》裳譜？」

項琳善笛

項琳，范陽人，以樂藝名一時。避居吳門，每攜一笛，往來山塘，吳中名妓皆師事之。咸豐庚申，粵寇陷蘇臺，琳倉皇出走，為寇所殺。

篪

篪，體用竹，間纏以絃，吹口之上塞口，令氣不洩。今定一孔上出，五孔向外，一孔向內，一孔在底，近底下出，並開二孔，統計為十孔，除吹孔、底孔與二小孔不數，則為六孔。

管

管，以堅木或骨角為之，兩端象牙為飾。大管以姑洗律為體，小管以黃鍾半積同形管為體。各設哨於管端，大管九孔，小管八孔。蓋六孔已具七音，八孔則七音兼二清聲，九孔則七音兼四清聲也。

吹煙筒喇叭

青浦何元長好結納，挾技者群造其門。一日，有敝衣客至，自言能吹煙筒喇叭。諾之。客乃出其竹製之筒，長三尺餘，銳上豐下，兩端鑲紫銅，吸煙竟，拍去其燼，徐徐吹之。初若新鶯睍睆聲，次作寒雁嘹唳聲，繼如鸞嘯，如牛鳴，咿咿啞啞，較樂工所用為動聽。易以他筒，弗能矣。

紙簫

福州開元寺前有捲紙為簫者，周櫟園嘗得其一，色如黃玉，扣之鏗鏗。以試善簫者，云外不澤而中不乾，受氣獨存，其音不窒不浮，在好竹之上。後以贈劉公　，公　為賦《紙簫》詩以張之。

匏

匏有大笙十七簧，下接紫檀木，以代匏為管，本攢眾管於一匏，而共一吹口。每管設簧以取音。小笙之制如大笙，而四管無簧，故簧止十三管。

壎

壎，燒土為之，朱漆繪金雲龍，垂五彩流蘇為飾。有黃鍾壎、大呂壎二種，黃鍾壎以八倍黃鍾積為體，大呂壎以七倍黃鍾積為體，皆頂上一孔，前四孔，後二孔。

德化瓷笛

德化瓷笛色瑩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無一二合調者。合則聲淒朗，遠出竹上。雲夢柯亭之外，又有此異種，若入李謩手，即至入破，當不患磕然中裂矣。

建鼓

建鼓，以木為匡，冒以革，穿徑為方孔，以柱貫其中而樹之趺，趺上為座，以受柱。圓柱之上為托雲，以承鼓。柱貫鼓上，出以擎蓋，蓋上壓梁，上植金鸞。

大鼓

大鼓，腹中安銅膽，平懸於架。

杖鼓

杖鼓，上下二面，木匡細腰，以紅漆竹片擊之。其制始於漢、魏，今有大小二種。

小杖鼓

小杖鼓，《元史》謂之扎鼓，左手持而右手擊之，蓋後周杖鼓也。有三等之遺制。

手鼓

手鼓，不知其所自起，左手持而右手以槌擊之。《周禮．小師》：「小樂事，鼓朄。」此或其遺也。光緒時，有擊手鼓售技於市者。鼓有耳，貫之以繩，絡於項而擊之。凡用槌三，手執其一，而擲其一於空中，隨落隨接，此上彼落，左右遞更，疾徐中節，絕無累黍之差。

龍鼓

龍鼓，匡繪五彩雲龍，四旁金銅環，繫以黃絨絛，陳則置鼓於架，行則掛鼓於項。歷代鹵簿，鼓各不一，古橫懸蓋，今平置，有衣，微不同耳。

行鼓

行鼓，一名陁羅鼓，上大下小，匡貼金銅釘鈸，環繫以黃絨絛，跨於馬上，下馬陳樂，則懸之於架。唐有三面鼓，形如缸，首廣下銳，冒以虺皮，類此。

導迎鼓

導迎鼓，制如大鼓而小，匡繪五彩雲龍，腹內安銅膽，四旁鍍金，環以黃絨綆舉之。

俳鼓

俳鼓，朝鮮國樂制，與鹵簿龍鼓相似而微小，兩旁施銅環，以黃扁絛繫於項。

軍鼓

車鼓，車甲所用以整步伐者，為銅鐏之圓筒，上下復以皮革，四圍有繩，用小木槌敲之。

太平鼓

海寧朱聲元貢生鍠《詠太平鼓》詩曰：「六街鼕鼕鼓聲徹，蠢者以動句者茁。其聲剛勁氣激揚，綴以錚錚幾環鐵。瓦腔革面古製移，煉鐵糊紙憑膠黐。非鼓非鼗號 曰鼓，金聲革聲齊奏之。紙作皮膚鐵為骨，下擬斗柄上滿月。群星在掌光搖搖，耳畔蟄雷爭奮越。曾聽臘鼓知春生，況復土鼓迎時鳴。羯鼓催花石鼓獵，那及社鼓興 耕氓。太平鼓擊擊且走，握之以左擊以右。一鬨鞭撾短箠聲，幾番高下小兒手。初疑方響梨園敲，旋兼中節銅丸拋。繁音颯颯砉然止，倏爾濤籟喧堂坳。朅來舞手復 蹈足，日作嘔啞太平曲。何如擊壤康衢中，助汝含哺同鼓腹。」

搏拊

搏拊，如鼓而小，匡上銜小金環，以黃絨絛繫之，橫置之趺。凡合樂，工人掛於頸，以手擊之。其用，則鼓每一擊，搏拊再擊，以為應和之節。

塞塔爾

塞塔爾，回樂也。木槽通柄，槽如茄形，面平下圓，冒以革，柄面平，背圓，兩側有八軸絲絃二，雙鋼絃一，單鋼絃六，應絲絃以取聲。

達卜

達卜，回樂也。木腔，冒以革，以手指擊之。

那噶喇

那噶喇，回樂也。狀類行鼓，鐵匡，上大下小，冒以革，以二木杖擊之。

柷

柷，所以起樂，上闊下小，狀如方斗。二面正中，各設圓鼓以受擊，一面開圓孔以出音。椎用綠漆入楞，投椎其中，撞之。其一面有孔者，殆如琴瑟底之有孔以取聲，非便於納手其中也。

敔

敔，所以止樂，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齟齬，通體有紅黑斑紋，趺以金漆，旁施兩耳以置籈，籈以竹為之。擊法，先三擊首而後戛其背。

拍板

拍板，堅木為之，六片，聯以黃絨紃，左右各三片，合擊之以為樂節。

拍

拍，紫檀板四片，以絃合三片為一束，束其二，以一片拍之，下一片略厚，用以節樂。古本用節，晉、魏間有宋纖者，善擊節，以木拍代之，拍始此。

番部拍

番部拍，紫檀板三片，以二片為一束，執一片拍之。拍小於拍板，番部拍又小於慶隆舞拍，其用則同。

畫角

畫角，木質空心，腹廣端銳，設木哨，入角口吹之。

胡笳

胡笳，本角音，上下用角，即古角之遺制也。

巴拉滿

巴拉滿，回樂也。狀類頭管，以木為之。本小末大，飾以金，木管

上口安盧哨，應笛聲。

觱篥

觱篥，喀爾喀樂，即唐蘆管也，惟多金口耳。

戲劇類

今劇之始

六朝以還，歌舞日盛，然與今劇為不類。自唐有梨園之設，開元朝分太常、俗樂，以左右教坊典之，乃為今劇之鼻祖。伶人祀先，明皇是稱，固其宜也。惟唐人以 絕句入歌，朝有佳作，夕被管絃，昌齡畫壁旗亭，「黃河遠上」一曲，遂成千古。其事簡易，去今調遠甚。蓋院本始於金、元，唱者在內，演者在外，與日本之演舊 戲者相仿。今開幕之跳加官，即其遺意。金、元以後，曲調大興，按譜填詞，引聲合節，乃為崑曲之所自出。今劇由崑曲而變，則即謂始自金、元可也。

戲之劣處，無情無理，其最可笑者，如痛必倒仰，怒必吹鬚，富必撐胷，窮必散髮，殺人必午時三刻，入夢必三更三點，不馬而鞭，類御風之列子；無門故掩，直 畫地之秦人。舉動若狂，情詞並拙，此猶可云示意於人也。至於手不執圭，障袖若琵琶之遮面；人孰我問，登臺如小鳥之呼名。王曰孤王，寡人絕對；父曰為父，王 季多逢。而且漢相秦丞，有匈奴大人之號；【下有必稱上官為大人。】齊兵魏卒，得滿洲壯士之稱。【凡扮胡人，必紅頂花翎，稱其卒伍曰巴固魯。】包孝肅以文正 為名，賈半閒以平章作字。將軍衷甲，必右袒以搴旗；【袍帶戲往往曳一袖於背，廟堂壇坫恐萬無此式。】美女捧心，卻當門以掩袖。【且兩袖恒交掩於腹下。】種 種乖謬，思之啞然。大抵今劇之興，本由鄉鄙，山歌樵唱，偶借事以傳謳；婦解孺知，本無心於考古。故劇詞自為一類，過雅轉覺不倫；本事全出稗官，正史絕無所 採。或用平話之稱謂，或遵崑曲之排場，積久相沿，遂成定例矣。

戲劇之變遷

國初最尚崑劇，嘉慶時猶然。後乃盛行弋 腔，即俗呼高腔一曰高調者。其於崑曲，仍其詞句，變其音節耳。京師內城尤尚之，謂之得勝歌。相傳國初出征凱旋，軍士於馬上歌之以代凱歌，故於請清兵等劇， 尤喜演之。道光末，忽盛行皮黃腔，其聲較之弋腔為高而急，詞語鄙俚，無復崑弋之雅。初唱者，名正宮調，聲尚高亢。同

冶時，又變為二六板，則繁音促節矣。光緒初，忽尚桑腔，其聲全急而繁，有如悲泣，聞者生哀，然有戲癖者皆好之，竟難以口舌爭也。崑弋諸腔，已無演者，即偶演，亦聽者寥寥矣。

歐人研究我國戲劇

晚近以來，歐人於我國之戲劇，頗為研究，英人博士瓦兒特，德人哥沙爾、那窪撒皆是也。

瓦兒特著一書，曰《中國戲曲》，分四期，曰唐，曰宋，曰金元，曰明，並就《琵琶記》及其他戲劇之長短略評之。

哥沙爾著一書，曰《中國戲曲及演劇》，分八章，一中國國民精神與其戲曲，二中國之舞臺徘優及作劇家，三中國之劇詩，四戲劇之種類，五人情劇及悲劇，六宗教劇，七性格喜劇與腳色喜劇，八中國之近世劇。

那窪撒著一書，曰《中國及中國人》，雖非戲劇專門之作，惟其中一章，有就我國戲劇各種方面加以評論者。

此外尚有《中國戲劇》二冊，一為法人巴散著，一為法人格蘭著。

崑曲戲

崑曲戲創始於崑山魏良輔，以前僅有弋陽、海鹽二腔。魏出，始能以喉轉聲，別成一調，遂變弋陽、海鹽故調為崑山腔，蓋以地名。梁伯龍填《浣紗記》付之，即王元美詩所謂「吳閶白面冶游兒，爭唱梁郎雪豔詞」者是也。

或曰，創自明季之蘇崑生，蓋以人名。意者曲調相沿已久，崑生曾出新意潤色之，聲律乃益完密，好事者即以其名名之歟？

康熙朝，京師內聚班之演《長生殿》，乾隆時，淮商夏某家之演《桃花扇》，與明季南都《燕子箋》之盛，可相頡頏。淮商家豢名流，專門製曲，如將苕生輩，均嘗涉足於此，故其時為崑曲最盛時代。而崑山之市井鄙夫及鄉曲細民，雖一字不識者，亦能拍板高唱一二折也。

嘉、道之際，海內宴安，士紳讌會，非音不樽。而郡邑城鄉，歲時祭賽，亦無不有劇。用日以多，故調日以下，伶人苟圖射利，但求竊似，已足充場，故從無新聲新曲出乎其間，《綴白裘》之集，猶乾隆時本也。

迫光朝，京都劇場猶以崑劇、亂彈相互奏演，然唱崑曲時，觀者輒出外小遺，故當時有以車前子譏崑劇者。浙江嘉、湖各屬，時值春秋二季，尚有賣戲於鬧市者，蓋浙人猶有嗜之者也。

咸、同之季，粵寇亂起，蘇、崑淪陷，蘇人至京者無多。京師最重蘇斑，一時技師名伶，以南人占大多數。自南北隔絕，舊者老死，後至無人，北人度曲究難合拍，崑劇於是不絕如縷。

光緒時，滬上戲園僅有天仙、詠霓、留春諸家，皆京劇也，惟大雅為純粹之崑劇。依常理論，崑劇應受蘇人歡迎，顧乃不然。雖竭力振作，賣座終不能起色。維持 數載，卒以顧曲者鮮，宣告輟業。社員大半皆蘇產，相率歸去，或習他業，或為曲師，貧不能自存，幾至全體星散。越數載，始有人鳩集舊部，組織聚福園，開演於 蘇垣之府城隍廟前，雖不能發達，然尚可勉支也。及閶門闢馬路，大觀、麗華諸園接踵而起，冶游子弟趨之若鶩，聚福遂無人顧問，不得已遂又歇業。然諸伶既聚則 不可復散，乃易其名曰全福，而出外賣戲。頻年落拓，轉徙江湖，舊時伶工，凋亡殆盡，繼起者又寥寥無幾，宣統時閬如矣。

高調戲

紹興之高調戲，一名高腔，疑即古之所謂曼綽也。伶工曼聲長歌，後場之人從而和之，祝允明所謂「趁逐悠揚」者是也。其賣技江湖，大抵不出寧波、紹興二郡。

亂彈戲

自亂彈興而崑劇漸廢。亂彈者，乾隆時始盛行之，聚八人或十人，鳴金伐鼓，演唱亂彈戲文，其調則合崑腔、京腔、弋陽腔、皮黃腔、秦腔、羅羅腔而兼有之。崑腔為其時梨園所稱之雅部，京腔、弋陽腔、皮黃腔、秦腔、羅羅腔為其時梨園所稱之花部也。若徽腔，則在京腔之中。

或曰，亂彈即馬上戲，蓋軍樂之遺也。乾隆末葉，江寧有之，傖者載以舟而娛客，穹篷巨艦，踞坐其間，直如雞鶩一群，啞啞亂噪，了不悉其意旨，然十月之貲，亦需給一二千錢。

崑曲戲與亂彈戲之比較

崑劇縝密，迥非亂彈可比，非特音節、臺步不能以己意損益，服飾亦纖屑不能苟。《剪髮賣髮》一齣，扮趙五娘者，例不得御珍飾。吳郡正旦某，一夕演此劇，偶 未袒其常佩之金約指，臺下私議戚

戚，呆即輩愛問臺下曰：「豕貫如此，妄何人斯，敢懷貫以陷於不孝。」言次，袒約指擲諸臺下曰：「此銅質耳。苟真金者，何敢 背古人髮膚之訓，翦而責之乎？」私議乃息。

弋腔戲為崑曲皮黃之過渡

弋陽梆子秧腔戲，俗稱揚州梆子者是也。崑曲盛 時，此調僅演雜劇，論者比之逸詩變雅，猶新劇中之趣劇也。其調平板易學，首尾一律，無南北合套之別，無轉折曼衍之繁，一笛橫吹，皆一二日，便可上口。雖其 調亦有多種，如《打櫻桃》之類，是其正宗。此外則如《探親相罵》，如《寡婦上墳》，亦皆其調之變，大抵以笛和者皆是，與以絃和之四平腔【如二黃中《坐 樓》】及徽梆子，【如《得意緣》中之調，即就二黃之胡琴以唱秦腔，似是而非，故祇可謂之徽梆子】均不類。崑曲微後，伶人以此調易學易製，且多屬男女風情之 劇，故廣製而盛傳之，為崑曲與徽調之過渡，故今劇中崑曲已絕，而此調則所在多有也。

皮黃戲

自有傳奇雜劇，而駢枝競 出，有南北之辨，崑弋之分，宋以來綿延弗斷，此所謂雅聲也。然弋腔近俚，其局甚簡，有纖靡委瑣之奏，無悲壯雄倬之神。至皮黃出，而較之崑曲，尤有雅俗之 判。皮黃者，導源於黃陂、黃岡二縣，謂之漢調，亦曰二黃，不知者乃於黃上加竹為簧者誤。又以其一出於黃陂，又曰西皮。初甚簡單。崑之唱繫於曲牌，此則辨於 諸板，板之類甚稀，第變化得神，錯落有節，自能層出而不窮矣。

皮黃以二黃為正宗，西皮若或為之輔。蓋二黃為漢正調，西皮則行於黃陂一縣而已。 其後融合為一，亦不可復分。徽人至京者，以多藝名，出鄂人上，且名變換音節之處，故以徽調稱。實則徽固無調，猶北方不產茶而善於薰製，故京茶轉有名也。初 時能者皆真徽人，其後都人學之而善，徽人遂至絕跡，故南人轉謂之京調，猶外人改造土貨稱為洋貨者是也。皮黃盛於京師，故京師之調為尤至，販夫豎子，短衣束 髮，每入園聆劇，一腔一板，均能判別其是非，善則喝彩以報之，不善則揚聲以辱之，滿座千人，不約而同。或偶有顯者登樓，阿其所好，座客群焉指目，必致譁 然。故優人在京，不以貴官巨商之延譽為榮，反以短衣座客之輿論為辱，極意矜慎，求不越矩，苟不顛躓於此，斯謂之能。故京師為伶人之市朝，亦梨園之評議會 也。雖光緒庚子以後，風已稍替，而老成矩矱，知者猶多。若外埠之立異呈奇，固多有不待終場而去者矣。能使人不去者，謂之掛座。能於末齣登場而人皆耐而相待 者，謂之壓軸子。軸子者，武劇也。武劇能戀人，而欲以唱工加勝武劇，以徵觀者之去留，非有真技足以動人者，不敢爾也。

文宗提倡二黃

文宗在位，每喜於政暇審音，嘗謂西崑音多緩惰，柔逾於剛，獨黃岡、黃陂居全國之中，高而不折，揚而不漫。乃召二黃諸子弟為供奉，按其節奏，自為校定，摘疵索瑕，伶人畏服。咸豐庚申之亂，京師板蕩，諸伶散失。穆宗嗣位，乃更復內廷供奉焉。

先是，京師諸伶多徽人，常以徽音與天津調混合，遂為京調。然津徽諸調，亦均奉二黃音節為圭臬，腳本亦強半相同，故漢津徽調皆可通。文宗後益有取於漢黃，而諸人固能合眾長為一者也。

崑曲戲與皮黃之比較

崑劇之為物，含有文學、美術【如《浣紗記》所演西子之舞。】兩種性質，自非庸夫俗子所能解。前之所以尚能流行者，以無他種之戲劇起而代之耳。自徽調入而 稍稍衰微，至京劇盛而遂無立足地矣。此非崑劇之罪也，大抵常人之情，喜動而惡靜，崑劇以笛為主，而皮黃則大鑼大鼓，五音雜奏，崑劇多雍容揖讓之氣，而皮黃則多《四杰村》、《蜡廟》等跌打之作也。

徽調戲

徽調源於漢調，初流行於皖、鄂間，其後桐城、休寧間人變通而仿為之，謂之徽調。當承平時，桐城人官京師者，濟濟有眾，鄉音流入，殆亦有年，必不始於咸、同之世，然初僅一二雜劇，自立分支，後以崑曲式微，弋調不足以獨立，是調聆音易解，高朗悅人，都人嗜者日多。皖、鄂又不梗於戎馬，入都者眾，而程長庚亦挾 技入都，於是始有徽調。其初行時，謹守繩墨，不能恣意豪放。繼而改用胡索，二黃之聲大振，奏琴好手亦應時而出，而崑曲轉黯淡無聞矣。

咸、同之際，京師專重徽班，而其人亦皆兼善崑曲，故徽班中專門名詞亦往往雜以吳語，如呼減短速唱曰馬前，呼紈袴學唱曰洋盤之類，至今劇界猶沿其稱。而北地無此名詞，故不能通其義，益雜糅於蘇斑之舊稱，遂成為專門之謎語矣。

其時徽斑有四，四喜、三慶、和春、春臺是也。評騭者於四喜曰曲子，以其春容大雅，不為淫哇之聲也。於三慶曰軸子，以其所演皆新排近事，連日接演也。於和 春曰把子，每日亭午必演《三國》、《水滸》諸劇，工技擊者，各出其技，以悅人也。於春臺曰孩子，以其諸郎皆夭夭少好也。

又有謂四喜、三慶、春臺、高祝為四大徽班者。三慶得名最早，乾隆庚戌，高宗八旬萬壽，入都祝釐，時稱三慶徽，是為徽班鼻祖。後乃省去徽字，稱三慶班。四喜在嘉慶時亦有聲，《都門竹枝詞》云：「新排一齣《桃花扇》，到處鬨傳四喜班。」嘉慶庚辰，春臺無故散去，七月，仁宗崩。

嵩祝班聲價之隆，亦不亞於三慶、四喜、春臺，當時堂會必演四大斑，足徵嵩祝之馳名一時矣。其後以不能自存，部中人始稍稍散去。好事者乃復召集後進子弟，別為一隊，曰小嵩祝部，中皆乳燕鶯雛，呢喃學語，當筵顧曲，聊資笑噱而已。

秦腔戲

戲曲自元人院本後，演為曼綽、絃索二種。絃索流於北部，安徽人歌之為樅陽腔，湖廣人歌之為襄陽腔，陝西人歌之為秦腔。秦腔自創始以來，音皆如此，後復間以絃索，實與崑曲同體，惟多商聲，故當用竹木以節樂，俗稱梆子，與崑曲之僅用綽板定眼者略異也。

或曰，北派之秦腔起自甘肅，今所謂梆子者則指此，一名西秦腔，即琴腔。蓋所用樂器，以胡琴為主，月琴為副，工尺咿唔如語。乾隆末，四川金堂魏長生挾以入 都，其後徽伶悉習之。然長生所歌為山陝梆子，非甘肅本腔，故或又稱山陝調為秦腔，稱甘肅為西腔。其後稍加變通，遂有山陝梆子、直隸梆子之別。直隸梆子又分 別之曰京梆子，曰天津梆子。

或曰，秦腔於明季已有，以李自成之事證之，則其興固在徽調以前也。京師昔與徽調分枝，絕不相雜。同、光之際，以義 順和、寶盛和兩部為最有名。此調有山陝調、直隸調、山東調、河南調之分，以山陝為最純正，故京師重山西班。義、寶兩部，皆號稱山陝者也。直東人善唱者，亦 必以山陝新到標題，其實化合燕音，苟圖悅耳，趙缶秦瑟，雜奏一堂，已非關西大漢之舊響矣。光緒時，張文達公之萬雅好此音，故春時團拜，【同鄉、同年聚宴，謂之團拜。】義、寶兩部亦得充場，與徽班並駕。雖在曩昔，僅有專園演唱，為下流所趨，士大夫鮮或入顧，自玉成班入京，遂為徽秦雜奏之始。

乾隆 中葉，秦腔大昌於京師，孫淵如、洪稚存皆酷嗜之。畢秋帆撫陝時，長安多妙伶，其人悉工秦腔。孫、洪嘗謂吾國所有歌曲，高者僅中商聲。間有一二語闌入宮調，而全體則媿未能，惟秦中梆子，則無問生旦淨末，開口即黃鐘、大呂之中聲，無一字溷入商徵，蓋出於天然，非人力所能強為。因推論國運與樂曲盛衰相繫之故，謂 崑曲盛於明末，清惻宛轉，聞之輒為淚下，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者，正指此言。及乾隆中葉，為國朝氣運鼎盛之時，人心樂愷，形諸樂律，秦腔適應運而起，雍容圓 厚，所謂治世之音者是

也。此語與近賢所論，直如南北网極之反到矣。

秦人皆能聲，有二派，渭河以南尤著名者三，曰渭南，曰盩屋，曰醴泉；渭河以北尤著名者，曰大荔。大荔腔又名同州腔。同州腔有平側二調，工側調者，往往不能高，其弊也，將流為小唱，唱平調者，又不能下，其弊也，將流為彈詞。

西安樂部著名者凡三十六，最先者曰保符班，後有江東班，又有雙賽班，較晚出。稱雙賽者，謂所長出保符、江東之上也。後以祥麟色子至，又稱雙才班也。

崑曲、秦腔之異同

秦腔與崑曲為同體，其用四聲相同，其調二十有八亦相同，聲中有音，【如喉、齶、舌、齒、脣。】調中有頭，【如高下緩急、平側豔曼、停腔過板。】板中有起 腰底之分，眼中有正側之判，聲平緩，則三眼一板；【惟高腔則七眼一板。】聲急促，則一眼一板，又無所不同。其微異之點，則崑曲心佐以竹，秦聲必間以絲，【今之唱秦聲者，以絲為主，而間以竹，或但有絲而去其竹。】崑曲僅有綽板，秦腔兼用竹木。【俗稱梆子。竹用篔簹，木用棗。】其所以改用者，以秦多肉聲，竹 不如肉，故去笙笛。又秦多商聲，最駛烈，綽板聲嫌沉細，僅堪用以定眼也。

至於九調之說，崑曲僅七調，無四合。七調中乙調最高，惟十番用之，上 字調亦不常用，其實僅有五調。若正宮，則音屬黃鐘，為曲之主，相傳惟蘇崑生發口即是，一生所歌，皆正宮調。其後婁江顧子惠、施某二人，差堪繼聲。今則歌崑 曲者甫入正宮，即犯他調矣。秦人顧曲，人人皆音中黃鐘，調入正宮。然所謂正宮者，非大聲疾呼滿堂滿室之謂也，當直起直落而復婉轉環生，即犯入別調，仍能為 宮音，【如歌商調則入商之宮，歌羽調則入羽之宮。】樂經旋相為宮之義，自可以此證明之。蓋絃索勝笙笛，兼用四合，變宮變徵無不具，以故叩律傳音，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句中鉤，纍纍乎如貫珠，斯則秦聲之所有而崑曲之所無也。

汴梁腔戲

北派有汴梁腔戲，乃從甘肅梆子腔而加以變通，以土腔出之，非昔之汴梁舊腔也。至雜以皮黃腔者，則以河南接壤湖北故耳。

土梆戲

土梆戲者，汴人相沿之戲曲也。其節目大率為公子遭難、小姐招親

及征戰賫賈之事，迺曰唱詞，悉為汗語，而略加以靡靡之尾音。其人初皆游手好閒之徒，略習其聲，即可搭班演唱，以供鄉間迎神賽會之傳演。三日之期，不過錢十餘千文，如供茶飯，且浹旬累月而不去矣。

全本戲

全本戲專講情節，不貴唱工，惟能手亦必有以見長。就其新排者言之，如《雁門關》，如《五彩輿》，皆累日而不能盡，最為女界所歡迎，在劇中亦必不可少。然以論皮黃，則究非題中正義也。

出頭

出頭，謂出人頭地也。粵人於簡短之戲，謂之出頭，殆以戲雖簡短，而為精華所聚，且以齣而訛為尺歟？

應時戲

京師最重應時戲，如逢端午，必演《雄黃陣》，逢七夕，必演《鵲橋會》，此亦荊楚歲時之意，猶有古風。自光緒庚子以來，專尚新異，輟不演矣。

武劇、趣劇、穢劇

皮黃舍生、旦、淨、小生四角外，惟外多唱。至近時外即以生充之，故無專充外角者，可毋論也。五者之外皆不重唱，如副與武生多武劇，貼與丑多趣劇、穢劇。穢劇即頑笑戲也。

武劇中向以「八大拿」見稱於世，蓋專指《施公案》黃天霸戲而言。如招賢鎮拿費德公，河間府拿一撮毛侯七，東昌府拿郝文僧，惟安府拿蔡田化，茂州廟拿謝虎，落馬湖拿鐵臂猿李佩，霸王莊拿黃隆吉，惡虎村拿濮天鵬是也。此外如《獅子樓》，如《三打店》，皆人數無多，情文並至，亦武劇中暇逸之品，而技術仍不埋沒。觀武劇者，以上各齣，可歎觀止。而如《趴蜡廟》、《四杰村》等，一味亂戰，殊乏味矣。總之，武劇中之人物，有大將，有莽夫，有劇盜，有神怪，其類至不齊，而演之者須性格各具，並能完全體貼為上，蓋不若文劇之從容，得有臨時商搉之餘地也。

武劇以有武生為主，以有情節者為貴。如《惡虎村》《落馬湖》《盜御馬》，皆以說白勝，不專專於互相廝打也。其最難者，以《挑華車》《長坂坡》二劇為最喫力，場面太繁，身段太多，說白

屏咱，十又捭舞，一人精刀有限，往往一斷木終，汗下如雨矣。

武生之腰脛，必自幼練成，及長，仍日有定程，時時演習，乃能轉折合度。或凌空如落飛燕，或平地如翻車輪，或為倒懸之行，或作旋風之舞。以王夢生所見於京 師者言之，其人上下繩柱如猿猱，翻轉身軀如敗葉，一胸能勝五人之架疊，一躍可及數丈之高樓，此種柔術，殊不多覯。要之，劇場所必不能無者，則兩兩揮拳，雙 雙舞劍，雖非技擊本法，然風雲呼吸之頃，此來彼往，無隙可乘，至極迫時，但見劍光，人身若失，為技至此，自不能不使人顧而樂之。他如擲棍、拋槍、拈鞭、轉 鐧，人多彌靜，勢急愈舒，金鼓和鳴，百無一失。而且刀劍在手，諸式並備，全有節奏，百忙千亂之際，仍不失大將規模，非如近今武角，僅以多翻善躍為能，氣粗 以橫，不可嚮邇也。

趣劇以丑為主，以活口為貴。【見景生情，隨機應變，謂之活口。】往時著者，如《連升三級》，最為丑角難題。每遇科舉之年，各班必演此劇，場後題出，以用趣語解釋三題，聯為一氣，最為悅聽。其強為穿插處，真有匪夷所思者，不得謂梨園中無雋才也，他如《拾金捉夫》等，亦皆丑角專 劇。與貼配者，則穢劇多矣。

穢劇以貼為主，以不傷淫為貴。內分四種，一專尚情致，一專尚淫凶，一以口白見長，一以身段取勝。甲種如《閨房 樂》、《得意緣》，尚不涉於淫穢。其次則《賣胭脂》、《拾玉鐲》，斯近蕩矣。乙種如《殺皮》、《十二紅》、《雙釘計》、《南通州》，皆淫凶不可嚮邇，在所 宜禁。丙種如《坐樓》、《翠屏山》、《闖山》、《查關》等劇，皆以說白取勝，此種品格略高，稍加改良，固可人意者也。丁種如《馬上緣》、《小上墳》，皆看 身段步法，在頑笑戲中別為一類，此亦無傷大雅者。惟《馬上緣》之臉兒相偎，《小上墳》之其欲逐逐，則宜略留分寸耳。

新戲

新戲至光緒時盛行，實即周、秦時代優人之所為，專取說白傳情，絕無歌調身段，以動合理趣為貴，以事完首止為佳。不嗜歌者視之，如真家庭，如真社會，通塞 其境，悲喜其情，出奇新生，足動懷抱。是以自東瀛販歸後，所在流行，感動人心，日漸發達，是亦輔助教育之一種，有其舉而莫敢廢者也。我國開發最早，自六朝 以後，歌舞怡情，故每言戲，必偏重音樂，美術一途，無專以說白扮演勝者。而蜀中春時好演《捉劉記》一劇，即《目蓮救母》陸殿滑油之全本也。其劇至劉青提初 生演起，家人瑣事，色色畢俱，未幾劉氏扶母矣，未幾劉氏及笄矣，未幾議媒議嫁矣，自初演至此，已逾十日。嫁之日，一貼扮劉，冠帔與人家嫁新娘等，乘輿鼓 吹，遍游城村。若者為新郎，噎者為親族，披紅著錦，乘輿跨馬以從，過

處仕人掏戲，沿途儀仗導前，多人隨後，凡風俗且忌及禮即威儀，無不與真者相似。盡歷所 宜路線，乃復登臺，交拜同牢，亦事事從俗。其後相夫生子，烹飪鍼黹，全如閨人所為。再後茹素誦經，亦為川婦迷信恆態。迨後子死開齋，死而受刑地下，例以一 鬼牽挽，遍歷嫁昤路逕。諸鬼執鋼叉逐之，前擲後拋，其人以苫束身，任並穿入，以中苫而不傷膚為度。唱必匝月，乃為劇終。川人恃此以祓不祥。與京師黃寺喇嘛 每年打鬼者同意。此劇雖亦有唱有做，而大半以肖真為主，若與臺下人往還酬酢，嫁時有宴，生子有宴，既死有弔，看戲與作戲人合而為一，不知孰作孰看。衣裝亦 與時無別，此與新戲略同，惟迷信之旨不類耳。可見俗本尚此，事皆從俗，裝又隨時，故入人益深，感人益切，視平詞鼓唱，但記言而不記動者，又進一層，具老嫗 能解之功，有現身說法之妙也。

串戲

俗謂演劇曰串戲，其言始於明。明彭天錫串戲妙天下，多扮丑凈，千古之奸雄佞倖，經天錫而心肝愈狠，面目愈刁，口角愈險是也。

反串

反串為戲之最無味者，如旦改唱生，生改扮貼，拿腔作勢，直反常為妖，然社會好奇，往往以此為樂。

咸豐中葉，京伶于三勝每遇新角對演，必反串以難之。嘗因某伶演《法門寺》，某伶未至，臺下觀者急不能待，斑主乃乞三勝飾趙璉。然三勝，武生也，忽扮鬚生，眾譁然。三勝出臺，乃長歌一曲，聽者亦皆擊節焉。

譚鑫培去鬚作丑，扮《盜魂鈴》之八戒，田際雲掛鬚為生，唱《讓城都》之劉璋，以示賢者之無所不能，偶一遊戲，未為不可。鑫培唱秦腔，能學元元紅，【老元元紅，光緒中葉已歿，秦腔中之聖手也。】際雲唱西皮，能學汪桂芬，固亦煞是能事也。

說戲

說戲云者，以此伶所能，告之彼伶之謂也。蓋戲中忽缺一腳，欲某伶充數，或貴官特欲令演，而適非所習，故就能者乞教，告以唱詞臺步，俾臨時強記，率爾登 場，佳伶當之，雖不成熟，亦能得占優勝。蓋詞皆俗語，又皆不出其類，場面臺步，各有定名定式，【如武劇中花樣繁多，然每式均有名，如三出槍、五出槍之類，觀者目眩不覺，實皆聯各式而成一場，無無名無式者，故一說可能也。】習戲既久，舉類可通，故一說登臺，如所夙習。以譚鑫培唱《探

親》之村姿，其為臨時拚說 可知，詞句繁多，又為劇中正角，且唱調變腔，此難之難者，非彼不能，亦非宮廷之威，不能令其發此一汗，竭力從事也。

海派

京伶呼外省之劇曰海派。海者，汎濫無範圍之謂，非專指上海也。京師轎車之不按站口者，謂之跑海。海派以唱做力投時好，節外生枝，度越規矩，為京派所非笑。京派即以善於剪裁、乾淨老當自命，此誠京派之優點，然往往勘破太過，流弊亦多。

規矩

崑曲規矩最嚴，皮黃漸替。昔時副末開場，生旦送客，晚近已廢。津、滬劇園，終場時尚有烏帽鳳冠者二人，出而將事，然大抵如童稚游戲，冠而不裳，草草一恭，不復成禮矣。

京師戲園未開場以前，例設繡旗八面，分插三隅，臺累兩案為臺，上懸朱幙，中設印符各事，若為將軍戎幄者然。前臺鼓樂，三奏三擂，乃開首劇。若唱堂會，尚 有跳加官等事。客至點戲，有貼執笏至坐客前為禮，謂之抱牙笏。【演劇時，貼持朝笏及戲名冊呈請選擇，擇意所欲者一二齣令演之，曰點戲，餘由伶人任意自演。 此與《教坊記》所載者異。記云：「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演，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曲終有犒，亦貼著朱衣，當臺頓首以謝，謂之紅人。 此種規章，後已漸歸淘汰。他如伶在前臺，犯規有罰。後臺坐次，各有定箱，列箱四壁，有大衣箱、二衣箱、盔頭箱等稱，惟丑可亂坐，餘則生可坐大衣箱，且僅能 坐靴箱，規律甚嚴。其人遇有事，同赴精忠廟申訴，聽會首處分，賞罰重輕，仍取決於公議。

伶界公例，以登臺最後為最佳，以名角自命者，非壓軸子 不肯出。戲在末者，俗稱為後三齣，與此者皆上選。其前為中軸子，【日中時例應有小武劇，故謂之中軸子。】中軸前後皆中選。再前為頭三齣，開臺未久，客均不 至，以下駟充場，藉延晷刻，不特上選斷不與此，即中角亦無為之者。

格律

舊劇格律至嚴，崑曲尚矣。即以皮黃論，聲音、腔調、板眼、鑼鼓、胡琴、臺步姿勢、武藝架子，在在均有定名定式，某戲應如何，某種角色應如何，固絲毫不可假借也。

情節

徽戲情節，凡所注重者在歷史，而惜非真歷史也。其原本全出於《列國演義》、《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封神演義》諸書，加以明季仕宦閹璫之遺聞，【《玉堂春》、《四進士》、《雪杯緣》、《審刺》、《打嵩》、《法門寺》等。】國初京師四方之巨獄，【《馬四遠》、《送盒子》、《殺皮》、《十二紅》、《南通州》等。】再以《綴白裘》中之崑戲，稍事變通，亦成今劇，意在以往事動人興感。而事苦不真，且編戲者又非通人，故唱工雖佳，而能入情者絕少，轉不如秦腔各劇，注意家庭，猥瑣之中，卻有令觀者入神之妙　蓋皮黃偏重忠孝二義，秦腔則推而廣之，如《蘆花計》以教人之為繼母者，《打柴訓弟》以教人之為兄者，《殺廟》以教人之為僕者，《對影悲》以教人之為嫡妻者，《雙冠誥》以教人之為妾者，《算糧登殿》以教人之為婦翁者，《三疑計》以教人之為師者，他如《八義圖》則重在友，《六月雪》【即《斬竇娥》】則重在姑，《獅子樓》則重在鄰，【較《水滸傳》增出鄰人弔喪伴宿一層，事近不情，然頗足長人敦里睦鄰之念。】《小磨房》【即《十八扯》，本梆子戲。】則重在小姑叔，凡倫常交際之地，有可戒可風者，皆編入戲文，以資觀感。初僅行於太行以西，為鄉人謠唱，故其俗視關東稍近敦厚，亦未始非先輩提倡興感之功。若與徽戲溝而通之，亦未嘗無益於薄俗也。

做工

做工之能事，無窮盡，如唱《盜宗卷》必忠直，但飾為癡，則謬矣。唱《空城計》必閒雅，若露為詐，則遠矣。為《天雷報》之老父者，必如鄉愚，方為合格。為《白虎帳》之元帥者，必力持鎮定，乃近人情。非然者，不厭則疏，過猶不及。曩時名伶，必經數十年之揣摩閱歷，始能現身示人，惟妙惟肖。觀於《壯悔集》中之馬伶，欲扮嚴嵩，必鬻身於權奸之門，窺探三年而後得。《閱微草堂筆記》中之某伶，欲充婦人，必先自忘為男子，貞淫喜怒，先擬境於心，然後登場自合，其難其慎，概可知矣。

臺步臺容

於做派、白口之外，更進而求其次者，曰臺步，曰臺容　臺步之考究，以崑班為最，京班則不甚注意，然恒為演劇之補助品，不可漠然忽之也。臺步之施設，亦因戲而異，袍帶戲宜端重莊嚴，文巾戲宜從容閒雅，而靠把戲若《九更天》、《陽平關》等，更宜於匆促之中，求其穩重，務必絲絲入扣，不可躁急失檢，以致紊亂。至於臺容，演劇者類多淡漠置之，譬之演劇者為二十歲，則無論其挂黑鬚，挂白鬚，戲中人為五十歲，為八九十歲，自觀劇者視之，但見

其為一十歲人，此不知化裝之故也。【日本人演劇，以一人於一劇中扮數人，而各異其貌，即諦視之，亦不能辨。】且多喜塗脂施粉，即七八十歲人，亦顏色嬌嫩，殊不可解，是非研究化裝，不足去其病。近見評劇者，每謂天生一副老旦面目。夫老旦面旦，天生固足以豪矣，而其他諸角色，固不能專恃天生，必以化裝之美惡為臺容之美惡也。

戲必有技

戲之難，非僅做工，尤必有技而後能勝其任。武技【俗謂之把子。】無論，即以文戲言之，其能事在衣裝一方面者，則如《黃鶴樓》之冠，【皇叔應以首上冠擲丈 許，落於拉場人手。】《李陵碑》之甲，【不能見解脫痕，且須合板。】《瓊林宴》之履，【生一出臺，便須以足擲履，以首承之，不得用手扶助，自然安置頂上方 合。】《烏龍院》之靴。【宋江應於旦膝上左右旋其靴尖，與指相和，必相左以速而善變其方位為能。】其能事在用物一方面者，則如《九更天》之刀，【時刻促而 準。】《戰蒲關》之劍，【旦炷第三香時，生立旦後，劍自落手。】《楊妃醉酒》之爵，【啣而折腰。】《採花趕府》之花，【招手而出，近戲法。】《虹霓關》丫鬟之盤，【以兩指旋轉之，飛走而啣其杯，走定盤正置杯甚速，皆須應節，甚難。】《打連箱》稚妓之鞭與扇，【式甚多，皆非久練不能。】其技皆應絃按節，炫異 驚奇，非夙能者，苟易人為之，斷不能靈敏新奇也。

扮戲

伶人扮戲時之苦，不可言喻。溼帕幕首，由眉際上矗為鬢，挾眉 俱起，故成掉梢，凜然有豪傑氣。初試緊束，如孫悟空之經緊箍咒，頗不能堪，久乃由勉即安，不至岑岑如戴山矣。花旦上裝，兩頰勻脂甚厚，以視北地胭脂，不止 倍蓰。若覿面相看，色如深醉，頗不適目。惟登場之後，遠近皆宜，卓文君頰際芙蓉，望而可見。戲衣緞繡，皆極粗糙，而彩色特豔，與面色相配，均與常人不同。 若衣之以行通衢，雖在劇場以為美觀，亦將駭而卻走。蓋宜於燈光遠視，非真顏色動人也，此亦光學審美學之別科也。

打筋斗

打筋斗，顛覆旋轉其身以為戲也。筋斗亦作金斗、觔斗、跟頭，蓋以頭委地而翻斗跳過，且四面旋轉如球也。

排場

戲中排場，亦曰過場，穿插停匀，指示顯露，如報名唱引，暗上暗下，繞場上下，【《寄子》中之亂兵。】走場緩唱，【《黃金臺》之頭一場。】又如馬僮備馬，【《伐子都》。】擺對相迎，【《黃鶴樓》。】以及雷雨繞場，【《天雷報》。】兵卒繞場，【《收關勝》。】雲水繞場，【《大賜福》、《金山寺》、《泗州城》等。】與一切大小起霸，【《長坂坡》之四將遞出，為大起霸；《四杰村》之英雄改扮，為小起霸。】長短吹牌【飲酒時唱《舉杯慶東風》之類。】等。皆人人所 知，習成定式者也。

切末

切末，點綴景物之謂也。《桃花扇》之十六萬金，為最耗財力。崑曲尚切末，徽班規模甚狹，取 足應用而已。曩時天津有班曰太慶恆，最以切末著稱，如《金山寺》中之水法，以泰西機力轉動之水晶管，置玻璃巨篋中，設於法海座下，流湍奔馭，環往不休，水 族鱗鱗，此出彼入，頗極一時之盛。又演《大香山》一劇，諸天羅漢，貌皆飾金，面具衣裝，人殊隊異。而戲中三皇姑之千手千眼，各嵌以燈，金童玉女之膜坐蓮 臺，悉能自轉，新奇詭麗，至足悅觀。惟班中唱做無人，未久即廢。

京師切末，大率不外龍虎羊犬、奎星土地、鬼面佛面及橋亭雲樹數事而止，其他則《長生殿》有鵲，《戰宛城》有兔，惜亦不盡有。惟內廷演劇此類孔多，出鬼入神備六殿諸天之勝。

上海自新劇既興，以西法佈景，繪形於幕，自視舊制為優。然畫背景者，必用油畫法，此派傳自西方，故所繪景物，亦多為西洋式。廳堂桌椅無論矣，乃至古樹矮屋，小橋曲徑，其形色姿態，亦異中土，而戲中人乃峨冠博帶作漢人古裝，豈非大不相稱耶？

京劇以聲歌代語言，以姿勢表動作，故精神上之能究極縝密，而物質上之佈置轉多忽略不備。揚鞭則為騎，累桌則為山，出宅入戶，但舉足作踰限之勢，開門掩 扉，但憑手為挽環之狀，紗帽裹門旗，則為人頭，飾以偽鬚，則為馬首，委衣於地，是為屍身，俯首翻入，是為墜井。乃至數丈之地，舉足則為宅內外，繞行一周，即是若干里。凡此，皆神到意會，無須責其形似者。自有舞臺，乃多用佈景，器具必真，於是扞格附會，反鯡支離。如上牀安寢，何以未卸裙履？未入房戶，何以能 見聯屏？乘車者既有真車矣，騎馬者何以無真馬？交戰時，巾背景一幅山林，而相打者乃轉來轉去，追逐半日，不離尋丈之地，此皆不可通者也。

行頭

戲具謂之行頭，分衣、盔、雜、把四箱。衣箱、盔箱均有文扮、武

扮、女扮之分，雜相中皆用物，把相中則鑾儀兵器，此為江湖行頭。

昔時排一新本，必以多金特製之。如淮商排《桃花扇》一劇，費至十六萬金之多，可謂侈矣。自入本朝，人盡髡頭，衣皆袍褂，劇演古事，略存漢官威儀，二百餘 年以來，大端未易，而踵事增華之處，則無時無之，以較古代衣冠，當亦有不觚之歎。洎光緒初年，雖尚華麗，然斟酌於其人其事，相沿有定，某戲應著某式，某角 應服某色，某場應易某製，固皆井井有條，不稍紊亂。及癸巳玉成班由滬入京，袍笏冠帶，無不窮極奢麗，都人睹之而善，後遂互相效仿，不復講舊時規制。庚子以 後，益亡等矣。其最觸目者，女伶貼界，彩繡分披，終場屢易，且姑毋論，即如黃天霸之羅巾，珠纓遍耀，武二郎之板帶，金繡齊輝，黃官副戎，武為戍犯，其必不 相稱，屬想可知。然武劇皆少年英雄，尚可不必呆講，至若白鬚丞相，粉鼻朝官，袍皆數寸之緣，邊皆緋紅之飾，神遊目想，在古必無。而且戲場化裝，貴在神肖，故昔時《拾玉鐲》之旦必荊布，《小上墳》之貼必縞衣，今則任意增妍，有被羅綺而披彩色者矣。甚且冠帔不悅目，則悉易衫裙，巾幅不動人，則亂攢珠玉，尚文太過。至新戲出，而又全從時式，一切以質矯之，雖演《紅樓夢》之尤三姐，書中明標紅襖綠褲，亦改從時尚雅素一流。過與不及，其失也均，固咸失戲之本意矣，必 求似其人，斯為無負。十六萬金之裝飾，若非專就其人特製，亦安用是多金為哉！

化裝之名稱

化裝之顏色，總名彩色。老生以胭脂粉和兩頰曰上彩，花臉開臉曰鉤臉，花旦裝蹺曰踹蹺。劇中去冠時露出之豎髮曰水髮，妖怪或神將及頭陀披髮之髮曰蓬頭，髮之繞成一結，如《褚彪》，《蜡 廟》等戲，脫帽時露出者曰髮糾。鬚之總名曰口面。老生之三綹長鬚，黑者曰黑三，白者曰白三，花者曰彩三。花面之長鬚，白者曰白，滿黑者曰黑滿。鬚之左右較 長，中間略短，演劇時可左右抓開者，紅曰紅抓，黑曰黑抓，耳上之毛曰鬢毛。鬚上虯結成團者曰虯髯四喜。小丑短鬚向上者曰一簇，小丑之三綹短鬚曰丑三，鬚之 下頜用鬃絲吊掛短髭者曰吊達。短髭之作一字形者，黑者曰黑一字，白者曰白一字，花者曰彩一字。

前場

在戲臺拉前場，非易事也。場面節奏，須全熟於胸，方無臨事周章之失。將跪則需墊，將坐則移椅，稍不應節，毆詈偕來，故非斲輪老手，不易稱職。所尤難者，為放燄火。燄火 者，以紙煤引火，夾於指間，手撮松香屑盈握，衝火而出，俾到地仍燃，其燄之濃淡長短急徐，須與戲相配。如火燒《木哥寨》一齣，用燄火最多，此起

彼顯，則仆 後繼，或繞場連熾，或富腳怨燃，或迅如流星之光，或斷如燐火之燄，最難在收場之際，其人俯躬以入，火即從其僻處倒擲而出，光如匹鍊，作拋物線，到地熊熊，並發火燄而止。能此者，闔座之人無不鼓掌稱善。

後場

琴師、鼓員等曰後場，亦曰場面。場面之位次，以鼓為首，一面者曰單皮鼓，兩面者曰荸薺鼓，名其技曰鼓板，都中謂之鼓老，猶尊之之意也。【若李四之鼓板，梅大鎖之胡琴，皆名手也。】伶人負重名，則自置場面。同業宴會，必邀其鼓老或琴師與俱，尊以首座，其他雲鑼、鎖吶、大鐃等不與焉。

昔時鼓板之座在上，鬼門椅前，有小搭腳、小凳椅，後屏上繫鼓架。鼓架高二尺 二寸七分，四腳各方一寸二分，上雕淨瓶頭高三寸五分，上層穿小枋四八根，下層八根，上層雕花板，下層下絛環柱子，橫擴尺寸同單皮鼓例，在椅後下枋，荸薺與 板例在椅屏間。大鼓箭二，小鼓箭一，在椅墊下。崑腔猶此制，京班微有異同，而奏技時位次首列則一也。自改舞臺，悉驅後場於臺側廂樓之上，鼓員面臺前，列而 坐，目注演者，迎合其步武手口以為疾徐高下之節，然不良於施展，恒以為苦。北伶南下，狃於故習，猶坐其自置場面於臺口一隅，然實不雅觀，有時亦足妨礙一部 份座客之視線，即其坐席，亦復凌雜無次矣。

胡琴、鼓板與唱戲之關係

唱戲之事，宜先研求板眼腔調，尖團吞吐，唇喉齒 舌，平上去入，得此十六字訣，方可言戲。然無真嗓子，或中氣不充足，則又徒然，天工、人力二者固不可缺一也。至藝成以後，尤有種種困難，配搭不得人，不 可；胡琴、鼓板不得人，尤不可。胡琴、鼓板不得人，則唱者自唱，拉者自拉，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矣。故欲拉與唱能黏合在一處，不使有絲毫扞格之虞，必平素常 在一處討論，知其行腔使調用何種方法，因其勢而利導之，調門之忽高忽下，嗓音之在家與不在家，全恃胡琴襯托得宜。即或唱者偶有微疵，不經意而脫略，拉者能 隨機應變，補苴罅漏，如天衣無縫，不著痕跡，斯為妙手也。

鼓板為胡琴之前導，導之東，則不能西也。故鼓板打錯，則胡琴不得不拉錯，雖明知其錯，亦不能不隨以俱錯。惟可臨時向之糾正，然必在未打之先，若既經打錯，即無可如何矣。

板眼分二種，有一板三眼者，有一板一眼者，西皮、二黃皆然。三眼者，慢板二黃、慢板西皮、慢板反二黃、二黃快三眼、西皮快三

眼、反二黃快二眼是也。一眼者，原板二黃、原板西皮、原板反二黃、西皮二六板、四平調是也。無眼連擊者，快板是也。不受板之拘束者，為倒板、搖板。【西皮、二黃皆然。】至西皮、二黃 拍板之各異者；一，三眼之板，二黃起迄皆在板上，間有落中眼者，西皮則每句分三節，首節起迄在中眼，次節起於板，迄於末眼，末句起迄皆在板上，亦間有落中 眼者。二，一眼之板，二黃起迄皆在板上，西皮則分三節，首節起於眼，迄於眼，次節起於板，迄於眼，末節起於板而迄於眼或板，二六板起於眼而迄於板。三，無 眼連擊之板，即所謂快板，須字字皆在板上而後可。

西皮、二黃原板、正板等鼓板之點，皆有一定，即出臺與動作之鼓板，亦有一定之名稱，若所謂長 鎚、雙長鎚、鳳點頭、急緊風、節節高、四繫頭、扭絲等是也。與管絃雜奏者，又有落馬令、泣顏回、將軍令等調。此數事者，皆以鼓【凡言鼓皆小鼓，其鼕鼕者，以大鼓二字別之。】為領袖。尋常腔調，鼓師皆所素習，自無錯誤。若有新腔，則非熟手不辦，否則每至轉折處，彼輒心慌手顫，疑為走板，而刻意為之補救，愈弄 愈差，帶水拖泥，幾無是處矣。

胡琴亦然。尋常腔調，猶可無甚差謬，若有新聲，而行腔過於巧險者，必須預為練習。故胡琴之妙，不以過門之花點為能，而以隨腔為難也。蓋過門之花點，是胡琴自身之妙，與唱工初無關係，若不能隨腔，則無取乎有花點也。

所謂隨腔者，即其工尺與唱者之腔調，委婉曲折處，一一脗合，無稍參差，而絃音高低，與喉音亦須一致。凡唱曲者，其聲調之高低雖有一定，然每至拔高處，不 能無勉強之弊，而沉下處又每覺其幽閟，此等處，皆須有胡琴妙手為之補苴襯托。所謂補苴襯托者，每至將拔高之前一二句，先將絃音略為放低，則唱者雖用高腔，亦不覺其喫力，若遇將沉下之時，又將絃音預為拔高，使唱者腔雖沉下，而音調卻不覺其幽閟。凡能此者，始得目為胡琴中之妙手也。

拉胡琴，須兩手 皆有工夫，左手指音須活潑不滯，右腕拉弓須靈敏而有力。指音不佳者，則字眼不能明晰，右腕無力，則絃音不能清越。是故同一胡琴也，或能響，或不能響，或字 眼絕清，或僅模糊影響，則視乎其左指右腕之工夫如何耳。是故名伶之琴師，每能洞悉其歌曲中之癥結所在，而設法為之掩飾，抑揚高下，無不一一為之襯托，遂使 音節格外雋妙。一旦易以生手，便不能圓轉如意矣。

乾、嘉時，某崑部中，有鼓師朱念一者，將登場，鼓箭為人竊去，將以困之也。念一曰：「何不並 竊我手。」易以他箭，奏技如常時。又滿人有鼓雙、鼓壽者，亦以善鼓著稱，其擂能急能徐，能輕能重，能於緩處忽焉加多，緊處忽焉減少，《琵琶行》中所謂如急雨如私語者，彷彿近之。花色生新，專奏已足適聽，若與諸金並奏，更能出色當行。諸金中如大鑼、小鑼，均以備陰陽二聲者為上，陽聲散放，陰聲手撫，相間互 奏，一器而得數音，雖戲場不用

《十番》《燈月圓》諸雜牌，【皆金鼓尋調之名，如《玉連環》《大富貴》等，皆昔時元宵佳奏也。】而群手能合能分，起止應節，固亦足為戲劇增美。否則一節稍凌，一聲稍誤，全場頓足，闔座叫囂，鼓師浹背汗流，雖佳劇亦減色矣。

絃管

劇中絃管常 用者，絲惟胡琴、月琴、三絃【即俗稱咸子者，是蓋阮家製也。】三種，竹惟笛、海笛、鎖吶三種。鎖吶、海笛，非吹牌不用，笛非唱崑、弋腔不用，恆用者惟絲。 然絲中惟胡琴必不可離，若月琴、三絃，則非且唱不甚用，且唱亦於反調、慢板用時較多，餘亦不輕作響。胡琴以過門包腔【即和唱也。】為貴，然各種牌調，亦委 婉動人，如《罵曹》中之《夜深沈》，起落急徐，與大鼓相應，頗堪適耳。又如《戰宛城》中之《柳青娘》，【即貼看兔時胡琴之調。】以能揉絃者為佳，幽咽鏗 鏘，極蕩冶孤悽之致。此亦非高手不辦，尋常琴手僅足給事，無專能令人喝彩者。梅大鎖、陳某以外，都中惟有張某，尚能奏花調，知鉤勒，然手音亦不能異眾，其 餘更等諸自鄶矣。

北曲宜絃索，南曲宜蕭管。絲之調弄，隨手操縱，均可自如，竹則以口運氣，轉換之間，不能如手腕敏活，故其音節，北曲渾脫瀏亮，南曲婉轉清揚，皆緣所操不同，而其詞亦隨之而變，有不能強者。就絃索言之，雅樂以琴瑟為主，燕樂以琵琶為主。自元以降，則用三絃。近百年來，二絃【即 胡琴。】獨張，此絃索之變遷也。

後臺

後臺管理，難在派戲，某與某配，某先某後，某某性情是否相合，某某聲調是否相合，預為支配，必公必平；不愜眾情，動起責難，稍用壓力，必致失場，故充此選者甚難。下此則看衣箱一流，預知某戲某裝，未事料量，臨事裹束，過事摺疊，千忙百遽亦必料理井井而後可也。

禁演聖賢之事

優人演劇，每多褻瀆聖賢。康熙初，聖祖頒詔，禁止裝孔子及諸賢。至雍正丁未，世宗則並禁演關羽，從宣化總兵李如柏請也。

禁內城演戲

光緒辛巳閏七月初七日，丁鶴年請禁內城茶園演戲。李莼客云，十

剎海演劇，恭王之子貝勒載瀛為之，以媚其外婦者。天喪用過日日，即設之，男女雜坐。內城效之者五六處，皆設女座，采飾爨演，一無顧忌。澂與所眷日微服往觀，惇邸欲掩執之，故恭邸諭指鶴年疏上，即日毀之。外城甫開茶園，一日亦罷。

內廷演劇

內廷演劇，遇劇中須拜跪時，必面皇上而跪，若轉場，亦不得以背向皇上。

乾隆初，高宗以海內昇平，命張文敏公照製諸院本進呈，以備樂部演習，各節皆相時奏演。如屈子競渡、子安題閣諸事，無不譜入，謂之《月令承應》；內廷諸喜 慶事，奏演祥瑞者，謂之《法宮雅奏》；萬壽令節前後，奏演群仙神道添籌錫禧，以及黃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謂之《九九大慶》；又演目犍連尊者救母事，折為十 本，謂之《勸善金科》，於歲暮奏之，鬼魅雜出，實有古人儺祓之意也；演唐玄奘西域取經事，謂之《昇平寶筏》，於上元前後日奏之。曲文皆文敏親製，詞藻富 麗，引用內典經卷。後又命莊恪親王譜蜀漢《三國志》典故，謂之《鼎峙春秋》；又譜宋政和間梁山諸盜，及宋、金交兵，徽、欽北狩諸事，謂之《忠義璇圖》。其 詞皆出月華游客之手，鈔襲元、明《水滸義俠》、《西川圖》諸院本，遠不逮文敏矣。嘉慶癸酉，仁宗以教匪事，特命罷演諸連臺，至上元日，亦惟以《月令承應》 代之。

南府

內廷掌戲曲者曰昇平署，其後令年幼太監習之，謂之南府。南府之名，始自康熙時。道光初元，將南府人役一概遣散，光緒朝復之。

頤和園演戲

頤和園之戲臺，窮極奢侈，袍笏甲冑，皆世所未有。【俞潤仙初次排演《混元盒》，其一切裝具多借之內府。】所演戲，率為《西遊記》、《封神傳》等小說中神 仙鬼怪之屬，取其荒幻不經，無所觸忌，且可憑空點綴，排引多人，離奇變詭，誠大觀也。戲臺廣九筵，凡三層，所演妖魅，有自上而下者，有自下突如其來者，甚 至二廂樓亦作化人居，而跨駝舞馬，則庭中亦滿焉。有時鬼神畢集，面具千百，無一相肖。神仙將出，先有十二三歲之道童作隊出場，繼有十五六歲、十七八歲者，隊各十人，長短一律，絕無參差，舉此則其他可知也。又按六十甲子，飾為壽星六十人，旋增至一百二十人。又有《八仙慶賀》一劇，所扮道童，不計其數，至唐玄奘雷音寺取經之日，如來上殿，迦葉、羅漢、辟支、聲聞，高下計分九

層，列座幾十人，而臺仍綽有餘地也。

光緒某年，頤和園演劇，某伶獻《讓城都》一戲，孝欽后聆其詞句，謂左右曰：「我前年出京時，大有此光景也。」言時不勝欷歔。

內廷或頤和園之演劇，名優均須進內當差，若輩因自稱曰供奉。傳差一次，賞銀二十兩，若譚鑫培、羅百歲等，歲且食俸米二十石。惟內廷門禁至嚴，須有腰牌，乃可出入。又如於午前見太監，必道老爺吉祥，午後則道老爺辛苦，亦慣例也。

供奉諸伶入內時，孝欽后恆諭以暇時即宜讀書。某歲七夕，傳戲後，孝欽製一謎語，面書四《多》字，底為兩時令名，命內監出示諸伶以試猜之。某伶靈慧，獨猜中，乃除夕七夕也。書呈，頗得厚賞。又嘗出「三春三月三」五字命諸伶對，某伶對「半夏半年半」，亦賞之。

光緒辛丑，孝欽后自西安回鑾，譚鑫培曾傳差三日。一日，命演《鎮潭州》，小生楊再興，則李蓮英也。又大內樂部，凡大小太監，無不極口規摹譚調。

堂會演戲

優人演段者，始於伊耆時羅氏鹿女，其後尤盛於東周，至漢代元會為百戲之一，明人因謂之為戲，京師公私會集，恆有戲，謂之堂會。其優人有名者，士大夫無見不見，輒能舉其名。劉韞齋侍郎崑言湘中歌者，有京師之聲，且以王壬秋將出京，不及待其堂戲再集為憾。

京師戲園

京師戲園，惟太平園、四宜園最久，名亦佳，查家樓、月明樓其次也。雍正時，以方壺齋、蓬萊軒、昇平軒為最著。查家樓者，人簡稱之曰查樓，在肉市，為明巨室查氏所建，戲樓巷口有小木坊，書「查樓」二字。乾隆庚子，燬於火，僅存木坊。後重建，改名廣和。

嘉慶時，京師戲園擅名者，分四部，曰春臺，曰三慶，曰四喜，曰和春，各擅勝場。大抵午後開場，至酉而散。若慶賀雅集，假其園以召賓客為堂會戲者，辰開亦 酉散，無夜劇。其為地，度中建臺，臺前平地曰池。對臺為廳，三面皆環以樓。堂會以尊客坐池前近臺，茶園則池中以人計算，樓上以席計算。故平時坐池中者，多 市井儇儈，樓上人謔之曰下井。若衣冠之士，無不登樓，樓近劇場右

遷者名上場門，近左者名下場門，皆呼為官座，而下場門尤貴重，大抵為佻達少年所豫定。堂會 則右樓為女座，前垂竹簾。樓上所賞者，率為目挑心招、鑽穴踰牆諸劇，女座尤甚。池內所賞，則爭奪戰鬬、攻伐劫殺之事。故常日所排諸劇，必使文武疏密相間，其所演故事，率依《水滸傳》、《金瓶梅》兩書，《西遊記》亦間有之。若《金瓶梅》，則同治以來已輟演矣。

光緒庚子以前，戲園定價，每座售錢百三十文。自經拳匪之變後，蠲除舊例，各自為謀，各園戲價始參差不一矣。

庚子以前，京城之戲園戲班，分而為二，戲園如逆旅，戲班如過客。凡戲班於各戲園演戲，四日為一周，周而復始，生意之盈虧，視班底之硬掙與否，而戲園不蒙 其影響。蓋當時各戲園有團結力，互相調劑，不至偏枯，法至良，意至美也。其後復稍稍一變，班與園合而為一，亦如滬上僅有園名，而無戲班之名稱也。

奉天戲園

奉天為邊陲開府之首區，戲園之多固不為異，乃至一縣一鎮一村落，亦皆有之，而每園必男女雜糅，寫聲寫色，外縣為尤甚。其戲臺之構造，與天津相等，為京師所弗及，女伶亦美。

開封戲園

開封地處中原，財豐物阜。同、光之際，歌詠昇平，以論戲劇，本處優等地位。蓋當時名優以京師為中心點，初被擠，則至山東之濟南，再被擠，則至河南之開 封，故就當時之統計，開封戲劇之盛，位置實為第三。花旦天鳳名滿天下，凡過開封者，無論士商，咸以不見天鳳為恨。【其時開封有兩天，一天景園，肴饌最佳，一即天鳳。天鳳具絕色，嘗有某名媛願委身事之，天鳳辭以有室，媛請為媵，不許，遂致寢疾。天鳳憐而迎之，歸未久，天鳳病夭，媛絕粒以殉。】時戲劇古風未泯，崑黃並重，凡籍隸梨園者，亦必兼通崑曲，此蓋開封戲劇之極盛時代也。

厥後流風相沿，至光緒甲辰、乙巳間，某撫蒞汴，雅好京劇，以汴中戲園 之簡陋，出廉俸付入，建巨場一所，賃與菊部。於時名伶有所謂牡丹紅、八千紅、櫻桃紅、粉桃紅、林小芬、萬盞燈輩應運而出。斯時有人為之比較，而知京師、濟 南、上海之劇日進化，開封猶在幼稚時代。【時津、漢劇界亦在幼稚時代。】然當時崑曲，已如黃鍾、大呂，不數數覯，此蓋開封崑劇衰落，二黃猶盛之時代也。

洎宣統末，徽班【崑黃劇，開封謂之徽班】之勢日落千丈，向者為

四五，全此僅餘一班。拿之者時有損益，時而名為春仙，時而名為富貴春，班中既毫無秩序，而觀者亦絕無僅有。嘗有座客僅集十數人而開演者，菊部末運，於斯為極，此蓋為崑黃衰落之時代也。

郭某始創戲園於蘇州

蘇州戲園，明末尚無，而酬神宴客，侑以優人，輒於虎邱山塘河演之，其船名捲梢。觀者別雇沙飛、牛舌等小舟，環伺其旁。小如瓜皮，往來渡客者，則曰蕩河 船，把槳者非垂髫少女，即半老徐娘。風雨甚至，或所演不洽人意，岸上觀者輒拋擲瓦礫，劇每中止。船上觀客過多，恐遭覆溺，則又中止。一曲笙歌，周章殊甚。 雍正時，有郭姓者，始架屋為之，人皆稱便，生涯甚盛。自此踵而為之者，至三十餘家，捲梢船遂廢。

乾隆丁亥，江蘇布政使胡文伯禁戲園，商賈乃假會館以演劇。至光緒時之戲園，則皆在閶門外矣。

上海戲園

上海戲園，向僅公共租界有之，其戲臺客座，一仍京、津之舊式，光緒初年已盛，如丹桂、金桂、攀桂、同桂，皆以桂名，稱為巨擘，他若三雅園、三仙園、滿庭芳、詠霓、留春亦著。客之招妓同觀者，入夜尤多，紅箋紛出，翠袖姍來，么絃脆管中，雜以鬢影衣香，左顧右盼，真覺會心不遠。戲館之應客者曰案目，將日夜所 演之劇，分別開列，刊印紅箋，先期挨送，謂之戲單。妓女請客觀戲，必排連兩几，增設西洋玻璃高腳盤，名花美果，交映生輝。惟專尚京班，徽腔次之，而西崑雅 調，真如引商刻羽，曲高和寡矣。庚子以後，間有改良新劇焉。

丹桂為劉維忠所設，嘗語人曰：「世無百年不朽之業，吾之丹桂，他日或為人有，亦無所憾，惟必仍此二字耳。」故後雖易主，而商標如故。以宣統辛亥言之，上列各園之名稱，皆已消滅，而丹桂則巋然獨存。

上海昔有山陝班所設之戲園，商標曰義錦，在廣東路之寶善街，久廢。

光緒戊申秋，有商辦新舞臺崛起於南市之外馬路，劇場全部構造，悉仿歐制，戲臺為半月形，可旋轉，並有一切佈景，每齣必易，加之以電光，建築告成，即以丹桂全部實之，兼演新舊劇。

各舞臺之劇資，較舊式之所謂茶園者為昂，而皆以銀幣計之，分別座位之遠近，日夜且又不同。日戲為大餐間一圓，二層樓特別包廂

六角，頭等正廳四角，二層樓包廂二角，三等正廳一角，二等座一角，夜戲為大餐間一圓五角，二層樓等別包廂一圓，頭等正廳、三層樓包廂均八角，二等正廳四角，三等座二角。至孩童之減半，傭僕之五分，則日夜皆然。點心及茶，另計資，而不強人。其著名之劇，為《李陵碑》、《陰陽河》、《完璧歸趙》、《探寒窰》、《三娘教子》及改良各新劇，座客日夜填咽，車馬盈門，營業之盛，得未曾有。於是大舞臺繼起於漢口路，新劇場再起於法租界，其劇場建築，一以新舞臺為圭臬，而舊式之茶園，則僅一二髦兒戲班，如群仙、丹桂者，若魯靈光之巍然獨存而已。

上海各戲園之至臘月也，四方過客皆紛紛言歸，家居者料量度歲，方日不暇給，戲園之生涯自必銳減，至是而案目商於園主，有請客之舉。請客者，以戲券售之於向識之看客，恆較常日為昂，俗諺謂之打野雞，即打秋風也。看客念其終歲伺應之勤勞，輒許之；園主以其時之方慮折閱也，故亦不拒案目之請焉。

廣州戲園

廣州素無劇場，道光時，江南史某始創慶春園，其門聯云：「東山絲竹，南海衣冠。」未幾，怡園、錦園、慶豐、聽春諸園，相繼而起。番禺許霞橋孝廉裀光嘗招倪鴻劬輩賦觀劇詞，得數百首，刻之。汪芙生《觀劇詩序》有云：「偶來顧曲，多慘綠之少年；有客吹簫，喚小紅為弟子。人生行樂，半在哀絲豪竹之場；我輩多情，無忘對酒當歌之日者，足以見一時文酒風流之盛。比年以來，閭閻物力，頓不如前，遊客漸稀，諸園皆廢。自客歲羊城兵燹之餘，疇昔歌場，鞠為蔓草矣。」蓋指咸豐朝英兵入粵及紅巾擾亂言之。光緒初，惟繁盛街市之神廟，或有戲臺，遇神誕建醮，始演戲，如渡頭北帝廟、油欄直街某神廟之屬是也。及劉學詢於其所建之劉園，演戲射利，又於劉園附近建廣慶戲園，是為西關有戲園之始。自是而南關、東關、河南亦各有戲園，然廣慶不久即廢，餘亦往往輟演也。

廣州戲班有外江、本地之別，外江班所演關目，與外省同，本地班則以三晝四夜為度。開臺之第一夜，必首唱《六國封相》，晝則演正本，夜則先演三出頭，再演成套，演至天明，又演一尾戲，曰鼓尾。及省河之南與東關、西關諸園繼起，每園繳捐至巨萬，商業因以興盛。更有將戲本改良，如優天影之扮演戒煙，及關於家庭教育各戲者，無不窮形盡相，乃大為都人士所歡迎矣。

十公班

王宸章，明兵部尚書在晉之曾孫也。善歌曲，美丰姿。晚居岳市。順治乙酉，大吏迫其易服，宸章集里中貴介公子十人，棄儒為伶，

人謂之十公班，蓋以十公子而成一伶班之義也。李詩臣有詩云：「十公班內諸公子，故國衣冠拜冕旒。」

老棗樹班

順、康間，掖縣張大司寇北海忻夫人，大學文安公母也。張以胡中丞為姻家，胡故有優伶一部，一日，兩夫人宴會，張謂胡曰：「聞尊府梨園最佳。」胡古樸，不曉文語，輒應曰：「如何稱得梨園，不過老棗樹幾株耳。」左右皆匿笑。人因號胡氏班為老棗樹班。

西安三十六班

康熙時，西安樂部著名者凡三十六，最先者曰保符班。保符班有太平兒，姓宋，名子文，色藝素佳。嚴長明至關內時，以年長不復登場，故未及見。小惠、鎖兒、寶兒、喜兒皆隸江東班。雙賽班故晚出，稱雙賽者，謂所長出保符、江東上也。後以祥麟、色子至，又稱雙子班。南如、【三壽字。】友泉【銀花字。】義兄弟來最後，亦同在此部。及色子赴浙，眾又戲呼南如為賽色子矣，惟色藝難兼，性行各異。嚴初至時，有四兩者，臨潼人，色差遜於瑣兒。後又有豌豆花者，三原人，聲差遜於小惠。其藝，均可步祥麟後塵。二子留會城，不久皆去。金隊子者，姓劉，醴泉人。雙兒，姓白，咸陽人，隸錦繡班，小有色藝，然固涇陽曲部也。以嚴賞之，遂留西安，不復歸。又拴兒居富平某部署中，賈拜三上舍常稱之。後莊虛庵權令時，挈以至西安。之數子者，固皆一時之選也。

六燕班

吳三桂喜度曲，不差累黍，有周公瑾風焉。蓄歌童十數輩，自教之，中六人藝最勝，稱六燕班，蓋六人皆以燕名也。嘗微服遊江淮間，與六燕俱。賈人某亦嗜聲伎，值家讌演劇，吳投刺謁之，賈延入，納之上座。未幾，樂作，脫板乖腔，百無一當。主人與客極口褒獎，吳但默坐，瞑目搖首而已。主人憤而言曰：「若村老，亦諳此耶？」吳曰：「不敢，然嗜此已數十年矣。」主人愈不悅。客有黠者，請吳奏技，否則將有以折辱之。吳欲自炫，不復辭謝，欣然為演《惠明寄柬》一折，聲容臺步，動中肯要，座客皆相顧愕眙。少焉樂闋，下場一笑，連稱獻醜而去。

禮邸有菊部

大興舒位，字鐵雲，禮闈報罷，留滯京華。太倉畢子筠華珍方客禮親王邸，二人皆精音律，嘗取古人逸事，撰為雜劇，如楊笠湖吟風

閣例。王好賞客，亦知音。王邸舊有吳中樂部，每一折成，輒付伶工按譜，數日嫻習，即邀二人顧曲，盛筵一席，輒侑以潤筆十金。

貓兒戲

教坊演劇，俗呼為貓兒戲，又名髦兒戲。相傳揚州有某女子名貓兒者，擅此藝，開門授女徒，大率韶年稚齒，嬰伊可憐。光緒時，上海北里有工此者，每當妝束登場，鑼鼓初響，鶯喉變徵，蟬鬢如冠，撲朔迷離，雌雄莫辨，淋漓酣暢，合座傾倒，纏頭之費，所得不貲，亦銷金之鍋也。

金奇中曰：「俗以婦女所演之劇曰髦兒戲者，蓋以髦髮至眉，兒生三月，翦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以存之，曰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 也。又俊也，毛中之長毫曰髦，因以為才俊之稱。《詩》：『烝我髦士。』士中之俊，猶毛中之髦也。又選也，《詩》：『譽髦斯士。』譽，古通與，語助辭也，選 斯士也。謂之髦兒戲者，意謂伶之年齡皆幼，技藝皆嫻，且皆由選拔而得，無一濫竽者也。」此奇中之所解釋者也。王夢生則曰：「昔以婦人拖長髻而飾男子冠服， 至可一笑，故有此稱。」

光、宣間，貓兒戲漸見發展，其優異之處，亦有勝於男伶者。以此類推，女子之資性能力，無事不可學，而文學、美術固尤所優為者也。

京師有貓兒戲

光緒時，京師有貓兒戲一班，然惟堂會演之，聲勢寥落，非觀劇者所注意也。

秦淮有貓兒戲

秦淮河亭之設宴也，向惟小童歌唱，佐以絃索笙簫。乾隆末葉，凡十歲以上、十五以下聲容並美者，派以生旦，各擅所長，妝束登場，神移四座，纏頭之費，且十倍於男伶。

滬有貓兒戲

同、光間，滬上之工貓兒戲者有數家，清桂、雙繡為尤著。每演，少者以四齣為率，纏頭費僅四餅金。至光緒中葉，則有群仙戲館，日夕演唱，頗有聲於時。

檔子班

女伶之外，有所謂檔子班者，一名小班，始於嘉、道間。所歌之曲，書於扇，且僅演劇而不侑酒，亦即貓兒戲也。杭州陸應有詩云：「一片氍毹貼地紅，雙鬟妝束內家工。不須曲記相思豆，但看坤靈扇子中。此豸分明禁臠看，當筵未許侑杯盤。任教誦遍摩登咒，戒體依然著手難。」

若光緒時，天津所在有之，居侯家後，一堂輒有雛姬數人，玉貌綺年，所唱曰檔調。而江西亦有檔子班，以廣信府之人為多，且遠至廣州，達官豪商每招之侑酒，然皆以度曲為事而不演劇也。

光緒中葉，上海亦有檔子班，其人率來自江右，居之安李氏，其最著者也。居之安，為公共租界福州路中市之里名，未幾而室為主者改築，因徙會芳里，恐問津者之或迷途也，仍顏其門楣曰居之安。其家有小戲臺，凡就宴者，可命其登臺歌舞，亦可出外演劇，且侑酒也。

瑤之女樂

廣西九嶷山一帶，瑤民聚處，衣服飲食，猶有古風。有隨大吏往謁舜陵者，禮成設宴，瑤民獻女樂八人，草履紅裳，脛以下皆露膚，工跳舞，歌詞一闋，清脆可聽。詞云：「山高高，水遙遙，盤皇子孫在山好。」詞僅三句，輒循環歌之。

演八仙上壽

常州府有屬縣八，惟靖江介在江北。順、康間，某親貴出守常州，聲勢烜赫，僚屬備極嚴憚。一日，以壽演劇，七邑令皆來稱祝，靖江令獨後至，懼甚，屬閽者為 畫策，遂重賂伶人，時方演《八仙上壽》劇，七人者先出，李鐵拐獨後，七人問曰：「來何暮也？」鐵拐曰：「大江風阻，故爾來遲。」閽人即於是時，以靖江令手 版進，太守大喜，遂延入，至盡歡而罷。

演長生殿傳奇

錢唐太學生洪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聚和班演之，聖祖覽之稱善，賜優人白金二十兩。於是諸親王及閣部大臣，凡有宴會，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費，較之御賞且數倍。聚和班優人乃請開筵為洪壽，即演是劇以侑觴。某 日，宴於宣武門外孫公園，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為羅致，而不及給諫黃六鴻。黃奏謂皇太后忌辰，設

宴梨為天个敏，請按律治罪。上覽其奏，命下刑部獄。益都趙秋谷對簿自承，經部議革職，一時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秋谷及海寧查夏重其最著者。後查改名慎行，登第。趙年僅廿八，竟廢置終其身。洪放歸，旋墮苕、霅間而死。當時編修徐嘉炎，亦與讌對歌，賂聚和班優人，詭稱未與，得免。都人有口號云：「國服雖除未滿喪，何如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迥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齣《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殿裏遊。抖擻香金求脫網，聚和班裏製行頭。」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後官學士。或曰，黃由知縣行取入京，以土物、詩稿遍贈諸名士，至秋谷，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黃銜之刺骨，故有是劾也。

演目連救母

康熙癸亥，聖祖以海宇蕩平，宜與臣民共為宴樂，特發帑金一千兩，在後載門架高臺，命梨園子弟演《目連傳奇》，用活虎、活象、活馬。

演臨川夢傳奇

蔣心餘太史士銓性峭直，不苟隨時，以剛介為和珅所抑，留京師八年，無所遇，以母老乞歸。其才其遇，無一不與明湯玉茗相類，因為《臨川夢》傳奇以自況焉。其自序略云：「先生以生為夢，以死為醒，予則以生為死，以醒為夢。於是引先生既醒之身，復入於既死之夢，且令四夢中人，與先生周旋於夢外之身，不亦荒唐可樂乎！」

演花魁孃子

李味莊兵備宴客嘉蔭堂，歌者孔福方演雜劇中之花魁孃子，瞥有羅浮大蝶飛至，繞伶身三匝而去。陸祁生孝廉因作《仙蝶謠》，而改七薌為之圖。詞云：「東海桃花紅雨靨，南海仙人放蝴蝶。水精簾下讀道書，屋裏衣香花不如。花非花兮花解語，細漏丁冬碧紗雨。定子當筵車子喉，消息劇於十五女。相逢不是青陵臺，且占百花頭上開。花開花落凝絲竹，絲竹分明不如肉。海水汩汩山冥冥，有人讀破《南華經》。造得酒樓邀李白，傳來絲筆付秦青。牽雲曳雪斑騅送，殺粉調鉛寫春夢。不知鳳子為誰來，還問翠釵釵上鳳。」

演水滸傳

兗州陽穀縣西北有墓，俗呼西門塚，西門慶之葬所也。其地有大族

潘、吳二氏，自言是四門姻至吳氏、姜潘氏之族。一日，社人登臺演劇，吳之族使演《水滸記》，潘族謂辱其姑，聚族大鬨，互控於縣。縣令大笑，各扑一二人，令荷枷通衢，硃批曰：「無恥犯人某示罪。」然二氏終不悟也。

演探親相罵

《探親相罵》一劇，原為崑曲中之梆腔雜劇，雖京戲亦演之，然悉仍其舊。蓋道、咸之際，樂風漸變，趨重京劇，自後內廷傳唱，常例皆京崑並奏，故率將崑曲闌入，各地伶人遂亦相沿成習，意謂亦在京戲範圍。實則此劇純用吹腔，固猶是崑曲之面目也。惟服裝做工，則因時會而遷移，間有不相沿襲者，而唱白腔調，悉與《綴白裘》同，【調門悉用《銀絞絲》曲。】中有不合者，殆為沿訛。惟依崑曲原本，尚少末後與男親家相遇、重延解勸、兩親母和好如初之一段，大率為演京劇者所刪矣。至其劇情，則為鄉間親家母胡媽媽背布袋騎驢入城，探其名野花者之女也。先是，女見母訴苦，旋與親家母相見，則一村一俏，無不相形見絀，且談吐之時，每被奚落。旋以語及野花之傻，一則苛求，一則迴護，遂至爭執相罵，不歡而別。

演新安驛

《新安驛》戲，一名《女強盜》，蓋侯俊山登臺逞奇，自行編演者也。劇中情節，脫胎於《文武香球》，然事實人名，均與小說不盡符合，蓋拉雜編湊，亦一時遣興之作。略按其事，則張桂英曾與龍官寶訂婚，及官寶下山，久不得耗，桂英甚念之，遂喬扮男子，下山訪尋。路過新安驛，宿一逆旅，黑店也。主人為媼女二人，女常喬裝為男盜，以殺人越貨為事。是日，媼見桂英裝重金多，遂先以蒙汗酒醉之使倒，令其女持刀入房行劫。女見桂英之俊美，欲以身委之，遂解除男裝，露出廬山真面，以清水噴桂英，使醒，召媼述其意。桂英姑允之。彼此又略較武藝，女見桂英技不精，意益滿。及合巹後，女為代解羅襦，則一纏足之女子，大驚，急詢其故，桂英詳述之，始知亦巾幗也。此劇離奇變幻，本無寓意，惟忽而笄，忽而弁，忽而濃鬚撩鬢，忽而搔首弄姿，為足增觀者興趣耳。滬上名伶之演此者，以七盞燈為獨步。

或曰，《新安驛》一戲羌無故實，實為俊山而設。初，俊山至京，主者患無以揄揚之，某太史為製此劇，故始則紅鬚裝束嚴急，令人但聞其聲，已而去鬚，已而改為豔裝，已而又改為便服，裝束雅淡，頃刻之間，變換數四，無不絕妙。於是一二日間，名即大譟。後竟因以致富，乃於張家口及其旁近之地，廣設商店矣。

串客

土俗尚傀儡之戲，名曰串客，見《溫州府志》。後則不然，凡非優伶而演戲者，即以串客稱之，即以串客稱之，亦謂之曰清客串，曰頑兒票，曰票班，曰票友，日 本之所謂素人者是也。然其戲劇之知識，恆突過於伶工，即其技藝，亦在尋常伶工之上。伶工妒之而無如何，遂斥之為外行，實則外行之能力，固非科班所及也。

京師稱票友改而業唱者，曰某處某處，實則「處」乃訛字，應作「出」，蓋有斯人一出目無餘子之意，重之之稱也。孫菊仙在京師稱孫出。出字，惟孫當之無媿色，餘則出與不出等，改出為處，宜也。

雍、乾間，士夫相戒演劇，且禁蓄聲伎，至於今日，則絕無僅有矣。

李笠翁曲部誓詞

李笠翁家蓄伶人，嘗撰曲部誓詞，文云：「竊聞諸子皆屬寓言，稗官好為曲喻，《齊諧》志怪有其事，豈必盡有其人；博望鑿空詭其名，焉得不詭其實。矧不肖硯 田餬口，原非發憤而著書；筆蕊生心，匪託微言以諷世。不過借三寸枯管，為聖天子粉飾太平，揭一片婆心，效老道人木鐸里巷。既有悲歡離合，難辭謔浪詼諧。加 生且以美名，既非市恩於有託；抹淨丑以花臉，亦屬調笑於無心。凡此點綴劇場，使不岑寂而已。但慮七情以內，無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設一事，即有 一事之假同；喬命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無基之樓閣，認為有樣之胡盧。是用瀝血鳴神，剖心告世，稍有一辜所指，甘為三世之瘖，即漏顯誅，難逋陰 罰，作者自干於有赫，觀者幸諒其無他。」

陳半山喜串風月之劇

乾隆時，京師有稱陳半山者，佚其名，浙人也。年可七十 餘，佗背而上下其肩，歪頸面斜，眉目高低。喜串風月之劇，脂粉滿面，衣極濃豔。每登場，輒栩栩自得，觀者無不掩口，而半山恬不為怪。然性好俠，尚義氣，頗 饒於資，客京師時，座中食客常數十人。而又慕道不娶，鍊形服氣，且善祈晴雨，蓋方術之士也。惟以愛串戲，人皆詆其無恥耳。

撫藩登場演劇

乾隆季年，山東巡撫國泰年甫逾冠，玉貌錦衣，在東日，酷嗜演劇。適藩司于某亦雅擅登場，嘗同演《長生殿》院本，國去玉環，

于去二郎。澳至定情、規冶寺 鬷，于目忘至屬也，迴嫉褻或非且，弄月嘲花，略存形式而已。詎舞餘歌闋，國莊容責之曰：「曩謂君達士，今而知乃迂儒也。在官言官，在戲言戲，一關目，一科 諢，戲之精神寓焉。苟非應有盡有，則戲之精神不出，即扮演者之職務未盡。君非頭腦冬烘者，若為有餘不敢盡，何也？」于唯唯承指。繼此再演，則形容盡致，唐 突西施矣。國意殊愜，謂循規赴節，當如是也。

陸辛何率妻妾串戲

有陸辛何者，家小康，素樸儉，布衣敝屣，徵逐市廛。 性好漁色，廣納姬妾，假設錦屏繡幕，多所配置。每日自市歸，登樓，即與其妻妾串戲。陸有時扮顯官，或公子，或文人學士，變化萬端，妻妾即隨之而貴賤，時為 夫人太太，時為娼妓優伶。戲罷卸妝，下樓扃鎖，其妾嘗語人云：「貴賤無常，終日忙碌，世間事大可作如是觀也。」

魏耀庭串花旦

光緒庚寅、辛卯間，戶部有小吏曰魏耀庭者，能演劇，嘗串花旦，人戲呼為魏要命。其人年近不惑，及掠削登場，演《鴻鸞禧》等劇，則嫣然十四五閨娃也，惜齒 微涅，不瓠犀耳。南皮張文達公之萬極賞之。文達書畫至不易求，有人見其贈魏精箑，一面蠅頭小楷，一面青綠山水，並工緻絕倫。

王貝子串戲

光緒末，宮中盛行客串，太監宮女，冠履雜沓，王、貝子亦扮演出場。

王君宜唱譚調

京師票友，實繁有徒，有學部主事王君宜者，名益保，實為個中翹楚。其唱以譚鑫培為歸，喉音本極相近，又與陳彥衡為友，得鑫培行腔讀字之法，每一引吭，人 幾疑為鑫培在座也。一日，酒樓宴唱，適鑫培過其下，聞而善之。由是君宜之名，益日以起，都中識與不識，介人以盛筵相約者，趾恆相錯。君宜亦不自吝祕，酒酣 必為一奏，以是貴遊子弟，就之者多。顧其人溫雅循謹，舍酒食外，無所取於人，特非上流社會，不與周旋，亦不輕向市廛串票，故人尤重之。鑫培繼響，伶界推劉 鴻聲，然以野戰得之，不若君宜之溫潤醇厚，尺度嫻穩也。

學生為優

光緒時，留學日本人士曾創春陽社，習演新劇。王熙 普者，自號鐘聲，亦其一也。既回滬，以改良戲曲游說於沈敦和，設春陽社，募生徒習之。已而挈其徒至杭，欲招中學畢業生為優，教育會尼之，又以他事見逐於浙 撫，復至滬，入春桂戲園演唱。木鐸者，鄂人劉霖也，嘗留學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未卒業而回國，在杭州之求是書院為教員。轉徙至京津，為大學堂通譯員。其在京 時，好冶游，善唱二黃，與優人狎。尋與鐘聲合，而以改良戲曲遞呈民政部，是為吾國學生演新劇之鼻祖也。

其後春陽社既解散，而滿洲任天知【入日本籍，改名籐堂調梅。】所組之進化團出。未幾，率其徒西走，如鎮江、江寧、蕪湖、安慶諸處，無不擇地串演。繼而又南渡海以至甬、甌，西溯江以抵湘、鄂，東南諸行省，遂皆有其足跡矣。

觀劇有南北兩派之別

觀劇者有兩大派，一北派，二南派。北派之譽優也，必曰唱工佳，咬字真，而於貌之美惡，初未介意，故雞皮鶴髮之陳德琳，獨為北方社會所推重。南派譽優，則曰身段好，容顏美也，而藝之優劣，乃未齒及。一言以蔽之，北人重藝，南人重色而已。

北方之音剛以殺，【酷喜梆子。】南方之音柔以佻，惟中州與漢上之音洪爽，故黃調最合南北之嗜。而道白必推中州，以其清越諧和，莊栗有節也。北人於戲曰 聽，南人則曰看，一審其高下純駁，一視其光怪陸離。論其程度，南實不如北。宣統末，滬人雅能聽曲，然喜高嗓而不辨神韻，喜激昂而不樂鎮靜，至於能拍板眼，明音率，求做工，審情節者，實不數覯。而北方則紈袴、販夫，皆能得此中三昧也。

喝采

名伶一出場，即喝采，都人謂之迎簾好，以好之多寡，即知角色之高下，不待唱也。故有老手已不能唱，而每出仍舉座讙呼，謂之字號好，蓋以其著名已久耳。

徐野君好觀俳優戲

徐野君性灑落不與人事，獨好觀俳優戲以為騷人逸士，興會所至非此類不足稱知己也。

商蒼雨觀劇於水西莊

商蒼雨編修盤，號寶意，精音律，楊升庵之琵琶，康對山之腰鼓，兼其風致。乾隆乙卯秋，入都，道經天津查氏之水西莊，查蓮坡出歌者演劇，蒼雨留詩曰：「記 得東華甲夜長，九枝絳蠟膩歡場。誰知碎雨零煙後，又聽朝來翠袖涼。重簾消息隔傾城，相見翻疑面目生。不用掩羞裁月魄，當年著眼已分明。」又「錦屏銀燭夜闌 時，細細風懷脈脈知。結習猶煩大迦葉，麗情都付小楊枝。司空相見何曾慣，學士休言不合宜。禪榻茶煙惆悵在，頓教雙髻忽成絲。」又「妙高臺上好風光，值得東 坡醉一場。解唱幾時明月有，元郎本是舊袁郎。水西秋景未凋殘，送客留情坐夜闌。惱亂好花紅著眼，不教攀折只教看。」後二首指元郎也。是日，元郎度曲，毛郎 疊奏，寶意則自吹紫簫以和之。

沈遵生不觀劇

沈學善，字遵生，錢塘人。嘗館平湖縣署，適演劇，主人固請出觀，遵生固卻。薄暮獨立牆陰，人詢之，對曰：「靜聽蟋蟀秋吟，差勝笙歌盈耳也。」

觀劇焚斃多人

廣州酬神演劇，婦女雜遝，列棚以觀，曰看臺，又曰子臺。市廛無賴，混跡其間，斜睨竊探，恣意品評，以為笑樂，甚有攫取釵釧者。道光乙巳四月二十日，城中九曜坊演劇，設臺於學政署前，席棚鱗次。一子臺中人以吸水煙遺火，遂爾燎原，致焚斃男女一千四百餘人。

是日也，西關有王姓者，家小康，翁媼夙忠厚，僅一子，已授室矣。忽告翁媼，欲入城觀劇，囑其婦某氏為之櫛髮，婦於辮頂分四縷辮焉。甫出門，遇友約往佛山 鎮置貨，初猶以他故辭，不欲往，強之，乃偕行。比災作，則是子已在佛山鎮，而翁媼不知也，聞戲場火發，亟率婦往視，則烈燄燼餘，有屍似其子者，哭而殮之，招靈設魂於家。其婦自往視，至畢葬，竟不哭。翁媼皆惡，呵之，謂其無夫妻情。婦第順受，不與辨。未幾，其子與友自佛山歸，翁媼愕然，稱其婦智，因詰其何以 確知非夫也。婦言當日係四縷辮髮，諦審灰燼，髮痕乃三縷，故不敢哭。然究不知夫之所往，疑慮莫釋，晨夕淚痕浸漬枕蓆間，亦不敢言耳。

是夕之 火，起於看臺，而被焚之慘，則由於攤館。蓋署前多奸蠹，包庇聚賭，吏莫能詰。時適有南海縣文武約會查拿，事機不密，為若輩所覺，預將東轅門扃之。火發時，眾皆由西轅門走避，擁擠踐

蹈而斃者，可一二日人。居中被燹之廛，有挺立不仆者，有似油炸蝦者，有為灰燼堆垛不成人形者，約千餘。其逃出之人，有燒去半頭半 臂者，有燒去一手一足者，近或至家，遠僅至中途，又約斃百餘人。使當時東轅門不閉，則南出書坊街，東出九曜坊，所全活者當不勘也。

是日，男女 闖入學政儀門，由考舍越牆逃避者，尚千餘人。更奇者，番禺長塘街有寡婦某氏，夫死無子，撫六歲幼女，守志甚苦。是日，此女隨其嬸母觀劇，其嬸母已燒斃，某 氏度其女亦及於難也，二十一日晨，備小匣，往收其屍。屢尋不見，忽聞其女呻吟聲，出自數重屍下，大駭，倩人將屍逐一移去，則其女尚有一息，僅燒去半邊丫 髻。負而歸，詰之，則言當時不知火發，僅似睡熟夢魘者然，而動不由己，弗能轉身，故醒而號呼耳。

李長壽觀劇

李長壽，粵寇之投誠者也，雄於資。嘗游滬，至丹桂戲園觀劇，至則據廳事而獨坐，誡案目，禁他人入座，惟召妓侍觀，環侍左右，顧盼自豪。

恭王嗜崑劇

恭親王溥偉喜觀崑劇，能自唱，其左右亦能和之。每遇小飲微醺，輒歌舞間作，偶倦，即令左右賡續以為樂，曲罷，恆賜以酒。又嘗召伶演武劇，忽顧左右曰：「若曹亦可與之廝打。」眾不諳武藝，莫敢應，則力促之，謂當賞白金。時孫菊仙在側，起而言曰：「君等宜努力，王爺固有人各一錁之賞，或且可得膏藥一張 也。」王頓悟，令止之。

楊文敬好觀劇

楊文敬公士驤勤於為政，偶亦觀劇，聞譚鑫培至津，一日，與某鹽商言，欲得譚入 署演劇。往請之，不可曰：「吾來津，以游故，安暇屑屑為此！」固哀之，猶不可，某乃求與譚友善者更往，譬說萬端，並許以千金，乃允，然僅一齣而止。楊大 悅，賞數百金。是日譚所得有一千數百金之多。

京師婦女觀劇

道光時，京師戲園演劇，婦女皆可往觀，惟須在樓上耳。某 御史巡視中城，謂有傷風化，疏請嚴禁，旋奉嚴旨禁止。而世族豪門，仍

不歟矣，園門雖掩又吉，仍熱悅無暗也。果慎哉，思有以創之。一日，赴園，坐樓梯旁，遣役登樓宣言，謂奉旨明禁婦女觀劇，宅眷自諳禁令，來此者必為妓女，今召爾等下樓，候點名。宅眷不聽，某又使人傳諭曰：「果為宅眷者，則弁髦聖旨之罪，當更加等，速言夫家、母家姓名、官職聽參。」諸人大懼，圖竄，乃勒令各具不再觀劇甘結，事乃寢。

京師戲園向無女座，婦女欲聽戲者，必探得堂會時，另搭女桌，始可一往，然在潔身自好者，尚裹足不前也。

光緒庚子，兩宮西巡後，京帥南城各處，歌舞太平如故也。辛丑和議成，巨室眷屬悉乘未回鑾前，相率觀劇，粉白黛綠，座為之滿。迨薄暮車歸，輒為洋兵所嬲，受辱者不可以數計。有一婦道出某處，為守門德國兵所止，驅之下車。婦既下，忽一德兵遽牽其腕而調之，婦大怒，以手舉車凳擊德兵，德兵受傷卻退，婦乃乘間登車，急揚鞭馳去。然自光緒季年以至宣統，婦女之入園觀劇，已相習成風矣。

河南婦女觀劇

咸豐時，張觀準夙以道學自名，嘗官河南知府，甫下車，即禁止婦女入廟觀劇．雖畏法暫戢，而皆移之城外四廓之祠廟，每演劇，婦女輒空巷往觀．一日，西廓某廟又演劇，張微服往，攜胡牀，坐廟門外，命役守後門，男子悉驅出，乃令役宣言曰：「官謂若輩遊廟，必愛僧徒，將命一僧背負一婦出．」於是眾乃相持而泣．郡紳聞之，急詣張，為之緩頰，自是窮鄉小市，婦女且不敢入廟矣．

京師雜劇

京師戲劇之外，有托偶、【讀作吼。】影戲、八角歌、什不閒、子弟書、雜耍把式、像聲、大鼓、評書之類。托偶，即傀儡子，又名大臺宮戲。影戲借燈取影，哀怨異常，老嫗聽之，率能下淚。八角歌有青衣數輩，或弄絃索，或歌唱打諢，頗足解頤。什不閒有旦有丑而無生，所唱歌詞，別有腔調，低徊宛轉，冶蕩不堪，咸、同以前頗重之。

秧歌戲

秧歌，南北皆有之，一名鸚哥戲，詞甚鄙俚，備極淫褻，一唱百和，無絲竹金鼓之節。孝欽后自光緒辛丑西巡返蹕，衰老倦勤，惟求旦夕之安，寵監李蓮英探孝欽意，思所以娛之，於觀劇外，輒傳一切雜劇進內搬演。慈意果大悅，尤喜秧歌，纏頭之賞，輒費千

金。逐至一時風靡，近畿游民，輒首秧歌，爭奇鬬異，冀以傳播禁中，得備傳召，出入大內，藉勢招搖，而梯榮罔利者坐是比比矣。

太平鼓戲

京師有太平鼓之戲，鐵條為廓，蒙以皮，有長柄，柄末綴鐵環十數，且擊且搖，環聲與鼓聲相應。其小者，如碗如鏡，為孩提玩物，更有大如十石甕者。群不逞聚而擊諸市，所至鼓聲、環聲、喧笑聲、鬨鬧聲，耳為之震。道光時，有結為太平鼓會者，聚百數十人，著大羊皮袍，遇粲者，則群以袍圍之，裹而奔。婦女號，別眾鼓齊鳴，市人無聞者，遠近失婦女無數。抵暮，則挾至城根無人處，迭淫焉，往往至死。其幸生還者，又畏羞不敢告人。御史某知其害，奏禁之，復拘為首者數人，斬以徇，而太平鼓之風遂息。

打花鼓戲

打花鼓，本崑戲中之雜齣，以時考之，當出於雍、乾之際。蓋泗州既沈，治水者全力注重高家堰，而淮患悉在上流，鳳、潁水災，於茲為烈。是劇以市井猥褻之談，狀家室流離之苦，殆猶有風人之旨焉。歌中有曰：「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嘉、道間，江、浙始有花鼓戲，傳未三十年，而變遷者屢，始以男，繼以女；始以日，繼以夜；始於鄉野，繼於鎮市；始盛於村俗農甿，繼沿於紈袴子弟矣。

同、光間，上海城中西園之隙地，有花鼓戲，演者集三四人，男擊鑼，婦打兩頭鼓，和以胡琴、簦板，所唱皆穢詞褻談，賓白亦用土語，取其易曉。觀劇啜茗之餘，日斜人稀之候，結伴往聽者時有之。

陳桐香演花鼓戲

陳桐香，字璧月，行三，浙之餘姚人。含睇宜笑，雙趺至纖，工演花鼓戲。浙東瀕海各縣，厥風甚盛。時值棉花已采，以戲進者日集。桐香往來吳越間，所識多豪門右族，貴戚公子。或買舟向村落居人，斂錢演劇，士女如雲，負販駢集，陸博蹋球之徒，以及游手無常業者，且往往藉之以食。

桐香少傾心於梁溪某公子，有終焉之志。將之邗江，公子填詞贈別云：「阿娘知道嫁東風，挈兒也作飄零絮。」嘗與唐小憐至蘇州。小憐名愛，腰支瘦削，眉黛間蘊可憐之色，時稱為兩璧人，相邀者益無虛日。一日，在吳某家獻技，燈樹百枝，氍毹六尺，雙花掩

映，紙醉金迷，及貧敝，漏卜已凶致矣。

洋戲

西伶之來華演戲也，道光朝已有之，當時呼為洋戲，錢塘陳芰裳編修元鼎嘗於觀後而為《洋戲行》焉。詩曰：「鏗鍧鞳鞳張樂庭，兜離俶詭觀海經。廣場大開郊之 坰，覆以氈幄通以扃。霞標高欲凌蒼冥，星火錯落光青熒。三層圍坐儼列屏，凹睛凸鼻皆殊形。東邊拍鼓西坎鈴，繁響奚止鳴玲玎。驪黃騮駱何駉駉，捷於激電流於 星。有美人兮來亭亭，桃花馬上螺鬟青。一隊兩隊行玲瓏，千態萬態同娉婷。纖手亂散天花零，逆鼻似有優曇馨。含睇宜笑誰尹邢，絕藝直可驕吳伶。一童宛宛猶髫 齡，倒投跟掛惟所令。如猱升木鳥插翎，注視不覺心憁惺。葡萄美酒催薦醽，方言蠻舌爭瓏玲。彼都士女笑且聆，我輩但能以目聽。赤熛一怒聲震霆，綠煙朱爓紛揚 靈。魚龍曼衍浮滄溟，隱隱猶帶波濤腥。龜茲法部陳唐廷，華鬘菩薩娥媌娙。方今干羽舞未停，是豈向化來觀型。玉樓十二春夢醒，崑崙歌舞空甲丁。【記得「丁歌 甲舞，曾醉崑崙」，京師某戲園中之楹語也。】雲愁海思迷晦冥，西方試與歌榛苓。」

上海有外國戲園

上海有外國戲園，華人亦有往觀者。而西人演戲，於唱歌跳舞甚為注意，且男演男戲，女演女戲，如公共租界圓明園路之蘭佃姆，南京路之謀得利是也。禮查路之禮查客寓亦有戲場，惟不常演耳。當演戲時，觀者不得吸煙食物，必俟休息時入一別室，始可為之。

頑把戲

江湖賣技之人，如弄猴、舞刀及搬演一切者，謂之曰頑把戲，本元時語也。演時，恆以鑼一、大鼓一，更迭或同時奏之。

文武戲法

文武戲法，多京、津人為之。家有堂會，【即喜壽慶賀等事。】可招之來演試，其技有巧耍花罐、頭頂大缸、飛盆飛碗、燈下火彩、幼童技藝、化學奇術等。光、宣間，上海亦有之，而技手仍京、津人。

瓦納演幻術

同治甲戌四月初一夜，上海圓明園路西人戲園演戲法，蓋英俗即凡納所奏之技也。演術八次，出神入化。繼有影戲。是夕八時半，門啟，園圓如繖，位置獨別，燃 火於樓岑，使光倒映，凡一百七十點，如蓮房然。戲臺障以絳簾。九時樂作，拽簾臺現。臺上陳設精雅，中懸一架如八卦圖，黏紙牌長闊二寸許。術人出，與客為 禮，以指彈之，如飛絮落花，隨風飄墮。手牌盈掬，奉客抽取六具，摺置手鎗中，扳動鎗機，振地一聲，而紙牌仍貼於架，不倚不偏。座客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撫 掌笑聲，振聾人耳。一套既終，臺上設花梨桌二具，出瓶一杯一，傾酒飲客，隨各置桌中，覆以皮筒，中空無物。術人喃喃有詞，揭筒，則杯瓶已易位，覆筒逾刻，還原矣。又出一鳥籠，中蓄白燕三，先懸臺上，易置玻璃盒中，玻璃四面澄澈，中空可鑒，巾裹其盒，扳鎗一響，而白燕數翼，依然飲啄籠中，其來無方。所演各 技，均不借助於寸巾尺袱以為遮掩，惟此則以巾裹玻璃盒與鳥籠，外亦用巾幅略一遮蓋耳。又借客之手巾約指，以炫其奇。約指則倩客閉置於盒，琅琅有聲，手巾則 紅白二幅，各翦一孔，如眼睛然。略一指揮，則紅白互補，形如滿月，又如較射之鵠，頃刻還原，略無補綴痕。約指既置盒中，搖之作響，託置臺上，振地一響，而 約指懸於臺上之花樹中。約指由客縛以碎綾以為記認，其變幻不可思議，其出沒尤不可以楮墨形容。有盒一，內扁而外方，盒內表形，倩客鎖閉，臺供一器，形不類 表，而鐘數宛然，使針旋轉，如臺上之針一點，則盒內亦然，屢演不差累黍。最後，取客一高冠，中空無有，手納冠中，出皮一、衣一、巾一、袴一、小洋傘兩擎，又皮盒長五寸，橫闊約三寸，層出不窮，至十二具，堆置於桌。使復納入，則一盒幾不能容。又向冠中取紙裹糖饋客，由十數枚至二十枚，每冠一轉，則糖隨手出，後至百數十枚，源源不絕，饋客幾遍。將冠反置臺中，人坐於傍，忽聲自冠出，如鎗響然，冠為之穿。術人踏火使熄，冠扁，術人作愧赧狀，摺冠置一鉛管中，管圓 而長，形如犀角。忽又一聲，鎗發管中，而原冠掛於梁。梁高不可攀，再響一鎗，而冠落地，固完好也，因舉以還客。每演一術，座客皆興高采烈，拍掌不已。至是 演止，臺復障以絳簾。逾刻樂作，燈光盡熄，則演影戲矣。

湯姆演幻術

光緒某歲，上海圓明園路之西洋戲園，有西人湯姆 演幻術。華人有往觀者，則見其呼七八歲之童子上場，使立其旁，己則左手持一黑帽，帽藏雞卵十餘枚，則覆以黑絨布，以右手取一蛋，置童唇邊，然後令童以手接 之，如是者十餘次乃已。十餘枚雞卵既皆置童手中，乃令其僕以物來，盛之以去，遂遣童子下。觀者則見西人由童口中，取出雞卵，乃知必有機器使人不之見。未 幾，見觀劇者後，有一機器，似照影戲者，有綠色光，自小孔中射出，殆即以是光遮人之眼歟？

桶戲之幻術

康熙時，有作桶戲於山東淄川之市者。桶可容升，無底而中空，術人以二席置於街，持一升入桶，旋出，即有白米滿升，傾注席上。又取，又傾，頃刻兩席皆滿，然後一一量入，畢而舉之，猶空桶也。

偷桃之幻術

淄川蒲留仙嘗於童時赴郡，值立春，舊例先一日，各行商賈以彩樓鼓吹赴藩司，曰演春，留仙往觀之。是日，觀者如堵，堂上四官皆赤衣，東西相向坐。留仙時方 稚，不解其何官，但聞人語嚌嘈，鼓吹聒耳。忽有一人率披髮童荷擔而上，似有所白，萬聲洶動，亦不聞為何語，但聞堂上作笑聲，即有青衣人大聲命作劇。其人應 命方興，問作何劇。堂上相顧數語，吏下，宣問所長，答言能顛倒生物，吏以白官。少頃，復下，命取桃子。術人諾，解衣覆笥，故作怨狀，曰：「官長殊不了了， 堅冰未解，安所得桃？不取，又恐為南面者所怒，奈何？」其子曰：「父已諾之，又焉辭？」術人惆悵良久，乃云：「我籌之爛熟，春初雪積，人間何處可覓，惟王 母園中，四時常不凋謝，或有之，必竊之天上乃可。」子曰：「嘻，天可階而升乎？」曰：「有術在。」乃啟笥，出繩一團，約數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擲去，繩懸 墜空際，若有物以挂之者。未逾時，繩愈高，渺入雲中，手中繩亦盡，乃呼子曰：「兒來，余老憊，體重拙，不能行，得汝一往。」遂以繩授子，曰：「持此可 登。」子受繩，有難色，怨曰：「阿翁亦大憒憒，如此一線之繩，欲我附之以登萬仞之高天，倘中道斷絕，骸骨何存矣！」父又強喝迫之曰：「我已失口，悔無及， 煩兒一行。兒勿苦，倘竊之以來，必有百金賞，當為兒娶美婦。」子乃持索盤旋而上，手移足隨，如蛛趁絲，漸入雲霄，不可復見。久之，墜一桃，如碗大。術人 喜，持獻公堂。堂上傳視良久，亦不知其真偽。忽而繩落地上，術人驚曰：「殆矣！上有人斷吾繩，兒將焉託？」移時，一物墮，視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 必偷桃為監者所覺，吾兒休矣。」又移時，一足落。無何，肢體紛墮，無復存者。術人大悲，一一拾置笥中而闔之，曰：「老夫止此一兒，日從我南北游，今承嚴 命，不意罹此奇慘，當負去瘞之。」乃升堂而跪，曰：「為桃故，殺吾子矣。如憐小人而助之葬，當結草以圖報耳。」坐客駭詫，各有賜金。術人受而纏諸腰，乃扣 笥而呼曰：「八八兒，不出謝賞，將何待？」忽一蓬頭僮，首抵笥蓋而出，望北稽首，則其子也。

斬人之幻術

幻術之奇者，能以人斬為數塊，合而復生。有一人攜一幼童，立於中央，手持一刀，令童伸二臂，皆斬之，既復斬其二足二腿及頭，流血如注，一一置之罈中，封其口。須臾破罈，則童已復活，手足

仍完備，從谷而出。

庖人善撮仙法

嘉定葛存恕嘗館滬上沈某家，有庖人善撮仙法之技。當暑夜乘涼時，小主人令其奏技，即於桌鋪紅氈，口中喃喃，俄見氈下有水三四碗在焉，並可撮盆果碗菜，食之無異。惟先須與錢數十文，然後可取，否則一撮不靈矣。葛初不信，其人曰：「今有鹽一盆，請置先生房中，僕在此，先生從觀之可也。」葛扣門而出，及入門，鹽宛然在焉，亦不解其何自來也。

老人幼女試幻術

廣州沈又村家，中秋日，忽有老人來，攜幼女一，布囊一，自云瓊州人，攜眷返里，遇海風覆舟，妻子俱歿，僅與幼女免，今飄泊難歸，乞少助川資，俾老弱得歸故里。閽者斥之，老人不服，遂爭辯，喧聲達內室。又村出而問故，老人前自陳白，且云善種種新奇戲術。又村乃命於廳事試演之，且曰：「果佳，當重犒也。」老人乃張布囊，出紅巾二，石塊二，又出小鋤，掘地深尺許，將石塊分埋其中，取一紅巾覆其上，旋以清水灌溉之，俄見土起，石芽生焉。老人灌溉愈勤，芽亦猛長，漸分枝節，穿巾而出。已而益高，枝葉並茂，庭中竟生雙玉樹矣。所覆紅巾，自發芽時已裂為碎錦，絓石枝而上，變為紅花。俄花落，片片皆紅玉，老人拾之，徧送沈之家人。家人各給以錢，老人稱謝。視樹上，已結實矣，碧圓瑩滑，非李非柰，不知何果。老人乃於囊中取竹筐一，命女猱升其上，摘果盛其中，贈眾人，眾又各給以錢。老人遂以竹筐擊樹三，樹忽暴縮，漸入土中，了無痕跡。出花果視之，還成布屑石子矣。

老人至是而言曰：「尚有薄技，敢盡獻之。」乃出一朱漆盤，上書「聚寶盆」三字，令家人投物其中，云一可得百。又村夫人戲以金簪投之，老人持向西，三搖之，果然金簪滿矣。送至夫人前，視之，皆與真者無少異，竟不辨何者為己物，乃盡藏之，給錢五千。老人叩謝，荷囊而去。逾時，夫人出簪視之，悉蘆梗，而真者亦烏有矣。使人追之，已不知所往。

番僧奇術

康熙時，釋體空在青州，見二番僧，其貌奇古，耳綴雙環，被黃布，鬚髮鬈如，自言從西域來，聞太守重佛，謁之。太守遣二隸送詣叢林，和尚靈轡不甚禮之。執事者見其狀異，私款之，止宿焉。或問：「西域多異人，羅漢得無有奇術否？」其一赧然笑，出手於袖，掌中托小塔，高裁盈尺，玲瓏可愛。壁上最高處，有小龕，僧

擲瑢其中，矗然竦立，無少偏倚。悅瑢上，有苦利放光，照耀一室。少間，以手招之，仍落掌中。其一僧乃袒臂，伸左肱，長可六七尺，而右肱縮無有矣。轉伸右肱，亦如左狀。

以食器試幻術

有富家子招一術士至家，術士置杯酒於案，舉掌拍之，杯陷入案中，口與案平，捫案下，不見杯底。少選取出，案如故。又舉魚膾一巨碗，擲之空中不見。令取 回，則曰：「不能。在書室畫廚夾屜中，自取可耳。」時以賓從雜遝，書室多古器，已嚴扃，且夾屜高僅二寸，碗高三四寸許，斷不可入，疑其妄。姑呼鑰啟視，則 碗置於案，所貯為佛手五，原貯佛手之盤乃易為魚膾，藏夾屜中矣。

以刀試幻術

徽州程某家，一日忽來衣服襤褸者三人， 各手一刀，至院，乃以刀柄納入土中，刀尖向上。一人袒腹向下一躍，插刀尖上，又一人立其背上，竭力蹬之，刀遂由背穿出，血流如注。忽立起，拔刀，則腹間已 無絲毫之傷，而血跡亦隨之不見。又一人以小刀納口中，未幾，穿頭頂而出，既出，而頭亦宛然毫無傷痕，口喃喃作乞憐語。家人逐之，不去。已而一老僕王某至，乃向三人以手作勢曰：「爾等豈不識此耶？」三人色變，默然去。蓋以刀插腹等術，為障眼法，老僕知其暗號，故作是勢，以使之去也。

奮身穿圓隙

韓漣，字石塘，嘉、道間之錢塘諸生也。某歲孟春，登吳山，見有以竹筐試幻術者。竹筐八棱，每棱向內置利刃，中有圓隙僅尺許，置案上，以兩人扶立之，一人袒裼奮身穿圓隙而過者三，觀者危慄，而其人游行自若也。

口技

口技為百戲之一種，或謂之曰口戲，能同時為各種音響或數人聲口，及鳥獸叫喚，以悅座客。俗謂之隔壁戲，又曰肖聲，曰相聲，曰象聲，曰像聲。蓋以八仙桌橫擺，圍以布幔，一人藏於中，惟有扇子一把，木板一塊，聞者初不料為一人所作也。

京師有象聲戲

順治時，京師有為家聲之戲者，其人以尺木來，隔屏聽之，一首作發，眾響漸臻。時方開市，則廛主啟門，估人評物，街巷談議，牙儈喧呶，至墟散而息。或為行圍，則軍帥號召，校卒傳呼，弓鳴馬嘶，鳥啼獸嘯，至獵罷而止。自一聲兩聲以及千百聲，喧豗雜沓，四座神搖。忽聞尺木拍案，空堂寂如，展屏視之，一人一几而已。

郭貓兒善口技

揚州有郭貓兒者，善口技。嘗於席右設圍屏，不置燈燭，郭坐屏後。主客靜聽，久之無聲。俄聞二人途中相遇，揖敘寒喧，其聲一老一少，老者拉少者至家飲酒，投瓊藏鉤，備極款洽。少者以醉辭，老者復力勸數甌，遂踉蹌出門，彼此謝別，主人閉門。少者履聲蹣跚，約可二里許，醉仆於途。忽有一人過而蹴之，扶起，乃其相識者也，遂掖之至家。而街柵已閉，呼司柵者。一犬迎吠，頃之，數犬皆吠，又頃益多，犬之老者、小者、遠者、近者、哮者同聲而吠，一一可辨。司柵者出啟柵。無何，至醉者之家，則又誤叩江西人之門，驚起，知其誤也，則作江西鄉音以詈之，群犬又數吠．比至，則其妻應聲出，送者鄭重而別。妻扶之登牀，醉者索茶，妻烹茶至，則已大鼾，鼻息如雷矣。妻詈其夫，唧唧不休。頃之，妻亦熟寢，兩人鼾聲如出一口。忽聞夜半牛鳴矣。夫起大吐，呼妻索茶作囈語，夫復睡，妻起便旋納履，則夫已吐穢其中，妻怒罵久之，遂易履而起。此時群雞亂鳴，其聲之種種各別，亦如犬吠也。少選，其父來，呼其子曰：「天將明，可以宰豬矣。」始知其為屠門也。其子起，至豬圈飼豬，則聞群豬爭食聲，噬食聲，其父燒湯聲，進火傾水聲。其子遂縛一豬，豬被縛聲，磨刀聲，殺豬聲，豬被殺聲，出血聲，燖剝聲，歷歷不爽也。父謂子曰：「天已明，可賣矣。」少選，聞肉上案聲，即聞有買賣數錢聲，有買豬首者，有買腹臟者，有買肉者。正在紛紛爭鬧間，砉然一聲，四座俱寂。

口技演夫婦度歲事

有習口技者，攜一扇一尺，入空屋中，始為夫婦談度歲事，喃喃細語。繼而夫持錢如市，與店夥論價低昂，較斤兩。歸而叩門，喚婦烹飪，一一作交代。若洗灶，若汲水，若燃火，若盛物，若擺桌祭祀。俄而有索債人來，先甘言乞緩期，而索店賬者，收會資者，借當物者，或男或女，喧擠一室。初則辯論，漸至口角，終且鬬毆。其中有擊桌聲，碎碗聲，狗吠聲，小兒啼哭聲，鄰人勸解聲，門外爆竹聲，聲聲各肖，不可端倪。眾方傾耳凝聽，而尺木一聲，萬響俱寂。

賣口技者要客肅聽

有賣口技者，佚其姓氏，衣敗絮，履脫底，嘗于持撫夫往來於松江。松江某紳宴會無所樂，客請以口技進，紳欣然，則默默無對，木立於旁。紳仰首笑曰：「客能乎？」曰：「能也。」曰：「客何能？」曰：「無能也。」紳一笑置之，命盡奏其所能。賣技者乃揖眾客曰：「吾技雖賤，然不凝神肅聽，則請毋奏之為愈也。」一座諾之。賣技者趨入幃，撫夬一下，闔室寂然。忽聞巨獅出谷聲，哀啼病呼聲，村下群犬驚惶聲，獅默然喘息聲，犬奔走亂吠聲，獅驚吼聲，逃循聲，犬奮追聲，村人旁觀鳴掌呼笑聲。至此又撫一夬，則諸聲寂然，賣技者啟幃出矣。

周德新善口技

周德新為長洲褚人穫之師，善口技。嘗於屏後演兵操，自撫軍初下教場放礮，至比試武藝，殺倭獻俘，放礮起身，各人聲音無不酷肖。

陸瑞白能口戲

陸瑞白能口戲，善作釘碗聲及群豬奪食聲，又善作僧道水陸道場鈸聲，且有大鐃、小鐃，雜以鑼鼓，無不合節。

陳金方善口技

凡燕、趙、吳、越、楚、粵各地之語言，善口技者皆能之。宣統辛亥上巳，金奇中僑滬，曾招一口操江陰語曰陳金方者，至寓廬演之。演時，俄而為馬嘶，俄而為牛鳴，俄而為羊叫，俄而為犬吠，俄而為豕啼，而禽鳥昆蟲之聲，時亦雜出於其間，且人類之喜怒哀樂，畢集於是。及撤幃，則其人出矣。金方言在滬業此者，有十六人，知其姓名者，為天津魏老二、周福保，濟南斗金標，兗州陳老二、陳老三，揚州吳小弟、徐老鳳，杭州方壽山。

畫眉楊

京師有楊姓善作口技者，能為百鳥音，其效畫眉也，尤酷似，人皆以畫眉楊呼之。禮親王嘗聞其作鸚鵡呼茶聲，宛如嬌女窺窗，又聞其作鸞鳳翺翔，戛戛和鳴，如聞在天際者。至於午夜寒雞，孤枭蟋蟀，亦無不酷似。一日作黃鳥聲，如睍睆於綠樹濃陰中，韓孝廉崧觸其思鄉之感，因之泣下。

百鳥張

光緒庚寅五月，嘉善夏曉巖寓京師，招集同人至十剎海，作文酒之會。其地多樹，為百鳥所翔集，座客方聞鳥聲而樂之。酒半，有善口戲者前席，言願奏薄技，許之。則立於窗外，效鳥鳴，雌雄大小之聲無不肖，與樹間之鳥相應答。及畢，詢其姓名，則曰：「姓張，人以我能作百鳥之聲，皆呼曰百鳥張。」

山右客善煙戲

煙戲，以吸旱煙之煙為之也。乾、嘉間，吳林塘廣文在京，其同年為設五旬壽宴。吳居太平會館，賀客盈門，至暮，設筵，幾三百座。時紀孝廉汝佶年最稚，而興最豪。有阿其尊人文達公善諧謔者，且以難孝廉。孝廉談笑風生，一座捧腹。由是滿浮大白，請同座各獻所能，以為林塘壽。

時有山右客某擅煙戲之術，本售技於燕、趙間，特挺身自薦，命其僕以煙筒進。其筒長徑尺，而口特宏大，能容四兩有餘，爇火吸之，且吸且噓，若不見其煙之出入者。少頃，索苦茗一盞，飲訖，即張口出煙一團，倏化為二鶴，盤旋空際，約數十往返。俄聞喉間有聲，惟水雲一庭而已。細視雲鱗中，皆寸許小鶴，漸舞漸大，漸離漸合，又漸聚為二鶴。未幾，客手一招，鶴入其口而滅。眾復請之，客張口出朵雲，中有層樓峭閣，大如指尖，然朱闌碧檻，隱約可見。末復於雲山縹緲間，現出「海屋添籌」四字，稍稍化去。眾意猶未愜，尚有後請，客訂以明日。至明日，則室邇人遠矣。或問客為何如人，吳懵然，疑賀友所邀者，殆亦雲游中之奇人也。

臞叟善煙戲

劉文恭公生辰，有巨公薦一術者，云善煙戲，呼至，一臞叟也。出煙管尺許，煙斗大逾盎盂，盛煙令滿，吸一時許，徐起，登高几，吐之，水波浩淼，雲霧瀰漫。俄而樓閣重重，森立水面，乘鸞跨鹿者紛集，一鶴銜籌，翔舞空際，為海屋添籌之戲。吐畢下几，煙凝結半日始散。

僧善煙戲

道光季年，嘉興市上至一僧，向煙肆募煙，出其煙具，略同於術人所吸者。吸畢，徐徐吐出，盤旋空際，歷時乃散。旁有一漕艘旗丁，方吸煙，俟其畢，笑語僧曰：「吾少亦習此。」即吐圈無數，連吸連吐，箇箇皆圓，徐出濃煙一縷，直穿圈中，纍纍相屬，如青蚨之在貫也。

于技

手技之種類不一，有能拄物於鼻者，每入市，隨手舉物，如桌椅，則仰承其足，如刀斧，則豎置以柄。尤奇者，取一秤，繫錘於顛，而植其末於鼻。又取稻草，摘取其末尺許，揉之極熟，而又捋之使直，縛二十錢於杪，而以其末豎置鼻尖，皆橫出於外，不失墜也。

罈子王弄罈

光緒庚子春正月，京師雜耍館有王某獻技，運酒罈如氣球，其名為罈子王。家居麻線胡同，身偉露頂，衣短衣。以一大紹興酒罈厚寸許者，置臺上，刮磨光潤，畫 以金龍五色雲，以鐵器扣其四周，聲琅琅然，蓋恐人疑其非陶器也。手提而弄之，中錚錚作響，蓋置銅鐵等絲於內也。始則兩手互擲互承，如轆轤轉於兩臂兩肩及 背，繼則或作騎馬勢，而擲罈出跨上，摩背躍過頂，承以額，硜然有聲，人咸慮其腦裂，而彼恬然也。罈立於額，不以手扶，屢點其首，則罈盤旋轉於額，或正立，或倒立，或豎轉，或橫轉，罈中銅鐵絲聲與罈額相擊撞聲，錚錚硜硜，應弦合節。俄以首努力一點，則罈上擊屋梁，聽其下墜於地，地為震動，而罈不少損，則又取 弄如前。復上出，仍承之以額，而或承罈口之邊，或承罈底之邊，如刀下斫其首，而不知痛。手叉腰，罈欹附於額，繞場行數十周，且揖且跽，且稽首，且起立，且 下臥，且轉輾反側，而罈如有所繫，雖作搖搖欲墜狀，而仍不墜也。復努之上及屋，或承以一指，或啣以口，如是者數四往復，則坐而少休，氣不喘，色不變也。乃 復運之以一臂，繞臂轉如風輪，見罈不見臂也。繼復運以兩臂，左右齊轉，則如有兩罈分繞兩臂者，而不擊撞，亦仍一罈也。次運以指，亦如之，次則且運且劈之，聞空中作裂瓦破甑聲，視罈，忽若左右分作兩半者，忽若上下分作兩截者，忽張手揸罈腹而擎之，若罈有柄者，忽握罈口而起，若罈有膠者，誠不可測也。又徑以罈 置於頂，而袖其兩手，如束縛。始以頭努罈起，承以肩，左右努之，則左右跳擲。次承以腰，以尻，左右努之，則左右跳擲。次承以膝，亦如之。次承以足背，左右 踢之。次承以大指，亦左右踢之。復上出之，而次第下之。繼乃上下飛騰，四面盤辟，不辨其是肩，是背，是腰，是尻，是膝，是足，第見滿身皆罈，滿臺皆罈。始 則猶見一人袖手轉側於罈陣中，繼則觀者滿眼皆罈，不復見人，觀者靡不咄咄稱奇。方迷亂間，其人忽欻然仆地，仰臥，罈自屋梁下，擊其鼻。群大驚，而罈且兀立 鼻尖。復努立而起，忽倒豎，以兩足捧罈直立，以兩手履地，繞場而行，兩足復分，頂其左右罈，承擲如手弄。良久，忽作虎跳，橫轉如車輪，而罈隨之。忽翻觔 斗，起落如蚱蜢躍，而罈亦隨之。復兩足踢罈上擊屋空中，罈與人俱如敗葉轉，罈忽著地，而兀立其上，向眾揖云：「罈子王獻醜。」

高蹺

高蹺，雙木續足之戲也。此戲之起頗古，《列子》云「宋有蘭子，以技干宋元君，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者是也。後或謂之長趫，或謂之長蹻，或謂之高撬，或謂之踏蹺，今稱高蹺，蓋以足繫木竿上，跳舞作八仙狀也。

蹴踘

蹴踘，遊戲之事。踘，亦作鞠，毛丸也，相傳起於黃帝之時，分左右曹以踢之。陳迦陵檢討其年有《詠美人蹴踘》詞，調寄《拋球樂》，詞云：「聞道凝妝多暇，蟬髻嬌嫥，勻面纔了，緬額初竟，纖纖眉嫵，蘸畫轂翠羽低飛，壘香闊紅襟新乳，正好作劇尋歡，小疊魚箋，遍約嬉春女。向煖日紅樓，商量細數，氤氳粉澤，喧闐笑語。算白打鞦韆和格五，總然無意緒。且水晶簾畔，斜穿鞠域，相邀同去。此際綽約輕盈，嬌花百朵，瓊枝一樹。寶釵鬆，羅襪小，爭漾絳綃窮袴。玉醉花欹，吹亂紅巾幾縷。一泓香雪，臨風慢舞，髣髴似滾瓊閨絮。更香球將墜，最憐小玉多能，旁襯凌波微步。漸蹴罷春憨扶髻影，嬌喘渾無語，小換輕容，滿身紅雨。」

戲球

臺灣番人以藤絲編製為球，大如瓜，輕如綿，畫以五彩，每風日清朗，會社眾為蹋踘之戲。先以手送於空中，眾番各執長竿，以尖託之，落而復起，如弄丸戲彈，以失墜者為負，罰以酒。

足球

足球，與蹴鞠相類，蓋效西法也，宣統時盛行之。其質料為印度橡皮或塗橡皮膠之帆布，鼓氣令滿，外裹以皮囊，圓徑約八九寸。遊戲時，人分兩組，偕入長三百三十尺闊百六十尺之廣場。場之兩端，各立長十八尺闊六尺之木架為門，以球能踢入對面之門者為勝。

黃仲則觀虎戲

以虎為戲，乾隆時已有之，不僅西人有此技也。黃仲則嘗觀之而作詩曰《圈虎行》，詩曰：「都門歲首陳百技，魚龍怪獸罕不備。何物市上游手兒，役使山君作兒戲。初舁虎圈來廣場，傾城觀者如堵牆。四圍立柵牽虎出，毛拳耳戢氣不揚。先撩亮鬚虎猶帖，以棓卓地虎人立。人呼虎吼聲如雷，牙爪叢中奮身入。虎口呀開大如斗，人轉從容探以手。更脫頭顱抵入口，以頭飼虎虎不受。虎舌舐人如

舐（左字右爻），忽按虎脊叱使行，虎便逡巡繞圍走，翻身踞地蹴凍塵。渾身抖開花錦茵，盤 回舞勢學胡旋。【去】似張虎威實媚人，少焉仰臥若佯死。投之以肉霍然起，觀者一笑爭醵錢。人既得錢虎搖尾，仍驅入圈負以趨。此間樂亦忘山居，依人虎任人頤 使。伴虎人皆虎唾餘，我觀此狀氣消沮。嗟爾斑奴亦何苦，不能決蹯爾不智，不能破檻爾不武，此曹一生衣食汝。彼豈有力如中賁，復似梁鴦能喜怒。汝得殘餐究奚 補，倀鬼羞顏亦更主。舊山同伴倘相逢，笑爾行藏不如鼠。」

馬戲

馬戲，古百戲名，馬舞之屬。《鹽鐵論》云：「馬戲鬬 虎。」《三國志．甄皇后傳》注：「后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皆上閣視之，后獨不行。」《夢華錄》云：「駕登寶津樓，諸軍呈百戲，蓋先一人空手出馬，謂之引馬。次一人磨旗出馬，謂之開道旗。又一執旗挺立鞍上，謂之立馬。或以身下馬，以手攀鞍而後上，謂之 鬲馬。【鬲俗借為誆騙字，古曰戲馬，《漢書》注稱 為截馬之術，《西河詩話》謂之賣解。】或手握定鐙袴，以身從後鞦往來，謂之跳馬。忽以身離鞍，屈右腳掛馬駿，左腳在鐙，右手把駿，謂之獻鞍。」又曰：「棄 鬃背坐，或以兩手握鐙袴，以肩著鞍橋，雙腳直上，謂之倒立。忽擲腳著地，倒拖順馬而走，復跳上馬，謂之拖馬。或留左腳著鐙，右腳出鐙離鞍，橫身在鞍一邊，左手捉鞍，右手把鬃，存身直一腳順馬而走，謂之飛仙膊馬。又存身拳曲在鞍一邊，謂之鐙裏存身，或右臂挾鞍，足著地順馬而走，謂之趕馬。」凡此，皆與西洋之 馬戲絕相似也。

陸古漁觀走馬

《鹿邑道中觀內人走馬歌》，錢塘陸古漁廣文夢熊作也，歌云：「春來僕僕江北道，落花低 拂裙腰草。美人如玉嬌春風，絕技人誇身手好。真源城外長堤邊，綠楊大道沙如綿。紅妝騎馬試馬走，金鞿玉勒珊瑚鞭。杏子衫輕宮袖小，雙分繡袴纖趺繞。烏綾裹 額斜插花，結束腰圍柳枝嫋。初來調轡馳康莊，花驄蹀躞游龍強。周流已覺四蹄熟，一聲撥叱看騰驤。匹練光中人不見，觀者如山色都變。欹身附馬伏馬腹，翩若驚 鴻低掣電。翻身上馬立鞍橋，婕妤當熊馬更驕。仙乎仙乎欲飛去，萬人助喝雷動搖。花翻塵滾流光激，盤盡圍場漸收靷。徐整雲鬟再束腰，一朵芙蓉紅欲滴。別有美 人馬上旋，橫陳玉體如小憐。已驚跟絓忽倒立，摩空兩瓣淩波蓮。殊姿異態難悉數，二美環旋纔接式。姍姍仙骨漢宮初，飛燕何曾掌中舞。從容下馬整華裙，繩戲竿 緣技有餘。試問隱娘、紅線輩，雙丸劍術將何如？」

文宗觀馬戲

咸豐時，每至上元日，文宗輒於未申之交，駕至西廠，先 陳八旗觸馬諸戲，有一足立鞍鐙而馳者，有兩足立馬背而馳者，有扳馬鞍步行而並馬馳者，有兩人對面馳來各在馬上騰身互換者，有甲騰出乙在馬上戴甲於首而馳 者，曲盡馬上之奇。日既夕，則樓前舞燈者三千人列隊焉，口唱《太平歌》，各執綵燈循環進止，各依其綴兆，一轉旋，則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轉成「平」 字，以次作「萬歲」字，又以次合成「太平萬歲」字，所謂太平萬歲字當中也。舞罷，則煙火大發，其聲如雷霆，火光燭半空，但見千萬紅魚，奮迅跳躍於雲海之內 也。

西人演馬戲

西人之至滬為馬戲者不常有，演時，大抵張廣幕為場，場形圓，中央為奏技處，觀者環坐四周。場有奏樂 處，鈴動樂作，演技者聯翩而出，騎術極精。初用常法騎馬，循場而走，繼則立於馬背，旋以兩膝跪於馬背，且走且跳索，或令馬走方步。其始馬首尚有韁，未幾， 即盡去之。或一人立於場中，舉鞭為號，馬即如法作種種遊戲。又能馴伏獅虎及象等獸，驅使之，無異於驅馬。且能倒立，以手代足而步行。或跨一輪，上十數層之 階級，或上懸空之梯，或步行於鐵絲之上，或以種種方法踏腳踏車。最妙者為翻棍，其身手之快，直無異於飛鳥也。

猴戲

鳳陽韓七能弄猴。凡弄猴者，僅畜一二。七所畜多至十餘，凡猨狙玃父之屬，大小畢具，且不施羈勒。每演劇，生旦淨丑，鳴鉦者，擊鼓者，奔走往來者，皆猴也， 無一不備，而無一逃者。他弄猴者多異之，叩其術，不得。久之，乃知韓故癮君子也，每得猴，輒鎖致榻前，陳芙蓉膏一盎，燈一具，高臥吸之。猴既不能脫，躁躍 久之，則亦登榻弄煙具。韓即噴以煙，猴初驚卻，久而安之，則亦戲效人偃臥，就燈噓之，韓即教以燒吸之法。不匝月，癮成，則解其鎖鍵，猝舉棒擊之，猴負痛奔 逃。頃之，癮發，則又自屋角下窺。更誘之下，予以煙，雖更撻之，終不走矣，乃率以教演，帖如也。

犬能讀書

光緒時， 台州人某蓄一犬，能讀書。初教以人語，漸能了解，乃授以書。始亦甚艱苦，閱十餘年，誨之弗倦，自琅琅上口矣。於是攜之四方，令獻技為活。犬居於籠，至演技 時則出，犬乃拜手者再，如拱鼠然。已而啟篋，取《禮記》一冊，讀《檀弓》篇，能不爽一字。既又取《周易》出，讀《繫辭傳》，亦甚熟。讀畢，仍入籠，

果乃則以麵包，良已即睡。有人曾親見之，謂此犬為黑色，為狀殊不異常犬，其讀書聲極嘹亮，惟發音時稍強硬，不能如人語之便捷。然《檀弓》與《繫辭傳》皆贅牙佶 屈，不易上口，而此犬竟能成誦也。

鼠戲

康熙時，王子巽在京師，曾見一人於長安市上賣鼠戲，背負一囊，中蓄小鼠十餘頭，每於稠人中，出小木架，置於肩，儼如戲樓狀，乃拍鼓板，唱古雜劇。歌聲甫動，則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裝服，自背登樓，人立而舞，男女悲歡，悉合劇中關目。

躐嘴鳥演戲劇

嘉慶己卯秋，江寧市上有豢蠟嘴鳥以鬻技者。鳥有六，其四自能開箱，啣面具，登小臺演劇。其一能識字，取載明《百家姓》字之小紙牌，各書一字，散布席上，任意呼取某字，自能覓之，百不失一。其一能鬬天九牌，可與三人合局作勝負。

金魚排隊

有畜金魚者，分紅白二種，貯於一缸，以紅白二旗引之。先搖紅旗，則紅者隨旗往來游溯，疾轉疾隨，緩轉緩隨。旗收，則魚皆潛伏。白亦如之。再以二旗並豎，則紅白錯綜旋轉，前後間雜，有如走陣者然。久之，以二旗分為二處，則紅者隨紅旗而仍為紅隊，白者隨白旗而仍歸白隊，是曰金魚排隊。

蛙戲

王子巽在都，曾見一人作劇於市，攜木盒，作格，凡十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細杖敲其首，輒哇然而鳴。或與以金錢，則其人亂擊蛙頂，如拊雲鑼，宮商詞曲，悉了了可辨。

又有畜蛙為戲者，攜一木匣，中有一大蛙，及數小蛙。開匣，則大者先出，小者隨之，大者居中外向，小者旁列。大者鳴一聲，小者亦鳴一聲，大者鳴兩三聲，小者亦鳴兩三聲。其後，大者迭鳴不已，小者亦然。及畢，則仍如出時次序，自入匣中，謂之蛙教書。

袁子才幼時居杭州之葵巷，嘗見有售技者，身佩一布袋、兩竹筒，袋貯蝦蟆九，至市肆櫃上，演其法畢，索錢三文，即去，一名蝦蟆教書。其法，設一小木椅，大 者自袋躍出，坐其上，八小者亦躍

出，環伺之，寂無聲。其人喝曰：「教書。」人有應聲曰：「閣閣。」群皆應曰：「閣閣。」自此連曰「閣閣」，幾聒人耳。其人曰：「止。」即絕聲。

同治時，有人於市上出一小木匣，啟其蓋，出橫木一條，廣半尺餘，高寸許，下有四足，橫列於櫃。向匣中㗊㗊而聲，倏有一蝦 蟆躍出，以前兩足按橫木上，面南而躍，即有小蛙十餘，一一躍出，依次以兩足據橫木，北面踞坐。既定，其人取小拍板擊一下，於是蝦蟆發聲一鳴，諸小蛙輒以次 齊鳴。既而蝦蟆閣閣亂鳴，則小蛙亦閣閣鳴不已，久之，其人復擊拍板一下，則蝦蟆止不復鳴，諸小蛙亦截然而止矣。其人復㗊㗊呼之，蝦蟆仍躍入匣中，諸小蛙亦 相隨而入。

蟻陣

袁子才嘗於少時在杭見蟻陣之戲，其法，張紅白二旗，各長尺許，乞人傾其筒，則有紅白蟻千許亂走櫃 上。乞人扇以紅旗，曰：「歸隊。」紅蟻排作一行。扇以白旗，曰：「歸隊。」白蟻排作一行。又以兩旗互扇，喝曰：「穿陣走。」紅白蟻遂穿雜而行，左旋右轉， 行不亂步。行數匝，以筒接之，仍蠕蠕然入筒矣。

有售技於吳市者，曰蟻戰，截竹為二管，畜蟻二種，一紅一白。將戲，則取紅白小紙旗二面，東西插 於几，取管，去其塞，分置兩旁，各向管口彈指數下，蟻隨出，其行自成行列，分趨，止於旗下，排列如陣。其人復出一小黃旗，作指揮狀，群蟻即紛紛齊進。兩陣 既接，舉足相撲，兩兩互角，盤旋進退，悉中節度。久之，即有一群返走擾亂，若奔潰者，其一群爭進，行如飛，居然戰勝追奔也。其人復舉黃旗麾之，勝者即返， 以次入管，其一群亦絡繹奔至，爭相入，不成列矣。

傀儡戲

傀儡，木偶戲也，本作窟礧子，亦云魁礨子，作偶人以戲嬉舞 歌，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而尤為齊後主高緯所好。高麗亦有之。今有大小二種，木偶大者長三四尺，小者長尺餘，被以文繡，口目能翕張，手足能舞 蹈。蓋其身有機捩，演時木偶出臺，人隱於幕中而牽之使動也。唱曲道白，皆人為之，佐之以樂器。

影戲

影戲，與西人發明之影戲異，俗稱之曰羊皮戲者是也。蓋以彩色繢畫羊皮為人，中有機捩，人執而牽之，則能動，進止動作，與生人

無異。演時夜設帳，張燈燭，隔帳望之。其唱曲道白，則皆人為之也，而亦有樂器佐之。

電光影戲

活動影戲，為電光之作用，故曰電光影戲，亦稱活動寫真，為近年美人愛迭孫所發明。其法於人物動作時，用照相鏡順序攝影，印於半透明之膠片中，片片相銜 接，成為長條，用特製器械，以一定之速度移易之，由幻燈中現出，令其影像前後聯續，視之栩栩如生，畫片愈多，舉動之層次愈明。愛迭孫又以留聲裝置其中，使 聲音與動作相應，其精巧為益進。光、宣間，我國人亦能仿為之矣。

光緒末，特簡大員赴歐美考察政治，端忠愍公方自西洋調查歸，攜有活動電影器一具，聞將以進呈內廷者。先試演於私第，因光燄配合失當，轟然炸裂，斃多人，忠愍以送客得免，進呈之議遂息。

優伶類

像姑

都人稱雛伶為像姑，實即相公二字，或以其同於仕宦之稱謂，故以像姑二字別之，望文知義，亦頗近理，而實非本字本音也。朝士之雅重像姑者，殆以涉跡花叢，大干例禁，無可遣興，乃召像姑入席，為文酒之歡，然亦未必謂真個銷魂，不食馬肝，即為不知味。如王文簡公、錢牧齋、龔芝麓、吳梅村輩，詩酒流連，皆眷王紫稼，畢秋帆且持狀元夫人以去，動於情感，亦尚無傷大雅，固未可與斷袖傖奴同日而語也。

伶人所居曰下處，其萃集之地為韓家潭，櫻桃斜街亦有之，懸牌於門曰某某堂，並懸一燈。客入其門，門房之僕起而侍立，有所問，垂手低聲，厥狀至謹。俄而導客入，庭中之花木池石，室中之鼎彝書畫，皆陳列井井。及 出，則湘簾一桁，瀹茗清談。門外僕從，環立靜肅，無耳語聲，無嗽聲，至此者，俗念為之一清。

光緒中葉，士大夫好此者尤盛，韓潭月上，比戶清歌，誠足為點綴昇平之一助也。

伶互相語而指其所交之客，則曰老斗。

京師雛伶皆躡靴，必離師獨立始履，而僕亦稱之曰主人矣。堂主之子曰少主人。伶出見老斗，憑其肩，致寒暄。資格深者，伶直呼其字。曰爺者，疏遠之詞也。

伶既出即而積有餘貨，得畜雛以自立，而自身尚周旋於酬應場中者，固數數覯。然亦有侘傺無聊，幾難存活者。或有詩詠之曰：「萬古寒滲氣，都歸黑相公。打圍 宵寂寂，下館【戲館也。】晝匆匆。飛眼無專斗，翻身即軟篷。【相公之落拓至甚者，每至軟篷為龍陽君。】陡然條子至，開發又成空。」孽海中而有如此苦惱，人不知也。

客飲於旗亭，召伶侑酒，曰叫條子。伶之應召，曰趕條子。光緒中葉之例賞，為京錢十千，就其中先付二千，曰車資，八千則後付。來時，面 客而點頭，就案取酒壺，徧向座客斟之，眾必謙言曰：「勿客氣。」斟已，乃依老斗而坐，唱一曲以侑酒，亦有不唱者，猜拳飲酒，亦為老斗代之。

老 斗在劇場，為臺上素識之伶所見，戲畢下臺，趨近老斗座，屈膝為禮，致寒暄，曰飛座兒。嘉慶時，或作《都門竹枝詞》云曰：「園中官座列西東，坐褥平鋪一片 紅。雙表對時交未正，到來恰已過三通。坐時雙腳一齊盤，紅紙開來窄戲單。左右並肩人似玉，滿園不向戲臺看。簾子纔掀未出臺，齊聲喝彩震如雷。樓頭飛上迷離眼，訂下今宵晚飯來。」

老斗飲於下處，曰喝酒。酒可恣飲，無熱肴，陳於案者皆碟，所盛為水果、乾果、糖食、冷葷之類。酒罷，啜雙弓米以充飢。光緒中葉，酒資當十錢四十緡，賞資十八緡，凡五十八緡耳。其後銀價低，易以銀五兩。銀幣盛行，又易五金為七圓或八圓，數倍增矣，然猶有請益者。

老斗與伶相識，若已數數叫條子矣，則必喝酒於其家，大率必數次。或為詩以紀之，中四語云：「得意一聲拏紙片，傷心三字點燈籠。資格深時鈔漸短，年光逼處興偏濃。」拏紙片者，老斗至下處，即書箋，召其他下處之伶以侑酒也。點燈籠者，酒闌歸去時之情景也。

老斗之飯於下處也，曰擺飯，則肆筵設席，珍錯雜陳，賢主嘉賓，既醉且飽。一席之費，輒數十金，更益以庖人、僕從之犒賞，殊為不貲，非富有多金者，雖屢為伶所嬲，不一應也。

老斗之豪者，遇伶生日，必擺飯。主賓入門，伶之僕奉紅氍毹而出，伶即跪而叩首。是日，於席費犒金外，必更以多金為伶壽。筵座之客，且贈賀儀，至少亦人各二金，伶亦向之叩首也。

伶有花榜

官署文告之揭示，俾眾周知者，曰榜。若文武考試之中式者，其姓名亦次第列之，亦曰榜。就會試而言，則有狀元、榜眼、探花諸名

日。而京朝士大夫既醉心於科舉，隨時隨地，恐有此忘，流露於不自覺。於是評騭花事，亦以狀元、榜眼、探花等名詞甲乙之，謂之花榜。光緒壬寅春季，蜀南蕭龍友訂壬寅杏譜，於菊部之俊秀者取十名，評其姿態，述其家世。譜中首選為安華堂主人王琴儂，【像姑之最著名者。】次朱幼芬，次姜妙香。王溫文爾雅，舉止大方，朱俊偉，姜明麗。且朱能書，姜善畫，並師吳根梅。根梅日必一至二伶家，抗顏據講座，彬彬儒雅，方駕橫渠矣。

京伶狎妓

宣統時，京伶日事冶遊，如姚佩秋、佩蘭兄弟之於泉湘班喜鳳、松鳳班雙喜，日夕狎媟，醜聲四播。而南妓花翠玉至非梅某不歡，都人咸詫為異事。宋芸子觀察育仁則謂兩美相合，惺惺相惜，此情理之可言者。惟潤卿之嫁俞振庭，玉仙之嫁田際雲，則甚不可解。振庭面首不佳，際雲年逾不惑，而潤、玉二子，在北里中極負盛名，何求不得，而乃甘與賤奴為伍，真奇聞也。

角色

俗稱娼優之著名者曰角色，亦曰名角。蓋古有角妓，以藝相角勝為優劣，故今謂娼優等色藝足以自樹一幟者曰角色。

角色又曰腳色，蓋梨園以副末開場為領班，副末以下老生、正老、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謂之男腳色，老旦、正旦、小旦、貼旦四人謂之女腳色，打諢一人謂之雜，此江湖十二腳色，固元代院本之舊制也。

京師梨園角色將成之時，必遍遊京、津附近一帶，以歷試其能，然後重返都門，聲名突起，始得稱為名角。若藝成之伶，在京演唱，無人過問，不得已而出京者，則呼之曰下天津。

角色命名之義，實寓勸懲。正末，能指事之當場男子也。副末，即昔之蒼鶻，以其能擊賊，故謂為鶻。狙，淫獸，狐屬，後譌曰旦。狐，扮官者，後譌曰孤。靚，取義於傅粉墨供笑謔也，後譌曰淨。猱，猛獸，食虎腦，亦狐屬，故以猱為妓之通稱。又元人雜劇向有十二科，而以神頭鬼面、煙花粉黛為最下乘。

或曰，戲中角色，都凡生、旦、淨、末、丑、貼、副、外、雜九種，後人求其解而不得。有謂皆反言者，如生有鬚，是老而將死，故反言生。旦為婦人，昏夜所用，故反言旦。末本用以開場，故反言末。淨本大污不潔，故反言淨。外充院子，日常在內，故反言外。丑皆街猾，雞鳴不起，故反言丑。此說亦自有致，然非本義。其本義蓋皆以人色分定其名，間以標誌符號，特伶人粗傖，識字無

多，始而減筆，繼而誤寫，久之一種流傳，遂為專門之名詞，明知其誤而不可改矣。譬如外，員外也。生，生員也。末，末將也。副，副帥也。小旦，小姐也，先去女旁，後又改旦為旦，但圖省筆而已。丑，醜之代音字也。淨，須淨面而後繢，方能著彩，此符號標誌 也。貼，須貼花鈿也，亦符號標誌，言與旦之素裝不同也。雜，雜色也。九種名稱，此為確解。

京劇角色之名稱，曰生、旦、淨、丑。漢劇則別為一 末、二淨、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貼、九夫、十雜十行。末即京劇之白鬚生，淨即京劇之大面。【大面之名，見於《樂府雜錄》云：「大面出於北齊蘭 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對敵，擊周師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而漢劇分淨為紅淨、黑淨、粉 淨，紅淨如姜維，李克用，黑淨如高旺、包文正，粉淨如姚期、曹操等是也。生即黑鬚生，旦即青衣，外即做工老生及文武老生，貼即花衫，夫即老旦，雜即武二 花，丑則京、漢文武皆同。

二黃各劇，以正生為多，故正生為二黃之中堅，其他皆副材也。亞於正生者惟武生，則以工架為能事。

武旦分三派，一專講技擊，一專尚柔術，一專講排面。

花旦派別最多，大抵不出閨門旦、【即青衣旦。】頑笑旦、刀馬旦、【與武旦微別。】粉旦數種，而以口齒犀利、情態逼真為貴則一。

京班分青衣旦為二派，一為二黃花旦，一為梆子花旦，各以一人專習，無兼唱者。二黃花旦則口齒須鋒利，梆子花旦之唱工尤須以京艷取勝，令人有百回不厭之能力而後可。

花旦須得喜怒哀急四字訣，二黃花旦有喜字怒字，而無哀字急字，如《雙沙河》、《破洪州》等戲，四字不能得一字，《鴻鸞喜》、《馬上緣》等戲，僅占一喜 字，尚不能痛快淋漓，《探親相罵》、《烏龍院》等戲，僅占一怒字，均不能令閱者奪目。梆子花旦如《新安驛》、《胡蝶夢》、《紅梅閣》、《烈女傳》、《日月 圖》等戲，則兼四者而有之。餘如《梵王宮》、《真珍珠》、《拾玉鐲》等戲，但缺一怒字，而唱工亦至可聽。要之，態度須深沉，裝飾貴素淨，大雅不凡，無兒女 氣者，斯為上品。

俗呼旦腳曰包頭者，蓋昔年伶人皆戴網子，故曰包頭。晚近則梳水頭，與婦女無異，乃猶襲包頭之名，誠哉觚不觚矣。

京旦之飾小腳者，昔時不過數齣，舉止每多瑟縮。自魏長生擅名而後，無不以小腳登場，足挑目動，在在關情，其媚人之狀，若晉侯之夢與楚子搏焉。

其角以優劣、要俩爲先聲，開帶最早，伶界以此爲最貴，無論扮唱與否，均可任情談笑，隨意起坐，不為格律所拘，相傳唐明皇曾為之。至本朝，高宗亦嘗扮此，故人人尊視，異乎其儔。此角以利口為長，而真有學力者，究以臺步技術並優者為上。崑曲無論矣，若在皮黃，則以能唱《群英會》中之蔣幹，《弔金龜》中之張 益，有白有唱，諧正兼行者為首選。

戲園中有跑龍套者，其品格甚低，而其為用則甚大。每逢要角登場，此輩必全數出臺，或執旗吶喊，或跕班助威，實戲場中不可少之附屬品也。

伶界有所謂戲包袱者，言無所不能，若衣包然，生旦淨末之裝，悉可收貯，故以包袱名，殆隨取皆是也。伶界亦頗重之，班中亦不可少。蓋拾遺補闕，若醫門敗鼓 之兼收；問字傳聲，作野寺閒鐘之待叩。先輩之儀型在目，雖不能效而能言；劇場之詞句填胸，雖不可歌而可風。其人或本名伶，或原雜外，非廢於病，即限於天，窮老可憐，令其飲啜於此，亦梨園養老之不可無者也。

燕舞環歌，女伶遠祖，近三百年，當以陳圓圓為第一。圓圓為李自成唱崑曲，李不勝其柔細，而 自唱秦腔，殿下皆呼萬歲。以是知其善於扮唱，非妓實伶，不僅能琵琶工小調已也。傳者謂其色甲天下之色，聲甲天下之聲，一侍明思宗，再侍李自成，三侍吳三 桂。三桂因圓圓沖冠一怒，乃出關借兵，其人有關世變，實非常人可比。外此則顧眉樓扮《燕子箋》一劇，亦舉國若狂。李麗貞教其女香君學歌，蘇崑生輩復為之按 腔譜節，遂亦名蓋南都，聲動朝列矣。

女伶之以生、淨、丑、外、末諸角著者，雖不乏人，然終不若旦之易於出色當行，殆限於天稟也。且若輩唱曲，以童聲為貴，教者防護甚密，若與人通，則歌喉不復圓潤，發口轉吭，便已知之。

京師舊無女伶，光、宣間始有之，固不若天津、奉天、武昌、上海之久著也。

臺灣之梨園子弟，垂髫即穴耳，傅粉施朱，儼如女子。

伶之派別

伶人初無所謂派別也，自程長庚出，人皆奉為圭臬，以之相競。張二奎名在長庚下，于三勝英挺華發，獨據方面，是為前三派。汪桂芬為長庚琴師，譚金福亦在長 庚門下，平日模楷，各自不同。長庚既謝世，分道揚鑣。桂芬則純宗長庚之法，譚鑫培已旁得三勝之神，惟孫菊仙特立孤行，不事阿附，說者已謂其有似二奎。然茲 三人，亦能確乎不拔，謂為後三派亦無不可。夫所宗何派，即有何劇之長。長庚所長為《文昭關》《取成都》《戰長沙》，而桂芬與之

相同。二勝所長為《李陵碑》《捉放買》《烏盆記》，而鑫培亦
精。二奎所長為《迴龍閣》《乾坤帶》《打金枝》，而菊仙亦並能焉。譚派【即鑫培。】之人，如張毓庭、王雨田、貴俊卿，皆確 守榘矱，不可劘滅。汪派【即桂芬。】惟王鳳卿一人，魄力自雄。孫派則雙處既老，後起無人。至於奎派【即二奎。】中人，昔有楊月樓、爐台子等，後惟許蔭棠、 白文奎。王九齡一派，昔有王仙丹，後惟時慧寶而已。若夫作工，則賈洪林具有典型，此外皆不足當正流焉。

徽班世家

嘉 慶以還，京師蘇班日就衰微，徽班乃遂錚錚於時。班中上流，大抵徽人居十之七，鄂人間有，不及徽人之多也。其初入都，皆操土語，僑居數代，變而為京音，與土 著無異。伶界最重門閥，而徽、鄂人後裔之流寓在京者，大抵均世其業，稱為世家。諸家姻婭相連，所居皆在正陽門外五道廟一帶。

伶人畜徒

京師伶人，輒購七八齡貧童，納為弟子，教以歌舞。身價之至鉅者，僅錢十緡。契成，於墨筆劃一黑線於上，謂為一道河。十年以內，生死存亡，不許父母過問。

同、光間，京師曲部每畜幼伶十餘，人習戲二三折，務求其精。其眉目美好，皮色潔白，則別有術焉。蓋幼童皆買自他方，而蘇、杭、皖、鄂為最，擇五官端正 者，令其學語、學視、學步。晨興，以淡肉汁盥面，飲以蛋清湯，肴饌亦極醲粹，夜則敷藥遍體，惟留手足不塗，云洩火毒。三四月後，婉孌如好女，回眸一顧，百 媚橫生。惟貌之妍媸，聲之清濁，秉賦不同，各就其相近者習之。或曰，八九歲時，恆延師教曲於家，必先習鬚生而喊嗓子，每日黎明，至廣漠之處，或林邊水隈， 隨意發聲，由丹田衝喉直呼，彷彿道家之鍊呼吸。久之，愈喊愈宏，則登場發聲，自能充滿四座。若喉小，始習青衫，其次習小生，貌劣者習花臉，纖妍而嗓不高者 習花旦。蓋伶界最重鬚生，其次青衫，其次花旦，小生又其次也。

童伶學戲，謂之作科。三月登臺，謂之打礮。六年畢業，謂之出師。鬻技求食，謂之 作藝。當就傅時，雞鳴而起喊嗓後，日中歸室，對本讀劇，謂之念詞。夜臥就溼，特令發疥，癢輒不寐，期於熟記，謂之背詞。初學調成，琴師就和，謂之上絃。閉 門教演，師弟相效，禁人竊視，凡一嚬笑，一行動，皆按節照式為之，稍有不似，鞭箠立下，謂之排身段。凡此種種，皆科班所必經，其難其苦，有在讀書人之上 者。故學者十人，成者未必有五。劇詞滿腹，無所用之，不得已，乃甘於作配角，充兵卒，謂之擋下把。否則為

人孰役，謂之潤場；科重後臺，謂之有伏相；刖臺奔走，謂之拉刖場。伶人至此，一生已矣。

王紫稼風流儇巧

王稼，字紫稼，一作子玠，又作子嘉，明末之吳伶也。風流儇巧，明慧善歌。順治辛卯，年三十矣，從龔芝麓入京師。先至常熟，告別於錢牧齋，牧齋乃為送行十四絕句，以當折柳，蓋於贈別之外，雜有寄託，諧談無端，讕謎間出也。詩云：「桃李芳年冰雪身，青鞋席帽走風塵。鐵衣毳帳三千里，刀軟弓欹為玉人。」「官柳新栽輦路旁，黃衫走馬映鵝黃。垂金曳縷千千樹，也學梧桐待鳳凰。」【自注：時聞燕京郊外夾路栽柳。】紅旗曳製倚青霄，鄴水繁花未寂寥。如意館中春萬樹，一時齊讓鄭櫻桃。」「篳篥休吹蘆管喑，金尊檀板夜沈沈。莫言北地無鸚鵡，乳燕雛鶯到上林。」「多情莫學野鴛鴦，玉勒金丸傍苑牆。十五胡姬燕趙女，何人不願嫁王昌。」「壓酒胡姬墜馬妝，玉缸重碧臘醅香。山梨易栗皆凡果，上苑頻婆勸客嘗。」「閣道雕梁雙燕棲，小紅花發御溝西。太常莫倚清齋禁，一曲看他醉似泥。」【自注：王郎云，此行將倚龔太常。】「可是湖湘流落身，一聲紅豆也沾巾。休將天寶淒涼曲，唱與長安筵上人。」「邯鄲曲罷酒人衰，燕市悲歌變柳枝。無復荊高舊徒侶，侯家一嫗老吹篪。」【自注：以下三首寄侯家故妓冬哥。】憑將紅淚裹相思，多恐冬哥沒見期。相見只煩傳一語，江南五度落花時。」「江南才子杜秋詩，垂老心情故國悲。金縷歌殘休悵恨，銅人淚下已多時。」「灰洞溟濛朔吹哀，離魂昔昔繞蘇臺。紅香翠暖山塘路，燕子楊花並馬回。」【自注：范石湖云，涿南、燕北謂之灰洞。】春風作態楝花飛，清醥盈觴照別衣。我欲覆巾施梵咒，要他才去便思歸。」「左右風懷老漸輕，捉花留絮漫多情。白頭歌叟今禪老，彌佛燈前咀汝行。」【自注：錫山雲間徐叟。】熊雪堂侍郎文舉聞之，和韻以諷曰：「金臺玉峽已滄桑，細雨梨花枉斷腸。惆悵虞山老宗伯，浪垂清淚送王郎。」牧齋見之，不懌者累日。

紫稼既入都，諸貴人皆惑之，吳梅村嘗作《王郎曲》云：「王郎十五吳趨坊，覆額青絲白皙長。孝穆【指明徐文靖公沂。】園亭常置酒，風流前輩醉人狂。同伴李生柘枝鼓，結束新翻善財舞。鎖骨觀音變現身，反腰貼地蓮花吐。蓮花婀娜不禁風，一斛珠傾宛轉中。此際可憐明月夜，此時脆管出簾櫳。王郎水調歌緩緩，新鶯嘹嚦花枝暖。慣拋斜袖卸長臂，眼看欲化愁應懶。摧藏掩抑未分明，拍數移來發曼聲。最是轉喉偷入破，殢人斷腸臉波橫。十年芳草長洲綠，主人池館惟喬木。王郎三十長安城，老大傷心故園曲。誰知顏色更美好，瞳神翦水清如玉。五陵俠少豪華子，甘心欲為王郎死。寧失尚書期，恐見王郎遲。寧犯金吾夜，難得王郎暇。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聲聲頃息。移牀敧坐看王郎，都似與郎不相識。往昔京師推小宋，外戚田家舊供奉。只今重聽王郎歌，不須再把昭文

捕。時世工彈白翎雀，娶維門舞龜茲樂。梁園于弟受傳頌，請事王郎教絃 索。恥向王門作伎兒，博徒酒伴貪歡謔。君不見康崑崙，黃幡綽，承恩白首華清閣。古來絕藝當通都，盛名肯放優閒多，王郎王郎可奈何！」此曲成而芝麓口占贈之 曰：「薊苑霜高舞柘枝，當年楊柳尚如絲。酒闌卻唱梅村曲，腸斷王郎十五時。」

甲午春盡，紫稼南歸，芝麓和牧齋韻以送之云：「吳苑曾看蛺蝶身，行雲乍繞曲江塵。不知洗馬情多少，宮柳長條欲似人。醉拋錦瑟落花傍，春過蜂鬚未褪黃。十里芙蕖珠箔捲，試歌一曲鳳求凰。香韉紫絡度煙霄，金管瑤笙起碧寥。誰唱涼州新樂府，舊人彈淚覓紅桃。漁陽鼓動雨鈴喑，長樂螢流皓月沈。不信銅駝荊棘後，一枝瑤草秀中林。將身莫便許文鴦，羅袖能窺宋玉牆。歸到茱萸溝水上，一叢仙蕊擁唐昌。盤髻擲箏各鬬妝，當筵彈動舞山香。酒錢夜數留人醉，不是胡姬不可嘗。生成珠樹有鸞棲，丞相鐘鳴邸第西。為報五侯鯖又熟，平津花月賤如泥。長恨飄零入洛身，相看憔悴掩羅巾。後庭花落腸應斷，也是陳隋失路人。蕭騷蓬鬢逐春衰，入座偏逢白玉枝。珍重何戡天寶意，雲門誰與奏塤篪。天半明霞繫客思，杜鵑無賴促歸期。紅泉碧樹堪銷暑，妒殺銀塘倚笛時，金谷人宜障紫絲，杜陵猶欠海棠詩。玉喉幾許驪珠轉，博得虞山絕妙辭。煙月江南庾信哀，多情沈炯哭荒臺。流鶯正繞長楸道，不放春風玉勒回。韋公祠畔乳鶯飛，花下聞歌金縷衣。細雨左安門外路，一行芳草送人歸。初衣快比五銖輕，越水吳山並有情。不舸便尋香粉去，不須垂淚祖君行。」

紫稼返蘇而禍作矣。時掖縣李琳枝給諫森先方巡按下江，訪拏三遮和尚，而紫稼亦與焉，枷於閶門，三日而死。其後有人自北濠歸家，聞水濱有二人閒話云：「惡人受報不爽，三遮和尚死後，仍問斬罪，紫稼死後，又問徒罪，變成馬騾之類，日日受負重行遠之報。」互相歎息。其人駐足審視，二人豁然入水而去，方知為落水鬼也。

徐紫雲為陳其年所眷

徐紫雲，廣陵人，冒巢民家青童，獧巧善歌，與陽羨陳其年 狎。其年因贈其師陳九《滿江紅》一闋云：「鐵笛鈿箏，還記得白頭陳九，曾消受妓堂絲竹，毬場花酒。籍福無雙丞相客，善才第一琵琶手。歎今朝寒食草青青，人 何有。弱息在，佳兒又，玉山皎，瓊枝秀。喜門風不墮，家聲依舊。生子何須李亞子，少年當學王曇首。對君家兩世濕青衫，吾衰醜。」賦成，書於陳九之扇。其年 又為雪郎合巹賦《賀新郎》詞一闋云：「小酌酴醾釀，喜今朝釵光簟影，燈前滉漾。隔著屏風喧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不辨，但臨風私 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鐵，擁桃笙，難得 紗窗亮。

你為我，再惆悵。」

魏長生為伶中子都

魏三，名長生，字婉卿，四川金堂人，京伶中之子都也。幼習伶倫，困阨 備至。乾隆己亥入都，時雙慶部不為眾賞，歌樓莫之齒及，長生告其部人曰：「使吾入班兩月，而不為諸君增價者，甘受罰無悔。」既而以《滾樓》一劇，名動京 城，觀者日千餘人，六大班頓為之減色。其他雜劇子冑，無非科諢誨淫之狀，使京腔舊本置之高閣，一時歌樓觀者如堵。

長生尤工《葡萄架》、《銷金帳》二齣，廣場說法，以色身示人，輕薄者至推為野狐教主。壬寅秋，奉禁入班，其風始息。

長生齒既長，物色陳銀官【即漢碧。】為徒，傳其媚態，以邀豪客。庚辛之際，徵歌舞者，無不以雙慶部為第一也。且為人豪俠好施，一振昔年委靡之氣，鄉人之 旅困者多德之。未幾歸。及年六十餘，復入京師，理舊業，鬚鬚有鬚矣。日攜其十餘歲之孫赴歌樓，眾人屬目，謂老成人尚有典型，登場一齣，聲價十倍。夏月自劇 場歸，暴卒。

陳銀官為李載園所眷

魏長生尚有弟子一人曰陳金官，人但知銀官而已。金官白皙，銀官面微麻。銀官負盛 名，常以白眼待人。時李載園太守年少下第，留京過夏，銀官獨傾倒之。每值梨園演劇，載園至，必為致殽核，下場周旋。觀者萬目攢視，咸嘖嘖歎羨，望之如天上 人。或赴他臺，聞載園至，亟脫身以往。後與金官同買屋於孫公園，別宅而居。園為亢氏所有，中有古墓。既歸銀，復賂亢氏子孫，使遷葬。大興土木，窮極侈麗， 不三月而禍作，門外築馬牆猶未竟也。

李桂官為狀元嫂

京師伶人李桂官識畢秋帆尚書沅於未遇，秋帆及第，史文靖公貽直戲呼李為狀元嫂。

郭郎為孫淵如所暱

乾隆時，畢秋帆撫陝，孫淵如觀察客其幕。西安有歌者郭郎，與孫暱。一日，孫留之節署，至夜而出，則門已扃，乃引郭梯後苑牆，以縋諸外，為干椒所得，縶於長安縣。畢聞之，命速釋，謂無使孫

知。

荷官為百菊溪所眷

百菊溪相國齡總制江南時，閱兵江西，胡果泉中丞設席宴之。百嚴厲威肅，竟日無言，自中丞以下，莫不震慴。次日，再宴，演劇。有伶曰荷官者，舊在京師，色 藝冠倫，為百所昵。是日承值，百見之色動，顧問：「汝非荷官耶？何至是？年亦稍長矣，無怪老夫之鬢皤也。」荷官因跪進至膝，作捋其鬚狀曰：「太師不老。」 蓋依院本貂蟬語。百大喜，為之引滿三爵，曰：「爾可謂荷老尚餘擎雨蓋，老夫可謂菊殘猶有傲霜枝矣。」荷官叩謝。是日四座盡歡，核閱營政，亦少舉劾。然不知 此承值者，適然而遇耶，抑預儲以待也？

林韻香工愁善病

林韻香以失身舞裙歌扇間，居恆鬱鬱不自得。雖在香天翠海中， 往往如嵇中散，土木形骸，不假修飾。而何郎湯餅，彌見自然。既工愁，復善病。日日來召者，紙如山積，困於酒食，至夜漏將盡，猶不得已，每攬鏡自語曰：「叔 寶璧人，則吾豈敢。然看殺衛玠，是大可慮。」道光甲午，三年期滿，將脫籍去。其師，黠人也，密遣人自吳召其父來，閟之別室，父子不相見，啗以八百金，再留 三年。既成券，韻香始知之，慨然曰：「錢樹子固在，顧不能少忍須臾耶？」迺廣張華筵，集諸貴游子弟，籌出師計，得三千金，盡以畀其師，乃得脫籍去。於是署 所居室曰梅鶴堂。

其父固庖人也，時自入廚下調度，以故韻香家殽饌清旨冠諸郎。於時文酒之會，茶瓜清話，必在梅鶴堂。韻香周旋其間，或稱水煮茶，或按拍倚竹，言笑宴宴，皆疑天上非人間矣。而愁根久種，病境已深，居三月而疾作，不半載竟死。死之日，扶病起，誓佛曰：「淚痕洗面，此生已了，願生生 世世勿再作有情之物。」時方十二月也。年僅十八耳。

慶齡為男子中之夏姬

京伶有慶齡者，善琵琶，故稱琵琶慶，男子中 之夏姬也。嘉慶朝即擅名。道光時，年過不惑，而猶韶顏穉態，為男子裝，視之纔如弱冠。若垂鬟擁髻，撲朔迷離，真乃如盧家少婦春日凝妝。豈楞嚴十種仙中，固 有此一類耶？且於酒人中當推為大戶，巨觥到手，如驥奔泉，未嘗見其有醉容。又吸阿芙蓉膏，日盡兩許，服之二十餘年，而豐腴潤澤，視疇昔少好時容華不少衰。

沈蕊仙為甘某所奪

道光時，都城有太史甘某自經致死事，或謂伶人沈蕊仙致之，而實不然。時蕊仙已自立門戶，與甘情好方深，無阻之者。某日，甘開筵宴客，蕊仙亦在座。入夜客 去，甘約蕊仙清晨過寓，聯車出游。次晨，蕊仙至，室未啟扉，隔窗呼之，不應，抉門入視，則縊矣。其家人言客散後，得家書，無他事，特怪其用錢太多，言此後 不復籌寄旅費也。

某庶常漁色而殞

咸豐己未，長沙有某庶常者，父逝祖存，家無次丁。弱冠登第，喜漁色，宿優宿娼，榜後不百日而亡矣。亡時，汗血淋漓，脫陽於騾車中，懷中猶抱一優，優即攫其珊瑚朝珠而去。

金德輝乞言於嚴問樵

伶人金德輝工度曲，曾供奉景山，以老病乞退。粗通翰墨，喜從文人游。一日，請於丹徒嚴問樵太史保鏞曰：「予老矣，業又賤，他無所願，願從公乞一言，繼柳敬亭、蘇崑生後足矣。」嚴感其意，為書一聯云：「我亦戲場人，世味直同雞棄肋；卿將狎客老，名心還想豹留皮。」

程長庚獨叫天

程長庚，字玉山，安徽潛山人，咸、同以來號為伶聖。初，嘉、道間，長庚輿筍估都下，其舅氏為伶，心好之，登臺演劇，未工也，座客笑之。長庚大恥，鍵戶坐 特室，三年不聲。一日，某貴人大讌，王公大臣咸列座，用《昭關》劇試諸伶。長庚忽出為伍胥，冠劍雄豪，音節慷慨，奇俠之氣，千載若神。座客數百人皆大驚起立，狂叫動天。主人大喜，遍之客已，復手巨觥為長庚壽，呼曰叫天，於是叫天之名徧都下。王公大臣有讌樂，長庚或不至，則舉座索然。然性獨矜嚴，雅不喜狂 叫，嘗曰：「吾曲豪，無待喝彩，狂叫奚為！聲繁，則音節無能入；四座寂，吾乃獨叫天耳。」客或喜而呼，則徑去。於是王公大臣見其出，舉座肅然。天子詫其 名，召入內廷，領供奉，授品官。長庚亦面奏毋喝采，且曰：「上呼則奴止，勿罪也。」上大笑，許之。終其身數十年，出則無敢呼叫者，用此叫天之名重天下。

長庚既以善皮黃名於京師，三慶班乃延之主班事。班人呼主者為老班，長庚名德才藝，並時無兩，無論何班，皆呼之為大老班。京師

伶界，設機關於岳忠武廟，謂之精忠廟會，有公守條件，違者議罰，例以老成人掌之。長庚為眾所仰，掌之終身，人皆呼以大老班，亦以此故。士大夫雅好其劇，更貴其品，故亦以人之呼之者相呼矣。

長庚專唱生戲，聲調絕高。其時純用徽音，花腔尚少，登臺一奏，響徹雲霄。雖無花腔，而充耳饜心，必人人如其意而去，轉覺花腔拗折為可 厭。其唱以慢板二黃為最勝。生平不喜唱《二進宮》，最得意者為《樊城》、《長亭》、《昭關》、《魚藏劍》數戲。又善唱紅淨，若《戰長沙》、《華容道》之 類，均極出名，尤以《昭關》一劇為最工。後人併力為之，終不能至，故此劇幾虛懸一格，成為皮黃中之陽春白雪。長庚本工崑曲，故於唱法字法，講求絕精，人皆 奉之為圭臬。

長庚日課甚嚴，其在中年，到班時刻，不差寸晷。每張報將演某劇，至期，風雨必演。日取車資，【京伶無包銀之說，每日唱後但取車錢而去。】不過京錢四十千而止。

長庚唱不擇人，調可任意高下，必就人之所能。而每一發聲，則與之配戲者，往往自忘其所演，專注耳以盡其妙，臺下人笑之，不覺也。傳者謂當演《草船借箭》時，樂工或停奏癡聽，忘其所以，固無論其他矣。

長庚與小生徐小香善。小香積資頗豐，屢欲輟業，苦留之。一日，小香不辭而別，逕返蘇州。長庚知之，即謁某親貴，託其函致蘇撫，押解小香回京。小香至，長 庚謂之曰：「汝既受包銀，何得私遁？促汝來者，整頓班規耳，豈果非汝不可耶？不煩汝唱，請汝聽戲可也。」自是，長庚每日除老生戲外，必多排一小生戲。凡小 香所能者，長庚無不能之。小香媿服，自是仍入三慶。

長庚晚歲上臺，須人扶挽，而喉音仍清亮如昔。一日，演《天水關》，唱「先帝爺白帝城」句時，適嗽，白字音彷彿拍字。次日，都人轟傳其又出新聲，凡唱此戲者，莫不效之。

有以長庚晚年登臺而諷之曰：「君衣食豐足，何尚樂此不疲？」則曰：「某自入主三慶以來，於茲數十年，支持至今，亦非易易。且同人依某為生活者，正不乏 人，三慶散，則此輩謀食艱難矣。」及楊月樓入京，見之，歎曰：「此子足繼吾主三慶。」極力羅致之，卒以三慶屬月樓，謂之曰：「汝必始終其事，以竟吾老，庶 不負吾賞識也。」故月樓亦終於三慶。月樓歿，諸伶復支持年餘，始解散。

長庚晚歲不常演唱，而三慶部人材寥落，故每日座客僅百餘人，班主至萬不 得已時，走告之曰：「將斷炊矣，老班不出，如眾人何！」於是詔之曰：「明日帖某戲，後日帖某戲。」紅單一出，舉

國若狂，園中至無立足地。然往往不唱，必為此者三四次，始一登臺。久之，群知其慣技，亦不上座，必三四次，方往觀。一日，又帖一戲。及到園，坐客仍百餘人，恚甚，自立臺上，顧坐客而言曰：「某雖薄 有微名，每奏技，客必滿坐，然此輩不過慕程長庚三字名而來耳。若諸君之日必惠臨，方為吾之真知音者。今當竭盡微長，博諸君歡，以酬平日相知之雅。願演二 戲，戲目並由諸公指定可也。」坐客因共商定二戲，長庚無難色。次日，凡有戲癖者知之，莫不懊喪萬狀。自後程又帖戲，群往聽，程仍不到。或到園，僅在簾內略 一露面，及曲終，仍不見。蓋窺見人多，即曰：「此輩非真知戲者。」不顧而去。自此或唱或不唱，人無從測之。有時明知其不登臺，然仍不敢不往也。

梨園俗例，扮關羽者，塗面則不衣綠袍，衣綠袍則不塗面。而長庚獨不然，以胭脂勻面，出場時，自具一種威武嚴肅之概，不似近人所演之桀驁也。

長庚晚歲頗擁巨貲，一日，忽析產為二，以一與長子，命其攜眷出京，寄籍於正定，事耕讀；次子居京，仍習梨園業。人問其故，則曰：「余家世本清白，以貧 故，執此賤業。近幸略有積蓄，子孫有噉飯處，不可不還吾本來面目，以繼書香也。惟余去都，無人不知，若後人盡使讀書，設能上進，人反易於覺察，是求榮反辱 矣。今使吾次子仍入伶界，庶不露痕跡。且伶雖賤業，余實由此起家，一旦背之，亦覺忘本。」光緒辛卯，其孫已食廩餼，次子以無嗓音，為月樓鼓手。孫長兒為武 生，執業於楊全之門，所演《八大鎚》、《探莊》諸戲絕佳，時年僅十六耳。

爐臺子為程長庚配角

程長庚性傲，而獨禮重 讀書人。有爐臺子者，盧姓，因喜漁男色，人以其姓盧而呼之。或云為安徽舉人，流落京師。其人夙有戲癖，尤崇拜長庚，日必至劇場，聆其戲，久之遂識長庚。長 庚詢得其狀，頗憐之，遂留至寓中，供其衣食。爐亦以功名坎坷，無志上進，願廁身伶界。長庚復為之延譽，凡演戲，非爐為配角不唱，爐因是得有噉飯地矣。

爐之唱工平正，長於做工，演《盜宗卷》、《瓊林宴》等劇，容色神肖，臺步靈捷，能人之所不能，故亦有聲於伶界。至光緒中葉而衰老，喉涸無音。唱時僅及調 底，且痰閉氣短，多為斷續，方能終調，猶時為巧腔曼聲，聊以示意。都人重牌號，每唱，猶必以喝彩報之，實則廢灶無煙，生氣久盡矣。

爐善排戲，三慶部所演全本《三國志》，由馬跳檀溪起，多出爐之手筆，詞句關目，均有可觀，雖他伶演之，亦能體貼入微，栩栩欲活，故一時有活張飛、【錢寶峰。】活曹 操、【黃潤甫。】活周瑜

【保小春。】之號。孔明一角，孺則自去。長庚歿，孺仍往二慶，誓不他往，自謂非遇長庚，久遼倒而死矣。

楊月樓扮猴子

楊月樓，安徽懷寧籍，自稱順天，非也。少時鬻於張二奎家，習武生，兼習鬚生。甫登場，名即噪。後為蔣某以千金贖之去。蔣有姊，適林氏，其夫方握浙藩篆，苦無嗣，言於蔣，欲以月樓充假子，蔣諾之，月樓遂之浙。咸豐粵寇之亂，浙圍急，林棄城，遁入雲栖，乃披薙為僧。寇既平，月樓奉義母至上海，隸劉維忠所設之新丹桂茶園，以所入供養膳。如是者約數年。已而卒，月樓馳書告蔣，蔣持其喪歸湖北。月樓旅居上海既久，漸習輕浮，其演劇，時效世俗所謂釣蚌珠故事，雖豐軀幹，而面瑩潔，每著胭脂，帶雨桃花，無斯豔麗，以故婦女皆趨之若騖。

武生為武劇之主腦，其人必神采奕奕，而又長於技擊，熟於臺步，嫻於金鼓節拍，乃始盡善，若更能唱，斯第一人矣。月樓獨能兼此數者之長。人稱之曰楊猴子。演《西遊記》悟空，必以武生繪面為之，或竟有不繪面者，此角以超距靈捷、舞棒圓熟為工。月樓本善武生，扮相絕佳，而技擊、臺步、身段、打把，又靡不精。每扮悟空，如《芭蕉扇》、《五花洞》、《蟠桃會》、《金錢豹》等劇，皆靈活如猴，有出入風雲之概，故以猴子見稱。且武生最重在脛，無論猿超鶴立，必腳踏實地，毫不傾佐，方為能手。月樓工力甚至，舒轉自如，且力大於身，雖長劇如《長坂坡》，身在重圍，七進七出，備諸牌調、架式，而始終不汗不喘，一絲不走，恢恢乎遊刃有餘，而又喉寬善唱，腔調兼勝。其子曰小楊月樓，頗得家法，扮武生，亦精悍絕倫。惟面色微紺，輝麗不逮老鳳，喉音之堅實洪敞，亦若稍遜。惟兩脛熟練，動止合節，穩重不陂，固猶能繼武也。

汪桂芬以醇酒婦人死

汪桂芬，徽人，伶界世家也，以額廣，人以大頭呼之。幼習戲，無異常童。十五後，倒倉閉音，不復能唱。習胡琴，能工，初僅為常伶之琴師，後以音調見賞於程長庚，乃為長庚技手，久隨不去。凡唱，必恃琴善和，乃益發音，且轉折間可節力，小有偷減，腔中換氣，琴如其調，貫而注之，人不覺也。若琴與唱左，則唱者非惟罔所假力，且牽而謬焉。能久隨者，其人聲調，耳熟能詳，某劇作某調，某段應某腔，得手應心，事誠兩便。從長庚久，於其所能者，無不能於手，然固未嘗擬以喉也。

長庚死，桂芬殊無聊，為人言長庚聲調。人謂君何不自為，曰：「我喉久閉，不能也。」強試之，殊高，遂勸其登臺。自訝曰：

「我不怎天官，今乃不天耶？」惟初用微狹，臺歹本況首，因試唱老且，人疑長庚復生。初登臺，即聲譽翕然，乃自壯曰：「唱不過爾爾，吾苟知者，為之久矣。」至是，乃肆力於 唱。唱日進，喉亦日佳，雖不甚宏，而中聲自足，又甚精銳，名遂大起。

桂芬在京，孝欽后擬傳入演劇，太監代奏其已蓄髮為道士，不敢來。孝欽謂可剃髮進內當差。太監遂授意於桂芬，乃剃髮登場，演《舉鼎》、《昭關》等戲，孝欽大喜，並嘉其削髮之誠，賞給五品頭銜，以示優異。於是相傳汪大頭奉旨剃頭，欽賞五品頂戴。

桂芬晚年至上海，上海女閭繁盛，樂此不疲，日夜無休息，不恆執其業，而其喉固不衰。光緒庚子復入京，人以其老而不久於世，益相傾重。時妻子皆死，削髮作 外家裝，忽往忽來，居無恆所。與南妓林桂生狎，每至，同游者嬲之唱，無或諉，嘗自午至夕，屢唱不停，且得意引吭，尤多佳韻。後數年，卒以醇酒婦人病瘵死，徽調遂絕。

孫菊仙為老鄉親

孫菊仙，天津人，津中呼為老鄉親者是也。初為商，以喉佳，雅好唱，在津為票友，即有聲。 及入都，盡聆當時諸名家之唱，試之以喉，罔不利，乃入四喜班，為巨角，唱壓胄子劇。與汪桂芬、譚鑫培鼎足而三，各有至處。其喉寬窄高下，攸往咸宜，尖腔嘎 調，不經意而自出。尤難在每唱煞尾，傾喉一放，如雷入地宮，殷殷不絕，世謂之曰孫調。其調大抵寬宏處多，花腔不甚用，以簡老痛快勝，而唱時亦自有花尖各 腔。惟效之者專就重濁短禿處求之，轟轟突突，實如連放花礮，不成聲調矣。

菊仙不善臺步，而體魁梧，背微僂，拱手闊步，自近大方。扮方巾鶴氅員 外一流，最為閒適，得山林氣。其初入班，於讀字法略欠講求，後亦日進，如演《澠池會》，扮藺相如，其說白乾板垛字，【此四字為戲家緊要名詞。】沈著痛快，得未曾有。有時好作遊戲，如光緒癸巳夏，演《硃砂痣》，時忽雨雹，至吳相公賣子歸，倒攜雨具，即以途中遇雹為問。雹字北音讀如包，乃以南音讀之曰白，闔座 叫絕，是亦不獨以唱勝矣。

譚鑫培為伶界大王

譚鑫培，鄂人。其父某唱武老生，長於技擊，喉音狹而亢。南方有鳥曰叫 天，其音哀以戾，鑫培之父音近之，人呼之為叫天，因而及於鑫培，遂以小叫天稱之。初學老生，未幾，喉敗不能任，乃改武生，以技名於近畿。中年還都，喉復 出，仍唱老生。由于【于三勝派。】派而變通之，融會之，苦心孤詣，加之以揣摩，越數年而聲

譽鵲起。其唱以伸韻勝。本工昆曲，故韻字無訛；又為鄂人，故漢調為近，標新領異，巍然大家。他人襲其一二餘音，即以善歌自命。其實神化於此，唱無定法，初不著力，至筋節處，慢轉輕揚，或陡用尖腔，或偶一洪放，清醇流利，餘音繞梁，蓋全在吞吐急徐處著意。故乍聞似亦平平，及應變出奇，人直不知為聲何以能至於此。其於舊本劇詞支離過甚者，輒求通人改削，字不協律，復以己意定之，故其戲文，與常伶迥異。至於運喉弄調，瀟灑不群，如唱《碰碑》，正調已佳，反調更勝，字音清利，韻調悠揚，愈唱愈高，遞轉遞緊，揚之則九天之上，抑之則九淵之下，喉之任用，直如意珠，而且憔悴之容，剛烈之氣，又時時見於眉宇。為劇至此，可歎觀止，宜其有伶界大王之號也。

譚在京師三慶圓時，其唱工復取法於馮瑞祥，惟習焉不精，與張毓庭相髣髴。後因程長庚責其為小家派，遂發奮自雄，極力改正，就程、于、馮三人之所長，取精用宏，合而為一，乃始不同於凡俗。

譚嘗奉召入內廷，使為內務府小伶工之教習，時有恩賞，遂有稱之為譚貝勒者。

譚與汪桂芬齊名，聲價絕高。汪性頗劣，往往受人重聘，而延不登臺，屢以此涉訟。譚亦高自位置，班中每日演戲外，如有堂會戲，須其登臺者，每齣須五十金，尚須主者夙與聯絡，方演兩齣。人於延請時，若不得當，則必往求其妻及其長子，且須別有賂遺，故即賞金亦不止五十兩也。

都人喜譚之唱，殆有奇癖。中和園號為譚所開，時有署譚名於戲招而不上臺者，顧人終不以其失信之故，而下次為之減少。且有謂若譚死，願以身殉者，亦可謂奇矣。或諷譚絕人太甚，譚曰：「君殊不解事，使吾聞召即至，人將賤視我，與常優等。且東呼西喚，奔命不遑，孰若示人以不可近，使人俯而就我之為愈也。質言之，此等歌曲，實亦何足聽，若日聒於人耳，人且唾棄之不暇，故與其隨人以招厭，無寧自高以取重也。」

都中江蘇會館團拜，名伶麕集，譚獨抗傳不到。時吳江殷李堯方掌山東道御史，拘譚至，縶諸廳事以辱之，待演劇既畢，方釋之去。後此逢會館戲，聞命即赴，不敢或違矣。

譚與人語，好引劇場中之故實為談資，又好效人腔調以供嗤點。光緒某年南下，渡海時，舟中時時效孫菊仙或楊月樓，酷摹其狀，一時觀者，咸軒渠不已。

王福壽，南府之三十年老供奉也，於伶界鮮所許可，謂當今之世，僅有個半人，個自謂，半則譚也。

譚面瘦削，而一經扮裝，則精采奕奕，兩目尤神。居常嗜阿芙蓉，

臨場非一人攝具，更迭科量不可。每日睡起必在夕陽以後，飲食居處，奢侈無度。有妻有妾，有 子有媳有孫，歲進不為不多，而恆患不足。其子均不肖，不能繼業。仲唱旦，每與之同演《慶頂珠》，作漁家裝，扮蕭恩女，以真父子為父女，人樂道之。餘或唱武 旦，或唱武生，輕裘肥馬，類五陵豪。每出，輿從相隨，酒肆茶樓間，群焉尊以爺稱，儼然貴游子弟矣。

昔時各班歷轉諸園，四日一易。譚雖慵憊，而 四日中少必兩至，至時雖遲，亦必酉末戌初，無過晏者。其後愈延愈久，成為慣例，往往日戲至亥初始登。座客忍飢，電燈待熾，人人暫墮黑暗餓鬼道，而終無一人 不待而去者。宣統初元，國喪遏音已久。及開禁，譚有登場消息，人人犇走相告，甚或輾轉屬其戚黨，預以期告，為據地計，直若景星慶雲之一現者。一日，演《天 雷報》，時已夜九時後，慷慨激昂，千人髮指，並肩累足，園中直無容人行動之餘地。至叟觸壁死後，譚已入場，座客久飢，俟其唱畢應散，後臺逆知人意，故於後 半全不扮演。詎譚指說時許，人已入神，視臺上之張繼保，如人人公敵，非坐視其伏天誅，憤不能洩，故竟不去。諸伶草草終劇，乃相率出門。

張二奎工於做

張二奎，徽人。善徽調，唱不奇而工於做，老生中有所謂奎派者，其流裔也。不貴花腔，喉音近乾，故學奎派者以乾腔為貴。乾腔者，簡老無枝、枯直不潤之謂也。

于三勝為老生中之不祧祖

于三勝，鄂人，老生中之不祧祖也。其唱以花腔著名，融會徽、漢之音，加以崑、渝之調，抑揚轉折，推陳出新。其唱以西皮為最佳，《探母》、《藏劍》、《捉 放》、《罵曹》，皆並時無兩。而二黃反調，亦由其剏製者為多，如今所盛傳之《李陵碑》、《牧羊圈》、《烏盆計》諸劇，皆是也。且知書，口才甚雋，能隨地選詞，滔滔不絕。惟擇配至嚴，若與旦配，非喜祿登臺，必不肯唱，寧舍車資而去，從無強而可者。一日，唱《坐宮盜令》，喜應扮公主，已出場，適喜以事遲至，前 後場汗下如雨，三返與商，易人作配，卒不可，然願久唱以待。不得已，亦姑聽之。及開板，唱楊延輝坐宮院一段，舊本有「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失水魚，困在沙灘；我好比中秋月，烏雲遮掩；我好比東流水，一去不還」四句，于隨口編唱，連唱我好比至七十四句之多。後臺使人要喜至，草草裝束，抱兒而待，于 方合眸緩唱，其興猶未艾也。知喜至，乃以常詞終。時歷數十分鐘，使者往返七八里，固猶未誤。座客含笑靜聽，知其有待，以愛其唱，亦姑忍之。後有問之者曰：「設再延不至，將奈何？」則曰：「我試以八十句為度，若仍未

至，可以說白歷敘天波家世，雖覓白可也。」

三勝善詼諧，能望文生訓，即景生情。舊 時臺規至嚴，諸名宿之臺步、身段、場面、說白，從不偶誤。一日，扮一君主，鑾衛出場，例有內官四人執戟前導，入場，分半而左右立。適其人荒莽，前一隊已分 立，後隊竟誤投一方，成左三右一之式。三勝出，顧而怒，視以目，不覺，不得已，乃於唱引後，忽增唱搖板云：「這壁一個那壁三，【京音讀曰撒平聲，在花麻 韻。】還須孤王把他拉。」唱畢，牽其一以右之。臺上下均鬨然失笑，不可仰視，其人亦慚沮自笑，逡巡去。場規本不應妄增，非謔劇不應打諢，惟重其名，又樂其 敏，故觀者不以為侮，反群起而譽之。

陳彩林傾倒一時

同、光間，上海有名伶陳彩林者，隸金桂園。其初居京師勝春奎班，班為內監某所蓄。時彩林尚髫齡，以不赴某侍御召，侍御銜之，因劾宦官不得私蓄梨園，上韙其言。班散而彩林遂至海上，登場四顧，傾倒一時。

許蔭棠有許八齣之號

許蔭棠為票友出身之鬚生，歌喉以寬宏厚實見長，宜於富麗堂皇之劇，尤以王帽著。每句拖音嫋嫋，歷久不絕，所以示其能力有餘也。惟所演之戲不多，有許八齣之號。在光緒中葉，負盛名，與譚鑫培、孫菊仙、汪笑儂埒，稱許老板。每劇畢出園，恆有多人圍繞，蓋以得瞻顏色為幸也。

賈洪林痛詆端剛趙董

賈洪林，小字狗兒，受業於張勝奎，故一切規模有酷似孫春恆處。又為譚鑫培之私淑弟子，嘗與劉永春、羅百歲合演全本《烏盆記》，即摹譚派也。為人豪邁不 羈，光緒庚子，拳匪肇事，孝欽后與德宗西狩。一日，在天和館演《罵曹》，以時事改為白文，痛詆端、剛、趙、董輩，慷慨悲憤，不可一世，觀者為之聲淚俱墮。

黃三演罵曹被杖

黃三演奸雄之劇最肖，嘗供奉內廷，與譚鑫培同演《罵曹》。黃演至修書黃祖一節，孝欽后遽傳旨笞杖。杖畢，厚賞之，曰：「此伶扮奸雄太肖，不得不杖。而演劇如此聰明，又不得不賞。」

謝寶雲為名角之配

謝寶雲，幼名昭兒，演鬚生，《金水橋》、《二進宮》均著名。其發音蒼秀而高寒，倒板亢而圓，劉鴻升、譚鑫培皆遠不及，如文家善用逆筆，雲垂海立，石破天驚，行腔之陡峻，並世無第二人也。然挾此異術，僅為名角之配以餬口，亦可傷矣。

時慧寶有父風

時慧寶，吳人。父琴香，同治時，以善崑曲知名於時，並善徽調，與鄭秀蘭同師，皆有聲望。琴香尤善於酬酢，曾在某園演《趕三關》，皖人御史徐某置酒於臺欄上，以戲劇為下酒物，而琴香遽浮一大白，同觀者為之絕倒。慧寶長，有父風。父歿，家中落，綺春堂舊居之在朱茅胡同者，鬻於人矣。或誚之，慧寶憤然曰：「父 析薪，子不克負荷，非丈夫也。」遂殫心竭慮，專習鬚生，所演如《法門寺》、《上天臺》等齣，聞者無不謂其音節蒼涼，一空凡響也。

慧寶平居安貧自得，酷嗜翰墨，於名人碑帖，雖重值，必稱貸以購。尤喜大小篆，每日折紙為範，作數百字，然後治他事。

汪笑儂演新劇

舊劇伶人，編演新劇最早者，厥惟汪笑濃。笑儂，名僻，字冷笑，亦字仰天，富有思想，兼善詞章，唱做之佳，猶餘事也。所編《黨人碑》一劇，乃採《六如亭說 部》東坡逸事，略加附會，暗刺政府，而科白關目，亦能鼓舞觀者興趣。如在酒樓獨歎時，酒保誤蔡京為菜心，司馬光為絲瓜湯，謂蘇東坡有三弟，曰西坡、南坡、 北坡，東扯西拉，詼諧有趣。至題詩一段，高唱「連天烽火太倉皇，幾個男兒死戰場。北望故鄉看不見，低聲私唱小秦王。長安歸去已無家，瑟瑟西風吹黯沙。豎子 安知亡國痛，喃喃猶唱後庭花」，腔調抑揚，不襲皮黃陳套。花字由低而高，延長至二十餘音，宛轉自如，尤為難得。在專制政府之下，笑儂竟能排演革命戲，膽固 壯，心亦苦矣。

宣統末，劉永春與汪笑儂均在濟南演劇，劉隸鵲華居，汪隸富貴茶園，以營業競爭，漸成仇敵。汪尚有涵養，劉則逢人便罵，輒曰：「汪笑儂何能唱戲！」一日，值某會館堂會戲，主者以二人皆負盛名，強令合演《捉放》，劉去曹操，出場唱「八月中秋桂花香」句，改「香」字為「開」字。唱 罷，目視汪，汪應聲曰：「棄官拋印隨他來。」座客咸以汪之才思敏捷，歎賞久之。劉自是誓不與汪合演，而罵如故。

矣儂所演之劇，皆自撰，即演舊有之戲，開場唱白，亦與常伶不同。其演《斬馬謖》一劇，城樓一段正板、西皮及二六，一字一句，自出心裁，而不離《出師表》之大旨。入後，聞馬謖失守街亭，白云：「當年先帝在白帝城託孤之時，曾對山人言講，馬謖為人言過其實，不可重用。山人以平南之役，馬謖有攻心為上之論，頗曉兵機，故每畀以重任，不想今日 失了街亭。如此看來，知人之明，不如先帝多矣」云云。此等念白，斷非俗伶所能夢想及之者也。

陸小香為小生巨擘

小生 之難，難於小旦，以腔與旦等，而須雜用寬喉，又戲兼武功者多，做工科諢，亦所在多有，故曠世得人無幾。此中巨擘，識與不識，咸推陸小香。小香南人，為崑曲 小生，亦善徽調，喉音與旦絕不相蒙，天然寬潤，是雄非雌，特與老生之過洪有別，一聞而即知為小生，與以旦唱充數者迥然不類。其工力至深，崑曲臺步，日必按 折遞演以為常。且室懸巨鏡，日必作周瑜裝，臨鏡自照，凡一嚬一笑，必揣摩《三國演義》中之意義，達之於容，喜怒藏奸，必備一種少年英雄好勝卞急之態。且常 伶冠插雉尾，往往掃眉盪口，左右不適於用，甚或動而墜地。小香於雉尾用力頗勤，每一低頭，則其上作左右轉，盤旋上矗，如雙塔凌空，且不露挺頸努力之狀。縱有極力摹之者，亦僅能互逐並旋，欲左俱左，欲右俱右，絕無天東去而日西來，各為軌道，如扶搖羊角之相對而舞者也。

德珺如由旦改生

德珺如為穆彰阿之孫，酷好唱旦，家人不能禁，監守之，輒逸去。初本客串，稱為德處。以不謹故，銷除旗檔。後無所得食，乃遂入班為優矣。其唱喉音絕佳，高 響圓潤，無一不備，腔亦純熟。未幾改小生，頗能以意出奇。惟唱時故為吐茹，喉際含蓄太過，多斷續哽咽之音，肆意急徐，無復規律，用喉如哨，論者比之唱灤州 影戲也。

俞菊笙為武生中鐵漢

俞菊笙者，武生中之鐵漢，性躁急，故以俞毛包見稱。毛包者，都人稱性暴之謂也。精悍無 倫，力亦絕大。其演劇，出門上馬，盛氣如虹，勇猛精神，溢於眉宇。至唱時，凡樂工、前場、配腳等，小有不合，則以氣相凌，無絲毫之假借容忍。其登場演劇，同列咸有戒心，而裂冠擲帶、拍案頓足【樂工不能依節和奏，唱者對之頓足即為痛詈。其勢愈重者，則詈亦愈深，與面辱人尊親無異。】之事，仍靡日靡有。且胸挺 眉豎，時時若有餘怒，故無論唱者、觀

者，皆以毛包呼之，轉有不知前菊生二子為其姓名者。其唱以《挑華車》一劇為最得手。此劇場面身段，至為繁重，愈後愈 緊，叱咤生風。他人不待終劇，精力已疲，惟菊笙舉重若輕，無懈可擊，至揮舞緊急時，則如電閃風馳，直使人目迷神駭，旋歌【唱牌子。】旋舞，真能品也。

張八十、張長保劇半入場

武生不尚翻轉，專講氣度及刀劍能事。有八十、長保者，皆姓張，長於技擊，無論短衣盔靠，往往劇半入場，專以往來對敵、揮舞捷密取勝。兵將多人，遞出奏 技，而兩人僅倚劍左肩，於從容大雅中，作一足之飛旋而止，【戲中謂之打飛腳，以聲響而距高者為上。】衣髮不亂，氣宇雍容，不似時流之猱犬其身，與下把同其 起伏，失大將體也。長保且善扮悟空，長於超躍，並工崑曲，凡武場各種牌調，靡不能之。【武揚牌調最多。】八十體肥，不尚柔術，惟臺風偉麗，又揮劍戟如風， 每出不過一二場，觀者已心滿志足矣。

尚和玉有真能力

尚和玉，寶坻人，確有真能力之武生也。一步一躍，一擊一刺，皆具有尺寸，妙合音節。或獨立如夔，或平翻似燕，從容穩練，絕無努力喫重之痕，不偏不陂，適可而止。每唱《拿高登》、《金錢豹》等劇，伶人均往竊視，察其舞 弄作何花式，臺步作何尺度，急徐間若何與金鼓相應。蓋以其學力深至，悉具老成典型，固非後生專恃質敏力裕猝欲學步者所能也。有時繪面演《四平山》，扮李玄霸，其雙錘在手，重若千鈞，轉動有時，低揚有節。每擡足，則靴見其底，【戲中謂之亮靴底，非足擡平不見。】每止舞，則樂終其聲。【戲中謂之傢伙眼。】且盔 靠在身，略無紊亂，平翻陡轉，全符節拍。未事時不形匆遽，已過後直若無事。然種種藝能，多出於崑曲中牌場舊式，而從心化之，用得其當，固不獨以一劇一藝顯也。

張占福獷悍矯捷

張占福，即張黑，為開口跳，獷悍矯捷，其演《漢銀壺》、《九義十八俠》、《大蓮花》、《銅網陣》，殊有江湖豪俠氣概。

生旦演劇被斬

光緒中葉，方照軒軍門曜，威震粵中，有謂其過嚴者。其鎮潮州

時，冒觀劇。粵劇向多男女雜演者，適某優大婦即生旦，向演一淫戲，備極媟狎。方叱下，即於戲臺前斬之。

朱四芬柔情綽態

道光時，京師有蘇旦朱四芬者，年十四，與徽旦中至美者劉愛紅并稱第一花。以劉長一歲，人又呼朱為亞紅。有倪姓者入都應京兆試，狎之，一日，開筵宴客，令朱佐觴，柔情綽態，四座眙。命歌《藏舟》劇《小坡羊》一曲，此曲本哀感者，其起句為「淚盈盈做了江干花片」，朱慮聽者不歡，櫻喉乍啟，一笑嫣然。客有衰周郎癖者，乃口占一絕調之曰：「看花燈下愛花明，花為人看花有情。粉面春風年十四，樽前笑唱淚盈盈。」朱曰：「殆謂歌此曲不應笑耶？」因又唱《跌包》劇《紅衫兒》一曲，嫩喉淒涼，神色 慘至，合座傾聽，不覺泣下，倪至挽其頸令勿再唱，而客亦傾倒備至矣。

旺兒為花旦

同治初，京伶旺兒為茶寮中捧盤童子，面白皙，性儇巧，遂為好事者慫慂入鞠部，為花旦，振動一時，趨之者如蟻附羶。其唱，以黃腔為最工，惟步武不中繩尺，蓋未從師之故也。

張三福性坦易

蘇州張三福，字梅生，同治初之京伶也，所居曰月新堂。性坦易，貌姣好，而眉黛間常若有恨色。演《刺虎》最工，亦以其愁眉雙蹙相稱也。頗解作字，淨几明窗，雜陳古帖，兼之魚盎花缾，殊覺別饒清趣。

夏天喜長身玉立

夏天喜，字秋芙，揚州人，同治初之京伶也。長身玉立，回眸一笑，觀者惝怳不能自持。王藥仙與天喜美豔相匹，藥仙固是好女，天喜則近於蕩姬矣。蘇長公謂食 河豚值得一死，蘿摩庵老人謂天喜儻是女子，為我作妾，亦值得一死也。所居曰裕德堂。或贈以楹帖曰：「秋水為神玉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

杜蝶雲為生末淨

杜蝶雲，蘇州人，同治時之京伶也。所居曰玉樹堂。初扮旦，後則

生、不、淨忿怒爲之。偶即吐火刊旨，觀有譁訌，蓋聰穎人也。

沈芷秋舉止灑落

沈芷秋，蘇州人，同治時之京伶也，所居曰麗華堂。舉止灑落，矯矯不群。工崑曲，靜細沈著，不作浮響，每一轉喉，座客肅聽，無復喧呶。一聲初動物皆靜，四 座無言星欲稀，蓋芷秋之度曲，有琴理焉。其在春華堂時，齒方稚，時有中書舍人吳某悅之，欲購為侍史，力不能致，竟吞生鴉片以死。

周稚雲質麗神清

周翠琴，字稚雲，蘇州人，同治時之京伶也。質麗神清，有藐姑仙人之目。未久告殂，知與不知，莫不嗟惋，有以聯輓之者曰：「生在百花前，萬紫千紅齊俯首；春歸三月暮，人間天上總銷魂。」蓋稚雲以花朝前一日生，而其卒也正當春盡耳。

朱蓮芬為潘文勤所眷

潘文勤公少年鼎貴，悅歌童朱蓮芬而眷之，故其所作之詞多詠蓮華，託興綿邈。蓮芬子幼芬，風貌亦楚楚可人，唱青衫子，雖平平，而舉止嫻雅，猶是承平故態也。

侯俊山顧盼自喜

侯俊山，即老十三旦，張家口人，同、光間在京聲震一時，穆宗殊嬖之。同治某科鄉試，御擬試題「君子坦蕩蕩」，即隱十三旦。「坦」字為「十」為「一」為 「旦」，「蕩蕩」則含有兩「旦」字之音，合之為十三旦也。其《八大錘》舞雙鎗，五花八門，到底不懈，顧盼自喜，遊刃有餘。蓋以秦腔花旦而兼武生，為楊小樓 所不及也。

田桂鳳負盛名

京伶之貼中巨子曰田桂鳳者，負盛名，每唱，則舉國若狂，奔走恐後。貌清麗，微削，兩睛略露兇光，為美中不足。其扮戲，以閨門有情致者為妙，如《拾玉鐲》《鴻鸞喜》是也。

田善裝束，每登場，必有數人伺應之，梳髮者，貼花者，著衣者，

夏則捧扇者，冬則持爐者。且馬喟門夫容，蹄澳，非一人更迭裝直不可。其妙在身材嫋娜，穠纖 修短，雅近婦人，而冠服釵鈿又至精絕華，蓋皆自出心裁，製從新式，故益動人目。扮時一釵一髮，加意安排，鬢若刀裁，眉經新畫，衣裙合度，珠翠盈頭，於一容 字，備極工細。故好之者眾，雖姍姍遲至，眾頗耐之。

田性驕，向例末劇皆演胄子，後則有老生作殿者，貼則僅在中劇。自田出，而貼乃為後勁焉。其睡起最遲，雖夏日，亦及暮。光緒癸巳、壬辰之際，與譚鑫培同主春臺部，故多與之配戲。譚到已晏，而有時猶須待田。及劇止場終，往往柳梢月上矣。田以多得貴人眷，頗致富。

楊桂雲善扮貼

楊桂雲，字朵仙，體胖，善扮貼。面橫闊，多酒肉氣，喉帶北鄙殺伐之音，半啞而近豺，故長於作潑悍劇。最佳者，如《雙釘計》，如《送盒子》，如《馬四遠開 茶館》，其猛如雌虎，極奸刁兇淫之致。而又詞鋒鑿鑿，層出不窮，他人為之，無狂厲至此者。次則如《殺皮》、《十二紅》、《南通州》等劇，凡謀夫害子為淫婦 而具兇悍性者，舉能效之。善哭善笑，面備春秋兩氣，見所歡，惟恐不盡其歡，見所惡，惟恐不恣其惡，頑婦情態，描摹入細。且每至主兇時，心亦似餒，而必強嗤 所歡為無丈夫氣，挽袖登牀，抽刀便斷，至此聲色俱厲，喉皆變徵，若惴惴而強以自支也者。及至訟庭對讞，詞勝則上逼官府，詞敗則雜以詼諧，刁狡淫兇，可歎觀 止。

胖巧玲工貼劇

胖巧玲，【一作鈴，又作林。】京師人，以貼劇著。體貌厚重，扮相【化妝之後謂之扮相，南人謂之臺 風。】不佳，而舌具燦花，如嚦嚦鶯聲囀於花外，長言短語，妙合自然。如《胭脂虎》中之史鍾玉，《浣花溪》中之任容卿，說白皆駢語雅辭，與尋常科白不類。常 伶不諳文義，按圖索驥，如拙童背書，斷續梗塞，文理全失。且又多引古書古語，滿篇之乎也者，讀頓頗難，稍不留心，全無收束。如容卿道白中之「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數句，更為難讀，非略通文義，以精神貫之，殊無可取。巧玲貌雖不颺，而心有靈犀，於諸劇雅詞，不啻若自口出，以此見賞於上流人物， 不以環肥而少之。

某邸與巧玲善，其卒也，某往送其喪，而懼人之指摘也，乃便衣步其後，兩僕捧衣冠從焉。某侍郎聞而笑之曰：「此頗似《紅樓夢》中賈寶玉在芙蓉池上祭晴雯時也。」某邸聞之，不以為忤，猶服為雋論。

于紫雲為旦界名宿

于紫雲，鬚生三勝之子也，為旦界名宿。其唱聲柔脆而堅，絕非後輩虛浮一派，去臺遠坐，字音絕清，《彩樓配》、《御碑亭》、《趕三關》、《祭江》、《別 宮》、《坐宮盜令》等劇，皆委婉動人。晚年稍近游戲，好演《虹霓關》一劇，效婢子裝，見夫人與伯黨論婚，腹誹眉語，方隻手擎盤茗而出，見之而怒，乃啣杯而 指弄其盤，迅急如風，官體並用，喉仍作唱。其唱西皮二六一段，至「自古常言講得好，最狠狠不過婦女心腸」等句，字字酸心，針針見血，觀者點首太息，深入人 心。四十以後，不恆登臺，以常奔走達官貴人之門，能鑑別古器，遂以販鬻古董為業，頗致富。如端忠愍公、楊文敬公，皆常與講論金石、購覓書畫者也。其子小小 于三勝，能繩祖武，年十三四，即登臺演《李陵碑》等劇，饒有家風，老輩見之，謂尚不失三勝舊範也。

一汪水為戲中嬰寧

一汪水，京師金店藝徒也。性蕩，好作婦人妝，梨園中人有導之入班者，龍門一登，身價十倍。以目波韶秀，體復清潤，故有一汪水之稱，其姓名不可得而詳也。 扮戲專重淫蕩一流，如《賣胭脂》、《戰宛城》以色身示人，備諸褻狀，做工唱工，舉所不講。戲規本以笑場為大忌，水蕩極，故多笑，笑而近美，故人不以為失 場，轉樂觀之。凡與配戲者，必以金店為諷。都門金店，皆筦捐納、銓選等事，偶演《得意緣》等劇，生為旦按摩，原本以赴京應舉為講，以水故，輒以到京捐納為 言。臺下適有此賈，怒將用武，而水不為辱，亦不還答，每聞妙謔，輒以巾掩口，笑不可仰，倍饒韻致，論者稱之為戲中之嬰寧也。

時小福唱青衣

時小福，吳人，唱青衣，名出于紫雲、常子和上。素與宜興任筱園制軍道鎔善。光緒辛丑，任以山東巡撫陛見入都，與時遇，時已鬑鬑滿頰，久不登場，任再三強之，乃為之剃鬚而唱《落花園》一折，酬以三千金，不受。

王瑤卿有名貴氣

王瑤卿少時姿首，不過中人，而有一種名貴氣，盛飾衣冠，儼然貴族。與譚鑫培同供奉內廷，有青衣叫天之號。孝欽后甚眷之，每頒賞，必與譚埒，故頗饒私蓄。

姜妙香擅名一時

姜妙香以青衣小生擅名一時，頗孤介，工繪事。其妻，國色也，至劇場觀劇，為俞五所見，百計奪之，妙香竟不能與爭，遂鬱鬱得咯血疾。乃輟演，杜門不出，一意畫蘭，嘗自題其端，有「幽花只作閉門香」之句。

旦之諸名角

閨門旦須有貞靜氣，當推田桂鳳、王蕙芳，姚佩秋亦差近似。頑笑旦須有潑悍氣，當推楊桂雲及五九。刀馬旦須有富麗氣，【如《反延安》、《馬上緣》、《破洪 州》之類為貼劇，非武旦劇也。短衣披氅者方為武旦。】當推楊小朵及蕙芳。粉旦須有淫蕩氣，當推一汪水及桂鳳。此外則專重說白，如《胭脂虎》、《玉玲瓏》、《浣花溪》、《下河南》等劇，固全以長舌取勝之。

五九為張樵野所眷

五九為光緒時京師之美伶，張樵野侍郎蔭桓嬖之甚，嘗招之至家，使改婦人妝，侍左右，日酬以五十金，令家人僕役呼之為少奶奶。久之，亦遂視之為少主婦也。

楊小朵為武子彝所眷

武子彝，滇人。任江西知縣，嘗以解餉入都，暱楊小朵。【桂雲之子。】流連久，囊金罄盡，則為小朵司簿記，小朵呵叱如僕役，子彝安之，怡然若甚樂者。後其同鄉以子彝迷溺玷鄉譽，迫小朵逐之，不得已，回贛，每語人云：「吾平生最愉快者，獨為小朵司會計時耳。」

想九霄屢受辱詈

想九霄即田際雲，色藝兼優，風流籍甚，而屢為士大夫所辱詈，工部郎中龔才傑口角鋒利，偶於會館堂會中，見九霄至筵前請安，輒呼之為兔兒。九霄聞之，反身 即去。是日九霄應唱之堂會戲，竟排而未唱。遣人往催，則語來人曰：「想九霄為供奉王爺之人，非爾等窮措大之玩具。」會館中人竟無如之何。未幾，龔竟為御史 所劾，去官。文芸閣學士亦以其驕而惡之，嘗詈之為忘八旦，聞者謂此語可為想九霄三字之的對。其後竟以弄權納賄，怙惡縱淫，奉旨

拿辦，忘八旦二子不意成為考 詣矣。

寶珊秀美天成

光緒中葉，京伶顏色最麗者，有寶珊，秀美天成，扮《賣餑餑》、《拾玉鐲》等劇，唱做不必甚工，而能使人目注神癡，其麗可想。每出入園市，隨而環視者如蜂屯，如蟻聚。後得故舊提攜，改節讀書，為人記室以終。

朱素雲美秀而文

朱素雲美秀而文，工書善歌。光緒甲申以前，猶未露頭角也。然李蕚客侍御慈銘識之於前，樊雲門方伯增祥眷之於後，而尤為陳小亭所暱。小亭，戶部書吏子，家饒於財，暱素雲最早，飲食宴處，悉在其家者十年。素雲性揮霍，皆小亭所供，既竭其藏金，復售屋得三四十萬金以繼之。

謝寶琨放意怠工

謝寶琨唱老旦，喉調尚佳，入內廷供奉，孝欽后聞而賞之，遂膺每劇二金之賜。【內廷賞賚有等，以次遞加。】謝以初唱即獲慈賚，榮而自驕，放意怠工，唱日以退，甚至有走板失調之弊。再入內廷，遂被逐。

四十花門最多

四十者，京師四喜班有名之武旦也，傳槍轉棒，花門最多，如唱《蟠桃會》、《嘉興府》等劇，或多人互擲齊拋，或一人單轉雙弄，奇而不亂，緊而不乖，金鼓和 鳴，使人目炫。拋擲一類，戲中謂之傳傢伙；轉弄一類，戲中謂之撚鞭，非水到渠成者不辦，手目偶疏，便虞閃失，場面一失，全節俱隳矣，而四十獨無之。

余莊兒色藝均備

京師武旦，自四十以後，效顰者多，卒不能至，惟余莊兒技與相埒。莊面整意侈，善歌，且工技擊，矯矯不群，士大夫好與往還，頗負時譽。自編新戲多種，以《十粒金丹》為最。莊扮十三妹，挺然有女丈夫風，奇技俠情，見者心醉。其於傳弄各式，亦精熟圓緊，為武旦中色藝均備之材。光緒朝，供奉內廷，德宗頗賞之。一

日，往入內演《千秋金丹》畢，不解妝，徑示台至內殿，擁于觀隆裕后曰：「此子可稱文武全才。」隆裕以其近御坐，大怒，將訴之孝欽后。上懼，乃以莊所佩倭刀為真者，將律以御前持械罪，揮之出，曰：「送刑部。」莊遂賄部吏，報病故，不敢復出，【京中謂之報黑人。】埋頭燕市，近二十年。至宣統時，乃稍稍與人晉接焉。

兩陣風翻轉凌踔

兩陣風，不知何許人，由秦腔改入徽班之武旦也。其柔術精絕，翻轉凌踔，倒行旋舞，種種新式，均非常人所能。與武丑張黑演《賣藝》，各奏所能，皆矯然不落恆逕。

何桂山有鐵喉之目

何桂山，即何九，淨之名角，有鐵喉之目。曾與程長庚配戲，長庚亦服之。其喉之高響寬洪，罕與倫比，隨用隨至，從無一時音閉或唱久稍疲者。惟其人為登徒一流，男女色靡不篤好。每日演劇畢，即挾資為冶游，或與同班旦貼之流，相期於南下窪之蘆中以卜晝。俗稱伶與伶相偶者謂之同單。單者，北人呼衾之謂也。桂山之同單，多至不可紀數，有財則散之，無則取諸其偶，人以其誠直，多樂就之。性又好酒，靡日不醉，酒色戕伐至甚，而喉固不失其佳。至老，其好不衰，而其唱亦不衰，異材也。

桂山之演劇，不落恆蹊，而天性躁急，每日興至則入園，入園即扮演而出，或時已晏而壓冑子不為榮，時或早而頭三齣亦不為辱，持錢而去，每不知所之。

其唱純取中聲，無一字一句不在至響極高之域，雖園廣數畝，樓高數仞，座客仰而靜聽，雖至遠者，亦如覿面促膝，聲聲如在左右，每一放響，誠有貫耳如雷者。惟唱之遲早，難以預定，聞名而來者，午飯稍延，及到園而已去矣。何本崑曲能手，後以樂工配角不備，佳劇亦不能多，惟《鍾馗嫁妹》、《五鬼鬧判》等，為都人所篤嗜。前場隨手及各觔斗虎【戲界謂赤身朱褲，專打觔斗之下把，每戲或四或八者，謂之觔斗虎。】經其教演，尚流傳未絕，且此兩劇皆他人所斷不能為者，桂山死，遂成絕調矣。

李牧子為淨界大家

李牧子，京伶淨界中之革命大家也，自李出而黑頭之唱一變。其唱以鼻音正音兼用，花腔最多，峭拔鏗鏘，頗足娛耳，如《天水關》中姜維一段，《御果園》中敬德一段，皆燕市人人所效慕者。然學

之不善，輒陷為輕薄子，花腔過多，必至無腔，滑調過多，轉不成調，故自李之後，即謂淨界無人亦無不可。

錢寶峰唱做並佳

錢寶峰以鼻音勝，尤能一嘯震人，【劇中謂之 哇呀。】直如海浪簸舟，人身為之起落者再，聲巨至此，疑古人嘯旨不外是矣。其唱以兼戲謔者為最佳，正唱如《沙陀國》、《取洛陽》，兼謔者如《白虎帳》【即《斬子》。】中之焦贊，《大名府》中之李逵，《岳家莊》中之牛皋，極魏徵嫵媚之長，有阿叔不癡之概。光緒中葉，年已六十以外，頭童齒豁，猶能發巨響以驚 人。淨以繪面為難，其花色極精極細。從前師弟授受，有專譜備載其式，謂之臉譜。寶峰固以繪面見長者，唱做並佳，各藝咸備，亦淨界之名家大家也。

金秀山為淨角第一

金秀山，京人，咸、同間在某部為官役。官役者，專伺官吏而司奔走者也。操作之餘，恆引吭高歌，聲若洪鐘。聞者咸驚異之，謂之曰：「若之藝宜可以雄長曲 部，睥睨一世，豈懷才而以潦倒終耶？」秀山心動，於是毅然辭役，而師何桂山。藝成，隸嵩祝成班。當是時，有小穆者，名淨角也，銅錘架子，無不擅長，與孫菊仙同隸嵩祝成。秀山親炙其緒餘，益致力於銅錘，其藝乃駸駸乎駕諸名淨而上也。

勝春、同春、四喜先後立，秀山實終始其事。光緒庚子拳亂後，同春蹶而復起，秀山在其中，與譚鑫培偕，論者推為淨角第一。其為劇也，雄壯沈著，端凝渾厚，喑嗚叱咤，四座為之震驚。晚年則蒼勁更甚，凡就聽者，莫不為之神往。

小穆用鼻音

小穆，即名淨穆鳳山。黑淨唱腔之用鼻音，小穆實作之俑。蓋以氣弱，遂藉鼻孔出氣以取巧也。將登場，輒先以煙酒、大麥之屬遍餉後臺小角及前臺之看座者，令俟其出臺皆為之喝采。梨園中人之不滿於小穆者，僉謂小穆之享名即由於此。

劉鴻聲唱善用氣

劉鴻聲，京師闤闠中人也。以喉佳，能摹擬諸家唱法，人爭譽之。遂入班，唱黑頭，多翔新調，聲名鼎鼎，見重一世。惟酷好酒色，兼容併包，夜無虛夕。積久，體不支，兩脛竟廢，失業貧甚。基庫

李某憐之，與至其家，為之飲食醫藥。期年漸起，久之遂能步，復竟杖而行。未幾大健，復能登臺，惟略跛耳。李年老而慈，於劉有再生恩，劉遂父事之。初出，猶止宿其家，後乃自為室，而仍間日往省，李亦時時顧之，事無大小，多秉命而行。性絕驕，園人不能御，惟李可以強之。每近色，則李之所以防而戒之者嚴，故不至橫逸，其技之進，皆李左右之也。

劉病起，氣較弱，以淨用力多，改唱生，而生唱中仍時時雜以淨，蓋習之久耳。其唱響脆高洪，以善用氣，故能延極長之聲，雖時以太過取譏於人，而音之充滿，究特異於眾也。

劉趕三敏於口

京師名丑之以有白有唱諧正兼行者，前有楊三胖丑，後有劉趕三。趕三敏於口，片語能歡座人，如扮《闖山》中之周鼎，《查關》中之娑羅院，皆盡掃陳言，獨標新諦。扮貼者舌戰少弱，為所窘者不知凡幾矣。

劉於崑曲、徽調皆能之，居常一驢一笠，往來長安市。唱《探親相罵》時，即以驢上臺，驢亦熟諳臺步，不異蕭梁舞馬也。惟詈人太過，往往口給取憎。然性至木強，屢辱不改，肆口傷眾，受桎於巡城御史署中溺桶旁者屢矣。後以獲罪親貴，頗知悔，漸謹飭。每行，見車有前導者，則鞭驢避道。或喝問之，輒下騎，去頂上所盤髮辮，垂手屈一膝作禮，敬對曰：「小的劉趕三。」其人乃大笑而去。

羅百歲為丑界翹楚

羅百歲，京師人，專唱丑角，而唱工特勝，能效汪桂芬、譚鑫培各音，故於丑界為翹楚。說白清利圓穩，有真能力，做工、臺步靡不精到。扮蔣幹，扮賈貴，均為人所難能，而獨唱《拾金》之聲調之佳，合唱《活捉》之臺步之敏，更不可復得，固非以專工俚語，便可作丑也。

羅與秦腔老生十三紅最莫逆。蓋羅初甚窘迫，十三紅與有解衣推食之誼。迨羅聲譽既起，同輩爭與交好，羅輒不為禮。問之，則曰：「十三紅與我不同道，愛我而好我若此，是真知己也。若輩回想前數年待我如何者，可以休矣。」

趙仙舫滿口新名詞

趙仙舫，名丑也。以隆準故，人以大鼻子呼之。【都中好作此類諧

偶，如從前名丑人胥頭之類，可偶甚多。」國牙伶利，語妙如環。光緒庚子以來，海內尚新學，趙頗通文理，專以新名詞見長。每登臺，改良、進化諸名詞，滿口皆是，妙在運用切合，不知者或誤以為東瀛負笈歸也。宣統辛亥以前，病死京師，後遂無繼起者。然滬伶之似此者則較多，固不僅夏月珊、夏月潤、潘月樵諸人已也。

草上飛張黑之縱躍

草上飛、張黑，京師武丑之曠世罕有者也，皆捷如猿猱，迅如飛燕，任意翻倒，隨情縱躍。唱《三上弔》時，貫索兩樓之顛，由臺飛跨而上，或往或來，或倒懸，或斜絆，或踞坐其上，或徐步其端，最後以髮掛而口啣之，掣令其身上下，此二人所並能者也。

草上飛不知其姓名，以鯉魚打挺為最奇，平臥於地，初則身高五六尺，次八九尺，再則一丈以外，每下，復落於原處，不知何由運力也。張黑幼習拳術，毆人亡 命，遂入梨園。其得意者為《賣藝》、《三上弔》等劇，能以手拍圈椅兩足，躍而登，旋翻而上，即以手持椅，與之同翻，以椅之足為其手，足起則椅落，椅起則足 落，憑空增其半身，翻騰自若。後以樓上有人議其微瑕，飛而及樓，將與尋衅。未至樓，而人擲以茗具，顛，遂傷脛腰，不復能奏奇技，一從事於說白，輒演《盜御 馬》中楊襄武之類，以自矜異。

昭容、雪如覲高宗

高宗南巡至清江，曾召女伶昭容，旋以鈿車錦幰送揚州，賜玉如意、粉盝、金瓶、綠玉簪、赤瑛、玉杯、珠串諸珍物。又有雪如者，高宗嘗以手撫其肩，雪如乃於肩上繡小龍，以彰其寵。

黃翠兒色藝冠時

黃翠兒，字綠筠，嘉慶初之常熟女伶，王天福妾也。初，大婦三胖子遇之虐，旋以色藝冠時，舉家仰食於翠，始善視之。山陰童杏浦見而傾倒，留頓浹旬，欲以多 金贖之，翠亦願奉杏浦盥匜，格於勢，未果。無何，而遂有小玉奴之事。小玉奴者，天福之媳，早歲曾適童姓，繼歸於王，亦以脂粉為生，其父母知之有年，一旦訟 之有司，意欲別售富室子。事本與翠不相涉，有以讒言進者，將居翠為奇貨，遂被逮。時翠方娠，杏浦為之上下營救，始以疾放歸。驚心甫定，懷珠遽隕，風雨梨 花，幾經摧折矣。

先是，有河南某丞慕翠名，思購為妾。某素漁色，且自頂及趾，無雅骨，翠百計辭之，僅而獲免。會以訟餘養痾江寧，某又極於所往，覘翠孤弱，將劫之以行。翠闔戶悲號，截髮以誓，事乃寢。比

其反也，威事云暮，天福夫婦方以訟事破家，不能自存，率雖心于杏浦，而身處窘鄉，義難恝然以 去，且天福夫婦亦不欲遽捨此錢樹子也，遂不果。時杏浦館安宜，歲時問遺，常不絕也。

大寶齡氣象崢嶸

大寶齡，廣陵人。面目開闊，氣象崢嶸，一洗青樓冶蕩之習。舊在揚州演劇，扮大花面，聲若洪鐘，《紅樓夢》中之葵官也。同治初，至江寧，或嫌其過於豪放，解之者曰：「柳耆卿曉風殘月，與蘇長公大江東去，並美詞場，何必嫋嫋娉娉之為是，而錚錚佼佼之為非乎？」

張桂芬演女劇

光緒初，滬有女伶張圭芳者，專演女劇。其女芷香能繼之，則扮小生、官生角色。

周處演御果園

滬有女伶曰周處者，以唱淨著。一日，有豪客臨劇場，使演《御果園》，語之曰：「果能袒裼登臺，當以巨金為犒。」蓋《御果園》中之飾尉遲恭者，每赤身出 場，客故云云。周利其金，竟從之。其實周登臺時，有長尺許之假鬚，披拂胸前，兩乳被掩無跡，此外雖袒以示人，原無別於男子也。

金月梅以做工勝

女伶金月梅初以晉人而久居南方，故柔媚如蘇杭佳麗。其於戲，用心甚至，每扮一角，必有所揣摩，或貞或淫，或悲或喜，或賢妻慈母，或靜女妖姬，傳意傳神，惟妙惟肖，大抵尤以悲惋有情致者為最得手。且以識字，能閱小說，往往自排新戲，如演《占花魁》中之花魁，《怒沉百寶箱》中之杜十娘，抑鬱牢騷，儼同實事。初著稱於海上，一時名士頗有欲納之者。且月梅有戲癖，悲歡一發於戲，故揣摩能工。後嫁傖伶李長山，致富數十萬金，蟄居津門，母喪後亦不復出。女伶以做工勝 者，惟此一人。惟做戲過近人情，口白亦流走太過，似新戲非舊戲，於戲界究為別派也。

謝珊珊演彩樓配

尤縉矣邪令，御史張尤奇以某貴人狎妓，有大人臣體，具摺劾參。蓋某美丰儀，喜狹邪游，南妓謝珊珊至京，某宴客於城東餘園，招之侑觴。酒酣，就餘園劇場演劇，與珊珊合演《彩樓配》，為張所聞，據實上奏也。其父某方綰樞要怒甚，遂令南營將士悉將妓館封閉數日以示懲。

王克琴有得意之作

女伶王克琴在津，亦以技名，惟喉音過尖，唱頗刺耳。性頗暴，往往於臺上詈人。特尚能京語，較津音略佳。演《雙釘計》等劇，兇燄大張，習與性合，亦為得意之作。他如《翠屏山》《梵王宮》《浣花溪》，或尚做工，或尚態度，或尚口齒，均能近似，然欲以名家則尚遠也。

楊翠喜長身玉立

天津女伶，以楊翠喜為最著，實亦浪得虛名也。以親貴某見而垂青，經臺垣一疏，遂傳不朽。某旋即內不自安，上疏請解職，疏略云：「臣系出天潢，夙叨門蔭，誦詩不達，乃專對而使四方；恩寵有加，遂破格而躋九列。倏當時事艱難之會，本無資勞才望可言。卒因更事之無多，遂至人言之交集。雖水落石出，聖明無不燭之私；而地厚天高，跼蹐有難安之隱。所慮因循戀棧，貽衰親後顧之憂；豈惟庸懦無能，負兩聖知人之哲。不可為子，不可為人。再四思維，惟有懇請開去一切差使，願從此閉門思過，得長享光天化日之優容。倘他時晚蓋前愆，或尚有墜露輕塵之報稱。」

翠喜貌本平平，惟長身玉立，有弱柳迎風之致，觀者重之。其唱口不佳，說白亦僅平穩。原籍本文安，稍長，從母鬻技津門，居常不與人往還，尚守伶界清律。鹺商王五賁緣得近之，旋與之約，以三千金貯之金屋，乃與有交。事定，適貝子至津，觀之而善，以佳人難得為歎，為翠喜所聞，恐入侯門，遂急踐五之約，得半價。其母挾以返里，料量田宅而歸。五遣人伴之，雖來往過都，實未駐足，更無入府復出之事，至津即歸於五。每梨園演劇，時與諸姬往觀，人多識者，疏中所云「水落石出」，即指此也。

恩曉峰舉止大雅

恩曉峰，幼讀書，酷好聽戲，心領神會，於名伶所長，咸能默悟。及長，遂獻藝梨園。唱工摹譚鑫培派，間有孫菊仙、汪桂芬之餘音。鎔冶既久，自樹一幟，舉止大雅，恰合鬚生，臺步之佳，猶其餘事也。　尤鑫培為吳綬卿所眷　吳綬卿中丞祿貞督辦延吉墾務時，佩邊防大臣印駐節瀋陽，跅弛自憙，朝飲獐血，夕走脂坡，歌

雲舞榭中，無日不有吳雌跡，尤貫女伶尤蕊培。尤以天姬蜑算一時，既受吳眷，名益著。未幾，以五千金聘之而去。宣統辛亥秋，石家莊之變，吳既被害，尤在津門，仍操故業矣。

金玉蘭夙慧

自鮮靈芝由津入都，而京都始有女伶，於是楊翠喜、劉喜奎相繼而往，未幾而金玉蘭亦至。玉蘭本貧家女，或曰京師人，或曰揚州人，不可知。父早死，其母攜之 寓天津，與下天仙戲園鄰。時翠喜方馳譽津門，其出入也，怒馬澤車，裝飾眩麗，潤色并及其母。而玉蘭之母豔之，乃以玉蘭師某伶，教之劇曲，學秦腔。玉蘭夙 慧，未一歲，即通其技，合拍中節，遂登場演劇。久之，名噪甚。有某將軍者，深賞之，乃出二千金為之梳櫳。

宣統辛亥，改革事起，吳綬卿死於灤 州，六鎮兵譁，天津亂兵亦乘機搶掠，伶人星散。玉蘭與母逃之鄉，途為亂兵所掠，見其母老，欲戕之，玉蘭力求免母，願殺己以代。兵憐而從之，仍挾母女行。俄 有二卒尾至，相與擁玉蘭入道旁叢塚間，欲遞淫焉。方纏縛間，玉蘭視旁一卒若有不然色，乃急呼曰：「某叔，豈忍視我辱耶？」卒於劇場中固識玉蘭者，乃大呼， 起斥眾，不當行強凌一弱女子，且謂此吾盟姪也，何可污。於是眾謝不知，以玉蘭付卒，卒脫玉蘭衣飾與眾，攜之俱歸。玉蘭深感卒義，拜為義父，且告卒以某將軍視己厚，倘語之，必可得濟。時某將軍駐兵近畿，卒持玉蘭手書詣之。將軍大動，出金，令二人偕卒往，慰玉蘭，并召之，自此玉蘭遂寓將軍所，卒亦得玉蘭力，補 伍。將軍欲納玉蘭，而母望奢，將軍不能如所欲，因不果。

娼妓類

公娼私娼

古有官妓，今無之，然有公娼、私娼之分。納捐於官中，略如營業稅，得公然懸牌，可以出而侑酒、設宴於家者為公，反是則私。至業此之鴇，所蓄錢樹子，悉為其假女，姓名皆偽託，閱時稍久，遂不可問，公私皆然，固不僅年齡之不能確計也。

妓有花榜

伶之花榜行於京師，而妓之花榜則屢見不一見，亦以狀元、榜眼、探花甲乙之。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其不得列於榜者，輒引以為憾。然其間之黜陟，亦係乎個人之愛憎，且亦有行賄而得者，其不

足徵信，亦與佾之花榜無以異也。

順治丙申秋，松江沈某至蘇，欲定花榜，與下堡金又文招致蘇松名姝五十餘人，選虎丘梅花樓為花場，品定高下，以朱雲為狀元，錢端為榜眼，余華為探花，某某等為二十八宿，綵旗錦幰，自胥門迎至虎丘，畫舫蘭橈，傾城遊宴。

順治末，蘇州有金某者，為相國之俊之宗人，恃勢橫甚，而家亦豪富，為暴甚多，前有殺人事，未白，復集全吳名妓，品定上下，為臚傳體，即花榜也。約於某 日，親賜出身，自一甲至三甲，諸名妓將次第受賞。虎阜，其唱名處也，傾城聚觀。時李森先奉旨巡按至吳，廉得之，急收捕，并訊殺人事，杖數十，不即死，再 鞫，斃之。

乾、嘉時，顧姬霞娛工曲能詩，居揚州姜家墩。錢湘舲遊邗上，於謝末堂司寇筵次品題諸妓，以揚小寶為狀元，霞娛為榜眼，楊高三為探花。

光緒丁丑，上海有書仙花榜，凡名姝二十有八人，而以一花比一姝，各區品目，並列評語。一麗品，王逸卿，芍藥，獨擅風華，自成響逸。二雅品，李佩蘭，海 棠，天半朱霞，雲中白鶴。三韻品，胡素娟，杏花，風前新柳，花底嬌鶯。四玲品，李琴仙，珠蘭，雲天氣概，冰雪聰明。五逸品，李寶卿，玉簪，秀韻天成，逸情 雲上。六清品，袁月仙，薔薇，奇花初胎，生氣遠出。七真品，胡寶卿，木香，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八時品，朱秀卿，杜鵑，鐵中錚錚，庸中佼佼。九練品，朱素 蘭，藍菊，躡跡寰中，舉頭天外。十俠品，朱幼卿，蜀葵，珠光射斗，劍氣沖霄。十一英品，朱管卿，茉莉，後來之秀，實獲我心。十二穉品，朱榮卿，牽牛，駢枝 並蒂，合璧聯珠。十三穠品，趙文翠，紫薇，瑤臺碧日，瓊海珊枝。十四倩品，黃寶卿，木芙蓉，弱不禁風，嫩還怯日。十五名品，朱湘卿，玉蘭，嚼花吹葉，抱月 彈風。十六俊品，吳麗娟，梔子，明漪絕底，清露未晞。十七能品，朱鳳娟，玫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十八柔品，周愛寶，山茶，綠水鴛鴦，青春鸚鵡。十九幽 品，朱佩卿，月季，寶鼎香濃，繡簾風細。二十豐品，朱玉卿，繡球，緱山之鶴，華頂之蓮。二十一循品，沈永卿，鳳仙，盈盈秋水，淡淡春山。二十二冶品，朱素 芳，碧桃，碧桃滿樹，白雲初晴。二十三姣品，陳月娥，荼蘼，超心鍊冶，著手成春。二十四媚品，楊雲卿，萱花，花開含笑，草種忘憂。二十五膩品，劉文卿，夾 竹桃，桃李春風，梧桐夜雨。二十六腴品，汪素娥，石榴，癢堪搔背，痛擬捧心。二十七穩品，金素娟，蠟梅，好鳥枝頭，落花水面。二十八豪品，陳芝香，雞冠， 耳際風生，鼻中火出。

光緒戊子夏季，上海又有花榜，凡十六人。其第一曰文波樓主姚蓉初，入座留香，當筵顧影，豔如桃李，爛比雲霞，以色勝。第 二曰懺素盦主張素雲，豔態迷離，神光離合，豐肌雪膩，媚眼星攢，以

態勝。第二曰小廣寒宮仙子陸月娟，體比傅肥，氣同蘭馥，端莊流麗，幽逸風流，以靜勝。第四曰媚春樓主朱素蘭，半面兒情，雙眉起秀，明眸送媚，憨態消狂，以態勝。第五曰蘭苕館主呂翠蘭，粉面呈妍，清瞳流盼，珠光四映，玉色遙參，以色勝。第六曰 語紅樓主王月紅，麗如月朗，妍比花鮮，貌似珠圓，肌同玉潤，以色勝。第七曰韻珠樓主張善貞，逸響凌雲，妍姿瘦月，歌筵盪氣，夢枕銷魂，以度勝。第八曰絳跗 仙館主林黛玉，蓄意纏綿，含情綿邈，嫣然一笑，神在箇中，以韻勝。第九曰湘春館主胡月娥，粉裝玉琢，雪媚花妍，鼻準堆瓊，眉峰橫翠，以色勝。第十曰蘭語樓 李秀貞，以貞存心，其秀在骨，態濃意遠，語媚音嬌，以情勝。第十一曰瓊蕤閣主張月娥，薄嗔含嬌，蓄情寄笑，桃花釀色，蘭蕊流芬，以情勝。第十二曰綺霞閣主 唐紅玉，容比月圓，視同姻媚，唐環漢合，大玉明珠，以豐勝。第十三曰環碧樓主楊翠芬，秀外慧中，豐碩秀整，號肉屏風，稱大體雙，以豔勝。第十四曰涵碧樓主 林湘君，腰細楊柳，臉媚芙蓉，秋水凝愁，遠山蹙黛，以態勝。第十五曰飛雲閣主姚雪鴻，宜笑宜顰，若近若遠，意藏於靜，神注於嬌，以媚勝。第十六曰凝秋榭主 朱素芳，素面呈嬌，纖軀逞媚，婀娜流利，竟體芳蘭，以娟勝。

妓之奉客

妓之所以奉客者，夜度而外，曰侑酒，清歌一曲，足以怡情，此外則或飲或博，無非作為無益而已。

跳槽

跳槽頭，原指妓女而言，謂其琵琶別抱也，譬以馬之就飲食，移就別槽耳。後則以言狎客，謂其去此適彼。不得其解，或本元人傳奇，以魏明帝為跳槽語也。

烏師

烏師者，妓院之樂師也，南方皆有之。妓出而應徵，烏師輒攜胡絃以從，於席次佐曲。

京師之妓

京師皇華坊有東院，有本司衙衙。本司者，教坊司也。又有句欄衙衙、演樂衙衙，【後改眼藥衙衙，在四牌樓南。】其相近復有馬姑娘、宋姑娘衙衙、粉子衙衙，出城則有南院，皆舊日之北里也。順治初，沿明制，設教坊司。

京師指妓館所在地曰衚衕。衚衕者，火弃之首轉耳。凡小巷首曰衚衕，而獨以衚衕為北里代名詞，遂以游妓館為逛衚衕。又指妓館曰小班。小班之名，起於光緒中葉，內城口袋底、磚塔衚衕等志，均有蓄歌妓者，曰小班，以別於外城劇園名某班某班者云爾。自經庚子之亂，內城歌妓星散，而外城各妓館遂沿襲其名，非十年前之舊也。

丁酉、戊戌間，南城娼寮頗卑劣，視韓家潭之伶館不如遠甚。其規制，大抵一果席，二金又當十錢四緡，其次則不設宴，不歌曲，但可留宿，費當十錢二十緡耳。費既少，妓之程度亦甚卑下，僕御走卒得一金，即可強邀一宿，群妓亦欣然就之。蜀南蕭龍友謂黔卒里使窟穴其中，非虛言也。

京師妓館分三級，一等即小班，二等謂之茶室，三等謂之下處。此乃營業等級之區別，別有南幫、北幫之稱，則地理上之關係也。

妓寮向分南北幫，界限頗嚴，南不侵北，北不擾南。大抵南幫活潑，而不免浮滑，北幫誠實，而不免固執。南幫儀態萬方，酬應周至，若北幫則床第外無技能，偎抱外無酬酢。顧亭林論社會情況，以「閒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評南人，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評北人，覿南北兩幫之妓女亦猶是也。

北幫妓女，例有上車、下車之典禮，客必賀之。

北幫之養幼女者，教以彈唱，稍長，令至　院為妓，得賃金，京師曰領金，亦猶蘇滬之稱本家者也。歲時，妓恒歸省之。

大了，北幫妓院有之，率為四五十齡之老婦，管理全院之事，意謂妓與客一切之交涉，皆可由彼了之。妓欲留客，亦必向其請命，得其同意而後可。

南幫妓院例，男傭之外，又有女婢以供驅使。而北幫妓院反是，房中役使之人，皆青年子弟，稱之曰茶壺。

北幫妓院之妓及傭，對於顧客，恒為同等之待遇，即有軒輊，亦不形諸面目，且不以衣飾之優，劣定遊客之等級，南幫則不然。

合南幫、北幫計之，在光緒丁酉、戊戌間，僅三十七家耳，一家不逾十人，少僅三五人。生客以排果席為相見禮，一次給現金，此後則皆之記之於簿，以故逃債者甚多，掌班者虧累不支，倒閉相屬。庚子亂後，改絃更張，此輩乃得藉以自存，而章制亦略有變更。入門，座客盈室，奴導入小屋中憩息，謂之坐櫃房。前客去，乃引入所親室，謂之到本房。約坐一小時，攬衣起，出擲銀幣一圓於案，鏗然有聲，謂之開盤子。客留止宿，夜度資費銀幣八圓，亦有十二圓者。

充箱不業，攜人勒贖之風甚熾，妓之者名者，每出門，輒帔攜，故相戒不敢出局。業此者，北人謂之渾渾。庚子亂，渾渾多戕死。警署立，又實行保衛，各妓衣服麗都，徹夜來往，老妓見之，咸謂別有天地，非復人間也。

京、滬冶游，有一異點。滬之長三，非有確實之介紹人，不能入門，蓋純係以信用為主，屬人主義也。京師則不然，無論生張熟魏，識與不識，皆可問津，且大了高叫見客，妓即相率而出，任客選擇也。

冶游者夜手一紙製白小燈，入其門，謂之闖門子。燈為娼家所贈，甲所贈，攜入乙門而捨之，出乙門，則乙又贈之，以入丙門矣。以是之故，妓寮門內，皆懸紙製 白小燈纍纍。入門，群僕旁立，大呼見客者，上門桁以朱色紙署其班名，紅色布二三尺許，垂於門端，門燈大書「鴻禧」二赤字者是也。

京師酒館，不能召妓侑酒，若在妓院肆筵設席則可。

有所謂割靴者，以甲眷某妓，而其友某乙於暗中復狎暱之也。二人共狎一妓，則稱為靴兄靴弟，而伶界亦有此言。

或作《燕京雜詠》，其一云：「金粉飄零燕子磯，空梁泥落舊烏衣。如何海外鵝鵝鳥，還傍華林玉樹飛。」蓋指東西洋娼妓雜居內城者而言也。自光緒辛丑和議以後，京師禁令大開，東單牌樓二條胡同第一樓者，初為日本娼寮所在，馬櫻花下，人影憧憧。繼而改為西娼，門前遂漸冷落。

道光以前，京師最重像姑，絕少妓寮，金魚池等處，特輿隸溷集之地耳。咸豐時，妓風大熾，胭脂、石頭等衚衕，家懸紗燈，門揭紅帖，每過午，香車絡繹，遊客如雲，呼酒送客之聲，徹夜震耳。士大夫相習成風，恬不知怪，身敗名裂，且有因之褫官者。

京師之伶不敢謁妓，卒然遇之，必屈一膝以致敬，稱之曰姑姑，妓則貽以手巾、荷包等事。光緒庚子以後，伶漸縱恣，與妓會見，則不然，其後且有相狎者矣。然妓女若與優伶共宿，則人皆賤之，若與閹人共宿，則聞者不復顧。

天津之妓

天津密邇京師，水陸交會，俗頗奢靡，故聲色最焉，纏頭豐侈，游人紛沓。國初率多土著，洎康熙時，秦、晉之妓亦聞風而麕至矣。然佳者蓋寡，其稍稍出色者，即不能留也。至光緒時，妓館之上等者，皆在侯家後，有南幫、北幫之別，更分為小曲班、坐排班各等。蓋自汽船通後，南幫妓至，遂日盛一日矣。南幫多蘇、揚人，

北幫多直隸人。

北幫女閭自稱曰店，其龜鴇曰掌櫃，假母曰領家，領家所居之處曰良房，指引桃源之人曰跑洋河，一曰跑河兒，稍佳之處曰大地方，次者曰小地方。客至，男僕相迎，讓客歸坐，即捲簾大呼見客，則諸妓相率而至矣。客選中某妓，則開煙盤，打茶圍，曰坐過，收夜度資之半也。客有故稱不中意而行者，謂之打糠燈。至暮，遊人甚夥，東出西進，彼往此來，尤以營伍中人為多，人稱為大袴腳，間有專以打糠燈為事者。等而下之，則在西城外之西關及紫竹林。租界外亦有土娼，所居多矮屋泥垣。

狗男女者，天津下等妓院之名稱，次於小曲班、坐排班者也。光緒時有之，下流社會之人趨之若鶩。若曰此等男女，不擇地，不擇偶，而隨在可合，如狗之奔走道途，急急求歡也。

粵妓多在紫竹林，衣飾簪珥，迥異北地胭脂，俗稱曰廣東娼。然皆北產而為粵鴇所豢，因習其語言，從其風尚也。

距天津城之西三十里，有地名楊柳青者，瀕運河，人家皆曲折隨水，多樹，繞屋扶疏，中多女閭，始於順、康，至光緒之初葉猶未衰。

開封之妓

開封之妓，上者曰馬班子，居第四巷，或寄居逆旅以伺客，蓋藝妓也。其住會館衙衙者，則專以夜度為事。

鄭州之妓

鄭州亦有馬班子，善謳胯胯調，若招使侑酒，須錢三千文。其至也，有男傭鳴鑼為導，且行且擊，蓋預報其至也。逡巡間，妓隨之而進，屈一膝，徧向座客行禮，乃就坐，問座客姓名，行酒畢，手持上有劇目長可尺許之扇，乞主人點曲，主人還以讓之客。點一曲，更賞錢二千文。其下等者，日奔走於鐵路之沿軌，伺過客，隨之入逆旅，嬲客點曲，或且留宿焉。客不屬意，輒出房盤旋於院中以避之。

奉天之妓

奉天之妓院，俗呼為窰子，分三等，上等曰京班，中等、下等皆曰堂。大率為京、津、山左之產，而絕無土著。彈唱時，用二胡，皆大鼓調、梆子調也。間有一二能西皮、二黃者，則居為奇貨，聲價

丁 倍。光緒乙巳以前，衣色同紅綠，自即同長人，塗抹脂粉，自謂美觀。與人對語，口中時有惡臭，則好食蔥蒜之故也。

光緒末葉，奉天衙署局所多南 人，而江、浙人尤多，於是妓界始有揚州人，繼則蘇州、杭州名妓亦漸有至者。風尚所趨，以致北妓亦盡效南人妝飾，衣服姿態，為之一變，有南班子、北班子之 分。至丁未，官廳以各妓散居，不易檢查，特於西關外改築馬路，直通鐵道，以餘資創平康里五衖，建屋百餘間，使妓院聚於一處。有私行賣笑者，查出懲之。

妓院之規例，其始惟上盤子、留宿二事而已，罕有叫局者。自平康里既成，南妓絡繹赴奉，一二衖中，南妓實居多數，並有南北合院者，北妓亦盡效南妝，始有花酒、和局等種種繁費。惟叫局尚須銀幣五圓，以須侍坐與客同散，不若上海之一唱即去也。

客游於妓院，入門則妓出迎，謂之見客。客選定一妓，謂之招呼。其最上者，所費之銀幣，上盤子二十角，夜度及博各一百二十角，置酒二百八十角，便餐一百八十角，侑酒五十角。

客初至而欲留宿，須先上盤子，蓋以呈身為方針耳。留宿須先給資而後入房。而妓女與客有染者，以打罵為親愛，否則客必鬱鬱不歡，以為大辱。客至一次，須上 一盤子。而規則甚嚴，客狎一妓，凡客之戚友曾同往一次者，即以大爺、二爺呼之，以客禮相待，不能再上盤子，非本客斷絕，別狎他人，不能接待，否則錢雖多， 不可也。

土坑，最下等之妓也，旗、漢皆有之。夜度資有銀幣三圓、二圓之別，其狎客以中流社會之人為多。

土窰子皆土著，入夜，客挾制錢五六百文以往，即可於翌晨出門，所往者為販夫走卒。

蘭州之妓

蘭州之妓，皆為私賣，且十九非土著，大率各省之官幕兩途，流落隴中，不得已而賣淫者。狎客相語，甲曰「今日吾見某太太」，乙曰「今日吾見某師奶奶」也。

山東大道之妓

同治朝，南北汽船未通之時，凡騾車所經處所，必有逆旅。遵陸者輒於日暮投宿，卸裝入戶，恒有所謂小媳婦兒者隨之以進，手抱琵琶，嬲客點戲，強聒不休，夜 闌鐙炮，即可留髡，否則亦必唱一二

曲，待有酬賞而後去。其多有，則導于殘錢，亦退矣。惟面目類皆醜惡，濃抹脂粉，高髻緊袴，僅見其剛健而不見其婀娜也。

蘇州、揚州、清江之妓

古之佳人，大抵出於燕、趙，實指妓女而言。晚近以來，則以揚子江流域之江蘇為多，蘇州、揚州、清江皆有之，引類呼朋，分往各省，南之閩、粵，北之遼、瀋，無不為其殖民之地。亦以舟車大通，無羈旅行役之苦，有賓至如歸之樂也。

江蘇多美婦人，不獨蘇州也，而蘇為尤美。但以娼妓言之，金閶名姬，所在皆有，其在上海者無論矣，近而浙、皖，遠而湘、鄂，且北及於燕、趙以出榆關，所至為人歡迎，固著稱於通國也。他若揚州、若清江之隸名樂籍者亦多，惟行蹤不甚遠，亦猶汽車、汽船未通以前之情狀耳。

院女之稱姑娘，自蘇滬外，各省皆然。

蘇州之妓

蘇州為東南一大都會，俗尚豪華，賓游絡繹。宴客者多買棹虎邱，畫舫笙歌，四時不絕，垂楊曲巷，綺閣深藏，銀燭留髡，金觴勸客，見之者輒疑為天上人也。

蘇之蓄妓者若置產，曰該討人。妓欲嫁人，非出錢與之以自贖不可也。

官人，分任官職者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又稱人之有官者，韓愈《王適墓誌》：「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宋史》：「岳雲年十二，即從張 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為贏官人。」其後常人亦冒此稱。《武林舊事》所載，有金四官人以棋著，陳三官人以演史著。《夢粱錄》所載，有徐官人幞頭鋪，崔官人 扇面鋪皆是。久之而亦稱妓為官人，蓋言其受轄於官而非私娼可比，類於古時官妓之為在官人役也。後又曰倌人，然非《詩》之「命彼倌人」之為主駕車馬之官，徒 以官而誤為倌耳。

女傭之已嫁者曰娘姨，未嫁者曰大姐，隨妓應召而往曰跟局。妓以齒稚貌陋，不能度夜，而以娘姨、大姐之名義代小先生營業者，曰打底娘姨、大姐。且有曾為妓而忽降為跟局者，又有向為跟局而忽升為妓者。

乾隆時，蘇之船娘纏頭有餘，即購樓臺於近水處，几案整潔，筆墨精良，春秋佳日，妝罷登舟，極煙波容與之趣。薄暮維船，登樓重

讌，添酒迴燈，死如閉閣。遇風雨，不出門，至節者廠巷，雖千呼萬喚不出也。

光緒初，蘇州之湖田，平康最盛，有數百家。及闢商埠於青陽地，妓館遂多。未幾而又移之於閶門外矣。

上海之妓

上海以有滬瀆在邑之東北，故俗稱曰滬。一隅之地，靡麗紛華，甲於通國。花為世界，月作樓臺，自夜向晨，徵歌鬬舞，由城外以達城內，固所在皆如是也。

滬自嘉、道間名流踵至，提倡風雅，領袖章臺者，如王月仙、褚雲孫，固一時之秀也。其時朱某、陳某以財雄，丁某、王某以俠著，閩粵大賈固皆擁有巨貲，不惜千金為此中生色也。

道、咸之交，妓院皆在城中，虹橋左側，鱗次以居，妍媸畢具，門戶各分，以產於蘇、常者為佳，土著次之，維揚、江北又其次也。修容飾貌，爭妍取憐，所著衣服，競尚新裁。

唐家衖有二，唐瑜之故宅也。在魚行橋南為東衖，在闞水橋西為西衖，悉麗人所居。途雖邐迤，游蹤競集，粉壁明窗，備極閒雅。每至更闌人靜，琴韻簫聲，猶徹牆外。閩、粵大腹賈擁厚貲者，遨遊其間，意有所屬，輒張夜讌，鬬酒藏鉤，樂無逾此。纏頭一擲，動費不貲。

梅家衖以梅宣使得名，地頗幽僻。每有麗姝，避喧趨寂，僦屋其中，靚妝雅服，位置自高，羞與市倡為伍。惜有鋤蘭惡客，斫桂荒傖，摧折百端，以致一月數遷，不遑安處。

鴛鴦廳側，地亦幽深，十餘家相連屬。每有闞闐豪家，月出數十金，供其揮霍，自此閉置閑房，他客不能見矣。然間多黠者，俟其他出，則竊召所懽，啗以重金，甘為野鶩，恥作家雞，煙花本質，往往然矣。故鮮有能謝客杜門，日不下樓者。

虹橋西南為白柵，曲折以行為西倉橋，白柵南為張家衖，其地附近，多藏名姬。間有雙趺不纏，而姿首明秀，稍著名譽者，大概來自吳門，無所依著，遂不得不作此生活。

咸豐癸丑以後，妓院漸移城外。馬路既建，闞闐日盛，層樓複閣金碧巍煥，又得名花以點綴其間，於是趨之者如鶩。庚辛之交江浙淪陷，士女自四方至者，雲臻霧沛，遂為北里鉅觀。

同治初元，東南兵亂，僦居者眾，貿易繁盛，利市三倍，青樓中擁

序貫看，指不勝屈。內「以後，亂既底定，富商殷戶皆合回鄉，闤闠遽為減色，擲纏頭者非復如前之慷慨矣。

妓院之房闥，多以西洋印花紙糊牆壁。所置扇屏燈幔，悉畫墨梅，頗有雅致。陳設各物亦極精麗，掛壁則有鑲金大鏡，近窗則有軟籐睡椅，別以獨腳小圓几列水果其上以供客，呼為百靈臺。蓋所蓄百靈鳥籠中必有小圓臺，此則取其象形之義也。

同、光間，滬城之妓，皆在老北門內沈香閣東，最著者為朱家莊。過小石橋為季家衖、畫錦坊，西為薛衖，深街曲巷，別有洞天。循徑而行，菜畦數弓，柴扉雙 板，自饒幽致。每日薄暮，紅裙翠袖，歷亂簾前，目不給賞。流盼送媚，則縈陽墜鞭；選美徵謌，則群花奪寵，可不謂其盡態極妍與！

是時也，公共租界之南京路一帶，亦為冶葉倡條棲止之所，然大半鳩盤荼，不足當雅人一盼。每當金烏西墜，玉兔東升，塗脂抹粉，遍倚市門，遇鄉氓之抱布貿絲者，輒目挑手招，必欲羅致幕下而後已也。

至如城外之臨河一帶，自北至東，亦多娼家，編竹為籬，摶泥成壁，湫隘殊甚，稍自愛者每不屑處。然亦有佳麗雜處其中，非由操術不工，即由名譽未噪，託跡下流，為時白眼，雖名士失所，何以加茲。

滬上地隘人稠，租界屋宇，鱗次櫛比。光緒初，大小妓院遂皆集於是，凡三幢兩廂之屋，輒有數妓分居，長三、野雞皆然。而么二所居，間有廳事，故自其門外觀 之，么二規模轉較長三為宏大。野雞之善於鋪張者，亦與長三相類。惟無論長三、么二、野雞，其門口必有一牌，標題姓名或別號於上，牌以木製之，髹以漆，精者 為銅為玻璃，且有書姓名於燈者，尋花問柳之人益易辨認矣。

道光以前，上海黃浦多泊賈舶，土人每以舟載妓應客，舟子輒高聲呼曰：「客欲喚妓 乎？」客應，即移棹至矣，衾裯笙笛，無不具備，拂曉輒去。亦或與西人結交。西人即汽船之舟子也。其舟全身白堊，俗謂之白肚皮船，皆泊浦心。舟中所攜紅毛 酒，貯以玻璨瓶，色紅味甘，辣如丁香，功勝媚藥。楊徵男嘗有《淞南樂府》云：「淞南好，海舶塞江皋。羅袖爭春登白肚，玻瓶卜夜醉紅毛，身世總酕醄。」

黃浦之近虹口處，有西洋妓艘，歲一二至。華人之能效其語言者，可易服裝而往，纏頭費亦僅二十餘金。

妓院初有規則，至光、宣間而蕩然無存。客蒞院，妓侍坐，婢媼遙立，伺應對，後則嬉戲成風，諧謔雜作矣。客初就坐，妓自進瓜子，婢媼進茗，茗碗必有蓋有 托，後則以無蓋無托之瓷甌進矣。客

設宴，妓日逕滔逕饌，倘院諸姬皆入至致算，雖翩然即去，亦必一一酬應，久之，此風惟行於么二矣。

鴇婦羅致人才，出金錢聘姊妹花，以實院中，謂之帶擋。如別有所適則完璧歸趙。名妓帶擋，有多至數百金者。而不逞之徒，垂涎獵食，擇肥而噬，自謂花護金鈴，實則子傾錢樹也。

鴇婦之別稱為本家，親生女之在院者，無論為妓與否，皆稱小本家。惟私通奴僕，則以良家子女之犯奸視之，而加以責詈。所蓄養女俗謂之曰討人者，亦以阿姆稱本家，視之如母。

各妓出局侑酒，片刻即去，例歌一曲，有時或不發聲。且客以茶話飲博而至其家，其位置自高者，且難一面。妓於客私有所索，其費謂之小貨，方法不一，或託言還債，或使客代償衣飾費，或徑言告貸。

妓院之徵收客資，例於端午、中秋、年終。客每有屆時而避匿不見者，或不名一錢，或不能清償，謂之漂帳，蓋如物之入水而漂去也。

論滬妓之差等，輒曰書寓、長三、么二，是固然矣。然在同治初，則書寓自書寓，長三自長三。蓋書寓創設之初，禁例綦嚴，但能侑酒主觴政，為都知錄事，絕不以色身示人。至光緒中葉，書寓、長三始併為一談，實則皆長三也，無專以說書為業者。即謂長三為冒充書寓，亦無不可。

長三者，最上等之妓也，以應召侍座，例取銀幣三圓，故名。普通稱之曰先生，年長者曰大先生，處女曰小先生，非處女而冒稱小先生者，人稱之曰尖先生。

客之於長三也，非由書樓點曲而相識，亦必有人為之介紹。至其家作茶話，曰打茶圍。客入門，即有男傭高呼客來，其女傭必出而相迓。茶圍不給錢，茗飲以外，有水果、瓜子、鴉片煙、水煙之相餉。新歲元宵以前，第一次往，妓出果盤敬客，謂之開果盤，可給銀幣二十圓，或十六圓，或十二圓，至少亦十圓。

叫局，召妓侍座之謂，例須銀幣三圓，旋以欲廣招徠，改為二圓，後又貶值至一圓。不問生熟客，皆可召之。如有素識之娘姨、大姐在其處，可於箋上書明某某跟局 字樣。同座之客，若為舊相識，遇之亦可轉局。局錢，熟客年節結，過路之客則臨行時結算，么二亦如之。光緒季年，公共租界工部局以征收曲戶轎捐，妓應徵召，不乘轎而坐男傭之肩以行。慮或墮也，則一手據其顱，雖年逾花信者亦然。傭若意甚得者，腰腳挺勁而趨風，而江寧、揚州、鎮江亦然。所謂喫酒者，置酒於其家 也，每席銀幣一圓，下腳【犒賞男女傭者。】五圓。新歲元宵以前及冬至夜酒，下腳加倍。酒錢、局錢

隨後結算，下腳歐華即付。往打唱【如住即及壽日等，妓家多有打唱。】之日，每席點曲二齣，另賞二圓。如遇清明、立夏、端午、七夕、中秋、重九、冬至、燒路頭、【即迎接五路財神之謂。每節二次，曰開帳路頭、收帳路 頭。】宣卷【延道士誦經。】等及生日，客例以和酒為報。每酒一席，謂之一檯，兩席曰雙檯，四席曰雙雙檯。若召友博於妓家叉麻雀者，謂之碰和，每八圈十二 圓，客各出三圓，碰畢即付。碰和之日，妓家例有四盤四碗之和菜敬客，由客點菜亦可。冬夏二季，對先生則給以帽錢及手巾錢，至少十圓。年節將屆，及熟客出門 時，娘姨、大姐送盤，男傭進手巾，均須以二圓賞之。轎飯錢，即犒客之車夫者，通例馬車四角，東洋車二角，此費即在下腳中取給。客多，則須津貼若干，至少一 圓。

長三不言夜合之資，有客留宿，不書於簿，但隱有標識而已，惟須給下腳費，至少銀幣十圓。向客索銀物，謂之曰斫斧頭。其號為小先生者，雖不可究詰，而梳櫳之費至巨。如有恩客，則為鴇婦所不喜，而與客私約嫁娶，尤所猜忌，必盈其欲壑，好事始諧。恩客者，情好尤篤之客也。

光緒初，滬上青樓皆萃於公共租界之兆富、兆貴、兆榮、兆華、東畫錦、西畫錦、日新、久安、同慶、尚仁、百花、桂馨各里，皆上等勾欄也，俗稱板三局。未幾而廢。

同、光間，有所謂二三者，在廿四間樓，客所費銀幣，裝乾濕二圓，出局三圓，蓋以么二排場收長三身價。光緒中葉，已無之矣。

次等之妓為么二，或稱之曰堂名，亦曰堂子，粉白黛綠，列屋而居，其佳者謂之堂頂，下者謂之堂底。最盛者，一堂中可三四十人。同、光間，城中不盈十家，院 宇深沈，樓閣高迴，層檻迴廊，宛如世族，青驄白板，闐咽其間。其後則集於小東門外。久之大火，蕩為灰燼，始遷公共租界之東西棋盤街。

謂之么二 者，以出局必銀幣二圓，故名，從未貶價，不若長三之減至一圓也。雖無人介紹，亦可徑打茶圍。初次入門，喊移茶，【男傭高喊移茶一聲。】既喊，則粉白黛綠者 稱娖而出，環立客前。客指定當意者一人，即入其室，出瓜子、水果以相餉，謂之裝乾濕，給一圓。明日往，可不需資。又明日往，則轉局，蓋仍裝乾濕，仍給一圓 也。若於移茶後，越三四日而始再往，則即轉局。此後應否給資，皆視其有無水果為斷。惟朔望有必裝乾溼之例。開果盤，普通十二圓，喫酒須十二圓，碰和與長三 同。

光、宣間，么二生涯銳減，以出局之資昂於長三，且朔望必裝乾溼，故皆望望然去之。於是有六跌倒之說，謂蠻付銀幣六圓，即可留宿，不必植立 而使其身倒下也。或以詢丹陽何陟封鹺尹錫詩六圓計算之法，陟封曰：「移茶一圓，轉局一圓，夜廂【么二以下之妓留客住宿，曰夜廂。長三無此名詞，雖留客亦惟 以借乾鋪為名

也。」一圓，下腳一圓，合計之則為八。」蓋已刪去叫局、喫酒、碰和之費矣。

么二妓院每於重九前後，設菊花山，嬲客置酒以為樂。

同、光間，有曰草臺者，房櫳深邃，被服麗都。客至則調片芥，供瓜果。茗杯甫進，而粉黛雜陳於前。客意有屬即可定情，躪柳眠花，頓成鴛夢。雖春風一度，各自東西，亦未嘗不可慰牢愁，娛羈旅也。其夜合之資及他事，率遞減於堂名一等，故冶遊而惜費者，往往舍彼就此。

私局之為地也，至閒靜，亦同、光間有之。未必家有廚孃，每讌會，輒沽酒市脯於外。而帷帳衾裯務必精潔，花朝月夕，佳客過從，煮茗啣杯，略有風趣。光緒初城中多至三百餘家。

城中逆旅，率藏麗姬，若愜客意即薦枕席，賓至如歸，遂有室家之樂，謂之花寓，同、光間有之。至光緒中葉之旅館，雖有流妓寄居營業，客可前往，然非居停主人所蓄之錢樹子也。

滬上商業中人，於凡營業之未入行者，曰野雞，輕之之辭也。久之而妓女亦有得是稱者，以有卑於長三、么二也。自光緒中葉以後，若輩之多，以漢口路、南京 路、福州路之西為最，群雌粥粥，蹀躞路隅，夜漏三下，猶執途人而語之曰：「盍就宿儂家乎？」又有自炫於茶肆者。此與明代之揚州歪妓，法國巴黎之市娼，無或 異也。

客之游野雞妓院者，或偕之往，或自叩門。初至，必裝乾濕，酬以銀幣一圓。明日又明日往，可不出資，以俗有一局三茶圍之說也。裝乾溼，即 打茶圍也。惟第四次必轉局，亦給一圓，此後則惟遇朔望始有之。若於初次裝乾溼後，越五六日而始再往，亦必轉局，以隔日稍久未必相識故也。至若為所強拉而入 門，不愜客意，小坐即行，茗至不飲，可給以銀幣二角，謂之坐房間錢。

客之宿於野雞妓院也，夜廂費為銀幣一圓半至五六圓。若在深夜十二時後，過 客稀少，雨雪交加，而遇哀鳴求偶者，則一圓二角綽有餘裕，以俗本有「準準足足，一圓二角」之說也。客或短衣襤褸，即不及一圓，亦有之。然於宿費之外，則有 下腳費約數角，點心費約數角，少者各一角。越日客起，如需點心，可自出資以購，惟亦須有以餉之。

夜廂之外，在晝曰日廂，在薄暮曰黃昏廂，俗皆謂之曰關房門。其資費大率為一圓，而仍須下腳。草草了事，匆匆出門，明日相逢，即視如路人矣。

野雞妓院無喫酒之例，僅可小酌便餐，但約計需錢若干，如數與之，使其婢媼出購，俾得稍有沾潤而已，不必另給資也。且以不喫

酒，遂無出局之例。至於唱和之費，則上等有為銀幣十一圓，次之則八圓、四圓、二圓、一圓、八角。八圓以上有和菜相餉，四圓、二圓有點心，下此則惟茶與水煙。

野雞妓院之虐待 討人也，或有虛夕，則鞭撻隨其後，甚至如問官之高坐堂皇，鴇婦高踞於上，討人戰慄於下。叱之來則來，命之跪則跪，當用刑時，哀號呼痛之聲，慘不忍聞，且必 嚴戒之曰：「汝若訴諸客，必立置汝於死。」故雖身受劇刑，無敢或言。其出入也，必有一二人尾諸後，蓋恐其懼而逃也。且又迫使未成年之雛女強令接客，故常有 一度春風，至數月不能舉一步者。至於病骨支離，而猶令植立於風雨中，半夜雞鳴，不容稍憩，以致病劇而遂不起者，則更比比皆是矣。

名媛賃居僻 地，自稱住家，俗謂之曰住家野雞，同、光間已有之。往來狎客，不過數人，無門庭喧遝之擾，唱曲搊箏，捧觴調斧之事，皆不屑為，其恃嬌尚奢，頗有邀人傅粉不 自著衣光景。至光緒甲申以後，若有人介紹，即可得門而入。其規則與普通野雞略同，所異者不上茶樓，客至不裝乾溼耳。每往輒給銀幣一圓，與之讌則不拘，夜度 資亦較昂。

同、光間，滬城僻巷各煙館，以售鴉片為名，率以女子調食。客入，以百錢贈，若留宿，亦須餅金。至光緒中葉，則惟南市沿浦江之鴻昇碼 頭一帶有之，恒嬲客多吸，頃刻可七八盒。而公共租界之福州路、北海路、寧波路，亦有類此之煙館，俗曰過夜煙間。開一燈，銀幣三角錢二十文。無家之流氓，輒 開燈以待天曙。女子不為客調煙，惟周旋其間，如文君之當壚然，亦留客。自明令禁煙，皆歇業矣。

花煙間為滬妓之下等者，以江北人為最多，同、光 間已有之，多在蕩溝橋左右，及北門外之新街。門外悉綴一燈，自橋畔望之，密於繁星。每當夕陽西墜，紅裙翠袖，歷亂簾前。然大抵蘖面變相，見者悉呵以木賊花 妖。求於顰眉齵齒中，略可人意者，百不一覯。至光、宣間，則公共租界，法租界無不有之，而山東路、城河浜、十六鋪、蘭芳里，尤為麕集之地。日暮夜深，過其 地者，輒聞喚客之聲也。開燈吸煙一次，佐以茗及瓜子一小碟，酬以銀幣一角錢二十文。禁煙以後，茗及瓜子而已，且當時亦非真煙，牛皮膏耳。夜度資銀幣一圓三 角，其中之三角，析計之，實開燈二角，下腳一角也。若為日廂，黃昏廂，則各出五角數十文。

滬妓之最下者曰釘棚，出銀幣三角，於光天化日之下，即可求歡，俗曰打釘。生涯之盛者，日可十餘次。若夜間留宿，所酬較多，然亦不及一圓。

廣州妓女之居滬地者，皆不纏足，曰老舉，簪珥衣飾，迥爾不同。光緒中葉，南京路後之五昌里，有三四家，皆曰某某樓，樓各十餘

人。袁翔甫《滬北竹枝詞》云：「輕綃帕自玉生香，共識張家是五羊。聯袂拖鞋何處去，膚圓兩足白於霜。」即指此。客至老舉家茶話，曰打水圍，即打茶圍也，不給錢。惟生客不能逕往，必 先招之侑酒，始為相識，乃可入門。叫局之費，年長者銀幣二圓，稚者半之。如交誼已摯，一日數次，可以一局計資。若在其家，必先叫一本堂之局，始能再叫他 局。所謂開廳者，設宴於廳事也，價有十六圓、二十圓、二十四圓、三十圓四種，聽客自擇。所謂消夜者，夜中備小喫也。肴於粵人所設之酒樓喚之，客僅可三四 人。惟每客必叫本堂局，至少每客一人。

同、光間，洋涇橋畔多粵東女子，靚妝炫服，窄袖革履，足長七八寸，或跣而不韈，膚圓光緻，輒曳繡花高 屧，挽椎髻，著羅褌，以錦帕裹首。其中妍媸不一，稍佳者膚白如雪，眼明於波，意即粵東蜑婦，至滬牟利，為洋人所娛樂者也。間有兼接本國人者。西人呼之為鹹 飛司妹，華人效之，簡稱之曰鹹水妹，亦以其初棲宿海中，以船為家也。又有稱之鹹酸梅者，則謂其別有風味，能領略於酸鹹之外也。久之，滬上黠嫗輒購貧家女， 使效其妝束以媚遠客，猝莫能辨也。光、宣間，皆聚集於司考子路、有恆路，列屋而居，門皆樹柵，且有穴門為牖者。

江寧之妓

江寧之秦淮，為古佳麗地，自六朝以來，青溪、笛步間，類多韻事。及明，輕煙澹粉，燈火樓臺，號稱極盛。迨順治甲申、乙酉之交，一片歡場，化為瓦礫。雍、乾時，承平既久，風月撩人，裙屐笙歌，固依然繁豔也。

明之河房，為文人讌遊之所，妓家至多，舊院在鈔庫街南，與貢院隔河相望。乾隆末，則自利涉橋至武定橋，兩岸河房皆有妓居之。俗稱本地者曰本幫，來自姑蘇者曰蘇幫，來自維揚者曰揚幫。芬芳羅綺，嘹喨笙歌，實足使裙屐少年迷魂蕩志也。

自利涉橋以東為釣魚巷，迤邐至水關，臨河一帶，地稍靜僻，名姬心厭塵市，輒擇此居之。然自夏初水長以迄秋中，遊艇往來，亦復絡繹不絕。

由文德橋而西，為武定橋，迤西至新橋，亦有河樓，地處西偏，遊蹤稀至，故卜居者少。至白塔巷、王府塘諸處，室宇湫隘，不得與水榭相頡頏，然亦間有麗人。

貢院與學宮毘連，院牆外為街，街南皆河房。每值賓興之歲，多士雲集，豪華者輒挾重貲擇姝麗，就而僑寓焉。寒素之士，時亦挈伴閒遊，尋蓮訪藕，好風引夢，仙路迷人，求其獨清獨醒者，殆十無二三也。

秦淮河船，上用蓬篷，懸以角燈，下設迴欄，中施几榻，盤盂尊罍，色色精美。船左右不設窗寮，以便眺望。每當放船落日，雙槳平分，撲鼻風荷，沁心雪藕，聆清歌之一曲，望彼美兮盈盈，真乃縹緲欲仙，塵襟胥滌矣。

青溪一曲，銷夏最宜。而遊目騁懷，春秋亦多佳日。至於冬令，朔風如刀，招招者絕跡矣。然促坐圍爐，淺斟低唱，作消寒會，亦正不減羅浮夢中也。

秦淮河房之居妓女也，乾隆中葉，僅有數家，開宴延賓，亦不恒有。未幾而戶戶皆花，家家是玉，冶遊遂無虛日。酒宴之盛，首數蕙香閣、聽春樓、賞心庭院、倚雲閣，雖有他所，莫之與京。蓋主人固雅飭可親，伺應之丫角亦極馴謹，燕晚鶯初之候，風來月到之時，樂且忘年，歡宜卜夜矣。且河房皆有廚娘，水陸珍奇充盈庖室，猝有客來，咄嗟立辦，燕飲之便莫過於斯。

凡有特客，或行旅之至白門者，必招遊畫舫以將敬。先數日，即擘小紅牋，貯以小紅封套，牋書「某日 買舟候敘，某人拜訂」，命僕送至客所。客若不到，即以小紅箋上書「辭謝」，下書「某人拜手」字樣，仍貯於封套，併原請之箋還之，是曰不擾。否則主人預計客 之多寡，或籐繃，或走艙，賃泊水次，臨時速客共登。大率午後方集，早則妓女梳掠未竟，無可省覽。別以小舟載僕從於後，以備裝煙、問話。盤餐由家庖治成，以 硃紅油盒擔至馬頭，伺船過送上。或由名館代辦，以取其便。又或傭僱外間庖人，載以七板兒兩隻，謂之火食船，一切盤盂刀砧、醋瓢醬瓿、烏銀瓊屑以及珍禽野獸、果蓏椒豉蔥薤之屬，燒割烹調，唯命是聽。獻醻既畢，人倦酒闌，迴顧篋筍燈籠，早已在岸，主客歡揖而散，亦已斗轉參橫矣。乾隆丙申、丁酉之夏為尤盛，由 南門橋迄東水關，燈火遊船，銜尾蟠旋，不睹寸瀾，河亭上下，照耀如晝。諸名姬家廣筵長席，日午至丙夜，座客常滿，樽酒不空。大抵一日之間，千金糜費，真風 流之藪澤，煙月之作坊也。庚子、辛丑之交，即已絕跡，名姝朱素貞、劉大子輩，皆如石氏翾風，退為房老矣。然五月初五、十三兩日，遊船之盛，猶不減曩時也。

各妓雖嫺法曲，非知音密席，不肯輕囀歌喉。若《寄生草》、《剪靛花》淫靡之音，乃倚門獻笑者歌之，名姬不屑也。

妓女以吹彈、摴蒱為事，罕有肄習女紅者，所在皆然，秦淮尤甚。至乾隆末葉，則曲聖之外，多有鍼神，刺錦挑羅，爭新競巧。

客與妓締交，江寧謂之結線頭，揚州及江北各處皆然。

秦淮諸姬謂狎客之旋來旋去者曰化生，偶一往遊而畏人聞見者曰私娃子，又曰蒲包貨，即私娃子之意。蓋私產之子，多貯以蒲包而棄之也。

秦淮妓家所用男僕曰撈貓，曰蟻帮，女僕曰蹄尕，曰八老。然皆局外人所呼，其主人則深以為諱。

乾隆末葉，江寧大家閨秀，亦乘秦淮畫舫，以作清游。惟四圍障以湘簾，龍媼雅姬，當馬門側坐，衣香鬢影，絮語微聞，亦或招名妓一二以佐宴侑觴。惟惜艙中狹隘，無從安頓香稟，終必假熟識之水榭為更衣地耳。

嘉慶初，游客之設宴於妓船也，未開讌時，先唱崑曲一二齣，合以絲竹鼓板，五音和協，豪邁者令人吐氣揚眉，凄婉者亦足銷魂蕩魄。其始也好整以暇，其繼也中 曲徘徊，其終也江上峰青，江心月白，固已盡其妓矣。知音者或於酒闌時傾慕再三，必請反而後和。客有善歌者，或亦善繼其聲，不失其為雅會。其後則略唱崑曲，繼以《馬頭調》、《倒扳槳》諸小曲，且以此為格外殷勤，聽者亦每樂而忘反。雖繁絃急管，靡靡動人，而風斯下矣。

安化陶文毅公澍督兩江，嚴禁僚屬冶遊。時胡文忠公林翼亦在幕中，僚屬之冶遊者，皆借文忠為名。而文毅則獨責諸幕僚，不責文忠也，曰：「潤之【文忠字】他日為國勤勞，將無暇晷以行樂，今之所為，蓋預償其後之勞也。」已而文忠果勤勞國事至死矣。

釣魚巷者，明武宗釣魚之所也，題為古釣魚巷。桃葉渡在其西，邀笛步在其東，巷盡於此，中有堂門，所謂陸八子、韓裕發、李三白三家者是也，陸為尤著。自遭 粵寇之亂，流落江湖。及同治甲子，曾忠襄公既平粵寇，朝命以其兄文正公督兩江。欲興商業，效管仲之設女閭也，因令於青溪設妓院，限以六家，並為定制，許增 妓，不許增院。六家者，陸、李、劉及韓小師、三和堂是也。別有大行宮釣魚巷，不在六家之列，為六家所薄視。時陸適自江北來，理故業，與李、韓招四方遊女，居以水榭，泛以樓船，燈火簫鼓，震炫一時，遂復承平之盛。或曰，江寧自克復後數月，畫船簫鼓，漸次萌芽。時六安涂制軍宗瀛方守江寧，亟檄縣厲禁。次日，謁 文正，文正笑曰：「聞淮河燈船，尚落落如曙星。吾昔計偕過此，畫舫千百，笙歌徹宵，洵承平樂事也。」又次日，約幕府諸人買棹游覽，並命江寧、上元二邑令設 席款涂。一時士女歡聲，商賈麕集，河房榛莽之區，白舫紅簾日益繁盛，寓公士著聞風來歸，遂大有丰昌氣象矣。

沈文肅公葆楨帥兩江時，下令嚴禁娼妓，曲中諸姬咸風流雲散。適揚州太守來見，文肅告以禁娼之政策，且詢以揚州曾禁娼否，守對曰：「大帥禁娼，而卑府治下之娼愈多。妓女多揚州產，卑府不能不許其回原籍也。」文肅為之恍然，遂弛其禁。

宣統時，妓館之在淮清橋、釣魚巷者，多者一家可有四五十房，房各二三人。客所耗之銀幣，初至，呈茶盒一圓，便飯四圓至七圓，置酒二十五圓至三十二圓，彈唱一圓，若點曲則倍之，夜度無定

貝。

揚州之妓

揚州為鹺務所在，至同治初，雖富商巨賈迴異從前，而徵歌選色，習為故常，獵粉漁脂，寖成風氣。閭閻老嫗，畜養女娃，束足布指，塗妝綰髻，節其食飲，以視 其肥瘠，教之歌舞絃索之類，以昂其聲價。貧家女往投之，謂之養瘦馬，蓋本於白樂天之詩，詩云：「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又曰：「馬肥快行走，伎長能歌舞。三年五歲間，已聞換一主。」是也。

是時，新城東南隅之石牌樓，女閭極盛，號為八大家。雖聚散不一，而粉白黛綠，列屋閒居，盡態極妍，流連 杯斝，信乎溫柔自有鄉也。其中以高二家為最，陳四、高麻子、蔣和尚次之，小高二、劉三孃、蔣桂珠又次之。更有熊某，僑寓南河下，道迂且僻，至者頗罕。其他 稅屋而居賣花為活者，新舊城中亦復不少。八家又曰清堂名，下此者謂之渾巢子。凡在渾巢中者，不能自拔，即偶爾雞犬昇天，終不為同儕所愛重也。

魏晉樂府有《巾舞》、《拂舞》，遺制久佚。同治初，揚州有之，皆妓女也。二八女郎，曼聲按步，宛轉蹋歌，和以箏琶，每當綠酒微醺，紅燈高挂，尋音按節，心 調氣和，翠巾徐拂，衣香襲人，有足神移目奪者。然非知音密席，推獎再三，未肯輕試纖腰，偶施雅步也。其曲有《獨上小樓》、《獨對孤燈》諸則，並皆情致纏綿，雖非白雪陽春，而大率為小兒女語，加以金蓮貼地，瑤珮飛雲，楚楚腰肢，氍毹迴轉，倍覺情文相生。玉蝠、大寶珍、王喜鳳最擅勝場，餘亦有專工者，殆亦《巾舞》之濫觴歟？

杭州之妓

浙有頭亭船、茭白船，船戶凡九姓。船有妓，習絲絃大小曲，可侑觴薦寢。世人輒稱之為江 山船者誤，當曰九姓漁船。船妓之稱同年嫂者，蓋以其半皆嚴郡人，意謂同嚴耳。年、嚴浙音無別。舒鐵雲嘗為詩以詠之云、「只知蘇小是鄉親，誰識嚴陵亦故人。 宋嫂羹湯調自好，吳娘歌曲聽難真。紗窗掩雨眠雙槳，羅韈裁雲印一塵。惆悵芳年有華月，幾錢能買此青春？」

自杭州之江干，溯流而上，若義橋，若 富陽，若嚴州，若蘭谿，若金華，若龍游，若衢州，至常山而止，為程六百里之遙，所至皆有畫舫，多則數十艘，少或數艘。船之增減，視地方之盛衰。停泊處如魚 貫，如雁序，粉白黛綠，列舟而居。每當水面風來，天心月朗，杯盤狼藉，絲竹駢羅，洵足結山水之勝緣，消旅居之客感也。光緒癸未、甲申間，箇中翹楚，首推觀 鳳，豐容盛鬢，頎立亭亭。

工度曲，尤精琵琶，每一發聲，四座傾聽。性嫻雅，無鼻蟲惡習，喜與一二素心人煮茗清談，娓娓不倦。其出應客召也，無論登陸或上 船，皆以傭奴背之，作鍾建之負。

蘭谿之九姓漁船泊城外，游人之設席者，所賚銀幣普通為四圓，增肴加二圓，便餐八圓，正餐十二圓，多至百圓，有主賓各出其半者。侑酒曰陪花，一圓。此就宣統末言之，若在光緒中葉，價不若是昂也。

蕪湖之妓

宣統末，蕪湖妓館均在大馬路、迎春坊、錦繡坊、潯陽里、美仁里等處。客之游資，以銀幣計，侑酒二圓。客若不時賭博於其家，則侑酒不須貲。初次度夜，曰結 線頭，十二圓至三十圓。以後曰正帳，少則四圓，多則八圓。惟遇櫻桃、粽子、西瓜、月餅上市之時，必以餉客，客輒酬以一二圓。

南昌之妓

宣統末，南昌妓館有本幫、揚幫之別。本幫之夜度資須錢六千六百文，揚幫則初次曰結線頭，十六千文，以後曰做正帳，每次八千。至於打茶園，則本幫無費，然 亦有給瓜子錢一二千者，揚幫則上果盒、送水果、帶姑娘，【妓敬客以水煙三筒之謂也。帶姑娘者，召妓侑酒之謂也，不帶亦可】各二千。飲博二事至少各二千，多 至四十千者亦有之。

重慶之妓

重慶之妓，光、宣時已有之，分江湖、閒門二種，所居為金沙岡、小校場、天燈街、小井街、總土地、沙井灣、二府街、黃土坡、香水坡、石門坎、馬家巷等處。能彈唱者為絲絃，否則為閒門。狎客所費之銀幣，置酒十六圓，酒罷留宿，夜度資及雜犒十八圓，侑酒則至少二圓。

漢口之妓

漢口妓院規模宏大，有蘇幫、川幫、湖南幫、江西幫、本幫之別。以龜鴇、烏師、侍役、轎夫合計之，多者至百數十人，向以川幫為巨擘。光緒初，有江右人焉，所居曰福喜堂，堂有姊妹花七人，皆能歌。

宣統末，妓院分四等，一等有蘇幫、湖南幫、四川幫、本幫之別，居歆生路、三分里、四成里、長怡里、通濟里。二等僅有揚幫、湖南幫、本幫之別，皆居南城公 所。三等為本幫，居武聖宮、天字巷。客所費之貲，一等，飲博各銀幣二十圓，侑酒一圓。二等，飲博各錢二十千文，侑酒一千文。三等，飲博各錢十六千文。四 等，有湖南幫、本幫之別，皆居沙家巷，開小盤點曲，共錢一千文。

狎妓者召妓侑酒，不至，則謂之打扁擔。打扁擔者，本於粵西之言。瑤俗男女倚歌自擇配，女及笄，則縱諸野，少年從者且數十，次第歌意所答，而一人留，男遺女以扁擔一條，女受之即約為夫婦。意者狎客召妓，猶以扁擔授妓，妓不受，轉將扁擔打之，故引為大辱歟？

沙市之妓

沙市妓館，在後街，曰絲絃班，侑酒酬錢三緡，置酒酬錢十六緡。

長沙之妓

長沙女閭繁盛，最上者曰堂班，分兩等。其所謂二等者，皆雛妓也。宣統末，散居於仁美園、古大苑、百花村、高家巷、銅鋪巷、福源巷、火官殿、後臬圍、後三 王街、司禁灣等處，皆懸燈及市招於門。有蘇幫、本幫之分，蘇幫以揚州人為多，本幫則醴陵產為多。飲於其家，酒席費錢二十緡，出局侑酒，酬以二緡。若假其室以為雀戲，給四緡，得餉四肴之餐。往打茶圍，不出貲。惟新正客至，必以果盤相餉，且上燭放爆以迎之，謂之做財神，客必賚以錢十二緡或八緡，別以四緡或二緡 犒其左右。妓之生日，必強客置酒二席，曰擺臉面。度夜無定資，謂之掛衣。雛妓梳櫳曰鋪堂，所費約百緡。

次於堂班者曰窰班，亦可飲博於其家，夜度資有錢六緡、四緡、二緡之別。所居為軒轅殿、石樂私巷、皇城隄、明月街、官園、石門閭、紫荊街一帶。

廣州之妓

廣州豔跡，以珠江為最，風月繁華，尤聚於穀阜，為上等，有上中下三擋之分　紫洞艇排如雁齒，密若魚鱗，櫛比蟬聯，幾成衢市，可以信足往來。別有數船，儲 貨出鬻，如有所缺乏，取之如攜。至夜，月明風清，波平若鏡，琉璃燈火，皎潔如晝，所有珠孃，成群結隊，俗所謂老舉者是也。其齒稚者曰琵琶仔。仔，小孩也，蓋言其人與琵琶等長也。晚妝初罷，儀態萬方。客至開筵，陳設華煥，

尤之以絲管嗷嘈，生扁喧沸，合座珠喉，互賡迭唱，肥瘠裘帛，嘗可遏雲。歌聲既闋，然後入 席，珍錯雜陳，烹調盡善，鴨臛魚羹，別有風味。席撤再唱，綺興愈濃，往往至星墮月斜，重復入席。斯時侑酒拇戰，釧動釵飛，擊鼓催花，傳觴醉月，倍極其樂。 遊客至此，固無不色授神眩，魂銷心蕩也。次之在引珠街，又其次在白鵝潭。

廣州之妓，初以水居者為上，陸地所有，不足貴也。自經光緒甲辰穀阜大 火之後，則陸居者多。其香巢謂之寨，皆在西關塘、魚欄、陳塘南、新田地、河南尾等處，有大寨、二四寨兩等。客之欲設盛筵者，須至旁近酒樓，而招之使往，即 開廳也。若在其家，則曰開房。客欲令大寨之妓伴宿，非百數十金不得染指。

老舉之夜郎自大，尤軼等倫，游客之招以侑酒者，既至，則端坐客後，不 言亦不笑，且不詢客姓。臨行時，客如不給侑酒之資，例須索取，客須餉之以瓜子。嶺南通用雙毫，銀幣之二角者是也。客給貲時，如給雙毫七枚，則老舉必給還單 毫一枚。有告以無庸給還者，毅然勿聽，其意若謂此十三毫者，乃分內應取之貲，至此一毫則例外，決不能無因濫受。並於給資時擲之於案，驗其真贋，有聲音不正 或聲低而啞者，必使易，始施施然去，蓋純視為營業之性質也。

潮嘉之妓

潮州嘉應曲部中，半皆蜑戶女郎，大率為麥、濮、蘇、吳、何、顧曾七姓，以舟為家，互相配偶，人皆賤之。其男子專事篷篙，僅於清溪、潮陽五百里內往來，載運貨物。生女，則視其貌之妍媸，或自留撫畜， 或賣之鄰舟，父母兄弟仍時相過問。稍長，輒句眉敷粉，擷管調絲，蓋習俗相沿，有不能不為娼之勢。而妓女寄所歡書，率置燈草於中，蓋潮人呼同心結為菩薩花 也。

宣統末，潮州有南詞歌妓，皆至自江西及汀州，懸牌於門，曰某某堂。客至，所應酬以銀幣者，開天官一圓，唱曲、侑酒各二圓。汕頭亦然。

梧州之妓

梧州之妓，皆居沿河之筏，有三等，中筏為上。客之置酒者，皆至大艇，不留宿。下筏為中，上筏為下。其人大都來自粵東，蓋有汽船可達，甚便利也。

南鄉之妓

閩州之閩鄉，為邑、宿往來必經之道。自元絕中葉電船敵仇，日漸繁盛。宣統末，流妓麕集，而皆居於筏。筏有兩層，上為逆旅，下為娼寮。客子冶游，此為最便。

福州之妓

福州之妓，宣統末皆在南臺，有四等，一二等為上，非有人為導，不得入門。與妓稍讅，即須請酒。請酒者，置酒以宴友也。友至，則各出銀幣五圓或三圓，曰壓桌錢。客或便酌於其家，僅四肴，則酬以銀幣五圓，肴多酌加。酒罷留宿，別議資。

別有所謂唱書堂者，客就而聽之，則出銀幣二三圓以壓桌，餘與一二等之妓同。

三四等之妓則劣矣，客所費至多為銀幣五圓。

廈門之妓

廈門之妓有三大別，俗名童子班者，北詞歌妓也，居寮仔後。俗名閣旦者，南詞歌妓也，居二王宮邊、相公宮邊、蚊煙井。俗名倒鋪者，土娼也，居九條巷、打鐵 路、頭箭道。客所費之銀幣，打茶圍二圓至五圓，俗稱開小牌。侑酒，五圓至十圓。置酒，六圓至十二圓。北詞、南詞同。惟北詞有在班開天官五圓至十二圓之例。 土娼則惟打茶圍一圓，卜晝二圓至三圓，度夜四圓至六圓。此就宣統末言之也。

金怡安遇卞雲裝

順治初，秦淮妓卞雲裝僑 居半塘，仁和金怡安大令漸皋曾遇之。後至杭州，怡安至其繡閣，見案頭有吳梅村詩冊，尋覽情詞，不無今昔之感。因取其意，并雲裝近事，檃括成詩。怡安為明之 舉人，入本朝而仕為縣令者也。詩曰：「芸帙緗函繫所思，玉人鄭重遠相攜。悶來只仗琵琶寫，說處仍防鸚鵡知破鏡刀環尋舊約，瓊枝璧月費新詞。莫嫌大雅凋零 盡，猶有春風屬掃眉。結綺、臨春恨未終，輕煙淡粉掃成空。還家江令頭仍黑，避席崔娘臉自紅。遼海鶴歸無主墓，吳江楓冷未栖鴻。都將月地雲階夢，泣向荒田野 草中。不向長安鬬狹邪，竭來水國傍蒹葭。曾探織女機邊石，再見玄都觀裏花。秋思潘郎驚鬢髮，夜情白傅感京華。三千年後蓬萊路，知在瓊樓第幾家？」

張宏軒挾倩扶赴會

諸乾一、黑君尒冒於黑陽後作神出之冒，蓋松江影仙人樓神處也。時吳梅村在坐，迭遣人覓女郎倩扶，必不得。夜分，張宏軒刺史自上海來會，投刺後，吳命以己 車迎入。使者謂需兩車，咸訝之。及至，則挾一衣冠少年，光艷暗射，若薄雲籠月，人皆望而卻步，且不敢詢姓氏。及移燭燭之，則倩扶也，合座譁然。

王于一晚歲狎妓

王于一晚歲客杭州之西湖，嘗狎一妓，頗粗陋。或嘲之，王笑曰：「近代美人尚肥。」

白狗為朱竹垞所眷

朱竹垞浪游天下，於歌筵舞席，時一涉足。嘗為詞以贈妓，其調寄《步蟾宮．贈白狗》者云：「疏簾日影纔鋪地，卻早被金鈴喚起。朝雲一片出巫山，盼不到黃牛 峽裏。仙源乍入重門閉，任閒殺桃花春水。劉郎去了阮郎歸，算只有相如伴你。」白狗為代州之妓，竹垞晨往曲中訪之，不值，因戲投以詞也。

紅娘子為湯西厓所眷

陸雲士之宰江陰也，湯西厓少宰右曾方為孝廉，客其幕。群客交妒，雲士曰：「公等無多言也，天下有幾西厓乎？」時西厓甫冠，美如玉，而詞文秀媚，所至傾 坐。邑有妓號紅娘子者，已在杜秋之年矣。西厓悅其妍媚，比於啖蔗之甘，客裝所蓄，盡其所有而去。逾年，西厓登第入翰苑，遣人致書雲士，雲士大喜，以為西厓 心念舊交，不以雪泥有間也。發其緘札，寒喧外，無一語致感謝者，惟惓惓問紅娘子無恙否，且言紅有假子，頗能文，已令采芹入泮否，雲士大怒。

藥枝為趙秋谷為眷

藥枝者，天津西郭妓也。當康熙戊寅、己卯間，名噪甚，尋常不可得一見。趙秋谷以辛巳之秋，始遊於此，友人百計為致之，寒夕濃陰，紅燈深屋，翩然而來，明 豔奪目。蒲州吳章方在座，一轉盼間，頓失常度。乃相與為詩品題，雜以嘲謔，屬和者至盈帙。時藥枝適有所避，於秋谷有知己之感，情殊厚。會秋谷東歸，未幾再至，則已為有力者所主，不可復見矣。居久之，有為秋谷傳言者，乃相期於他所，敘舊傷離，數語而別，猶持秋谷前時所書便面，容色憔悴，非復曩態。先是，有問 秋谷者曰：「藥姬何如？」秋谷曰：「新荷出水，飛鳥依人。」聞者莫不惝怳自失。及是，秋谷若

又自天矣，為一絕句以示眷曰：「烏鵲秋前報好音，人間不信月終沉。如何兩度臨滄海，不見輕泥蘸客襟」「照水閒花偏有豔，先霜病葉已難支。三年好在遊春夢，悔作重尋杜牧之。」

玉素為趙秋谷所眷

康熙時，天津之妓有玉素者，行四，人第稱其行第，晉人也。小身常貌，色頗鮮好，至於手足柔纖，膚肌瑩膩，時蓋罕其輩矣。性尤慧利，工於應對。趙秋谷始於 甲申初夏燭下見之，贈以《南柯子》詞，又有句云：「何物比將嬌與巧？燕子、鶯兒。」蓋紀實也。然自待過高，意所不愜，雖竭貲力，百計媚之，不能得其歡。其 當意者，即無所隱也。用是為雅流所賞，而市兒或嫉之如仇。惜其性蕩，舉動佻急，不能自持，語亦敏給，而皆近俚也。

真珠乘趙秋谷於醉

康熙時，天津楊柳青之妓，以真珠、金錢為尤。北地諸姬以金、玉、珠名者十七八，其俗尚也。真珠貌及中人，齒亦不卑，然恬雅無囂陵習。趙秋谷遇之，意初不 甚屬，而真珠乘秋谷於醉，遂與同夢。秋谷乃為《柳梢青》詞以贈之云：「無計枝梧，病身陡頓，春夢模糊。亂惹閒愁，驚開倦眼，斗帳紅珠。醉濃不省歡娛，曉鏡 裏臨窺畫圖。聞道門前，煙波澹沲，楊柳蕭疏。」

金錢為趙秋谷所眷

有金錢者，楊柳青之妓中翹楚也，與趙秋谷荏苒最久。風韻天然，修眉皓齒，楚楚動人。若其酬答敏慧，雖文士亦靡以加之。間能作吳語。嘗至秋谷寓齋，秋谷曾做元微之雜憶體，賦「不忘」十絕句以譽之。

李笠翁目王再來為韻友

喬復生、王再來者，李笠翁所蓄家妓也。歿後，笠翁為之傳曰：「再來聲容，雖遜復生一籌，然不宜女而宜男，易妝換服，即令人改觀，與美少年無異。予愛其風致，即不登場，亦使角巾相對，執麈尾而伴清談。不知者目為歌姬，實予之韻友也。」

喬秀婉媚可人

長洲戴藥砰，名延年。有女呢一妓，曰高秀，皆眉耦腕，婉嫵可人，雅愛螺盤雙髻，作佛鬘妝，故又字曰鬘奴。藥砰嘗從其友訪之，梳樓寢閣，凈不容唾。客至不 供茗，以玫瑰、薔薇、蘭桂諸花露手自調之，注於碧甌，稍溫以進，甘香沁腑，令人作玉液想。一日，曉妝甫畢，緩試新裙，綠羅八幅，緯色作腰。藥砰奇其製，問之，曰：「君不讀唐句乎？一渠春水赤欄橋，此倣其意也。」藥砰贈以詩，有「桃花本是仙家種，謫作人間薄命來」之句。後為一豪貴所嬲，憤鬱而死。

秋桂多子改子著於時

乾隆末葉，秦淮妓家侍婢如秋桂、多子，均著稱於時，狎客不敢以奴星視之。又有曰改子者，又蘭家花面丫頭也，其丰韻直軼秋桂、多子而上。或曰，甘蔗旁生，荔枝側出，掃眉人固不可無此渲染也。

郭心兒為武狀元

郭三，名心兒，丹陽人，父早亡。及笄之歲，母惑媒氏言，誤字維揚郭某。成婚未幾，竟以誘脅墮入風塵。年十九，頎而婉，豐而逸，素肌纖趾，溫乎如瑩，移家 江寧之桃葉渡，妖冶傾一時。秦淮諸姬，以蘇幫為文，揚幫為武，心兒雖產於雲陽，而來自邗江，遂為維揚諸姬之冠，人戲以武狀元目之。其所交好，皆達官貴人及 文士之負盛名者，趕熱郎未易得覯顏色也。

二湯為一雙璧人

乾隆末葉，秦淮名姝首推二湯。二湯者為土著，以九、十行 稱，孿生姊妹也。態度則楊柳晚風，容華若芙蕖曉日，並翠眉而玉頰，反盧瞳而赬唇，乍見者如一對璧人，無分伯仲。注目凝睇，覺九之靨輔微圓，左手背有黑痣一 小點，可識別也。早墮風塵，從良未遂，闔戶數十指，惟賴二人，雖車馬盈門，而纏頭資到手輒盡。居新橋之牛市，臨流數椽，湫隘已甚，游者憫之。

王秀瑛姿首清妍

王秀瑛，小名愛兒，父母皆蘇州人，生於江寧，遂家焉。以母命，適伶人張七。姿首清妍，舉止閒雅，不樂與姊妹行為伍。所居鈔庫街之西，閨閤幽深，翛然絕 俗。有傖父某以白金四十啗其母，謀一夕歡，不可得。惟二三知己，相對永夕，杯茗清談，鮮及於亂。周稼軒、孫楚儂皆與善，嘗告人云：「秀瑛非五鼓不眠，非日 中不

起，年歇衢中，晚膳二更，首以為弟，不能改也。自奉甚薄，妻奢必豐。盛服盈笥，弗以被體。能鼓琴，善南北曲，然非興會所至，雖素心人不克強之發聲。」

月上翦髮贈客

乾隆末葉，江寧有妓曰月上者，每與人厚，輒翦髮以表情。或為之作詩，有句曰：「分明小試騰霄計，親把瓊刀割紫雲。」然其所厚者不一人，而髮亦不一翦，可笑也。

陳銀兒亭亭玉立

陳銀兒，蘇州人，乾隆末葉之秦淮妓也，居水關東。弱歲學歌，聲如雛鳳。嘗一夕而工數曲，老伎師歎弗如。豪客贈遺無虛日，然性慷爽，阿堵物不以關懷。及長，益厭鉛華，素服淡妝，亭亭玉立，璧人也。

趙小如神閒貌婉

趙姿，字小如，乾隆末葉之秦淮妓也。嘗云：「與其倚門而富，無寧補屋而貧。與其為傖父妻，無寧為才人妾。」故在院雖久，太璞猶完。有號梅隱者，初與之晤，即稱其神閒貌婉，當不作率爾人也。

董三天然韶令

董三，蘇州人，乾隆末葉在秦淮為妓，肌膚不甚白，而天然韶令，雖粗服亂頭，自有一顧傾城之致，或戲以墨牡丹名之。惜遇人不淑，孽海飄零，所得纏頭之資，悉以償博債，故眉黛間常若有恨色也。

許壽子如閨秀

許壽子，乾隆末葉之秦淮妓也，為土著。年逾二紀，舉止風韻，儼如閨秀。張某夙與善，以筆耕為業而未有室家，歲入悉以遺之，如是者有年。既而某以旅邸久居，饔飧不繼，壽子聞而招致之，終歲日用皆取給焉，衣履亦代製之。繼復為宛轉營謀，得膚某邑侯之聘，館穀豐美。瀕行時，置酒祖餞，戀戀不忍別。酒半，壽子忽抗聲曰：「青樓中有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留戀煙花，罔思自立，

浪游數載，如夢如泡。今年已三旬，豈容再誤。自幾以往，若黃絕跡狹邪，亟圖嘉耦。妾不能 終事君，亦不願繼見君，此間君勿復來，亦毋復以妾為念也。」言已欷歔。某大感動，即振策去。旋就館三年，積貲頗厚，且娶妾生子，不負壽子別時之所囑也。

朱大為袁子才所眷

朱大，蘇州人，乾隆末葉之秦淮妓也。身體弱小，狎客戲以朱骨稱之。細骨輕軀，踐塵無跡，神光陸離，風度高雅。袁子才遂初既賦，寄興掃眉，雅與之善，蒼髯 紅粉，常相對於銀燈綠酒之間。大有女，年十歲，教以歌曲，不肯發聲，自言願歸里門，織布為業。或聞之，歎曰：「此大知識之女也，宜成其志。」

馬如蘭為袁子才所眷

馬如蘭少未有名，袁子才過吳門，乃為之命名，子才詩所謂「如蘭二字付卿卿」者是也。瀕行與之約，返吳，當作兩月留。至梁溪，盛稱之於嵇公子集虛，謂向來評泊群花，必如其分，獨於馬莫得形容語。嵇曰：「豈即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與？」子才擊節，乃相與大噱。

金三姐為袁子才所眷

楊笠湖厭聞名妓二字，袁子才嘗引為同情，而貽書笠湖曰：「人世之有娼妓，猶人世之有僧道。僕不喜二氏家言，獨不厭僧道。」子才六十初度，適在吳門，效明 人康對山自壽之舉，集名妓百人，使唱百年歌。惟謂庸脂俗粉，當意無多，加之平康習氣太深，則亦如俗僧劣道之不足為伍耳。有金三姐者，含睇宜笑，矯矯庸中，遂為所賞。明年至蘇，三姐故無恙，相與探梅鄧尉，載豔同游。後三姐為官事所累，乃懇蘇州守為之緩頰。

蕊仙為袁子才所眷

袁子才在蘇，偕友泛舟橫塘，停泊時，有船妓蕊仙者，舟與之鄰。蕊仙貌絕麗，而以身分自矜，隔窗對語，不進艙侍飲。客許重贈纏頭，蕊仙拒不受。子才知蕊仙 之知文墨也，戲題一詩贈之。少頃，月出矣，蕊仙持扇求書。子才曰：「老人吟詩作字，能得美人磨墨為佳。」蕊仙乃一笑進艙，客戲謂子才曰：「人謂酒為色媒，君以詩為色媒，可謂巧於誘引矣。然夜已深，誘引人家子女，是為作奸犯科，何乃一無忌憚也！」子才大笑，蕊仙亦為之嫣然。

袁子才評廣潮船妓

袁子才久聞廣州珠娘之麗而羨之，及其弟香亭出守端州，遂以耄耋之年至廣州。戚友招飲花船，則謂所見絕無佳者，故有「青脣吹火拖鞋出，難近都如鬼手馨」之 句。旋聞潮州綠蓬船人物殊勝，猶未信也。及見毘陵太守李寧圃《程江竹枝詞》，輒又為之神往。其《竹枝詞》曰：「程江幾曲接韓江，水膩風微蕩小艭。為恐晨曦 驚曉夢，四圍黃篾悄無窗。」「江上瀟瀟暮雨時，家家蓬底理哀絲。怪他楚調兼潮調，半唱消魂妙絕詞。」

琳娘風韻天然

乾隆時，潮州有妓曰琳娘者，不好妝飾，粗服亂頭，天然風韻。有潔癖，常手一塵，拂拭几榻塵，終日不去手。達官賈人挾重貲求見，概不納。獨與程介夫善，故介 夫贈詩有「作客頭將白，逢卿眼倍青」之句。介夫得疾旋里，逾年無訊，其鄉人王百川過琳娘，見淚痕滿面，伏枕不起。詢其故，曰：「昨夜夢介夫死矣。」百川多方慰喻，終不釋。已而凶問果至，琳娘為之哭泣者累日。

桂姐不苟言笑

乾隆時，潮州有妓曰桂姐者，粗具姿首，而故自矜 莊，不苟言笑。傖夫妄稱其有閨閣態，互相推奉，桂姐益自信不疑，甚且客至其舟，白眼相對，無一言酬答。有惡少恨之，飾為貴公子，乘其舟至清溪道上，俟夜深 人靜，令乞兒數輩褫其衣而迭就之，創甚。自此稍斂戢，昔日伎倆不敢復試矣。

濮小姑為吳頡雲所眷

濮小姑，潮州人，態 度豐豔，柔情綽約，雖不嫻文翰，而吐屬溫和。遇少年服飾炫麗舉止浮蕩者，厭薄之，名士騷客，聯句飛觴，則櫻脣微綻，粉靨生渦，輒侍坐終日。否則邀之亦不 至，即至，酒數行，先姊妹歌《滿江紅》一曲，便向座客斂衽辭去。雖有力者啗以金帛，脅以威勢，不顧也。是以當時才流，凡有雅集，必登小姑舟。

杭州吳頡雲殿撰鴻校試潮嘉，適乘其舟，嚴諭從人，禁妓不得入謁。小姑竊窺而心慕之，然以學使尊嚴，不敢自薦，轆轤於中，莫可排解者累日矣。一日薄暮，舟次 齊昌江口，密雨如注，小姑曰：「此天贊我也。」因與其母定計設筵，醉僕從於他舟，潛令篙師約當吳寢所穴篷數處，頃之，衾枕淋漓，吳急起狂呼，莫有應者。小

姑伴目夢中驚覺，挑燈面視，謂吳曰：「湫隘佣可恧忍，後有小榻，尚潔，敢請移寢，何如？」吳睨之，嫣然一笑，媚致橫流，不覺心動，遂與燕婉。及試罷，返省，題便面以贈小姑曰：「輕衫薄鬢雅相宜，檀板低敲唱竹枝。好似曲江春宴後，月明初見鄭都知。」「折柳河干共黯然，分襟恰值暮秋天。碧山一自送人去，十日 篷窗便百年。」小姑捧詩而拜，欲脫籍隨行，吳不可，殷勤慰諭而止，於是潮人咸呼小姑為殿撰夫人矣。小姑益自矜貴，即名士騷人，亦難輕覿其面。假母逼之，小 姑曰：「兒曾侍寢玉堂，何可復理故業！」遂出私囊千金，於湘子橋邊築精舍，焚香禮佛。後聞吳逝，設位哭奠，數日不食而卒。

曾春姑為金聽濤所眷

曾春姑，澄海人，自幼父母俱喪，依嬸母蓉娘。丰姿穠粹，如碧桃初放，滿座生春。顧性孤峻，每日晨起梳洗畢，輒閉戶焚香，或臨牕刺繡，不喜見人。嘗有販米 客備百金以求歡，春姑鄙其人，毀妝稱疾。客去，蓉娘讓之，春姑曰：「撫育之恩，兒豈忘懷，容得當以報，毋相迫也。」蓉娘無如之何。然春姑之名，自此噪甚，欲締交者踵至，然皆不當意。

吳江金聽濤尚書為諸生時，嘗客潮州，聞其名，訪之。值午睡，因朗吟梁簡文《美人春睡圖》「低鬟壓落花」之句。驚回 幽夢，倦眼斜注，覺金之神彩不似庸流，整巾徐起，敘談良久，情意頓洽，遂成燕婉。未幾，金鄉試旋里，祖餞江邊，攬衣揮涕。金取小端硯勒其事於背，贈之，曰：「我苟富貴，攜此而來，當不相負。」春姑珍之如趙璧也。後十餘年，金以內閣學士校試潮嘉。向例，當道往來，蜑船應役。時春姑猶在舟，未脫籍，隨蓉娘至 清溪，聞學使姓名、里居甚確，伏篷底窺之，態度宛然，密謂蓉娘曰：「是誠前度劉郎也。」夜分，設筵舟中，延其幕客沈靜常邀金過飲。春姑作別時裝束，俟酒 酣，用盤承硯獻之。金就燭取視，驚曰：「爾豈昔年韓江曾春姑耶？」春姑嗚咽不成一語。金攜硯返舟，作詩二首，贈白金五百兩，慰遣之。春姑遂留金於蓉娘，曰：「兒不能復事賤役，聊借金公之惠，以報阿母恩。」因擇士人委身而去。詩曰：「含顰憶昔侍尊前，麗服明妝似水仙。今日相逢卿老矣，不堪回首問當年。」「不拘琵琶過別船，芳心與石一般堅。相思有證分明在，淚漬模糊滿硯田。」

郭十娘為金柳南所眷

郭十娘居齊昌西門外，早著豔名，一時名流爭妍取媚，尋盟責諾無虛日，十娘蔑如也。獨與金柳南傾蓋輸心，私心竊計，謂意中目中，微斯人，莫可委身者。柳南，名作機，卓犖不群，意 氣豪邁，工吟詠，屢應童子試不售，即棄去，遊於滇、楚，臨流攬勝，慷慨

怨歌。久之賦歸，益無聊，因挾中、鞠秉遊領閑，理文案，詩慎明敏，雖久居要津者不能 及，人多忌之，以是恆賦閒。然雖貧，猶典衣聚書，至數千卷，嘯歌不廢，而所為詩益工，宜其縱情風月，欲銷鬱勃之氣於溫柔鄉也。

先是，柳南遊幕 齊昌，公餘，登河濱之娜嬛樓，屢招十娘不至，因以蟬翼紗二端、並蒂蘭一枝，遣僮申款曲。十娘納蘭返紗，謂僮曰：「歸語汝主，好珍重，此花拜惠多矣。」越 日，柳南張筵邀之，少選，姍姍來，雅服靚妝，容華妍秀。席次奏《湘妃怨》一曲，宛然幽篁浥淚，音韻悽楚。定情未幾，而十娘遽嬰疾，柳南為之焚香默禱。由是 十娘情意逾密，欲脫籍相從。而柳南旅橐羞澀，因裂如意一鉤，各報半要盟，以待異日。某邑令夙聞柳南名，專伻厚幣以聘，勢不可卻，剋日戒途。十娘設讌以餞，相對汍瀾。酒半，柳南佯醉，離席馳馬去，自此關河間隔，歡會難期矣。柳南以世無黃衫客也，恆鬱鬱，因賦《如意》詩寄十娘曰：「如意不如意，其如如意何？望 穿信杳別，別久淚痕多。孤月照裙屐，重雲鎖黛螺。回頭似一夢，壯志盡銷磨。」

後十年，柳南重過娜嬛，十娘已臥病，玉容憔悴，握手失聲。柳南賦 詩二十首，歌以當哭。今節錄其半云：「十載重來事已非，梨花零落燕分飛。徐娘未老風姿減，淚溼當年舊舞衣。」「幽蘭一剪證前因，蟬翅紗輕穩稱身。對鏡嫣然 渾一笑，分明我是意中人。「挹翠偎紅正暮春，名花齊折鬬芳辰。一枝冷豔誰堪似？妙手玲瓏寫洛神。」「樺燭高燒照綺筵，清歌兩部醉群仙。漏聲欲斷人初散，偷近熏籠倚玉肩。」「小閣濛濛細雨中，殘燈隱約背牕紅。傷春倦臥無人問，獨爇心香禱碧空。」「沈痾乍起倍清臞，閉戶兼旬似隱居。興至偶然乘彩鷁，閒憑水榭數 遊魚。」「不曾豎指學紅綃，鐵練何須鎖綺寮。怪底連宵玩明月，出門動即遣垂髫。」「半鉤如意締三生，密誓雙雙對短檠。小語有時紅兩頰，欲呼夫婿又低聲。」「悲莫悲兮生別離，臨歧揮淚共牽衣。明朝南濟橋頭水，不見鴛鴦相並飛。」「賣賦慙非司馬才，空教紅粉委荒萊。不知海國蒼茫外，何處黃金可築臺？」未幾，十 娘奄逝，柳南攜尊哭奠，且以其生前愛桃花，為購數十株，環種墓門。十娘，乾隆時妓也。

郭紐兒眉目韶秀

郭十娘有妹曰紐兒，膚髮光膩，眉目韶秀，惜兩腋下有氣，觸鼻甚穢，俗名為狐騷臭，遇讌集酒酣，輒熏蒸滿座，往往有掩鼻而去者。周海廬與之暱，贈以詩。

石姑、小娜為陳雲所眷

石姑，又名十姑，白如玉肪，眉目楚楚，饒有風致。曾嫁傖父，四

年而暮，無所倚，遂返住江，理故業。曲中姊妹咸非笑之，獨小娜與之款洽，相對忘懷。小娜潔白，可匹石姑，而冶容柔態則過之。乾隆時，毘陵陳雲旅梅州，每月夜，即招兩人煮工夫茶，細啜清談，至曉不及亂，人怪之，答曰：「譬彼名花，綴於樹枝，迎風浥露，神致飛越。若折而嗅之，生氣寂然，有何意趣！」後解維返省，石姑、小娜望南涕零，甚於所歡。

周公子為妓所紿

元和周季堂初以未入流分發楚北，隨畢秋帆制府征教匪，荐升至臬司，才識精練，聲勢赫奕。其長公子舉孝廉，入都會試，渡江至漢口，買車登陸，有憾之者，導之冶游，令妓窮極媚惑，持扇索書，且乞署款曰「付姬人某」。公子風流豪縱，求輒許之，且繾綣數夕而去。

翌年春，公子報罷留京。九月朔，季堂詣制府稱賀畢，甫出轅，未登輿，見道旁一嫗，年可五十許，捧牒而跪，後隨少婦，青帕蒙頭，手抱呱呱者而立。以為鳴冤者，數其牒，命隨至署。升輿注視，所訴乃公子前所狎妓已生子來謁翁也。大怒，發漢陽府刑鞫。妓出扇手跡宛然。守亦有憾於季堂，直白秋帆。秋帆夙遇季堂厚，囑善處之。乃畀以三千金留其子。然子實非妓生，乃憾之者所買，賄妓為之也。後季堂被劾，白簡中亦列此款，頗費斡旋，乃免褫公子衣衿。

妓餌老翁

吳興某村翁頗足穀，以值千金之絲命其子往金陵鬻之。子戀一妓，久不歸，翁探知之，趨金陵妓家訪焉。妓家曰：「汝子誠在，適外遊，可稍俟之。」翁待至晚，子不歸，其家以惡草具餉之，宿之外望。次日，子仍不歸。至三日，將晚，一嫗出曰：「翁待久矣，坐守良苦，曷入一觀花乎？」翁欣然隨之入，至中堂舉目，則湘簾翠幌，清池小山，花木掩映於朱欄曲楹間。一少姬濃妝前拜，引入幽室，進以金樽，款以珍饌，翁不覺陶然徑醉，即與之狎。巫山夢覺，而紅日下簾。甫起，即進飲食，而其子適至，父子相見，默無一語。飯畢，子請歸，翁良久曰：「子曷先還，吾取逋貨畢，即歸也。」翁乃獨留妓家一月，貲斧畢耗，遂孑身而返。

商寶意懷金陵舊游

會稽商寶意太守以編修乞外，授鎮江府同知。解官，居秦淮水榭，眷一妓，甚麗。臨去，出白玉墜為贈，時把翫之，不釋手。其後累宦邊郡，投老沅江，追念昔游，形諸篇詠。嘗曰：「吾鄉陸放翁在

蜀十年，頗有所聞，歸日每懷舊游，屢見吟詠。侯於金陵亦然，方地花天，復此追憶，不自知身滯百蠻也。」

王香柳清麗

王香柳，行三，嘉慶初之蘇妓也，居濠上。吳門食單之美，燈船著稱，而王家為尤精，鱉裙鳧蹠，熊掌豹胎，燂以秋橙，酤以春梅，擬於郇公廚、李太尉焉。香柳 貌清麗，沈默寡言，與之纏頭金則受，或雜以衣飾釵釧，則受金反璧。或詰之，曰：「兒非傾心阿堵，顧阿母以錢樹子望我，其奚辭！至一身漂泊，未識所歸，雖金縷千絲，明珠百琲，非我有也。適一旦脫然去，其與有此者，寧復知公等乎！公等亦胡為者？」客為之爽然若失。後適邑人某。

陸小玉丰韻天然

嘉慶初，蘇妓陸小玉居山塘，蛾眉淡掃，丰韻天然，而翠袖霞裳，丁東環佩，濃淡亦復相稱。所居近河干，屋小如舟。嘗有人寄其家，聞客至，匿於幃。客盛稱家世，誇豪富，小玉厭之，餉以閉門羹。客不解，轉詰焉。其人嗤於幃，遂逸去。

李倚玉白皙而頎

李倚玉，行三，白皙而頎，而秋波一剪，盈盈欲語，尤可療飢。居虎邱得月樓，樓枕河干，在花市西頭，即俗呼冶坊浜者，為游船停聚處。每當曜靈西匿，蟾魄未升，歌吹遏雲，畫橈動地，紅妝與烏帽相掩映，居高臨下，固莫不歷歷目前也。

周新官黑而津

嘉慶初，蘇妓有周新官者居山塘，面黑而津，娭光眇視丰致嫣然，時人以墨牡丹稱之。

趙某官溫婉而捷給

嘉慶初，蘇妓趙某官居閶門之上塘，溫婉而捷給，長筵廣席，各勸一觴，莫不欣然受之。悅濠上某欲嫁之。某初饒於財，喜狹邪游，丈夫也，而嫵媚若巾幗，諸校 書爭愛之，由是家中落，不名一錢。聞趙言，以匱乏告。趙招之至家，衣食供奉如伉儷然，雖時出見官，而臥榻側久不容他人鼾睡矣。

李新官吐辭伉爽

李新官，字畹蘭，泰州人。嘉慶初，居蘇州之算盤巷。眉不畫而翠橫一字，髮不髻而綠透三層，吐辭伉爽，略無浮文，而摻摻長爪，雅自愛護。有謂其所歡亦長爪者，或偶晤於方韞之處，戲驗之，良不誣。

程月娥玉淨花明

程月娥，籍新安，嘉慶初至蘇，居楊庵衖。玉淨花明，雛鶯么鳳。年十五，以父死不克償逋負，遂入青樓，故酬對羞澀，而女工獨嫻，兼善刷印碑版坊刻，稱之曰校書，名實相副矣。

舒鐵雲認藕雪為鄉親

嘉慶某歲小春八日，舒鐵雲在蘇州，飲於范少府之新柳詩屋，以女郎藕雪為觥錄事。酒闌索句，鐵雲知其越三日而瓜期初度也，乃即席占贈，書於琵琶之背。詩云：「鳳皇絃上細如塵，酒地詩天一種因。芳樹臨風新樂府，梅花生日小陽春。攜來鹿脯能供客，載得鴟夷莫贈人。漫訝停橈便評泊，查橋支巷是鄉親。」

楊福齡春容大雅

嘉慶時，江寧有名妓楊福齡者，先居文德橋右，後移鍼巷。春容大雅，動止宜人，工琵琶、洋琴，偶一奏技，聽者神移。其母若妹皆盲於目，家中食指以百餘計，胥仰給於福齡。而所得纏頭，或一疋綾，一斛珠，莫不珍重受之，不以豐菲為軒輊也。

楊多子為人所珍慰

楊多子，嘉慶時之秦淮妓也。芳齡荳蔻，羞靨芙蓉，六寸膚圓，春光緻緻，不諳絲竹之技，而拔來報往，蹀躞甚勞，見者皆珍慰之。

蘇綠珠諳素女術

蘇綠珠為小卿妹，江寧之天方教人也。容曜秋菊，采麗春葩，間或按象版，炙鵝笙，紫腔綠韻，才一繞梁，玉塵乃簌簌下落。嘉慶時，居八府塘西。先是，小卿擅名河上，綠珠嗣起，一時幾有二喬

之日。且詣系女俐，凡與昵者，輒不忘舌之。

王倚紅動止無俗態

王小荇，字倚紅，嘉慶時之江寧名妓，瑤雰閣豔雪女也。適伶人郭蘭。年十七，美麗不遜其母，而冷雋處或又過之，蓮瓣纖纖，花鬘裊裊。一日，有客過之，值其 晨妝未竟，悄擁圓冰，手挽青絲三五綹，猶委地尺餘，雙腕瑩膩如雪。客至，迺提鞋偎母，瀹茗呼奴，秀可療飢，嬌真消渴。蓋豔雪早與韻秋、春痕、秋影諸人角勝 花場，小荇湔染既深，動止自無俗態也。

娼妓類二

大奚潔而妍

大奚，嘉慶時廣州船妓之翹楚也。質潔而妍，人每以明珠仙露比之，又稱為花魁，聲價殊重。以置身卑辱為恨，恆語人曰：「儂輩增一分聲價，便多一分賤態，人 以為可喜，儂以為可悲也。」性高尚，遇風流名士，則肆其詼諧，而不及褻。有貴介致五百金，求半月歡，母利之，不可，強之，遂絕粒。

麥大安善談謔

嘉慶時，廣州校書麥大安喜風雅士，善談謔，終日娓娓無倦容，不尚豪華。未幾，繆蓮仙訪之，一見如平生歡。因慕王笠航名，以團扇屬蓮仙索笠航書。大安工酬 應，送仰無虛日，恆致病。一夕，蓮仙往視，伏枕妝樓，強起坐與語，輒淚下，蓋憂從中來也。因譜《師師令》詞贈之云：「翠眉雙鎖，又淚珠交墮，此時心事有誰知？低首向妝臺斜坐。甚閒愁，難貼妥，到這般慵惰。可憐弱體嬌無那，又似風吹花朵。了無情緒病懨懨，怎得個相思醫可。燕子樓頭人獨臥，坐悶懷如我。」

廣州有揚幫妓

阮文達公元總制兩廣時，初抵省河，泊舟揚幫之船側。揚幫者，其地為流娼所居，娼多揚州人，故名。文達始至，不知也。頃之，四面絃索聲起，時已入夕，一望 青簾白舫中，燈火燦爛，異之，顧左右曰：「此何地也？」隨員知縣某率爾而對曰：「揚幫也。」問何由得此名，曰：「此地居戶皆揚州人，揚州人皆婊子，以此得

名。」蓋忘文達之為揚州人也。文達撚鬚微笑曰：「然則揚州人至此者皆婊子乎？」某至是始悟，免冠頓首而出，明日，襆被行矣。

蔣伯生日為平康游

嘉慶時，山左有知縣蔣因培者，字伯生，江蘇舉人，善詩律，少負文名。仕齊魯，日為平康遊。夏日，嘗插花擁髻，放舟大明湖，遇上官，亦不引避，惟傴軀唱諾而已。後為錢中丞臻劾罷，遣戍。吳中士大夫尚惜其才，為之延譽，未期年，復其職。

寶釵為方潘所眷

廣州妓寶釵姿態秀雅，薄負時名。蘇州方某宦粵，偶詣船，見而悅之，約為夫婦，寶釵笑而諾。然寶釵故與富家子潘某暱，潘每至則寶釵終日不梳頭。此中人語云：潘生平不入章臺。某日輕舸過穀埠，遙見寶釵跣足立船首，如雲之髮，下垂未梳，亂頭時節，妍媚無倫。立停舟，遣人招之，且戒曰：「來時勿梳頭也。」自是至潘所，輒不妝飾，遂成習慣。潘溫溫如處女，方則深於世故。寶釵剛日留方，柔日留潘，情好若一，而實偏於潘，以潘之柔婉如意也。

寶釵體弱，善病。方稍暇，即走訊之，遇寶釵服藥，必先嘗。寶釵身承愛憐，至是，以為潘不如方矣。疾稍瘳，方攜之上白雲某寺避囂，日暮風和，寶釵憑欄，仰視歸鳥繞樹，方曰：「繞樹三匝，無枝可依，飛鳥亦殊可憐。」寶釵曰：「此所謂揀盡寒枝不肯棲也。」方聞寶釵語，以為風雅而又寄意深遠，還家，市磁青絹扇，以乳金寫秦淮名妓馬湘蘭小傳，字端而小，贈寶釵。一日娼船有火，燬及寶釵所居。方聞警，往視寶釵，問贈扇燬否，寶釵曰：「火至時，金珠手鐲幾不及攜，何暇挈扇也！」方微笑，謂其友曰：「今乃知勾欄中人財重於情矣。」

容憐餌陸某

山陰陸某習申、韓家言，久幕潮州。潮州船妓頗盛，客是土者，大率罄所得不足償游貲。惟陸素以老成稱，每燕集，未嘗喚妓。以是數十年，得積金近萬，將俶裝回里，偏別故舊，因自矜曰：「吾幸心有主宰，今日垂老，得歸故鄉。」時有妓名容憐者，名噪一時，聞其語，乃遣人招陸之僕李升至，曰：「汝能使汝主人來我舟，即酬汝百金。」一日，陸方薙髮，李忽至前，半跪即起立，若有所求。陸叱問故，李曰：「小人隨主人數十年，今主人歸故里，小人將擠溝壑矣，欲小求於主人，可乎？」陸曰：「第言之。」李曰：「今有妓某者，素慕主人名，聞主人將歸，乃丐小的請主人詣其舟，且曰，若得主人寵臨，則當賜小人百金。」陸訝其敢為是言，

乃曰：「始從汝。」因令候與約某日往。

屆時，陸易新衣，乘肩輿往，降輿登船。時潮水方漲，舟易移動，甫登跳板，板滑，陸忽失足入水，舟人紛紛以篙繩施救，不能遽得。正惶急間，忽一女子華妝豔服，躍入水中，翼陸出，女衣妝悉毀。陸見之，既驚且感。女令舟子持衣來，舟子以故衣至，女叱令易新衣，乃更以他服來。時方冬日，凡所需衣袴鞋襪及銀鼠袍馬褂，無不具，且稱身，復令速溫酒暖腹。陸見其尚服溼衣，良不忍，亦令其易衣。女曰：「君千金之體，不可輕也。吾儕賤人，何足置慮！」正言間，忽李入，半跪謝，言已得百金，皆主人之賜也，遂去。女為誰？即容憐也。

已而陸易衣履竟，容憐乃徐自易之。陸見其態媚肌白，不能無動，又感其相待之厚，似不可即去，乃令置酒，則妙語溫言，令人魂銷。飲畢，陸半醉，將去，容憐因言今日落水，不免受寒，且又醉，不可以風。陸為所持，又顧李不在，無人為僱轎，因遂留宿。容憐繾綣備至。自是，陸亦戀戀不言歸矣。居數十日，李不至，亦無一友來探候，惟日與之酣博，間或召女之姊妹行來同飲。舟中用貲，皆令舟子至其寓取用。一日，容憐忽問陸曰：「君果積貲若干？」曰：「萬金。」曰：「君自忖來此若干日，用若干？」陸瞠然。容憐命司帳者至，問陸所應償者，則對曰：「合酒貲、舟貲、宿貲、博貲、置衣飾貲，約計萬餘金，已付七千，尚短三四千。」陸聞之，舌撟不能下。容憐正色謂之曰：「論理，宜悉付此款，然念汝勤苦一生，僅積有此，若令盡給，將不能生還鄉里，實不忍。今所欠之款，悉當豁免，並當別贈五百金，使汝知吾輩俠腸，非盡嗜利忘義者。汝當速收合餘燼，挈妻孥旋里，勿再有所留戀。惟有一言奉告，凡心無主宰者，必不可輕視一切也。」陸至此，始知為所算，乃嗒焉若喪，匆匆攜所贈金而去。

素芳為清淮賈人所眷

清淮賈人某嘗眷一妓，名素芳，居大河之南，常衣縞素，藝蘭數盆，終日靜坐若處女。訪之者，往往以病謝，惟某來，焚香操琴一曲，或請某唱崑曲一節，自擫籥以和之，蓋某非俗賈也。有暴客嫉之，造勢不兩全之蜚語。素芳即毀其跡，委身於某。暴客聞之尤嫉，思中傷之。

會丐七薌至清江，某與之有舊，丐七薌為素芳寫貌。裱褙時，　之店壁，暴客見之，曰：「計得矣。」暴客充淮楊道轎役，道之眷出，暴客常見之。素芳之貌髣髴似道之新妾，妾亦娼也。乃詭言於裱褙店主曰：「有欲見此小像者，借觀即返。」乃携像至署，倩女僕進言賈人窺新姨貌，圖形於市，殊不雅觀。道怒責新姨，新姨憤將死，賴幕賓為言是圖乃七薌所畫，七薌在此，曷召問之。道稱善。七薌入見，言寫貌人之居，去署不遠，盍招之。及至，使與新

姨并立，不獨形貌相似，長短肥瘦，手足行動無一不肖。及問生年月日時，亦相同。道奇之，乃使賈充河兵，不三年，為守備，暴客亦無之何。由是素芳與新姨稱姊妹行。

姚修竹慕李杰

黔人李杰能詩善畫，以知州需次於滇。某年，奉檄運銅入都，溯江東下，紆道游姑蘇，遇蘇妓姚修竹，議出千金，為之脫籍。以王事匆促，亟欲北上，先留雙玉佩為聘，約俟一年後改官吳中納之。自是，修竹遂獨居小樓，閉關謝客矣。

修竹善度曲，容麗而性靜，平日於富家兒貴公子鮮有許可者，獨於杰，則一見如故。至是益自晦。母或強之見客，循例寒暄數語而已。已而杰爽約，修竹抑鬱成 疾，彌留時，執母手欷歔而言曰：「兒之思慕李郎，亦以其妹為天下奇女子，【李父曾官提督，其妹身長玉立，馳馬試劍，年十四時，從父殺苗立功。】則李郎必為 奇男子，遂不覺若是之傾倒也。兒病若此，不可久留矣，願得雙玉佩為殉，殯於寺中，以冀李郎之來，憑棺一慟，使知天下有奇人亦有癡兒也。」

趙梅卿車馬盈門

墨池雪嶺，聲價增重，文士筆端，自有一種作用。王惕甫詩云：「白璧千雙珠作闕，金釵十二玉為裙。人間多少繁華夢，比到梅花總不如。」道光時，蘇州閶門有妓趙梅卿者，夙未著名，吳江趙蓉裳一見而大賞之，戲書此詩於梅卿之扇，未幾而車馬盈門矣。

鳳雲為應敏齋所眷

應敏齋方伯寶時嘗眷一妓曰鳳雲，丁娘十索，至典裘貨馬而為之，時應尚為秋風遊客也。未幾，握關道篆，而鳳雲已不知何往矣。有贈鳳雲一聯云：「桐鳳綠么花十八，梨雲紅亞月初三。」

三姑娘為載廉所眷

載廉，漢軍廂紅旗人，本姓田。年十七，補弟子員，十九，舉於鄉。性豪爽，不拘小節。京師胭脂衚衕為煙花藪，載徧覽無佳者，恆鬱鬱。中元日，散步城南城隍 廟，寶車絡繹不絕。至門，見一女郎扶蓬首婢，蹣跚下車，忸怩作媚態。載從之行，至大殿，見女郎向佛盈盈拜。拜已，作嬌喘，倚欄小憩。載私念必貴家寵妾，傍 左右不去。已而女徐徐出廟，婢呼車。載立車側，俟登既，搴衣隨

之。女隔簾時婷耳語，笑吃吃不絕，時露面外窺。載愈迷，弗不已。時秋雨新霽，道旁泥沒脛，憊甚，揮汗如雨。女似憐之，囑御者緩轡焉。未幾，入一委巷，審之，胭脂衚衕也。載大疑。踟躕間，見女下車叩白板門，顧載笑，婢亦笑，旋入。載欲隨之，轉念未攜資，恐弗諧，遂過某妓家，述所遇，妓笑曰：「是三姑娘也，去冬適某觀察，攜之任，以嫡妒遣回。今其姊將居為奇貨，郎所過白板門，其姊家也。」載私喜，明日，具厚禮，徑造其室，以出門告，惘惘返，終夜反側。雞初鳴，趣御者狂馳至，則雙扉未闢。俄一老媼啟扉，載具道誠意，媼搖手曰：「三姑昨日受風寒也。」載歸而不懌者累日。適友有選任邱令者，強載為佐治，而胭脂衚衕之望遂絕。

次年春，友引覲，載與俱。一日，月初上，信步出櫻桃斜街，遇同學友某某，拉至平康，設筵招歌者侑酒，強載書箋，載姑書三姑娘名以應。俄而一淡服人款款入，傍載坐。載問識我否，三姑曰：「久矣。」問何處相識，曰：「城隍廟也。」問何時，曰：「中元也。」載深感之。自是載日一至三姑家。三姑家故有姊妹三，皆殊色。一日，同學輩蹤跡至，適載來，遂相約為聯芳會，言於三姑，俾各占一枝。華筵既張，乃推戴三姑為盟主。

王壬秋以十五齡女郎侑酒

鄱陽楙園，舊為冶游之地，琵琶勸酒者，且百餘女。咸豐壬子夏，王壬秋檢討闓運嘗從酒徒輩游宴其處，笙歌既合，各有所以侑坐者。時王未婚，羞於履舄，適有十五齡女郎抱病未妝，姑指以塞眾意。俄而女至，垂鬟懨然，辭不理曲。時長日酒多，意倦久坐，獨倚几熏香以待酒散而已。明年在樂平，則有使來，稱前女郎遣致問，及過客往往傳說此事，云有匜盥之請。後一月，復書於王，封髮寄焉。王因謂使曰：「髮翦易長，若能斷指示信，當以桃葉迎汝。」使笑而去，然自此亦不復至矣。

喬氏蓄錢償娼家

松江鄒某娶妻喬氏，生一子，名阿九，甫周歲而鄒死，喬守志撫孤，家尚小康，頗足自存。而是時粵寇已據蘇、杭，松江亦被陷，喬慮不免，思一死以自全，而顧此呱呱者，又非母不活，意未能決。其夜，忽夢夫謂之曰：「吾家三世單傳，今止此一塊肉，吾已請於先亡諸尊長矣，汝寧失節，毋棄孤兒。」喬寤而思之，以為夫雖言之有故，持之成理，然婦人以節為重，終不可失，意仍未決。其夜，又夢夫偕二老人至，則翁媼也，曰：「吾乃汝之舅姑，汝意大佳，然為汝一身計，則以守節為重，為吾一家計，則以存孤為重。願汝為吾一家計，勿徒為一身計。」婦寤，乃設祭拜其舅姑與夫曰：「吾聞命矣。」後母子皆為寇所得，從寇至蘇州。喬有絕

色，為寇所娶，而高抱阿九，無一日離，語寇曰：「若愛妾者，願兼愛此兒。兒死，妾亦死矣。」寇戀其色，竟不奪阿九。久之，以喬為貞人，以阿九為公子。貞人 者，寇婦中之有名號者也。

方是時，寇踞蘇、杭久，城外村聚焚掠殆盡，雞豚之類，亦皆斷種，寇日用所需，悉以重價買之於江北。於是江北諸貧民， 率以小舟載雜貨渡江，私售於寇。有張禿子者，夫婦二人，操是業最久，寇尤信之，予以小旗，有寇之境，無不可至。喬聞之，乃使人傳貞人命，召張妻入內與語， 使買江北諸物。往來既讋，乃密以情告，謀與俱亡。乘寇酋赴湖州，佯言己生日，醉諸侍者以酒，而夜抱阿九登張舟以遁。舟有寇旗，無誰何者，安穩達江北。而張 夫婦意喬居寇中久，必有所齎，偵之無有，頗失望，乃載之揚州，鬻喬於娼家，喬不知也。娼家率多人篡之去，喬仍抱阿九不釋，語娼家曰：「汝家買我者，以我為 錢樹子耳。此兒死，我亦死，汝家人財兩失矣。若任我撫養此兒，則我故失行之婦，豈當復論名節。」娼家然之。喬居娼家數年，阿九亦長成。喬自以纏頭資為束 脩，俾阿九從塾師讀。俄而寇平，喬自蓄錢償娼家，贖身，挈阿九歸松江，從其兄弟以居。阿九長，為娶婦，乃復設祭拜其舅姑與夫曰：「曩奉命存孤，幸不辱命。 然婦人，究以節為重，我一婦人始為寇之貞人，繼為娼，尚何面目復生人世乎？」遂縊而死。

安月娥著豔名

安月娥，江寧 人，巧齡、巧珠之假母也，為秦淮妓。粵寇未至時，齒尚穉，頗著豔名。有自號煮石頑仙者，賞之，贈以《一萼紅》云：「稱芳名，是廣寒舊隊，小謫下瑤京。蛾樣 猶纖，蟾輝未滿，神采先放光明。曾學過霓裳法曲，串新聲嚦嚦妒啼鶯。靨笑添渦，眉修露慧，睇轉流情。悞到團圓時候，勸靈娥珍重，莫墮愁城。荳蔻含香，芙蓉 作蕊，煩惱何苦相縈。須記著前身小影，伴青天碧海耐凄清。留待梯雲客至，喚取卿卿。」咸豐癸丑，江寧陷，月娥避至他處。亂平，始歸，六代鶯花，都非疇昔， 遍訪當年姊妹，率皆玉碎珠沉，自顧馬齒亦加長矣。舊居牛市水閣，尚存廢址，牽蘿補屋，粗作安排。所歡某二尹久定終身，而業已床頭金盡，不得已，補綴箏琵， 重為蕩婦。幸而歌喉未改，節拍分明，迥非時下雛鬟所能企及。因此招之侑酒者，不以色選而以藝登，且重其為京幫，生涯頗不落寞。每當酒闌夜永，與二三熟客， 談白下往日風光，真如天寶宮人說開元遺事也。

陸蘭英垂髫名重

陸蘭英，江寧人，為陸二養女。陸二者，秦淮名妓，豪華 奢靡，傾動一時。所居畫閣紅樓，珠簾繡幕，為北里之冠。江寧某方伯公餘退食，常過其家，愛其屋宇軒敞，談風月於此，會衣冠亦於此。時

值上佔下婚，兒有首倡自然，」不為怪。蘭英方在華者，得假母提唱，名頗重，江督陸建瀛之公子最昵愛之。咸豐癸丑，江寧陷，避居姑蘇，門前車馬，不異當年。姑蘇再陷，遂轉徙無定 所。其後重至秦淮，眉稜翠偃，鬢影蓬飛，秋娘老矣。賃居石壩街煙局後，湫隘囂塵，不潔已甚，每有博徒隸役過往，名流因以絕跡，匪特憎其齒之暮也。

袁雅琴色藝超倫

袁雅琴，嘉興人，本姓王，宦裔也。父曾官奉賢縣丞。咸豐庚辛粵寇之亂，年甫六齡，散失無歸，為乳媼所鬻，遂隸樂籍。而色藝超倫，丰姿綽約，素妝淡服，情 韻天然。客有過而訪之者，一見即泊然靜坐，不輕言笑。或戲謂之曰：「卿胡為有名士風？」雅琴曰：「余本非此中人，斷不久戀於此，亦何必效章臺習氣耶？」客 默然。

韻珊美豔絕倫

大文寶，字韻珊，江寧良家女。以粵寇之亂，隨母避杭州，轉徙至滬，遂落平康籍。年四十，美豔絕 倫。滬為商埠，巨賈麕集。時江、浙猶未克復，兩省豪貴多寄居。於是名大噪，門前車馬如織，而韻珊獨敬禮文士，視市儈蔑如也。時滬之樂戶在洋涇浜，有數千家，多蘇人，習尚柔靡。韻珊獨以俊爽勝，名在蘇幫上，與黃愛卿、小桂珠相伯仲。

同治庚午，韻珊歸金陵，杜門謝客，惟名流文酒之會，招之必至，不取纏頭貲。所居曲房綺闥，香爐茗椀，位置楚楚。一日，進香清涼山，為一素不識者所偵知，馳數十騎隨之，繞佛殿三匝，不能禮拜，急登輿歸。秦淮兵燹之後，河房雖未復舊，而燈舫較盛於前。韻珊每值夏夕，獨坐涼篷，懸燈數盞，及名人書畫，以棗花簾障之，供建蘭、茉莉盆，旁侍一女童，時徜徉於青溪、長板間，見者疑為神仙，可望而不可即也。惟性孤傲，頗以標格自矜，非其意所屬者，雖以厚幣招之，不往。

大金鳳舉止溫雅

大金鳳，揚州人，齒稍長，丰致嫣然，舉止溫雅，工於應對，知音識曲，能豪飲，居江寧淮清橋察院之東偏。同治初，以久經咸豐兵燹，舊院遺址，無可尋覓，即利涉橋、文 德橋一帶，所謂「丁字簾前落日放船好」之諸名勝，亦皆鞠為茂草。女閭叢集釣魚巷，湫隘已甚，名流望而卻步。大金鳳家獨室宇精潔，無纖塵，笛床琴几，位置不 俗。起坐一小樓，鍾山嵐翠，撲入簾桁間，如在畫圖中也。

出蘭史媚惡

蘭史，岳姓，小字鳳，蘇州望亭農家女。父為布 客，挈鳳寓吳郡，其大父仍鄉居。咸豐庚申，兵燹中父歿，鳳隨母至滬，時年十齡許耳。客至，恆避匿不出，有喜其聰慧者，聒而與語，輒登榻蒙被臥。滬有清河叟 賞之，欲購為媵，未諧，贈以金，使遷居城北。母見其姿首明豔，謂可作錢樹子，使習歌舞應客。未逾年，聲名大噪。鳳眉目如畫，體裁適中，寡言笑，而媚慧，善 伺人意。又舉止倜儻，不喜作兒女態，工心計，多億中。傾慕者擲纏頭鉅萬，以得一顰笑為幸，而鳳猶少所許可也。

某提督自津抵滬，啗以重金，拒 之。謀刼之，輒以計免。其心屬者為某貴介。同治壬申，以五千金為聘，許之。其大父猶未知其為章臺柳也，堅欲其歸以字鄉人，遂輾轉不就。而鳳亦旋悔，放浪江 湖者半年許。癸酉春，重游滬瀆，年逾笄，名益盛，高軒過客以不見為恥，選色徵聲，非鳳也，弗樂也。是年秋，忽置酒召所知，掩泣而言曰：「余以一身歷花月刼 者十載，誨盜誨淫，此間不宜居矣，將歸老茅屋，請從此辭。」各贈一小影為別。明日，盡室他徙矣。

李芸負盛名

同治壬 申，大校書李芸者，年齒稍長，鳳韻超儕偶。僦屋江寧莫愁湖畔，編竹為籬，泊然雅素，撫琴洗研，晏如也。初未知名，吳門秦鍾吾過江訪豔，贈之以詩，書於冷金 箋，芸粘於圍屏，以碧紗籠之，於是名傾白下。惟性極高傲，苟不當意，雖貴客大賈，不納也。時江左章臺，競尚華靡，芸雖負盛名，獨蒔花種竹，非文酒之讌不 預。有妹曰綠媛，姿容慧麗，較芸尤豔。而善為酒糾，並善詼諧，辭意之間，翩翩有致，兼工簫笛，發聲清越，足以怡情，士林稱之為雙絕，不誣也。

張少卿色藝冠一時

同治時，張文達公之萬自閩浙總督任告終養，奉母夫人居蘇州之湖院。文達少年科第，又雅善詞翰，兼擅丹青。時吳下名妓有張少卿者，色藝冠一時，嘗為花榜狀 頭。文達時召至府第，令奏技，兼以佐萊衣之樂，嘗笑謂之曰：「吾與汝皆狀元，洵為一時佳話。」偶集《四書》作對贈之曰：「少之時不亦樂乎，卿以下何足算 也。」時以為名對。

少卿擅名既盛，所得纏頭金無算。有某者云係江南候補道，瞰其多金，因至蘇，盛飾甘辭誘之，遂娶歸。無何，偶假小過謫之，閉諸一室而括取其資。少卿單衣出走，復至蘇。諸少年聞之爭為醵貲，

得數千金，即為富恒甘果，貧者之盈與自無其。然少卿忌終鬱鬱，未幾死。

陸愛寶楚楚可憐

陸愛寶，蘇州閶門外之湖田人，雲鬟霧鬢，楚楚可憐。至滬，隸籍金玉堂，為酒糾。同治癸酉冬，堂不戒於火，歌扇舞衫，付之一炬，乃僦居於法租界。一椽風 月，半世鶯花，思欲擇人而事，絕少知音。且在堂時，負帶擋貲百數十金，既為祝融所燬，院中姊妹風流雲散，衣飾皆以帶擋折除。鴇母以其獨居無偶，遂偕呂宋人 以計篡之去，閉置空屋中。呂宋人者，鴇倚之如左右手，藉以索債取償者也。愛寶有前時所讅客某，具豪俠氣，能急人之急，聞耗，遽報總巡捕。總巡捕曰：「是不 可為訓。」亟破關出之。

妓為情死

合肥李某赴江寧鄉試，刻苦讀書，不與諸惡少酒食徵逐。劉壯肅公銘傳時在寧，嘗清晨 至各寓覘之，歸而歎曰：「莘莘士子，多無大志，紅日在窗，尚高臥未起，其餘則在釣魚巷宿妓未歸耳。獨某某已執筆屬文，凝神盡思，誤以角黍濡墨中，猶以為入 糖盤也。」一日，為友人強拉入曲院，有名妓見而愛之，願從為小星。某迫於家庭，勢不可，然又不能絕之而去，特假宴客，令妓取琵琶度曲。曲半，某起如廁，出 門策駿馬，飛奔而去，遺書絕之。妓日夕鬱鬱，竟嘔血死。

香雲為徐宗海所眷

香雲為光緒初漢皋有名妓，武昌人。媚眼流 波，長眉入鬢，慧中秀外，冠絕一時。富商貴介，招妓侑觴者，輒樂就之。以是徵歌佐酒，殆無虛日。香雲亦身價自高，齷齪浮浪子，視之蔑如也。所與往來者，多 名下士，酒闌燈炮，惟事談詩問字，語不及私。湘陰徐宗海茂才尤與之善，以終身為訂，嘗曰：「若得負郭田數十畝，環植桑柘，結廬其中，竹籬茅屋，淡泊自甘， 妾為蓄蠶織縑，以納太平之租，暇則茗碗鑪香，讀書作畫，花開月上，陪君小飲，此樂雖神仙不易也。」宗海然之，日夕籌貲，謀為之脫籍。假得同學友三百金，與 鴇商，鴇必卻取盈，香雲乃出私蓄畀之，已有成說。一夕，宗海寓廬不戒於火，一切蕩然。香雲知之，恚而病。宗海之父得耗，寄書促速歸，乃走辭香雲，時已病不 能起，相見執手，嗚咽不作一語。別後十日而死，比宗海至，已葬於北郊矣。宗海特贈沈香木，覓巧匠鐫小像，置於小龕，撰長聯以輓之。上聯云：「試問十九年磨 折，卻苦誰來？如蠟自煎，如蠶自縛，沒奈何羅網頻加。曾語予云，君固憐薄命者，忍不一援手耶？嗚呼！亦足悲矣。憶昔

天容路下，傷柳風前，舌妙笑眼，腰輕足舞。每值酣顧之餘，弗旁玉腕之扶，廣寒無此游，會真無此遇，天台無此緣。縱教善病工愁，憐渠憔悴，尚恁地談心永夜，數盡雞籌，怎能忘嫋嫋娉娉齊齊整整。」下聯云：「不圖三兩月歡娛，竟拋儂去，問魚常杳，問雁常空，料不定琵琶別抱。然為卿計，爾豈昧夙根者，而肯再辱身也。若是，殆其死乎！至今荳蔻香消，蘼蕪 路斷，門猶崔認，樓已秦封。難招紅粉之魂，枉墮青衫之淚，少君弗能禱，精衛弗能填，女媧弗能補。但願降神入夢，與我周旋，更大家稽首慈雲，乞還鴛牒，或有 箇夫夫婦婦，世世生生。」

徐瑞卿創小雙擋

徐瑞卿，滬妓也。蓄雛姬二，年僅十二三，教之歌，既成，名之曰自鳴鐘、八音琴，使侍客。每應召，則二雛偕，各歌一曲，謂之小雙擋。其後則僅以一雛侑觴矣。

王翠雲丰姿綽約

王翠雲，揚州人。其父以賈吳門遷吳，繼以憂死，母鬻之章臺，遂至滬。時為光緒初，豔名大噪，為此中巨擘。丰姿綽約，性格溫和，徵歌選舞者多樂就之。一夕，客設席於房，拈鬮藏鉤，已近酒闌。有客繼至，則素與翠雲相暱者，亦設席於聽事，飛花賭酒，其興方酣，翠雲爰舍房中之客而往就焉。頃之，房中之客屢喚，而雲不來，欲行，而雲又不送，意頗近於負氣者。既撤筵，客散，侍婢規之，意謂待客之道，宜兩得其中。雲怒呵之，謂渠非出貲與吾落籍者，吾何惜焉。婢喃喃不止，雲大怒曰：「我今即不作此生涯，奈我何！」婢見不可勸，悄然自睡。雲思之，益忿，潛服紫霞膏而寢。次晨，婢入房視之，於紗幬外見其似裸臥者，婢曰：「早涼如是，可卸卻單衫耶？」撫之，則玉體冰矣。

德仙欺金某

光緒初，鄞人金某至滬，眷妓德仙。德仙籍維揚，意殊落落，異吳中人之纏緜旖旎，蓋習與性成也。兩月餘，買笑錢約銀幣三百圓，而德仙落寞殊甚，蓋以金面麻而黑，貌實不颺故也。嘗曰：「人生貴及時行樂，雖金多如季子，亦難甘此面目，與同衾枕。金銀我請所固有，嗅之不馨，握之輒冰，何肯以此易彼哉！」

一夕漏三下，金以歸途遙遠，將寄宿，兩有成言。逾時客至，德仙毀前約。金以為見金夫不有躬也，謂德仙曰：「卿能圖今夕之歡，以遣良宵風月，中秋節屆，當薄具二十金，聊助花粉費。」不允，謂將期諸異日。閱三日，瞰亡而往，則德仙方留客宿。客固美少

年，翩翩濁世佳公子也。金相形見絀，因借德仙美落之由，忿佃金往曰：「今已矣，繁華夢醒矣，除夜度資外，備犒使銀 幣四圓。」舊例，房中僕婦與堂外紀綱，各分其半，德仙悉以給臧獲，另贏金畀以銀幣四圓。金未應，德仙曰：「尚需與汝索節費耳。」金曰：「汝鴛夢同人，而蠅 頭逐我，此款已同落花流水，一筆勾銷矣。」德仙無言，遽披其頰。滬俗素惡此，謂非吉徵，金邀多人與議，德仙匿不與面，鴇請肆筵謝過，乃寢。

雙鴛為吳樵珊所眷

光緒初，滬有名妓雙鴛者，膚色黑，而光艷絕人，人謂之墨芙蓉，蓋媚豬之儔也。其家在滬之東村，初甚貧，以鍼黹度日，後為陸媼所見，謂其母曰：「爾家有錢 樹子，何憂為！」母惑之，因卜居於城，偶遇大賈，驟獲不貲。吳樵珊嘗狎之，時雙鴛已厭風塵，意將擇人而事，囑樵珊至其母家。越數月，樵珊往訪，天台路歧，竟迷前蹤，乃徘徊久之，惆悵而返。

林愛官為雍某所眷

林愛官，江寧人，本良家女，幼失怙恃，為其戚所鬻，入青樓。光緒初，為妓於滬，年二十餘，風格溫重，寡言語，不喜妝飾。與長安雍某遇，一見如故，遂私訂終身。雍故翩翩書記也，以力薄，不能為之脫籍。荏苒數年，雍不能 離林，林亦不能離雍。雍之友陳某者，素揮霍，悅林之貌，求通燕好，不可，強以鴇母命，林不能卻。比入帷，林扃戶出刃，向陳長跪而請曰：「妾本薄命，生死不足重輕，所以苟延有待者，以雖隸煙花，尚復貞一、君家擁花圍柳，何處不逢佳麗，若必挾制以言歡，則欲污吾身，請污吾刃。」言訖，以刃置妝臺，陳啞然曰：「予固知爾之鍾情於雍，然彼力薄不濟，奈何？」曰：「不濟，則以死繼之。不然，懷此刃何為者？」陳乃慨然曰：「爾識雍，予豈不識雍哉？」於是啟戶遽出，乘 夜挾雍至林所，出所帶金條脫兩枚付鴇母，謂之曰：「林不爾向矣，舍女而取金，爾之見機也。如不從，曷觀此刃！」鴇母無奈，遂以歸雍。

小玉紅如太原公子

小玉紅，六合人，轉徙揚州。光緒初，年十三，至江寧，慧眼修蛾，天然韶秀，雛髮未燥，盤辮插花，丰姿殊韻絕也。兩顴微高，而其雋逸之氣，如太原公子裼裘而來，自不可掩。又如高秋健鶻，乍得新霜，分外神俊。至其柔膩熨貼，則飛鳥依人，明月入懷，別有一種風致。

素娟秀色可餐

素娟，海陵人，光緒初之秦淮妓也。聲價至高，而性情閒逸。所居臨桃葉渡，每日曉妝初罷，手扶綸竿，倚檻垂釣。人見之，如煙籠白芍藥，柔荏清艷，殆鮮其倫，有謂其秀色可餐，真得山川靈氣者。秦淮燈舫盛時，游女如雲，貴家眷屬愛素娟婉麗，時招同游，院中人尤羨慕之。

王寶珠頎立亭亭

王寶珠，錢唐人，幼為父母鬻於江寧王姓家。年十六，豐肌秀骨，兩靨微渦，頎立亭亭，有玉樹臨風之致。曲師導學琵琶，並度曲，意不屑也。所居小樓一角，房櫳幽靜，貴游文酒之宴，坐無寶珠，不樂也。

蘅香舉止瀟灑

蘅香，揚州人，光緒初之秦淮妓也。舉止瀟灑，落落有大家風。愛作淡妝，無抹脂障袖之習。工度崑曲，意氣豪宕，高響遏雲。時江寧宴會，以藥倦齋為最盛，幕 客寓公之逭暑消寒者，均集於此。每集，蘅香必與。惟既與諸名流游，遂高自位置，俯視一切，碩腹賈無從望見顏色。因此所如不合，鬱鬱不得志，遇有高會，輒以 酒澆塊壘，一舉數十觥。醉後耳熱，按拍悲歌，聽者至為之掩淚。

鳳仙談秦淮舊事

光緒初，秦淮有校書曰鳳仙者，色藝可 人。以忤當道，避難出奔，輾轉至杭州，江秋珊、楊桂峰、張初白、汪蘭生、朱硯臣諸名流皆眷之，每宴集，輒招以侑酒。癸未十二月十九日為東坡生日，硯臣招同 人集於其居之樂山草堂，作消寒第五集，鳳仙與焉。秋珊、桂峰與談秦淮舊事，娓娓不倦，大有天寶宮人之感。秋珊因作三絕句以贈之，詩云：「已過當筵酒十分， 忽聞蘭麝吐清芬。好花先獻東坡佛，不是朝雲即暮雲。」「風前弱柳鬬腰肢，正值盈盈十五時。妾是桐花郎是鳳，江東羅隱漫題詩。」「何處烏衣認畫梁，一雙么鳥 喜收香。坐中尚有江南客，曾識當年哈意娘。」【哈意珠為咸豐時秦淮妓院八仙之一，秋珊、桂峰皆曾見之。秋珊，旌德人，桂峰，上元人，故曰江南客也。】

李如蘭為三人所眷

案准有名妓李如蘭者，揚州產也，美而豔，慧而辯，與吳忘甫善。吳以富著稱，未半載，纏頭之費所耗不貲，日必過之，每設宴，則必偕其友孫純伯往。孫貌美年 少，不一月，李與之暱矣。孫之中表兄周玉如者，富家兒也，與吳亦相識，慕李名，一日，丐孫挈之往，李亦傾心焉。自是而李之妝閣，恆有吳、孫、周三人之蹤 跡。然李之室多，客至，每異其室，不謀面也。

久而為吳所知，欲詗之。一日，往候於門，則孫至，吳乃出而覓周，遇焉。三人者乃相將入室，坐定，吳語之曰：「吾輩皆相知，獨樂不如眾樂也。今將置酒，且痛飲，賞心樂事，誠無逾於此也。」孫、周唯唯而已。日晡，乃命酌，三人入席，各據一方，上吳，左 孫，右周，而李坐於下。酒數巡，吳語李曰：「吾三人皆為卿之莫逆交，彼此愛情，孰為最？」李目吳而大笑曰：「君。」李言時，潛於案下以左足蹴孫，右足蹴 周。至是而吳意謂君之一字，脫口而出，不假思索，誠中形外，自必屬意於我矣，孫、周各受其足之蹴，則亦自以為為其所鍾情者也。

雙鳳願許某收尸

雙鳳，如皋娼也，於許某有委身之誓。許貧，假母時婪索之，不能如其欲，過從遂疏。假母既怒，不悅他客，時笞苦之，鳳竟以被虐死。將絕，泣曰：「收我者許也。」范肯堂、張季直、朱曼君乃哀之而為之詩。

傅二寶屬意楊某

蘇妓傅二寶，光緒時名噪甚。太倉楊孝廉，翩翩美少年也，與有嚙臂盟。而歸安富人某亦豔其貌，將納為簉室，已與其假母議約矣。而二寶意屬楊，詢之，則曰：「彼少年登科，必易顯達，可為終身之託也。」乃截髮貽之，以矢不二。某至是而自恨未舉於鄉也，思有以敵之，乃出鉅資助賑，得獎舉人，並得京卿銜。於是訟楊 於公庭，對簿時，楊袖二寶髮出以為證，而二寶竟言其誣，某乃載二寶以歸。

婢三嫁而終於娼

馬玉山中丞丕瑤以多姬妾為 言官所劾，奉旨派粵督某查辦。時馬已薨，某乘行弔之便，以姬妾幾人詢諸馬子。馬子知關係參案，詭詞對曰：「先君晚年多病，須人伺應，故侍婢略多，其備姬妾 之列者，不過二三人。」某即據以覆奏。馬子旋亦擇其新納年少者悉放之。中有粵籍一人，貌最妖冶，為屬員某所獻。此女初本某富翁家婢，納為妾，不數月，富翁 死，再嫁著名花旦鮮花發，【鮮花發

自，名發，廣西旦花隸人，故鮮號旦花發，復以其貌豔如花，自炫而訛，乃呼為鮮花發。】僅半載，鮮花發又死，適馬有納妾 意，乃購之，飾為室女以進，馬惑焉。不一年，馬薨，女被放，依母而居，仍欲擇人而事。蹉跎數年，乃墮入樂籍。或云，竟抑鬱死矣。

李佩蘭苛於選客

李佩蘭為滬妓，名噪一時，而苛於選客，獨與上海令莫祥芝之長子善，訂終身，懾於家法，將有待也。會有勢豪欲奪之，佩蘭懼，促其請於父，不許，旋以染疫 歿。祥芝聞人言，疑其為相思死也，遷怒佩蘭，曰：「不肖子之死，妖姬實致之。」召佩蘭至，詰之曰：「汝欲嫁吾子，誠耶？」曰：「誠。」曰：「吾子今死矣，若果誠，當即居此，為服三年之喪。」佩蘭諾，即日持服，居苫塊，儼然未亡人也。祥芝使人試調之，嚴厲不可近。既三年，逐之出，乃重理舊業。

吳莼香色藝兼勝

滬妓吳莼香色藝兼勝，以嘗為春江花榜之狀元，而名益噪。粵之富商某欲以娶狀元誇於人，將納之。莼香雅不願，要之曰：「如必娶我，當以冠帔彩輿相迓。」某 諾之。嫁之日，所識之客咸集妝閣，置酒為賀，曰：「送狀元下嫁也。」不久即下堂，重理故業，然亦自是而能操粵語，粵人遂趨之若鶩。晚年蓄二雛，曰靜蘭，曰 小香。靜蘭旋適人。未幾，小香叛莼香，自蓄一雛，曰小桂芬，貌殊寢，而以技著。

李三三美而豔

李三三，本姓金，杭州 世家女，美而豔。父宦蘇。父亡，恆從其母乘燈船，挾妓出游，或設席於家，召妓侑酒。三三濡染既久，於妓之行止彈唱，皆習能之。未幾，母率之至滬，寓大亨客 棧。棧與妓寮鄰，遂與妓時相過從。亡何，資斧乏絕，母女相對愁歎。妓有察其隱者，諷令倚門。三三為母所迫，從之。未幾，名大噪，有作三三詞六十章以提倡之 者，車馬盈門，如在山陰道上矣。杭之族人知其事，馳書戒其母，令速歸。母乃為三三變姓名，曰張蘊玉，徙居以掩飾之，而覆書於族人，強致辨白。未幾而又為族 人偵知，專使至滬，迫之返。而母已樂此不疲，置不顧，曰：「彼奈我何！」族人不得已，控於會審公廨。時讞員為陳寶藻，金之戚也，亦怒，提母女到案，判族人 領三三去。母又謂無面目回故鄉，不如就滬擇婿，旋以六千金鬻之於石子山明府為妾。

時石方權永嘉令，三三從之往。而其母雖獲巨資，濫博無度，未

幾，盡貝去，乃弄水嬉，誅於三三，啟使復出。三三不可，則以死要之。三三曰：「去無詞，奈何？」母曰：「是有策，汝而顛也，彼豈尚留汝耶？」三三曰：「奈 何吾不顛？」母曰：「是可偽為也。」三三自是乃佯顛。石初耐之，一日，石方會客，三三裸體奔客座，石曰：「是不可留矣。」乃遣之。母遂偕之至滬，假寓周某家，幾三月，謀復出。事為石之友金某所聞，飛書告之，石大怒。會其母病死，而周索三月宿膳之費數千金，石幾無以為計。其友劉松山，維忠之子也，聞之，曰：「是不難，吾當力任之。」乃言於維忠，劫周以威，僅犒以數十金，俾石挈以去。三三至是遂終為石所有。

左紅玉享盛名

左紅玉為粵產，老舉也。自改隸蘇籍，即適金氏。以不安於室，下堂去，理舊業。旋適浙人許某，生子矣。既而又下堂。旋又至滬，復懸牌應客，恆至北益泰書場奏 技，遇劉永福。劉方自越南歸，聞其能操粵語也，大悅，點百曲，自是遂享盛名。未幾而為人所窘，祝髮為尼。其重墮樂籍時，許氏所生之子年十六七矣，恆至其 室，紅玉輒留之飯，撫摩憐惜，儼然母子也。

陸月舫為王紫詮所眷

光緒丙戌，滬妓有陸月舫者，居福州路尚仁里，以色藝著，車馬盈門。吳縣王紫詮布衣韜亦暱之，曾約同眷月舫者八人置酒其家，令月舫侍座，謂之同靴團拜。同靴者，京師相識之友同暱一伶者之稱謂，此沿之也。

萬人迷工內媚

萬人迷者，光緒中葉京師之名妓也，佚其名。初為某副都統婢，與僕私通，事覺，并逐之。萬語僕曰：「爾我當自審所處，坐食，僵死矣。聞南城妓院有百順班 者，其掌班甚良善，將往依之。」語畢，即驅車自投，鬻身於百順，得價四百金，出百金與僕，曰：「以此為訣。」以三百金飾妝閣，購衾枕，陳設華麗。數日，名 大噪，雖貌不驚人而工內媚術，且英采煥發，神於肆應，是以見者眼熱，暱者心醉也。內務府郎中海某，以暱萬，傾其家。會歲終，索逋者麕集，海匿於萬所，萬語 之曰：「吾前言以身事君，君見容否？如諾我，今日即返君宅，債事當為君了之。」海大喜，萬即代海出千金，交鴇。返宅，出金，料量債事畢，以其餘購田宅，數年，富倍於昔矣。其後丁修甫曾作《萬人迷》詩云：「打是歡喜罵是愛，萬人心迷無定在。情人眼裏出西施，尤物動人少年戒。拳民恃法如著魔，迷而不悟可奈何！ 萬人同歸極樂國，非女戎亦傾山

洲，尤儀誰手焉閑們？」詩蓋作於庚子爭亂後也。

小蘋果為陳曾佑所眷

京妓疲於見客，一 小時或至數十次，往來蹀躞無已時。若遇販豎走卒，一言不當，即搥案大罵，搗毀器具。小蘋果極負盛名，客之問名者踵相接。時陳曾佑眷之篤，嘗十餘日不出，一 揮數千金。一日，蘋果語陳曰：「吾愛我甚，不敢忘。但君日踞我妝閣，令新舊客來者皆負氣狂罵，為君受屈者屢矣。君幸憐我。」陳會意，自是不敢逐日至，即 至，亦不復久坐，曰：「恐累吾蘋卿也。」

金小寶有吳娘本色

光緒中葉，上海名妓有所謂四大金剛者，曰林黛玉，曰陸蘭 芬，曰金小寶，曰張書玉，蓋繼如來三寶之吳新寶、黃銀寶、何雙寶而起者也。金，名粟，為吳娘，曾居閶門下塘，手足柔纖，肌膚瑩膩，風韻體態，雅近上流。若 其酬答敏慧，雖文士，靡有加也。旋徙滬，負一時盛名，而絕無叫囂隳突之習，固猶是吳娘本色也。後適馬氏。未幾，挈厚資下堂去。有兩客爭餌之，互致謗語，小 寶左右之，不知所可。已而回蘇，言將入校肄業。又未幾，重至滬，羅致舊客，設博場，役一俊僕，名之曰同胞。

林黛玉為曲中祭酒

上海妓女林黛玉，松江產也。光緒中葉之坊曲中，推為祭酒。所與往還者，多碩腹賈一流人物。然其人風流放誕，雄才大略，頗有歷史上名妓風概。某歲，鄭叔 問、沈硯傳、張子苾、易實甫諸人一時同集於滬，皆當時盛流，才名傾動一世者也。忽一日，盡為林所羅致，扃諸樓，所以供張之者甚盛，酒肴衾枕，皆極上品。林 有暇，輒與諸人縱談，嬉笑怒罵，無所不至，第不及亂耳。室中琴書筆硯，位置楚楚，皆極精物。林出，則諸人者姑假以自娛，而獨不許出門一步，恐其遁也，則盡 收其履而鐍諸篋。某嘗竊得侍婢拖履一雙，急曳之而逃。甫下樓，為林所知，追而牽以返。竟一月歡，始縱之出。叔問嘗為朱古微言之，謂詩酒之樂，蓋無過於此時 也。然究不知林之此舉，果何所為而發。或謂林於當代人物，無不以土芥視之，喜則與暱，怒則揮之使去，生平所暱達官、巨賈與夫面首之倫，不可勝數，獨未嘗一 領略名士風味，故為此狡獪，亦西人好闢新殖民地之意耳。

林屢適人而屢下堂，所嫁者不可以數計。其自稱適人曰浴。蓋舉止豪邁，易負巨債，至無可彌縫之時，即以適人為避地之計，使代償其負。已而不安於室，出理舊業。及逋負又多而不得償，乃復作前

計。此所以謂之俗，蓋自謂得不問乃始恣去也。

陸蘭芬之榮哀

陸蘭芬為蘇州趙氏女，本曰胡月娥，旋徙滬。秀色可餐，天然嫵媚，西人曾攝其影，寄歸本國，稱之為支那美婦人。性靜穆，喜雅淡，風雅士多就之。所居為福州 路西俗稱胡家宅之西式房屋。嘗以初度稱觴，傭巡警守門，往祝者咸衣禮服，乘馬車，翎頂輝煌，周旋揖讓。其子甫五六齡，亦戴晶頂，披蟒袍，而迎送於庭中。其 歿也，所歡王某為之發喪，於訃文喪牌，均署曰先室陸宜人。生榮死哀，一妓也而兼之矣。

陸昭容自炫

與胡寶玉同時著稱之滬妓，有陸昭容，後適王某，高車駟馬，常日出游，路人皆目逆而送之。然其初之行事，類似野雞妓女，蓋嘗至福州路之華眾會品茗自炫，藉以延攬游客也。

頓金蘭言家世

江寧教坊之樂戶，有明初沒入教坊者，頓、脫諸姓是也，至本朝猶未脫籍。王文簡公詩所謂「舊院風流數頓楊，梨園往事淚沾裳。樽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孃」者是也。光緒丁酉，皇甫鵬九在金陵，嘗作冶游，有妓曰頓金蘭者，為言其家世頗悉。

袁忠節以紅顏為知己

桐廬袁忠節公昶嘗觀察蕪湖，光緒甲午，張文襄督兩江，一日，特召忠節至節署，留十數日。僚友迭邀為秦淮之游，妓之獻酬款曲，習以為常，忠節不知也。偶值 明眸一顧，便大喜，以為傾城悅名士，謂之紅顏知己。遂出千金為之脫籍，載歸蕪湖，日扃之小室中。慮薛夫人見逼，以親兵守其戶，行部，則以匙交門生歙縣汪某掌之。薛夫人向汪索鑰，汪持不可，薛夫人徑往扭鎖，汪當門大呼曰：「某在此，非老師，不許入！」

林宛宛為陳大器所眷

王無為曰，閩西門有湖曰西湖，湖中畫舫多如鯽，舫妓十九皆曲蹄奴種，多秀美，而林宛宛尤娟好，年十五六，豐容盛鬢，見者豔

之。元稻茂茂，城中慰鞠至有隙，卯子入館者，異之，已神也。年一十許，稍能文，丰采翩翩，相見歡甚，愛好逾伉儷，議嫁娶，然格於俗，曲蹄不能與平民通婚姻。而宛母方倚之為錢樹子，尤非多 金不售。大器家久索，莫能辦，議久莫決，謀偕遁，行有日矣，大器忽告宛曰：「老父暮景，子亡，益傷，將奈何？」宛泣曰：「微君言，吾幾忘之。吾雖操賤業， 母子愛亦猶人，背母與所歡亡，謂我何心。」語已，泣數行下。大器慰之，若無聞。少焉，哭益縱，問故，不答。大器誓不娶，宛曰：「信乎？」大器曰：「歡情方 洽，生死皆甘。」宛曰：「愛弛寵衰，悠悠行路，盟不足寒也。」大器曰：「如之何而可？」宛曰：「此未易言。誠能不貳，勿御女也。」大器曰：「然則慮二三 耳。請跡吾行，朝秦暮楚，則休也，否則姑待吾發跡。」宛破涕為笑，乃綢繆繾綣，歡倍曩時，由是往來益讅。

越三月，值夏日，大器詣宛。宛方侑 觴，久不出，使促，乃出，然凭欄不語。大器笑曰：「何相怒，得勿遇佳客？」徐復曰：「湖中芙蕖何似顏色？」宛他顧曰：「命薄而已，色則未也。」大器曰：「怨乎？」宛曰：「命不猶人，將誰怨！」大器曰：「然則曷少安。」宛曰：「小住亦適，固將安也。」大器頗愕，強笑曰：「吾知罪矣。昨言晨來，今且午。」宛 微哂曰：「午，庸何傷，何不信？」大器曰：「責不既過乎？」宛曰：「雖病不病，吾旡間矣。」大器謝且慰，宛嫣然曰：「吾已釋矣，然將有問，奴亦猶人乎？」 大器曰：「等耳。」宛曰：「或恐未然。曲蹄良弗貴，齊民恥與齒，況紳耶？」大器曰：「何出此言？」宛凄然曰：「頃君友論貴賤，奴種弗儕，吾出此言，不亦宜 乎？」大器曰：「吾寧為此腐心之言？」宛笑：「休矣，行且自濯。」大器曰：「若之何而濯？」宛曰：「決斯可矣。」大器曰：「何謂決？」宛曰：「必也。」大 器不敢復詰，怏怏歸。

宛夜見夢於大器曰：「負君盟矣。雖然，生且娼，不如歸，辱相愛，走相別。」大器曰：「將奚適？」宛笑曰：「靡有寧居，何 煩相問。」大器悲不自勝，握手固請，宛泣曰：「君歸我，則告，否將終密。」大器諾之。曰：「實告君，行將焉往，適君家耳。」語已，自入廳事。呼之，不答。 驚寤，知為夢，異之。亟往訪，宛溺水死矣。撫尸大慟，尸忽張目視且笑。意其甦也，守竟日，無異，乃殮。及歸家，聞室有哭聲，聆為宛，入室，聲遂寂。乃請於 父，歸其柩，葬祖塋側，且置主焉。

黃雲仙雙眸尤媚

黃雲仙，天津人，七歲，典於湯伯述觀察家為婢，約十年贖回。至十 四歲，其父母持原價往贖，湯以未滿年，不許。其父哀乞曰：「十年之約，固不敢負，奈吾女幼字輿夫某甲，今甲已諏吉矣。」湯素知津俗，有女已字人，先令為娼 數年而後遣嫁，母家可藉沾

相，非從為匿異計，異天亦有知之而不過問者，因戒之曰：「若女果嫁，吾不計年，姑從若請。設詭詞誑我，而因以賣娼，為我偵知，必 嚴懲。」其父諾，雲仙遂得歸。

未幾，入娼寮，即有客為之梳櫳。雲仙色絕麗，雙眸尤媚，人皆稱之曰七姑娘。時丁紫垣大令以其兄欲納妾，物色風 塵，見雲仙，詫曰：「余閱人多矣，未見有此麗質，北地胭脂，果勝南朝金粉乎？」乃屬友某為之作合。初所望不奢，後其母詢知欲娶之者為南人，遽十倍其值，居 為奇貨，議遂不諧。

一夕，某晤湯於酒樓，告以雲仙之貌，湯立招之。雲仙知湯在坐，詭云回家，辭不至。越日往訪，遷矣。旋為某偵知，詢以前夕何 不至，雲仙曰：「君識湯乎？余不欲見之，此後幸勿以余之蹤跡告。」詰之，終不言。某以其言告湯，湯曰：「是殆余前所典之婢歟？」詳述其貌，果合。光緒庚 子，拳匪亂後，聯軍駐天津，恐妓之患梅毒也，設局驗之，雲仙累絕而蘇，深以為恥，不數日，從一賈人去。

楊氏賣娼異國

楊氏女，順天人，僑居廣州，色美而足纖，幼聰慧，善文翰。嘗從其兄習武藝，所用銅練二，右手重九斤，左手重八斤，嘗持之以舞。解音樂，能捶洋琴，口誦曹一士「仁親以為寶」文，頗合節奏。及笄，矢志不嫁，父母以鍾愛故，許之。析產所得，視諸兄並，從以四婢，異屋而別居。

某富人女好作男裝，一日，與女遇於某園，談次甚洽，自是即時相過從。嘗偕女泛舟珠江，招花旦某侑酒，旋與通。無賴子某豔其色，挑之，不從，拳之，應手而 倒，諸惡少遂不敢近。乃狂游無度，斥產供用。久之，金盡。時父母皆物故，諸兄薄其行，無拯之者。貧不能自存，乃鬻身為妓，居南關增沙廣惠客棧。

會有某甲者，富而嗇，一日，與遇，為之脫籍，以六千金購屋於十六浦，居之。其性豪侈，用常不給，時蓄去志。居一年，見甲之慳吝益甚，設計與博，甲屢負，積逋至萬金。而女每次罷博，即令甲以所負之數登載簿籍，將持之以為他日索還之地，甲不知也。惑其承事之謹，益嬖之。日嬲甲游香港，先令人往賃某旅館。既 至，見廳事太廣，令棧夥購湖縐數匹以圍之。棧夥以綠色者進，弗悅，別購緋紅者，而以綠縐分贈各夥。

不數月，女遂有外遇。甲大忿，控之英官，女侃侃對簿，求斷離，並呈甲所書賭欠簿冊。旋有人勸甲償金而縱之去，乃如數與之。

女旋往安南，入牌館，為知客。有土豪負館友債，不償，女與館友

暱，恣之，為毆工家，幾斃。然女以是故，知犯來恣，乃返港買屋，與美少年某私，因得恣所 用。比至困乏，乃約同赴南洋，時光緒丙戌也。而某少年者，實鬻之於紅霞，【地名，屬穆拉油，距新加坡二日程，為妓者有入無出。】使為妓。女見狎客之非其偶 也，日夕求死。鴇母頗憐之，謂予弗強汝接客，第勿在予家死，當鬻汝於庇能，【英之屬地。】以俾予得汝身價，女允之。既至庇，媒家遂得善價。庇有官署，乃保 護婦女者，居民稱為新審。女往籲，求從良，竟得請。自是旅居庇，賣淫者二年。

戊子，女歸港，寓石街某號二樓。二婢亞微、亞靜，感其向日還以身 契之義，遂相約不嫁，連袂事之，仍為夜度娘。旋嫁某商為小妻，即居二號樓。而大婦知之，奔往譴責。女頗以禮事主婦，而大婦欲削其鼻，女乃毆之，大婦傷。某 商至是亦恚，令大婦回家養痾，棄女。女亦自願離異，因下堂，仍操舊業。旋識文士某，某固貧，日久而不給於用，遂絕跡。

女自是獨處無俚，吸鴉片 自遣，益貧，婢亦辭去，賴度曲以自給，一曲資三角。未幾，港官下令逐流娼，乃回廣州。以淫蕩不禮於兄，因至雅荷塘盲婆家，為弦索手。以盜盲婆物，發覺，被 逐。至是衣食俱絕，乃持歌板至穀阜花舫，伺客筵將散，在船頭度曲，其聲悽楚。旋得病。辛丑八月初五日死於廁，葬之義塚。無何，某至廣州，聞女死，哀之，訪 叢葬地，得之，為植碑，題曰恨塚。

秋玉蟾賣娼異國

我國人之商於日本神戶者，所居為南京町，其地無女閭。光緒壬寅， 忽有閩妓秋玉蟾者至，僦屋而居，以賣淫為業。時年甫十九，美而豔，髮可鑑人，效倭妝，梳高髻，並以善歌聞，且凡琵琶、月琴、木琴、胡琴、風琴以及笙簫笛 板、鉦鼓鐃鈸，靡不精。以是為日本人所賞，應召奏技，所獲纏頭資，三倍於日本藝妓，夜度資須日金二百圓，月入殊鉅。然悉以貽其所歡日人某，不自享也。

玉蟾本左氏女，父母歿時，年僅十二，喜習音樂，為戚某所略賣。自入京師，隸樂籍，技益精。十六，轉徙至滬，名大噪，賓客紛沓，而日本人亦有眷之者。久 之，與日本一不名一錢之浪人某暱。會有富家小欲納玉蟾為箋室者，乃索富家子巨金以與某，而卻其請。富家子大怒，與之絕，播其事於人，由是狎客咸裹足，負債 纍纍。計無所出，遂從某至神戶，為所迫，理舊業。某坐享其所入，偶拂意，輒鞭箠隨之。數年，擁巨資矣。旋病肺，不能應客，某遂席捲其所有而去。華僑亦怒其 貽祖國恥也，弗之恤。未幾，以病死。

洪奶奶與婦女暱

滬妓有洪奶奶者，佚其名，居公共租界之忠慶里，為海上八怪之一。客有張某者與之暱，面首也。初訂交，即流連經旬，不使歸。張之父，短衣而禿帽者也，聞之，往叩其門，拘之去。然洪之怪不在此，所狎之男子絕少，而婦女 喜與之暱，俗所謂磨鏡黨者是也，洪為之魁。兩女相愛，較男女之狎媟為甚，因妒而爭之事時有之，且或以性命相搏，乃由洪為之判斷，黨員唯唯從命，不敢違。

有妓曰金賽玉者，適人矣，與洪有同病，遂挾巨資出，易姓曰陳，居九江里。與洪衡宇相望，為洪所惑，盡喪其資斧，幾不能自存。洪之服御奢靡，揮霍甚豪，固皆取給於所歡之婦女，而得於陳者尤多也。

與洪暱者，初僅為北里中人，久之而巨室之妾女亦紛紛入其黨，自是而即視男子為厭物矣。有花筱紅者，初亦妓也，美而豔，名大噪，嫁萬某為妾，頗相安。未幾，即有人為之介紹，與洪為莫逆交，時誕子未彌月也，遂以此得病而死。

林秀珠笑容可掬

滬妓之後於四大金剛而崛起者，有一人曰阿彌陀佛，以其面團團而笑容可掬也，故名，實為北產之林秀珠。初在天津，依南班之鴇婦阿桂，因被挈至蘇。稍長，仍至津。光緒庚子，以拳亂徙滬，善歌，工應對，達官貴人多暱之。

小林寶珠之榮哀

小林寶珠，滬妓也。貌不甚揚，以歌勝，客趨之若騖。侍酒之局，日以百計，每至即歌，歌已即去，時有拈「曲終人不見」之句以贈之者。用是博纏頭無算，臂釧 纍纍然，肘為之不曲，衣一日十數易。光緒壬寅夏，染時疫，暴亡。臨危，猶高歌《目蓮救母》一折。既歿，鴇為之市槥，而客有以楠木所製者贈之。未幾，又一客以一具至。及發引，則有「誥封宜人」「晉封恭人」等銜牌導之以行。

張純卿私通圉人

張純卿，滬妓也，獨以淫著，時人呼之曰九花娘。妓之私通圉人，實自純卿始。卒以驕奢淫佚之故，逋巨債，無所償，奔天津，不知所終。

李蘋香楚楚可觀

滬妓李麟甘有，番堡人，貫為異戰之間。冒從其父臣松江，繼而居嘉善。貌楚楚可觀，能作小詩。適劉氏。有潘某與之私，被挈至滬，初為野雞，旋擢么二，晉長三，名曰金蓮。後又嫁人復出，則并姓而易之，為謝文漪矣。其以蘋香著名時，達官名士爭趨之，頗為某封翁所賞，封翁之子孫亦有往來，尤與其孫暱。事為封翁之眷所聞，召之往，罰令長跽謝過，大狼狽。既出，語人曰：「吾為妓，顧我者皆客也。彼自陷於聚麀而責我，我豈能於客之來者，先索觀三代履歷而後延之耶？」

楊妃榻肥白如瓠

滬有鴇曰楊妃榻者，為粵寇洪仁玕寵姬楊淑真之女，咳名曰亞珍。仁玕死，從淑真遁，輾轉至滬。淑真初本為妓，至是，遂重理舊業，亞珍亦隨之應客，以肥白如瓠，人遂以楊妃榻稱之。未幾，亞珍挾之以遊津，稍稍積金資，蓄養女雪香、三寶，復姓為洪。尋又還滬，以虐養女案被人告訐，乃遁而之杭。

傅彩雲久著豔名

有傅彩雲者，久著豔名，一曰曹夢蘭，蘇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滬。吳縣洪文卿侍郎鈞初得大魁，銜恤歸，一見悅之，以重金置為箋室，待年於外。祥琴始調，金屋斯啟，攜至都下，寵以專房。文卿持節使英，萬里鯨天，鴛鴦並載。既至英，六珈象服，儼然敵體。英女主維多利亞年垂八十，雄長歐洲，尊無與並，彩出入椒風，獨與抗禮。維多利亞嘗偕其並坐照像，時論奇之。文卿代歸，從古京邸，與小奴阿福姦，生一女，文卿逐福留彩，寖與疏隔。俄而文園消渴，竟夭天年。彩故與他僕私，至是遂為夫婦。居無何，私蓄略盡，所歡亦殂，仍返滬，為賣笑計，改名曰賽金花。蘇人公檄逐之，轉至津門。雖年逾三十，而豔名不減疇昔。未幾南下，復張豔幟於滬。

光緒庚子重入都，築香巢於陝西巷，暱八國聯軍統帥德人瓦德西。瓦欲肆殘殺，宛轉陳說，保全至多。性俊爽，客至，掀簾出，神光四射。其裝束日必數易，有見之者，謂此一賽金花，彼亦一賽金花也。出必以馬，見者稱之為賽二爺。京師經庚子之亂，娼業大衰，乃集群鴇，為之手疏章程，斟酌社會情狀行之。其所居與謝珊珊望衡對宇，一時親貴，趨之如騖。嘗蓄雛妓六，中有名蝶芬者，花嬌月媚，尤傑出，內務府某特愛之，暇輒往訪，纏頭之資不靳也。彩知其意，迫使度夜。蝶以齒穉哀免，不允，數凌虐之，鞭笞無完膚。不堪其毒，遂仰藥死。乃裸而裹以蘆席，瘞後院隙地，賄左右，無敢言者。某至，聞其死，傷悼不已。詢之同輩，大疑，乃續識一雛妓，使之燒阿芙蓉，以言餂之，得端倪，即驅車返。次日，使僕報五城公所。時掌中城者為丁之栻，率番役往掘屍身，驗之，

鱗傷倆體，怨詈，乃將彩帝案，送刑部，於是鄉墉伽頸，俯首而入
犴狴矣。後有大力者出，為之極力運動，刑部定讞，謂蝶之死實自
盡，彩遞回原籍而已。

先是，文卿未第時，為人司書記，居煙臺，與妓愛珠有囓臂盟。比
再至，已魁天下，遽與珠絕。珠冤痛累月，竟不知所終。過市門
者，指狀元之第曰：「得非霍小玉冥報李十郎乎？」

光緒己亥，樊雲門方伯作《彩雲曲》云：「姑蘇男子多美人，姑蘇
女子如瓊英。水上桃花知性格，湖中秋藕比聰明。自從西子湖船
往，女貞盡化垂楊樹。可憐宰相 尚吳縣，何論紅紅兼素素。山塘女
伴訪春申，名字偷來五色雲。樓上玉人吹玉管，渡頭桃葉倚桃根。
約略鴉鬟十三四，未遣金刀破瓜字。歌舞常先菊部頭，釵梳早入 妝
樓記。北門學士素衣人，蹔踏毯場訪玉真。直為麗華輕故劍，況兼
蘇小是鄉親。海棠聘後寒梅喜，待年居外明詩禮。兩見瀧岡墓草
青，鴛鴦絃上春風起。畫鷁東乘 海上潮，鳳凰城裏并吹簫。安排銀
鹿娛遲暮，打疊金貂護早朝。深宮欲得皇華使，才地容齋最清異。
夢入天驕帳殿遊，閼氏含笑聽和議。博望仙槎萬里通，霓旌難得 彩
鸞同。詞賦環球如繡虎，釵鈿橫海照驚鴻。女君維亞喬松壽，夫人
城闕花如繡。河上蛟龍盡外孫，房中鸚鵡稱天后。使節西來婁奉
春，錦車馮嫽亦傾城。冕旒七毳 瞻繁露，槃敦雙龍贈寶星。雙成雅
得西王意，出入椒庭整瓊佩。妃主青禽時往來，初三下九同游戲。
妝束潛隨夷俗更，語言總愛吳桂媚。侍食偏能饗海鮮，書報亦解 繙
英字。鳳紙宣來鏡殿寒，玻璃取影御牀寬。誰知坤媼山河貌，祇與
楊枝一例看。三年海外雙飛俊，還朝未幾相如病。香息常教韓壽
聞，花頭每與秦宮并。春光漏洩 柳條輕，郎主空嗔梁王揣。祇許大
夫驅便了，不教琴客別宜城。從此羅帷怨進索，雲藍小袖知誰託。
紅閨何日放金雞，玉貌一春鎖銅雀。雲雨巫山枉見猜，楚襄無意 近
陽臺。擁衾總怨金龜婿，連臂猶歌赤鳳來。玉棺晝下新宮啟，轉盼
王郎長已矣。春風肯墜綠珠樓，香徑還思苧蘿水。一點雙星照玉
臺，樵青婉孌漁僮美。總帷尚掛 鬱金堂，飛去玳梁雙燕子。那知薄
命不猶人，御叔子南後先死。蓬巷難栽北里花，明珠忍換長安米。
身是輕雲再出山，瓊枝又落平康里。綺羅叢裏脫青衣，翡翠巢邊 夢
朱邸。章臺依舊柳毵毵，琴操禪心未許參。杏子衫痕學宮樣，枇杷
門牓換冰銜。吁嗟乎，情天從古多緣業，舊事煙臺那可說。微時菅
蒯得恩憐，貴後萱芳成棄擲。 怨曲爭傳紫玉釵，春游未遇黃衫客。
君既負人人負君，散灰扃戶知何益。歌曲休歌金縷衣，買花休買馬
塍枝。彩雲易散琉璃脆，此是香山悟道詩。」

玉芙為蘇某所眷

光緒壬寅、癸卯間，京師名妓最著名者為三芙蓉，銀芙、玉芙、金
芙是也。蘇某眷玉芙，既出都，耿耿不忘。越三載重至，玉芙殞
矣。或語蘇曰：「某肆有玉芙褻 衣，君出銀幣二十圓購之，葬陶然

宇晉塚側，勒碑記吳事，亦佳語也。」蘇然之，弃走數日，無所得。有語蘇者曰：「某君言妄也，豈有褻衣而列肆出賣乎？」蘇乃止。

金菊仙為吳彥復所眷

彭香雲，武進人，稍長，游滬，著聲北里，當時所傳金菊仙者是也。所居為層樓，出則驅駿馬，擁幰車，攬轡絕街衢，訪賢豪不得。久之，得廬江吳公子。

公子名保初，字彥復，武壯公長慶仲子也。光緒乙巳夏五月，大讌諸名士於滬上之酒樓，聞菊仙名，招之。座客爭索曲，菊仙哀歌激楚，乃咯血。翼日，病大作，門巷蕭條，而彥復至，憫之，奔走求醫。病愈，菊仙鍵戶謝客，獨約彥復為清譚，語及家國狀，菊仙輒流涕，如是者半月。

海上名姬夙重身價，有私適客者，院中人或嗾父母訟諸官。菊仙憂之，陰牒長官，杜其變，左右及彥復皆不知也。一日，屏人白其志，彥復歎曰：「吾妻悍，不克 歸，旅居懼弗給，子其能處此耶？」菊仙嫣然不復道。當是時，菊仙年已二十四，海上兩巨公爭出萬金求菊仙，菊仙笑曰：「吾所欲者，大丈夫耳，烏用此巨金！」一日，偕彥復出，飲酣，從容請曰：「君客況，妾所知，今方六月，客逋妾金已數千，至八月，且萬，請以此益君。」彥復笑曰：「吾所欲者知己耳，他奚愛焉！」菊仙毅然曰：「君若此，復何待！」竟同車歸，客逋置弗顧，時六月六日也。彥復自為《天貺因緣記》紀其事。

菊仙既嫁，復彭氏，更名嫣。彥復以書 法篆刻授之，自是嫣名遂播公卿間。而彥復貧益甚，海內人士被武壯澤，無過問者，嫣之囊裝罄矣。久之，彥復走天津，怏怏不樂，自署曰臞公，嫣則旦夕歌笑慰解 之。居三年，貌益澤，嘗曰：「吾得嫣，始知天壤間有生人之樂。」已而彥復病，嫣割臂肉療之。陳伯嚴嘗贈彥復以詩云：「酸儒不值一文錢，來訪臞公漲海邊。執 袂擎杯無雜語，喜心和淚說彭嫣。彭嫣不獨憐才耳，誰識彭嫣萬刼心。吾友堂堂終付汝，彌天四海為沈吟。」

陳某設妓寮

京師桐花莊等班房屋，為戶部書吏陳某舊產。某既盡售其舊業，漸貧窘，乃自設妓寮，沾溉夜度資餘潤以餬口，蘊香小班是也。

胡寶玉久著豔名

胡寶玉為滬妓之久者雖名者，本姓潘，小蜆于外婆之女。小蜆于以咸豐癸丑從劉麗川戕官據滬城被誅者也。寶玉美而豔，善修飾。其為妓時，初曰林黛玉，嘗嫁甬人楊四，未幾下堂，乃易姓名，旋游嶺南。及歸，則置紅木几案於室，遂為北里之倡。

是時，達官富商、王孫公子皆趨之若鶩。客之豪者，為蔡綦卿、梅道欽、楊子京、宋子蘊、李桂泉、孫葵石、李頌芬諸人，而寶玉猶以為未足，乃時挾鹹水妹驅車出游，從習英語，更效鹹水妹之額髮下覆。語成，遂別闢一西式器具之室，以研究外交，碧眼黃髯兒時或盈座矣。

又久之而與伶人遊，如楊月樓，如黃月山，皆莫逆交也，而尤與侯俊山暱。亡何，俊山還都，寶玉思之不置，乃北走京師以就之。既而俊三不堪其嬲，遽疏之，始 踉蹌南下，仍返滬，理舊業。或曰，寶玉素與武旦黑兒善，黑兒往析津，即附汽船往訪之。既抵津門，眾客皆紛紛挈具而去，寶玉獨從容櫛髮，細勻鉛黃，妝竟，循 梯而登，倚舵遙望，若有所俟。逮至日昃，意中人始策蹇而來，乃匆匆僱肩輿以俱去。旋即回滬。

寶玉既返滬，狎客之多，不減於昔。日夕伺客，則環 視座中，擇其最能揮霍者，獨與之厚。一旦取盈，即舍之，別擇一客，亦如是，而隨手輒盡。蓋挹彼注茲，皆為年少貌都者所分得者也。潮州人郭綏之尤為所嬖，被 錮於室者年餘。無錫張某，亦其一也。又有某學徒者，嘗至其家，置酒宴客。寶玉疑其為窶人子，密詢座客，其年俸固不及錢十緡。寶玉曰：「彼何作此豪華？」客 曰：「慕卿而至耳。」席終，學徒置下腳費四金於几，寶玉遽納還之，曰：「子宜留以自用，此間非善地，不宜至也。」

光緒丙午春，寶玉以所蓄雛妓紛紛遣嫁，而自適一陳姓者以去，距生於咸豐癸丑，已五十四歲矣。嫁之日，乘彩輿，鼓吹前導，路人咸嘖嘖羨之，曰：「胡寶玉後福不淺哉！」乃甫踰月而又下堂，群見其高車駟馬招搖過市矣。

長沙八大妓

光、宣之交，長沙堂班有八妓，皆負盛名，好事者均有一字之褒，今僅記其七。楊佩蘭曰技，沈白蘭曰戲，周寶釵曰色，文素娥曰倩，甘鳳珠曰，冷秋雲曰冷，花月紅曰簸。簸者，狀其內媚術之態度也。

賽淥江悅某孝廉

賽淥江者，醴陵女，不知誰氏，少隨母淪落為娼，以色傾一縣，故

名。未孝廉科舉於鄉，又名稍著。女故有才藝，通書史，見之，相慕悅，要以白首。久之，某有 桂林之行，將別，謂女曰：「吾有婦在室，又行急，不能汝攜，姑俟之，必謀取汝。」女諾，遂行。時女母已死，不復有所迫，乃為閉門計，賃居一複室，深自匿，遊客罕睹其面。以是家益落，恃鬻簽飾衣服以自給。念某遠涉，不常有書至，每自傷而泣。或常數月病，至於憂愁憤鬱，但日飲亡何為醉忘而已。鄰嫗素與往來，莫 聞其語也。

會某亦落拓，人或短女於某，勸某且絕慮，自是某書益不至。女自分見棄，不復欲事人，益耽飲，一醉率盡汾酒二斤，病益劇。適某有舊僕 將之某所，告於女，許為通其意。女以為難，然不無萬一，冀其迎己，乃以綠染薑，鹽漬而曝乾之，為大裹，使僕雜其家物以進。某得之，果疑，問僕，僕曰：「此 曬綠薑也。」某悟為女所為，急馳書至，未至而女死。死之日，移寄戚家，貧無餘物，某少年為醵十金斂葬之。遺一女，大類某，旋亦夭死。

楊蘭官負盛名

宣統末，無錫有妓曰楊蘭官者，當時巨擘也，與王、蔣、謝三姓同為北里世族，稱四大家。家有畫舫，巨而精雅，几淨窗明，可設綺筵二三席。舟皆泊於其家河房 之下。往遊者必豫訂，屆時，自河房登舟，由芙蓉湖過黃婆墩，至惠山浜而開宴。筵資雜費，約須銀幣五十圓。其肴饌，視蘇之燈船所有，實遠勝之，最著者魚翅。 若在夏夜，必泊舟小尖以納涼，洗盞更酌而後歸。【光緒中葉則泊於醬園浜。】蘭官負盛名，生涯尤盛，評錫山風月者，每首屈一指焉。

王西神嘗語金 奇中曰：「蘭官姿色雖在季孟之下，而性柔媚，善酬應，喜與人昵語，酒闌燈灺，娓娓不倦，聞者輒為之心醉。」又言無錫女閭，元、明時在綺塍街，【即五里香 塍，俗稱五里街，在西門外之惠山、錫山之麓。】兩旁飛樓傑閣，日夕笙歌，翠袖紅妝，時掩映於湖光山綠間，浦長源詩所謂「出郭樓臺三四里，遊人不得見山 容」，及錫諺所謂「惠山街，五里長，踏花歸，鞋底香」者是也。至國朝而物換星移，皆徙附郭之地。自光緒中葉以後，則皆於北門城下，列屋而居，蓋以其間有繭 市、米市，商賈雲集，便於招徠也。

蔓菁光豔照人

瞞精，蒙古妓也，生長和碩特，肌肥理膩，光豔照人。善琵琶，能作夷曲舞。通漢語，唱伊涼曲，聞者壯之。光緒某歲，陳南村出塞時，嘗見之，以瞞精二字音同蔓菁，且瞞精為西域之蔬，味甘美，似內地蘿蔔，因為易其名曰蔓菁。南村，名鼐，四川蓬溪人。

窗上使老

西藏女子，皆塗面如戲中小丑。某大僚駐藏時，嘗微服出遊，見一傅粉抹脂者，詢之，名妓也，身價甚高，招之不能即至，問其名，則「窗上使老」四字也。大僚召之，即呼為倉場侍郎，後頗有沿此名者。

胥役類

胥役須點卯

胥役，皆在官之人也，大小衙署皆有之，以法定之期，赴署報到候驗也。李存義有役謠云：「五更飯罷走畫卯。」今衙署中猶有卯期、點卯、卯數等語。

州縣署有所謂三班六房者，合胥役而言之也。牧令初蒞任，於行香、放告、閱獄、巡城諸事外，尚有點卯之具文。點時，於三班六房按照清冊點驗卯名，然每項大率僅到數人，唱名之時，到者為不到者代應之。

崇文門胥役之需索

榷稅之關，以京師崇文門胥役為最侈且暴，言官屢劾，諭旨屢誡，而積習如故也。商賈行旅，固莫敢或抗矣。凡外官入都，官職愈尊，則需索愈重，大臣展覲，亦 從無與較者。乾隆時，吳江陸朗夫中丞燿以山東布政使陛見，關吏所索過奢，陸不能與，乃置衣被於外，攜一僕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稅為！」既入，從故人借 衾褥，事竣，還之而去。

崇文門胥役之於過客，遇有食物，群攫食之。道光時，有何某者，嗜鼻煙，每行，必攜精美古壺十數具，皆貯佳品。一日入 城，盡為胥所攫，何大憤，因告其友周某。周曰：「此易耳，當為君報之。」因研疥痂末入鼻煙，貯八九壺，偽為過客，入崇文門。役得煙壺，甚喜，復攫之。越十 餘日，周復入城，見役皆疥，大笑。胥詰之，周從容語前事，胥皆怒，周曰：「疥已入臟，急懺猶可治，不然，爛死矣。」眾懼，跪乞其方，誓以後不再索難。周因 與藥，並屬急須懺罪。越數日，疥者皆瘥，自是詰客稍寬矣。

左文襄以大拜入覲，入都，進崇文門，行李甚夥。門者留難，索巨賄，始放入。時崇文門監督為某邸，翌晨，文襄入覲，至朝房，見某邸來，將詰之。某邸遽向文襄拱手曰：「公昨入城，何必賞若輩

以多金！」再三備謝。又裹不及指詞，唯唯而已。

林清曾為胥役

林清，大興人，先世居紹興，父北徙，僑居大興黃村之宋家莊，充南路巡檢司書吏。少無賴，父捶撻之，不克悛。屏處藥肆習商，體生瘍疽，遂見逐，大困，為宣 武傭役，擊柝守夜。父卒，充黃村書吏，旋被革，乃往江南充糧道署役，又役於丹陽縣署。有口給，能營賄賂，所得即散棄若糞土。及事覺，官繩以法，乃潛逃，尋 入天理教。嘉慶癸酉，遂為亂。

某夫人吆喝胥役

長沙嶽麓山之雲麓峰，為最高處，歲重九，郡人相率登高。同治某年九 日，莊心盦方伯賡良方為善化令，其夫人某氏往游，憩於某觀，觀中道人設果茗相享。有院生六七人【山下有嶽麓書院。】過門外，胥役吆喝，眾不服，呵叱之聲達 於內室。夫人詢知之，正色責胥役曰：「奴輩太無知，寧不知汝主人為善化一縣人之父母官耶？汝主人是眾相公之父，我即是眾相公之母，子見母，奚為不可，也值 得一吆喝耶？」眾無言，相率趨出。一時聞之者，咸服其有權術。

胥吏之名稱

胥吏，公家所用掌理案牘之吏也，各治其房科之事，俗稱之曰書辦。凡部院衙門之吏，以役分名，有堂吏、門吏、都吏、書吏、知印、火房、獄典之別，統名曰經承。

舍人

世稱常關之書吏曰舍人。

號房、柬房

官署之司投刺、通謁及傳達文書之事者，曰號房，一曰柬房，蓋類於胥者也。

代書須考充

代書，州縣者有之，留行政、司法能吉時代，以代訴訟者書為狀紙者也，必考充。牧令初蒞任，輒於放告之前考之，先期牌示，某月日招考代書。是日也，官高坐 堂皇，應考者靜候點名給卷，試以策論或告示，所命題率為清訟息爭、奉公守法等語。揭曉所取，八名或六名，給以戳記，蓋書狀時所鈐以為證也。且訴訟者之狀 紙，無論誰某主稿，必有戳而始為合式，否則官必斥之曰白稟不收，或批曰違式特飭。

例吏利

陸清獻公隴其嘗曰：「本朝 大弊，只三字，曰例吏利。」郭筠僊侍郎嵩燾曰：「歷朝風氣，皆名利遞嬗，如西漢好利，東漢好名；唐好利，宋好名；元好利，明好名；國朝好利。」又曰：「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 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

各部書吏主案牘

各 部司官，不習吏事，堂官無論已，一切案牘皆書吏主之。故每辦一案，堂官委之司官，司官委之書吏，書吏檢閱成案比照律，呈之司官，司官略加潤色，呈之堂官， 堂官若不駁斥，則此案定矣。然堂官久於其部者，能有幾人？即久於其部，而能於此部成案條舉歷歷者，更有幾人？下及司官，罔不如是。而祖孫父子世代相傳者，惟吏耳。雖有三年退卯之制，而屢更其名，無從稽考也。或退卯而逗留，所更者，非子姪即弟子也。

司官欲檢一案，每以屬書吏，必援例，必檢例案。 而例案之堆積，高與屋齊，非熟手，末從得一紙。書吏皆世業，窟穴其中，牢不可拔，輒執例以制司官，司官末如之何，乃遂藉以售其奸，而皆得致富。都中有東富 西貴之諺，蓋若輩多居正陽門東與崇文門外，恆多華宅，司官則居宣武門外者為多也。

書吏稱司官曰某老爺，司官稱書吏曰某先生。至司堂，侍立白事，司官輒起而與言，雖偶怒，亦必不敢開罪於書史，懼掣肘也。

戶部書吏最盛，有千餘之多，吏部、兵部次之。文武補官，必請命於部，書吏因缺之肥瘠以索賄，賄不至，非駁斥，即延閣，故外官得缺，必須到部打點，質言 之，即行賄也。至於選缺，則後先之序，有年資限之，書吏則按籍以求索焉。易以他途，所費尤鉅。有時為例所縛，不能通融，即亦無如之何。若循年資而得者，亦 百不一覯。

吏、其一部書吏之素期，及於文武備官而止，不及戶部之甚也。蓋各省款項之核銷，戶部主之，稱閥書辦者必首戶部。軍費報銷之出入，輒 百數十萬，凡核銷一案，有往返駁辯至數年之久者，故必預計打點之費，少則數萬，多則數十萬。掌印主稿之司官，恆聽命於書吏，藉以分潤，堂官亦間有染指者。 他若發饟撥款，亦必假手於書吏，故皆有所沾溉，是以戶部書吏之富，可埒王侯。

工部事較簡，然遇大興作，書吏輒大獲利。

禮部向以窮署著稱，然當會試或大婚、國喪之年，吏乃大忙，而書吏亦欣欣然以從事矣。

刑部書吏之私幸竊冀者，外省有大案之發生也。

光緒癸卯之裁書吏，實長沙張文達公百熙倡之。時張為吏部尚書，擇新到司官，使代任書吏之事，他部起而效之。至戶部裁書吏，而各部之吏遂無一存。

庚子拳禍，文武百官皆出走，而書吏猶在京。及回鑾，德宗以有人建言例案太繁宜悉焚燬者，乃命陳雨蒼尚書璧至戶部，擇而燬之，時陳方為御史也。陳往，書吏 陳列諸例案，高與大堂之檐齊，啟陳，請徧閱，陳瞠目不知所答。有頃，令擇要存之，書吏以無一非要仍請自擇為言。陳至是窮於術，惟使燬其殘缺不全者而已。

胡文忠論部吏

胡文忠公林翼嘗云：「大清律易遵，例難盡悉；刑律易悉，吏部處分律難盡悉，此不過專為吏部生財耳，於實政無絲毫之益。夫疆吏殫竭血誠以辦事，而部吏得持其短長，豈不令英雄短氣乎？」又云；「六部之胥，無異宰相之柄。」

蒙古不能延請內地書吏

內外扎薩克汗、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塔布囊等，不准延請內地書吏教讀，或使充書吏。違者，王、公、台吉照不應重私罪議處，該書吏交地方官遞籍，嚴行收管，但訊有串通唆教等情，則加等治罪。

供事

軍機處、國史、會典、方略、玉牒各館之吏，稱供事，無俸，所覷覦者，保舉也。軍機處保舉尤優，效力三年，保異常勞績，有歷三

次而保至道員者。可官或待京 察外放，特為之屬。而官為供事之上官，於司官之初至也，輒具舊屬刺投之，不敢受也。光緒時，長蘆鹽運使陸嘉穀固曾充軍機處供事者，而軍機章京番禺淩福彭時 方守天津，須堂參，陸乃先以舊屬禮謁之是也。

周宗之橫暴一時

順治初，蘇有周宗之者，為長洲縣猾吏，橫暴一時，為直 指張慎學所訪拿，杖斃之，大快人意。其門上春聯，書「曲巷幽人宅，高門大士家」二句，胡溯翁乃作歌以詠之，歌云：「城南曲巷宗之宅，大士高門自標額。華堂 麗宇初構成，粉壁磨磚淨如拭。側聞其內加精妍，洞房綺疏屈曲連。朝恩室中魚藻洞，格天閣上簇花氈。百凡器皿皆精絕，花梨梓椅來滇粵。錦帳一牀六十金，他物 稱是何須說。前列優俳後羅綺，食客平原無愧矣。勢能炙手氣薰天，忘卻由來吏委瑣。嗟嗟小吏何能為，泥沙漏?安從來？考課不明銓選雜，前後作令皆駑駘。錢穀 訟獄懵無識，上下其手聽出入。哆口嚼民如寇讎，官取其十吏取百。滿堂知縣人鬨傳，宗之相公閣老權。片言能合宰公意，隻字可發官帑錢。塗脂釁膏曾未已，御史 風雷申法紀。窗戶青黃猶帶溫，主人骨肉飛紅雨。廷中呼暴漸無聞，室內丁丁纔住聲。斥賣屋居償帑值，兩妻削髮投空門。人言宅兆凶有由，前傷沈胥今損周。驟然 興廢同一轍，官府估價何人酬？吾謂此言猶耳食，人凶宅兆何由吉？鞭撻民髓供藻飾，築愁府怨居安得！伏闕難留直指公，長懸秦鏡照吳中。神奸斂跡吏道肅，比屋 城南盡可封，曲巷之宅誰云凶？」

部吏索賄於福文襄

文襄王福安平西藏還，以奏銷屬部吏，吏索萬金，福怒曰：「汝敢索 我賄郡？」吏曰：「非敢索賄，為中堂計耳。中堂大功告成，聖衷悅豫，奏章速上，立邀諭旨。部書才十數人，帳牘雲几辱，非二年不辦，彼時交部核議，則事未可 知矣，誠不如速上。欲速上，必多傭寫人，多傭寫人，需款必甚鉅，職是之故，惟中堂圖之。」福立予萬金，越旬日，奏聞依議。

部吏索賄於某封翁

禮部尚書某之封翁，以某年陣歿，太夫人遺腹生某某，旋由翰林擢禮部尚書。同鄉為其太夫人請旌，文已至部，方繕辦間，一日，某歸寓，三更後，忽有禮房吏造 門，請曰：「有要公來見。」問何事，曰：「為公請旌事。」問請旌事胡來謁我，曰：「公請旌，須給小人萬金。」曰：「然則汝敢向予搕詐耶？」曰：「索萬金， 正為公辦事也。」問其故，曰：「封翁以某年陣歿。太夫人遺腹生

公，公今年應若干歲。然公考試時，少報兩歲，是太夫人生公，在封翁歿後二年，於理未洽。」某大愕，問計將安出，曰：「公考試時，府縣院及吏部皆有檔冊，服官後，禮部及各衙門亦皆有檔冊，應將各衙門所報年歲逐一更正，然所費亦不貲矣。」從其言，贈金如數而去。

王書常私鐫假印

嘉慶己巳冬，工部有書吏王書常者，恆私鐫假印，冒支國帑，於欽派歲修工程，皆假捏大員姓名，重複向戶曹支領，歲耗銀至數千餘萬兩。後為工頭某告發，置書常於法，大員降黜有差。夫水曹支領，必諸司空簽押畢，關知戶曹，度支大員復加查覈，然後發帑。定例本極詳慎，乃諸部曹賫緣為奸，伺大員談笑會飲時，將稿文雁行斜進，大員不復寓目，仰視屋梁，手畫大諾而已，更有倩幕友代畫者，遂使奸蠹胥吏，得肆其技焉。

部吏駁阻從祀

道光時，有請以明高忠憲公攀龍從祀聖廟者，部吏徵賄不得，引忠憲遺疏中「願畢來生」之語，以為出於釋氏，力駁之。

鴉片啟釁誤於胥吏

世傳林文忠公則徐焚鴉片而不給價，故致啟釁，其實不然。當時固以茶葉一箱易煙一箱，而茶為胥吏所辦，中多雜以沙石，既至歐洲，又以不能售也而寄回，商人耗本無算，遂致激成釁端。

文忠聞有伍氏通西人，乃屢苛罰之，曾令繳軍餉至數百萬。伍每入見，多署中人所侵，至費千金，始得一椅。後文忠復出而隕於軍，或曰，實伍畏其復至，使人謀斃之。

庫吏玩弄縣令致死

光緒初，皖之廬江，有庫吏陳運昌者，管庫有年，老而多智。甲申冬，令劉某至，索金，故不遽應，劉怒其猾，易之，募人任其事。米賈唐端富有田宅，羨陳之長袖善舞也，欲壟斷其事，賂劉巨金，得之。陳怨唐之甚己也，匿舊籍弗予。唐年少，初為吏，大喜，謂可致富，倩人為書春聯，有「戶吏堆金寶，房科積玉財」之句。乙酉春，上忙開徵，劉責賦於唐，唐語眾里胥。故事，田賦春納其四，秋納其六。以廬民春鮮種麥，無可償，大半賴里胥貸於人，秋責償於民，民亦相安無違言。劉嗜利，當春，督責無已。眾里胥易

居，無不年邁。居久窘，備且彌縫，候歷不足償賦，無以為計，久窘，乃自書其事，吞鴉片煙以死。其妻乃素服乘輿，訴之劉，出而號於市，人咸傷之。

游智開為胥吏所愚

光緒朝，游智開為永平知府時，好以察察為明。一日，微服私行，入一茶肆。時肆中人滿，內有府中胥吏，偽不識游者，相與譽游清廉，天下無兩。游故曰：「此官雖好，然自某觀之，亦尚未盡善。」忽有一胥吏起批其頰，曰：「游公青天，汝一小民，敢謗清官耶！」游以為部民中心說而誠服也，不知其侮，轉而大喜。

庫吏中傷閻文介

部吏舞弊，當事者或議整飭，法久玩生，非第無效，或且有受其侮弄者。閻文介公敬銘長戶部時，日坐堂皇，嚴查弊竇，庫吏啣之刺骨。一日，文介將入朝，冠上紅頂忽不翼而飛，倉卒間，假諸他處而入，則內監已向朝房催詢數四。及返，見案上所置醇邸屬題小影，亦不知所往，百計搜覓，終不能得。月餘，則小影仍置於案，而紅頂竟如金杯之羽化矣。文介知庫吏所為，馭下益嚴，然不久即觸孝欽后怒，出戶部，蓋仍為庫吏賄內監所中傷也。

部吏索賄於某令

光緒時，浙江候補知縣某，至浙，當補某缺，部吏貽書告之曰：「某缺，君依例當補，然須予我千金。」某不欲打點，意謂循例之事，何用賂吏，不許。已而缺出，補他人，大詫，託人探之，則某曾經保舉，臨補時，吏謂一人不能兩班置之。某急丐吏為設法，吏曰：「今已無及，為將來計則可，然須五千金；若不可，則請兩班中注銷一班，亦可有補缺望也。」某不能措巨資，意保舉班無補期，不若勞績之可恃，遂注銷保舉班。逾日，吏又貽書曰：「保舉班以人少，君當補，惜已注銷，致為他人補矣。」某大懊喪。

藩吏索賄

州縣之得委缺者，當藩署書吏送委札到寓時，例須給以賞封，數之多寡，悉以其缺之肥瘠而定。將赴任時，又須致送利市，務饜其欲而後已。否則凡有文書上省，多扞格，必使其忤上官之意而後止。此之謂陋規。

光緒乙巳，有錢塘汪某者，以知縣至京投供，署年為三十七。次年至吏部投供，視所書年，仍三十七，曰：「誤矣。」部吏曰：「汝原開履歷為三十七，何得誤？」曰：「去年三十七，今年非三十八乎？」吏曰：「若欲改三十八，須取同鄉官印結方可。」某不顧，去，出語人，莫不軒渠。

又凡州縣官之前任虧空，上司無如之何，乃物色能代彌補者為之代，或竟強令後任代之，此雖非法，然各省多如是。河南洛陽縣某令卒，虧空甚巨，藩司朱壽鏞知武陽某令與之同居，乃勒令代填虧空，始準赴任。時某令適自藩署領庫平銀四千兩，即繳入，代還虧款。藩署吏不受，云須照例加傾鎔火耗，駭曰：「此適自署領出，緘識如故，何加耗之有？」詢之朱，朱曰：「此庫吏事，汝須與彼言之。」某不得已，加耗銀，始得收納。

差役之名稱

差役，奔走於公家，執雜役者也，亦稱差人。晚近以來，吏治混淆，循良者少，非悉由百官之不職也，亦胥役之營私舞弊有以害之耳。俗稱衙署差役曰快手，蓋沿《宋書》建平王左右勇士數十人，並荊楚快手，《南史》黃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之名稱也。捕盜賊者曰捕快，亦曰馬快，則以事急時騎而行耳。

差役索草鞋錢

草鞋錢為陋規之一，差役出差，輒索草鞋錢於原告者。

蜀中差役之需索

蜀中差役滋擾甚於他省，凡竊案呈報後百端需索，擇被竊之鄰右殷實無權勢者，誣指為窩戶，拘押索賄，謂之賊開花。某典史嘗書聯懸之堂云：「若要子孫能結果，除非賊案不開花。」

蘇拉

內廷有當差者曰蘇拉，滿語，執役人之義也，隸於太監。凡引見者必向索費，然僅京錢四千文，合制錢四百文而已。引見畢，可隨意觀覽，否則即為所逐，不容稍留。若吝而不予，則其恫喝有出人意

科外有。蘇拉冒謂一選人曰：「亦擬九門外御史？」選人曰：「何需此？」蘇拉曰：「入對時語言有誤，便砍頭，彼時即須衣之。」又有引見既畢而回寓者，蘇拉往謂之曰：「亦願揚名天下乎？」其人漫應之。越日，持邸抄至，則有某某謝恩等字，每字索銀二兩。其人無奈，如數給之。又 蘇拉者，軍機處、內務府皆有之，雍和宮則有蘇拉喇嘛，乃喇嘛之執役者也。

各部之雜役開銷

各部司員到部當差，有所謂 雜役開銷者，其數視名目多寡為差，其名目極可哂，約略舉之，可得數種。大堂有大堂廳差，有堂皂，有堂小馬，有七堂車轎班。丞參廳有茶房，有看廳，有長差，有小馬，有皂役。本司有茶房，有皂役，有傳事，有長差，有小馬，有聽差，有看司，有知會，有廚房，有當日巡邏。庶務科有事宜冊，有住址單，有履歷冊，有畫 到簿，有禮部謝恩單。頭門有門皂，有門小馬。此外又有所謂送知會者，送請進署帶見稟者，更有所謂賞皮衣者，五光十色，莫可究詰。而衙署之較大者，其開銷約 錢百千左右，叩之，則曰照例。每署司員，多者以千計，故或司員累年不得一差，而雜役開銷固自若也。

庫丁

戶部有銀 庫，額設庫役四十人，曰庫丁，一曰庫兵，三年而替，以旗人充之。每屆點充時，滿尚書及其左右皆有規費，輒六七千金。費既納，滿尚書乃坐堂皇，唱名而點之，庫丁跪謝而出。出時，必有保鏢者護之以行，恐人刼之也。行刼者，大率為覷覷丁缺無力賄充之人，並糾集無賴而為之，伺新充者至大堂堦下，即刼之以去，囚於 家，使誤卯期而縱之歸。蓋冀其誤卯而另派他人，則規費便虛擲矣。欲其即釋，亦須賂以數千金。

番役

步軍統領衙門番役私用之白役人等，俗名圓扁子，非額設，無定數，每藉番役索詐滋事。遂其所欲，事即消弭，否則告知捕役，捕治之，得賞銀。往往出資設計，誘人犯法，大為人民之害。自乾隆丙辰，高宗嚴諭革退，番役亦稍稍斂跡矣。

偵探告密之原始

國初，大將軍祖某撫吳時，凡吳之不法者，悉鬻身於其部曲，謂之投旗。既投之後，平日小嫌細忿，以片上之幕府，即率其徒數十，

以一蹤蹟誤其人云，非敗壞不正。同時聞風起者，不可枚舉，至有大家閨婦不得意於其夫，亦欲投旗以陷之者。此與近世偵探誣人之風，無或稍異。然妻之控夫，僅於粵省偶一有之。

水卒報警

黃河報汛之水卒，有所謂羊報者。河在皋蘭城西，有鐵索船橋，亙兩岸，立鐵柱，刻痕尺寸以測水，河水高鐵痕一寸，則中州水高一丈，例用羊報先傳警汛。其法 以大羊空其腹，密縫之，浸以縈油，令水不透，選卒勇壯者縛羊背，如乘馬然，食不饑丸，腰繫水籤數十。至河南境，緣溜擲之，流如飛，瞬息千里。河卒操急舟於 大溜，候之，拾籤，知水尺寸，得豫備搶護。至江南，營弁以舟邀報卒登岸，解其縛，人無恙，賞白金五十兩，酒食無算，令乘車從容歸，三月始達，蓋即元世祖革 囊之遺法也。

巡丁

關卡有巡丁，役也，凡驗貨、收捐之事皆司之。驗貨時，手持鐵籤，故曰籤子手。籤，一作扦。隨時點派，無卯缺。

桃花乞

桃花乞，不分男女，由張家口至察哈爾，凡四十四臺，無論正臺、幫臺，輪應出蒙古包一座者，其人即為其地之守兵。例應男丁供役，無男，則可以女代之。蓋蒙女壯健耐勞，同於男也。

號軍

貢院，為試士之所，諸生席舍曰號房，人以一兵守之，謂之號軍，始於明也。蓋明代科舉，功令極嚴，故派軍役守之，以防槍替、傳遞。本朝亦有號軍之名，則僅供掃除，為士子服役而已，且非軍人也，充之者皆貧人。

門斗

舊稱為學官供役者曰門斗，蓋學中本為生員設廩膳，稱門斗者，當是以司閽兼司倉，故合門子、斗子之名而稱之耳。

烏拉娃

烏拉，西藏番人支差之名，牛曰馬拉，馬曰烏拉馬，司其事之役人曰烏拉娃。其轉運物件，既至其地，僅給犒金，不發足價。巴塘初設時，日需烏拉以千計，蠻民 苦之。邊務大臣趙爾豐乃定價，計程一站，給藏洋半元，【合通用銀一錢六分。】行程遠近，以此計算，足價之例，自此興焉。

解役毆陳星齋

陳星齋太僕居憂時，河庫道何某聘之課子。乾隆己巳二月，赴淮，舟泊丹陽，遇秋審解犯數船，自鎮江往蘇。兩船偶觸，解役突率眾囚徒入船，各持器械，雜手中 鐵鍊，指揮刼雄，罄所有以去。太僕方與客對弈，猝被一囚連毆三鍊，頭顱脊背受創極重，流血昏暈。蓋每歲秋讞時，胥役囚徒互相狼狽，以亡命橫行為利藪，而不 知星齋之為貴人也。痛定，鳴官，得其主名，經丹陽令請撫軍具奏，立置重典，嗣是此風稍戢矣。辛未，星齋服闋入京，高宗方自南巡還，星齋道旁迎鑾，猶垂問此 事甚詳，且霽顏曰：「汝何不言雞肋不足當尊拳耶？」

悍役不敢登王氏門

婁縣泰來橋王氏暠弟三人，皆諸生。有催租役 至，入門驟突，王怒，毆之，焚其船。役歸，訴之令。令逮三生，置於獄，詳革衣頂。學使李因培批其牘，駁斥數百言，後云：「要之，秀才欠糧，貧也。役稟被 毆，索詐不遂也。因一役而革三生，何其酷也？本欲參處，念爾非箇中人也。諸生完款，俟歲考畢，徐徐繳納可也。」令遂出三生於獄。三生故不肯出，勸之，始赴 歲試，由是悍役不敢登王氏門。

奴婢類

奴婢之解釋

古罪人之子女，從坐而沒入官以給役使者，曰奴婢，後則價買而依主人之姓者亦曰奴，若給工值僱用者，則謂之僱工，然普通心目中，輒皆視之為奴。至於婢，則 皆出價購之，鬻身以充役，非遣嫁，或轉售，則終身不得出主人之門。然於僱用之女僕，亦或以婢視之，則源於韓愈詩「丁寧顧婢子」句也。

主人召僕呼來

主人之於僕從，有事傳召，不呼其名，以人多不能悉記，且恐呼甲而甲適不在，呼乙而乙亦適不在也，故惟大聲而曰「來」，堂上一呼，堂下百諾，即紛紛趨進矣。

薦頭介紹傭僕

上海之介紹傭僕者，曰薦頭，有店，設於通衢，以蘇州、常熟、揚州為最多，且有松江、鎮江、通海、紹興、杭州、寧波人所設者。男女傭僕，均可介紹，惟車 夫、廚子二項不薦。揚州薦頭有證書，大姐工資大約半於娘姨，每領一人至，給薦頭酒錢若干。試用三日，議定工資，即須先付一月，以後月杪照付。薦頭用錢，則 視工資多少，抽取四成，主僕各任其半。例如工資每月銀三圓，則主僕各出六角。如有意外之事，雖可向薦頭追問，然若輩類多狡滑，每不負責。傭僕之黠者，且常 有盜竊銀物、串拐婦女之事也。

管事

管事，見《史記．李斯傳》：「高固內管之廝役也，幸而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高，即趙高，秦宦者也。今人謂管理家事者曰管事，源於此。

大姓買僕

徽州之汪氏、吳氏，桐城之姚氏、張氏、左氏、馬氏，皆大姓也，恆買僕，或使營運，或使耕鑿。久之，積有資，即不與家僮共執賤役，其子弟讀書進取，或納資入官，主不之禁。惟既已賣身，例從主姓。及顯達，即不稱主僕，而呼主為叔矣，蓋以同姓不婚，杜後日連姻之弊也。

京師閽人之惡習

達官貴人之僕役，其司閽者，謂之門上，儕輩尊之曰門政，客至則通報，不僅司啟閉也。惟客之徒行者，或衣履樸素者，薄其窮酸，竟不傳刺。又或客稱有事欲面 語，怠於伺候，主人在家，亦飾言外出。至修門生、屬吏之禮者，必先饋所欲，而後為通，使得見。士子入京，初亦未嘗不苦之，及自為達官，倚之為心腹耳目，容 忍故縱，頓忘前苦矣。又有喧囂於門者，主人雖達官，叱之亦不避，惟司閽者一揮便退。又凡有興作及購物等事，多由司閽之手，司閽必先得賄，使昂其價值，然後 引之進門。倘主人斥去，令其改招他人，雖易數家，其價遞倍，主人無奈何，卒依初價，蓋有折扣也，

問右之日底元錢。

從僕有隨封

以財物餽人並餽其從僕，多者十分之一，少者百分之一，謂之隨封，蓋始於後漢。《後漢書．宦者傳》云：「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為導行費。」注：「謂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物之導引。」此後世隨封所自昉也。

長班

京師各會館、各科分均有長班，凡同鄉同年有宴會及紅白事，則傳而指揮之，亦即奴僕也。

長隨帶馱子

外官以貧而不能赴任者，輒覓長隨，向之假貸，藉以製冠裳，備舟車，一切費用皆取給焉。從之赴任所，派為司閽，任重事，數年而清償子母，傭值必加豐，謂之 帶馱子，蓋取馬騾負重之意。世人訛馱為肚，已屬費解，復以官有事故不能償者，稱為瀉肚，尤訛之訛矣。若輩多有恃財傲上，難保其終者，器小易盈，無足怪也。

同、光間，乃有以幕友而為帶馱子之事者，帳房是也。

坐省家丁

省外各府州縣，皆有坐省家丁，駐會垣，以本官自派者為多，其有以藩司門丁兼之者，則由府州縣給以工食，歲時亦有犒。通省大小文武官吏之黜陟、遷轉、慶弔 諸事，無不先日報告，曰坐省條子。間若干日，輒附轅門抄以寄之。且大吏及其父母夫人之壽辰，皆列一表，以紅紙印之，年月為綱，以次敘列。

烏拉和爾嘉

青海、蒙古之王、公、台吉家，常資僱番人為傭，男僕曰烏拉，【西藏聽差者亦曰烏拉。】女僕曰和爾嘉。主僕親如家人，無尊卑親疏之分，視世之頤動指使輕視臧獲者，大有別矣。

康熙初八旗僕婢自盡之多

主僕之分，滿洲尤嚴。康熙初，大司寇朱之弼疏言：「臣見八旗僕婢，每歲報部自盡者，不下二千人，豈皆樂死惡生哉？由其平日教不謹而養不備，飢寒切於中，鞭扑加於外，飲恨自盡，勢固然也。請敕刑部歲終備造一年自盡人數，係某旗某佐領下某僕，注冊呈覽，俾人知儆惕，而生全者眾。」聖祖然之，諭如所請。

張去瑕示飭約於諸僮

揚州張去瑕大令瑾年十二而孤，性嚴明。其治喪也，見諸僮惰嫚，輒歎曰：「此健僕不職，主幼也。」迺大書飭約，牓於庭曰：「主無幼，有主必有法，法必行。」有識者異之曰：「老獄才也。」因賀其母。母謝客，撻之曰：「我不欲兒效張湯之劾鼠也。」然私心異之。

石哈生自鬻於西安某家

石哈生者，一名哈興，或曰秦人，或曰蜀人。長七尺餘，力能扛鼎，無妻子生業。自鬻於西安某家，供芻米薪水之役惟謹，無大小皆喜之。居常寡言笑，無喜慍色，人莫測其為何人。詢之，不言，問其名，亦不告，因共呼為哈生。哈生者，諺所謂無能而虛生者是也。

馮甦賣身於吳三桂藩下

平西王吳三桂鎮守滇中，久蓄異志，擁有關市、鹽稅、鹽井、金礦、銅山之利，遂得以金錢網羅人才。其時文武官銓選到滇者，輒陰遣私人誘令鬻身於王府，領身 價銀，為其效用，多者金數萬，少亦萬餘，視其才為等差，官吏趨之若鶩，可謂名節掃地矣□南昌劉崐官雲南同知，初到省，吳令其婿胡國柱報謁，乘間道意，袖出 馮某賣身文契以示之，蓋諷劉，欲其效馮也。契云：「立賣身文書馮甦，本籍浙江臨海縣，今同母某氏賣到平西王藩下，當日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媒人胡國柱，賣身人馮甦」云云。劉見之，大駭。凡賣身藩府者，例拜國柱為師，當時人言滇中有三好，吳三桂好為人主，士大夫好為人奴，胡國柱好為人師是也。

俞文為馮家奴

錢塘馮山公家有老僕俞文，金華人，少讀書，明大義。身長八尺，軀幹魁偉，廣眉修髯，耳長三寸許，發聲如鐘。為讎家所陷，囚於獄，山公之父出之，德焉，因委身為奴。

明珠馭家奴之嚴

納蘭太傅明珠，為康熙時權相，卒以賄罷。然生平馭下極嚴，廣置田產，命諸僕主之，厚加賞賚，使人人充足，而嚴禁其干預外事。立主家長一人，綜理家務，不法者，許主家長斃之杖下，即幸免而被逐，亦無他人敢容留之，曰：「伊於明府尚不能存，況他處乎！」

孫子未幼為青衣

孫襄，字子未。幼孤貧，鬻於某家為青衣。性聰穎，嘗伴主人之子讀書，代其作文。塾師大奇之，告知主人，養為己子，遂中康熙己丑進士，官至通政司參議，文名重一時。

世宗詔除樂戶等籍

雍正丁未，世宗諭內閣轉知晉、浙、皖督撫曰：「山西之樂戶，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賤籍，使為良民。近聞江南徽州府則有伴當，寧國府則有世僕，本地呼為細 民，幾與樂戶、惰民相等。又其甚者，如二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乃係彼姓伴當世僕，凡彼姓有婚喪之事，此姓即往服役，稍有不合，加以箠楚。及訊其僕役起自 何時，則皆茫然無考，非有上下之分，不過相沿惡習耳。著該督查明，定議具奏。」尋由禮部議准安慶巡撫魏廷珍遵旨議奏：「江南徽、寧等處，向有伴當世僕名 色，請嗣後紳衿之家，典買奴僕，有文契可考，未經購身者，本身及子孫俱聽從伊主役使。至年代久遠，文契無存，不受主家豢養者，概不得以世僕名之，永行嚴 禁。」從之。

莊某著長隨論

況夔笙太守周頤嘗寓金陵，一日，於東牌樓匢董攤購書二冊，一九峰書院本《中州樂府》，後 為朱古微侍郎據以覆刻。一寫本《長隨論》，前序略云：「《偏途福》，又名《仕途軌範》，俗曰《長隨論》。曩余寄跡漣水官廨，見有《長隨福》一書，友人置之 案頭，據載，國朝莊有恭作，相傳已久。開卷瀏覽，撥冗迻錄。其篇之語易解，所載之法易明，所述之言頗有淺俗之句，惟是初入長隨之諸君子，不可不加意溫習。 類如卷中十要一節，十不可一節，呈詞分別刑錢一節，用印信條款一節，禮部鑄印局一節，國家喜詔遺詔一節，皆文墨之要訣。又梆點金鼓一節，朝賀祭祀一節，柬 帖稱呼一節，皆典禮之要訣。又接詔迎官一節，驛遞差徭一節，綵觴宴會一節，鋪墊親隨一節，皆差務之要訣。至於監獄班館，紅衣督護，尤

為防範收關，不可稍涉疏忽。是書條分縷析，理明詞達，予讀者觸目會心，易於傚法者也。同治戊辰六月，北平劉炳麟錄於祝其捐局。」序後一則略云：「莊先生諱有恭，廣東人，乾隆己 未科狀元。未第時，父為蘇州府司閽。及第後，仍執司如故，經太守婉謝，不肯歸。嗣先生督學江蘇，太守親送江陰使署，為封翁焉。【舊例，長隨之子毋許應試。 據光緒丙子科某省有捷秋闈者，計偕入都，同鄉官不肯出印結，竟不得覆試。而莊不然，詎當時尚可通融，視輓季稍忠厚耶？】是書於州縣衙門公事程式，記載至 詳。」

霍集占子為奴

回部霍集占之子某，高宗以賜傅文忠宅為奴。文襄王福康安委任之，招攬事權，頗為殷富。回部王公朝貢至者，叩拜其門，某坐受之，主僕之禮儼如也。

蘇撫司閽侮褚筠心

吳中褚筠心學士居憂在籍，一日，乘輿出答客，經閶門隘巷，止容一輿，對面有一華輿突來，從以豪僕三四，高聲喝令讓道。褚輿夫不退，兩輿遂對立，彼此互 詈。輿中人大怒，嗾僕毆之，將褚輿擊毀，曳之出，則無頂帶之布素老人也，益肆拳腳，衣冠盡裂，鬚去其半，怒罵而去。問之，則撫署中人。時撫軍為褚之小門 生，褚大憤，徑詣撫署。撫軍出見之，大駭。褚告以故，撫軍惶悚請罪，責問何人出署，則某司閽赴妓席未回，眾不敢隱。撫軍益愧怒，立出殊簽，鎖繫而至，傳令 巡捕，即在廳前階下痛杖，無庸計數，以無聲息方止。未四十，已斃杖下。即登門負荊。自是而各署僕役，相戒斂跡，無敢肆橫矣。

畢秋帆改歌僮為僕

五雲者，丹徒王夢樓太守文治所蓄歌僮，曰素雲、寶雲、輕雲、綠雲、鮮雲也，年俱十二三，垂髫纖足，善歌舞。越數年，五雲漸長成矣，惟輕雲、綠雲、鮮雲遣 去，自攜素雲、寶雲至湖北，贈畢秋帆制府。畢審視之，則男子也，大笑，乃謂兩雲曰：「吾為汝開放之。」乃薙其頭，放其足，使為僕。

袁子才遣僕

袁子才有僕曰琴書，給事八年矣。一日，方灑掃，顏色憔悴，若重有憂者，袖中遺一小紙條於地。袁拾視之，有詩二語曰：「灑掃幾時新隸學，性情那得舊人 知？」袁知其有求去意，為改「幾時」曰

「感教」，「那得」曰「惟有」，而定成之，炎其分，並作詩以遣之去，有「交還鑰鎖知誰託？欲掃樓臺誤喚名」之句。琴 書跪辭，至泣下。後琴書有孫，亦事子才之孫又村明府棠。又村嘗攝上海縣篆，粵寇之亂，主僕同殉焉。

金冬心攜傔從以游

錢塘金冬心，名農，以書畫遨嬉名勝四十餘年。所攜傔從亦各擅一藝，甬東朱龍善琢硯，新安張喜子精界烏絲闌，會稽鄭小邑兒工鈔書，吳趨莊閏郎操縵能理琴曲，涇陽蔡春解歌元、白《新樂府》，皆庸保都養之錚佼者也。

黑王送和珅壽儀

乾隆末，交河王某充粵海關司閽，性迂曲，不甚得主人歡，儕輩有私獲，往往不得與，人因以黑王呼之。某年夏，病痢甚劇，穢液污衣袴。及愈，澣之於江，時嗅 之以鼻，蓋以辨其污之淨否也。時泊於江上者，有大船二泊焉，見王作頻嗅狀，遙伸兩指示之。王不解，仍且澣且嗅。舟人又易以五指，王仍不解，則揮兩手答之，意謂若所云吾不了了也，舟人乃已。是夜，舟人忽至王寓，出萬金券授之。王大駭，詰其故，舟人曰：「晝間已許我於江干矣，問何為！」王愈疑，知其中必有說，姑受其金，私詢之儕輩，儕輩曰：「此私販硫磺者也。泊舟之處，水中必有磺味，彼見君頻嗅，疑已窺見其私，故伸指以示意耳。今既以金來，受之無妨也。」

王既驟得鉅金，則數購珍物奉主母。嘉慶己未，和珅壽辰期近，其主母以王能，為言於主人，使入都致儀物。中途患病，誤其期，王自度歸必受譴，逃亦非計，方 旁皇無策，而和已奉旨查辦矣。王乃馳書白主人，詭言至京後，聞和惡耗，故置儀物弗進，徐以觀其後，今和果得禍，主人庶幾免矣。主人得書，大喜過望。和既 敗，羽黨多被株累，凡名在祝壽簿冊者，幾皆不免，而黑王之主人獨無恙，則黑王之功也。

和珅府中之三爺

和珅當國時，其三爺且甚豪。三爺者，為僕所役使之人，重儻也。僕稱二爺，故重儻稱三爺。寧羌守備張某嘗奉陝撫令，齎二十萬金饋和珅，既投書，日偵探不得耗，費銀五千 餘，始見一年少麗服奴出，問白者黃者，某以銀對。奴顧左右，令收之外庫，授一名柬，曰：「可以此還報，答書另發矣。」某意奴非司閽人，必和之心腹。或笑 曰：「此三爺耳。其心腹司閽，豈數千金能見顏色。」是時天下承平，物力殷富，獻媚者誇多爭勝，若以數萬金進，不值一

昉色。

道光乙未，蘇州許某 在都，遇一叟於茶肆，叟告之曰：「予故和府三爺也。當中堂用事時，聲勢赫然，凡四方之獻物者，皆有副貢，與進上之物無二，甚有加美於正貢者。司閽人劉某髮 種種，人稱劉禿子，與督撫抗衡，或相約為兄弟，司道以下望而卻步，必贈吾輩以重金，始為之先容，尤必厚贈劉。金人，始獲接歡笑，代通刺，達主人。封疆大吏 入都，可晉謁一二次。藩臬道府，則俟中堂出，輿前長跪，頷之而已。如是數十載，劉擁巨資，我亦蓄金二十萬。及事敗，中堂伏法，劉亦籍沒遠戍，吾輩三十餘 人，以賤得免查產，分撥八旗披甲為奴，我隸廂藍旗某部下。因向為三十人之首，有富名，旗主涎之，派司買辦，日發單，令備，不旬日，費約三千金。懼甚，乃賓 緣小婢，求老主母，以二千金為壽，始改派灑掃，乃稍安逸。旗主故任宿衛官，扈駕謁陵，乘隙央女婢，謀脫籍，贈以金二千，乃達於老主母，復獻二萬金。迨主 歸，數日無耗，心怦怦然。一日清晨，我方執掃除役未竟，主出，責以慵惰，又屢梗老主母命，不堪驅使，即時逐出，乃得歸，然所費已三萬餘金矣。」

何子貞僮僕無月給

何子貞所蓄僮僕，無月給，遇年節，則隨意書楹聯若干副予之。僮僕持之出，售於人，輒得數十金，其所入，轉視在他處所得者為優，故無辭去者。

奴盜主妾

安化陶文毅公澍督兩江時，姬妾多，奴僕亦多。或告以閫內人雜，恐不盡妥，因留意察之。一日，方自內室出，遽回某妾房，惟聞妾叱人曰：「老爺方出，而汝即來，何如此大膽！」陶遂潛出，告人曰：「吾妾尚知規矩，還是好人。」

山左劉燕庭方伯喜海嘗為浙江布政，姬侍極夥，而檢束頗嚴，以高年媼守中門，男僕均不得入，甚至子女同母者，皆令隔絕，惟年節始得一見。諸女咸分院居，四 時之首，令老僕領裁縫，持剪尺，問衣裙長短，各製時服一稱，平時，雖父母，不得一見也。一日，在某妾房，忽聞院中石板有聲，則見有人隨板而起，近視之，乃 隨身之僕。拘訊之，詞連婢媼無算，次日乃大加沙汰焉。

文武賀撫署閽人生子

嘉、道以降，外省督撫信任門丁，吏治之 壞，廉恥之牿，半由於此。道光丙午，清苑王曉林侍郎撫皖，有陳七，其門丁也，小有

子，王信任之，倚勢弄權，屬官多奔走其門。有仇忠宋者，任兩州守。一日，宴僚屬，座客都司某方自省歸，仇問曰：「足下在省，何久留？」某曰：「以往賀王撫軍誕子之故，而不意撫署門公陳七亦生子，亦不得不往賀，故回署稍遲。」仇正色曰：「中丞生子可賀，其門丁生子亦賀，不畏人笑罵乎？」某曰：「闔城文武無不往賀，未赴省者亦專使送禮，豈獨我一人，能人人而罵乎？」仇顧坐客曰：「且食蛤蜊。」

王在皖久，陳所入甚厚。咸豐初，潛入京華，冒捐官職。癸亥正月，侍郎王發桂方在鄉人家慶賀，見同席一人，藍頂貂褂，詢之，有告者曰：「此陳小山，君不識耶？」蓋七自號小山，儼以觀察使者自居矣。後為御史孟傳金所劾，遂被斥。

楊竹村自甘從僕

楊筠，字竹村，為疋倫名大堉之嗣子。忽思欲得多金，惟為人僕，事差易，遂至父執某家求供奔走。某大驚，訓責備至。楊求益切，自陳謀生無術，惟此差可免凍餒，遂留其家。某固業鹺，楊因是頗有所獲。時值粵寇之亂，諸商將運鹽過洪澤湖，他人憚險不欲行，楊獨願往，大有所獲，多沒為己有。已而轉入李世忠營，司載鹽等事，乘間牟利，積貲甚巨，捐至道員。然行止與人稍異，每行至門前，輒側身旁立，如有所避，蓋習慣使然也。

粵寇令幼童服役

道、咸間，粵寇洪秀全肆擾，所至掠人。嘗取幼童十二三歲以上者六千餘人，悉數閹割，剜去腎囊，得活者僅七百餘人。被閹幼童之蠢陋者，俱令服役，名為打扇。端麗者悉裹足，有一童不允，即斬足以徇。既裹足，皆令作女裝。楊秀清先選之，蓄為男妾，合格者給黃羅手帕，不合格者給素羅手帕。

曾文正薦僕於某監司

曾文正督兩江日，署有一亭甚高，憑欄遠眺，可窺內外情景。一日，徘徊亭中，見有翎頂輝煌者，持手版，向司閽人作哀懇狀。閽人揮手止之，狀甚倨，其人怏怏去。明日登亭，又見之，狀如前。又明日，見其人摸索袖中，得一裹物，鞠躬以獻，閽人色驟霽，心疑焉。有頃，入簽押房，閽者持手版入，謂有新補某監司求謁。立命延入，乃即連日在亭所見向閽哀懇之人也。詢以何日來省，答來已三日。問何不進見，則支吾不能對。文正語之曰：「兄新蒞任，得毋缺紀綱乎？」監司答以署中雖有人滿之患，公若有賞薦者，敢不如命。文正曰：「大佳。惟此僕狡詐實甚，斷不可派要差，但令

其得一蹶敗地足矣。」盍目眶眶。遂喚閽者進，正色謂之曰：「此間已無用汝處，頃特薦之某大人，其善事新主人，毋怠。」閽者不得已，屈一膝以謝。及退，大忿，攜行李他去，不知所之。

趙繩先為黠僕所紿

湘鄉趙繩先以歲貢生在左文襄幕，性迂謹，左亦泛泛待之。同幕惜其遇，醵金使捐佐貳，趙從之，果得籤發江南。同幕又為請於左，為致函蘇藩，旋得大通掣驗局 差。是差就額搜取，歲獲三萬金。其僕欺其迂謬，請於趙曰：「上憲耳目多，稍獲贏餘，必受指摘，擬請將舊有陋規汰之。」趙從之，每月於額薪外不苟取。留差六 年，所得薪不足支用，借款纍纍，不得已鬻家中所有田以清夙累。僕聞之，託言有某將置產，價昂賤不計，惟不願見主人面，但求主人書券予之，便能取價歸。趙垂 涕，書券與僕，僕惟以半價繳呈，自是而僕遂有趙田矣。

王得勝為擔水夫

某宰承順時，庖有擔水夫，孔武有力，嗜酒，得 錢輒沽飲，短褐不完，無妻子之累，一身以外無長物，晏如也。或問其姓名，輒支吾以對，屢易其辭。一日，與之酒一壺，喜甚，縱飲之盡，且醉。因詢其出身，則 自衣袋中摸索出數紙，視之，都司告身也，王其姓，得勝其名。問何以至此，曷不求官，則笑曰：「此薄薄一紙，不值拭穢，得之，寒不能衣，飢不能食，貧不能易 錢。咸豐軍興以後，朝廷以此奔走天下豪傑，其捐頂踵冒萬死而暴骨於沙場者，何可勝道。即幸而躋顯秩專閫外者，固不乏人，然抱此一紙而老死於廝養者，亦車載 斗量。吾今不得官，命也。然吾亦嘗入仕途矣。區區一武夫，當世固視為無足重輕，而同僚又齷齪鄙陋，不足伍，視長官顏色，仰鼻息，屈膝稽首，有事則為供使令 之役，與吾今日之擔水，亦何異哉！擔水以力，自食其力，吾心安之，榮辱得失，不縈於心也。」問何以得此，則曰：「吾嘗從湘軍轉戰舒、桐間，屢瀕於死，徼天 之幸，得生還。積功至都司，主將頤指氣使，蹂躪無人道，吾故負氣還家。今雖垂老，頗自得，無所怨也。」乃出示背上創痕，班駁重疊，猶想見其肉薄血戰時也。 遇陰雨，輒呼號，痛裂欲死。翌年，果以創發而歿，無以斂，某捐廉市棺衾，埋之署側。

于氏僕以假契過戶

揚州于某席先 人蔭，未嘗留意家事。某歲，有一管家事之僕辭去，已而司會計者告匱。于初不知錢所從得，憶平時所恃者，惟田租耳，然向時收租之事，悉委此僕，未嘗過問，因 稍清理之，始知良田數千畝，悉已化為烏有。蓋久被諸僕瓜分，別造假契，向縣署提

僅廻厂，要一十年矣。問以歷年田單、糧串，則自者廻厂後之花名，且不存於家矣。于欲訟，則無據，即有老契，而歷年田單、糧串均全，不易辨也，遂即時為窶人。

周得標棄官為傭

杭人阮端之大令達元以隨宦於湘，居長沙。光緒庚辰，計偕入都，挈一僕，曰周得標，長沙人也，同居逆旅中。端之好飲博，輒從旁誡之曰：「主人即日捷南宮，青雲在望矣，何自暴棄為！主人幸文階，非若吾輩之博得告身，不值一醉也。前程遠大，其努力焉。」阮駴而詰之，乃備言昔從楚軍積功至游擊，發標學習三年而無事，故棄官而為傭也。阮為之扼腕太息，自是而優禮有加焉。

陳冠生有長揖僕

每屆鄉試之年，京曹典試各直省，命下之日，鄉年寅好，薦僕從者，紛至沓來，而尤以師門函屬為誼不可卻，且錄用之後，駕馭匪易，蓋隱有所挾以為重也。光緒己丑恩科，宛平陳冠生修撰冕拜湖南主考之命，適同年某來賀，談次，出名條於夾袋，自言深知人浮於事，緣某友轉託，弗獲辭，幸損覆寸楡，俾報命前途耳。陳亦極言竿牘填委，重以情貌，即簡言善辭，亦筆舌俱困。語未終，門者以緘進，啟視之，則南皮張文達公之萬薦僕之書也。文達於陳為座師兼同鄉，不可卻之尤者也。陳蹙額久之，勉令進見，則衣屨樸野，長揖而外，木立不知所云。陳殊忻慰，亟獎藉之，因留侍左右。

任筱棠之待僕

山陰任筱棠觀察之齡初治申、韓家言，久幕於湘，郡邑幕僚大率為其門徒。幕例，師薦徒於人，月必以所得館穀分潤於師，習以為常，賢者不免。以故任之歲入殊鉅，遂積資數十萬，蓄田宅，置姬妾，享用豪侈，擬於素封。而能體貼下情，待遇僮僕，備極優厚。所傭紀綱，多至十數人，人給屋三間，俾棲其孥，月俸錢十緡，年穀二石，歲時復有所犒，惟於有非分婪索者，必嚴懲之不稍貸。

皖撫司閽索門包

某為皖臬時，以新蒞任，謁中丞，至官廳，閽人索門包費，問需若干，答言一百。某因命僕至懷寧縣令處，借銀一百圓。懷寧縣親送銀至官廳，某謝之曰：「此小事耳，何勞親至！」因與閽人。閽人曰：「一百者，非一百圓之謂，乃一百兩之謂也。」某因以還懷寧

予，曰：「請更借銀一百兩，僕勿耽來，予僕攜來可矣。」懷挈予還，如命，令僕人送銀一百兩至，復與閽人。閽人曰：「尚有小門包之例。」某曰：「當需若干？」答曰：「十分之一。」因大聲斥之，責其需索無已。旁有閽 人為之轉圜曰：「請大人勿怒，此人新至不解事，手版已投矣。」少頃，中丞傳見，送茶就坐，某即作色而言曰：「大人門包，請明定章程，並須體卹屬員而後可。 本司旅費艱窘，更無餘資能充門包。乃閽人初索一百，及向懷寧縣借銀一百圓，至則又索一百兩，及復借一百兩至，則又索小門包，似此種種刁難，將何以堪！本司 自清晨至是，已十餘小時，上下方磚，實已數百次矣。待本司如此，則其需索於府州縣佐貳，必更十倍於此可想見也。若不明定章程，恐大人聲名為若輩所壞矣。」 中丞謝過曰：「請無怒，當懲之。」明日答謁，並袖還其門包一百兩。故事，上憲答謁屬員，必擋駕不敢當。至是，某竟請見，受其還銀，中丞大慚。

章鐵拳受典為奴

章鐵拳，江湖賣技者也，張兩拳如鐵，刀斧不能傷，因以為號。章本山左農家子，父為富人佃，歲歉，租無所出，富人追之急，則以二十千錢被典為富家奴。入其 門，待之酷，日使舂米。舂必以杵，富人厭其遲，則令去其杵，以拳代之，而日必責米一斗，稻芒刺膚，不敢言痛，苟米不成，則笞撻更甚於是也。初典以二年為 期，及期，其父不能贖，於是遂廢契，永為之奴。而拳亦肌肉盡削，骨瘦如鐵，蓋日與稻臼磨鍊而然也。某夜，入富人室，哀以情，不可，反舉杖痛撻。格拒間，揮 拳中其胸，富人倒。乃急奔至家，放火焚廬，扶父母，匿山谷間竟夕。明日，易乞丐裝出境，道聞富人受傷死，愈不敢歸，自此遂漂泊江湖，附於賣技之流，博錢米 以養父母矣。

二毛錢受傭於妓館

京都男子之供妓女奔走者曰跑廳。有二毛錢者，服役於妓館，初侍榮泉秀雲校書。其本姓名不知云何，曰二毛錢者，都人謂銀幣二角為二毛，蓋賤之也。為人愿謹，群妓皆喜役之。狎客某呼而語之曰：「二毛錢尚未少增價值耶？」二毛錢肅立答謝曰：「深負厚恩，依然二毛錢耳。」

外務部有余廚子

自恭忠親王奕訢管理總理衙門以來，其間易若干管部親王，易若干尚書、侍郎，易若干司員，而始終未脫關係者，則余廚子也。余有聲勢，擁巨資，有民政部街之 高大洋房，有萬甡園之宴春園，有石

頭朗問之大和尚，且又連和尚宗，又迎豪貴。九和尚，兩者固
鑾，孝欽后宴各國公使夫人及在京東西洋貴婦，耗資巨萬。時議 和大使李文忠公鴻章已為孝欽雇一著名西洋廚夫，以備供奉。次日入御，后忽謂李曰：「明日請客，還是用外務部之廚子為便。」其運動力之大，可與李對抗，自餘 可知，余亦以此所贏不資矣。

余在外部，各親貴及外部尚、侍有讌會喜慶諸事，無不極力供奉，亦待之以殊禮，亦衣公服，掌招待之職，與王公貴人及搢紳先生分庭抗坐，而不躬親匕鬯，蓋亦捐納得花翎二品銜候補道也。

汪伯棠侍郎大燮自外部司員荐擢侍郎，未嘗略受餽進，故余稍憚之。一日，汪赴慶王宴，方及門，遙見余翎頂輝煌，與眾客蹌濟於一堂，愕然不能舉步。余見汪來，則亦面發赬而口囁嚅，倉卒中避入側室。汪亦未遑久留，退而告人，謂今日余廚子尚是給我面子，可為榮幸。

慶王管部數年，余最得意，顧亦頗能撝謙守分，不敢為十分高倨之狀，於本部司員則竭力籠絡之。其時外部衙門最稱闊綽，司員日在署一飯，而額定每人飯銀八 錢，故外部恆食，一席之費，蓋六兩四錢。司官既貴倨已甚，輒謂衙門飯不能喫，故常俟家食而後上署，於是此等飯銀，為余中飽者半。以此故，則司員需索極多， 或臨時易菜，或全席都換，或別索點心，無不一一供應，弗稍違也。

閽人受門包

門包之陋規，與二百六十八年之國祚相始 終，而實肇端於吳三桂之出關乞師，欲求見攝政王多爾袞而不可得，乃以重資賂其左右，始開門接見，其後遂成為陋規，牢不可破。及宣統辛亥八月十九日之前，武 漢起事，時楊洪勝等謀變，為武昌府某所訶知，謁鄂督瑞莘儒制軍澂，將密告之。時值深夜，閽人索特別門包，某謂此何時，此何事，尚可循曩例乎？閽人不得已， 始通報。事為瑞所聞，大斥之。及楊等破獲，閽人猶向索賞犒。或謂本朝之得國以門包，其失國亦以門包，可謂奇矣。

乾隆時，曾有諭旨禁革門包陋 規。辛丑又諭云：「各省督撫，何得任聽家人向屬員恣索門包？且督撫原係封鎖衙門，一應親族奴僕，俱例禁出入，是以設有中軍及巡捕等官及供稽察傳稟。今伊等 仍令家人傳事，以致積收門包，盈千累萬，所謂封鎖者安在？若不明禁革，流弊恐無底止。即奏事處，向有收受督撫隨封銀兩，此係舊時規例，相沿至今。但各督撫 俱為朕所管教，若不一體裁減，伊等轉有所藉口。嗣後奏事處隨封銀兩，俱照向例裁減一半，即向得雙分者，亦祇許得半分。督撫至道府，概不許收受屬員門包，各 督撫不許另設立管門家人。」

凡致送門包於閽人，其觀到之紅職，稱言「門敬」一千，或曰「門禮」。

上炕老媽

女僕曰老媽。京都有所謂上炕老媽者，年率二十許，旅京久鰥者，以薄值雇用，【用約十餘金。】訂立契約，日間操作，夜則侍寢，期滿即歸，絕無依戀。京中竹枝詞云：「粉面油頭青布衫，女奴多半是京南。老媽稱謂何曾老，弱齒無非廿二三。」即詠此。此蓋同、光以前之習慣也。

梳頭媽

廣州有梳頭媽，受傭於人，以梳髻為職務。西關多巨室，若輩遂群趨之。業此者之年齡，大率為二三十，雖來自田間，而面目白皙，體態輕盈，赤足拖鞋，身著薯莨衣褲。其出也，手中往往持傘，為蔽日禦雨之用，少年子弟頗有暱之者。

門檻裏

金陵人尚大足女僕，呼之為大腳仙。其人皆膚色潔白，面目姣好，尤善梳掠，髮光可鑑，荊釵布裙，頗楚楚。足不裹，然亦不甚長，且甚窄。履淺而尖，作鸚嘴 式，俗名划船樣，行時波峭，如風擺柳，富家房中多置此輩。有中人產者，年老失偶，不便續娶納妾，亦用之，晝則服役，夜則薦枕。傭值亦不昂，年少貌美者，在 光緒初，月不過錢三千，稱為門檻裏。

搭腳娘姨

蘇俗稱母之姊妹曰娘姨，而於受雇之女僕亦以是稱之。若輩類皆天足，無 不善自修飾，楚楚有致，知審美者輒顧而樂之。且喜其給事左右之可人意也，與之有私，曰搭腳。吳諺有曰：「娘姨弗搭腳，落裏有縐紗馬甲。」落裏，何處也。縐 紗馬甲，湖縐坎肩也。謂既得歡於主人，主人自必以坎肩贈之。

大姐

蘇州未嫁之鄉女受傭於人家以供輕便之役者，曰大姐，秀慧者多，皆天足也。間有面目黧黑，亂頭粗服，不事修飾者，然亦無不備具

美人姿勢，綽約嫋娜，千伶絕世，究之有幾不知其自從田間來也。主人恆暱之。其在十齡左右者，曰小大姐。

小大子

江寧揚州、鎮江人家所傭之處女，曰小大子，略如蘇州之大姐。雖不及其嫵媚，而一雙金齒屐，大踏步出來，亦自俊爽可人，好之者亦不以其裝束不盡入時而外之也。

近身

廣州之梳頭媽，其為主人梳髻也，每日一次，或間日一次，或三日一次，五日一次，月終給資若干。富貴家則專雇一人，名曰近身，即貼身伺候者也。此中不無粲者，有師傅，有別館，其香巢多在西關。其人多從順德、容奇、桂洲各鄉而來，衣服之整潔，語言之尖厲，真足令人銷魂也。

喜婆

紹興有墮民巷者，居方里，男為樂戶，女為喜婆。齊民婚嫁，則其男歌唱，其婦扶持新娘梳妝拜謁，立侍房闥如婢，新娘就寢始出，謂之喜婆，能迎合人意，各遂其歡。服役之家有常主，如田之有佃，得自相頂替，彼此買賣，皆有契券。婚嫁、祭祀外，常時則以說媒、售衣錦為業。

送娘子

寧波有送娘子者，與紹興之喜婆同，亦墮民也。其髻異於齊民，出行輒持傘，不問晴雨，蓋以為標識也。衣裙皆黑色。

喜娘

蘇州之喜婆曰喜娘，齊民為之，其職務略如喜婆，年少者為多。大抵妝束入時，善自修飾，天足細腰，殊可人意。

粵人蓄婢

粵人蓄婢者極多，視其稍可造就而面目不甚怪醜者，多加意教之，

教以烹飪、剌繡、治家細務，且教之識字，即文理不甚通順，亦必能繕錄賬目，如此乃為上乘。俟其年長，即售與人為妾。價昂者，自五百金至千金。次者亦必能烹飪、縫紉，方為合格，身價自二三百金至五百金，下者一二百金。舊家之中落者，每多蓄婢，俟其長而賣之，得金殊不貲也。

蘇麻喇姑

蘇麻喇姑，為孝莊后侍女，性巧黠，國初衣冠飾物之式樣，皆其手製。聖祖幼時，賴其誨迪，手教國書，宮中甚推重之。康熙壬午始逝，以嬪禮瘞於昭陵之西側。

招姐精烹飪

袁子才家有灶婢曰招姐者，年少貌秀，服役甚勤，裁縫澣濯之外，兼精烹飪，凡袁不時之需，先已預備，誠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也。其姬人方聰娘，本讓袁之嗜好，招姐更左之右之，袁常自詡其口福也。有不速之客來，摘園蔬，烹池魚，筵席可咄嗟辦，具饌供客，有絡秀風。年二十三而嫁，袁曰：「鄙人口腹，被夫己氏平分強半去矣。」聞者笑之。蓋袁以招姐贈劉霞裳也。

葛裙

江東某大姓以禍死，其寵姬皆挾金珠散去，一婢堅不行。婢常著葛裙，人以葛裙呼之。自言主人嘗被酒一召我，我誓報之。豪家吞其屋，葛裙奉木主臥一室，堅守，力不支，絕粒斃。豪憫之，扃此室，並其主瘞焉，曰：「還汝一塊土。」其事絕可傳。龔定菴曾有《水龍吟》一闋詠之，詞云：「君家花月笙歌，葛裙那許陪宵讌？嘯如魯柱，才如買錦，空遇如班扇。蓬鬢慵裝，蛾眉怕妒，天寒誰管？算平生已矣，春風一度，恩歇絕，何曾怨。一夕倉皇家變，抱琵琶傾城都散。雍門琴碎，雀臺香燼，西陵墓遠。塊土爭還，芳魂永守，秋燐如電。憶史家柱叔敖公，千載下，今重見。」

婢以護印作夫人

光緒時，江人鏡任漢黃德道，一夕，漏三下，署不戒於火，眾自睡夢中驚逸，太半索　履弗及。一孫甫周歲，由乳媼倒抱而出，其匆遽可想。幕府某疾趨至，問印已携出否。江惶急，不知所措。蓋印若被燬，則處分至重也。

江有長公子娶於延陵者，其媵婢豔而慧。方覓印時，亭亭自眾中

出，莊鼎年印而上之，異狀死然，江人皆。芳亦踐了密問皆感辱，江之兒女媚也，方枋樞要，道署之火，印與大堂皆未燬，復為之地，僅予薄譴。未幾，擢兩淮運使，而昔日護印之功人，始猶肅抱衾裯，繼且榮膺珈服。蓋都轉久虛嫡室，至是，竟敵體中閨矣。後數舉丈夫子，皆成立；所生女，亦作嬪名門。揚人士作《護印緣》院本張其事，謂夫人以護印得夫人，非尋常護印夫人比。夫人性慷慨，樂施予，御下以寬，而內政殊井井，持滿戒溢，絕無驕奢侈靡之習，亦難能也。

桂林某大家有慧婢

廣右人呼婢曰蕉葉，殆有所本。桂林某大家有一婢，絕慧，一日，主人與客談次，偶及植物之葉，謂何者最大。客未對，婢適擎茶至，儳言曰：「蕉葉最大。」竟無以難之。此呼婢曰蕉葉之所由始也。

盜賊類

盜賊橫行

凡財物所有權之在人者而我取之也，以強力行之者為盜，其得之也曰搶；以詭計行之者為賊，其得之也曰竊。然亦有謂盜為賊者，馬賊是也。亦有謂賊為盜者，盜猶言取也。吾國盜賊多於他國，久為外人所詬病，致諡之曰盜賊國。晚近以來，四海承平，已歷數十年之久，生齒日繁，生計日絀，遂至盜賊橫行，明火執仗之徒，鼠竊狗偷之輩，幾已所在皆是矣。

某乙先盜而後賊

淄川有貧民某乙者，殘臘向盡，身無完衣，自念何以卒歲，不敢與妻言，潛操白梃出，伏墓中，冀有孑身而過者，劫其所有。懸望甚苦，渺無人跡，而松風刺骨，不復可耐，意瀕絕矣。忽一人傴僂來，心竊喜，持梃遽出，則一叟負囊道左，哀曰：「一身實無長物，家絕食，適於婿家乞得五斗米耳。」乙奪米，復欲褫其絮襖，叟苦哀之。乙憐其老，釋之，負米而歸。妻詰其自來，詭以賭債對，陰念此策良佳也。

次日而復往，無幾時，見一人荷梃來，亦投墓中，躊躇眺望，意似同道。乙乃逡巡自塚後出，其人驚問誰何，答云：「行道者。」問何不行，曰：「待君耳。」其人失笑，各以意會，並道飢寒之苦。夜既深，無所獵，乙欲歸，其人曰：「子雖作此道，然猶雛也。前

物有嫁女者，嘗辦千役，舉家死疫。從我去，得，留均之。」乙喜，從之。至一門，隔壁聞炊餅聲，知未寢，伏伺之。無何，一人啟關，荷杖出行汲，二人乘間掩入，見燈輝北舍，他屋皆暗黑，聞一媼曰：「大姐，可向東舍一矚，汝奩具悉在櫝，忘扃鐍未也？」聞少女作嬌惰聲。二人竊喜，潛趨東舍，暗中摸索，得臥櫝，啟覆，探之，深不見底。其人謂乙曰：「入之。」乙果入，得一裹，轉遞而出。其人問盡矣乎，曰：「盡矣。」又紿之曰：「再索之。」乃閉櫝，加鎖而去。乙在內，窘急無計。未幾，燈火亮入，先 炤櫝，聞媼云：「誰已扃矣。」於是母及女上榻，息燭。乙急甚，乃作鼠囓物聲，女曰：「櫝中有鼠。」媼曰：「勿壞而衣，我疲頓已極，汝宜自覘之。」女振衣 起，發扃，啟櫝，乙突出，女驚仆。乙拔關奔去，雖無所得，而竊幸得免。嫁女家被盜，四方流播，或議乙，乙懼，東遁百里，為逆旅主人賃作傭。年餘，浮言稍息，始與妻同居，不執白梃矣。

盜賊充斤

光緒時，浙人某觀察被命為駐日本公使，時恭忠親王當國，某摳衣入謁，偶談時事，謂現在盜賊充斤，王不解，後始悟斤字為斥字之訛。翌日，至總理衙門，謂須更換。群詢其故，恭王謂日本為同文之國，某誕妄若此，恐貽笑柄，重為我國之羞也。旋經旁坐者竭力解圍始已。

盜有徒為賊

劫盜之中，別有一類曰趕蛋，不為盜於齊民家，而為盜盜之盜。其行盜也，必伺群盜之出發，或襲其巢，或要於路，出百計以劫盜所劫之財。謂為盜，則所獲為贓；謂為非盜，則所為實盜。官無律可引，盜無力可制，皆強黠者為之也。

興化沈慶齡廣文暮年燕居，輒喜問米鹽瑣屑。適家有慶事，賓散，偕僕掩門戶，以燭灼之，懼有野犬留廚下。不料炊草中一物蜷伏，以足蹴之，則起而跪陳，乃一 五十許人。知是偷兒也，詰之，則為著名積盜，行劫於五百里之遠近，巢穴在海子池茅屋中，人咸呼為老漢。沈以其憨老可憫，不之叱責，惠以銅錢數千，使之改行 為善，以保殘年，老漢叩謝而去。

未幾，老漢以小資本作走販，日積月計，稱小康。門下賊徒纍纍，皆覬覦之，而莫之敢發。有樊川產之劉阿七者，老 漢之徒也，夜入老漢室，冀傾其篋。漏三下，老漢臥矣，少頃，忽促其婦起，燃燈檢門戶曰：「今夕當有兒輩來作祟也。」婦怨為見鬼，不得已，索之，絮聒而入。 老漢怒，起而親檢之，果大索不得。沈思良久，忽指盛水缸而詈曰：「小孽障必在此。黔驢之技止此耶？速出，毋自

毙！」語甫訖，未一人破水出，阿七也。蓋阿七聞老漢唾罵中言，知難苟免，因潛身缸水中，以瓢掩其頂，以蘆管透其氣，冀或避面也。老漢見阿七出，微笑而責之曰：「小孩子膽壯，智略亦高，特與老夫惡作 劇，未免班門弄斧矣。今姑與爾約，爾能盜我尺寸縑，當予以百金，否則毋自貽醜也。」阿七惶恐去。未一月，阿七之母攜幼孫哭於老漢之門云：「孽子自得罪後， 歸家懊喪，竟於前夜自縊死，乞賞粒米，得延命，誓世世不忘。」老漢疑其詐，密使人往探之，果有薄棺厝破屋中，當惠以米五升，錢一千，俾老幼分攜而去。旋 歸，謂其婦曰：「阿七死，我安枕矣。」由是老漢遂不防阿七。

越月，老漢家忽被竊，而賊來無跡，因具訴於縣，便道訪舊同事者助緝。適由阿七家過，問之鄰右云：「今晨阿七攜母歸樊川矣。」老漢頓足大呼曰：「我為阿七賣矣，我為阿七賣矣！」即歸與婦言，裝束赴樊川，訪三月，卒莫見阿七面，是非趕蛋中之聖手耶？

上海多盜而少賊

上海多盜而少賊，通衢大道，商店民居，皆群盜臨存之所。盜之多，始於光緒之中葉，而蔓延於宣統時。租界警政尚修，俗所謂巡捕者，巡士也，有時植立於馬路 之中，有時巡邏於永巷之內，一二鼠偷狗竊者流，自能見而卻步。若夫盜，則雖非明火，亦皆執仗，成群結伴，攜槍帶刀，巡捕懾於其黨之眾、械之利，早已望望然 去之。以是益肆無忌憚，出沒自如，而日益橫行矣。推原其故，蓋裁兵逃匪時而集合，時而解散，生計所迫之故也。

趁火打劫

有所謂趁火打劫者，臨時之盜也。遇有人家失火，即約一二伴侶，飛奔入內，見物即取，或持之，或負之，或扛之。主人加以訶斥，則曰：「將為汝寄頓於吾家也。」蓋倉猝起意，利人之危而乘之耳。

擄人勒贖

擄人勒贖之事，初惟廣東為甚，繼而東三省之馬賊尤而效之，後且及於江、浙。宣統時，上海亦有此風，雖人煙稠密，探捕林立，不顧也。限滿不贖，則被擄者之生命不保矣。

擄船勒贖

尔盗之猖獗有，留之有則物恢等，回無幸矣，且或攜其船船以候贖，非予重金不還也。

盜有把風

盗之行劫也，必先探其地之富室為誰，既確知其居室之所在，乃始結黨而趨之。慮其家中人之出而呼號，或有兵警往捕也，則以數人守其宅之前後左右，曰把風。

土國寶以盗投誠

土國寶者，明太湖盗也，國初歸降，洪文襄公承疇薦授蘇州巡撫．性殘暴，一時縉紳故老，咸被其害．又因抗糧案株連生員數百，盡行斥革．後又交通鄭氏，欲以 地叛，為制府　文僖公勒吉所知，因盡調其兵馬糧餉赴江寧，露章劾之。國寶偵知，欲逃，城門已閉，乃與其婦同縊死於鐘樓。

蘇盗打糧

國初群盗蜂起，太湖有赤腳張三、毛二、沈泮、柏相甫、扒平大王等，盤踞澱山、長白、蕩澄湖，白晝搶刼，名曰打糧。擇縉紳富人及其愛子，擒匿盗穴，勒千金 萬金以取贖。愆期不至，有水牢、河泥、糞窖、煙薰眼等刑。且自投刺謁巨室，曰貸餉，不允，則夜必燒刼。貧人獻新者或邀厚賞，故眾多歸之。流毒數十年，始剿 滅。

老爪掘坎瘞行旅

康熙時，定州有盗號老爪者，其黨大抵皆畿內河北人，佯具行李為商賈或仕宦狀，與行旅之人同行且宿，漸親密，輒誘之於雞未鳴時起行，別遣徒眾於前途二三里許，掘坎以待。至其地，則皆縊殺而瘞之，不留一人，劫其裝去，無可蹤跡，車夫亦多其黨也。

李笠翁盗庫金

康熙時，有李笠翁者，名漁，薄負文采，游京師，名動公卿，其為盗，人不盡知也。有江陰章老人者，嘗述其高祖鎮兗州，曾祖隨宦焉。時滿洲某以帝室懿親撫山 東，邀李主章奏。李風流自賞，暇輒挾諸大僚子弟，載酒大明湖，徜徉嘯傲，裘馬翩翩，大率少年選事者。時承平未久，大臣子弟例習武，備干城選，不論將家子 矣。予

冒性以戀其」測於其間，拳勢超距，靡所不為。而李又上也，從容
諸人間，時強拉與戲，顛仆之，以為笑樂。李被顛，起或詼諧自
調，色不忤，故諸人樂與之 遊，絕不覺其有武勇也。一日，謂諸人
曰：「歷下風土，諸公子當倦游覽矣。南朝景物，秀絕人寰，廣陵
瘉靡麗，為三吳冠，盍買舟作廣陵游乎？」諸公子喜，載數 畫舫，
聯檣南下，抵廣陵。至則繫舟數月，興闌欲歸，行解維矣，李忽置
酒徧拜諸人曰：「漁辱從諸公子游已久，今有急，未識諸公子肯援
手乎？」諸人笑扶李起 曰：「先生屬尊，何必爾，敢不惟命。」李
起曰：「吾頃需金數萬，無所措。」諸人聞數鉅，有難色。須臾，
李又曰：「諸公子固不能相假，吾知運司庫金銀無慮千 萬，視戔戔
者，不啻九千一毫，於國帑無大損，諸公子材武，盍助漁取之？」
諸人相顧駭愕，不敢應。李憤，作色脅諸人曰：「諸公子必不相
擾，漁能自取之。明 晨，捨少金諸公子舟他遁，禍嫁諸公子矣。事
發，累尊公，禍必不輕。諸公子即能自白，恐不免比匪之罪。能
行，必無禍。」諸人不得已，應之。李曰：「信乎？」曰：
「信。」李呼舟人曰：「止酒。俟奏凱還，飲至，為諸公子策勳未
晚也。」舟人讙應如雷，諸人益驚，乃知舟人皆李黨。李起，取佩
刀，指諸公子曰：「此行無 爭鬬，不必人人持械，漁操刀為諸公子
衛。諸公子速隨漁登。語畢，巨躍如飛，先登岸。諸人隨之，疾
趨，登運庫屋，揭瓦斬樑，驅諸人探身下盜金，自操刀踞屋頂 瞭
望，備有變。既，諸人以次負金出，驅諸人先行而自殿後。抵舟，
命舟人揚帆，時酒尚溫也。李酌酒飲諸人曰：「諸公子身下盜庫
金，而漁居屋頂瞭，事發，不必 首漁而從諸公子也，諸公子幸好自
愛。」諸人默然。歸，乃不敢與李暱，然亦勿敢聲，亦不知其多金
果何所用也。

盜冒太守名到任

康熙甲辰，池州守郭某領憑赴任，中途被盜劫，眷六十餘皆殲焉，
惟妻及幼子得生，盜竟掩為己之妻子矣。既得憑，即揚揚至任，謁
上臺。為政精明，人咸愛重 之，惟所徵錢糧久不起解。上臺詰之，
謂錢糧重事，必親解，不能數往來，俟數足，當齎至，如不信，遣
吏按驗可也。按之庫，果纍纍，上臺大喜。

未 幾而郭之鄉人有往探郭者，每一人至，則迎入，潛殺之，無得
出。其鄉人在家者疑之，郭之妻兄乃往探，至，適守出行，遇之於
途，則見輿中人非郭，大駭，即飾為 丐狀，詣府署，曰：「吾千里
流落至此，府署日需水，願供此以餬口。」迺擔水至內衙，見其
妹，妹搖手使勿言。後日再進，則妹已密書一封投之，出視，則知
郭已 為盜殺，盜三十餘人咸在署，乃密控縣官及上臺。上臺以人
多，非可猝擒，聞其人多精算，迺陽謂之曰：「各縣錢糧未明，聞
汝署中人多能，可為我分其勞乎？」 曰：「可。」於是每縣遣二人
行，而密告其縣令，各將此二人下之獄。迺以他事召偽守，至即縛
之，鞫得實，庫金凡八萬兩，滿十一月即思逸去矣。

和盜取汪山樵玉龜

康熙時，蘇州汪山樵官陝西興平縣，腰際嘗佩一玉龜。玉不甚白，微帶紫紅色，龜目為二黑點所琢成，腹下斑斑數團，作龜甲狀。不甚大，縱一寸三四分，橫可寸 許。某日，驗尸至鄉，夜宿民家，夢一衣緋衣者拜手而進，云是張昌宗，此玉龜乃則天皇后寵幸時所賜，嘗命其子死後以此殉葬，乃頭方落，而其子已私質三千金於 某平章。如此不肖，使我尋覓至今，今既覓得，原物應歸主人。遂伸臂解山樵腰間玉龜持之，復三拜手而出。及醒，視腰際玉龜，已不翼而飛矣。而相對言語，聲息 形狀，猶宛然在目也。山樵至輟食三日，復嗟悼者久之。

或謂山樵曰：「君所夢，非夢，實人也。陝中劍客甚多，為盜者亦不少，惟劫官，不劫民家， 劫豪富，不劫小康，君之所遇，其亦此類。假託張昌宗，已露破綻，豈有為鬼而尚戀戀一玉龜，亦豈有自唐歷五代、宋、元、明諸朝，尋覓不得，而乃於七八百年後 尋得之理乎？其初進時，履屋瓦如平地，寂無聲息，而不使有一瓦碎，故隨從諸役俱不聞焉。其既進後，用異術使君不知不覺如入夢然。【即今之催眠術。】然後自 託古人，盜取君物。不然，君必根究也。」山樵聞之，悵然若失。

漳州守為盜

康熙時，福建龍溪縣有富室，屢失珠玉重 物，案久不破。官嚴比，捕役患之，邀精幹者數人分途緝捕，且託大戶為邏察之。某夕，漏三下，忽有持燈而來者，衣短黑衣，外罩一藍色袍，過一井，以燈懸之井 中，覆以袍。役於暗處躡其後，至高墉下，飛騰而上。未幾，負一小匣出，跡之，從漳州守郡廨後垣躍入。捕飛一刀擊之，不中，擲一磚，中額。捕不敢入，命諸役 環守之，天明不出。密白大令，請於晨，將府中胥徒雜役一一點名，有無傷額者。謁守，守辭以疾。令自言稍知岐黃，請入內視脈。不得已，見之，兩手脈無恙，惟 以烏紗帕裹額，微有血痕，問之，曰：「頭風。」令大疑，亟白上臺，備述其狀，使兵役圍署搜之，得真贓，招失主認領。撫軍奏聞，上大駭曰：「知府中有若輩 乎？」飭會制軍嚴訊，始知其先為積猾，得巨金援例部選也。訊其既為官，何復爾爾，曰：「故智復萌，情不自禁，所謂經營長物無饜足也。」遂從重置法。

郁雙蓄靈獼以為助

雍正時，濟南有大盜曰郁雙，積案纍纍，官吏莫能捕。徒黨甚眾，凡在其門下者，盜掠所得，輒自取十之七，而以三獻郁，以是所蓄數十萬矣。某年，為郁七十壽 辰，先十日，柬邀其侶至，並言春秋

已高，自是不復持作殺人越貨之事，將以飲宴而與諸君別，屆時務須賁臨，苟不如約者，誓與諸君共棄之。江湖後進，既畏郁之 威名，而又不敢拂其意，及期，果盈庭濟濟，劍戟相望。筵宴至八十餘席，皆虎頭燕頷之偉丈夫也，循班次列坐。末席則一巨猴，赤面金睛，體高約三四尺，毛色絳 黑，酬酢悉如人，惟其頂光滑，儼如僧之新剃席者，兩耳無一存，望之若黝洞然。座客咸詫之，相與耳語。樂既作，水陸雜陳。少頃，止樂，郁舉爵而笑，掀髯謂客 曰：「狂飲寡歡，不可無下酒物，然吾輩又不欲效文人墨客苦思酒令，無已，其與諸君各述平時武勇及所經歷，有異常勞績能人所不能者，相與各浮一大白以賀，何 如？」眾曰：「諾。」乃各依次而敘述焉。

至猴，猴不能語，然頗解人意，目四顧，若有所陳。郁遂指猴示諸客曰：「猴乎，吾之俠友，而又功臣也。 在理，吾不能昧其勳烈。今吾已洗手，吾僅有一女，已適人，更無有塵事足擾吾心，今後吾惟携吾俠友入山耳。俠友曰靈獼，幼年得之於粵東。吾素喜拳棒，嘗從名 師遊，凡師之所授，吾過時輒不復記憶。獼在吾身側，慧心敏腕，一見遂領略，而吾轉受業於獼。如是者數年，余稍稍從諸前輩習為剽掠，凡遇富室，重門洞闢，牆 檐有高至丈餘者，獼輒竄身而上，疾如飛隼。既入其家，凡窗戶，——解其鎖鍵，吾輩乃持刀直入。吾間出他郡，一時腰橐既磬，或携之，賣技於廣場，食宿之資，咸取給於是。人以吾為演猴戲而已，初不疑吾為盜。有時安居旅館，夜深，即遣獼出，獵取黃白。獼不俟吾指揮，破曉歸來，則手握金銀而口銜珠寶，脫口出之，其 光芒射人目。獼初不分吾顆粒，吾饋以果酒，則跳躍大樂。既飽，乃與吾抵足而寢，雖寒冬，膩然溫如爐火。由是吾與獼日益親，而余之有俠友，亦為路人所知，遂 有捕役日伺吾之蹤跡者。一日，道過保定，吾携獼行於曠野，北風怒吼，雪花如掌，積尺餘，幸余與獼身軀偉健，然亦幾沒脛骨矣。余撫獼，坐地而大慟。幸同伴已 舁牀至，余臥其上，并布二人各扶獼，相與馳入山谷。獼休息旬日，始復常態，余亦漸痊。同伴告余，謂某日雪夜，眾方擁爐圍坐，忽見獼坌息而至，狀極倉遽。獼 苦不能語，見余輩，惟指手作勢。遂從之行，得見古寺，乃分道刺探，始稍稍聞人傳言，謂捕得巨盜某某，將就戮，計無所施，愁苦終日。後念獼能潛身入獄，於是 相約在獄外靜待。余聞而大感，由是與獼益有骨肉之感焉。」

方郁述獼事時，四座咸寂然，及聞獼風雪逃災、黑夜劫獄事，有泣下者。郁亦不覺以手掠鬚，潸然墮淚。獼則連引數觥，婆娑起舞，眾亦爭舉大杯以賀之。

郁又續言曰：「吾適所述，猶人所能為者，未足以盡獼之異績也。不見其頭顱之濯濯乎？此其事更有足使諸君讚歎者。曩時，聖祖登極，青宮眾多，各懷異志，諸 皇子咸蓄有奇人異士。門戶既分，黨爭遂起。某皇子得海外某國貢奇珠一，其貴重罕與倫比，什襲珍藏。布愛姬岫雲者，鐘愛異於他妃，乃以此珠賜之。岫雲因獲此

坏，恐有覬覦之者，亦多所防備。其侍女咸解武事。秉燭，吾問黑人大會於九華山，因議及是珠，謂有人能取之者，當集資為壽，且舉之為魁。顧贊成者雖多，至欲實行入宮，則相與瞠目而視，不敢冒此大險，遂亦一笑而罷。獮彼時亦聞是語，乃乘吾不備，飄然而去。吾大驚訝，謂相處十餘年，仍背吾他適，初不疑其負有盜珠之意也。吾於是鬱鬱成疾，困頓牀席十布餘日。吾同伴及諸弟子率來視吾疾，門限為穿。一日，方共集吾室，乃獮忽破窗直入，然其形狀殊不類平昔，血溢額際，痂厚結如錢。余驟見獮，大喜，病若失，趿履下牀，見狀大驚。獮見吾，忽探頰嗛出大珠。時日甫西匿，室黑，末及秉燭，而是珠光芒乃鑒人毛髮。諸友咸在，見而駭絕，始悟其被創之由，實為盜珠也。獮不能述盜時情事，吾後從他人得聞之。謂岫雲藏珠之所，雖所親無知之者。獮入宮，乘夜破扉，傾箱倒篋。岫雲大呼，侍婢盡起，爭持刃逐獮，獮遁去。岫雲恐獮為盜珠而來，防範益嚴。慮藏珠之所為獮偵察，乃白皇子，廷俠士入宮，己則抱珠於懷，終夕列炬，眾目共監視此珠，意獮雖狡，當不容獵取。如是者凡七晝夜。是夜，獮忽取一巨爆，從檐角燃之，其聲震瓦。眾知有變，咸出宮偵視，已躍入岫雲之懷，奪珠入手。岫雲驚號，獮又竄出窗外。俠客急飛劍馳逐，獮見白光，知為勁敵，急吞珠入口，且馳且避，而白光盤繞頂際不已。宮有圃，乃不顧污穢，藏其中，白光遽斂。此時露一頂於外，遂被創，乃折而返，出浴於御溝，沿城而行，亦無覺察之者。大功於是告成，而宮人諱言其事，亦不敢大索賊。」

郁言甫畢，諸客咸擊掌稱善，爭視獮，獮意益得。郁又曰：「吾得此珠，終無所用，欲售之，而當世無人肯出巨資者。余乃捨此珠於嵩山白鶴觀，以觀中有塔，巍然高出雲表，遂安此珠於塔頂焉。」

茭塘海盜

番禺之茭塘，凡十數村，其村民以盜為業，盜於海，所乘之船曰多槳船，槳有三十六枝者。行劫皆以晝，遙望客舟如黑豆許，則聽之，大如鴨，則必為所追，至則以鐵鉤拽其船，乃持刀仗往劫。亦有盜船仍被盜劫者。此船一二十人方劫得資貨，又遇盜船三四十人者，輒復為所劫。

盜覷李晴山行篋

江郁李晴山，名道南，乾隆朝進士也。某年春，將赴禮部試，苦治裝無具，乃以居屋出鬻，得五十金，為路資，行李狼狽。有從者肩二篋隨於其後，甚重。宿臨淄道中，有盜私伺之，耳語曰：「若者敝甚，非紿我乎？視其篋，疑必有藏金也。」晴山聞之，故啟其篋，皆破碎經史，硃圈墨跡，無一完善本。盜相顧，歎息而去。

東閩海上多盜

嘉慶初，東南海上多盜，曰鳳尾幫，曰水澳幫，曰蔡牽幫，閩盜也。曰箸橫小幫，浙盜也。曰朱濆幫，粵盜也。續出者，有黃葵幫及和尚秋等小盜，則皆閩、粵間人。

勒保鋼表被盜

嘉慶時，川督勒保頗黷貨，嘗督師剿川楚教匪，久而無功。其後內調入閣，瀕行，輜重無算。時海禁未開，各國之商舶未至，計時之鐘表罕有輸入。勒有鋼表一，愛之甚，佩諸身。時群盜如毛，途次，忽被盜，牕戶如故，而囊橐半空，並所寶鋼表亦失之，邏卒無一覺者。

勒以失表，大怒，嚴檄地方官勒限破獲。一夜，方伏枕假寐，忽微風掠面，驚起視之，一人作健兒裝，半跪榻前而言曰：「中堂安。」繼而曰：「中堂之物，實某 取之。中堂所得皆不義財，某代取之，所以為中堂弭罪孽也。中堂乃復窮究，枉及無辜，將更取中堂之首矣。」遂以表擲之榻，曰：「姑以此物還中堂，餘不可得矣。」言已，一躍上屋而逝。勒大驚，翌日，面諭所司，令不復究。

盜善走

姑蘇閶門內有巨室，嘉慶丁巳，中秋之夕，忽 有三盜至，皆執凶器，家奴畢集，見其蹲伏屋脊，因鳴金聚眾。三盜驚走，一以腹貼瓦，如蛇之遊，迅速無比，一以手代足，倒身而行，亦甚捷，一則縱身跳躍，簷 瓦無聲。時觀者若鯽，鎗棍齊舉，廑得捕其跳躍者，俄仍被脫。越日，則下塘某質肆之銀房，被劫一空矣。

搶米為臨時之盜

嘉慶甲子五月，吳郡大雨者幾二十日，田不能蒔秧。六月初一日，鄉民結黨成群，搶奪富家倉粟及衣箱物件之類，九邑同日而起。搶至初六日，凡一千七百五十七案。

張保以盜緝盜

閩、浙海盜之與蔡牽同時者有張保，甚猖獗。官軍出征，力竭請

降，授官至參將。有擬爲摧總兵以小轎除官，倘被殺者用戲祭至言於大吏曰：「保無尺寸功，窮蹙乞降，官至三品，寬厚至矣。再遷擢，何以服奸宄？不如以海洋緝盜責之，有功則遷擢不為濫，有罪則謫降不為苛。」保卒以此奔走海上而死。

張忠武少曾為盜

張忠武公國樑保障蘇浙郡縣，垂七八年，其後以兵餉大權為共事者所掣肘，卒以身殉。

忠武初名嘉祥，廣東高要縣人，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然喜任俠，跅弛不羈。年十五，之粵西，從其叔學賈，心弗喜也，日與輕俠惡少年遊。其黨有為土豪所困 者，往助之，殺人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盜藪。盜魁奇其貌，以女妻之，女嫌其疏賤，不可。盜魁欲拔之為己副，其黨又不可。山中例呼盜魁為老大，其支黨皆為兄弟稱，自二三四五以下，各以才之大小，為次之先後，乃呼忠武為老么。么者，第十也。然每出劫，必倍獲，抗官軍，必告捷，群盜皆驚服。一日，山中糧匱，因往劫越南邊境，名為借糧。越南人驅象陣來禦，盜馬皆奔。忠武使其黨捕鼠數百，明日復戰，擲鼠於地，縱橫跳踉，象見之，皆慴伏不動，遂獲全勝，乃大掠而 歸。

頃之，盜魁病死，群盜推忠武為魁。忠武有眾萬人，以兵法部勒之，與之約曰：「凡劫官商，毋得殺人，財貨必留還十之一，俾得為商之資本、官 民之旅費。」既而官軍討之，山中倉猝無兵器，忠武使人揭一竹竿，以禦兵器。戰益久，則愈削愈銳，以刺人，無不死且傷，又獲大捷。然兵吏之為所執者，皆禮而 遣之，且具書自陳不得已為盜狀，謂苟蒙赦宥，願效死。及粵寇洪秀全起於金田，遣黨招之，拒不往，曰：「吾之為盜，非得已也，豈從叛賊者哉！」向忠武公榮提 軍廣西，使紳士朱琦為書招之。忠武約官軍壓其巢，出禦而佯敗，乃悉括山中財物，散遣其黨，使歸為良，而自降於布政使勞崇光軍前，改名國樑。得旨賞千總銜，歸向差遣。由此戰必為士卒先，威名聞天下。蓋忠武年十八而作盜魁，二十八而折節從軍，為國虎臣，三十八而致命遂志，平生大小數十百戰，善於寡擊眾，每出己 意，坐作進止，率與古兵法暗合也。

盜為蛇所逐

雁蕩有寺，多田，每歲穫已，海盜輒來殺人，劫糧去，以是僧莫敢居。道 光初，有僧攜一徒，言自峨嵋山來，居之不疑。盜初以為有術也，繼審為無，復肆劫焉，且刃傷僧足，僧仍不去。寺後有舀井，僧無事輒窺之，投食其中。居三年，盜凡五至。一夕，盜又至，掠甫竟，僧蹙口作聲，忽大小蛇麕至，勢若風雨，巨者如楹如棟，小者如臂如指，四面圍繞。盜揮以刃，雖傷數頭，莫之止也。

頃刻，問其身如縛。僧笑曰：「知非日？」盜仰頭乞哀，僧復長嘯，蛇遽釋之。盜踉蹌下山，不敢復至。他日，村人過寺，僧使視眢井，蜿蜒者充塞其中，素所畜也，因呼為 蛇和尚。於是鳩工庀材，即以寺產修寺，不一載，頓復舊觀。後之住持者，猶能傳其弄蛇之技也。

盜割婢臂

咸豐初，江蘇 有進士某選授閩省某縣令，挈眷赴任。一日，舟抵某處，忽盜艇四集，蜂擁登舟，刀光閃爍，人語喧嘩。矚其魁，則一翩翩少年也，貌甚美，揮眾將肆劫。忽問主人 為誰，某方悚惕伏艙陬，噤不敢應。僕從中有膽壯者告之，盜曰：「是某年伯耶？幾驚長者！」戒其侶毋擾，又曰：「既為某年伯，婢中有巧奴者何在？」僕乃指巧 奴，盜曳令前，掣其素腕，用利刃割臂肉少許，置掌中，若甚珍重，急出白色藥敷傷處，慰之曰：「毋恐，即愈也。」握肉出艙，致聲孟浪，率眾揚帆去，他物一無 所動。某與僕皆不識盜，問巧奴，亦不知。視割處，傷痕漸斂，洵良藥也。相與駭歎久之。終莫得其故。

盜劫御賜貂馬褂

咸豐甲寅十二月，文宗賜曾文正公國藩以御用黃裏貂馬褂，頒到之翌日，有盜以小舟夜劫文正座船，取其褂而去，文正噤不敢言。

昌平女僕通盜

京師某巨室雄於貲，傭一僕婦，為昌平州人，服役有年，性甚黠，主婦頗委任之，凡金帛所藏，悉與知焉。一夜，人定後，有盜六人自屋而下，皆塗面執刃，群僕 驚逸，此婦聞聲趨出，為盜所執，以刃擬其頸，曰：「爾主人何在？」曰：「值內班未歸。」盜揮其徒曰：「速縛其主婦來！」婦跪而泣曰：「主母遇我厚，願勿嚇 之，我願以身代。」盜曰：「既如此，爾但告我金帛所在。」婦囁嚅不欲言，盜舉刃欲斫之，婦大駭，乃具告焉。盜搜括既已，意猶未足，復以刃脅之，使盡言，婦 曰：「金帛盡矣，惟有珠寶首飾在某所。」於是盜又盡取之，笑謂婦曰：「汝言未必盡實，今姑留餘地。」乃呼嘯而去。

盜既去，主母深感此婦，慰謝 之。而婦面色如土，不作他語，連呼嚇殺嚇殺而已。比曉，主人歸，知狀，亦慰謝之。然念婦雖為盜所劫，何盡情洩露，當皇遽時，乃纖悉不遺如此乎？且僕婦甚 多，何以獨劫此婦，其事似有可疑。而婦自此即云驚悸成疾，越三日，以病重告歸。主人重賞而遣之，密遣幹僕尾之行。婦初臥車中，出齊

化門，即自起，遣手及，而別雇一手以行，主自平州來利止焉。有數人迎門而笑，婦亦笑而入。僕即奔告於官，遣役偕往。時已夜半，奪門而進，則婦方與眾分所盜之物，金帛首飾俱在，縛送官，論如律。

濟寧女傭通盜

江淮間有王某者，以武科起家，官都司，因事削職，隱於鄉，年未及三十也。好馳馬，有馬名雪花驄者，服官時，以千金購之，日行七百里，無汗，頗寶之，雖戚友不借乘。所居在山麓，鄰居絕少，自恃其力，不懼。久之，亦無盜患。一日，有婦來，年四十許，操濟寧音，自言孀居數載，依猶子度日。猶子無賴，時虞凍餒，願留此受傭。王以其舉止大方，不類村嫗，謀於妻，留之。婦不苟言笑，與婢僕尤睦，頗得主婦懽。工針黹，略解書算，王旋令司會計，貨財出入咸知之。

某日黃昏時，門外人聲如沸，王疑有盜，欲出視。婦力阻，謂不宜開門揖盜，待其入而後禦，主客殊形，攻守異勢，盜可擒也。王善其說，遂止。須臾，盜壞門入，王持短楷守寢門。時妻子及婢僕皆匿跡，侍左右者僅婦而已。盜力攻不能破，正相持間，王腰際陡痛，似有人自後襲擊者，不可支，被盜獲。盜縛其手足，橫臥於地。次及婦，婦曰：「我，傭也，縛我何益！主人非吝於與者，釋之，惟子所欲。」盜問王，所答亦如婦言，遂釋縛，令獻其所有。顧腰痛，不可行，盜強之，婦曰：「隨我來，毋苦主人。」盜隨婦入，傾倒筐篋，乘雪花驄呼嘯去。盜既去，婦淚流被面，謂主人受無妄災，扶登榻，為之撫摩。主婦則匿榻下，驚魂甫定也。由是益感婦意。臥旬日，傷愈，婦欲回家視猶子，謂約半月可返，許之。

王既喪駿馬，頗抑鬱，遂如山左訪友，不遇，悵然歸。距家百里，忽大雪，無可投止，忽見林中有村落，繫於籬角之馬，方嚼芻，酷似雪花驄，迫視之，果然，乃大疑。及暮，躍茅屋潛窺之，則有暴客六七輩縱橫坐大嚼，所談皆盜馬事。屋隅有婦，似曾相識者，諦視之，傭也。急躍出，星夜馳歸，召其徒，得十餘人，各持器械至其地，破扉入，擒其四。婦則匿灶下，曳之出，俯首無辭。王謂婦曰：「汝能述顛末，不罪汝。」窮詰良久，始吐實。蓋婦實盜媒，擊王腰際者，則豫匿盜於室，攻其無備也。遂送有司，置之法，餘盜徒流有差，而驄已不復如前之神駿矣。

子劫父

咸、同間，粵寇難作，曾文正公在籍辦團練，召募鄉勇，號湘軍。湘人王友雄者，應募從之。家有一妻一子，時友雄年甫二十餘，子僅周歲。既從軍，音書斷絕，妻茹苦含辛，藉十指自給，撫其子。

于午潮 長，以貫故，無力執事，日惟與諸無賴遊，自與任成，遂流而為盜，有時駕舟湘、沅間，遇孤客，則殺而取其財。母雖知之，弗能禁也。

友雄在軍久，頗著戰功，歷二十餘年，擢都司。然目不識丁，不能執筆，故絕未嘗與家人通音問。某歲將就任蘭州，自念離家三十年，妻子不知存亡，決計回家省視，將挈以赴 任。摒擋行李，水陸奔馳。既抵湘，乃雇舟旋里。舟子同夥四人，皆好身手，故舟之馳行甚速。迨夜深，駛至僻處，舟子持刀入艙，乃以刀加友雄頸。友雄跪乞命，僅許全尸，四人共舁之而沉諸河。友雄諳水性，身畔尚有零錢，潛泅登岸，購易新服，沿途訪問，得抵家門。入室，妻已不能相認，為語顛末。妻大喜，問行李安 在，語盜劫事，相與嗟歎不已。鄰人聞友雄得官歸，亦來一親顏色。友雄問子何往，妻告以子與無賴游，一出恆數日不返。方絮絮道家常事，無何，有數人扛箱入 室，審視，皆己被盜劫之行李也。又一中年男子亦隨之昂然入，即舟中之一人也。妻呼其名，令拜父，男子錯愕不知所為，強拜之，神色倉皇，悚息不安。友雄明知 其故，溫言撫慰之。越數日，友雄遍召父老，觴之於祖祠。酒酣，出鎖鍵其子於祠，數其罪，拔刀欲殺之，眾父老為之緩頰，子亦跪乞命。友雄曰：「吾殺賊多矣，豈家中之賊獨可宥乎？吾為社會除一害蠹也。」卒殺之。

浙東有盜藪

明咸繼光嘗云：「浙江台州人悍狡而黠忍，撫之可 利，與江蘇豐、沛人相似。」溯古例今，殆猶俄之哥薩克也。然山地生產之人，多可為兵，亦即多可為盜。國初入關時，大嵐砦主名震東南。【大嵐山即四明、天台 山脈之內部平坦處。】咸、同間，天台、四明二山脈間，李鍔聚眾數萬，雁蕩、括蒼二山脈間，亦多據山稱主，蓋皆浙東之盜藪也。

夫婦為盜

義烏人恆尚勇，明咸繼光用烏傷兵，即義烏人也。有楊固者，號穿山甲，能縮其肢幹，堅如團鐵，手足一縱，當者皆靡，甚有名於江湖間。其族兄官菏澤令，往省 之，自河南走定陶。時天已向暮，見一婦人策蹇行，頗緩，固負襆，然健步直出驢前。婦人踞鞍作呻楚聲，固不之顧。又行里許，忽遇七騎，均下拜此婦人，婦人偃 蹇不為禮，固始大異。夜宿逆旅，而七騎者及婦人咸在，轟飲甚驩。固閉戶寢，中夜，忽聞庭際有異聲，起自窗隙外窺，則見此婦人者短劍單衣，與一髯丈夫格於庭 中。丈夫握長刃，皓如霜雪，而婦人短劍，兔起鶻落，髯之劍乃不能損其毫髮。已而七人皆出，跪庭墀，求止鬬。髯怫然收劍，引馬出店而去。婦人詈曰：「我自適 己事，汝何涉者，乃必止我！」固聞之，撟舌不下。

回復展起，行追中，兄數負人自中斷劇，似受劫於黎者者。問盜狀，則店中婦人及七騎也。固回憶婦人，則似髯丈夫者為其夫，諫止婦人勿劫行客，因而致鬬。顧不能即此七騎而問，遂怏怏赴菏澤。告其兄，兄曰：「是間群盜如毛，吾烏知此雌雄者為誰！」

曹州之盜有黑店

曹州多盜，不僅出入於鬧市也，且設旅舍以誘行人。同治季年，江右周平甫過其地，薄暮，投逆旅，忽聞叩門聲甚急，亟啟扉，則一美婦人，謂：「此為黑店，盜 所設也。室之壁有暗門，夜深必為所算，今入陷阱矣。妾久落於此，店主覬覦妾貌，故相留。妾思遁者數，夜當與君偕行耳。」言畢，即相將而出，盜未知也。

拉疙疸

湖北襄、棗間有盜，捉人勒贖，曰拉疙疸。【疙，禿頭瘡也，本《淮南子》，俗作疙疸。《明史》王疙疸已從俗書。】被其禍者，或於贖歸後，擇鄉里間愚而肥者，百計恫嚇，誣為盜黨，必獻重賂以脫厄，而所得之資，或豐於所失。被盜，奇禍也，反因以為利，人情變怪乃至此。

盜為子延師

有黃某者，以課徒為生，歲入脩脯，僅數十金，尚不足養妻子。某歲，歲終散學，諸生以來歲均將習賈告，黃唯唯。村去家數里，踽踽獨行，途遇一叟，率然問 曰：「先生解館矣，明年有所主否？」黃答曰：「明歲尚未有設帳所也。」叟曰：「有葭莩親，欲延師課其子，如不棄，當作曹邱，可乎？」黃方以失館為憂，聞之 大悅，即曰：「諾。」黃與叟且語且行，絮絮詢叟居址，叟曰：「至日，老夫當自來，無煩相過也。」旋與黃分道而去。

黃歸，與妻子語所遇，頗欣 慰。既度歲，一日，忽聞剝啄聲，啟戶視之，叟也，謂黃曰：「敝戚命迓文旌。」言時，探之袖，出聘金陳於案，曰：「此戔戔，聘儀也。」黃視之，銀百兩，大喜 過望。叟請即行，黃立命妻檢行囊，叟止之曰：「無須，已為先生備具矣。」黃乃與叟相將出門。黃居故距河近，叟引黃行，至河干，有舟繫焉，邀黃共登，解纜遄 發。約行三晝夜，叟曰：「至矣。」命舟人艤舟，偕黃登岸。行半里，則曲徑羊腸，樹林蓊翳，似入亂山中。復前里許，恍有廬舍，朱門華屋，浮漚宛然。導黃入 門，升堂，左折入一門，行曲徑，似園囿，山石花草竹木，位置井井。中有屋數楹，精潔特甚，叟曰：「是書室也，先生即下榻於是。」

無悔，叟入內，引一少年出，向黃拜，曰：「從先生受業者，是」也。」起而旁立，黃視之，貌亦甚佳，珠冠繡服，類貴介子弟。略詰年歲，一一具答。少年退，則有僮以酒肴 來，陳列滿案。叟肅黃上座，曰：「敬備薄酒，為先生洗塵。主人適他出，歸無定期，改日再當上謁。」言畢，舉盞勸進，酒甚醇厚，肴亦精美。薄暮席散，叟告 別，囑僮侍茶水。黃獨坐，頗疲倦，展衾就臥，則衾褥皆溫軟無比。次日，叟引少年來，出書，請先生句讀，視之，則《三國演義》、《水滸傳》各一部，又俠義諸 書數十冊，固無所謂帖括及詩古文辭者，更何論及經傳。黃訝甚，詰叟，叟曰：「先生毋疑，若曹無志科名，但能識字義，明大理，稍習世事足矣，故無用經傳詩文 為也。」叟退，循例授課。自是，書室中除叟時至，與僮供呼喚外，絕無一他人來。而飲食均甚精美，少年甚聰穎，講解輒了悟，黃頗愛之。暇時詢以家世，則祕不 告，或問僮，亦以不知道。

黃居久之，主人卒未歸，僅於紙隙簾罅間，髣髴見一偉丈夫，服御擬王者，不知為何許人也。值歲暮，盛筵款黃，叟及少年 與焉。乃召優伶，以樂侑食，首演《盜御馬》，扮竇爾東者，奕奕有神，白口道至「排道送天霸」，振衣抖擻，部下健兒，奉命維謹。少年睹此，亦眉飛色舞，鼓掌 稱善。叟捧戲單請黃點一齣，黃以座客好觀武劇，乃點《白水灘》以迎合之。有頃，青面虎出幕，狼狽狂呼，手加銬鐐，少年已有不豫色。至戰敗被僇，少年為之掩 泣，且失聲曰：「阿爹休矣。」叟急亂以他語。黃知其異，且畏禍及，劇既終，乃乘間遁。走十餘里，鈴聲漸緊，輕騎飛來，一壯士下馬，稱奉主人命，敬送先生，持一函，啟而視之，書云：「山居簡陋，辱設絳帳，淹留期年，以未謀面為憾。倉卒束裝，不告而去，豈有所開罪耶？方今舉世滔滔，竊國者侯，彼以民物自任者，大都有挾以求，弱者跡類胠篋穿窬，強者直是殺人行劫，先生轉不之怪，而獨視敝廬如針氈何耶？士各有志，不能相強。差幸豚兒受教以來，賴先生講解明晰，於有 關實用各書，頗已領會，志氣亦極軒昂，毫無猥瑣態，僕之受賜多矣。敬贐白金五百，藉慰教勤。」下署名心具。黃閱竟，亦不知所云，亟稱謝袖金而返。後復沿舊 途覓初地，憶叢箐中有小洞，即前所匍匐而出者，視之，則洞口已塞，新砌泥痕尚歷歷可辨也。

竇開山盜婦女

竇開山，乳 名爾敦，一曰二東，兄大東，皆獻縣劇盜。能舞鎗，使人對面放鑣，十鑣齊發，爾敦能以鎗鋒抵鑣鋒，俱使反射，十不失一。舞雙刀，尤壓倒儕輩。嘗劫一巨室，官 捕之急，偵得其所在，往跡之。爾敦持雙刀閃舞而前，捕卒未見其人，但若有白練一尺，旋行而過，遙望之，隱隱然猶在目，不知其已遠颺數十里外矣。捕卒等視所 騎馬二十五匹，其尾尖兵截去尺許，始恍然歎其藝之精，非所敵也。

爾敦每於夜中入人家，持刀直升寢室，老少婦女，俱逼奸污。其凡麗者，必背負被褥，挾之，越重牆而去。黎明，仍挾之以送至原地。凡被污者不敢言，否則次夜仍越牆挾之去，不復送回，蓋懼惡跡之遠揚也。以故婦女輩凡於夜中見其來，俱呼曰 竇師父，則金珠飾物，厚有所餽。爾敦恃其技，橫行阜城、肅寧、交河、吳橋諸縣，官知之不能捕也。

茹某劫山西黃氏

茹 某，汴人，少習擊刺，輒能離地躍數丈，因有賽時遷之稱。飛簷走壁，取物如探囊，從不破案。聞山西多富室，黃氏與尉遲氏尤著，乃裹糧而往。月餘至黃家，有 寨，其外如小城，垣甚峻，堞樓三四，邏者十數。居宅數百間，迴廊曲逕，極富麗。庫有七，高其閈閎。及夜，先登半里許關帝廟之華表柱瞭之，知其大概。次夕，越垣入，庫門有銀堆二十餘，審之，殆各重千斤，白光耀目，即世所稱之沒奈何也。庫中東西置大鐵櫃，高與人齊，長丈餘，寬五尺許，前後門啟不閉，寂無守者，心異之，思遠道而來，不獲珍寶，虛此一行。至第七庫，則西廂有微鼾聲，撥門入，陳設雅潔，有榻，懸紗帳。搴視之，則所臥之女郎驚而覺，啟帳由後下。聞錚鏦聲，急奔，女郎尾之。甫至庫門，欲踰出，突有飛叉中肩，創甚，隨叉而倒。女郎曰：「昧死強徒，外庫不少金銀，敢入人閨闥耶！」不得已，乞命，曰：「初次姑 宥，再來不赦。」女郎因給以藥，使敷傷處，痛旋止，復踰重垣而出，狼狽回里，遂改業焉。

黃金滿有大王之稱

光緒初，台州巨盜黃金滿嘯聚北岸之桐樹坑，專與官軍為難，溫、台間人呼之曰金滿大王。省吏嚴飭溫、台二郡文武合剿，金滿不能拒，遁入海。水師蹤之，金滿乃率其悍黨四十人走樂清灣，迷失道，至雁蕩東外谷之石梁峒止焉。

石梁峒位於謝公嶺之北方，廣三十餘丈，峒口一石，橫亙若懸梁然，因以得名。峒前一徑，通大道，築牆極堅，有一人當關萬夫莫入之概。自餘三面，皆峭壁嵯 峨，無去路，能進而不能出，絕地也。金滿既抵石梁，詢之洞中人，始知距樂清、黃巖等處皆甚近，急議遷地，而台、溫標營已得報追至，密圍洞下，逾二日夜。時 火器入吾國未久，而金滿所攜之槍，皆毛瑟、利明登之類，極快利。官兵數逾千人，畏其槍械，不敢逼。至第三日拂曉，山多霧，金滿得間，率眾竄出，越謝公嶺，至東內谷碧霄洞早餐，上南坑，向永嘉而遁。將所攜衣物金錢反途散棄，以迷官軍之追襲。及圍軍察覺，金滿離石梁已逾三時矣。

金滿飛行絕跡，來去如風。一日，某守赴聖廟拈香，見大成殿上新

懲，頗，手火於手，其者狀則真並滿也。而國倫屋封知故，不知其何自來，而何自去也，一城為之大駭。

金滿常年借宿人家，使其徒黨蓺香寸許，握之於手，徒黨有倦而思臥者，火灼其膚，以是終夜戒嚴，得不為捕者所算。

浙撫陳士杰辦理金滿一事，遷延不獲，兩奉嚴旨，懼無所出，乃以重賄得調山東。劉秉璋繼其任，又不能獲，乃勉以招撫了結。時盛伯羲祭酒昱方官侍讀，劾其將 為楊嗣昌，嚴旨督責。劉乃奏覆，願以身保其不反，後為彭剛直公玉麟所撫。癸未冬，調金滿赴廣東，隨營效力，遂官至參將銜守備。

遇紅姑娘者十九死

紅姑娘，女盜也，出沒於山東、河南間。周某者，江南人，光緒初，以應禮部試，過河南，投宿彰德境之某旅店，下車而散步。河南地平坦，居民多種麥，時麥苗 方盛，一女子提竹筐以行，著淡紅衫，風致翩然。周視久之，尾行三四里，暮矣。女回首問曰：「日暮矣，將往何許？」周漫應之曰：「往劉家莊，迷途矣，敢 問。」蓋實無其地也。女曰：「劉家莊耶？問此人可矣。」遽以筐中布裹與之。發視之，人頭也，大驚，不知所措，而女已逝。急擲而遁，則已忘其逆旅之所在。至 夜半，不得宿處，匿破屋竟夜。

明日，周遇樵者，問以途，始得返。昨夜所遇，不敢告人，而猶惴惴畏禍。入室，門未啟，行囊已失，怒詰主人，主人 曰：「不可返也。君不聞紅姑娘乎？其劫人財物也，不必破扉。即殺人，亦無敢究，況此區區乎！」周不信，明日，箱篋忽自來，檢物無所失，益一書，書曰：「與 汝戲耳。獃書生，劫之可憐。昨夜人頭，去之何許矣？」周閱竟，始信主人言，而知昨所遇即紅姑娘，幸免於禍，竊自喜，亟束裝行。後與人言，或有知紅姑娘者，曰：「君幸矣，遇紅姑娘者，十九死，君獨免，獃之力也。」又曰，紅姓洪，以好著紅衣，人故呼之為紅姑娘。

蘭因為女盜

光緒初，陝有女盜曰蘭因，劫財傷人之事時有之。容色豔冶，年十五六，好馳馬郊外，人莫知其為盜也。

新嫁娘作盜

溫州女，盜也，幼字鄰村農人子。尋父母相繼卒，育於舅家。年十七，舅又死，農子慮其無依也，迎以歸。嫁之夕，資裝甚盛，女尤

姚妙絕人，農子大喜。

及夕，入洞房，農子方近前，將為女緩襦結，女忽障以手，曰：「勿爾，今夕吉期，當聽我得彩乃歸。」自褫外衣，則藏白刃尺有咫，短槍二。農子瞠目不知所 為，女笑曰：「子毋然，此後當無憂衣食。身既從子，安有二心，今夕當聽吾去。」農子不敢挽，女一躍如燕，翩然不知所向。久之，農子神稍定，檢奩具，多且 華，摩挲久之。夜過午，聞背後有吃吃笑聲，回顧，則女已至前，解背上裝，黃白物纍纍然，農子目為之眩。是夜合歡，猶處子也。女戒勿多言。農子畏其力而戀其 美，悉如所教。明日，傳聞百里外有某大戶被劫，盜僅一人，而槍殪其鏢客三，失貴重物尤多。報之官，大索盜，農子固知女所為也。

女間月輒一出。一夕，甫出門，遽奔還，倉皇失色。農子問故，曰：「殆矣，樊七方自後尾我。樊七者，名捕也。吾每出，必過前村驛亭。今日忽有黑影自亭出，吾前亦前，吾返亦返，恆相去十餘丈。吾逃之蘆中，曲折盤回，乃浮水歸，幸彼未覺。非樊七，安能輕捷如此！」

翌日，農子挑菜入城，果聞官自仙居調名捕樊七。農子歸以告，女自是不敢出，日與農子相守。逾月，農子又挑菜入城，忽短衣窄袖者數人，邀入酒肆。坐既定，有黑衣者語農子曰：「汝有罪，知之乎？」農子倉猝無以答，黑衣者微哂曰：「汝婦頃於公堂自承之，猶諱之耶？吾輩受汝婦金，特告汝，速自陳，庶可免也。」農子懼，盡吐實。墨衣人顧旁坐藍衣者曰：「樊七之言不謬也。」復顧農子曰：「吾儕將逮汝婦，汝速為導。」農子驚曰：「天乎！吾婦未被獲耶？」眾曰：「若被獲，則汝亦同罪矣。留汝為導，以脫汝也。」農子方遲疑，黑衣起，將拽以送官。眾人復力為解釋，農子無如何，則先行。諸人者，皆捕夥，受樊七命來者也。至其家，以十數人圍其前後，令三四人從農子入。女方坐階前，妍豔如桃李，農子遽前牽衣大哭。女望見眾人，歎曰：「命也夫！」顧農子曰：「不忍累汝，請行可也。」眾加桎梏焉。女至縣衙前，語吳曰：「孰為樊七？吾欲見之？」眾呼之至，女點首曰：「果豪傑，吾死不枉矣。」樊欣然有得色。女遽噫其氣，有針自口出，直射樊喉，不及避，女笑曰：「今日併命矣，汝猶能自雄否？」讞定，女卒棄市，農子亦緣此破家，痛憤自縊死。

王二、李善以盜除盜

劇盜王二，來往山東、河南間。其行劫也，不結伴，不殺人，不劫人於旅店，亦不破人室家而劫財帛，常於路上攫人之所有，然亦無定處。

淮人李善，本農家子，年少多力，從某僧習拳術，因更名為武。時

江淮多盜，經商者每邀李與�，則群盜屏息，李遂以護商為業，十餘年未嘗有所挫。商人某運資往直隸，邀李偕行，遇數盜，李揮之以肱，殊不當意。一日，李受某商託，獨挾黃金數百兩，由京至豫，行四五日。一日傍午，至山坡，忽有一人拱手向武言曰：「請留黃金，然後行。不然，前途頗險也。」李笑曰：「君不知李武乎？李武豈畏盜哉！」其人曰：「若然，則不能怪我矣。」遂以手擊李。李方抵禦，盜以左足加李之腹，李即仆於尋丈外，其人挈金而走，瞬息即渺。李自念失金損名，日圖報復。後知為王二，問之同業者，皆云此人不可犯，遂嗒然自喪，返淮而家居。

越數年，江淮商人具簡相邀，更請護行。李自念江淮熟地，當無有王二其人者，於是復理舊業。某日，護商自鎮至漢，受酬金百兩，獨步歸淮。至潯陽一村落，茅屋隱約山凹間。薄暮，寓一店，解銀沽酒。店主曰：「銀毋使人見，盜可畏也。」李笑曰：「李武來往江淮數十年，爾不知耶？」店主曰：「君三年不行此地矣，近有一盜，非他盜可比。」李曰：「盜何名？」店主曰：「王二。」李曰：「王二耶？」遂不言。

黎明，李行，方十餘里，遙見前面山岡立一人，恍惚王也，遂折而斜走。王自後追之。可二十餘里，山角露一佛寺，李急叩寺門投止，倉皇匿鐵佛後。少頃，王亦投焉。王入寺，見寺門已閉，有數千斤鐵板自上垂下，正阻寺門，頗疑之。用力猛舉，而鐵板不動，若別有機械以司之者。周視四壁，皆巨石，堅而滑，高約三丈餘。寺空無人，神龕鐵佛長二丈，頭大如箕。王知此非善處，大呼曰：「匿者迎出，我與爾俱陷死地，不復劫爾矣。」李從佛後出，王曰：「爾非某年在某地被我仆倒者耶？」李曰：「然。」王曰：「君亦未必絕無用者，二人協力，或可出險。」時日光射鐵佛上，見鐵佛左右兩臂，若有階級可登。李拾級而上，以手按佛頭，頭忽動，謂王曰：「在此矣。」去佛頭，中空如洞，下極寬，若房若廳。李與王自佛頭轉鐵梯穿佛腹而下，一僧臥胡牀，見李、王，即起立曰：「二君何來？」王曰：「尋君矣。」僧曰：「甚善。」遂以一拳虛映王面，王閃過，迎之以刀。僧一躍，立數丈外，笑曰：「君豈不能自戰乎？」王亦笑而擲刀直立。僧驟來如疾鷹，以手抉王眼。王低頭，以手加僧腰，李復自左側加以足。僧仆地，作大嘯聲。遙聞人聲嘈雜，李急以刀抉僧首。俄頃僧集，約十餘，皆長鎗短刀，王、李盡力禦之，殺其六七。視各處，婦女甚多，財帛亦頗巨，蓋此僧本一猾盜也。遂散其婦女與其屈服者，各給與財帛之半，王與李分其半。二人自經此險，遂相結，改業為商。

豫西刀匪之多

豫西山箐叢密，宛、洛之交，尤號盜藪。盜之群曰刀匪，其魁稱桿子首，名者以十數。光緒時，洛陽張黑子、汝州董萬川、南陽王八老虎尤慓悍。豫中吏治不修，政敝民困，貧者從盜以為生，富者奉

盜以同行，日重剝劫，擄人勒贖，回吳敢誰何也。

盜誘伶為子

蘇伶集秀班最著名，同時又有集芬班者，譽稍遜，而旦之妍麗過之。一日，有人來稱狼山鎮署太夫人慶壽，持五百金聘之往，以舟來迎，晚泊海口，中夜揚帆而 去。三晝夜，抵一島，乃盜窟也。島中屋宇相連，有巨第，堂設虎皮座五。令群優演劇三日，擇旦五人，各據其一，餘俱閉之空室，日給兩餐。數月後呼出，擇其曉 事識字者分派執管，餘則種地灌園而已。島中貨物山積，宰豬三十餘隻，人給肉四兩。

每朔望，山人均至絕顛廟中叩拜，內塑一像，如道士狀，髯長尺許，架插大刀一柄，云明福王時高傑部下參將也。高被殺，引兵數千人攜餉銀自長江直下，欲於海島覓棲身處，以素精地理，見此山風水絕佳，遂結營其上。義子五 人，分作五房。相傳山中不得有一婦女，有則必敗。故如僧道收徒之法，每令其黨扮作客商，採買未十歲之幼童，派與群盜為子，自墾自種，已百餘年。所蓄甚富，從無劫掠之事，而財用不竭。旦五人亦安之，不作歸家想矣。其中有姚某，夙在班中彈絃子者，一日，偶步山麓，見海舟遇風泊其下，急登其舟，勸之速行，遂附舟 歸。初，班中人之去而不返也，群疑覆舟於海。姚歸，遂向同班中送信，始知為盜所誘，已七年矣。

米禾登

湘潭有劇盜曰米禾登者，名甚著，遠近之人多畏之。其實米乃侏儒，力不勝重，且訥於言，其所以坐享大名者，皆徒眾之力耳。米少無依，為人牧牛羊，亡犢，懼責而亡，為盜魁所收。以黠詐善謀，頗為眾盜所服。盜魁死，眾擁米繼之，專為畫策，因是而有名。後為官所收，斃於杖。

礮船中人為盜

東南礮船弁兵之為盜者，時有所聞，蓋實與盜通同一氣者也，而非所論於安徽之玉溪口。玉溪口嘗泊有礮船二，有某廣文挈眷乘小船，過其地，日暮，泊焉。夜鼓 再嚴，管帶礮船之營官乘他船出巡，船中兵勇起意，至小船行劫，持刀登其艫。廣文見盜至，大呼礮船救援，即殺之，並及其一妻、一子、一女、一僕，長年三老均投於水。因斷其纜，使順流而去。及營官回，見鄰舟不在，問之，眾曰：「已解維行矣。」營官驚曰：「黑夜江行，必失事，汝曹胡不阻之？」眾曰：「阻而不聽 也。」營官見几有翡翠條脫一事，審視，即鄰舟女子腕上物也，因亦不言。及旦，鼓發，乃告統帶，捕

船中共另，厭稱待貫，案其目於中。

楊某盜人之盜

楊某，逸其名，勇而多智，常遨遊江湖，以操舟為業。某歲赴蘇，中途遇盜舟四，同泊一港。日落後，楊恐為盜劫，思有以懾服之。乃取篙一枝，向盜舟乞火。盜 謂竹粗不易燃，楊即以手搓篙，篙破裂若竹絲。群盜見之大駭，即邀之過舟，慇懃款待，詳詢里居姓氏，楊詭對之。翌日，楊問盜何往，盜以劫蘇城外某典肆對，並 謂能出奇制勝者，即推為首領。楊微笑曰：「是不難，苟聽吾令，不患不成。惟所劫貨財，我須獨得其半耳。」眾詢其謀，楊具告之，且囑其預備應用各物。群盜聞 之，皆鼓掌稱善。

越二日，抵蘇，楊使一盜偽作僕人狀，持名帖，至典肆，詭稱主人赴某省上任，中途遇盜，劫去大皮箱九只，黑者五，黃者四。如有人荷此箱來店質錢者，即請至某處所泊官船，通消息，以便派衛兵捕拿。盜如就擒，當以五百金為主人壽。店主允之。翌日下午，果有負箱求質者，形色與楊所述 同。店主乃邀入後室，啟其一箱，評論衣服優劣，故靳其值，不即成交，而暗令夥友通信。未幾，衛兵十餘人身著號衣，奔入肆中，即揮前櫃質物者出，扃其門。肆 中人睹此情形，以為必懼盜之兔脫，不虞有他也。門既扃，衛兵即出利刃，迫各夥至後室，取箱中之所藏之麻繩敗絮，縛其手，塞其口。蓋負箱至肆者，本盜之同 類，箱所貯者，僅一箱為衣服，餘皆繩絮也。縛塞既畢，乃選擇珍重衣飾，分貯之箱，且搜集食品而飽啖焉。及夜闌，始共舁箱歸。計所獲之物，運入楊舟者，有大 半。是日風大，晚猶未息也，楊即呼夥友張帆而逸。群盜既覺，亦張帆逐之。甫行十數丈，桅斷帆落，不能行，楊舟則乘風破浪，瞬息已杳。群盜察桅斷處，皆有鋸 痕，始悟上岸行劫時，楊陰使船夥鋸之。桅斷處已過半，故張帆後，一受風力，即中斷也。

浮梁黑店

長江下游匪徒甚多，晝奪夜劫，時有所聞，陸道則尤多黑店，與山左無異也。江西浮梁縣某鎮，為行人往來孔道，有匪類夫婦二人，設逆旅。一日，有收賬之販豬客投宿焉，衣服雖襤 褸，而藏金頗富。某夕，有與豬客素識之販燈草客，亦往投宿，居樓上，豬客在樓下。甫初更，各就寢，惟豬客不寐，乃趨友室告友曰：「余今夜不知何故，常心 驚，半夜未能睡。」友曰：「子必厭住樓下，故有此象。如子欲與我更換臥處，亦無不可。」豬客從之。夜未三鼓，店主夫婦持刀入燈草客室，【即豬客所住之 室。】猛斫數刀。豬客在樓聞有聲，窺之，戰慄萬狀。天明，逕赴縣控告焉。

鄭七遇神駒李天馥

鄭七者，陝西人，以罪流 入閩。然雅善捕盜，官中即署籍為吏，鄭亦改行為善，娶婦生子矣。一日野適，見一美少年，曳輕綃之衣，執紈扇，狀若貴公子。時野次有亭，嫗張幔賣茶，鄭乃與 少年同坐。少年啜茗，命嫗取盥器，滌其手，然指甲中時落黃土之屑，鄭始大疑。時城中被巨盜，官不得盜，且嚴符勒鄭。鄭懼，故野行襲盜跡。今亭上遇少年，異 其跡，則尾逐之行。少年之行飄瞥如風，而已覺有人尾其後，則回顧曰：「足下珍重，更前，且無幸。吾知汝食於縣官，故以得我為利，然吾不易得也。幸歸，夜中 固有所報。」鄭竦然反。

及夜，鄭嚴扃其戶，與妻臥，語少年事，忽聞有人跽牀前謝曰：「幸先生惠愛赦我，我必不忘德。」鄭大呼而起，以火四索，戶扃如故，不知盜之所從入。然鄭慧黠無倫，趣其妻起，以物承其榻，令稍高，復息燈臥。未移時，而牀沿有異聲，似匕首插入，牀柱震震然。鄭復大號，奮起燭之，果一匕首銛利如霜，陷入牀沿可徑寸。妻大悚曰：「汝胡知盜之行刺，而故高其牀寢？」鄭曰：「易辨耳。前此之長跽，非謝也。蓋跽按吾榻之尺寸，而剸刃焉，冀弗誤中。今吾榻高，盜但中其沿。然且更來，更來者必有物以懾我。」五更向盡，果有物寘於几上，曰：「善視之。」遲明，見几上白金百兩，白刃一，鄭謂 妻曰：「汝何取？」妻曰：「取金。」鄭曰：「殆矣。得金而捨刃，謂心知有金，不怖刃也，為仇且更劇。今當捨金藏刃，敬以名紙寘瓦上報禮，或無事。」明日，金果失，亦以名紙報鄭，上書「神駒李天馥」也。

某二爺擄人

光緒甲午夏秋間，京師兵馬司指揮范某乘車行道中，忽有數 人推其御者下，而驅其車速行。某驚問，則曰：「某二爺命相請。」某二爺者，某公爵之子某也。指揮大驚，在車中大呼，無應者。過某街，有一坊官呵問，則對 曰：「是某公府所要之人。」坊官不敢詰。良久，至府第，亟擁入，置一室中。某偶見有人過，輒哀其相釋，咸曰：「二爺有命，我等不敢知。」次日，聞窗外人呼 曰：「二爺來矣。」果有一人入見，甚謹敬，前致詞曰：「君非湖北人范某乎？緣近以萬壽，我處費無出，欲告借一二十萬，望勿卻。」范大驚曰：「我實兵馬司 官，非湖北范某也。且我一窮官，何從辦此巨資？」二爺曰：「我已探確，故敢相延，勿諉。」范曰：「我實非湖北范某，有文書可證。」即從靴中出文書示之。二 爺見之，即頓足曰：「誤矣，誤矣。」便起去。范惘惘不知所措，哀府中人求出，皆曰：「二爺僅言誤矣誤矣，無他語，我等不敢擅釋。」翌日，府中人見二爺請 示，二爺始曰：「皆庖人誤我，聽之，聽之。」范始得出。時范某之父方將控官，見其出，始止。

康八、康九兄弟為盜

光緒中葉，京東有康八、康九者，兄弟之同為盜者也。號召族中無賴子弟，荼毒行旅，且好漁色，有行道婦女之稍具姿首者，率為所污，或更竄取之，使充下陳，久之，則他鬻。

康八，人呼之曰康小八，初為農民，御騾車以載行客，歲饑無所食，又為人報仇殺人，懼法，逸山澤為盜，時變姓名，易服色，出沒京、津間。一日，至津某薙髮 店薙髮，薙髮者問曰：「客從何來？」曰：「適來自京。」薙髮者又曰：「客亦聞有康小八乎？此盜虐甚，行旅至重足不敢行，雖捕者四出，不能得，狡哉！」言次，殊忿忿，小八默然。薙畢，語薙髮者曰：「隨我去取資可也。」薙髮者尾之以前行，至一曲巷，出槍向之曰：「爾亦知小八耶？爾觀吾似小八否？」薙髮者觳觫 不能出聲，伏地求恕，小八遽以槍斃之，揚長去。

鬍匪

明袁崇煥計殺毛文龍，文龍部下乃散而入海為盜，出沒於遼瀋、登萊間，此即鬍匪之所自始也。厥後，邊將孔有德、耿仲明、祖大壽等，相繼叛明而降於本朝，其部下或有懷田橫五百人之志，不願寄身於降將旗下者，則亦附和為文 龍之遺眾，自逃於海。日久，凡亡卒悉加入之，遂成一黨。其始專與官吏為讎，絕不行劫也。後官兵力盛，不能抗，而又以部眾蔓延，未能加以約束也，遂肆劫掠。 然亦惟於豪商巨賈行經關內外及直、魯一帶者，擄而勒出巨金以贖之。而所謂響馬諸賊，亦與之聯合焉。有商峻者，故毛氏部將，長其曹，為之部勒其眾，故商氏世 為鬍匪，其後裔今猶有譜系可稽也。

鬍匪以有響馬賊之聯合，故一曰馬賊。首領不一，各自為股，股或數人或數十人，多則二三百人，無紀律，剽悍特 甚，不相統一，故時有互鬨。其搶掠之道有二。擄人勒贖曰綁票，被綁之家，須探明為何路何股之所為，倩人設法商議贖價，然亦有由其定價勒限以告者。價之高 下，視被綁者之身家及其關係。倘逾限不贖，則被綁者必無幸。掠奪牲口曰出販，意蓋謂奪於此而販於他也。遇官兵，則權衡勢力以定抗否，非必拒補也。倘勢不 敵，則四散。遇追急，則沿途奪馬，以易其疲者。騎術極嫻，故捕之者每無如之何。惟為害閭閻而掠不及官。

久之，鬍匪有以股而結為幫者，一幫未 平，一幫又起，大有野火春風之概。每幫多則千人，少則數百或數十人。然一幫之中，必有一首領，此首乃眾所推舉，而亦必有驚人之技。如鑽天燕子者，穿山越 嶺，步履如飛，日行八百里；黃四癩王者，馬上擊槍百步之外，擊人左眼，不致移至右眼；而托什套、燕翼子，均能於百步之外，雙槍齊發，百發百中；獨眼龍飛走 擊彈，百發百中，故往往聞槍不

兇人，蓋人一手能舉五日月等類，自是也。然既已舉定，從無不聽首領之指揮，而首領亦時時與其部下同甘苦，且時時相見以誠，凡有所得，計人均分，首領固不絲毫多取也。而部下視其首領，其親愛且甚於父母。首領有難，部下不論何人，皆能捨性命以拯救，而首領之視部下亦如之。

或曰，鬍匪行劫時，以紅色塗鬚髯，故又名紅鬍子。

或曰，鬍匪用火鎗，率以紅纓塞鎗之口徑，及用時，拔其纓，啣諸口，遠望似鬍，故名。

每歲之秋，高粱未割，長與人齊，輒連亙十餘里，鬍匪之黠而乏技勇者，每用之以藏身，出則掠奪行旅，謂為青紗幛。意在藏於內，可望人，而人不能見，如人之藏於青紗幛內者然。

鬍匪之行劫也，既劫財，又劫色，甚而置人於死。稍與抗，即施以種種之酷刑，熾火於鑪，捺人坐其上，謂之坐火車；或以鐵線入火中，俟紅，徧烙人身，謂之燈草絨背心。

長春之鬍匪最多，其出劫也，嘗短衣匹馬，背鎗囊彈，見人蹤跡，即於距離數里之遠，高聲互喝報字。報字者，各有幫，每用一字或用一特別名詞，惟彼黨所知 者，自為識別，以便此黨與彼黨遇，藉以通聲氣也。果彼此皆為鬍匪，莫不速報字號。苟不知所以報，若為官兵，則互相轟擊；若為旅客，則直前行劫矣。至其同類 談話，輒用隱語，殊離奇不可解。如官兵曰花鷂子，喫飯曰朝的，軍官曰官兔子，中彈曰貼金，富人曰大糧戶，拷問曰聽秧子，殺人曰扯了人，窩巢曰大當鋪裏，擄 人勒贖曰綁票，手鎗曰腰逼子，刀曰口鋒子，頭目曰當家福之類是也。

鬍匪被官擒獲，沒收其所掠有，曰賊產，除粟麥外，牲畜為多。有籍沒一家，而 牲畜多至四五百口者。獲後，官申報賊產，於牲畜一項，必多報一二，以侈其功。數日後，乃報倒斃，陸續申報，至案結變價，則向獲牲畜四五百口者，僅存一二成 耳。所謂倒斃者，實已全售得價，飽私囊矣。

東三省之鬍匪，昔之為害猶淺，至光緒甲辰日俄戰役以後，東三省乃始成為鬍匪世界。推其原始，實以軍械精良之故。軍械之精良，則基於日俄戰役。蓋是役也，俄兵多棄械，滿地槍彈，乃不需代價而得利器，故日俄戰役實釀奉天之盜源，且當日鬍匪嘗為日軍所利用，藉以禦俄也。

黃四癩王

大連鬍匪之首領曰黃四癩王，安東人，自稱明總兵黃得功之裔。天

命時，公任信陣將劉某言，捕得勿，其五世祖亡命至安東，因家族以居。黃軀幹魁梧，豐頤廣耳，目炯炯有光。然出則必偽飾老態，若臃腫不任事者。及馳馬控弦，雖壯夫莫之能及，不知者疑其人有特質，實則其年不踰知命，雖伉勇亦未足奇也。體素癩，搔之，則痾痂紛落，故曰癩王，又自稱為大刀王五之徒。

陶什陶橫行於奉天

陶什陶亦鬍匪，東三省緝捕公文作托什套，簡稱則曰套匪，為車臣汗旗人，系出貴族，曾襲蔭台吉。光緒庚子亂後，始出沒於奉天之西蒙境，驍勇慓悍，稱雄於洮、遼一帶。其左右雖僅六十人，顧皆勇悍善鬬，耐勞苦，騎而行，日或五六百里，晝夜不休。馬困踣，則路劫易乘，終不進食。怯懦者往投，鮮所延納，即往，亦弗受也。於是此六十人者，躍馬縱橫，遂號稱無敵矣。

唐殿榮專劫俄人

唐殿榮，山東人。光緒中葉，流轉關外，充哨官，以事罹法網，乃遁入三姓為金匪。金匪者，盜也，亦即鬍匪也。所踞金溝，距三姓城尚百餘里，自溝口距其所居地又六十里，深山窮谷，向絕人跡，唐乃麕聚亡命，達三萬人。

唐善槍法，以兵法部勒其眾，乏糧械子藥，輒越界大掠俄屯，蹤跡飄忽，俄人無如何也。唐常孑身赴中東鐵路某小站，站有俄兵五十，為野外射擊，唐伏草間伺之。俄兵方持槍俯首，唐自後遽發槍，俄兵應聲仆。餘兵以為誤發槍機，致傷己身也。一兵續持槍進，仆如前。凡仆四兵，俄兵始大呼有盜。窮搜草間，唐兩手方挾四槍，四槍連發，俄兵四人仆。方搶攘間，唐已移其蹲伏地，轟然一聲，又一兵應聲倒，唐乃移其蹲伏地如前。如是者凡七八次，餘兵僅數人，乃狂竄。唐自草間出，檢槍枝，捆載而去。

唐之羽眾，不擾商民，溝商交易悉如常。一日，某商送糧赴溝，中途被劫，商往愬於唐。唐乃集其眾，得二人，即劫糧者，唐謂之曰：「劫糧事小，萬一以此而商民裹足，遮斷交通，吾數萬同仇之士，性命休矣，此則不能曲恕者。」命人押送出溝。既出溝，押者植立，遙指前途曰：「汝二人行至所指處，即為汝界，吾任汝行矣。」二人欣然前行，方及所指處，雙槍並發，二人仆。

庚子拳亂起，東省號稱仇外，俄人亟欲得之。將軍長某遣使招撫，唐乃盡率三萬眾赴省投誠，駐蓮花泡。長即命唐編其眾為營，以唐為統領，而令唐舉二人以自輔。有劉彈子者，唐之義子也，請於唐，願得為分統，唐曰：「汝何可哉！吾已屬之十四閻王矣。」十四閻王者，亦唐黨，蓋在溝時綽號也。劉大怒，屢欲尋閻王起釁。

唐曰：「子勒廷得日寄厚，且日勵，為國殺賊，豈可日相屠戮如草澤時耶！」即授劉為營官。又慮其未必能無事也，則借事遣之外出，劉怏怏領隊行。明晨，忽回至唐帳下。時唐臥未起，劉排闥入其外室。俄而唐起，劉奉 匜入，唐喈曰：「汝未行耶？」曰：「固也，吾有事奉白。」唐曰：「休矣，勿復言，此決辦不到者。」劉曰：「果耶？」立拔刀斫唐，深入數寸。帳下健兒聞聲 至，縶劉，唐曰：「勿爾，此吾過也。」揮劉曰：「速走！」因走筆上將軍書，言「劉固忠於吾，此次之變，咎在吾激之太過，彼實無罪，乞宥其一死」云云。逾一 日遂死。劉後亡命為渠魁，而閻王在省垣，俄人忌之甚，卒由俄廓米窿爾招飲，伏兵擒之，縶送海參崴。

棒客

棒客，盜也。棒客之在蜀，幾如鬍匪之在東三省，刀匪之在陝、甘也。平日專以劫掠為事，擄人勒贖，乃其慣技。所在州縣，若有中資以上之人家，不有所獻，必難安居，然猶不若鬍匪之凶殘也。

虯髯客經手無所失

武昌某傭於四川，積得五十四，垂老思歸，念孤身不能挾重資，乃裹入破絮，為丐者狀。至重慶，過一酒肆，有七八人，衣冠俊偉，據上坐豪飲。某往乞，坐中人 不之顧。久之，聲益哀，一少而俊者略顧而笑曰：「得五十金，尚不足耶？何乞為！」某大驚，遂長跪。四座皆驚，顧而笑，一長髯者指某曰：「將汝絮裹來！」某 自度不能隱，遂與之。髯者解其繩繫而重為結束，縱橫十數結訖，擲之，曰：「汝第去，無動此結，此物終為汝有矣。」謝而出。

某至石門，有兩人迎 而笑曰：「元寶來矣。」某大驚。兩人將奪之，睨其絮裹，久之，撫其背曰：「與汝戲也，汝行矣！」某重覆以敝衣。至巴陵境，有一人隨之行，或前或後。某小 憩，其人持其裹，將奪之，去敝衣，忽罵曰：「累乃公一日！」某請其故，曰：「汝識某髯，髯所經手，雖萬里無失也。但汝不宜以敝衣覆之，令人不見結耳。」某 大驚，去其衣，露裹而行。至家，五十金無一缺者。

沈坦若遇虯髯

吳人沈坦若，精操縵彈棋之技，挾技以遊楚。經道士 洑，失舟，僅以身免，小泊沙際，信步至山椒一寺，見有虯髯岸幘者，從數人，散步於堂。詢沈鄉貫，告以吳門。問何所之，因言挾技至此，為陽侯所苦，俟易舟前 進耳。虯髯者曰：「君有此妙技，能從我游乎？」沈許之。即邀登大艦，揚帆而上。行數日，至大澤中，渺無

除岸，有數日殷來趨，入巨室，聞於書舍，陳張甚麗，壯石投书，三尺童子外，皆美嬛也。日相對手談，沈亦高妙，互有勝負。間談文史，沈亦淹貫，未能屈也。如是者三月。一日，置酒相款，贈以詩曰：「不羨扶餘老 此身，漫從河海寄修鱗。知交若問行藏處，莫道虯髯是主人。」並出千金為贈，曰：「請從此別，我亦從此逝矣。」即命艇送至漢口。

盗有法水

秦有估客，負販遠行，過荒祠而息。渴甚，見神龕側有杯水，交二箸其上，即一舉盡上，投箸覆杯，復前行。至一村，叩門投宿，具晚餐，與主人對食。食方半， 忽有一衣服襤褸髮蓬蓬若囚人者，自外入，即立主人側，主人不顧。須臾餐畢，主人入，其人亦隨入。已，主人復出，從客談，客因從容問頃所見為何許人，主人 曰：「無之。」客因以告，曰：「此無乃鬼耶？不然，當為盗。」主人請搜索之。客久於行旅，善武技，恆以一鐵尺自隨。於是主客秉燭入內，搜索至牀側，客指 曰：「在是矣。」主人視之，不見。其人忽縱起揮拳，毆主人仆地，趨欲出，客急追之。其人方拔關，客以鐵尺擊之，傷其肩。主人已蹶起，見客手鐵尺，揮舞力 鬬，隱約有物，主人頓悟，舉糞穢沃之，其人立現，然猛甚，主客合搏之。主人有妻有二子，一時併出，乃就縛。詢其人何所來，來何為，則閉口不言。

村人聞其事，乃麕集，搜其身，得金珠銀幣甚多。眾惡其不承，痛撻之。其人顧客冷笑曰：「今日吾死，固當，然汝竊飲吾法水，吾死，汝能得幾日活耶？」檢其 物，率皆近村人所失者；視其身，墨印為滿，隱隱滲入膚裏。前數日，村中有少婦獨宿，為強暴所污，且席捲室中以去，婦羞憤自縊。村人疑所為，訊之，終不承。 或以蜈蚣齧其臍，乃承，果所為也。詰墨印，曰：「宿婦人，以此為紀念者。」數之，得七十三。村人怒，積薪焚之。將舉火，客忽呼腹痛，宛轉欲絕。眾知其人所 為，一老者曰：「速焚之，令彼死，術當自解。」焚之，且灌以油，須臾成燼。客痛暈於地，已，復醒。村人有知醫者，服以藥，下血升餘，始無恙。

盗匿藩署

周子迪方伯有親信家人某，劇盗也，日侍左右，雖劫案纍纍，縣中捕役咸束手。漸有指其為盗者，周亦微有所聞，察之綦嚴，然久而無據，遂寢之。一日，周方宴 客，回顧忽不見某。少選某入，則面無人色，詰之，但張口不語。正駭異間，忽一吏倉皇入，密白捕役何某挈多人來，言盗匿署中，請容其一入搜，允之。何入，見 某在堦墀，向前拽之。某出刀相禦，鬬於庭，格格有聲。未幾，某就擒，積案數十起，同日為之一清。蓋縣境所有劫案，皆某一人所

為，因於夜深來尚熟睡，縋城而出，日者內外弗之覺也，倘物亦巨盜，故某之蹤跡獨知之。

兩粵盜風之熾

兩粵盜風之熾，甲於通國，俗有男子三十不成事業便當落草之諺。落草者，為盜也。蓋粵人嗜利，而具冒險性質，見有利，輒趨之。凡可以致富救貧者，雖陷罪致死，不之顧。得金，則揮之如土。既罄，無他術以謀生，即為盜矣。

粵人貧富之不均，甚於他省，富者極富，而貧者極貧。貧人既無生計，饑寒亦死，為盜而為官所捕亦死，等是一死，而饑寒重迫，必死無疑，為盜雖犯法，然未必 為盜者人人盡為官所捕，即捕，亦不過一死。是不為盜則死在目前，且必無幸免之理，而為盜則非特目前不死，且可以僥倖不死。既若此，是亦何樂而不為盜也。粵 人為盜者之心理蓋如此。

粵人之防盜也，法至周密。巨室院中，皆有鐵網，以防盜之由屋而下。牆垣至厚，均以淨磚砌成，攻之不易。若典肆，則高其四周之垣墉，遙望之，直與城垣無異。四角有瞭樓，更夫守之。有警，則鳴鑼以告。且有招募之勇士，持械守衛，日夕如臨大敵焉。

粵盜之借路

廣州城市中，商店人家，每於夜深聞有言笑步履聲，如驚呼之，則厲聲答曰：「吾輩借路，干卿何事？」居民亦無如之何。防之之法，既於天井網以鐵絲，復砌屋 瓦成階級形，屋與屋之斷續處，貫以木橋，蓋以便擊柝者之夜行巡邏也。光緒壬辰夏，汪仲虞太守大鈞需次羊城，方在書齋判牘，忽聞屋瓦作響，大驚而呼，則一石 破鐵網而下，毀玻璃窗，旋亦寂然。

飛天蜘蛛

光緒時，粵有劇盜名飛天蜘蛛者。其為盜也，不合群，不持械，隻身入巨室，飛牆越壁如平地，人因名之曰飛天蜘蛛。

粵盜之收水打單

粵盜術至多，於明火執仗而外，有所謂收水打單者。收水者，歲向商店收取例規也。打單者，蓋選擇居民或商店之素稱殷實者，以紅紙作書一函，內開某某向某某 暫借銀若干兩，限於三日或五日內送

至某處，屆時自有人往彼照收，不得遲誤等語。其所索之銀，少則數百，多或數萬。膽怯者得其書，不敢報官，如數輦而往。盜 則遣其黨於所約之地收之，且給收據以示信。膽大者即報之官，派兵至所約交銀之處，捕其同黨，則盜魁已得他人警告，黨羽亦隱匿無蹤，窮搜不獲，其捕得者蓋百 無一二也。事後，盜魁必出其全力，以仇報告之人，其幸而獲免，不受其荼毒者，百中僅一二也。故粵人既得打單，不敢告官者居多數。惟打單之具名者，必為著名 盜魁，如陸蘭清者，乃有打單之資格，否則不特他人受者置之不理，即同黨中人亦將與之大鬨，甚至處以死刑，以為私自打單也。

蘭清本文人，小試不 售，無以為生，遂憤而為盜。二十年間，一躍而為群盜之首領。雖殺人如草，然不妄殺，慷慨好施與，凡貧而無告者，必周之。故官中欲捕蘭清，賞格至鉅萬，而終 不獲。蓋貧人甚德蘭清，惟恐其不至。官軍嚴捕之時，鄉人爭匿蘭清，輾轉相隱。所司雖奉嚴檄，必欲得蘭清，而終無如何也。

盜許保護佛山

光緒某年九月杪，佛山有迎神會七日。先期有本地流民串通劫盜搶劫鎮市之謠，鎮人大恐。一夜，忽街市徧貼傳贊開告白，謂佛山為商賈薈萃之區，乃軍餉從出之 所，該處出會，不特不許手下人騷擾，並當力為保護云云，闔鎮人心始安。自始至終，不特無搶劫之事，且翦綹失竊亦均無之。

粵盜打單於譚文卿

光緒朝，粵督譚文卿制軍鍾麟蒞粵有年，以予告歸，方受代而即行，人咸異之。蓋傳贊開前曾向之打單，索銀十萬，及聞譚有去任消息，復致函去：「汝既去官，吾不索汝銀。惟去任後，須限五日出境，否則繳銀五萬。如不繳銀，須得汝頭。」故行速也。

粵盜向某鎮軍打單

粵中有某鎮軍者，一日得盜書，欲借銀二萬兩，約日往取。鎮軍特調親兵小隊駐署側，嚴為之備。至期，署前兵衛嚴密，忽一達官乘綠呢轎，戈什哈數人前導至，言有要事來謁。閽者甫持帖入，則轎已入大門，客叱戈什哈閉門，署前人錯愕不敢詰問。入二門，亦如之。客遂下輿，入花廳。鎮軍肅衣冠出見，客即執其手，問曰：「二萬金備齊否？」鎮軍驚應曰：「已取之，未至也。」客曰：「無妨，可即書一票，由銀號兌付可也。」鎮軍不敢違，書與之。客使其從者偕至銀號照驗，歸報客。客因起謝，且告別，因曳鎮軍曰：「汝須送我一程。」遂攜至江岸，始釋鎮軍登船去。

粵盜縛主人而妾之返

粵盜以 白晝劫掠為常，結黨成群，橫行無忌。然亦有用詭計者，每劫人家，輒三兩人，皆衣長衫，手紈扇，持名刺叩門報謁。婢僕甫啟門，盜入，即以手槍擬之，而為之閉 門，悉縛其家中人置一室，分入各屋，徧括細軟納之身，乃釋主人縛，且稱謝曰：「承惠既多，君宜相送。」行數十步，乃縱主人婦。旁人見其揖讓從容，方謂賢主 嘉賓，異常款洽，而不知其為暴客也。

九龍山之盜

閩有九龍山，亦素稱盜藪，然不為近地之患，似一方之雄耳。有自其中出者，謂儼然一國也。世界之所有，無不具備，槍礮尤精美，物產豐饒，製造工巧，男多業農，女多業織，故終歲溫飽，可不外求。據云，二百餘年前，已嘯聚於此。若以年代考之，或即明末遺民，以山作桃源也。

吳川多海盜

廣東有吳川縣，屬高州，地濱海，其南曰廣州灣，越南之役，租借於法。其地海港紛歧，海水直薄縣城外，登高一望，汪洋無際，而海聲澎湃，昕夕震人耳。有時 夜午，海水忽發巨嘯，如龍吟聲，聞者心頓壯。故生其地者，咸富於冒險之性，往往孤身乘破船，破浪而行，顛播風濤中，夷然無懼色。而為海濱生業者，又往往隨 身入海底石窟中，數晝夜不起以為常。是以其地多盜，彪悍善搏，挾利刃，其行如風。

焦四以盜墓致富

廣州劇盜焦四，駐 防也，常於白雲山旁近，以盜墓為業。其徒數十人，有聽雨、聽風、聽雷、觀草色、泥痕等術，百不一失。一日，出北郊，時方卓午，雷電交作，焦囑眾人分投四方 以察之，謂雖疾雷電，暴風雨，不得稍卻，有所聞見，默記以告。焦乃屹立於嶺巔雷雨之中。少頃，雨霽，東方一人歸，謂大雷時，隱隱覺腳下浮動，似聞地下有聲 相應者，焦喜曰：「得之矣。」

翌晨，焦召集其徒，建篷廠於其地，日夜興工，力掘之。每深一尺，必細辨其土質。及掘至丈餘，陡聞崩裂聲，白煙一縷，自穴口噴出，約炊許而盡。焦乃選有膽勇者數人，使手炬，坐竹筐，懸長繩以下。謂若有不虞，當振鈴為號，以待救援。約盡五丈餘繩，筐頓止。逾時，有鈴 聲，引下穴諸人以上，述所見。或謂穴底有數大

殿，或請千瓶千餘瓶，或請五千，倍面列銅人，高可數尺，無恐誤之。入夜，焦乃選十餘人，令持炬下穴，則見穴有 三殿，中殿金棺，列銅人數具，貌猙獰，前為饗殿，鼎彝具備，後殿殘破，有柩十數，蓋當時殉葬人也。及啟棺，則見尸之長髯繞頰，骨肉如石，叩之有聲，中實金 珠無算。其臥處，鋪金箔盈尺，捲疊如席。亟將各物取歸，漸貨之，遂以致富。

莊芋為美人所困

莊芋，臺灣劇盜也，劫取 人財，以施貧乏。官捕既急，貧民恆以死衛之，終不可跡。莊之宿人家也，恆鑿洞其壁，開門執槍而假寐，於是官中人謀以美人餌之，聚三美婦人，使設盛筵於行牀 亢院以宴之，先期招之往。屆期，芋就飲，且醉。壯士入撲，芋覺，亟自眾人頂上飛出，眾追逐之，而芋已霑醉，為拳石所梗，仆，亂刃交其背，立死。

黃蕭養中響箭而殞

黃蕭養初為盜，下獄，旋率諸囚越獄逃，乃糾集戰船數百艘，由大王江直犯廣州五羊驛，僭稱東陽王，授偽官百餘人。

珠江之南有南漢離宮故址，增築以居之。船抵五羊門外，其屬下衣貌與同者數十人，官兵莫能辨，乃以響箭向天射。蕭養仰視，一箭直貫其喉，遂墜水而殞，其眾盡降，廣州因是始作外羅城，即新城是也。

黃八子避重就輕

黃八子，太湖盜匪也。一日，往劫富室，明火執仗者十八人，破門入，搜劫財帛。一女年甫十五六，聞盜至，驚駭戰慄，蒙被不敢聲。盜魁豔其姿，強淫之，為八 子所覺，頓足曰：「噫，行此不義，必遭誅戮，我等為汝誤矣。」盜魁笑曰：「毋相詬也。」八子怒曰：「汝不記吾黨規條乎？貪淫必敗，天道昭彰，我將去之。」遂出告諸盜，辭別，欲挽留之，不聽，與之財帛，亦不受，脫然而去。至海寧，投縣，自首絲肆被竊案。然此案實非八子所為，蓋與劫富室同時，冒之以就輕也。羈 禁日久，以無原贓，案莫結。時有刑書某以辦漕虧欠收禁，八子深與結納，問得若干銀可仍回刑房，某以四百金告。八子曰：「是不難，我為先生完此事。」某曰：「果如是，我必有以報。」自此交益密，某家送飯食，恆與八子共之。一日，晚餐食羊腿，八子甘之，問係自置乎，某曰：「買諸市肆。」八子曰：「何處有？」某 曰：「熟食鋪皆有之。」八子驟欲飽啖，某曰：「門已封矣，明日囑家人多備可也。」八子不能俟，

取錢出院，但聞鎖鏈脫落聲，禁子出視，僅遺刑具，而八子不知所往矣。某囑禁子勿張皇，謂彼去即來，必無他慮也。未幾，仍鎖鐐而入，肩負羊腿，笑曰：「尚不辱命，共切食之。」某曰：「君來去何速？」八子曰：「我今與 君交深，敢以實告。我因盜黨採花必敗，不愿共之，故避重就輕，以認此案。惟原贓難得，求先生出後，可託事主不必深究，見贓即領，我事畢矣。不然，脫禁而 去，亦何難。不欲為者，避前事耳。況我日在禁中，夜則游行自在，同監多人皆不知之。今與先生言，明夜將往取財帛以了先生事。」因復潛出，伏臣室屋上，係庫 書某家，是日方得千金賄。八子俟夜深人靜，竊取而回。明日，以四百金交某完虧釋放。而富室女子已羞忿自諡矣，事主上控，都察奏參，春旨嚴拿，盜魁十七人全 獲，無一漏網者。供及黃八子，行文到縣，刑書以八子是月日夜方在此行竊絲肆，豈能遠往三百里外為盜乎，其為仇攀可知。據情移覆，亦不深究，並為書達事主，求其以物之相似者充原物領認。事主允，而八子之案遂決，照自首例減等。

胡大拒捕

粵東有胡大者，積年劇盜也，雄捷能 躍樓門。少時習少林拳棒，得祕授。其師曰法雲上人，嘗戒之曰：「觀子之貌，當入於邪僻，以非命終。然子之聰明才力，實為及門冠，吾傳衣缽得矣。吾有絕技， 舍汝無可傳者。但傳之，則恐汝為害於人；不傳，恐此藝湮沒，豈不可惜。」胡指天自誓，謂必束身正道，不為師門玷，法雲乃盡心教之。

及胡父母 亡，乃為盜，明火執仗，橫行鄉里，積案纍纍。捕役畏其勇，莫敢擒。一日，胡潛至省垣，匿城西塘魚欄附近，蹤跡詭祕。某弁亦以拳勇名，聞之，選壯勇百餘，各 持槍械前往，圍之三匝。時胡手無利器，從容啟戶，以酒肴陳於廳事，高坐細嚼。眾相視，莫敢先發。某弁大怒，持矛逕入，眾亦隨之。胡擲杯大笑，跳而前，大聲 謂眾曰：「勿太相逼，乃公去矣。」言未畢，滾入人叢，三起三仆，凡壯勇手中所持刀棍皆落地，若有摔之去者。某弁舉刀飛擲之，誤中堦石，火星迸發，而胡已逝 矣。然壯勇已死三人，傷者十餘人，蓋皆在前列，而為其拳腳所奮踢者也。

隸因謎獲盜

昔有人襆被行山徑間，遇惡少，意 所負必楮鏹也，擊殺之。視襆中，特楮衾耳，大悔之，乃書楮衾曰：「的的的，孰令爾紙被似鈔角。問吾何處住，五色雲中住。問吾是何姓，杓子少個柄。爾也錯， 吾也錯，不如歸去，的的的。」愬官，不知主名，召商謎者問之，曰：「五色雲，綵煙也，綵煙，新昌山名。杓子少柄，盂也，蓋于姓也。」密令隸人往蹤跡之，久 而不得。隸人亦了事者，一

日，至鄰肆御裘，兌一人到門直斫，數其他，作的的事，乃揚言曰：「某山中劫負紙被者，官察知賊處，即來捕也。」覘其人，有懼色。 次日，竟閉門不賣餅矣。捕之，果服罪。

小德盜珠寶

光緒辛丑、壬寅間，有名噪京師之小德，佚其名，某部主事也，都人 咸以德大爺呼之。父為奉天某部侍郎靈某。靈之幕賓多諳柔術，德從之習拳。及靈歿，德返京師，應官之暇，販珠寶以為業。一日，侍郎景灃邸舍被盜，失珠寶二巨 箱。景大怒，謂可懸重賞緝捕。景之夫人有心計，以小諸葛名於時，曰：「若是，則其人遠颺，宜勿聲。」居久之，揚言將嫁女，願出重價購珠寶。未幾，廊房頭條 胡同某肆有送至者，則原璧也。窮詰之，謂購之於德。景乃告步軍統領，並令肆主邀德至肆。時番役已圍肆之四周，德不知也。肆主詰其從來，德以購自前門外不知 姓名之某攤對。對答間，德面已變色，肆主以危詞恫之，德大怒曰：「君何逼人太甚，果見疑者，可以熱水至，待我浴後，偕往覓之。」肆主諾，德起立，陡以水擲 院中，熱氣瀰漫，德已跳躍而去。頃刻至石頭胡同四喜班，縱身下，蹲牆陰。一童奏廁，瞥見之，失聲長號。名伶俞莊兒知有異，遽手鐵桿出。德躍登屋頂，俞以鐵 桿掃其足，遂墮地就縛。俞送之於坊，訊知為盜景之珠寶者，旋由巡城御史咨送刑部，訊明斬決。

盜劫香港銀行

香港雖割 於英，為其屬地，而近接廣州，一葦可杭。其地警政修明，鵠立衢市之巡士，咫尺相望，而廣州之盜亦聚焉。一日，謀劫銀行，苦無從著手也，乃令其徒黨伺巡士方 值班時，即以物塞其口中，褫其制服，反接其手，縛於自來火柱。他巡士望見，意為此巡士方獲一盜而縛之也，不之顧。於是左右之巡士，次第就縛，而銀行旁近， 闃然無巡士矣。盜乃相率入行，悉索金銀，從容登其預泊之小汽船，鼓輪逕去。

盜報仇

香港駐有英國武官，職若我國之總兵者，以能捕盜聞，殺盜無算。一日，騎而出，督隊巡海岸，有一服裝類鄉人者，手持書，交其前驅。前驅指武官而告之，令面遞。武官方伸手取書，則其人忽出利刃，斷其臂，而躍入海舟遁矣。

梟匪有擄人勒贖之事

某匪，以賊盜為生，雖亦間，而官吏胥民以其侵害甌脫，且亦有擄人勒贖之事也，故皆以盜視之，斥之曰匪。光緒末，蘇屬梟匪極猖獗。候補道某榷釐稅於奔牛，積資頗厚，為梟所擄，索五萬金以勒贖。

知府某方之任，為梟所劫，叩頭乞饒命。梟曰：「汝頭汝膝不值錢，祇合向爾上司乞憐耳，我等不慣見此卑鄙行徑也。」某曰：「吾輩仕宦，譬之行乞，苟有所需，自當與君訂立證書，分期以付。若需巨款，則實難應命。」因於身畔出質券數紙示之。蓋某知道路不靖，特假之於人，以備臨時卻敵之用者也。梟乃不顧而去。

抖路

盜之中有所謂打悶棍者，夜伺於僻左之道路，見有徒行之孤客，即狙擊之，劫其財物而去。晚近以來，則不必在僻徑，不必在深夜，且不以棍，而以鐵尺，以小刀，以手鎗矣。上海則謂之曰抖路。

硬爬

盜之中有所謂硬爬者，上海為多，黑暗之處，所在有之。然如公共租界靜安寺路之跑馬場與法租界鄰接之城河浜，皆通道也，若輩亦橫行其間。且猶不止此，如南京路、福州路者，行道之人，往來如織，較之跑馬場、城河浜，繁盛且倍，乃亦有於日高舂、日下舂時，男失其冠，女失其珥者，轉不若內地之安靖也。

陳老三劫某藩司

鄂人某宦川中，運動某權貴，得調江寧藩司。值秋高水涸，舟不可通，慮陸行多盜，嚴備之。舁行李者以千計，益以衛兵數百人，絡繹道上，綿亙至數里，聲勢甚盛。開、萬間有大盜曰陳老三，得部下報告，大喜，思攫取之。或言備嚴人多，著手不易，則掀髯笑曰：「老夫固操刀以割，目無全牛者也。」繼又續得報告，謂黃白物約數十萬，珠寶倍之，陳作色曰：「肥哉！」因選精壯者百餘人，牛五十頭，授以計。陳所據山，驛路出其下，岡巒起伏，亙官道可十七八里。山下道旁，每五里許，有茆屋數十家，輒見酒帘飄揚風中。山中林木蓊翳，羊腸險巇，入其中者，第見翠嶂拔起，鳥道橫空而已。逾峻嶺百數十里，為大江，蘆葦菁密，碎石如斗，小艇數十，潛艤水涘。凡有所得，初藏山中，嗣由此分運長江一帶貨之，其所賴以為尾閭之宣洩者如是。

某既抵萬，盛傳有盜將襲奪，不敢前。然延宕非計，且無可繞道，不得已，更益衛兵，令實子彈於槍，備戰。日旰，漸近山麓，見林

Copyrighted material

不甚怨，大疑，節劇者探而復返。復十餘里，路作，僅容一車馬，兩旁層崖如削，林木間鴟鶻見人驚起，聲格磔，應山谷。某大懼，以為有盜則殆矣。已而漸出谷，竟無異，心稍安。復十數里，日已哺，而彌望荒落，忽見山坡間有一人類樵者，亟命人往，詢近處有無小市集，樵曰：「距此六七里，有居民數十家，可投宿，背山面路之茆屋是也。過此以往，須四五十里，今日不及矣。」問有盜否，樵沈吟曰：「盜不知。惟山中有虎，常出食人畜，吾儕皆畏之。」言已，擔柴自去。

問者以樵之言告某，某喜，陰念既有虎，殆無盜，且人多，虎亦不足畏。方凝想間，陡見高峰插天，眾憚登陟，相顧色駭。某方以樵言自慰，亦不疑慮。已而果見有茆屋倚山臨路者數十家，雞鳴狗吠，儼然村落。日已夕矣，於是遣人商宿處。此數十家中，有為客店者，有為沽肆者，然人多不能容，行李輜重及某之眷屬，幸得屋宇以庇，餘人皆求蔭於大樹若巖石。安置粗定，村中人宰豬割雞，狀至忙碌□已又出藏釀餉客，酒味芳冽，而值綦廉。眾大悅，爭取沽飲。肆數家，有酒數十甕，頃刻都盡。

某見兵士及舁夫皆露宿，己獨得安處，心惴惴不自安，因向眾道歉。見眾方歡呼鯨飲，無怨言，心始安。入夜，展轉不成寐。三鼓，忽呼嘯聲自遠而至，山鳴谷應，如風起潮湧，聲勢萬千。乃大驚，知有變，急呼左右，無應者。遍蹴之，酣臥不能起，有一二起者，駭絕無人色，不知所為，而糾糾者執大刀闊斧破扉入矣。捉醒者，反縶之，從容輦金帛財貨，並執主人以行。逾山岡，至一草寨，踞案高坐者，陳老三也。三數人曳某入，摔之使跪。某至此，知無幸，不敢自大，命跪即跪，不稍抗。老三含笑熟視，霽顏詢姓名、籍貫、官階，某具告之，有乞憐意。老三大怒，拍案罵曰：「狗官，無怪汝有如許啟發，原以媚骨易得來。」啟發者，彼等隱語，蓋貨財也。某俯伏惶恐而對曰：「是，是。」老三益怒，戟指呵之曰：「若為監司大員，不惜對強盜作此態，即此可見汝平日搖尾乞憐狀。吾殺汝，如殺一狗，然不屑以汝齷齪血污乃公刃。」乃命健兒數輩褫其衣，移數百斤巨石壓其一手一足，曰：「明日當有人來救汝。歸後，為我告貪官污吏，刮地皮時勿太高興，須以汝為鑒也。」乃於山谷中牽牛數十頭至，分委所得輜重於牛背，驅之逕去。翌晨，眾醒，有大膽者，得主人於山半草屋中，一手一足已折，惟呼吸尚不絕如縷，救之得活。然自是殘廢，以貧病終。

以假兇器行劫

滬上雖鮮明火執仗之盜，而藏兇器於身者固有之，鐵尺、刺刀、手槍是也。而又有徒事恐嚇而實不足以致人生命者，為洋鐵小手銃，蓋以煤油箱之一小方圈，捶成一小管，不知者以為勃郎林手槍也。或且僅鏽鐵一段，充其極，亦惟代棍之作用而已。暮夜遇之，孰能辨別，自必聽其劫奪財物而無敢或違也。

以藥水迷人而行劫

有藏藥水於身，行狹巷中，伺有人過，傾於手攜之巾，按其手鼻，即能使人昏迷，亟褫其衣奪其物者，行劫之小盜也。

冒為郵差以行劫

自郵政創行快信，薄暮深夜，信至即遞。於是有冒為郵差以叩門者，曰有快信，啟戶納之，則盜也。少則三五人，多或十餘人，即入即閉門，於是升堂入室，翻箱倒篋，輒飽掠而去。雖上海之租界亦常有之。

冒為人夫以劫衣

有小家婦持衣至長生庫質錢者，方在櫃外論價，突有短衣持竹筐狀似買物之男子入門，摑其頰曰：「我以汝為何往，乃不顧家中兒女而在此質錢，果安所用者！」遂自櫃奪其衣，飛步出門去。婦大愕而哭。庫中人曰：「汝夫取歸耳，何哭為！」婦曰：「彼何人斯，吾之夫棄世久矣。」

馮少村皮篋為盜所奪

馮少村自吳淞附汽車至滬，夜深矣，自負小皮篋攜革囊以行於愛而近路，忽有以手槍擬其胸者，盜也，亟棄皮篋，而植立道旁。盜負篋疾行，為馬車所撞，有聲鏗然落地，而人杳矣。少村趨視之，則廢鐵管也，始大悔皮篋之棄也。

盜棺

鴉片之禁既嚴，奸商輒以土置棺中，白衣號泣，偽為扶櫬還鄉者。宣統庚戌，廈門某卡有扶柩過門者，色怪異，關吏疑為私土，乃反復詰問。其人言語支吾，為狀 大懼。啟視之，中臥一老人，鼻息尚存，逾時而欠伸曰：「吾誠醉耶？苟有醇膏，尚能飲十數斗。」瞠目四顧曰：「胡至此？得毋夢乎？」關吏大駭，知有異，送有 司詳審。蓋老人為一富家翁，縱飲醉死，葬於附近某山。扶柩人蓋盜墓者，因棺堅難開，欲久作盤桓，又恐為人所見，乃舁歸，欲從容啟之，意謂即廢棺之木，亦可 作爨薪，孰知事竟敗露耶。

臺灣生番劫人

臺灣之山產藤，粗如繩，長數十丈。人跡不到，深林蓊翳之區，滋芃茸沿盤澗谷間，生番往往匿其中持刃以劫人。

九股苗喜為盜

九股苗在施秉凱里，與偏頭黑苗同類。服尚青，性尤猛悍。頭盔身鎧，鎧重三十餘斤。又以鐵片裹髀。左手木牌，右手鏢桿，口銜大刀，上山如飛。挽強弩，名曰偏架，一人持之，二人蹶張，發無不貫，故常喜為盜。

番盜慘僇漢人

川邊關外番盜，每擒獲漢人，殺僇至慘，其最酷者，為剝皮、坐樁、放風箏諸名目。凡為番盜生擒者，先剝其皮至盡，乃斫開腦頂，注酥油其中，引火燃之，名曰人酥燈。

廣南夷人為盜

滇中之廣南一路多夷人，質而馴，不知為盜。漢人之出於其途者，若入其門，而以鹽及檳榔，金絲煙餽之，必留宿，且必酬以豚酒薪米諸物。宣統時，滇、粵大 通，商旅踵至，有外來之盜竄入，夷入其黨，群伏深箐中，持刃伺過客，得金二簏。自是遂以行劫為事，而聚眾數百人，橫行無忌矣。

某盜臨刑書聯

某盜臨刑，索筆書一聯云：「鐵頭何奇，借與你博斗大黃金印；熱血可愛，還讓我灑幾行絕命書。」

賊之類別

凡非明火執仗、塗面毀容而攘人財物者，皆謂之賊。然其中正自有別，平時各執一門，不相混雜，且各有師傳也。

其行於陸者有十二：

翻高頭，即越牆賊也。不用器具，翻身上牆屋者曰上手把子，猶言本領大也。若下手把子，須有滑條。滑條，竹竿也。

開天窗，即在屋面掀去轉瓦，拍去椽子而下也。

開窰口，即掘壁賊也，又曰開桃源。窰口愈小，本領愈大。有專至稀窰者。稀窰，臥室也。有專至歡喜燈者。歡喜燈，灶室也。

排塞賊，即撬門而入者。

闖窰堂，即白日闖也，有早闖、日闖、黃昏闖之別。

踏早青，即侵晨竊物，亦早闖之流也。

跑燈花，即於薄暮時，出人不意，攫物而逸者，又曰燈花拍過。

喫恰子，即乘主人鎖戶外出，裂鎖而入者。恰子，鎖也。

鐵算盤，蓋役鬼以竊人財物者。其人入門，必先就主家乞茶或水飲之，否則不能算。且必主家自知所貯之數目，始能竊之。

拍花，即以迷藥施於行道之人，使其昏迷不醒，攘奪財物也。

收晒朗，即乘人不備，竊其所晒衣物者也。

插手，即剪綹賊也。但用手指者曰清插，用銀皮紙者曰渾插。翦綹二字，見於《明會典》。京師謂之小綹，疑是音轉之訛。

扒手，乘人之不備而取其隨身之財物也，亦作扒掣。

拾帳頭，即偷雞賊也。

對買，即以同形式或同重量之物易人財物者，如混入商店竊買主之手巾包，而易以同式之手巾包，或籃中有錢若干，而易以同重量之磚石等是也。

其行於水者有三：

鑽底子，即至船艙中竊物者。底子，船也。

挖腰子，即不上船而以能伸縮之竹竿伸入船窗，鉤人衣被者也。

掉包，即在船冒充乘客，乘間而竊物者，亦對買之流也。

某乙再作賊致富

淄川某乙，故梁上君子也。其妻深以為懼，屢勸止之，乙遂改過自

利。居一二年，貧囊不能日給，忽一作為婦，乃託言貧苦，就善卜者問何往之善。術者占曰：「東南吉，利小人，不利君子。」兆隱與心合，竊喜，遂南行。抵蘇、松間，日遊村郭，凡數月，偶入一寺，見牆隅堆石子二三枚，心知其異，亦以一石投之，徑趨 龕後臥。日既暮，聞寺中有聚語聲，似有十餘人。忽一人數石，訝其多，因共搜龕後，得乙，問投石者汝耶？乙諾。詰里居姓名，乙詭對之。乃授以兵，率與共去。至一巨第，出軟梯，爭踰垣入。以乙遠至，徑不熟，使伏牆外，司傳遞，守囊橐焉。少頃，擲一裹下，又少頃，縋一篋下。乙舉篋，知有物，乃破篋，以手揣取，凡沉重物悉內之囊，負之疾走，竟取道歸。由此建樓閣，買良田，為子納粟，邑令匾其門曰善士。後大案發，群偷悉獲，惟乙無名籍，莫可查詰，得免。事寢既久，乙醉後，時自述之。

賊栽贓

康熙時，廣西失竊之案，真者十一二，誣者十八九。刁險之徒，與人有隙，往往以些少財物，於夜中自牆外擲入其家，至旦，則偕鄉約、村老往搜之，得所擲物，即以為真贓現獲，拘之解縣。當事者素讅其惡，轉將事主刑訊，科以誣良之罪，而蹈轍者猶屢效之而不悛。某歲，某諸生實被竊，所投呈曰賊不知何人，不敢妄指。當事者喜其愿也，批之曰：「賊本不當妄指，所控是，准差緝。」

賈五竊寶石頂

乾隆時，京師有賈五者，率其徒為翦綹賊。一日，賈自外歸，過某胡同，見車轂塞道，不能進，問其故，乃知為趨賀某相之以參贊軍務功，而獲賜寶石頂者也。越日，某設謝筵，席次，自述本朝王公以外，得膺是賞者幾人，己年最輕，蒙恩最早，頗自得。席未終，忽報中使賫諭至，乃急具衣冠跽迎，開讀之，則云：「有人奏汝於邊事多掩飾，且侵冒軍餉，念前功不深究，著收還前賜寶石頂。」中使既追取，即馳歸，賓客聞信，稍稍散。

相素驕貴，驟遭此辱，則大慚，遂謝病。高宗聞之，遣使賜醫藥食物，不絕於途。某本無病，見恩禮尚優，意稍安。踰數日，入朝，召見於便殿，論事畢，上熟視笑曰：「前日賜汝寶石頂，胡不戴？」某以上戲之也，跪謝曰：「臣無狀，負上恩。既追取，安敢復戴！」上訝曰：「朕未有是旨。」問內閣及吏、禮二部，皆不知，令嚴詰矯詔者。蓋前日之中使追取，實賈使其徒詐為者也。相驚且怒，出謂步軍統領某尚書及巡城諸御史曰：「欽賜物且被竊，要汝等何用？若三日不得，莫怪有大處分也。」諸人素懾某勢，又奉有諭旨，遂百計窮搜，凡茶寮、酒肆、旅館及形跡可疑之家，皆被騷擾。賈之徒告賈曰：「事亟矣，久則恐禍及。」賈曰：「吾以其太驕，故戲之。既擾民，可急還。」問諸人誰能為此者，一夥自

焉曰：「能。」次日，相自報曰，乃悉怨，可聞持來問賈名刺至，謂：「今日某處見有形狀慌張者，搜其橐，果得頂，但未識果為相國之 物否？其人已併獲，或按懲，或送究，皆惟命。」相曰：「為我傳語，物果是，惟須其人自將以至，吾將面詰之。」使者去未久，尚書旋至，坐定，相謝其獲賊功，且問人曾否送至。尚書變色，曰：「某方以連日窮搜不獲賊，來相國處請展限，烏得有是事？」某遂出寶石頂，且述使者形狀言語，並其名刺，尚書皆不知，蓋又賈之徒所為也。尚書大怒，曰：「鼠輩鬼蜮至此，誓不破案不休。」相沈吟久之，曰：「此輩皆亡命無賴，急持之，恐有意外變。吾之物已獲矣，姑徐徐可也。」尚書 喻其意，置不究。

胠篋者摑某生頰

某生夜讀制藝，往復數百遍，猶不熟．漏四下，誦聲益喧，意且達旦矣．有胠篋者伏牀下，躁甚，突起摑之曰：「爾非生鐵，何頑鈍若此？余焉能待！」遽趨出門外，鼓掌而去。

竊牛賊為犬所捕

嘉慶時，南匯有瀕湖而居者，畜牛犬各一，同檝而臥。一夕，主人就寢，有賊將竊其牛，犬吠於主人寢門，且以頭撞之。主人起視，賊匿不見，主人因嗔犬之吠影 吠聲也，鞭之，仍就寢。賊卒牽牛去，至大團鎮，犬潛尾之。明晨，主人起，方歎牛之失，犬之逸也。未幾，犬返，吠不止，並作牽牛狀。主人會其意，跡至竊牛者家，竟獲之，乃送竊牛者於官。

賊以翦綹術懾盜

貫城李者，京師鏢局之一，《施公案》所云神彈李五後是也。有某甲者，居與鄰，其人嚮為翦綹賊，輒身懷二錢，礱治其半邊，至鋒銳，駢夾兩指間，垂手行鬧市，鋒交，割人衣囊，盜銀物，無覺者。心豔走鏢者之豐於獲也，一日，請於 主人曰：「君家客之間關無阻者，徒恃君家幟耳，誰則不能者！我試為之，可乎？」主人譖其素行，揶揄之。甲固請。適有雇人護資往南方者，主人以客盡出傭，無 以應。甲在旁自陳願往，主人不得已，許之。臨行，囑曰：「君雖猝任事，不譖盜情，然盜睹吾家幟，必無害。惟或以新相識邀君過飲者，宜急卻勿往。」語半，且 戲語之曰：「誠知君雅善探人囊，然慎無探盜窟也。」甲聞之，亦自哂。

中途，甲遇盜，睹貫城李幟，疑甲為李氏素所識客，乃邀甲過家宿，甲坦然承 之，盜固疑其有恃矣。已，抵盜家，盛供張，肅之首坐，群盜左右環坐侍飲。酒酣，盜引一觴進，曰：「君李氏客，必

有異能。」平固懇，盜又曰：「君乎無過眼，弁特氏瞻君威容，吾儕不與君行矣。」語漸侵迫，甲乃謝曰：「幸有薄技，應得供諸君一噱。」語畢，起便旋，繞座右下，歸，自座左上。酒數行，盜又請曰：「君妙技可得瞻乎？」甲哂曰：「盍各視君辮。」群盜知有異，亟反手引辮，不獲，大驚相索視，髮種種盡為人截取，不知何往矣。甲乃徐出之袖，纍纍陳案上，蓋 甲素所習翦綹技然也。群盜不測所為，羅拜曰：「君誠神人也。」自是，甲名大著，為人護財貨，所至無敢犯者。

小李伺書生

京師之剪綹賊，有混號曰小李者，亦工剪綹術，往往於鬧市中行之。被剪者覺而獲之，雖加毆辱，弗怨，或旁人指破，則必報怨矣。有女郎坐香車，一書生行其 旁，兩美相顧，頗有情。小李者伺書生後，將下手，書生不知也。方回顧，女郎不便語，但以口頰作勢隱示，若有人伺於後者。書生覺而斥之，小李遂去。未幾，車 轉曲巷，女郎口忽為小刀劃破矣。

盲賊

京師有巨賊神於竊，雖富貴家之堅壁高墉，重門疊戶，所藏金銀珠寶，輒搜括一 空。於是被竊之家，歲以百計。捕益急而竊愈夥，坊役悉受嚴比。一日，有役晝飲兵馬司街，見有盲叟持四尺長竿杖，探路而行，將入巷，役呼曰：「此巷塞，莫誤 入。」叟諾而去。未逾時，復至，仍欲入巷。役呼如前，叟仍諾而去。役詫之，守終日，不再至。次日復待，見叟執杖來，行入巷，乃尾之。叟至巨室門首，知門雙 扃，以手探環，以杖測簷，量度多時，立杖於門側，出而就溺。役謀先竊其杖，次擊其人。往取杖，杖重百餘斤，雙手舉之不得。叟聞杖響，知有人圖之，即奔入尋 杖，手杖已去。役失色，出巷搜叟，不知何往。役思叟技如此，難以力制。次日，巨室詣縣投狀云，夜間門戶不開，財寶已失。役心知叟所為，由是沿途訪叟。後於 騾馬市見叟點杖而行，役隨至僻地，謂之曰：「汝事已發覺矣，曾知否？」叟曰：「既發覺，且聽其發覺。」遂挽役入市，至僻店沽飲，問役姓氏居址，及所轄地 段，役告之。叟曰：「既蒙相知，必圖厚贈，此地非談心之所，來日於陶然亭下俟我，尚有要言一敘，幸勿爽約。」役諾而散。晨興往候，終無叟跡。如是者三日，役復遍察通衢，忽遇之，責以欺誑。叟曰：「予久待汝不至，兩造尊室，賢伉儷酣眠熟寢，未敢聲呼，所有要言及酬謝物，已置之牀側矣，歸驗便知。」役愕然而 回，移衾揭帳，見東隅柱上插一利刃，旁列一函，金三百兩。誦其函曰：「予之行徑，為爾窺破，本應殺汝，以圖滅口，復思尚無深仇何必作孽。外三百金，酬報未 宣之惠。此後休問予事，各不相侵。倘若妄想，當以利刃為鑒。」役大慄，不敢洩。後之報竊者愈烈，諸役杖斃無數。時

南冒餌蝦弁即，跖怕雒綠，鞘准慎入室。派役守之。旋報室門向扃，亡兩鞘。宰驚訝，密招營弁捕賊，弁未至而又亡二。弁至，宰以告失，弁曰：「此飛簷走壁之人，須於上流節制。」約數弁挾器升屋上待。 仍令兵役持刃下俟。無何，見一人持杖飛來，兩臂各挾一鞘而躍。諸役刃之不及，屋弁以銅鞭擊之，鞭折弁隕。次弁復擊以雙鐧，一鐧傷賊臂，賊落地，棄鞘持杖奔 檐，仍遭鐧傷墜地，而鐧弁已為杖斷雙股矣。眾役就地縛之，則盲叟也。其杖以鋼鑄，外髹以漆，重不能舉。嚴刑審訊，京中大案悉認不諱，其黨至死不招。問何以 盲猶為此，曰：「因欲為此，所以致盲。不盲，久為役捕；惟盲，人不及覺，始得至今日耳。」乃戮之以狗。

賊為舟中老人所欺

運河經無錫北門外，曰蓉湖，湖水寬廣，帆檣林立。有竊賊，善泅水，凡舟載貨以泊者，恒為所取，案如山積，不能破。一日薄暮，有巨舟掛帆來，抵水濱，帆 落，遂泊焉。賊自岸側睨之，窗掩無所見，遂泅水至彼岸遙望，則見窗洞開，燭熒然，白髮老人據案坐，手執卷審視。時尚早，遂就茶肆小憩。二更許，仍隔水窺 伺，老人態如前，風自窗入，吹手中卷，卷頁一一如輪轉，不之覺。以為是必老於行旅者，挾巨資，故無寐，實則睡已熟，燃燭作展卷狀者，示吾輩以有備耳。時不 可失，勿為所欺。於是潛行水中，距舟尺許，出水，探首向窗視，木匣縱橫，列榻下，高可二尺，廣半之，燭花大如棗，老人鼾聲如雷，涎自口角流下。案側有鎗， 不及五尺，銳利有光，取之出。視老人，寂然，膽陡壯，蛇行入，先以繩寬縛老人於椅背，轉身挾木匣一，急從窗出。力過猛，舟動，老人覺，顧身縛不能立，手探 窗際，僅及腳跟，捉之，竟脫，遁去。賊既入水，知老人有備，伏舟底。須臾，矢果雨下。夜將半，始行，未及半里，老人泅水尾追之。木匣重，行遲，幾為所獲。 將及三里橋，適有舟自橋出，櫓搖波動，乘間竄橋下，置木匣而後遁。老人無所獲，乃返。自忖雖辛苦，幸有木匣在。明日人靜時，至橋下取歸，啟視之，則磚石 也。大懊喪，誓不復作賊。踵皮已脫，不良於行，匿鄉曲，以更夫終。此咸豐時事也。

刀客竊印

山東多刀客，往往禦人於 國門之外，然矯健絕倫者，亦不多覯。咸豐時，登州某縣有刀客某，猱捷迅速，垣壁所不能隔。其友某，有技，與之相埒，亦刀客也。刀客犯案纍纍，官府購之急， 則逃至汴，充捕役，凡案情重大非弋獲不可者，恆責之。某夜，撫院忽失印，即令緝之。某奉命躊躇，知為巨賊，密索諸城內外，凡城垣之上，樓房之脊，以及船 桅、旗竿之顛，搜之幾徧。一夜，至城東北鐵塔旁，見有人自頂下，瞬息無蹤。因超越而上，伏候之。須臾，其人返，相視驚喜，則友也。與敘間闊，並詢竊印故。 友曰：「吾

來尋君，恐非此不能逃，且將一試技能，使知吾輩中人有人耳。兄曷偕我去，何充此齷齪捕，受官府惡氣耶？」某然之，反撫印，偕友行。撫窮緝之，渺矣。

呂二改行致富

呂二，賊之雄也，不知所從來，或曰湘人，或曰鄂人，或曰皖人。其蹤跡以皖城為多，凡江湖流竊來皖者，必呂允，始可施其技。其竊也，禁用暴力，雖攜械，當破獲之際，務以智自脫，否則寧弭首受縛，不得傷人。

歙有曹某，其大弟子也，能傳其術。邑之富人方迎娶，奩具極豐，呂與曹及其他一人往，雜眾中為偽觀者。入其室，使一人手布包走，且呼曰：「賊，賊！」布包 者，其所早備以為囮，中敝衣數件，無他物也。眾人驚起競逐之。其人行甚疾，眾追稍遠，曹則盡捲几案鋪陳一切，乘間分塞來賓所乘輿之底。眾追得之，審其非，釋令去。歸而陳設不見，皆大駭。方紛亂間，曹與呂又盡竊其首飾之貴重者去矣。久之，亂定，始覺，已不可追。

呂之教人，分別門類，鑽穴者，踰牆 者，剪綹者，探鑰者，各以類相從。其避光匿影、絕聲滅跡之法，暇日輒為其徒口講指畫。晚年洗手，不復為此，亦戒曹令自懲毖，曹不能從。呂六十餘，乃經商於 外，七十四始還皖，富已不貲，人已不復知其向為賊矣。一旦，忽柬招城中紳商農工有名者數百人飲宴，酒酣，出簿籍一，盡列諸人姓名，上書某若干，某若干，按 籍付資。眾驚怪不受，呂笑曰：「我即向日之呂二也，擾諸君多矣，簿記具在。今行將就木，故躬行陶朱之術以贖前愆，此非盜泉也。今於諸君，本利皆清償，不更賈污名入泉下，不亦善乎！諸君拒我，便非與人為善之義。」眾不得已受之。所餘猶可萬金。歲餘，呂疾，召其徒，舉餘款盡分授之，令各自謀生，毋更為此，遂 卒。其徒得資，亦頗有改行者。而曹終不悔，後十年，斃於錢塘獄。

曾文正有珠被竊

曾文正入覲，恩禮優渥，賜物累累稱 異數，中有明珠一顆，綰以金絲，綴之項下，斯須不去。一日有讌會，賓客滿座，談次，或謂近日京中劇騙甚多，且其術至黠，不可捉摸，吾輩宜慎之。曾掀髯笑曰：「鼠輩伎倆，吾未之信。果能騙得乃公項下珠者，斯神技耳。雖然，吾知其無此術也。」越宿復入覲，乘肩輿入禁城。禁城地廣漠，一望可數里許，於晨光熹微 中，見有車遠至，一出一入，須臾已近。車中似一親貴，鬚眉殊軒爽，似曾相識，然實不知其為誰。曾出輿步行以示敬，親貴亦步行，忽揚聲曰：「爾非某某乎？」曾唯唯，卻立，似有所思。親貴前謂之曰：「二十年前某月日，曾與

足下一面。當時足下無鬚，亦方年少。今日相見，足下之鬚如許班白，余亦于思爾爾矣。」言時，以指自捋其鬚，並引鬚與曾鬚相比。既而大笑，拱手遂去，曾亦登輿進。無何，朝罷歸，方欲解衣而明珠已不翼而飛矣。駭甚，徧索不得，始悟所遇者，剪綹賊也。又數日，應同鄉某御史之約，赴戲園觀劇，顧曲者或木天名宿，或豪貴少年，座為之滿。劇將半，覺靴中似有不適，脫之，有物墮地，拾而視之，則曩日所失珠也。

鑪坑內有賊自首

周某家有菊，一日，閒步庭前而賞之，忽聞大呼曰：「有賊！」其聲暗嗚，如牛鳴盎中，舉家駭異。俄連呼不已，諦聽之，乃在廡下鑪坑內。乃邀邏者來啟視，則儽然一餓夫，昂首長跪，自言為前夕乘闇闌入，匿於此，冀夜深出竊。不虞二更微雨，有人移醃虀兩甕置坑板上，遂不能出。尚冀雨霽移下，乃兩日不移，餓不可忍。自思出而被執，罪不過杖，不出則終為餓鬼，故反作聲自呼耳。

文淵閣書被竊

文淵閣多藏書，每年伏日，例須晒書一次，十餘日而畢。直閣事者不監視，供事下役輒竊之以鬻錢，惟所竊皆零本耳。

太和門庫物被竊

太和門左有明庫六，歲派滿大臣二員，督率司官盤查一次。每查一次，即為其從人竊一次。其中一庫，皆簾幙衣履之屬，中有珠幔，寬長可八尺，為珍珠所穿，四圍以紅綠寶石間之，小者如綠豆，大者如龍眼核，線已朽敗，一抖晾，則珠紛紛落，必一一拾而裹之，記於簿，加印花焉，然已易為贋者矣。更有明萬曆宮人繡履七八箱，嵌珠如椒，皆假者。更有皮張庫，則皆鞹矣。至金庫、銀庫，則必歷年報空也。

庫丁竊銀

戶部銀庫有庫丁，凡四十人。開庫之日為堂期，月九次，合加班之堂期計之，凡十餘次。每一丁，月有三四次可當值，出入累千萬，無不有所竊。三年滿役，除行賄滿尚書規費六七千金及保鏢費外，尚可餘三四萬金。堂期入庫，四時均赤身，而滿尚書公案魚貫而入，取官製衣褲著之。運銀疲乏，可出而小憩。其復入也，仍裸而至公案前，張兩臂，露兩脅，胯亦微彎，更開口作聲，以示全體無夾帶也。然所竊之銀，則在肛門中，人不及察也。聞業此者，先以

鳴弗出大肚門，以次而易雜弗、鳴弗、鳴弗，均庫吏加。大之，更塞以重十兩之鐵丸六七枚，則每次塞銀時，至少可五十兩矣。又有一法，則藏銀於夾底水桶。蓋京師街衢多塵，堂期必備清水灑路，庫丁乃於桶底加板一 層，銀入其中，俟堂官散，即從容擔之而出。

賊竊國璽

皇帝有傳國璽，而又有國寶，存庋奉天大內者，亦數十計。同治時，重修玉牒成。先一日，由內閣恭請御璽，以備鈐用。滿學士某實司之，驗視無誤，即藏之庫中，且閉戶而下鍵焉。時滿大學士為寶文靖公鋆及靈某。靈時已回 第，忽急趨入閣，召某而謂之曰：「所藏之寶，盍再視之。」某如命而往，庫門之封識宛然，及逐一啟驗，則皇帝親親之寶，已不翼而飛矣。某惶急覆命，寶聞之，亦不知所出，且欲即時奏聞請旨。靈止之，手百金之銀票與某曰：「置匣中，明日當有驗，第勿聲張。」及歸家，一夕目不交睫。未明入直，急啟匣審視，則玉寶在 其中，而銀票渺然矣。

李某遇鐵算盤

江西李某以貿易往來蘇、杭，亦老於江湖者也。嘗自杭州歸，中途有少年求載，同舟 者咸拒之。李見其衣服襤褸，躑躅江岸，心憐之，語同舟者曰：「孤客無歸，大可憐憫，何惜此一席地乎！」乃招之登舟。至常山，將舍舟而陸，少年顧諸客曰：「萍水相逢，幸附驥尾，今將分手，頗思一盡微意，供諸君一飽，願聞所嗜。」諸客曰：「昨過某處，見市中饅頭頗佳，今思之，食指猶動。既承雅意，得此足矣，他不敢請。」時距其地已遠，諸客姑以此難之，且知其貧，必不能辦之。少年曰：「可。」乃還至其所臥處，蒙被而臥。眾呼之，曰：「毋擾清夢。」眾曰：「吾曹 飢矣，饅頭安在？」曰：「諸君何汲汲若是，頃方起餿裹餡耳。」臥如故。久之，覺熱氣縷縷，自其被中出，眾異焉。或曰：「此渴睡漢鼻息耳。」俄少年起曰：「饅頭出籠矣。」發其衾，纍纍者皆是也。眾客飽啖，咸果其腹，異而叩其術，笑不言。食已，登陸，獨約李會於三里外。李至，少年已先在，出數紙為贈。視之，自玉山至李之鄉里止，一路舟車，悉為代僱，此則各牙行之票據也。李怪問之，少年曰：「不敢相欺，某乃江湖所謂鐵算盤者也。不必探囊胠篋，而能以術取人財。舟中諸客所齎，已各分其半矣。以君長者，故絲毫未取，且為君代僱舟車以報厚意。」李大驚，又甚感之，再三致謝。少年曰：「舟車之費，皆取之諸客，何謝 焉！」李曰：「相距且數百里，何能咄嗟而辦？」少年曰：「我輩於千里外物，不難立致，況數百里，直咫尺耳。」又謂李曰：「江湖間如我輩者不少，君此後橐中 宜置五穀少許，或官府印花，方不為術士所算也。」遂別李而去。李持票據示牙行，無不合契，沿途舟車悉應付如數。

襄河上下游多女賊

襄河上下游多女賊，行旅苦之。山陰某游幕陝省，以事南旋，溯襄而下，有同行船十餘艘，魚貫而進，守望相助。一夕，入鄂境，叢山峻嶺，四無人煙，以時晏不 復前，遂泊於中流。每五六艘駢列，聯以巨纜，兩端距岸各數丈。夜闌，諸人以倦而睡，某以吸鴉片煙未寢，斗聞呀然一聲，出自鄰舟，亟起依窗而矚，但見月明水 靜，一黑影向叢山飛去，霎時已失。舟人紛覓無獲，某亦手持水煙管過鄰舟問訊。鄰舟一武弁，鬚眉偉然，歎曰：「作客大不易，此間素號匪藪，雖萬山峻拔，上干 雲霄，飛鳥不至，罔論人跡，而實為宵小之安樂窩。舟泊中流，余竊惴惴。三更後，萬籟俱寂，猶嘿然危坐，旋覺舟微震，知有異，乃以藏文憑之小箱置枕旁，薦刀 假寐。賊先登君舟，見君未眠，乃過余舟。聞余鼾聲大作，啟門逕入，以手攫箱。余遽躍起，出其不意，揮刀擊之，賊嗷然奪門遁。」譚次，某落紙煤於槽中，俛拾 之，得一物，血模糊，燭之，玉皙，一女子手也。諸舟恐復有賊來，不敢留，星夜啟棹南下。

竊銀角

廣州鑄錢局會計員，每日會計出入，往往少數十金，莫測其故。蓋凡工人入廠時，每人率攜有香蕉數枚，乘人不見時，輒嵌一二角之小銀錢於蕉中吞之，出廠則從大便取出。工人勞苦，必不能禁食香蕉，故竟無術以禁絕之。

匿小兒於箱以竊物

光緒時，有奇竊名於江湖間。嘗令數小兒懷種種鎖鑰及破衣敗絮藏皮箱中，使人舁以上汽船，一若旅行之輜重者，汽船中人自以之入箱艙矣。箱之底板有機捩，至中途，則撥機而板脫，小兒出，乃徧發他箱，取其珍物，而以己箱之物實其中。及船至埠，則小兒雜人叢中出矣。

竊箱籠及木器

杭州某宅，嘗以喜慶事演劇三日，至第四日，主僕皆倦，夜未闌，臥矣。賊十餘輩入其室，取箱籠及木器，乃張燈啟門，相與擔負諸物，雜沓而出，且佯相語曰：「吾輩辛苦數日，主人不諒我，欲我輩連夜還人物，豈非不情！」時更夫聞之，以為必某宅僕人也，因勸之曰：「汝輩受雇錢，作事乃義務，何可深怨！」則群叱之曰：「此何與汝事，乃須汝饒舌。」比明，主人見大失物，問更夫，始知賊故以是欺更夫也。

凡小銀飾肆門前之櫃，恆置一燈，肆夥即坐其旁，以事工作。一日，有狀似甚困憊者至其處，哀之曰：「吾患瘡，幸某善士與我一膏藥，云貼之立愈，欲借汝燈一用可乎？」店夥允之。即就燈將膏藥揭開，出不意，貼膏藥於店夥之口，便攫貴重首飾去。逮揭膏追賊，去已遠矣。

竊驢之狡

金陵聚寶門，即南門也，層譙壯麗，複洞宏深，又當四通八達之衢，行人如蟻，肩背相摩，妙手空空兒，遂於此肆其胠篋之技。一日，有鄉婦騎驢入城，其夫執鞭 隨於後。行至半洞，忽以人多前後隔斷，可望不可即。半嚮，又有人載巨囊，散漫龐大，夾於婦之左右而行。良久人稀，婦忽自空中下墜，身猶在，腳猶在鐙，惟驢 則不知何往矣。夫亟就而扶之起，詢其故，婦茫然。蓋此輩黨羽頗眾，見此驢可得重值，因密遣其黨，佯為擁擠，使騎者不能左右顧，乘間即斷驢之銜勒與鏤膺，而 以兩人托鞍於空中，又以錐刺驢尻，使負痛急走，既遠，即撒手而去。夫見婦墜，必急視其受傷與否，不及追賊，賊即於此時遠遁矣。

賊聞僧吟詩而退

揚州平山退居庵某僧耽吟詠，光緒乙未重九夕，方徜徉禪榻，挑燈搆思，漸入深夜。有偷兒至，蓋讀其香積廚略有所蓄，故穴牆而入也。既入，見僧方苦吟入定， 充耳不聞，乃至隔房而肆搜括。詎僧忽得句，起而吟曰：「風月雙清偷不得。」偷兒驟聞之，大驚，以為僧已覺之也，僅攫其輕便者，亟竄去。僧聞聲出視，則山門 洞開，經鑪禪杖猶狼籍滿地也。

弄手

滬人呼翦綹賊曰弄手，猶言扒手也，亦曰癟三碼子。非專以翦綹為業也，可竊則竊，否則行乞。

垂髫女為弄手

上海之弄手，有以垂髫女為之者，以其尚未成年，人多忽而不察也。其人衣飾華潔，舉止大方，每擇嫁女之巨室，伺於門，見有女

異阵異，即尾之而進，升至大堂，主人輒誤以為女賓之偕來者也。周旋其間，乘間攘物，於是有搜竊新婦待御之珍品者矣，有被奪小兒隨身之飾器者矣。其從容者，或且隨眾筵宴，果腹而出，而 主人、賀客皆不及覺察也。

上海飛口有神技

上海翦綹、扒彝之賊至多，然類分部別，名目至繁，聞其中有五等。一曰裏 口，乃以小翦翦物者。一曰外口，乃以康熙大錢磨成刀式割物者。一曰竊口，乃以手掏摸者。一曰盜口，雖係偷竊，而帶有強橫性質，如長江幫中之扒兒手者。一曰 飛口，則飛行絕跡，神妙不可思議，為最上乘矣。光緒壬寅、癸卯間，一客自直隸保定來，既至滬，即往謁探捕，請曰：「弟在北方，時運不濟，故作南游，冀託諸 公福庇，在此小作勾當，旬以為期，即當他徒。」探捕詰之曰：「君欲得若干乎？」客曰：「不敢多求，三四千金耳。」聞者皆撟舌。蓋若輩向無大志，一人十日，多至數百金而止耳。群對以為數太鉅，恐不能如願。客訝然笑曰：「北方萬金猶不奇，上海為全國第一商埠，區區者何足介意！總之與諸君約，以十日為期。如得 手，弟取四之三，以一奉贈。將來諸君北上，亦當稍盡地主之誼，以答盛情。」眾曰：「然則俟吾輩商之領袖，以定可否。」眾乃謁公共租界海寧路匯四捕房總捕 頭。總捕頭曰：「此間向無大宗交易，客今放手為之，若肇禍者，諸君奈何？我奈何？客亦自將奈何？事後倒蝦籠。【贓到手復吐出者，謂之倒蝦籠。】又奈何？誠 不如其已也。余斷不允。」眾曰：「請自往復之，可乎？」總捕頭曰：「可。」既見客，辭以不能。客曰：「允否，君之權力，某不敢強。既不見許，某休憩數日，即他往耳。」總捕頭曰：「能即日行乎？」客曰：「君欲某行，即以明日上道。」總捕頭曰：「甚善，願君以相片見惠。」客勃然曰：「惡，是何言！予既不有求於 此，則相片即非君所能索，不可得。君必欲得者，毋寧得予之頭。」遂忿然作色而別。

明日午後四時三十分，總捕頭散步道左，方探手於懷，索時計，則時計及鍊並囊中一千數百圓之紙幣，不翼而飛矣。總捕頭震怒，乃召通班探捕，嚴諭之曰：「若輩辦公乃如此！外間竊案層見迭出，今且侵及我。姑以一日為限，明日此時必以原物見還，不則若輩悉罷斥，予將於本國或香港別選能者來。」眾退，惶急無計。有疑為客所為者，大索客，不可得。一再集議，以某與客略識，迫其 躡客蹤，謂之曰：「子覓得客原物來，客昔者所要約，悉如命，否則子先有所不利。」某曰：「客於城中亦有寄宿地，且姑覓之。」

至則客固未出也，某為致眾意。客笑曰：「今不能若是易矣。子往語諸君，任予留此三月，買賣無定數，十萬八萬，視予力所及。且尚有一要言，子其識之。大名鼎鼎之總捕頭，當以 相片見贈，俾留為紀念。不然者，予謹俟於此，諸君其何能為！」某退而復命，往

復問識，知以 乃知、禹亟顧是識。識是，案原物，皆大笑曰：「咄，此豈汝所能 索者。取之誰，當還之誰耳。煩語總捕頭，明日可仍於原時原地，遊行如前狀，自有人致之，毋多言。」某不得已，諾而退，復命於總捕頭。

明日將屆 時，總捕頭至其地，蓄意以伺之，乃久之而四時半矣，五時矣，猶寂然。時捕探亦有立於旁者，總捕頭曰：「彼乃敢戲予！」探捕中有一人言曰：「渠矢言矣，當不 失信，盍於身畔詳檢之。」總捕頭如言，則原物赫然在身，瞿然曰：「有是哉！彼之手腕靈敏神妙，一至於是耶？果若何而竊，若何而還，若輩試詢之。」

某乃往詢之客，則曰：「今不必言取，可問總捕頭以四時三十分時有一快馬車自東疾馳而來，幾撞其身，左側一人以手略推，始免，撞者為誰乎？」某以告總捕頭，總捕頭曰：「噫，吾知之矣。衣玄色小襖、灰色坎肩，目架墨晶眼鏡者，殆其人也。」

上海小工竊物

上海小工之竊物，最多者為各大汽船碼頭。汽船至，蜂擁而上，為客運行李，雖有碼頭巡丁、水上包探之保護，偶一不慎，即已遺失，此老於行旅者所皆知也。更 有專運棧貨之小工，即俗名槓棒者，其盜物手段，尤極靈活，不論南北雜貨、藥材、食物、茶葉、米糧等類，若輩均能一一竊之。且匯山碼頭一帶，竟有專收碼頭賊贓之商店。所收者，藥材為多，雜貨、茶米等次之，洋貨、布疋則甚鮮，蓋以箱篋堅固，不易竊也。

竊蓋

上海馬路不能溲，溲必於巷，且有木柵或水泥所築之短垣以識之，亦未可隨意自由也。一日，有鄉人就而溲焉，置所攜之蓋於地。蓋即傘也。一偷兒見之，取蓋，夾於脅下而亦溲焉。鄉人溲畢覓蓋，偷兒曰：「汝自不謹耳。當識之，他日必如我之蓋不離身而後可也。」

竊玉搬指

載澤出洋考察法政、海軍諸事歸，一日，與京尹晤於六國餐館。京尹言京師為四方奸宄所聚，其徒之變幻不測，有常人所百思不得者，往往近身之物，亦取之如 攜，誠可怪詫。載笑曰：「此輩鼠竊狗偷，欺田舍郎，得衣食耳，能有異術耶？」京尹曰：「是不盡然。如吾所聞，某侍郎即嘗墮其術中。」載曰：「彼自疏忽，非 宵

人之骨。」因翹指示茶尹曰：「此御物曰吾搬指，日用之數年矣，刻不去身，能取之者，則吾服之矣。」京尹唯唯。

越數日，德公使館開茶會，柬邀 我國大員，載亦往。座有虬髯碧眼兒，頎面碩身，被軍服，趨前握其手曰：「柏林一別，今已三年，君丰采乃勝前日，可喜可賀。」載瞠目，不知誰何，以其外人，即姑應之。其人數語後，匆匆他去。旋覺有異，視其手，搬指亡矣。問德使，則亦不識其人，謂但見其衣服華麗，疑為貴賓。載恥於前言，不告人，驅車而歸。甫及 門，京尹亦至矣。問來意，出搬指曰：「頃方退朝，有人衣服形容如宮監者，以此物將至，云頃從公索觀者，囑為交還。物既見付，即轉身去，當時未及窮詰，頗 疑。顧其人直入宮門，則又似無可疑者。」載良久，乃恍然，蓋當日無心一語，已有屬耳於垣者矣。獨不解此中人物，乃有洋人有宮監也。

江輪竊履之賊

宣統庚戌冬，程善之與數友附汽船赴皖，在舟中，數人列坐一榻，各脫履置榻旁，盤膝於榻而談。時天方寒，眾多著西式煖鞋，竊者涎之，乃欲以物寄榻畔。眾不 許，乃去。須臾，聞船尾有人噪呼云：「得一賊矣。」翹首望之，果見有人擒一賊，自船後來，左握其髮，右扼其腰，牽曳以行。賊力與支拄，逡巡過榻前。眾方注視，中有方某者，最機警，覺有異，即跣足起立，握賊衣，則榻下之履已盡入賊懷矣，一一搜出，幸無失。擒賊者怒益甚，吼曰：「賊已被獲，何敢爾耶！曳懸之前 桅，看如何？」且詈，且蹴以足，乃引去。在榻前方苦掙，故行甚緩，數武外，忽疾如風。眾頗訝之，繼乃悟其本為一黨也，特以無因俯首拾履，故出此計耳。

竊賊易裝以惑人

史某以事赴鄂，在汽船客艙，竟日無事，倦而少息。方徙倚間，有過其前者，著單呢袍，戴瓜皮帽，被服殊樸。見史方偃仰，乃俯視箱籠，趦趄而行，猶屢回顧，乃去。一炊許復至，則一布袍舊西式便帽，類僕從者。史不為意，偶見其一掉頭，則又向者面龐也。疑甚，乃佯閉目以寐。須臾，其人手一茶壺至前，呼曰：「先生 飲茶否？」史不應□以為酣也，遽攫其身旁物。史猝躍起，挽其髮，按之仆地，將飽以老拳。其人無言，惟號呼乞命而已。須臾前艙一人奔至，噪曰：「失翡翠鼻煙 壺矣。」見其人，大喜，曰：「必此人也。」搜其身不得。見地有茶壺，揭蓋視之，鼻煙壺在焉，怒曰：「此值數百金，鼠子乃敢盜之耶？」憤憤語史曰：「君請釋 手，此人，僕當交船主重責之。」遂提曳以去。久之，無所聞。問水手，則固未白船主也，乃知其為一黨矣。

有皖人 某甲者，聽鼓歷下。一日，得其鄉人某乙函，借銀幣百圓，惡之，置不答。越日，又索百金，仍不理。夜分，乙飛躍入甲宅，以銛利之匕首刺牀頭，盡携其黃白物以 去。甲懼，鳴於官，捉乙，已失所在。事後十餘日，補用道丙亦皖人，復得乙函，索千金，并使送至某關帝廟橫匾中。屆期以百金往，守以警兵，而終夜無所聞，視 金，亡已。丙怒警察之失職，限以期使捕賊，逾期則索償於警廳。警吏怒且急，明偵暗訪，城市騷然，終不濟，而警廳存款亦不翼而飛矣。凡皖人之在官者，莫不慄 慄危懼焉。

焚悶香以行竊

有於深夜攜悶香入人家焚之，使其合室之人昏迷不醒，席捲財物，從容而行者。比覺，則杳如黃鶴矣。

鄰人穴牆以行竊

滬上家屋之有石庫門者，以幢【一樓一底曰一幢。有所謂半幢者，騎樓也。廂房亦有樓，則曰半幢。】計，不論為五幢、三幢、二幢、一幢，在一門之中者為一 家，然左右之牆皆與他家合，非獨立也。馮藎忱居克能海路之存厚里，一夕，出觀劇，盡室偕行，獨閽者留守。其左鄰之人穴廂樓而進，啟其篋，竊衣飾以去。閽者 在樓下，微聞有聲，以為貓鼠也。觀劇者夜闌返，倦而寢。翌日晌午，閽者起，出門偶眺，見左鄰之門已扃，窺其隙，闃無人，忽有悟，告藎忱，發篋視之，空矣。 乃始悟昨夕之賊，非自外來，故雖警察林立，無人覺察也。

棍騙類

販豬仔

以強力取不義之財者曰棍徒，以詭計取不義之財者曰騙子，雖與盜賊異，而其見利忘義則同　販賣豬仔之人，則強力詭計悉用之，是合棍徒與騙子而為一也。

豬仔，內地人民被拐出洋，略賣為奴，使供一切苦役，以若輩蠢如鹿豕，因以豬仔名之。蓋南洋群島多有不肖之徒，勾通地棍，誘致

[illegible]商，可得重值。愚者為所惑，輒從之行，乃引之入販者所。販者假旅館為窟，入其室，乃錮之，令不得出，甚且囚之於木籠，籠中 一人或二人，日給饘粥二次。俟議價既定，即囚之，載入海舶以去。所往之地，大抵為新加坡、庇能等埠，沿途發賣，或質之於人，而受其值，蓋即沿襲販黑奴者之 餘智也。

其次者以借資為誘置之媒，凡遇淪落不偶之工賈，則佯稱借以資本，俟出洋得業後，以漸清償。惟出洋後所止之地點及受雇處所，須聽借以資 者之指定及介紹。而豬販於其出洋時，即傳電告知指定之處，蓋即海外販豬機關或雇豬仔者。逮此人出洋至其所指定之處，雖明知已為所誘，而雇者販者之合同已成 鐵案，不能自拔矣。若能以工資償借款，則始得回復其自由。

僱用豬仔之法最毒者，為誘之以賭與煙。華工麕集之地，每有多數賭館，番攤、牌九諸賭 品無不備。若輩好賭，而十無一勝。館主故為慷慨，任其賒欠。於是以可賒欠而賭愈狂，賭愈狂而所欠愈多，所欠既多，館主乃以此項賭賬劃歸之僱工者。故有多數 華工，因賭賬之糾葛，其工資已領至十年以後者，遂至終為人奴矣。其誘以煙者，僱工之主人密設鴉片肆於工場左右，故廉其值，華工多就此以休息，煙癮乃成。癮 既成，晏起早息，每日工作之成績自劣。彼僱工者以成績計，於是工力愈減，而畢工之期愈延，畢工之期愈延，而受入之工資不耗於賭，即耗於煙，至是而遂無一幸 免者矣。

其在祕魯者，多售之於寮主。寮主皆歐洲豪猾，稍集資本，前往承領墾地，而購我華工以代牛馬者也。寮主之視豬仔實不如牛馬，每日晨起， 用鐵鍊橫鎖，牽連就役，每日止給一麵包及香蕉二枚。監以黑奴，稍不如法，箠楚交下。夜則嚴閉斗室，梏其手足於榻，使不得轉側。更豢惡犬數十頭，如有逃者， 即放犬追之，嗅氣尋覓，百無一免。獲則斃之以手槍，甚且泡以沸湯，焚以烈火，慘不可言。光緒某年，祕魯有一寮主尤兇惡，曾殺華工至千數百人，積顱骨如山 阜，植花木其上，以作京觀。

拐帶婦孺

拐帶人口以販賣於人者，凡繁盛處所皆有之，而上海獨多。蓋華洋雜處，水陸交 通，若輩遂得來往自由，肆其伎倆。有自內地拐之至滬者，有自滬拐之出境者，或充奴僕，或作豬仔，而警察有所不知，偵探有所不及。其受害者，則以婦孺為尤 甚，蓋知識幼稚之故也。其應用之方法，強力詭計相時而行，亦合棍徒騙子而為一人者也。且警察、偵探非惟絕不過問，甚且從而袒庇之，蓋得其賄也。所拐婦孺， 先藏之密室，然後賣與水販，轉運出口。婦女則運至東三省者為多，小孩則運至廣東、福建等省者為多。若輩謂婦女曰條子，小孩曰石頭。其上汽船也，更有人為之 保險，船役亦有通同保

隙者，恍此為因果，與各處偵探相交通，故絕無破案之事也。

揚州、蘇州、松江、無錫之鄉女，以上海工資較內地為昂，每出而就傭於巨室。至滬，則投薦頭店。薦頭者，介紹傭僕之人也，然亦有以拐賣為事者。陽以介紹為名，而導入邪僻之旅館，先與姦宿，無幾時即入拐匪之手矣。

自成都、重慶而下，直至黃州，中有匪徒出沒，交結甚隱祕，且有以拐帶婦女為業者，亦復彼此交通。其拐少婦之術，往往令其黨之婦女，騎驢遊弋村落間，見有 鄉婦騎驢出者，其夫若從於後，則故策驢令傍鄉婦驢以行，遂與鄉婦互通名居，佯與殷勤，而陰策驢令行漸速，鄉婦不覺亦速，則已與其夫隔遠。如是數轉，鄉婦路 迷急遽，則慰之曰：「勿恐，前途有吾親串家，可往小憩。若旰，即可宿。」遂引至匪所。入門，此婦即他匿，室皆男子。鄉婦睹狀，必號哭，則令人捽而痛拱之，且告之曰：「汝已入吾穽，不從即死。」以絕其念。因使其黨污之，名之曰滅恥。婦人既被恐喝，又失身於人，則心漸灰矣。因令他匪偽為受主者，向匪家購以為 妾，而好言問其自來。婦人必泣訴其冤苦，乃偽為不忍者，而退諸匪家，則又痛拱之。徐察其果無變志，乃又使一匪購之，問如前。如再言，再拱之。如是三四，最 後愈慘酷，直俟其不敢復言，始令人攜至市鎮賣之，故絕鮮破案者。

其被拐者直接之害有二。一戕賊肢體。肢體為人所同具，而被拐之幼孩，則肢體輒 多戕賊。其橫受鞭笞刀鋸以死者無論矣，如毀傷面目，刖割手足，為玩物斂錢之具者，隨在皆有。所最慘者，或豢養幼孩為侏儒狀。法以幼孩納身入甕，故出其頭，豢養數年，頭大身小，遂成侏儒狀。或偽飾為人首獸身狀。先碎割幼孩肌膚，使之流血不止，即活剝犬羊等皮，緊貼孩身，不久即自黏合，藉以演劇炫人。二剝奪人 格。人莫不各有其高貴之人格，而婦孺被略，則人格亦被剝奪矣。舉人生一切應有之權利，既為拐匪所摧盡，而更導之以邪淫，誘之以罪惡也。

攫孩勒贖

道、咸以還，京師風氣日偷，宗室子弟往往遊博無度，資盡則輒往荒僻，攫農家乳孩以歸。次日，故張帖招領，託詞途中拾得者。至農家來贖時，則又多方勒索酬金，必取盈而後止。

采生折割

江湖匪徒有以采生折割為利誘拐小兒者。其得之也，以強力，以詭計，亦合棍徒騙子而為一人也。乾隆時，長沙市中有二人，牽一犬，較常犬稍大，前兩足趾較犬 趾爪長，後足如熊，有尾而小，耳

舁目如犬，絕不類犬，而遍體則犬毛也。能作犬言，唱各種小曲，無不按節。觀者如堵，爭施錢以求一曲。縣令荊某途遇之，命役引歸，託言太夫人欲觀，將厚贈之。至則先令犬入內衙訊之，顧犬曰：「汝人乎，犬乎？」對曰：「我亦不自知為人也，犬也。」曰：「若何與偕？」對曰：「我亦不自知也。」因詰以二人平素所習業，曰：「日則牽我出就市，晚歸即納於桶，莫審其所為。一日，因雨未出，彼飼我於船，得出桶。見二人啟箱，箱有木人數十，眼目手足悉能自動。其船板下臥一老人，生死與否，我亦不知。」荊拘二人鞫之，初不承，旋命燒鐵針刺入鬼哭穴，極刑訊之，始言此犬乃以三歲幼孩作成，先用藥爛其皮，使盡脫，次用狗毛燒灰，和藥敷之，內服以藥，使創平復，則體生犬毛，而尾出，儼然犬也。此法十不得一活，若成一犬，便可獲利終身。所殺小兒無數，乃成此犬。問木人何用，曰：「拐得兒，令自擇木人，得跛者、瞎者、斷肢者，悉如狀以為之，令之作丐求錢。」荊得狀，即率役籍其船，於船上得老人皮，自背裂開，中實以草。問何用，曰：「此九十以外老人皮也，最不易得。若得而乾之為屑，和藥彈人身，其人魂即來供役。覓數十年，近甫得之。又以皮溼未能作屑，乃即敗露，此天也，天也！今但求速死耳。」荊大怒，乃命人械繫之，牽之至市曹，暴其罪而搒死之，觀者稱快。久之，犬亦餓斃。

乾隆辛巳，蘇州虎邱市上有丐，挈狗熊以俱。狗熊大如川馬，箭毛森立，能作字吟詩，而不能言。往觀者施一錢，許觀之。以素紙求書，則大書唐詩一首，酬以百錢。一日，丐外出，狗熊獨居。人又往，與一紙求寫，熊寫云：「我長沙鄉訓蒙人，姓金，名汝利。少時被此丐與其夥捉我去，先以啞藥灌我，遂不能言。先畜一狗熊在家，將我剝衣捆住，渾身用針刺之，熱血淋漓，趁血熱時，即殺狗熊，剝其皮，包於我身，人血狗血相膠粘，永不脫，用鐵鍊鎖我以騙人，今賺錢數萬貫矣。」書畢，指其口，淚下如雨。眾大駭，擒丐送有司，照采生折割律，杖殺之。押解狗熊至長沙，還其家。

光緒丁丑九月，揚州城中之教場，有山東人張設布圍，任人入覽以售錢者。其中有奇形人五，一男子上體如常人，而兩腿皆軟，若有筋無骨者，有人抱其上體而旋轉之，如絞索然。一男子胸間伏一嬰兒，皮肉合而為一，五官四體悉具，能運動言語。一男子右臂僅五六寸，右手小如錢，而左臂長過膝，左手大如蒲葵扇。一男子臍大於杯，能吸淡巴菰，以管入臍中，則煙從口出。一女子雙足纖小，兩乳高聳，而頷下虬髯如戟。於是觀者甚眾。事聞於官，謂是采生折割者流，逐之出境。

善棍

俗稱無賴之徒曰棍徒，又曰地棍，又曰土棍，亦曰痞棍。蓋俗以棒為棍，狀其凶惡，如以棒擊人也。其名所由起，則原於李紳《拜三

州守時序》，謂「閭巷惡少年，光棍散伍，聚為奸蠹，或左消右纏擊大毬，里言謂之打棍，士庶苦之」云云。是則凡得惡名者，始可曰棍，而光、宣間乃竟有假託善名而為惡者，人目之曰善棍。

其人輒假慈善事業之名，賃屋於市，標其名曰某某善堂，刊刻緣起，四出募捐，並列負有資望之紳商姓名，謂之曰發起人、贊成人，或從而尊之曰董事，以求取信於人，冀得踴躍輸助。其實凡列名者，未必一一過問，惟經手之數人，得朋分金錢而已。其號稱經辦之事，如放賑也，辦學也，育嬰也，養老也，又有衣米、醫藥、棺塚以及惜字、涼茶之施捨，一一臚列，巨細靡遺。究之，實行者一二而已，所得之貲，泰半自潤，甚且有因以致富者。其所以得善棍之名者，亦以其詐欺取人財耳。

獺皮歌

蘇俗呼土棍為獺皮，凡偪醮、搆訟、殺牛、開賭諸不法事，皆出其手。費葵有《獺皮歌》，懲惡之意，流露楮墨。歌云：「蘇松界處東海濱，素稱澤國水潾潾。為淵毆魚偏有獺，實偪處此何不仁？東鄰醮婦喪所天，西鄰賣兒償租錢。渠先攫取數緡去，那管汝曹泣涕漣。忽聞邨南詬誶聲，計興波浪定財生。不然唆使公庭去，涉訟經年禍不輕。良民動色常閉戶，無辜波及竊與賭。覘知里甲暗中謀，愚民股栗色如土。小語低聲里甲前，哀求大力脫網罟。且賣郭外祖遺田，再鬻舍旁種菜圃。大家剖食事方休，免得鉤提到官府。里甲何人庇獺皮，虎威狐假更神武。吁嗟乎，罄竹竭波難盡傳，聊言一二已慘然。肥爾身兮果爾腹，百般詭計掠人錢。如狼如虎亦可稱，虎狼噬人未猛烈。為蛇為蠍何不名，蛇蠍螫人可撲滅。惟有獺居水族中，涵淹卵育擇肥齧。安得韓公驅鱷文，食肉寢皮波浪息。」

副天保冒充福文襄

乾隆末，福文襄王康安權勢赫濯，每出行，所從家奴騷擾驛站，而牧令事之惟謹。有無賴子副天保者，少與文襄之家奴鄰，悉文襄情狀嗜好，乃與其黨數十人，假文襄名號，沿途訛詐，稱疾不會僚屬。至湖南辰州，時知府清安泰為文襄所薦擢者，具手版上謁，從者遏之。清疑其詐，突入。保臥重茵中，清直前揭被，知非文襄，呼群役進，立時擒獲，無一逃者。事聞，高宗大喜，立擢清官。後仕至浙江巡撫。

朱福保率乞兒喫光麵

朱福保，吳縣舉人，專以訛詐為事。道光時，以被控，革舉人，禁於獄。咸豐辛亥，大赦出獄，而橫行如初。庚申之變，朱與粵寇通

[illegible]曰：「朱舉人至，吾輩供其魚肉矣。」因鳴金集眾，邀擊朱於殿前，【東山街名。】鋤耒橫施，朱遂破腦死。

有新開之麵肆，生涯頗盛，朱一日造其樓，頻呼取光麵來。光麵者，無餃之麵也。肆夥初未識朱，因曰：「店例，喫大麵坐樓上，喫光麵者坐樓下。客喫光麵，請下樓。」朱曰：「信如所云，則喫中麵者【半餃之麵曰中麵。】將坐於樓之中間矣。」肆夥漫應之。翌晨，朱集乞兒若干人，各給錢數十文，以二人為一班，分班至麵館喫中麵。喫時，踞坐樓梯之半，一班去，一班又來，至午猶未散。他客造麵肆者，見乞兒踞樓梯，率望望然去之。肆主大窘，亟向朱請罪，且賄以金，朱乃麾乞兒去。

朱福保買古瓶耳

朱福保嘗過某骨董肆，見有古瓷瓶一，色澤至佳，因叩以價若干，肆主曰：「非銀十圓不可。」朱曰：「以余觀之，值一圓耳。」肆主嗤之以鼻，且曰：「一圓之值，購瓶耳而已。」蓋瓶旁固有兩耳也。朱默然而去。翌日，復來，探囊出銀餅一枚，置於櫃，俯拾地上磚塊，敲去瓶旁兩耳，懷之而去。肆主畏朱氣燄，不敢與較，沮喪者累日。

上海之地棍

上海之流氓，即地棍也。其人大抵各戴其魁，橫行於市，互相團結，脈絡貫通，至少可有八千餘人。平日皆無職業，專事游蕩，設穽陷人。今試執其一而問之曰：「何業？」則必囁嚅而對曰：「白相。」【自號白相人。】一若白相二字，為惟一之職業也者。若輩身口之銷耗，晝則飯館，晚則逆旅，茶坊酒肆更無不有其蹤跡。平均計之，每日每人以銀幣半圓計，其總數日已四千餘圓，以年計之，則已達一百四十餘萬之鉅也。

上海地棍之拆梢

拆梢者，蘇、滬為多，而滬尤甚。蓋以非法之舉動，恐嚇之手段，借端敲詐勒索財物之謂也。凡地棍，慣以此為生涯。拆梢之語，猶普通語之敲竹扛，江寧語之敲釘錘兒，鎮江語之釘釘子，杭州語之刨黃瓜兒是也。

敲竹扛者之竹扛二字，實為斷扛之誤，有苛斂橫征意。齊次風有《禽言》詩七章，以斷扛與布穀等並列是也。其詩云：「斷扛斷扛，一斷使山禿，再斷使山荒，漫論阿房與建章。去年豪吏來如

虎，云造海船迄其形。「年伐無，勒倒，斷扛斷扛爲日日。日辦難
黍飽吏人，自斷自扛幸勿嗔。今年再來云不足，仰看青山山已禿。
海 船三年造未成，年年卻造誰家屋？」

上海地棍之施術，不能施之於老門檻也。老門檻者，精熟世故者之稱也。蓋必擇其所謂瘟孫、洋盤、曲辮子、壽頭碼子、豬玀、豬頭三、蠟燭、飯桶、阿土生、阿木林、戇大者，而始被以術耳。

上海地棍之硬詐

上海地棍之拆梢，必有線索可尋，罅隙可乘，非貿貿然為之也。至有所謂硬詐者，則兔起鶻落，猝不及防，受害者自亦莫明其故。至其所以橫行無忌者，則以巡 警、包探無不通同一氣，即或為所目擊，亦皆佯作不見，而相喻於無言。蓋必於事後提錢若干以餽之，是之謂劈霸。劈霸者，分贓之謂也。若輩恃此無恐，遂得肆其 硬詐之技焉。

今有甲乙丙三人焉，乙丙為流氓，甲不知也。無意中，於乙前談及丙事。乙若與丙不睦者，出種種污丙之語以撩甲，甲含糊以答之，敷衍 以應之，而禍機於是伏矣。不移時，而丙即糾集多人，尋至甲處，責其不應毀我。甲若不認，乙即出而證明之。同時復有多人，長丙而短甲，馴至於毆。是時甲大 窘，不得不乞人調停，而出金以酬之矣。

浦東李某，貌樸而家小康，一日至滬，行鬧市中，流氓見其可欺也，故撞其身，而脫屨以示之曰：「子何損我 鞋，污我襪？今將何言？」李不服，其黨從而罵之，且自碎其衣而號於眾曰：「此人既污損彼之鞋襪，又碎我之衣，吾輩決不甘。」乃揪李之辮，入茶肆，謂非至捕 房不可。是時別有出而為調人者，勸其出資賠償，且叩頭而後已。

上海地棍之擺丹老

上海流氓之向人強借資財，曰擺丹老。若不與，即嗾使同類挫辱之。

上海地棍以為人復讐取財

上海流氓有以為人復讎之法而詐欺取財者。如甲乙有微隙，為若輩所知，輒百出其計以煽之，非煽甲，即煽乙，務使若有不共戴天之仇者。如甲納之，則即召集其 黨，護甲至乙處，聲言復讎。先以一二人與乙為難，繼則各出武器以嚇之。復有一二人同時出而為之調

處，與乙訂酒若干筵，每筵作價數弗五圓，矣其名曰紅紅面孔，請請弟兄，其實皆折價而納之於囊。紅紅面孔者，醉也。

且更有今日護甲至乙處，明日而復護乙至甲處者。如乙以勢孤力寡，恐為皮鄉頭之架子，【謂打人曰對皮鄉頭。】既忍氣吞聲，而獻酒若干筵之代價，明日則至甲處復仇，而黨甲者亦溷跡其間，至甲處尋釁，及其結果，亦與乙等。

上海地棍有好買賣

上海地棍有以好買賣為業者。譬如某甲有婦，外遇某乙，而甲之力不足與乙角，於是地棍揶揄之，陰諷之，並願為之代捉姦夫。及其得也，則大開談判，必奉金若干，始可寢事，否則拳足交加，尖刀插刺，連續而下。即不得已而至訟庭，既有原告，更有姦夫淫婦，而地棍之自身固無恙也。乙果畏事，則必諾其請，而若輩之欲饜矣。若輩遇此最喜，謂之曰好買賣。

上海地棍之喫講茶

喫講茶者，下等社會之人每有事，輒就茶肆以判曲直也。凡肆中所有之茶，皆由負者代償其資，不僅兩造之茶錢也。然上海地棍之喫講茶，未必直者果勝，曲者果負也。而兩方面之勝負，又各視其人之多寡以為衡，甚且有以一言不合而決裂用武者，官中皆深嫉之，懸為厲禁。

上海地棍之包開銷

上海新設商店，開市之日，必有於清晨前往購物，以廉價而得多量，甚至強迫其賒欠者。於是地棍得因之以為利，曰包開銷，先期前往，勸納銀幣若干，即無有賒欠者矣。

上海地棍之索陋規

上海地棍之所得陋規，新年令節為尤多，如賭場也，私設之煙館也，所獲甚豐，有得百金以上者。

淨慈寺僧騙王元寶

國初，徽商王元寶業鹺廣陵，其富冠兩淮，每三年，必取道浙江，

迄徽以晉墓。過杭州西湖淨慈寺大殿燬於火，主僧欲募資重修，計當世之大有力者莫如王，乃預 遣畫工密赴揚，圖其形，塑作羅漢，露坐殿隅。元寶游西湖，將至寺，主僧率合寺五百餘僧，具袈裟香花奉迎。元寶駭問，主僧則曰：「昨夜夢迦藍神諭，謂今日羅 漢以肉身返寺，故奉迎耳。」元寶聞而疑焉，見像，乃信之，大喜，視殿宇被燬，因發願重修，於是僧得巨資。

造畜

魘媚 之術，不一其道，或投羹餌，紿之食，則人迷罔，輒相從而去，山東最多，俗名之曰打絮巴，小兒無知，輒受其害。又有變人為畜者，名曰造畜，此術江北猶少，河 以南輒有之。順、康間，揚州旅店中，有一人牽驢五頭，暫繫櫪下，云：「我少選即返。」兼囑勿令飲噉，遂去。驢暴日中，蹄齧殊喧，主人著牽涼處。驢見水，奔 就之，縱飲焉。一滾塵，化為婦人。怪之，詰其所由，舌強而不能答，乃匿諸室中。既而驢主至，驅五羊於院中，驚問驢之所在。主人曳客坐，便進餐飯，且云：「客姑飲，驢即至矣。」主人出，悉飲五羊，輾轉皆為童子。陰報郡，遣役捕獲，遂械殺之。

江南謂之扯絮，所施之術，大抵相同。而四川及湖南、湖北有謂之曰高腳騾子者。其在途也，婦女多至二三百口，托詞販賣，實拐術也。間有逃出者，問之，曰：「被迷時，覺天地昏暗，或兩旁皆虎豹，或皆江河，僅有中間一線之道，遂不覺隨之走也。」

念秧

拐騙之徒有曰念秧者，北方土語也，蓋言辭浸潤，乘機以行其詐欺。南方謂之局騙。

蒲留仙曰：人情鬼蜮，所在皆然，南北衝衢，其害尤烈。如強弓怒馬，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夫人而知之矣。或有劚囊刺橐，攫貨於市，行人回首，財貨已空，此非 鬼蜮之尤者耶？乃又有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來也漸，其入也深，誤認傾蓋之交，遂罹喪資之禍，隨機設阱，情狀不一。俗以其言辭浸潤，名曰念秧，北途多有 之，遭其害者尤眾。王子巽者，淄川諸生，以入都探其友旗籍某太史，治裝北上。出濟南，行數里，有一人跨黑衛，與同行，時以閒語相引，王頗與問答。其人自 言：「張姓，為棲霞隸，亦奉差赴都者。」稱謂撝卑，祗奉殷勤。相從數十里，約同宿，王在前，則策蹇追及，在後，則止候道左。僕疑之，厲色拒去，不使相從。 張頗自慚，揮鞭遂去。既暮，休於旅舍，偶步門前，則見張就外舍飲。方驚疑間，張望見王，垂手拱立，謙若廝僕，稍稍問訊。王亦以汎汎適相值，不為疑，然王僕 終夜戒備之。雞既唱，張來，呼與同行，僕咄絕之，乃去。朝暾已上，王始就道。行半日許，前一人跨

日衛，年四十已來。狀貌端嚴，坐言是分，昭然欽望，致光之，致
後之，逡巡十餘里。王怪問：「夜何作，致迷頓乃爾？」其人聞
之，猛然欠伸，言：「我清苑人，許姓，臨淄令高繁是我中表。家
兄設帳官署，我往探省，少 獲餽貽。今夜旅舍，誤同念秧者宿，驚
惕不敢交睫，遂致白晝迷悶。」王故問念秧何說，許曰：「君客時
少，未知險詐。今有匪類，以甘言誘行旅，賓緣與同休止，因而乘
機騙賺。昨有葭莩親，以此喪資斧，吾等皆宜警備。」王頷之。先
是，臨淄宰與王有舊，王曾入其幕，識其門客，果有許姓，遂不復
疑。因道溫涼，兼詢其兄況。許約暮共主人，王諾之。僕終疑其
偽，陰與主人謀，遲留不進，相失，遂杳。翌日，日卓午，又遇一
少年，年可十六七，騎健騾，冠服秀整，貌甚都，同行久之，未嘗
交一言。日既西，少年忽言曰：「前去屈津店不遠矣。」王微應
之。少年因咨嗟欷歔，如不自勝。王略致詰問，少年歎曰：「僕江
南金姓，三年膏火，冀博一第，不圖竟落孫山。家兄為部中主政，
遂載細小來，冀得排遣。生平不習跋涉，撲面塵沙，使人薅惱。」
因取紅巾拭面，歎咤不已。聽其語，操南音，嬌婉若女子。王心好
之，稍稍慰藉。少年曰：「眷適先馳，久望不來，何僕輩亦無至
者？日已將暮，奈何？」遲留瞻望，行甚緩。王遂先驅，相去漸
遠。晚投旅邸，既入舍，則壁下一牀，先有客解裝其上。王問主
人，即有一人入，攜之而出，曰：「但請安置，當移他所。」王視
之，許也。王止與同舍，許遂止，因與坐談。少間，又有攜裝者
入，見王，許在舍，返身遽出，曰：「已有客在。」王審視，則途
中少年也。王未言，許急起，曳留之，少年遂坐。許乃展問邦族，
少年又以途中言為許告。俄頃，解囊出貲，堆累頗重，秤銀兩，餘
付主人，囑治殽酒，供夜話。二人爭勸止之，卒不聽。俄而酒炙并
陳，筵間，少年論文，甚風雅。王問江南闈中題，少年悉告之，且
自誦其破承，及篇中得意之句。言已，意甚不平，皆扼腕而歎。少
年又以家口相失，夜無僕役，患不解牧圉，王因命僕代攝莝豆，少
年深感謝。居無何，忽蹴然曰：「生平蹇滯，出門亦無好況。昨夜
逆旅與惡人居，擲骰叫呼，聒耳沸心，使人不眠。」南音呼骰為
投，許不解，固問之。少年手摹其狀，許乃笑，於橐中出色一枚
曰：「是此物否？」少年諾。許乃以色為令，相歡飲。酒既闌，許
請共擲，贏一東道主。王辭不解，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又陰囑王
曰：「君勿漏言，蠻公子頗充裕，年又雛，未必深解五木訣，我贏
些須，明當奉屈耳。」二人乃入隔舍。旋聞轟賭甚鬧，王潛窺之，
見棲霞隸亦在其中，大疑，展衾自臥。又移時，眾共拉王賭，王堅
辭不解。許願代辨梟雉，王又不肯，遂強代王擲。少間，就榻報王
曰：「汝贏幾籌矣。」王睡夢塵之。忽數人排闥而入，語啁嘐，首
者言為佟姓，為旗下邏捉賭者。時賭禁甚嚴，皆大恐。佟大聲嚇
王，王亦以太史旗號相抵。佟怒解，與王敘同籍，笑請復博為戲。
眾復博，佟亦賭，王謂許曰：「勝負我不預聞，但願睡，無相
溷。」許不聽，仍往來報之。既散局，各計籌馬，王負欠頗多，佟
遂搜王裝橐取償。王憤起相爭，金捉王臂，陰告曰：「彼都匪人，
其情叵測。我輩乃文字交，無不相顧。適局中我贏，得如干數，可
相抵。此當取償許君者，今請易之，便令許償佟，君償我，不過暫

掩人耳目，迴此仍以相逐，終不然以追義之交，遂貪取名譽耶？」王故長厚，亦遂信之。少年出，以相易之謀告佟，乃對眾發王裝物，佔入己橐，佟乃轉索許、張而去。少年遂襆被來，與王連枕，衾褥皆精美。王亦招僕入臥榻上，各默然安枕。久之，少年故作轉側，以下體暱就僕。僕移身避之，少年又近就之，膚著股際，滑膩如脂。僕心動，試與狎，而少年慇勤甚至。衾息鳴動，王頗聞之，雖甚駭怪，而終不疑其有他也。昧爽，少年即起，促與早行，且云：「君蹇疲殆，夜所寄物，前途請相授耳。」王尚無言，少年已加裝登騎。王不得已，從之。騾行駛，去漸遠，王料其前途相待，初不為意。因以夜間所聞問僕，僕實告之，王始驚曰：「今被念秧者騙矣。焉有宦室名士，而毛遂於圉僕者！」又轉念其談詞風雅，非念秧者所能。急追數十里，蹤跡殊杳，始悟張、許佟皆其一黨，一局不行，又易一局，務求其必入也。償債易裝，已伏一圖賴之機。設其攜裝之計不行，亦必執前說篡奪而去。為數十金，委綴數百里，恐僕發其事，而以身交驩之，其術亦苦矣。後數年，而有吳安仁之事。

淄川吳安仁，三十喪偶，獨宿空齋，有秀才來與談，遂相知悅。從一小奴，名鬼頭，亦與吳僮報兒善。久而知其為狐。吳遠遊，必與俱，室中人不能睹。吳客都中，將旋里，聞王子巽遭念秧之禍，因戒僮警備。狐笑言：「勿須，此行無不利。」至涿，一人繫馬坐煙肆，裘服齊楚，見吳過，亦起，超乘從之。漸與吳語，自言：「山東黃姓，提堂戶部，將東歸，且喜同途，不孤寂。」於是吳止亦止，每共食，必代吳償直，吳陽感而陰疑之，私以問狐。狐但言不妨，吳疑乃釋。乃晚，同尋逆旅，則先有美少年坐其中。黃入，與拱手為禮，喜問少年何時離都，答云：「昨日。」黃遂拉與共寓，語吳曰：「此史郎，我中表弟，亦文士，可佐君子談騷雅，夜話當不寥落。」乃出金貲，治具共飲。少年風流蘊藉，遂與吳大相愛悅。飲間，輒目示吳作觴政，罰黃，強使酹，鼓掌作笑，吳益悅之。既而史與黃謀博賭，共牽吳，遂各出橐金為質。狐囑報兒暗鎖板扉，囑吳曰：「倘聞人喧，但寐無吪。」吳諾。吳每擲，小注則輸，大注輒贏，更餘，計得二百金。史、黃囊垂罄，議質其馬。忽聞撾門聲甚厲，吳急起，投骰於火，蒙被假臥。久之，聞主人覓鑰不得，破扃啟關，有數人洶洶入，搜投博者，史、黃並言無有。一人竟捋吳被，指為賭者，吳叱咄之。數人強檢吳裝，力不能與之撐拒。忽聞門外輿馬呵殿聲，吳急出鳴呼，眾始懼，曳入之，但求勿聲，吳乃從容以苞苴付主人。鹵簿既遠，眾乃出門去。黃與史共作驚喜狀，取次覓寢。黃命史與吳同榻，吳以腰橐置枕畔，方啟被而睡。無何，史啟吳衾，裸體入懷，小語曰：「愛兄磊落，願從交好。」吳心知其詐，然計亦良得，遂相偎抱。史極力周旋，不料吳固偉男，大鑿枘，嚬呻殆不可任，竊竊哀免。吳固求訖事，手捫之，血流漂杵矣，乃釋令歸。及明，史憊不能起，托言暴病，但請吳、黃先發。吳臨別，贈金為藥餌之費。途中語狐，乃知後來鹵簿，皆狐為也。黃於途益諂事吳，暮復同舍。斗室甚隘，僅容一榻，頗煖潔，而吳狹之，黃曰：「此臥兩人則隘，君自臥則寬，何

劝！」良已，任去。吳亦言獨宿，寄接狐友。至良久，狐不至。俟聞壁上小扉有彈指聲，吳拔關探視，一豔妝少女遽入，自扃戶，向吳展笑，佳麗如仙。吳喜，致研詰，則主人之子婦也。遂與狎，大相愛悅。女忽潸然泣下，吳驚問之，女曰：「不敢隱，妾實主人所遣以餌君者。曩時入室，即被掩執，不知今宵何久不至？」又嗚咽曰：「妾良家女，情所不甘。今已傾心於君，乞垂拔救。」吳聞，駭懼，計無所出，但遣速去，女惟俛首泣。忽聞黃與主人搥闔鼎沸，但聞黃曰：「我一路祗奉，謂汝為人，何遂誘我弟婦？」吳懼，逼女令去。聞壁扉外亦有騰擊聲，吳倉卒汗如流瀋，女亦伏泣。又聞有人勸止主人，主人不聽，推門愈急。勸者曰：「請問主人意將胡為？如欲殺耶？有我等客數輩，必不坐視兇暴。如兩人中有一逃者，抵罪安所辭！如欲質之公庭耶？帷薄不修，適以取辱。且爾宿行旅，明明陷詐，安保女子無異言。」三人張目不能語。吳聞，竊感之，而不知其誰。初，肆門將閉，即有秀才共一僕，來就外舍宿，攜有香醞，遍酌同舍，勸黃及主人尤殷。兩人辭欲去，秀才牽裾，苦不令去，彼乘間得遁，操杖奔吳所。秀才聞喧，始入勸解。吳伏窗窺之，則狐友也，心竊喜。又見主人意稍奪，乃大言以恐之，又謂女子何默不一言，女啼曰：「恨不如人，為人驅役賤務。」主人聞之，面如死灰。秀才叱罵曰：「爾輩禽獸之情，亦已畢露，此客子所共憤者。」黃及主人皆釋刀杖，長跽而請。吳亦啟戶出，頓足怒詈。秀才又勸止吳，兩始和解。女子又啼，謂寧死不歸。內奔出嫗婢，捽女令入，女子臥地哭，益哀。秀才勸主人，以重價貨之吳。主人俛首曰：「作老娘三十年，今日倒繃孩兒，亦復何說！」遂依秀才言。吳固不肯破重貲，秀才調停主客間，議定五十金，人財交付。及晨鐘動，乃共促裝，載女以行。女未經鞍馬，馳驅頗殆。午間，稍休憩，將行，喚報兒，不知所往。日西斜，尚無跡，頗疑訝，遂以問狐。狐曰：「無憂，將自至矣。」星月已出，報兒始至。吳詰之，報兒笑曰：「公子以五十金肥奸儈，竊所不平，適與鬼頭計，反身索得。」遂以金置於几。吳驚問其故，蓋鬼頭知女止一兄，遠出十餘年不返，遂幻化作其兄狀，使報兒冒弟以入門，索姊妹。主人惶恐，詭托病殂。二僮欲質官，主人益懼，賄之以金，漸增至四十二，僮乃行。報兒具述其故，吳即賜之。吳歸，琴瑟綦篤，家益富。細詰女子，曩美少即其夫，蓋史即金也。囊一槲紬帔，云是得之山東王姓者。蓋其黨與甚眾，逆旅主人皆其一類。不意吳所遇，即王叫苦之人也。

飾男為女以鬻錢

有某紳在揚州買妾，連相數家，悉不當意。惟一緼寄居賣女，女十四五，丰姿姣好，又善諸藝，大悅，以重金購得之。至夜，入衾，膚膩如脂，喜而捫其私處，則男子也。駭極，方致窮詰，蓋買美僮加意修飾，設局以欺人耳。黎明，遣家人奔赴媼所，則已遁，中心懊喪，進退莫決。適浙中同年某來，因告之。某便索觀，一見大悅，以原金贖之而去。

借以工未尉人期

祥符縣有三教庵，距城十餘里，僻在荒野，旁近無居民。康熙壬戌七月，有武秀才王某自遠道訪舊而歸，孑身無伴，暑渴且甚，暫憩於庵。庵僧以茶飲之，遂懵然不能言，兩目瞪視而已。隨有一僧以二寸許針，從左手腕刺入，初覺微痛，漸乃不省。遂解其衣，髡其頂，復將百針自腰以上，凡肩背胸膊，悉密釘之，竟成人蝟。乃以柳輿舁之出庵，周行村鎮，宣佛號，且曰：「有能施銀錢者，為拔一針。」檀施頗集。旋至城市，觀者如堵。眾中有一人就而迫視之，良久，亟呼曰：「此我表弟王某也，何至是？」僧駭走。市人擒僧鳴縣，押取解藥，為去針盡，迺甦。時蒲圻黃岵雲令祥符，鞫治得實，遂置僧於法。

黠婦以偽夫取財

張秋者，山東某邑之屬鎮也。有一婦，年三十餘，僱驢至兗州探親，驢夫從之行。中途，問驢夫有婦乎，曰：「無。」婦曰：「我亦新寡，與汝可為夫婦矣。」驢夫大喜，因野合焉。既至，謂驢夫曰：「我母家頗豐，子衣如此，不便同歸。」因予十金，令至緞肆買緞持歸。婦密燒其數處，驢夫不知也。婦曰：「如此破緞，汝買之何用！可於飯後往易。」則已密置毒於飯中。驢夫食訖，遂同至緞肆，爭論間，毒發死矣。婦以緞肆殺夫，欲鳴官。緞肆中人急以五百金賄婦，婦遂挈資騎驢而去，蓋借驢夫以挾詐也。此康熙辛未事。

僧以邪術騙金

雍正時，常熟某巨公退歸林下，雅好方技，一時術士多歸之。僧某稱自峨眉來，無長物，惟攜一缽。閽者不為通。僧置缽門前，撥之，不動，怪之。僧使審視，則缽中忽若湖海，波浪湧現，魚龍出沒。大驚入告，某禮之為上賓。一日，僧邀某游山，攜手一躍，身入缽中。行數十里，有山巍然，千峰萬壑，景色絕異。僧曰：「赤城也。」登其巔，但見紅日初出，蕩漾海波，霓隱電沒，五色畢具。某大樂。僧請至山坡寺中少憩，即亦徐步從之。寺甚古，前後松柏，皆虬盤龍褗，類千歲物。僧進伊蒲饌，香潔清淨，食之而甘。已而此僧忽不見，以問寺僧，寺僧曰：「彼言公披薙於此，將不歸矣。」某大窘，再三乞哀。寺僧要令捐十萬金，助修正殿，某書券與之。書畢，向僧復至，拱手謝過，引缽示某，請窺之。某俯視，則見一家兒女眷屬，皆在眼前，回顧，身故儼然坐堂前也。尋向僧，不復見。發篋，失金而得券，竟寢其事。或曰，此白蓮教邪術所為也。

粵西多拐騙婦女

乾隆以前，粵西拐騙婦女之案極多，及訪其被拐者，則又非原夫，而先為拐得者，甚至有一拐再拐三四五拐，輾轉而歸之原夫者。故凡婦女出行，必夫自送之，否則即如行李貨物之為他人所有矣。

方九麻子影射盜名以欺僧

乾隆時，直隸總督方勤襄公維甸之族叔曰九麻子者，少無賴，能以術攫人財，屢犯法，捕弗獲。中年，忽走保定，投勤襄，自陳改行，願為走卒以自效。勤襄使佐 內署會計事，月給以數金。任事勤謹，且謙抑，主計者屢稱譽之於勤襄，乃數倍其月給，而勤謹謙抑如故。偶出，必購舊皮箱歸以為常。數年，積百數十具。人問 之，曰：「無他，予亦欲為販客耳。南方革貨貴，北貨直賤而堅，雖費舟車資，獲利猶倍蓰也。」

一日，九麻子請於勤襄，謂將歸省母，乞假數月，允 之，且厚賺焉。乃雇大車十餘輛，載箱以行，加鎖焉，亦不知其中藏何物也。先是，勤襄尊人恪敏公觀承之出塞省親也，嘗道經沙河縣之伽藍寺。某歲，大風雪，凍 餓，僵於寺門外。主僧舁入，救之甦，給以粥糜藥餌，更贈裘與金。數日病已，將行，謂僧曰：「苟富貴，必大興爾寺。」及官直督，乃捐萬金修寺。僧又置良田數 千頃，跨三邑界，有下院數十處，九麻子夙知之。是日抵寺，謁主僧，謂受制府命，護衣笥還里，距驛尚遠，不得達，乞假一宿，僧許之。乃積笥於僧之密室，更命 沙彌備浴器，購皮紙數十張，麵餬一器，置浴器密室，以皮紙嚴封窗隙。僧以時方盛暑，見而異之。及浴，僧竊窺，乃坐浴器中作恨恨聲曰：「皆爾作怪，致名播全 省，無立足地。」隨語，隨拔其髮之毫毛。僧白之主僧，主僧訝曰：「是必賞格中人也。數月前，有大盜號飛毛腿者，劫某邸，得贓甚巨，朝廷命步軍統領懸重賞購 之，期必獲，今其是矣。」乃密報縣，縣令遣兵役掩捕之。九麻子至縣自陳，如告僧語。不信，繫之於獄，遣人至保定偵之，信，乃大恐，延之上坐，設盛筵請罪，且厚賄之，囑勿為制府知。曰：「可，惟笥存於寺三日矣，保無有遺亡者，須輦至縣署驗之。」令亦謂然。笥至，悉啟之，則木魚鐘磬及殘破之袈裟經典也。九麻子 怒曰：「督署安有是，是必為僧所易者。」因出物單以示令，欲主僧如數以償。僧無以辨，持之力，令和解之。令罰五萬金，九麻子乃挾以歸。

插天飛屢行騙

方勤襄之族人有曰插天飛者，方頤廣顙，美鬚髯，熟諳宮廷事，有徒黨甚眾，專伺察各省大吏之陰私以取財。汴撫某以事攖上怒，將

罪之，不發也，恐惶得保北首者數「入主，居案寺，展開」，過
樵汲，餘皆閉門禁出入，官吏皆皇駭。祥符令日遣幹役伺之。一日
薄暮，役見有似內監者一人出，提壺行沽。尾至肆，與語，不 答。
次日又遇之，役代給直，更邀之飲，詢之，曰：「吾主聞巡撫於某
某等案得賄枉法，故命密訪，如得實，將不測，慎勿洩。」役亟走
報，官吏皆失色。

翌日，撫率屬往謁，叩門，不應，但聞敲扑呼號聲，久之寂然。門
啟，有二人舁一杖斃之尸出，役識為昨之沽酒者，以告撫，官吏皆
大懼，懍懍然報名進，則見有 黃馬褂、珊瑚冠、孔雀翎者，侍上坐
少年側，謂眾官曰：「爺在此，可行禮。」少年欠伸小語，乃代宣
曰：「明日回京。」至暮，撫密遣以黃金萬兩。越翼日黎明，率屬
餞之於城外，去矣。侍側者，插天飛也。

道光時，清江浦最繁盛，以漕河兩督駐其地也。魯撫某署河督，將
赴任，而漕署忽有老者衣冠上謁，自謂 為河督封翁，先河督而至。
漕督接見，暢談朝事，既而曰：「我之行，先吾子一日，彼尚未
至。適購某肆古玉數事，議價三千金，擬乞暫借以付。吾子至，即
奉 還。」漕督立命人舁三千金出。老者方命其從者取金，門者忽報
新河督至，老者笑曰：「彼自當至矣。」河督入，老者仍踞上坐，
撚鬚微笑曰：「爾來此，當有公 事，我先去。」漕督送之出。及
返，河督曰：「彼何人斯？」漕督大詫曰：「非封翁耶？」河督
曰：「家君以病留京耳。」漕督至是乃悟為騙，亟下令捕之。捕者
惟 見綠色肩輿及紅傘委棄道周而已。老者亦插天飛也。既而案纍
纍，京外通緝。插天飛匿蘇州逆旅，兵役數十人往捕之，插天飛
曰：「姑緩縛，我罪不至死，而累公 等，固不可徒勞跋涉也，當以
制錢五百緡、裘十餘笥與公等分之。」並置酒飲之，皆醉飽，各披
裘數襲於身，纏錢十餘緡於腰，挾插天飛以行。時方深秋，兵役皆
重 累汗下，幾不能步。至歧途，插天飛奔而逸，兵役不能追也，皆
瞠目視其去。

騙子賃居承恩寺

江寧承恩寺之屋宇，深邃而 軒敞，時有寓公，然非富貴者不能賃
也。乾隆時，有一人至，僕馬甚都，從者七八人，至寺，似顯者，
而便服。案架一帽，以袱覆之，不識是何頂戴。僧私詢其僕，皆以
客商對。數日無動靜，亦無人與之往來，惟其僕日日乘馬出，不知
何為。一日，廚人持大秤入市買肉，不允而鬨，僕適策馬過，見
之，下馬，鞭廚人，責以生 事，且斥之曰：「王爺且不露聲色，爾
何得爾！設為王爺所知，爾死無所矣。」由是合城轟傳，當道皆求
謁，拒不納，以訛傳覆之。府縣以上皆厚贐金幣，約數千，故不
受，往返數四。時已入夜，僕恐持回或有失，請存於此，明旦主人
自來，強從其請。次晨往覘，則室中寂然，門牖洞開，不知其何時
去，即僧亦不覺也。

和珅用事時，有少年至金陵，住承恩寺，自稱為和中堂子，與當道相往來，言於江寧守，乞借銀三千兩。守允之，與幕賓密議，恐其偽。幕賓有曾居京都者，識知 和之子善書大鵝字，曰：「盍招飲，而置筆硯，請其書鵝字，則真偽立辨矣。」守從之。飲次，從容祈請，少年大笑曰：「君何以知我善此？備善筆否？可令人磨 墨，書畢再飲。」乃伸紙於案，注濃墨於硯。少年取筆醮墨，方欲落紙，忽投筆怒曰：「爾非乞我書，蓋疑我為騙子，欲留筆據耳。吾父若知之，我何以自解？銀不 敢借，酒亦不必飲。」乃拂袖徑出，忿忿升輿去。守惶懼，速送三千金，殷勤謝過而歸。次晨偵之，已不知何往矣。探知和子實未出京，前者乃騙子也。

騙黃金二百兩

江右某相薦其門人某撫蘇，某思有以報之。適其次公子以書來謁，見之。其人少年俶儻，應對如流。緣書中有告助意，問所需，以二千金對，允其請，且留之小 住，則以父命迫促為辭。及答謁，則見其所乘為巨舫，行李僕從莫不華煥。某意相崇儉，是人不類，竊疑之，質之於幕賓某孝廉，以其亦為相之門下士也。孝廉曰：「某公子，幼曾見之，今相隔有年矣。」因出其所書之扇，俾某觀之，楷法挺秀，笑謂孝廉曰：「明日我讌公子，屈君作陪，面索其書，則真偽立辨矣。」

撫既設席宴公子，公子來，見孝廉，先呼曰：「相隔多年，尚識鄙人否？」孝廉不能辨，唯唯而已。某出紙求書，公子欣然諾，命僕磨墨，其僕面赤手戰，目視公 子。公子咿哦聯句，提筆欲書，忽擲筆心僕曰：「盍去諸，彼慢我矣。乘我有所干求之時，故索我書，乃以賣字之文丐視我耶？」悻悻然出，登輿去。撫追送，公子 亦不回顧。撫自悔鹵莽，具黃金二百，至其舟謝罪，強之受而去。未幾，相有幼子至，與前人名柬相同，而無書札。見之，則樸素黯淡，恂恂儒雅。使孝廉相客，客 不識。留之入署，亦願居。索其作書，亦不辭。某疑莫解，使捷足入都探之，始知前者入騙子手矣。

騙人參

京師張廣號售 人參有名，一日，有騎馬少年，負銀一囊至肆，則先取銀百兩，與之作樣，而徐取參數包閱之，曰：「我主人性瑣碎，買參不如意，必呵責，我又不善擇，可否先存 此銀於店，命老成肆夥多攜上等者同往，任其自擇，何如？」店中人以為然，即納銀，索店中年老之夥，負參數斤偕往，臨行，囑曰：「謹持參，勿落他人手也。」

居移徙多年人不辨門，至一人府第，遂相將登樓。樓有主人，美須眉，披貂裘，帽有藍寶石，病奄然，倚枕，目店夥者曰：「所携參果遼東之無上上品耶？」夥唯 唯。旁二僮捧參上，按包開檢，所批駁，皆一一無訛。閱未畢，忽門外車馬甚喧，一客入，主人惶遽，命侍者下樓，辭以病，不能會客，低語店夥曰：「此蓋向我借 債客也，斷不可使之上樓。彼上樓，知我力能買參，則難以無錢相覆矣。」客則在樓下呼曰：「汝主病，詐也，必抱優童娶小奶奶，故不許登樓，我必上樓一看。」侍者固拒之，爭不已。主人愈惶急，又低語店夥曰：「速藏參，速藏參，慎毋為惡客所見。牀下竹箱可安置。」以銅鎖之匙付之，又曰：「汝坐此獲守，我且下樓見之，或能止其上樓也。」遂踉蹌下樓，與客始而寒喧，繼而嘲罵。客必欲上樓，主又固拒之，客大怒曰：「汝不過防我借銀耳，慮我見汝樓上有銀故也。如此薄待 我，我即去，永不再來。」主人陽為謝罪，送客出，僮亦隨之出，久而寂然。店夥乃端坐箱上以待，則久不至，始疑之，開鎖取參，參不見。蓋藏參者乃活底箱也， 箱底即樓板，方嘲罵時，已從樓下脫板取參，店夥不知也。

騙牆

京師有富人欲買磚造牆，某甲聞之而往見，告之曰：「某 王府門外牆，今欲拆舊磚，易新磚，公何不買其舊者。」富人疑之，曰：「王爺未必賣磚。」甲曰：「某在王爺門下久，不妄言。公既不信，請遣人偕至王府，俟王 出，某詭請，王若點頭，再拆未遲。」富人以為然，遣家奴持弓尺偕往。故事，買舊磚者，以弓尺量若干長，可折二分算也。時王適下朝，甲攔馬首跪，作滿洲語， 喃喃然。王果點頭，以手指門前牆曰：「憑渠量。」甲即持弓尺率同往之奴量之，縱橫算得十七丈七尺，值百金，歸告富人。富人喜，即予半價。擇吉日，遣家奴率 人往拆牆。王邸之閽人大怒，擒問之，奴曰：「王所命也。」閽人啟王，王大笑曰：「某日跪馬頭白事者，自謂為某貝子家奴，主人將築府外照牆，愛我牆之式，故 求丈量，以便如式砌築，我以為此細事耳，何不可，故指牆命其丈，非賣也。」富人謝罪求釋，所費不貲，而甲遁矣。

騙畫

有白日入人家騙畫者，方捲之出門，主人自外歸，賊窘，乃持畫而跪曰：「此小人家祖宗像也，窮極無賴，願以易米數斗。」主人大笑，嗤其愚妄，叱之去，竟不取視。登堂，則所懸趙子昂畫失矣。

騙衣

上海某衣肆，一日有華服者至，言欲購貂褂。選擇既合，旋服之以

試身量，已而移至櫃外，若欲就明處師視者，已而遽牽移出門去。肆中人大驚，遽躍出，將追執之。至門外，忽有一人持瓷瓶過，突相撞，瓶墮地碎，遽闌門牽夥衣索賠，他夥復不得出，逮與徐言致慰，使稍候，則購貂褂者去久矣。蓋二人固串通為之者也。

又有至衣肆云為其母購衣囑肆夥送衣往者，比至其家，即大聲呼請老太太出視衣。便有一媼出，服亦修整。其人出衣示之，旋取衣入內，夥不疑也。久之不出，跡之，則已由後門去矣。詰媼，媼曰：「吾本丐婦，此人與我金，屬我坐此，並衣我佳衣，令我對汝作此語，初不知其何故也。今吾身上之衣，任汝取之，死生惟命。」夥無如何，舍之去。

又湘中有一外科醫生，嘗於門前為人治疾，凡婦人或稍有體面者，則在樓醫治。一日有人至，自言其甥年十四，下體患瘡頗劇，將攜來請治，然此兒殊畏羞，汝宜導至樓上，方可診治，醫生許之。此人即至某衣肆購得衣衫，值數百金，肆中遣一幼年夥友隨往，先謂夥曰：「汝隨我至某處，彼處即有人至樓上付資也。」及至醫生處，醫生乃徐導夥行。此人問醫生曰：「前在樓上乎？」醫生曰：「諾。」【前在樓上，湘語也，即前面樓上之意。】店夥聞之，一若錢在樓上也，拾級登樓。少時醫命褫褲，夥大詫，醫曰：「汝下體非生瘡乎？」夥曰：「我何嘗有此病！」醫曰：「適汝舅囑吾為此。」夥訝曰：「汝何從見我舅？」醫曰：「適來者非汝舅乎？」夥曰：「此乃買衣之客，使我隨至此向汝取金者，何乃謂是吾舅？」遽下樓追客，則去久矣。

有某騙子之在滬觀劇者，與一華服者同坐，以所攜銀包置身側，注視臺上。戲畢欲行，伸手取之，則銀包與華服者皆杳矣。騙子忽自忖曰：「予固常日以騙人為事者，今乃為偷兒所算乎？」翌日，易服復往，且以膏藥貼於頰，欲使人不察也。至則華服者果在焉，乃仍與之並坐，以一中實以紙之銀包，置如前狀，故以華服者之馬褂角壓於身底。華服者果又取銀包，起而欲出座，急切不能行，乃脫褂而逸，於是馬褂為騙子所有矣。

京師某騙子，冠綴珠之冠，戴金絲眼鏡，昂首入衣肆，選擇久之，得青種羊馬褂，謂身量恐不合，不如已。肆中人慫恿之曰：「君姑披於身而於鏡中端詳之，鏡故在門側也。」騙子如其言，方徘徊瞻顧間，突有人自後攫其冠，騙子大呼而追之，青種羊馬褂亦隨之而去矣。

王松侯與吳柏生善，柏生出游，三月而未返。一日，有狀似女僕者，以柏生名刺至松侯家，言主母明日至親串家祝壽，欲假章服。時松侯亦他出，其妻不之疑，即出衣於笥，付之。及旬而不還，松侯往詢之，則實無其事。而此女僕者，亦不知誰何，蓋自他處得柏生名刺，用以行騙也。

某著新靴行於市，一人向之長揖，握手寒暄。某視之，茫然曰：「素不相識。」其人怒笑曰：「汝著新靴，便忘故人！」掀其帽，擲之屋上而去。某疑其醉而酗酒 也。方徬徨間，又一人來，笑曰：「前客何惡戲耶？尊頭暴烈日中，何不升屋取之。」某曰：「無梯，奈何？」其人曰：「我喜行方便，可以肩代梯，使汝踏之以升，何如？」某感謝。其人乃蹲於地，聳其肩，某將上，則又怒曰：「汝太性急矣。汝帽宜惜，我衫亦宜惜。汝靴雖新，靴底泥土不少，忍污我衫乎？」某愧謝，乃 脫靴付之，以襪踏其肩而上。其人持靴徑奔。某得帽，高踞屋上，不能下。市人見之，以為兩人交好，故相戲也，無過過者。某乃哀告街鄰，覓得梯，及下，則持靴者不知所往矣。

丐婆詐欺某少年

杭州有夜航船，夜行百里，男女雜沓，中隔以板。仁和少年張某性佻達，以風流自命，方 附船往富陽，窺隔艙有一婦，向其似笑非笑，張以為有意於己也。夜眠至三鼓，客皆酣睡，隔板忽開，有人以手撫摩其下體。少年大喜過望，挺其陽，使摸，而急伸 手摸之，宛然女子也。遂爬身而入，彼此不通一語，極雲雨之歡。雞鳴時，少年起身，將過艙，其女緊抱不放，少年以為愛己，愈益綢繆。及天漸明，照見此女頭上 蕭蕭白髮，方大驚。女曰：「我街頭乞丐婆也，今年六十餘，無夫無子女，無親戚，正愁無處託身，不料夜間蒙君見愛。俗說一夜夫妻百夜恩，君今即我丈夫矣，願 託此身，不需一錢之聘資，自當相從，有粥喫粥，有飯喫飯，何如？」少年窘急，大呼求救。眾齊起，嘲笑之，勸少年酬以十金，嫗始釋手。

妓飾為狐女以行騙

遊士某在廣陵，納一妾，頗嫻文墨，意甚相得，時於閨中倡和。一日夜飲歸，僮婢已睡，室中闇無燈火。入視，闃然，惟案有一札，曰：「妾本狐女，僻處山林， 以夙負應償，從君半載。今業緣已盡，不敢淹留。本擬暫住待君，以展永別之意，恐兩相悽戀，彌難為懷，是以茹痛竟行，不敢再面。臨風回首，百結柔腸。或以此 一念，三生石上，再種後緣，亦未可知耳。諸惟自愛，勿以一女子之故，至損清神，則妾雖去而心稍慰矣。」某得書悲感，以示朋舊，咸相嘅歎，以典籍所載，嘗有 若此之事，弗致疑也。後月餘，妾與所歡北上，舟行被盜，鳴官待捕，稽留淮上者數月，其事乃露。蓋其母重鬻於人，佯以狐女自脫也。

錢豁五終身行騙

常州東門外錢豁五，其名蓋數十易矣，至四十餘，乃以炳名捐官。幼聰敏，應童子試，列前茅者屢，而未售。比冠，善屬文，諳音樂。而負人數百金，苦無以償。鄰有金某者，多屋宇，前數進無人居，設客座而已。旁有角門，通小街，為行人往來處。自外覘之，則若入內宅者，不知中有通衢也。豁五至是忽有計。一日清晨，往大街皮肆，檢洋貂、猞猁等皮數十種，直千金，疊成包，呼其兩夥負之，云隨至我家取值去。乃率之出東門，徑入金宅，巍然大家也。至第三進，廳事堂皇，陳設井井。豁五曰：「請少坐，我攜貨入，與主人觀，即以銀出耳。」二夥固不疑，授之。豁五乃肩其包，由角門去。二夥以為入內也，而豁五出矣。良久，呼之莫應。二夥大恐，至廳後大呼，應應者。及暮，金氏有人出閉戶，二夥大譁，金茫然也。告以故，乃問攜包者自何處入，則指角門。金乃大笑，令出角門觀之，曰：「此通小街，小街而南即大街。伊自此南去，必疾行，殆至無錫矣。」二夥相顧，不能出一語，木立久，號咷去。

豁五於是時預已買舟河下，出角門，徑入舟。一晝夜抵蘇，貨其物，獲數百金，挾資游狹斜。不兩月，僅存數十金，乃謀他適。有族兄某客粵西，往投之，行事頗相類，而不及豁五之敏，且不學無術。豁五至，喜甚，令司筆札，佐酬應。久之，而自立門戶，賃大廨，蓄群奴，凡公署靡不通，所帶頂，珊瑚以下靡不具，隨其時用之，脫騙撞哄無不至，獲多金。

豁五乃入都，日游金魚池、下窪子，資復盡，夤緣入山西侍郎姚某門。侍郎喜蓄優，皆蘇、揚俊童，延豁五主之，教之按拍。一日，侍郎與豁五夜宴，呼歌童侑酒。侍郎興發，擁豁五所最愛者，豁五不悅。侍郎固不知，益媟狎。豁五乃大怒曰：「吾人費幾許精神，教此上等色藝，未聞出一言謝，而乃恣意狼籍之，老西兒真蠢狗子。」侍郎亦大怒曰：「我費千萬金教歌舞，乃不許我偶一自娛。我延汝教之耳，竟為汝有耶？南蠻子真中山狼。」乃拳豁五。豁五方壯年，且曾習拳勇，奮臂敵之，毆侍郎，倒地昏暈，家人皆駭救，豁五乘間遁。侍郎主僕皆憤，伺豁五過，群毆之，至重傷。豁五乃為詞首諸通政司，言侍郎私蓄歌童，延我教歌，許我歲俸如干金，數年不與，往索之，喝家人毆我，受重傷。驗之而信。通政司駭，呼侍郎家人問之，得實，乃謂家人曰：「此豈可上聞，汝主不惟去官，且罹重譴矣。」乃謀與和，令侍郎設席款豁五，議以所教全部優伶贈之。豁五曰：「我餬口於人者，豈能有此！無已，當并贈我以養優資。」侍郎唯唯，乃議贈數萬金，而豁五於是賃官房蓄樂部矣。

不半載，豁五資復罄，優伶亦歸別主，乃出遊山左，夤緣與魯撫國泰之閽人交，往來甚密。適鄉人沈某為某邑宰，見豁五出入撫署，謀通關節。豁五曰：「中丞於黃白物，數見不鮮矣，所好者優伶。明府以數千金購而贈之，此我所能效力者，事半而功倍也。」沈信

之，出金與韶共書辦。韶共以手帝優帝，進之閹人，而日上之，往來益密。沈信之不疑，一日見國，啟曰：「卑職昨所進優伶，大人頗合意否？」國色然駭。沈以豁五介紹對，國更駭，訊閹人。閹人言固有南人錢豁五者，能書，奴才常召之辦筆墨事，其人能歌，不知其能騙也。國曰：「豈有能歌而不能騙者耶？」立發鎖封拘，而豁五已逸。追八十里，始獲之，繫之，責之，逐遞解回籍。中途遇雨，解差怒曰：「我等食官食無幾，頻受此苦役，衙門飯誠無味。」豁五乘機進言曰：「汝等為小差，誠苦，而我善脫騙，當亦聞之。我中途謀逸，汝等所不能防。第恐累汝等，故尚遲遲。」解者求免累，豁五曰：「汝等欲我不遁，此斷不能。為汝等計，不如從我遁，為我腹心手足，富貴可立致，與汝等共享之。我但騙他人，斷不騙腹心手足也，汝等以為何如？」解差相與謀，皆言我等家累有限，誠可致富貴，何樂而不從乎。乃脫其杻械，乘夜相率遁，遊兩湖、江左，所至輒騙金為旅費。

豁五聞鄉人某侍郎將視學江右，乃入豫章，賃大宅而居。某至，先交通其閹人左右及其輿夫，約以某日出，經豁五門，肩輿少停。豁五藍頂盛服出，向輿揖。某問何來，答為同鄉，自述姓名。某出輿扶之。豁五言此即敝寓，大人如不棄鄉人，敢奉一茶。某乃攜手入，則巍然大第，已肆筵設席，一呼百諾，曲意奉承。須臾，堂前設紅氍毹，伶人以劇單進矣。某言邂逅相逢，何遽爾爾。豁五言此乃晚所親教，尚未上場，大人為通省貴人，當先以為壽。某遜謝，實深愜所好。酒數巡，劇亦數齣，呼二旦勸酒。某深好之，擁而加諸膝，乃大醉。酒闌劇止，某猶戀戀不能捨，豁五曰：「大人愛之，即令入署伺起居，可乎？」某大喜，攜之去。明日，某具彩觴候教帖邀豁五，由是往來頗密，通國皆知，謀關節者皆投豁五。豁五說某，某不肯，乃鉤通其左右及幕賓，出而招搖羅致之，獲金數萬。比某滿任去，而豁五金亦盡。

豁五乃仍赴粵西，行其故智，而所為輒賣其兄，兄啣而絕之，人不復信。謀他適，無資斧，乃覓得廣西巡撫官封，補綴之，裝以廢紙，粘以雞毛，自飾為郵遞人，背竹筒黃袱，取道東行，路給驛馬飯食，經湖北、江西，入浙江。至杭州，為役識破，白錢塘令。令執之，啟官封，廢紙存焉。訊之，錢云：「我在廣西，欲歸而無資，聊假公以濟私耳，無他也。今欲罪我，我罪固無辭，第不利於四省官員，未知大吏能辦否？」令思其語誠然，且置之獄。時常州御史蔣某在浙，聞其事，念其小有才，殺之可惜，乃為營脫之，薦入運使柴某幕，為司出納，又獲金十餘萬，捐五品職，置田宅，且分潤其鄰里親串，人皆以為錢豁五不豁矣。柴為鹺使令某所搆，坐大辟，株連及豁五，籍其資，鄰里親串皆被累，豁五發邊遠充軍。

飾為某王以行騙

嘉慶初，某邸兼管戶部，偶以目疾乞假。時兩淮鹽院與揚州天寧寺

僧曰：「日，有貂裘狐裘日探求者數人至寺，請家主人節，遣病，欲賃靜室養痾，房舍精潔，不計值也。乃闢方丈後精舍以館之。俄有四五人押行李，僕從十餘輩簇擁一顯者，乘安輿入。僧出迎祗候，顯者不甚瞻顧，徑登殿禮佛，顧從人曰：「攜來繡幢，可施之。」眾荷一大木匣至，啟視，則陀羅錦繡諸佛菩薩像，點綴之樹石，皆綠松、珊瑚、珠寶鑲嵌而成，精巧絕倫，惟內府有之。顯者視懸幢畢，不交一語，惟入所 賃屋以居焉。

僧睹其狀異之，私詰從人，皆云某省道員入覲者。然詞詭異，類王公，非尋常大員可比。居十餘日，寂不聲，日見紀綱入肆，購名畫及珍 玩，約數萬金。有某肆送白如意一枝，索價千四百金，立售之。紀綱私扣六百，肆主不允，有口角，為顯者所聞，呼入，付以原值，慰遣之。命縛扣銀者，撻數百，逐之出。其人負傷詣僧，叩求曰：「作事一慎，為主人責逐。奈創劇，暫借一榻地調理，創平即行，荷德不淺也。」僧許之，以懷疑久，乘機研詰之，曰：「實不相 欺，主人非他，某藩邸也。我為府中護衛齊某。主人奉命密查兩淮鹽務，故改裝寄居。」言訖，乃諄囑僧勿泄，泄則彼此齏粉矣。僧急白鹽政。鹽政固識某邸狀貌，又知其請假也，因偕僧赴寺，隔窗遙窺之。顯者方據案展帖作書，真某邸也。駭絕，不知所為：乃與僧懇齊。齊大驚，咎僧，鹽政為之力懇，齊曰：「余已獲罪，無 從著手。有張老公者，王所親信，試與婉商，或能為地。」乃倩僧代邀張至，至則窄音禿頷，儼然宦者。齊為述鹽政意，張變色，責齊曰：「汝真太不曉事，既以不 慎獲戾，乃更欲陷我不測耶？」拂衣欲去。鹽政為之婉請再四，問意旨所在，張徐曰：「王已查明，鹽務有三害、五繆、十不可信之疏已具，當於復命時面奏之。」遂朗誦疏稿，皆中時弊。鹽政色變，乞求營救。良久乃曰：「惟有一術，或可挽回。王昔年扈駕五臺，曾許施鑄金羅漢十八尊。分府以來，庫藏時或匱乏，公能具此 以了夙願，王必德公。」鹽政大喜，徧市金十餘萬兩，蘇、揚為空。未幾，王登舟，鹽政尾其後，皆張居間為之關說，送之渡黃河始返。閱邸抄，則王已銷假，無日 不召見矣。

僧以佛將出地行騙

嘉慶時，京師正陽門外有枯寺僧，黠甚。某年除夕，掘地深丈許，儲黃豆百餘甕，上置釋迦 像，密灌以水，使其迸發。元旦，播謠於眾，謂夢一佛將出地，眾惑其言。翌日視之，則螺髻翹然露矣。未幾，全身皆現。士女羅拜，歡聲雷動，僧斂錢無算。陸眉 生時為給諫，聞其事，乘輿往，曳佛責之數十，泥猶溼也。驅僧出，封其寺。是年，尹杏農侍御深夜巡城，相傳有山西鬼呼冤事。都人士為撰章回小說一回，其目錄 曰：「尹杏農大街遇鬼，陸眉生小廟拿神。」

陳譚以鴉片騙某千總

道光時，煙禁甚嚴。廣州嗜煙者眾，西關千總某藉以漁 利，所得不貲。有無賴陳譚者，善以詐欺取人財，即賃屋居之，與千總對門，每出入，必輿馬。從以豪僕三五，賓客雜沓，日集於堂，人皆以為巨室也。一日，忽有 一僕受撻，創甚。僕潛出，怨詈其主而私告千總曰：「吾以小不謹為主人所扑，然吾主人實犯大罪，而猶作威作福至於如此，君謂何如？」千總曰：「子之主人犯何 罪乎？」僕曰：「今姑言之，吸鴉片煙也。」千總曰：「有證乎？」僕曰：「長日不吸，漏三下，始吸之。」千總至是默計生財之時至矣，乃以言餂僕曰：「吾奉上 官之命禁吸煙，若獲其證，當酬汝百金，惟須為我前導。」僕諾，因於夜深時密捕之。僕引千總往，從以數兵，一擁入，陳遂被捕，並挈其槍燈以往。陳至千總署，即大笑曰：「來此大佳，不去矣。」千總曰：「子為誰？」陳曰：「子不識我為陳譚耶？」千總曰：「咄，有證在，子何言！」陳即取槍擲之地，曰：「且視之，此 亦足為據耶？」千總乃諦審槍之斗門，則在竹節下，不可吸，至是而始知為所紿，深自引咎，令陳歸。陳不可，千總乃出金為謝，遂挾以歸。

騙煙土

某甲至漆肆購生漆十兩，付以銀一兩票，云：「汝持往照票，少頃即來取也。」遂復購鴉片煙土十兩七錢，使土肆人隨往漆肆。此人即問漆肆夥曰：「票已照 乎？」曰：「然。」又曰：「十兩漆乎？」曰：「然，十兩漆。」曰：「然則付彼可矣。」遂揚長去。已而漆肆夥持生漆出，土肆人駭曰：「此人購十兩七錢煙土，而云土價由汝處付，何乃以此畀我？且彼不適言照票乎？」漆肆夥亦詫曰：「彼購吾肆生漆而付銀一兩之票，吾知付汝生漆耳，安知其他！」二人相爭久之，始知均 被騙矣。

冒充吳甄甫之猶子

吳甄甫中丞開府西江時，有一人自稱為其猶子，至九江，謁守令，留數日。臨行，德化令致贐 儀二十金，乃周歷各邑月餘。至永豐，邑令慶書五為吳主會試時所取士，延之入署，盤桓二十餘日，贈以四十金，雇肩輿送之行，設酒餞別。方歡飲間，適德化令以 中丞猶子過境，約計到省之期，馳稟道歉，吳以無其事，意必轉投他邑，飛檄通省獲辦。文至，家人託故請慶出席，入內呈文，閱之，慶先拘其僕，訊之良是，乃就 席上縶之。後擬城旦舂。

僧受老婦騙

湖州天寧寺，唐古剎也，大殿傾圮，工鉅費重，未得重建。道光乙

來秋，忽有一婦至，年約八十餘，服來類大家，侯舜數人侍奉甚謹。一僧從之，操杭州音。主僧接見，婦自云：「為武進陳姓，家鉅富，夫亡無子，有姪不愜意，未立為嗣。前月在 杭州靈隱寺進香，遇僧云：『我為湖州天寧寺僧，凡十八人，以殿圮，皆他去，惟我獨存。今知女善人慷慨樂施，是以飛錫而至。』言畢，忽不見。我訝其異，特與 靈隱僧同來。今見羅漢十八尊，惟一尚完，且與我前所見者酷似，意其欲我結此善緣乎？今當以麥數百斛，米數百斛，並腴田四百畝為贈。我先行，爾等可至我家運 麥米取田契也。」主僧大喜，剋期而往。甫入境，即有人相迓，云：「主母知師等遠來，恐家中有褻，請至山莊小住。」至則屋宇精好，供具甚豐。已而司事者出示 田契，云：「向武進具呈移文至湖州，交師管理。米麥須以船來載。」僧遂歸，計運費、關稅約須銀幣四百元，乃乞楊某、吳某代付，並懇各遣人隨之往。至則款待 如故，並乞暫止一宿，明日至某處取麥，某處取米，且云田契已批準，可先將去。是夜各安寢。次早闃無一人，僅空屋。檢點臥處，銀物均杳然矣，乃惘惘而返。

丐掉箸包船以行騙

道光丁酉九月，禾中三塔寺南有村婦王氏，其母家與相近，時新穀方登，婦製餑餑一器，欲往遺其父。其夫以次日將入城貿布，囑速返，婦諾之，攜一子而去。無 何，日暮不至。次日走問，始知其未至家，尋訪不得，乃還，一日，出門沿塘行，未至萬壽山北里許，遙望隔岸有箸包船，急呼塘畔行舟渡至船邊，見二小丐方爭 食，小丐即其所行騙而得者也。一小丐手擎餑餑，罵曰：「昨師父以汝不能乞錢，故不許汝喫，以此一籃賞我，汝何得來奪！」村農近視其餑餑，酷似妻所製者，因 問汝師昨從何處得此，小丐曰：「昨有婦人攜一兒招我師父擺渡，我師父遂撐過對岸，賺其進船。所攜餑餑有一籃，今猶剩此數枚也。」村農乃奔告婦翁，集數十人 操械而往，躍登船，則二老丐已歸，縛而搜之。其前後艙底有數甕，或鮮或槁，皆斷脊墮臂，貯滿其中。又有一小甕，泥封其口，撬開，則其妻與兒之首，血淋漓尚 未乾也。於是并取其甕，解官。邑令鞫之，直認不諱。蓋此丐掉船游行江湖，以騙取村童，迫令行乞，不從則殺之，騙子之最凶惡者也。

仙人跳

蘇、滬有所謂仙人跳者，男女協謀，飾為夫婦，【亦有出之正確之夫婦者。】使女子以色為餌，誘其他之男子入室。坐甫定，同謀之男子若飾為夫也者，猝自外 歸，見客在，則偽怒，謂欲捉將官裏去。客懼，長跽乞恩，不許，括囊金以獻，不足，更迫署債券，訂期償還，必滿其慾壑，始辱而縱之去。謂之仙人跳，亦謂之曰 紮火囤。

矣，在顧來次感飯至歡，禍日利倘幸，其為有來鮮，日鄭獻樓，敢能無事，偶往品茶。至則坐客滿矣，惟屋隅一几，僅有老嫗少婦在焉，無他 客。顧往參坐，嫗即與之閑話，久之，頗洽，嫗曰：「此間無趣，郎如有興，盍至我家，當烹佳茗以相待。」顧欣然從之。既至，導之登樓。樓上陳設頗精雅。時為 道光季年，鴉片煙已盛行矣，榻上煙具存焉，請嘗之。顧辭以不慣，嫗曰：「偶游戲耳，庸何傷！」命少婦燒煙奉客。顧甫登榻，嫗脫其屨曰：「任意眠坐，無拘束 也。老身有事且去。」嫗去未久，聞樓下叩門聲甚厲，少婦遽起下樓。某疑焉，施從其後以下，跧伏戶後。少婦啟門，則有男子三十餘人，鬨然而入，問人在何處， 少婦曰：「在樓上。」乃悉登樓，顧乘間逸去。

又有集黨以為之者，先使女子引誘男子，與之周旋，既接近，則引其黨十數輩，各攜武器，追蹤而尋獲 之，聲勢洶洶，不可嚮邇。佯稱妻為所污，非死不可，否則汝既愛之，汝可買之，並須賠償平日一切費用，否則決不再留此被污之婦云云。男子或稍抗拒，則偽為夫 者必連聲喝打。其黨則又假作調人，竭力勸解，迫令男子獻金，並將其衣服及隨身所有者悉數括之而後已。

養瘦馬

金陵匪徒每於四方販賣幼女，選俊秀者，調理其肌膚，修飾其衣履，延師教之，凡書畫、管絃之類，無一不能。及瓜，則以重價售之巨室以為妾，或竟入妓院，曰養瘦馬。故遇有貧家好女子，則百計誘之，輒有受其誑而悔莫及者。

當陳芝楣制軍鑾督兩江時，有滇人徐鄰哉為上元令，因案罣誤，虧帑項，憂鬱以卒。親友奴僕皆星散，惟遺孺人、弱女，惸惸流寓，為居停所逐，乃求傭於人，作 女工，有人引入瘦馬家，不知也。其家以老嫗主政，婢僕數十人，咸尊之曰老太太。教師十餘人。諸女日皆有所業，稱嫗為母，為祖母，為姥姥者，莫不嬌容麗質，舉止安嫻。其家法，則三尺之童，非奉呼喚不入中門，規矩井然，宛若大家。所雇徐孺人，教諸女刺繡耳。嫗見其所攜之女，年十三四，秀外慧中，甚愛之，易女以 時服，令偕諸女入塾讀書。暇時，調琴作畫，以及吹彈歌舞之事，女與女伴逞能競敏，亦精絕無倫。

方孺人初至日，問嫗門第，則以丈夫、子皆外出服 官，僅留諸女在家作伴為答，孺人信之。荏苒三年，女及笄，囑嫗為之擇婿，欣然從之。未幾，報某公子欲相女，先命諸女次第出，皆不中選，遂華裝徐女欲出，孺 人止之曰：「此非大家所為。」嫗曰：「金陵風俗皆如是，不能違也。」不得已而去。

騙緞以倪某為質

趨入侃案座旨平 辭，出帶而日，公日後帶，住休延待將，居逆旅有日矣。某年冬，有入居逆旅之內廳者，章服華煥，從以群奴，賓客往來，絡繹不絕，似皆憲司之紀綱也。倪詢其 僕，知為大名府之總司閽，奉本官命，來省購衣飾，為公子完姻，並延訪善於刑名、錢穀之士，俟聘定，即辭舊友者。倪即具衣冠往謁，其人稍閒，即與盤桓。久 之，遂成莫逆，乃知其性情伉爽，而固目不識丁也。

一夜，漏三下，突有役來，傳本官諭，促其人歸。其人得信，叩倪寢門而告之曰：「請先生起，煩 為一讀來書，有役守候，不能待旦也。」倪起而誦之，亦惟以辦公乏人，諭令迅將各物置妥即去，並舊友辭定，所訪之新友必須於開印前至署云云。其人踟躕曰：「辦物不難，訪友非易，先生意中有信託之人乎？」倪遂自述其歷就州縣，屢助其東人升遷之事，其人笑曰：「吾以先生為記室耳，不知申韓妙手，近在鄰居，而猶 外求耶？今即請代稟覆，謂以千金訂定倪先生，俟各物辦齊即歸，不敢逗遛也。」倪為之書竟，役去。

次日，其人送關書及聘儀六金至，屈膝為禮，侍 立，命之坐，謂不敢抗禮。其僕從亦來叩喜。倪大悅，曳其人入坐，曰：「相好在前，既承不棄，斷不可以常例拘也。」其人稱謝側坐，告以首飾尚未造完，俟工竣 先歸，當遣車奉迓耳。又數日見倪，似有不豫之色，倪惶然叩之，其人曰：「在貴鄉親某緞局購定貨物，不過偶欠數百金耳，堅持不舍，何吝也！」倪曰：「此亦市 儈恆情，何足怪！吾與之素識，可為代保，雖千金亦無害。」其人曰：「如此大佳，特恐先生未之信耳。」倪曰：「他日同署辦事，尚何！」因即偕赴緞局。所定之 物實千餘金，僅付百兩，餘皆逋欠，故未付物。而局主已訪得大名郡守確有姻事，且倪就其幕，故倪至，殷勤勸接。其人笑曰：「爾鋪主不我信耶？請以先生為質。 明年來迎先生時，金必攜至。」倪亦願力任之，局主欣然，其人遂滿載而去。翌年春仲，未有車來，局主大疑，邀倪同往大名，問司閽，無其人，亦無易幕事。倪 歸，乃貨其行李以償局主焉。

認丐為義父以行騙

有耆而聾者，在某關行乞。某日，有官舫至，揚旗鳴鉦而泊。艙中有貴 官，探首見丐，使從者扶之登舟，諦視之，曰：「汝非某長者乎？前曾繼我為義子，我以回籍求科名，遂久別。今幸得官是邦，不意義父一貧至此，兒之罪也。」丐 知為誤，姑應之，曰：「我年老糊塗，前事如夢矣。」官曰：「義父雖為風塵面目，骨格猶存，兒識之無誤。」乃令從者導之赴浴更衣，移舟至僻處，頤養月餘，以 膠粉染其鬚髮，則皤然一叟矣。語之曰：「兒衣不稱父身，將入市買帛，為父修飾，便可同往。惟義父曾行乞於此，恐有識者，礙兒顏面，閱貨時，若合意但搖首， 不可多言。」丐允之。

官遂命泛舟入城，同乘肩輿二，從以二僕，父子皆服五品衣冠，若

綢緞各物出售，招搖過市。入鍛樓，購並約肩，每共重百兩者
雙，謂樓主曰：「我將赴緞局，偕往兌銀可也。」樓主從之入緞局，具一單，與局主觀之，值須三千餘金。邀之入廳事，殷勤款接，私叩其僕，知一為嚴州同知，一為封翁，以同知之妹字杭州太守之子，將至會垣結婚，來此購奩中物耳。局主設席讌之，並約樓主作陪，曰：「是我之好友也。」樓主唯唯，方自以為榮。局主乃出綢緞洋呢各物，先奉封翁閱之，封翁皆搖首，局主曰：「此皆上等貨也，可入貢，豈猶不堪服用耶？」官曰：「既不合父意，可與妹觀之。」因令輿夫負貨物，一僕押之。良久未回，又令一僕往催，則輿夫先回，曰：「舟中人囑我稟官，曰綢緞經姑娘目，俱合意，不知應用何號平色銀兩，請自歸檢之。」官謂局主曰：「煩陪家君暫坐，我去兌銀，即回。」乃乘輿去。至舟，犒輿夫錢，曰：「爾等往來勞苦，先喫飯去。」輿夫去而舟開矣。丐坐俟至夜闌，不來，局主與樓主皆惶急，乃追 問丐。丐亦情虛，語言閃爍，群擁之鳴官。令究其實，亦無可如何，惟跴緝而已，釋丐出。眾褫其衣，以靴帽不合時，舍之，丐遂戴五品冠，著朝靴，赤體而叫化於市。

冒為人父以奪錢

京師有某少年，以銀易錢於市，方諧價，忽一老者從後擊而仆之，且罵曰：「父窮至此，爾有銀，乃私易錢，不孝孰甚！」遂奪銀去。旁觀者謂是父責子也。少年暈絕，良久始甦，云吾安得有父也。而銀已去，不可追矣。

冒充某方伯子以行騙

有京卿惡其子之不肖而逐之者，其子不知所之。京卿旋出為方伯，一日，入廟行香，時府縣以下伺應者數十員，士庶環觀者數百人。突有敝衣冠者，至方伯前，長 跪而號哭曰：「兒今願改過矣，請大人盡法處治，伏望收留。」語畢，叩首無算。方伯察之，非其子也，大怒，叱曰：「何處匪徒，敢冒吾子，殊大膽！」令役加以 縲絏，交首府，使問罪。首府挈至署，訊之，其人供稱前因不好讀書，不受訓飭，偶有觸犯，為父所逐，今但求為之挽回，誓必奮勉用功，不敢稍惰，有負隆恩。守 因詰其家世，言之鑿鑿。且察其神色悲慘，語言明爽，似非作偽者。試以制藝，亦能成篇，信其為方伯之逐子也。留之署，俾易冠服。公餘，為方伯委婉言之，方伯曰：「實非我子，若無為匪情事，任君遣之可也。」方伯歸，與僚寀議之，眾皆請見其人，令言志，則拜而泣曰：「父性嚴厲，己實不才，惟有回籍應試耳，倘得科 名，或可藉贖前愆也。然無旅資，奈何？」眾憐其志而哀其遇，遂貲助數百金，送之去，而以責逐覆方伯。後聞家人言，始知確非方伯子。

當洪秀全據金陵時，曾忠襄督師進攻，結營雨花臺，相持年餘。洎同治初，寇之勢力漸蹙，京師有遣李文忠來援消息，忠襄遂下令猛攻，旋於甲子六月十三日城破，蓋自咸豐癸丑至此，十一稔矣。

時有銀樓曰天寶者，主人楊姓。一日薄暮，忽來大漢二人，操徐州音，土棍也。背承笆斗一，上覆袱，直入肆，故作張皇態，以語楊曰：「予鄉人，不識此為何 物。」言時以手入斗，連探翹邊細紋者兩錠出，置案間，色晦黯，上暈土花，而一種不可掩之寶光，躍躍浮動，望而知為銀也。楊審視良久，曰：「是銀也，汝烏得 有此？可售乎？」二人聞言，作驚喜狀，自相語曰：「是果為銀者，某地偏谷皆是，爾我此後但作富家翁，可無煩勞力矣。」復謂楊曰：「勿誑我，此既為銀，可與 我以錢。」楊乃欺之，佯為持籌握算者，若按其值而予之，實則償不及半，二人亦不與較。臨行，楊與之約，謂後如獲此，當來兌，吾不汝欺也。二人諾而別。蓋兵 燹之後，發現窖藏事，往往有之，以是遂不之疑。

詰朝，其一人果負笆斗至，悻悻然，擲諸楊前，而謂之曰：「子視之。」楊猶意是前物，揭視，則人 頭也，駭極罔措。其人大喜曰：「子令我掘藏銀，同類起爭端，致相殘殺，釁實啟於子，吾即遺此以嫁禍，不為過也。」言畢欲遁。楊急起挽之，願將原銀還之，令攜頭去。其人初有難色，旋經典籍者哀懇始允，將原銀裝腰橐，從容攜笆斗出門。未數武，適有鄰肆甫啟關者，其人即擲笆斗於門，匆匆竟去，曾不一回顧，人咸怪 之。眾見其去遠，啟視，一人頭也，不敢匿，遂鳴里胥，報邑宰。宰親莅檢驗，提頭出笆斗，乃麵粉捏成，塗飾彩色於其上，鬚髮則插以豬鬣也。宰怒其妄，笞里胥二百。當檢驗時，楊亦潛窺之，始悟己之受騙矣。

假關節以行騙

浙之杭人有金某者，以賈於海外起家。某歲，送其子姪應 童試至杭，寓學院之車轅門外。有人叩門請見，見之，則衣冠華煥，僕從甚都，問有應試者陳某否。蓋金與陳固中表，知其向幕江南也。然其時實未歸，乃告以故，叩其來訪之意。其人躊躇曰：「陳不來，事不諧矣。我施姓，與陳至好。我為學使所聘，至此閱卷。」遂告別而出。門有肩輿，施登輿，由東轅門直入儀門矣。

金聞學使向有貨取之名，疑其人與陳必有勾串事，然亦無從進門，姑置之。一日，偕戚友遊西湖，遇施於聖因寺前，見其與兩客偕，皆翩翩少年也，從僕三四人，更有輿焉。施遙見金來，出隊趨迎，握手道故，指一衣秋香縐襖、冠盤金便帽者曰：「此學使之大公子也。」又指一卵色紡衫者曰：「此某孝廉，我同年同事也。」又謂

二人曰：「此金君，為我主交。」遂問金問行藏及姓名，互相揖讓，施大笑曰：「難得英俊多人，不期而會，我合作東道主，暢敘一日矣。」乃邀入五柳居，登樓列坐。酒家以木版來，指點酒肴之精妙者，次第供應。施與孝廉縱談今古，討論文藝，公子殷勤勸金浮大白。酒酣，有蒼頭飛騎而來曰：「大人有命，請公子同 歸。」金潛起，給酒貲。酒傭曰：「上座之客，入門時已先付矣。」金跼蹐不安。施及兩客皆下樓，謂金曰：「三生有幸，始得訂交，如欲相見，但須告閽者張老，我自來耳。」旋拱手作別，乘輿馬而去。

金歸，與子姪言之，僉謂宜作答宴之舉，遂於旅邸設盛筵，具柬交張老，以邀三人。次日，施赴讌，謂大公子 與孝廉皆為公務所羈，囑致謝，遂入席。索其子姪之課文閱之，曰：「佳矣，惜未能投學使之所好也。就文論之，即如某篇某處應提，某處應頓，結以大尾，則必為 學使所愛，無不命中矣。」眾咸服其論。金乃詢之曰：「君前訪陳，果以何事？」施曰：「吾輩既相好，言之何傷。學使之大公子，好交賢豪，令我輩為之介紹。陳 君前約貴處之某姪，為通邑富豪，欲與公子納交，不意陳遠客未至，殊掃興也。」金曰：「如我子姪，不識可充數乎？」施曰：「無不可，但縞紵之費，各需千金，能乎？」金曰：「得半猶可。」施難之。金再三懇求，既而曰：「幸有我在，或可商之。」言未已，有二役以提督學院大燈見迎。金送之出門，見其由中道入，文武 巡官皆旁立候進，金深信之不疑矣。

翌晨，施來，曰：「關防在邇，遲恐不得出。大公子以我故，允所請，惟須以金面封，俟榜發來取。」遂同赴錢 局，如數兌銀，加緘而回，給以關節。未幾，試畢，金之子姪皆落孫山，始疑之。赴局開兌，則原封固不動也。啟之，易以磚石矣。中有一紙書云：「大宗師如此清 正，汝曹妄想功名，理應重罰。所封千金，權借濟急，銷汝罪愆。以佛法論之，或者來世有奉還之日也。不必冤屈好人。此囑。」金大怒，乃設法納交於學轅之巡捕 官，以訪其事，始知學使幕中實無施某，即所謂大公子者，亦年貌不符。蓋騙子先冒雜役，於放水菜時入內，匿號舍中，易衣冠而出。巡捕官見其章服華煥，且自內 出，則拱候之，其入亦然。既入，則仍易破衣，混雜役中出矣。至張老及燈籠夫，皆其黨偽充者，事後俱逸，所騙亦不僅一金也。

冒為人子以行騙

中牟劉氏女嫁興國州，其夫與子皆前卒，出而為傭，常居其主樊氏家。時樊玉農太守方知河南府，善遇之，頗有所蓄。忽有某甲自湖北至，自言為其夫兄弟之子，然族屬疏遠，固不可考矣。乃其事劉則甚懃懇，抑搔苛癢，問衣燠寒，雖親子有一若。劉甚喜之，將以為子。劉有妹，亦傭於樊氏，謂劉曰：「昔吾夫有親兄弟之 子，吾以夫亡，往依之，哭於門外，達旦而不見收恤。今此人與姊，遠

矣，尚視昆之匪也，此老不可信，婦毋為所餌。」嗣後，不至與劉語，其妹輒往參焉，使不得盡其說。會劉病，甲乃為賃屋於外。劉因言於主人，就外舍養病，妹又尼之，劉曰：「人固有不同，妹將以此子為猶爾夫兄之子耶？此子與我至厚，我又無子，不從之去，而尚焉往？妹勿阻我，他日必不為妹累。」妹無如何，劉乃從甲俱去。甲有所善婦人，遂以為妻，與劉同居，居然母子姑婦矣。乃稍稍竊食劉之所蓄，既盡，偽使劉至某所就醫，及暮而返，則甲夫婦不知何往矣。劉儽然一身，卒依其妹以終。

漢口某錢莊遇騙

同治某歲，忽有一叟賃屋漢口某錢莊之旁，久而與莊夥讅，時往談話。一日，出信一，銀一封，自稱：「此為兒子自陝西總兵任內寄至者，予以年耄目昏，不能閱，煩啟視。」莊夥閱之，謂信中所云，當以此易銀幣。叟曰：「煩君為之。」自是而後，屢有請莊夥代兌銀幣之舉，又屢邀其飲食。及半年，叟忽又以信及銀數箱至莊，莊夥閱之，則信中言有極要事，故寄五千餘金，望速兌銀幣云云。莊夥喜其平色之大，可折加，每一元寶竟扣至二三兩。叟無言，取銀幣而去，元寶固尚在叟家也。

翌晨，忽有人至莊告曰：「此人為巨騙，已於昨夜登舟矣。」莊夥往視銀，果皆銀皮而中實以鉛也。

周夢星騙信局

信局為人寄銀幣，必由原寄人自為緘封，而標明若干圓之數於上。寄到時，緘封如原狀，銀幣之多寡真贋，不問也。惟緘封若有損裂痕，則信局當負責矣。周夢星者，不知何許人，家常州，夙以行騙為業，百出其計以騙人，計亦將窮矣。一日，忽憬然有悟曰：「是可以術愚信局而大有所獲也。」乃與其居無錫之友人李亦園約，以銀幣四十圓寄亦園，其緘封如普通式，而所包之紙為易裂者。及寄至，亦園將啟封，審視再四，語送信者曰：「何以有裂痕？」因令送信者眼同啟封，既啟，則四十圓之半為贋鼎，餘亦為啞板糙板。亦園大怒，曰：「無怪封之損裂也，幸我細心，否則為汝局所紿。」因偕送信者至局，面局主曰：「汝以偽易真，不速償，必控之官。」亦園夙無賴，恒為人所憚，乃償以二十圓，亦園始悻悻歸，後與夢星平分之。

騙戲館中錢

董某客京師，偶入戲館，占席以待客，橫二千錢於案。忽有衣冠者三人自外來，中一人若與董素相識者，遽向揖。董答揖，揖甫下，

而錢約其人之問作者撮去，掛於肩。掛畢，問姓氏，其人故為作，作誤認狀，深致歉忱。董回座，而案上之錢已失，撮錢者尚立於旁，反咎之曰：「在戲館，豈可以錢橫於案，如我之掛於肩，斯可耳。」實則掛肩 之錢，即其錢也。董熟視，竟不敢言。

以計騙伶物

都門士大夫筵宴，輒召妙伶侑觴政，蓋官箴嚴肅，一入北里，懼掛彈 章，如此則既得選舞徵歌之樂，又可免挾妓飲酒之譏也。某伶者，歌喉宛轉，貌亦超群，眷之者多，積資甚厚。一夕，演劇之餘，在戲園遇一客，衣履豪華，舉止闊 綽，一望而知為貴人，邀之同赴酒樓。伶固應客者，遂不之卻，與偕行。至酒樓，開樽共酌，極贊其色藝。臨別，命僕以百金贈。伶叩其寓址，不以告。其僕答云：「主人為某省太守，入都謀擢觀察，小作勾留，即將南下，毋煩絮問居址，謀過從也。」

次日，又遇於他園，復攜之飲於酒舍，酬贈如前。伶感之，邀 至寓小酌，客不允，再三請，乃謂伶曰：「不必盛筵，但蔬菜數簋，清酒一壺，以佐清談足矣。」遂訂時而別。次日，伶一一設備。屆時客至，駟馬高車，俊僕三數 輩從之。酣飲未終，日已薄暮，堅留客宿。客亦不辭，乃遣散僕從，令明日不須早來。既而入臥室，解衣並枕，笑談甚洽。伶歷述生平及箱篋所有，悉以告客。次 日，家人起，重門洞開，知有異，入伶臥室，箱篋皆脫扃而空空矣。伶猶鼾臥，呼之，不應，知其中迷藥，亟以涼水解之，乃覺。詢以客往何處，懵然也。告以失 物，則懊喪欲死。始悟客為大偷，始之重酬，餌之也；繼之請宴不允，必俟再三而後諾，堅其心也。

冒為探事委員以行騙

某中丞撫浙時，嘗訪察官民之不法者，重懲之。溫州守某簠簋不飭，聞風而懼。突有外來三人操北音者，寓府廨側，不言所事。守出坐堂皇，必往觀，暇則與館人辨 論守之是非曲直。館人怪之，密以報守。守瞷三人出，亟搜其行李，得中丞訪牌一，守之私事備列焉，所鈐乃紫色印花也。又有首縣致永嘉令一函，未緘，內云：「蔣廳尊奉大憲命，以探事來貴治，諸祈照察」云云。守益懼，密商永嘉令，將重賂之。三人歸，見箱篋俱亂，召館人詰之，館人曰：「君出，太尊來，必欲面晤，在房坐半日始去，行李之亂，其太尊所為乎？」三人默然，既而曰：「機事洩矣，盍去諸。」遂買舟行。

館人飛報守，守屬永嘉令謁之。至舟，僅二 人，令問蔣司馬何在，二人曰：「主人回省矣，留函奉呈。」令收閱，一首縣原函，一司馬所自致，略云公事匆促，不及謀面，深致抱歉之意。令白守，修

[illegible]，誤相稱白佛，不識白物，因共笑起相之。未幾，[illegible]，[illegible]蔣，訊無赴溫事，乃知前物入騙子手而不敢言。

責妓償金

秦淮某妓 故富，一日有騙子至，手袱中包五兩銀錠十枚，入門，即以一付妓家，令易錢。次晨，易一枚，至第三日，又易一枚，置所餘於枕旁。妓藐之，未開視也。第四日晨 起，袱中七錠杳矣。客怒，以三日用十五金，足敷纏頭，且入房三日，未出檻，此銀應取償於妓。妓無辭以辯，酬以三十五金乃罷。後漸偵知客銀僅三枚，餘七枚以 麵為之，而裹以銀箔，夜中盡食之，而責妓償也。

無賴子假雪彌勒以行騙

唐韓文公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 人。」《風俗通》所載，如鮑君、李君、石賢士等，大率類此，從古然矣。乃若津門所傳雪彌勒事，則尤可笑。某歲，津門大雪，好事者戲聚雪作彌勒，低眉垂目，笑態可掬，偏袒踞坐，大腹彭亨，右手持牟尼珠，左手持布袋。又作侍者二人，皆生動有致。愚夫愚婦見之，膜拜作禮，竟有以香燭供奉者。諸無賴子遂藉以斂錢，侈談靈異。瞻禮者眾，乃搭棚以覆之，檐前懸紅燈二，居然一佛殿也。然人多氣盛，又益以香氣燭光，熏蒸終日，未浹辰，玉山頹矣，諸善信皆廢然而返。

老人為某所騙

京師多騙子，遇之者輒無幸。有某者，為人經營商業，一日，其主予以銀幣三千圓，命入都購貨，戒之曰：「君去，余即後至。至京，即居旅館，勿輕出，倘遭巨騙，則余血本三千金將化為烏有矣。」乙曰：「諾。」翌晨，束裝就道，加意防閑，苟有向之注目者，皆疑為騙矣。

未幾，抵京師，下榻旅館，私念都中商市繁盛，倘閉門不出，虛此一行，而主人所言，亦何敢忘，思之再四，忽以銀幣二圓囑役人易錫餅，俄頃購至，藏之而寢。時方隆冬，晨起大雪，乃檢囊中所實錫餅，間以銀幣，荷於肩以出。臨行，謂役人曰：「如有人覓我，即告以入市易物去矣。」於是徐步出門，且行且顧，以為往來人中，果誰是巨騙者。偶見一錢肆，即入小憩，取銀幣二圓兌小銀幣，餘則仍納於囊。當兌換時，對門立一老者，鼻架墨晶眼鏡，身披羊裘，外加織毛馬褂，口銜京式短煙袋，目眈眈注視其囊中物。瞥見，喜曰：「騙在是矣。」坐憩片刻，仍取布囊荷之如故，並向老人佯作問路狀。老人曰：「君所問者，正老朽欲往之路，同行可

色。」乞曰：「某受主人重託，攜巨金來京師購貨，物主貨地，不識路徑，承吾翁指示，深感。」微窺老人作何狀。老人聞之，若不為動。行未里許，見一茶肆，老人曰：「君負重囊，憊甚，此茶肆尚不惡，盍小坐。」遂偕入。老人以京式短煙袋進某，復將織毛馬褂置於几側。某方啣煙袋，忽皺眉向老人曰：「腹痛腹痛，附近有廁所否？」老人曰：「在肆之東。」時風雪益厲，某曰：「翁之馬褂乞暫假一披，藉以護體。某之布囊，請代為看護，囊失而某之生命且不保，乞留意焉。」老人許之。某遂御馬褂，持煙袋去。老人固巨騙，第注意布囊已久，以為有此為質，不虞他變，乃慨然以衣物假之。詎某久不回，急傾囊視之，則所儲銀幣實贗物，及追某，不知所往矣。

擔水夫為道士所愚

光緒時，雲南某縣有擔水夫，日荷雙筩，往來井上。某年長夏，枕石酣眠，迨醒，一道士跪其前，口稱貴人不置。擔水夫嗤之以鼻，道士曰：「貴人不信，明日可至筇竹寺一覘異兆。」如其語，道士已延佇其間，令擔水夫指地，掘尺許，得白金一錠，上鑿曰「天賜桂王軍餉。」更指，亦如之。擔水夫既驚且喜。自是遍招黨羽，欲圖不軌，附之者三萬餘人。有門卒乘醉磨刀，妻詰之，得實，首諸汛地官，乃密陳總督劉某，拘擔水夫及道士二人至，刑之於市。擔水夫嗚咽流涕，道士則掀髯大笑曰：「無妨，有金碧二神救駕。」比過金馬碧雞坊下，道士忽失聲長歎曰：「天也，天也！」無言就戮。脅從盡散，後卒無他。

道士賣大力丸欺人

光緒己亥，京師某寺有一賣大力丸之道士，揚言於眾，謂以刀斫我，如流血，則予爾銀若干兩；不流血，則予我銀若干兩。或試之，儼如鐵石，未嘗損及毫芒。一月中，環觀者如堵牆焉。後忽不知何往。或曰，此即義和拳之始也。

綢緞店與外科醫室之受騙

光緒時，吉林有某騙子至綢緞店購貨，檢定，告店夥曰：「余未挈現款，請遣人從余往取。」店主乃令一學徒與之偕行。某導入一外科醫室，坐定，乃曰：「請稍待，余出即回。」學徒靜俟之，久不至。醫請詣內室，曰：「弛裏衣。」學徒本十六七歲之少年，溫婉若處女，聞之愕然。醫又連促之曰：「既至此，何羞為！」學徒面愈赧，久之，乃曰：「余來此，乃取貨價，若意欲何為？同來者非汝家人乎？」醫曰：「安有是！余素不識其人，渠晨來，曰余有幼弟以生殖器患瘍，乞與診治，弟年少羞怯，須於無人時喚至密室，

被問之。君豈其弟耶？」李徒乃大傷，知信兩人均已受騙也，悉疑其人，無及矣。

賣假藥

桀黠之徒，輒以假藥出售，獵取錢財，而以航船中為尤多。有某航者，自蘇城往木瀆，舟中雜坐十餘客，有土著，有他方人。一鄉人坐舟尾，右手五指浮腫，若巨 靈之掌，時時撫之而呼痛。時船頭坐有甲乙二人，語娓娓不倦，乙曰：「君近時何所為？」甲曰：「吾僑居西藏三四年，近甫歸里。」乙問西藏風俗習慣，甲一一答 之。舟中人聞所未聞，咸屬耳焉。漸詢及西藏土產，甲曰：「藏香馳名中外，神物也。凡跌打損傷、四肢浮腫等症，塗之靡不愈，惟價至昂，此行僅攜得少許歸 耳。」乙請以一睹為快，甲有難色。其旁若丙若丁，均力勸甲出以示眾，甲乃從行囊出一錦匣，滿貯黃色丸，大如梧子，眾客傳觀，大都疑信參半。丙忽指艄後手腫 者而言曰：「如若人者，亦能以此丸治之否？」甲曰：「易易耳。」曰：「然則盍一試之？」甲曰：「彼不就余醫，何能強醫之。」語次，丁已至艄後，語手腫者 曰：「汝運至佳，某先生有香，可消汝腫，速往就醫，毋失之交臂。」手腫者尚未諾，而丁遽擁之至甲所，甲曰：「汝幸與我值，真有緣哉！吾為汝已疾，不索汝資 也。」因啟匣，出一丸，搓之使碎，和以唾沫，就其浮腫處摩擦不已。約數分鐘，而其腫立平，於是同舟客咸呼神藥神藥。有出資向甲購藥者，甲始不肯，強而後 可，於是匣中纍纍之丸，須臾而盡，合計所獲銀幣，逾十圓矣。舟抵跨塘，距木瀆尚十餘里，甲乙丙丁均紛紛登岸，向之手腫者，轉瞬亦杳。於是舟子語客曰：「此 即所謂賣假藥者也，諸君受其愚矣。」眾言假藥何以能消腫，曰：「此非真腫也，彼預以繩緊切手腕，阻止血液流通，手自浮腫。及敷藥之際，潛弛其縛，則血流通 而腫立平矣。」眾聞之，懊喪不置。諦視其藥，則摶黃土以為之，不值半文錢也。

江湖醫生賣膏藥

江湖醫生之賣膏藥者，其探囊、送客二術殊巧，今特述之。

醫立圍場中，覓一受藥之鄉人，詢以病狀。鄉人輒言腹痛，或胸悶，則應聲以藥粉至，令鄉人以兩掌向空，分置其中，並令堅握勿釋。鄉人至此，頓失其兩手之自 由，乃伸手入其腹或胸際，探試其囊貨之幾何，以定酬謝之多寡。醫得謝後，惡鄉人之在旁久立，或被窺知其奸也，則送客之術尚矣。其術大抵先期探知其人之家居 方向，而語之曰：「今更畀汝一藥，汝必向東南【或言西北，必如其家居方向。】方疾行，勿稍回顧，否則不驗。行若干步，以藥入口，汝病立愈。」鄉人信而諾 之。即令以背相嚮，且告之曰：「我為汝畫一符，靈甚。」事畢，即驅之使去。

愈風釧者，琥珀精也，其功能，能拾芥。某客初至滬，好閒遊，一日，途遇二人，並作驚奇詭祕狀，異之，駐足而旁聽焉。俄聞斷斷爭值，審其為貨財交易，益欲以覘厥究竟。二人旋以論價不合，分道行。

客因尾售貨者，詢何品類，售者顧客曰：「客毋喧，當為客縷敘之。予為業圬者也，曩以受傭於某巨姓，使登山，為其祖改築塋兆，掘地仞餘，瞥睹一物，大如 碗，環圓而中空，出諸土，袖而歸。洗以泉，拭以巾，炫澤而有光。辨其色，紅紫相間；衡其重，輕若籐竹。疑為琥珀精，試以芥子驗吸力，果大好之神珀釧也。然吾儕小人，不宜懷寶以賈禍，待價而沽者有日矣。」語竟，復左右顧曰：「幸勿為他人覺也。」客曰：「價幾何？」曰：「儻來物耳，殊不願索昂值，得售二十金足 矣。」言次，頻以掌摩挲其釧。客曰：「此何為耶？」曰：「將俾君一察其真贋也。」於是俯拾泥沙，置拳中，迎以釧，距離逾寸，而泥沙已躍登釧上矣。因指釧謂客曰：「吸力何如？固不僅能拾芥也。」客訝為大奇，亟欲購取，議值良久，始允讓其十之二。客曰：「是玩物耳，烏足以易吾如許金錢耶？」售者曰：「客猶未之 知乎？是即岐黃家之所謂愈風釧也。約於腕，可瘳拘攣之病，區區十餘金，未可惜也。」客韙其言，乃如數予之。

客抵家，欣然自得，告其家人，即出 釧以示，吸引沙粒，亦驗。大喜，什襲藏之，視之如隨珠、趙璧也。不意越數昕夕，復遇前售者於道，旁立一人，亦如前作驚詭狀。即而視之，則所售者仍釧也，形 質無稍異且其告人語，俱一一如前。始悟前釧之必為贋物，而彼二人者實串騙之徒。不然，希世奇珍，固未有數見不鮮者。回憶前日之受愚，意殊憤憤。遂前行，適 逢舊友，爰舉所遇以告，友微哂曰：「君誠戇矣。是蓋以松脂和紅硃煎鍊而成，以紿夫嗜奇而識淺者也。究其代價，祇數十青銅耳。」

騙人參

蘇州之閶門外，通衢大道，百貨交集，人參行尤盛。同、光間，其地有空屋，某歲，忽有服四品衣冠者為陳某，遷入焉，門條曰候補府陳，有司帳、司閽、司廚及 他僕數十人。某出入，必乘四人輿，張紅蓋。現任之府廳州縣，僉呵殿往謁。時亦讌客，輿馬盈門，參行中人見之屢矣。一日，有二僕華服而出，至參行，閱貨問 價。行主叫其主人之履歷，則曰：「晉人也，為吏部尚書之長公子，以蔭得官，加捐知府，需次於蘇，擁多貲，舉家皆餌人參，代茶飲。家中所攜之參將盡矣，主人 命吾輩選擇公平之肆，冀可常日交易。」於是行主爭諂其僕。而僕遊十餘家，皆不合。

時參某行尋得知真之夥，至是擔日日行，忽聞之矣，[illegible]知，二僕喜。某行主乃遣夥持參偕往，并令先秤一兩，試掌之。值三百餘金，即與元寶七。夥回，則盛言其寓邸之華麗，且探知其太夫人日須服參三錢，歲有十數萬 金之交易，全眷亦不日至矣，行主甚悅。未幾，某盛服乘輿，至某行，謂行主曰：「寶號貨真價實，太夫人已至，必餌佳品，今且擇至佳者與我。」行主乃奉以最上 者四十兩，命一夥携往易銀，且曰：「兌齊，遣工人舁送銀封可也。」二夥從至館舍，登堂入室，達後樓。某以後樓為臥闥，羅帳錦衾，陳設華麗，箱以四為列，自 牀東至窗前，凡數十列，乃命僕啟第五列二十號，則貼地一箱也。正啟銀封，忽樓下有操晉音之客至，大呼曰：「今日虎邱之游奈何不赴？我自能跟蹤而至也。」某 乃謂二夥曰：「且坐此，客為我鄉人某刺史，求貸於我者屢矣，今若使其登樓而見參，則益擾。」即命僕以參及銀皆入箱，鎖之。某至是，匆匆下樓，客強拉之行。 僕上樓，傳某命曰：「客少安無燥，主人出，即來。」乃反扃樓門而去。

二夥旋聞有幼僕戲謔於樓下，始而喧譁，繼而揪扭。老蒼頭吆喝之，不應，繼 以鞭撻。幼僕不服，哭聲震耳，久之寂然。至夕，無一人上樓，二夥餒甚，推窗望樓下，適行主偕夥伴持燈喚人，二夥應曰：「勿急，參銀悉在此。」行主登樓，去 鎖入門，以火燭之，二夥指箱曰：「參銀悉在此也。」行主曰：「予自大門至樓，人物一空，似已遷矣，今且開箱觀之。」則洞見樓下，蓋箱底與地板相連，觸機運 轉。徧舉各物，不甚珍貴，羅帳而外，衾褥皆高麗紙之印花者，鐘表僅有其表，中空無物，箱皆紙糊，中藏石塊而已。二夥至是，乃始悟諸僕叫喚爭鬬時，方轉運箱 中物，以嘈雜之人聲混之，俾不覺。行主不得已，鳴諸官，且問以與騙子往來之故，官曰：「以樞垣有函來，不能不答謁也。」乃為緝捕，然已鴻飛冥冥矣。此與乾 隆時京師騙人參之事蓋相類也。

騙行李

有士子赴歲試者，既艤舟，行李置於岸，尚未議腳價，姑立於行李之側以守之。忽有衣冠而來者，對之長揖，曰：「兄何自來耶？」某亟回揖，諦視之，彼此皆不識，其人曰：「誤矣。」又揖謝，道歉而別。某回顧，行李已渺，乃知已為人所盜矣。

又有某旅客自坐其臥具之上，忽見一人至，稱之為父執，即長揖。此人倉猝間不暇辨認，即起而回揖，則臥具已為其取去矣。

假翰林

光緒某年，蘇州有翰林李夢瑩來自湖南，投刺謁當道，意在抽豐。時巡撫為趙展如尚書舒翹，既接談，屬長、元、吳三縣令為設法。

時其市綢緞洋，以稱勢者，乘其市集，發電至湖南出時，得實，即率役至其寓捕之。李方謁客回，金頂朝珠，逮赴縣署，圍而觀者如堵牆焉。得供後，以冒名撞騙罪下獄，而凌獲卓異，保送赴 都。

冒名頂替之官吏

有冒充官吏以行騙者，忽自稱禁煙，忽自稱查牙帖，忽自稱查醬缸。所至之處，輒出委札於懷以示人，人不疑也，得賄即行，蓋假他人所得之檄以冒名頂替耳。

偽充差弁騙煙膏

上海公共租界九江路廣誠信煙膏店，為膏業巨擘。光緒辛丑，忽來一形似差弁之人，聲稱奉兩江總督劉命採辦煙膏，須福字清膏數百兩，出銀票一紙，使店夥持往 照兌。而莊號以票根未至為辭，差弁即將煙篋寄留，駕車自往。店夥候至暮，不來，疑而啟篋視之，非原物矣。其所以偽託劉忠誠公坤一者，蓋忠誠夙嗜阿芙蓉，歲 必遣人至滬採辦，騙者知之讅，廣誠信亦不疑也。

和尚作怪

某縣之東嶽廟前大路有青石一方，歷歲久矣。一日，主僧忽言 石粉能治疾，風癆、鼓膈，無一不愈，於是遠近男女，奔而赴之者若狂，如是者數月。崑山縣所屬千墩鎮某廟前，有老樹一株，以年久故，其中空。一僧晨起，忽見 濃煙繚繞，自樹中出，嗅之，作旃檀氣，遂相傳以為神。遠近男女，又奔而赴之者若狂，如是者數月，煙熄而樹如故。越二年，又鬨傳泗橋某庵庖中忽產異竹，竹生 甘露，能療一切不治之症。遠近男女，雖盲者、啞者、聾者、癱者，亦相率稽首於白蓮座下，求灑一滴楊枝水，如是者又數月，甘露盡而竹亦亭亭然穿屋而出矣。又 丹徒縣南城外三里岡有樹一株，某歲有蜂營房其上，相近之僧人亦以愚人。蓋皆和尚作怪也。

僧以江南某生為活佛

江南某 生遊江西，檥舟江滸，登岸遊覽。信步至一蘭若，闃其無人，見內殿板壁所畫山水人物甚工，以手摩挲，不覺巧觸其機。壁有門忽開，中有婦女數輩，方與髡奴顛倒 為戲，瞥見生，叱問何人。生大駭，急趨而出。僧徒躡跡馳追，生泣哀之曰：「乞師慈悲，恕我無知，誓不饒舌。」僧叱曰：「汝自尋死地，尚望生耶？」一僧曰：「搤之便。」一僧曰：「搤之不如烹之，較易滅跡。」生聞而觳觫，度不能脫，再三哀之，曰：「小生冒犯，自知

無待生理，亦師悉悉，勉生妄陳，其勿隱勝於存膚日夫矣。」僧曰：「我佛慈悲，姑念無知，爾言也哀，他日送活佛生天，我輩可藉以漁利，計較得。」僉曰：「善。」遂將生髮剃淨，幽諸密室，飲以瘖藥，日給 淡食，不入粒鹽。百日，膚白如匏，且腰腳柔軟，不能行立。乃於郊外架木為高臺，謂某日活佛肉身趺坐臺上涅槃示寂，將藉火化以生天也。

地距邑城 邇，邑令聞其事，率幹役數人微服往詗，見臺高丈餘，一僧戴毗盧帽，面白皙如滿月，身被五色袈裟，趺坐於榻，閉目，淚涔涔下如雨。臺下僧眾執魚鈸鼓磬、笙簫 琴阮、旌旛羽蓋，循環旋繞，喃喃唪經。眾男女從其後同宣佛號，一體膜拜。臺前後左右置薪芻，間雜旃檀紙帛，高如邱陵。令謂活佛生天而流淚，豈尚有塵緣難割 耶？初固凝其妄，睹此益信，亟遣幹役馳白主僧曰：「邑侯聞活佛生天，歡喜無量，親來拈香，諭眾暫緩舉火。」僧不敢違。令亟反署，盛設儀仗而至，僧眾合掌前 迎。問活佛何在，主僧笑指臺上趺坐者，並述其平日清修高行。令謂：「今日天刑，活佛生天，恐未能遽登極樂世界，暫請改期何如？」主僧答稱：「活佛自訂日 期，未便擅改。」令笑曰：「活佛未閱憲書，余忝主一邑，當為改正。明日天赦，生天最吉，請活佛在邑署暫居一宵，藉使署中細弱得遂瞻拜。」即命健兒舁活佛至 署。夜半，潛自研詰，見其涕淚交併，言動俱絕，心知有異。因問能作字否，活佛點首，亟命以筆硯至。活佛胖軟，臂不能舉，惟以指蘸墨書紙，歷敘顛末。令大怒，命活佛安心藥良調治，俟差愈，牒送回籍。翌日，諭寺僧集臺下，誡勿擅離，又密牒騎尉督營卒多人，乘僧等出後，圍寺窮搜，果獲婦女數人，所藏金珠衣物甚 富。令至臺下，僧眾請迎活佛，令笑曰：「活佛有命，請主僧代生天。」主僧大懼，跽稱知罪，求宥。叱左右縛主僧上臺，又指主謀助虐者數人，謂當追配，亦命同縛，擲之臺，叱令舉火。火烈風猛，一轉瞬，俱灰燼。又命將餘僧笞責，諭令蓄髮歸農，其婦女各歸親屬。

僧以肥白之人為活佛

山陰某僧性巧黠奸狠，初習商，屢虧折，後與穿窬者伍，輒敗露，官吏捕之急，幾不得免。某與其黨謀曰：「吾輩貿易則虧蝕，偷竊則犯法，惟和尚最占便宜。今 追捕甚嚴，不如遁入空門，再圖生計。」其黨從之，皆削髮為僧。某遂衣破衲，搦數珠，周行通都大邑間。嘗至某鎮，過隙地，大可數十畝，輒望空禮拜。鎮人異而 問之，僧曰：「我佛降臨，故在此參謁耳。若能於此建寺，獲福當無量。」言訖而去。

自是僧每於晦冥之夕，輒令其黨以松香燃焰，飾為金甲神，隱現 於其間。鄉人望見之，益信僧言。越數月，僧復來，則晝夜跪於隙地。鎮人聞之，僧乃佯作不豫之色曰：「吾見金剛怒目，謂此鎮無一善男信女，將遣祝融氏降之 罰。吾在此代求，冀菩薩發慈悲

年。」日記，詎知故。是夜過王氏家大火而屋不燬，衆大怨僧日，以為神示譴矣，乃醵金建寺，推僧主之。而不知王家之火，即其黨所縱也。

寺成，香火甚盛。地棍某夙與僧有隙，屢為所掣肘，僧欲去之。一日，語之曰：「某日，寺設齋，可闖入佛坐大嚼，且食且罵，食畢但言韋馱 鞭汝，仆地作神語，俾眾知我佛有靈，我當以百金為酬。」棍諾，屆期至，且食且罵。食頃，聲啞，語不了了，躄踊數十，七孔流血而死。觀者僉謂神降之罰，而不 知僧實置鴆於肴以斃之也。自是而每歲冬季，必有活佛升天之盛典。活佛者，亦寺僧。屆期，升蓮花座，眾僧披袈裟，誦經偈，宣佛號，環其側。遠近來瞻仰者，出 金為贄。自旦至暮，人以萬計。夜半，積薪蓮花座下，以火僧，則活佛升天矣。

某歲，某侍郎太夫人聞之，欲詣寺瞻仰，侍郎亦從往。太夫人語侍郎 曰：「活佛之面，形如滿月，色如傅粉，非凡相也。」侍郎曰：「吾見其目有淚痕，今晚且觀其火化耳。」化畢，侍郎見灰燼中餘斷鐵條四五橛，大疑之。明年，又 舉行，侍郎乃邀縣令同往，使左右撫活佛，身冷如冰，而蓮座動。抱之起，座露鐵條寸許，諦視之，插入活佛後陰，出之，長如其身。即提僧拷問，據供謂每年擇眾 僧中之肥白者，密置一室，以羊油、牛油等飼之三年，屆期，於夜靜時藥之使喑，俾其升天以為募化之計。令怒，即命隸役縛僧，以升天之法斃之。搜其密室，則婦 女之幽於地窖者以百數，盡出之，並究其餘黨，得白鏹無算。

羽士以國母騙尼

洞庭山女冠至多，皆山居饒沃。聞妙菴主尼 尤善居積，年八十餘卒，積金巨萬。徒靜香繼為住持，方少艾，意態嫻雅，解書算，熟經咒，頗守清規，踵門者恆不得識其面。每歲觀音大士誕辰，士女赴菴燒香者 甚眾，貿販雲集，皆賃居菴中房舍。往往有賣小說唱本者，靜香亦購以觀覽，如武后稱帝、楊妃為女道士等事，固平時所習見者也。一日，有羽士至庵，靜香以其方 外，出見之。羽士疏髯廣顙，飄飄出塵，語玄妙，多不可解。忽屏人得間，長跪曰：「娘娘他日必為國母，道人修煉五百年，未得封號，不能成真，求娘娘他日得 志，賜封真人，使證正果，必當啣結。」靜香允之，叩謝而去。

靜香疑信參半，然自是以後，禪誦稍疏。一日，有貴客來，覓靜室養痾，闢西院居之。 客年三十餘，長身玉立，貌甚偉，遣蒼頭饋奇楠、龍涎、安息諸香、火浣布等物，皆海外奇珍也。靜香親詣謝，拒不見。兩月餘，絕不與群尼通，莫測其為何如人。 一日鍵戶，攜僕下山去。靜香私啟鑰入室以覘之，陳設華麗，金碧輝映，案置小匣，發之，中有疏，則云「臣某跪奏。現在島中大兵雲集，佇發餉

銀一「國，即可擇日揚帆，遂弃彼國，來共千偏」云云。靜香駭絕。方遲疑間，客突至，駭曰：「機事為汝覷破，不得不殺汝以滅口。」抽壁上劍揮之。靜香叩頭求免，客俯首似有所 思，曰：「余日本國王也。啟行時，國師為余卜卦，謂此行可得一國母，豈應在汝耶？果能從我，即貸汝命。」靜香欣然願從。枕席間私問所奏云何，客曰：「余來 時，見暹羅國之羅華島，方廣數千里，其中生齒甚繁，物產饒沃，欲得之以廣國土，調兵四集，以距國遙遠，軍餉不能即至。昨接來奏，欲乘夜返國，又恐風色不 順，以故躊躇未發。」靜香問需餉幾何，曰：「得二十萬金，亦可應急需矣。」靜香曰：「若爾，甚易，然從何運往？」客曰：「余自有術。」次日悉發藏金，以厚氈裹之，令蒼頭至山下一呼，椎髻窄衣白足者，百人風集，負銀魚貫而去。閱兩月餘，又得一疏曰：「羅華島已不血刃而下，請旋蹕駐島鎮撫。」客喜甚。臨行時，囑靜香安心靜待，約以歸國後遣重臣來迎，當冊立為正妃。靜香又奉犒師銀五萬兩。遂去，然自是竟不至。

客騙安三姐

安三姐，海陵人，青年守節，無子女，以刺繡浣衣為生。一日，有陝客出重資，賃其家之左廂，且委以炊爨烹飪事。三姐利其值，允之。

時有昭陽富人曰向十三者，來海陵購妾，遇客於茗肆，談甚歡，語客以所謀，客難之，而與十三朝夕會飲，往來甚歡。十三欲酬之，客不允，且謂市肴不潔，吾妻 飪尚可口，不如就我小飲。十三乃從之往，將入門，三姐迎而問之曰：「汝歸耶？」客曰：「頃遇一友，特偕之來，可治饌。」須臾，具餐，十三贊其內助之賢。餐已，客約十三明晨至茶肆會話。

翌晨，客至茶肆，逡巡間，十三亦至。客問十三曰：「君視內子如何？」十三曰：「君有豔福耳。」客蹙額而言曰：「某好博，逋負多，計非鬻婦不足償，將奈何？」十三曰：「信乎？」客曰：「信。」十三曰：「貨與他人，無寧貨與鄙人也。」客曰：「諾。」十三曰：「值幾 何？」客曰：「以償博之負，二百金足矣。然必五百金，乃可別娶，且作小本經紀耳。資至，即以輿迎可也。」十三聞客言，大喜，促客署券。未幾，客即以券呈，且面署押焉。因偕至三姐家，以券與鏹相易。事已，客曰：「少憩，我當偕輿人至。」十三候至暮，客杳然，急不能堪。三姐曰：「君永日在此，何為者？盍去 休。」十三駭詫曰：「渠得金，賣婦於我，奚可遲？」三姐曰：「渠婦何在？」曰：「汝非渠婦耶？賣於我矣。」三姐怒，批其頰，十三大號。鄰人聞之，咸集，疑 十三為肆強逼姦者，爭拳之。十三為述先後遇客狀，鄰人曰：「渠惟在此賃一椽耳，何得有妻！」十三始恍然，知為客所紿，乃叩頭於三姐，告罪而返。

有暱蘇妓秦黛珠而假之以行騙者，廣陵人李曉岩也，然亦黛珠自取之咎耳。曉岩狎黛珠僅一月，而時有所索。一日，屬其購金釧，曉岩諾之。其明晨，曉岩攜有扃 鑰之革囊至，黛珠詢何物，則曰：「銀幣耳。」留之午餐。及畢，則偕往閶門內之某銀樓，取釧，使擇之。黛珠乃選鏤竹節者一雙，肆夥謂重四兩五錢有奇，曉岩不信，曰：「予當至鄰近之錢肆秤之。」乃以革囊交黛珠，使守之，曉岩遂攜釧出。久之不至，肆夥覓之於錢肆，則無其人，乃與黛珠同返，召銅匠啟革囊，則中惟磚 石而已。

以女子相片行騙

蘇人某甲，清狂不慧，母死未踰月，即欲納妾，徧求佳麗。其親串某乙知之，出一西洋法所照女 子相片視之曰：「君視此，美否？」甲曰：「美甚。」乙曰：「此某氏女，可圖也，然須重聘耳。」甲即託乙平章往返數四，乃報甲曰：「事成矣，議定聘銀五百 兩，先付二百，為女治奩具。」甲如數付之。數日無耗，使人問之，則乙已遠出矣，留書別甲曰：「君甫遭大故，即納小屋，非特人言可畏，抑亦國法不容，此事宜 徐之。天下多美婦人，俟君服闋，再為留意。僕適有遠行，前銀暫借一用。」甲得書，惘惘累日。或慰之曰：「費此二百金，省卻幾許事，未為失也。」

娶妻行騙

京師淮安會館有二，新館本為客店。館之南鄰某姓者，昔之店主人也，家小康，子女各一，以賃寓為生。嘗有客從江南至，云為縣令，以引見入都者，起居服御，意氣自豪，僕從三四人，出入裘馬甚都。主人之子朝暮與談，至洽。一日，有老僕倉猝問訊至，叩頭呈書。客展讀未竟，號泣失聲，問之，則夫人以難產亡矣。主人 勸慰至再，每語及夫人令德，輒哽咽不能已。

時主人女年方及笄，姿色端麗，媒氏為客議婚，客不可，曰：「先室亡未踰年，何忍及此！」主人益重 之。屢議而後許，擇期入贅。踰月，忽晨起，不知所之，奩篋釵釧盡失。急覓之，杳無跡。市中索逋負者，聞信踵至，計又不下千金，皆曰：「是汝婿也，不然誰貰 貨者！」主人徧啟客笥，空無所有，惟存鉛錫數十方而已。由是賣屋以代償之，生計大窘，而女遂寡居矣。

巨騙得妻及珍物

揚州部帑輾轉經亂大疑，某千恐跡，剃去履屣部，相國[illegible]。日日亂時輾轉至南洋各埠，傭於人，漸致豐裕，今為某富人倚重，特派至江南，經營鹽業。時其母及 姊傭於鄉，某遂挈至郡城，僦屋以居，並雇傭僕，置器用，購古玩字畫，頗極鑒別之能。一日，在玉器店，選購翡翠煙壺、搬指，值幾千金，先給三百金，云不日新 加坡可有巨款匯來，即當撥付。如期往取，果付。或疑其事者，潛詢諸電局，則洵為新加坡某商所匯者也。於是揚城中人，咸以為是海外歸來之大富翁，莫不願與締 交。每有借貸，應手立辦。復出巨款買鹽票，為鹽商矣。性且奢豪，僅數月，所購珍物已數萬金。某南貨店主人歆其勢利，知其方須續絃，因亟為媒於某舊室，以女 嫁之。

某與人語，屢稱東人將至。久而不至。偶得電，言將至揚，屬為預備。其所雇司帳者頗疑之，時偵其蹤跡，並告其僕曰：「主人有所適，汝必隨 往，倘有可疑，須速告我。」一日，忽來一友與某語，頗款密，且揚言曰：「東人某日將至。」某約友出飲於肆，匆促不及雇轎，步至大門，言體中覺冷，令僕返取 半臂。僕出，則二人均不見。僕覺有異，亟至各酒肆詢之，咸曰無。急至江干，向沿江店肆及各船探詢，並詳其衣貌，或曰：「兩小時前，見有如此狀者，登一舟竟 去，其舟似係先雇定者。」僕大驚，亟歸報，開視箱篋，則貴重之物均已無有。俄頃而各店均悉，即遣人至其寓取物件。惟一衣店夥略識字畫，入門，見堂中所懸王 石谷畫，係真蹟，亟捲之去，償負過當。餘或僅得半，或十不償一。綜計某至揚，約用萬金，前後所騙，約三四萬金。僕從一時星散，惟女不知所出，啜泣終夜，後 仍由其母家迎之還，而訟南貨店主人於官。

竹禪匿官家女

光緒時，僧竹禪主蜀之梁山某寺，屋宇崇邃，頗遭物議。忽一官 家失婦，男女家相訟於公庭，拖累致斃者數人矣。諸生有疑為僧匿者，約眾入搜之，不得。竹禪閉門，詰諸生曰：「公等來，誠無理，今亦不汝責，惟須各在佛前叩 頭百下。」生等勉從之，始得出。後以三十金賂其小沙彌，盡得其私藏之所，復窮搜之，果得女，乃送僧於官。時田秀栗為令，欲嚴治之，杖禁頗苦。及崇樸園署川 督，僧營幹得其函，致田，遂得釋，不再居川，遨游於各省。

女以財色行騙

某甲，銅匠也，居蘇州閶門外，孑然一身，而 頗有積蓄。性儉嗇，衣履不完，所居破屋十數椽，中惟草薦敗絮而已。一夕，獨坐未寢，時風雨交作，聞門外有泣聲，啟視，一少年女子也，頗姣麗。問所自，此女 操江北口音，自言「父母俱亡，為族人誑誘至此，將鬻我於倡家，恐陷入火坑，故冒雨而逃，然我無歸矣。」言已，又

之入室，曰：「室僅一榻，奈何？」女靦然曰：「既至此，固惟君所為矣。」甲喜，擁之而臥。及天明，女起為執爨，若甚相安者。俄有江北人 數輩排闥而入，見女曰：「在此矣。」乃并執甲，曰：「汝誘藏良家女子，當縛送官。」女俯首不一言，甲亦無從置辯。眾人徧搜室中，得金簪并金約指十六枚，銀 幣數十，問女曰：「簪與此等皆汝所攜來乎？」女點首。乃盡攫之，挾女出，復欲拉甲去，一人故相解勸，乃舍之，鬨然而散。

以偽石女行騙

廣州西關耀華坊某老翁，富人也。年七十，以妻妾相繼逝世，侍奉乏人，欲增一小星。又恐終為老累，乃思覓一石女，以充下陳。蓋以石女心如槁木死灰，自可相 安無事也。時有一鄰嫗利翁多金，遂以其所蓄之青衣偽為石女也者，言願作翁妾。翁果悅之，以數百金買歸，貯之金屋。數月以來，私蓄既厚，乃託故外出，一去不 還。翁檢點妝臺，則珠玉翡翠皆不翼而飛矣。

航船婦騙白姓少年

杭州范某自杭附航船至湖州，於舟中見一少婦，裝束雖尋 常，而姿態頗動人。又見有一白姓少年，時與之語，范留意覘之。中夜，火滅，舟客盡睡，偶發火視之，則二人同衾矣。亟滅燭，不出聲。翌日，舟泊岸，客紛紛檢 行囊，婦忽大呼失金簪、金環，欲舟人為之搜索。良久，得諸少年襆被中，遂取簪環還婦，而縛少年撻之。撻已，解縛，少年自摒擋臥具，亦大呼，謂失去銀幣八十 圓，諸客咸呵之曰：「汝竊人物者，乃有此巨貲耶？」比將登岸，少年長跪婦前，求還其金，並言：「己係賣豬者，辛苦三年，才積二十圓，又向母舅貸六十圓，將 歸娶妻。今失是，不特婚事不成，且無顏歸里矣」言已，叩頭無算。婦殊不顧，將逕去。

范揣知其故，顧謂諸人曰：「此二人事，殊可疑，吾將請諸君 至茶肆料理之，如何？」咸應曰：「諾。」乃群入茶肆。婦不得已，亦同入。范因訊少年以所持銀錢之數，及其包裹形狀，又顧婦曰：「汝身畔有金乎？宜取出驗 視，否則將倩人搜汝。」婦不得已取出，視之，得七十六圓，又一包，共銀幣十餘圓。范謂眾人曰：「南中銀幣，皆有圖記，此獨無有，必恐被物色而抹去者。」因 謂少年曰：「汝亦有過，宜自陳。」少年不得已，乃述見婦有姿色，兩夜皆與寢處狀。婦聞之，紅漲於頰，於是眾咸知少年被騙狀。范乃取六十圓與少年，曰：「持 此去，餘金不與，罰汝佻達也。」又以十圓與婦，曰：「酬汝兩夜勞。」餘付茶貲，尚餘二三圓，亦以與婦，婦乃赧赧然持金去。

燕趙佳麗，自昔著稱，仕宦京朝者，輒於都中納妾。毛西河所娶姬人曰曼殊，為豐臺賣花翁女，即其例也。然都人狡獪性成，每以婦女為市，慣作戳包兒、拏殃兒之伎倆。戳包兒者，初看之人，如西施、王嬙，及入門，則無鹽、嫫母矣。拏殃兒者，雖有金屋，不能深藏，蓋信宿即逸，人財兩空，俗所謂捲逃者是也。

有宦京買妾者，旗女也。一日，忽多人紛至，謂：「女為宗室，已許嫁。汝何人，乃私娶宗女？罪大惡極，非控告不可。」時即有狀若差役持黑案若欲關提到案者，又有出而排解者，謂：「女可迎歸，某既誤娶，罰鍰可耳。」於是多人竄女去，又留數人迫之出錢，乃奉以二十金，始散。

放白鴿

蘇州西鄉有某甲者，饒於貲而無子，年四十而鰥，乃謀買妾。偶入閶門，遇一媼，似曾相識，邀至其家，略敘寒暄，便問：「君今喪偶，當續娶乎，抑買妾也？」甲曰：「亦思買妾耳。」媼力以蹇修自任。言次，有女子奉茶出，媼曰：「此弱息也。君視之，可抱衾裯否？」甲睨之，女頗娟秀，乃問聘金幾許，媒妁伊誰？媼曰：「老身無夫無子，久思託足空門，正苦此女為累，若得所歸，便大慰矣，何敢多求，止望銀幣百圓，為老身瓶缽之資。君如許可，則覿面一言，人財兩易，媒妁奚為！」甲大喜，囊中適有此數，即以付媼，攜女逕出，同舟而歸。甫出城，有數人飛棹而至，中有老翁哭而呼女，女亦哭而呼父，兩舷切近，一擁登舟，翁抱女去。眾人洶洶，勢將用武。甲無婚書，無以自明，問女，則女無一言。知為媼所紿，但呼咄咄，而眾已一鬨而散矣，諺所謂放白鴿者是也。

上海北鄉有黃某者，妻李氏，頗有姿，而黃貧不能自存，謀於李，李曰：「君為男子而謀及婦人，無已，請鬻我乎？妾我可百金，妓我可千金也。」黃不可，李曰：「然則放白鴿乎？」黃從之，偽為兄妹，鬻於浦東曹氏為妾。不三日，黃往訪之，李出見，頗落寞。曹留黃宿於家。翌日，將告歸，促李出言別。李始不出，久之乃出，不數語，遽厲聲曰：「汝鬻我於此，乃謀與我偕遁乎？我至此，無返理，汝不速去，我言於主人，縛送官矣。」黃大窘，踉蹌而歸。

飾木偶為女以行騙

有貴公子挾重貲遊姑蘇以買妾者，官媒為之介紹數十人，悉不合意。一老嫗隨輿而來曰：「郎君法眼過高，此輩皆不中選，非我姨

家塘佃人知不能知縣，偕身價過問耳。」公子問之，曰：「果佳，不吝值，第恐有名無實耳，汝姑挈以來。」嫗笑曰：「我知郎君惟知看瘦馬婢耳。清白人家，即窮至不能喫飯，何肯將嬌女送與人 看耶？」公子謝過，願同往訪之。嫗曰：「頃亦我試言之耳，不知其願否。」公子許以重賂，嫗曰：「姑探之。」

越五六日，嫗至，欣欣然曰：「憑我 一片舌，煞費苦心，願與郎君一面矣。」遂偕往觀之。女一拜而退，娉婷之態，秀麗之容，公子已神魂欲墮。旋聞琴韻鏗然，和以燕語鶯聲，長吟度曲，公子惑甚，即問值，嫗亟掩其口，曳之出，曰：「郎君幾自誤，此女不可唐突，當云聘作亞妻，以其父貧而好名，或可動之。既至爾家，則不問嫡庶矣。且納聘僅須千金，必備 衣飾，且迓以彩輿，少一不可也。」公子唯唯從命，乃立婚書納聘，約日迎娶，雇巨舫，作洞房，欲仿范蠡載西子游五湖故事，先買一婢以俟。屆期，彩輿迎至，嫗 與婢扶新人入艙，嫗乘間逸去。公子揭新人面巾，神色煥然，惟不言不動。爰設席遣婢，自扶之，新人踣於地，以火燭之，木偶耳。急遣人追至女家，則門閉。訪諸 鄰，曰：「是家偶賃此宅以嫁女，茲以送女去，不知所之。」問他官媒，無識嫗者。凡耗千餘金，僅載二粗婢索然而歸。

以婢拐女

有買婢而失女者，行騙之術神矣。騙子曰謝明庵，知唐石卿之喜蓄婢也，納交於其僕邵升。越一月，語升曰：「君家主人亦多婢矣，吾鄰有幼女曰馬蘭英者，年可 十二三，秀外慧中，能伺人意，若令其給事左右，必得主人歡，他日當挈之以來。」升漫應之。越三日，果偕蘭英至。升挈之以見石卿，石卿大悅，出百金購之。及 署券，則明庵為居間人也。

蘭英貌美而服役勤，石卿及其婦皆愛之。石卿之女曰文昭者，尤與之暱，以其為嬉戲之伴也。一日，蘭英偕文昭戲於後園，適有鬻餳簫者過，園有扉，蘭英聞簫聲，急與文昭啟扉出，欲購之，則簫聲已遠，追躡之，則皆登柳陰所繫之小舟而逸矣。蓋以蘭英為餌，結納文昭，使人不及覺 也。

某少年之姦騙

光緒己亥，某江輪有附載一婦，姿首頗佳，居房艙。俄一少年來，與之對門居。二人開門輒相睹，不忤 也。入夜，婦闔門臥，未下鍵，少年持刀推門入。婦見之，疑為盜，戰栗言曰：「欲劫乎？」少年曰：「否，來求歡耳。」婦懼且忿，欲呼，少年已闔門，出銀幣二 百圓，曰：「從我，則以此畀汝，為一夕之歡。明日至岸，各自東西，何害乎？若必相拒，則當先殺汝，吾復自殺，以了此孽緣

耳。」婦忽翻所動，趨從之。

次日，少年忽於己房大哭，若甚慘者。船中買辦及諸客並集視，詰其故，少年曰：「吾攜二百金為養命之源，今忽無故失去，無面目可歸，惟有死耳。」買辦曰：「汝夜中門鍵乎？」曰：「未也。」曰：「是必被盜矣。不審銀圓有識乎？」曰：「有之，每圓咸有某錢莊印，得之，易認也。」買辦及謂諸客曰：「以救此人之 命，願諸君許其搜尋。」於是諸客咸出貲物請驗，皆無有。最後至婦房，婦神色驟變，欲驗，堅不可，買辦因強啟其笥，二百圓者赫然在笥中。於是諸客咸駭訝，婦 掩面大哭。俄有一叟自眾中出，曰：「吾即在婦鄰室，夜中之事，吾聞之審矣，初不言者，欲掩此婦名耳，今則不能忍矣。」遂歷歷為眾述之，且詬少年曰：「汝既 以毒計陷人失節，又以陰險之事敗人之名，禽獸不若矣。」又責婦人曰：「汝堅持於前，而迷惑於後，致遭若輩毒手，亦自取也。」辭氣慷慨，眾咸歎服。買辦曰：「然則如何處之？」老者曰：「此婦既為少年所污，二百圓宜勿使返，更令出三百圓，由君攜至上海，交入善會，亦足稍示薄懲矣。」買辦遂如其言。買辦者，主持 全船對華事務者之名稱也，皆以華人為之。

以自由結婚騙財

李子用，美丰儀，蕪湖人也，商於滬。一日，附長江汽船返 里，住某號房艙。少選，有船役偕一鼻眼鏡、手皮篋、足革履之女子至，入房，口操京音，命役安置行李訖，展衾褥，略休息，出餅餌，烹茶，且啜且觀書。入夜，船鼓輪而行，女詢李之姓氏里居及所往地，某略言之。及詢女，則自言：「以父官部曹，居京師，既畢業於京師女校，乃受滬上某女校聘，教某科。瓷探親江右，以 行時匆促，未定房艙，幸相逅，巧矣。然世途多險，余孑然女子身，尚希君照拂也。」久之，語漸暱，李涎其色，詢以已字人未，女囁嚅而言曰：「未。」亦以詢 李，李謂未聘。乃各脫戒指以訂婚，約返滬成禮。方談話時，門忽啟，則船役進早膳也。女出罐詰物佐餐，蓋已預置迷藥於中矣。李食之，少選，目眩，仆於牀。女 為覆以衾，乃自啟其篋，出石塊，與李篋中物互易之。未幾，船抵某埠，女命船役從容攜行李登岸，閉艙門以去，李猶安臥未醒也。及午餐，茶役叩門呼之，李驚 起，不見女，大愕，視手之戒指，則銅質，顧箱篋，與原狀大異，啟之，則滿置石塊矣。

金珠仙騙馮竹生

馮竹生，嘉定 人，以其父設肆於滬，遂居肆。有女顧客周氏時以購物至，久之，遂相識。一日，為言有金珠仙者方待字，若得如郎君之才貌雙全者而事之，雖妾亦可，君其人也。 馮頷之。越翼日，偕之至，則少艾也。馮喜而語周曰：「吾固當意。惟已聘一婦，尚未

要，若元將炬，則是盛物職，將亦何？」馮躊躇有頃而告曰：「元以金屋別貯之，他日可合并也。」馮大悅，如其言以行。居半載，為之購置衣飾，值以萬計，而日用之需亦逾千金矣，馮不吝也。

歲不盡五日，金謂馮曰：「元旦風景必大佳，吾當與君乘馬車，一游張園，藉以閱市。吾之衣飾，粗已備具，惟尚無稱心之珠冠，君盍為製之。不然，不足以誇耀於姊妹行也。」馮曰：「是非數千金不辦，予固無能為役也。」金怒。馮懼，以婉辭慰之，亟返肆，商之於肆夥，夥曰：「可賃，由本店作保可耳。」於是遂得珠冠，值可四千金。至期，金戴之，與馮同登車，招搖過市。至公共租界靜安寺路之跑馬場，遇其姊妹行之王巧玲，方乘摩托車而招手。金亟下，而與王同車，遙語馮曰：「吾去即返，君可待於家。」及馮返，日已暮，杳然，檢箱篋，則空無所有矣。

招股行騙

吾國日日言變法，言自強，而工藝終不振興，雖有一二熱心者極意提倡，而成效不著，則以資本之不易籌也。資本之不易籌者，則以開設公司，募集股金，時有託名以行騙者，人皆視為畏途，談虎色變故也。有嚴季康者，夙以偽股票欺人，始於漢口，繼而至京至津以達於滬，所在為之。設工廠也，開礦山也，歷有年所，積資巨萬。其在滬也，則賃一廣廈，更為兼容併包之計，揭兩銅牌於門，曰「某某製煙公司駐滬招股處」，「某某開礦公司駐滬招股處」。陳設之華麗，服御之豪侈，每出則高車駟馬，招遙過市，不數月而果集銀十三萬圓有奇。其年重九，或訪之，則室邇人遐矣。

以作廢股票為質

有以作廢某某公司股票愚滬妓朱雲芝者，曰老明，佚其姓。暱朱有日矣，耗於朱者已數百金。票面金額為六千，押三千，老明謂猝有要需，欲質錢，急切不得人。雲芝自忖蓄有二千餘金，集之於姊妹行，可如數，乃謂老明曰：「當轉商，姑以票付我。」老明遂出之於懷而授之。明日，朱出，以示人，無誤也。又明日，以三千金券交老明，言明三月為期，子金一分。然自是而老明之蹤跡乃漸疏，每至，必謂比日事大忙。及屆贖，而老明杳然。會公司發息屆期，朱持票往取，始知為掛失之廢票也。

假質券

質業中有所謂信當者，所質金額，不必果得原物之半值也，但有人為之保證，即可取信於長生庫，如願以得之。有金子森者，一日，以銀二十圓購一質券，金時計也，券面金額為二百四十圓。二十圓

之代價猶未付，以券與之於長至庫而信，乃付之。越年乃，購價往購，視時計，則僅值八十金而已，蓋質時已預為之地矣。又有設攤於地以售質 券者，則皆日用之物，泰半為賊贓，然亦有贋本，私造者也。

以贋銀購贋巾

都門繁盛之地，騙術百出，有以錢二緡購湖縐腰帶而未付值者，令售者隨至錢肆，出銀易錢，易數處，皆不諧，乃謂售者曰：「市賈刁，我不願使其占便宜，即與子可也。」後又遇於市，售者曰：「子胡以贋銀欺我？」購帶者曰：「我銀贋，汝之帶亦豈真耶？」蓋以高麗紙搓縐者也。

騙車

宣統己酉春，京都珠市口有似貴家子者二人，欲僱新之騾車至廣渠門外，車夫索值一圓，許之。眾車夫皆羨其遇，欲俟其返，索酒食。越十餘日，見騾車出現，而 不見車夫。就御者詢蹤跡，馴至口角。警兵疑之，扭至廳，詰之，遂獲僱車者之二人，供稱當時實利其車，出廣渠門外五里許，將車夫謀斃矣。乃置諸法。

串通洋人以行騙

僑滬之洋人，有無領事約束者，其人類多無賴，而不肖華人，恆與通同作偽以行騙。彭玉甫者，其一也。一日，以金剛鑽原料至某珠寶肆求售，與肆夥訂期至某處 看樣。屆期，肆夥與之往，果見有西人名愛迭生者在焉。議價既定，約先付定銀五百兩，俟三閱月後，貨運齊，款清償。翌日，肆夥送五百金往，並取有愛迭生收 據，自是而玉甫亦常至此肆。及限期將屆，則絕跡，肆夥往視愛迭生，亦不知所之矣。

西人來滬自稱電醫

宣統時，西人某 來滬，自稱能以電學療治諸病，應手立愈。日坐馬車，行大路中，病者即就路旁求治。果見有痺者、盲者、傴者、癰疽者，沿途乞醫，略一施治，則痹者能起，盲者 能視，癰疽者立愈。於是富貴家之有疾者，爭以重金乞治。即索巨金，且須先給。雖匝月即去，獲資無算，而求者猶不絕，後來者方自恨知之晚。已而皆無效，再三 研究，始知前盲、傴之流，皆使粵人某賄寧波、江北人為之也。

自主人姓號作書以行騙

上海普通人家之屋，所謂石庫門 者，入門即為堂，自門外望之，堂上所懸書畫，皆歷歷在目，且門外必以門條著其姓，合門條書畫而觀之，則其家主之姓號皆可知矣。有住公共租界北河南路鵬程里 之周雪峰者，執業於市，不常返，家惟妻女婢嫗而已。一日，有狀若茶肆傭保者至，出一函，且謂周與友會於南京路易安茶店，猝有要需，特作函，囑我來取銀幣。 周妻不識字，令嫗持往鄰家，使閱之。嫗返，則言主人以在茶居為翻戲黨所強迫，非銀幣二十圓不得脫，可即付之，周妻如其言。送函者去。薄暮而周歸，妻亟詢 之，謂無其事，乃始恍然騙子之預知其姓號而行騙也。

串通地皮掮客以行騙

上海地價至昂，每畝或值十餘萬金。黠者輒於 瀕臨馬路衝要之地，逆知其後必繁盛也，預購若干。他日有搆屋於其旁者，即遣匠築牆。人必曰：「是將阻我之出路也。」恆就而商之。則曰：「祖遺之地，不欲售 也。」果出重值，亦割讓，其所獲，較之曩昔所出之買價，每有多至十倍二十倍者。然此等狡謀，非有地皮掮客為之畫策，亦不能辦。地皮掮客者，買賣屋地之媒介 人，黠者行騙，恆倚賴之。

呂苕齋騙行篋

越人周鐵生附滬杭甬汽車自杭至滬，於車中遇一鄂人，曰呂苕齋者，談頗洽。知 周之初次觀光也，為述海上繁盛之狀況，漸及於冶游。周聞而羨之，丐其為前導，約同寓，呂諾。既至逆旅，即拉周出游，乃於大道流妓，各擇其一，酒食之費，夜 度之資，皆於周乎取。翌晨，周起，覓呂，乃不知所往。午後返，則僕役云：「周以清晨至，取行篋，謂與君回浙，君何又折回耶？」

調包

俗稱以偽物易真物曰調白，亦曰調包。蓋無藉之徒，游手好閒，糾合惡黨，欺遏良善，局騙財物，恃此以為生者也。上海有女傭入市買物，手一籃，調包者見其耳 環為金製也，知其必有資，因出一黃色約指於懷而言曰：「此楊慶和銀樓之足赤所製，吾適以匱乏，欲往質錢。」女傭聞之，則曰：「與其質於人，不若鬻於我。」 其人曰：「汝出資若干乎？」因以示之。女傭因給以銀幣六圓。其人得銀，即匆匆去。女傭反覆諦視，則贋者也，蓋已以偽易真矣。亟棄籃追之，杳然。

滬多擲包行騙之事，詭詐百出，鄉愚輒墮其術中。茲類記之如下。

周地齋者，江北人，初至滬，一日日加午，在南京路閒步，突有一華服者匆匆迎面來，適於懷中墮一紙裹，不顧而去，為一短衣者所拾，反覆審視，詢地齋曰：「此何物？」地齋曰：「憑票也，可至錢肆取銀。」其人曰：「予，窶人子也，若持此錢肆，恐為所疑，君往，必見付，不若以銀十圓與我，而君往取之，則得倍 利，不亦可乎？」地齋大喜，探懷，出十圓與之，其人去。地齋亟至錢肆，驗之，則贋本也。錢肆中人將以地齋混用偽票控之官，再三哀求，始釋之。

福州路道隘而人稠，一日，有青浦黃松濤者，品茗於青蓮閣，方下樓，前行一人忽於袖中墮一紙裹，喜而拾之。方將塞之懷，突有一人自後捉其手曰：「子何拾我之遺？」怒目視之，搜其身，則所拾之紙裹及固有之時計並銀幣三圓，皆取之而去，且大詈之。

靜安寺路之跑馬場，行人較稀，一日薄暮，有孔伯希者，經其地，見旁行者於懷中墜一巾裹，為一中年婦所拾。伯希趨而視之，婦女之首飾也，有珠有翡翠。婦詢 之曰：「先生，此數件者值幾何？」伯希曰：「約可值銀三四十圓。」婦曰：「賣乎，質乎？我不知價，將若何？」伯希曰：「汝誠欲得錢者，售與我十圓可乎？」婦曰：「太少。」再三磋議，以十五圓得之。伯希大悅，及歸，就燈下審之，則皆偽，所值不及三圓也。

閘北之天通庵鎮，地僻左，一日，有少婦自江 灣至，以步行疲乏，憩於茶肆。隔座有一人，茶畢將出，墜紙裹於地。一叟拾之，欣欣然，就婦之茶桌而坐焉。出紙裹，啟視之，且檢而且言曰：「今日財運大佳，此鐲之重量，銀三兩餘，吾女將出嫁，可作奩物。惜有要需，不得不往質之以易錢。」婦聞言就視，則燦然之銀鐲也，語之曰：「盍售與我？」叟曰：「可，出價若 干？」婦伸二指示之，叟不允，曰：「必三圓。」婦思此較銀樓之價廉矣，因以三圓購之，欣然戴於腕。及歸，與其父觀之，乃知為贋鼎也。

常熟婦施 阿金者，就傭於滬城，承主婦命，攜錢二千五百文出購食物，道見一老婦蹣跚而行，墜一紙裹，及地而裂，則燦然小銀幣一封也。阿金拾之而喜，方欲藏之於懷，旁 有一少女往奪之，且曰：「路上之遺，凡有見者，皆可分。」阿金不允。方爭持間，則又有一少婦趨而語少女曰：「此固為彼所拾，彼獨得之亦可。」又語阿金曰：「汝不分小銀幣，當以汝之錢與之。」阿金諾。亟歸，啟封視之，則僅裂處有數小銀角，餘皆鉛質所製者也。

騙押櫃銀

楊 阿七以小負販為業，滬人也，居西門外方板橋。宣統己酉秋，患傷寒，臥病三月，醫藥之需，悉出自質貸。病起資罄，束手無策，日惟與其妻周翠珠一餐雙弓米而 已。如是者又三閱月，一日，為其友李德寶邀入城，啜茗於邑廟之得意樓。俄而有一人至，狀如傭保，與德寶略相識，執手問無恙。而德寶已不甚記憶，展問邦族。其人乃自言為甬人費少梅，執事於福州路某煙館。逡巡間，亦與阿七通姓名。談次，德寶語以阿七落魄狀，少梅曰：「今何機緣之巧，吾館中方將易一堂倌，【招待 顧客之傭曰堂倌。】彼如有意，當代圖之。」阿七向知堂倌月入之優，蓋顧客於例賞之外，尚有特別酒資，月入銀幣數十圓者不可勝數，聞少梅言而涎之，乃託德寶致意。少梅諾，第曰：「館中須押櫃銀【商業中所用夥友，以有銀錢經手，恐或侵盜，若無保人，即須以銀幣若干交存帳房，遇有侵盜之事，可於此中扣還，曰押櫃 銀。】六十圓，他日有別就，可付還，是不啻藏之外府也。若在館一日，即有一日之子金。果然辦此，不患不成。」阿七大喜，惟曰：「予今甕飧不繼，告貸無門，將奈何？」德寶乃語阿七曰：「子無慮，吾當為子謀之。」少選，三人乃珍重而別。

阿七與德寶且行且語，謂明日當有言相告。未幾，德寶亦逕歸。明日，訪阿七，語之曰：「吾力棉，未能為子有所籌，謀之不臧，滋愧。然有金惠生者欲娶婦，盍以尊夫人貨之，可得善價，自是而押櫃銀有所出，且無內顧憂。他日 得志，亦可別娶美婦，不亦善乎？果不以吾言為非者，當為子圖之，但冀惠生於尊夫人之貌，不以為惡耳，吾行偕惠生來也。」

阿七俟德寶去，告翠珠。翠珠方怨阿七之貧，聞言而默喜，但曰：「吾二人婚十年矣，何至今而恩斷義絕耶？」言既而淚下，尋且笑矣。

越翼日之晨，惠生從德寶至，阿七猶睡於樓也。翠珠亟面惠生立，欲有言而微笑以媚之，德寶與惠生方附耳語，而阿七下樓矣。德寶即曳之出，就茶肆會話，惠生 與焉。俄而惠生去，德寶曰：「尊夫人齒雖長，貌不惡，惠生可出八十圓，子諾，則明日立契，人財兩交，子即可以六十圓為押櫃銀，十圓為增補衣履費，何如？」阿七蹙額而言曰：「今不得已矣，如君言可也，且當以此十圓為君壽。」德寶曰：「是何言？予與子，友也。」其明日，德寶果挈銀幣八十圓及已寫之契至，語阿七 曰：「三日後，惠生當以輿迎尊夫人。此銀幣，慎藏之，俟尊夫人去後，將取以付押櫃銀也。」

越三日，德寶導輿至，翠珠去。阿七乃以六十圓交德寶，德寶曰：「今日我往交銀，明日子可到館矣。」阿七乃以十圓謝之，強而後受。然自是而德寶終不至，阿七往訪之，門扃矣。阿七至是，人財兩失，越日投黃浦江，死之。

逆旅主人被騙

滬有某逆旅，生涯頗盛，蓋皆販私土之人所投宿者也。一日，有華服之甲乙丙三客至，謂自江北來販土者。越翼日，則有人舁二巨箱至，封識宛然。逆旅主人亦見之，知其中之所貯為土也。又明日，三人同出。夜深而甲歸，面主人，謂：「以冶游故，誤入人家，為流氓所訛，需銀幣百圓可釋，今以乙丙為質，使吾歸，令籌款。然闌夜倉猝，安所得資？不得已，擬與君商之，即以土二箱暫質於君，一二日間，必可措繳。君若見允，功德無量。」主人以其有行李有存土也，即出金與之，甲遂攜金往。而信宿杳然，主人啟其箱，則瓦礫也，其所有之行李，亦不知於何時攜出矣。

騙子為老朝奉所算

某質庫有以巨珠求質者，估價千金，值十當五，付五百金去。審視，則偽珠也。珠載於緞糊之硬紙片，圖記加於線跡之上，硃色燦然。老朝奉某曰：「是吾過也。服務於質庫三十餘年，乃今為騙子所弄，當約期召集同業，碎珠以洩忿，賠本自懲。吾亦辭謝東人去，不復問世事矣。」珠既毀，而騙子持券取贖，且曰：「千金之珠，非細事也。當當因一時之急需，贖當為家傳之至寶。」老朝奉曰：「子備利錢來乎？」騙子曰：「豈特利錢，五百金之本，固如數籌備矣。」老朝奉面點銀數，權訖，從容取珠出。珠載於緞糊硬紙片，圖記加於線跡上，硃色燦然。騙子與偕來數人相顧愕眙，持珠去。蓋對眾擊碎之珠，亦偽珠也，是非騙子所及料也。

朝奉者，徽俗以稱富翁，蓋以漢之奉朝請者，無定員，本不為官位，逢朝會請召而已，韓文公、蘇文忠公文中多用之，蓋如俗稱郎中、員外、司務、待詔之類也。推其原始，則秦皇以烏氏倮氏之富比於封君，乃令時與列臣朝請。徽有此稱，亦慕烏倮之為貨殖雄耳，其後遂由富翁而移之於質庫之夥友。

商店以休業遷移為騙

商店之以「本號休業在即，照本賤賣」，或「遷移在即，脫貨求現」等字，大書特書，揭之於門者，亦不盡確。宣統時，越人陳俊山至滬，閱市而見之，以為貨價必低也。購物歸，以示其友顧蓮舟，則顧亦於他肆購有同式者，其值轉廉，大愕。蓮舟告之曰：「商店此類之揭櫫，類皆作偽，而以售舶來品者為尤多，蓋藉此以招徠顧客，知人之貪買賤貨也。」且以休業為名，而僅留一小門以出入者，亦有之。

商店以減價折扣行騙

某商店每以「減價 十日，自今日始，照碼九折」等字標於門，自春至冬，自朝至暮，皆如是也。此雖不足以欺土著，而過客見之，輒自幸其相值之巧。入肆觀之，則凡陳列之品，皆有 原碼書於紅紙，曰十圓也，九折則九圓；曰五圓也，九折則四圓五角。而不知其原碼本非十圓、五圓也，已以應折之數加於其上，購者不悟也。

商業之屏風

商業招徠之術，多矣。其有巧於作偽者，則以物品陳於通衢，自令其同黨數人，或就而贊賞，或與之諧價。行道之人聞之，以為此必物美而價廉者也，爭購之，則墮其術中矣。金山陳某嘗於上海福州路買一裘，不半載而為鞹，蓋以毛黏於紙，初不覺也。其同黨俗名曰屏風。

貼水之騙

銀幣兌換制錢，上海以煙紙店為最多，不必錢肆也。日以行市揭示於門，注明貼水若干。如銀幣每圓兌十一角五十弍文，自遠望之，「弍」字如「七」。或兌十一 角五十文，於其旁以小字書「找進五文」四字，自遠望之，小字不能見也，以為有五十文耳。蓋圜法未定，不以十進，故以銀兌錢。有貼水，遂有此弊。

燼餘香皂之作偽

滬市有以整匣之香皂設攤於地而出售者，牌號形式，與肆中所鬻者無異，惟匣有燒痕。人問之，則曰：「此乃某洋貨肆失火之餘燼，吾以拍賣【以貨物定期當眾出 賣，聽多數人議價爭購，擇其出價最多者售之，以賣主拍擊信物為定，日本謂之曰競賣。】而得，故能廉價出售。」其實此皂乃劣材所製，飾為貴品，故以火焚其匣 之一端以冒充燼餘。

假香水

滬市有設攤道周，出售香水者，商標瓶式，與肆中所售者略等。一已啟封，與人嗅之，則芳馥觸鼻。張仲康者，甬人，初至滬，入市見之，信為佳品，購三瓶歸。啟之，皆白水，始悟與人所嗅之瓶，固非贋品，特藉之為媒以愚人耳。

縱火圖賠

上海有專以縱火圖賠為利者，設肆於市，陳列貨物，報告火險公司，使其保險。而保險以一年為期，期內如有不測，即當照數賠償。及保險定議，即將貨物運出，將屆期滿，乃自行縱火，而可得如數之賠償矣。某洋貨鋪之計則更狡，以煤油浸紙捲，擲於其鄰，雖一霎焚如，同罹慘禍，然非自行起火而實為人所累，保險公司初不知也，遂如數償之。

商店獎券之作偽

某省某街有一西式門面之大商店，其所陳設者，藥品居多數，香皂、香水次之，玻 璃器具以及零星玩物又次之。開幕數日，往購物者爭先恐後，途為之塞。蓋門首懸有重獎旗幟，標明得優等獎券，獎銀千元。餘亦皆有獎物，購值銀五角之物，即贈 獎券一，券載何物，即以何物獎之。惟優等券僅一紙。某甲探囊，以五角購藥品數事，即拈獎券。啟視，得香水一瓶。然合藥品與香水計之，尚不足五角之值，甲疑 為騙術也。未幾，而有某乙自外入，亦出五角購物，及拈券，作狂喜狀，且曰：「千元優獎，舍我其誰！」然此獎券似非從券匭中出者，亦當眾啟視，果獲千元，店 主即取銀如數與之。某乙得銀，轉身向外走。甲終疑其有異，乃尾其後，則見乙出門，即繞道至某街，仍由店後門而入，始悟其獲優獎者即本店使人為之。而必如是 者，實為表示其確有信用以掩人耳目也。

不質言無貨

兵不厭詐，商重信用。而購物於上海之商店，求而不得，其夥必曰「此物適已售罄」，不然，亦必曰「稍遲可到」，然實無此物也。宋芝香購物於福州路，覓新式之錦霞緞，往三次而卒不可得，每往，輒曰「明日可來購」，其詐而無信有若此。

偽造商品

商品之偽造以罔利者，多矣。冒牌也，仿式也，固無論已。及又有冒海外華僑之姓名以製物炫售者，人為所愚，利市三倍，初固無其人也。久之，有涎其利市而詐欺者，自稱為華僑之遺族，以貧乞飲助，若不允，當控於官。其人不得已，乃資以萬金而去。

偽造國貨

宣統辛亥，提倡國貨之說，時有所聞，於是而有贋者發見，蓋有奸商串通某國以製造之。綢緞也，煙草也，其裝潢，其牌號，固皆用

國文也。所登廣告，亦極言外國貨充斥之蠹國，平居物品之亦科目取材於國中，熱心君子惠而顧我，亦杜塞漏洞之一助也云云。果不數月而利市十倍矣。

偽造廣告

商店所登報章之廣告，每以他人贊美之函札臚列其中，或且以真蹟攝影。發函人之小像也，郵政局之圖記也，人名地名，應有盡有。有知之者，則謂甲地商店自擬 函稿，連同郵票寄往乙地，覓一人書寫以付郵。至於小像，乃於照相館中搜買一日久弗取，不知誰何之照相玻璃，以製銅版，而強名之曰某某，旁列頌揚之語。於是 昏庸無識之徒，以為是店固貨真而價實也。

偽造匾語

商店有懸匾以致頌者，藥頌為多，不曰「上池神水」，即曰「刀圭聖藥」，審其姓名，皆負有時望之達官貴人也。達官貴人深居簡出，因亦不見不聞而任其作偽。於是鄉愚過客，群以為是真上池神水、刀圭聖藥也。

冒用市招

有設肆於上海之公共租界者，所售者服用品也。相比者二，一市招悉同，其中兩家則各懸一板，有陳述之文字，以互相醜詆。甲於板上繪一龜，詈乙也。乙於板上鈔錄官廳之告示，詈甲也。去數十武而近，則又有數家，衡宇相望，惟於市招之一字加偏旁焉，蓋亦淆惑觀聽以行騙也。

兩肆以互訟為廣告

有某氏父子者，蘇人，各設肆於天津，相距三里而近，有特製之品，頗為人所歡迎。父之肆先設，不數月而子亦效之，其市招、其物品之名稱悉同。又不數月而父 子兩肆之訟事起，彼此互以冒牌相詆。一時社會傳述，報章登載，人皆駭詫之，謂兩肆同一，且父子也，今何不合并而乃搆訟乎？旋有知之者曰：「其訟之作用，將 以揚名也，廣告之新法也。」自是而兩肆之生涯皆驟盛，訟亦不休。

乞丐類

各縣有管理乞丐之人，曰丐頭，非公役而頗類似之，本地之丐，外來之丐，皆為所管理，出一葫蘆式之紙，給商店，使揭於門，曰罩門。罩門所在，群丐不至。其 文有「一應兄弟不准滋擾」字樣，或無文字而僅有符號。商店既揭此紙，丐見之，即望望然而去。蓋商店所出之錢，即交丐頭，由丐頭俵分於諸丐。丐若逕索之於商 店，可召丐頭，由其加以責罰。其於人家，則聽丐自乞，間亦有揭罩門者。

商店人家或已有罩門，而丐偶有至者，非未入行之丐，即不同類之丐，蓋丐頭權力之所及，亦自有限制也。

丐頭之收入有二。一，商店所給諸丐之錢，可提若干。二，年節之賞，慶弔之賞，無論商店、人家均有之。

新入行之丐，必以三日所入，悉數獻之於丐頭，名曰獻果。獻果愈多者，光彩愈甚，恆盡心竭力，以自顧門面，如官家之考成焉。此後則按彼中定制，抽若干成獻 於丐頭。【其數大略不逾二成。】若有死亡、疾病，則由丐頭酌量給恤，重者並由同輩分擔義務。入行之初，丐頭示以規則，並行乞之訣，然亦粗淺庸劣，無一毫進 步思想也。

乞丐之有丐頭，盡人知之，而不知丐頭必有桿子以為證，如官吏之印信然。《鴻鸞禧》劇本中，乙云：「兄弟才疏學淺，不能當此重任。」甲云：「老弟你休謙讓，就此拜了桿兒罷。」是其證也。丐頭之有桿子，為其統治權之所在，彼中人違反法律，則以此桿懲治之，雖撻死，無怨言。桿不能於至輒 攜，乃代以旱煙管，故丐頭外出，恆有極長極粗之煙管隨之。

京師丐頭，向分藍桿子、黃桿子兩種。藍桿子者，轄治普通之丐；黃桿子者，轄治宗室八 旗中之丐也。蓋自入關以來，旗人向不事生計，而宗室中亦有游手好閒之徒，餘威未殺，市井橫行，故其黨魁黃桿子一席，必以屬之位尊勢厚桀驁不馴之王公貝勒，方足以懾伏之。所轄均旗人，猶之尋常一族之族長，不足為恥，且資格權力足以雄長其曹，被推之後，雖欲辭而不得也。

黃桿子者，實為一種高等之流 丐，非端午、中秋、年終不外出，且不走居戶，不伸手索錢。每至各店時，必二人或四人，以一人唱曲，一人敲鼓板和之。唱時，以手背向上，執鼓板使平，即為索 錢之暗號。店夥以所應給之錢，【至少不得逾大錢五枚。】舉之使高，約出頭部少許，置之鼓板上，若輩乃去而之他。然有特別規約，給錢時，不得在唱逾五句之 後，若不諳此例，或靳而不與，或與而不如儀，則若輩即旋身而走。明日倍其數來，後日更倍其數

來，日紙市及陶市止，「索錢，亦「出恐喜，任任圍來於沿門，任
來居民恆指而目之曰：「黃桿子今日與某店開交涉。」則惴惴然惟恐禍及，勢必貿易停止。迨後店主託人和解，則數千數十千，視其時日之多寡、情節之輕重而定 之。然有大力者請得黃桿子來，若輩亦帖然奉命。此其服從法令，實為彼團體存在之要素，所以能緜歷二百餘年之久也。

丐之種類

無恆產，無恆業，而行乞於人以圖生存之男女，曰丐，世界列邦皆有之，而我國為獨多，以無教養之術故也。若歐洲之丐，或為路人擦火，或為遊客刷靴，或扶挈 老人，或以玩物、糖果上之兒童，鮮有徒手索錢者。實由權利義務對待之說，深入人心，雖在乞丐，亦於無職業之中勉求職業。即此一端，而吾國人之品格已遠遜於 外人矣。

丐之種類，有可得而言者，而以持棒挈缽，蹣跚躄於市巷者為最多，沿路膝行磕頭者次之，大聲疾呼者又次之。此外則各守其習，不能任意變更。其口號有東項、西項、紅項、白項之分。蓋硬討者屬於紅項，哀乞者屬於白項，而東項、西項則未得其詳。

商店、人家之有慶弔事也，乞丐例有賞封可得，上海亦然，分疆立界，各有門戶，兩不相犯。凡在其界中者，不論慶弔之為何事，皆有所獲，其數視門戶之大小以定多寡。即迎婚、出殯，所用夫役，亦皆由丐承充，得傭資焉。

專走江湖之丐，歲或一二至，至則索錢於丐頭，亦有自乞於商店、人家者。

挾技之丐，亦或游行江湖，不專在一地。一唱，或不規則之戲曲，或道情，或山歌，或蓮花落。一戲碗，以碗置於額，或鼻端或指尖而旋轉之。一吞刀，置刀於口而吞之。一吞鐵丸，自口吞入，於他處出之。一弄蛇，以蛇塞鼻中，使自口出。

勞力之丐，一為各種苦力之助手，一曳車上橋，一為人運送行李。

殘疾之丐，一以黴毒傷身者，耳目口鼻均僅一小孔。一瞽者，一跛者，一爛腿者。更有手足合一，皆在其頭之旁，旋轉於地，蓋采生折割之兇徒所為，迫使行乞以獲利者也。

詭託之丐，一詭言避災出外者，一詭言投親不遇流落他鄉者，一詭言父母有病者，一詭言自身有病者，甚且殘手缺足、爛鼻削唇，窮極地獄之變相，而實則塗以豬血或燭淚貼以膏藥也，一詭言家有死尸待殮者。

強索之丐，一使流之非人，力足能所，所經城市鄉鎮，例得求乞者。一乞錢不與，則出刀自割，或額或頰以流血嚇人者。

賣物之丐，物為耳刷，用以剔耳垢，一名扒耳。又有所謂消息子者，雖亦為小販之一，而丐頭得約束之，故亦可呼之曰丐。

如上所言，皆男丐，所索者為錢，與以殘羹冷炙或不受。

至若女丐，則土著為多，間有走江湖者。無挾技者，無勞力者，無強索者，無賣物者。類皆貧乏不能自存之人，亦間有殘疾或詭託者。

其為男女丐之所同為之者，如送香火、拂塵是也。送香火者，以寺廟中餘香爇火，逐車送人以易一錢。人因吸煙之便，輒施舍當十錢一枚，合制錢二枚也。長幼均 有之。京師多積塵，大道尤甚，驅車過之，雖無風，為輪所碾，衣履滿矣。時有乞丐行道周，手一帚，見車過，輒為客拂之。所乞者當十錢一枚而已，長幼皆為之，此與歐洲乞丐之為人拭履者相類也。

花子院聯

俗稱乞丐曰叫化子，蓋以其叫號於市而募化錢物也，又作花子，則京師謂乞兒曰花子，見《五雜俎》，其由來久矣。某縣北城上，有乞丐群居之所，屋數椽，人相傳為花子院者是也。有好事者贈以聯云：「雖非作宦經商客，卻是藏龍臥虎堂。」

徐新華對於乞丐之觀念

徐新華，珂之次女也，嘗言曰：「游手好閒，不能自振者，教育發達，其有瘳乎？雖然，生齒日繁，生計日絀，外貨充斥，國貨消滅，遂至失業者多，漏洞不塞，國益瘠，民益貧矣。長此以往，工藝不興，日用物品莫不仰給於外，雖率國人而為丐，亦易易耳。嘗為家大人言之，家大人曰：『吾對於乞丐之觀念，嘗四易矣。初 則哀之，意為同一人耳，吾輩衣食完具，彼獨凍餒。繼而恨之，則以其依賴性成，不知謀生也。越數年，則又見而哀之，謂社會不講求教養之道，使彼無以自存，咎 不在彼也。又越數年，而深惡痛嫉之，惟祝天然之淘汰而已。』意謂若輩怠惰性成，不若以水旱，疾疫淘汰之，毋使莠者害良之為愈也。」

京師乞丐之所居

京師乞丐，冬月無廬，有所謂火房者，收窮無告者居之，日取資一

文，亦有十枚貫者，則悉自爭來也。有雞毛房者，則歸雞毛亦地，使臥其上，以度嚴冬，夜取資三文。

丐充海捕

河南州縣，凡奉有統行緝捕文書，則發海捕。海捕者，大率以流丐為之，官亦與以票，三五成群，行至鄉鎮，遇商店，即送香一支，必給以錢十文或八文，較之平常乞食，難易迥殊矣。行可年餘，則歸而繳票，謂之銷差，其果能緝捕與否，初不問也。

鳳陽人乞食之由

江、浙接壤處所，每入冬，輒有鳳陽流民行乞於市，歲以為常。揣其乞食之由，則以明太祖念濠州【即鳳陽府。】為發祥之地，亂後，人少地荒，徙江南富民十四 萬以實之，私歸者有重罪。富民欲回鄉省墓，無策，男女扮作乞人，潛歸祭掃，冬去春回。其後沿以為例，屆期不得不出，遂以行乞江湖為業矣。

粵多麻瘋丐

粵中氣候炎熱，多麻瘋，患之者有微生物，傳染至易。廣州城外有院，為瘋人聚居之所，曰麻瘋院。而瘋人猶時出乞食，常游行市中。其人面目多壅腫，眉脫，手足每拳曲，見者大怖，輒爭與之，其乞錢恆較常丐為易，亦欲其得錢即行耳。

粵有四大寇

四大寇，廣州有之，丐也。丐而以寇名，喻其兇惡也。初由四人倡之，故曰四大寇。若輩非粵產，皆外江老，宦粵官吏之子孫，窮無所歸，流落於羊城，以行乞為 事者也。然其行乞有異於常人，必擇巨室之有慶弔事者乃往。若為需次人員之私寓，不論其為何省人，輒認為同鄉。既至，則呈遞手版，向索賞錢。手版書姓名、籍 貫，上冠以先代之官秩名號，例如原任南海縣某某字某某之子某處某某是也。其來也，率衣長衫，趿破履，而結黨多者，至數十人，非銀幣數十圓，不去也。其中固 多故吏子孫，然亦有假託者，且間有能操官話之粵人羼入其中。

太平丐以定期乞錢

[illegible]
著，偶有外來者，須受土丐之指揮。其乞錢，自年節外，每月之初二、十六二日，始沿街乞錢，平時不乞，即乞亦不與也。

陳子明由官而乞

粵人陳鑑，字子明，明季貢士也。順治初，謁選，得華亭令。心術險僻，喜訕人，嘗以侵糧褫職下獄。事後仍僦居於松江。每至舊役家索飲食，稍不如意，即訐其陰私，或訟之官，人皆惡之。及年耄，無以餬口，乃與其婦相攜，行乞於道。年八十，竟以餒死。

毛癱子為養濟院長

毛癱子者，天長人，胎而癱者也，以兩手拄地，坐以行乞。然雖乞人，而好義。順治己亥，海賊陷江寧，天長亦為鹽梟劉澤所據，縣令自縊於里巷之門。數日，暴 其尸，毛適過之，泣曰：「縣爺耶？」乃殮之於演武廳。梟平，新令至，聞其事，義之，遂書一竹版，署毛為養濟院長以旌之。於是毛出入，乘一丐之肩，若騎而行者，群丐屬目，甚榮之。毛既為丐長，而縣歲有給，市月有錢，遂有草屋三楹，一妻一妾。而以癱也，不設几榻，蓐草為席，妻臥上席，妾側席。歲時，妻妾置，酒 群丐上壽，賤而尊，窶而樂也。

馬體孝隱於丐

鳳臺有馬體孝者，諸生也。性豪，與妻晉氏皆好吟詩，又好佛學，倡酬裁答 之暇，輒參禪理，以通宵不寐為常。馬及壯，輟讀出門，將遊覽名山水。妻亦不留，作詩送之。遊數載，遇外舅於江南。外舅善賈，積有一萬零零十金，謂之曰：「我無子，積一萬零零十金，留其一以送老，其二資吾婿遊山水，其四遺吾女。然吾婿介，當不屑受，則其二亦並遺吾女。」馬笑而受之，輦金歸，付其妻，且述翁 之言曰：「吾積一萬零零十金，留其一以送老，其二資吾婿遊山水，其四遺吾女。然吾婿介，當不屑受，則其二亦並遺吾女，此幾何數也。」妻曰：「除翁一分，此 八千五百八十金也。」馬曰：「得非置萬十金為實副，并三人所分七數，為法除之，得一千四百三十，為翁所留養老數；倍之，得二千八百六十，為遊山水數；再倍 之，為五千七百二十，為遺汝數；合此遞倍之數，即得其二、其四之數耶？」妻曰：「然。」遂問妻曰：「詩學進乎？禪悅長乎？」妻曰：「八千五百八十金鑄八千 五百八十羅漢，人持一金粟，一金粟化為金粟六。量粟之名始於圭，圭十為撮，積至於斛，一斛幾粟耶？」馬曰：「六千萬粟耳。」遂問妻曰：「此金粟何來？」妻 曰：「來於無金粟。」馬曰：「此金粟何往？」妻曰：「往於無金粟。」馬曰：「未往未來，何無何有？」妻曰：「即往

耶來，耶無耶有。」答曰：「昭。」遂的指歐來多。大驚，耶離妻去。

馬仍之江南，自是更名曠，號曰翁恆，蹤跡無定處。其後宿遷縣一丐死，懷中有詩一首，後署曰「丐隱翁恆絕筆。」宿遷令大 異之。葬畢，刻其詩，且次韻和之，並立石碣云：「丐隱翁恆先生之墓」此信未至鳳臺時，有人傳宿遷丐者絕命詩云云，未言姓名也。其妻求得詩，覽之，大痛，曰：「吾夫死矣！」家人不信。其外舅書至，宿遷令亦移文至鳳臺矣。馬少年所為《四書》題詩「子路宿於石門」云：「荒煙蔓草東西路，剩水殘山去住魂。」「仁 者樂山」云：「扶杖閒看出屋峰。」曾見賞於蔣時庵侍郎也。

姜學在延丐上座

萊陽姜學在，名實節，為貞毅黃門仲子。嘗 襆被挾一童，附估人舟往洞庭東山。山多富人，絕不與通刺，惟相羊僧寺中，見一丐方題絕句於壁，異而物色之，延之上座，與共飲食。丐者不知何許人，顧握姜手 曰：「若真知我者。」學在大悅，自是常與之談論。稍久，輒亂以他語。僧或侮易之，丐起，披僧頰，竟去不顧。他日，學在又訪丐於途，人或誚學在以交非其類 者，學在不顧也。

李丐隨身一瓢

李丐，江西人，邑里名字無可考。往來江漢三十載，常如五十許人，隨身一瓢，無他物。 每乞牛肉、彘膏，並捕鼠，生啖之。餘納敗襖中，盛暑，色味不變。遇紙筆，即書，語無倫次，或雜一二字，如符籙。人與之語，皆不答，某郡丞使人渡江，強邀之 署中。留數日，辭出，郡丞與以輕葛文舄。插花滿頭，徜徉過市，兒童競奪之，輒抱頭匿笑，不予。未幾，葛敝，縷縷風雪中，自若也。

王壽不向婦女行乞

常丐之行乞於人也，不論男女，皆向之乞哀。有王壽者，獨不向婦女行乞。人問之，則曰：「婦女已仰食於人矣，吾何可再仰食於婦女耶？」

張乞兒異於群丐

張乞兒，譙陵人，雍正甲辰至周家口，跛一足，乞於市，弗強索，無乞憐態，人皆以異丐呼之。居常落落不與群丐伍，惟於市西義塚之餘地，掘地深尺許，至夜，輒坐臥其中，風雨寒暑不稍移。或日

「行已，數日不出，亦不說。一日，大雪深尺餘，大吠繞其門兇矣。好事者掘雪視之，則方熟睡。由是遠近爭異之，各進食，不徧受，即受，僅食少許，遂謝去。有與以衣，或欲為之設棚者，輒曰：「吾以天地為室，何以棚為？野處而新衣，適為強暴資。」辭不受。處義塚者十三年，莫知 所終。

貧士以游學行乞

雍、乾間，湘、鄂之貧士失館者，可出遊。過蒙塾，得謁其塾師以乞錢。且適館授餐，越宿而行，無阻之者。名曰遊學，猶遊方僧之掛單也。

髯丐捕蛇

乾隆己未，馮在田與人游杭州之西湖，至淨慈寺前，見一丐，肥黑而短髯，昂然前行十餘弓，身挂布囊，有攜竹絲籃從其後者數十人。問之，則往南屏山捕蛇者 也。在田年少喜事，亦隨之行。至寺西山坳深處，得一洞，洞口約尺餘，四周光澤，似常有物出入者。髯丐禹步於洞前，持咒鼓氣，噏口向洞噴之，聲隆隆然。眾丐 左右雁行立，各探手於囊，取所貯草葉口嚼之。未幾，洞中之蛇潮湧而出，先之以為梢、青梢、時鰻，後皆赤練、虺蝮之類。其形有若蟹、若鯉、若履者，有虎首而 蛇身者，有頭銳身闊長止數寸者，有細如秤梗、短類棒槌者，有赤似硃砂、青類藍靛、綠若銅青、白猶傅粉，及黑白相間者，可驚可愕之狀，不一而足。眾丐以所嚼 之草汁塗其手，草渣塞其鼻，各別蛇類而捉之，置諸籃。行將盡矣，忽聞洞中作風雨聲，髯丐謂眾曰：「蛇王來矣，速避！」亦採囊取草咀嚼，而高舉兩臂於空中，獨立俟之。洞中風聲愈急，一蛇黃首青身，頭有短肉角，大如人股，隨風突出，徑纏髯丐身，昂首噴氣，其聲嗡嗡。髯丐閉目，頻噴口中草汁以敵之，蛇首頓垂而繞 益緊。眾丐以草進，髯丐口嚼草而手作訣，以向蛇，蛇復翹首鼓氣。丐仍噴汁與之敵，蛇首又委頓於地。如是者三，蛇不能支，解纏，蜿蜒入洞去。

當 人蛇相敵時，眾丐撿拾餘蛇已盡，欣然而歸。至寺前，而髯丐之面漸腫。須臾，耳目口鼻皆平，急呼眾丐嚼草齊噴之，隨噴而腫隨消。旁人問巨蛇何故舍之，答曰：「此蛇王也，我若殺之，則四山蛇王畢至，吾輩無類矣。吾昨來此，持咒聚蛇，故南山之蛇今日群集於此。此次捕捉之後，四五里內，有五年無虺蝮之患。然吾亦數年不可過此，恐蛇王見仇也。」

南屏曉鐘碑亭右側階石，人或坐之，必紅腫，潰爛至骨。眾使髯丐視之，則曰：「下有毒蛇，以身長石中，不能出，故 於其罅透氣，人適值之耳。」啟其石，則兩石之間，有物，蛇首而身扁。啟其

者，如已歸，盡者皇所致也。毒乎曰：「此壞也。身不能出，故尚留此，否則亦歸山 洞，早為吾所捉矣。」因撮而貯諸籃。人問諸毒蛇何所用，而亦捉之，曰：「貨於藥肆，一種自有一種之功用，蛇愈毒而效愈神，價不貲，所以作此冒險之舉也。」寺前居民感其捉蛇之德，醵錢置酒以款之。眾丐歡呼暢飲，以囊中草酬主人曰：「此草能解毒，無論蛇傷、蜂螫、疔毒、癰疽，嚼而敷之，無不立愈，勿妄用也。」遂攜蛇而去。

某制軍為丐

乾隆時，有某制軍者，旗人也。其盛時，姬侍、僮僕、服飾、飲食、玩好之物，窮極奢侈，日費 不貲。及罷官歸京師，數年，成窶人子，又數年，成乞丐。王公貴人皆嚴絕之，惟大興朱文正公珪戒閽人勿卻每旬日，必一至，文正輒手贈青蚨二百。一日，制軍入 文正書室，闚其無人，竊取小鏡而出。從者覓不得，喧言制軍實來。文正命勿覓，且勿聲，如制軍至，伺候侍茶而已。

王孫飾為丐

同知王某之孫貧而無賴，時人號曰王孫。嘗飾為乞丐，告貸於南河某廳，不應，又誚讓之，王笑而去，曰：「細事耳，公失算矣。」他日河帥臨工，前騶將至，王 匿柴垛中，鑽穴以窺，故為呻吟窸窣之聲。帥至，問何物，左右曰：「無之。」王則大號。帥怒，命啟垛，積薪如屋，而中空若懸磬。王跽曰：「小人貧苦無家室，復病哮喘，託此以蔽風雨有年矣，不知今日之敗於神明也。」左右曰：「胡為竊薪？」，王曰：「凡垛皆空，不獨薪也。」即指石垛而言曰：「請視此中。」發之，無不空者。王頓首曰：「石不可餐，乃亦中空無所有，如是，是可知薪之非小人所竊矣。」帥怒，欲劾某廳。某懼，求漕使、關督同為緩頰，乃已，實費二萬金矣。

王某樂為丐

有不必丐、不可丐而必欲丐者，誠大奇矣，王某其人也。王某，華亭人，家富，為相國文恭公頊齡之曾孫，幼文員外之孫，行乞於市，心所樂也。然其行乞，必誦 制藝一首，不唱蓮花落。商店中人多識之，即與錢，亦必誦訖，乃顧而之他。父母閉之，則抉扉遁；縶之，則斷綆逸。夜即臥於市中之石上。後不知所終。

孔氏子以丐終

嘉慶時，南匯周浦鎮有孔某者，擁厚資。晚年得一子，溺愛之，雖

廷師眼之瞋，因十王眼。師次座廉敬穀紗帝，書作的白：「孝至知
破寺，來作住持僧。白日三餐飯，黃昏一盞鐙。經聲原不起，佛號總無憑。雖有波羅蜜，伊誰志大乘？」一日，師見其戲於庭，迫使讀書，憤而大詈，師嗔責之，乃訴於其母曰：「先生打我，我必還打之。」母慰之曰：「俟汝父歸再議。」及孔歸，乃邀師之契友賂師，勸令暫忍一擊而止。既長，耽游蕩，家業蕩盡，遂行乞於市，以丐終。

永光寺前之丐

京師海岱門內有永光寺，寺前有乞兒，年約四十許，善杖擊，工詼諧，每以俗語隨意編小曲，輒傾倒一市，人爭以金錢擲之。乞兒得醉庖，即以散之窮乏，無稍留。蓋勳舊世臣，已襲侯爵，持戟乾清門，三十後，棄家而逃，隱於乞也。或數月一返，或終年不歸。家人哀求其歸，飫以珍味，三四日，乘人不防，即易衣而出，或逾垣遁。內廷值班未一至，當事不得已，為報病故，銷旗檔，以其子襲爵焉。此道光時事也。

王明山嘗行乞

福建提督王明山者，同治中興之湘軍名將也。王壬秋檢討閩運謂其少壯不偶，嘗行乞於湘潭，後入行伍，從勦粵寇，屢勝，遂以軍功起家，富貴冠一時。壬秋曾作詩以贈之。

鄭七異於常丐

道光末，常州有丐曰鄭七者，性殊特，異常丐。日坐臥於城南協橋之顛，髮頒白，狀傴僂，日上舂而過橋者見之，日下舂而過橋者亦見之。見之者與以錢物，受而謝，否則亦不索。薄暮，橋畔多兒童，習與七嬉，以七常出其餘資市果餌以飼之也。兒童之與之嬉也，輒持其杖。兒童每隨七而仆，隨七而起。仆起者屢，皆無所傷，而歡聲大作。至夜，則宿於橋東之土地祠。越數年，不知所之，而粵寇至矣。

丐擾吳曉帆家

錢塘胡光墉，字雪岩，同、光間富甲浙省。嘗於冬日施丐，丐各棉衣一件，又錢二百文。時吳曉帆方伯煦居城頭巷，一日，持缽提籃之輩，麕集其門，聲言領取施物。門者大驚，詰其故，則雜然曰：「汝家主人大書貼門外，令吾輩今日來此領衣錢，汝何憒憒耶」驚視門後，果有紅紙，書曰「某月某日，本宅給發窮人棉衣錢文」

公公。乃大怒，知老無賴輩所為，正勿與。俾怪狀，請留貴大家 應食言，且不應紿吾輩來此，洶洶不可止。吳遣家丁至總捕同知署請派差驅丐，始已。蓋杭音胡、吳相同，無賴輩與吳 有隙，故為此以擾之也。

丐效各種聲

光緒初，上海市中有一丐，口含蘆管，作小孩哭聲，音逼肖。繼復作雛雞聲，久之，又如放風箏，幾莫辨其真偽也。也如牛羊犬豕等類之類，亦能效之。

上海有粵籍之丐

上海有粵籍之丐，自光緒初年始。若輩行乞，率於公共租界之北四川路、天潼路一帶。以其地之僑民，粵產為多，且有老舉在也。然粵人亦有散居他處者，每遇宴 會，招老舉侑酒，老舉乘車應召，輒躡蹤而往。往必四五人，人必索銀幣一角以為賞。老舉者，粵妓也，蓋粵丐與之常通聲氣也。北四川路之四周曰虹口，日之夕 矣，粵丐伺行道者過，相其狀貌，審為粵，聞其語言，審為粵，視其衣履，審為粵，即操粵語而向之行乞，輒曰：「吾為公之鄉人也，失業於此，落魄無聊，盍一援 手乎？」不與以數十錢，即相從不舍矣。

淮徐人以逃荒行乞

江蘇之淮、徐、海等處，歲有以逃荒為業者，數百成群，行乞 於各州縣，且至鄰近各省，光緒初為最多。其首領輒衣帛食粟，攜有官印之護照，所至必照例求賑。且每至一邑，必乞官鈐印於上，以為下站求賑之地。若輩率以秋 冬至，春則歸農。蓋其鄉人，輒為無賴生監誘以甘言，使從己行，以壯聲援。求賑所得，多數肥己，餘人所獲，不及百之什一也。

丐者乞殘羹

某富翁宴客於庭，食前方丈。乞者立門外乞殘羹，主人初若不聞也者，繼以哀乞之聲迫，乃叱之曰：「有客在座，汝不知耶？何喧擾若是！」乞者少止。主人乃舉 箸勸客，客以飽辭。乞者於是長吁而言曰：「客已醉飽，而殷勤勸之，我日未得一餐，獨不稍賜殘肴乎？且公等已飽，雖有美味，亦不知其味之佳，非自飽而不知他 人饑乎？」客聞言，乃勸主人撤饌與之，於是丐得大嚼而去。

丐不譒其姓氏，家於吳會。父曰秋士，曾設履肆於通衢。沒時，丐僅六七齡，賴其母鄒氏以育以養，得存活。家本貧，至是益落。鄒以針黹所得，不足贍二人，乃遣丐樵於邨野，冀得少錢。詎丐不自勤，每出，惟與鄰家子為戲，日暮，仍徒手返。鄒怒之，欲責以學業。顧窘於錢，不得遂，踵戚中門，乞援助，咸搖首，若不識，因循者半載，瓦灶淒冷，無煙矣。不得已，乃行乞於市，而為丐矣。

丐故黠辯有小智，至是，遂以俚唱為丐財之資。人或樂其聲之悠婉，則予以多錢。由是囊橐漸裕，丐亦安之，以為業是，實勝營商萬倍也。如是者數載，丐已成人，而家亦竟緣是富。丐遂白於鄒，繼先人之業，復設履肆於市，揚揚作店主，趾高氣揚，幾不可一世。店中人稍迕其意，揮斥之，不少貸。人以其稍有財，忘昔日之為丐矣。復數載，肆有贏餘，丐奢甚，偕友作北里遊，斥金錢若糞土，不數月，肆遂閉。他日，人見之道上，則敝服一領，面目黧黑，固猶是當年乞丐也。

老太爺亦行乞

光緒中葉，有管理京師南城之煖廠者，嘗為人言其猥雜之狀，謂廠中人多而炕少，乃側身積疊而臥。然少壯者多無狀，而居其前者不甘受，每相毆。老者夜中便溺，恆怠起，致淋漓及於他人，亦大起衝突。如是者，幾夜夜有之。而中有名老太爺者，尤奇。其人蓋宗室也，他不知，惟時有訪之者，咸著長袍馬褂，見之輒請安，垂手側立，若卑幼者。而老太爺亦踞坐，以尊長自處，酬接語甚簡，輒問：「有攜來否？」答曰：「有。」即以錢票若干進，亦不知其幾何也。然其人性甚劣，時與人爭毆。委員不勝其忿，輒令縶之，老太爺曰：「汝縶我易，須知釋我難。」委員乃佯怒曰：「豈但縶汝，更須杖汝！」老太爺曰：「且任汝杖。」故事，杖時須解縶。既解，委員見其褲有黃帶，忽曰：「吾今亦不杖汝，汝去休！」老太爺曰：「咦，吾不意乃受汝紿！」蓋舊例，宗室非宗人府不得用刑，故將以難之，而不意轉為委員所紿也。

施阿二行乞積資

杭州西湖，自靈隱至天門山，周數十里，兩山相夾，巒岫重裹，皆稱天竺山。分為三。曰上天竺，曰中天竺，曰下天竺。其林壑之美，實聚於下天竺。而寺宇宏麗，則以上天竺為最。上天竺之兩旁，商店、旅館鱗次櫛比，營業者皆釋氏弟子。春時香市甚盛，鄉民扶老攜幼，進香頂禮，以祝豐年，有不遠千里而來者，俗呼為香客。以是乞丐亦多，且率為紹興人，盡室來杭，居於山之旁近，晨

出後歸，盡以已將來也。

光緒中葉，有施某者，入仁和學，為諸生，群起而大譁，蓋以其冒籍，其父且天竺之丐也。丐名阿二，乞於天竺者數十年，積資二千餘金，遂娶妻生子，使讀書。及某入庠，乃不復乞。然當風日晴和，游人雜沓時，猶一至寺旁，呼號於道也。

紹興丐與群丐異

杭州錢唐門外昭慶寺，香火甚盛，每至仲春，嘉、湖香客之往天竺者，便道拈香，絡繹如織。故群丐之乞施者，咸集於此。一日，有一丐至，越人也，人呼之為紹 興丐。貌清臞，善詼諧，通掌故，尤諳小學。顧其乞，與群丐異。群丐之乞施也，或匍匐於道，或號咷於市。丐則日與諸市人習，或言故事，或作戲言，或譚言微 中，亦可解紛，有問以字音及字義者，丐如響斯應，未嘗有不知者。以故市人多樂與之，或十文，或二十文。丐以所得資，除求飽外，餘悉沽酒暢飲。飲已，酣臥。 如是者半年，一日忽去，不知所終。

葫蘆丐自呼曰李仙

葫蘆丐，不知何名，自呼曰李仙。其衣甚博且詭。行乞於市，恆荷大葫蘆。得錢，必就肆飲。既醉，散錢於路，令群兒爭拾之，以為笑樂。丐所至，兒童百十成群尾其後。市人苦擾，輒多予錢，趣急去。以故丐所得，恆十倍於常丐。

丐甚信而能書，市人操百錢，令丐署券，約經年勿至，丐諾，則終不背約。每執筆向北叩首者三，大書「吾主光緒皇帝某年，乞食臣李仙書」。或問以顛頓至此，何由尚念皇帝？曰：「吾無功，日令百戶之人供我醉飽，有司不以為罪，此皇帝寬典也。夫今之作邑者，取醉飽於一邑；作郡者，取醉飽於一郡，其無功，與我埒耳。吾惟無功而恥食於百戶之人，乃愈不忘吾皇帝也。」識者曰：「丐其有道者也。」或曰：「丐嘗為吏，憤其上之所為，務取利而無恤民隱，乃詭為此狀以示諷也。」

徐州丐不與凡丐伍

丐馬姓，逸其名，徐州人，流徙至阜寧。自云先世為富家，嘗食廩餼，善音樂，狎妓嗜博，家以不戒於火而貧，久之，遂淪於丐。然衣履整潔，不與凡丐伍。入市求乞，不受飲食，但索錢，多則十數文，少亦須五文，否則拒而不受也。攜一竹籃，置短笛一、酒壺一、杯二、箸二，又有侑酒之蔬藿三數事。偶遇相知，必共飲，飲畢，索厚值。遇丐之穉與髦者，必罄其所有以食之。春秋佳日，輒

弁由尚歌。及其人自瞞，則恍其人緣尚知人，即其之自尚知事。或問之曰：「以子之為人，何所不可，而乃甘於為丐耶？」丐曰：「嘻！子雖知我，實不我知也，且食蛤蜊可耳。」以乞游於阜寧 者七八年，一旦失其所在。

有知之者曰：「當其未為丐也，私某氏女，某氏舉家賴以生活。中落後，里往依之，既至，則僮僕揮之門外，不令入，乃大憤，曰：『我所私者猶如是，親戚故舊更可知矣。』遂發狂而走。」或曰：「否，丐嘗周濟好施與，及貧也，無顧而過問者，遂至是。」

糊塗叟乞於燕市

光緒丁酉，燕市有乞兒，人稱之為糊塗叟。叟年六十許，鬚髮皓然，沿街乞得錢，旋散去，或於爆竹店買爆竹燃之。冬夏一葛衣，不冠不履，若狂若癡，故人稱之 為糊塗也。而實不然。叟荷胡盧而行，凡食者、用者，悉納之胡盧中，自稱胡盧叟。或疑為仙，爭向之求道，叟曰：「我非仙，且古無仙也，言仙者，率欺人之言耳。」或謂叟昔嘗為山西某縣令，以剛直遭大吏怒，屢辱之，欲置之死地，叟乃棄家而遁。叟自言則曰：「棄骨肉而圖自全，我不為也。」或又謂叟為魯之某邑人， 少有才名，屢試不第，憤而為此。叟曰：「我固無才，即抱才不遇，亦常事，何憤為也。」或問曰：「喜燃爆竹何為？」曰：「聊以警醒睡人之夢耳。」問：「宿何許？」曰：「隨處是家。」問：「胡盧重幾何？」曰：「此悶胡盧，不可使汝等知也。」好事者多與之錢，叟曰：「多非我所欲也。」取數文，餘悉還之，又或與他 丐，或與路上兒童，舉止不定。時朝政日非，叟慨然曰：「亂將作矣，此不可留。」未幾，遂不復見，人莫知其所之。後三人，遂有庚子之變。

斷臂丐

光緒丁酉秋，紹興水澄橋之巔，有一丐，箕踞坐，缺兩臂，逼視之，肩下平滑如截。兩足弄骨牌作賭博狀，復以足趾夾瓦礫，擲數十步外。自言少時遇匪人誘為 盜，嘗盜閩省某富室，不知有備，甫躍登屋頂，有人躡至，未及抵拒，而左臂已斷，急踰牆走。距追者僅尺許，又斷右臂。負痛疾走，竟不之追，得匿某寺。僧慈 善，知醫，醫三月，創口始合。同夥三人，被擒者二，不得已流為丐。今雖無臂，然跳躍猶可。觀者欲試其技，許以錢，丐自橋巔向下躍，落地無聲，其身輕可知 也。

乞者自言其樂

有乞者蒙袂輯屨，行歌於市，或笑之，曰：「彼乞也而何樂？」乞

吾欣然而自曰：「人之樂，莫過於生。生之樂，莫過於飽。吾今日死而今日生，則今日樂也。吾食時飽而晡時飢，則食時樂也。吾為何而不樂？子休矣！」趦趄而去。此光緒戊戌八月，為陳竹村所見於安慶市上者也。

上海租界之丐

丐者行乞道路，舌敝口瘏，日不得一飽者常有之，然非所論於上海租界之丐。光、宣之交，租界警律漸弛，遂出現於通衢鬧市，呼號之聲，不絕於耳。其桀黠者，每日所獲，有較之普通苦力多且逾倍者。光緒丙午仲春之五日，金奇中道經穿虹浜愛國女學校，見門側有五丐，席地而飲，皆手持半燼之紙煙，地列雞、火腿、豆腐 三肴。初疑其享餕餘也，旋見牆隅有炊具一，丐方事臠割，乃知其非殘羹冷炙矣。聞其日入之豐者，可得銀幣一圓。故論滬丐之衣食住，惟衣住二端不能與齊民齒，而與普通之丐相等，至其食，則視中人之家猶或過之。蓋所入既饒，僅消費於食之一途也。又聞橋畔之丐，伺車至而曳之上橋，有日獲錢六七百文者，亦惟耗於紙煙 與酒而已。

上海有外國乞兒

上海多丐，各省之丐皆有之。誠以貧賤之子，謀生於滬而不成，遂至流落行乞。然又有外國之 丐，蓋亦流落於滬者。或以能力薄弱，或以行止不端，其結果乃至於此。且不僅行乞於洋人，華人之第宅煥然者，亦輒往乞，且能長跽以請。而吾人媚外性成，一見 碧眼黃髮之乞人，即出銀幣與之，不稍吝，非若對於普通乞丐之一錢猶惜也。寶山路有聖母院所設之女校，有一女生，軀短，面扁圓，鼻高，眼碧，所衣為西服，亦 不惡，晨夕挾書往來，蓋從其父母居於寶興路之沿街一屋也。然其父貝明生，實乞人，亦西裝，終日徜徉市中。女生之貌酷肖之。

丐之父，英人而法籍，在華久，嘗於咸、同時隸美人華爾部下，助勦粵寇。丐嘗讀書，以得神經病，無所事事，遂流落為丐。

武訓唱歌行乞

武訓，山東堂邑之丐也。初無名，人以其行七，呼曰武七。以興學著於時，故名之曰訓。晝行乞，或為人轉磨負繩。乞所得，錙銖不費，即饅之潔白者亦必乾之以 易錢，疾病寒暑不識也。行乞時，不呼不號，高歌市墟村集間。歌無多，數語而已。歌之辭曰：「誰推磨，誰推磨，管推不管羅，管羅錢又多。贏得錢，修義學。」其貌寢陋，頭上髮，右剃則左留，左剃則右留。或詢之，即倚杖而歌

曰：「左邊利，右邊害，除個義字千犯忌。」

李阿七唱蓮花落以行乞

乞丐截三寸竹為兩，以繩貫其兩端，指捩之作聲，歌而和之，作乞憐及頌禱語，亦有演故事者，名之曰蓮花落，亦曰蓮花鬧，然所陳率鄙誕俗媟不入耳之詞也。蘇州有李阿七者，所唱獨佳，每入市，唱於商店之門，人不厭其聒，或且招之使唱，自是而遂得粗給焉。

乞兒以拳進退凳

宣統辛亥七月，江寧下關市上有一乞兒至，入一肆，取肆中長凳一，仰其足置櫃，握拳運氣，距凳頭二三寸，伸縮其拳，凳亦隨之進退。如是數四，而拳不著凳也。

乞兒豎棺蓋以唱

宣統辛亥八月，程意春在蘇州之閶門外，見有乞兒三五，過某村。村人鳩匠斲棺，已成其蓋，向索錢，不與。一丐蹲地，兩丐扶蓋起，一以角豎鼻尖，丐徐徐起立，且行且唱，行盡一村，蓋不少動。村人以其多力，多與之錢，始去。

乞兒運碗

一童行乞於市，手碗一，絡以繩，繩可三尺，一端繫眉間，如穿鼻，碗水滿貯。先以手挈繩運動其碗，手脫，搖擺其首，碗旋轉如飛，眉間似無痛楚，碗中水亦無涓滴流者。此宣統辛亥秋九月，王少卿見之於濟南城外者。童，王姓，母早亡，以父死，遂流落於市。

上海有湖北之丐

滬有湖北之丐，皆婦孺也，無壯男子。輒集三五人，游於市，手持樂器，為鑼，為鼓，為九連環，背負之囊藏刀叉雜物。一人口唱江淮小曲，如《十八摸》《十杯酒》《十送郎》之類，手拋刀叉，一人擊鼓而以鑼節之。其來也，始於光、宣間，至宣統辛亥而遂多。

三班鼓者，亦行乞之具。其演法，用三人，一人陳鼓擊之。鼓有竹架，活之，可翕張。一人槌小鼓，一人歌，金者、鼓者節而和之。

其間物多鄙，其人之品自平弗昌。

興國人行乞至歐

光緒時，疆吏奏請移民實邊，於是湖北之興國州有貧民數萬，挈其妻孥，至黑龍江。而當道於安置之法，寂焉無聞，耔種未具，廬舍未建，欲耕無地，欲歸無資，乃流落而為丐。久之，聞外國之富，易於謀生也，遂沿西伯利亞鐵道之軌線，步行以赴歐。俄人嫉之，要於路，以劣等之汽車，載之回華。然仍無所得食也，乃又 往，俄人又以車運之返。返矣，數月而又往。自是至俄，尋輾轉至法，蓋皆有陸路之可遵也。宣統辛亥，徐新六留學歐洲時，嘗至巴黎，一日，與法人偕游於市，見 有行乞之我國男女，審其音，興國州人也。中有持槌打鼓者，有飛刀使舞者，類皆衣服襤縷。其婦女則無不纏足。法人觀之以為笑樂，輒與以佛郎。此亦國恥之一 也。聞頗有積資近千金者。且若輩亦有領袖，略如丐頭，眾醵資養之，衣西式，與警察相結納，且已蓄數千金矣。

動物類

動物

動物為有機物之一，與植物同稱生物，有知覺、運動、營養、生殖之機能。下等者，由單細胞構成，與下等植物不能顯別。高等者，由種種細胞構成，複雜特甚。種類繁夥，在世界中之總數，達三十餘萬種。今舉分類法之最普通者列於下。

動物界之分類：一，脊椎動物，為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兩棲類、魚類。二，節足動物，為昆蟲類、蜘蛛類、多足類、甲殼類。三，軟體動物，為頭足類、腹足 類、瓣鰓類。四，蠕形動物，為環蟲類、圓蟲類、扁蟲類。五，棘皮動物，為海膽類、海星類、沙噀類、海百合類。六，腔腸動物，為珊瑚類、水母類。七，海綿動物，為石灰海綿類、非石灰海綿類。八，原生動物，為肉質蟲類、微水蟲類、胞子蟲類。

動物互以精神注射

俗傳蛇能吸蛙，蛙不少動而坐待其食，故云蛇有毒腺，蓋猶是精神凝攝注射故耳。而猛貓伏鼠，鼠常待其食；蟾吸蠅，自入其口，理亦同也。日本宗教大家藤田靈齋曰：「世往往有觸大蛇，或其他動物毒氣而斃者，吾人所常聞，不外此動物所蓄忿怒之情，以襲人精神之虛而已。」

動物可種

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羔羊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為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為群，即今所謂骨種 羊也。張守節嘗在秦中，問鄂爾多斯貢使，所說亦同，並云此種皆以羊骨種成之，恐古亦當然耳。其種之之法，取羊骨以初冬末日埋地中，初春末日為吹笳咒語，即 有小羊從地中出矣。

乾隆時，盛京將軍某駐關東，其地向無鱉、蟹，惟軍署頗多此物。有異之者，請於將軍，將軍笑曰：「此非土產，乃予以人力種之。」法用赤莧搗爛，以生鱉連甲，剁細碎，和青泥為丸，置日中晒乾，投活水溪畔。越七日即出小鱉，取置池塘中養之。欲得螃蟹亦以此法種之。

閩人濱海種蠻，有蠻田，亦曰蠻埕。蓋蠻產卵期在春冬間，孵化後，常隨海潮飄至他處，聚於淺海之岸，稍長，即須移植，故種蠻者常買蠻苗於他岸也。

蚶田，飼蚶於近海之田，待其長大以收利者也。浙東之奉化、福建之莆田皆有之。

有種蠣者，以殼為灰，按時投之，翌歲，蠣叢生矣。

吳中人鬬蟋蟀，有大將軍、將軍之號。大將軍死，必以金為棺，將軍死，必以銀為棺，瘞於後園，則來歲於瘞所復生者，仍勇猛異常，俗謂之種蟋蟀。

老道士蓄動物

康熙時，交趾老道士某結廬潮州之金石，年百歲矣。蓄動物，皆小。有一雞，大如么鳳，置枕中，鳴即覺。一猢猻，小如蝦蟇，以線繫之几。一龜如錢大，置金合中。東莞令錢蔗山大令以塏曰：「雞，陽精也；猢猻，心猿也；龜，神靈而服氣也。皆小者，損之又損也。」

南海子動物

南海子產麋、鹿、麈、黃羊之屬，雉、兔尤多。

新疆動物

新疆伊犁、巴里坤、喀喇沙爾、南山等處，歲產馬五萬餘匹。天山南北路所產之羊牛駝尤夥。至和闐、洛浦、皮山等處，其毛可為氍毹、毼 、 之屬，鏤文錯采，斕然奪目。歲輸英、俄屬地，可四五千張之多。

獐、鹿、雉、兔，所在多有，惟大頭羊不易捕得。

內蒙之獸

內蒙古之駝馬牛羊，孳生甚繁。馬以烏珠穆沁旗、喀爾喀左翼旗產者為最佳，雄駿善走，土默特、敖漢所產顛馬次之，四子王旗、喀爾喀右翼旗產者，軀小力弱，為劣。牛、駝以西盟產者為最肥壯。牲畜不喂養，放青而已。冬日草枯則瘠，夏日草盛則肥。牧人乘騎持竿而牧，一人可牧馬五百，或牛羊千頭。牲畜戀群，不至奔逸，且按戶有牲，亦無攘竊之患。

黑毛獸

黑毛獸產於團頭山，身長半尺許，毛黑色，長四寸許，其行如飛。

天目山之獸

乾隆時，有僧志定者，居餘杭天目山。山深處亙一二十里，榛莽森列，無道路，產沙木，可為枋。豪豬多構巢樹隙，為木工所患。某年忽絕跡，不知所往。山民喜，乃大縱斧斤。有匠某入一荒谷，見一物為藤冒死於樹上，視之，狀如牛，大逾倍，遍體皆短角，長二三寸，灰黑色如羊，角數以千計，頂上一角，紅如血，長二 三尺。蓋巨藤多蔓大木，此獸偶從崖上誤躍而入，角為藤纏，四足架空。且藤性柔韌，無所施力，卒致餓死。始知豪豬悉為所啖，究不知此獸何名也。

海鹽八團之獸

乾隆甲寅六月朔日，海鹽八團大雨雹，海潮既退，有獸涸於轍灘，長可八尺餘，色純黑，毛如海虎，尾尺許無毛，四足如魚刺，頭如駱駝，牛眼，口若塗硃。以梃擊之，不動，以刀示之，則垂淚。土人舁至海口，遂躍入海中。

猩猩

猩猩，體長四尺許，赤褐色，形狀類人，面稍裸出，手垂及地，牡者顎有鬚，下肢頗短，故不善行立。產於蘇門答臘、婆羅洲諸島。其產於非洲者，長五尺許，毛 黑而面黃，鼻小而口大，曰黑猩猩，能以全足底附地直立。又大猩猩長七尺，嘗至我國。青海所產之猩猩，毛黑褐色，牝者脣赤如硃，長僅二尺餘，無巨種。性靈 警，常升樹作怪聲嚇人。遇獵者，則寂然不敢動，伺機而遁。多產於那木山一帶。

毛人

長白山之大苗溝內多毛人，遍體皆毛。或曰即猩猩也。

野婆

邕、宜以西有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曰野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嫗也。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以下有皮，累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 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伺之。其家知為所竊，則集鄰人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眾，則挾以還之。其群皆雌，無匹偶，每遇 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為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展轉哮吼，脛絕不可起，集眾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不置。或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 鐫非鏤，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何用也。

猿

猿，同猨，形狀類人，能坐能立，四肢皆如手，各有五指，前肢長於後肢，無尾。性慧，善模倣，溫和相愛。有獼猴、長尾猴等數種。猿與猴本為同屬，惟猴類有頰嗛，且有臀疣及短尾，猿類無之。以人類學言，猿類人，猴類犬，是為猿、猴之別。

黑猿

衡州城中有一巨黑猿，項繫金釧，相傳為吳三桂府中所豢。至夜，輒入民家竊食，遺毫數十於甑端，其家即發財鉅萬。乾隆時，此猿猶在，每以孟秋月出，踞北樵樓上，嗥四五聲，遂逸，歲以為常。嘉慶初，有野僧取其金釧，遂不復見矣。

狨

狨，一名猱，猿屬也，善援木。產甘肅慶陽山中，隴人呼為金絲犰。粵東山中亦有之。毛黃如金，細軟溫煖，製為裘，可禦嚴寒，祛溼疾。厥值綦昂，不易得也。其產於四川者，能食猴。鼻孔向上，見雲起，聞雷聲，即趨避隱處，取樹葉覆鼻，雨少滴入，輒死。

獼猴

獼猴又名沐猴，亦稱猢猻，面赤色，有頰嗛，毛灰褐色，臀疣裸出，尾短，性善怒。產四川、廣東山中，畜之可馴。

禮猴

康熙末葉，陽朔廣文王某嘗蓄一猴，極馴擾。客至，為送煙，一手持筒，一手持火焠，吹畢，跪後，兩足拱前，兩手作叩頭狀而去。人因呼之曰禮猴。

墨猴

陽朔縣產墨猴，大如拳，毛作金色，兩目爍爍有光，能於筆筒中盤曲而睡。置之書案間，欲使磨墨，則叩案數下，猴即奮然迅出，跪於硯旁，以兩前足捧墨而磨 之。使之止，即止。見几上蠟蟻，即捉食之，無或脫者。且能於花盆間拔草捉蟲，搜剔殆盡。性喜飲水，即長日，惟以果飼之。或先以至澀極辣之物入水中，迫之使 飲，即挖口磨舌，躁擾不寧者累日。自後見水，即閉目搖首，不敢飲矣。康雍間，蒼梧太守永常曾蓄其一，歷試其技，果然。

猴為羅某供役

餘杭、臨安、武康諸山多產猴，山中人皆蓄而役使之。有羅某者，臨安巨室也，得一猴，自其雛時，即教以雜事，甚靈慧，灑掃則地無纖塵，拔草則根株齊起，煎茶執爨，皆熟習焉。因使承值書房，澆灌花卉，凡枝葉間之蟲蟻，皆一一搜剔無遺。且能握管作粗筆畫，無不肖。

猴受齋

餘杭之天目山多猴，欲齋猴者，先往韋陀廟燒香陳祝，謂某日來山

[illegible]地。清晨，群猴畢集，有一極 老者，白髯尺許，傴僂至。旁有二猴，亦白鬚，相與扶持而來，群猴跪迎。老者南面就地坐，群猴拱手亦坐，寂然不譁。二侍者捧饅頭獻老猴，老者食，然後群猴共食。食畢，向主人叉手拜謝而去。梁履素孝廉親見之，告袁子才。子才欲往施齋，以路險草深，不果往。

猴以石擲人

溫州 雁蕩山靈岩寺之左側，有谷曰棲賢，谷中群峰矗立，高可百丈。重樓峰之下，為隱龍障之頂，懸崖突出，約五丈許，人行其下，仰不見天。障旁瀑布飛流，曰小龍 湫。瀑下有潭，不甚巨。其畔有岩，橫亙如席，旁刻有「鄭文公會文處」六字。鄭文公不可考，而此岩則因以會文得名。地處幽僻，游者罕至。光緒戊戌夏，有甲乙 二人偕至瀑布下，納涼於會文岩上。方談笑間，忽一石飛至，粗如杯，正中甲腿。甲乙大驚，以此間無行人，何來飛石，大愕。旋又來一石，閃乙耳旁而過。乙急從 石來方向察之，瞥見隱龍障有一猴，絕高大，正俯首拾石。乙招甲急躲入障下，已為所見，幸在懸崖，四旁無路可通。在障下約一小時，乃作歸計。甫出障，障上之 石如雨下，復躲入。逾時再出，石下如前。如是四五次，日暮矣，猴遠去，始免於禍。

玃父

玃父，產蜀中，俗謂之馬猴，狀似獼猴而大，毛色蒼黑，長七尺，人行，健走。相傳遇婦女必攫去，故名。

人同

喀爾喀有獸，似猴非猴，漢人呼為人同，番人呼為噶里。往往窺探穹廬，乞飲食，或竊取小刀、煙具之屬。被人呼喝，即棄而走。

獅子

獅子，猛獸也，產非洲及南美之巴西國，身長至七八尺，頭圓而大，尾細長，毛黃褐色。雄者有鬣，雌者似虎。吼聲達數里，群獸聞之，無不懾服，故稱為獸中之王。古亦作師子。相傳康熙時，西洋某國曾遣使入貢，聖祖命繫之於後苑，旋復逸去。

熊羆

熊毛色或黃或黑，項下有白毛，形如新月，足粗大，前短後長，能攀援登樹，東三省產之，人呼為黑瞎子，以其睫狹而額毛蓊覆故也。偶入田壠，拔蘆穄而腋以肘，再拔再腋，則前腋已落，蹂躪偏阡陌，所獲不過一二莖而已。

羆大於熊，毛色黃白，頸長腳高，多力，能拔樹木。遇人，則人立而攫之，俗呼為人熊。東三省亦有之。

熊羆多喜穴居，熊或藏身於空樹中，氣熱薰蒸，冰雪消融，俗稱為坐硐。獵人悉其所在，投以木塊。熊接入，墊坐股下。再投再墊，漸以增高，俟其頂與樹口平，以斧力斫之。若木塊稍大，填塞硐口，可從旁鑽刺以斃之。否則雖彈丸洞胸，血流腸出，尚能掘泥土以塞傷口，奮追擊者致其命，故雖精於鎗技，獨力不足以勝之。

熊與虎鬬，必先闢戰場，拔盡周匝樹木，蹲伺不少動，一若矜其力之猛大者。虎眈眈林木中，不輕出，飢則覓食果腹，俟熊疲，始出鬬，吼哮風從，山鳴谷應。惟熊以力鬬，力鬬恆敗；虎以智鬬，智鬬多勝。獵者遇之，輒先殪虎，蓋熊蠢不知遁，可兩攫獲也。

遇河流，牝熊欲攜乳熊渡之，往往先啣其一去，復取大石壓乳熊於岸畔。若為時稍久，恆致壓斃，或為人所攫。

熊升樹，知上不知下，直及樹杪而跌。跌復上，上復跌，一若練習其憨健之體力者。

青海亦產熊，體肥大，豎其後趾，直立如人，長者達一丈以上。分人熊、狗熊二種。人熊掌圓，能植立半晌，坐於石，前掌不據地，身無臭。狗熊掌長，蹲地而坐，坐亦不能久，臭逼人。

熊性猛力強，能攫取牛馬以為食，嘯聲震林木。善營巢，於石壑中架木為柵。善養羞，不專肉食，穴中積奇花異果。每屆嚴冬，即不動不食，蟄居如半死，謂之冬 眠，舌舐其掌不休。俗傳熊掌其一可食，牡左牝右。其一不可食，以冬日常掩其臀也。或云，後蹄肉粗，前二掌無不肥。其體純陽，毛質堅而尖氄厚，年老者方能 寢，壯年人不宜也。

熊挾人至洞

有某者，嘗自玉門關外偕某東歸，一日，行深山中，突值熊，圖匿弗得，遂被挾去。瞬抵 一洞，門阻巨石，熊則釋人舉石，洞門啟，以二人置其中，仍掩石而去。時其一人委頓於地，以石隙有日光透入，知此洞頗廣，而貯有羊數十頭。方擬奔逃，瞥見洞 隅尚有一熊，坐而假寐，因以匕首刺中熊目。熊遽以掌撾中某面，某負痛急

足。熊則大怒其投，每乘一千，則憤裂之。兩千餘年後，忽悟非某，置弗更裂。某惟於羊群後躡足卻走，偶遇石罅，可容人越，遂奮身以出，竟獲更生，惟同行者不知何若矣。此光緒時事也。

狗熊

狗熊，即《爾雅》所謂「熊虎醜，其子狗」者也。嶺之南，熊有三，狗熊居其一。

熊霸

長白山有熊霸，前身如熊，後身如豕，其力遠過於熊豕，味較野豬為肥美。然不多見，蓋係熊豕交合而生者。

熊膽

長白山之熊，膽有銅膽、鐵膽、草膽之分。銅膽作金黃色，最佳。鐵膽之色灰黑，次之。草膽則相去遠甚。且膽隨月之盈虧為消長，月之十五以前者，力足而體重；十六以後者，力虧而體輕。臥倉者尤佳。夏日食之有腥。

食鐵獸

食鐵獸，似熊而小，以舌舐鐵，須臾便數十斤，即《爾雅》所謂貘，謂其能舐食銅鐵者也。貘通作貊。

一千三百餘斤之羆

康熙時，聖祖幸口外打圍，遇二羆，人不能勝，召獅子攫得之。老獅力盡而斃，小獅亦逸。其羆皮實之以草，置雍和宮殿庭，懸牌於腰間，一重一千三百餘斤，一重八百餘斤。

貔貅

貔貅，形似虎，或曰似熊，毛色灰白，遼東人謂之白羆。雄者曰貔，雌者曰貅，故古人多連舉之。

豺

豺，亦作犲，與狼同類異種，狀如犬而身瘦，毛黃褐色，口吻深裂，尾長下垂，其身有臭氣，吠聲能聞於遠，性之殘猛與狼同。產於青海者，土人呼曰木狗。其種少於狼，而皮毛較粗，不如狼皮之適用。

狼

狼，狀類犬，毛色深黃，頭銳喙尖，耳尖直立，脊毛長，頰有白色小斑點，後足稍短，尾粗大下垂。性猛惡，饑則襲人，常食哺乳類、鳥類動物。產於蒙古者，毛色蒼白，間以黑色斑紋，嘴較寬。產於青海者，土人呼曰山狗。食屍多者，毛作紅色。出入成群。

狼噉人

齊、魯間故多狼，每藏深林中。瞰人獨行，躡足尾其後，舉前足加人肩，人回顧，則嚙喉，斷其喉管而死。然性甚怯，見兵器，則遠遁，故行旅皆佩刃以行，覺有 物加於肩，出刃揚之，狼遂他去，人不敢追，狼亦不敢復來也。有輿夫夜行山中，忘攜兵器，行數里，狼來，輿夫不敢返顧，亦不敢前行，窘甚，乃以兩手握其足。 狼撐持，不得脫，張口嚙之，輿夫下伏以避之，狼首乃在輿夫頂上。輿夫急起，以頭頂其口，負狼而行。狼初尚以後足踢輿夫背以求脫，輿夫持之益急。久之，狼不 動，輿夫疑其詐，不敢釋。及家，家人紛執之，則已斃矣。

狼為犬所斃

桐城西鄉狼最多，某家畜一黑犬，秋日，小兒戲場 圃中，狼從容自外入，村人亦以為犬也，不之覺。狼瞷人不備，亦弭首搖尾作犬狀，潛近小兒。犬望見，遽遮以身。狼左右伺之，犬亦左右遮之。盤旋良久，小兒駭 而號，犬亦狂吠。眾聞聲趨至，狼自竄逸，犬自後嚙斷其脛，遂獲之。犬背創於狼，血淋漓然，未幾亦斃。

狼得間搏人

夏夜，村婦攜兒納涼，狼起於前。婦抱兒，走且呼。狼追及，躍撲婦肩，婦不顧而前趨。村人以火至，則懷中兒已失其首矣。蓋狼之來也馴如犬，得間則搏，鷙於虎，其脫也，狡於狐。雜犬中，人往往不辨，惟犬識之，輒吠而逐。然非人助之，為力終不敵狼也。

關東未闢地多虎狼，民患之而為備。一婦高懸豕肉於土窗上，侵曉，狼至，方狂嚼間，婦以最利鐵槍由窗洞其腹，斃。鄉人得此法，斃狼甚多。

狼叩門

道光戊戌，淩循南宰宣化之龍門縣，縣治多山，時有狼患。庖丁某暇日假歸，夜聞叩門聲，出視，久之不返。妻喚之，不應，呼兄嫂同出視之，則有一狼方倚牆人 立，某雙手扼其喉，見人若不相識，猶扼喉作用力狀。眾視狼已斃，喚某問故，曰：「頃聞聲開門，則狼人立相撲，乃伺隙扼其喉，以急迫，忘呼救，不意狼之遂死也。」

狼為胡某所賺

遼東多狼患，嘗百十群行於途，行人或遇之，輒飽饞吻，雖寸骸點血，無幸存者。土人設陷阱、置火 銃謀捕獲，而狼殊狡詐，每望阱卻避，從無蹈其機者。轟以火銃，煙未消而狼已近，捕者反為所傷。土人雖苦之，顧莫可如何，惟相約途行者必結伴持械而已。有胡 粲如者，吉林新城人，以負販為業。宣統辛亥冬，自新城販鞭爆十餘萬歸，時將日暮，途經雞楓山，遙見狼數十頭，自山中出，伸舌露牙，盤踞於道。胡急反奔，群 狼逐之。胡狂奔十餘里，見道旁有莊院，雙扉虛掩，推入覘之，室無居人，僅一院落，蓋土人堆置新割麥處也。念避此，必為所困，反身出。見門首有麥團，高六尺許，乃躍登顛而息，伏其奧以覘群狼之趨向。群狼既隨胡後，胡左，左之，胡右，右之。逐至此，知被逐者必避於此室也，果相率竄入。胡急由團顛躍下，反闔扉，縛以束鞭爆之繩，手力引之。徐出袋中火柴，燃長鞭萬餘，由牆頭擲入。群狼竄入室，忽聞此絡繹連珠之聲，煙塵障眼，遂自相踐踏。不一時，數十狼相繼斃於莊院。爆聲罄，胡亦倦，遂倚門而寢。及覺，天已大明，院中杳無聲息。入視之，群狼枕藉於地，數之，得三十有八，大喜，次第負之歸。時狼革價昂，每具可值十餘 金，因分餽其肉，而貨其革，家遂稱小康。

老更官

東三省之乳頭山有獸，皮似貓，形似犬，長尺餘。山中之獸，無不畏之。其溲能害百獸，蹄若沾之，立即潰爛，惟不傷人。獵夫見即喂養之，夜間山中露宿，獸不敢前，故人呼之為老更官。

虎

虎，猛獸也，形似貓，全身長五六尺，毛色鮮黃，而有黑色條紋。性凶殘猛悍，食他獸畜，並傷人。寒帶、熱帶皆有之，產於東三省者，毛密而厚，其皮可作坐褥。而貴州之遵義亦多虎，有四種。斑虎與常虎文質同，黃毛虎無黑文，簑衣虎毛長被體，如簑衣狀，刀箭不能入。而朱虎最獰，康熙時，嘗於綏陽村落間二日齧三十七人，其毛殷紅，如猩猩氈。

水虎

《爾雅》：「虎有角，能行水中。」而不知水中實有虎也。康熙時，朱鹿田曾見松江提督養一虎於池，以鐵柵圍之，曰水虎，飼以魚蝦，不食他肉。

艾虎

海城蓋平有獸曰艾虎，身之大小類墨猴，而其形其毛，與虎無異，亦能吼撲作威。夜臥於小扁葫蘆中。夏日，室有此物，則蒼蠅皆遠避。凡遇宴會群集之處，輒置坐側。而文人几案間皆蓄之。價不甚昂，惟調之使馴為極難耳。

虎聞吳虛壑痛哭而走

吳虛壑，名懷，始安人。嘗夜讀有感，撫案痛哭，聞窗外有物騰突去叢薄，作摧裂聲，簌簌動人。次日見籬上虎跡，大小不一，谷口農家之犬豕皆為虎攫去，蓋虎聞虛壑痛哭而驚走也。

孫爾異馴虎

秦州孝廉某以赴試京師，出殽、澠間，遇其同年某，亦應試者，並轡清談，不覺已過宿站。俄而暝煙四合，不辨途徑，騎入萬山中，四顧，但林木峰巒，聞熊咆虎嘯，心膽殊怯，徘徊將終夜，馬力亦不支。望巖下若有光者，趨就之。相去數武，乃辨為虎目也。虎見人，伏如故。孝廉大懼，馬亦戰慄不能起。方欲轉覓來徑，忽巖下有聲曰：「夜深道險，諸君前途恐有不便，盍就此少息耶？」孝廉卻步回顧，視蹲虎之旁，一人立焉，軀幹修偉，虬髯若戟。孝廉疑為仙，則趨前曰：「仙師，仙師！」其人笑曰：「我亦人耳，何仙為！」足蹴虎曰：「荷奴為客先導。」虎徐起，鼻嗅主衣，若貓犬

[illegible]，乃揣尾行，與人相一孝廉從之。兩人皆[illegible]，[illegible]起，與人[illegible]孝廉曰：「聽之，明晨來收可也。」從山石中行，可半里，有茅屋三楹，烹芋栗餉客。二孝廉皆飢乏甚，飽啖之，有餘味。主人自言：「孫姓，名爾異，故山 中人也。幼年行獵山中，嘗得虎雛，抱以歸，畜而弄之，名曰荷奴。已而虎長，竟馴狎如家畜。一歲，家病疫，父母皆死，一身孑然，與虎為伴。時伶仃孤苦，負債 尤纍纍。族兄某，亦一債主也。所欠纔十數千，而迫脅甚至，父母故衣數襲，欲取以償宿逋。念此為先人遺物，不忍予，因相爭奪。族兄怒，挾十數人來，將痛毆 之。虎臥屋後，忽大吼而出前，爪搏族兄，裂之，血流滂沱，眾驚散。己身不得已，隱此山中，賴虎每日搏獸供之，得自給。終日在荒山中，樵夫而外，不見一人， 數年於茲矣。」孝廉問其地，乃歧入陸渾山中也。明晨，孝廉去，以問山下人，則昔年果有此人此事，但入山數年後，不復聞消息，不謂其尚存也。孝廉試歸，過山 下，再問之，山下人則曰：「曾訪數次，杳無蹤跡，疑其得道矣。」

蔣叔南搏狗頭虎

溫州雁蕩山產一獸，全身為虎形，頭 略小，類狗，人呼之曰狗頭虎。威猛不及真虎，而凶狠過之。喜搏食牛羊，牧者常戒備。狗頭虎見人眾，亦無懼，且往往被其傷害。淨名寺門臨吉星溪，溪有橋曰吉 星橋。橋之南有牆，高丈許，直對岸之山下，牆以內竹木錯雜。蔣叔南嘗讀書於寺，某年春，一日午飯後，倚欄縱眺，瞥見隔溪竹林中有一獸，狗頭虎也，黃毛蒙 茸，止於林中，搏一羊，吮血嚼肉，呼同侶共觀。時有周某欲擊之，謂若能獲得，作下酒物，豈不大快。蔣與同侶五人乃各携堅木棍以出。蔣力較諸人強，遂繞道伏 於橋之南端牆側，蓋預知其必向此而行也。周率三人出大門，大聲發喊以赫之。虎乃棄殘羊向橋而奔，蔣舉棍突起，擊中其耳府。耳府鼻觀為獸之要害，最易受傷之 處也。虎大吼，回身躍牆出，超過四丈餘地。五人亦大喊追之。虎沿溪狂奔，溪中白石纍纍，有粗如杯者，大如碗者，被虎爪打擊，若彈丸之出於礮口，嗚嗚四射。適一老人肩物止路旁，警告蔣曰：「君等無火器，欲與之搏乎？」五人聞言大懾，勇遂頓減，為之木立。虎漸奔漸緩，向溪東十井阬而去。至阬口，頻頻回顧，其目 光炯炯，雖距離較遠，尚極可怖也。

金香國殺狗頭虎

金香國家雁山東內谷之芳垟村，其豚柵旁有柚樹一，大可合抱，倚牆 而植，與牆相距僅尺許。一夜，有狗頭虎經牆外，聞豕鳴，即自牆外躍入，正落於柚與牆之空中。牆以亂石砌之，厚數尺。虎腹部柔軟，樹又上銳下豐，四足懸空， 漸漸擠下，至不能動。翌晨，為香圃之僕所見，虎目突口張，涎沫紛垂，尚掙扎思出，惟絕未號

吼，並罹網犬所圍也。旋果來取偕帙，手殺之。

焚斃三虎

雁蕩山西內谷能仁寺之前山，有坑，甚僻靜，曰鴉盤坑，人跡罕至，樹木陰森。坑畔有一岩，狀如覆鐘，土人曰鐘岩。其下有穴口，高約二尺餘，向為獸類窟宅。 宣統庚戌冬，有芙蓉村人包某，結伴十餘人至坑樵採，遙見鐘岩口血肉狼藉，羊豕毛骨堆積甚多，心竊異焉。行近窺之，見一母虎及二乳虎盤於穴中，方酣睡。包等睹狀，驚喜，以為能捕虎，則所值殊鉅，愈於採樵所得千萬也。急招同伴移巨石塞穴口，口不甚高，頃刻畢事。旋斫巨木及雜薪，圍鐘岩而焚之。自巳至未，火燄極 烈。虎被火炙，不能耐，大吼一聲，山谷皆震。已將鐘岩掀起，一躍而出。母虎以用力過猛，墜於坑底石上，折其脊。二虎子從後竄出，目為火薰灼，不能視，包某等急以樵具擊之，皆斃焉。舁回村中，鬻之，得三百金。

豹

豹產亞、非兩洲，似虎而小，毛黃褐色，背有黑色圓斑，俗稱金錢豹。行走迅速，捕食牛羊雞豕等物。其皮甚貴。

果下豹

果下馬、果下牛，人皆知之。惠州羅浮山巔有獸，小如獼猴，名果下豹。

藍狐、金貂

外興安嶺麓產藍狐、金貂。藍狐為最上品，金貂次之。藍狐毛潔白，毳毛作紺碧色，光潤柔緻。金貂色赭黃，蒙茸嬌軟，映於日光，微風吹颺，則金光閃目。然率為俄人販運，由西伯利亞轉載入歐，待價而沽。

狐

狐似犬而小，體瘦，頭尾皆長，以蹠行。性狡猾，穴居山野，盜食食物。生十四五年，皮可為裘。俗傳狐壽千年能祟人，妄也。

九尾狐

長白山有九尾狐，相傳其地即九尾狐產地之塗山也。

玄狐

玄狐，黑狐也，產奉天等處。色黑，毛暖，其皮為裏，價最貴。

飛狐

飛狐，形似狐，肉翅連四足及尾，能飛，但能下而不能上。產於口外密樹林中。陝西有飛狐嶺、飛狐口，當時蓋以物產得名也。《續博物志》謂之飛生。

狸

狸，狐屬，與貍之為貓屬者異。全身黑褐色，背有灰色斑紋，口突出，尾粗而長，四肢甚短，似狐。惟狐身瘦而長，狸身肥而短，蓋以此為別也。

三足獸

長白山有三足獸，形如狸。前二足，後一足，行即跳躍。善食倒根草。

貂

貂，亦稱鼬鼠，大如獺，尾粗，毛長寸許，色黃或紫黑。產北寒帶之地，三姓、琿春、寧古塔等處山林多有之，獵者每於雪天覓跡逐捕。皮極輕暖，甚珍貴。

銀貂

長白山有銀貂，毛純白，長三寸餘，暖勝紫貂。

猞猁孫

猞猁孫，亦作失利孫，《明一統志》則謂之曰土豹。狀如貍而耳

[illegible]皆有之。體輕能升木，滿洲語謂之威呼肯孤爾孤，譯言輕獸，即《廣輿記》所稱天鼠也。至青海所產者，則略大，齒尖，爪不露而銳，能猱升，食鳥雛，毛細長，灰褐色。毛根紅者為上，灰色者次之，根白者又次之。

旱獺

旱獺，形狀略似獺而不入水，好穴居，東三省及青海之北柴達木多產之。宣統辛亥，東三省大疫，開萬國防疫會於奉天，認旱獺為傳疫之源。會員察驗，以為旱獺所生之蚤，能傳染腺百斯篤、肺百斯篤之病。

山獺

山獺，性淫毒，粵東山中有之。牝獸皆避去，無偶，則抱木而枯。骨能解藥箭毒。

水獺

水獺，長二三尺，毛色青黑，尾尖長如錐，四足短，趾間有蹼，穴居河岸池沼之旁。夜出食魚，惟飲其血而不食肉，與鼬之於雞同。

象

象為陸產之最大者，身長至一丈二尺，高稱之，鼻長八尺許，形如圓筒，屈伸自在。食物時，皆以鼻送之於口。鼻端小塊突起如人指，故能拾至微之物。上齒六，上顎二門齒極長，突出口外，為用甚廣。力強，性溫順。產於印度及非洲等熱帶地，我國亦有之，蓋皆自他處移來者。京師象房之象，至六月，輒出而浴於河。康熙時，朱竹垞嘗觀之，紀以《水龍吟》詞，詞云：「涼波曉色城西路，趁著熱風猶未。引來舞隊，依稀昔日，黃門鼓吹。垂鼻轔囷，旋渦遠近，欲沈還起。看雲旗搖處，更番催去，偏會得蠻奴意。來岸人家此際，步踟躕紫騮難繫。疏簾隱隱，輕容小袖，笑聲齊指。赤日徐高，黃塵又徧，鈿車流水。剩白頭宮監，相攜柳下，說前朝事。」

狍子

犯[illegible]，產於無能注厥注厥之來偶，性怨毒，長嗥，另只自足。來偶山中人寢其皮而食其肉。所食為苓麥、黑 豆、小米飯，飲清水。其價，每隻可售江錢一百五十吊，肉每斤可售江錢二吊，皮每張可售五十吊。然與《山海經》之所謂狍鴞者不同。《山海經》云：「鉤吾之山 有獸焉，羊身人面，目在腋下，虎齒人爪，音如嬰兒，名曰狍鴞，能食人。」

馬

馬，能負重行遠者也。頭頸長而有鬣，蹄極堅壯，僅有一趾。其齒有乳齒、永久齒，形態隨年齡而異，故相馬必先齒。種類甚多，古人以其毛色各別為專名。吾國產馬之地，以蒙古、新疆為最著。

內蒙多良馬，烏珠穆沁旗之佳者，每匹價值數百金，尋常者亦須六七十金。四子王旗之馬，佳者不及百金，劣者僅十餘金。東盟馬市甚盛，西盟無馬市，須向內地求估。

內蒙馬之遊牝期，多在立秋後十餘日內，年一度，產馬年一次，或三年二次。馬孕時，牧人不加滋衛，產時不為調養，即病亦不加療治。

多倫達哩、岡崖等處，向為內蒙產馬最盛之地。且軍備所用之伊犁馬種，雖極高大，然實不及內蒙所產之體格較小者為良。

青海之馬，高大雄駿而首略小，有鬣長垂地者。凡內地馬，必釘鐵掌以護趾甲。甘肅多平野，馬僅釘前二蹄，而不必釘後蹄，以前蹄步重而後蹄輕，蓋馬種愈西，趾甲愈堅也。青海馬種，蹄甲更堅，行走草地，四蹄無傷，故無庸釘掌，而行速負重，他產鮮出其右，惟性頗猛劣，馭之宜得其法。

青海又有野馬，身小，善奔逸，能越溝，識泉脈，覓水者視蹄涔，掘之，泉見焉。行沙漠中遇風，群伏，埋鼻沙中以護之。獵人誘之入柵，跳擲奔蹴，數日不食而倒。其產於阿爾泰山者，蒙人名之曰塔奇。

某獸醫謂常人每觀馬齒，以斷其年齡，非至善之法也。蓋馬逾八歲，即不更生齒，而術窮矣。然齒既長足，下眼皮上側漸顯皺紋，其紋與年俱增。故八歲以上之馬，須先觀其齒，再察眼皮皺紋，則可斷定年齡，歷歷不爽矣。

青馬

青馬之種，自海中來，性最良。

馬寶

馬寶，為馬腹所生者，如牛黃、猴棗之類。真者難得。相傳主治一切惡瘡及癲癇，醫書謂之鮓，質堅，似石而光瑩，色雜紅黃藍白，大小不一，如卵如栗。大者一枚，或至三五七枚，或十數枚。

蒙古人持咒將鮓入水中，能祈雨立降。咸豐時，有見其大如西瓜者，皮白而黃，青花纏繞，重五十餘兩。偶墜地碎縫，搖之各各有聲。刮破處入藥，甚效。山陽常有之，然歲僅一二枚。

李宗望得馬寶

同治時，鴛湖李宗望宦遊蜀中，有往來西藏之賈人某畜一老馬，拳毛捲雪，七尺昂藏，日負重二百餘斤，自藏至蜀，計程萬餘里，雖崔嵬屢涉，而未賦虺隤。後忽無故自斃，賈疑而剖之，竟於其腹中得一石，約重五十兩，螺紋旋結，有類雲母。李見而異之，購以重價。當始得時，盛諸水盆，發泡如湯沸，經年始已。入夜則映月生光。形微圓而色白如粉，刮之甚堅，即馬寶也。

禮烈親王蓄克勒

禮烈親王，太宗兄也。天聰時，薩爾滸山之戰，殲明兵四十萬，王功尤多。他如葉赫、烏拉諸部眾受降伐畔，亦復靡役不從。王所乘馬，名克勒，滿話稱棗騮馬阜青駿尾者也。高七尺，長丈咫，腹下旋毛如鱗，識者謂之龍種。每聞鼓鼙聲，輒矯首歎鬣，摧陷當衝。嘗病蹄，自跑地出泉，洗創即癒，軍中呼曰聖水。舊有圖，藏禮親王府。

年羹堯蓄連錢

年羹堯好馳馬，而苦無駿足。有客牽瘦馬詣年求售，年哂之，客曰：「公何哂也？」因以錢置馬腹下，令年俯身就拾之，而馬不驚。年奇焉，酬以重金。客不受，曰：「此馬助公立殊勳，非阿堵物所能致也，望善視之。馬不死，公不敗。」語畢，飄然徑去。後年轉戰數省，皆賴此焉。征藏日，為藏人所暗殺，一慟幾絕。未幾，竟被逮。年得此馬，喜甚，名之曰連錢。

俞賢蓄老馬

出出量多可感受撫慰的，有千前真白，所來為，國六十矣，白其大兄至賢，歷數十年，大小經數百戰，而驍騰如故。不食生芻，日需豆糜三升，酒五合耳。能通人語，高下疾徐，東西南北，語之，無不如意。夭壩之戰，馳險阨，犯瘴癘，芻糧久絕，獨此馬不困而益壯。

海蘭察盜馬

超勇公海蘭察從征西域、金川、臺灣，有戰功。值內廷時，與蒙古巴林郡王巴圖相善，二人皆有駿驥。扈蹕木蘭，巴欲以己馬易海騎，不許，巴曰：「余當夜使人 盜去，勿瞋也。」海笑應之曰：「大佳。」及夕，巴果使人往竊，見駿馬獨立齕草，因潛捕之。詎土窟中一健夫執馬韁伏其中，大呼曰：「寄語汝王，吾公行當竊王馬矣。」蓋海豫為之備也。使者歸告，王命嚴防之。夜半，忽聞帳外大呼盜馬者乘馬遁矣。俄萬帳齊呼捉賊，如山岳崩勢，巴馬皆驚逸出棧。及追轉，而名駿已失。 蓋海潛至巴帳後，使從者群呼，及防者出視，而海乘馬行矣。翌夕相見，歡飲，巴深服其智，卒以馬贈之。

馬被烹

道光時，浙江撫標營有馬雄劣，不受羈，久乃少馴。撫軍出，或乘以從，馬忽人立，掀其人仆地，前突鹵簿，絕跡而馳。撫軍驚，遽命烹之。四足有龍鱗，蓋殊種也。

毘陵驛馬

客有善相馬者，告劉葆真太史可毅曰：「毘陵驛之當孔道也，羽檄急，則雲陽、錫山南北三百里，吾驛樞其中，蹄聲、鐸聲、箠聲迕交衢，晝夜不絕。驛置馬，故 無弗良也。江陰金逸亭部卒善畜馬，過武進，貨之驛者，一帖耳曳尾，足塗泥，寖下矣，而曰：『是嘗陷於賊，沈於淵，摧於鋒刃者，固百戰餘也。』而廄故所畜 者，闌筋豎面，雄健出馬上。而馬又不任施羈靮，蹄齧乘者，與踣。而時或風厲霜肅，林木瑟瑟下，則又仰首嗚嗚嘶，足奮躑地，絕轡，騰躍飈忽，若鷹隼追弗得， 而他馬則馴伏櫪下。方是時，相馬者等定他馬，此下之。而廄卒以馬弗良，益益他馬芻，他馬益壯，益善走，而馬亦益老。」

逸亭從李勇毅公百戰蘄、 黃、潛、太、舒、桐間，折西，規德安、隨州，北解南陽圍，復東下，統防休寧。軍畜名馬，多能絕塵馳，戰輒陷陳，奔突矛彈，望景不可見。葆真曰：「若客言， 馬固甚凡也。」客則又曰：「馬既老，部卒以他事再至，見馬曰：『是憊至

此邪？昔陷於賊，死於淵，推於鋒刃，而[illegible]寧其死於賊淵鋒刃，猶 有令名焉，而顧鬱鬱久居此耶？』馬似聞言悲，卒去，不食死。廄卒剖馬革，則腹脅隱旋作龍鱗文，驚報相馬者，至，大言曰：『予固言馬之良也，而駑視以死！』乃埋馬於驛之陰。」

驢

驢體小於馬，耳頰皆長，其毛夏為黃色，冬為褐色、鼠色，背之中央有黑線一，自鬣直達至尾。性溫順，能負物。

槽子驢

山左岱麓道中，有賃驢代步者，言明交半價，或竟不交價，則任客騎之而去，不以人隨，多則百許里，近則十數里，不虞歧途他遁也。客不識途，則任驢自行，至 其地，屹然止，雖力鞭之，不動矣。自有人牽之去，視籠口紐繫，即知欠價幾何，客不能遁欺也。號槽子驢。此亦練習之熟所致耳。

騾

騾，本作贏，驢馬相合而生者，吾國產生最多。馬牝驢牡，則體格強健，能任力役，驢牝馬牡反是。此獸之精子不成熟，故不能傳種。

蒙古人之所謂七刻貪者，野騾也。色黃，善奔，能知泉之所在。身極肥，權之，重可數百斤。耳至長。蒙人謂耳為奇勤，故必以奇勤名之。

豕

豕，俗謂之豬，本為野豬之變種，體肥滿，鼻長尾短，每輾轉污泥中，以冷其身體。歲產子二次，每次至十餘頭，故繁殖甚速，為肉食之常品，惟消化較牛肉等為遲。其脂肪可入藥，並為製石鹼及蠟之原料。

青海之豕，有黑白二色，皆內地種，隨處可畜。漢人所居土舍，樹高柵為樓，下養牲畜，必有豕圈。蒙番飼之者，不敢縱之野，以有猛獸為害也。

猪獾

豬獾，一名貒，狀似豬而喙尖，足尾皆短，前肢有銳爪，便於掘地，毛黃褐色，脊有黑毛一道。體肥行鈍，性敏捷，穴土而居，故常為隄岸之害。夜出捕食小動物及果實之屬。

橫寬獸

長白山有橫寬獸，狀如豕，前身白，後身黑，首尾甚小，身長六尺餘，寬丈餘，毛軟如綿而暖。

野豬

野豬為家豬之原種，可食。腳長腹小，皮膚生粗毛，全體黑褐。牡者犬齒強大，向上彎曲，鋒利無倫。棲息山野，春夏之際，夜出山麓，掘食芋類，至冬穴居。肉味頗美。

吉林多深林，猛獸恆跧伏其中，然熊虎雖猛，尚不及野豬之為害。野豬皮毛凝脂及草葉，矢彈不能入。巨齒露唇外利於鋒刃。且知合群，出則十百成行，大者環外，夾小者於中，虎不敢與大者抗，惟尾之隨行，伺隙攫小者去。冬日山積冰雪，野豬不得食則偕出，人皆畏之。

豪豬

豪豬亦稱箭豬，產於廣西及印度、非洲等處。頭齒皆如兔，以草為食，體肥。全身生棘毛，尖銳如針，其端色白，長者至尺許，向後，舊作婦女之首飾，怒則立如矢。然性馴良，《山海經》之所謂豪彘者是也。

跳兔

跳兔產沙漠，前足僅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

沁達罕

沁達罕，兔類也，形倍大，肉鮮潔。春夏時，毛色與兔略同，至秋

不令傷，為日如旨。產於其女之來約爾所。

犬貓同牢而食

張惠生家畜一犬一貓，犬為泰西小種，矮足拳毛，僅比巨貓，而性甚馴擾，善解主人意。一日，貓與犬同乳並育，而貓忽死，幼貓日夜叫嗥。犬聞，時來視之，意似大不忍者。因哺子之餘，兼哺數貓。久益狎，數月以後，毛澤豐潤，貓犬遂同牢而食。犬亦愛之，無異於己子。

犬

犬，家畜也，輕猛好鬬，視覺、聽覺、嗅覺皆銳敏，雖臥易醒，故善守夜。又能蹤跡禽獸，以助田獵。

犬之小者曰狗，俗每混之。

世界最珍貴之狗，實推吾國京師所產。有六種，一曰京師狗，二曰哈叭狗，三曰周周狗，四曰小種狗，五曰頂毛狗，六曰小獅狗。尤以京師狗、哈叭狗、小獅狗三 種為最上，價至昂，西人尤酷愛而購之，其價每頭自銀幣七八百圓至銀幣四千圓。京師狗之所以可貴者，以毛色形狀皆相稱，耳大而短，鼻凹而孔上仰，腿短而彎，行時周身擺動，腿作鍵形，毛色花紋均勻。其成為此種種特殊形狀者，由於天生者僅耳大、面大、身矮數項耳，餘如鼻之凹、鼻孔之上仰、面之短，皆由人工造成。 京師畜狗者於其初生後，人即以手日揉其面部使短，以指日按其鼻之中間使凹，以極淺之盆為飼餧之具。生二三月後，以人牙將尾唆去一半，並抽去其筋，面即不復 長矣。至於毛色之勻淨，則歷選毛色勻淨之牝牡使交，經多次選擇，傳種之後，毛色亦愈勻淨矣。又於牝狗有孕時，其臥室壁上四周，悉精繪毛色勻淨之狗，使之日 夜睇視，則所生之狗，毛色自不至駁雜矣。京師養狗之專門家，為太監及旗人。然西人之購哈叭狗，佳者至外國，則所生之仔，其種立變，鼻不凹，鼻孔不上仰，腿 直而面長矣。

內蒙之犬大如犢，而性猛，鳴聲如牛，俗呼為撻子狗。漢商多畜之，日中鎖以鐵練，晚放之，使守門戶，盜賊多不敢近。

青海之犬有二種，一獵犬，性極馴，善捕狐兔及野鼠。一家犬，巨者大於驢，能追及豺狼噬殺之，狐兔聞其聲即遁。

蒙番牲畜貴於人，犬尤為眾畜之主，至有以羊二三十頭不能易一犬者。每帳必畜數頭，帳外插木樁，用鐵練繫其一。人行近，必遙呼帳中人前引而後入，不得揭帳 後而進，以犯其忌。每晨放牛羊群，

[illegible]望，無停趾，遇行道者輒狂吠，使主人有所防。野番驅牛羊，犬能嚙其衣，使墮馬，機警猛捷，雖數勇夫不能禦。歸則臥於牛羊之旁，頃刻不離，與牛羊相依為命，實為游牧不可缺少之物。凡築舍以居者，屋頂平如露臺，門外 所繫之犬，夜放之，登屋而嗥焉。嘗有人得其牝牡各一，日飼以番產青稞、羊脯，兼常犬數倍之食料。其毛長二三寸，厚煖勝狼皮，亦皮毛品之美者，俗名西狗皮。

哈叭狗

哈叭狗，俗名獅子狗，亦作獬八狗，蓋始於明萬曆時。神宮監掌印太監杜用養小獬八小狗最為珍愛也。孝欽后絕愛之。

鞋狗

光緒庚辛間，西人有自京至滬者，攜鞋狗三隻求售，索價百金，云得之宮中。此蓋以人工為之，法取普通哈叭狗攙硃砂於飯中以飼之，則所生者必小於常狗。又飼之如其母，所生者必更小。比至三四，小僅如鞋，售諸宮中，可得重價。

拂菻狗

拂菻狗，較常狗倍小，今為京師土產。

海狗

海狗出東海及寧古塔，土人跳冰而取之。

狗性惡棒

鄉村每多兇惡之狗，見有行人，輒狺狺狂吠。近有效歐俗攜杖以行者，然仍群起狂吠，蓋狗性固惡棒也。

狗寶

狗寶，生癩狗腹中，狀如白石，帶青色，其理層疊，為難得之物，舊以入藥。

造獵犬

寧、紹等處有改家犬為獵犬者，法於犬生五六月，即閉之木籠中，取野獸糞堆籠下，焚之。犬得熱，必大嗥叫，少頃，熱減煙升，犬必細嗅其氣。如是數次，縱犬入山，犬聞氣若前狀，亦必大嗥叫，則為獵犬矣。

犬寄詩

納蘭峻德嘗寓盤山天成寺，與水菴僧然西以詩往還，繫於小犬之項。有詩云：「相望一峰隔，相呼恐不聞。寄詩憑小犬，好去度深雲。」僧答詩有「昔有鴻傳信，今憑犬寄詩」句。此為吾國人利用犬之僅見者。以黃耳為奚奴，其事甚雅。峻德，乾隆丙辰嘗舉宏博。有女弟曰筠德，工詩。其兄即成德也。

金冬心蓄犬

金冬心嘗畜一犬，曰阿鵲，每食，必於銀盤中飼以肉臠。阿鵲死，作詩哭之，甚哀。

犬友

李逸園僦高氏宅，與方望之同居，各畜一牡犬。李之犬曰龍，方之犬曰虎，食必共，寢亦偕，若良友然。逾三四載，方設帳於鄉，攜眷往。臘垂盡，方省李，虎尾之來。龍方臥大門外，遙見虎至，頓起趨；掉尾迎，即奔詣廚下，伺庖丁出，立啣几上肉，走往飼虎。入夜，與虎交頸臥。翌日，虎隨方歸，龍乃預伺其旁，頻曳虎尾狂踊，意似挽留狀，盤旋良久。且走詣河干，龍掉尾不已，聲嗥嗥然，如怨如慕，虎亦躑躅焉。既登舟，虎反顧，龍亦目送。頃艤岸登陸，兩兩隔溪而蹲，目注神凝，留顧未已。久之，長吠數聲而別。

犬知音

勾吳孫方伯藩，家畜一犬，聞絃歌聲，輒搖尾至，坐於彈者之側，側耳傾聽，聲喑喑然，似遙相應和狀，叱之不去。曲終自退，聞聲則又來，家人呼之為知音犬。

犬捕鼠

同治癸酉，寧波江北岸裕順洋行有西犬如獒，異常神駿，且能捕鼠，日夕所獲，不下十數。

狗荒

光緒時，譚文卿制軍鍾麟撫浙，其署中廚房所有治具，率多狼藉。蓋有外來之狗，大肆咀嚼，紛紛而至，一日無慮百餘頭，驅之不去，狺狺聲徹於戶牖。譚恚甚，命捕之，悉納檻車中，屬中軍押海寧州，蓋援遣戍之條也。其處沙田萬畝，人煙寥寂，土人以種棉花，植靛為生。狗穴居野處，自相配偶。越一年，蕃養孳息，縱橫徧地，不能得食，則囓種植之物，根株立盡。土人怒，耰鋤雨下，狗皆四散，少焉復合。土人具稟海寧州，以狗荒報，州官某據實申詳。譚仍命中軍統營兵一哨，多 携火器，迎頭痛勦。中軍抵其處，可二十日，始一律肅清，略無類，奏凱而歸。

犬報皮匠仇

甘泉邵伯埭有巡檢，署有犬， 極靈異。同治丁卯，沈蘭洲權巡檢事。戊辰，瓜代期滿，韓振之代之。當韓履新時，寓於外，諏吉接印，未入署也。沈謂韓曰：「犬其來乎？」曰：「來矣。」蓋此 犬隨印而行，歷任皆然。一日，犬戲於市之皮匠鋪，匠以刀誤傷其足，血淋淋然，返署升堂，直入內室，似覓官之所在者。韓見其狀，急喚查究。犬復奔出署門，數 數顧，似招人意。因遣役尾之，至皮匠鋪，犬獨向匠嗷嗷。既，遂伏地不起。役嗾之歸，弗聽，詢悉其詞，乃負之歸，並拘皮匠去。及堂訊時，犬忽大肆咆哮，狂噬不已。韓乃申飭匠之不合刀傷其足，令具結，犬乃搖尾而去。

孝欽后蓄海獺

孝欽后自光緒辛丑回鑾後，懲排外之禍，深欲 結好於駐華各使，乃召見其夫人，饋貽甚厚，蓋自以為羈縻有術也。孝欽習聞外國女子喜畜狗，一日，見某使夫人，謂之曰：「聞西人多喜畜狗，朕亦素喜之。」某 夫人笑而答曰：「太后如喜此，某有一黑狗，乃意大利產，當進獻。」翌日，遂以狗進，孝欽為之命名曰海獺。自此每見各國公使夫人，無不以海獺自隨矣。

叢狗頭司狗

袁蔚廷內閣世凱初督直時，其太夫人猶在堂也。太夫人愛狗，故署中所蓄者多。叢金桂司其事，人呼之曰叢狗頭。

竹狗

竹狗，似狗而大，毛深溫厚，色鮮麗，尾有長毛，善走。皮可為裘，似狐而質稍重。

狗獾

狗獾，似狗而小，體肥，尖喙，矮足，短尾，毛深褐色。性與豬獾同，惟毛較美，可為裘領裀褥。

貓

貓，俗作貓，面圓齒銳，舌有細刺甚多。蹠附肉塊，藏銳爪於內，隨時伸縮，行則以肉塊著地，故足音甚輕。眼之調節機甚發達，瞳孔大小，隨光線強弱而變，晝間日光強烈，細如絲，旦暮正圓，夜能視物。善捕鼠。四川簡州所產，有四耳者。

粵人相貓法

粵人相貓法，惟以提其耳而四腳與尾即縮上者為優，否則庸劣。湘潭張博齋以文謂擲貓於牆壁，貓之四爪能堅握牆壁而不脫者，為最上品。

張七善相貓

嘉應州張七善相貓，嘗蓄雌貓數頭，每生小貓，人皆不惜重資爭買之，知其種佳也。七言黑貓眼須青，黃貓眼須赤，花白貓眼須白，若眼底老裂有冰紋者，威嚴必重，蓋其神定耳。又言貓重頸骨，若寬至三指者，能捕鼠不倦，且長壽，其眼有青光爪有腥氣者尤良。

貓交

凡貓交，必春貓遇春貓，冬貓遇冬貓始交，夏秋之貓亦然，否則雖強之，不合也。交之時，常於春秋二季。其初交時，則牝牡相呼，雖遠，必尋聲而至，俗謂之叫 春。虎一生不再交，以虎陽有逆刺也，其痛楚在初。貓一歲僅再交，以貓陽有順刺也，其痛楚在終。餘畜之陽無刺，無痛楚，故其交無度。

貓成胎

貓成胎，有三月而產者，名奇窩；四月而產者，名偶窩。養至十二年為上壽，八年為中壽，四年為下壽，一二年者為夭。浙中以單胎者為貴，雙胎者為賤，一胎四子者曰擡轎貓，賤而無用。若四子斃其一二，則所存者亦佳，名為返貴。故貓胎以少為貴，有一龍二虎之說。

貓以臘月產者為佳，初夏名早蠶貓，亦善，秋次之，夏為劣，以其不耐寒，冬必向火也，曰煨灶貓。

貓坎分陰陽

貓坎分陰陽，雄貓則九七五，奇數也。九為上，七次之，五為下。雌貓則八六四，偶數也。八為上，六次之，四為下。但四坎者絕少，故雌者每佳而雄者多劣，皆五坎也。

貓以尾掉風

貓以尾掉風，截而短之，則不能掉，威狀大損。有養貓而故截短其尾者，殊失本真。

女貓

山東、河北人謂牝貓為女貓。

波斯貓

波斯貓極大，京師產之。

紫貓

紫貓，產西北口，視常貓為大，毛亦較長而色紫，土人以其皮為裘。

瞎貓守香菰

國、所出不僅昏狐者，恆有鼠憂之患，主人多用貓守之。公貓之受眼，縱之，叫遍山，以警鼠。貓既瞽而得食，即無所他之，惟有晝夜瞎叫而已。

顧橫波蓄烏員

合肥龔芝麓宗伯所寵顧橫波夫人媚，性愛貓，有名烏員者，日於花欄繡榻間，徘徊撫翫，珍重之意，逾於掌珠，飼以精餐嘉魚。一日，以過饜而斃，夫人惋悒累日，至輟膳。芝麓特以沉香斲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為之超度。

朱竹垞詠貓

朱竹垞嘗以《雪獅兒》詞和錢葆馥《詠貓》，詞云：「吳鹽幾兩，聘取貍奴，浴蠶時候。錦帶無痕，搦絮堆緜生就。詩人黃九，也不惜買魚穿柳。偏愛住戎葵石畔，牡丹花後。午夢初迴晴晝，斂雙睛乍豎，困眠還又。驚起藤墩，子母相持良久。鸚哥來否？惹幾度春閨停繡。重簾逗，便請爐邊叉手。」

吳世璠蓄三貓

吳世璠，三桂之子也，既敗，有三貓，為大軍之偏裨所得，頸有懸牌，一曰錦衣娘，一曰銀睡姑，一曰嘯碧煙，皆佳種也。

于文襄蓄沖霧豹

金壇于文襄公敏中所蓄貓，曰沖霧豹，極愛之，餐時侍案側，輒分旨甘以賜之。

戴珠淵愛貓

錢塘戴珠淵鹺尹廷熺愛貓，一日失之，成一詩，邀王素心、厲樊榭和之。詩云：「數卷殘書謹護持，銜蟬迎得浴蠶時。一宵拋卻藤墩去，便有梁間黠鼠知。繙經為伴夜燈餘，肯戀鄰家食有魚。葵莧閒園還憶否？秋風黃蜨影蘧蘧。」

女愛貓

[illegible]頭，並製小牀榻及繡錦帷帳以獻。孫平叔制軍有女孫，亦愛貓，督閩浙時，臺灣守令所獻，亦多美者。

鄒泰和檄捕貓

鄒泰和學士有愛貓癖，每宴客，必呼貓至，與食必均，曰：「毋相奪也。」嘗督學河南，按臨商邱畢，出署，失一貓，嚴檄縣官捕之。令苦其煩，乃用印文詳報云：「卑職遣幹役四人挨家搜捕，至今逾限，憲貓不得。」

迎貓

蠶忌鼠，迎貓以辟之。宋陸遊詩曰「裹鹽迎得小貍奴」是也。嘉慶朝，富陽周芸皋廉訪凱有迎貓詩，詩曰：「元宵鬧燈火，蠶孃作糜粥。將蠶先逐鼠，背人載拜 祝。【《歲時記》正月十五日作粥，登屋上食之，咒曰：「登高糜，挾兒腦，欲來不來待我三蠶老。」蓋為蠶逐鼠也。】裹鹽聘貍奴，加以筆一束。【杭俗聘貓加 筆，借逼鼠意。】爾鼠雖有牙，不敢穿我屋。」

典庫蓄焦腳虎

道光乙酉，瀏陽馬家沖某家貓產四子，一焦其足。彌月喪其 三，而焦足者獨存，形色俱劣，亦不捕鼠，常登屋，捕瓦雀咬之，時或縮頸於池邊，與蛙蝶相戲。主人嫉其癡懶，一日，攜至縣，適典庫某見之，駭曰：「此焦腳虎 也。」試升之屋檐，三足俱伸，惟焦足抓定，久不動。旋擲之牆間，亦如之。市以錢二十緡，其人喜甚。先是，典庫固多貓，自此群貓皆廢，十餘年不聞鼠聲。人服 其相貓，謂得諸牝牡驪黃外也。

佳貓能鎮三五家

王玥亭少尹寶琛初尉平遠時，寓多鼠，乃於民家索得一貓，捕之，鼠患遂靖。此貓甚靈馴戀舊，時視其故主。旋遷入署，仍不忘原寓及故主之家，往復遍歷，三處往來，鼠耗皆絕。俗謂佳貓能鎮三五家，洵不誣也。

劉少塗蓄老貓

[illegible]
毵，形如獅。方存之云：「此異種也，不易得。」養之年餘，日夕在旁，鼠耗寂然。一日，天未明，貓忽至牀，大吼數聲去，已而死，蓋訣別也。

自蓮蓄喉珠腹鏡之貓

潮陽縣文照堂僧自蓮有小貓一，尾稍屈，如麒麟尾，色純黑，惟喉間有一點白毛如豆，腹下有一片白毛如小鏡。此為相貓經所未載，黃鶴樓謂可稱之曰喉珠腹鏡。

陶文伯蓄負印拖槍之貓

陶文伯家蓄白貓，其尾獨黑，背有一團，黑色，額則無，是可稱負印拖槍也。肥大，重可七八斤。性靈而馴，每縛置案側，偶肆叫跳，鞭以竹梢，亟趨避，或俛首帖伏。其常時雖以杖懼之，略無懼色。

黃鶴樓飲貓以酒

貓之飲酒，黃鶴樓曾試之，惟謂不可驟飲以盃，須蘸抹其嘴。貓舔有滋味，則不驚逸。及十餘巡，輒醺醺也。

貓吸鴉片煙

貓之吸鴉片煙，張小涓曾試之。小涓為浙中縣尉，僑寓溫州，有貓數頭，慣登煙榻，小涓常含煙噴之，貓皆能以鼻迎　。久之，狀如醉。每開燈，輒至，斂具，則去。於是人皆謂張小涓家貓亦有煙癖，聞者莫不粲然。

黃伯山蓄孝貓

黃伯山大令柬之宰揭陽日，嘗於番舶購得一貓，毛潔白如雪，長寸許，粵人稱為孝貓，蓄之不祥。然伯山升同知，擢知府，此貓固猶在也。謂之孝貓者，俗稱持喪服者為穿孝，貓毛純白，故有是稱。

吳雲帆蓄貓

[illegible]斤。

黃虎巖蓄印星貓

鉅鹿令黃虎巖有印星貓一雙，不善捕鼠，然署中鼠耗亦為之肅清。

貓與蛇鬬

貓與蛇鬬，俗稱龍虎鬬。山陰張冶園嘗見貓蛇鬬於屋背，蛇敗，穿瓦罅下遁。適屋下有人見之，以鋤揮為兩段，上段飛去，已而結成翻唇肉疤，大如碟。一日，斷 蛇者晝臥於牀，蛇穿其帳頂，欲下囓之，以肉疤格擱。貓適見之，登牀猛喊。其人驚醒，見蛇，懼而避之，幸未遭噬。人謂蛇知報冤，貓知衛主也。

貓有三足

電白縣水東鎮有僑居之浙人楊某，蓄一貓，而三足，後一足短軟，不具其形。眼一黃一白，俗呼日月眼。甚瘦小，聲亦細，鼠聞聲輒避。見狗，即登其背，齕其耳，狗亦畏之。

胡光林蓄獅貓

獅貓以京師為多，狀如獅，故得此名，有金鉤挂玉瓶、雪中送炭、烏雲蓋雪、鞭打繡毬等百餘種，純白者不多見。柔毛有長四五寸者。兩眼必以異色為貴，名雌雄眼，都人嘗以之與獅狗並稱。

獅貓之眼有一金一銀者。胡光林守鎮江，嘗蓄雌雄一雙，眼色皆同。黃鶴樓少居其署中，嘗親見之。

白大取宮中獅貓

歷朝宮禁卿相家，多蓄獅貓。咸豐辛亥五月，太監白三喜使其猶子曰大者，進宮取獅貓，遂獲咎，並以他事釀案奏辦。

陳錦帆蓄天目貓

陳錦帆廣文蓄貓一，曰天目貓，蓋得之於餘杭天目山也。錦帆出，

貓輒從，歸則依依膝下，若勢[illegible]然，非捕鼠不離側也。

丁仲文分貓為三等

番禺丁仲文孝廉杰嘗分貓為三等，皆立美名，如純黃者曰金絲虎，曰戛金鍾，曰大滴金；純白者曰尺玉，曰宵飛練；純黑者曰烏雲豹，曰嘯鐵；花斑者曰吼彩霞，曰滾地錦，曰躍玳，曰草上霜，曰雪地金錢．其貍駮者，則有雪地、筍斑黃、粉青諸名。

半閹貓

丁仲文嘗云：「雄貓必閹，殺其雄氣，化剛為柔，日見肥善。」時俗又有半閹貓，僅去內腎一邊，其雄氣未盡消亡，則更剛柔得中。

悟一蓄兜率貓

貓性不等，有雄桀不馴者，有和柔善媚者，有散逸喜走者，有依守不離者。大抵雄貓未閹，及大貓初至，難於籠絡，故蓄貓必以小，必以雌也。妙果寺僧悟一嘗謂貓之喃喃依戀不離蓮座者，為兜率貓；又為歸佛貓。

黃薰仁蓄斑奴

嘉應黃薰仁嘗得一金銀眼之貓，花紋雜出，貌惡而性馴，善捕鼠。進門未幾，鼠絕跡。因呼之曰斑奴。惜未半年，遽死，蓋以久縛故耳。佳貓多懼其逸，與其縛而損其筋骨，不如以大籠籠之也。

周藕農蓄一錠墨

周藕農令河南時，署蓄貓一，曰一錠墨，狀其色黑也。

惠潮嘉道署多野貓

同治時，惠潮嘉道署多野貓，夜深輒出，雙目有光，望之如螢火。蓋失主之貓，吸月飲露，久漸成精，故上下牆屋，矯捷如飛，夏月海鷺來時，能上樹捕食。署園所蓄孔雀，時被囓斃，自此野貓輒不復來。或謂孔雀血最毒，貓殆飲此，或戕其生也。

薛叔耘所居窗外有林，雛雀習飛其下。貓蔽身林間，突噬雀母，其雛四五噪而逐貓，每進益怒，貓奮攫之，不勝，反奔入室。雀母死，雛繞室啁啾，飛入室者三，越數日，猶望室而噪也。

貓為豰所食

平涼靜寧間有物如貓，首大色黃，人呼曰黃妖。家貓遇之，即隨之去，飲於河以滌其腸胃，至妖前，聽其食。妖以舌舐之，毛隨舐而落，磔食之。大興劉繼莊檢字 書，始知為豰。豰字，呼本切，烘入聲，犬屬，似豹而小。郭璞曰：「似鼬而大，腰以後黃，一多黃腰。」《漢書音義》曰：「豰，白狐子也。」

堤轔子

洛陽縣有堤轔子，產河中，狀如貓，色淡黃，毛長而堅，頭尖平，牙露唇外如象。穴於堤，以鯉為食。錐沙如空，鳧水極快。每決口，必成群結隊，力錐堤岸，即 有無數小孔，水汩汩而入，沙壅堤坍，田宅漂沒，人民悉為魚鱉。故堤兵見之，即驅之入水，或投以石，或填其穴。舟子見之，咸膜拜為神，投以食餌，否則舟底被 其所穿矣。

貓貍

貓貍，亦省稱貍，貓屬，頭圓尾大，毛黃黑相雜，有斑紋，頗類貓，故俗又稱野貓。性殘暴，食魚鼠等，且能竊取雞鶩。

香貍

香貍，貍屬，一名靈貓，毛黃黑色，似豹文，尾毛黑白相間，不甚分明。臍有香囊，能發香氣如麝，故又稱麝香貓。

九節貍

九節貍為貍之別種，毛黑白相間，眼金色，尾甚長，文有九節，能捕鼠。皮可為裘，毛可製筆。

玉面貍

玉面貍為貍之別種，即俗稱果子貍者是也。面白，尾似牛。常登樹，食果實。產浙江。捕鼠勝於貓，人亦蓄之。

貓豹子

青海人呼貍為貓豹子，色如貍，形似猞猁猻。能食家貓，捕兔鼠。皮亦可製裘。

貉

貉，亦作狢，似貍，銳頭尖鼻。性好睡，日伏夜出，捕食蟲類。毛色斑駮，其文上圓下方，質深厚溫滑，可為裘。

貀

貀，亦作豽，狀似貍，蒼黑色，無前兩足，能捕鼠，舊稱即膃肭獸。然貀陸居，膃肭獸水居，非一種也。

狀似斑貍之獸

粵漢鐵路之初建也，將至英德，其地之土脈固堅凝而無隙，役夫鋤地，忽有一穴，見有尾修喙尖，狀如斑貍，長可逾尺，一息尚存之獸，踡伏其中。出之，置於地，久之而起立矣。俄有叟道此，謂願放生，出重資以贖，籠之歸。

閩鼠

鼠類本至繁夥，然人家習見者，亦僅灰色、黑色一二種而已。閩鼠種類較多，或專食棗栗等果品而不肉食，或專啖肉類而不食果品。更有所謂香鼠者，與常鼠略 異，兩眼絕小，尾短而粗，有毫十數莖，氣直如麝，故以香鼠名之。閩人視如神明，謂人類所以得穀食，即由此鼠竊穀種於天上，人若犯之，罪當天譴，每見此鼠，輒焚香禮之。

耕地鼠

《爾雅》鼹鼠注云：「地中行者。」郭云：「地中行，鼠伯勞所化也。」一名犁鼠，謂起地若耕。有親見之者，見人則以首伏地而入，甚遽。俗云滾地豬者，殆耕地鼠也，第非必伯勞所作耳。

木蘭之地中，有鼠則土疏而墳，蓋鼠在土中穿突，土輒高起如塚也。

冰鼠

北部有冰鼠，可治小兒疳積，治箭鏃入肉。以其膽汁點眼，治目盲；點耳，治耳聾。其糞有清血之功用。若被貓犬所咬，以糞塗瘡口，亦有效。

野鼠

野鼠，漠北多有之，蒙古名曰鄂和托納，每取草實藏穴中以為食。

飛鼠

東三省之團頭山後，飛鼠頗多，即鼯也。體長七八寸，背暗褐色，腹白，尾長，密生長毛，前後兩肢間有膜，能飛行樹上。棲於深山，夜出求食，聲如小兒啼。

灰鼠

灰鼠，一名青鼠，深灰色，腹白，尾毛鬆而長性靈敏，善跳躍，吉林諸山有之。皮以製裘，灰白色者佳，灰黑次之。

鱗鼠

鱗鼠出順寧州屬之雲州，身有鱗甲，千百成群，殘食田苗，數年一出。

竹鼠

竹鼠，一名竹　，亦作竹，似家鼠而大，毛蒼色，尾極短，目細而長，前足不分趾爪，行極遲鈍。

尾鼠

長白山有尾鼠，身圓四寸，足走如飛，惟尾長於身數寸。

火鼠

長白山有火鼠，居冰山下小洞。

水鼠

水鼠，口吻尖小如鼩鼱，長四寸有奇，毛褐色，身扁，趾有蹼，至尾漸細長。穴居池沼河畔，時浮沈水中，以蝦蟹、昆蟲、魚類為食。

常履坦惡黠鼠

常安，字履坦，葉赫納蘭氏，滿洲人，官至浙江巡撫。一夕，方理公牘，漏下二十四刻，群鼠出穴，漸近人，促刺有聲，不知囓何物，心惡之。頃焉，聲益甚，投之，弗中，散而復聚。亟命小僮伺之，無得，頗恚。更密伺，亦無得。眾力怠，鼠益肆，鼠若恃其黠而人莫能制者。翌日，購一貍，畜之。夜，鼠闃然。越日，獲數鼠，聲始寂。越日，更獲數鼠，自此室中不復知有鼠矣。

益陽縣署多鼠

湖南益陽縣署多鼠，而不蓄貓，咸謂署有鼠王，不輕出，出則不利於官，且日給官糧以飼之。道光癸卯，雲南進士王森林令斯邑，邀蕭山倪豫甫偕往。倪所居之院甚宏敞，草木蓊翳，日過午，鼠自牆隙出，或戲或鬬，不可勝計，習見之不為怪也。一日，有大貓由屋簷下，伺而捕其巨者，相持良久，鼠力屈而斃。自此貓利其有獲而日至，乃積旬而鼠無一出者，後亦寂然。

鼠渡河

同治壬申六月，青山瀕河居民及舟中人之早起者，皆見有鼠由河之東岸而來。將及河畔，乃紛紛銜尾，魚貫而行，或數十，或百數，浮水而渡，至西岸，遂散。好事者追視之，則已不知所往矣。

黔有製煙之肆，於爐下置一籮，以洩煙氣，蓋熬製鴉片煙膏者也。同治時，經兵亂，肆閉。亂平，或就其肆重整故業，忽見爐下有奄奄待斃之鼠，不可勝數。乃知其曾受煙氣，失癮已久，故若垂斃也。

蝟

蝟，亦稱蝟鼠，與鼹鼠同類異種。穴土而居，晝伏夜出。體長尺許，甚肥，頭足皆小，全身有尖銳棘毛，由背筋作用，能攢起如矢，俗稱刺蝟。食田間害蟲，於農家有益。

邵位西員外懿辰有《詠蝟》詩曰：「追涼湖堧樹，意行不覺遠。地散月清陰，有物蹙在阪。大非豪豬獰，小異蛄斯蜿。厥名彙毛刺，腹似飲河鼴。天廚遺禁臠，蠢蠢踸緣苑。巨軀鼓脖肚，弱足步蜷蹇。有或蹋其膚，圜轉自閑梱。剛毛拒持挈，縛取待縢緄。豎穎何怒張，挫芒就束捆。捉歸用汲衽，閑置聊下鍵。百蟲美儇利，笑 爾形渾沌。屈前儕兔跧，內息類龜偃。居常穴土疏，出或蔽草尊。蠕動何闠陬，往往僕觸閫。徐趨劣免顛，庫伏稍得穩。畏人仍似鼠，警響輒蹜踠。嗛中病叟欬，虛 室入聽宛。深秋霣苞栗，俛拾看欲混。蒼然背毛磔，如眾矢集盾。持滿悉外鄉，攢鍼銳棘菀。有時翻仰臥，腹內赤婉婉。虎見驟吞噬，入咽忽偏反。還從虎腸出，以 虎作粻飯。小數敗山王，用意一何很！獨見辱於鵲，誘彼適自損。迅飛下啄肉，轉身嗟已晚。西家棗垂熟，上樹爪其本。搖落滿階庭，旋下以身輥。纍纍著體間，槃 跚負之返。竊瓜尤便巧，中黠貌特悃。俗云云有神，禮敬常縋綣。謂尸貨貝權，瞥見默祈懇。吾於爾無求，臥畜付庭壼。勿學癩蟇精，覆瓶倏遷遯。」

海豚

海豚體長八九尺，頭小，口吻尖銳，其上下兩顎有圓錐形小齒五十六，背藍黑色，腹白色，脊鰭在背之正中，形如鎌，鼻孔連合為一。產我國山東之沿海。以軟體動物為食。捕之，鳴聲奇異。其皮見日不裂，經水不透，與筋骨皆可為工藝品之用，肉可食。

江豚

江豚體小於海豚，狀似豬，色青黑，胸有兩孔，噴水直上。多脂，可為燈油。古名　，俗稱水豬。

料。家日所產，輸出於外國者甚多。來產不所產，豈厚而多歟，我為氈毯，輕柔細潤，非他產可比。

安塔哈

安塔哈，即野駝也，似駝差小，頂下垂瘿毛，產朔北野馬川。

鹿

鹿生森林中，四肢細長，尾短，性質溫順。雄者生有枝之角，每年脫換，年增一枝，既老則否。壯時毛茶褐色，有白星斑紋，俗稱梅花鹿。雌者無角，毛色較淡。種類甚多。

木蘭為較獵之所，又謂之哨。哨者，哨鹿也。哨鹿者，著鹿皮衣，冠鹿角冠，夜半於曠山中吹哨作牡鹿聲，則牝鹿啣芝以哺之。蓋鹿性淫，一牡能交百牝，必至死，死則牝鹿含芝草以生之，故哨之以取其芝也。

馴鹿

馴鹿，西陵產，性伶俐，體細長，角生枝，毛褐色，無斑紋。產於東海鄂羅春奇稜部者，牝亦有角，與常鹿稍異。其能負重也似牛，可載人也似馬。

斑鹿

青海產斑鹿，皮毛美麗，見水即照影自顧。不遇急，不輕涉河。山中皆有之。獵者每伏於山麓河濱，以俟其至。

瑞鹿

康熙己丑，聖祖秋獮，行圍於巴顏陀羅海，所獲有瑞鹿一，其角長七尺有九寸，叉之數十有六。蓋鹿之角，自兩叉、四叉、六叉以至八叉，歷數十年而後成，其踰八叉者，不可辨其年歲，千萬中一遇而已。乃命藏之武庫，以誌山靈之獻瑞焉。

二寸許之小鹿

[illegible]，見小鹿一頭，長二寸許，雙角嶄然，與大鹿無異。

羊乳鹿

乾隆時，臨安山中產鹿，於清明前後生子，其子必俟天雨方能行，若無雨，終不能行也。土人覓得歸家，以羊乳之，長大，即隨羊行走，野性稍馴，可為園林點綴品，曰羊乳鹿。

鹿茸

鹿茸本為我國特產，東三省最著名，所謂關東鹿茸是也。鹿潛居深林幽谷間，獵者捕之，割其茸。日本人謂之袋角，蓋角根軟處有如袋然。三姓、琿春等處亦有飼鹿者。

製法，以北產為良，而品質不及西產之厚。然西產製法，亦未嘗不佳。最上者曰旋茸，其法得一生鹿，閉於柵，眾圍之而呼噪，鹿性躁，驚距奮擲，足無停趾，其 體純陽，兩角更甚，數小時，約其熱度達於極點，有力者猝入，以利刃斷其首，長桿丈餘，上穿鐵環，綴八尺之鐵鍊，而角繫其端，力搖而旋轉之。甲疲乙易，乙疲 甲易，不知其幾千萬轉，其精血靈活和勻，無孔不入，無竅不通。稍停，則精血凝滯之處，易生微蟲，精血不到之處，元氣不足，非全材矣。

俄屬亞西亞中，鹿茸之集散地，有名之處甚多，其較大者為阿爾泰，為北貝加爾，為南而輕斯科，為氣夜庫他，為北斯特來輕斯科，為黑河，為蒲拉鄂愛西輕斯科。惟自海參崴至蒲拉鄂愛，多為麋鹿茸，僅海參崴有梅花鹿茸而已。

海參崴附近飼鹿較盛之地，為細氣米，在海參崴西二百里，距琿春我國境百里；洞南，海參崴入口之島；馬牙山，海參崴西二十里；甘溝子及青島，海參崴東二百 里；夾皮溝，海參崴東四百里。海參崴附近之飼鹿場，尤以細氣米之俄人亞西甫思氣所設者為最大。其牧場背山沿河，長闊均百餘里，地多高下，樹木極繁，中間道 路四通，周圍繞以鐵網，飼鹿其中。項懸小圓木牌，上載鹿之名稱及號數。別作名簿，可以查點其數。有大小梅花鹿二三千頭以上。以此，可推俄人飼鹿之繁盛矣。

鹿之用途，雌與雄不同，養雌鹿欲其蕃殖，養雄鹿欲取其茸。年取一次，率在二月。茸初生長，身體強壯者，至四月中自落，謂之出回之落茸。身弱者，至六月中 旬始落。成長過度，即非佳品。最劣者，至七八月尚不落。既成角，僅可製膠，必至次年二月再生新茸之時，其角自落。故養鹿者於新茸既生之後，須保護之，例如 鹿鬬

[illegible]間，酌量其成長之度而割取之，勿待其自落也。

俄人割取鹿茸之法亦有二，一取於 死鹿之角者，一取於生鹿之角者。細氣米及甘溝子等處，牧場中生取鹿茸之法，頗為完備。於其牧場門側設採取之場，圍以柵。柵之前後有門，後門有足容鹿二三十 頭之屋。屋前更有一小屋，屋中以板隔為三，每一隔可容一鹿。最前一隔之板，設有機關，由後屋中放鹿三頭入前小屋，其小屋之最前一隔，機關踏動，左右後三面 之板，緊貼鹿身，前面之板，支住鹿之下顎，不能動。然後操刀割取，以藥塗其傷處，開前面之戶板放出，以漸由後放鹿使前也。

俄人養鹿者甚多，每 年售與我國之價格甚巨。但此猶為天然品，如欲適於食用，必加製煉，其法甚多。俄人不知其製法，故僅以生貨售與我國人。其法，一月約可製一次，燙以熱湯，置 之通風良好之地三日，再以火煮，反覆數次，【此即九蒸九晾之法。】二十日後始畢事。此項精製品，其質堅緻，可切成極薄之片。如遇陰雨，尤費事也。

麋

麋，似鹿而大，牡青黑色，牝褐色。牡角有枝，每年脫換，年增一枝。其枝末分簇，並與鹿同。目下有兩孔，能夜視，即沙鹿也。

麈

麈，亦稱駝鹿，滿洲語謂之堪達罕，一作堪達漢，產於寧古塔、烏蘇里江等處之沮洳地。其頭類鹿，腳類牛，尾類驢，頸背類駱駝。而觀其全體，皆不完全相似，故俗稱四不像。角扁而闊，瑩潔如玉，中有黑理，鏤為決，勝象骨。大者重至千餘斤。其蹄能驅風疾，凡轉筋等症，佩於患處，為效甚速，世人貴之。

麝

麝，似鹿，無角，長三尺許，毛灰褐色，甚長。牡者犬齒突出口外。皮可製物。盛產於青海之南北二境，每年輸出甚巨，角之長者與鹿茸並貴。西藏江拉、希拉之 間，皆重巖複澗，深林密箐，野獸種類無數，斑鹿、香麝之類尤多。獵者重披毳裘，著皮帽革韡，負火鎗，腰刀械、藥彈、糗糒，伏處崖谷，風餐露宿，鮮火食。

山有何種獸跡，見遺毛矢溺，即可辨之。有麝之山，其香特異。凡荒山深壑，有三種香味，毒瘴一也，草藥二也，麝香三也。寒瘴不

[illegible]花、山藥，其香氤氳而有味，聞之精神軒爽。若麝香之味，遠聞之，香烈而略帶腥，忽隱忽現，若即若離，愈近麝穴，其腥愈不 可聞，循其腥而尋之，百不失一。蓋麝臍最穢，常流血液，晴時必仰臥於草地而曝其臍。臍眼凸出，大如缽，腥臭異常，蚊蠅蟻蚋飛集蝕之，臍眼突縮入，微蟲碾如 齏粉。一日數次，脂漸凝厚。此為草頭麝，藥肆常用之品也。曾吸入蜂蠍蜈蚣毒蟲類者，臍有硃紅點，謂之紅頭麝，其品已高。最貴者曰蛇頭麝。毒蛇吮其臍，麝驚 痛而力吸，跳踔狂奔。蛇身伸屈盤結，堅不可脫，須臾，蛇身截然而斷，首即腐於內矣。臍有雙紅珠，是為蛇眼，得之以合藥，香經久不散，治毒症，至有效。麝捷 足善走，遇人追急，輒自掐臍眼使破，知為焚身之累也。獵之能者，四散伏而捕之，聲東擊西，使之無暇自掐。若受傷而為人追及，猶伏地哀鳴掩其臍，或以四蹄緊 抱之。麝多，俗名麝熟；麝少，俗名麝荒。麝熟之年，藥商西來收買，茶十斤可易其一，較內地之價僅數十之一耳。

獐

獐，與獐同亦名麞，又謂之麋，似鹿而小，無角，毛褐色。其革細軟，用與麂皮同。

麂

麂，獐屬，牡者有短角，毛褐色，腳短力勁善跳越。其革至柔軟可製手套、表袋等物。

麀

麀，獐屬，俗謂之麀子，色蒼赤，其毛易落。皮僅供車帷之用，肉味美，供食。

瑞麀

乾隆辛未，高宗秋獮塞上，蒙古台吉必力滾達賴以麀獻，色純白，睛如丹砂。《抱朴子》稱鹿壽滿五百歲則色白。壬申又於巴顏河落圍中生致一。白麀性特馴擾，亦周阹所僅見也。

布魯特牛羊

[illegible]，
活蝦蟆一，懸淨水上咒之。龜背見水珠點，頃刻即雪，謂之下劄答。有病者，毛拉禳之，屠羊於前，擊鼓荅舞，謂鬼附羊身以滅。

牛

牛種類甚多，毛色各異，其體肥大而毛作黃褐色者，俗稱黃牛，性馴而力強，農家多畜之以助耕。其齒脫換，與人齒同，滿三歲，則門齒、臼齒盡為永久齒，故視齒可知其年齡。其肉與乳，皆為滋養品，皮脂骨角，皆為工業之原料。

青海之牛有三種。曰犛牛，尾大毛長。長毛者毛直而潤，為上種，短尾者毛拳而微燥，次之。自顎至腹，毛垂及地，僅露四蹄，良工採之製冠飾，謂之羽。毛之最 美者，在腹下近腎處，正中一線，兩旁毛裏之甚密，名曰胎桿，以乳汁浸而熟之，能摺疊不斷，放之，直如故，了無摺痕。價最貴，一纓之製，可值百金，後亦亡其 製法矣。次則曰鐵桿，毛堅而兩端粗細如一，經風不亂。長尺有二者，價亦數十金。此二者必運至平番，經匠人手製，而後成美材，他處製法不及也。又次者織羽 布，最粗者亦製毛布氈毯。且多力，能負重，健勝駝馬。惟性劣難馭，乳味亦稍遜。俗呼毛牛，有黑、斑、黃三種，是為青海特別之產。曰犏牛，身膘壯，皮革至 厚。牡者轉運，牝者資以取乳，和茶，製酥油，味最勝。曰黃牛，身小而馴，耕田之外，兼以採乳。

跛牛為王詞卿所救

常 寧王詞卿仁而愛物，里人陽姓畜牛而跛，屠人鬻之，將就宰，遇諸途，詰之曰：「值幾何？」屠窺其意，曰：「百金，不返也。」詞卿戟髯怒指，厲叱之曰：「私宰 耕牛，律有明禁。不還，我將鳴諸官。」牛觳觫不前，長鳴作謝狀。屠者懼。償以原值，牛得活。畜之家，戒牧人勿盡其力。呼鬻牛者告之曰：「牛跛而授之戮，寧不計未跛時為汝耕乎？一念之沴，恐足以召兩大之災也。」於是鄉人皆感之，無鬻牛者。

水牛

水牛為牛之好泅水者，惟吾國與印度有之。體大於常牛，額短狹，角甚長而微彎，毛短而硬，色黑，力亦較大，為用並如常牛，印度人兼用以搬運貨物。

犀

犀牧家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製甲。產於青海者，皮厚而無毛，鼻上生前後兩角，後之所產祇有一角，為奇驗之解熱藥。

牛黃

牛黃，藥名，多於病牛膽中得之。犛牛、犏牛、黃牛皆能生黃，犀牛所生者尤珍貴。狀如雞子黃，投入水中則硬。凡牛有黃者，輒出入鳴吼，夜視有光，坐是而食 草不多，行走不捷，日漸瘠立，兩眼瞼皆黃色。計其吐黃之期，須終日按脈而伺之。仰繫之則不吐，俯繫之則隨吐隨食，必俯繫之而以其舌不能及地為率，又須防其 蹄踐也。吐黃以後，體益膘健。如逾期不吐，必斃，剖腹取之。黃無精采，其色淡黃紋理細者，上品也，《本草》謂主治驚癇，療小兒百病。出陝西、甘肅者，謂之 西黃，出廣南者謂之廣黃。

真犀黃，作金黃色，紋理粗。暑日置於案，蚊蠅不集。研末少許，置沸湯中，無巨泡。必於巖穴叢箐中遇之。

犀力猛可與虎豹角。得犀而剖腹驗之，往往無黃，探其穴，藉草之下，有土光滑可鑑者，掘之始有。蓋吐黃時每隨吐隨食，惟吐於藉草之上，吮食不淨，餘液下漏，沈入土中也。然探其穴，得之又不多。

牯牛怪產

光緒庚辰七月，婁縣水浦橋農家牯牛產一犢，六足二尾，其四足與常牛同，兩足在腹下甚短，其二尾之下，各有一肛門，每遺矢，則一時並出。主人怪之，不敢畜，有江北人出銀幣六圓買之去。

山羊

山羊古稱吳羊，毛短，色多白，牝牡皆有角，而向後彎曲，毛亦可用，江浙多畜之。頷下有長髯。舊謂野生之羊為山羊，後以家羊酷似野羊，故亦稱為山羊也。青海之山羊似綿羊，而毛光潤。有，黑多於白，角削身小。皆孳養繁息，乳肉味咸美。

羚羊

羚羊為羊屬，狀似山羊，背甚高，角短而直，可入藥，角尖後向。毛長，黑褐色，有白毛雜生。足底上凸，故行時能留其趾痕於地。嗅覺銳敏。夜則懸角於木以防患。產漠北、青海，青海所產稍遜採

白翼鳥

長白山有四翼鳥，頭圓尾細，前兩翼長，後兩翼短，色淡黃，形同蛺蝶，聲似黃鸝。人有見其雌雄雙飛者。

虎嘶碧落

塞外地方有名虎嘶碧落者，譯言怪鳥也，在二十五臺東去六十里。相傳某年其地有鳥，見回人，即啄之；見華人，則飛鳴高舉，不敢近，亦真奇矣。土人因以為地名。

博白多鳳凰

博白有綠含村，其山多鳳凰，有高三尺者，備五采，冠似金杯，常棲高樹顛。又有大如鵝者，尾甚長，動其羽，聲如轉輪，名大頭鳳。或為瑤僮所射，緝毛為裘，涅而不滓。

兩江溪洞中出鳴鳳，形如孔雀，頭上有彩，毫光如掣電，冠上垂二弱骨，長一尺五寸。其鳴叶宮商。

烏鳳

烏鳳，大如喜鵲，紺碧色，背上帶赤，腹白，羽黑而微赤。頂上有冠。眼大瞼青。尾長尺餘，有軟骨，能迴轉。鳴聲清越。其巢兩端有口，此入則彼出，以尾長故也。生左、右江溪崗中，極難得。

倒挂鳥

粵產倒挂鳥，即桐花鳳，日間收香氣於翼，夜則倒挂放之。

孔雀

孔雀，形略如雉，體長三尺餘，翼短小。雄者特壯麗，尾有長羽，能開張作扇狀，金色，有翠綠斑紋，作眼球形，排列於上。觀其文彩，雖取百鳥之美羽集於一 身，不能成此絢爛，實雌雄淘汰最佳之實例矣。展尾徐步，且行且鳴，以自矜其美，名曰示美運動，亦悅雌之慣性也。或曰，雄者最喜美麗，性妒忌，自矜其尾，遇 婦女、童子服錦綵者，則展其尾如羽狀，必逐而啄之。

鵓鳩，即祝鳩也，長尺許，嘴細長，上嘴鉤曲，羽黑褐色，頸旁有黑色及青灰色之鱗狀斑點，肩與脊上有赤茶色斑點，胸淡赤褐色，尾羽黑褐色。晴時鳴聲有緩，將雨則急，故俗又稱之曰水鵓鳩。

斑鳩

斑鳩，一名鶻鳩，體小於祝鳩，羽色淡白，頭頸及下面色灰白微紅，自肩脊至尾皆灰褐色，後頸有黑色之斑輪環。陸璣《詩》疏所謂「項有繡文斑然」者是也。

鴿

鴿，鳩類，有野鴿、家鴿二種。野鴿全體暗黑，惟背之中央為灰白色，頸及胸有紫綠色之光澤。群棲林中，出食田禾，為農家之害鳥。家鴿為野鴿之變種，形態羽色，種別甚多，飛翔頗捷，記憶力甚強，放至遠處，能自歸，故古人用以傳書。俗稱鵓鴿。其肉與卵皆可食。

養鴿者，每於鴿尾以鈴綴之，朝日初升，鴿群乍放天際，鈴聲悠揚飄忽。

蘭州藩署之鴿

蘭州藩署棲鴿數千，相傳嘗有盜夜來劫庫，鴿乃大噪，異於恆。管庫者訝之，起視，盜因被獲，緣此官中月給二十四金以為鴿俸。

鴉

鴉，與鴰同，烏鴉也，純黑。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內蒙古之鴉，大如雄雞，蒙人呼之謂喀爾客列，作鴞鳴，眼光至銳，喙長而利。駝行道 上，所負行篋中如藏有肉食，雖裹以厚革，能嗅而啄穿啣去。產於青海者，高二尺許，食穀類果實及小鼠毒蟲，又貪食人尸，故肥而多脂。

太廟多鴉

[illegible]，每晨出城求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鷓，通稱白鷓，似山雞而色白，有黑文，尾長三四尺，嘴及爪皆赤色。長江以南產生最多。亦伯鷓。

食火雞

食火雞，與駝鳥同類異屬，身高五尺餘，羽色黑，頭小而無毛，頸亦裸，頂有肉冠，脛較駝鳥稍粗短，善走，產澳洲及新幾內亞島。舊說能吞火炭，故名，今簡稱之曰火雞。道光時，英人佔舟山，攜火雞以來，遂有遺種。今定海人豢之者甚眾，歲由甬舶載以至滬，供西人之食者，不可勝數。

吐綬雞

吐綬雞產於巴峽及閩、廣山中，雄者高三尺許，雌較小，羽色彩甚美，頭部無毛裸出。上嘴根有肉冠，能自由伸縮，伸之長一二寸，垂於嘴下，縮則前頭部成小塊，時時變青白藍紫紅等色，煥爛奪目。亦稱火雞，日本曰七面鳥。

雷雞

蘇州拙政園有雷雞一，大如鸛雀，羽毛五彩，類吐綬。觀者故觸其怒，則撲翅掉尾，有聲隆隆，震地若雷鳴然。

竹雞

竹雞形如鶉而較大，尾短，羽褐色，有棕色斑紋，喜居竹林中。

樹雞

樹雞形似雌雉，腳小有毛，肉味與雉同，以之作湯，尤鮮美。然較雉難得，多在深林密藪。黑龍江以為貢品，謂之飛籠，或謂即《爾雅》之鷃鳩也。

半翅

海燕以產於熱地，須越海而至也，故名。

沙燕

沙燕較海燕略大，產於大漠。

鶺鴒

鶺鴒，《詩》作脊令，《爾雅》作鴒，形似燕，飛時作波狀，行則搖動其尾。棲息水邊，食害蟲，故為益鳥，種類甚多，背黑者為黑鶺鴒，頰下白者為白頰鶺鴒，自胸至尾鮮黃者為黃鶺鴒。

翠雲鳥

翠雲鳥產鄂中，大如鸚，五色陸離，至可愛玩。秋深時，千百為群，飛鳴空際。然去地絕遠，不知其棲息何所，疑為水鳥。

鸚鵡

鸚鵡，產熱帶地，廣州有之。嘴大而短，上嘴鉤曲，覆其下嘴，舌肥厚。翦其舌端，善學人語。足二趾向前，二趾向後。毛色純白。有純赤者，毛羽鮮妍，類猩紅剪絨之狀。又一種純赤，惟兩翅綠如翠鳥。又有五色者，紅黃白綠碧皆具，尤珍麗，每一隻，索直至二十四金。

白鸚鵡諂洪秀全

粵寇洪秀全據金陵時，畜白鸚鵡二，命人教以語言。洪每出，則白鸚鵡必高呼萬歲，其所謂文武者乃效之，呼聲震天，洪乃揖而退。

葵花鳥

葵花鳥，形似鸚鵡，羽純白，翎間微黃。頂有茸毛，如錢大，長寸許。晴霽日，則張如葵花，故名。廈門有之。

鴝鵒

煩摒擋米鹽，盥漱既畢，即捧 籠至官道旁鵠立，俾稠人走過，以壯其膽，且誘令開朋發歡。開朋者，舒展兩翅，立於臺而歡鳴也。午後，乃爭往王府園茶寮，千百籠紛投沓至，互較短長，鳥聲沸 騰，不聞人語，彼此顧盼，以為笑樂。洎夫曜靈西匿，三五成群，聯襼蹋歌，則攜籠而返矣。

蘇州某公子酷嗜百靈，剖琅玕竹為籠以貯之，以雲母砂平 鋪籠底。底之中央，矗立一小臺，如春菌然，以旃檀為之，諺所謂百靈臺者是也。籠之四周，盆、盂、瓶插諸品，一一具備，所取材者率珍品，或以羊脂玉琢之，或 以名窰佳瓷為之。故一籠之費，恆在數百金以上。他若調護之殷勤，飼養之周密，雖孝子事其所生，亦無以過之。一日，公子偶他出，欻由鄰屋來一貍奴，見而垂 涎，破籠銜百靈去。家人譁逐之，貍奴被擒而百靈死矣。公子歸，撫之大慟，如喪考妣。飾終之典至優，斲文柟為棺槨，嵌白銀為題湊，瘞於園隅，加土三尺，稱百 靈塚焉。又以殺百靈者為貍奴，設酷刑治之，以核桃二枚對剖之，去其核仁，實以鎔化之礬汁，凝合於貍奴之四足上，如馬蹄然。貍奴不勝慘痛，輾轉呼號而死。乃 解剖其肢體，以祭百靈，此咸、同時事也。

光、宣間鳥販之售百靈於滬者甚多，豢之者皆游手好閒之人，每集於茶肆以比較優劣。

鷦鷯

鷦鷯，一名巧婦，俗稱黃脰鳥。嘴尖，全身灰色，有黑色、褐色細斑。取茅葦、毛毳為巢，大如雞卵，繫以髮，至為精密，故《莊子》謂「鷦鷯巢林，不過一枝」。

繡眼

繡眼，全體綠色，腹下灰白，眼緣有白毛圍之，嘴尖而青黑，足灰色。性溫和，甚惜其羽毛。嗜食紅熟之果實。人多飼畜之。

蠟嘴

蠟嘴，全體似桑扈，惟嘴淡黃作蠟色。尾腳皆短，鉤爪頗銳。又一種，體略小而嘴紅者，別稱洋蠟嘴。

鐵嘴

長白山有鐵腳鵝，鳴長而大。

鐵腳

鐵腳，天津有之，以其爪黑，故名。體大如麻雀，首之毛有藍色，尾兩邊白色。春令始至，可食。

鵪

鵪，本作　，與鶉同類異種，狀亦相似，惟羽無斑點，頸腳皆長。棲息於茅葦之間，捕食小蟲魚。舊有鶢、鴽、斥鶢等稱。

鶉

鶉，形如雞鶵，頭小尾禿，嘴腳均短，背濃褐色，翼黃褐色，皆有黑斑，腹赤白色。性活潑，喜跳躍，猛鷙能搏鬬，有馴養之以供游戲者。與鵪不同種，今混稱鵪鶉，誤。

鷓鴣

鷓鴣，形似鶉，稍大，背灰蒼色，有紫赤色之斑點，腹灰色，胸前有白圓點如真珠。其鳴聲如曰「行不得也哥哥」。

麥啄

漢陽、黃州一帶，麥將熟時，有鳥群飛於隴上，形狀毛色，似鵪而稍大，喙長半尺，細若竹枝。夜宿，則插入麥根土中，故掩捕甚易。可食。以其性喜食麥，故呼之曰麥啄。

鴻

鴻，較雁為大，背與頸灰色，翅黑腹白。性勇，聽覺敏銳。喜集湖邊，食菱、芡等物。

雁

雁，狀似鵝，嘴長微黃，背褐色，翼帶青灰色，胸部有黑斑，鳴聲

[illegible]鳥，今無別。

鵠

鵠，似雁而大，全體色白，故或稱為白鳥。頸長，嘴根有瘤，色黃赤，故又謂之黃鵠。飛翔甚高，鳴聲洪亮，俗名天鵝。

陝西榆林府邊界毗連蒙古之鄂陶部落，有高至三四尺，昂其首則幾丈餘者。兩翼健翎之外，率皆茸毛，溫如狐腋，不類羽族，其色潔白，取以為裘，禦寒辟溼，土人頗貴重之。

鵝

鵝，亦作鵞，似雁而大，身白頸長，嘴大而黃，身軀肥滿，而尾腳皆短，翼力弱不能飛。種類甚多，毛黑者謂之蒼鵝。

鵜鶘

鵜鶘，一名鵜，俗呼之為淘河。體大於鵝，色灰白，頷白色，頭裸出無毛。嘴長尺餘，直而廣，頷下有大喉囊。腳短力強，四趾有蹼，能竭小水取魚，先則連水吞入，貯喉囊中，後吐其水而食之。

鳧

鳧，狀如鴨而小，俗亦謂之野鴨，常棲息湖澤中。雄者毛羽甚麗，頸綠色。翼長，能飛翔空中，為十字形排列。體肥多脂，肉供食品，味甚美。

鵁鶄

鵁鶄，大如鳧，高腳長喙，頭有紅毛冠，翠鬣青脛，甚有文彩，俗稱茭雞。

鴨

鴨，人家所畜之水鳥也，嘴扁平，足短，兩翼甚小，拙於飛翔。趾有連蹼，能浮水。性質木鈍。產卵不擇地。古謂之鶩。

[illegible]人家常食品耳。一種較他鴨為碩大，名曰家鴨，謂其最善育卵，營業家因以為利，不供匕箸也。 更有性至敏者，凡養鴨為生者必蓄數頭，能取締群鴨出入，不至散失，因而價值極貴。京師及江寧均尚填鴨。填鴨者，即取鴨之肥壯者，以食填之，數日後較尋常者 略肥而已。閩中所謂填鴨者，較家鴨稍小，腳與雞為近，而頂有冠一球，作藍黑色，大如胡桃，狀亦相類，味極肥美鮮嫩，而價過家鴨三倍，筵宴中胥用之，允非他 處號稱填鴨者所能比擬也。

雌鴨化雄

桐鄉陸姓家養雌鴨三隻，已三年。一鴨連日產卵三枚，尾忽禿，數日生綠毛，頭翅盡綠，而白頸，嘴距變紅，形聲俱化為雄矣。

魚狗

魚狗，《爾雅》謂之鵖，又曰天狗，大如燕，喙尖長，足短色紅，能在水面捕食小魚，如獵狗然，故名。全體青綠色，背淡黃，常在水邊掘穴築巢而居。

鷿鷉

鷿鷉，體大如鴿，頭背翼皆蒼黑有斑點，胸黃腹白，嘴短而黑，尾亦短，翼小不善飛，而巧於潛水，俗稱潛水鳥。棲息淡水洲渚之上，以蘆葦營巢。

信天翁

信天翁，一名信天緣，體大，張翼達丈餘，嘴端鉤曲，背部灰色或褐色，翼黑，飛翔力甚強，多產於太平洋。性魯鈍怯懦，凝立水際，魚過其下則食之，終日不易地，故有此稱。羽柔軟，可作褥。

鸕鷀

鸕鷀形似鴉而黑，喉白，裸出無毛，頷下有小喉囊，嘴長，末端稍曲，善潛水取魚。一名烏鬼，俗稱水老鴉。山陰高月垞員外鳳臺有《鸕鷀行》以詠之云：「秋江 波淼淼，雲鱗澹堆墨。出沒千鸕鷀，衝起浪花白。生長漁師家，鉤喙箭爪形如鴉。雙睛閃閃翼拍拍，無篷船載聲啞啞。頸繫紅綠久馴熟，舞勢翩然立一木。須臾指揮 若陣

口吞腹吐，大魚撥刺泥猶拖。漁師大呼助聲勢，深懼鸕鷀不能制。牽之曳之登瓜皮，一尾幾欲 船艙蔽。漁師意欣然，鸕鷀齊上船。點篙尋港去，晒翅斜陽邊。賣魚沽酒漁師醉，烹鮮作鱠誇味脆。迴看一木排鸕鷀枵腹垂頭倦欲睡。」

鷸

鷸，頭圓大，長寸餘，嘴長二三寸，全體黃褐色，雜以灰黑及赭褐色斑點，胸腹白色，趾長無蹼。常棲水田中，捕食小魚昆蟲。

鷗

鷗，嘴鉤曲而強，羽毛白色，翼灰白色，長過其尾，前三趾間有蹼。常集海上，捕食魚介，喜隨海舶而飛翔。

鷺

鷺，羽純白，亦稱白鷺，頸腳皆長，腳青色，嘴長二三寸，頂有白毛，頗長，肩背胸部亦生長毛，是稱蓑毛，毵毵如絲，故一名鷺鷥。棲息水邊，捕食魚類。西洋 婦人取其羽以為冠飾，鄂人多收之，由海舶輸出甚夥。朱竹垞嘗為《臺城路》詞以詠之，詞云：「謝池最愛鮮禽好，當年惠連曾賦。紫荇絲邊，水萍花外，長見伊窺 魚住。乍翻淺渚，訝拍拍隨波，欲低還舉。占得圓沙，慣拳一足久延佇。采蓮舟漸近也，笑紅裙按楫，不教驚去。荻岸偏明，蘋風慣浴，涼月毵毵緜羽。曲江人渡， 指隱約秋潮，望中生處。纔挂魚罾，又飛來別浦。」

鴛鴦

鴛鴦為水鳥，雌雄未嘗相離，朱竹垞嘗作《花犯》詞以詠之，詞云：「曲池塘，天教付與，雙棲夜深並，綠蒲分映。任夢裏隨波，煙外交頸。圓沙一片斜陽冷，多應睡未醒。看足了浣衣人去，蜻蜓移釣艇。采蓮渡頭最愁他，清歌 纔起處，驚飛難定。齊浴罷，花潭下翠牽紅凝。休緣卻竹弓射鴨，還自去空江千萬頃。正好伴水亭風檻，低垂羅袖影。」

鸂鶒

[illegible]

土井子石龍

新疆之地有曰土井子者，多大風，即風戈壁也。光緒初，張勤果公曜令裨將前往開路，於戈壁上紮帳棚，棚中穴地以避風。一日日暮，黑氣遠來，知有大風至，士卒以群槍排擊之。夜半，聞有物墮地，聲甚厲。次晨相距里許，有一物，似蝎虎，長十三 丈，作深綠色，脊背墳起，大小如覆盂，色紅，兩目外圍紅白數圍，鼻孔露黃毛，頷下如硃砂，皮厚如指。墳起處，刺之，出白汁，著手即腫。此物每吐黑氣大風立 致，能挾風而騰。食駝馬。士卒支解後，於其腹得金銀女飾四十餘兩，馬鐙、馬掌有吞而未化者。土人謂之石龍，實即蜥蜴也。

薛叔耘見龍

無錫薛叔耘中丞福辰嘗以盛夏過揚州，方旱，艤舟窮堤下，忽見密雲矗南面，耕甿走相告曰：「龍見矣。」須臾，天四圍如墨，有二龍皆長數丈，垂雲端，夭矯蟠 紆，乍有乍無。俄大雨驟至，雷風隨之。二龍去薛益邇，暴長十丈餘，屈伸良久，始香龍之前，白雲擁護之，故不見其首。明日，渡揚子江，復有三龍錯見如前狀，已而遇雨。

吳中有龍災

光緒甲申，吳中有龍災。蓋五月癸卯晦，日晡，有龍自吳江雪落樣地方馳向青浦澱湖之南穎，攫金澤港而東，狂風雷雹隨之，至婁縣之徐家墩始騰而上，大為災。

龍鳴如牛

光緒戊戌，有由海道赴粵者，舟至中途，忽覺波浪翻騰，顛播殊甚。於窗次注視，見南方有二龍，蜿蜒向東行，其體屈曲，高處如山阜，且行且鳴，聲類牛，又與 吹竹筒之音相似。鳴時海水壁立，舟益播蕩，舟中西人咸驚恐無人色，亟轉舵向北行。一時許，波浪始平。後詢其所見何物，則以大海蛇對，華人則皆謂為龍也。

南匯有龍挂

[illegible]，南匯四團沿海浮厝之棺，吸入雲際。少時墮地，棺悉裂碎，至有飛現僵尸者。

蛇

蛇體為長圓筒狀，修尾，無足，以肋骨自由伸縮而行。全體有鱗紋透明之表皮，年年更脫，謂之蛇蛻，舊以入藥。舌分裂兩歧，齒曲如鉤。其有毒者，別具毒牙二，自能起伏。常穴居土中，喜乾燥之地，亦有產於水中者。種類甚多，可大別為有毒、無毒二種。

蛇之無毒者，其類不一，太原府即有之，人呼曰涼蟲。唐申王體最肥，夏畏熱，玄宗命取無毒蛇置於腹痕中縮處，此即是矣。

北方少蛇虺，青海之島中則常有之，而又見之於柴達木之溼熱地。頭塞鼠穴，張氣吹之，鼠暈死，蛇徐徐入，咀嚼之。鼠中毒者，肉皆紫黑，最易傳染，牧養牲畜 者宜慎之。有雌雄蛇，長僅七八寸，背上赤練凡數十節，伏於大樹根，兩蛇環結，口對如交飴狀，行時方解，互相前後，不辨雌雄，蒙人名之曰業夏格爾膏希，其毒 劇烈，屢害人畜，垂涎滴草上，牛羊食之立斃。斃者必棄之荒谷以免傳染，窮山毒瘴，半由此種凝結而致也。

蝮

蝮，毒蛇也，多居溼地，長尺餘，頭大，形如三角，頸細，毒牙如管狀。全體灰暗，有褐色斑紋。至尾，則驟短小。其毒最烈。

蚺

蚺為蛇類之最大者，長者至三四丈，有斑紋，如古錦纈。肛門兩側，尚存後腳之跡。產於嶺南，南美等熱地亦有之。常棲於樹，雖無毒齒，而筋力強大，能絞殺人 畜而吞食之。肉可食。頭方口闊，目光如鏡，其皮有黑白斑，尾甚細，尾末可貫錢數百文。土人言蛇大如人臂，行即生風，常豎身三四尺而逐人。性最淫，婦女山行者，須佩觀音籐一條，否則必為所纏，以尾入陰，即死。觀音籐全枝有倒刺，似虎杖而較柔，人見山有此籐，即知近處有蚺蛇矣。肉能祛風，愈瘡瘍，功效如神，以 燒酒浸之，可歷久。人用其皮以繃三絃之鼓，必硝熟，始可用，生者易蛀，且易裂。蚺骨有名如意鉤者，形如錢，惟雄者有之，為房中術上藥，口啣之，可通宵不 倦。其腹之油，能縮陽，不可近。

肅山周鳴皋客太平時，有小僮出外，見人宰蚺蛇，歸忽大哭，問

開蛇腹時，僮以手理其腸胃，必沾蛇腹中之油，故至此也。」問僮，則於弄蛇腸胃後，旋即溲溺，手曾一撫陽耳。遍求解之之法，皆云：「蛇生幾年，則陽縮幾年，屆期自出，無藥可治也。」

蟒

蟒，大蛇也，體長二丈餘，有鱗，背鱗小，頭上及眼部鱗大，故又稱鱗蛇。背黃褐色，有褐色大斑，腹白，肛門兩側尚存後腳之跡，無毒。常蟠於樹以伺獸類，雖大如麋鹿者，亦能絞殺而食之。

三大王捕蟒

揚州邵伯埭之東偏有小村，農民十數家居之。咸、同間，距村數里有小廟，以被粵寇之擾，荒龕無主，佛火久寒，有巨蟒踞之，村中雞鶩豚犬，時有失亡。夏日，有牧童坐牛背，徜徉遊戲，而大雨忽至，乃急引牛入廟暫避之。甫及門，則見有電其目、歧其舌者，夭矯盤屈，自棟下垂，粗如量穀之斛，長不知其幾何也。大驚，急冒雨驅牛歸。其父母問之，久始言所見。自是村人耕牧，皆不敢近廟，而蟒乃益肆，時出逐人，遇犬豕，噓以氣，輒迷悶，乃食之。農人既畏蛇，田汙不治，村亦漸荒廢，人乃謀所以捕逐之者。顧憚其悍毒，莫敢近，揭榜於眾，募能祛之者，贈百金。月餘，忽有少年過此，手三尺劍，跨驄馬。少年見榜，告眾，謂力能治之。乃先至廟審視一周，曰：「此易與耳。」命村人盡拔東南大道上草，凡十里許，不許一莖。少年訂約以翌日來，遂策馬去，其行如風。明晨，村人之怯者，皆不敢出，其壯者則猱伏樹杪，或操火槍遙踞屋頂以伺之。少年至，去廟百步內，下馬，趨入廟。蟒方盤兩楹間，少年把劍一揮，即出而上馬。俄而砰訇一聲，廟毀，蟒直竄而出，疾如風，身中斷，猶可六七丈。少年鞭馬狂馳，瞬息達十里外。蟒追之，亦垂及。而大道上蔓草盡除，蟒稍失勢。復可二十里許，有短垣在前，驄一躍越之，蛇亦躍過之。垣既古，不勝重而倒，蟒被壓。方欲起，少年回刃一擊，腦裂矣。是日，村人見蟒被創，追少年急，知其必致死，皆為少年危，男婦老幼群集遙望。忽見塵起如霧，一騎疾馳以來，鮮血沾染殆遍，視馬上人左提蟒首，右握寶劍，眾皆歡呼爭趨迎之。權蟒首，重六十餘斤。少年不受謝，惟索酒肉。既醉飽，繫馬柳陰下，而眠於其旁之大石，村人不敢驚。久之往視，則人馬皆不知所往矣。

越數日，村人聞捻寇將過境，已與官軍接戰，大懼。旋聞捻敗，其酋三大王者，中槍被擒。尋官軍擁俘囚駐營村口，有見三大王者，即曩少年也，以告於眾。村人哀之，呼與語，不答，明日遂懸首軍門，一村皆哀之。

鐵甲然。至樹下，乃倒植其尾，旋轉作舞狀。尾端有小竅，竅出涎，如彈，射樹上。猴有中 者，輒叫號墮地，腹裂而死，乃徐啖三猴，曳尾而去。茅懼，歸，自是昏夜不敢出。

蛇報怨

吳白華總憲將生時，有紅芝茁 堦下，為封君踏碎。再索，將誕，復有紅芝生室中，因拔之而供諸案。越日，產稷堂少司寇。封君晚發顛疾，顧博學多著作，類傲世不恭之談。嘗以所作郵寄其弟古 心太史，太史展卷大驚曰：「是足以赤我族矣。」遂焚之，手書讓其謬妄。封君得報，顛益甚。一日晨起，見所蓄犬對之大嗥，起喝之，遂狂吠，傷足，旬日毒發而 殞。家眾縛犬殺之。夜夢封君冉冉自外入，面有喜色，語眾曰：「予少時嘗掘蛇穴，盡殺無遺。向者發顛，為蛇所祟，將以覆我宗。幸祖宗厚德，遣老僕某託生為 犬，噬予至死，俾予一生受之，蛇怨亦消，此後可勿慮。犬非仇予者，奈何殺之？慎勿棄其骨。」醒而諸人所夢皆合，乃埋犬於祖塋之側。不二十年，昆季大貴。

小蛇攝大蛇

黃稼田司馬嘗為人言，其鄉某孝廉禮闈下第，乘薄笨車南歸。一日，忽暴熱，當午歇涼，御者憩於白楊樹下，見一小蛇，長尺許，竟體褐灰色，昂頭向上，樹間則 蟠一大蛇，粗如碗，垂頭向下，兩頭相向，見小蛇口中呼吸，大蛇為氣所攝，漸癱軟。御者以小之制大也，頗不平，急起，以足抵小蛇力踏之。小蛇負痛，掉尾鞭其 足背。御者固赤足著履，足頓腫。小蛇既殪，大蛇屈伸久之，始蜿蜒穿樹而去。

蛇食人

秀水王某自新疆歸，嘗語人曰：「予在甘肅遇一武員，面猙獰如獸，鼻脣皆闕如，惟兩目炯炯，齒牙崢崢而已。詢其故，則謂弱冠時奉差烏魯木齊，歸時隻身走千餘里，所過皆崇山峻嶺，窮三晝夜，無人煙，食則啖乾糧，渴則飲澗水，夜則以皮囊懸於樹，蜷伏以臥。一夕，睡未酣，忽覺渾身如火灼，囊亦如沃湯，以手摸其面，軟如爛瓜，皮毛盡脫，耳鼻與 脣亦隨手而落，恐怖萬狀。幸心地尚清，急探腰間匕首出，於暗中力割，惟聞腥臊氣，兩手滑膩，亦不辨為泥為血。并命再割，乃見一線光。須臾，用力割之，遂出險。心惴惴不知所措，坐石上休息片時。逡巡行半里，見一大蛇盤繞山谷中，粗可合抱，投以小石，頑然不動。俯視之，蛇已死，無首尾，乃悟云，昨夕身入蛇腹， 若稍遲醒半時，骨肉皆為所消化

吳縣滸墅關西鄉，向有巨蛇出 沒，左右數里之居民，至夏多染瘡疽疾，皆以為中蛇毒也。於是徧覓捕蛇者，得甲乙丙三丐。甲，師也；乙、丙，徒也。索資甚巨，鄉人醵與之。不數日，丐攜一 籮，籮貯蜈蚣無算。既得蛇窟，甲啟籮，盡蜈蚣食之，體漸腫。運氣片時，腫消，右手食指、中指大幾如股。令乙丙立左右，甲即以兩指探入窟。有間，甲力舉手拔 之，乙、丙各以鐵鉤助甲，倒戟而出，蛇已挺然僵斃，惟緊嗾甲指不釋。乙、丙復以藥水洗甲指，頃刻愈。蛇之長，八尺有奇，粗逾杯，斫而焚之，臭聞數里。

竹葉青被捕

某鎮西石橋為鄉人出入通道，某年月日，有過橋而病者，全體臃腫，不竟夕而亡。初猶不以為意，久之，凡經是橋者，皆得腫病而死。鄉人知有異，遠立而觀之，見飛禽走獸之過橋者，必墮水死。眾皆視為畏途，橋側人家亦遷移一空。歷十餘年，喪人不知凡幾，禳禱無靈，且有因之而致死者。鄉人無如何，聽之。

有捕蛇丐至，入境即駭，將近橋，卻步不前，詢鄉人曰：「經是橋，有以病死者乎？」鄉人乃詳告之。丐曰：「此一種毒蛇耳，生有翅，能飛，不必噬人，人嗅其 毒立斃。其名竹葉青，長不逾尺，色與竹葉同。不殲除之，年久，其毒愈甚，恐此間人無同類矣。」鄉人因請其捕治，曰：「非得巨黃鰻蛇。不足以語此。」鄉人許 以重酬，丐請先付川資，往覓黃鰻蛇。鄉人慮其誑，猶豫不決，丐慨然曰：「戀小利而忘大患，君等之謂也。某雖貧，亦頗知義，不忍坐視生靈塗炭，終當捕之，惟 多需時日耳。」某紳察其誠，付以百金。丐受之，揚長去，約一月還。屆期，丐不至。久之，仍杳然，鄉人於是疑其詐，某紳亦無言。月餘，丐肩荷巨囊至，揖某 紳。並告眾以爽約之由。蓋丐覓黃鰻蛇久不得，即有之，亦不足以當敵，後於荒山中覓得，即肩上所荷者。鄉人始感其誠，款待之甚殷。丐囑鄉人覓旱煙管數百枝，削之，收其煙油，得一缶，敷於身殆遍，手臉亦厚塗之。削竹鞭二，長及丈，交叉作鉗狀，亦以煙油敷之。己則穿厚棉衣袴，鞋襪亦用厚棉製成，復以厚棉蒙其首 手，僅露目及指，然後荷黃鰻蛇往，囑鄉人遠避。丐將近橋，出黃鰻蛇，竹葉青已飛至，踞黃鰻蛇項。黃鰻蛇被噬，不能脫，委於地。丐見黃鰻蛇不敵，慌甚，揮竹 鞭助之。鞭著竹葉青，竹葉青怒，向丐飛來，其疾如矢。丐怖，欲反奔，已不及。於時黃鰻蛇起立若植竿，乘竹葉青不備，乘其後，疾噬其腦，同墮於地，鬬益力，丐以是獲免。自顧己身，覺漸腫，知毒氣盛，不可近，遠立眺望。久之，見黃鰻蛇蜿蜒行動，不復鬬，知已告厥成功，出藥燃之，薰散毒氣，攜甕往。竹葉青已死，黃鰻蛇昂首吐舌，若迎其主人者。丐以竹鞭鉗竹葉青起，納之甕中，以黏土固封其口，仍盛黃鰻蛇於囊，招鄉人以

丐出藥末自服，並治鄉人，隔宿腫即退。鄉人出巨金酬之，丐受，謝而去。自是，多年畏途仍為康莊大道矣。

王老者狎蛇

溫州有王老者，家小康，中歲得一蛇，貯之甕，日飲食之。歷三十餘年，蛇日以長，粗如碗，長過尋。老者呼蛇為朋友，每叩甕呼朋友，蛇即蟠甕而出。老者每 食，蛇必丐其餘潤焉。已而老者病，蛇蜷伏不自得，日必數繞榻前，若視疾也者。老者疾革，蛇旋繞不忍去。溫人固狎蛇，然粗而長者，亦非耳目所習，子息輩頗惡 之，然重為父執，亦姑忍之。

無何，老者死，方殮，陳尸堂廡，蛇蟠而上，撫其尸。老者戚屬繁，聞耗畢集，衣冠者滿堂上，卒睹巨蛇，咸有戒心。老 者之子乃語蛇曰：「吾父不幸物故，弔客睹君偉大之驅幹，皆跼蹐不自安，請暫避。」蛇乃退。棺既蓋，撲朔一聲，蛇復從梁上下，班班貍首，往返蟠旋之。有頃，蛇以首擊棺蓋，若人之搶地狀者，蓋以表其哀悼也。吾國舊俗，人死，日必三祭，七日以外，日亦一祭。老者家屬如禮致祭，蛇必與焉。老者之子乃謝之，請他徙，謂驟睹者戒，相習者慢，蛇與主人兩有所不利也。蛇點首者再，若會其意，遂去，不復見。

鱷

鱷亦作鱷，爬蟲中之體大而 猛惡者，長者至丈餘，背有鱗甲，甚堅硬，四肢短，後肢有蹼，口大，齒為圓錐狀，有齒槽，尾長。性兇暴貪食。居熱帶地方之河口或沼澤間，吾國亦有之。廣東潮 安縣城東北鱷溪，【一名惡溪，又名意溪，即韓江也。】唐時溪有鱷魚為害，韓愈作文驅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水盡涸，自是潮無鱷魚之患。宣統己酉，江寧 南城外農人於山間獲其一，由暨南學校中人送兩江師範學校日本教員解剖，製為標本。庚戌，陳列於南洋勸業會之教育館中，其體約長四尺餘。

黿

黿，狀似鱉而甚大，頭有磊塊，故俗稱癩頭黿，背青黃色，居於江湖。古以其肉為珍味。浙江布政司署前之池蓄之，游人往觀，輒投以燒餅、饅首，與之食。

南匯漁人獲黿

忘白然趣。」

楊利叔愛龜

秀水楊利叔，名象濟，喜畜龜。嘗於某將軍座中見白龜，懷之，亟策馬以去，復夜行百里。及探胸出視之，已死矣，哭而瘞之。又嘗羅列大小龜於庭中，一一洗之。適某中丞來謁，竟不顧，俟洗畢，始起與為禮。

螭蟠

螭蟠為龜屬之最大者，亦名蟠龜。體形扁闊，背甲皆相密接，不作覆瓦狀，腹甲扁平，尾露甲外，四肢成鰭，有爪，大者至五六尺，舉動遲鈍。常居海洋之中。分 兩種。背暗綠，有主紋片十三枚而食植物者，曰保蟠龜。赤褐色，有主紋片十五枚而食軟體動物者，曰赤蟠龜。其腹甲常以之充玳瑁。

玳瑁

玳瑁，亦作瑇瑁，產海洋，體長三尺餘，形似蟠龜而嘴尖，前足長，背有主甲十三片，重疊如覆瓦，淡黑而微黃，有黑斑，胸甲黃黑。性強暴，往往嚙人。其甲，熟之甚柔，可製各種裝飾品。

鱉

鱉，俗作鼈，長四五寸，背褐色，腹白，口尖，背甲圓，邊緣柔軟，成肉帬。產於淡水，食小魚及甲殼類。肉多滋養分，可食，其甲舊以入藥。

漁人得如鱉之物

光緒壬寅，廣州漁人釣於珠江之白鵝潭，得一物，狀如鱉，有裙無足，有尾無首，背色青黑，腹有文如龜，純白。有九口，中惟一口有牙二枚，如人指。權其重，幾二十斤。陳某以二金購歸，仍命人放之於白鵝潭。

醋鱉

鯢，一名山椒魚，長者至四尺餘。幼時頸側有小鰓，既長全失，以肺呼吸。體暗褐色，有黑斑，頭圓扁，四肢短小，拙於陸行，尾大而側扁。居溪流中，以魚為食。

蛙

蛙體短闊，上銳下廣，喜居於陰溼地。雄者大率能鳴，雌者則否。種類甚多，有金線蛙、蟾蜍、蝦蟆、山蛤等，皆捕食害蟲，於農家有益。其子即蝌蚪。

群小蛙見大蛙

朱霞溪赴山西潞安守任時，道經壺關，息於小亭。亭畔有池，池背大山，山麓有石洞三。俄見一大蛙從中之石洞躍出，踞洞口南面而坐。隨有數十蛙，從兩旁石洞一一躍出，依次排列，前兩足伏地，向大蛙作朝拜狀。拜已，均昂首向大蛙注視，寂然不動，若弟子受業於師者然。於是大蛙發聲一鳴，諸小蛙輒以次齊鳴。既而大蛙閣閣雄鳴，小蛙亦閣閣鳴不已。少頃，大蛙不復鳴，小蛙亦截然止矣。朱見而異之，不覺吁氣有聲。大蛙聞而驚，遂聳身躍入洞中，群小蛙亦相繼歸洞矣。

蛙鬬

光緒庚辰夏，粵之南海盤步鄉外，有蛙數千，鬬於田畔，甚小，背紋有紅線一縷，橫束腰際，各成一隊，閣閣怒聲，幾成雷鳴。鄉民聚而觀之，踰二小時始散。

蝌蚪

蝌蚪，蛙之幼蟲也，一名活東。頭圓大，尾細，色黑，春月游泳水中，其後生肺而鰓萎，生四肢而尾脫，遂能跳躍成蛙。自以鰓呼吸之魚，經過有肢有尾之蠑螈、鯢魚之形，始成無尾之蛙，階級甚明，實足表動物界漸次進化之狀態也。

蟾蜍

[illegible]皮膚有疣無數。疣內分泌白色毒液。體肥，行遲緩，不能鳴。棲息於陰溼之地，夜出捕小蟲食之。

金襖子

金襖子為蛙之別種，長寸許，足有吸盤，頗大。生山間清流中，鳴聲清亮，入秋為多。

山蛤

山蛤為蛙之一種，褐色，兩頰及背皆有黑斑，雄腹部白，雌淡黃或赤褐色。棲息原野草莽間，跳躍迅捷。

雨蛙

雨蛙為蛙屬，體小，色鮮綠，亦名青蛙。腹白，前趾無蹼，後趾有半蹼，末端皆具圓形吸盤。善攀木，常棲樹上。雄者將雨則鳴，人或飼之，以卜晴雨。

紫蛙

淮徐山谷產紫蛙，其形似青蛙，稍大，四足尤長，皮如蟾蜍，遍身有泡。常居深巖邃澗中，土人呼為石獷，亦曰山獷。同治甲戌，錢塘徐印香、丁修甫兩舍人計偕入都，遵陸北上，見之於清江浦。

蝦蟆

蝦蟆為蛙屬，亦作蝦蟇，似蟾蜍而小，居陂澤中。體暗褐色，背有黑點，亦有疣如蟾蜍。善跳躍，其鳴作呷呷聲。

大蝦蟆有酥

康熙丁丑，蘇州王貴往衛基捕蟋蟀，誤探一洞，內有大蝦蟆一，群蟆擁護之。王擊以大石，大蟆立死，酥濺其左目，痛不可忍，叫號彌月，哀慘之聲達於戶外，至目睛突出寸許而死。

雪蝦蟆

西藏產雪蝦蟆。

蝦蟆遊行杭城

康熙己巳三月，杭州城外布大蝦蟆狀如牌匾，小者數萬。大者行，小者悉隨之往。大者止，小者則環聚而擁護之。如是者三日，遊行諸城門殆遍。

蛤士蟆

哈士蟆生鴨綠江淺水處之石子下，上半似蟹，下半似蝦，長二三寸，鮮美可食，人以之為滋補品。皇帝祭太廟，必用此物，蓋亦不忘土風也。

張海鬼論海底動物

張海鬼，光、宣間之甬人也，能竟日夜居水中，人稱之曰海鬼。又擅拳勇，時持尺刃入海，與水族鬬，輒殺之，曳以歸。嘗言海中有山，有平地，有深谷。自海中 映日光視之，鬻沸騰湧，與眾水別。時有黑物，若探首，若掉尾，出沒其間，人不能辨，雖鯨鯢蛟龍皆不敢過。百丈以下，有數處水熱若沸，生物皆不敢近，其熱百 倍於溫泉。山中亦有泉，如人世，自巖穴坌涌。黿鼉之屬，皆居山間，鯨鯢則浮水面，鮫鱷之類則往往狙伏猝起，如虎豹焉。普陀之東數十里有深海，水作漩洑，奇 溜無比，雖魚龍皆畏之。其附近有樹一叢，亙十餘里，寬亦數里，與人世無異，但皆半透明如玳瑁。林下有方石十餘，高五六尺，手捫之，凸凹處類有字跡，疑其為 古碑也。林深處多巨蟹，物入者輒為所噬，故不敢入。凡怪物獰惡者多在深海，時或至水面獵食，然不久復入水底。若稍遲，則黿鼉鮫鱷共搏逐之，或殲或逃，乃 已。一日，群魚忽驚避，則有物如人，長二三丈，遍體被鱗甲，其頭若牛而長鬚，攫得生物，輒啖之，大懼。已而有巨蟹十數，若結陣者，環而攻之，磔物為數段，段段皆跳動不已。海鬼得其鬚，可七尺餘，粗如兒臂，其末端如籐鉤，粗如無名指，以示人，人莫識也。

海鬼嘗於衢山東北海中得一物，大如升，其圓 若毬，質如水晶，有赤光照數十步，取之。不數武，則水族群集，前接遮圍，若將搏噬者。患之，仍投海中，有大魚銜之，眾水族擁以去。海中蝦蟹之大，殆如鯨 鯢，而蟹為最猛，翻車魚次之，雖鮫鱷不能敵也。潮在海中，自分數股，眾水族各就所適，不相擾越。凡海底、海面，各因深淺以為界，水族各以類居之。或誤入他 界，必受攻擊。魚龍之大者長三十丈，珊瑚之高者過數百尺，初入水者，見之無不驚異，

魚苗

魚，水族之屬，大抵有鱗及鰭，冷血，卵生，而以鰓為呼吸，脊椎動物中種類最繁者也。至若魚苗，則為魚子之始化出者。凡魚生子，有牡魚隨之灑白，覆之數日，始化出。亦稱魚花，為池魚之種。有專養魚花以販鬻者。其稍大者曰魚秧。

魚牌

粵西溪潭中巨魚所散之卵，至端州境，始出子，九江堡民於灣環處所取之，以為魚苗。自封川江口至高明，為魚苗阜者九百所，每阜分上中下，納稅於府，名曰魚牌。

雪魚

閩中地暖，恆不雪。同治壬戌，延平大雪經日，出雪魚，若鰱，味美值昂。蓋必有雪始有魚，時二十年未雪，故魚殊不易得也。

佛魚

齊齊哈爾之依克明安公旗有泉，水至清冽，且甘美，煮茗極佳。泉旁池一方，約半畝許，其中游魚，歷歷可數，蒙人謂此泉為佛水，因謂魚曰佛魚。

嘉定小練祈港之大魚

康熙乙亥，有巨魚鬬於海中，聲如雷。一死，流入嘉定小練祈港，龍首人身，長五六丈，腥聞數里。

南匯海口之大魚

國初有大魚過南匯縣之海口，蠕蠕而行高如山，過七晝夜始盡，終不見其首尾。

海州沿海之大魚

腹，高七尺有餘。居民咸臠食之，其肪甚厚，腥不可聞。

鰣

鰣，形扁而長，大者長三尺許，色白如銀，肉中多細刺，腹下有角鱗，可食，多脂肪，味美。每年夏初產於江中，離水即死。

鰳

鰳，亦作勒，可食，狀如鰣魚，小首細鱗，腹下有硬刺。乾者曰鰳鯊。

鯿

鯿，古謂之魴，體廣而扁，頭尾皆尖小，細鱗。產於淡水，可食。

月魚

月魚，一名香魚，長四寸，細鱗若魚月血。月寸一寸，至歲暮，可長尺有二。味鮮不腥，溫州雁宕山之珍品也。

發發綠

鴨綠江有魚，極鮮肥，形似縮項鯿，滿語名曰發發綠，滿人喜食之，夏月最多。吳漢槎之子振臣隨戍寧古塔，每於日晡時持竿垂釣，頃刻便得數尾以歸。

石斑魚

石斑魚，體狹長側扁，鱗圓滑而細，頭黑脣紅，背淡綠，有淡黑色斑紋腹微紅，長二尺許。天暖時，集於淡水。

車扁魚

車扁魚，身與肩形圓如卵，長一尺至六尺不等，高略同，或僅得二分之一。兩眼皆在左側，右側之目則瞽，作白色，明者作黃棕色，

[illegible]，且能引食水中之物，惟在水沙之下，以口翕張誘小魚往，遂吞之。又能變色，每與沙色相同，蓋所以自衛也。其變色之故，非色 從外來，實內經自主。試去其目，別置他色地方，則不能隨此處變色。故知其所變之色，在內不在外，但以皮下色胞變之而已。

白魚

白魚，一名鱎，古稱陽鱎。長者三四尺，產淡水，色青白，體扁鱗細，肉中有細刺，俗又稱白花魚，可食。

白鰷

白鰷，即儵魚，產於淡水，大者長尺許，形狹長，背淡黑微青，腹白鱗細，好群游水面。一名　亦稱　魚，可食。

屠修伯畜儵魚

道光初，錢塘有屠修伯齷尹秉者，性嗜山水，所居庭中，恆置盆池，畜儵魚數十，顧以為樂。錢塘江有石，俗名曰水繭，蓋沙與水相結久，遂成石形，多瘦透，峰巒洞穴畢具，色正綠，漬以水，易生笞蘚，植以小樹，無土亦活，爰峙盆中。六合縣有山曰靈巖，產五色石，狀類瑪瑙，文理縝密，光明可愛。大雨後，山中人多取 而售諸市。修伯曾得數十枚，散貯盆間。清泉碧嶂，綺石文鱗，互相映發，自謂生意化機，咫尺千里，居然有世外仇池之想也。

鯛

鯛，產近海，體扁圓，兩顎有強齒，鰭亦堅強，鱗鬣淡紅，離水變赤，大者至二尺。以小魚及貝類為食，肉肥而美，俗呼銅盆魚。《本草》所稱火燒鯿，頭尾似魴，而脊骨更隆，上有赤鬣連尾，黑質赤章，色如煙薰者，即此魚也。

海鰩魚

海鰩魚之鰩，亦作鷂，即鰩魚，俗稱鯆魚。體扁平如盤，大者方五六尺，尾薄而尖長，背鰭生其上，胸鰭闊大，圍於體之周緣，背蒼黑，腹白，眼後有噴水孔，口鼻鰓孔均在腹面。游泳甚拙，常伏於海底泥沙中，吞食小魚。

金魚

金魚為鯽之變種，體小，種類不一，或腹大，或額豐眼凸，頸短尾歧，或金紅色，或白 色，或黃白相交。一稱金鯽，又稱五色文魚，江、浙人多喜蓄之以為玩物。錢塘章豈績有詩詠之云：「生趣無過是養魚，小盆擺列近庭除。如金如玉十分似，不短不 長二寸餘。略動紗兜攢影出，【兜以紗為之，乃施魚食者。】慣銜蘊草弄晴初。也知未必成龍去，濠濮居然在息廬。」

朱竹垞觀玉泉魚

康熙時，杭州玉泉寺池中有五色魚，凡千頭。中有翠藍色者，為朱竹垞所深愛，因為《玉人歌》詞以詠之，詞云：「輕漣白，愛一種娵隅，暈藍拖碧。練塘風煙，蒼玉恣拋擲。丹砂泉淺游朱鬣，受盡人憐惜。又爭如雨過天青，者般顏色。濠上未歸客，投香飯青精，日斜與食。蓮葉東西，何事便深匿？翠鱗六六空搖尾，嬾遞閒 消息，但年年映取柳陰千尺。」

鱧

鱧，可食，形長體圓，頭尾幾相等，細鱗黑色，有斑文，腹背兩鰭，均連續至尾。亦名鮦魚，俗名烏魚。其腸舊以入藥，謂之鱧腸。

石首魚

石首魚，以頭中有石狀小塊二，故名，亦名黃花魚，俗稱黃魚，可食。體扁口闊，上顎長於下顎，鱗細，色黃如金。集於近海泥底。曝乾曰鯊魚，俗稱白鯊。其鰾可製鰾膠。

石首魚每於楝花開時，結隊趁潮而至，一網可得數百頭。漁者多放船，候於山礁間，截竹為箇，每至，則海風吹腥，江潮噴雪。網得者，盛於淡水，沃以厚冰，可 支數日。四五月間，漁艘市冰以往，滿載進黃浦，小船插三角粉紅旗，鳴鑼集市，曰販冰鮮。吳俗最尚此魚，每嘗新時，不惜重價，故有典帳買黃魚之諺。

鮎

魚。又有一種，長一尺五六寸，體扁如梭，鱗小而薄，背青綠色，有黑色波狀紋，頭部有黑點，日本人亦謂之鯖。

海青魚

海青魚出寧海州，其至海，水有聲，去則水激如箭。可食。

鯔

鯔體圓頭扁，狀類青魚，而色黑口小，骨軟如鯧，有黃脂，長者尺許。產近海。

鱯

鱯可食，形長身圓頗似青魚，而色微灰，江湖中處處有之。食草亦謂之草魚，又作鯇。

鱒

鱒，可食，似鱯而小，鱗細，背濃藍，腹白，體長者至二尺餘。產於河海，夏日，溯河流而上以產卵。

鰱

鰱，頭小形扁，細鱗肥腹，色白，產於淡水。俗呼白鰱，亦名鱮魚。可食。

鱅

鱅，產於江湖，似鰱而黑，頭甚大。俗呼黑鰱，又稱鰱胖頭。可食。

鯧

鯧，可食，大者長尺許，體扁圓，頭小項縮，頭背及鰭皆蒼色，腹淡，鱗至細，肉白，骨軟，多脂。產近海。

僅日市見。

兩首魚

惠來神泉埠濱海，戶口數千，半以捕魚為業。光緒末，有漁人得一魚，重不過斤，而一身兩首，形如沙魚而略短，銳口無鱗。

鯊

鯊，小魚也，產溪澗中，長五寸許，黃白色，有黑斑，鰭大，尾圓，腹鰭能吸附於他物。口廣鰓大，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魚。俗稱沙魚為鯊者，蓋將沙魚二字誤合為一字也。

引沙魚

大海中有小魚，土人謂其善引沙魚，因名之曰引沙魚。此魚多浮於沙魚之前，如導引狀，或居沙魚胸翅下，或左或右，或去或留，其疾如飛，不久又至沙魚之前。熱洋中實有之。專喜偕藍沙魚同游泳，彼此相資，小魚得食，大魚得其引導也。

無刺魚

浪洞河介居黃平、餘慶之間，上下流各三十里，有無刺魚，可食，味鮮美，細鱗無刺，全體僅有一圓長骨以撐持之。每尾重者僅半斤。

飛魚

滿洲楊岱彭，字半嶺，杭州駐防之防禦也，博學工繪事，尤精花卉翎毛草蟲。性迂古，不多作。嘉慶乙亥，卜居長生橋下，其後軒臨西湖，暇日嘗以垂釣自怡。一日，獲一魚，長尺餘，類鰯，背有兩翼，蓄之盆盎。一夕，忽飛去。或云，即飛魚也。

人魚

道光初，廣東南海郭某謀生外洋，同治時返粵，時年五十餘矣。曾言在北美洲之某帆船充廚役，一日日過午，陰雲四合，遙見二人，行海面，眾皆驚愕。船主以遠 鏡窺之，見二人裸體並臂，同行於驚

鱗族，同立水上，以尾潑刺而行，海波奔騰，船隨濤上下若浪狀。水手之健者，設法捕獲之。船主乃盛以大盤，滿注水。長約三尺，短髮蓬鬆，耳目口鼻手乳皆與人無異，惟遍體涎滑，腥不可聞。一雌一雄，在盤上，似甚親暱。人集視之，絕不驚怖，時或微笑，惟口不能言。或以麵包投之，亦知攫食。越數日，放之海中，悠然而逝。

藥叉魚

海南地近熱帶，所產動物至詭異。有藥叉魚者藍面若鬼，乳以上類人，乳以下則魚焉。

毛魚

毛魚極細小，外視之似腐，可食。閩人重之，視為珍品。

秋生子魚

秋生子魚出蓋平清河，形類白鰾。

滑子魚

滑子魚長五寸許，形狹而修，產平泉州山溪中。

納和

納和，魚名，長二三尺，腹甚扁而闊，多腴，可食。準噶爾部產之。

蟲魚

蟲魚，一名尖口魚，大可尺許，銳口細鱗。產塞外山溪中。

達法哈魚

歲八月，達法哈魚自海入江，積數至眾，或有履魚背而渡者。寧古

黏液，鱗柔軟，細不可辨，大者長至三尺。體色隨居處而異，有蒼黑、茶褐等色，腹純白。可食，味濃美，含滋養料甚富。亦作鰻，又作鰻鱉。

鰌

鰌，一作鰍，可食，形似鰻，長三四寸，體圓尾扁，色清黑，無鱗而有黏質。常潛居淡水之泥中，故又稱泥鰌。

鱔

鱔，一作鱓，俗稱黃鱔，可食。似鰻細長，體赤褐，腹黃，頭部下有鰓孔二，內有鰓，腹中有肺，或謂之氣囊。

鱘鰉

鱘鰉，一名鱣，產江河及近海深水中，無鱗，狀似鱘魚，長者至一二丈，背有骨甲，鼻長，口近頷下，有觸鬚，脂深黃，與淡黃色之肉層層相間，脊骨及鼻皆軟脆，謂之鱘魚骨，可入饌。上海浦東之漁人嘗得一尾，權之，重二百四十餘斤。

鱣鰉

奉天之魚，至為肥美，而鱣鰉尤奇。巨口細睛，鼻端有角，大者丈許，重可三百斤，冬日可食，都人目為珍品。出黑龍、混同等江，非釣所能得，捕之以網，圍之岸邊，伺魚首向岸，挽強射之。魚負痛，一躍而上。既至陸地，即易掩取。或鑿冰以捕，則必繫長繩於箭以掣取之。

海蝘

鄞有小魚，味類蝦，俗呼曰海蝘，王文簡《居易錄》所謂海豔者是也。可食。

螺殼魚

螺殼魚口有螺殼，殼分數膛，有小孔相通，能噴出殼內空氣，而從

蜜蜂

蜜蜂之蜂，本作蠭，益蟲也。審之，有雌蜂、雄蜂、職蜂三種，聚群而居。雌、雄蜂皆黑色，翅灰色而透明。雌者尾端有毒針，以產卵管而兼禦敵之用。職蜂暗褐 色，全體皆密生長毛。雌蜂每群一頭，體長五分許，通稱蜂王。雄蜂亦少數，體較短而翅大，但營生殖作用，不事工作，亦稱遊蜂。職蜂最多，為不完全之雌體，專 營築巢、採蜜、育兒等事，並保護其群，亦稱工蜂，取花蜜釀而成蜜，以之哺子，食花粉及蜜，變質成蠟，以之營巢。飼蜂者常割取其蜜及蠟，以資食用。凡蜂類腹 後大都有毒針，能螫人。

青海南境養蜂極盛，生蜜與蠟，山民割蜜以佐食，惟製法不佳，有黃色無白色。

閩之蜂窠

蜂房，大僅逾碗，垂如蓮房，所在皆有之。而閩中蜂窠，則有大如瓦甕者。某居馬江時，其樓角偶結一蜂窠，不旬日，大且如瓠，亦如雞心下垂。迨結成，則其巨 過一石甕，僅下垂之尖露一孔，群蜂出入，胥由於此。中容蜂幾何，無可測計。外以五色泥搆成，間有文彩，悉螺旋而上。蜂則黃質黑章，與常蜂稍異，而性至靈 警，人有逼視其窠者，雖躡足屏息，至相距一丈之地，必轟然來逐。偶不及避，即為所螫，毒苦殊甚，蓋合群力與自衛力均甚富也。

結窠本在春夏時，以其善螫人也，人咸苦之。然未得除去之善法，亦惟避之而已。及秋冬之交，群蜂已不恆見，僅有一二蜂時緣其孔而伏，若為守衛者然。偶有以長竿遙擊之者，堅不 可墜，惟五色泥略碎少許，不意致其死命者，即由於此。蓋自是而後，常有數十蜂殭墮於地，十餘日而窠中蜂已垂盡。人或緣梯鑿而取之，則見中為九層，亦如尋常 蜂房式。最上一層，徑二尺餘，圍六尺餘，以次減小，每層距離二寸許，作小柱數枚，相連屬。由總孔達最上層，初不穿層而過，乃由外附之五色泥作成螺旋複道，正如樓閣之有室外梯也，其建築亦云巧矣。閩人謂是名虎頭蜂，冬則蟄居窠中，窠偶破碎，即殭死。

吳秀裔宅後蜂窠

康熙時，上海吳秀裔宅後，有大蜂窠，如大燈籠，外邊作月白色，內有葉，如蜜蜂所構。惟蜜蜂窠逐片橫掛，此僅有底下一竅，大如碗口，內葉層層即懸其上。

馬蜂

青海有馬蜂，似蜜蜂而大，兩翅之長可及尾，螫牛馬見血。

細腰蜂

細腰蜂觸角短而彎曲，體色多黑，腹柄細長，雌之尾端有毒針，飛走皆絕迅。常於隄岸及樹枝草莖上築小球狀或寸許小泥管之巢，藏螟蛉、蛄蟴等於中以哺其幼蟲，故有益於農產物。

寄生蜂

寄生蜂種類甚多，雌之尾端有產卵管甚長，插入螟蛉、蛄蟴等之體產卵其中。其卵孵化後，在體內吸食膏血，以漸成長，變蛹成蜂破皮而出，螟蛉等因之以斃，故於農事有間接之益。

蝶

蝶，本作蜨，亦名蝴蝶，為蛄蟴、烏蠋等羽化而成。體小，有四翅甚大，形色不一，喜飛翔於花間，遺黃色小卵於莖葉上，成蛹後始化為蝶，種類甚多。

熱河砂石板地產黑蜨，大者五六寸，土人呼為黑蛾，蒙人呼為額爾伯克伊。

塞蝶生沙漠，黑質黃駁，時來草間。

羅浮仙蝶者，產於廣東羅浮山，山中人呼之曰小鳳凰，大者徑尺，文采燦爛。其生以繭，繭中有一卵，小於雞子，重胎沁紫，外包烏柏葉，絡以彩絲繩。取之，翌 年二月，置梧柳間，輒有大蝶展翅飛來，抱伏纏綿。經七日，繭破，翩翩然而出，大徑尺，文采無一同者。越數日，挾之飛去。若以筠籠貯之，雌雄必相尋覓矣。乾 隆某歲，有得羅浮蝶者，置之籠中，一夕遁去。蔡松巖作歌紀其異，索錢叔美圖之，叔美並係以詩云：「手持綠玉杖，去踏羅浮山，羅浮山裏春風還。飛來蛺蝶大於 掌，半空飄舉仙骨輕珊珊。或云葛翁羽衣之所化，罡風吹落片片蒼崖巔。烘以青城霞，飲以石砂泉，遂使狡獪遊人間。曾聞淮南雞犬一一入雲去，何以爾蝶尚復塵埃 間？得無此山靈秀原不異天府，獨令盤踞窟宅千百年？況當青蚪萬株壓冰雪，餐吸沆瀣形神堅。人生萬事不足恃，昨日綠鬢今衰顏。金粉飄殘亦頃刻，只可蒙莊與爾 相周旋。天公倘若作變幻，世間蜉蝣蜾蠃皆飛仙，蝶兮蝶兮殊可憐。且須騎爾黑甜鄉裏去，下視四百八峰青刺天。」

眠。

雲南省城北隅有綰青篆翠翹翹如髻聳者，曰螺山，又名玄通，於懸峭紆迴中，有玄通菴，山半懸絕處，翼以危亭，登巔遠眺，則昆明可掬，太華可撫也。下有潮音 洞，俗名紅孩。洞深里許，然炬可游。官府以藏奸，特畚土塞之，尚留竅尺餘，存其意耳。每歲孟夏，蛺蝶百千萬會飛此山，屋樹巖壑皆滿，有大如輪小如錢者，翩翻隨風，錦色爛然。每集，必三日始去，究不知其去來何從也。

錢警石放綠蝶

錢警石司鐸某邑時，學舍鄰近有女子，得綠蝶一，大逾常蝶，後翅若燕尾，籠之經宿，一蝶翔舞繞籠，若求其偶者，乃並獲焉。警石聞而異之，取放庭樹間。少選偕去，因作放蝶詩。

徐蓮塘釋大蝶

無錫徐蓮塘嘗獲一蝶，大如碗，盛以筐，懸之花下。越宿往觀，乃有一蝶伏筐外，形色相似，視蝶筐，則筐外側翅而入，若幸其偶之猶存也。憐而釋之，因繪圖徵詞以紀其事。

蛺蝶

蛺蝶，舊為蝶類之總名，今動物學家區別之，定為蝶之一種。翅赤黃有黑紋，外緣凹凸如波紋，黑藍兩色相交錯，下面灰褐色。其幼蟲色黑，背有甚闊之白線二，多黑刺毛，棲集於柳朴等樹，為害蟲。

蛾

蛾與蝶類並稱，種類甚多，如天蛾、蠶蛾等皆是。翅有細鱗，與蝶類同。所異者，體肥大，觸角細長如絲，不為棍棒狀，翅下面多美色，上面帶灰白，止時形如水平，不疊合直立，常以夜出，此與蝶稍異耳。

燈蛾

蛾類皆有慕光性，喜撲燈火，如穀蛾、麥蛾之類，舊說概稱曰燈

蚱蟬，《爾雅》謂之馬蜩，俗稱蜘蟟，體長一寸四分許，色黑，胸背有灰黃短毛密生，翅透明，外緣黑。夏月始鳴，其聲直而長。

寒蟬

寒蟬為蟬之一種，體長寸許，胸背有黑綠斑紋，翅透明，脈作淡樺色。秋季鳴於日暮，其聲幽抑。

蟪蛄

蟪蛄為蟬之屬，體長七分許，色青紫，翅有黑白紋，甚美麗，而不透明。夏末自早至暮，鳴聲不息。蟪，亦作惠。

蟋蟀

蟋蟀，亦名促織，長六七分，全體黑色。雄者前翅左下右上相重疊，連接處有剛強之聲器，末端有尾毛二，較雌者為長。雌者翅短，尾毛之間並有產卵管一。秋夜鳴聲甚厲。雄者性喜鬬，飼之者以盆盛之。

油葫蘆

油葫蘆，形較蟋蟀為大，全身黑褐色，後翅長闊逾前翅，頭大，末端有尾毛二。晝鳴，聲甚高。常食大小豆，為害蟲。

金鐘兒

金鐘兒，似促織，身黑而長，前銳後豐，尾歧為二，以翼鳴作磴稜之聲，如小鐘然，俗稱為馬鈴子。又一種身作綠色，尾尖，略如梭形，鳴聲頗促，俗亦名金鐘兒。

昌平州有明十三陵其地產金蟬，俗呼金鐘兒，狀似促織，京師人家多畜之，悅其聲也。

螽斯

螽斯，一名蜇螽，亦名蝍蟴。雄者長寸許，綠褐色，前翅右下左上

蜻蜓，分頭胸腹三部，頭部甚大，複眼尤巨，口器強壯，便於咀嚼，翅薄如紗。止時為水平形，腹部細長。尾有歧，善捕食蝶蛾蚊蠅等害蟲，故於農家有益。胸部甚肥。飛翔能遠，不甚停息。黃昏之際，常高飛以捕蠅類。產卵時，以尾蘸水，使附著水草之莖。

蜻蛉

蜻蛉之性質形態，絕類蜻蜓，惟前翅之前緣較短。飛翔止息，常在一處，不能及遠。舊說皆與蜻蜓混合為一，今動物學家別之為二科。

草蜻蛉

草蜻蛉為益蟲之一，體纖細，長三分許，開翅寸許，色淡綠，複眼有金屬光澤。產卵於葉，卵有長柄，多數簇聚，如開小花，動物學家謂之優曇花。幼蟲色黑，類蝨，梭形，長二分餘，有硬毛，常於葉上作白色圓形之繭，蛹化其中。成蟲、幼蟲皆好食蚜，故有益於農產物。

馬大頭

馬大頭，在蜻蛉屬中為最大，體色綠，常於早暮搜食蚊蛾。產卵時，飛近水面，棲於蘆葦，以尾端插入水中。

蛟蜻蛉

蛟蜻蛉，稍似蜻蛉，頭細，翅尤薄，全體黑色，觸角短小，複眼甚大，翅上時有白粉，常在夜間飛行。幼蟲名沙挼子，色黑，形如蝨，長四分許，大腮之內側有細齒，常於沙內造漏斗形之孔，俟他蟲陷落，以銳齒鉗之，吸其體液，兼能食蟻。

蜉蝣

蜉蝣，長六七分，頭似蜻蛉而小，有四翅，後翅甚小，體細而狹，尾毛有三，細長如絲。夏秋之交，多近水而飛，往往數小時即死，故有朝生暮死之說。惟其幼蟲棲息水中，捕食微細蟲類，經二三年乃羽化為成蟲。

螢

螢為益蟲，長三分許。雄者體黃頭黑，有複眼，翅鞘柔軟，點線密布。雌者無翅，形如蛆。尾端皆有發光器，呼吸時，空氣傳入，生養化作用，發光頗美麗。夏間就水草產卵，亦發微光。十餘日為成蟲。成蟲與幼蟲皆食種種害蟲，於農事有益。

塞螢尾部亦發光，其極大之光可燭三尺許。

螢火城

乾隆癸巳夏六月，嘉定南翔鎮西郊，一夕，忽螢火團聚，至數十萬，周圍三四里望如火城，其光燭天，觀者如市，五日後始滅。

蟻

蟻，本作螘，體分頭胸腹三部。赤蟻長不及一分，色黃赤。大黑蟻長四五分，山蟻長四分，皆黑色，有光澤。聚群而居，分女王蟻、雄蟻、職蟻三種。女王蟻、雄 蟻主生殖。職蟻為不完全之雌體，一主營巢取食，謂之工蟻；一主戰鬬，謂之兵蟻。其組識尤勝於蜂。女王多數同居，亦不似蜂王之嫉妒專制。雌雄至交尾期生翅，職蟻無翅，多在地下營巢。

農人終歲勤動，必有收穫之糧，以資事蓄，物亦如之，故名曰儲藏物。每夏日，蟻必廣為蓄聚，移置窩中，故名為儲藏。有 二種，一在外覓食，既覓得，別有一種選而藏之。其藏之之法，如植物種子發生，蟻能噓氣，使不能達其生意，且又能使植物生出細芽。因芽性發甜，蟻喜甜芽，可 嚌其甜汁也。尤奇者，植物如自生芽，蟻以法噓之，亦不能阻，乃俟其初長時，嚙其芽枝，則芽不復作。或有任其芽之稍長，嚙折，曝之日中，復收藏以備食者。

蟻結窠

蟻垤恆在地，居高者不多覯。閩中自秋徂冬，群蟻必就高處結窠，檐牙屋角，所在皆有，泥顆累成，幾如海燕之巢，而其大恆過之，惟不若燕巢之修整。迫視之，細孔萬千，為群蟻出入門戶。偶破，其中玲瓏屈曲，正不異萬戶千門、層樓疊閣也。間有於松柏梢頭結窠者，尤可異，式如雞心下垂，大且逾甕，其中結構與檐牙屋 角者無少異，惟外形較整潔，遙望之正如絕大之柏子。閩人云，地多白蟻，秋冬則覓常蟻為食，故群蟻即遷巢高處以避之。

薛叔耘所居階前，有兩蟻穴，東西相望。天將雨，蟻輒背穴而鬬。西蟻數贏什五，東蟻敗，乘勢蹙之，將傅壘矣，東蟻紛奔告急，遂出穴如潮涌，濟師可三倍，逆 諸礎下。相齮者，相禽者，勝相嗾者，敗相救者，相持僵斃不動者，沓然眩目，西蟻伏尸滿階，且戰且卻。又有蟻自穴中出，嚮東蟻若偶語者，蓋求和也。東蟻稍稍 引退，西蟻亦分道收尸。明日視之，則西蟻徙穴益西，無敢東首者矣。

汪耕餘聞蟻鳴

汪耕餘權常熟令時，行館甚卑濕，就寢而蟲入於耳，足聲窸窣如蟹爬沙，又時聞其鳴，如曰唵唵，厥聲甚長。百計不能去，使刀鑷之工籥而出之，則一蟻也。蟻乃使人得聞其鳴亦奇。

白蟻

白蟻為害蟲，蠹蝕梁棟椽柱及一切服用之物，舊說以為蟻類，故謂之白蟻，實則與蜉蝣同類異種。其種別，又有雌蟻、雄蟻、職蟻、兵蟻之分，形態各不相同。大 抵雌雄有翅，職兵無翅。四者相聚，以營共同之生活。職蟻營巢，蠹蝕梁柱而空其中，洞口以兵蟻守之，雌雄生殖其中。一日產卵可至八萬餘，故滋生極繁，大為房 屋之害。多產於溫熱二帶，寒帶無之。古亦謂之巴蟲，以巴蜀多產之也。《元微之集》云：「巴蟻眾而善攻櫟棟，往往木容完具，而心節朽壞。」即此。

青海北境白蟻成群，傷蝕皮毛，為害至劇，土人每以酥油調鹽汁灑地以殺之。

白蟻食藩庫銀

粵東白蟻，為害至甚。康熙辛巳，藩庫交盤，每箱貯銀以千計，獨一箱少十二兩，或洞其腹，或陷其邊，蓋白蟻據之為銀窩也。

一足蟻

嶺南有一足蟻，生於樹根，自頭至尾，別無二足。而此一足又長尺餘，附於樹根之上，如膠漆之堅，故僅能盤旋樹下，不能遠行也。

蜘蛛

蜘蛛為節足動物，體分頭胸部、腹部，狀如囊，口有顎二對，上顎二節，末節為鉤，其末端有毒腺之孔，胸部有腳四對。其肛門端有瘤狀之物三對，是為紡織腺，內貯形如蛋白之液汁，上有細孔六七百個，脈體收縮，則液自細孔流出，觸空氣，凝為極細之絲，以後爪組合之，織網為巢，以捕昆蟲而食之。性殘忍，同類亦相 食。

蜘蛛窩

蘆江之下金吾廟有蜘蛛窩，相傳乾隆時，是處有大蜘蛛，殆三寸許，織網徑一二丈，大者據其中，小者周緣往來，有數百。其旁一樟樹，圍可丈餘，參天蔥蘢，亦三四百年物也。其根下一穴，大於斗，望之窅然，即蜘蛛窩也。

蛛絲網龍

嘉慶時，海州有蜘蛛怪，不知何代物也，能虛氣為黑風。居民每望見風起，如黑煙蓬蓬，則皆嚴閉戶牖，行者面牆壁而伏，風過乃已，習為常，亦無他害。一日，龍擊之，雷雨既作，蛛吐絲網，龍窘，不能出，格鬬凡數十，須臾而濱海皆水矣。始有龍者二，焚網出龍。蜘蛛遁，莫識所往。詰旦，於數十里外有物縱橫散落，圓 膩而色灰，圍如人臂，金石無所傷，而兩頭皆有焦火痕。

舒鐵雲聞之，乃為詩曰：「人不見風，鬼不見地。魚不見水，龍不見一切器。獨見蜘蛛精，近 海歊黑氣。氣逼海水水逼風，海風墨墨海雲濃。漆鐙不照水精宮，鼇背暗壓蓬萊峰。烏鰂浮沫，海扇騰空。爰居避走龍出現，以角聽之三日聾。呼龍畊煙龍愛寶，分 明龍大蜘蛛小。豈知龍見蜘蛛氣，不見蜘蛛絲。一絲兩絲徐吐之，千絲萬絲疾若馳。雨點小，霹靂雌。屠龍豢龍龍不知，蜘蛛太巧龍太癡。大似虎陷關，小亦羝觸 籓。上不得登天唱刀鐶，下不得入海解倒懸，無可奈何束縛來人間。一撞海山搖，一掉海水翻。逐臭之夫狂走汗如生鐵汁，既非網西施，蠶上山。蚩尤五色迷天下，天孫一梭擲往還，何以買絲繡作浪花朵朵金彎環。絲長不能已，絲密不知幾。絲亂不可理，千氣萬力頭腹尾，可憐不出蜘蛛一網裏。帝旁投壺玉女嬌，一箭躍出蓮花 驍。低頭拾取見龍戰，見首不見尾，其血元黃鏖。回身啟齒奏天帝，何不下界除此妖。金星乃言此是緜緜延延淫氣擢髮不可數，法當用火燒。紅雲居中赤熛，怒檄絳 虯凡兩條。一然犀，一焚巢，丹煙朱霧海水焦。絲寸寸磔，蟲譆譆逃。但見龍潛蜘隱天搖搖，火水未濟終此爻。明日蜘蛛不吐氣，拾得殘絲如斷臂。」

蠶蝨

壁蝨，為蜘蛛類，與疥癬蟲同科，俗稱臭蟲，體柔軟，大如豆粒，青褐色，腳八，皆有爪。棲息林叢，或寄生犬鳥之皮膚中，吸其血液。間亦寄生人體，蝕入皮膚甚深，引取之，愈益進入，不易除。

絡新婦

絡新婦，為蜘蛛類，大而美觀，腹圓如球，有黃白黑色環紋，張大網於高樹，為車輪狀，捕昆蟲為食。

螳蟷

螳蟷，為蜘蛛類，《爾雅》稱土蜘蛛，體橢圓褐色，好穴土為管狀巢。巢有蓋，蓋有鉸鏈狀之物，合之無縫，表面則被以青苔，與地一色。伺蟲過，掩而捕之，方入即閉。

八叉蟲

八叉蟲，似土蜘蛛，大者如雞卵，小者如胡桃。身圓，褐色而明，間以黃綠，口紫而四歧，能嚙鐵。足有八，雖短，怒則悉聳立。大風起，輒御風而行。天山南北路之人家土壁溝渠中，無不有之。飛集人身，少選自去。觸之，即遭其噬，潰爛足致死。

喜蛛

喜蛛，即喜子，動物學謂之喜蛛。體細長，褐色，前肢長於全體三倍。所結之網亦為輪形。古謂之蠨蛸，或謂之長蹐。

螟

螟，害稻之蟲也，凡三種。一曰二化螟蟲，長八九分，黃白色，背有黑縱線五，在稻莖或葉鞘間作白色繭。蛾開翅約寸許，翅之外緣有黑點七，產卵於稻葉表面，歲生二次。一曰三化螟蟲，形態略同，歲生三次。一曰大螟蟲，形體稍大。三者皆自葉腋蝕入稻莖，食其髓質，稻皆白枯而死，農家謂之白瘦。三化螟蟲為害尤甚，《詩》「去其螟螣」是也。

跳，口器發達，便於刺螫。寄生人體，吸取血液，亦有毒汁注入，與蚊無異。

蝨

蝨，亦作虱，體為長橢圓形，口突出，適於吸收之用。腳六，各有一爪，彎曲向內。腹部肥大。寄生於人體及他哺乳動物而吸其血。

頭蝨

頭蝨，為蝨之一種，體長一分五釐許，灰色，腹部作卵形，爪大於他蝨。寄生於人及猿之頭部，其卵緊黏於髮，搔之不易脫。

牀蝨

牀蝨，俗稱臭蟲，又曰蜇蟲。體圓而扁平，赤褐色，長二分許，周緣簇生粗毛。日棲暗處，夜出，吸人血。吸時注入毒汁，故被吸處痛癢赤腫。體有臭液。舊名壁蝨，晚近博物家析牀蝨與壁蝨為二，以壁蝨屬蜘蛛類。

牀蝨死人

雍、乾間，常州雙桂坊老郎廟有外方旅客宿焉，捕牀蝨數頭，以紙裹之，置牆隙。越數載，復宿其地，偶檢壁中紙裹，憶及前事，啟而視之，置掌心，臭蟲得熱氣 復活。忽嚶然一聲，旅客仆地。肆主報官相驗。官欲窮其異，竭力搜索，始得其窟於肉砧中。砧高四尺，寬亦尺餘。剖之，則中已空，有血球一，大逾雞卵，色赤，四圍攢聚幾滿，如磁石，如子母珠。蓋中間之球，乃其精靈所凝結，不能自動，賴外層之小蟲出吸人血，以輸送而滋養之。後取出，投諸火焚之，臭聞數丈外。

牀蝨臭達數十步

長沙南鄉雨花亭有劉某所設飯肆，相傳有宿之者，必疲憊。有張七爺者，為近地富人，強而有力，聞之，沽酒醉飽，獨往宿焉。夜半，酒漸醒，則見帳上忽起赭色 斑點，全帳幾遍。審視之，牀蝨也。急起掀帳抖之，均紛紛沿帳循壁，入樓栿而沒。張急呼店主入，以所見告，偕店主登而索之，得一敗鼓，甚重，異之，疑為其

毛蝨

毛蝨，體肉色，扁圓，背淡樺色，頭胸二部區畫分明。寄生於人之陰毛、腋毛等處，不易辨別，其卵膠附於毛，尤難分離，當用水銀軟膏除之。

蚜

蚜，害蟲也，古名竹蝨，今亦稱木蝨。種類甚多，有綠色、赭色、黑色諸種。體形如蝨，長半分許，口吻作管狀，刺入竹木之新芽嫩葉，吸收其汁液，自肛門排出 甘蜜，以養幼蟲，蟻群聚舐食之。分卵生、胎生二時期，繁殖之速，為蟲類冠。可撒石灰於植物葉上，並檢集捲縮之葉，殺而除滅之。

蠹魚

蠹魚，體小，被銀白色細鱗，尾毛三，其長相等，能蝕衣服、書籍之屬。

桂蠹

桂蠹，桂樹所生之蟲也。大如指，色紫而香，蜜漬之，可為珍味。漢趙佗以獻文帝者即此，《楚辭》亦有之，則此物之見珍古矣。

污蟲

害稼之蟲，以奉天之污蟲為甚，非蝗非蟊。其食田禾也，必俟根葉罄盡乃止。

尺蠖

尺蠖，體長可二三寸，首尾相就，屈伸而行。種類甚繁，以桑尺蠖為最著，全體灰色，夏日居桑樹，食其嫩芽，歲生二次，桑之害蟲也。人以其行時一屈一伸，故借為始屈後伸之喻。

蟟蠐

蝤蠐，為天牛及桑牛之幼蟲，乳白色，無腳，有黃褐色短毛，被覆全體，背有顆粒狀突起之物，能支其體以覆行。蝕桑樹，能深入榦中，桑遂枯死。此蟲色白而豐潔，故古以比婦人之頸，《詩》「領如蝤蠐」是也。

紅娘華

紅娘華，體扁平，長寸許，黑褐色，頭小，口突出，前翅硬化成革質，不達尾端，尾有毛二，長於體兩倍。棲息水田池沼，捕食小魚，故為害蟲。

蛘

蛘，本作蚌，害蟲也，一名穀象，粵人曰米牛，紹人曰米象，蘇人謂之蛘子，生於穀倉中。其為幼蟲時，無腳舊稱蚜蚨。老則成蛘，背有甲，赤褐色，亦有黑色者，頭小，口吻長於頭者二倍。春時產卵於穀之最軟部分，孵化後，蠹入內部而蝕之。

蜾蠃

蜾蠃，本作果蠃，體黑色，雌者尾端有毒針，能刺人。常銜泥，就樹枝牆壁作球形之房，產卵於中，藏蜘蛛、螟蛉等小蟲，以供幼蟲之食。有益於農產物。

蠼螋

蠼螋，本作蠼螋，一名搜夾子。長七八分，全體黑色，腳六，色黃，能疾行。尾端有角質之附屬器，作鋏子狀，迫之，則洩毒液以自保護。在野食蚜蟲、葉捲蟲等，有益於農圃，入室則為幼蠶之害。吳俗多以蚰蜒為蠼螋，誤。

蠛蠓

蠛蠓，一名蠓，小蟲也，微細色白，頭有絮毛。將雨，群飛塞路。一說即醯雞。

葉捲蟲

六。棲於稻葉及桑葉上，蝕其葉，吐白絲捲葉之兩端而巢其中。成蛹後，化為暗色蛾，謂之葉捲蛾，產卵於葉背，每年發生二次。

螻蛄

螻蛄，稻麥之害蟲也，體長寸餘，褐色，有軟毛甚短，前翅小，後翅較大，常疊於背，末端細長似尾，前肢頗強，利於掘地，能鳴而跳躍。晝常穴居土中，夜出飛翔，喜就燈火。

蔗蟲

蔗蟲生廣東潮州之蔗田中，形似蠶蛹而小，味甘，性涼，出痘險者可賴以助漿。

鼠婦

鼠婦為節足動物，體青灰色，形扁而橢圓，長三四分，胸部分七節，有等長之腳，恆居甕底、磚縫等濕地。舊稱即伊威，非。

地鱉

地鱉，一名蜃，俗稱土鱉。大者體長寸許，前狹後闊，頭小，六足，背有橫紋錯起，多生濕地。

蜈蚣

蜈蚣為節足動物，以扁平之環節合成二十二節。第一節黃褐色，其餘各節背面深藍色，腹面黃色。每節有腳一對。生口邊者，變形成顎腳，鉤爪甚銳，端有小孔，內通毒腺，能注射毒液。潛伏於陰濕之地，捕食害蟲。

水蜈蚣

康熙庚午三月，蘇州荃墩湖有水蜈蚣數萬，游行水中。撩置於岸，則軟而無用矣。

蚰蜒

灶馬

灶馬，全體紅色，後肢頗長，而有長刺，多集於灶間，俗亦呼為灶雞。以其脊高腳長，故又有駱駝之稱。

斑蝥

斑蝥，亦作班貓，長五六分至寸許，多生豆葉上，甲作紫綠色，帶金屬光澤。喜飛行人前，故又有鄉導蟲之稱。性有毒可入藥。幼蟲頭甚大，與成蟲異形，皆捕生蟲為食有益於農事。

水蠟蟲

水蠟蟲為介殼蟲類，寄生於水蠟樹，體小。雄者之後翅微小，雌者無翅。成長後，分泌白蠟甚多。凡介殼蟲多為害蟲，惟此為益蟲。四川、湖南等省皆飼養之，以收取白蠟。

蝦

蝦，與鰕通，為節足動物之長尾者，體分頭部、胸部、腹部，背甲為圓筒狀，青黑色，薄而透明，前端有長棘突出，觸角二對甚長，俗謂之鬚，腹部環節六，兩側有游泳器，謂之橈足。種類頗多，可食。

龍蝦

龍蝦為蝦之絕大者，可食，長七八寸至尺許，體濃赤褐色，胸甲有小疣甚多，前端有二短棘。產於近海以小甲殼類及貝類為食，其鬚頗長，韓愈詩「又常疑龍蝦，果誰雄牙鬚」是也。

斑節蝦

斑節蝦，長六七寸，前三對腳之尖端具小螯，體色常有青紅黃褐等斑，故名。

蝦

乾之，謂之對蝦，為珍饌。去其殼，俗謂之大金鉤。鮮者味尤美。

蝦蛄

蝦蛄為蝦類，體長四寸許，第二對腳較草蝦為大，其端彎曲，內緣如鋸齒，背節亦較多，全體淡黃微綠，入沸水中，成淡紫色。

蜊蛄

蜊蛄亦作刺姑，蝦之屬，大可盈寸，第一對腳有螯如蟹，吉林、寧古塔等處產生最多。滿洲人嘗搗之成膏，以薦宗廟。其體有炭酸石灰質之突起物，供咀嚼之用，稱蜊蛄石，可作藥。

寄居蝦

寄居蝦，蝦屬，以其形略似蟹，故又名寄居蟹。體之前半有甲，後半為柔軟肉體，常求空虛之介殼而入居之，腹部變為螺旋狀，與介殼合，故俗又稱蟹螺。第一對腳則為大螯，以捕取食物，並為閉塞殼口之用。種類甚多，有居木孔及海綿中者。

蟹

蟹，亦作蟹一稱螃蟹，節足動物，淡水、鹹水皆產之，可食。頭胸部甲甚闊，腹甲扁平，屈折於胸部之下，有橫紋，雄者小而尖，雌者大而圓。複眼在背甲前緣之 深窩，有柄承之。大顎堅硬如齒，便於咀嚼。腳五對，第一對變形為螯，橫行甚速。內臟皆在背甲下，俗所謂六角板者，即心臟，所謂脂與黃者，即精巢及卵巢也。

甘肅無蟹，土人終身不知有蟹也。間有一二知之者，則於蘭州商肆中見其所陳設以為標本之蟹耳。

長足蟹

延吉產蟹，其殼徑不過二寸，而足長至四五尺，每一足之肌肉足供一二人之食，其肉之美亦逾於常蟹。

金錢蟹

[illegible]
醃食。

蝤蛑

蝤蛑，一名蟳，蟹類，產海濱泥沙中，可食。殼圓如常蟹，最後兩足扁而圓長，無爪，與梭子蟹同，閩人稱之為青蟹，較梭子蟹為貴，而俗亦稱梭子蟹為蝤蛑。

虎蟳

虎蟳，蟹類，產閩中。其殼類人家門戶所繪之虎頭，色殷紅斑駁，有鑲為酒器者，肉粗味劣。通州如皋亦有之，俗稱關公蟹。

招潮

招潮，蟹類，小如蟛蜞，殼白，隨潮而上，背坎外向，舉螯，不失常期，故俗稱招潮。

海蛆

海蛆為甲殼蟲類，體長寸許，褐色，有光澤，第二對觸角頗長，腳五對，顎腳二對，亦為步行之用，胸腹部區別不明。群棲海岸，行走迅捷。

水蚤

水蚤，甲殼類之小動物也，長約二釐，以顯微鏡照之，始能見其大體。色灰白，略透明，以雙殼蔽體，觸角大而分歧，有腳五對。產溝水中，人多捕之以飼金魚。

烏賊

烏賊，亦作烏鰂，為軟體動物。體蒼白色，有紫褐色斑點，分為頭部、腹部。頭部有足十，中二足獨長，為捕捉魚類、貝類等食物之用。眼二，構造與哺乳動物無 異。腹部為卵圓形之囊，名外套膜。兩旁有肉鰭，為游泳器，中有內殼色白，質堅厚而疏鬆，即海螵蛸也。又有白色小囊，中貯墨汁，有急，則噴之以自匿，故俗又 稱墨

蚶為蚌屬，殼厚而硬，略成三角形，面有縱線突起，如瓦楞，故俗稱瓦楞子。外淡褐色，內白色，肉色赤，可食，大者謂之魁蛤。又一種縱線不甚高，外黑褐色，時有茸毛附著者，俗稱毛蚶。

淡菜

淡菜為蚌屬，以曝乾時不加食鹽，故名。殼為三角形，外黑色，內真珠色，長二三寸，足根有絲狀茸毛，附著於巖石。產近海，肉紅紫色，味佳，博物家以為即《爾雅》之貽貝也。

螺

螺，與蠃同。軟體動物之硬殼有旋線，其體可以宛轉藏伏者，統謂之螺，種類甚多，大者可為酒具與吹器。殼之內面，光色美麗，可用以鑲嵌漆器。

螺中有珠

晉江黃儆庵給事熙纘嘗為安慶府推官，順治庚子，與王文簡公士禎同為江南同考官，以己亥城守功內擢。其僕人一日得大螺，煮食之，湯忽沸，有聲甚巨，螺自釜躍起，室中氣若煙霧，不辨，人皆驚走。移時視之，螺死，有珠如龍眼大，在其側。以經水火，晶光減矣。秤之，重三錢。

鸚鵡螺

鸚鵡螺為軟體動物，有四鰓，口之周圍多絲狀觸手，介殼為螺旋狀，螺層尖處屈曲如鸚鵡嘴，故名。殼乳白色，有青綠斑，裏面有光如真珠，大者可受二升，製為酒器，奇而可玩，《格古要論》謂之鸚鵡杯。

榮螺

榮螺為軟體動物，亦作蠑螺，形如拳，故又名拳螺。殼甚厚，有層，孔大而圓，外暗青色，內稍作真珠色，螺層上間有突出處如管。棲息巖礁之陰，肉味頗美。

法螺

體為圓筒形，長三寸許，無殼，頭有觸角四，驚則縮入，背有淡紫色之縱線，雌雄同體。其經行處，輒留粘液之跡如蝸牛，為植物之害。

海鏡

海鏡為軟體動物，一名璅蛣，郭璞賦謂之「璅蛣腹蟹」。其肉可為醬，是為蛣醬。一名海月，粵人呼為膏葉，兩片合以成形。殼圓，中甚瑩滑，月照之，如雲母 光，可製為明瓦。內有少肉如蚌胎，腹有小蟹子，如黃豆，螯足具備。海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或迫以火，蟹子避火走出，海鏡立斃。人若生剖 海鏡，則見蟹藏腹中，逡巡死矣。

蠶

蠶，吐絲之蟲也，環節蠕動，胸腹及尾有足六對，食桑葉。我國古時育蠶，以青、兗 為盛，今則推江、浙二省。蠶自幼蟲成長，必蛻皮數次。每蛻皮，則必不食不動二三日，謂之眠。經三四眠，始上簇作繭。繭變為蛹，又由蛹化為蛾，則吐唾液，使 繭受濕化軟，破之以出，謂之蠶蛾。欲取絲者，常乘蛾未出繭時繅之。既出，則絲緒斷絕，不復能繅也。

野蠶

野蠶為蠶之原種，一名天蠶，生於桑、樗等樹上，即食其葉。形狀酷似家蠶，惟身為黑褐色。蛾亦黑褐色，後翅內緣有白紋，為桑樹等害蟲。直隸、山東等省亦取其繭絲，織為繭綢，其絲輸出外國者甚多。

柞蠶

柞蠶，野蠶也，色綠，食柞、櫟等葉，成褐色繭。其蛾黃褐色間有雜以白色者。

山蠶

山蠶，一名樗繭，海州、蓋平、復州土人且放之樗樹以養之，不僅食柞也。

樟蠶，野蠶也，產廣東、江西等處。色綠，有長白毛。繭黃褐色，有孔，可製釣絲。蛾翅灰褐，雜以綠色。

地蠶

地蠶，害蟲也，種類頗多，體長寸餘，形如蠶，有灰黃、深黃等色。背上各節，大率有二黑紋，作八字形。蝕麥類、豌豆、玉蜀黍等之葉。觸之，則作環狀，落地即佯死。其蛾喜飛集燈火及有糖汁之處。

海蠶

海蠶，大如蠶，青黑色，頂有一竅。浙江之溫、台人輒取而置之於塘，插竹如林，蠶食水草，久之則緣竹而上，自竅吐粉，凝於竹末，粉盡，入水而死，即海粉也。

蚯蚓

蚯蚓為蠕形動物，亦名曲蟺。體圓而細長，有環節甚多，紫黑色，近前端處有一紅色肉帶，平廣無節，名曰環帶。腹面列生小刺，後向，以防體之退後而助其前進。雌雄同體。常吞食泥土，穿地為穴，故能使地中空氣流通，植物易於成長，為農家間接之益。

放光蟲

放光蟲，一名鼻涕蟲，蟲類之最軟弱者也。秋雨初晴，放光蟲每緣牆而上，若遇鹽蛇，則鹽蛇雖相去數寸，昂頭張口，遂不能行。放光蟲從其口蜿蜒以入，久之，鹽蛇全身化為水，而放光蟲卒無恙也。

蛭

蛭為蠕形動物，亦名水蛭，產於池溝之溜水中。體黃褐色，有黑線，形略似蚯蚓，有輪紋甚多，口腔有緣如鋸齒，好吸附人畜肌膚而吮其血。江蘇、浙江、山東數省產生最多，有長至尺許者。其大者謂之馬蛭，俗稱馬蟥。又有名草蛭者，亦善吸取人畜之血液，甚

馬蜞

馬蜞為水蛭之大者，俗亦稱曰馬蟥，棲水中，體長三四寸，背灰黃綠色，腹黃色，迫之則蜷縮其體。多以植物為食，農人在田中，亦吮其腿足之血。

笄蛭

笄蛭為蠕形動物，舊名度古，俗又稱土蟲，略似水蛭，長三四寸，背黑，或淡灰色，中有暗褐色縱線數條，匍行時，頭部有觸角，常棲息於草間濕地。

條蟲

條蟲為蠕形動物，能寄生於人之腸內，吸收人之養料，而令人衰弱者。其全體為扁方片，寸寸成節，色白，故又謂之寸白蟲。每節各具生殖機官，能自增殖。其在 腸內，則互相連接，或長至二丈餘。其節片隨糞溺泄出，又移殖其幼蟲於動物體中，如牛肉、豬肉、魚類之肉，皆有為其幼蟲所寄生者，人食之，則此幼蟲又於腸內 發育，而為完全之條蟲。察其首之形狀，可分為三種。無鉤條蟲生於牛肉內，有鉤條蟲生於豬肉內，裂頭條蟲生於魚肉內。

海參

海參為棘皮動物，舊名沙噀，而稱乾者為海參，今通稱海參。體長五六寸，圓而軟滑，色黑，口緣有觸手二十餘。其足在背面者，成魂磊形，在腹面者，三行縱 列，足有吸盤。腸管紆長，近肛門處有分歧之管，狀如樹枝，以營呼吸作用，謂之水肺，亦稱呼吸樹。雌雄異體。棲息近海，曝而乾之，可為食品。以產奉天者為 最，色黑多刺，名遼參，俗稱紅旗參。產廣東者次之，色黃，名廣參。產寧波者為下，色白，名瓜皮參，皆無刺。別有一種，色白無刺，謂之光參，出福建。然每年 自印度、日本輸入者亦不少。

海膽

海膽為棘皮動物，體為半球形，色紫黑，殼面密生硬棘，口在腹部，與背部之肛門位置相對。食道周圍有一水管，分枝伸出體外，

鹽佐酒，鄞有之。以其殼圓如盂，外結密刺，內有黃色之膏，鄞人謂之海績筐。

海蜇

海蜇，即水母，又謂之 ，腔腸動物也。產於近海，大者徑尺餘，種類甚多。最普通者，上面高凸，狀如張徽，平滑而軟，色淡藍，其薄皮俗稱海蜇皮。下有八 腕，延長如柄，色淡紅，俗稱雞冠海蜇。腕上觸手叢生，觸手之間有無數細口，內通胃腔。繖之邊緣有耳及目，以司感覺。常浮游水面，眾蝦附之以為棲息，古稱水 母目蝦，謂其以蝦為目，實非。

櫛水母

櫛水母為腔腸動物，單獨浮游，不成群體，發生及構造多與普通水母異。有數種。其體或圓如瓜，或扁平如帶，體壁極薄而透明，周圍有纖毛四條，各分為二，相比如櫛，故名。雌雄同體。常游於海面，夜放燐光。

水螅

水螅為腔腸動物，產於淡水，體為管狀，色綠，一端有吸盤，黏附於田沼之小草。一端有口，周圍有觸手數條，以捕食物，伸長約及寸許，縮則成一小塊，多為群體。其生殖為出芽法，然亦有雌雄生殖器，為有性之生殖。

海花石

海花石為珊瑚蟲類，《本草》謂之浮石。面有多數淺窩，紋如菊花，灰白色，堅硬如石。韂皮廠中每以之磨皮垢，小者常供案頭清玩。

菟葵

菟葵為珊瑚蟲類之一種，其狀如菟葵之花，故亦名菟葵，或曰菟葵莃。其體為圓筒形，大如拇指，一端附著礁石，周圍生多數觸手，用以取食。平時觸手斂縮，形如花蕾，全體柔軟，實為珊瑚蟲之無骨骼者也。

早御稻

早御稻，米色微紅，較長，味甘香，六月已熟。豐澤園有水田數區，布玉田穀種，至九月，始刈穫登場。聖祖軫念民依，幾餘省稼。一日，循行阡陌，時方六月下旬，穀穗方萌，忽見一科高出眾稻之上，實已堅好，因收藏其種，命待來歲驗其成熟早否。至期，果先熟。自此生生不已，歲取千百。以其生自苑田，故賜名御稻，並頒給其種於江、浙督撫，令民間種之。

石窩稻

石窩稻，色白，粒粗，味極香美，產直隸房山縣。

楊花早

武昌有稻曰楊花早，蓋楊花飛時所熟者也。

嘉禾

乾隆癸未七月杪，松江暴風三日夜不息，禾盡偃，稻花盡落，各縣田有顆粒不收者，有畝收斗許者，其及半者，則為大有矣。巡撫洪之傑諱災不告，乃取句容縣境青苗一束，繪《嘉禾圖》以上獻。詔書嘉獎，宣示中外以為瑞。

碧綠身

江陰有糯稻曰碧綠身，產桃花鎮，芒紅，粒長，色白。

香稻

無錫之天產，以米為大宗。米之種類甚夥，以香粳為佳，產於惠山，粒小而圓長，質軔而堅實。

稻莖觀音

福州駐防某前鋒從征漳州時，夜經田隴，見稻中發光熒然，初以為螢也。然光搖而長，心知其異，潛入稻中察之，則一稻莖上綴粟如

[illegible]寶也。

稻二年三穫

臺北之田作，二年而三穫。其穫時，第一年為五月、九月，第二年為二月，皆稻也。

烏拉白粟米

烏拉白粟米，莖、幹、葉、穗較他種為大，早熟。初生於烏拉樹孔中，土人以其種進獻，流布遂廣。

沙蓬米

沙蓬米，枝葉叢生，米似胡麻而小，沙地皆生之，鄂爾多斯旗所產尤多。

黑米

武昌漢陽門內舊有明陳友諒廣積倉基，後為民居。康熙甲子，有於地中掘得黑米者，黑如漆，堅如石，炒之即鬆，研為末，謂可治膈症，價值兼金。

某歲，太湖縣饑僅，於山中得黑米，不知何時窖藏地中者，緜延數山，不可勝計，全活窮民無算。大吏入告，並以米進呈，聖祖御製詩紀其事，函少許藏之。米中邊皆黑而不朽腐，猶有味。婺原戴秀才冕家嘗於圃中治地，亦得黑米數石。

光緒己亥夏，蘇、松、太各屬農人，嘗於土中掘得黑米，其形質與米無異，迷信家以為有兵災之兆。然庚子拳亂，八國聯軍入京，而南方固無恙也。或謂是為礦物，然不見於平時，獨見於是年，是又理之所不可解者。謂有奸人埋之以惑人聽，然又何從得此多量之黑米而遍埋之耶？

香粳

香粳，粳稻之別種，一稱香稻，亦稱香珠米，產江、浙，芳香異常米。

粳稗，味甘滑如粳，黑龍江產，土人以為粳所化也。

高麗穀

高麗穀，大紅色，如雞冠，高丈許，實如栟櫚子，產奉天等處，其種則自高麗來也。

西番穀

西番穀，苗高如蜀黍，穗如蒲，奉天等處產之。

黑龍江麥

黑龍江麥，種最佳，色潔白，性宜人，相傳其種自俄羅斯來。

穬麥

穬麥，產黑龍江，即俗所呼之鈴鐺麥也。

番薯

番薯，即蕷也，有紅白二種，性宜沙土，蔓生蔽野，人以為糧。去其皮，色甚紅，味甘。本出琉球國，閩中後亦有之。康熙時，聖祖命於中州等地，給種教藝，俾佐粒食，自此廣布蕃滋，直隸、江蘇、山東等省亦皆種之。光緒時，有歐洲薯輸入，則色白而味淡，然非馬鈴薯也。

玉蜀黍

玉蜀黍，一年生草也，莖直，高五六尺，葉狀如箭鏃而大，有平行脈。花單性，雄花生於頂端，雌花生於葉腋。其實有黃、白、紅各色，密列成行，以巨苞裹之，其端有紫毛如絲。俗有包穀、玉米、珍珠米、飯粟等名。

蘑菇

蒙古盛產蘑菇，有黑白之別，通稱營盤蘑，黑而小者劣，白而大者佳。採時多在夏季雨水盛行之後。產地草色鮮豔，結成圈形，有全圈、半圈之分。全圈白蘑，半 圈黑蘑。其結圈形之地線，即蒙人支包之舊址也。蒙人所居之包，至夏而移，【冬擇低地以避寒風，夏在岡陰，以祛暑熱。】冬時燃火取煖，包內之地，未受霜雪之 侵，至夏復經雨水，冬春蘊蓄，至此而勃發，遂結蘑菇，全圈、半圈，因結包之地勢而異。營盤之名，亦以此得。或稱口磨，則以其產於口外也。

熱河所產蘑菇至佳，俗呼為銀盤菇，則以營盤二字訛為銀盤也。

又有曰夸蘭蘑菇者，產於齊齊哈爾城東之草地，七月入市。夸蘭者，氈廬椸木之周遭也。木氣入土，生蘑，故名。

香山松菇

京西香山產松菇，輪菌如傘。潔白肥脆，味鮮美。

銀盤菌

濟南郡外三十里，有龍洞山。洞在山腹，深半里許，必秉炬，方可入，中作旋螺形。山多野菌，色如雪，圓如盞，曰銀盤。寺僧收之，以供遊客清饌，芳潔鮮脆，較勝於遼海之蘑菇、虞山之松傘蕈也。

雞土從菌

滇產雞土從菌，出師宗者尤勝。

南華菌

粵中有菌，土人謂之草菰，或曰蘭花菰，其味最鮮美，然實名為南華菌。相傳其初出自南華寺，寺僧積禾稈於屋陰，夏月，以米瀋朝夕頻沃之，出菌。曰蘭花者，實南華之訛也。

有訛為蘭花姑者，則以某令宰是邑時，適巡撫按部過縣，詢其地有土娼否，某誤以土娼為土產，遽答曰：「有。」詢何名，曰：「蘭花姑。」巡撫正色曰：「曷勿逐之？」某始悟，客為之胡盧，巡撫亦笑，蓋三字實似妓名也。

狀複葉，莖高尺餘。

苜蓿、玉蜀黍之根獨長

草木之根，有長有短，有本性短而不能長者，有本性長而不能短者，惟苜蓿及玉蜀黍、魚麥兩種之根，其長莫比，然農人多不知之。玉蜀黍根長可四五尺，苜蓿根 長可三尺許。蓋以此二物之根，須得地中之水而生，然地形高，凡水平時滴注土中，此根在地面淺處；如不能得水，則必蔓至有水處取之方止。或土面磽瘠，無肥料，所有肥料藏深土中，則玉蜀黍及苜蓿輒自伸送其根，至肥料處吸之，然後滋生。有此二故，故其根獨長，他物則不需此也。

歪脖菜

歪脖菜，葉圓而大，其梗至頂梢彎，故名。

杏葉菜

杏葉菜，葉似杏，可食。

海帶

海帶，似海藻而粗，俗呼曰海白菜。

河白菜

河白菜，生近水田，可采食。

山兒菜

山兒菜，似菠薐而高大，葉圓，鮮可茹。

步連菜

步連菜，生野中，類苦菜，葉微大，如筋。

地螺

地螺，菜名，形如小螺，鹽漬可食。

諸葛菜

諸葛菜為鎮江特產，葉似虎耳，莖葉有細毛，叢生如盤，味苦，野生者亦可食。

蕹菜

蕹菜之種來自泰西，滬有之，曰空心菜，莖肥葉嫩，每歲發芽於夏，及秋而老。

甘藍

甘藍為蔬類植物，產於西北數省，閩粵亦種之，後且及於滬。葉闊厚作深綠色，似芥，花繁，莖甚大。北人以鹽漬莖而食之，曰擘藍，即球莖甘藍也，簡稱之則曰甘藍。

椰菜

椰菜，俗稱捲心菜，為甘藍之變種，歐洲種也，近移植於滬。其葉層層包捲，成球形，色淡綠，曰球葉甘藍，俗又稱包心菜。又有一種亦歐洲種，而滬有之，開花甚多，花莖、花蕾皆可作蔬，曰球花甘藍，別稱花椰菜，俗名花菜。

塌棵菜

白菜為蔬中上品，唐人所謂闊葉吳菘是也，經霜雪而愈佳。陸佃《埤雅》云：「菘性凌冬不彫，四時常見，有松之操，故曰菘。」滬中冬月有一種塌地而生者，根粗矮葉，形如盆，多皺紋，色深碧，名盤科菜，又名塌棵菜，一經濃霜，則味甘如飴，實即江寧之瓢兒菜，湖湘之黑油菜也。

羅漢菜

形，皆無柄抱莖。春暮開黃花，列為頭狀花序。莖高尺許，去皮生食，味如胡瓜，並可醃藏。

菰

菰為蔬類植物，生於陂澤，高五六尺，葉如蒲葦。春秋兩季，中心生白薹，狀如藕而軟，曰菰菜，俗謂之茭白。秋間開花成長穗，結實如米，謂之菰米，亦曰雕胡米，色白而滑膩，儉歲以為飯。古本作菰，為六穀之一。

菜瓜

菜瓜俗稱生瓜，為蔬類植物，莖、葉、卷鬚，皆似甜瓜，實色綠，堅硬，有毛，可食。

胡瓜

胡瓜為蔬類植物，俗稱黃瓜，有卷鬚，葉作掌狀，淺裂，粗糙有毛。夏開黃色合瓣花，雌雄同株。實長數寸，色黃綠，有刺甚多，供食。漢張騫使西域得種，故名。

絲瓜

絲瓜為蔬類植物，園圃栽植之，莖細長，有卷鬚，葉掌狀分裂，裂片尖銳。夏日開黃花，雌雄同株。實長者至一二尺，嫩時可食。熟後，果肉內有強韌之纖維如網，謂之絲瓜絡。

冬瓜

冬瓜為蔬類植物，春暮生苗引蔓，葉如掌狀分裂，莖、葉皆有毛刺。夏開黃花，結實大者徑尺餘，長二三尺，皮堅厚。嫩時色綠有毛，老則蒼色，上浮白霜。

金瓜

金瓜為蔬類植物，秋結實，形扁圓，色赭，亦名北瓜。

苋

莧為蔬類植物，長尺餘，葉卵圓形，有青赤二色，嫩時供食。秋時開細花成穗，色黃綠。別有一種柔莖細葉者，謂之野莧，亦可食。

馬齒莧

馬齒莧為一年生草，原野自生，莖微赤，平臥地上，葉形如倒卵，質厚而軟，花小，五瓣，色黃。莖、葉嫩時，可煮曝為蔬，俗稱藥板草。

茼蒿

茼蒿為蔬類植物，俗名蓬蒿，莖高二三尺，葉羽狀，深裂，互生，花黃或白，中部為管狀。春冬莖、葉嫩時可食。

蕓薹

蕓薹為蔬類植物，一名薹芥，亦稱油菜。葉大色濃綠，無柄，葉腳包莖。春暮開黃花，為總狀花序。果為長角，熟則綻裂子出。嫩葉可食，子可榨油，謂之茶油，亦可食，并燃燈。

芥

芥為蔬類植物，葉似油菜而有缺刻，葉面常皺縮粗糙。秋末下種，冬時可食，並宜作虀。春深開小黃花，結實成莢，子如粟粒，研之成末，味極辛烈，食饌中用以調和，亦入藥。

雪裏蕻

雪裏蕻為蔬類植物，葉有銳鋸齒及缺刻，類芥菜，而葉稍纖，花黃。雪中諸菜凍損，此菜獨青，故名。味稍辛辣多醃以為虀。北人謂之春不老。按《唐韻》菜心長曰蕻。

芹

芹為蔬類植物，植於水邊濕地，莖有稜，中空，葉為羽狀複葉，互

旱芹以別之。

馬蘄

馬蘄，一名野茴香，與芹同類異種，生於卑溼地。春日生苗，葉似水芹而微小，叢生如蒿，白毛蒙茸，嫩時可茹。其根色白而香，堅硬不可食。

堇

堇為蔬類植物，一名旱芹，俗稱堇菜，莖高尺許，葉闊。夏日開花，淡紫色。莖、葉味苦，瀹之，則甘而滑。

蓴

蓴，水草名，閩人以為蔬，謂之蓴菜，其莖中空，亦稱空心菜。初生，貼地蔓延，連根掘置水面，如荇藻，尤易滋長。康熙時，廈門居民多種之，其利甚溥。

落葵

落葵，一名終葵，蔬類植物，莖、葉皆柔軟，葉厚作卵形，端尖。夏秋間開細花，初白後紅。實圓小，熟則紫黑色。古以其葉為蔬，榨取實之紅汁，以為面脂，故又稱胭脂菜。

蒝

蒝為蔬類植物，一名著達菜，園圃多栽種之。葉闊大，厚而有光，色青白。成長後，莖高三尺許，初夏開多數小花，成穗，色黃綠。其葉四時皆可為蔬。

黃芽菜

黃芽菜，蔬類植物也，為菘之變種，經人工之培養而成。葉與柄皆扁闊，層層包裹，全體成圓柱形，頂端成球形，葉淡黃色，秋末可食，柔軟甘美。以產於山東膠 州之來倉者為最佳，通稱膠菜。又有外葉青而內黃者，產於浙西之嘉興。次則天津，有圓長二種，產大

崇明者尤劣，味酸，滬人皆呼名為島子菜。

薺

薺為蔬類植物，到處產生，葉在下部者羽狀分裂，在上部者有缺刻，嫩時可食。老後莖高尺餘，花四瓣，色白，實扁平三角形，中有細子。

萱

萱，本作藼，亦作諼、萲，俗作䕷，多年生草，一名忘憂，又稱宜男。葉似菖蒲而柔狹，花稍類百合，單瓣或重瓣，有紅黃等色。莖及單瓣之花曝乾為蔬，俗稱金針菜。

蔊

蔊為蔬類植物，通稱蔊菜，冬月叢生於田圃，莖高二三寸，葉橢圓而長，有缺刻，春日開小黃花。實為細角，長一二分，中有細子。農人連根葉拔而食之，味極辛辣，亦稱辣米菜。

蕺

蕺為蔬類植物，通稱蕺菜，野生，莖細長，高七八寸，葉為卵形。初夏開淡黃色小花，有苞四片，色白如花瓣，莖、葉皆有臭氣，亦稱魚腥草。可食，亦入藥。

馬蘭

馬蘭為蔬類植物，田野自生。春日生苗，葉為長卵形，端尖，甚粗糙，有大脈三條，鋸齒甚深，人取以為蔬。入夏高二三尺，開紫花，與雞兒腸同，惟冠毛甚多。

蓴

蓴為蔬類植物，江、浙湖澤中產生甚多，葉橢圓形，有長柄，莖及葉背皆有黏液被之，可為羹。夏日開紅紫花。亦作莼，一名水葵。

菠稜菜

菠稜菜，一曰菠菜，本作波稜，蔬類植物，原為西域頗陵國產，唐時，其種始入我國。葉互生，略如三角形而尖，基部又旁出兩尖。莖高尺餘，花小而黃綠，單性，雌雄異株。根色赤，味甜。嫩時以為常蔬。

韭

韭，菜名，葉細長而扁，叢生，秋日莖頂開小白花成叢。根莖肥白而嫩，味尤美。

薤

薤，為狀似韭而中空，夏開細花，色紫，鱗莖如小蒜，謂之薤白，可食。

禹韭

禹韭，苗如鹿蔥，有節如籜，莖末發花，如牽牛而小，青碧熒熒，可愛。

薑

薑為蔬類植物，亦稱生薑，苗高二尺許，葉狀如箭鏃，對生，花被大小不整，色淡黃。地下莖色黃，味辛，秋初茁新芽，尤嫩美可食，烹飪時多用為調料，或蜜漬食之。曝乾者稱乾薑，入藥用。

蔥

蔥為蔬類植物，葉中空成管，高二尺許，有平行脈，四時可采食。葉之下部色白，俗稱蔥白。夏開白花，叢集如球。

松吉納

松吉納，蔥名，出準噶爾，根大而穗青，高及二尺。

洋蔥，一名玉蔥，為多年生草，植於畦，莖高一二尺，地下之鱗莖扁圓。葉中空，似蔥而甚細。秋日葉間出花軸，頂開多數白色小花，雜以珠芽。其鱗莖供食。

蒜

蒜為蔬類植物，有大蒜、小蒜二種。大蒜名葫，根莖俱大而瓣多，小蒜根莖俱小而瓣少，葉皆細長而扁，花白微紫，有地下之鱗莖。莖、葉皆可食，臭氣甚烈。

石蒜

石蒜，葉如蒜苗，夏盡苗枯，抽莖如箭，莖稍開花四五朵，深紅六出，長瓣長鬚。根亦如蒜，可煠熟製食。

山蒜

山蒜為多年生草，山野自生，葉細長，有微稜，臭氣似蔥。夏月莖頂生小肉芽如球，並開繖形小花，色淡紫。葉與地下之鱗莖皆供食。

達爾吉爾

達爾吉爾，小蒜也，準噶爾所產，根甚小，苗可三四寸。

薩喇納

薩喇納，野蒜名，出準噶爾，高尺餘，色青，獨莖，頂結小花。其根有黃白二種，味淡，可作羹。

丕牙斯

新疆之蔬，有所謂丕牙斯者，如內地之薤。

蕗荽

蔊菜，本作胡菜，蔬類植物，葉裂有鋸齒。粵人及北人每於嫩時摘以調食，甚香美。初夏開細花，五瓣，色白。實亦辛香，可為香料。俗作芫荽。

石胡荽

石胡荽，為多年生草，產道旁，細莖蔓延於地，節節生根，葉圓小，有光澤。春夏之交，開白色細花，有淡紅暈，列為小繖形花序，氣辛。

蒔蘿

蒔蘿，俗稱小茴香，為一年生草，高二三尺，葉細如絲。夏開小黃花，瓣內曲。實橢圓，微扁，子大如黍粒，黑褐色，氣味芳辛，用以調味，亦可入藥。本產於波斯國，蒔蘿，蓋番語也。廣東頗多，江蘇人醃物時輒用之，取其香也。

番椒

番椒，俗名辣椒，一年生草，處處種之，高二三尺，葉為卵形，端尖，有長柄，互生。夏月開白花，花梗甚長，實色紅而味辣，可供食用。

蜀椒

蜀椒為落葉灌木，一名巴椒，亦名川椒，產於蜀中。幹高四五尺，有刺，葉為複葉，光滑而厚。實肉厚皮皺，子光黑，過於花椒，可為香料。

胡椒

胡椒為蔓生灌木，原產南洋各島及南美等處，故名。長丈餘，葉為心臟形，互生。夏開小白花，成長穗。實圓，生青熟紅，乾則皮皺色黑，謂之黑胡椒。除去者黑皮者，曰白胡椒。味辣而香，研粉可食，並入藥。

老鎗穀

分枝，出長花軸，紅色或白色小花叢集下垂，其穗甚長。實成粒，儉歲，人亦食之，故名。

枲耳

枲耳，一名蒼耳，一年生草，野生，葉為卵形，端尖，有缺刻及鋸齒，互生。夏日開綠花，單性，雌雄同株，雄花在花軸之上部，列為小頭狀花序，雌花隱於囊狀總苞之內，總苞滿生小刺，鉤著人衣。嫩苗及實，遇儉歲，人亦食之。

藜

藜為一年生草，莖高五六尺，葉心色赤，卵形有鋸齒，嫩時可食。花小而黃綠。莖老可為杖。古人讀書燃藜，以其光最明，可傳火徹夜。又名萊，《詩》「北山有萊」，即此。俗稱紅心灰藋。

薇

薇為一年生草，莖高二三尺，尖端卷曲如旋渦。葉有二種，一為綠色，差類蕨葉；一為褐色，形細長，其上著生多數胞子囊，嫩時可食。

葫蘆

葫蘆，本作蒲蘆，一作胡盧，為一年生蔓草，園圃皆栽之。莖細長，以卷鬚絡於他物，葉圓心臟形，有柔毛。初夏開白花，夕開朝萎。至秋，實熟，如重疊大小二圓球，乾者鋸之為玩具。別有一種身長而首尾如一，供蔬食者，亦稱葫蘆。《本草》謂之壺盧，俗稱蘆蒲。

蔞蒿

蔞蒿為多年生草，生水邊及澤中，莖高四五尺許，葉羽狀深裂，似艾而闊，背密生灰白色毛。秋日開花，褐色，為頭狀花序。嫩莖香脆可啖。《爾雅》「蔏蔞」即此。宋蘇軾詩：「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莪蒿

莪蒿，一名蘿蒿，亦稱　蒿，多年生草，生於水田，莖、葉似蔞蒿，開黃綠花，為小頭狀花序，排列如穗．嫩莖可蒸食。

邪蒿

邪蒿，草名，野生，莖高二尺許，葉為複葉，分歧甚多。夏開小白花，為複繖形花序。其根、葉，古以為蔬。

蘩縷

蘩縷為一年或越年生草，山野自生，引蔓於地，莖細長，節間有毛下向，中空，斷之，有一縷如絲。作蔬，甘脆。葉為卵形對生，花小而白，五瓣，每瓣三裂甚深。《爾雅》：「蔜，之嫂蘩縷。」即此。

荇菜

荇菜為多年生草，葉似蓴，一端有缺刻，大寸餘，面青背紫，平貼水面。夏日開合瓣花，色淡黃，五裂，邊緣多毛。莖、葉嫩時可食，故稱荇菜，《詩》「參差荇菜」是也。

草石蠶

草石蠶，亦名甘露子，多年生草，莖方，葉稍似心臟形，背有毛密生。夏初，葉腋開淡紫色脣形花。地下莖之尖端色白，形如連珠，略似蠶形，故名。根可煮食，如馬鈴薯。本我國產，今歐洲盛種之。

地榆

地榆為多年生草，莖高三四尺，數十葉自根叢生，為羽狀複葉。秋間起花莖，莖頂開花，色紫或紅白，列為穗狀花序。其嫩葉可食。

敗醬

敗醬為多年生草，山野自生，莖高三尺許，下部為羽狀複葉，上部單葉。秋初開黃色小花，成複繖形花序。鄉人常採嫩莖食之，味微

仁草

仁草，即菸，即煙草也，所在有之。熊人林《地緯》云：「粵中有仁草，名金絲醺，可辟瘴氣。多吸之，能令人醉，亦曰酒煙。」

盪盪青

盪盪青，北方所謂之鐵腳草也。採取陰乾，投沸湯中，頃之，莖、葉舒卷如生。

察齊巴克

察齊巴克產新疆，葉似雞冠，花如辮，倒垂三四尺，色紅紫，春種秋開。名為察齊巴克者，以其形似回婦首飾之察齊巴克也。

龍芽草

龍芽草為多年生草，山野自生，高二三尺，葉為羽狀複葉。夏日出花軸，花黃，五瓣，實多刺。俗稱仙鶴草。

羊刺草

羊刺草，莖有刺，味甘美如蜜，準噶爾部多有之。

鹿藿

鹿藿為多年生蔓草，莖、葉皆褐色，葉闊。夏開黃花，為蝶形花冠。結實成小莢，熟則赤黑，子大如花椒，扁圓而黑，可煮食，俗稱野綠豆。

胡蔓草

嶺南有胡蔓草，葉如麻，花黃而小。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生，凶民將取以毒人，則招搖若喜舞然。或有私怨者茹之，呷水一口，則腸立斷。或與人鬨，置於食，以斃其親，誣以人命者有之。

款冬

款冬，一名菟葵，為多年生草，高二尺餘，葉圓大，基部缺刻甚深，柄長二寸許，花莖別有小葉，長卵形。春初，莖端開黃花，為頭狀花序。百草中此最先春，雖冰雪之下亦生芽，故有此稱。其嫩葉可為蔬。

石防風

石防風，草名，海濱自生，田中亦栽種之。葉為複葉，似芹。夏初開小白花，花序如複繖形。嫩葉可食。

蠶菜

蠶菜，草名，多生山野陰地，莖方，高一二尺，葉為長卵形，羽狀分裂。夏秋間，葉腋簇生脣形花，色白，層疊成穗，形與益母草最肖。其嫩苗亦可食。

山慈姑

山慈姑為多年生草，山野自生，高尺許，葉細長如韭，莖自地下莖之中央生出，頂端開一花，色白而略紫。地下莖狀如慈姑，可食。

荸薺

荸薺為多年生草，水田栽植之，莖高二三尺，管狀，色綠，花穗聚於莖端，頗似筆頭。地下之塊莖形圓，可供食，蘇人謂之地栗，兩廣人謂之馬蹄，古名鳧茈，又稱烏芋。

百合

百合為多年生草，多栽於園圃中，高二三尺，葉短而闊，似竹葉，互生。夏日開花，色白，無斑點，其紅黃色有斑點者，謂之卷丹，俗通謂之百合。其地下之鱗莖，皆可食，惟以白花者為良。

嵩山百合之質甚脆，不能隔宿，故不行遠，非親至山中，無緣求得

茈碧花

大理府浪穹縣北十五里有茈碧湖，【一名寧湖。】出罷谷山下，即洱河之源，水如碧玉色。湖有花，名茈碧，如荷花而差小，其色有白者，有澹紅而錦緣者。葉似荷錢，長五六丈，晝則上浮水面。見日，花始開，夜即卷曲入水，清香異常。采莖、葉食之，味過於蓴。

金盞

金盞，一名杏葉草，葉抱莖生，花開莖頂，黃赤如金，深小如盞。葉似初生之蒿苣，可作葅食。

決明

決明，葉淺綠，花黃，嫩苗與花及角子，皆可瀹茹，或點茶以食之。

人參

人參，多年生草也，葉為嘗狀複葉，六七月開花，花小色白，八月結子，似天竹子。生於深山草叢中，其根為補益藥品，長者八九寸，或三椏五葉，略似人形，尤 貴重。初長成，色白；蒸熟，則微紅；紅而明亮者，老矣。產於奉天、吉林、高麗等處，故醫方或曰遼參，或曰吉林參，或曰高麗參。以野生者為貴，故又謂之疇山參。至古方所稱人參，則皆今之黨參也。舊產於上黨郡，即山西長子縣地。長子屬潞安府，故又稱潞黨參。人參透明，黨參不透明，故又謂人參曰明黨。

國人皆以人參為滋補之無上上品，然經西醫化驗，實無滋補之質料。吳漢槎孝廉兆騫初戍寧古塔時，曾以半斤之參煎汁餌之而瀉，亦可見其無用也。

珠參

乾隆初，孫端人學使督學滇中，嘗以滇產珠參寄贈金赤泉，赤泉作歌以謝之，歌云：「神經五參配五色，上黨從來稱第一。土精變化夜呼人，形似小兒肥且茁。新 羅百濟高句麗，五葉三椏無等匹。未聞六詔點蒼閒，亦產靈苗吐芬苾。含滋孕液非在根，瑣碎枝頭綴仙

珠迸鮫室。定是瑤光墮地生，豈同凡草空蒙密。品嘗昔漏神農口，炮製枉炫雷公術。蠶頭羊角紛本草，此種不收嗤脫失。使君購得念故人，萬里寄將情意溢。開 緘錯落瀉冰盤，珍重勝分金百鎰。阿儂善病邇更臞，數粒咀含蠲宿疾。題討相報付煙郵，紫氣回看耀蓬蓽。」【《禮斗威儀》云：「下有人參，上有紫氣。」】赤 泉，名焜，錢塘人。

沙參

沙參為多年生草，莖高二三尺，葉長卵形，端尖，有鋸齒，輪生。秋時，葉腋開小紫花，花冠為鐘狀，五瓣。根似人參，產南省者根短小，曰南沙參，產北方沙地者根粗大，長尺許，曰北沙參，皆可作藥。

紫參

紫參為一年生草，生於陰地，葉形大小不一，有長柄。春暮，根間出花莖，花六瓣，粉紅成穗。根有節，色紫黑，地上延長尺餘，曝乾入藥。

玄參

玄參為多年生草，野生，莖方，高五六尺，葉長卵形，端尖，有鋸齒，對生。夏秋之間，莖端開小脣形花，淡黃綠色，為圓錐花序。根入藥。

仙茅

仙茅，草名，原產於西域，梵語為河輪勒陁，莖高四五寸，葉似茅，夏開深黃色小花。根有節，入藥為補益之品，亦稱婆羅門參。

白茅

白茅為多年生草，高一二尺，苗如鍼，俗稱茅鍼，葉細長而尖。春日先葉開花，簇生莖頂，有白毛密生，長二寸許，可為引火之火絨。其根味甜，入藥。

白蘞

長寸許，與附子相似，故名。入藥。

黃芪

黃芪，亦稱黃耆，為多年生草，山地自生，莖臥地成蔓狀，葉為羽狀複葉，有毛。夏日開淡黃花，花冠為蝶形，結莢似赤豆。根肥大，入藥。產緜上者良，故亦曰緜芪。

黃連

黃連為多年生草，野生，葉為複葉，微類芹，莖長尺許。早春開小白花，結實，子色黃。根可入藥，甚苦。產於四川之雅州者良，故又曰雅連，亦曰川連。一種出波斯國者，根亦入藥，謂之胡黃連。

黃芩

黃芩為多年生草，莖高二尺餘，葉為箭鏃形，略似柳，無柄。夏日開花成穗，有紫白等色。根長四五寸，色深黃，曝乾入藥。其宿根外黃內黑者曰片芩，新根內黃者曰條芩。

黃精

黃精為多年生草，莖高一二尺，葉似百合。夏初葉腋開花，下垂如小伶，色淡綠。花後，結黑實如豆。根為管狀，色白而青。根、莖均可入藥。

甘草

甘草為多年生草，產川、狹等省，葉為羽狀複葉。初夏開淡紅花，花冠如蝶形，簇聚成穗。其地下莖及根皆入藥，亦輸出外國。以味甚甜，故名。

甘遂

甘遂為多年生草，山野自生，莖高尺許，葉為長橢圓形。春暮開花，褐色。實黏滑，根皮赤。肉白，可入藥，有毒。

甘松香

甘松香，草名，產黔、蜀，莖高五六寸，葉細如茅，根密，味甘。其根，曝乾之，可合諸香而燒，且入藥。

香薷

香薷，草名，野生，莖方，葉為長卵形，有鋸齒。秋開白花，略帶紅紫色，叢集成穗狀，香氣強烈。莖、葉入藥。

香附子

香附子為多年生草，產田野及海岸砂地，葉細長而硬，如莎，故《本草》合為一種。莖高尺餘，夏開濃褐色花。地下塊根有細黑毛，肉白，香附子即其根也，入藥。

狗脊

狗脊為多年生草，生於山地，葉叢生，為羽狀複葉，質厚，色淡綠，葉面有齒，為無性芽，背生子囊群。地下根莖色黑如狗脊骨，有黃毛如狗形者，俗稱金毛狗脊，皆入藥。

麥門冬

麥門冬為常綠多年生草，亦作麥蘥冬，多產於陰濕處。地下有根如連珠狀，葉長二尺許，花長尺許，夏日開稀疏之穗狀花，色淡紫，實黑。根可入藥。

天門冬

天門冬，一作天蘥冬，為多年生蔓草，所在有之。其莖纏絡他物，葉作鱗片狀，由葉腋生綠色小枝，彎曲如針，俗誤為葉。夏開細白花，亦有黃紫者，塊根入藥。

荊芥

荊芥為一年生草，野生，園圃亦種之。莖柔軟，高尺許，葉為箭鏃

又名假蘇。實中有細子，黃赤色。莖、葉皆入藥。

柴胡

柴胡為多年生草，有南北二種。北柴胡莖高二尺許，葉狹長，互生。南柴胡莖高四五尺，葉狀如箭鏃，無柄，葉腳頗闊，圍抱其莖。皆於夏日開小黃花，五瓣。根可作藥，而以北柴胡為勝。

大黃

大黃為多年生草，產於西北數省，莖高四五尺，葉大，掌狀淺裂，有長柄。夏秋之交，開淡黃色小花，為多數穗狀花序。根入藥，以四川所產紫地錦文者為最良。其性曳瀉峻快，有將軍之稱，俗稱生大黃為生軍。每歲輸出歐洲各國頗多。

湯海秋，名鵬，益陽人，王少鶴、邵位西、梅伯言、魏默深皆與交，曾文正公尤契之。其病卒也，年僅四十有四，文正為文以祭，有曰：「一呷之藥，椓我天 民。」實言其吞大黃殞命之事也。蓋海秋篤信大黃，一日，寓齋小集，座客或言某某以服大黃而殁，海秋則言大黃為生平無疾常服之藥，何足致死，並命蒼頭速購數 兩至，將面客吞服以實其言。座客爭阻之，則已吞六七錢矣。座客又奪之於其手，猶攫得一塊入口，且嚼且言。俄而客散日暮，遂病瀉，夜闌竟死。

地黃

地黃為多年生草，隨處自生，高六七寸，葉為長橢圓形，互生，花黃白略紫，花冠為脣形，實類小麥。根長三四寸，細如手指，皮赤黃色，曝乾則黑，俗稱生地，可作藥。蒸熟者，俗稱熟地。

地膚

地膚為一年生草，園圃栽植之。莖高三尺許，葉狹細，互生，花小而綠，夏日生於葉腋。嫩苗可作蔬。子甚繁，入藥，稱地膚子。莖枝老後可為帚。《爾雅》：「蓍，王彗。」即此。

天名精

下莖如小貝群聚，色白，入藥。一名蝨，《詩》「言采其蝨」，帕此。《爾雅》作「冏」。

黃蜀葵

黃蜀葵為越年生草，俗名秋葵，莖高三四尺，葉掌狀分裂。夏開淡黃花，五瓣，大如金椀，人亦呼之為側金盞花。瓣之下部色紫，陰乾為末，傅惡創，可浸油塗湯火傷。根肥大，多黏液，且可用為紙之糊料。

楊蘭坡嘗有詩詠蜀葵，詩云：「流鶯聲送麥風寒，一丈紅遮五尺欄。錦色蒲萄向人殢，啼痕杜宇憶歸難。持羹真作無家別，棄扇難追有限歡。向日誰憐寸心苦，狂風無奈更銜殘。」

龍葵

龍葵為一年生草，高二三尺，葉為卵形，夏日節間抽細莖，開小白花，為繖形花序。花後，結球形之漿果，色黑，大如碗豆，性有毒。莖、葉煎汁，可治頑癬。

五香草

紹興有異草，名五香，色綠，有清香，葉作四瓣，長寸許，生於郡城府山之陰。端陽始長，故得五香之名。瀹其汁，可避瘟疫。偶覺頭暈，飲之，亦立愈。

舌蔞

舌蔞，亦作瓜蔞，蔓生，葉狹長而光滑。實橢圓，大倍於王瓜。其仁及皮為藥用，根可製澱粉，曰天花粉。仁綠色多脂，可取油燃火。

三七

三七為多年生草，本名山漆，又名金不換，莖高三尺許，葉為羽狀分裂。秋開黃褐色花，成頭狀花序。根、葉搗汁，敷傷處，可止血，並可消蟲螫之腫。

錢塘包秋吟有《詠牽牛花》詩云：「柔枝裊裊瘦娉婷，靛朵新抽玉露零。點綴最宜先七夕，託根何幸傍雙星。繞籬扶竹亭亭立，當戶窺人故故青。卻愛蔚藍天色好，數花明處照流螢。」

牛膝

牛膝為多年生草，隨處自生，莖高二尺許，葉橢圓而尖。花綠色甚小，為穗狀花序。實有小刺，常黏著人衣。其根入藥。

牛欄草

牛欄草，產閩中，榦細長，夏開鮮紅花，數十朵叢生一枝。泉州人以其花期正當競渡時，故又名為龍船花。葉甚大，謂能治發背，有神效。

菝葜

拔葜為多年生蔓草，山野自生，高二三尺至六七尺，多刺，葉卵形，互生，托葉變形為二卷鬚，絡於他物。初夏開黃綠花，集為繖形。實大如豆，紅色，根供藥用。

虎掌

虎掌為多年生草，山野自生，高二三尺，葉作掌狀分裂，葉柄甚長。花類天南星，惟花托之上部伸長，狀如長條。性有毒，其根入藥。

虎杖

虎杖為多年生草，山野自生，高一二尺至四五尺，葉闊端尖，有淡黑斑，其基部方如刀切。夏日葉腋抽花軸，開淡紅色小花，成穗。實三角形。根入藥。《爾雅》謂之蓀。

蛇牀

蛇牀為多年生草，濕地甚多，莖初臥地，後昂起，高尺餘，葉作羽

端微曲。子黃褐色如黍米，入藥。

蒴藋

蒴藋為多年生草，類接骨木，莖高四五尺，夏開小白花，實如小粒。莖、葉皆可入藥。

閭茹

閭茹為一年生草，野生，莖高二三尺，葉為長卵形，莖、葉中皆有白汁，性有毒，春開淡黃色小花。根可入藥。

蒺藜

蒺藜為二年生草，生於海濱砂地，莖平臥，葉為偶數羽狀複葉。夏日開小花，五瓣，色黃。實大約三分許，有刺。一種白蒺藜，出陝西之沙苑者，莢長寸許，子大如脂麻，謂之沙苑蒺藜。皆可入藥。

補骨脂

補骨脂，殆破故紙，高三四尺，葉似胡麻。夏秋之交，開淡紫花。實圓扁，色黑，味少腥而有香氣，可入藥。

萹蓄

萹蓄為一年生草，多生於道旁，莖高尺許，葉狹長而閑，略似竹葉，故亦稱扁竹。夏月葉腋開淡紅花，甚細。嫩葉可入藥。

萆薢

萆薢為多年生草，莖引蔓上昇，葉大，如心臟形，邊緣有缺刻，柄長。夏開淡黃色單性花，成穗狀。根長而硬，入藥。

覆盆子

覆盆子為多年生草，隨處自生，長莖臥地，葉為掌狀複葉，小葉大而平滑，質硬。春日抽花軸，花五瓣，色白。實為細粒，色紫赤。

石斛為多年生草，產於山中巖石或古樹，莖高五六寸，有節，稍類木賊而中實，每節生葉一片，葉狹而厚，有平行脈。夏月開花，色淡紅或白。拔其根，以砂石栽之，或盛以籃，挂屋下，數澆以水，經年不死。莖可入藥。舊稱蜀產者為勝，亦稱金釵石斛，以其狀如金釵股也。

木斛

木斛，莖鬆軟，色深黃有光澤，亦稱金石斛。

烏藪莓

烏藪莓為多年生蔓草，莖有卷鬚，纏於他物，葉為掌狀複葉，分歧為五小葉。夏季開小花，黃色，四瓣，列為聚繖花序。根莖可入藥。《爾雅》：「拔，龍葛。」即此。

紫蘇

紫蘇為一年生草，園圃栽植之，莖方，高二尺餘，葉卵形端尖，有鋸齒，對生，背紅紫色。夏日出長花莖，開小脣形花，色白或淡紅，為總狀花序。實如芥子。莖、葉、實皆為藥品。

紫菀

紫菀為多年生草，高六七尺，葉長橢圓形，有鋸齒，葉面粗糙。秋日開花，為頭狀花序，周圍為舌狀花冠，淡紫色，中部管狀花冠，黃色。根紫而柔軟，以為藥用。其白者名女菀。

漏盧

漏盧為年生草，以出山東舊單州者為良。莖似薊無刺，葉厚，大者長尺餘，背白色。夏秋之交，葉間出花莖，開藍紫色小花，攢簇成球。根可入藥。

細辛

細辛為多年生草，所在有之，葉闊而尖，甚狹，有長葉柄，直生於

茵蔯

茵陳，亦作茵蔯，蒿之一種，為多年生草，產於河邊砂地，葉似胡蘿蔔，有白毛密生，枝梢之葉，細裂如絲。春日抽莖二尺許，開小頭狀花，綠色，排列如穗。莖、葉可入藥。以其經冬不死，更因舊苗而生，故亦名因陳。

茜

茜，亦作蒨，蔓生，莖方，中空，葉長卵形，葉柄與蔓皆有刺。夏月開小白花，實黑色。根赭黃，可染絳，並供藥用。

續斷

續斷野生，莖高三四尺，中空有稜，葉羽狀深裂，如薊，春夏之交開紫色花。根入藥。

野芝麻

野芝麻為多年生草，野生，莖方，高尺餘，葉為卵形端尖，深齒細紋，略似麻葉。春日葉腋開花，為脣形，花冠白質紫暈。莖葉味淡微辛，作芝麻氣，故有此稱。古謂之續斷。入藥。

莨菪

莨菪為多年生草，一名天仙子，有毒。早春抽莖色紫黑，長則莖、葉變為淡綠。葉長橢圓形，端尖，互生。夏初，葉腋開鐘狀花，黃褐色微紫，為合瓣花冠。此草可製定痙定痛之藥。

牡蒿

牡蒿為多年生草，野生，高二三尺，葉本狹末廣，形如尖劈，上部有缺刻，互生。秋開小花成穗，淡褐色，似艾而小。《爾雅》：「蔚，牡菣。」即此。梗、葉入藥。

葶藶

葶藶為二年生草，原野自生，高七八寸，莖、葉皆有細毛，葉長卵形，無柄，互生。春日開花，微黃，結角，子扁小如黍粒，熟則裂開，供藥用，有甜苦二種。《爾雅》謂之葶。

澤漆

澤漆為一年生草，生於道旁，莖高七八寸，葉為倒卵形。春暮，莖頂生五葉，分五枝，開淡褐色小花，有毒。莖、葉均入藥。

澤瀉

澤瀉為多年生草，俗稱野慈姑，葉似慈姑而小。初夏莖端結蕊，淡碧色，形似如意。此時苗嫩可食，閩人謂為如意菜。花白色。地下球莖可供藥用。

澤蘭

澤蘭為多年生草，產於濕地，每莖一葉，箭鏃形，基腳抱莖。夏日葉間抽花莖，莖端各著一花，紅紫色，可入藥。

零陵香

零陵香亦稱蕙草，俗名佩蘭，為多年生草，南方各省多種之。莖方，葉橢圓，端尖，對生。秋初開紅花，香氣如蘼蕪，結黑實。古言佩此可已疫癘。一名薰草。以產於湖南之零陵縣者為最著。可入藥。

藿香

藿香，野生，庭院亦種之。莖方，有節，中空，葉為卵形，端尖，有缺刻，自莖端至下部，對生甚密。夏秋之間開花，花冠為脣形。莖、葉之香頗烈，可入藥。

赤箭

赤箭，初生時一莖直上，高三四尺，狀如箭簳，色青赤，葉尖小。初夏開淡紫花，成穗，實大如豆。根曝乾，可入藥，謂之天麻。

曼陀羅

曼陀羅為一年生草，莖直上，高四五尺，葉作卵形，常有缺刻。夏日開大紫花，有漏斗形之合瓣花冠，邊緣五裂。實為裂果，面生多刺，性有毒。以其葉雜煙草中同吸，止咳嗽，過量則致死。

蓬莪莖

蓬莪莖，野生，莖高二三尺，葉長，色綠，微灰白，夏初開黃花。根如薑，下有圓形物聯綴，如雞卵，曝乾，可供藥用。

鳶尾

鳶尾為多年生草，庭園多植之，高一二尺，葉狀如劍，各有鞘包之，花軸生於葉間。初夏開花頗大，淡紫綠色，花被六片，密生紫色小點，外層三片較大，其一突起如雞冠。根、莖入藥，即射干也。

菖蒲

菖蒲為多年生草，生於水邊，葉有平行脈，花小，色淡黃，為肉穗花序。有大小二種。大者長三四尺，氣味香烈，葉上有脊如劍狀，俗於端午日翦其葉作劍以懸於 門。《本草》謂之白菖，亦曰泥菖蒲。小者高尺餘，葉纖細，無中肋，曰細葉菖蒲，亦曰石菖蒲，以瓦盆栽之，置案頭以供玩賞。最纖細者，葉長僅三四寸。根可入藥，一寸九節者良。

菖蒲多壽，信然。淮南安豐場市北有古廟，名北極殿，地清曠，有牡丹、芍藥數十本。廟僅一僧。有周翁者，年八十餘，習靜於 此，暇以花草自娛。某曾見其窗外陳有石菖蒲三十餘盆，細密可愛，盆尤精緻，非康熙即乾隆時製也。偶問之，知皆數百年物，殆菖蒲與盆並久，非故以古瓷植菖蒲 也。本為周之世傳，特移置廟中耳。周並為詳言植菖蒲法，得水則肥，得土則瘦，固矣。然每年四月以竹翦翦一次，再茁，則葉愈細，歷數百年而細僅逾髮矣。後已 久不復翦，是根葉均成古物。草類得此，可謂壽矣。後周翁死，僧為珍護之。光緒壬辰冬，忽大寒，江且結冰，良為數百年所稀有，安豐一隅，人家所蒔花木，凍斃 者十居八九，此二十餘盆之菖蒲，亦隨浩劫以去矣。

水仙

木棉

棉，古謂之吉貝，本產於印度，唐時其種始傳入中國。莖高二三尺，葉掌狀分裂，花五瓣，色黃。結實如桃，熟則綻裂而棉出，彈之則為絮，紡之則為紗，織之則成布。子可搾油，亦稱草棉。

浙中產棉之區至廣，然所產者纖維極短，不能供織細紗之用。老農墨守舊法，栽植不甚合宜，每畝產量不能充分，或減十分之四五，或減十分之六七。棉種以美棉 為上，印度次之，江蘇之通州又次之。試就通州青桿雞腳棉一種，與浙之餘姚棉比較，通棉子小而堅，子棉百斤，平均得花衣四十二三斤，姚棉則百斤僅得三十五六斤，相差約百分之六也。

南匯以產棉稱，倘遇豐收，比稻尤勝。王子勗學博有《採棉花竹枝詞》云：「生平不識綺羅新，青布兜頭最率真。卻喜今年棉 事好，好箕半吐白如銀。野岸扶嬌弱不禁，衣單拂拂晚風侵。朦朧失卻銀環子，一路仍教小妹尋。兒女喁喁笑語聲，蘆簾晒後揀偏精。黃花雖是多僵核，留取明朝好 換餳。經年手口拮据交，相慶秋成酒酌匏。販客未來頻檢點，囑郎早去購蒲包。」

紅花

紅花為越年生草，園浦栽植之，莖高四五尺，葉狀如箭鏃，邊有鋸齒。夏日開花，紅黃色，花冠為管狀，列為頭狀花序，其花以製胭脂及紅色顏料，亦名紅藍花。

鼠尾草

鼠尾草為多年生草，《爾雅》謂之葝，高二三尺，莖方，葉為掌狀複葉，對生，花淡紫色，成脣形，花序為總狀。舊說，花及莖、葉俱可染皂。

薯莨

薯莨，蔓草也，產閩、廣諸山，葉尖長，節節有小刺。根圓如芋，大小不一，有鬚叢生，皮紫黑色，肉紅黃色，煮汁以染紗絹之屬，為暑月之衣，謂之薯莨綢，亦曰拷綢。粵人並以之染罛罾，因其使苧麻爽勁而利水，又耐鹹潮，不易腐也。

藍

藍為一年生草，葉如蓼，故亦名蓼藍。莖高二尺餘，秋冬之交抽長梗，開小紅花成穗。其葉可製染料，即靛青也。

靛青向推佛山、澳門，次為樂平及潮陽之水靛，再次為富陽山靛，黃渡水靛。後以德之靛油運華，以上產地均改種雜糧、蔬菜矣。

山藍

山藍為常綠多年生草，自生於陰地，莖高一二尺，葉橢圓形，有長柄。初夏開花，成穗狀，色黃綠，雌雄異株。取莖、葉絞汁，可為染料，惟藍質頗少，不能成靛。

菘藍

菘藍為二年生草，隨處有之，高二三尺，下部之葉狀如倒卵，有葉柄，上部之葉如箭鏃，無柄。夏月開花，四瓣色黃，列為總狀花序。實扁平。莖、葉可製藍，為染料。

大麻

大麻，俗稱火麻，為一年生草，植於園圃，莖高七八尺，葉作掌狀深裂。其花雌雄異株，收穫及功用各異。雄曰枲，亦曰牡麻。雌曰苴麻，亦曰子麻。夏至前後開 花，雄花色淡綠，多花粉，雌花色綠，甚小。牡麻於花落後，即拔而漚取其皮，纖維柔韌，可織夏布，俗稱水麻。苴麻至秋及刈，亦可織麻布，惟粗硬不潔白，喪服用之，俗稱秋麻。其實謂之蕡，古以供籩豆之實。子可食，古為九穀之一，《禮》「食麻與犬」是也。

白麻

白麻為一年生草，一名苘麻，田圃栽植之，莖高四五尺，葉闊，端銳尖。夏開小黃花。實熟，則乾燥而裂。子扁黑，入藥。其莖輕鬆潔白，北人取其皮作繩，亦織為布，惟質不堅。

苧麻

苧麻為多年生草，簡稱麻，歐西人謂之支那草，為吾國特產。莖高三四尺，葉卵形而尖，邊有鋸齒，背生白毛，花單性，淡黃綠色。

之成絲，製線及布，各省多有之，產於江西者最著名。根可入藥。

蕁麻

蕁麻為多年生草，山野自生，高三尺許，葉卵形而尖，鋸齒甚粗，柄長，花小而單性，色白。莖、葉皆有刺，觸人覺痛。皮之纖維可製線，古稱之𦈡草。

蓖麻

蓖麻為一年生草，所在有之，莖高六七尺，中空如竹，葉甚大，掌狀深裂，有長柄。秋開單性花，為圓錐花序，雌花在上，色淡紅，雄花在下，色淡黃。實熟則裂開，子有黑斑，可以搾油，謂之蓖麻油，頗厚，為輕瀉藥，又可製印泥。

菅

菅為多年生草，一名菅茅，葉細長而尖，有平行脈，如白茅，秋開青白花，殼有長芒。實尖而黑，長分許，常黏人衣。根短硬如細竹，可為刷帚。

蒯

蒯，菅類，莖高四尺許，叢生，葉長尺餘，有平行脈。秋日開小花，茶褐色。多生水邊，其莖可編織。

燈心草

燈心草，一名藺，為多年生草，植於水田，莖圓而細長，高三四尺，色綠。夏日，莖之上部開黃褐色細花，莖中有白瓤，可為燈心，莖可織席及簑衣，俗稱燈草。

龍鬚

龍鬚為多年生草，一名石龍芻，植於水田，莖細長而圓，高二三尺，下部有小葉如鱗片。夏日開小花，色綠，稍硬。莖絕似燈心草，而稍短細，無白瓤，用以織席，俗稱龍鬚席。

蘿摩，一名芄蘭，為多年生蔓草，野生，莖纏絡於他物，葉為長心臟形，端尖，葉柄甚長，對生。夏日葉腋抽花軸，開小白花，瓣之內面淡紫色，有白毛。實長二三寸，子附長毛，如白絨，可代棉作褥，俗呼為婆婆鍼線包。莖可束物。

白蘇

白蘇莖葉皆淡青，而花白，別名荏，專用為香料。子搾油以塗紙傘、雨衣，謂之荏油。

克頗斯

克頗斯，草實如繭，中有絲，如細纑，回人取以織為布。

馬藺

馬藺，植於庭除，高二三尺，葉如線而捩。夏間抽莖，花冠裂開，作線狀，色淡紫。其根可製刷。亦名蠡實。

荔

荔，草名，似蒲而小，根可作刷。

荓

荓，叢生，葉圓而小，莖紫赤色，疏直瘦勁，以之為帚，極耐久。

菩提子

菩提子，一名川穀，為一年生草，所在有之。春生苗，莖高三四尺，葉如黍，開紅白花作穗。夏秋間結實，圓而色白，有堅殼，如琺瑯質，俗用為念佛之數珠，故名菩提子。木本者別為一種，我國惟天台山有之，謂之天台菩提。

紫茉莉

紫茉莉為多年生草，蔓衍易生，莖高二尺許，葉卵形，端尖，對生，葉柄甚長。花狀如漏斗，蓓蕾略似茉莉，有紅紫白黃等色，頗美豔，晚開午收，俗名夜繁花。實圓皮皺，中有白粉，可為化粧品。

伏牛花

伏牛花為常綠草，狀如小灌木，高者二尺許，分枝甚多，葉小，葉間多刺，夏初開小白花。實圓小，熟則色紅，至翌年結實時始落。人多以之為藩籬。

蓍

蓍，高二三尺，葉細長分裂，花白或淡紅，略似菊花，莖多者一株五十餘。古取其莖以為占筮之用，今兒童輒取之以為鬬草之戲，呼曰官私草。私音同蓍。

芸香

芸香為多年生草，莖高一二尺，而其下部則成木質，故古稱芸草，亦曰芸香樹，實一物也。葉為羽狀複葉，夏開黃綠色花，花、葉香氣皆強烈，可聞數十步，自夏至秋不歇。置葉於書間、席下，辟蠹、蚤。以其樹皮或樹脂雜諸香焚之，可薰衣袪溼。

蟋蟀草

蟋蟀草為一年生草，園圃自生，甚葉略似狗尾草，惟穗分為數枝。鬬蟋蟀者，常取此草之莖分裂作絲狀，近其大顆誘之，故名。

蘭

蘭為常綠多年生草，俗稱草蘭，多生浙東，故又名甌蘭。葉細長而尖，長尺許，有平行脈，由根叢生。春日開花，淡黃綠色，瓣上有細紫點。無紫點者，謂之素心蘭。皆一莖一花，幽香清遠。種類甚多。

建蘭

故名建蘭。或以其葉背有劍脊，又名劍蘭。以葉短者佳。

七出蘭

何春巢寓如皋，所居靜者軒秋蘭盛開，中有七出者，繪圖徵詩。施慕白詠之云：「天與芳心似有私，宛如六一好豐姿。香分楚澤初紉後，花放銀河朝渡時。寫韻應須推柳永，截詩誰復抗陳思。七絃為譜《猗蘭操》，說與靈均恐未知。」

朱蘭

朱蘭，色黃，多者十一萼，花頭倒向一隅，幹、葉長而瘦。

雪蘭

蘭花有一種色微綠若帶白者，謂之雪蘭，不可多得。

董小宛蓄蘭

董小宛常蓄春蘭九節及建蘭，自春徂秋，皆有三湘七澤之韻，沐浴其手，尤增芳香。嘗以碧箋手錄《藝蘭十二月歌》，黏之壁。某歲，以小宛病，枯萎過半。

漳蘭一萼十瓣

宛平查蓮坡所居天津水西莊之澹宜書屋，雜蒔漳蘭，有一萼而十瓣者，蓮坡大喜，驚為創見，乃招同人賦詩以張之。吳東壁云：「重樓交結同心佩，一箭連抽十相花。」汪西顥云：「膏綴重臺情暗結，香縈擁背畫難成。」趙谷林云：「幽處探香憐二妙，秋來紉佩字雙成。」

松頂生蘭

湯西侍郎右曾嘗於湖南永州之奇蘭鋪，見古松數萬株，是宋刺史柳開所植，亙數百里。有蘭寄生於松之杈椏間，可徑丈，葳蕤四垂。時方作花，香聞遠近。

紫心者，酷似建蘭，而香尤 盛，盆種之，清芬可至一月而不萎。又有蕙蘭，亦名九節蘭，葉似甌蘭而長，一莖有八九花，形似甌蘭而瘦，其香亦不若焉，花時在甌蘭之後。總之，蘭之名稱繁 多，或以地名，或以人名，或以形色名，每於五六月放花。一莖九花者，香馥異常，葉似甌蘭，而闊大勁直。

其紫花者：一，金稜邊，花豐腴而嬌媚， 每幹十二萼，色同吳蘭，葉自尖上生一黃線，直下如金絲。二，陳夢良，每幹十二萼，花頭極大，為紫花之冠。三，吳蘭，深紫色，有多至十五萼者，葉亦高勁，若 善養者，則歧生可有二十萼。四，潘花，十五萼，紫色而整，疏密得宜，葉差小而花中近心處，色如吳蘭。五，何蘭，十四萼，紫色中紅，花頭不甚綠。六、仙霞 花，以產自仙霞嶺，故名。七，大張青，莖青花大。八，趙師傅，十五萼，初萌甚紅，大放似晚霞。九，蒲統領，花之中品也。十，都梁，紫莖綠花。

其白花者：一，濟老，一幹十二萼，姿致不凡，葉似大施而更高。二，碧玉幹，花色白，微黃，有十五萼，合並幹而生，葉細而肥厚，花為深綠。三，惠知客，十五 萼，花英淡紫，尾凝黃，葉雖綠茂而柔弱。四，馬大同，色碧，有十二萼，花頭微狹，間有向上者，中多紅暈而葉高聳，故又名五暈綠。五，綠衣郎，又名寶山，色 如碧玉，十五萼，每生並蒂，花幹亦碧而瘦薄。六，魚魷，十二萼，花片澄澈，宛如魚魷，深沉似水，無影可指。七，玉整，花葉修長而瘦，色甚瑩白，白花之最能 生者也。八，名弟，花僅有五六萼，葉最柔軟，如新葉茁出，則舊葉隨枯。九，大施，花葉如劍而最長。十，四季蘭，葉長勁蒼翠，幹青微紫，花白質紫紋，自夏至秋，相繼而發，冬亦有之，惟不若夏之盛耳。

翠蟾蕙

蘭之一莖數花者，為蕙，俗名蕙蘭，亦春開。蘇州木瀆鎮周氏塔影軒 蓺之，多佳種，擇尤佳者各十六品，命工繢其狀，繕成巨袤，題其端曰「香國同心」，遍徵題詠。中有翠蟾一種，為宜興周止菴之女弟子月儀所植，嚴鐵橋有詩詠之 云：「名花端合依名士，天遣周郎對翠蟾。覓句燈前成一笑，月儀風貌在吳縑。」

衡山有野蘭

衡山山峽中遍地皆野蘭，葉不及福建所產，花綠色，如碧玉，而香遠過之。

風蘭

地錦為多年生蔓草，田野階砌間皆有之，葉為掌狀分裂，經霜則成紅色。春夏之交，開淡黃花，甚細。結實成球，色黑，味辛。又一種大戟科植物，莖有白汁，葉小而對生，花小，黃褐色，生於葉腋，亦名地錦。

鋪地錦

臨桂況夔笙太守周頤官內閣中書時，一日，讌集宣武門外半截胡同江蘇會館，院落修廣，見徧地纖草如罽，名鋪地錦。時屆暮春，著花五色，每色又分濃澹數種，或一花具二色三色，或併二色三色為一色，如茶綠、雪湖之類，殆不下數十色，風偃瀫紋，蹙繡彌望。

蛇莓

蛇莓為多年生草，田野自生，莖臥地，葉以三小葉合成，互生，有長葉柄。夏初每葉腋間各生一花，色黃，五瓣。實細，色鮮紅。花托肥大，狀略似覆盆。有毒。

牻牛兒苗

牻牛兒苗為多年生草，原野自生，山西園圃中尤多。莖細長臥地，葉掌狀分裂，柄甚長。夏日開花，五瓣，色白或紅紫，略似梅花。花後，結長蒴如鳥喙，熟則五裂。

聚藻

聚藻為多年生草，一名水蘊，沉生水中，葉輪生，分裂如絲，裂片細長而尖。夏日開小花，色淡紅。金魚好產卵於此藻，故蓄養金魚之器中多置之。

紫萼

紫萼為多年生草，野生，高二尺許，葉卵形而大，葉柄甚長，自地下莖叢生。夏月開花，花被六裂，色紫。亦有白花者，謂之白萼花。

蘼蕪

香》詞以紀其異，詞云：「蕙草連葩，蘭英並蒂，慣在貧家盆罋。誰料今番，雙頭水芝看涌。交鳴 勸金叵羅深，畫軸展玉丫叉重。笑莊窩半畝平池，翻贏三十六陂種。谿亭容我小住，那費桃根桃葉，隔江迎送。臨穩風前，一任冷香吹夢。愁遮了葉底難扶，描不到 花心齊動。除非喚薛夜來過，繡成鍼七孔。」又云：「楊柳陰中，菰蒲雨外，一柄犀珠通體。並著花房，宛似仙娥雙髻。算只有蜀苣同心，祇認得嶧桐連理。又爭如 水珮風裳，嫣然交影鏡香裏。約開渚蘋汀蓼，恣與纖鱗隊隊，鬧紅游戲。第一輕舟，莫放采香人檥。渾不管翠蝶衣翻，生怕是綠雲風起。問沙面頭白鴛鴦，舊來曾見幾。」沈覃九乃為詩以題其後，詩云：「紅玉雙擎漢巹杯，溫風別費翦刀裁。定知茅屋詞人在，故向亭陰作意開。朋牋雙調綺羅香，比似賣洲遂譜強。有約重過聽按 曲，鬧紅一舸話斜陽。」

淤泥中蓮

光緒時，無錫徐仲虎觀察建寅在山東主機器局，命工人於博山縣顏神鎮地方掘井，已十 丈餘，初時為浮土，又掘則黃泥，又掘則黃沙，下則為淤泥。工人於淤泥中得蓮子百餘粒，形質尚堅。徐聞而往視之，僅餘十許粒，攜歸，取二三枚種盆中。時已盛 暑，無幾時，忽抽小葉，與平常蓮葉無異。時李山農觀察為總辦，聞之，復取種數枚，亦然。

子蓮

子蓮為蓮之小者，用蓮子所種，葉、莖細小，花如彈丸，離披數瓣，淡不成紅。其種法，用頭窠雞卵三枚，穴其頂，每一納三蓮實，封固，雜雞卵中，令雞孵之。雛出之日，取蓮實滌淨，養泥水中，根生寸許細藕，便能作花。

金蓮花

金蓮花，草本，蔓生，直隸、山西等省有之，一名金芙蓉，又稱旱地蓮。莖臥地，出多枝，葉圓，有淺缺刻，似荷葉而小。夏季葉腋開花五瓣，瓣蕚皆深黃，瓣心有紅點，色甚豔。至秋，花乾而不落。康熙時，聖祖賜以此名，高宗亦有詩詠之。

玉蟬

玉蟬為多年生草，植於水邊溼地，高可二三尺，葉為劍狀而有中肋，色深綠。初夏開花，有紫、綠、白等色，甚美麗，花被六片，

蓬蘽

蓬蘽為多年生草，蔓藤繁衍，莖有倒刺，逐節生葉，葉大如掌，類小葵葉，面青背白，厚而有毛。夏秋之交，開小白花，就蒂結實，三四十顆成簇，生則青黃，熟則紫黯，微有黑毛，狀如熟椹而扁。冬月苗葉不凋，俗名割田蔗。

翦秋羅

翦秋羅為多年生草，一名漢宮秋，莖、葉多細毛，莖高二三尺，葉卵圓，端尖。夏秋開花，色深紅，瓣分裂。

鹿蔥

鹿蔥為多年生草，地下莖大而圓，葉闊。至秋發花莖，開繖形花，花蓋六裂，淡紅紫色。

山丹

山丹為多年生草，大者高二尺許，一莖直上，葉長而尖，如柳，花有紅、黃兩種，鱗莖甚小。又有葉似芍藥，花似鹿蔥，一莖百蕊，一蕊四球，斕若紅錦簇球，而花心有金粉者。

胡枝子

胡枝子為多年生草，一名萩，莖高五六尺，叢生多枝，冬不盡枯，故經年以後，粗大如灌木。葉為複葉，端有細毛。秋日開紅紫花，為蝶形花冠，實成莢。

秋海棠

秋海棠為多年生草，庭院栽植之，莖色微紅，高二尺許，葉為心臟形，端尖，中肋之兩側成不等形。秋開單性花，色粉紅，雌雄同株。莖味酸。

王丹麓家秋海棠

武林王丹麓家之牆東草堂，初植秋海棠一二本，數年而蔓衍堦砌。康熙乙丑，忽發奇葩千朵，經月不落，其旁復三四如蝴蝶。家人異之，為護其根，布其子。及明 年，子出，無異，而原本所發亦如常花。乃離原本尺許，見花心複起一花，如重臺，細視叢中，乃有千瓣如洛陽花者，六瓣如桃者，五瓣如梅如蘭者。越日再視，或 若山茶之初放，或若牡丹之半謝，至蓓蕾似垂絲，含蒂似石榴，碎翦如秋紗。其花或大或小，其心或連或散，其色紅白深淺，種種奇幻，莫可名狀。

嚴子容詠秋海棠

仁和嚴子容司馬适有《詠秋海棠》詩云：「碧紗窗畔睡昏昏，鎮日無人自掩門。小院初酣胡蜨夢，空山欲冷杜鵑魂。半簾竹影迎風色，一斛香脂滴露痕。喚作放翁顛亦得，思量排日倒金尊。」

鍾馨山、徐貫一愛白秋海棠

乾隆時，鍾馨山嘗有《白秋海棠》詩，詩云：「半天涼月影朦朧，清絕牆陰玉一叢。但覺芳心冰雪凈，不將紅淚滴西風。」道光時，錢塘徐貫一廣文以誠家多秋 花，有白秋海棠，亦愛之，嘗和沈桐溪詩云：「梁廣丹青纔點粉，秋風顏色倩誰勻。凝來雪豔欺瑤草，洗盡鉛華怨美人。腸斷小窗清顧影，譜通西府淡留神。酒痕夜 冷都消卻，睡起還應勝太真。」

巴濟馬茨茨格

蒙古人於花，皆名之曰茨茨格，有曰巴濟馬茨茨格者，則野花也。如秋海棠，紫莖綠葉，葉稍圓，有微刺，花三角，中含花子，作粉紅色，根如山藥，長者數尺，研粉可食，察哈爾之賽爾烏蘇產之。

睡蓮

睡蓮為多年生草，生水中，葉為卵形而闊，葉腳有深缺刻。秋初開花，重瓣，色白，其花至末刻以後即閉，故有此稱。

觀音草

觀音草，惟南方有之，生於竹林之陰，其根莖有細長葉甚多，花紅

「憑將一滴楊枝水，潤到西天紫竹林。」

狼尾草

狼尾草為多年生草，生於道旁，高二尺許，莖、葉皆粗糙剛硬。秋出穗五六寸，作圓柱形，如粟，花紫，密生長芒，荒年亦可采食。古時用以覆屋。《爾雅．釋草》「孟狼尾」即此。

狗尾草

狗尾草，一名莠，為一年生草，原野自生，高一二尺，葉細長，葉柄如鞘以包莖。夏日莖頂叢生細實，有綠色長芒，集合為穗，形似狗尾，故名。

白蒿

白蒿，一名艾蒿，為多年生草，葉作羽狀分裂，略似青蒿而粗，葉背密生白毛，自初生至秋，白於眾蒿，故名。花為小頭狀花序，排列如穗。《爾雅》謂之皤蒿。形與蔞蒿相同，惟白蒿陸生，蔞蒿水生。

角蒿

角蒿為多年生草，莖、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結角長二寸許，實細而黑，《爾雅》謂之　蒿。

柳穿魚

柳穿魚為多年生草，產海岸沙地，莖不盈尺，恆欹斜，葉橢圓，兩端皆尖，無葉柄，莖、葉皆附白粉。夏開脣形花，淡黃色。

結縷草

結縷草為多年生小草，莖細長，匍匐地面，隨處生細根，如線相結，故有此稱。葉細長而尖，長二寸餘。花小，為穗狀花序。

蛇葡萄

蛇葡萄為多年生蔓草，野生，葉作掌狀分裂。夏開淡黃花，實至秋而熟，紅、紫、白、綠相雜，頗美麗。

葎

葎為蔓生草，莖及葉柄有細刺下向，葉掌狀分裂，多細齒。秋開小花，雄花成簇，雌花成短穗，色綠，下垂。實似松毬。

植物類二

菊

菊為越年生草，古作鞠，春由宿根生，夏至後分植，深秋開花。莖略帶木質，葉有缺刻，花冠周圍為舌狀，中部為管狀，列為頭狀花序。

董小宛耽晚菊

董小宛性耽晚菊，客嘗以佳菊曰翦桃紅者，貽其夫主冒辟疆，花繁而厚，葉碧如染，濃條婀娜，枝枝具雲罨風斜之態。小宛扶病三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 留榻右。每晚高燒翠蠟，以白團迴六曲圍三面，設小座於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橫妙麗，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與人俱在影中，迴視屏上，顧辟疆曰：「菊之意態盡矣，其如人瘦何！」

景亭北喜菊

景星杓，字亭北，仁和人，性喜菊，花時連畦被畷，斕如霞錦，因自稱菊公。尋厭其喧，棄之，而東城人獲其遺種以去。數年以後，人猶識為景氏菊也。

楊致軒愛菊

海寧楊致軒太守守知有菊花詩曰：「耐久相看擬入林，澹交也有歲寒心。問渠何苦淩霜出，舍我誰能冒雨尋。東道幾時貽綠酒，貧家非分得黃金。只應寂寞西窗下，閒伴詩翁仔細吟。」蓋致軒愛菊，日巡行籬落，寢食幾為之廢也。

徘徊菊

徘徊菊，淡白，瓣黃。初開時，先吐瓣三四片，只開就一邊，開至旬日，方及周徧，花頭乃見團圓。字書徘徊為不進，此花之開，亦若是矣。

萬壽菊

萬壽菊為一年生草，莖高三四尺，葉為羽狀複葉。夏開黃花，略帶紅色，列為頭狀花序，甚大，花期頗長，且極繁茂。

黑士菊

黑士菊產劍川江右岸枝紫蕊黑，開時花瓣如墨，惟較之蟹爪黃、楊妃面、紫金錠各種為小。

夏菊

夏菊，葉互生，緣邊有鋸齒，粉、黃、白、藍皆有之。花瓣分為舌狀，內為筒狀。

甘菊

甘菊為菊之一種，產杭州者良，花有黃、白二種，單瓣。味甘入藥，葉可作羹。

紫雲英

紫雲英為越年生草，野生，葉似皂莢之初生，莖臥地，甚長，葉為複葉。春暮開花，為螺形花冠，色紅紫，間有白者，略如蓮花，列為繖狀，結實成莢。

荷包牡丹

荷包牡丹為一年生草，庭院多栽植之，莖高二尺許，葉羽狀細裂。

餘，狹而尖，有平行脈，葉叢之下復生根鬚。花淡紫色。人家庭院多種之。

水蘚

水蘚為池中濕地自生之草，莖長二三寸至五六寸，四圍密生細葉，色淡綠。秋時，莖端轉成紅色，頗美麗。其腐敗堆積者，經久即成泥炭。

酢漿草

酢漿草為原野自生之雜草，莖多臥地，葉為掌狀複葉，小葉成三角形，有長柄。夏日抽花莖，開五瓣淡黃花。實成蒴，熟則綻裂，飛散種子。

知風草

知風草為原野自生之雜草，高二尺餘，葉細長而尖，有並行脈，葉柄作鞘狀，包莖，花小密集，成圓錐花序。此花受微風，即善搖動，故名。廣東所出者，叢生若藤蔓，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風候，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

壽草

乾隆時，禮部署有壽草，春開紅花，綴如火齊，秋結實如珠。《群芳譜》、《野菜譜》皆未之載，不知其名，或曰即田塍公道老。此草種兩家田塍之上，用識界 限，犁不及，則一莖不旁生，犁稍侵之，則蔓衍不止，反過於所侵之數，故得此名。草在穿堂之北治事處，階前甬道之西。相傳生自國初，歲久，漸成藤本，後分為 二歧，虬枝杈枒，挺然老木矣。曹地山名之曰長春草，特作木欄以護之，陳約園為之圖。

半邊蓮

半邊蓮，多生溝中，就地延長，每節有根如線，深入地中，極易繁殖，故芟除最難。春開淡紫色小花，花至秋始止。

十樣錦

十樣錦，秋草也，無花。其莖、葉煩似雞冠，霜後則葉通紅者，名雁來紅，一半紅者名老少年。惟十樣錦於夏月即青紅相錯，不待霜也。

蕕

蕕，野生，莖方，高三四尺，臭甚烈。葉為卵形，端尖，有踞齒。秋日開花，紫碧色，為聚繖花序。

荳

荳，葉闊大，端銳，夏開紫花，瓣有線紋，莖、葉柔滑。

荻

荻，與蘆同類，生水邊，高五六尺，葉稍闊於蘆，莖亦較韌，小而中實。萑、荻、雝、藱、蕭、烏蓋、馬尾蒹，皆荻之別名。

萩

萩，蒿類，莖高丈餘，葉白似艾而多歧，或謂之牛尾蒿。

水蠟燭

水蠟燭，草本，生野塘間，秋杪結實，宛與蠟燭相似。

青蕍

青蕍葉似地黃，紫花如柰，開於秋日，饒一種冷淡之致，如苾蒭著紫衣，了無豔色。

萬年花

萬年花為草本，高宗賜以此名。小朵如盞，一莖百朵，色粉紅而有紅絲，雖久乾枯，顏色不變。

塞外有毒草，中人肌膚，毒甚蜂蠆，自唐山營踰汗鐵木嶺而外，徧地有之，俗名蝎子草。蘆高四五尺，葉如麻，嫩時可供馬秣，經霜則辛螫不可觸。蒙古人謂之曰哈拉垓。

怕老婆草

廣西思恩府有怕老婆草，疑即含羞草也。其草每枝發十餘葉，中抽一心，長二寸許，花淡黃，若蒲公英，葉類鳳尾，細葉對生於莖，生於陰濕之處，牆角路隅皆有 之。人每俯身離草尺許，大聲叱之，則其葉對對相合，良久始開，女人叱之則否。或謂此直怕老公耳，非怕老婆也。又偶呵之以氣，其葉亦合。以鐵箸夾炭火，自上 微熨之，亦然。蓋一遇陽氣，即能合并也。廣東惠州山中亦有之，土人號為喝呼草。

桃金孃

桃金孃，粵中草花也，花似梅而微銳，色似桃而倍赤，中莖純紫，絲為深黃，八九月實熟，青紺若牛乳，味甘可養血。粵謳有曰：「攜手南山陽，採花香滿筐。妾愛留求子，郎愛桃金孃。」留求子，即使君子也。

苦蘆草

莆田人口語，以颶風為風癡，言其四面驟風，有類顛狂也。莆有一種野草，俗呼為苦蘆草，莖長葉尖，若今歲葉上結生一節，則來歲作一風癡。鄭笑墨試之，輒驗。一小草耳，乃能與風信暗合，大奇。

紅姑娘

草有曰紅姑娘者，叢生塞外山谷間，花後結子成苞，四瓣如鈴，中含丹實，狀如火齊。亦呼豆瓤兒。

洋金花

洋金花，俗名大喇叭花，草本，高三尺餘，葉卵形，不整齊，花冠

火草

火草，產武定府麥岔之蠻地。

斷腸草

斷腸草產於滇、黔，所在有之。有謂其實蟲而形特似草者，讕言也。馬騾誤食之即斃。

康熙庚申春，有徽人方姓者，商於都門，與其徒八人，合貲累千金，往江南，次河間之南腰站，宿焉。八人與騾夫先食，方以持齋獨後。忽一人且食且語曰：「斷 膠草。」如是者三。怪而問之曰：「君知食中有斷腸草乎，曷勿食？」方問答間，騾夫已如中惡狀，仆地。方急令眾人停箸，而自走通衢呼眾，召醫視之，曰：「中 毒也。」急解之，皆甦，而騾夫食獨多，遂不救。

田山薑少寇雯撫黔時，署中庭砌有草結實，甚紅，可玩，詢之役人，曰：「斷腸草也。」一日，有釵頭小鳥，色如鸚鵡，飛啄其上，捕之，甚易馴致，名斷腸鳥，惟食斷腸草子，不食餘物。

鍋鏟草

鍋鏟草，產於滇之竹笆鋪，以象形得名。

一把傘草

一把傘草產於滇之分水嶺，以象形得名。草雖枯，置之熱水中，輒作青色而挺立。

珍珠傘

福建長汀祭旗山有異草，名珍珠傘，周櫟園侍郎亮工謂其為莘夫人祭旗時遺傘所化也。

湯西崖詠花木

閱月，發一花，綠苞倒垂，甘露盈萼，招同人相與賦詩。其封翁湘圃老人時方就養在京，屬劉夢谷為作《三花圖》，自為文記之。

黃山多奇卉

歙之黃山有三十六峰，高出四千仞，其中異卉，尤人世所罕覯。僧雪莊嘗繪為圖，曹文敏公皆有題詠。其花名頗奇，如見子花、玉手花、龍首花、如意花、小巧 花、乾雪花、瀟灑花、金壇花、山櫻花、油櫻花、查蔔花、蜜蠟花、天海花、珠繖花、冷趣花、瑣瑣花、佛燈花、醉仙花、佛頂花、寶輪花、黃晶花、葉葉花、金蓮花、寶蓋花、美玉花、仙蓼花、巾子花、鵝群花、倚苔花、頭油花、冷信花、茶葉花、珠冠花、葉上花、囊環花、玉鈴花、夢子花、淡竹花、玉仙花、紫扁花、靈仙 花、覆杯花、仙釵花、仙都花、漢節花、因陀羅花、香萱、六月雪、萬年果、紅錦球、香杜鵑、山繡球、山鳳仙、山木香、山玉蘭、白翦絨、馬蘭菊、美人菊、紫霞 杯、紫玉簪、仙種桃、秋牡丹、珊瑚鞭、瑪瑙鞭、蔚藍梅、金絲蠟梅等是也。

烏蘭本巴之野花

外蒙烏蘭本巴沿溪曲路，層 折不窮，積雪銀白，草皆青綠，有紅黃各色野花貼地如錦，蒙人亦不知其名。黃者高四寸，葉如艾，叢生根下，一梗有一花，四瓣，鵝黃，花落則結實，如透骨草 子，每叢十餘朵，遍於水次。紅者高不盈寸，貼地叢生，一根一花，根細如髮，花如丁香，葉亦叢生根下，如馬齒莧，香味清潔，其最多者，叢結如繡球花。

野雞膝內草實作花

有羽灰色鱗紋重可斤許之野雞，出內蒙古，其膝內常有未化草實，曝之使乾，至春季，和以泥，植之盆中，月餘，即茁長七八寸，開各色花，種類不一，絢爛可愛，皆內地所未見者。惟秋後結實，較前漸細，明春即不能復花。

直隸森林

直隸北部之森林，種類極繁，有菩提樹、櫟、榛、白楊、松、柏、椎、樺之屬，徧地皆是。而楓葉之美麗，尤令人睹之而心曠神怡。夾道皆鳳尾草，雜以野花，河 濱柳絲下垂，石上青藤蟠結，林中各種禽鳥，無不具備，蓋沙漠中之腴地也。其最重者為河流，曰灤

木茂盛，能吸收水分，使緩流入大河耳。

東陵與五陵山之叢林，廣約九百丁方機路密達，【每一機路密達合英國一里之八分之五。】凡橡樹、松樹、 杉樹、椎樹、菩提樹、鳳尾松、落葉松、玄胡蕚之大者，遍山谷間。大樹之下則有楓雜生，而榛樹、葡萄樹、鳳尾草亦甚蕃茂。其嶙峋之石，又往往為麻蔓草所縈 繞。河流之所經，赤楊綠柳，參差左右，濃陰兩岸，幽勝天然。其出沒鳴嘯於其間者，皆名禽怪獸，而不可得之於他處者也。此地之生養，一以河流為憑依，而白 河、灤河之水道，皆取求於是。叢林既盛，雖有淫雨，多被吸收，故流於谿澗者，其勢潺漫，此洞壑間之小溪細流所以徐徐不疾而又淵淵不竭也。

東三省森林

東三省多森林，而吉林為尤多。惟其方言，於平地多樹者曰林，於山間多樹者曰兀集，萬木參天，槎枒突兀，排比聯絡，間不及尺，緜緜亙亙，縱橫數十百里，不 知紀極，伐山通道，始漏一線天光。秋冬霜雪凝結，不著馬蹄，春夏高濘泥淖，低匯波滔。旅行兀集中數日，不得盡其極，蚊蝱攢嚙，鳴鳥咿啞，鼯鼪狸鼠之屬，旋 繞不畏人，微風震撼，則颼颼颺颺，駭人心目，故晝焚青草聚煙以驅蝱，夜據木石燎火以防獸。近年逐漸砍伐，春暖冰融，排木蔽江而下，爇火代薪者，均棟梁材 也。至東清鐵道，【俄人所築，西比利亞之支線也。】則機關車之發動，亦不假煤力，而化以尺長木塊。且土人於寒食節，多放火燒山，延及林木，火輒數十日。兀 集，亦作阿集，亦作窩集，一作烏稽，一作窩稽，實今之所謂大森林也。

延吉所產之最美者曰黃花松，而魚鱗松次之，此外則尚有油松、赤松、杉松、果松。他若白松、簌松、楊、柳、楷、柞、楸、榆、樺、椵、楓等樹材，堪築宮室製器皿者，亦不一而足。

京城多古樹

京城多古樹，每一坊巷，必有古而且大之樹，約每距離不十丈，必有一株，外人常贊賞之，以其適合都市衛生之法也。且觀其種植痕跡，似經古人有心為之者。如 太學檜，吏部藤花，臥佛寺娑羅樹，慈仁寺松，萬壽寺及昌運宮白松，封氏園松，工部營繕司槐及城南龍爪槐，皆極參差蜿蜒之致。宣統時，工部之槐樹心已空，而 枝葉猶茂，餘則根株盡拔矣。

乾隆朝，靈石何道生官工部，有詠槐詩。

程周量嘗撫慈仁寺松而歎曰：「長安諸賢，率皆未登庾嶺，故使諸

乾隆辛酉，冢宰甘莊恪公汝來與果毅公訥親方高坐吏部大堂選官，甫唱名抽簽，而甘薨於椅，手猶執筆未落也。訥奏聞，高宗賞銀一千兩，命所屬經紀其喪。其夕，藤花盛開，香三日，較暮春更盛。

至喬木之中空者，實以內灌而致。內灌有三，自上垂注而下者曰天灌，自下熏蒸而上者曰地灌，中有受溼之空穴，為濕所注為氣所蒸者曰人灌。

皇木廠之木

京師大通橋之南，有皇木廠，屬工部，歲遣官致祭。高宗有《皇木謠》，刻石。木舊有屋，後圮，石闌尚存，木半朽，且折為二，然猶高可隱人，作旃檀色，紋如疊雲捲浪，扣之有聲。

樹中有軍器

同治壬申，武岡州某鄉有老樹一，大可合圍，枯矣，將斷之，不意樹心已空，而中有生成木質鎗、鎚、刀、矛數十事。經里正報官，驗之而收諸庫。

樹中有字

新寧縣張村人某折取樹上小幹，欲以為鋤柄，取歸，未及用，旋見樹幹一偏已枯朽，慮不適用，乃折之為薪，見木中有字，其文曰「鄉村雲字」。「鄉村」兩字橫 書，「雲字」兩字直書。某以為怪也，鳴於眾，均不解其故。詢其木取自何所，某謂此乃祠側狗毛蟲樹幹也。眾視之，將就枯，因將所存之幹折視，復有「日月常 臨」四字，則直寫。

閩粵樹葉

閩、粵樹葉，黃落者絕少，如松柏，新葉生而舊葉始脫，亦不甚萎黃，梅花開時，且大半帶葉也。

松

松為常綠喬木，幹聳直多節，皮或粗厚，裂為龜甲狀，亦有光滑

下有多數黃色粉之雄花叢結成毬果。經一二年，始熟。木材為用至繁。有赤松、黑松、白松、海松、五鬚松之別。

金時之松

金章宗手植松，在壽安山西嶺上。

江寧有六朝松

江寧兩江師範學校西北隅之教習房後，有小園，著稱於世之六朝松在焉，巍然挺秀，歲寒後凋，蒼翠之色，與盤拏之致，至嚴冬而益著。然察其枝葉，實為柏而非松。江易園曰：「此樹柏幹而檜葉，名殆為栝，《書．禹貢》之栝柏是也。」而遠近之人則皆呼之為神樹。

宋代遺松及梅竹

長白顓圖，字象原，嘗以御史巡鹽兩浙。署有小圃，荒穢不治。一日，散步，得斷碑，洗而植之，有「宋代遺松」四字，繫以長歌，作者姓名已漫漶不可辨。詢之 老吏，云：「此地向有三友居，不特古幹參天，狀若虬龍，且有梅有竹，互相掩映。今屋已廢而木亦槁，有年矣。」顓慨然興復，築室三楹，額仍舊名，徵詩以落 之。

報國寺雙松

京師報國寺有雙松，古樹也。康熙時，餘杭嚴顥亭侍郎沆曾詠之，詩云：「燕山突兀幾千載，四百餘年景 物改。惟有慈仁雙老松，霜皮剝落至今在。其一婆娑勢攫地，撐拏詰曲春雲霧。一株稍欲干層霄，卻顧徘徊意相待。紛繙密葉生風濤，屹立虬根玩真宰。慣看城市變 烽煙，幾見桑田作滄海。何年紺殿啟琳宮，石欄磴道盤虛空。飛花濛濛日月靜，溜雨黯黯神靈通。大都月市番估集，胡牀翠幕陳西東。哥柴古窰周漢鼎，陸離法物羞 雷同。似與雙松較年歲，必有真賞窺鴻濛。日斜人散蒼煙重，倒景上殿雲瓏蔥。軒車冠蓋謬相歎，肩摩轂擊勞過從。吁嗟此松澹蕩有真意，只愁化作雙虬龍。直上燕 山絕壑一往不得見，悵望千峰與萬峰。」

金墩五松

村，村 前有阜名金墩。千年一簣鮮崩蝕，五松於此蟠靈根。相傳植自李唐代，閱幾劫火巋然存。中間神物煩撝呵，待我摩挲留爪痕。一松兀傲四松拱，儼如列辟朝至尊。又 若老翁植杖立，駢羅夾侍皆兒孫。蕭森肅穆起人敬，之而鱗鬣烏足論。悠悠者多不解事，太息棄置荒郊原。不見大庾嶺下開道松，連陰十里摩朝暾。近訪土人已莫 識，但云曠野榛蕪繁。又不見棲霞寺前引路松，六朝留影搖風旛。脫斧斤厄遭霹靂，一旦跡掃空王門。就我所見識其大，慈仁雙樹非比倫。此松幸得生此地，天荒地 老全精魂。吁嗟生物之理固爾耳，樹猶如此人何言。耳目不得愛僧絕，乃得長私雨露恩。」

永平試院三松

雍正時，海寧楊 畸甫中翰正講嘗於永平試院見三松，因次壁間韻以詠之，詩曰：「地亦不必計西東，時亦不必論春冬。三松挺幹自太古，倔強肯受嬴秦封。長河一帶遙掩映，亂山萬 疊圍龍蹤。一株獨踞前庭中，蒼髯秀發非蒙茸，兩株離立後軒後，枝交葉接爭蘢蔥。文如虎變各炳炳，頂如車蓋皆童童。其實磊砢墮巖谷，其根蚴蟉穿垣墉。翠障終 古閟白日，怒濤徹夜號天風。先是一株被磨折，金刀斮斷青虯龍。碎鱗敗甲委糞壤，蜿蜒無處尋遺蹤。皇天后土公覆載，遭逢順逆偏難同。二松喪匹意蕭瑟，琥珀作 淚流猩紅。同聲同氣不同死，固將愁苦而終窮。我來松下雙眼豁，更看素壁詩錚鏦。南山流水有餘韻，聽者何必人非鍾。苦難橫空盤硬語，枝詞蕪句空磨礱。近重陽 兮秋三序，哉生明矣月一弓。安得圖以射洪絹，長攜懷袖開心胸。栝闌歌罷三歎息，夕陽古寺來清鐘。」

月盤松

裕陵隆恩殿前有月盤松六株，高僅丈餘，平頂如蓋，虯枝四散，有丹漆架承之，架六七層，每層可容一席，是可想見松身之古矣。

黃山松

皖南之黃山多松，黃仲則嘗作歌以紀之，歌云：「黟山三十有六峰，峰峰石骨峰峰松。有時松石不可辨，一理交化千年中。丹砂琥珀共胎孕，亭亭上結朱霞封。人 言松相遜石相，即以松論何能窮。沐日浴月暈蒼翠，苔色散點周秦銅。蕤綏上偃雨君蓋，糾結下固蚪靈宮。鱗張鬣縮爪入肉，萬劫避過雷火攻。昔觀圖畫訝未見，到 眼更覺描無功。懸崖嵌峒不知數，莘莘縱縱皆鬼工。及至觸手膏溢節，極瘦駁處春華同。清泉洗根瀉泱漭，瑤草分潤生蒙茸。翻嫌石相奇太過，相助為理論始公。青 牛伏龜不可得，幾輩對此顏如童。明當遍覓茯苓去，短鋤碎劚千芙蓉。」

香山縣之鳳凰山，有萬年松數株，西人架梯取之，其松忽上忽下，隨梯轉移。西人怒，用鳥槍擊之，連發數十槍，卒不能得。松至乾隆時，猶青蔥如故。

盆松

彭澤縣之小孤山產萬年松，高不滿尺，歷年不見其長，惟冬夏長青，可置盆中。海寧馬小眉觀察洵有《盆松歌》，用昌黎《山石》韻，詩云：「造化不遺一物微，森然鱗甲渾欲飛。何年束縛寄盆盎，片石瘦瘠苔花肥。不劚其根龜背坼，不髡其頂牛毛稀。平生嗜好不諧俗，蒼髯相對忘朝饑。室中圖史五千卷，伴我白晝關雙扉。天風卷幔聲謖謖，夕陰遮戶煙霏霏。我聞黃山之松甲天下，枝柯磊落大十圍。爾獨局束困尺土，界以四面皆垣衣。茅齋自足適嘯傲，差免世俗花奴鞿。與爾永結歲寒約，精氣莫化青羊歸。」

雲南多松

雲南多老松林，亙百里，林中多生茯苓。騰越南門外金氏家有松，數百年物也，虬枝古幹，覆滿庭中。

棒松

棒松，產於長白山，其質堅勁異常，可作器。

小赤松

小赤松，一名矮松，產於長白山，葉青枝紫，枝頭結子，色赤而香，始終不見下垂，高者八九寸。

黃花松

松花江兩岸多黃花松，松花落於江干，所在皆有。其順而下者，浮於水面，片片如松，故名江曰松花江。

黃蒿松

巴顏溝之松

木蘭附近之巴顏溝有山，多童，惟興安嶺稍有樹。巴顏溝之北多巨松，伐之，從羊腸河流出。熱河宮殿之材，皆取給於此。

伊奇松

伊奇松生吉林北伊奇甸子，質瘦勁，少枝葉，以所生地而名也。

俄羅斯松

俄羅斯松，一名老槍菜，抽薹如蒿苣，高二尺許，葉層層，其末層葉葉相抱如毬，略似安菘。

落葉松

落葉松之枝榦，與赤松無異，針亦青蔥如蓋，惟霜雪以後，則葉盡脫。其質甚堅，根株歷久不朽，沈埋水土中，則更為石，可供磨礪之需，塞外高寒之地多有之。又熱河之松，至冬而葉亦落，蓋氣候沍寒所致也，人呼之曰落葉松。

白松

白松，亦稱白皮松，榦高者十餘丈，產直隸、陝西、湖北等省，江、浙亦有之。樹榦光滑，皮色白，葉針形，三針叢生，較黑松、赤松為短，子橢圓而稍扁，大小略同海松子，淡褐色，可食。

杜松

杜松為常綠喬木，高二三丈，葉細長而尖，略似針。夏日開小花，雌雄異株。實圓而肉質，大如豆，熟則色黑。

羅漢松

羅漢松為常綠喬木，山地自生，高數丈，葉狹長互生，花單性。實

顧獨以祀鄧司徒聞，豈以尉卑官末秩，不如石徒久位尊多金耶？殿東客座楹間，懸銅井山人潘遵祁、歸安吳雲聯各一。銅井山人聯曰：「此中祇許 鸞鳳宿，其上應有蛟螭蟠。」吳雲聯曰：「清奇古怪畫難狀，風火雷霆劫不磨。」皆就大柏言也。所謂清奇古怪者，四柏名也。下堦，向堂東，有大柏七株，圍以鐵 欄，而中有四株尤奇拔。一植立如笏，意氣端重，厥字曰清。一幹尤巨，圍十抱，而蒼皮左紐，旋螺透頂者，謂之古。其東北隅有一株，稍小，而莖理亦拗旋作螺形 也。古之西不數武，有一株，偃莖橫臥，而矯舉其梢，綠葉毵毵，枝柯側拏，宛如青獅踞地昂首，髯鬣離披，攫爪欲搏者然。又一株，相去十數武，在此株南者，亦 已根仆橫地，而矯尾厲角若游龍，生意鬱如，則所謂奇與怪也。相傳此兩株原係一株，為雷所劈，刳而為二。

司徒廟之門外，又有紫藤，夭矯凌空，離地十餘丈，附一大樹。吳江凌莘廬游此，嘗譬之懸度國之鐵索橋焉。土人則稱之為神舟，殆以其形似歟？

泰山之三義柏

泰山天門坊之上有曰孔子登臨處者，其地有石坊，相距半里許，有蟠地參天之三大樹，旁有丹書石碑，刻「三義柏」三字，相傳為千年以前物也。

金冬心詠古柏

乾隆庚午八月，金冬心遊京師。十月，驅車出國門，至曲阜，展謁孔廟。廟中古柏，皆舊時熟識者，裴回久之，乃作長歌一篇，歌云：「八月飛雪遊帝京，棲棲苦 面誰相傾？獻書孃上公與卿，中朝漸已忘姓名。十月堅冰返堠程，得行便行無阻行。小車一輛喧四更，北風恥作鶡旦鳴。人不送迎山送迎，緜之亙之殊多情。冷光寒翠眉際生，先師儒里瞻尊榮。入廟肅拜安心旌，難香何必列牢牲。告曰藝事通微誠，於戲五經昌且明。吾欲手寫承熹平，字畫端謹矯俗獰。隸學勿絕用乃亨，刻石嵌 壁開暗盲。此間古柏含元精，壽可千歲歷戊庚。左圍右列如墉城，弗為火奪惟汝貞。舊時熟識毋乖盟，日坐其下繁籟揣，怳然奏樂聞竽笙。」

汪曉園詠古柏

乾隆時，錢塘汪曉園侍郎永錫嘗督學江西，按試饒州，見其書院有古柏，乃作詩曰：「古柏出簷際，託根自何年？枝葉半枯槁，無復蒼皮堅。一幹從西起，嵯岈欲 刺天。生枝附其下，尚能搖春煙。三

基部連接不分，棕櫚則否，以此為別。其材為用至廣，葉可製扇，名葵扇，俗稱芭蕉扇，行銷極廣。

樟

樟，通作章，為常綠喬木，產黔、蜀、閩、廣等處。高五六丈，大者十圍。葉卵形，有葉脈三條，質硬有光。夏初開花，小而淡黃。實大如碗豆，黃色。其材聳直，肌理甚細，有香，煎之為梓腦。

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其大數抱，枝葉皆香，千年物也。康熙時，聖祖南巡，每幸園，嘗撫玩不置。第六次回鑾後，猶憶及之，問無恙否。查慎行詩「合抱凌雲勢不孤，名材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是也。及聖祖崩，樟亦枯矣。

榧

榧為常綠喬木，榦高數丈，略似杉，俗稱野杉。葉針形，扁平。花單性，雌雄異株。實大如棗核，兩端皆尖。仁可食，製油可燃燈。一名柀子。

紫檀

紫檀為常綠亞喬木，產於熱帶地，高五六丈，葉為複葉，花蝶形，實有翼。其材色赤，質甚堅重，故入水而沈，作種種器具，頗珍貴。

紅木

紅木產雲南，葉長橢圓形，端尖，開白花，五瓣，微赭。其木質堅色紅，可為器。

烏木

烏木為常綠亞喬木，葉長橢圓而平滑，花單性，淡黃，雌雄同株。其木堅實，老者色純黑，瓊州諸島產之，土人以之析為箸及煙管等物，行用甚廣。志稱出海南。一名角烏，色純黑，甚脆。其他類烏木者甚多，皆可作几杖。

楸

楸為落葉喬木，榦直，上聳，至高處分枝，葉似桐，三尖或五尖。夏開黃綠色細花，結實成莢，長尺餘，下垂，熟則裂開。其材可為棋局。

水楊

水楊為落葉亞喬木，多生水邊，葉略似箭鏃形，葉柄根部有小托葉。夏開黃綠色穗狀花，雌雄異株。其材可製器具，充薪炭。

桐

桐為落葉喬木，皮色粗白，高可三丈，葉圓大，掌狀分裂，有長柄。春暮開脣形花，色或紫或白，成大圓錐花序，萼黃褐色。實為兩房之蒴果，長寸餘，如棗。其 材為琴及箱篋，不生蟲蠹。概稱白桐，細別之，則花白而葉光滑者為白桐，花紫而葉上密生黏毛者為紫桐。凡白桐通曰桐，梧桐、油桐則否，科屬亦各不同。

梧桐

梧桐為落葉喬木，榦端直，色青，高三丈許，葉闊大有深缺刻，背有毛。夏日開黃色小花，雌雄同株。果為蓇葖，熟則裂開為葉狀，種子生於邊緣，可食。其材可製器具，樹皮可取油。

新疆胡桐淚

胡桐產新疆，于闐河兩岸尤多，形曲，性寒。其樹沫下流者，謂之胡桐淚，內地手民製為膠汁，以黏金銀飾物，極堅固。

桑

桑為落葉喬木，每歲刈取，故枝榦低亞。葉為卵形，肥大，以飼蠶。浙江湖州府所植者最良，謂之湖桑。雌雄花皆為穗狀，淡黃綠色。其材可製農具什器，皮可製紙。野生者榦高大而葉小。

香木結伽南香

伽南香，亦曰奇南香，產於廣東瓊州諸山。香木為大螘所穴，螘食石蜜，遺漬木中，歲久而成。香成而木未死者，謂之生結。木死而成者，謂之糖結。又色如鴨頭 綠者，謂之綠結。搯之，痕生，釋之，痕合，名油結，為伽南最上之品。其木性多而香味少者，謂之虎斑金絲結，尋常所製數珠者皆此類。

陰沈木

陰沈木為施南府屬山中產物，必掘地始得之，蓋日久而陷入地也。質香而輕，體柔膩，以指甲搯之，即有搯紋，少頃復合，如奇楠。

肉桂

肉桂為常綠喬木，古稱牡桂，亦名菌桂，吾國藥品所用，以來自安南者為多，然廣西潯州府之桂平縣亦產之，產於猺山者尤良。樹高二三丈，葉為長橢圓形，質厚，有大脈三條，夏時開淡黃色小花，皮多脂，氣味辛烈。

庋藏之法，須裹以皮紙，懸之睡帳，不離人，不近木。久而發霉，以乾布拭之，味乃不變。若近木，則油走而枯矣。富貴家盛以錫盒，徒飾觀耳。

丁香

丁香為常綠喬木，一名雞舌香，產於兩粵，葉長橢圓形，春開紫花，或白花，四瓣。子黑色，以為香料，並供藥用。

京師國學東廂舊有丁香一株，明嘉靖壬寅已有之。康熙戊戌，昆明謝司業補栽數本。道光壬寅，尚書花沙納官祭酒時，復補植紫、白二株。

龍腦

龍腦為常綠喬木，一名龍腦香，產於閩、廣，高十餘丈，葉為卵形，花為合瓣花冠，其香芬郁。以榦中樹膠製成一種結晶體，瑩白

龍眼

龍眼為常綠喬木，產於閩、廣，榦高數丈，葉為羽狀複葉，夏初開細白花，至秋實熟，圓如彈丸，殼有細紋，肉白如荔枝，味甘，乾鮮皆可食。俗稱桂圓，以福建舊興化府所產者為良。

枸櫞

枸櫞，俗稱香櫞，為常綠喬木，枝間有刺，葉似橘而大，實形圓，徑三四寸，色黃，皮厚，芳香味酸。《本草綱目》謂即佛手柑。日本田中芳男《有用植物圓說》分為兩種。

檳榔

檳榔為常綠喬木，產於熱帶地，高三丈餘，葉為羽狀複葉，小葉之上端作齒嚙狀。五年始結實，實成房，出於葉中，每房簇生數百，形長而尖。剝其皮，狀如肉荳蔻，有紫棕色紋，味澀微甘，可食。臺灣有之，稱檳榔樹。無旁枝，亭亭直上，徧體龍鱗。

桄榔

桄榔為常綠喬木，一作桄榖，產於暖地，大者四五圍，高五六丈，葉為羽狀複葉，花小，色綠，雌雄同株，為肉穗花序，子如青珠。榦內有粉，赤黃色，可食。

橄欖

橄欖，一名諫果，亦稱青果，為常綠喬木，產於閩、廣，葉為奇數羽狀複葉，花攢簇成總狀，實尖長，色青，可生食，蜜漬、鹽醃均佳。廣東所產別有一種，頗大，其核可代木炭之用。

枇杷

枇杷為常綠亞喬木，高二丈餘，葉長橢圓形，鋸齒甚細，互生，背有褐色毛甚密。冬開小花，色白五瓣。夏初實熟，形圓色黃，皮有細毛，皮肉淡黃色。

枇杷以蘇州洞庭山所產者為上，白者為尤佳，曰白沙，紅者曰紅

林檎為落葉亞喬木，高丈餘，葉橢圓，有鋸齒。春暮開花，五瓣，色白，有紅暈。夏末果熟，形圓，味甘酸，可食，俗稱花紅，北方謂之沙果，較大而甘美。日本亦有此稱，則指蘋果而言也。

李

李為落葉亞喬木，高丈餘，葉卵圓而長。春開花，色白，五瓣。實圓，全熟則赤，味略酸。

檇李

嘉興古稱檇李者，以縣境新篁區西聖地方有靜響寺，寺有李十餘株，實熟時，清香撲鼻，味甚甜，除皮核外，滋潤無渣。光緒朝，結果忽稀，有某紳受京友之囑，而頓失所望，僧不敷分配，紳即置僧於獄。僧既釋，伐其樹，僅存禪房後園二小株而已。

桃

桃為落葉亞喬木，高丈餘，葉橢圓而長，春開花，實夏熟，味甘酸。

水蜜桃

桃為吳鄉佳果，其名不一，尤以上海水蜜桃為國中冠，相傳為顧氏露香園遺種，花色較淡，實亦不甚大，皮薄漿甘，入口即化，略無酸味。最佳者，每遇雷雨一次，輒有紅暈。其樹以秋分時劏枝接種，非老本也。越五年，結實始美，惜易蠹蝕，七八年即萎。在城西一帶者為真種，移植他處則味減。同治時，南門外數十里之人家，皆種桃為業，顧其味則遠不及。西門真種至難得，且每遇熟時，官出票封園，胥吏從中漁利，高其價以售之民，一桃輒百錢，貧士老饕，頗難屬饜。光、宣間，惟西門以外有之，其市中所售者，皆來自崑山。

寄書桃

蕪湖寄書桃，高僅三四尺許，花色淡，與山桃無異。每熟時，其核自開而仁落，以物實之，則經宿而合，人往往作小詩或書納之，以

羊桃

羊桃，亦作陽桃，廣東有之。其樹高五六丈，花紅色，一蔕數子，七八月間熟，色如蠟，有五稜，亦名五稜。以白蜜漬之，致之北方，可已瘧。蘇軾詩「恣傾白蜜收五稜」，謂此也。或謂即五斂子。

棗

棗為落葉亞喬木，長二丈許，葉作卵形，互生，花小而黃，實橢圓。產於直隸、山東者，謂之北棗，有紅、黑二色，紅者味甘美。產於浙江金華者，謂之南棗，形長色紫，味甘微酸，為棗中佳品。

酸棗

酸棗為落葉亞喬木，棗之變種也。榦高丈餘，有刺針，葉為長卵形，有三大脈，花小而黃綠，實圓小，熟則紅紫，味酸可食。仁入藥，俗稱酸棗仁。《爾雅》謂之樲。《孟子》「養其樲棘」即此。

芮棗

芮棗出安徽旌德芮姓家祠，僅一樹，略如黑棗而差小，味厚。

樂毅棗

樂毅棗產山左，大倍常棗，相傳為樂毅伐齊時所遺之種也，豐肌細核，多膏而肥美。

無花果

無花果為落葉亞喬木，吳、楚、閩、粵皆有之。葉大而粗糙，三裂或五裂，花單性，淡紅，實為肉果，外部之倒卵囊狀者為花托，花多隱於其中。吾人食用之部分，即花托。實熟則紫色軟爛，味甘如柿，無核，中有消化蛋白質之成分，可助消化作用。

漳州古樹

乾隆初，漳州有一古樹，臥孔道，形甚奇，旁以石屋承之，下可容車騎，望之如城闉，如門闕，根株不辨，了了如棖闑，以藤絡之，密葉青青，不知何代樹也。

岱廟之漢柏、唐槐

岱廟在泰安城西北，祀東嶽泰山之神，秦、漢以來已有之，地方十畝，門閤五六重。大山門之東角為炳靈殿，相傳泰山有五子，至聖炳靈為其第三子也。殿前曠 地，有漢柏六株，時在季冬，望之已若枯死，至春，則尚蒼翠如他樹。又有柏數百森列庭中，任舉其一，至少數百年，或且千年以上物也。其西角為延禧殿，殿前唐 槐一株，一根分三幹，一幹中劈，石容一人，有明人甘一驥大書「唐槐」二字，碑語有之，故家喬木，其此之謂歟？

榕

榕為常綠喬木，高四五丈，產於閩、廣熱地，榦既生枝，枝復生根，下垂至地，又復為榦，故其蔭極廣。葉橢圓平滑，花淡紅，實圓而小，類無花果。

交讓木

交讓木為常綠喬木，幹高丈餘，葉甚長而質厚，面綠，背白，柄赤。初夏開花，小而白，為總狀花序。實橢圓，大三分許，熟則黑。新葉出後，舊葉凋落，故取相讓之義而有此名。

木犀

木犀，一名巖桂，為常綠亞喬木，庭院多栽植之。葉為橢圓形，對生，秋日葉腋叢生小花，花冠下部連合，色有黃有白，俗稱桂花。白者名銀桂，黃者名金桂，香氣濃厚。

榆

榆為落葉喬木，高八九丈，皮褐色，有扁平之裂痕，可剝脫，葉橢圓而大，有鋸齒，花淡紫色。花後結實，周圍果皮伸長如鳥翅，舊稱榆莢，以其形扁圓，垂垂成串，又謂之榆錢。木材堅實，可製器具。

肇祖永陵享殿側有榆樹一，高數十丈，蔭庇神殿，大數圍，向東南斜側，枝榦詰屈，狀若虬龍，樹腰有瘿數百顆。土人云：「每帝后上賓時，其瘿自隕一枚。」

花榆

熱河榆木多黃色，其有花者名花榆，色較深，與豆瓣楠相似。

紫榆

紫榆有赤、白二種，白者別名枌，赤者與紫檀相似，出廣東，性堅，新者色紅，舊者色紫。今紫檀不易得，木器皆用紫榆。新者以水濕浸之，色能染物。

榔榆

榔榆為落葉喬木，高二三丈，葉橢圓有鋸齒，皮有滑汁，秋季開小花，色淡綠，實扁圓有翅。其材可為車軸，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古以為緪索。

辛夷

辛夷為落葉喬木，其花初出時，尖銳如筆，故又謂之木筆。樹高數丈，葉似柿葉而狹長，春初開花，有紫白二色，大如蓮花，香味馥郁。白者俗稱為玉蘭。今植物學家謂辛夷、玉蘭，皆為白色，惟玉蘭九瓣而長，辛夷六瓣而短闊，以此為別。舊亦名為迎春花。

謝小漁大令從朱肯夫按試常德時，木筆花方盛開，肯夫以之命題試士，限用王文簡公《秋柳》韻賦七律四首，大令因亦作之，詩云：「香國題碑此攝魂，應教卓立 到詞門。移根暗記書牆日，布蕊疏傳屋漏痕。翡翠戲停林外架，燕支畫出塢邊村。淩雲正有相如賦，點綴甘泉景待論。」「木末芙蓉也拒霜，亭亭直幹放銀塘。和雲 入夢都生彩，滴露研經合置箱。簪樣格新初學衛，陣圖排就不輸王。毫端吐出春霞色，散綺真成碎錦坊。」「洗盡鉛華練作衣，書裙態度是耶非？山中萼發擲毫早，谷口春殘摘豔稀。畫日淩空朱有暈，鋪雲作紙白如飛。數枝乞自韓員外，毛穎傳來心未違。」「花高標格劇堪憐，墨妙誰評過眼煙。欄點平泉依醒石，經翻貝葉護兜 綿。雕

邊。」

楊

楊為落葉喬木，與柳相類，惟柳枝下垂，楊枝上挺，以此相別。葉狹長，端尖，背有短毛，灰白色。春開穗狀花，雌雄異株，雄黃雌綠。實成白絮飛散，俱與柳同。其一種，葉稍闊厚，下有托葉，果實中著白毛者，謂之水楊，即蒲柳也。《說文》、《爾雅》均以楊為蒲柳，故古人所稱之楊，皆指水楊而言。惟陸璣《詩》疏，則謂蒲柳有二種，皮正青者曰小楊，皮紅者曰大楊，皆可為箭笴。《古今注》謂蒲柳葉似青楊，葉長。柳葉亦長。雖不能與今說確合，但楊與柳別，楊又自有數種，可無疑矣。舊多與柳合，稱為楊柳，《詩》「楊柳依依」是也。以字義言，枝硬而揚起曰楊，枝弱而垂流曰柳。故《夏小正》正月柳稊，三月萎楊，顯分二種。但古人二字多通用，如垂柳亦曰垂楊。凡詩詞中所云楊柳，多包括各種言之，故通俗皆訛稱為一物也。

白楊

白楊為落葉喬木，產北地，往往植之墳塋，俗呼大葉楊。高數丈，葉圓而闊大，有鈍鋸齒，面青背白，葉柄長，故易動搖，雖遇微風，亦蕭蕭有聲。夏開穗狀單性花，色深紫，雌雄異株。其材多用為火柴之梗及小匣等物。

赤楊

赤楊為落葉喬木，生於山中，葉橢圓而長，花似栗，褐色，實似松。材為薪炭，果實、樹皮皆可為染料。

柳

柳為落葉喬木，高三四丈，枝細長下垂，去其皮，可編什器，如筐筥之屬。葉狹長，花深紫，成穗狀，實熟，則絮飛散如雪。舊與楊合稱。

潼關西之柳

自潼關而西，柳陰夾道，皆左文襄公宗棠西征時所手植也。柳皆成

周保之見紅柳

錢塘周保之大令右見紅柳而異之，因作詩，和胡息齋太守紀謨元韻，詩云：「白草黃沙悵遠游，柔條那繫紫驊騮。晴絲自結珊瑚網，新月猶懸琥珀鉤。曾伴將軍飛 赤羽，可憐少婦倚朱樓。誰移南國傷心樹，種出金城一段愁。戰壘蒼茫一望賒，窮邊無此不繁華。悽迷何處吹蘆管？彷彿深秋見蓼花。絳女漫施飛鳳艦，小蠻新試守宮砂。胭脂山下行人少，獨斂雙眉鬬落霞。」

櫻

櫻為落葉喬木，葉深綠，卵形，有鋸齒。春末開花，五瓣，淡紅，最豔麗。多產於日本，以為名花。實為核果，紫紅色。亦有重瓣者。吾國之櫻桃，亦其一種。

槐

槐為落葉喬木，高二三丈，葉為羽狀複葉，初夏開花，如蝶形，色黃白，實為長莢，狀如連珠，中有黑子，入藥。木堅重，可作屋材器具。

萊州府署槐

康熙朝，海寧陳任齋太守廷益由部郎出守萊州，多惠政。署有老槐，僵枯已久，土人相傳曰：「太守明，枯槐榮。」至是，果枝葉扶疏。

陳文簡詠古槐

海寧陳文簡公元龍嘗結廬馬蘭峪之東偏，當門有古槐一株，亭亭獨立。行役三載重來，而衡門已圮，老樹依然，因憶杜工部「獨樹老夫家」之句，恰相符合，因用 為首句以作詩云：「獨樹老夫家，衡門靜不譁。庭空喧鳥雀，牆隙補並葭。落日枝頭挂，疏星葉底遮。徘徊新月上，圖畫滿平沙。」

梅

色，亦謂之綠萼梅。葉後花而生，卵形而尖，邊有鋸齒。果實味酸，立夏後熟，生者青色，謂之青梅，熟者黃色，謂之黃梅。

董小宛愛梅

冒辟疆之水繪園，凡有隙地，皆植梅，冬春之交，蚤夜出入，皆爛漫香雪中。辟疆之姬人董小宛每於含蕊時，先相枝之橫斜，與几上軍持相受，或隔歲，便芟翦得 宜，至花放，恰採入供之。即四時草花竹葉，無不經營絕慧，領略殊清，使冷韻幽香，恒霏微於曲房斗室，至穠豔肥紅，則非其所賞也。

小宛所居之樓下，有梅一株，每臘有萬花，可供三月插戴。某歲移居香儷園，靜攝數百枝，不生一蕊，惟聽五鬣濤聲，增其淒響而已。

騰越千餘年之梅

騰越城中有梅，千餘年物也，尚著花，在魯家。

香片梅

香片梅之種出會稽，御題王冕畫梅詩，以名花新品蒙入奎章藻詠，實可補群芳之所未備也。

瑞金古塍多梅

瑞金縣東有古塍，植梅，延數里。乾隆時，仁和邱雲涇學正永嘗過之，惜其排比類菅麻，為賦長句云：「去年探梅早，一笠孤山巔。今年梅又開，踏花深隴邊。梅 花不殊花逕別，卻憶孤山舊冰雪。孤山秀翠交氤氳，鐵幹枝枝欹紫旻。岫亭老鶴啄花瘦，飛來只是梅花雲。橋頭沽酒留犁綠，花香酒香春滿腹。朗吟一棹破飛煙，猶 帶香寒繞詩屋。如今隴上半農家，落實取材還種花。荒塍密植類菅蒯，挨排何處窺疏斜。縱有梅花標格損，鬬雀喳喳蜂衮衮。繞梅百匝轉愴神，何因移傍孤山春。」

錢叔美觀唐時古梅

滇之黑龍潭有唐時古梅，仁和錢叔美主政杜與余蓮涇探梅歸，為陳

梅花開。紫雲吹影落波底，碧 琉璃浸紅玫瑰。尋山慣騎款段馬，叩門不許奚童催。道人揖客山院靜，風鑪茶沸喧殷雷。老榦盤空見鬚髮，蒼鱗臥地棲莓苔。蟄龍一睡不復醒，鐵笛吹破雪千堆。誰 人心攜入靈境，傳聞天寶當年栽。千年劫火燒不死，支離孕結丹砂胎。人生安得如汝壽，古佛含笑天公猜。老夫十日面青壁，放筆自喜無纖埃。山空杳冥天籟絕，枝 底祇有山禽陪。夕陽倒射殿角赤，花光人影相徘徊。鶴聲送客入城去，衣上染得朱霞迴。」

返魂梅

道光初，阮文達督粵，重修書院，有梅，百餘年物也，礙於建屋，命工移之後院，將枯死矣。一夕，大風雨不止，清晨視之，則依然暢茂，文達因題之為返魂梅。

儀徵城東十餘里有古梅一株，大可蔽牛，五幹並出，相傳為趙宋時物。康熙時，樹忽死，垂四十年，復活，枝幹益繁，花時，光罩一院，香溢數里，文達因亦題之曰返魂梅。

蔡二梅為梅立嗣

道光時，清遠堂蟠梅為德清勝景。梅為蔡正庵中丞手栽，閱百數十年而萎，蔡二梅上舍壽昌續栽之，曰：「為梅立嗣也。」同人皆有詩以張之。

超山古梅

仁和超山有古梅，咸豐時，歸安張仲甫中翰應昌於某歲正月十六日與陸子乘往觀而作詩曰：「超山山下萬重雪，雪徑幽尋到山窟。四山盤紆抱一寺，寺前老梅尤奇 絕。溝塍棱棱花童童，土氣千年厚蟠結。其中古樹數十株，兀傲空山忘歲月。旋天踞地恣查牙，根如車輪幹如鐵。老苔裂作虯鱗飛，迸露膚肌赤於血。穿林越澗觀不 足，各各意態雄且傑。隨花攜酒坐花間，人意花情共蓬勃。一株古松拳龍鍾，一株怪石立突兀。一株老龍蟠空霄，一株巨靈劈雙闕。其餘縱橫盡奇妙，萬玉飛騰暗香 發。此樹閱歷幾滄桑，直從炎紹溯吳越。山河南渡久銷沈，冷月黃昏芳不歇。千歲松鶴千歲仙，自古得天在巖穴。我來花下醉歌狂，遐舉欲與塵埃別。歸舟一夢醒羅 浮，已覺此身有仙骨。」至光緒中葉，閩人高嘯桐、林琴南、陳吉士在杭州亦往觀之，拏小舟，循淺瀨，至超山之北，則沿岸已見柊里許，遵陸至香海樓觀宋梅。梅 身半枯，側立水次，古榦詰屈，苔蟠其身，齒齒作鱗甲，年久，苔色幻為銅青。旁列十餘樹，皆明產也。至唐玉潛祠下，花迺大盛，縱橫交糾，玉雪一色。步高武 下，

始出梅窩，陰梅列隊，下聞溪聲。至山南，花益多於山北，野水古木，渺皛滯翳，小徑岐出，為八九道，抵梅而盡。

積善庵梅花

蘇州閶門外白蓮涇有積善庵，咸豐時，庵之西院有古梅一株，在深翠堂前，【堂額為明季高士徐樹丕隸書。】相傳為北宋所植。一本三歧，虬枝蟠曲，高出簷際，花時繁英滿空，妙香襲人，此與虎阜後山玉蘭之壽正相匹也。

梅林

杭州旗營之梅青書院，舊有梅林，經咸豐庚辛粵寇之亂，蕩然無存。蒙古盛愷庭觀察元主講席時，令院生之入泮者，每獲雋，植梅二株，未幾而蔚然成林矣。

金縷梅

金縷梅為落葉亞喬木，高丈餘，葉橢圓，互生，質厚，微皺。早春開花，其色金瓣如縷，遠望如蠟梅。產安徽之黃山。

海棠

海棠為落葉亞喬木，高丈餘，葉作長卵形，端尖，有鋸齒。春日開花，五瓣，淡紅，萼紅色，略黑。有數種。早春即開，花小，深紅，緊著枝上者，謂之貼梗海棠。花梗細長者，謂之垂絲海棠。皆重瓣，不結實。惟西府海棠單瓣結實，實名海紅。

極樂寺海棠花

京師西直門外極樂寺海棠，奇品也，相傳寺僧以蘋果樹接種，開時雪膚丹頰，異色幽香，觀者莫不欣賞。蘋果花本白色，一經胖合，便極雙妍。

枯棠生花

康熙辛卯，涇縣縣丞山東胡隆延鄭漢林為塾師，課其二子。時方二

瑞，意謂主人必有升擢，主人 亦雅自負重，久之無應。乾隆乙未，胡之第二子文伯由縣丞仕至安徽巡撫，觀風至涇縣，策馬入舊署，尋覓枯樹，已無存者，鄭氏子孫亦零落不振，謂樹猶如此，人 何以堪，為徘徊竟日而去。

雪中開海棠

查蓮坡有別業在曲周，某歲十月，庭中海棠忽於雪中盛開。津門閨秀許雪棠賦詩以 紀之云：「移從香國種無雙，幾見凌寒夜不降。日映輕紅嬌帶淚，風扶弱質笑迎窗。朱門舊許宜春睡，冷院新看伴玉釭。卻恨社公無好句，空教十月渡寒江。」汪西 顥《津門雜事》詩云：「不櫛書生不畫眉，傳來豔絕海棠詩。若教玉杵稱才子，壓倒樓頭舊婉兒。」蓋指雪棠之過時不嫁也。

法源寺海棠

乾隆時，京師法源寺海棠最盛，秦大樽每於退食後往觀之。一日，值休沐，晨餐甫竟，命車即往，而懼主僧見之，詫其數來也，乃不謁主僧，徑赴外圃，坐海棠花下以觀之。曾有詩曰：「歲喚狂朋三十度，春風欲放海棠顛。」

玉蘭

玉蘭為落葉亞喬木，高數丈，不易成長。葉與花瓣皆倒卵形，一幹一花，皆著於木末。春初開花九瓣，大而厚，色白。隆冬結蕾，而裹以厚苞，其苞密生細毛，花落後，始從蒂中生嫩葉。南方多植之庭園。大一種，花瓣內白外紫者，俗稱紫玉蘭，植物學家謂即木蘭。

夏日開玉蘭

國初，有施清者，其家之庭前有玉蘭二本，當春槁，力培之，入夏，與菡萏爭妍，清乃賦詩以志異。

白蘭花

白蘭花，木本也，高及丈，枝葉森茂，幹蒼勁，望之輒疑為桑，有大可數抱者，上海有之。

杞柳

杞柳為落葉灌木，山東、河北等處產生尤多，有大葉，細葉之別。大葉為長橢圓形，細葉為線狀箭簇形。古以為杯棬。

木賊

木賊為常綠灌木，多年生之隱花植物也，自生於山野間，高二尺許，莖中空，每寸許結節，節間生退化之葉。夏秋之交，莖頂生橢圓形短穗，綠褐色，如筆頭。莖粗糙，可用以磨木材、骨角等物。

黃楊

黃楊為常綠小灌木，莖高二尺許，葉為卵形，質厚而柔軟，春初開淡黃色小花。其材甚堅緻，可製木梳及印版之屬。惟性難長，俗說歲長一寸，遇閏則退，宋蘇軾詩「園中草木春無數，惟有黃楊厄閏年」是也。

芫

芫為落葉灌木，通稱芫花，莖高三四尺，春月先開管狀小紫花，節節密生，後乃發葉。性有毒，漁者煮之以投水中，魚死而浮出，故又名魚毒。

花椒

花椒為落葉灌木，山野自生，高丈許，有刺，香甚烈。葉為羽狀複葉，對生。春開小花，黃綠色，雌雄異株。實圓小。

醉魚草

醉魚草為落葉灌木，山野自生，莖高二三尺，略似草本，節間有微稜，葉為長卵形，頗大，端尖。夏開管狀花，紅紫色，列為穗狀花序。性有毒，漁人採花、葉以毒魚，盡死。其花色狀氣味並如芫花，可毒魚亦同，惟花開不同時為異耳。

蔦

牛肝木

松山左右產牛肝木，形同樹癰，氣清香，與他香不同，焚之，可殺毒蟲。

總管木

總管木，瓊州黎峒所產，紅紫色，中有黑斑，可避惡獸諸毒，故名。黎人若中獸毒，研末敷之，即消，蛇若與之接觸，骨即斷，聞其香，即顫伏不能動。土人以之作手釧，天足婦女採藥入山，下田刈稻，均戴之，一丈之內，蛇避而不近。

南天燭

南天燭，亦稱南燭，又稱南天竺，為常綠灌木，葉為羽狀複葉，互生，花軸生於榦之上部。夏開小花，五瓣色白。實圓，叢生秋冬之際。變種甚多，花亦有紅色者，實或黃或白。

北天竺

北天竺，叢生塞山絕壁，結實纍纍，色正赤，類南天竺。高宗賜以名，曰北天竺，並有御製詩詠之。

檜柏

檜柏為常綠灌木，俗稱子孫柏，榦直立，長丈餘。葉有二種，一略成小箭簇形，一為小鱗片形，分生枝上。花單性，甚小。實作毬形，略帶肉質。

虞山詩人悼檜

常熟致道觀前有古檜七，相傳其三為梁時所植。至道光時，則北一株亭亭矗立，高出雲表，南一株拳禿下覆，復折而上，西南一株中刳為兩，似斷而連。餘四株為 明隆慶時補植。以其象斗垣之羅列也，故曰七星檜。咸豐丁巳秋，為海風摧折北一株之頂，常熟詩人作歌弔之，欷歔笑傲，各極其致。仁和高子農州同因亦為詩，曰

木蓮

木蓮為常綠灌木，一名薜荔，蔓生，莖長數尺，葉橢圓，質厚，花細，全隱於花托中，類無花果。實上銳下平，大如杯，內空，色紅，俗稱木饅頭。子曝乾擣碎，可作涼粉，即醫書所謂冰漿也。

仙人掌

仙人掌為常綠灌木，產於暖地，幹扁闊，有刺，色綠。夏日開花，紅黃多瓣。實多毛刺，熟可食。嫩榦之液，可去衣垢。

胡頹子

胡頹子為常綠灌木，高丈許，枝繁而稍柔軟，葉橢圓，厚而深綠，背密生白色及褐色之鱗片，邊成波狀。秋冬之際開花，有白色之合片萼。實為長橢圓形，色赤，味酸澀。

柚

柚為常綠灌木，產於閩、廣，榦高丈餘，枝有刺，葉為長卵形，葉柄有翼狀小片，花白，五瓣。實徑四五寸，形圓，頂高，色正黃，皮極厚，不易剝脫。種類甚 多，味甘者貴。產於廣西容縣之沙田者，曰沙田柚，尤著名，不酸而甜。江、浙稱柚之味酸者曰泡，閩中則凡袖皆稱泡，亦作拋。

秀水盛柚堂之尊人令 龍川時，官舍東西齋各有柚一樹，東樹瓤微紅，西樹瓤白而微碧，味更勝，為邑中冠。柚堂攜核以歸，種之堂北，十七年不花。乾隆丁丑春，柚堂入長安，其歲始 花，垂實六，且大，味亦不減於粵。十月歸，見餘果二，一投張瓜田徵君。張繪圖題詩，並為說以贈。又以其一並徵君說呈於錢香樹尚書，錢亦題詩，又別為書。並 書詩與說，彙成卷，屬百二題詩於左。柚堂，字秦川，為桑弢甫高弟，官淄川知縣。

文旦

文旦，為柚之別種，瓤白，味甘，古稱香欒。或云皮裏淡紅者曰香欒，皮裏白而瓤淡紅者曰朱欒。出長泰縣，惟溪東種者為上，其地

梨

梨，本作棃，葉為卵形，端尖。夏初開花，五瓣，色白。實為漿果，大而圓，至秋成熟，皮有細點，以產於直隸之河間、山東之萊陽者為最良。本為喬木，以年年採摘，屈曲其枝，或芟刈之，故多成灌木形。

黃梨

黃梨，閩人謂之地波羅，出泉、漳等府。形如芋，大或及斗，皮成鱗片，內有梗如釘，著肉甚堅，味頗鮮爽，勝羊桃、香蕉之類。周櫟園在閩時，每上市，輒購食。廣西之邕寧等處亦有之。

楚梨被封禁

楚雄為滇南迤西首郡，產梨絕佳，梨熟，郡縣輒將境內梨樹封禁，以官價取百數十萬顆，送會城，饋上官。

刺梨

刺梨，野生，夏花秋實，榦與果多芒刺，味甘酸，食之消悶，煎汁為膏，色同楂梨。黔省四封皆產，移之他境則不生。每冬月，苗女子採以入市貨人，得江、浙、 楚、豫客買之，苗女喜曰利市，得佳客交易也。本省人為之買，則倍其價。江南人或物色之，則舉筐以贈，曰：「愛莫離。」愛莫離者，漢言與爾有宿緣也。或有調 戲之者，則大怒曰：「落勿渾。」落勿渾者，漢言無廉恥也。所謂物色之者，非有他意也，乃婉容愉色以問其出處，故喜悅也。

紅梨

紅梨產蘭州，晚秋始熟，皮微赤，【俗名蘇木梨】味甘脆，可儲至仲夏不蠹，有大如盂者。

軟兒梨

軟兒梨，亦產蘭州，色黑質軟，中含水漿甚富，冬月吸食，甘冽震

龍井茶

龍井茶葉，產於浙江杭州西湖風篁嶺下之龍井。狀其葉之細，曰旗槍，有雨前、明前、本山諸名，然所產不多。井之附近所產者亦佳。

岕茶

岕茶，茶名，產於浙江長興縣境，在兩山之間，而為羅氏所居，故名岕茶，亦名羅岕，為長興茶之最佳者。

林茶

康熙時，衡山水月林主僧靜音嘗餽大興劉繼莊以林茶葉一包，【，則安切，鑽平聲，衡人俗字也。】蔫菜一瓶。此茶出石罅中，乃鳥銜茶子墮罅中而生者，極灴易得，衡岳之上品也，能助消化。

蒙頂茶

蒙頂，茶名。蒙山在四川名山縣西十五里，有五峰，最高者曰上清峰，其巔一石大如數間屋，有茶七株，生石上，無縫罅，相傳為甘露大師所手植。產生甚少，明時，貢京師，歲僅一錢有奇。環石別有數十株，曰陪茶，則供藩府諸司，今尚有之。

普洱茶

普洱茶產於雲南普洱府之普洱山，性溫味厚，壩夷所種。蒸製後，以竹箬成團裹之。亦有方者，如磚。

烏龍茶

臺北產茶，有名烏龍者，略如紅茶，粵人多嗜之，尤為輸出外洋土貨之大宗。

山茶

一。其本合抱，花大如盂，為元、明以前物，遊宦羈客，多賤別於此，每歌詠之。葉如桂，稍厚而 硬，經冬不凋。以其類茶，又可作飲，故得茶名。花自十月開至二月，種類甚多，有單瓣、重瓣、紅白斑數色，皆美豔。其樹，通常盆栽者，高僅二三尺，雲南則有 高至二三丈者。

寶珠山茶

山茶之千葉深紅花大心繁者，花簇如珠，名寶珠山茶。吳梅村有詠拙致園寶珠山茶詩，園在蘇州。

察爾察

察爾察，形似山茶，其葉可以代茶荈，為準噶爾部所產。

杜鵑

杜鵑為常綠灌木，高三四尺，葉橢圓深綠，莖、葉皆有毛。夏日開紅紫花，間有白色者，花冠為漏斗狀，邊緣五裂甚深，每於杜鵑啼時盛開，故名。

夾竹桃

夾竹桃為常綠灌木，高丈餘，葉作箭鏃形，質厚，輪生。夏月開紅花，類杜鵑，間有白花。根葉似竹而不勁，性有毒。

茉莉

茉莉為常綠灌木，其種來自波斯，《南方草木狀》謂之耶悉茗，則譯音也。本與素馨同類，其名亦同，後入我國，始專稱尖瓣細瘦者為耶悉茗。南漢以後，又稱素 馨，而圓瓣者則謂之茉莉。初夏之夜，開小白花，秋盡乃止，香味甚烈，閩、廣種之最多。凡香片茶葉，皆此花所窨成者也。佛書謂之鬘華，北土曰柰。《晉書》「都人簪柰花，為織女帶孝」，即此，今婦女多戴之。

素馨

草木狀》亦謂之耶悉茗，則以西文與茉莉同一字，不分二種也。昔劉王有侍女名素馨，冢生此花，因以得名。蓋南漢後始有素馨之名。廣州城西之花也，種此 者最多。花有黃、白二色，白者香氣尤勝，黃者名黃馨，俗亦稱金雀花。

牡丹

牡丹為落葉灌木，吾國之特產也，莖高二尺許，亦有高至四尺者。葉為複葉，分裂甚深。夏初開花，徑三四寸，有重瓣、單瓣之別，在花中為最豔美。古無牡丹，統稱芍藥，自唐以來，始分為二。以其花似芍藥而幹為木，又謂之木芍藥，且有牡丹花王、芍藥花相之說。

牡丹為國花

一國特著之花，可以代表其國性者，如英之玫瑰，法之百合，日本之櫻皆是。我國向以牡丹為國花。京師極樂寺明代牡丹最盛，寺東有國花堂額，為成哲親王所書。

牡丹之種類

牡丹種別甚多，有亳州、曹州、法華、洞庭山、平望諸種。

亳州種凡二十四：曰太平樓閣，嫩黃，初開，蕊綠色，玉版，耐久，喜肥，易開。曰泥金報捷，花瓣淡黃，花邊深黃，初放，蕊金黃色，千葉重疊，難開。曰伍 黃，葵黃色，千葉，硬瓣，平頭無心，喜陽，不宜肥，難開。曰祁綠，色如菜葉，俗名菜葉綠，起樓，瓣緊密，難開足。曰火楞，深紅色，硬瓣，千葉，平頭，喜肥，宜陽，難開。曰補天石，白胎翠莖，平頭，房小，色如雨過天青，難開，宜陰，不喜肥，貴品也。曰墨奎，黑紫色，燈下視之，如黑絨，千葉，大瓣，平頭，喜 肥，宜陽，易開。曰花紅翠盤，平頭，聚心，桃紅色，宜陰，易開。曰獨占春光，平頭，大瓣，淡粉紅色，開足，色漸白，易開而早。曰雪塔，花瓣結繡，淨白無紅根，宜陽，易開。曰青心白，平頭，千葉，綠心，易開。曰兩交，小瓣千葉，平頭，色如雨中海棠，嬌豔異常，難開。曰支家大紅，大紅色，闊瓣，皺葉，平頭，軟 瓣，不耐久，喜肥，宜陽，易開。曰蕊珠，玉版千葉細瓣，瓣邊紅鑲一線，色如羊脂，難開。曰綠耳大紅，色深紅，平頭，於心中抽兩綠瓣，品貴，難開。曰瑤池 春，白中帶微紅，平頭，千葉，大花，易開。曰魏紫，起樓，大托瓣，深紫，宜陽，喜肥，易開。曰胡白，平頭，玉色，易開。曰綠心胡紅，平頭綠心，銀紅色，易 開。曰勝紫，深紫平頭，千葉，花大易

輝，妃色，開足則白，聚心，硬瓣，難開。曰富紅，玉版，銀 紅色，千葉，平頭，易開。曰魏紅，深紅，大花，起樓，喜陽，易開。

曹州種凡十九：曰黃絨鋪錦，細瓣，如卷絨，有四五瓣，差闊，連綴承之，上有 金鬚，布滿黃色，即古之鏤金黃也。曰慶雲黃，色似金葵，中有紅瓣，數條挺出，品貴，難開。曰春江漂錦，深梅紅色，重樓千葉，花之最觸目者，一名珊瑚暎日，曰煙籠紫玉盤，古稱油紅，花色墨紫，如松煙濃染，最為異色。曰狀元紅，重葉深紅，有紫檀心，貴心，難開。曰紫袍金帶，起樓重疊，腰圍黃心，簇滿，色如玫瑰 紫，花中之最貴者。曰硃砂紅，深紅，一名迎日紅，一名蜀江錦，一名醉猩猩。曰墨葵，朱胎碧莖，大瓣，平頭，似亳州墨奎，而色略深。曰榴紅，千葉樓子，色近 石榴，花難開。曰金星雪浪，綠莖黃萼，初放，淺黃花瓣，圓滿，黃心攢簇，如培植失宜，難開，單瓣。曰池塘曉月，胎蕊細長而黃，花色似黃而白，平頭，千葉，細瓣，難開。曰花紅繡毬，花頭圓滿如翦綵疊霞，中紅邊白，有天機圓錦之比。曰胭脂井，色如胭脂濃染，蕊長，花放如筒，中空，花之奇者也，難開。曰一品朱 衣，大紅色，闊瓣，平頭，色豔，宜陽，喜肥，易開，一名奪翠。曰淡藕絲，綠苞，紫莖，如吳中所染藕色，花瓣中皆有紅絲，一名桃紅線。曰一捻紅，淺紅，瓣尖，一點深紅，如指捻痕，世俗相傳謂唐楊貴妃以匀面餘脂印花上，明年花開，片片有指印跡。曰絳紗籠玉，質本白，而內含淺紺，外則隱有紫暈，一名秋水洛神，品最貴。曰瑞蘭，胎莖，花葉皆清淺似蘭，最為逸品。曰玉版白，硬瓣，耐開，花葉稀少，中有紅心，如蓮房，易開。

法華種凡四十七：曰范陽大紅，深紅圓瓣，起樓，玉版，望之有光照耀，瓣邊紅線環繞，色更深，實為最重之品。曰寶珠，聚心如珠攢簇，花小，本枝不能長大，含蕊時大紅，開足為雄黃色。曰火輪，深紅帶紫暈，花開耐久，瓣厚而堅。曰柳墨，即曹州油紅種，而接於芍藥根，其色瓣變為深墨，紫而有白，根亦貴重。曰綠蝴蝶，千葉大瓣，含苞，綠如鸚羽，放足，水綠色，每瓣尖仍深綠，形如蜨。曰大紅舞青猊，即瑞露蟬結繡，中出五青瓣，難開，含蕊時，須以竹刀劃破，性宜陽。曰銀紅舞青猊，中出五青瓣，一名銀紅飄錦。曰白舞青猊，即萬山雪，花心堆起，瓣細簇如雪團，中抽青瓣。曰紫舞青猊，即青蓮飄錦，中抽青瓣。曰西岐白，瓣闊而硬，花大盈尺，高聳無心，花硬紫 色，一名素鸞。曰隴東素月，花大，帶黃暈，難開。曰高家大紅，深紅，瓣硬，似范陽，而瓣稍亂，易開。曰萍實生香，花圓，不甚大，色桃紅，難開。曰寶石樓臺，花大而圓，起樓，中深紅，邊白。曰紫蟬，深紫千葉，花房緊密，難開。曰羞花伍，玉色，紅鑲邊，千葉，硬瓣，整齊難開。曰清河白，花硬，葉疏，淨白無 瑕。曰新紅嬌豔，繡毬式，較寶石樓臺略淡。曰大紅毬，平頭，大瓣，色深紅，難開。曰四面紅，紅色帶紫暈，小瓣。曰紫羅斕，色淡藍，嬌嫩異常。曰祥雲捧日，深銀

硬，耐久。曰粉毬，粉紅色，根深紫。曰潑墨，色深墨紫，平頭，闊瓣，如墨汁潑之。曰金晶，淡松花色，千葉，得氣，起樓，淡黃色。曰太真，淡妃色，開足則白。曰睡兒紅，淡紅，大瓣，平頭，嬌豔。曰粉磬，淡青蓮色，起樓，易開。曰紫幢，青蓮色，起樓，易開。曰富白，花大，起樓，微帶紅暈。曰香雪，瓣軟，純白，不耐風日，平頭，有黃鬚，易開。曰新紫，深紫，千葉，硬瓣，難開。曰燕雀同春，青藍色，易種，而花極難開。曰海市，花大，色紫，花極富麗。曰千張灰，藕色，起樓，易開。曰平分春色，桃紅色，結繡，開最早。曰磚色藍，色紫藍，平頭，易開。曰霞光，桃紅色，平頭，有心，易開，有時極富，變大紅色。曰孟白，闊葉，平頭，瓣軟，不耐風日，易開。曰朱紅，似曹州一品，朱衣而略淡，瓣軟，易開。曰雉頭毬，中出兩長瓣，如雉羽，色有黃綠淡紅點，如灑金。曰紫毬，起樓，大花，深紫。曰左紫，平頭，大花，色如玫瑰，易開。曰韞玉，淡妃色，花瓣厚，望之如玉有光。曰玉兔天香，淡粉紅色，易開。曰銀紅蝴蝶，千葉，大瓣，開足如蜨狀。

洞庭山種凡八：曰寧國白，玉版，大花，淨白。曰王家大紅，深紅色，如大紅月季。曰翠紅妝，嬌豔，而平頭攢瓣，扁大。曰朝天紫，即天香紫，平頭，千葉，有心，易開。曰七寶冠，大紅起樓，瓣簇不易開，又謂之綠鬚火楞。曰卿雲紅，深紅色，大瓣，中有墨鬚綠心，又謂之小桃紅。曰獅頭紫，深紫有樓，但花在葉中，不能挺出。曰月下白，淡粉紅，有樓，易開。

平望種凡五：曰掌花案，深紅，千葉，花有光，不易開。曰春閨爭豔，粉紅色，千葉，聚心，極娟媚。曰斗珠，銀紅色，下有大托，瓣中皆細瓣，如聯珠。曰蓮紅，花如紅蓮，瓣挺而香清。曰玉盤紅，花大而肩無心，類玉樓春，瓣圓整不亂。

冬月開牡丹

康熙丙午十一月，德清吉祥庵牡丹開十一蕊，士女遊賞者甚眾。

九月開牡丹

康熙戊戌九月，蘇州西禪寺有牡丹一本，葉皆彫落，開花一朵，淡紅鮮嫩，雜於菊花叢中。施一山作二絕句以詠之云：「別擅輕紅色，重開黃菊時。寶花應說法，無葉亦無枝。」「漫道梨花瑞，茲花瑞若何？我來看霜葉，竟作踏青歌。」

十月開牡丹

翠葉新，已拚隔歲再相親。儻來富貴原難料，未及開春及小春。」

法源寺牡丹

乾隆朝，京師法源寺有牡丹，頗繁豔。主僧戒律甚嚴，遊人不得攜酒。金匱秦大樽太守朝釬官京師時，聞之，笑曰：「遠公置酒，佛印燒豬，真正名士，佛亦當少恕。我輩薄劣，固不得發此妄想也。」

黑牡丹

福建惠安縣有青山大王廟，階下多黑牡丹。花開時，有數百朵，皆向大王神像而開，移神像，花亦轉面向之。

甘州市上所售牡丹價極廉，錢數十文可買一束，而黑、綠兩種尤多。

牡丹比將軍

青城山丈人觀前有牡丹二株，一高十丈，號大將軍，一高五丈，號小將軍。牡丹向比美人，此忽擅闔外之尊，尤為眾香國中生色。

淞溪園牡丹

上海法華鎮之牡丹，相傳自宋即有之，初盛於吳下，而法華李氏淞溪園尤多異種，為雲間冠。所植尤蕃茂，有紫金球、碧玉帶二種，最名貴，色香俱勝，其他雜色，亦有數十種。花時，游賞者遠近畢至，園主人必張筵宴客。同治時，園廢，藝花者亦減矣。是處居人之業是者，類皆植之於田，花開，貯之盆盎，擔入城市售賣，值亦廉。色以淡紅、深紫二種為多，黃、白者僅見，實皆芍藥所接，明歲放花，仍芍藥也。

綠牡丹

嘉慶朝，海寧馬二槎上舍瀛嘗詠盆中綠牡丹，詩云：「數到歐家香滿庭，黃瓷斗護小娉婷。東風楊柳春無色，微雨莓苔夢欲醒。仙女低垂鴉鬢碧，花王也學佛頭清。沈香日午環妖豔，不羨三郎對畫屏。」

親往禮佛。庵中牡丹方盛，綠者尤佳，宮監時以折枝插行宮膽瓶中。

金邊牡丹

金邊牡丹，廬山及江寧某家皆有之。在江寧者，四月盛開，咸豐時已有之，宣統辛亥尚無恙，人以其為異種也。懼或摧毀，乃築牆於花之四周以保護之。

陝甘牡丹

甘肅牡丹最盛，所在皆有，樹高四五尺，立夏開花，大如盤，色有紅、黃、白、黑之殊。碧色者惟陝西長安有之。

大如牡丹之花

英人嘗至南洲荒島，見有奇花，其葉周十畝，花大如車輪。歸，以其女主維多利亞之名名之。而江西之廬山亦有此花，人莫知其名，程子大謂即維多利亞花之寶 相，以《菩薩蠻》詞詠之曰：「靈根不伴孤山雪，茜魂偷葬廬山月。絕代本孤清，人間浪得名。不曾邀十姊，共逐風姨死。賸欲訪西家，維多利亞花。」

紫荊

紫荊為落葉灌木，叢生，春開紫花，甚細碎，數朵一簇，或生木身之上，或附根上枝下，無花梗。花罷，葉始出。結莢，子甚扁。庭院多植之。

繡毬

繡毬為落葉灌木，葉為卵圓形，微皺，色深綠。春日開花，五瓣，為頭狀花序，團欒成毬，色多白，間有淡紅色。

馬纓

馬纓，花名，樹高者丈許，一名馬纓丹，又名山大丹。花大如盤，結蕊時凡數十百朵，每朵攢集成毬，與白繡毬花相類。首夏時開，

五裂。

瓊花

瓊芯為珍異植物，落葉灌木也，開於春夏之交。昔惟揚州后土祠有一株，世傳為唐人所植，葉柔平瑩澤，花大瓣厚，色淡黃，清馥異常。后土祠在宋為蕃釐觀，曾 築無雙亭於花旁。仁宗時，嘗從觀中移植禁苑，逾年而枯，載還揚州，復活。元至元中枯死，道士金雨瑞以聚八仙補植其地，凡元人稱瓊花者，皆八仙也。江西贛州 府城之吉南贛寧道署有此花，世以其罕有，甚珍貴之。宣統庚戌，南洋勸業會開會於江寧，園藝圃中有瓊花一株，燦爛如錦，香極清微，大如尺許之盤，聞即以接木 法移自江西贛州道署之本樹者，懷獻侯嘗見之。

八仙花

八仙花為落葉小灌木，高四五尺許，葉對生，橢圓平滑。花大而美豔，多數叢集如圓毬，故又稱聚八仙。其萼能變數種顏色。俗謂之洋繡毬。

玉蕊

玉蕊之條蔓如荼蘼，冬凋夏茂，柘葉紫莖，久之而根株合抱成樹。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方八出，鬚如冰綵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筒，狀類膽瓶，其中別抽 一英，出眾鬚上，散為十餘，猶刻玉然，花名玉蕊者以此。與瓊花、瑒花同為白色，而其實各異。唐人甚重此花，唱詠者頗多，周益公集有《玉蕊辨證》一卷。

粉團花

粉團花為落葉灌木，葉略成圓形，有鋸齒，多皺紋，生細毛。夏初開白花，雌雄花叢集成集球，直徑達二寸許。

鐵線蓮

鐵線蓮，狀如灌木而蔓生，以葉柄纏物上升，合九小葉，成一複葉。夏月開紫花或白花，千瓣細狹，開時由外向內，以漸而舒，未到花心輒謝。

芙蓉為落葉灌木，榦高四五尺，葉掌狀淺裂，柄長互生。秋半開花，大而美豔，有紅白黃等色。又蓮花亦稱芙蓉，故芙蓉又稱木蓮，亦名木芙蓉。

三日醉芙蓉

嶺南產芙蓉，有一日白花，次日稍紅，又次日深紅者，曰三日醉芙蓉。

蠟梅

蠟梅為落葉灌木，葉為長卵形，對生。冬時開花，外黃，內略帶紫色。原名黃梅，本非梅種，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類，花瓣似撚蠟所成，故名。

珠蘭

珠蘭為常綠小灌木，一名金粟蘭，亦稱珍珠蘭，植於園圃，莖高二三尺，有節，葉橢圓而厚，稍類茶。花黃綠，圓而甚小，無花被，為穗狀花序，香氣濃郁。

水木樨

水木樨為灌木，枝軟葉細，自根叢生。夏開細黃花，頗類木樨，中多細鬚，香亦微似。

迎春

迎春為小灌木，莖上部纖細，延長如蔓，葉為複葉。早春開黃花，六瓣，先葉而發，為春花中最早者，故名。

木香

木香為蔓生植物，莖長，常攀附他木，葉為羽狀複葉，小葉之數凡五，有細鋸齒。春暮開花，小而色白，香甜可愛，花大而黃者，香

樹數株，大皆十圍。一葉上有自然佛像，作端坐狀。喇嘛甚寶之，建高屋，庇其四周，屋皆覆以 金瓦，上留孔罅，微漏天日，其樹身以黃緞重重裹之。蒙人入寺禮佛後，必焚香膜拜樹下。若欲乞一葉，必獻數金於喇嘛，謂為請佛一尊。

菩提樹

廣州光孝寺有菩提樹，相傳漢之虞仲翔曾讀書其下。近雖僅餘枯幹，然吾國城市之樹，固無有逾於此者矣。嘉慶丁巳六月，廣州颶風大作，樹拔起，粵撫陳大文命 樹工栽之，培以豆穀腴泥，樹復生。年餘復槁。寺僧往南華寺，分其種，仍栽故處，亦翹然蔥倩矣。《五代．僭偽傳》云：「乾德五年夏，光孝寺菩提樹為大風所拔。」南漢林衢《光孝寺》詩云：「舊煎訶子泉猶冽，新種菩提葉又繁。」據此，則樹已屢易，固非達摩之手植矣。

哈密瓜

哈密瓜種類甚多，有圓而扁狀如阿渾之帽，皮瓤均綠，脆如梨，甘如醴者，上品也，次者為白瓤，皆宜旋摘旋食。其可致遠之品，則為瓤紅色黃者，久藏土中，可至翌年二月，故又謂之曰冬瓜。

瓜體甚鉅，長尺許，兩端皆銳，可曬為脯，芳鮮歷久不變。自哈密臣服以來，每歲常充供獻，朝士始嘗此味，前未有也。

瓜自蒂至臍，白筋密布，如織如縠，如繡如絡，雖利刃非可猝入。肉黃明如緞，無渣滓。

王瓜

王瓜為多年生蔓草，一名土瓜，以卷鬚攀附他物，葉如掌狀，淺裂，面背皆粗糙。花單性，雌雄異株，夏開白花，下為管狀，上作五瓣，邊緣分裂如絲。實橢圓而長，皮亦粗澀，根味如薯蕷。

西瓜

乾、嘉以前，桂林諸屬無西瓜，惟荔浦有之，每一瓜，需錢五六十文。欲得之者，必於未熟前，先以錢質之老圃，乃如期可得。且其候極遲，至中秋，各官署方以瓜相餉遺也。

觀音竹

雁山五珍有觀音竹，形小葉長，翠潤奪目，植巖石上，經冬不凋。

沙摩竹

沙摩竹根蟠節大，翠綠可愛，一年生三番筍，節上復生小筍。種者斷竹留節，橫埋於地，活即生筍。三年後，高二三丈，蓋大而易生之竹也。

佛杖竹

福建永定武平山中產竹，每節皆有佛像，面目口鼻惟妙惟肖。土人用以為杖，謂之定光佛杖。龍崖亦產之。或云，猶不僅此兩處也。

筷子竹

廣東羅浮山有筷子竹，竹小而勁，截之可為箸。

臺灣之竹

臺灣之竹，其根及篠以至葉，節節皆生倒刺，往往牽髮毀肌，察之，皆根之萌也，故植地即生。

竹之開花結實

宋說部言竹六十年一開花。道光初，南海縣有竹開花，結實如米，其花中含細穗，若絲縷穿成者，淡青色，長二三寸，既花即死。咸豐丁巳五月，江西玉山縣署 中，竹盡花，千竿矗矗，葉盡焦黃，闔邑次第皆然，竹亦因而死。而己酉之江寧，辛酉之紹興，同治庚午之武昌，竹亦皆花。江寧、紹興之竹，不知其年。未幾，被 粵寇。武昌則無他異，竹亦未六十年也。

竹實，亦名竹米，頗煩小麥。竹開花最不易，有時開花結實，全林即枯死，以地下莖展拓無所，而其地又乏養料也，故竹實亦罕見。

金。】葉線坑、七寶山、大安里、棚家坊、雩都、寧都、瑞金皆有之。銀礦，鄱陽、德興、上高、臨川、金溪場、金溪、玉山、弋陽、南城、【宋時曾開採】會昌、雩都、瑞金皆有之。銅礦，彭澤、洪州、德興、臨川、上饒、宜 春、新喻、上猶、贛山皆有之。

雲南土司屬地礦產

雲南邊地五金礦產，所在皆是。如鎮邊之募迺銀廠，騰衝之明光銀廠，昔皆以暢旺著。且尚有鎮邊、西盟之金，上改心之鐵，順寧、耿馬之銀、鐵，永昌、灣甸附近之鐵，騰衝、南甸之煤，界頭之鉛。

新疆礦產

我國礦產，皆導源於蔥嶺，新疆面積四百四十餘萬方里，實居蔥嶺之麓，菁英蟠結，為天下奧區。如葉城之密爾岱山，和闐呢蟒依山之玉河，洛浦之大小胡麻地，于闐之闐子玉山，皆產玉區也。昌吉之羅克倫河，迪化之金嶺，鎮西之烏兔水，寧遠之沁水，塔城之喀圖山，阿爾秦山，于闐之蘇拉瓦克宰列克，焉耆之額布圖恪克 圓古爾班，產金區也。迪化之齊克達巴罕，【亦名達坂城。】產銀區也。拜城之卻爾噶山，庫車之蘇巴什，迪化之柴俄山，惠遠之哈爾罕圖，塔城之塔瓦克池，產銅 區也。孚遠之水西溝，拜城之明布拉克，惠遠之索爾果嶺，伊犁之特穆爾圖淖爾，產鐵區也。焉耆之察罕通古，烏什之庫魯克，鎮西之羊圈灣，產錫產鉛區也。蘇海 圖山之青石峽，庫爾喀喇烏蘇之獨山子，庫車銅山之麓，疏附之庫斯渾山，產石油區也。西湖將軍溝、旗桿溝，產石蠟區也。【石蠟產於崖石罅中，質凝結如脂，製 洋蠟潔白光亮，勝牛羊油十倍。】鄯善之柯柯雅，綏來之塔西溝，迪化之通古斯巴什，鎮西之大小港，阜康之大小黃山，【黃山煤硐層萬年不竭。】哈密猩猩峽，產 煤區也。【新疆煤礦不可枚舉。】鄯善之喬爾塔什，產水晶區也。新疆寶藏之富若此，而公私凋敝，古窳貧瘠，至為全國最者。蓋已開之礦，如于闐歲產金五六千 兩，而官吏侵漁朘奪，轉為民病。未開之礦，以鐵道未通，轉運不易，決然棄之，可惜也。

青海礦產

青海礦產之富，最多 者為煤，次為鐵，環海之地，幾於無處不有。又次為金，為銀，為銅。金產於海南貢爾勒蓋及哈爾吉嶺、佛山溝、瑪沁雪山等處，銀產於海南噶順山、隆沖河等處， 紅銅產於海北木勒哈拉。其他礦苗發露之處，則更不勝舉，若南境之崇山峻嶺探採未遍者尤多，茲姑就其大者言之耳。柴達木礦產稍亞之，然南

良，實為世所豔稱。餘如瑪尼圖及鄂果圖爾之麩金，則又歲有增加也。【《西寧礦產調查冊》，柴達木金礦在光緒辛丑 以前，每年產額僅三十兩零，其後歲產七十五兩有奇，丙午、丁未一百二十餘兩，宣統己酉三百二十餘兩。】

內蒙礦產

蒙古二字，譯以漢文，則為銀。而內蒙之地，悉為興安嶺山脈所蜿蜒，其礦產，凡一百四十七區，計金礦七，銀礦十二，銅礦六，錫礦十三，鉛礦五，煤礦六十九，鐵礦二十三，陽石礦九，寶石礦三。

或曰，科爾沁有金礦十一，銀礦二，煤礦九。杜爾伯特有金礦四，煤礦五。札賚特有金礦四，煤礦三。郭爾羅斯有金礦八，銀礦一，煤礦三。敖漢有金礦三，銀礦一，煤礦一。奈曼有金礦二，煤礦六。巴林有金礦四，煤礦七。札魯特有金礦七，銀礦一，煤礦三。阿爾科爾沁有金礦三，銀礦二，煤礦九。翁牛特有金礦十，銀礦三，煤礦十一。克什克騰有金礦四，銀礦一，煤礦八。喀爾喀有金礦七，銀礦三，煤礦八。喀喇沁有金礦三，銀礦一，煤礦一。土默特有金礦二，煤礦二。伊克昭有 金礦三，煤礦三。烏珠穆沁有金礦四，銀礦一，煤礦十二。浩齊特有金礦六，銀礦二，煤礦三。蘇尼特有金礦六，銀礦一，煤礦十一。阿巴哈納爾有金礦三，銀礦一，煤礦三。阿巴噶有金礦一，銀礦二，煤礦九。四子部落有金礦四，銀礦一，煤礦二。茂明安有金礦七，銀礦六，煤礦九。喇特有金礦一，煤礦三。

金

古言黃金為諸金之長，故獨得金名，實為化學原質之一。其雜於石英礦脈間者，曰山金，狀如塊，或如粒。含金之巖石，崩而為砂，隨水流去，曰砂金。質柔色黃，尋常酸類，俱不能溶解之，入王水，始溶解。其延長性最富，以製貨幣器物，必和銅少許。吾國頗多。

延吉為黃金世界

延吉多五金各礦，故外人有黃金世界之目。計金礦三十二處，銀礦三處，銅礦七處，鉛礦十三處，煤礦二十三處，水晶礦二處，石棉礦一處，石油礦二處。

黑龍江產金

黑龍江為有名產金之地，其沿岸如漠河、觀都、庫瑪爾河、餘慶溝、奇乾河等十餘處金礦，均為人所譜知者也。

雲南金廠

雲南金廠，大盛於乾、嘉間，歲課之額甚裕。實以兵燹輟辦，非洞老山空，如麗江之大里也。其老山、新山金廠，及他郎之坤勇金廠，鳳儀之雙馬槽金廠，中甸之 麻康等處金廠，文山之蘼姑底泥等處金廠，永平之玉皇閣金廠，鎮邊之石牛金廠，騰衝之馬牙金廠，永北金沙江沿岸金廠，鶴慶之馬耳山等處金廠，維西之奔子欄等 處金廠，蒙自之老麼多金廠，皆久為人所稱道者也。

臺灣金砂

臺灣產金砂，然金砂出，則地必易主。餘姚邵筱村中丞曰濂撫臺時，金砂徧地，土之淘金者赴撫署領照，每人納制錢二百文，歲可贏十餘萬。

銀

銀為金屬化學原質之一，色白，光澤甚美，古謂之白金。富於展延性，能傳熱及電。性軟，故製貨幣、時表及裝飾品時，常和銅少許，使略堅。多存於礦石中，與 銅、鉛、硫、砒、銻等化合。間有天生單體，為蘚狀、塊狀者，謂之自然銀，吾國產之。市上所用之生銀，以兩計者，即自然銀之成塊者也。

銅

銅為金屬化學原質之一，古謂之赤金，其原質為紅棕色，俗謂之紅銅，亦稱紫銅。與他金合，則為青、白諸色，生鏽則綠色。性能伸展延長，可壓之為板，抽之為絲，最能傳熱及電，故常用以製鍋及電線等物。乾隆以前，盛產於雲南，俗所稱雲白銅者是也。

石碌銅

瓊州昌化之黎地產石碌銅，黎人檢挖之，販作顏料，且可煎煉作銅，製器亦甚堅良。嘉慶戊午，疆吏奏將此銅充粵局鼓鑄，遂不復採運矣。

然產者如滴水，散嵌於礦石中，然甚罕，大抵用硃砂製成，色白如錫，在常溫為液體，冷至寒暑 表零下三十九度則凝結為整正八面形，熱至三百五十七度則沸而化氣。質有毒。古時道家用以製鍊丹藥，所謂鉛汞之術是也。近代醫者亦用為殺蟲消毒之劑。格致家 因其漲縮力甚強，故又以製寒暑表、氣壓表等。工業上提鍊金銀之屬，皆用之。吾國產地，以廣東、湖南、四川、山東、浙江等處為多。

水銀能蝕五金，金遇之則白，鉛遇之則化，凡戰陣鉛丸陷入骨肉者，但以金銀自創口灌滿，鉛即化水隨水銀而出，可免割取之苦。

硃砂

硃砂，一作朱砂，亦稱硫化汞，為水銀、硫黃之天然化合物，舊稱丹砂。以出湖南之辰州者為最良，故又名辰砂。大者成塊，小者為六角形之結晶。狀如箭鏃者，俗謂之箭頭砂，頗珍貴，色鮮紅，或微含鉛灰色。若以水銀與硫黃花相和，納入輕養化鉀之水溶液中，亦可製成。

寶石

凡礦物中之顏色美，光澤強，硬度高，天產少，價貴，可為裝飾品者，概稱曰寶石。其主要者為金剛石、鋼玉石、紅玉、綠玉、貴蛋白石之類。

石英

石英為天然之矽酸化合物，亦雜有鐵質及他礦物少許，有塊狀與結晶二種。結晶者為六稜體，光澤不同，有色而透明，為普通礦物之最堅者，置於吹管之火力內，不能溶解，除弗酸外，不能使起變化。礦物中分布最廣，為花崗石之主要成分。其含有錳質而顯紫色者，曰紫石英，可作寶石，為裝飾品之用，水晶、瑪瑙、碧玉，燧石等，皆其屬也，廣東、雲南等處有之。

紫石英

紫石英，即紫水晶，出東莞縣爆山，大如指頭，小者如石榴子，色純紫，光明鮮豔，廣人多以飾佩帶器物。

硇砂

硇砂，成分為綠化錏，常為樹皮形之塊，或粗末，白色，間有紅黃色，味辛鹹，入水易溶，熱則徑變為氣體，多產於火山旁及燒過之石灰坑中，亦可由阿摩尼亞氣與鹽酸氣直接化合而成。硇，或作碘。

吾國所產碘砂，出庫車，其山無名，唐時呼為大鵲山。山極熱，夜望之，有光如列燈。取砂者，春夏不敢近，然雖極冷時，必去衣，以一皮裹其身，僅露兩目，入 洞鑿之，一二小時即出，而皮已焦，不能逾三小時也。砂著石上為紅色之星星，取出者皆石塊，每石約重十數斤，僅得砂一二釐。攜之者，以瓦罈盛石，密封其口。 罈不可滿蓋，火氣至重，滿則熱甚而砂融矣。然受風受潮濕亦融。賈人攜此，每行十數日，遇天氣晴明無風時，揭其封以出火氣。嘉慶朝，徐星伯過庫車，曾攜數石 密封之，抵伊犁，則皆化黃粉而不見砂。且即其地覓之，亦不易得。惟白色成塊者不化，乃其下等也，然可及遠，內地所謂碘砂者此耳。

硫黃

硫黃，非金屬化學原質之一，或止稱硫。天然產生者為半透明之結晶，多在火山附近，故意大利所產最富，吾國則甚少。純者由天產硫黃中提取，為黃色之固體。製時，初成結晶粉末，稱硫黃花，後溶為液體，聚之型中，鑄成圓形，是為桿狀硫黃，性烈易燃。

雍正初，雲南邊地之硫黃山產硫黃，經略鄂文端公爾泰巡邊，奏准開採三十餘萬斤，建庫貯之，乙卯冬復封閉。

硝

硝，結晶透明，如玻璃，燃之，發鮮麗之紫色。天然成塊者甚少，熱帶之地，多散布地面，或為動物之糞溺所成。吾國亦有之。

砒

砒，亦名信石，出信州。其產處常與銀、鉛、鈷、銻等礦混合，即化學原質之砷，蓋非金屬原質之一也。形態不一，為灰色之結晶，或黑色玻璃狀之塊，有光澤，成雄黃、礬石、雞冠石之類。可為染料，性猛毒，殺人。

旅行蒙古，其途不一，而入東蒙採險者，要以自四平街首途為便。去四平街驛不百二十里，抵三江口，潦濱村落也，六然碱之呈露地上者，至此始見之。東蒙雨期 概在夏季，水漲，碱溶不見痕跡，雨期既過，天氣乾燥，寒氣侵襲，地漸凍結，則積碱益多。自三江口經鄭家屯，北行洮南街道，更東折出長春，其間東蒙千里之 地，幾無處無碱，或綿延數畝，或點點如晨星。其露出之濃厚者，要推玻璃碱甸子與太布蘇碱泡為最，餘則薄層為多。沿途平原曠野，無岡陵之起伏，間有沙丘，高 不過二丈，雜草徧野，長可二尺，惟碱層露出之地則雜草不生，故謂亙東蒙全境均有天然碱之露出者，誤也。

亞非利加洲天然碱產地在南緯三度英屬東 非洲麥伽提地方，其地碱成礦床，流水所經，碱即溶解，順流而下，匯於低窪之地，乾燥期內，低地積碱獨多。然東蒙異是，低地產碱未見其多，高地未見其少。茫 茫平野，舍雜草疏密以外，幾無他法辨別其石月咸層之厚薄。天然碱之存在地面最多，試採集土壤，驗其成分，則離地面漸遠者，所含碱量漸減，故碱之大部分必至 冬而呈露也。土人云，以箒掃碱，不數日而又現矣。

玉

玉，石之美者也，多產於崑崙山，與砂礫同存於河底，其質溫潤縝密，光澤如脂肪，半透明，有軟玉、硬玉之別。軟玉為輝石類，在火中易熔解，以純潔乳白色者為貴。硬玉為角閃石類，較難熔解，色多鮮綠，翡翠即屬此類。二者硬度皆低於水晶，尤低於寶石。

紅玉

紅玉，鋼玉石之一種，產天山，色深紅，透明如玻璃，硬度甚高，次於金剛石，常在花崗巖中。其成分純為礬土，結晶為六角柱形。其純粹無瑕者，價二倍於金剛石，為寶石中之最貴者，且不為酸類所蝕。佳者可為裝飾品。

綠玉

綠玉，即綠寶石，雜於花崗巖片巖之中，成分為養化鉛及養化鋅，斜方長柱狀或片狀之結晶，光澤如玻璃，綠色鮮美，可製裝飾品。

凡石中含有金屬，可於其中採取金屬之單體或化合物者，謂之礦石。

礞石

礞石有白色、青色二種，青色者入藥，謂之青礞石。

礬石

礬石，亦稱明礬石，六角系之結晶體也，有白、黃、赤等色，產於火山巖，其狀或成脈或成不規則之塊，以此燒製明礬。山東之益都、山西之壽陽、河南之彰德、湖南之瀏陽皆產之。

漢白玉石

京西山中產漢白玉石，質堅色瑩。

海山石

直隸獲鹿縣產海山石，皆成松形。

長白山產石

長白山產石甚多，茲詳列於下：

三奇峰下多五色石，鮮妍光潤，黑者尤佳。

黑石河產黑石。

黑精石，光潤堅潔，大者如車輪。

紫霞峰產寶石，遙望之，光如明星。

星星石，在避風石南，石圓大，夜有異光，人呼為星星石。

夜光石，白色，有銀絲，體輕，能浮水面。入夜，擲地有火光，色

滑石

滑石用途甚廣，如醫業品、化粧用品、製絲、製紙等，均以滑石為主要品。全世界所產滑石，歲可二十餘萬噸，其中美有十四萬噸，法有四萬噸，意有一萬五千噸，奧有一萬三千噸，加奈陀有一萬三千噸。吾國亦有之，奉天產者，以海城為第一，大石橋及分水嶺次之。

石膏

石膏，即含水硫酸鈣，結晶成菱形或燕尾狀雙晶，硬度甚低。為纖維狀者，曰纖維石膏。細粒相集色白如雪者，曰雪花石膏。又有黃、墨、紅、青等色，可供肥料之用。入窰徐熱之，則失其結晶，而成白色粉末，俗稱燒石膏，可用以塑像，或為造窰器模型及裝飾品之材料，需用甚廣。浙江、雲南、湖北及山西之汾州府皆產之。本無水分者曰硬石膏，與巖鹽同產。

鄂之應城，為古蒲騷地，其為邑也，東西廣九十里，南北袤一百三里，與省會相距陸路二百六十里，水路三百四十里，所產之石膏，名著中外。明季因崖崩而見。咸豐初，邑西潘家集有居民熬售獲利，於是效用益廣。品分四種，甲等為白提塊，乙等為黃提塊，丙等為黃白薄塊，丁等為色雜細薄塊。銷路以江、浙一帶及贛、皖等處，用作肥料者等尤盛。約計之，歲在三十萬抬以上，幾占全額之半。湘、閩漆貨雖亦藉石膏為補助，然亦僅七八萬抬而已。由上海出洋可銷十萬抬，以販往日本製造牙粉之數為最。此外散布於襄河中路、長江上游者，其數亦在十萬抬上下。

錦石

錦石，為美石之有文理者，出高要峽，青質白章，多作雲霞、山水、人物、蟲魚諸象，以為屏風、几案，不讓大理石，惟其質微脆。錦州之小淩河亦有之，一名錦川石，質堅緻如玉，色白而有琥珀斑，可琢煙壺、煙嘴、扇墜等物，《爾雅》所謂「醫巫閭之珣玗琪」，疑即此。

昂威嚇

混同江出石砮，相傳為松脂入水千年者所化，有紋理，質如木，色紺碧，堅過於鐵。土人用以礪刃，名之昂威嚇，即古肅慎氏貢之楛

石歌》有「濡水不沈火不然」句，亦指此也，今不可得見矣。

江石

黑龍江之嫩江江岸一帶產石，曰江石，堅結細膩，華麗朗潤，紅、綠二色為多。紅與瑪瑙相埒，綠則蒼翠沉碧。中含苔藻、松柏之形，活潑明澈，望之如生。間有中含黑質者，如片雲，如點墨，如蝌蚪，絕無晦暗混沌之處。琢磨之，為文具，饒有佳趣。

太湖石

園林所疊假山，其石以多孔及有純紋者為貴，採自太湖，謂之太湖石，乃太湖中石骨也，浪激波滌，年久則孔穴自生。惟以其在水中，運致頗艱。

狼石

鎮江北固山甘露寺有狼石，僧人因其式鐫成一羊形，在石帆樓下。臨潼驪山亦有之。

崑石

崑石，出崑山，其佳者，一拳之多，價累兼金，有葡萄紋、麻雀斑、雞爪紋之別。

墜石

婺源某山嘗有一石墜於地，狀似豬，色純黃，瑩澈可觀。一犬見之，狂吠不已，頃之，眾犬群集，相向咆哮，麾之不去。村人厭其喧聒，投石水中，四鄰之犬仍復 呼群引隊而至，俯水跳嗥，晝夜不止。眾莫解其故，或疑為怪物，有主於一村休咎者，以是村中人頗驚懼，觀者如市。石在溪中，水澈徹底，晶瑩可鑑。後有他村富 人見而愛之，以重價求，許之，遂自溪中移石而去，犬吠乃止。

花乳石

花乳石為圖書石之一種，天台寶華山所產，色如璹瑁，瑩潤堅潔，

採者甚多。

昌化雞血石

昌化縣距城百餘里十二都山中產圖書石，紅點若硃砂，世所謂雞血石者是也，亦有青紫如玳瑁者，頗可愛玩。然近數十年來求石質明活而斑鮮若雞血者，一方印章，價值數十金，亦尠不可得也。

武康石

武康石，色黑而潤，紋如波浪，人家園池疊假山，以此為奇，大至尋丈者絕少。武康山溪間多產此石，江南山中亦產之。有極大者，或云出海島中，水激而成紋，海舶常取以壓風。至四川，則自棧道過鳳縣嶺，所在皆有，人家以之為牆。有甚佳者，摺皺成紋，而方整可坐。其品格頗多，惟疊雪者為甲。橫文疊起如摺，有黑白 層疊相間者，有白紋作腰帶圍者，曰玉帶。流水，其文皆豎。麻衣，如人衣麻之狀。錦繡，紅黃色間成文。虎皮，人文圖嵌作黃黑色。麻皮，如畫家麻皮皴。海石，蒼黑色，面作礬頭紋。鬼面，石紋突出而獰狠。有透漏如太湖石者，謂之湖石。此武康石之大略也。

動靜石

南雁宕有動靜石二座，大如七架梁之屋，一動一靜，上下相壓。遊者臥石上，以足撐之，雖七八齡之童，能使離開尺許，轟然有聲。倘用手推，雖強有力者十餘人，不能動其毫末。

青田石

鐫圖章所用之青田石，以洞石為最。石在谿中，戽乾溪水，乃得之，質燥硬。洞石又在水石之中，如石之有玉，不可多得。若燈光石者，尤少。

金星石

金星石作靛青色，而有淡黃斑點，可琢為硯。樂清縣之金星溪、歙縣之龍虎溪皆產之。《雲林石譜》則云產于闐。

無根石

類、珊瑚類、鈁錘蟲等。

博山縣城門外，有腕足類。

博山西南顏神鎮雪音閣之下，為石炭紀，有鈁錘蟲、腕足類。

大崑崙驛之東方白山及太釜山之南麓，為石炭紀，有腕足類、珊瑚類。

章邱縣之南朱家務，為第四紀，有鹿、馬之齒。

章邱縣之胡山，為志留利亞紀，有頭足類、腹足類、貝類。

濟南之南炒米店及附近一帶，為寒武利亞紀，有三葉蟲、腕足類。

崮山附近，為寒武利亞紀，有三葉蟲。

張夏附近之龍頭山，為寒武利亞紀，有三葉蟲、腕足類。

泰安府之西及南之丘，為寒武利亞紀，有三葉蟲、腕足類。

新泰縣附近，為寒武利亞紀，有三葉蟲、腕足類。

沂水縣之北七十里，為寒武利亞紀，有三葉蟲。

萊蕪山中為寒武利亞紀，有三葉蟲。

沂州炭田為石炭紀，有植物化石。

飛浮石

飛浮石在黃河中，即史所載之飛服山也，出沒不時，峰巒下垂，上平如几，山可三四里許。近河好事者，或棹舟敲取其石，為玩品，竅皆空能吸水倒升。順治丁酉，出浮河面，不久而沒。

鵝卵石

鵝卵石者，巖石受風雨寒暑之作用，裂為細塊，墜於溪谷，後經水流沖刷，漸失其稜角而成圓形。以其圓滑如卵，故謂之鵝卵石。

魚石

然，以手摩之，作魚腥。溪中所產之石皆然。

螢石

螢石，雜於片麻巖、石灰巖等之礦脈中，為立方體之結晶，亦有成塊者，無色透明，有玻璃光，如熱時，置諸暗室，則放青色光如螢，是謂螢光，故名。可為金屬礦物之溶解劑，其美麗者可製為裝飾品。

蛇紋石

蛇紋石，一名溫石，由橄欖石、角閃石等分解變質而成，常為大塊，色黃綠，有赤黑斑紋如蛇皮，故名。琢之，有珠光，可為飾品。含蛇紋石之巖石，謂之蛇紋巖。

雲子石

蜀中有碎礫細長而圓者，曰雲子石。

噶巴石

噶巴石，產肅州紅水壩，似玉，而遜其堅，有綠、白兩種。取山丹回回砂磨之，有光。或云，《禹貢》「璆琳琅玕」，即此。

石絨

石絨，角閃石之一種，狀如絲，有彈力，脆弱易碎，色白，或為灰色、綠色，光澤如絹，質軟如綿，故與溫石絨同有石綿之稱。

石綿

石綿產於太寧縣與秦、晉毘連地方，其地徧山皆白色頑石，質極鬆爽，草木不生，土人以為棄物。石在土中，軟如泥，極似石膏，色白而亮，擘之成條，揉之成絲，入火不化。究其實，以脆弱難織，如研成粉質，製造火爐等物，必較不灰木為勝。

石筍

石筍，為巖石之成長條者，多用以為園林之點綴口，以其直立如筍，故名。其在產地，率橫臥土中，大者七八尺，小者二三尺，亦有高至二三丈者。又鐘乳石之下滴而凝上矗如筍狀者，亦稱石筍。

石鐘乳

泉水含炭酸石灰，由巖隙下滴，其石灰質日久凝積，纍纍下垂，狀如鐘之乳，故名石鐘乳，或專稱鐘乳，一曰石髓，出廣東乳源縣乳巖者最著。

黃砂

黃砂，亦稱黃土，為微細之石英末，黃褐色，多生於高原及谿谷之表面。吾國北方有此砂，甚厚，塵埃起時，至蔽日光，輒數日不散。

河底古木灰

乾隆丙午，江南大旱，各鄉河港皆赤裂百餘日，居民多赴城濠中，掘黑泥，和麵作餅。相傳此城為沈法興聚糧處，年久化為泥也。鄉人以各河底皆有黑泥，亦掘 之，至五六尺許，輒得泥如石炭者，然不可食，以作薪，火乃終日不熄。其質非土非石，有大至數圍須用斧劈者，有碎疊成塊縫層層可揭者，細驗之，則大者本巨 木，層疊者則木葉所積，年久爛成塊也。江南惟沿村有樹，其河港之在疇者罕所植，間有之，亦必取作器，小則伐為薪，其孰肯砍而棄諸河乎！或謂是必洪荒以來，兩岸本多樹，隨山刊木時，始伐而投之，歷千萬年成此耳。是歲數百里內河港皆掘得之。

石炭

石炭，俗謂之曰煤，乃太古時代之植物，經地球之變動，埋入土中，綿歷歲月，次第變化而成。有廣狹二義，廣義包括黑煤、無煙煤、褐炭、泥炭而言，狹義專屬黑煤。

黑煤亦稱黑炭，又曰煙煤，吾國產地甚多，近頃之著稱者，為直隸之開平、灤州，江西之萍鄉，其色黑，有光澤，堅如石，此石炭之所以得名也。燃之，發黑煙，有異臭，可製為煤氣及工廠汽機之燃料，需用甚繁。

西人又謂我國產煤之區，無省無之，惟以此較彼，則有多寡之殊。

內蒙、東三省略次之，西北一 帶又次之。然甘肅、新疆之煤源，亦所在皆是。揚子江流域與東南沿海之地，其狀與西北同，蓋限於地而覓煤維艱也。惟湖南、江西，則不可以概論，湖南尤為南方 之山西。要而論之，西方與西南各省產煤之地，亦如恒河沙數，惟煤力極薄，煤源亦不巨耳。

瀝清煤與無煙煤，皆產於我國，而以無煙煤為尤貴，山 西、湖南皆無煙煤源最富之區域。國人多用無煙煤，以燃燒之際，不用煙囪故也。而瀝清煤亦極為世所稱重。蓋煤地所出，皆以瀝清為極多。吾人今試以山西、湖南 之無煙，直隸、山東、江西之瀝清，以與五洲最良之煤相較，伯仲之間，亦豈易軒輊耶！

河套石炭

河套達拉特蒙旗之煤礦，地為羊廠壕，產石炭最旺。山溝中被水沖洗，有出地面二三尺者，質堅，色純黑。土人採取大塊，有四尺餘者，燒之成灰，為白色，無氣味，見火即燃。蒙人每聚之成堆，燃以代燈。距東勝州不遠，即唐東受降城境，煤窖均橫洞。

石油

石油為流質礦物，由地中掘油井而汲得之。學者謂為太古時之海棲動物質所成，或謂炭化物埋入地中，由水汽之作用，積久化成者。深入地中五百尺至數千尺以 下，多存於砂粒之罅間。初由井中汲出者曰原油，亦名石腦油，色黃或褐，帶綠閃光，不明，有惡臭。入蒸餾器蒸之，加熱二十度至百五十度而得者，曰揮發油，性 揮發，易燃燒，不宜燈用，僅用以防腐及洗滌器械、布帛之垢膩耳。加熱百五十度至三百度而得者，日燈用石油，須加入硫酸蘇打洗清之，減其煙煤及臭氣，俗稱煤 油或洋油者是也。加熱三百度至三百六十度而得者，曰重石油，可製白蠟，並潤滑機器。其重石油，又可分取機械油、【即機器上所塗用以減摩擦之力者。】華攝 林、石蠟之類。吾國之山西潞安府、陝西延安府、四川敘州府等處皆產之，惟開采未盛，歲由俄、美輸入者，為數甚巨。

鄜、延出石油，見宋沈括《夢溪筆談》，石油之名始見此。《昨夢錄》則謂之曰猛火油。

充俄里產鹽鐵

蒙古阿巴海部之充俄里，有泡子河，產天然鹽，生水中，如層冰，厚四五寸許，鑿取成磚，不煎而可食，其味較之內地食鹽稍淡。亦

水利場在海豐縣石家廟，顆粒細碎，色則黃白黑不一。

濤雒場在日照縣濤雒鎮，顆粒細碎，色白者為新鹽，色黑者為陳鹽。

石河場在即墨縣金口鎮，色白粒堅。

西縣場在掖縣西繇莊，溝產質輕白色，粒小味淡，井產質重色青，粒大味厚。又有一種粒小味淡色白者，曰茉鹽。

富國場在昌邑縣治，粒顆大小不等。

物品類

物品

物品者，人造物之總名，為人所用，大小精粗皆是也。

家生

家生為日用器具之總稱，江、浙間有此語。《夢粱錄》云：「家生動事，有桌凳、涼牀、交椅、兀子之類。」　　都人用具作元寶形

都人日用器具，多喜作元寶形，如冬日之煤球筐，夏日之果木籃，以及糞箕、提筐，悉翹然如元寶。婦女之髻，亦翹其兩端，作元寶狀。琉璃廠火神廟之香爐亦然。

大內之太平缸、銅路燈

和珅於嘉慶己未查抄議罪後，分其第，半為和孝公主府，半為慶親王府。嘉慶庚辰，慶親王薨，管府事者阿克當阿代郡王慭綿呈出毘盧門□四座、太平缸五十有 四、銅路燈三十六對。缸較大內稍小，燈則較大內所有者尤精，因分設於景運、隆宗兩門外。又凡所設鐵缸，及白石座細銅絲罩之路燈，亦皆珅物。

武英殿露房所藏藥品

狗寶、鱉寶、蜘蛛寶、獅子寶、蛇牙、蛇睛等物。而蜘蛛寶黑如藥丸，巨若小胡桃，其蛛當不細矣。又有曰德力雅噶者，頗似藥膏，監造列單，交造辦處呈進，上分賜諸臣，餘交造辦處。舊傳西洋堂歸武英殿管理，故所存多西洋之藥。比交造辦處，而露房遂空，舊檔冊悉焚，於是露房之稱始改矣。

光緒庚子大內損失寶物

光緒庚子拳匪作亂，八國聯軍入京，大內損失寶物凡數千件，中如碧玉彈二十粒，四庫藏書四萬七千五百零六本，金自鳴鍾二具，李廷珪墨一匣，穆宗日錄七十四本，德宗手書詩集一本，琬大屏四扇，玉馬一匹，粵寇璽印樣一本，國朝列聖圖像四軸，墨晶珠一串，粵寇林鳳翔、洪宣嬌齒牙一匣，小影一幀。又有玉璽為日兵所得，後即交回。又四大金缸為美兵所得，後由胡燏棻侍郎派何青雲前往領回。尤可惜者，我國史籍三萬五千本，由汽船二艘運往意大利國納托爾埠，裝釘甚華麗，明《永樂大典》亦在其中，惟攜出時滿地狼藉，至不完全，後藏英之萬國藏書樓。

太廟玉冊六十餘分，分各百餘塊，塊高五六寸，寬七八寸，厚半寸許，南書房翰林撰文後，恭楷書玉上，鐫成，傅以漆金。聯軍至京，美兵護守太廟，英兵欲取玉冊，美兵舉槍向之，乃止。美兵退，英兵恣所取。及交還太廟，檢其數，失二百餘塊。天壇之蒼璧，地壇之黃琮，日壇之赤璋，月壇之白琥，皆歷朝法物，並失之矣。

奉天內務府所藏典訓宗器

奉天內務府尊藏典訓宗器，二百餘年，寶守維謹，屢有增加。茲依光緒乙亥以前內府案卷錄之。敬典閣上層，供奉九代聖容九箱，行樂圖四箱，每歲春秋二分，由陪京大臣恭晾，太廟供奉冊寶五十八分。敬典閣中層，尊藏玉牒黃檔、紅檔二百四十包，寶十顆。敬典閣下層尊藏玉牒黃檔、細檔六十包。崇謨閣尊藏實錄一千四百零三包，聖訓三百一十六包，老檔十四包，實錄圖一匣，又恭存列祖列宗所遺御用鞍轡、弓箭、腰刀、鎗劍、櫜鍵，高宗御用朝冠、朝珠、朝帶、袍褂、鞍轡、弓箭、劍鎗、腰刀、櫜鍵、甲冑，仁宗御用朝冠、朝珠、朝帶、袍褂、鞍轡、鎗劍、腰刀、準捷鎗、撒袋、弓箭，宣宗御筆字掛屏、鞍轡、威禽鎗、木桿鎗、銀式件、樺木鞘、小竹子、火鐮、火紙筒，文宗御用鞍一副、籐鞭一把、撒袋一副、弓四張、箭三十六枝，以及各宮殿陳設一切金玉銅瓷物件、金鍱、金條、銀鍱、書籍、字畫、冊頁，並文溯閣收存各書籍。每值大員更替，按照印冊，查點一次，專疏奏聞。

黃中理，字苕隱，南匯人。年八十而居貧，老於諸生，日用之物以匏充之者九，因自號九匏道人。

辰州苗器

苗民器用頗多，如犁耙、鋤鐮、長柄刀斧、籮筐、背籠、背枷、桔槔、筒車、機梭、紡車、蠶筐、鼎鍋、釜甑、碗箸、杓盂、項圈、手釧、網巾、衣服、升斗、戥 秤、剪刀、鍼錐、尺、梳櫛、碓磨、火鎗、桿子、環刀、弓弩、兜鍪、皮甲、鑼鼓、號頭、蘆笙、畫角、腰鼓、鐃鈸之屬，皆自為之，能通其用。

汽機

汽機，用熱力發生水蒸氣，以成動力之機械也。水化汽以後，其汽之體積大於水之體積一千六百倍，若密閉於器，不使漏洩，則汽被壓迫，彈力甚大，能將容器破壞，汽機之發動，即利用此力也。

機以銅鐵為之，有鍋爐，鍋中盛水，爐中燃煤，發生蒸氣，以管引入汽櫃及汽筒中。汽筒為一圓筒，中有韝鞴，能於筒中進退移動，有柄與飛輪相連，出筒外，汽 櫃附於汽筒之旁，前後有二孔，與汽筒通，中一孔放汽出外，或引汽入凝水櫃。汽櫃中有活罨，如覆盂狀，以掩其孔。活罨有柄出汽櫃外，亦能進退，罨前進，則露 出後孔，掩前孔與中孔，使前孔在罨中，與中孔相通，罨後退，則露出前孔，掩後孔與中孔，使後孔在罨中與中孔相通。

鍋中之汽，先入汽櫃，由後孔 入汽筒，推韝鞴前進。韝鞴前之空氣，由前孔入活罨中，自中孔放出，此時韝鞴柄之柄前進，推動飛輪，機內附屬之件，均隨之轉動，活罨之柄，遂推活罨後退，掩 去後孔及中孔，露出前孔，汽由前孔入汽筒，推韝鞴退後，韝鞴後之汽，由後孔入活罨中，自中孔放出。如是前後進退，使韝鞴之柄，轉動飛輪，循環不絕。一切工 業及汽船、汽車之類，皆以汽機飛動，利用甚宏。此機之創，在十八世紀之前，其製尚未盡善，經英人瓦特改良，始適於用。天津、上海頗有能仿製之者。上海之廠 曰求新。

觀象臺儀器

康熙己酉六月，聖祖詔令改造觀象臺儀器，蓋因戊申欽天監監副吳明烜言：「推曆以黃道為驗，黃道 以渾儀為準。今觀象臺渾儀損

乾隆甲戌正月，璣衡撫辰儀成。璣衡撫辰儀，本渾天儀之規則，而釐以今之度數。其在外者，即古之六合儀，而不用地平圈。蓋既測定南北正線，而後置子午圈，則子午圈即為南北之正線，平面之四方皆正。又北極出地度，以京師為準，自北極而上五十度五分，即上應天頂，自南極而下五十度五分，即下對地心。而應天頂之 衡，則兩極正，立面之四方亦正，而地平已在其中，故不用地平圈也。其次內者，即古之三辰儀，而不用黃道圈。蓋有天常赤道圈，有赤極經圈，則測得日月星之赤 道經緯道，即黃道經緯可推。且黃道與赤道之相距，古遠今近，日久有差，而儀器可無改，故不用黃道圈也。其最內者，即古之四游儀，大略相同。

地球儀

乾隆庚辰二月，製地球儀。地球儀之制，所以象地體，與天體儀相配，亦仍西法，惟布列地名時，於新疆及新向化之蒙古回部，靡不備具。

渾天儀

周幔亭之學，鉥刮苛碎，窮鑿幽隱，專為人之所難。造渾天球，大僅拳許。嘗繪《長江黃運圖》，僅尺幅，而星經地緯，羅縷畢具。幔亭，名榘，乾隆時之江寧人。

自鳴鐘

國初，福建漳州有孫細娘者，造小自鳴鐘，高僅一寸，而報時不差分毫。

乾隆時，內府有自鳴鐘，下一格有銅人，長四五寸許，屈一足跪，前承以沙盤。鐘鳴時，銅人手執管，劃沙盤中，作天下太平四字，鐘響寂，則書竟矣。平湖沈文恪公初在閩，曾見一鐘，上一格兩扉常闔，交初正時，銅人兩手啟扉，轉身於架，取槌擊鐘如數，畢，置槌於架，兩手闔扉。

交泰殿大鐘

交泰殿大鐘，宮中咸以為準。殿三間，東間設刻漏，一座幾滿，日

矣。

豹尾旛

豹尾旛，懸豹尾長八尺，上銜金葉，冒以綠革，綴金鈴四，加金鐶繫旛，杆攢竹髹朱，長一丈，上為曲項，加塗金龍，首銜鐶。

豹尾槍

豹尾槍，長一丈一尺七寸，刃長一尺五寸，冒以木，黃油繪行龍，鋈鏤垂雲文，下綴朱氂，垂鐶懸豹尾長三尺三寸，柄長九尺五寸，由侍衛執之，謂之豹尾班侍衛，隨從帝後，與古者豹尾車相類。唐時惟節度使有之。

梓宮

帝后之棺稱梓宮。

金棺

貴妃之棺稱金棺。

琴棺

蘇州某精於琴，生前預製一棺，為琴狀，自為銘以刻之。

楠木棺

楚、粵間有楠木，生深山窮谷，不知其歲也。或為大風所拔，橫臥沙土中，千年不朽。其色紫，其臭香，咀之軟，削之卷。土人得之而截以為棺，水不能嚙，蟻不 能穴，每具值千金，然亦可遇而不可求也。木商漁利，或以紫楠代之，價不過三四百金，質鬆而嫩，轉不及婺源杉板之堅固。甚有掘地為池，煮柳杉以色水，而其色 紋氣味，與沙楠無異者，價值百餘金，然入土不十年，即與炭無異矣。

塞門德棺

啟新洋灰公司善製之，因特製一棺，於宣統庚戌夏開南洋勸業會時，送往陳列，意謂其質堅硬，經水愈固，可萬年不朽也，然竟無購之者。

窆石

禹穴有窆石，殘字隱隱，椎拓不易，四周皆後人題名，磨治鐫改，有如積薪，古物一奇阨，要亦地近厝卑故耳。審厥形模，斷以下隧引棺之說為可信。今尚完好。

柩轝

柩轝，舁柩之輿也。轝制，下為方牀，上編竹格為蓋，四出檐，垂流蘇，繪荒繪幃均青藍色，公侯伯織五采，二品以上施散金，五品以上畫雲氣，六七品素繪無飾。杠，五品以上髹朱，六七品飾紅堊。荒，所以飾棺蓋。帷，所以飾棺旁，俗稱棺罩者是也。

七星板

七星板，喪用之具，以杉木板，度棺內可容之尺寸，鑿七孔，大如錢，斜鑿規槽一道，使七孔相聯貫，名七星板。大斂時，奠於棺中。蓋始於隋、唐時也。

香亭

香亭者，結綵作小亭，盛香爐，人舁之行，賽會、出殯時用之，自宋已然。《宋史?禮志》有香輿，蓋即香亭也。

墓碑

古人立碑，為懸棺下窆之用，本以木為之，《禮記》所謂「豐碑桓楹」是也。漢以後為文詞表墓，始以石代之，取其不朽。東漢立碑之風尤盛，文體中亦遂自為一格，《文心雕龍》所謂「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是也。碑之尺寸及趺蓋之制，皆依官品為等殺，《通禮》並載之。

祝版

墨書，日壇用朱紙朱書，其太廟、社稷、中祀、群祀等，用白紙黃緣墨書，或白紙墨書。

紙馬

紙馬，即俗所稱之甲馬也。古時祭祀用牲幣，秦俗用馬，淫祀浸繁，始用禺馬。【即木馬】唐明皇瀆於鬼神，王璵以紙為幣。用紙馬以祀鬼神，即禺馬遺意。後世刻板以五色紙印神佛像出售，焚之神前者，名曰紙馬。或謂昔時畫神於紙，皆畫馬其上，以為乘騎之用，故稱紙馬。

香案

廟中神前長几，以置香爐、燭檠者，曰委案。

犁

犁，耕具也，一作犂，以發土絕草根者。其刃曰耜，以鐵為之，嵌曲木柄，謂之耒，用牛挽或人力推之。

長鑱

長鑱，農具也，踏田器。柄長三尺餘，後偃而曲，上有橫木如枴，以兩手按之，用足踏鑱後跟，其鋒入土，乃捩柄以起撥。

鐵搭

鐵搭，農具也，其以耕墾。狀如釘耙而齒較闊，四齒或六齒，柄長四尺，舉此劚地，可代牛犂。

戽斗

戽斗為挹水之器，用制用笆斗，兩邊各繫雙綆，兩人對立掣之，引水上岸以溉田。

連枷

約三尺，以長木為柄，柄端造為擐軸，舉而轉之，撲禾於地，使穀脫落而收取之。

磟磱

磟磱，農具也，一作　磱，亦作碌磱。以石為圓筒形，中貫以軸，外施木匡，曳行而轉壓之，以平場圃，亦以輾禾麥。南方以木為之，長橢圓形而有觚棱。其圓筒形者，則謂之輥軸。

海青輾

海青輾，農具也，以石為輥軸，軋轢穀粒者。築平圓形之臺，輥軸壓於臺面，繞中心之柱以旋轉，或用人力，或用牲畜之力。因其盤旋疾速，故曰海青，謂如鷙鳥之海東青也。

水碓

水碓，藉水力舂米之器也。以轉輪二具，同在一軸，輪藉水力旋轉，輪上有齒，撥動碓尾，一起一落，即能舂米，我國近水之地多用之。乾隆時，大興舒鐵雲孝廉 位嘗以詩詠之，詩云：「不見杵臼，但聞波濤。雙輪調水，孤亭誅茆。為其逸者忘其勞，中有萬斛珍珠槽。我從谿邊揚短舲，涓涓軋軋清可聽。杵聲細作水聲遠。惟見兩岸青山青。吁嗟乎，種一頃田食無粟，擁百城書住無屋。賃廡而舂計則迂，帶經而鋤良所欲。誠不如桔槔之俯仰，屏風之屈曲，徑須結廬傍谿宿。豐年玉，荒年 穀，以車代畊水代足，夢回已是黃粱熟。」

踏碓

踏碓，舂米碓之用足踏者。

鳴榔

鳴榔，亦作桹榔，為船後橫木之近舵者。漁人擇水深魚潛處，引舟環聚，各以二椎擊榔，聲如擊鼓，魚聞之，皆伏不動。江西饒州等處，皆用此法以取魚。

泥鰻

泥鰻為海濱泥行之器，以板為之，人坐其中，一腳在外，推之以腳。一推，行可數丈，而不陷於泥。浙江之杭州、溫州、定海等處，每用之以捕魚。《史記》「泥行乘橇」注：「橇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腳，泥上擿進，用拾泥上之物。」疑即橇之俗名也。

度量衡

度量衡發明於黃市，沿及後世，法軌淆亂，歷代雖以關係民之法守，嘗注意改正，仍未畫一。世祖、聖祖、高宗亦屢飭修定，而各省自為風氣，名是實非，咸未遵守。至於晚近，棼亂愈甚。茲就商業上及習慣上所沿用者略言之。

尺　舊制，以纍黍定分寸之率，橫纍一黍為一分，十黍為一寸，曰橫黍尺。【古尺。】直纍一黍為一分，十黍為一寸，曰縱黍尺，【今尺。】工部營造尺，即縱黍 尺也，合英尺一尺零一分七釐三毫二絲二忽，頒之各省，俾人民遵用。而人民輾轉增減，各地歧異，種類紛如。美人維廉姆居我國久，嘗著一書，所載我國之尺，凡 八十四種，極長者合英尺十六寸又百分之八十五，【百分之八十五者謂以一寸平均分為百分，而於百分中得其八十五也，下倣此。】極短者合英尺十一寸又百分之十 四。紊亂已甚，誠各國所無者也。【中外通商用海關尺，合英尺一尺二寸又十分之一。】

升斗斛　舊制，以寸法定容積之率，升方積三十一寸六百分，斗方積三百一十六寸，斛方積一千五百八十寸，兩斛為石，容積三千一百六十寸。此在商業上，多用之於農產物，然習用之容積，概不能如上所定。據日本人之所調 查，則謂北部之一升，三倍於南部。【實則南部與南部，升斗斛之大小，亦隨地而異。】故我國之以秤代量者，往往而有之。

秤與平　貨物率用秤，金 銀則用平。舊制，以寸法定輕重之率，然部置權衡，既皆視為具文，而各省商業地所使用者，亦皆任意高低。秤二種。一種秤端有鉤，分大秤、小秤。此種秤，用之 買入者為多，分兩放大。一種秤端有盤，或銅盤，或籐盤，此種秤，用之賣出者為多，分兩減小。【各國通商用洋例秤。】平一，曰天平，以庫平為較準，然部庫平 與各省庫平已難脗合，餘則有九九平、九八平、九七平、九六平等。【中外通商用海關平。】

度量衡之不畫一若此，一切貿易受損害者至鉅。光緒丁未三月初三日，德宗洞察其弊，詔農工商部會同度未部考定之。農工商部嘗擬定畫一制度，詳細繪圖列表，及推行章程奏陳，然迄未實行也。

度量衡之所在殊異，百里不同。有偏游裏下河者，至海晏，見市售

此之升斗，較之彼三倍有餘。 有某者，以知府駐甘肅蘭州轉運。初任事時，第一次運畢，有報告者，每驢運六升，大叱其人，謂何相欺之甚。其人詳告，始知六升已一石有餘矣。

西康度量衡

西康度量衡，各土司、呼圖克圖、野番自為製造，彼此不同，丈尺一端，工商俱無之。買賣氆氇之類，則以兩手左右伸而度之。呢絨布疋，以方為計，亦不用度。

番人無升有斗，斗稱為剋，十百千萬，皆以剋為數。又有批，或二十批為一剋，或三十批或四十批為一剋各處不同。而稱批剋之名亦異，番稱曰架碼，大小不等。 番稱一斤，為漢二三斤。又有稱一斤為漢十兩者。【如乍了是。】若戥則曰索拉，所衡重輕，亦與漢異。若衡金銀，則以三錢二分一元之盧比相衡。盧比有鑄成半圓者，重一錢六分，又有八分一起，番人皆以為稱碼焉。宣統己酉，邊務大臣趙爾豐始由川省購工部尺，由打箭鑪造升斗，每斗盛米三十斤，並製庫平稱，運出關外，發給各處，令番人照製使用，其長短多寡輕重，至是而西康之度量衡乃統一。

天平

天平，衡器也，其製以輕而堅之金屬 桿，兩端懸小盤，桿之中點支於柱上，桿與柱相倚著處為堅銳之稜，使桿易於傾側擺動，靈活無礙。用時以一盤盛物。一盤置砝碼。其砝碼之重量，巨細不一。若所 置砝碼與物之重量相等，則天平之桿適平，可查盤內砝碼之重量，以知物之重量。若其桿傾倒不平，可加減砝碼至適平而止。凡衡金銀寶物及藥品皆用之。

砝碼

砝碼，本作法馬，天平衡物所用。衡物時以一盤置物，一盤置砝碼以準之。使天平之橫桿，平而不側，即可由砝碼之重量，而知所權物之重量。常以銅鉛等製成小 塊，每塊重量，自一錢、二錢、五錢、一兩至數兩均備，以便隨時加減。精密之天平，其砝碼分至極細，釐毫小數均備。此等小數之砝碼，概以白金片為之。砝碼上 均刻有數字，以記其重量。

磅秤

枝，被風吹斷，郡尊徐鐵孫觀察榮命工師仿漢慮虎銅尺斲尺三百，分贈同好。又於樹空腹中得大木環一。

驚閨

驚閨，販賣針線脂粉之人所執之器也。形如鼗而附以小鉦，持柄搖之，則鉦鼓齊鳴，以代喚賣。曰驚閨，欲其聲之達於閨閣也，後因謂執此業之人亦曰驚閨，即俗言貨郎。《滇事紀略》謂吳三桂之妾陳圓圓，為江南陳驚閨之女是也。

太祖遺甲

景祖、顯祖之敗於尼堪外蘭也，時太祖年十五，僅有遺甲十三副，太祖用之以復尼堪外蘭之仇。其遺甲藏於內府，光緒時猶存，遇大閱，必以陳於御座旁。中有一具，尤長大，重三十餘斤，長如今人一身有半，令偉丈夫立於椅以比之，猶下與地齊，蓋亦太祖征尼堪外蘭時所自用也。

遏必隆刀

遏必隆，權臣也，以戰功著，後以鼇拜伏誅，坐死。聖祖以其為顧命大臣，削職，後仍以公爵入衛，蓋其女即孝昭后也。乾隆時，其遺刀猶存內府。金川之役，遏 之孫曰訥親者失機，高宗即詔以是刀斬於軍前。賽尚阿之奉命征粵匪也，文宗亦曾以此刀賜之，其重等於古時之賜斧鉞及尚方寶劍。相傳刀有雌雄各一，風雨之夕，輒現紫色，蓋殺人至多也。賽奉命南下，卒以挫敗受誅，其後遂不以此刀為重矣。

小神鋒

御前有刀，曰小神鋒，長二尺餘，與神槍皆置御座旁。每駕出，則以侍衛一人負之而行。

寶刀

康熙初，陳子仙之高祖某，以副將從征吳三桂，有功。歿後遺寶刀一，長三尺許，斑剝作青黃色。

京師有姜姓者，為刑部劊子手，有刀五口，刀頭有五式，一龍、一虎、一鼠、一蛇、一龜。相傳刀頗神異，如次日值行刑，先一夕必自出鞘而嘯。且用之數百年，鋒鋩完好。聞明代曾封以五將軍之號。劊子手，執行死刑者也。姜於明代已充此役，世守弗替。

番刀

青海出番刀，雖質堅如石，仍可折而屈之，蓋以百鍊鋼為之者。長二尺，闊僅兩指許，背厚分有餘，自首至尾純直，首不仰，鋒利無比，光可鑑人，或嵌金絲紋，或鐫蒙番文。其刀鞘為桃木質，而裹以銀鑄佛像及花草鳥獸形，滿鑲珊瑚、瑪瑙、寶石。然刀鞘之價，不及刀價之半。非上客，不出以示。

臺灣人各一刀

臺灣人各一刀，頃刻不離，斫伐割剝，事事用之，不僅以之爭鬬也。

毓賢之刀劍

光緒朝，毓賢守曹州，數月，殺人至六千。及巡撫山西，其山也，常以一刀一劍自隨，鋒皆甚銳，柄飾玉，治事之暇，輒出而摩挲之。自謂生平殺人，必收其兵器，所積既多，權之，重二十七斤，乃命人鍛鍊鑄此刀劍，以為記念。

手槍

手槍為護身或軍用之小軍器，種類甚多，製法不一，舊多用Revolver，我國舊稱為蓮蓬槍。

臼礮

臼礮，粗短之大礮，可納開花彈，向高開放，在四十五度角以上，取拋物線射擊敵人。吾國舊名虎蹲礮，俗亦謂之田雞礮，日本謂之曲射礮。

上書「禁止閒人」等字，與汪元量詩「文武官僚多二品，還鄉盡帶虎頭牌」之所賦，異矣。然如上官於屬吏之委缺委差，以及批示一切之事，亦皆以此牌書之。

水牌

水牌，以長形薄板為之，塗布油粉，有事則書其上，以其易去誤字而省紙，用畢，可以水拭去而復用也。商店多用之。

火牌

火牌為符信之一，凡兵役馳驛者，給與火牌，以為沿途具領口糧之用，由兵部每年發給督撫提鎮，有定數。

火票

凡馬遞公文，皆用兵部憑照，令沿途各驛接遞，謂之火票，言其急速如火也。其由外達京，及各省彼此互達者，則各黏連排單，令按程登註時刻，以便稽核。

玉璽

自漢以來，歷代天子沿用「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之玉璽，即傳國璽也。

或曰，歷代傳國玉璽，相傳為元順帝攜之以遁至沙漠，後遂遺失。越二百餘年，牧羊者見羊三日不食，以蹄跪地，乃掘獲此璽，後歸察哈爾林丹汗。天聰甲戌，睿親王多爾兗獲之於額哲母所，其文為漢篆「制誥之寶」四字。

傳國玉璽之偽託

康熙丙午正月，江督郎廷佐奏稱溧陽民人顧起龍等，濬河獲玉璽，篆文「人心惟厄，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遣官齎送至京。聖祖大悅，命貯內府，頒重賞有差，並宣付史館。時有知其事者，謂印為明弘光時新造，南都既陷，一中官懷之而逸，值追者急，乃瘞之於此也。

毫者，曰二紫八羊，曰三紫七羊，曰五紫五羊，曰八紫二羊，曰九紫一羊。

紫毫

紫毫，筆之以兔毫製者，其鋒尖利，作小楷尤宜。

小紫穎

浙江供御之筆，有名小紫穎者，為高宗所常用，中疏易散，第用其鋒，書少時，輒易之，乃可。

經天緯地

有名經天緯地者，亦高宗常御之筆。一管中藏四筆，尚可用，微嫌其鋒短少滯，其餘雖飾觀而未適於用也。

朱浣岳用筆

道光時，浙人朱浣岳，名沆，工書畫，輒用羊毫，遇至純者，即藏不復用。積數年，令工人就每筆選其至精者，成一筆，於是書畫均以之，而巨細輒如意，歷數十年不復易，亦未嘗用他筆，身後且以為殉也。

筆飲

文房佳供，以錫或瓷為之。用以養筆者，世皆稱為筆插，實筆飲也，倡自錢塘梁山舟學士同書。學士工書，負重名，以毛穎染墨後，一經燥枯，便不適用，爰出新 意，豕錫，方二寸餘，高如之，面設四穿，大小各二，以受卓筆，中容水數合，使得上潤毛穎，不致漸濡而止，名曰筆飲，學士自造銘以寵之。海鹽張芑堂為鐫其側，並作長歌以落成之，歌曰：「管城徙就金城居，鑿斯池也清不淤。咄哉非灌晉陽水，何以沈沈直同三板餘？昊有靈氣潤枯槁，騰達上接元雲腴。渴烏望見飛就 飲，果腹不比滴蟾蜍。菡萏倒垂類藻井，無怪花生任獵漁。為想鹿豪松管初，僅得弢藏雜冠裾。【筆有簪有佩。】一牀似得偃息舒，終無異與筒斗臚。顛毛未禿渴相 如，金莖露迥不得呿。何如淩波若步虛，沆瀣飲絕煩燥除。先生書興豪不咀，擘箋濡墨取此歟？希褎抽毫信手塗，驚看池飛北溟魚。中書

書。」

徽墨

徽墨，安徽徽州府所產。古人製墨，率用松煙，漢取諸扶風，晉取諸廬山，唐則易州、上黨。自李超徙歙，張谷徙黟，皆世其業，於是始有徽墨，以至於今。

墨盒

墨盒自昔推京都琉璃廠松竹齋所製為極品。同、光間，有名寅生者，不詳其姓，以善鐫墨盒名於世，書畫皆極精妙。寅生歿，坊鐫墨盒多冒其名。

墨水

宣統時，有仿西法製墨水以供書寫者，人頗便之。更有以蔥汁代之者，所寫之字淡不易見，烘之使熱，即顯然可觀。

連史紙

連史紙，色白，質細，實連四之訛。蓋紙有連二、連三、連金之別，且造紙名凡二十八，曰結連三紙、綿連三紙、白連七紙、結連四紙、綿連四紙。

薛濤箋

蜀牋著於薛濤，至宋，蜀紙流行天下，江、浙間皆仿製之。今雖不如唐、宋之盛，然尚多佳製。

角花牋

於箋下方之左端，圖以諸花，謂之角花箋，又曰押角牋，嘉慶時怡親王所製也，形形色色，花樣極新。最美觀者一種，圖古鼎八，橫欹倒置，色異形殊，小如豆而大不盈指，且占地不及寸。光緒時，京師琉璃廠紙肆猶有存者，然不易購也。

名片，向以新入翰林院之庶吉士為最大，紙長恆徑尺，書擘窠大字，無空隙。昔唐程知節拜箋長七尺許，明嚴嵩名刺大可五寸，庶吉士以大片謁客，殆猶有古風歟？

柬

柬，與簡同，今人稱信札及名刺皆曰柬。

書筒

書筒，盛箋之函也，即信封。

郵票

郵票，黏票於信面以為已納郵費之證，由政府印刷局印製。其值由銀幣半分、一分、二分、三分，以至數角或一圓、五圓、十圓，大小不一，以顏色為別。各國各異其圖識，我國用蟠龍。

手卷

手卷，畫軸橫幅之長者也，止可卷舒，不能懸挂，故名。

玉帶硯

玉帶硯產浙江常山縣，有紫有黑。紫石中有白紋一條，名曰紫袍玉帶，頗貴重難得。

柘硯

柘硯出山東泗水縣柘溝，其地產赤埴瓶盎，亦可為硯，光潤如石。

金聖歎破硯

吉林寧安縣有地名金家沽者，土著多姓金，聖歎之裔也。聖歎大

內，或沈水底，電報、電車、電燈等皆用之。惟土中、水中之電線，須包以絕緣防溼之物。

我國電線，發源於京畿，分三大支，又從鎮江分二支，茲依次敘之。

我京師至天津，天津西至肅州為一支，中經保定、獲鹿、太原、平遙、侯馬、潼關、西安、涇州、固原、蘭州、甘涼等州是也。津東至琿春、愛琿、海蘭泡為一 支，中經紫竹林、北塘、大沽、蘆臺、山海關、錦州、營口、旅順、奉天、鳳凰、吉林、寧古塔、琿春、伯都訥、齊齊哈爾至愛琿是也。津南至山東阿城為一支，中 經白塘、德州二處是也。又自山東分三支。阿城南至濟寧，自濟寧西至曹州、開封府為一支。自濟寧東至威海、劉公島，中經鑛南、周村、濰縣、膠州、沙河、煙 臺、高村為一支。自濟南至台兒莊、清江浦、揚州、鎮江為一支。又從鎮江分兩支，西則至下關、江寧、蕪湖、大通、安慶、九江、漢口、荊州、沙市、襄陽、宜 昌、夔州、萬縣、重慶、瀘州、成都、畢節、貴陽、宣威、雲南，大理、騰越是也。東則至無錫、江陰、蘇州、上海、南潯、嘉興、杭州、紹興、餘姚、寧波、鎮 海、蘭谿、浦城、建寧、延平、福州、馬尾、烏石山是也。此外又有二支，一自福建而西，則泉州、廈門、漳州、潮州、汕頭、海豐、惠州、石龍、香港、廣州、黃 埔、虎門、肇慶、梧州、昭平、桂林、潯州、橫州、南寧、龍州、憑祥、百色、剝隘、廣南、開化、蒙自、蠻耗、河口至雲南府，一自安慶至廣州，中經九江，而南 至南昌、吉安、贛州、南雄、韶州、英德、連州、連山、西南佛山以接廣州，又自廣西省之橫州南至崖州，中經廉州、欽州、防城、東興、岸步、北海、高州、雷 州、瓊州、海口、海頭、屯昌、嶺門、陵水以達於崖州而止。合計全國電線，都凡九萬餘里，又分官線、商線兩種，其區域與種類，詳述於下。

官線　由國家撥款架設之線也，其長共四萬九千四百三十里。江蘇有飛線、水線、地線、無線四種，由上海至常州，長三千三百零二里。安徽有飛線、水線二種，由安慶至 壽州，長一千五百九十二里。直隸有旱線、無線兩種，由天津至大名，長二千九百四十七里。東三省有水線、裸線二種，由奉天至龍江，長一萬零二百八十八里。山 東有旱線、水線二種，由濟南至王莊，長一千四百九十七里。廣東有無線、旱線二種，由廣州至肇慶，長五千六百四十六里。川邊有裸線一種，由雅州至巴塘，長二 千七百里。福建有裸線一種，由福州至廈門，長一百四十四里。甘肅有裸線一種，由平涼至寧夏，長三千零八十五里。貴州有大線一種，由貴陽至黔西，長四百五十 里。新疆有裸線、樹膠線二種，由迪西至伊犁，長九千九百五十六里。雲南有裸線一種，由大理至普洱，長六千二百四十二里。廣西有大線、小線二種，由南寧至全 州，長六千四百十五里。

東有飛線、水線二種，由濟南至泰安，長三千七百零九里。 山西有飛線一種，由太原至平定，長一千六百六十九里。河南有飛線一種，由開封至南陽，長三千四百零八里。陝西有飛線一種，由西安至潼關，長一千一百零四 里。福建有飛線、水線二種，由福州至延平，長二千六百七十里。浙江有水線一種，由杭州至台州，長二千七百九十三里。江西有飛線、地線、水線三種，由南昌至 湖口，長二千六百六十九里半。湖北有飛線、地線、水線三種，由漢口至荊門，長五千四百六十二里半。湖南有飛線、水線二種，由長沙至岳州，長二千一百六十九 里。四川有飛線一種，由成都至巫山，長二千八百七十四里。廣東有飛線一種，由廣州至潮州，長一千四百九十九里半。江蘇有鉛線一種，由江寧至福山，長四百三 十四里。直隸有飛線、水線二種，由天津至通州，長三千零零四里。順天有無線、旱線二種，由京師至高碑店，長六百九十七里半。蒙古有旱線一種，由蒙邊至庫 倫，長二千一百七十四里半。

水龍

水龍為救火之器，乃用兩抽水筒聯合而成。其抽水筒之進水管、噴水管，聯合為一，噴 水管之下有空室，曰氣室。兩筒之水噴出時，先入氣室，使室內之空氣受壓迫而縮小，故當抽水管之噴水力弱時，氣室之空氣自能脹大，壓氣室內之水噴出，使之聯 續不絕。蓋三國吳時童謠曰：「不畏岸上虎，但曰水中龍。」其後晉王濬以舟師滅吳，水龍之名本此。

順治初，上海唐某得水龍之製於日本，久而他處傳其製，其行於天津者法尤善，城內外置水龍四十八，各隸以二百人，人皆土著，按期練習武藝，無事時，仍執常業，有事則一呼畢至。

用法，以水貯容數石之木桶，桶豎錫筒，粗徑五寸許，下歧為二，上合為一，筒有水門，以銅皮為之，其機一翕一張，則水自外入。筒之發水處曰鶴頸，形如偏提 嘴而上聳，其水高可數丈餘。每數人持斗汲水入桶，數人激桶水入筒，一人曳鶴頸，自能使之或東或西或高或下，其殺火勢也，百倍於他器。

木龍

木龍用以治河，見於《宋史》，曾鞏為陳堯佐作傳，詳誌其事。李昞任泰州通判，偶讀曾文，匠心獨運，竟與古合，遂上其議於相國高文定公斌。適清口禦壩二 險，高用其法，得慶安瀾。蓋木龍能挑水護此岸之隄，而挑水即可刷彼岸之沙，較之下掃開河，事半功倍也。昞，字雙士，乾隆時之漢陽人。

門鈴者，人家以繩繫鈴於門內，而以繩端達於門外，人從門外拉之，則鈴震動，而往啟門。始於宋。宋人陳雍家置大鈴，署其旁曰：「無錢雇僕，客至請挽之。」今拉鈴，其遺風也。京師居民猶有用之者，其門旁復書「某姓拉鈴」四字。

呼鈴

呼鈴，呼人時所鳴之鈴也，俗亦謂之叫人鐘。精者以乾電裝置，別名電鈴。有用以裝於門楣以呼人者，則較門鈴為便利矣。

布幔

布幔，用以遮日，淳安方朴山大令棃如有詩詠之云：「縫尺布衣蛛網外，挼長繩縛鵲簷前。那移巧避三竿日，偪仄剛宜一握天。少女風生塵不動，令君香定篆常圓。儒酸更有回甘味，襆被他時伴獨眠。」

地毯

地毯，用以覆地，大抵以駝毛為之。《元史．世祖昭睿順聖皇后傳》云「宣徽院羊懦皮置不用，后取之，合縫為地毯」是也。

帳額

帳額，俗謂之帳簷，或畫或繡，所以飾帳也。唐盧照鄰詩云「生憎帳額繡孤鸞」者是也。

詩帳

宣城施愚山侍講閏章嘗製苧帳，題詩其上，遠寄友人，一時文士多屬和，名之曰詩帳。

詩枕

徐文定公元夢嘗創製詩枕，當世名流亦多題詠。

綵飾，多鏤刻名人畫而 已。吳留村獨創作三摺屏風，每開一摺，則兩摺隱於其中，一摺垂簾觀劇，一摺山水人物，其左開一摺，凡筆墨、楮研、書畫、棋爐以及提壺、酒琖、陸博、撉蒱之 屬，無不畢具，如應用某物，即開某格子探取而出，外俱以格扇掩之。其製式悉仿《博古圖》，一望了然。

琥珀書案

嘉慶己未，和珅籍沒時，有書案一具，乃琥珀琢成而嵌水晶者，方廣二尺。一承一替，亦水晶為之，高可三寸，貯水蓄朱魚，紅鱗碧藻，照沫游泳，恍若麗空。

抽屜

俗稱器物上附著之篋曰抽屜，本作抽替。《癸辛雜志》：「李仁甫為長編，作木廚十二枚，每廚作抽替匣十二枚，每替以甲子誌之。」

夭韭子

夭韭子，几案四足有不平者，以小木墊之，謂之夭韭子。《中州集》有《夭韭子》五律云：「几案由吾正，盤盂免爾傾。」乾隆庚寅，高宗南巡時，劉文清公墉為安徽學政，召試諸生，獻迎鑾詩賦。文清先期習試，詩題有「夭韭子」，即本《中州集》命題也。

額林

額林出蒙古，庋橫板於眉棟間。以貯匳筐諸器，兼作几案之用。

太師椅

俗稱大圈椅為太師椅，始於宋。秦檜就第賜燕，優伶有參軍，前褒檜功德，一伶以交椅從。參軍方拱揖就椅，忽墜其幞頭，露巾鐶，伶指問何鐶，曰：「二聖鐶。」伶曰：「爾但坐太師交椅，此鐶掉在腦後可耶？」

木炭

聲，燒時無煙，可供燃料，並濾水使之清潔，化學上又以為還原劑，為用極廣。

銀骨炭

銀骨炭出近京之西山窰，其炭白霜，無煙，難燃，不易熄，內務府掌之以供御用。選其尤佳者貯盆令滿，復以灰糝其隙處，上用銅絲罩爇之，足支一晝夜。入此室處，溫暖如春。

炭團

乾隆時，有以炭團貽錢塘陳芝山茂才雲飛者，芝山賦詩為謝，詩曰：「密雪霏霏積滿城，忽貽炭墼見深情。寒威頓向蘆簾減，煖氣如從黍谷生。箸撥深灰朝烱爍，篝藏活火夜通明。睡餘榻畔溫衣篋，讀罷窗前沸酒鐺。自有融和回大塊，合教歡喜錫嘉名，歲殘好入騷人詠，手築應憐太守清。【《漢書》：「周行為渤海太守，免歸，嘗築墼以自給。」】多謝分光向東壁，不勞曝背坐南榮。六花飄處重呵筆，珍重題詩當報瓊。」

煤煙火爐

杭州之臨安多山，每至夏，蚊至多，日暮，輒聲喧成雷，依山以居者尤苦之，於是用煤煙火爐。蓋爇草於中以驅蚊，且備常日炊煮、過客吸煙之用，入冬，則且倚之以取暖焉。

手爐

手爐為火爐之小者，其形或圓，或橢圓，或六角，蓋必鏤花，否則火熄，可籠之於袖，以銅製之，燃炭以取煖。又有不用火而置沸水其中者，婦女多用之。乾隆 時，仁和周心孩茂才襄有《詠銅手爐》詩曰：「不數紅泥小火爐，青銅範出小形模。提來緩緩隨心便，趨到炎炎炙手無。籠袖粟膚春意透，揮毫薑指曉寒蘇。深閨從 此催刀尺，冷月臨窗雁陣呼。」

腳爐

腳爐，以銅製之，其形或方，或圓，或橢圓，或六角，蓋亦鏤花，燃炭於中，藉以取暖，用之者大都為婦女也。

熨斗以銅鐵製之，中置熾炭以木為柄，所以按衣料使平之器，成衣匠多用之，俗謂之運斗。

湯婆子

湯婆子，銅、錫之扁瓶，盛沸水，置衾中以煖腳。宋已有之，蘇東坡致楊君素札云：「送煖腳銅缶一枚，每夜熱湯注滿，塞其口，仍以布單衾裹之，可以達旦不冷。」即指此也。

電話器、電燈

上海互市雖久，然租界一切布置，初亦草草。至光緒壬午、癸未間，始有電話。電燈亦始於中葉，創辦者為西德里。創議之初，華人聞者以為奇事，一時謠諑紛傳，謂為將遭雷擊，人心洶洶，不可抑制。當道患其滋事，函請西官禁止。後以試辦無害，其禁乃開。當電話甫行時，謠言亦如之。西人經營租界事業，必隨華人之心理而進步，於此可見一斑也。

大門燈

張文襄久膺疆寄，辦理各事，揚厲鋪張，不欲局於隘小。督兩廣時，建廣雅書院，規制崇宏，用銀十餘萬。工竣，臨視，甫及門，以門燈太小，不稱，亟命撤換之。然其實燈已非常偉大，特以房屋過敞，相形見絀耳。辦事者立命燈籠店另糊一至大之燈，則高二丈有奇。

善富

杭俗炷燈竹器曰善富。或曰，初以避燈盞盞字音，易名燃釜，繼又取其音近字為吉號也。

雲母燈

雲母，生土石間，作片，成層，可，明滑光白，其片有絕大而瑩潔者，人呼為雲母燈。朱竹垞嘗作詞詠之，調寄《十二時》，詞云：「是何人碧山深處，潛入仙廚私竊，把石粉雲英堆積，翦翦層層疊

珠，曾否銅槃吹滅？閒更思梨花院落，定自十分清絕。宿鳥窺來，飛蛾拂去，不道成冰雪。謾認他 是燈，分明一片冷月。也只消拋殘小扇，玉面當前終怯。怎得攜歸，江南樂事，鬧向元宵節。看翠眉幾許，屏風影中低說。」

料絲燈

料絲燈甚輕巧，錢塘吳佩五孝廉福世嘗有詩詠之云：「巧製明燈鬬歲華，晶瑩引耀望中賒。絲絲織就鮫人淚，朵朵凝成醉墨花。【安期生以醉墨灑石上，皆成桃 花。】雲影翠搖春浦浪，燭光紅映暮天霞。由來本質原明淨，不受塵埃半點遮。綵鳳金鼇競見稱，良工運巧別呈能。短長補綴千條玉，表裏通明一片冰。易胔大都緣 性烈，無瑕端屬處心澄。當年幾費甄陶力，此日欣看瑞彩騰。」

西瓜燈

西瓜燈，鏤西瓜，使中空，燃燭其中，瑩澈可愛。 吳我鷗觀察嘗有詩詠之，詩云：「曾傳燈詠梅村橘，又見瓶鏤蕭翰瓜。秋采東陵何冷落，春生西域劇繁華。沈餘玉井寒侵骨，薦到銀盤脆沁牙。細把柔犀傾翠甌，頻 將纖指掐丹砂。一壺瀉盡三升液，卍字雕成七夕花。匏繫團欒蘭穗炷，瓠容宛轉桂油加。熱中頓已冰心改，飾外翻同火齊誇。五色輪光擎碧月，一籠晶影罩紅霞。雲 波流浸仙人燭，星彩遙分織女楂。寶唾久消妃子袖，劫灰莫問故侯家。綠衣欲賦憂加灼，蒼璧初焚淨少瑕。老圃翻新千碗絡，巧筵鬬勝一竿叉。琉璃盞爇輝差暗，蹴 踘毬懸影共斜。爭及木天歸去晚，金蓮撤炬拜恩嘉。」

走馬燈

走馬燈，元宵有之，以紙翦成馬形，黏於紙輪之下四周，輪 下有幹，能活動自轉，燭焰煽輪，幹即自動，而紙馬隨之，故曰走馬燈。范成大詩云：「轉影騎縱橫。」自注云：「馬騎燈。」則宋時已有之矣。咸豐時，西人某來 華，見走馬燈而異之，購一具以歸，遂因以發明空氣漲縮轉動機械之理。

西藏燈具

西藏燈具，以木為之，狀如弓鞋，俗傳為唐公主履也。

道光時，仁和葉蘭伯大令華春嘗以書燈索其表兄王香雪題詩，香雪題之云：「曾催子弟英雄早，幾照英雄白髮新。抱得丹心無愧影，夜窗好伴讀書身。」

火把

火把，析竹編為圓綆形，長或數尺，爇以夜行者也，杭州有之。夜行無燈，即就肆向購，燃之以歸。

火柴

火柴，俗名自來火。泰西所製，我國有仿造者，最著為燮昌。然昔時已有相似者，謂之火寸。《清異錄》云：「夜中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批杉條，染硫黃，置之 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穗然，呼引光奴。今有貨者，易名火寸。」此與火柴相似，惟僅能引火而不能生火耳。日本名火柴曰燐寸，本此。

爆竹

古時以火著行，畢剝有聲，謂之爆竹，相傳為驅鬼之用。後世以紙裹火藥，爆火發聲，亦稱爆竹，漢口所製者為最良。

線香

線香，用香末製成，細長如線，故名。或盤成物象字形，用鐵絲懸爇者，名龍拄香。

盤香

以香料與榆皮麵入糊，笮成長條，而盤屈之，謂之盤香，一作蟠香。海寧有宋岳字稼原者，有《詠蟠香和米古心》詩云：「學水作迴紋，窗虛裊翠雲。能傳心晝夜，不惜意氤氳。雅並蘭言吐，清疑墨韻分。每憐荀令去，尚賸博山薰。」

藏香

藏香一枝贈丁敬身布衣敬，其色紺紫，出以示人，觀者皆歎為得未曾有。月臘之八八，靈隱敬難 佛前，四方戒眾，圓成菩薩，戒寺中飯千僧，流連法喜，暮始抵家，擁鑪雨作，琤瀧不止。敬身念是日以是香而作佛事，非宿緣其能之乎。乃滌研染毫，為作短歌。 輟筆，街柝殷然，已報夜甲矣。歌曰：「藏香蠖手從三傑，巧竊孫郎蝟髯色。裹束西風萬里來，故人把贈憐初識。土臺居者烏思重，萬本楞迦供唄諷。懸知窈窕釋迦 前，難擎唎馬迦毘眾。粥香藏香精和熏，忉利市方資策勳。攬將天苑質多露，散作華宮清淨雲。憶昔胡香驚弔譎，一月長安香不絕。謙粒涂闍卅里聞，博張志埽于闐 鐵。黃頭外道聲唵吽，組鈴扇鼓鏗羶風。馥馨鼷酣羊酪，旃檀側信伊蘭叢。」

涼棚

仁和姚蓮石茂才光憲嘗作《涼棚賦》云：「匪席可卷，從繩則正。」又云：「鳥言架架格格，日出蒼蒼涼涼。」涼棚，乃夏日之施於庭以遮日者也。

風扇

風扇，為夏日辟暑之具，以布幅為之，懸於室中，用繩挽之進退，扇動空氣以取涼者，吾國能自製之。或於機件上附木板或金屬之翼，藉電力旋轉者，謂之電氣風扇。

竹夾膝

竹夾膝者，編竹為籠，暑日置牀席間，以憩手足，或夾於膝，則涼，俗謂之曰竹夫人。錢塘吳甌亭上舍城《詠竹夾膝》詩云：「六月火雲飛兀兀，赤腳踏冰不可 韉。桃笙藤枕嬾晝眠，忽被一涼清到骨。誰截此君空復空，交紋疊翠何玲瓏。招涼珠與延清室，相伴依依豈爾同。西風一夜吃瑟瑟，長門冷落知誰惜。頻年自笑在家 僧，莫慮歡情容易失。」

羅浮籐杖

道光時，海寧查辛香茂才冬榮以家貧親老，橐筆遠游，嘗至廣東，得羅浮籐杖，因詠以 詩，詩云：「博羅城外四百三十二峰插空碧，老人星精墮地化為石。麻姑玉女弱腕扶不起，葛陂之龍夭矯乃作籐百尺。石樓鐵橋高嵯峨，老人騰空去無跡。卻遺此杖 落空山，瑤童僚婦采藥丹。梯還拾來市上百錢買，道逢黃髮開心顏。吾聞蠻籐百

有之，非若北方男女遺矢於廁也。

燒香籃

杭州天竺香市，郡縣之進香者，歸時競買湖上竹籃，謂之燒香籃。

撲滿

撲滿，即缿筩，範以瓦，為受錢器，見《漢書》。道光時，北地尚有仿為者，形如小瓶，高尺許，上有竅，僅容一錢，可入不可出，既滿則撲之。昔鄒長倩贈公孫 宏撲滿一枚，蓋隱寓聚而不散之誡也。仁和胡次瑤典簿琨曾見之詠以詩曰：「疇把慳囊破，庸夫例守錢。是中原渾沌，其閉勝關鍵。漫比上無當，群誇壑可填。挈缾 同吏智，入甕請君先。飲飽盈升橐，全憑徑寸咽。狀華讒鼎肖，名記缿筩傳。廓落腰圍大，逢迎口角圓。鴟夷盛處處， 甓運連連。插腳皆津要，撐腸豈簡編。封樁 聊作庫，投匭未須箋。通透周陶穴，微芒蜀漏天。重輪榆莢聚，靈竅藕絲牽。傀儡場登矣，葫蘆樣畫焉。金多終擲地，玉碎早成煙。厚斂《三都賦》，紛流九府泉。 環摧齊殿上，斗撞楚軍前。權總歸於母，胎雖可脫仙。貫盈纏解散，巢毀卵完全。磚已拋門外，芻從轢道邊。蚨飛光歷亂，蜨化態翩跹。主父遭烹日，齊奴赴市年。 散來真滿屋，得後竟忘荃。墮甑邀誰顧，遺簥枉自憐。寄言牟利者，休恃腹便便。」

二銅缽

直隸在理教民某，蓄二銅缽，上小下大，而以一缽疊置他缽，則二缽可互相容納，合為一缽，口與口齊，傾之取之，俱不能出。其疊置時，二缽俱柔如皮製，絕無聲響，取出時亦然。而他人疊置之，則堅不能納矣。釋氏言，一切惟心造，其此類夫？

賽芠

賽芠，出蒙古。食必以匕，羹則以勺。蒙俗用木匕長四寸許，曲柄豐末，猶古制也。

乳筩

乳筩，出蒙古，以皮為之，平底豐下，稍銳其上，將乳盛之，於取

亦及尺，鉅製也。歷朝均有之，以康熙青花者為上。

瘿尊

《瘿尊歌》，仁和景穀江太守江錦為莊編修通敏作也，歌云：「君不見宿瘤采桑春提籠，道逢君王游郭東。朝隨女伴陌頭去，冠帔夕入瑯琊宮。又不見當陽病瘿忍 嘲詬，江陵城邊瓠繫狗。功成破竹吳社墟，刻石書名峴山首，天公似怪醜勝妍，雷雨驅斥蛟龍纏。謫為瘣木怒碨磊，更自雕飾登芳筵。青蓮仙人昔留矚，甫里鹿門重 見錄。衝陳猶貪酒有兵，懷貞未要膚無粟。流傳既久一尚遺，底圓微銳形半欹。主人寶此出娛客，滿酌那復論雄雌。我雖不飲心自知，澆我疊塊真相宜。長歌醉語起 硉兀，合坐聞之聳詩骨。淥波倒捲光燭空，錯認窗間瘿搖月。」

抱母雞

乾隆末葉，江寧通行之盪酒壺，質為錫，外方而內圓，圓者貯酒，方者貯沸湯，安圓者於方者之中，逡巡即熱，名曰抱母雞。圓者，或以銀，其熱更速，亦有以瓷為之者。

長沙茶器

長沙茶器精妙，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備，外釗以大縷銀合貯之。

宜興壺

宜興所出陶器至精，以供茗飲者為多。相傳金沙寺僧某，習與陶缸甕者處，搏其細土，加以澂練，捏胚為壺，附陶穴燒成，世遂傳用。光、宣間盛行於江、浙，且有能仿陳曼生之遺式者。

茶托

茶托子始於蜀崔寧之女，以茶盃無襯，病其熨指，取楪承之。既啜而盃傾，乃以蠟環楪夾其盃，遂定，即命匠以漆環代蠟，進於蜀相。蜀相奇之，名為茶托子。今相承稱茶托，或曰茶船，以金屬製之，亦有以瓷為之者，溫州所出者甚佳。

旱煙管，亦曰旱煙筒，北人謂之旱煙袋，截竹為之，飯後茶餘，閩人每取旱煙置近根處著火，而自其末吸之，竹氣清香，又先含水在口，故煙性雖烈而不受其毒。然火之所鑠，竹老者，半歲一易，稍嫩，則月一再易，為用甚費。江、浙則鏤木為置煙之器，而截竹以為之管，樸實無華，田野間多用之。士大夫則用金銀銅鐵之類，嵌其兩端。又或以烏木、象牙為管，不久便裂，遠不及竹。滇人以象牙為管，別製銅管納其中，但取不裂，然與工匠傭夫純用銅鐵所製者無異，得火，全管皆熱，火氣直達於喉，最易損人。又或以錫盂盛水，別為管插盂中，旁出一管如鶴頸，使煙氣從水中經過，猶閩人先含涼水之意，然嗜煙者不貴也。竹堅者可數年不斷，年久色黑，如退光漆，好事者以數金易一管。長者至與人等，不便攜帶，長一尺四五寸者佳。京朝官輒於靴中置一管，其長五六寸而已。

水煙袋

水煙袋，吸水煙之管也。樊雲門方伯增祥嘗作《水煙袋歌》，並有序云：「太保陸鳳石前輩，同治癸酉拔，春秋聯捷，遂魁天下。夙與湖南李拔貞同年相善，李試京兆，不售，光緒乙亥春，將還湘，陸餞之於豐樓。酒次，意甚鬱悒，陸曰：『若我主湘闈者，子必獲售。』李請關節，陸方吸煙，即曰：『水煙袋嵌於試帖句，可矣。』未幾，充湖南副考官，先以書抵李曰：『頗憶水煙袋否？』李發函狂喜，置書屜中，雀躍而出。妻睨其旁，疑為外舍情書，苦不識字，持歸母家。母覽而戒之，曰：『慎勿洩也。』母有三女，所天皆諸生，乃使長次女各告其婿。是科詩題為「惟善為寶」得「書」字。陸得三卷，皆如所授，乃皆取之，獨一卷後至，置副車。及拆封，李副榜第一，正榜兩卷則其僚婿也。一人名次較高，闈墨刊其詩云：『煙水蒼茫裏，人才夾袋儲。』久之，事頗洩，言官欲劾之，以陸為人和易而止。李竟不獲售，以道員需次某省而卒。然則科名之有定數，豈虛語哉！陸此事誠干例議，然愛才念舊，非納賄作奸者比，無足深諱。寒夜偶憶其事，歌以傳之，意在使君子知命耳。」歌曰：「湘闈萬口傳佳話，關節三言水煙袋。元和殿撰秉文衡，光緒初元歲乙亥。先是雞年貢樹香，同年陸李皆軒昂。兩朵芙蓉分冷暖，一臨春鏡一秋江。送客南歸杯酒餞，悒悒酒邊發長歎。贈答平生縞紵歡，飛沉頃刻雲泥判。士衡慰藉勿為爾，我主湘闈定收子。昔有明通榜上人，不信有如金筒水。酒闌一笑去燕都，轉盼瀟湘迓使車。長沙射得銜書雁，問記豐樓密語無？李生狂喜忘嫌忌，少婦旁窺蹙蛾翠。不識玉堂天上書，轉疑外舍鴛鴦字。持歸告母心大怡，劉家姊妹皆淑姬。欲教三女乘龍起，愛婿何分頭腹尾。一粒金丹鼎未開，誰知此鼎三分矣。主文網得珊枝紅，私喜貧交入彀中。一人隱語寓滇銅，三人連犿傷雷同。明知師漏多魚地，那能一取復一葉。本懷唐拔景莊心，更師宋錄齊賢意。兩生

李他出。章惇二子懷之去，端明 坐迷五色目。榜發乃雋援與持，天子所廢人無術。以今擬古何差殊，兩僚詭遇二章如。李生若比老方叔，弱女非男聊勝無。陸公愛士如蘇大，相度乃是富韓亞。縱使 南箕徧簸揚，卒無亶定相彈射。湘水悠悠四十年，沂公墳葬梅花下。吁嗟乎，停寢科場十餘載，狀元宰相總邱墟。徒留煙水蒼茫感，誰復人才夾袋儲。」

煙具

煙具，專指吸鴉片煙膏所用之器而言之。曰槍，上有斗，吸時裝膏於斗之小孔。槍，即筒也。曰盤，吸時置雜件者也。雜件甚夥，有蘸膏之簽，有燃火之燈，有盛 膏之盒。盤之質，或白銅，或彩瓷，或以雕漆，或以紅木。盤之式或長方，或橢圓，或梅花。有夾煤之鑷，有盛水之壺，有閣簽之架，有挖灰之鉤。曰箱，不吸時儲 雜件者也。此外又有所謂通條者，至膏塞槍時，用以通之者也。

鼻煙壺

鼻煙壺，以盛鼻煙者也，有辛家皮、勒家皮、袁家皮之分。其質地自套料瓷外，有以玉、瑪瑙、水晶、黃楊木為之者。上有蓋，鑲以珍珠寶石。連於蓋者為鎏，則以牙為之，以取煙。

鼻煙碟

鼻煙盛於壺，吸時傾出，盛於碟，乃以指蘸之入鼻。碟以晶、玉、牙、瓷為之。

布刀

布刀者，峒人織具也。峒人不用高機，無箸無枝，以布刀代之。刀用山木，形如刀，銳其兩端，背厚而橢，如弓之弧。刃如弦而薄，刳其背之腹，以納緯，而窓其銳而吐之，以當梭。緯既吐，則兩手扳其兩端，以當箸也。峒人書歌於刀，間以五彩花卉，漆之以贈人。

筳

筳，緷絲筦也，亦謂之筝，用鍼條中貫細筒，所以著絲於緯車者。

寧綢

寧綢為絲織物，產於杭州，有花、素兩種，光緻柔厚，遜於花緞，而較堅韌耐久。出於鎮江府城者，稱江寧綢，品質較次。

摹本

摹本，絲織物也，一名花累，俗稱花緞。

羽緞

羽緞，亦稱羽毛緞，或曰嗶嘰，質厚，如緞，故名。

香雲紗

香雲紗為絲織物，經緯全用生絲者，為生香雲紗，全用熟絲者，為熟香雲紗，亦有經生緯熟者，皆為夏時衣料。原產廣東，近時蘇州、盛澤等處亦仿造之。

紗篩紗

紗篩紗，出上虞縣西黎嶴。王煦《竹枝詞》云：「黎嶴撐絲細織紗，蛛絲蟬翼莫須誇。不傳女子傳新婦，闔縣從無第二家。」

海鵝絨

光緒中葉，朝野上下多以海鵝絨為衣，孝欽后嘗敕江寧、蘇州、杭州三織造採辦呈進。據覆奏，絨出漳州，向有官匠承織進御，自粵寇亂起，八閩為汪廣洋所蹂躪，匠役逃散無存，現已咨行福建招集舊匠，剋日開機云云。

氆氇

氆氇，西番織羢也。

永明、江華瑤女織方紋花布，頗古質。又有瑤帶，亦織成花紋。其瑤巾尤潔細，如西洋布。

高麗布

高麗布，韓國所製者也，緯文棱起而疏，質堅而厚。乾隆時，嘉定安亭鎮有殷氏女，得其輸入而倣為之，大行於時，嘉定因以增一出品。

竹布

洋布中之以亞麻纖維織成者，吾國譯為竹布，歐美各國皆產之。於洋布中最為堅緻光滑，故銷售吾國尤多。

草帽緶

草帽緶，麥桿所製之緶也，產於直隸、山東、河南等省，輸歐美各國，以製草帽及其他日用品。

桅燈

桅燈，行舟所用，懸於桅。錢塘梁午樓大令夢善有《詠桅燈》詩云：「一點移從絕頂安，長河燈燄落清湍。天邊月露爭相映，水底星辰摘未難。人世風波看子細，夜船兒女認團圞。竿頭直上應非易，援手須憑百丈寬。」

蔣戟門買妾用測美絲

乾隆朝，蔣戟門觀察家多姬侍，袁子才至其家，輒許作劉楨之平視。蔣精於選艷，環肥燕瘦，無美不臻，每誇示子才，自謂獨具判花法眼。戟門每買妾，先以線量 其身，線長四尺八寸，必先有線之長，乃始端詳其眉目，謂之測美絲。當時人皆笑其太拘，獨子才韙之，引古事以為證，謂《詩》稱「碩人頎頎」，《騷》稱「長肩 連蜷」，漢馮伉為子娶長妻，晉武稱衛瓘女有五美，長而白其一也。惟但宜娉婷夭裊，不宜挺立森然，如束馬竿耳。

高文恪公士奇直大內，見三異物，一小金合，一鬼工球，一酒杯二十有四，皆精巧絕倫。聖祖曾取觀，以為瑣屑無用，遂屏置之。

奇器

運使圖畢赫任惠潮道時，有西商以器二種求售，每種索值五萬金。一為蓮花，易一時，變一色，其變色也，戛然一聲，數十瓣皆變，略不參差。一為二童子，童子前有小案，案上紙一方，銅圈一，人蘸筆插其手，一能作楷書，一能畫山水花卉。

如意

如意，器物之名，出於印度梵語阿那律之義。柄端作手指形，以示手所不至，搔之可以如意也。又有柄端作心字形者，長三尺許，講僧持之，記文於上，以備遺 忘。菩薩像亦持之。我國古時有搔杖以搔背癢，又記文於笏以備啟事，此則兼二者之用者也。惟近世如意，長不過一二尺，其端多作芝形、雲形，則僅因其名詞吉 祥，作為供玩矣。

凡奉冊立之后妃，謁兩宮，必遞如意為贄，上及太后亦以如意賜之。每遇慶典，椒房貴戚競相購買，而京師東西珠寶市之價，遂較尋常倍蓰矣。其質，或全玉，或三鑲，或嵌珠寶，或水晶，或琥珀，或雄精，或黃楊木，下此則以骨角竹木為之。

玉馬

乾隆辛丑，大學士阿桂平回部，奉高宗命，采和闐美玉琢一玉馬，藏於大內。玉色白而潤，長逾三尺，高約二尺。和珅使人盜之，為其愛妾浴時坐憩之用。嘉慶己未，和賜死，籍沒時，仍入官，置圓明園。咸豐庚申，英法軍入都，園燬，而此馬為英人所得，遂置於倫敦博物院。

象牙瓜仁

嘉定南翔有寓僧虛舟者，俗家金華，蓄有狀似瓜仁之物，象牙所琢，一面畫十八學士，琴有絃，棋局有路，有子，筆筒中有筆，案上有卷，人俱並肩而立，一面有七言一絕，旁有年月日，下云「七

卻，竹勒左卻，一勒，空鐘轟而疾轉，聲清越以長。製徑寸，至八九寸。其放之，一人至三人。京師旗人類 能之。有快手羅者，即售此技於金陵，致小康。而麻瑞子較羅為尤精，則售技於京師。東西兩廟之集期，新年之廠甸，麻必在焉。有時以半段空鐘用繩扯之，飛至極 高，躍至極低，盤旋如意，雖兩輪去一，失重心力而不墜。觀者輒拍掌稱善，爭擲錢與之。

抖空中者，近於舞，京師新年，王孫貴姬皆喜為之，宮人亦多好焉。舞式為鷂子翻身、飛燕入雲、響鴿鈴。

陀螺

陀螺，幼童玩具，木製，如小空鐘，中實而無柄，繞以鞭之繩，卓於地，急掣其鞭，一掣，陀螺則轉，無聲也。視其緩而鞭之，轉之疾，正如卓立地上，頂光旋旋，影不動。

倒掖氣

劉比部體仁晨入朝，遇鬻群兒嬉戲之具，俗所謂倒掖氣者，指揮從人，買數枚，次第於馬上吹之，了無怍色。徐自笑曰：「此事可入彈章。」倒掖氣，即響葫蘆，小兒口啣，噓吸成聲，今亦謂之不登，噓吸作響，聲如不登也。

毽子

仁和高半農典史虞文有《詠毽子》詩云：「小插金雞尾，鞵幫踢最便。春風先送喜，俗送婿家催生禮盒，綴以毽子，云見子也。】稚子況能顛。眼疾從人巧，跡高謂我儇。輕狂直如許，繫得幾多錢。」毽子之製，以雞毛繫於錢，用足踢之。

粉犬

粉犬，捏粉作犬形，杭州之清明節物也，小兒多以為玩具。胡琅圃嘗有詩詠之，詩云：「宛然搖尾乞人憐，粔籹青紅滴粉妍。蹤逐餳簫吹過市，香分槐火試烹鮮。 守花解傍司花史，吠雪剛逢斷雪天。枸杞無苗春寂寂，齊廚連日禁炊煙。貨郎擔上鬧花攤，小掣金鈴入畫難。過想屠門人嚼蠟，舐餘藥鼎米成丹。梨焦貉子童謠唱，【《北史》：「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車轢、芻靈祖道看。春祖已過鄉飲酒，枌榆人散暮煙寒。」

蘇之虎邱多耍貨店，有以紙匣一，塑泥貓於蓋，塑泥鼠於中者，匣開則貓退鼠出，匣合則貓前鼠匿，若捕若避，各有機心，兒童爭購之，名貓捉老鼠。

胡桃祕戲圖

乾隆末葉，有售玩物於白門市中者，蓋擘兩半胡桃，去其肉而空其中，紐以細熟銅絲，俾可開闔，中用五色粉糌，捏成祕戲圖，懸之牀帳，巾舄皆具，不滿方寸之地，而陳設秩如，神情宛若也。

舟車類

行水行陸之具

舟以行水，江河湖海皆用之，車以行陸，山嶺【英屬香港之山，有鐵路汽車可上下。】平原當用之。行水之具，與舟同其作用者，有篷，有筏；行陸之具，與車同其作用者，有輿，有轎，有騎，皆所以便交通也。

萬牲園有舟有車

京師西直門外有萬牲園，農專試驗場也，實三貝子花園舊址。園中交通機關頗備，水行有舟，陸行有車。游人出賃價，即可乘之。車有後推者，則較前挽者為安適。

舟車並濟

有以船濟人者，而羊角車或肩輿至，亦載之以渡，蓋以車輿置之舟而人即坐於其中也。江、浙二省所在有之，以浙之錢塘江渡船為最大。

棕船、棕輿

康熙庚午、辛未間，有彝陵嚴總戎者，歸吳門，聲伎服食，師心造奇，以棕覆船，施於山塘游舫之上，製似茅亭，方而長，乃於前後

江浙婦女之使船

南人使船，北人使馬，古語有之。北方婦女之善騎，為南人所豔稱，而南方婦女之能弄船，則每多忽之。湘、鄂不必論，以舟女皆裹足，僅能為助手也。至於江蘇 及浙江之嘉興，其舟中婦女，以皆天足，故於撐篙、盪槳、曳縴、把舵之事，無不優為之，蒙霜露，狎風濤，不畏也，不怨也。

江蘇婦女搖渡船

江蘇之上海、揚州，有以婦女搖渡船者，皆天足也。間有二八女郎在其中，雖為風日所侵，膚色黧黑，而搔頭弄姿，無不修潔自好。上海之至浦東，揚州之至平山堂者，輒乘之。

滿江紅

滿江紅，船名，江淮之船也。船之門為斜面，其大小有一號至五號之別，五號最大。行時不論風之順逆，必使帆，以艣佐之。相傳明太祖初得和陽，欲圖江南，與 徐達乘小舟，於元旦渡江，舟子發口號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單八面威風。」太祖聞此吉語，大喜，與達躡足相慶。登極後，訪得之，遂官其猶子，並封其舟 而朱之，故稱滿江紅。自是以後，遂以舸而擴為巨舶。汽船、汽車未興之時，每駛行江、浙間，自清江浦以達杭州，載運往來南北之客。其後則生涯蕭索，與無錫快 等船，皆鮮有過而問之者矣。

南灣子

南灣子，江北之船也，其舟子率為高郵之邵伯人。駛行之航路，至鎮江而止。船艙之門直，極大者有七艙，極小者為二艙。不使帆，所用者篙艣而已。

無錫快

無錫快者，無錫人所泛之船也，往來於蘇之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倉，浙之杭州、嘉興、湖州。買櫂者問船之大小，則於單夾衖、雙夾衖之外，輒以若干檔 為答。檔者，舟師之代名詞也。其言檔也，曰幾個檔，即幾個人也。船艙之門為斜面，略如滿江紅。乘

小汽船拖帶船舶

滿江紅、無錫快諸舟之往來江、浙間也，固以汽船、汽車之大通而失其利市矣。其幸而僅存者，則富 貴之家以眷屬眾多，來往浙西之杭，嘉、湖，與蘇五屬之蘇、松、常、鎮、太者，特賃一舟而乘之，取其安適。而又以其駛行之遲緩，則別以小汽船曳之使行，俗所 謂拖帶者是也。行時，以鐵纜繫於汽船之尾，鼓輪直進，行駛自如。拖船之舟子，安坐無事，惟於轉折之時，偶一司舵而已。

網船

無錫有網船，視漁船為大，而小於無錫快。凡城鄉來往之十里八里者，皆乘之。

舢舨船

舢舨船，作紅色，船首繪兩魚目，上海有之，其篷有租界或警察局、捐務處發給執照所載之號碼，一船僅載兩三人，泛於中流，隨浪顛播，望之甚危，然失事者甚鮮。

划船

以竿進舟謂之划，而俗以用槳者為划，伸足推之，進行甚速。紹興人精此技，皆男子也，謂之划船，常往來於江、浙間。

艒艒船

江淮流民以船為家，凡吳越間之有水可通者，無不泛棹而去，妻孥雞犬，悉萃於中，船尾有以一人立而左右施槳者，俗謂之艒艒船。艒，音帽，小船也。蓋本於揚州方言，小舸謂之艖，艖謂之艒也。

艒艒船中之人，其於鄉里有家者，輒冬出春歸，歸而率其天足之婦女，從事田畝。農事畢，則扃門而又出矣，歲以為常。亦有自春徂冬，常年飄泊者。其船所至之 地，男子之業為皮匠，為拉車，女子之業為縫紉，俗謂之曰縫窮婆。若力作，若小負販，若拾荒，則男女老幼同任之。誠以其耐勞苦，忍飢寒，皆出於天性，而大多 數之

也。

海門之舟

浙江之海門，屬台州，舟甚陋，約長三丈餘，廣六七尺，上支竹箬以為篷，中無障，至夜，風甚大。艙中僅容二人，可坐不可立。

航船

浙江臨水州縣各鄉，皆有航船，男女老幼，雜處其中。以薄暮開駛者為多，解纜時，鳴鑼為號，以告大眾。郵政未通、信局未設之處，且為人寄遞函件，罔或誤。

班船

江蘇之稱航船也，曰班船，喻其往來有定，更番為代也。

廣州之船

廣州省河，船名不一，紫洞艇之外，有河頭船，專為載客遠行者，如赴任、赴差官員，則船價極廉，以可夾帶貨物也。若能包庇過關，不惟不取船價，並可賂遺輿臺，大差更不言而喻矣。又有低艙艇、孖舲艇、沙艇等，則專為渡送行人之用，而沙艇尤輕便也。

渡黃河之平底船

貴德城據中海之交，憑黃河之險，環居番族，夙號巖疆。凡黃河以南之蒙番出入，悉以貴德為總匯。市肆無丹噶爾之繁盛，然百貨駢集，估客蟻屯，亦互市要區 也。東十里至黃河岸，可乘舟渡黃河。河面寬二百餘步。舟平底，以巨木為之，一舟可坐五六十人，約兩小時之久而登岸，邊方舟子之操舟誠拙也。如隆冬，兩岸方 結冰，或秋冬水淺河涸，舟不能泊岸，又須背負以濟。貧民擁塞河干，爭負過客。操是業者，單衣蔽體，敗絮裹足，日得數十錢，聊以餬口。

松花江之

六人，小者二三人，稱曰，或有作威弧、威呼、威忽者，皆轉音也。剡木為獎，一人持之，左右運掉，其疾如飛。松花江冰凍時，即用以代馬槽。入山獵捕者，水則乘以渡，陸則負以行，殊便利也。

寧古塔樺皮船

寧古塔有樺皮船，以樺皮為之，止容一人，用兩頭槳。如出海捕魚，則負至海邊，置水中，得風，便自駛矣。

甘肅板船

甘肅所行駛之板船，頗似浙江之大划船，櫓舵略具，帆檣不施，無樓無篷，僅有艙以儲百貨。三月水生，循河套往來寧夏及山西包頭鎮，訖於七月，以運輸燕、晉各貨。俄、英、德、美諸商在甘省設公司市羊毛，亦用板船運載，輒循河套經山西，遵陸而達於天津以出口。

甘肅牛羊皮船

甘肅黃河中有牛皮船，其製船法，殺牛斷頭及蹄，刳腹，去其肉，以麻線縫之，一如原式，曝乾待用。用時，取二牛皮或四牛皮，上束以長木數梃，更於木上橫鋪 以板，則一船成矣。【製船愈大，則牛皮以數遞增。】浮於河，運輸貨物，槳舵不具，但憑一篙順流下，隨意所適。蓋名雖曰船，實則木簰也。登陸，則鬻其木板，以車載牛皮而歸。皮甚堅韌，亦可乘以渡河。又有羊皮船，其製法與牛皮船同，惟差小耳，極少，須用四羊皮縛於木下，乃能任重，亦有六羊或八羊者。黃河河流過 蘭州，出靖遠縣石峽入中衛縣境，乃不復見牛皮船而始見板船。乾隆朝，金川之役，阿文成公桂攻克美諾寨時，以皮船渡水，克小金川。僧克桑遁，澤旺降，遂進討 大金川。

羌海皮胡盧

有作羌海之游者，自一顆樹東行四十餘里渡黃河，河面寬百步，渡無舟。土人以羊脬裝足空氣，一人 繫於背，泅水以渡，名之曰皮胡盧。密縫牛皮作囊，留兩孔，鼓空氣吹之，膨膨然如五石匏，重載不沈，名之曰大胡盧。若僅一二囊，猶不可渡。蓋以中流旋轉，人力無所施，必隨流而下也。或六或九，多或十餘，聯而為一，四周縛以巨木，後懸一木如舵，中立一木如桅，可張帆，可施槳也。

「余生杭州，姓杭氏，他日擬製湖舟，取一葦杭之之意，題曰杭杭杭。前人有軒軒軒、堂堂堂、亭亭亭諸題榜，不自余作古矣。」

琖飯船

杭州西湖所有之船，惟雲林寺琖飯船有帆，每日色初晏，渡湖而歸，船中僧齊聲梵吹，游人以此為返櫂之節。張仲雅嘗有詩詠之曰：「一片湖光起暮煙，夕陽西下水如天。蒲帆影裏千聲佛，知是雲林琖飯船。」

再到行亭

阮文達公元撫浙時，既濬西湖，作一墩，在湖心亭旁。落成，又造一舟，命陳曼生題榜，曰再到行亭。

西湖游船之題額

道光時，杭州西湖多游船，船名皆甚雅。琴書詩畫船，為屠琴隖題額。綠楊陰裏小行窩，為孫子瀟題額，相傳為王仲瞿孝廉所有。若蓬萊舫，則為趙次閑題額。若泊宅，則為汪鐵樵千戎題額。又有半湖春、四壁花、宜春舫、十丈蓮、煙水浮家、小天隨等，亦皆堪游憩也。

用作楫、凱橈

蔣果敏公益澧開藩兩浙時，恢復會垣，嘗造兩舟以娛軍士，大者曰用作楫，小者曰凱橈。

小浮梅俞

杭州西湖有小浮梅俞，德清俞蔭甫太史樾之舟也，門下士仁和徐花農侍郎琪為製之。其自跋曰：「花農為吾造小舟，或擬襲用余吳下池中小浮梅之名，又擬名以俞 舫，余因合而名之曰小浮梅俞。蓋俞之本義，《說文》云，舟也，猶曰小浮梅舟云爾。嗟乎！人生斯世，養空而浮，當知吾一俞也，勿曰俞必屬我也。」

雲舫

云：「三十里光景無邊，開口問西湖，可能都變作尊中綠酒？七百年風流未歇，從頭數南渡，幾曾見銷盡鍋裏黃金。」

薛舫

全椒薛慰農觀察時雨罷守杭州，主講崇文書院，嘗召集其門下士課文於湖舫，又為湖舫詩社，與諸老輩酣嬉於西湖，極一時風雅之盛。去杭日，門下士闢鳳林寺隙地，搆屋一楹，顏曰薛廬，別造一舟，仍名薛舫。

花艇

光緒時，嶺南以花艇著稱於世。花艇者，妓所居之船也。後以火刼禁止，遂皆上陸，鶯鶯燕燕，不復泛宅浮家矣。船有樓，其下有廳事，可設席，謂之開廳。開廳 必以夕，海風泠然，列炬如晝，珍錯紛沓，絲竹嗷嘈。上者在穀阜，次者在迎珠街。然雖號稱為舟，而鐵纜繫之，屹然不動，幾忘其在水中央也。

姻緣艇

姻緣艇，廣州珠江有之。蓋穗垣高等妓女，雖於花艇列房而居，然房至隘，酒闌夜深，無以留髡，則相將就宿於別艇。艇容積不寬，而陳設甚雅，俗謂之姻緣艇，一曰鴛鴦艇，蓋專為卜夜而設也。羊城譚壽伯曾於《珠江竹枝詞》中詠之云，「江干煙柳碧如絲，隔水人來唱《竹枝》。記得定情三五夜，姻緣艇上月明時。」

紫洞艇

游船以廣州為最華縟，杭、蘇、江寧、無錫不及也。船式不一，其總名曰紫洞艇。咸豐時，長沙周壽昌有《詠紫洞艇》七絕，詩云：「拉雜春風奏管弦，排當夜月 供珍鮮。流蘇百結珠燈照，知是誰家紫洞船。」「沙鍋沙快橫樓矗，快蟹船連畫舫排。【以上五種皆船名，惟橫樓最大。】郎意不如雙槳密，早朝催去晚潮回。」「四面珠簾捲玉鉤，連檣沙尾泊中流。分明一曲清溪水，只少秦淮十里樓。」「二八亞姑拍浪浮，十三妹仔【音崽。】學梳頭。琵琶彈出酸心調，到處盲姑唱粵 謳。」「海南果熟不知霜，五角羊桃觸鼻香。丹荔黃蕉都過了，熱橙熱蔗滿街嘗。」【冬時香橙、甘蔗俱用蒸食，呼為熱橙、熱蔗。】「珠娘裝束學吳娃，窄袖青衫 短玉釵。真有膚圓光緻緻，凌波不用鳳頭鞋。」【珠娘有極美者，冬時亦白足見客。】「珠水源分卅六江，東西雲湧髻丫雙。素馨莫問遺宮

濬河機器之狀如舟，大亦如之者曰挖河船，以鐵為之，底有機器，上有機架，形如人臂，能挖起河底之泥，重載萬斤，置之於岸，旋轉最靈。光緒初，天津機器局造成試用，曰直隸挖河船，用以濬大清河。

撈泥船

南中農隙，鄉人輒掉小船於河，撈其泥，以舟載之歸，儲以壅田，曰撈泥船。蘇州、松江、嘉興等郡，雖婦女亦優為之。撈時，須植立於船中，婦女皆天足，故雖歷時甚久，而不以為勞也。

漁船

江蘇、浙西皆有漁船，一舸中流，妻孥並載。每至日將下舂時，漁人輒命其婦姑弱女，各擔其竟目所獲之魚蝦蜃蛤，入市販之。野花插鬢，掩映斜陽，大踏步而來，低聲喚買。朱劍芝以為此即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之自然入聽者也。

槍船

咸、同間，蘇州有費玉成者，名秀元，慷慨任俠，鄉里少年屠販飲博之徒多從之遊。當事始裁抑之，繼知其材可用也，保舉至都司，郡紳韓履卿都轉崇亦極稱之。時方奉札募槍船，巡防葑門。聞寇已入胥門，知時勢不可為，急率死士至仁孝里，挾履卿出。履卿至周莊，憤鬱成疾，旋往上海，輾轉至海門，客死焉。玉成仍益募槍船，為保衛鄉里，徐圖恢復計。槍船者，南鄉小艇，艣一槳一，火槍二三枝，行水面若飛，居民用以獵禽，有事，則資以禦盜者也。其始制甚小，每船僅容三四人，後漸擴充，增設擡槍、洋礮，於是制益精而用益廣，內河水師恃為羽翼矣。費氏所屬殆有數百艘。

礮艦

礮艦為海防艦之一種，功用略同。惟礮艦體輕，喫水淺，能航行於淺海江河。

魚雷艇

於暗夜雨雪中或戰鬬時礮煙之下，駛近敵艦，發射魚雷以轟沈之。大者從艦隊之後，遠出海洋，或離隊獨行，小者備港灣中之用。

魚雷母艇

魚雷艇體小，不能載重，又不能遠射大洋，於是有魚雷母艇以為裝載兵器、煤糧，接濟魚雷艇，有時載運魚雷越海，以為攻敵之用。

魚雷礮艇

魚雷礮艇，所以攻擊魚雷艇者，其功用與魚雷驅逐艦同。

魚雷驅逐艦

魚雷驅逐艦速力最強，裝置速射礮、機關礮等，能追魚雷艇而破壞之。艦中亦備魚雷，為轟擊敵艦之用。以其駛行迅速，故又可用以偵探敵情。

周青士附赤馬船入泖

嘉興周青士，名篔。嘗至嘉善，獨行於岸，見有赤馬船縛布為帆，問焉往，船人以入泖對。乃思就九峰訪故人，亦良得，乃請附載。比及泖，則已暝，船人促登 陸。倀倀無所之，忽望見有僧廬，即闖入。小沙彌見之駭，強令出，乃步琉璃鐙下，睹壁間所揭詩牋，中有己作，因指示沙彌曰：「吾詩人耳，非賊也。」沙彌以語 主僧，為煮白飯，止其宿。詰朝，自泖達九峰，抵華亭，遂訪高士吳騏、王光承之居，兼旬乃返。

周櫟園詠漕篷船

漕篷船前狹後廣，閩之延平、建寧有之。周櫟園侍郎《閩茶曲》有句云：「鴨母船開朱殷紅。」即謂是也。

周櫟園、潘次耕詠白板艖

閩之延平、建寧二郡，船行屹嚙間，全藉篙力。板薄，不過數分，不假丹漆。周櫟園詩云「黯淡灘頭白板艖」是也。又潘次耕《溪行

吳中林、查嗣瑮詠清流船

錢唐吳中林太守廷華嘗守福建之興化，有詠清流船詩，詩云：「五篙何處賦招招，一片雲帆近大橋生。怕橫山溪水急，開船趁得午時潮。」【橫山梅溪水東下，船 必乘潮而西，乃得濟。】「篷如半月壓船舷，只許侏儒自在眠。桅腳開窗方尺五，居然小有洞中天。」「荒村破曉一雞鳴，朝日山頭漸次明。不似惜花春起早，擁衾 徐聽戛鍋聲。」【天明，爨者戛鍋，舟人乃起。】「不為和羹佐傳巖，何曾忘味有蘇髯。上游玉粒成斤換，水口關頭爭食鹽。」【上游鹽價甚昂，舟人多私載覓利，水口設官巡查，許貯食鹽五十斤。】「如戟如刀千萬鋒，羊腸鳥道水溶溶。鐵稍公自誇能事，不怕崚嶒石有鋒。」「花豬肥肉玉如肪，還買河魚一尺強。菡萏灘高明 日過，晚來先獻九龍王。」【舟人專祀九龍山，蓋九瀧灘神也。】「鐵腳層冰未覺寒，百錢水袴費艱難。赤身不怕陽侯怪，笑踏波濤過淺灘。」【水袴長不滿尺，入 水著之。】「村醪無過壓茅柴，秫米朝蒸甕晚開。一飯便浮三大白，餔糟不待漉巾來。」「樵蘇水畔一舟橫，留得青山客不爭。柯斧滿林誰是主，白雲深處聽丁 丁。」「上水艱難千里多，柴枝米粒易消磨。今朝到岸都歡喜，小武當山一笑過。」【山在浦邑之南。】海寧查侍讀嗣瑮嘗偕梅定九、朱字綠、張青雨過建灘作詩，其一云：「初登清流船，船小妨內【入聲。】首。一龕不盈丈，兀兀坐卯酉。及經火燒灘，灘淺尚難受。此地昔嶮峽，山根蟠地厚。傳聞用火攻，石爛洩水口。一線 鑿凶門，乖龍渴逾吼。榕城百水驛，硉矹十八九。直宜捨舟楫，復事牛馬走。一笑謝長年，毀車吾已久。」其二云：「似罄眾灘石，力聚堆一門。寧知跬步間，灘轉 石愈繁。大者各磊落，五嶽分位尊。小者尤縱橫，八陣連雲屯。此方昔割據，局促開乾坤。霸氣鬱未消，石勢猶併吞。撫茲一長歎，恃暴安足存。」其三云：「積陰 埋幽壑，灣環萬古黑。形氣所軋成，變幻謝繩墨，位置踰人工，并非造化力。欲以五字詩，竭意作鐫刻。有如草閒虎，屢射鏃不沒。安得鍊石手，叱汝變五色。」其 四云：「石勢逞雄傑，欲遣水鬱盤。水從排空來，鐵鎖不可攔。有時千百丈，掣電飛雲端。有時五三折，陡起咫尺間。兩怒各未平，白晝蛟龍搏。舟子力難恃，應變 須神完。倒纜挽逆篙，如作壁上觀。決機在針鋒，脫險過彈丸。」其五云：「水亦自相鬬，直立高於屋。我舟擲水底，低受浪不足。如逢吞舟魚，突過滿魚腹。驚雷 雜風雨，眩轉失耳目。一躍出重圍，天晴山水綠。」其六云：「山形乍開豁，灘怒似少息。蕩槳聊咿啞，夷猶弛腕力。我亦攬幽賞，微吟意稍適。有石聲砉然，忽破 船底入。水面石可防，水中石難測。君子慎履坦，索塗須擿埴。」其七云：「造舟爾何人，斲木如紙薄。常恐遭魚龍，未足當一攫。豈知逢擊觸，善受賴柔弱。百折 付一招，繞指霹靂作。彎環象運鼻，屈曲蛇赴壑。招招真吾友，性命卬汝託。」其八云：「下水例買米，上水例買鹽。買米利無幾，買鹽贏倍添。利多非汝福，官府 禁最

若輕，米賤汝勿嫌。」

鮑倚雲乘清流船

閩船之篙 師，多清流縣人。船身甚長，即清流船也。客篷分五之二，其外容四人打槳之地，頭尾駕兩划以分水勢，長各丈餘，絡以巨石，重百鈞。篙師坐船頭，高視灘孔，作 虎踞勢，如與灘鬬，間不容髮，有「紙船鐵艄公」之諺。船製不一，視其木，率軟薄而碎，以鐵皮鐵釘密鈐之，如不可恃。乾隆癸亥秋，歙縣鮑倚雲自永春下泉州， 每下一灘，其危如墮，船底作磔裂聲，罅縫千條水號號上湧如泉咽，篙師不懼也。

鮑西岡欲製坐吟輈

鮑銓，宇西岡，京師 之漢軍人，嘗為長興令。其在長興時搆一舫，取唐張志和語，題以扁，日往來苕霅間。暇日數與錢唐詩人金壽門褰裳臨汎，啜茗清談，命工寫為《雙溪詩話圖》，邑 人嘖嘖倚為佳話。北歸以來，杜門屏跡，每於春秋勝日，思欲徧游西山，徒有許掾之情，苦抱深明之疾，是以因循而不可得。比聞鄰人造車，詢其值，僅十金，度一 驢之資不過五六金而已，於是欣然動念，擬置一乘，為消遙山野之具。顧橐中羞澀，未能猝辦，預製一詩一銘以識之，并字之曰坐吟輈，示不與尋常車等也，異日儻 或遂其欲，不與吳興故事並傳耶？詩曰：「行宜陸，居當屋。像飛蓬，利長轂。輪已膏，驢已粟。尋吾詩，向巖谷。」

馬嶰谷之舟如仙槎

馬嶰谷嘗以己意命匠人造一舟，異常製，每乘之以游大江南北，清潔幽雅，見之者謂其如仙槎也。

和珅有獨木舟

乾隆時，和珅當國，威震中外。福建布政某承辦材木，得一香樟，大十餘圍，高矗霄漢，乃伐而獻於珅，自漳至京，運費至銀三千餘兩。珅命匠刳削雕刻為一舟。 舟成，長四丈餘，廣一丈六尺，不加髹漆，香氣馥郁，名曰獨木舟。上為樓船形，艙舷寬敞，可容百人，中有鏡臺、書室，紅軒碧廚，上築臺榭，後植花木，吳省蘭 嘗為之作記焉。

舟成，珅未嘗一臨坐。及事敗，沒入禁中。仁宗見而歎曰：「是奴

海，不一坐，目為妖物，比之宋陸放翁之南園焉。

兩駁集貲造船

張樵野侍郎陰桓至美，某領事上書言，旅外商民，願集貲造船，無事則商家運貨，有事則備國家之用。張據以咨總署，總署謂恐輕易啟釁，力駁之。已而張入總署，薛叔耘京卿福成出使英、法，復申前說，張亦駁之，蓋己所不能成之事，亦不欲人成之也。

簰

簰編木為之，用以渡水。設肆售木者之轉運，每將木聯綴成簰，使其順流而下。司簰之人，即編茅為篷以居其上，旅客有附之者。且郵政未興之時，信局未設之處，亦為人寄遞書物也。

筏

筏為竹所聯綴，藉以渡水之用。設肆售竹者以之轉運，略如木簰。其司筏者，亦為人寄遞書物，旅客且可附之以行，惟不能剋期而至，與簰同。

汽車

汽車，俗稱火車，又稱火輪車。其製以汽機為原動力，曳引客車、貨車行駛於鐵路之上。其裝設汽機之車，謂之機關車，俗稱車頭。

小汽車

英人杜蘭德於同治乙丑七月，以長可里許之小鐵路一條，敷於京師永寧門外之平地，以小汽車駛其上，迅疾如飛，京人詫為妖物。旋經步軍統領飭令拆卸，群疑始息。自是而後，遂有淞滬鐵路矣。

利用汽車

天津初創汽車，先試行於租界土路，又以載貨車一輛繫其後，令中外五十人坐車中，分三等，駐津英領事與我國官員居上等，從人坐其下，車外四周則雜賓也。試行一周，便捷而精美，華人咸鼓掌稱

慢車、快車

鐵路開車之速率，有慢車及快車、特別快車三種。吾國通行之快車，每一小時約二十六哩，尤快者約三十哩。歐美各國，則自四十五哩至五十五哩，尤快者七十五哩至八十哩。特別快車者，謂沿途之小站不停，較他種車為尤速也。

花車

花車為汽車之一，以頭等車或頭等臥車為之，其中陳設無異常時，惟於門於窗紮花為綵，緣於門及窗以為飾。花則五色具備，綴於松柏枝。政界於迎送長官時用之，藉表優待之意也。

手搖車

手搖車，鐵路執事人所乘，於汽車開後以要事來往於各站者也。車有輪，行於軌，僅容六七人，以手搖之，並樹紅旗以進駛，使汽車之司機者得瞭見之，不至相撞也。客有要事而不及附乘汽車者，亦可出資雇之。

皇帝五輅

國朝初制，玉輅、大輅、大馬輦、小馬輦、香步輦，並稱五輦。大朝日，設於太和門東。乾隆癸亥，改大輅為金輅，大馬輦為象輅，小馬輦為革輅，香步輦為木輅，玉輅仍舊，並為五輅。戊辰，欽定五輅之制。

玉輅，木質髹朱，圓蓋方軫，飾以青，銜玉圓版四。冠金圓頂，鏤金垂雲承之。簷帖鏤金雲版三層。青緞垂幨亦三層，繡金雲龍及羽文相間。繫繡金青緞帶四，屬於軫。四柱繪以金龍。門垂朱簾，四面各三。環座以朱闌，飾間金彩。闌內周布花毯，中設金雲龍寶座。兩輪各有十八，鏤花飾金。貫以軸轅二，兩端飾金龍首尾。後建太常十有二斿，青緞為之，綫繡日月五星，斿繡二十八宿，裏俱繡金龍，下垂五彩流蘇。扞攢竹髹朱，左加闟戟。右 飾龍首，並綴朱旄五，垂青緌。外用納陛五級，左右闌皆髹朱，飾金彩。駕象一，靷以朱絨紃。陳設時，行馬二承轅，亦髹朱直竿，兩端鉆以銅。

金輅，圓蓋方軫，飾以黃，銜金圓版四。黃緞垂幨三層，繫黃緞帶

木輅，圓蓋方軫，飾以黑，銜花梨圓版四。黑緞垂幨三層，繫黑緞帶四，屬於軫。後建大麾十有二斿，各繡神武。服馬二，驂馬四，設游環和鈴。

象輅，圓蓋方軫，飾以紅，銜象牙圓版四。紅緞垂幨三層，繫紅緞帶四，屬於軫。後建大赤十有二斿，各繡金鳳。服馬二，驂馬六，設游環和鈴。

革輅，圓蓋方軫，飾以泥銀，銜圓黃革四。白緞垂幨三層，繫白緞帶四，屬於軫。後建大白十有二斿，各繡金虎。服馬一，驂馬三，設游環和鈴。餘俱如玉輅，大駕鹵簿，法駕鹵簿用之。過大朝會，則設於午門外。

皇帝輦輿

國朝初制，皇帝祀天地，並乘涼步輦，陞殿之日，陳於太和門東。乾隆壬戌，定大祀，親詣行禮，均乘禮輿。出宮，至太和門，乘輦。又奉旨，凡遇祀畢還宮，均 備禮輿，永為定例。戊辰，始造玉輦，改涼步輦為金輦。大祀南郊乘玉輦，北郊、太廟、社稷壇乘金輦，其餘朝日、夕月、耕耤以下等祀，均乘禮輿。遇朝會，則並 設於太和門外。駕出入，御步輿。行幸，御輕步輿。是年，乃欽定輦輿之制。玉輦，木質髹朱，圓蓋方座，飾以青銜玉版四。冠金圓頂，鏤金垂雲承之。曲梁四垂，端為金雲葉。青緞重幨，周為襞積，繡金龍，繫黃絨紃四，屬於座隅。柱繪雲龍。冬垂青氈門幃，夏易以朱簾，黑緞緣，四面各三。座綴版二層，上繪彩雲，下繪金雲，環以朱闌，飾間金彩。闌內周布花毯，中設金雲龍寶座，左列銅鼎，右植服劍。內列四轅，兩端銜金龍首尾，外用納陛五級，左右闌皆髹朱，亦飾金彩，舁以三 十六人。大駕用之。金輦，圓蓋方軫，飾以泥金銜金圓版四。冠金圓頂，黃緞垂幨，冬垂黃氈門幃，夏以朱簾，黑緞緣，四面各三。座環以朱闌。內外四轅，舁以二 十八人。法駕用之。禮輿，柟質，上為穹蓋二層，上八角，飾金行龍，下四角，飾亦如之。冠金圓頂，鏤金雲承之，銜以雜寶。明黃緞垂幨，繡金雲龍。四柱飾蟠 龍，門端及左右闌飾雲龍，皆鏤金。內為金龍寶座，幃用明黃雲緞紗氈，各惟其時。左右啟櫺，夏用藍紗，冬用玻璃。直轅二，大橫杆二，小橫杆四，肩杆八，皆髹 朱，繪以金雲龍。橫鉆以銅，縱加金雲龍首尾。舁十六人。法駕用之。步輿，木質，塗金，不施幰。中為盤龍座，冬施紫貂坐具，夏以明黃裝緞。四足為螭首虎爪，承以圓珠，周繪雲龍踏几，籠以黃緞。直轅二，大橫杆二，中為雙龍首相對，小橫杆四，舁以十六人。鑾駕用之。輕步輿，木質，髹朱，不施幰。象牙為之座，踏几 髹以金。直轅二，加銅龍首尾。大橫杆二，小橫杆四，肩杆八，皆鉆以銅，餘俱如步輿。騎駕用之。

都人游南頂者，有跑快車之風，大抵在前門外天橋一帶，其地空曠，車行至此，必長驅鬬捷，然往往有敗轅脫輻之虞。

敞車

敞車者，無掩蔽，露行於城市郊野者也。其賃資，計當十錢五枚，可行五里，一車可容十餘人。

黑車

京師有某某數處，為黑車停駐待客之所。黑車者，夜行無燈，密遮車窗，使乘客不知所經之途徑，故謂之黑。某處有茶肆，欲乘此車者，往飲茶，並預習其一定之 隱語，與茶博士言之。茶博士即以隱語為之招一車至，不議車價，來客亦不必與車夫交一言，徑上車，車夫即為之送至一宅，推客下車。車夫又以隱語告宅中之人， 匆匆竟去。即有婢女持燈，引客入一所，如巨家之繡闥者，凡所身歷，無殊劉阮之入天台也。凌晨，車夫呼門，復匆匆送之原處，亦不索車值也。

楚北 郎中章某，美丰儀，宦京師，嘗為友招飲於酒樓。宵分劇醉，家中車不至，躑躅獨行，過一委巷，有車轔轔然來。章以為家所遣也，招之，跨而上車行，縱橫曲折， 莫辨東西。久之，至朱門之側，石級十重，危牆數丈。章甫下，御者遽以物幕其首，曳以行。章大駭，然不能支持，覺前後左右凡有數人，或推或挽，踰門閾甚多。 俄至一所，眾為解其幕，視左右，則美婢二三人，明眸巧睞，吹氣如蘭。視其處，則畫堂明燭，珠簾半掩，地上五文鴛錦，著履皆柔。堂中獸爐一，香氣徐熏，彌滿 一室。章倉皇無措，亟詢婢，婢笑曰：「既甘心來此，何問為！」俄而屏後一麗人姍姍來，既至前，見章曰：「噫，此非某郎也？」顧長婢曰：「汝亦不審耶？」婢 曰：「此皆某誤事，今乃如此！」章木立不敢動，見長婢向麗人耳語久之。麗人面微赧，入屏風後，數婢推章入他室。章此時漸已了解，顧心尚微怯，即聽婢所為。 婢為易衣膏沐，歷一時許，始葳事。時麗人已低鬟微笑，立堂前。婢持酒肴來，令章就麗人同坐。章不能多食，婢執壺力勸，章勉飲數杯，麗人亦微有酒意。婢撤肴饌送歸寢，衾褥華潔。章中夜醒，酒渴思茶，視麗人睡已熟，牀前一几，上有水果數枚，伸臂探取之。時燈已欲燼，手誤觸一物，堅且方，疑為印章，即納枕畔，更 攫果。食方半，聞叩門聲，麗人驚醒，促章同起披衣，即潛納印章於囊中，欲以為徵。比出門，婢仍冪之如前。登車至家，天未明也。出印視之，象牙小方形，上刻 某某啟事，章大駭汗。蓋某某者，滿某部侍郎，章即其部之郎中也。越數年，某某沒，始敢以告人。

勉齋至是始憶及丙戌廷試後，曾飲於清華齋，其主人實為劉梅軒也。然其店固無恙，疑車夫妄語，乃佯謝曰：「余實不能憶矣，請面我。」車夫反顧，勉齋審之信，驚曰：「果劉梅翁也。然則於何時改業，且奚為而改業？瓷器店尚在，今屬誰？」劉乃歎曰：「是何必問，蕩子之末路耳。」勉齋曰：「固也，盍詳言之。」劉曰：「小人初設肆，生涯頗不惡，乃以飽煖思淫慾，日作冶游，置營業而不顧。曾幾何時，漸就衰落，乃以店售於陳姓，因舊牌號已馳譽遐邇，故未更也。」勉齋曰：「君之車出自租賃，抑自有？」曰：「此我所自備。」勉齋曰：「置此資本，亦非微末，君既窮困，安得辦？」劉曰：「我前者流連忘反時，固早知有今日，而先為之備，雖揮霍逾萬，篋中猶儲百金，不肯用。至是，則發金購騾及車，而之市載客焉。當余發軔之始，苦不識道路，往往誤客事。後乃購街道圖一幅，日夕展覽，於驅車時亦攜之，若指南針然。又嘗驅空車往來各胡同以印證之，不數日，而九門內外，縱橫曲直，信所之，無稍誤，且知趨捷徑矣。」勉齋曰：「一歲所獲幾何？」則曰：「約二百金，差足自給，不致餓死填溝壑而已。」勉齋聞之悵然。

包趕程之車

同治以前，行陸路來往京師者，有急事，則千里長途，駕騾車，戴星而行，數日可達，謂之包趕程。

車

黑龍江向無各項車輛，有達呼爾隨意用柳條編造者。曰車，輪不甚圓，不求準直，軸徑如椽，而載重致遠，不資轂輞，且以山路崎嶇，時防損折，動以斧鑿隨之。曳車者為牛。一人嘗御三五輛，載糧穀柴草類。然富人乘車，亦用氈毳為蓋，以蔽風雪。間亦有用樺皮，或如棺木者，別號樺皮車，東西布特哈多有之。

車圍

嘉峪關外之西為伊犁、哈密，和闐，再西曰南八城。欲至其再西，必經瀚海，行旅必聯合大車四輛，路宿則以之作圍。翌晨起視，則四車中央之隙地，沙厚數尺，四圍如壁，而中則積沙也。苟不如是，則入夜風烈，車必傾倒，人多埋於沙中，窒息而死。瀚海無路，車行需指南針。世傳行必中道，否則掉入沙中者，誤也。

台車

步，頭等座中則更絕無僅有。於是西人假優待婦女之名，以為招徠，於周行某處至某處之路，所號稱圓路者，許婦女出三等車資而坐頭等。殆亦揣摩華人心理，意謂車有婦女，則尋芳獵豔之男子自必相率偕來。自是不及一年，其 營業果日益發達，而幽期密約之事，亦出之於車中矣。

徐新華嘗曰：「滬上通行電車，始於光緒戊申，此為縮短里程寶貴光陰而設，繁盛之都會，誠不 可少。且上海租界日闢，戶口日增，歐人創之，宜哉！然吾國人之能知寶貴光陰者，百不一覯，乘客之眾，亦惟利其賃價低廉耳。同學某嗜讀，手不釋卷，然出行，輒乘腕車，若不知電車之可節日力者。余嘗請其故，某笑曰：『余不得已而僑居租界，日用所需，舶來品多矣，奚有於電車！然吾伏案終日，乘此腕車，徜徉片時，於光陰亦不為耗。況租界電車，率為外人資本，非衣食住各物之尚有國產也。且吾之乘坐腕車，亦尚有深意存於其間。吾固不知社會主義者，然當此時代，工藝不 興，游民日多，無所託足，盡人而乘電車，則車夫失業，皆將流為盜賊。吾乘腕車，亦均貧富之一端耳。乘電車者，亦未必皆有職業，皆好求學，於惜陰二字，又何 言焉。』」新華，珂之女也。

國人之喜乘電車也，固以無愛國心而然。惟一觀於貧人之趨之若鶩，則又可知國人之怠惰性成，不可救藥矣。蓋以粗足自給之人，節衣縮食，視一錢如性命，而乃甘心捨此二三枚之銅幣，無所顧惜，或且以工作往還，晨夕乘坐，謂非好逸惡勞，夫誰信之！

有陶星卿者，富人也，喜乘電車，常語金奇丁曰：「吾之乘電車也，非節費也，實以腕車之以人代馬，心有不忍，不欲同人道於牛馬耳。且寶貴光陰，取其捷也。」奇丁曰：「然則君何不乘馬車乎？且電車隨在停頓，不得自主，較之馬車，行緩多矣，豈未之見耶？」星卿聞之，不能答。

摩托車

摩托車，俗稱汽車，又稱機器車，日本謂之自動車，京師、天津、上海多有之，用揮發油漲力或蒸汽力、電力等以動之。用揮發油者最多，其速度每一小時能行一百餘里。

周湘雲蓄第一號摩托車

鄞有周湘雲名鴻蓀者，席父蔭，納粟為候選道，居上海公共租界牛莊路，闢園於長浜路中，曰學圃，占地二十八畝。其出入也，恆以摩托車。夕陽在地，鄰人聞汽笛聲嗚嗚，則必曰周觀察歸矣。

稅於工部局，請領填有記號之執照。是車之初運華也，為光緒丙午，湘雲首購之，遂為第一號。而西人好勝，恥第一號之為華人所得也，宣統時，使人言於湘雲，願餽銀幣五千圓，取消第一號，湘雲不允。

湘雲之所以得第一號者，以其時麾托車初行，西人且尚未購也。而西人富虛榮心，不欲落華人之後，凡有記號者，必自得之，以裒然居首為幸。如電話，【俗稱德律風。】如馬車，其第一號，皆西人也，此所以不借重資而欲贖之於湘雲也。

上海馬車兜圈子

俗所謂之馬車，與北方之騾車偶駕以馬者大異，西人所創，而吾國仿為之者也。有曰船式者，制如舟。有曰轎式者，制如輿。有曰皮篷者，上有篷，可張可弛。其 輪或四或二，四輪則二大二小，二輪者輪甚大而車甚高，譯音曰亨斯姆。駕車之馬，普通為一，兩馬者少。御者必二人，皆華服，或且詭異，且有戴無頂帶之禮冠 者，涼帽、暖帽惟其時。

兜圈子者，滬人乘坐馬車，周行繁盛處所之謂也。初至滬者及青年之男女皆好之，招搖過市，藉以自炫，曰出風頭。其有女子 同車者，非盡眷屬，妓院之名姬及其傭亦或與焉。兜圈子者，例於福州路登車，自山東路之麥家圈，進廣東路之寶善街，出北海路，沿跑馬場，過中泥城橋，至靜安 寺路之味莼園。歸途由南京路經山東路之望平街，轉福州路，沿跑馬場，進北海路，由廣東路之寶善街，至河南路之棋盤街，進福州路，轉東至黃浦灘路，進南京 路，由湖北路之大興街，至福州路下車。如是而繞行一周，所謂圈子者是也。

腕車

腕車者，兩輪，兩車柄，一坐箱，有幕 可舒張，以禦風雨，一人以手腕挽之，使車前行，故名。創於日本，而輸入我國，商埠盛行，滬尤多。一曰人力車，言其專用人力，不煩牛馬驢騾也。而流俗不察， 呼之曰東洋車，則大謬。蓋吾國亦在太平洋，不能以東洋二字代表日本，此亦足見國人之無國家觀念也。

有自製腕車者，其形式類於轎式之馬車，居其中者，可蔽雨，可避風，自安適矣。而車之重量，亦必倍於尋常，挽之而疾馳者，猶一人也，此誠同人道於牛馬矣。金奇丁在滬，每乘腕車，輒憫之，必優給酬資，且不促其疾行，而又告之曰：「方食不可疾行，防腸痛也。」

王子樵客滬，一日，自梵王渡雇腕車至靜安寺，願出銅幣七枚，以作車資。兩車前迎爭客，至互詈，乃問其乙曰：「車資減三銅元，去否？」搖首不答。乃乘甲車去，而仍與以足資。

周月生為腕車夫所紿

旅客初至滬，恆為車夫所紿。有自紹興至滬之周月生者，居公共租界福州路某旅館，其地距青蓮閣茶肆，數十武而近，以不諳路徑，乃覓腕車以代步。車夫欺其為 鄉愚也，索賃資銀幣二角，月生諾。車夫乃曳之至河南路，向東經廣東路，仍折回福州路而始至閣前，令下車，猶謂途長值廉也。月生登樓啜茗，遇其友林子安。少 選，子安送之回逆旅，月生始恍然悟，而恨車夫之狡矣。

俞理安不蓄腕車

俞理安僑滬久，居城中，以服務於天津路之敦大 錢肆，日夕往來，蓄人力車以代步。未幾而其子肄業於新閘之某校，亦思蓄一車，請於理安。理安不允。曰：「爾可宿於校。我若增一車，則必有人知而來借者矣。 卻之，則為人所怨；許之，則不勝其煩。而豢傭之費，修車之資，皆於我乎取，我果何所為而為耶？懷獻侯曰，有車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羊角車

羊角車，獨輪小車也，南北皆有之，一人挽之於前，一人推之於後，亦有無挽而僅有推者，行時，其聲軋軋然。兩旁為乘客之座，齊魯間有鋪以墊者，乘之頗安適。唐時所謂羊頭車子者是也。上海繅絲婦女之往來皆乘之。

塌車

塌車面積甚大，以一寸強之厚木為板，專以載物，任重可數千斤，前挽後推，人數之多寡，視重量以定之。輪在兩旁適中之地，以卸載時可使一端之物，傾嚮於 下，隨斜面而落也。謂之塌車者，塌，低下也，墮也。或曰，塌宜作榻，故又有板車之名，則以其板長廣，可睡人而有類於榻也。

灑水車，灑水於道時所用者也。車有方木櫃，可儲水數十擔，櫃後橫鐵管一，遍鑿細孔，其管上通水櫃，內設樞杻。用時以索掣開，水即從管孔噴出，勢如驟雨，驅馬疾行，約可灑半里許。

腳踏車

腳踏車，即自轉車也。兩輪前後直立，前輪有柄夾持，可左右以正方向，後輪之側附以鋼鍊，與曲拐相聯。乘者以腳踏曲拐，使鍊牽轉後輪，前輪亦隨之而轉，以 向前進行。慮妨行人，則振鈴以告。男子所用與婦女所用者，異其式。又有用汽力者，年少子弟輒喜乘之，以其轉折靈捷而自由也。我國婦女乘之者絕少。

龍尾車

華亭諸生徐朝俊，承家學，嫻渾天理數。嘉慶己巳，製龍尾車，為灌田之用。一車以一童運之，進水退水，無立踏、坐踏之勞。

搖車

寧古塔人之生子也，方彌月，即置之搖車。車以柳絲作圈，每端有兩孔，以長皮條穿之，內外彩畫，且有響鈴。其中墊薄板，懸於梁，離地三四尺。帶縛嬰孩，使不得動，哭則乳之，乳之而猶哭，則搖之，口唸「巴不力」三字，如吳江之唸嗄喏喏也。

囚車

刑人於市曹也，以車載之往。車無蓋，曰囚車。有壯士挾刀夾之，懼其逸也。車之無蓋音，意若曰汝之首且將落矣。

冰車

冰車，俗名拖犁，一名凌犁，又名托犁，俗呼冰排子。其形方二蚱，妝口，可容三四人，高僅半尺餘。上鋪草簾，底嵌鐵條，取其滑而利行也。人坐其上，一人支篙撐之，捷於飛騎，京師、天津皆有之。撐者，例備皮襖一襲，無客則自衣以禦寒，有客則奉客鋪墊。隨地僱坐，價甚廉。

凌犁往來。康熙時宛平查魯存邀同人作冰泛之游，魯存得長歌一篇，中有句云：「晶瑩倒射天影白，七十二沽無水聲。」

扒犁

黑龍江布扒犁，如凌犁，不施鐵條，屈木如轅，駕二馬以行雪上，疾於飛鳥。

送喪車送喪轎

喪家之出殯也，其親屬送之，所乘之車，必圍以白布，曰送喪車。用轎者亦然。

山東沿海之車騎

山東沿海濱多淤沙，不通舟楫，故遵陸者必騎，騎以驢或馬，或乘騾車，或乘騾轎，或乘小車。大抵即墨以南，道路平坦，騾車通行。即墨以北，嶝路崎嶇，海灘濘滓，跋涉稍艱，非騎驢乘轎不可。河無橋梁，淺者徒涉，深者乘筏以渡。各村皆有小逆旅，宿一宵，費錢十餘文，惟多塵垢且黑暗耳，越宿而仍車或騎矣。

京官乘輿乘車之沿革

王文簡公士禎有贈南海程駕部可則詩，有「行到前門門未啟，轎中安坐喫檳榔」句。時京師正陽門五更啟鑰，專許轎入，蓋京官向乘肩輿也。杜紫綸太史詔始乘驢車，後漸有之，然幃幔樸素，且少開旁門者。是易轎為車，固在乾隆、嘉慶間矣。

道光初，京官復坐轎，即坐車，亦無不後檔。後檔者，蓋闢門於車旁，移輪軸於車後，取其顛簸稍輕，乘坐安適也。至同治甲子，則京堂三品以下無乘轎者，以轎須歲費千金，一品大員始有多金可雇轎役也。光、宣間，貴人皆乘馬車矣。然王公勛戚，尚有乘後檔旁門車者。

或曰，雍正時，京城已有驢車。乾隆時，劉文正公統勳之車則駕白馬，人見有白馬車，不問而知其為劉中堂來也。自川運捐例開，騾車始出，故其時又名騾車為川運車。然劉海峰云，雍正時已有騾車矣。

騾車之有旁門，則紀文達始創之。定制，三品以上方得乘用。然光

輪軸之上，顛播殊苦，車底苟非編籐為之，行十餘里，即困頓不堪言狀。惟圍人坐處，距軸最遠，所傳搖動力少殺，為一車最安處。故風日清和，士夫命駕出游，或紈袴子弟為競車之戲，皆好坐其處。特奔走權貴者，不能以峨冠博帶露於外耳。庚子後，西式馬車盛行，風氣又為之一變矣。

顯轎

轎有二解：一，小車也；一，竹輿也。今於凡為輿者，皆呼之曰轎，不必悉以竹為之矣。

顯轎者，可露坐，其上下前後左右皆無障，顯而易見也，一曰明輿。官吏乘之者，為各省鄉試入闈時之主考、監臨、監試、提調，郡邑迎春時之知府、同知、通判、知縣、教官、縣丞、典史。其時乘之者必朝衣朝冠，端拱而坐。迎神賽會時，則為神所乘。

八轎

京官無坐八轎者。外官為督撫、學政，可於大典時乘坐，將軍、提督亦偶有乘之者。俗謂之八轎者，以輿夫有八人，前後左右各二，曰開槓，蓋四人舁之為直槓，八人舁之為橫槓，輿前無所阻礙，古所謂起居八座者是也。轎之四周，幃以綠呢。命婦之得其夫、其子之封典者亦乘之。

四轎

以輿夫四人所舁之轎，俗呼之曰四轎，前後各二。京官之得用輿者，及外官自藩、臬以下，及命婦之得有夫若子之封典者，皆得乘。四周飾以藍呢。

眠轎

長途跋涉之肩輿，較普通者深而廣。以常日危坐之易於疲乏也，可偃臥其中，且置應用各物耳，俗呼曰眠轎。

福文襄役轎夫三十六名

福文襄王康安出行，輒坐轎，須用轎夫三十六名，輪替值役，轎行

騎馬以從。

轎中裝煙斟茶

某督四川，其轎甚大，須夫役十六人，始能舉之。轎中有小童二人侍立，為之裝煙斟茶，並有冷熱點心數十百種，隨時可食之。

輿夫為太守之父

齊雲輿夫有某者，操北音，其同伴亦不省所自來，訊之，旗人也，住齊雲者二十餘年。適旗人有任徽州守者，奉太夫人進香於齊雲，抵山腰，遇輿夫某，訊之，得實情，知為父，遂迎歸以終養焉。

某年二十許，膂力方剛，負氣自豪，與人鬬毆，瀕死，懼罪潛逃，竄身大江南北之各寺，後之齊雲，終焉。方逃時，妻有娠，不知也。逾八月，生男，即徽州守 也。為所毆者遇良醫，不死，得末減，亦不知也。後二十餘年，子以包衣進士知縣洊擢徽州守，時以不得父耗為痛。太夫人長齋繡佛，一日，進香於齊雲，為夫祈冥 福也。憩山麓，易山輿，而太夫人輿適為某所舁。於時春仲，氣候已暖，眾輿夫以登陟勞頓，汗流被體，皆赤膊。某以肩太夫人輿，未敢袒裼。太夫人在輿，察其 貌，訝之，聆其同伴話言，若解若不解，徒以在道中，未便致詰。歸而語守曰：「爾父出亡久矣，存亡未卜，即有之，聲音笑貌亦不能記憶，然左脅下有黑毛一撮，實為暗記。昨見齊雲輿夫，不知以何故而動心，兒可徐辨之。」於是守亟命役喚某至，太夫人垂簾坐於內，太守堂上立俟之。既至，命毋跪。亟命役去其衣。某立堂下，大懼，觳觫甚。及去衣，而脅下毛見，太夫人亟步出簾外，先審其旗籍祖父，次考其妻族父母，次問其因何至此，何罪而逃。某屏息，不敢聲，太守下堂慰之 曰：「毋畏，有語可徐陳之。」某色稍定，迺以次應對。語未半，太夫人泫然出涕曰：「是矣。」太守趨跪其前，某亦跪。太夫人指守而言曰：「彼，是爾子也。」某戰慄，不知所答。太夫人攜之上堂，曰：「猶識吾否耶？」是時之某，已若木偶，或推之，或挽之，茫然莫適所從。太夫人挽之入內，使沐浴，易冠履而出，大守 扶之登堂。須臾，絲竹競奏，水陸並陳，飄飄乎若羽化而登仙矣。

王廣蔭輿被阻

通州工部尚書王廣蔭官京師時，嘗乘肩輿 入朝，行至正陽門，見前有某世爵之舊呢後檔車，疲騾駕之，從者亦寥寥，按轡徐行，阻王輿，不得進。前驅者以鞭揮之曰：「某馬疾，且欲入朝，君等權時落後， 何如？」從者大怒曰：「爾倚官勢，敢打世家僕耶？」言未

馱，馬負貌，凡以背負物者，不論人畜，皆謂之馱。青海草地行程，馱運最艱苦。牛馬所載者輕，而腳價與駝價則一。每馱每日之價，有至銀二兩者。駱駝飼養最易，行路最便，草地一駝之費，歲僅需銀四兩耳。

服飾類

服飾

服飾，章身之具也。《漢書》云：「五威將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鷩鳥之毛，服飾甚偉。」男女服飾截然不同，大率男樸女華。而宣統末之上海，男女乃皆趨於華矣。

皇帝服飾

皇帝冬朝冠，薰貂為之，十一月朔至上元，用黑狐，上綴朱緯，頂三層，貫東珠各一，皆承以金龍各四，飾東珠如其數，上銜大珍珠一。夏朝冠，織玉草或藤竹絲 為之，緣石青片金二層，裏用紅片金，或紅紗，上綴朱緯，前綴金佛，飾東珠十五，後綴舍林，飾東珠七，頂如冬朝冠。端罩，紫貂為之，十一月朔至上元，用黑 狐，明黃緞裏，左右垂帶各二，下廣而銳，色與裏同。袞服，色用石青，繡五爪正面金龍四團，兩肩前後各一。其章，左日右月，前後萬壽篆文，間以五色雲。春秋 袷，夏以紗，冬以裘，各惟其時。朝服，色用明黃，惟祀天用藍，朝日用紅，夕月用月白，披領及袖俱石青。冬用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金緣。繡文兩肩，前後正龍 各一，腰帷行龍五，衽正龍一，襞積前後團龍各九，裳正龍二、行龍四，披領行龍二，袖端正龍各一。列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黼黻在衣，宗彝、藻 火、粉米在裳，間以五色雲，下幅八寶平水。十一月朔至上元，披領及裳，俱表以紫貂，袖端薰貂，繡文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襞積行龍六，列十二章，俱在衣，間 以五色雲。朝珠，用東珠一百有八，佛頭、記念、背雲、大小墜珍寶雜飾，各惟其宜，大典禮御之。惟祀天以青金石為飾，祀地珠用蜜珀，朝日用珊瑚，夕月用綠松 石，雜色惟宜。絛皆用明黃色。朝帶之制二，皆明黃色。一用龍文金圓版四，飾紅寶石或藍寶石及綠松石，每具銜東珠五，圍珍珠二十。左右佩帨，淺藍及白各一，下廣而銳，中約鏤金圓結，飾寶如版，圍珠各三十。佩囊文繡、燧觿、刀削、結佩惟宜，絛皆明黃色，大典禮御之。一用龍文金方版四，其飾，祀天用青金石，祀地 用黃玉，朝日用珊瑚，夕月用白玉，每具銜東珠五，佩帨及絛，惟祀天用純青，餘如圓版朝帶之制。中約

吉服冠，冬用海龍、薰貂、紫貂，惟其時，上綴朱緯，頂滿花金座，上銜大珍珠一。夏織玉草或藤竹絲為之，紅紗綢裏，石青片金緣，上綴朱緯，頂如冬吉服 冠。龍袍，色用明黃，領袖俱石青、片金緣，繡文金龍九，列十二章，間以五色雲。領前後正龍各一，左右及交襟處，行龍各一，袖端正龍各一。下幅八寶立水，裾 左右開，棉、袷、紗、裘，各惟其時。吉服朝珠，珍寶隨所御。吉服帶，用明黃色，鏤金版四，方圓惟便，銜以珠玉雜寶，各從其宜。左右佩帉純白，下直而齊，中 約金結如版飾，餘如朝帶。常服冠，紅絨結頂。常服褂，色用石青，花文隨所御，裾左右開。常服帶如吉服。乾隆辛未，欽定雨冠之制二。其一，頂崇而前簷深；其 二，頂平而前簷敞，皆用明黃色。氈及羽緞、油綢，惟其時。雨衣之制六，皆明黃色。一如常服褂而長與袍稱，以油綢為之，不加裏，自衽以下加博焉。上襲重衣，領下為襞積，無袖，斜幅相比，上斂下遞豐，兩重均加掩襟，領及紐約皆青色。一以氈及羽緞為之，月白緞裏，領下為襞積，無袖，斜幅相比，上斂下遞豐，前加掩 襟，領及紐約如衣色，或油綢為之，不加裏，紐約青色。一如常服褂而加領，長與袍稱，以氈及羽緞為之，月白緞裏，領及紐約如衣色。一如常服褂而袖端平，前施 掩襠，油綢為之，不加裏，領用青羽緞，紐約青色，一如常服袍而加領，長與坐齊，以油綢為之，不加裏，袖端平，前加掩襠，領用青羽緞，紐約亦青色。雨裳之制 二，皆用黃色。一左右幅相交，上斂下遞博，上前加淺帷為襞積，兩旁綴以紐約，青色，腰為橫幅，用石青布，兩末削為帶以繫之。一前為完幅，不加淺帷，均以油 綢為之。行冠，冬以黑狐，秋以黑羊皮或青絨，均如常服冠之制，夏織藤竹絲為之，紅紗裏，緣如其色，上綴雨纓，頂及梁皆黃色，前綴珍珠一行。褂色用石青，長 與坐齊，袖長及肘。行袍如常服，長減十之一，右裾短一尺，色及花文隨所御，棉袷紗裘，各惟其時。行帶，色用明黃，左右佩繫以紅香牛皮為之，飾金花文 銀環 各三。佩帉以高麗布為之，視常服帶帉微闊而短，中約以香牛皮束，綴銀花文佩囊，明黃圓絛，飾珊瑚。結、削、燧、雜佩各惟其宜。行裳，色隨所用，左右各一，前平後中豐，上下斂，並屬橫幅，石青布為之，氈袷各惟其時，冬用鹿皮或黑狐為表。

皇子服飾

皇子朝冠，冬用薰貂、青 狐，惟其時，上綴朱緯，頂金龍二層，飾東珠十，上銜紅寶石。夏織玉草或藤竹絲為之。緣石青片金二層，裏用紅片金或紅紗，上綴朱緯，前綴舍林，飾東珠五，後 綴金花，飾東珠四，頂如冬朝冠。端罩，紫貂為之，金黃緞裏。左右垂帶各二，下廣而銳，色與裏同。龍褂，色用石青，繡五爪正面金龍四團，兩肩前後各一，間以 五色雲。朝服之制二，皆金黃色。一披領及裳皆表以紫貂，袖端薰貂，繡文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襞行龍六，間以五色雲。一披領及袖皆石青，冬用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

龍二，袖端正龍各一，下幅八寶平水。朝珠，不得用東珠，餘隨所用，縧皆金黃色。朝帶，色用金黃，金銜玉方版四，每具飾東珠四，中飾貓睛石一，左右佩縧如帶色。吉服冠，紅絨結頂。蟒袍，色用金黃，版飾惟宜，佩縧如帶色。雨冠、雨衣、雨裳，均 用紅色，氈及羽紗、油綢惟其時。雨冠頂平而前簷敞，用藍布帶。雨衣，一如常服袍而袖端平，一如常服褂而加領，長與坐齊，均前施掩襠。雨裳，前為完幅，腰為 橫幅，用石青布。自皇子以至宗室公，雨冠、雨裳之製並同，今不贅言。

親王以下服飾

凡宗室有爵者之冠服，親王朝冠，與皇子同，端罩，青狐為之，月白緞裏，若賜金黃色者，亦得用之。補服，色用石青，繡五爪金龍四團，前後正龍，兩肩行龍。朝服蟒袍，藍及石青諸色隨所用，若賜金黃色者，亦得用之。吉服冠頂用紅寶石，若賜紅絨結頂者，亦得用之。餘皆如皇子。

親王世子朝冠，頂金龍二層，飾東珠九，上銜紅寶石。朝帶，色用金黃，金銜玉方版四，每具飾東珠三，左右佩縧如帶色，餘皆如親王。

郡王朝冠，頂金龍二層，飾東珠八，上銜紅寶石。夏朝冠，前綴舍林，飾東珠四，後綴金花，飾東珠三。補服，色用石青，繡五爪行龍四團，兩肩前後各一。朝帶，色用金黃，金銜玉方版四，每具飾東珠二，貓睛石一，左右佩縧如帶色，餘皆如親王。

世子貝勒朝冠，頂金龍二層，飾東珠七，上銜紅寶石。夏朝冠，前綴舍林，飾東珠三，後綴金花，飾東珠二。補服，色用石青，前後繡四爪正蟒各一團。朝服、蟒 袍不得用金黃色，餘隨所用。朝服通繡蟒文，皆四爪，蟒袍亦如之。朝珠，縧用石青色。朝帶，色用金黃，金銜玉方版四，每具飾東珠二，佩縧皆石青色，餘皆如郡 王。

貝子朝冠，頂金龍二層，飾東珠六，上銜紅寶石。夏朝冠，前綴舍林，飾東珠二，後綴金花，飾東珠一。吉服冠，頂用紅寶石，皆戴三眼孔雀翎。補服，色用石青，前後繡四爪行蟒各一團。朝帶，色用金黃，金銜玉方版四，每具飾東珠一，餘皆如貝勒。

鎮國公朝冠，頂金龍二層，飾東珠五，上銜紅寶石。夏朝冠，前綴舍林，飾東珠一，後綴金花，飾綠松石一。吉服冠，入八分公用紅寶石，不入八分公用珊瑚，皆 戴雙眼孔雀翎。端罩，紫貂為之，月白緞裏。補服，色用石青，前後繡四爪正蟒方補。朝帶，金銜玉方版四，每具飾貓睛石一，餘皆如貝子。

公。

鎮國將軍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東珠一，上銜紅寶石。補服，前後繡麒麟。吉服冠頂用珊瑚，餘皆視一品。

輔國將軍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紅寶石一，上銜鏤花珊瑚。補服，前後繡獅。吉服冠頂用鏤花珊瑚，餘皆視二品。

奉國將軍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紅寶石一，上銜藍寶石。補服，前後繡豹。吉服冠頂用藍寶石，餘皆視三品。

奉恩將軍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上銜青金石。補服，前後繡虎，惟衣裾四啟。帶用金黃色，凡宗室皆如之，覺羅帶用紅色。

自親王以下，冬行冠如冬吉服冠之制，氈、貂各惟其時，翎頂隨其所得用。夏行冠，織玉草或藤絲為之，上綴雨纓。行褂，色用石青，長與坐齊，袖長及肘。行袍 如常服袍，減十之一，右裾短一尺，色隨所用，棉、袷、紗、裘，各惟其時。行帶，佩帕素布，視常服帶帕微闊而短，版飾惟宜，絛皆圓結，帶色金黃、石青各隨其所得用。行裳，藍及諸色隨所用，左右各一，前平後中豐，上下斂，並屬橫幅，氈、袷惟時，冬以皮為表。其制下達庶官，凡扈行者冠服並如之。

乾隆壬寅，奉旨，宗室王公子弟各給官頂，其餘閑散宗室，概予四品頂戴。

額駙服飾

額駙，皇室、皇族之婿也，布差等。固倫額駙冠服，視貝子。吉服冠，頂用珊瑚，戴三眼孔雀翎。朝帶，色用石青或藍，金銜玉圓版四，每具飾東珠一，左右佩絛 皆青石色。吉服帶，色用石青或藍。和碩額駙冠服，視鎮國公。吉服冠，頂用珊瑚，戴雙眼孔雀翎。朝帶，金銜玉圓版四，每具飾貓睛石一，餘皆同。郡主額駙冠 服，視武一品，朝帶用鏤金圓版四，每具飾綠松石一。縣主額駙冠服，視武二品。郡君額駙冠服，視武三品。縣君額駙冠服，視武四品。朝帶， 金方鐵版四。鄉君 額駙冠服，視武五品，朝帶視縣君額駙，餘皆同。若固倫額駙爵在貝子以上，和碩額駙爵在鎮國公以下，冠服各從其品，郡主額駙以下皆如之。

乾隆乙未，奉旨，在京公主所生之子，至十三歲時，如係固倫公主所生，即給予伊父固倫額駙品級，和碩公主所生，即給予伊父和碩額駙品級。

二就，每行大珍珠一，中間金銜青金石結一，飾東珠珍珠各六，末綴珊 瑚。冠後護領垂明黃絛二，末綴寶石，青緞為帶。夏朝冠，青絨為之，餘皆如冬朝冠。金約，鏤金雲十三，飾東珠各一，間以青金石，紅片金裹，後繫金銜綠松石 結，貫珠下垂，凡珍珠三百二十四，五行三就，每行大珍珠一，中間金銜青金石結二，每具飾東珠、珍珠各八，末綴珊瑚。耳飾，左右各三，每具金龍銜一等東珠各 二。吉服冠頂用東珠。

朝褂之制三，皆石青色，片金緣。一繡文前後立龍各二，下通襞積，四層相間，上為正龍各四，下為萬福萬壽。一繡文前後正龍各一，腰帷行龍四，中有襞積，下幅行龍八。一繡文前後立龍各二，中無襞積，下幅八寶平水。領後皆垂明黃絛，其飾珠寶惟宜。

朝袍之制三，皆明黃色。一披領及袖皆石青片金，加貂緣，肩上下襲朝褂處亦加緣。繡文金龍九，間以五色雲，中有襞積。下幅八寶平水。披領行龍二，袖端正龍 各一，袖相接處，行龍各二。一披領及袖皆石青，冬用片金，加海龍緣，夏用片金緣，肩上下襲朝褂處，亦加緣。繡文前後正龍各一，兩肩行龍各一，腰帷行龍四，中有襞積，下幅行龍八。一領袖片金加海龍緣，夏片金緣，中無襞積，裾後開，餘俱如貂緣朝袍之制。領後垂明黃絛，飾珠寶惟宜。領約，鏤金為之，飾東珠十一，間以珊瑚，兩端垂明黃絛二，中各貫珊瑚，末綴綠松石各二。

朝珠三盤，東珠一，珊瑚二，佛頭、記念、背雲、大小墜珠寶雜飾惟宜。絛皆明黃色，綵帨綠色，繡文為五穀豐登。佩箴管、縏袠之屬，絛皆明黃色。

冬朝裙，片金加海龍緣，上用紅織金壽字緞，下石青行龍糙緞，皆正幅，有襞積。夏朝裙，片金緣，緞、紗各惟其時。

龍褂二，皆石青色。一繡文五爪金龍八團，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襟行龍四，下幅八寶立水，袖端行龍各二。一下幅及袖端不施章采。龍袍三，色用明黃，領袖皆石 青。一繡文金龍九，間以五色雲，福壽文采惟宜，下幅八寶立水，領前後正龍各一，左右及交襟處行龍各一，袖如朝袍，裾左右開。一繡文五爪金龍八團，兩肩前後 正龍各一，襟行龍四，下幅八寶立水。一下幅不施章采。

吉服，朝珠一盤，珍寶隨所御，絛皆明黃色。

皇貴妃、貴妃、妃嬪服飾

皇貴妃朝冠，頂三層，貫東珠各一，皆承以金鳳，飾東珠各三，珍珠各十七，上銜大珍珠一。朱緯上週綴金鳳七，飾東珠各九，珍珠

一百九十二，三行二就，中間金銜青金石結一，飾東珠、珍珠各四，末綴珊瑚。冠後護領垂明黃縧二，末綴寶石。青緞為帶，金約，鏤金雲十二，飾東珠各一，間以珊瑚。紅片金裏，後繫金銜綠松石結，貫珠下垂，凡珍珠二百有四，三行三就，中間金銜青金石結二，每具飾東珠、珍珠各六，末綴珊瑚。耳飾左右各三，每具金龍銜二等東珠各二。領約，鏤金為之，飾東珠七，間以珊瑚，兩端垂明黃縧二，中各貫珊瑚，末垂珊瑚各二。朝珠三盤，蜜珀一，珊瑚二。龍褂，色用石青，繡文五爪金龍八團，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襟行龍四，下幅八寶立水，袖端行龍各二。龍袍，色用明黃，領袖皆石青，繡文金龍九，間以五 色雲，福壽文釆惟宜，下幅八寶立水。領前後正龍各一，左右及交襟處，行龍各一，袖如朝袍，裾左右開。吉服朝珠一盤，珍寶隨所御，縧明黃色，餘皆如皇后。

貴妃冠服垂縧，皆金黃色，袍色亦用金黃，餘皆如皇貴妃。

妃朝冠，頂二層，貫東珠各一，皆承以金鳳，飾東珠共九，珍珠各十七，上銜貓睛石。朱緯上週綴金鳳五，飾東珠各七，珍珠各二十一，後金翟一，飾貓睛石一，珍珠十六，翟尾垂珠，凡珍珠一百八十八，三行二就，中間金銜青金石結一，飾東珠、珍珠各四，末綴珊瑚。冠後護領垂金黃縧二，末綴寶石。青緞為帶。金約，鏤 金雲十一，飾東珠各一，間以青金石，紅片金裏。後繫金銜綠松石結，貫珠下垂，凡珍珠一百九十七，三行二就，中間金銜青金石結二，每具飾東珠、珍珠各六，末 綴珊瑚。耳飾，左右各三，每具金龍銜三等東珠各二。綵帨繡文。龍褂繡文為雲芝瑞草。吉服冠，頂用碧玉、亞玉，餘皆如貴妃。

嬪朝冠，頂二層，貫 東珠各一，皆承以金翟，飾東珠共九，珍珠各十七，上銜石?羅子。朱緯，上週綴金翟五，飾東珠各五，珍珠各十九，後金翟一，飾珍珠十六，翟尾垂珠，凡珍珠一 百七十二，三行二就，中間金銜青石結一，飾東珠珍珠各三，末綴珊瑚。冠後護領垂金黃縧二，末綴寶石。青緞為帶。金約，鏤金雲八，飾東珠各一，間以青金石。 紅片金裏，後繫金銜綠松石結，貫珠下垂，凡珍珠一百七十七，三行二就，中間金銜青金石結二，每具飾東珠珍珠各四，末綴珊瑚。耳飾，左右各三，每具金龍銜四 等東珠各二。朝珠三盤，珊瑚一，蜜珀二。綵帨不繡花文。龍褂繡文，兩肩前後正龍各一，襟夔龍四。袍皆用香色，餘皆如妃。

皇子福晉服飾

福晉者，皇子、親郡王世子之妃也。皇子福晉朝冠，頂鏤金三層，飾東珠十，上銜紅寶石，朱緯，上週綴金孔雀五，飾東珠各七，小珍珠三十九，後金孔雀一，垂 珠三行二就，中間金銜青金石結一，飾東珠各三，末綴珊瑚。冠後護領垂金黃縧二，末亦綴珊瑚。青緞

約，鏤金為之，飾紅藍小寶石五，兩端垂石青縧二，中各貫珊 瑚，末綴珊瑚各二。朝珠三盤，珊瑚、青金、綠松石、蜜珀隨所用，雜飾惟宜。縧用石青色。綵帨月白色，不繡花文。冬朝裙，片金加海龍緣，上用紅緞，下石青行 蟒糙緞，皆正幅，有襞積。夏朝裙，片金緣，緞、紗各惟其時。吉服冠，薰貂為之，頂用珊瑚。吉服褂，色用石青，繡花文，團蟒。袍，藍及石青諸色隨所用，通九 蟒，皆四爪。

侯夫人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東珠三，上銜紅寶石，餘皆如公夫人。

伯夫人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東珠二，上銜紅寶石，餘皆如侯夫人。

子夫人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東珠一，上銜紅寶石，餘皆如伯夫人。

男夫人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紅寶石一，上銜鏤花紅珊瑚。吉服冠，頂鏤花珊瑚。餘皆如子夫人。

命婦服飾

命婦，文武品官之妻也。一品命婦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東珠一，上銜紅寶石，餘皆如公夫人。二品命婦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紅寶石一，上銜鏤花珊瑚。吉 服冠，頂鏤花珊瑚。餘皆如一品命婦。三品命婦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紅寶石一，上銜藍寶石。吉服冠，頂用藍寶石。餘皆如二品命婦。四品命婦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上銜青金石。朝袍，片金緣，繡文，前後行蟒各二，中無襞積，後垂石青縧，雜飾惟宜。朝裙，片金緣，上用綠緞，下石青行蟒糙緞，皆正 幅，有襞積。吉服冠，頂用青青金石。蟒袍通八蟒，皆四爪。餘皆如三品命婦。五品命婦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上銜水晶。吉服冠，頂用水晶。餘皆 如四品命婦。六品命婦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藍寶石一，上銜硨磲。吉服冠，頂用硨磲。餘皆如五品命婦。七品命婦朝冠，頂鏤花金座，中飾小水晶一，上銜素 金。吉服冠，頂用素金，蟒袍通五蟒，皆四爪。餘皆如六品命婦。

詔定官民服飾

國朝冠服，純用遼、金、元遺制，論者皆能言之。而太祖即位盛京，已有旨更定章服。世祖初定鼎時，尚沿明制。順治丁亥，諭範文程、剛林、祁充格曰：「文職衙門不可無領袖，今爾衙門較前改

國初，牧令之坐堂及下鄉也，亦襲明代衣冠之舊。蓋不如是，則人民不能知其為官，抗不服從耳，後始以漸改革。

是年十一月，復詔定官民服飾之制，削髮垂辮。於是江蘇男子，無不箭衣小袖，深鞋緊襪，非若明崇禎末之寬衣大袖，衣寬四尺，袖寬二尺，襪皆大統，鞋必淺面矣。即幼童，亦加冠於首，不必逾二十歲而始冠也。

國初，人民相傳，有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妓降優不降之說。故生必從時服，死雖古服無禁；成童以上皆時服，而幼孩古服亦無禁；男子從時服，女子猶襲明服。蓋自順治以至宣統，皆然也。猶不解妓降優不降之說，及國初秀才、舉人之猶服明服耳。

高宗、仁宗垂意服飾

高宗在宮，嘗屢衣漢服，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服，召所親近曰：「朕似漢人否？」一老臣獨對曰：「皇上於漢誠似矣，而於滿則非也。」乃止。

或曰，巴克什達海庫爾纏嘗勸高宗用明代服飾，高宗曰：「我輩若寬衣大袖，則左佩弓，右挾矢，忽遇碩翁科羅巴圖魯勞薩，挺身突入，能禦之乎？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嫻於騎射，所以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盛稱我兵，曰立則不動搖，進則不回顧也。」

列朝鑒於北魏之崇效漢俗，因以自弱，故力欲保存其固有尚武之俗。康熙以後，八旗子弟漸有不習騎射即於文弱者。聖祖迭加申飭，垂為厲戒，後且及於婦女。乾 隆己卯，高宗諭曰：「此次閱選秀女，竟有做漢人妝飾者，實非滿洲風俗。在朕前尚爾如此，其在家，恣意服飾，更不待言。嗣後但當以純樸為貴，斷不可任意妝飾。」此一事也。乙未又諭曰：「旗婦一耳帶三鉗，原係滿洲舊風，斷不可改節。朕選看包衣佐領之秀女，皆帶一墜子，並相沿至於一耳一鉗，則竟非滿洲矣，立行 禁止。」此又一事也。嘉慶甲子，仁宗諭曰：「今鑲黃旗漢軍應選秀女，內纏足者竟至十九人，殊為非是。此次傳諭後，仍有不遵循者，定將秀女父兄照違制例治罪。」此又一事也。

服飾沿革

國初，袍褂有用紅綠組繡者。其後吉服用紺，素服用青，無他色矣。康熙朝花樣，有富貴不斷、江山萬代、歷元五福諸名目，又有

繪，謂之實行。袖間皆用熨摺如線，滿語名曰赫特赫。後惟蟒袍尚用之，他服則無之矣。

燕居無著行衣者。自傅文忠公征金川歸，喜其便捷，名得勝褂，其後無論男女，燕服皆著之。色料初尚天藍，乾隆中，尚玫瑰紫，末年，福文襄王好著深絳色，人 爭效之，謂之福色。嘉慶時，尚泥金色，又尚淺灰色。夏日紗服皆尚棕色，貴賤皆服之。襯服初尚白色，嘉慶時，尚玉色，又有油綠色，國初皆衣之，殆沿前代綠袍 之義。高宗惡其黯然近青色，禁之。嘉慶時，優伶皆用青色倭緞、漳絨等緣衣邊，以為美飾，如古深衣。奴隸輩皆以紅白鹿革為背子。

士大夫燕居，皆 戴便帽，其製如暖帽而窄其簷，上用紅片錦或石青色，緣以臥雲，如葵花式，頂用紅絨結，頂後垂紅縵尺餘，老少貴賤皆冠之。惟老人夏日畏早涼，用青緞縫紉襯涼 帽下，如帽頭狀，初不以為燕服也。至氈帽之尚沿明式，皆農夫、市販之服，人皆賤之。嘉慶時，盛行帽頭，蟠金線組繡其上，且有以明珠、寶石嵌之者，如古弁 製，惟頂用紅絨結頂，稍異耳。士大夫皆冠之。春秋間徜徉市衢，欲求一紅纓綴冠者，未易見。氈帽，則以細毯為之，簷用紫黑色，或有綴金線蟠龍為飾者，非復往 日樸素，為士大夫冬日之燕服。往日便帽之製，不復睹矣。

大內之服飾

后、妃、主位以及宮眷之常衣，皆窄袖長袍，髻作橫長式可尺許，俗所謂把兒頭者是也。

江浙人之服飾

江浙之服飾，不僅大異於北，即在南方，亦為特殊。蘇州風俗澆薄，康熙時之服飾，奇邪已甚，時有作吳下謠者，可想見之。謠云：「蘇州三件好新聞，男兒著條 紅圍領，女兒倒要包網巾，貧兒打扮富兒形。一雙三鑲襪，兩隻高底鞋，到要准兩雪花銀。爹娘在家凍與餓，見之豈不寒心？誰個出來移風易俗，喚醒迷津，庶幾可以闢邪歸正，反樸還醇。」

光緒中葉以降至宣統，男子衣皆尚窄，袍衫之長可覆足，馬褂背心之短不及臍，凡有袖，取足容臂而已。帽尚尖，必撮其六摺，使頂尖如錐，戴之向前，輒半覆其額。其結小如豆，且率用藍色。腰巾至長，既結束，猶著地也，色以湖或白為多。

順、康時，婦女妝飾，以蘇州為最時，猶歐洲各國之巴黎也。朱竹垞嘗於席上為詞，贈妓張伴月，有句云：「吳歌《白紵》，吳衫白

上海繁華甲於全國，一衣一服，莫不矜奇鬬巧，日出新裁。其間由樸素而趨於奢侈，固足證世風之日下，然亦有由繁瑣而趨於簡便者，亦足見文化之日進也。衣由寬腰博帶，變而為輕裾短袖，履由高底仄頭，變而為薄底闊面，皆於作事行路，良多利益。光緒末，暑則鵰毛扇，寒則風帽、一口鐘。鵰毛扇價甚昂，一柄須十餘金，後則易之以五寸之紙摺扇，廉而且便，風帽、一口鐘亦易以大衣。此由繁瑣而趨於簡便之一端也。

光緒時，滬妓喜施極濃之胭脂，因而大家閨秀紛紛效尤，然實始於名妓林黛玉，蓋用以掩惡瘡之斑者也。自女學堂大興，而女學生無不淡妝雅服，洗盡鉛華，無復當年塗粉抹脂之惡態，北里亦效之。故女子服飾，初由北里而傳至良家，後則由良家而傳至北里，此其變遷之跡，極端相反者也。

汴人之服飾

汴中男女衣服，喜用青、藍兩色土布，洋布極少，綢緞更稀。孩童則紅衣為多，甚至上下通紅，名曰十二紅。婦女則衣長袖大，褲必紮腿，然不著裙，髻圓足小，面抹濃粉。行路時，老幼均用拐杖拄之，或且策蹇以代步，宣統時猶然。

歸化人之服飾

山西歸化城男女衣帽無別，惟女子以珊瑚、瑪瑙相累作墜。耳環長寸餘而下銳。卷黑布如筒，貫髮其中，垂於兩肩。亦有耳垂兩環者。項帶銀圈，或數珠。紅錦作帕，有以八字分貼項後者。習尚最重帽，以露頂為羞。

陝西人之服飾

國初，漢中風俗尚白，男女皆以白布裹頭，或用黃絹，而加白帕其上，或謂為諸葛武侯帶孝，後遂相沿成俗。漢中太守滕某嚴禁之，始漸少。西鳳諸府亦然，而華州、渭南等處尤至。凡元旦吉禮，必用素冠白衣相賀也。

甘肅人之服飾

甘肅地左僻，服飾樸素，尤甚於陝。光緒時，民皆衣褐，《孟子》所謂「褐寬博」是也。褐以羊毛織成，有粗細二種，粗者可禦寒，

申命將吏，闢道路，徠商旅，勸種棉，習織布，且自攜南方百蔬之種移植金城，於是甘人始得衣絮布矣。

太平人之服飾

四川太平氣候和煦，與巴塘、裏塘相類。然以風多而寒，五月披裘，不以為異。衣非布帛，其取材也，粗者為羊毛所織之毪子，精者為羊領下白毛所織之氆氇。色 尚紫，長短不一。女所服必長，以無袴也。衣亦有以呢或羽毛為之者，然絕少。至皮帽、革靴，非家富而充里正者，不能具也。

男女均喜以布帕包頭，以價廉耐久，且煖於帽也。婦女常衣，多青藍二色，如遇年節及慶賀事，則尚紅綠。衣寬博，不著裙，面不施脂粉，髮髻不籠以絲網。小兒未成童者，於項上荷銀圈，婦女亦多效之以為美觀。

女不梳沐，首如飛蓬。間亦有結辮之處女，然皆盤於首而不下垂。耳環較之內地大數倍，與戒指皆嵌珊瑚。手釧多以銀為之。胸懸蜜蠟串。亦衣皮，若暖，即卸之，圍於腰。

川西人之服飾

川西之布拉克底部落、巴旺部落，男女服飾，與金川略同。惟未嫁女子無裙褲，上衣尤短窄，用麻枲、羊毛雜組若貫錢索數百條，長近尺許，束腰際，垂揜前陰，如簾箔然。取獸革裹其尻，股髀以下赤露無纖縷。風吹日曬，色若炙脯，貧富皆然。土人云，處女恥言裙袴，蓋必嫁後而始具也。

索倫達呼爾人之服飾

索倫達呼爾人以麀頭為帽，雙耳挺然。披麀服，黃毳蒙茸。至夏，則婦女多跣足。

烏蘭察布盟人之服裝

蒙古男婦之服相同，均甚寬大。男子衣色多藍紫，女子衣色多紅綠。靴帽之製，亦無分別。衣前後開衩。男婦就地遺矢，衣覆於地。冬之褲無襯，夜亦無被，臥時以足踢衣領，倒覆於身。然婦女亦能自製衣服。

旁，垂兩頰，以方二寸許之銀片夾之，上嵌珊瑚等物。額有護髮銀片一枚，後腦銀片大小各三，均鑲嵌珍寶。耳環下墜，練長尺許，下綴三小總，如鞭鞘然。王公格格之護髮飾品，則以金製，耳環之外，又有抹額，以珠鑽、珊瑚綴結而成，光耀奪目。貧者護髮 以銀片，無鑲嵌，亦有以白銅嵌色石、玻璃而成者，亦奇麗可觀。婦女妝飾均運自歸化。

男女胸前皆置一佛，曰懷中佛，男以銅製，女以布製。苟有獲罪於其佛者，則視為不共天日之仇。佛之外又有牟尼珠一二串不等，晨起必手牟尼，閉目叩齒，誦佛號數百遍。

喇嘛衣尚黃紫，位尊者首無緯暖帽，頂覆黃緞，式如牛角，角尖披散黃絨，馬褂外套皆黃緞，履官靴。次者帽平頂，頂亦黃緞，間有紅緞者。位低之喇嘛，通常服紫呢袍，黃帶束腰，誦經時外罩紫袈裟。

郭爾羅斯人之服飾

內蒙古之郭爾羅斯人，大率有冠帶，冠上頂珠，青、黃、赤、白之色皆有之，台吉之多可以想見。其壯丁則曰奴才，無冠帶，派入札薩克府當差。札薩克任意賜各 種頂戴，於是章服亦與齊民有別。台吉家之男丁，一墮地即為台吉，故台吉之增益無量。其奴才則台吉役之，札薩克役之，因無人權，則遁為喇嘛。喇嘛勢力貲產，無一不優勝於平民。青海蒙古則不然，盟長與旗主皆役使部眾，【不論旗主封爵等級，部眾皆呼之曰王爺，稱各旗之福晉、命婦概曰王娘。】然不得任意賞給頂帶。 其於部眾，概謂之百姓。百姓有功，旗主稟由青海長官賞以頂翎，百姓可與長官直接也。惟章京之家，冒名頂替者多。家有章京，其兄弟子姪已成丁者，皆可代為章 京。然有要事，仍須本身出以辦公，家屬不得代之。

新疆蒙人之服飾

新疆蒙古人之禮服，同於滿人，喜著青色裲襠，冬襲 素質羊裘，謂之勒楷得擺，周緣絨邊，副以青釧。男女冬夏單袴，出門，或貫以羊皮之褌。女子布袍無緣，綢繆緄佩，髮辮繁趺，耳環、腕釧、約指，多以金銀、珊 瑚、珠寶為之，矜尚珣麗。婦人冠金純解帽，頂結紅絨或紅絲，長穗小幘，長袍瘦袂，接下長帔，【婦人長袍如兩截衫，窄袖對衿，下截如圍裙曳地。郭注《方 言》：「裙，俗人呼接下。」即此義也。】外罩長袖裲襠，直衿鉤邊，周以編緒，此婦人禮服，有事必服之。童子冠式不一，製與滿、漢同。其貂皮冠謂之窩爾圖。 【式如官帽，頂綴紅絨毬，後簷開縫，綴綢帶四。】

青海之綽羅斯多富人，其性貪而悍，好仇殺，歧視異族，無論貴賤，出入必佩刀械。男頂盤髻，毡帽聳其頂，足履革鞮，冬戴狐皮、猞猁猻諸皮之帽，披羊裘。婦女髮垂雙辮，以布約之，綴銀花、寶石為飾。頂上兩辮根，置珊瑚珠二，大如龍眼。

輝特人之服飾

青海之輝特多富人，男女悉通漢語。男子青布紅綠帽，衣長袖，入內地，則效漢裝。婦女尚奢麗，四時衣飾富有。辮髮兩綹，以錦囊護之，綴以各種寶石、銀環、 銅片。戴綵頂皮帽，衣五色布長領衣，垂長繡帶為尾。旗主之福晉及貴家妻女，織金為裳，繡以雲彩。福晉衣色杏黃，貴家多棗紅及紫色，聯珊瑚為絡，纍纍繞兩肩。本旗有慶弔大會，與商民集市之期，裙屐如雲，爛然炫目，如游霓裳羽衣之場，他旗無此奢華也。

西寧喇嘛之服飾

西 寧法台、僧綱、香錯、法司眾僧官等，著紅色袍、黃色袿或黃褙子，腰圍紅帶，或褂、袍、褙子皆紅，以綢為之。首戴平頂竹笠，糊以布，塗以漆，為金黃色，此為 大禮帽也。其常帽則純用黃色，或黃底黑緣，如往日俗用一種小帽之式。相傳宗喀巴衣紫衣，其受戒時，以諸色染帽，不成，惟黃色立成，遂名為黃教，故黃教派帽尚黃。諸喇嘛不戴平頂笠帽，衣帶均與僧官同，而用布者多，此其平時之俗裝也。其袍以絳色布或紅氆氇為之，長幅闊袖，亦披袒右肩。袈裟紅色，袒右肩，惟禮佛 升座說法用之。或不服袈裟，則以紅布長丈餘披於左肩，兩端交摺於右腋之下，露兩肘，無論法台、僧綱、香錯眾僧官及眾喇嘛皆然。寺僧皆吐蕃族，與西藏唐古忒 同種，蓋本西藏分支也。

青海蒙番之服飾

青海蒙番之頭人，有蒙長、番目二項。蒙長有事，戴禮帽，服袍褂，且作軍官裝。番目戴禮帽，仍寬袖長衣，或間用僧服。蒙長臥處，有被褥，或用絨單，或用羊毛氈。番目僅有一身衣服，日以為衣，夜以為被，無衾褥也。

蒙番皆有隨身之四寶。四寶者，藏佛，一也；駿馬，二也；番刀，三也；煙瓶，四也。佛像不一形，世所謂如來、觀音、羅漢、韋馱者咸備。人佩一像，或金銀所 鑄，或寶石所琢，莫不形神宛然，各臻其巧。又有佩宗哈巴像者，則首戴蓮花帽，纓絡雙垂，兩掌大僅如米，手中念珠細如沙，竭目力始可辨，非良工不能造也。以 金、

表裏瑩澈，可覩見也。匣有兩耳，貫以哈達，懸於項，垂及胸，行坐不離，為其最寶貴之物 也。

青海喇嘛之服飾

青海之紅教喇嘛皆有眷屬，或且同居於寺，服飾亦無甚區別。其常服與黃教同，而亦有屈服於黃教者。袿亦用黃，尊其教也。惟帽色各表其教派，紅、黃不相混也。

回人之服飾

回人有以紅花織作毛邊衣帽，名海連搭爾者。戴之，三五成群，沿門求乞，無弗與者，相傳謨罕默德遺教布施此等人也。然亦不貧，所得或轉施之貧乏者。

至其婦女，平居則戴小帽，頂有紅花數穗，錦裏經符，並有青鶴飄翎三四根。出門，則以花彩帕或白布蒙首，名曰巴里舌。又橫布二幅，穿中，貫其首，號曰通 裙。美髮，髻垂於後。竹筒三寸，斜穿其耳，富者飾以珠璫。人皆樓居，梯而上，名曰干欄。其酋姓朱，唐時稱劍荔王。居東謝者，男女皆椎髻，縚以絳，垂於後。

纏回服飾似歐人

新疆纏回之男子，圓帽皮履，乍見之，疑為歐洲人。蓋歐人服飾初固同於回鶻而漸變者也。其異於歐人者，目睛黑耳。婦衣紅袍，首蒙巾帨，長及於背。處女編髮為三四辮，亦與歐之處女同。

新疆纏回之服飾

新疆纏回謂衣曰袷袢，圓衩而窄袿。男右袵擐帶，女有領無衽，橐首而下，生子則當膺開襟，便乳哺也。內襯長襦，下及膝。男子華冠，鏤金刻繡，冬以貂、獺皮 為沿，夏以絨綈女子冬夏皆用皮，前後插孔雀、文翬毛尾為飾。其障紗謂之春木班，絡髮謂之恰齊把什。【富者結紅絲成穗，上綴細珠、寶石、珊瑚諸物。】韡之高 柢者謂之玉代克，平柢者謂之排巴克，履謂之克西，皆牛馬革為之。入寺禮拜，必解屨門外。

布魯特人之服飾

則疊白布以絡頭，垂背可尺許。阿渾之帽，上銳而簷高，以白布綄之，厚二三寸。脫帽為敬，入門必解履。婦女出，必障面，【或以白布，或以花巾，邊垂絲穗。】皆古制也。

西藏官民之服飾

藏人衣冠，因等級而異。如達賴、班禪之冬帽，均以氆氇或羊絨製成，上尖下大，色黃，夏帽如竹笠，以金色皮為之，皆表示專重黃教之意。衣有內衣、外衣之 別。內衣以氆氇製造，形如內地之坎肩。外衣為紫羊絨之單衫，以帛縛其上。足著錦靴或皮履，腰束帛，春冬惟露半臂。其餘喇嘛亦大致相同，惟有精粗之別。

若沙噶布倫、【三品官，藏人稱為蓮足，喻言最有勢力，自富裕貴族中選用者。】戴琫、【六品官，掌馬廠事。】第巴【七品以下官，司各事者。】等官，不束 髮，垂背後，綴以短縷。戴平頂帽，頂綴獺皮。手持念珠，腰束皮帶。遇佳節或有公事時，噶布倫將髮兩分於頂之左右，別綰一髻，衣蟒衣，上加大領無緣之小袖 衣。第巴亦綰髮，結一髻，戴無翅白紗帽，帶佩刀，以示區別。兩耳有環，以綠松石或珊瑚製之，其大如桃，形如鳥啄。身披綠錦短衣，腰著百襉黑裙，足躡皮靴，腰繫紅綾，自上至下，絕類內地婦女之裝束。至普通人民，皆著大領無緣之衣，帽亦然，亦有戴白帽者，腰以皮或毛褐結附之，繫小刀，順刀、皮袋、火鐮等件。懷 中各藏一木椀，與蒙古人同。惟上自噶布倫，下至人民，手皆帶有骨玦，大抵於佛教中別有所取義也。

西藏喇嘛之服飾

西藏喇嘛之服，一為袍，一為袈裟，戴僧帽。初固以其色之黃、紅分別教派，後亦有黃教而衣為紅者。維西喇嘛皆闊袖長衣，雖嚴冬，常露兩肘。至其冠，則冬為平頂之方氈帽，夏為平頂之竹笠。

西康番人之服飾

西康番人不事桑麻，衣之原料為牛羊毛，織如布，寬六七寸、八九寸不等，名曰毯。牛毛織者色黑，羊毛織者色白，即以氆氇縫衣。喇嘛之衣尚赤色，則以茜草染白 氆氇為之，餘皆黑、白。貧者及野番無氆氇，但服牛羊皮。而富者購藏中所織之氆氇，或印度之呢絨，並內地之綢緞布。其式與內地僧人同，袖長大，束以帶，凡一切應 用之物，皆環納於懷背之間。

大褲，小褲，男子無之，婦女則間有用裙者。冠形無一定，土司所

許。其頂平，四周之毛皆截齊，別作一圈載於下，便戴於首。

喇嘛之衣，無袖，惟以紗數丈纏於身股之間。其冠為黃色，以呢絨為之。堪布、戴琫則冠如桃形，餘則如雞冠形。然此皆見官時所服用，平時則或氈或呢或狐皮、羊皮作便帽加於首而已。光緒丙午，邊務大臣趙爾豐示令番人服袴，改流之地皆服之，然袴皆無絝襠。惟其衣冠則間有效漢人者。衣以皮為之，嘗以牛奶、酥油搓皮，使不堅硬，不似內地之用硝水也。褥以虎、豹、豺、狼、熊、狐、鹿、獺之皮為之，墊或皮或綢緞為之，內實獐毛，厚二三寸、四五寸不等，或用呢絨、氆氇及牛羊皮為之。

青海番人之服飾

青海之番人穿耳垂璫，或綴小寶石。衣則闊袖長幅，春秋冬三時披毳裘，惟夏日著粗布服，頭戴布笠，下著革鞾。帶必紅色，終日不解帶，長幅所以代衾。披衣時遍體先塗酥油，以首承衣領，束帶而後露首。下幅僅齊膝，上幅長而臃腫於背，時袒右臂，夜則縮其首於衣領焉。衣不滌垢，不補綴，一著體則無解時，四時惟毳裘、布服二襲而已。千百戶有事亦服緞帛。佩銅匣藏小佛於胸。

番婦辮髮垂後，以多為貴，最多者三四十縷。或曰，未嫁者歲添一縷，嫁則倍之，不再加矣。五色布為囊，自脊以下，辮藏於內，緣邊繡五彩。下穿纓絡，上綴銅飾，如獸環漚釘形，銅片纍纍然，行路琅璫。富者用銀。又珊瑚、寶石為長串；挽而雙之，雙而四之，圈於項，盤於髮，而綴於囊，斑斕奪目。已字人者用夫家聘物，數十日一理髮，梳而不篦，膏以酥油，而不生蟣蝨。璫環長過肩，不穿於耳，彩縷繫其兩端，以頂承之，雙懸於頤。一身之飾，繁重如是。餘如帽、靴、衣帶，均與男子同。而不著褻衣，其說有二。一說謂釋迦牟尼佛母行至通天河，脫褻衣而後渡，後人慕而效之。是以番女至夫家，必跣足渡水而往也。一說謂達賴、班禪轉世，投胎不擇貴賤，了無障礙，以便受胎，是以人人翦綵為佛而擁於懷也。蒙古婦人則不如是。

處州畲客之服飾

畲客之衣，尚紅、黑二色，襟廣，袖大，達一尺餘，似僧服，然非平素常御之服。其所好者為麻衣，夏冬皆然。男女自膝以下，多用腳絆。婦人皆著黑衣，襟廣，袖約五六寸，用幅三寸餘之赤線織帶，無釦鈕，如南洋沙倫【譯音。】式。不著褲，多跣足。出行時，如南洋之司利巴【譯音。】式。亦有加以刺繡者。居家著木履，則又似日本。婦人之首所戴，有曰狗頭者，可置於頭，若柱然。其製為長二寸餘之竹筒，外包花布，邊鑲以銀，懸珠玉，後垂

黎人之服飾

熟黎上衣粗麻短衫。生黎用布一幅，穴其中，以首貫之，無袖，長不掩臍。岐黎下著犢鼻褌。餘黎無下衣，僅以上寬下窄之四五寸粗布二片蔽前後，名曰黎廠。或用布一片，通前後包之，名曰黎包。

兒童耳垂大環，或銀或銅，以為美觀，亦隨貧富為之，既婚則無。富人頭前多插銀條為飾，或一條，或二三條，作雞尾形，故名雞尾。

打箭爐諸番之服飾

打箭爐以外諸番，男女皆氈裘、毛褐、皮履，蓬頭垢面，間有以羊皮為冠者。富者衣花氆氇。若明正巴裏之土官，則錦冠高頂，絨緯而袍褂，一如內地。其他營官，皆高冠，服色緞，或服花毛氆氇，束蛇皮蠻帶。女子幼以硨磲鐲手帶之至老。及笄，則以珊瑚、松石、蜜蠟、琉璃珠等物飾長辮，綴於首，死則取以送梵寺，不傳子孫也。

倮倮之服飾

倮倮上衣無袖，以灰或黑色毛布製之，而以紐集於頸之四周，長達於踵。裳之緣，飾以種種棉織物。有時騎馬，所用上衣之製法亦同，惟背後開衩，開處以下衣之裾掩之。裙下垂及馬之腰臀。此上衣之製法，謂可不受小蟲之害也。夏以棉布代毛布。帽以竹為之，上覆毛布，為圓錐形，大者可用以代傘。

在寧遠之保倮倮，則以青、藍、白布裹頭，挽其端於額，形如筍。其被體者，僅一衣一褲，外披羊毛擦耳瓦一襲。婦女同之，惟下身以布橫連作裙。

瑤人之服飾

廣東之瑤人，皆束髮，頭插白雉毛，身著對襟衣，下有布筩。女則穿耳，其耳環極大，垂於兩肩。

紅苗之服飾

環。婦女有銀簪、耳環、項圈、手鐲等，衣較男子略長，飾以紅絨繡花，不著袴，以峒錦為裙，纏腰兩三匝。

東苗之服飾

東苗在龍里、清平、貴筑，男以花布束首，著淺藍短衣。婦著花裳。衣無袖。

花苗之服飾

花苗在貴陽、廣順、大定、黎平，裳服先用蠟繪花於布，而後染。既染去蠟，則花見。飾袖以錦。婦女以馬髟雜人髮為髻。男年少者縛楮皮於額，既婚，乃去之。

披袍仡佬之服飾

披袍仡佬在平遠、施秉、清平，男子衣敝惡，女子以線紮髮，蒙以青巾袋，上綴海。衣長尺許，外披方袍，自頭籠下，前短後長，無袖。

冰家苗之服飾

冰家苗在荔波縣，男子四圍長衣，以裙為袴。女子短衣，花邊穿袖，重裙無袴。

麼些族之服飾

雲南維西廳布麼些族，男皆剃頭辮髮，不冠，多以青布纏頭，衣盤領白罽，不襲不裹，棉布袴不掩膝。婦髻向前，頂束布勒若菱角，耳環組如藤，綴如龍眼果，以銀、銅為之。衣白褐青綠，及臍，裙可蓋膝，不著袴，裹臁肋以花布帶束之。至於女紅，則皆不習也。

男婦老幼，率喜佩刀為飾。不愛頮澤，衣至敝不澣，數日不沐，經年不浴。冬不重衣，雪亦跣足，嚴寒則覆背以羊皮，或白毡。間有著履者。頭目衣冠如內地，而婦妝不改，裙長及脛，亦舊製，以別於齊民。

粵寇服飾

閩中婦女，惟居城鎮者皆小腳婦。自縉紳以至小家，莫不以小腳相尚，妝飾與他處無甚異。此等婦女，率多不任步履，故街市中初不恆見。偶一見之，亦必拄杖而 行，或倩人扶掖，與殘疾者無異。其居邨野者，呼為鄉下妹，則完全天足，入城者恆為人充擔負役。此等婦女，裝束特異，頭綰高髻，旁插銀箭一雙，長七八寸及尺 餘者不一，中一銀鎗稱是。耳懸銀環，大幾逾盤，年幼好修飾者，其環愈大，箭愈長也。下則白足，不襪不履，冬日雖身衣皮服，而跣足如故。遇令節或慶弔事，則 著前綴紅線如鬚之黑色花履也。

粵女之服飾

粵女有三別，一為潮州，纖趾廣袖，髻髮如蜻，薄蟬簇鬢，行傴僂而步蹀躞，雖有佳人，大有西子不潔之概。一為嘉應州，垂髮挽髻，蝶翅雙鬢，綽約如嬾裝佳人，而雙趺玉潔，尤饒殊姿。一為廣州，修髻膏髮，膚脂凝雪，曲眉脂唇，惟躡履禿頸，殊少驚鴻遊龍之姿。

潮州婦女多赤足而著拖鞋，皮色黑黝。耳環有長數寸者，略似棍棒。每坐，必舉一足於椅之扶手，而以雙手撫摩之。

滇女之服飾

雲南省城婦女皆裹足，衣袍套。其出行也，無轎，必以錦帕覆首，至老不去。大理婦女，出必持傘。皆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之遺也。

青海蒙女之服飾

青海蒙古男人入關，或有為漢裝者，其游牧時，則番裝也。王公、台吉，忽焉寶石頂而團龍褂，忽焉毳衣而露臂，革履而跣足；忽而揖讓為座上客，忽而執鞭如牧羊兒，見者固不知其為封建主也。然衣服有裏有襲，非若番子之僅披一襲也。

婦女多顏色，衣飾之豐美，數倍於番婦。束髮為二辮。雙垂於前，以布帛為囊而護之。所綴鈴片，悉為銀者，多嵌以真寶石。帽質為五色綢，綴以紅絲纓，韡質為 絨布，繡以花彩，其式如漢人常用之冠履然。冬日御羔羊裘、草狐裘，富者用火狐、青狐、猞猁猻，一衣之值，內地動需兼金，彼視之為常產也。餘皆與番婦同。

古宗之服飾

古宗婦女之髻，辮髮百股，以五寸橫木，於頂挽而束之。耳環細小，與麼些異。臭古宗以土覆屋，喜樓居。近衢市者，男則剃頭，衣冠尚仍其舊。僻遠者，男披髮 於肩，冠以長毛羊皮，染黃色為檐，項綴紅線纓，夏亦不改。紅綠十字文罽為衣。冬或羊裘，不表，皆盤領，闊袖束帶，佩尺五木鞘刀於左腰間。著西紅革靴，或以 文罽為之。出入乘馬，愛馳騁。鞦韆極麗，多飾以金、銀、寶石。婦辮髮下垂，雜綴珊瑚、綠松石以為飾。衣蓋腹，百褶裙蓋臁胻，俱采罽為之。裙或文罽，或采色 布，罽韈單革軟底，不著袴履。項挂色石數珠，富則三四串，自肩斜繞腋下。一妝裝飾之物，有值數百金者，珊瑚、瑪瑙、硨磲、玳瑁以及銀錢、銀虎之屬，悉著於 辮。而賤者無飾，且跣足。

土官頭目剃頭辮髮，入城，用漢人衣冠，歸則易之。惟帽檐之飾，以織金錦為別。

打牙仡佬之服飾

打牙仡佬在平遠、黔西，婦人剪前髮，披後髮，蓋取齊眉之意也。以幅布圍腰，無襞積，曰桶裙。

滇綿谷為女裝

蜀人滇謙六富而無子，屢得屢亡。有星家教以壓勝之法，云：「足下兩世命中所照臨者，多是雌宿，雖獲雄，無益也。惟獲雄而以雌畜之，庶可補救。」已而生子 曰綿谷，謙六教以穿耳、梳頭、裹足，呼為小七娘，娶不梳頭、不裹足、不穿耳之女以妻之。及長大，遂入泮。生二孫，偶以郎名，孫即死。於是每孫生，亦以女畜之。綿谷韶秀無鬚，頗以女自居，有《繡針詞》行世。楊刺史潮觀與之交好，為序其顛末。

某中丞好女裝

某中丞少好女裝，人皆稱之為三姑娘，光緒時人也。

妓傚男裝

史．後紀》云：「帝履癸伐豪山，得妹嬉焉。一笑百媚，而色厲少融，反而男行，弁服帶劍。」此女子男裝之初祖也。

孫之獬改裝

世祖初入關，前朝降臣皆束髮，頂進賢冠，為長袖大服。殿陛之間，分滿、漢兩班，久已相安無事矣。

淄川孫之獬，明時官列九卿。睿親王領兵入關時，之獬首先上表歸誠，且言其家婦女俱已效滿妝，並於朝見時薙髮改裝，歸入滿班。滿以其漢人也，不許；歸漢 班，漢又以為滿飾也，亦不容。之獬羞憤，乃疏言：「陛下平定中國，萬事鼎新，而衣冠束髮之制，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奏上，世祖歎 賞，乃下削髮之令。及順治丁亥，山東布衣謝遷奮起兵入淄川，之獬闔家慘死。

成親王之袍褂

成哲親王有潔癖，居恆明窗 淨几，不染纖塵。且丰裁峻朗，所御泡褂極舊，然熨貼整削，皆以斜紋布製之，【俗謂之褡褳布，為京師特產。】遠望之，恍如玉樹臨風。嘗奉命致祭某陵，圍而觀 者如堵牆。爾時京華風尚，不著新衣，王實啟其漸也。嗣是有以素綢為裏者，或且用之於朝會矣。

湯衣谷燕居衣品服

湯衣 谷以知縣需次江寧，自度必不得於時，益恣為沈冥，不復自振。貧且善病，僻居城東偏。或索衙參時手板觀焉，曰：「亡之久。」顧朝廷千秋節，必衣其品服於家三 日，如在官然者。或召之宴，則以其服往。群妓且目且笑，不為動。獨一妓者翁之，則慨然曰：「若翁我，知我且老，不復堪天下事矣，已矣！」年四十有八卒。衣 谷，名裕，錢塘人。

講官禮服

同、光時，經筵日講、起居注官，三滿人，二漢人。皇上衣為何色，則五人不得參差，否則立干處分。而內監等又不先日宣言，故必多攜以進，便隨時更換也。

某歲，孝欽后以萬壽，賜宮眷德菱以禮服。服為大紅緞繡金龍，護以雲彩，鑲金邊，內襯灰鼠皮，袖口及領用貂，此郡主服也。德菱，漢軍人，駐法欽使裕庚女。

舞燈衣

每歲上元或萬壽節，令樂工舞燈，衣五色畫衣，分行成字，凡數十變，有太平萬歲萬壽無疆諸字，以黃綾冊書成字樣，陳諸御案，以備觀覽。

朝服之宜忌

臣工召對、引見，皆服天青褂、藍袍，雜色袍悉在禁止之列，羊皮亦不得服，惡其色白，近喪服也。故朝服但有海龍、猞猁猻、貂、灰鼠、銀鼠，而無羊皮。夏不得服亮紗，惡其見膚也，以實地紗代之，致敬也。

袍之開衩

衩，衣衩也，今謂衣旁開處曰衩口。官吏士庶皆兩開，宗室則四開。衩衣，即開禊袍，唐人已有之。《唐書》僖宗衩衣見崔彥昭。王建《宮詞》：「衩衣騎馬繞宮廊。」

缺襟袍

缺襟袍，袍之右襟短缺，以便於騎馬者也，行裝所用。然實起於隋文帝之征遼，詔武官服缺胯襖手。唐侍中馬周請於汗衫上加服小缺襟襖子，詔從之。

臣工扈從行圍，例服行裝，《會典》所云「行袍行裳，色隨所用，行裳冬以皮為表」，蓋即缺襟袍也。行裳，俗呼戰裙。

京外大小文武各官，若因公出差，以禮服謁客，則行裝。行裝不用外褂，以對襟大袖之馬褂代之，色天青，其材為織團龍之緞，或寧綢。袍必缺襟，馬褂較外褂為短，便於乘騎也，惟靴、帽仍依平時。其實始為軍服而及於扈從行圍，後遂沿用之。

袍。相傳此項品服，自陛辭之日始，至覆命之日止，皆得用之，所以示威重也。

團龍褂

團龍褂者，惟皇帝朝服襞積前後團龍各九，后服五爪金龍八團，皇太子用五爪三爪龍緞、滿翠八團龍等緞，皇子福晉用五爪正十四金龍四團，其他非奉上賜，不得用五爪龍團花。

禮親王曰：「惟皇上御服朝衣，於腰闌下前後繡龍團各四，諸王以下，皆用素緞數則以為辨別。後南中所繡朝服衣料，無論品級，皆用龍團各四，初無以素者。」

四團龍補褂

舊制，親王服四正龍補服，郡王服二正行龍補服。乾隆時，傅文忠公恆以為與御服無別，乃奏改親王二行龍二正龍補服，郡王服四行龍補服，以為定制。諸王有特 賜四正龍者許服用，若異姓，則初無賜四團龍者。雍正朝，特賜年羹堯以四正龍補服。然文忠以椒房優寵，兆文毅公惠以平定西域功，阿文成公桂以平定兩金川功，福文襄王康安以平定臺灣功，皆賜四團龍補服。孫文靖公士毅以入安南功，亦賜之。嗣以潰聞，遂繳還。惟文忠每入署辦事及其家居，仍用公爵補服，示謙也。

改團龍為六合同春

光緒朝，孝欽后六旬萬壽，內務府人員定製禮服，改團龍為六合同春，形亦圓，一鹿一鶴一松枝。蓋六之音，南人讀之同鹿，合之音同鶴，春之音近松也。鹿鶴皆享遐齡，松亦四時常青，於以頌揚萬壽耳。朝士從風而靡，團龍遂不入時矣。

八團

八旗婦人禮服，補褂之外，又有所謂八團者，則以繡或緙絲，為綵團八，綴之於褂，然僅新婦用之耳。

外褂

製式不同耳。

翻毛外褂、馬褂

皮外褂、馬褂之翻穿者，曰翻毛，蓋以炫其珍貴之皮也，達官貴人為多。其皮大率為海龍、玄狐、猞猁、紫貂、干尖、倭刀、草上霜、紫羔。而有喪者之所衣，則為銀鼠、麥穗子。

草上霜為羊皮之一種，質類乳羔，以其毛附皮處純係灰黑色，而其毫末獨白色，圓捲如珠，故名。以為裘，極貴重，外褂、馬褂皆有，俗稱青珠兒，又曰青種羊。雖可翻穿以為裘，然本非吉服也。乾隆某歲元旦，高宗偶御之，自是而遇喜慶宴會之事，皆服之矣。

御前大臣翻穿之皮外褂，有上下兩截以兩種皮聯綴而成者，遠望之，第見其顏色不同，不易審定其皮之品類也。

定例，紫貂馬褂，為皇上打圍時所御之衣，雖親王、閣部大臣等，不能僭用。然道、咸以降，京官之翰詹科道，及三品外官與有三品銜或頂戴者，亦無不翻穿以自豪矣。

羊皮貴羔而賤老，而口外有一種曰麥穗子者，皮軟毛長，形如麥穗，價值最貴，俗又名之為蘿蔔絲。大僚奉差口外，必以此為裘。蓋口外風高，非此不足以禦寒也。

帶膝貂褂

帶膝貂褂，胸及兩肩均有白色毛，即貂之膝皮也。咸、同間，得蒙恩賜者僅二人，一徐相國郙，南齋供奉，上解以賜之，酬其筆墨之勞也。一李文忠公鴻章，則以穆宗題主，文忠襄提於側，故叨異數。至光緒朝，則孝欽后常以之賞賜臣下矣。

馬褂

馬褂較外褂為短，僅及臍。國初，惟營兵衣之。至康熙末，富家子為此服者，眾以為奇，甚有為俚句嘲之者。雍正時，服者漸眾。後則無人不服，游行街市，應接賓客，不煩更衣矣。

黃馬褂

凡領侍衛內大臣、內大臣、前引十大臣、護軍統領、侍衛班領，皆

及文武諸臣，或以大射中候，或以亘勞中外，必特賜之，以示寵異。及粵、捻亂定，文武勛臣得之者甚多矣。

對襟馬褂

得勝褂，為馬褂之一種，對襟方袖。初僅用之於行裝，俗稱對襟馬褂。傅文忠征金川歸，喜其便捷，平時常服之，名曰得勝褂，由是遂為燕居之服。

大襟馬褂

馬褂之非對襟而右衽者，便服也。兩袖亦平，惟襟在右。俗以右手為大手，因名右襟曰大襟。其四周有以異色為緣者。

琵琶襟馬褂

馬褂之右襟短缺而略如缺襟袍者，曰琵琶襟馬褂，或亦謂之曰缺襟。袖與袍或衫皆平。

臥龍袋

臥龍袋，馬褂之窄袖而對襟者也。其身較對襟、大襟之馬褂略長，亦曰長袖馬褂，河工效力之人員常以之為正式之行裝。相傳某相國嘗隨駕北征，其母夫人憂其文 弱，不勝風寒，為紉是衣，取其暖而便也。相國感母恩，常服之不去身。一日，急詔論事，未遑易衣。帝問所衣何名，因直陳其事。帝褒其孝，命得服以入朝。當時 名之阿娘袋，後誤為臥龍袋，久之，又稱為鵝翎袋矣。

詔使之衣冠

大軍入燕，奄有天下，明督師史可法等，擁立弘光帝於 金陵。時南北消息不通，江、浙之間，依然有巢燕安居之樂。相傳是年五月五日，江蘇之無錫方舉行競渡戲，萬人空巷，游覽河干。忽而人聲大譁，咸稱異事。向之 詰訊，則云：「頃見有人服對襟長衣，袖作馬蹄式，頭戴一帽，形如覆碗，上矗白石磋成之巨珠，背荷黃布包袱，騎快馬飛馳入城，逕向縣署而去。」聞者互相猜 異，莫測其由，亟往縣署探詢，始知本朝定鼎，下敕書於南中各郡，令民人剃髮，其人蓋馳送詔書之差弁也。所形容衣冠情形，即本朝新定之服

寫真用明代衣冠

德清新市李翁之沒也，其子某慕風雅，倩人繪跨馬出郊行看子。繪者以其貌清臞，繪為明代衣冠。傳神酷肖，喜付裝池。次日喧傳，有人訾其裝束違時者。某懼滋事，令人索還，則又有人以黃塗其繮，謂其僭越踰制，數人居為奇貨，非徒手所能取矣。方議賄以錢，則新市巡檢突遣役數人至，謂已有人首之官，不可以私息矣。及凇人關說巡檢，許多金，方允免究。則縣役又至，謂此事業經縣中訪聞，剋日提訊，非巡檢所能了結矣。僅一小照，而公私需索費至數千金，始得無事。

高望公冠履

新會高儼，字望公，嘗以赭石染布為野人服，冠履俱與時異，見者無不知其為先輩高望公也。時又因其姓稱為高士望公。

玄狐袍帽

袍帽初以紫貂為貴，康熙以來，尤貴玄狐，非閣臣不得賜。尚書亦有蒙賜者，厥名玄狐而色實蒼白也。

傅青主布衣氈帽

康熙己未，傅青主被舉詞科，不與試，聖祖特賜以內閣中書。而青主仍自稱曰民，冬夏著一布衣，其色朱，帽以氈為之。

黃九煙布衣素冠

上元黃九煙，名周星，布衣素冠，寒暑不易。

葉英多攝敝衣冠

葉英多，乾隆時之揚州諸生也，以說書為生，而窮困日甚，絕不形於色，朝霞暮月，荒寮古觀，輒信足獨往，忘其寒餓，亦不問妻子之絕粒也。某鹽官與相契，英 多偶以事往，值其方宴客，門外車馬輿從赫奕，主人急出延之，而英多攝敝衣冠，直入上座。語罷，夷

多先奏一曲。未幾，石莊卒，英多酹於靈而酬焉。其子慶生之授業師，每遇於道中，必側立卻手，俟過而後行。

劉錫鴻敝衣趿鞋

劉錫鴻使法時，往往敝衣趿鞋，衣帶飄舞，徒步出外。常立於最高橋梁之上，周望四處。其隨員諫之，劉怒曰：「予欲使外邦人瞻仰天朝人物耳。」

某令挾冠服而出

有新到省之某令，褦襶觸熱，謁上官，且語，且揮扇。上官知其畏熱也，命去冠；冠去，去褂；褂去，去袍；袍去，去衫；衫去，而猶揮扇不已。上官惡其不知儀 注也，復以可去短衣為言，某亦去之。上官至是，以手舉茶碗，門外之僕高聲呼送客。上官起，某亟挾冠服，赤體而出。蓋其人初來自田間也。

度冬之常服

人之階級，析而計之，何啻萬千，言其大別，則有三。一曰上流社會，二曰中流社會，三曰下流社會。上流富，中流者介於貧富之間，下流貧。常人眼光，每以其度冬之常服判之。上流必有狐裘，中流必有羊裘，下流則惟木棉，且有非袍者矣。

農商之衣

《會典》開載，凡農家許著綢、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著綢紗。此可見吾國之賤農商，而商尤輕於農也。

香色

古人東宮，皆服絳紗袍，蓋次明黃一等。國初，皇太子朝衣服飾，皆用香色，例禁庶人服用。後儲位久虛，遂忘其制。嘉慶時，庶民習用香色，至於車幃巾櫛，無不濫用，有司初無禁遏之者。

襯衫

繡寬衫，青窄襯衫。」此二字之所由起也。襯衫之用有二。其一，以禮服之開襖袍前後有衩，襯 以衫而掩之。一，凡便服之細毛皮袍，如貂、狐、猞猁者，毛細易損，襯以衫而護之也。襯衫之製如常衫，惟襯開襖袍所用，有不用兩袖者，有上布而下綢者。

蔣敬齋自製寢衣

蔣敬齋，名溶，長洲諸生。年二十許，喜講性理之學，言語坐立皆不苟。嘗自製寢衣，長六尺餘，《論語》所謂「長一身有半」是也。錢梅溪笑謂之曰：「古之寢衣，似即今之衾被。君泥古太甚矣。」敬齋愕然曰：「吾過矣，吾過矣！」至於下拜。

道光時之衣

新城王文簡公士禎有家法，凡遇春秋祭祀及吉凶事，子弟各服其應得之服，然後行禮。如已入泮，始易襴衫，其妻亦銀笄、練裙，否則終身著布。乾、嘉間，江、浙猶尚樸素，子弟得鄉舉，始著綢緞衣服。至道光，則男子皆輕裘，女子皆錦繡矣。

載澂衣繡百蝶

恭王奕訢素惡其子載徵，澂病，日望其死。久之病革，左右以告，王乃至其臥室，見澂側身臥，上下衣皆黑色，遍身以白線繡百蝶，大怒曰：「即此匪衣，亦當死久矣。」不顧而出。

旗女衣皆連裳

八旗婦女衣皆連裳，不分上下，蓋即古人男子有裳、婦人無裳之遺制也。

十八鑲

咸、同間，京師婦女衣服之滾條，道數甚多，號曰十八鑲。

衣左衽

潼關附近各處，婦女之衣多左衽。

蘊大司空布居京師，窗戶均用竹簾，雖隆冬，亦無用氈、布者。冬日退朝，僅御棉袍，雖嚴寒亦不御裘。臥時以被覆身，四圍俱不摺拂。其睡亦無定所，一夜嘗易數處。

裘之上下兩截異皮

裘之上下兩截異皮者，上截之皮必較遜於下截，而袖中之皮亦必與上截同，以下截為人所易見，可自炫也。其名曰羅漢統，又曰飛過海。上截恆為羊，下截則猞猁、貂、狐、灰鼠、銀鼠皆有之。

衣緣皮

廣州地近溫帶，氣候常暖，所謂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也。極冷時，僅需衣棉。光、宣間則稍寒，亦有降雪之時。然官界為彰身飾觀計，每至冬季，則按時以各種獸皮緣於衣之四圍，自珠羔至於貂狐，逐次易之，儼如他省之換季然。

貂裘

東三省諸山多松林，茂條蓊鬱，結實甚大。貂深嗜此，多棲焉。邊界居民不憚跋涉，恆攜獵具冒險往取。貂目銳行捷，一瞥間，忽不知所往。常經旬不能得其一。得之，集以成裘，價至昂。以毛色潤澤，香氣馥郁，純黑發燦光者為上品。

湯文正服小毛裘

聖祖御乾清門，侍讀學士寶應喬某以日講官侍班，會湯文正公入奏畢。故事，冬至後，群臣皆服大裘。上顧文正而問曰：「眾皆服貂狐，汝得毋寒乎？」文正對 曰：「臣尚有小毛裘可服。外間百姓且有無棉襖者。」上憮然久之。既退，有咎之者，曰：「是真老悖，豈對君之體乎！」或曰：「上方向公，將以輕暖賜，而公所 對，非所問也。」喬出，語人曰：「我輩轉一世，不知能作此等語否？」

陳雪三未冬披裘

乾隆時，有陳雪三者，初生時，與兄同舉，蓋孿生也。襁褓不能兩

畏寒甚，未冬即披裘。

舒鐵雲典裘

舒鐵雲有《典裘》詩四首。其一云：「點檢青箱記昨宵，易衣而出太蕭條。吾家舊物誰能遣，此地寒威尚未消。曾有鴛鴦雙翦落，何來楊柳一旗飄。輸他走馬蘭臺 去，雪滿宮門夜賜貂。」其二云：「王恭鶴氅晏嬰裘，紫鳳天吳不記秋。羞澀忽成垂老別，輕肥虛憶少年游。蛾眉絕塞金誰贖，狐腋重關客未偷。比似春衣杜陵醉，兩般滋味一般愁。」其三云：「別去分明抵故人，年時冷暖記來真。青山策蹇圍天曉，紅燭鈔書耐漏頻。得句漸知衣帶緩，看花惟有帽簷新。為誰中道恩情絕，拋卻 長安十丈塵。」其四云：「紅袖青袍兩不知，淒涼質庫且題詩。直愁一入深知海，空計三年遠作期。鍼線跡銷無處覓，風塵緣盡有時離。些些紕縵酸寒甚，等到冰綃 霧縠時。」

舒鐵雲謝人贈裘

舒鐵雲以其姊婿贈裘而作詩曰：「鶴氅貂褕不趁身，年年短褐走風塵。未勞錦綉遺為詠，猶見 綈袍戀此貧。夜永燈檠容我坐，歲寒霜雪與渠親。縱教吹徧鄒陽律，肯貰春旗作酒人。」其後有友亦贈以裘，又作詩云：「去年北風吹不休，主人贈我青羔裘。酒酣 以往不忍著，卻向黃竹箱中收。今年東風射春箭，花凍紅燈上元宴。飛落鴛鴦雙翦刀，牽雲曳雪重相見。平生讀書愛五更，往往風雨聞雞鳴。曉寒不向夢中賦，媿此 一尺銀燈檠。黑貂已敝長安道，十丈紅塵不能埽。綵筆空題白練裙，儂歌自唱黃綿襖。殷勤鶴氅來君家，主是烏衣客絳紗。一身仙骨冷於鐵，開出萬朵青蓮花。主人 之裘有時敝，主人之情永弗替。以詩報君非感恩，君不見《緇衣》詠為風，綈袍感其意。」

狐裘之類別

古所謂狐白裘者，即集狐之白腋也，後名天馬皮。集狐之項下細毛深溫黑白成文者，名烏雲豹。其股裏黃黑雜色者，集以成裘，名麻葉子，則為全白狐，皮粗冗，不為世所重。

龔定庵服白狐裘

龔定庵不喜治生，揮金如土，囊罄，輒告貸。一日，至揚州，訪魏默深。魏見所著白狐裘，下截皆泥污而上半則新，詢之，曰：「吾

短小，故下半拖入泥塗也。

番役衣羊皮

皮裘之表，概以綢緞或布為之，未有有皮而無表者。冬季，京師番役夜巡，所著禦寒之衣，為官中所給，則皆有皮無表，蓋即一天然之羊皮耳。

半臂

半臂，漢時名繡屈，即今之坎肩也，又名背心。隋大業時，內官多服半臂。《說文》：「無袂衣謂之襠。」趙宧光《長箋》曰：「半臂，衣也。武士謂之蔽甲方，俗謂之披襖。小者曰背子，與古之裲襠相似，其一當胸，其一當背，亦作兩當。」尤西堂有詠婦女所衣之半臂一詩，詩云：「更衣斟酌十分難，親製輕紈衹半端。取便最宜春起草，護嬌偏稱晚妝殘。渾疑斷袖留遺愛，卻喜專房免忍寒。曾與三郎換湯餅，重提舊事淚闌干。」

巴圖魯坎肩

京師盛行巴圖魯坎肩兒，各部司員見堂官往往服之，上加纓帽，南方呼為一字襟馬甲，例須用皮者，襯於袍套之中。覺暖，即自探手，解上排鈕扣，而令僕代解兩旁鈕扣，曳之而出，藉免更換之勞。後且單夾棉紗一律風行矣。其加兩袖者曰鷹膀，則宜於乘馬，步行者不能著也。

婦女著坎肩

江蘇蘇五屬及潼關附近各處之婦女，有於炎夏僅著坎肩，而裸其兩臂者，或更赤露上體，游行入市。

六月著棉半臂

綏化城氣候迥異內地，雖六月，亦著棉褲。婦女則著棉半臂，露兩臂乳房於外，招搖過市。半臂之製，亦與內地不同。

書畫鎧

創新製，短兩袂若鎧狀，加於裘上，名曰青氈鎧。

海青

海青，今稱僧尼之外衣也。然古時實以稱普通衣服之廣袖者。唐李白詩：「翩翩舞廣袖，似鳥海東來。」蓋言廣袖之舞，如海東青也。

道袍

道袍，古燕居之服。腰中間斷，以一線道橫之，謂之程子衣。無線道者，則謂之道袍，又曰直掇。後則以道士所服之長衣曰道袍矣。

世祖不用袞冕

世祖入關，郊祀，禮臣請用袞冕，上諭人主當敬天勤民，不在袞冕。

紅絨結頂冠

皇上燕服之冠為紅絨結頂冠，皇子、皇孫皆以是為禮服。近支王、貝勒，得上賜者，許常戴之。輔臣雖間有賜者，皆不敢戴，惟張文和公廷玉蒙特旨許於元旦日冠戴，時以為非常之榮。

拉虎帽

拉虎帽者，每歲木蘭秋狩，皇上輒御之以蒞圍場。王公亦多效之，特不用紅絨結頂耳。然曾賞紅絨結頂者，不在此例。

暖帽

暖帽者，冬春之禮冠也，立冬前數日戴之。頂為緞，上綴紅色纓，絲所織也。簷以皮、絨、呢為之。初寒用呢，次寒用絨，極寒用皮。京城則初寒用絨，次寒用呢，至於皮，則貴人用貂，普通為騷鼠、海騾之屬。

有三年之喪者，帽簷及頂皆以布為之，上綴黑纓，不用頂帶。

涼帽者，夏秋之禮冠也，立夏前數日戴之。無簷，形如覆釜。有二大別。一曰緯帽，初熱時用白色或湖色之羅胎者。極熱時用黃色紗胎之內有竹絲者，曰卍絲胎，上綴紅纓，絲所織也。

有三年之喪者，戴羽纓【一作雨纓。】帽，形亦如覆釜，惟無緣，籐織品也。以其一名涼篷而出於山東之德州也，故又稱德州篷，上綴黑色纓，不用頂帶。

行裝所用之帽，亦籐織品，纓以紅色犛牛毛為之，其最佳者曰鐵桿纓。

七星貂

七星貂者，以貂皮截之成七條，綴於暖帽，如纓然，蓋行裝所用也。為武官四時所戴，即文職之從事軍旅者亦從之。又有紅冠不綴纓而飾貂尾者，名曰得勝盔。俗概稱禮帽曰大帽子，蓋以別於燕居之西瓜皮帽之稱為小帽也。

全紅帽罩

全紅帽罩，惟三品以上入內廷者準服，四五品官雖內直，不用也。高宗時，軍機章京帶領引見，值天雨，冠纓盡溼。上問其故，金壇于文襄公敏中以體制對。上曰：「遇雨暫用，何妨！」自是行走軍機處者，冠罩無不全紅矣。

小帽

小帽，便冠也。春冬所戴者，以緞為之。夏秋所戴者，以實地紗為之。色皆黑，六瓣合縫，綴以簷，如箬。創於明太祖，以取六合一統之意。國朝因之，雖無明文 規定，亦不之禁，旗人且皆戴之。咸豐初元，其形忽尖。極尖者曰盔襯，與單梁挖雲之所謂戰履者，同時盛行。不二年而兵興。宣統時，簷有多至七八道者，不僅重 簷也，為惡少年所喜。上有絲織之結，紅色。俗名西瓜皮帽，又名秋帽。

明之士人類多方巾大袖者。至順治甲申，則戴平頭小帽，以自晦匿。而禁令苛暴，方巾為世大禁，雖巨紳士子，出與平民無異。間有惜餼羊之遺意，私居偶戴方巾者，一夫窺瞷，慘禍立發。常熟有二生，於巡按行香日，戴方巾雜行眾中，為所瞥見，即杖之數十，

殮時用之，其半時禮服，則於披風上加補服，從其夫或子之品級，有朝珠者並掛朝珠焉。

結婚日，新郎或已有為品官者，固服本朝之禮服矣。而新婦於合巹時，必用鳳冠霞帔，至次日，始改朝珠補服。其說有二。一以鳳冠霞帔，表示其為嫡妻也。一以本朝定鼎相傳有男降女不降之說也。

耳套

燕、趙苦寒，朔風凜冽，徒行者兩耳如割，非耳衣【唐李廓送振武將軍詩：「金裝腰帶重，錦縫耳衣寒。」則自唐已有之矣。】不可耐。肆中有製成者出售，謂之耳套，蓋以棉或緣以皮為之也。

補服

補服，俗稱補子，文武官吏之徽識也，綴於章服之前後心。以所補之物，分其等級，文職以鳥，武職以獸，蓋始於明也。葉向高集有欽賜大紅紵絲斗牛背胸一襲，即此。

補服繡獅雞

乾隆時，副都統金簡署戶部侍郎，自以武官應服武補服，而現兼文職，頗羨文補，乃於補服獅子尾端繡一小錦雞，竦立其上。高宗見而大笑，旋降旨嚴斥，謂其私造典禮。

女補服

品官之補服，文武命婦受封者亦得用之，各從其夫或子之品以分等級。惟武官之母妻亦用鳥，意謂巾幗不必尚武也。

補服惟親郡王所用者為圓形，餘皆方。光緒中葉，漢族命婦補服皆改方為圓矣。

飯單

飯單，宴會時所用，以方錦或布為之，恐有飲食之污穢沾衣也。錢希白《南部新書》曰：「指坐上紫絲飯單曰：『願郎衫色如是。』」是也。

抹胸，胸間小衣也，一名襪腹，又名襪肚。以方尺之布為之，緊束前胸，以防風之內侵者。俗謂之兜肚，男女皆有之。《南史?周迪傳》：「性質樸，不事威儀， 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襪腹。」古亦謂之曰袒服。《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於朝」是也。

宋于庭，名翔鳳，有 《沁園春》詞詠美人抹胸，詞云：「絡索雙垂，輕容全護，收來暗香。憶纔鬆寶釦，領邊依約。偶除瑤釧，袖裏端相。塞上酥凝，峰頭玉小，恨淺抹橫拖一道岡。深 深掩，掩幾分衷曲，還待猜詳。幾經刀尺評量，與細膩肌膚要恰當。為當胸闌束，期他婉軟。一心偎貼，不間溫涼。若化蠶絲，縫成尺幅，那數陶家十願償。偏纖 手，在風前扇底，更自周防。」

夏紗冬縐之抹胸

乾隆末葉，秦淮妓女之抹胸，夏紗冬縐，貯以麝屑，緣以錦縑，乍解羅襟，便聞香澤，雪膚絳襪，交映有情。

以紅襪媵手書

同治時，閩人某提學按試某州，其婦手書促歸，媵以紅襪。學使遽以試事屬州牧，移病還閩偕老，當時熱中者傳為笑談。樊雲門方伯增祥詠襪胸《滿江紅》詞下半 闋即引之，其詞曰：「花露灑，香球爇，芳汗透，冰肌貼。話三山舊事，佩纕親結。書字一緘蘇錦蕙，淚痕雙寄鄜州月。願展為繡被覆鴛鴦，通身熱。」即指此。

闊袖

同、光間，男女衣服務尚寬博，袖廣至一尺有餘。及經光緒甲午、庚子之役，外患迭乘，朝政變更，衣飾起居，因而皆改革舊制，短袍窄袖，好為武裝，新奇自喜，自是而日益加甚矣。

馬蹄袖

馬蹄袖者開衩袍之袖也。以形如馬蹄故名。男子及八旗之婦女皆有之。致敬禮時必放下。

套褲

凡物之重沓者曰套，物之外函亦曰套。套褲，脛衣也，即古之所謂袴也。其形上口尖，下口平，或棉或夾或單，而沍寒之地，或且以皮為之。其質則為緞為綢為紗為呢，加於棉褲、夾褲、單褲之上，函於外而重沓也。大率為男子所用，若在婦女，則惟旗人及江蘇鎮江以北者始著之。

滿襠褲飾為套褲

褲之滿襠者，俗稱馬褲，古謂之褌。後假袴為褌，又訛褌為褲。山西男子有以滿襠褲而飾套褲於上者，上之色較樸，下之色較華，遠視之若二，於馬褲之外加一套褲，其實一也。

牛頭褲

牛頭褲者，農人耘田時所著之褲也，江蘇有之。褲甚短，形如牛頭，故名。蓋耘時跪於污泥中，跣足露脛，本可不褲。著此者，以有婦女同事田作，冀蔽其私處，不為所見也。

江蘇之蘇州、浙江之紹興農夫，有於夏日或不著褲而裸其下體者。

吳退旃衣夾褲、棉褲、皮褲

吳退旃尚書體弱畏寒，非皮衣五層，不能過冬，至達天聽，宣宗屢以之詢沈鼎甫。每歲嚴寒時，且於襯褲之外，加以夾褲、棉褲、皮褲也。都人士戲呼之曰三庫大臣。

燈籠褲

晉北人夜多臥炕，女子有自幼至老從不履地者。蓋一離炕，即足軟不能行也。其所著棉褲，重至十斤，土人號曰燈籠褲，狀其大也。

綁腿帶

綁腿帶為棉織物，緊束於脛，以助行路之便捷也。兵士及力作人恆

房、許子敬、趙仲平咸在座，笑儂引吭高歌，高嵬淅淅瀝瀝一片聲一段，詞句典雅。歌畢，舉一事，聞者莫不捧腹。方鬨堂大笑時，忽寂然無譁。眾之視線，悉集於汪之兩足，蓋所著之鞋，式樣各異也。

木屐

木屐，履類，底以木為之。東方朔《瑣語》云：「春秋時介之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文公撫木哀歎，遂以為屐。」此為木屐之始。然各處皆雨時所用，閩人亦然。粵人則不論晴雨，不論男女，皆躡之。

弓鞋

弓鞋，纏足女子之鞋也。京、津人所著者，宛如弓形，他處則惟銳其端，而以揚州之鞋為最尖，歐美人常購之以為陳列品。朱竹垞嘗為詞以詠之，調寄《鵲橋 仙》，詞云：「湖菱烏角，渚蓮紅瓣，不比幫兒還瘦。拈來直是小觥船，只合借燈前行酒。春陽花底，春泥陌上，最好踏青時候。假饒無意把人看，又何用明金壓 繡。」吳蔚光有詠美人鞋詞，調寄《沁園春》，詞云：「色揀新紅，影窺初月，著意裁成。鴇恰銷金窄窄，麝蘭馥馥，珠明鳳翠，花樣翻新。半露簾波，淺埋碧草，現出纖纖一牀春。苔階軟，料步回睨視，底印些痕。有時試浴銀盆，似水畔蓮垂兩瓣輕。更心憎泥汙，玉蔥斜剔，舞餘微褪，悄拽羅跟。斜綰鸞絲，半偎繡韈，坐處 偷藏在畫裙。閒庭早，莫漫沾珠露，溼了吳綾。」

山西太谷縣富室多妾，妾必纏足，其鞋底為他省所無。夏日所著，以翡翠為之，其夫握之而涼也。冬日所著，以檁香為之，其夫嗅之而香也。

睡鞋

睡鞋，纏足婦女所著以就寢者。蓋非此，則行纏必弛，且藉以使惡臭不外洩也。彭駿孫有詠美人睡鞋詞，調寄《一萼紅》，詞云：「試湘鉤，正薰籠初暖，百合惹 氤氳。同夢相偎，合歡不解，天然無跡無塵。巧占斷春宵樂事，問伊家何處最撩人？綃帳低垂，蘭燈斜照，微褪些跟。好是輕盈嬌小，只一彎香浸，半捻紅分。新月 勻雲，纖荷舒夜，阿誰消受清芬？莫便道魂銷此際，玉樓合處更銷魂。底事東陽憔悴，化盡腰身。」

馬四靴小方鞋

乾隆末葉，蘇州有妓曰馬四者，明眸善睞，膚如凝脂，惟雙趺不甚纖妍，故常靸小方鞋，【即拖鞋。】作忙促裝，以自揜其足之大也。

秦淮妓女之方頭鞋

乾隆末葉，秦淮妓院之衣裳妝束，以蘇為式，而彩裾廣袖，兼效維揚。惟用睡鞋者頗少，咸以素帛製為小襪，似膝袴而有底，上以錦帶繫之，能使雙纏不露，且竟夕不鬆脫也。其履地用方頭鞋，如童子履而無後跟，即古靸鞋遺製，今之拖鞋也。燈影下曳之以行，亦復彳亍有致。

滬妓所著畫屧

同、光間，滬妓所著畫屧，鏤空其底，中作抽屜，雜以塵香，圍以雕紋，和以蘭麝，凌波微步，羅韈皆芳。或有置以金鈴者，隔簾未至，清韻先聞。且又有曳男子履者，繡以蝴蝶，雖鏤金錯采，製作精工，而行步則絕無婀娜之致矣。

高底

高底，削木為之，上豐下殺，略如弓形，纏足之婦女以為鞋底，欲掩其足之大也。墊於鞋之外者，謂之外高底，墊於鞋之內者，謂之裏高底，取其後高而足尖向地也。自光緒戊戌天足會成立，天足漸多，高底少矣，端忠愍公督兩江時且曾禁之。

假趾套

弓鞋三寸，窄窄凌波，潘妃之步，飛燕之舞，大都以纖足為貴。迨天足會起，六寸膚圓，不須迫抹，婦女皆用皮鞋，履聲橐橐，如鄭子游之革履。奈纏足者一時不 能放大，則襪中實以棉，名曰假趾套。向之木底，裝於跟後；今之綿套，塞於趾前。向之裹纏，惟恐鞋之大；今則放寬，猶慮鞋之小矣。

旗女之馬蹄底鞋、平底鞋

八旗婦女皆天足，鞋之底以木為之。其法於木底之中部，【即足之重心處。】鑿其兩端，為馬蹄形，故呼曰馬蹄底。底之高者達二

便頂

國初，官吏惟朝帽有頂。雍正丙午，始頒便頂式樣，後之平時大帽所用者是也。其式圓，上如大珠，下以銀盤盛之，高不盈寸。自一品至九品，分珊瑚、藍寶石、 青金石、水晶、明玻璃、硨磲、涅玻璃、金、銀諸式，正從花素有差。乾隆時，有請以知縣用蜜蠟頂者，未准。旋有正七品以下及生監無金銀花素之別。嘉慶己未， 科臣特奏，細為釐剔。遵行年餘，仍淆亂如初矣。

花翎

品官之大帽，飾以孔雀翎，施於冠後，猶古之珥貂也。以目暈之多寡為等差。目暈，即眼也。普通皆一眼，多者雙眼、三眼。其初皆出於酬庸曠典，惟有功而蒙特恩者，始得賞戴。康熙時，福建提督施琅以平定臺灣功第一，詔封靖 海侯，世襲罔替。琅疏辭侯爵，懇照前此在內大臣之列，賜戴花翎。部臣議在外將軍、提督無給翎例。聖祖特旨賜之。及粵、捻亂平，名器倖濫，漢員以軍功得賜者甚多，且有雙眼、三眼者。其後又定報捐花翎之例，於是五品以上之官，皆得援例捐納，不復重視之矣。

親郡王、貝勒為宗臣，例皆不戴花翎，惟貝子 冠三眼孔雀翎，公冠雙眼孔雀翎為臣僚之冠。乾隆中順承勤郡王泰斐英阿充前鋒統領，乞花翎，高宗曰：「花翎乃貝子品制，諸王戴之，反失制。」傅文忠代奏，謂 其年幼，欲戴以美觀，始許之。因並賜皇次孫三眼翎，曰：「皆朕孫輩也。」由是親郡王屢有蒙恩賜者。高宗且欲定五眼花翎為親郡王定制，為和珅所阻，未果行。

大臣之賞戴雙眼花翎者，固皆出於特恩，不能以捐納而得。然領侍衛府管護軍營、前鋒營、火器營，鑾儀衛，滿洲五品以上各員及王府之頭等護衛，亦得戴之。

內廷頒給花翎

國初視翎支極重，凡賞戴花翎者，必有非常之功。其花翎確由內廷頒給，惟許戴此一支，自己不得購用。非若捐例既開之花翎，盡人可捐，且須自置，與藍翎一例也。

藍翎

時，有用花翎綠紮之者，遠望之似花翎，秩較卑而有功者，得賜用。舊例，如領侍衛府管護軍營、 前鋒營、火器營、鑾儀衛，六品以下及王府二等護衛以下者，皆得戴之。自粵、捻亂平，賞賜甚濫。及捐例開，且可納貲以得之矣。

釵

釵為古笄之遺，秦穆王以象牙為之，周敬王以玳瑁為之，至秦始皇時則始以金銀為之。朱竹垞嘗詠之以詞，調寄《踏莎行》，其詞云：「金重難勝，翠勻如沐，愛 他也有同心目。曉來尋慣枕函邊，坐懷先綰香雲束。小鳳垂珠，小魚銜玉。離愁夜半挑殘燭。玉郎消息斷紅牋，背人潛把歸期卜。」程子大有《詠釵和姚二叔慈》 詞，調寄《鳳凰臺上憶吹簫》云：「髻趁盤鴉，妝催墮馬，斂衣欲下還停。有兩枝龍鳳，鈿合裝成。遞向玉奴纖手，迴皓腕自插殷勤。香盟負，簪邊想墜，燭底敲 頻。銷魂，簾前溜也，又拾向裙邊。七寶斜橫，傍檀郎茸帽，微印春痕。昨夜粉蛾窺餤，還曾剔一翦蘭莖。和伊畫，夢餘蕤枕，暗損鸞紋。」

卍字簪

孝欽后好妝飾，化妝品之香粉，取素粉和珠屑、豔色以和之，曰嬌蜨粉。即世所謂宮扮是也。宮簪翡翠之深綠，為世所罕有，兩端各鑲赤金卍字七個，曰卍字簪。宮粉既塗，翠簪畢插，輒取鏡顧照數四也。

金氣通

金氣通，婦女之飾於首者也。光緒初，上海盛行之。似簪而中空，兩端貫氣以達。橫於髻，可使室氣輸入髮際。

紅絲毬

京師花市常有絲毬出售，大如茶杯，中納小鈴，婦女爭購之，簪於髻左。燕山孫樓曾有詩詠之云：「紅絲結得彩毬形，步屧行來最可聽。想是怕招蜂蝶至，釵頭也繫護花鈴。」

方勝

有作雙方形者，故名。

夷婦以貝為飾

滇中近邊夷婦以貝為飾，然昔時漢中之漢婦亦用之。一卉即五緡，亦曰苗，一緡即四首，一首即四妝，一妝即一枚也。

眼鏡

眼鏡，以玻璃片或水晶為之，所以助目力者。相傳出自西域，明時始行於我國，亦名靉靆。《淮南子．泰族篇》「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注目：「金目，深目。」疑即今之眼鏡。

眼鏡可分三種。一，用凹面玻璃，以補眼球內水晶體之凸隆過度，使得明視在遠之物，是為近視鏡。二，用凸面玻璃以補水晶體之過薄，而增其凸度，得明視目前 微細之物，是為遠視鏡，大抵老人所用，故又稱老花眼鏡。三，用平面玻璃，以防塵埃避光線，是為平光鏡。我國所製，皆以水晶為之。有色者，淺之為茶晶，深之 為墨晶。自外國之托力克片輸入，用水晶者遂少。詠眼鏡者，查初白云：「隙光分日月，宿障埽雲煙。」李星輝云：「白髮幾人非借力，紅顏對爾獨無情。」若以詠 今之眼鏡，「獨無情」三字當易為「亦多情」，蓋自光緒中葉以後，婦女之好修飾者，亦皆戴之以為美觀矣。

鬼眼睛

平光眼鏡，大抵以避塵沙之侵入目中為用者也。京師則有以魷為之者，略如普通之眼鏡，曰鬼眼睛。

耳環

女子穿耳，帶以耳環，自古有之，乃賤者之事。《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穿耳。」杜子美詩：「玉環穿耳誰家女？」其後遂為婦女之普通耳飾矣。程子大以《生查子》詞詠之云：「小小嚲齊眉，灼灼明如月。耳熱那時情，背立櫻桃雪。低觸枕函聲，巧綰連環結。驀到洗妝初，卸入妝臺側。」

貴州苗女之耳環，大如鉤，下垂至肩。富者多飾以珠貝，纍纍如瓔珞。

鼻之有環，自蠻族外，不常見。有之為江淮間之男女，蓋例以牛之穿鼻而易育也。大率以銀為之。

朝珠

五品以上文官，皆得挂朝珠。珠以珊瑚、金珀、蜜蠟、象牙、奇楠香等物為之，其數一百有八粒，懸於胸前。有小者三串，兩串則男左女右，一串則女左男右。又有後引，垂於背。本即念珠。滿洲重佛教，以此為飾，故又曰數珠。

碧霞犀朝珠

頤和園側有居民李姓者，玉田縣人，家藏碧霞犀朝珠一掛，記念皆明珠也，價值數萬金。光緒中，內監李蓮英欲之而不得，因授意宿衛軍統領某。某因傳令於其勇曰：「有能得朝珠者，立賞哨官。」麾下執械蠭往，則其人已遁，於是有頤和園被盜之謠。

編檢掛珠

定例，文職五品以下，不得懸帶朝珠。翰林院編、檢亦五品也。泊雍正乙巳，御門聽政，始派翰林編、檢四人侍班。乾隆丁巳，高宗以翰林班在科道前，科道掛珠而翰林獨否，不足以肅朝儀，特諭修撰、編、檢一體懸掛。其後則不兼講官者亦掛珠矣。

中書掛珠

內閣中書掛朝珠，自嚴侍讀長明始。嚴官中書，時充方略館官，以書局在內廷，例許掛珠也。其後則中書不兼館差者，無不掛珠，並舉貢之議敘中書銜、捐職雙月中書者，亦靡所區別，即捐納之科中書，亦且一串牟尼項下垂矣。

數珠

數珠，亦曰念珠，念佛時所用，以記誦讀之數者也。《木槵子經》云：「當貫木槵子一百八個，常自隨身，志心稱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乃過一子。」即數珠也。

子，或人之頭蓋骨，尚有玻璃、水晶、蛇脊骨、象腦中硬物質、赤檀香、胡桃等種種製成者。俗謂各種佛菩薩，當因其所好以佩之。

雲南之麗江有摸梭山，出黑玉，名曰貝峰石。初固不黑也，為正綠色，或沾油，或以汙手撫之，即黑矣。有製以為念珠者。

香珠

香珠，一名香串，以茄楠香琢為圓粒，大率每串十八粒，故又稱十八子。貫以綵絲，間以珍寶，下有絲穗，夏日佩之以辟穢。

多寶串

多寶串，以雜寶為之，貫以綵絲，婦女所用，懸於襟以為飾。

領章

領章，陸海軍將官禮服領上之飾也。用金線或銀線為識，以官之高卑別之。

領結

領結，西式衣服之附屬品，有二種，或懸胸前，或附頸下。均以綢製，平時用彩色，慶祝用白，弔喪用黑。

項圈鎖

嘉慶時，揚州玉肆有項圈鎖一，式作海棠四瓣。當項一瓣，彎長七寸，瓣梢各鑲貓睛寶石一，掩鉤搭可脫卸。當胸一瓣，彎長六寸，瓣梢各鑲紅寶石一粒，掩機鈕 可疊。左右兩瓣各長五寸，皆鑿金為榆梅，俯仰以銜東珠，兩花蒂相接之處，間以鼓釘金環。東珠凡三十六粒，每粒重七分，各為一節，節節可轉。為白玉環者九，環上屬圈，下屬鎖。鎖橫徑四寸，式似海棠，翡地周翠，刻翠為水藻，刻翡為捧洗美人妝。其背鐫「乾隆戊申造，賞第三妾院侍姬第四司盥」十六字。鎖下垂東珠九 鎏，鎏各九珠。藍寶石為墜腳，長可當臍。估客告人云：「某尼所寄售也。」尼少侍貴人愛姬入都，鎖面所鐫，即姬小像。貴人既敗，尼以婢故，得自贖，脫籍歸南 中，驚悸舍身，為比丘尼矣。其榦質珍麗，製作工巧，為值蓋累萬也。重

時也。

木枷

滇中苗、倮、、爨、麼些之屬，擔負貨物，項戴半木棚，徒行亦不暫脫。相傳諸葛武侯定南蠻，設此以號令群夷，使其不敢與漢人為伍，以別貴賤，不知非也。戴木枷者，殆可負重以便農工作苦之用耳。

扳指

扳指，一作搬指，又作掷指，又作班指，以象牙、晶玉為之，著於右手之大指，實即古所謂韘。韘，決也，所以鉤弦也。

金指甲

金指甲，婦女施之於指為飾。欲其指之纖如春蔥也。自大指外皆有之。有用銀者，古昤彈箏所用之銀甲也。又有用銀而加琺瑯者。程子大以《生查子》詞詠之云：「纖影傍妝臺，滴粉調新水。嫩護玉蔥芽，彈落銀箏淚。嬌小十三年，不解愁滋味。昨夜小闌花，掐破蔥痕細。」

指環

指環，以貴金屬或寶石製之，約之於指，以為美觀。初惟左手之第三、第四兩指，後則惟所欲矣。亦謂之戒指。紂作寶幹指環。漢宮人御幸，賜銀指環。蓋古宮禁 中本用以為嬪妃進御或有所避忌之符號，後世遂用為普通之指飾，故曰戒指。大宛娶婦，先以同心指環為聘，今乃以為訂婚之紀念品，則歐風所漸也。朱竹垞有詠金 指環詞，調寄《臨江仙》，詞云：「削就蔥根待束，挂將榴火齊炎，殷勤搓粉為君拈。愛他金小小，曾近玉纖纖。數徧檀郎十指，帶來第五猶嫌。憑教麗句續香奩。 解時愁不斷，約了悶翻添。」程子大以《生查子》詞詠之云：「香印嵌珠圓，翠影迴金縷。浣了玉纖纖，十指中央住。曉起約蔥尖，笑向檀郎語。昨夜夢回初，卸入 鴛衾去。」

釧

摺疊扇，通稱摺扇，古名聚頭扇。光緒中葉以前，長可尺餘，後僅七八寸。

宮扇

宮扇以豐潤、杭州所出摺扇為貴，圖畫工細，扇骨有多至百二十根者。及歐風東漸，大內多置電氣機扇。然適手所用者，初夏則豐、杭摺扇，仲夏則芭蕉團扇，盛夏則雕翎扇。扇柄以金玉、象牙、玳瑁等為之。雕翎或十一葉、九葉、七葉、五葉不等，愈少愈貴，有值數百金者。

阮文達製昉古團扇

團扇之名甚古，漢已有之。有明中葉，乃行摺扇，至本朝尤盛，遂不復知有古制矣。阮文達於嘉慶丙辰提學浙江，嘗得一古團扇，有馬和之畫，楊妹子題，因依式 仿製，以賞諸生之試列高等者。時錢塘陳雲伯大令嘗應歲試，賦此題，有云：「江南三月春風歇，櫻桃花底鶯聲滑。合歡團扇翦輕紈，分明採得天邊月。南渡丹青待 詔多，傳聞舊譜出宣和。入懷休說班姬怨，羞見曾憐晉女歌。班姬晉女今何有？攜來合付纖纖手。闌前撲蝶影香遲，花間障面徘徊久。樓臺花鳥院中春，馬畫楊題竟 逼真。歌得合歡詞一曲，不知誰是合歡人？」文達閱之，大加稱賞，拔置第一，刻入浙江詩課及《定香亭筆談》。不二十年，團扇之制遂行滿天下。錢梅溪嘗有《團 扇》詩贈文達云：「用舍行藏要及時，製成團扇寄相思。時來畢竟如公少，明月清風一手持。」

蒲扇

蒲扇，以蒲為之，質輕而價廉，便於家用。仁和黃鐵庵郎中鐘有《題圓蒲扇》詩云：「誰把青蒲織細紈，攜來皓月比團圞。輕搖漸覺涼風至，猶帶湘江五月寒。」

王壬秋不握扇

王壬秋不握扇，蓋嫌其妨手也。惟對賓客，時一持之。頗有當世精扇，常委笥中。每出游遠方，多歷歲月，適當須扇之時，又隨地購置。而世俗初夏，不用蒲葵。 同治乙丑四月南歸，至樊城而亢熱，市中求買，乃無精製，因自憶甲子於韶州，亦買一麤絹團扇，若今宦游人士，未能堪持也。謂時當乏材，則庸夫充位，士不自 薦，則太璞歸真。既感佳者之委間，又傷用者之不見珍，遂作詩題於上

杜說曩陽好。南風吹麥煖氣蒸，紈素未裁愁暑增。聊從小市買筠骨，粗疏正憶韶州繒。從來物用始矜貴，誰道過時仍棄置。萬物無心隨愛憎，空將冰炭傷君意。蘇杭細絲京都工，世人爭買誇玲瓏。寧知輕盈滿懷月，不及蒲葵大扇風。湘江藏扇年年怨，篋笥棄捐華落賤。猶經芳袖時卷舒，應勝塵沙逐流轉。沈吟物理各推移，自謂繁華全盛時。一朝用舍不相讓，多謝秋風班女詞。」

坐褥

坐褥，文武品官坐班時所用，盤兩膝而坐，拜跪之禮，即於其上行之，俗謂之曰拜墊，蓋襯托之使厚而高也。

文官所用者，一品，冬用狼皮，夏用全紅褐，襯紅毡。二品，冬用獾皮，夏用紅褐，鑲青褐，襯紅毡。三品，冬用貉皮，夏用青褐，襯紅毡。四品，冬用野羊皮，夏用青布，襯紅毡。五品，冬用青羊皮，夏用藍布，襯白毡。六品，冬用黑羊皮，夏用醬色布，襯白毡。七品，冬用鹿皮，夏用灰色布，襯白毡。八品，冬用狍皮，夏用土布，襯白毡。九品、未入流，冬用獺皮，夏用土布，襯白毡。

武官所用者，一品，冬用狼皮，夏用全紅褐，襯紅毡。二品，冬用獾皮，夏用紅褐，鑲青褐，襯紅毡。三品，冬用豹皮，夏用青褐，鑲紅褐，襯紅毡。四品，冬用野羊皮，夏用青布，襯紅毡。五品，冬用青羊皮，夏用藍布，襯白毡。六品、七品，冬用黑羊皮，夏用黑醬色布，襯白毡。

飲食類

飲料食品

飲，咽水也。茶、酒、湯、羹、【湯之和味而中雜以菜蔬肉臛者，曰羹。】漿、酪之屬，皆飲料也。食，以有定質之物入口，間或雜有流質，而亦最居少數者也。然所謂食品者，有時亦賅飲料而言，蓋人所以養口腹之物，皆曰食也。

飲食之所

飲食之事，若不求之於家而欲求之於市，則上者為酒樓，可宴客，俗稱為酒館者是也。次之為飯店，為酒店，為粥店，為點心店，皆有庖，可熱食。欲適口欲果腹者，入其肆，輒醉飽以出矣。

食物入腹，消化之時刻各有不同。一，米飯須一小時，二，魚須一小時三十分。三，蘋果須一小時三十分。四，野獸須一小時三十五分。五，生蛋須二小時。六，煮熟大麥及蠶豆須二小時。七，牛乳須二小時十五分。八，火雞須二小時三十分。九，雞須二小時三十分。十，牛須三小時。十一，熟蛋須三小時。十二，雞麵須三 小時。十三，馬鈴薯須三小時。十四，胡蘿蔔須三小時三十分。十五，麵包須三小時三十分。十六，蛤須三小時三十分。十七，燕菁須三小時三十分。十八，生玉蜀 黍及蠶豆須三小時三十五分。十九，醃魚須三小時。二十，醃牛須四小時十五分。二十一，甘薯須四小時二十分。二十二，豬須四小時三十分。

食物之所忌

食物之應忌者，疔瘡誤服火麻花，渴極思水，誤飲花瓶中水；餚饌過荊林，食之；老雞食百足蟲有毒，誤食之；驢肉荊芥同食；茅檐水滴肉上，食之；蛇虺涎毒，暗入飲饌，食之，以上皆無藥可解。又有應忌者，黑砂糖與鯽魚同食，生蟲。與筍同食，成癡癖。雞與韭菜同食，生蟲。蔥與蜜同食相反，傷命。蟹與柿同食，成膈 疾。韭菜多食，神昏目眩。蒜多食，傷肝痿陽。莧菜與鱉或蕨菜共食，生血鱉。冬瓜多食，發黃疸。九月勿食土菌，誤食，笑不止而死。中其毒者，飲糞清即愈。甜 瓜沉水者，殺人，雙蒂者亦然。鯽魚春不食者，以頭中有蟲也，有腳氣病者勿食。銅器盛水，隔夜不可飲。牛馬驢自死者，食之，得惡疾。河豚魚有毒，不宜食。中 其毒者，橄欖汁解。鱔魚多食，成霍亂。鱉之足赤者，腹下有主字形者，三足者，目白者，目大者，腹有蛇文者，皆殺人。夏月多有蛇化為鱉者，宜戒之。蟹背有星 者，腳不全者，獨目者，腹有毛者，能害人，有風疾者俱不宜食。

各處食性之不同

食品之有專嗜者，食性不同，由於習尚也。玆舉其尤，則北人嗜蔥蒜，滇、黔、湘、蜀人嗜辛辣品，粵人嗜淡食，蘇人嗜糖。即以浙江言之，寧波嗜腥味，皆海鮮。紹興嗜有惡臭之物，必俟其霉爛發酵而後食也。

日食之次數

我國人日食之次數，南方普通日三次，北方普通日二次。日食三次者，約午前八昤至九時為早餐，十二時至一時為午餐，午後六時至七時為晚餐。朝餐恆用粥與點 心，午餐較豐，肉類為多，晚餐較淡泊。而晝長之時，中等以上之人家，又有於午後三四時進點心者，

以雄雞為調養要品，皆他處所聞而咋舌者也。然西人以雞類為補品，雄者尤健全，閩俗正自不誤也。

閩中蝦蛄長二寸許，味與蝦類，而形則大異，即江淮間呼為蝦鱉者。人亦不甚珍視，尋常人家往往食之，不與珍錯列也。以蔥酒烹之，佐酒頗佳。

肩擔熟食而市者，人每購而佐餐，為各地所恆有。至隨意啖嚼之品，惟點心、糖食、水果耳。閩中則異是，雞鴨海鮮，烹而陳列擔上，並備醬醋等調料，且有匕箸小凳，供人坐啖，沿街唱賣，與粵中同。其後則上海亦有之矣。

肆中恆市一種海鮮，切碎，以碗盛之，土音曰號。其殼與蟹同色，狀如覆瓢，上有數小孔，尾三稜如矛頭，伏地行極速，仰其體而視之，則對生十二足，中具如鉤 刺者，無慮數百，即其口也。更有如蟹臍者多片，附屬於後，為狀至可畏。土人謂切之頗不易，手或為其鉤刺所中，皮肉即糜碎。仰之，即不易轉動，以刀就四圍劃 之，始斃。其殼至堅，雖刀斫，亦不易入。閩人初亦不知其能供口腹也，侯官沈文肅公葆楨識其名，取以佐饌，眾始知其可食，後即成為佳品矣，並知此物即鱟，《山海經》、《嶺表錄異》諸書紀之頗詳。

馬江去海僅八十里，故海鮮至夥。文蛤也，香螺也，珠蚶也，江瑤也，雖謂之曰珍錯，尚不足異。惟有一物如蜈蚣，色綠而多足，長寸許，以油炙之，和鹽而食，云出之水中，歲僅春秋分前後三日有之，頗珍貴。惟初食者，必通身發腫，數日再食，即無慮。

廣東產婦之飲食

廣東產婦之飲食品，當未分娩之一月，親故預送醋及生薑所煉之膏以餉之。

太平人之飲食

四川太平之男女，皆喜飲酒，日夕必盡醉。尤嗜茶，晨起即啜之，亦視酥油奶茶為要需。牛羊肉為常饌，豕肉亦臠以為羹，惟病斃者及犬馬之肉皆不食。而視米為 至貴極罕之品，則以太平多風，稻不易實之故。故非父母病篤，不以作飯。食無定時，飢即食之。其主要品為糌巴，蓋先煮水作湯，盛於木椀或土缶，以指調之者 也。

湘鄂人之飲食

卜箸也。湯則多有之。

易實甫觀察順鼎，湘人也，籍龍陽，嘗以《八聲甘州》調為詞，以詠美人之食，詞云：「憶食時初竟曉梅妝，對面飽端相，是天生兩口，甜恩苦怨，總要同嘗。還把 檀郎二字，細嚼當檳榔。漱水休傾卻，中有脂香。聞道別來餐減，只相思一味，當作家常。想瓠犀微露，剔著儘思量。恁桃花煮成紅粥，早拚他心裏葬春光。儂只夢 胡麻熟否，不夢黃粱。」復與其弟叔由及寧鄉程子大聯句以詠之，詞云：「憶食時脂暈尚留脣，含情遞餘杯，【子大】說春纖切筍，郎應可口，小婢親煨。【叔由】 故向卿卿索哺，郎性忒如孩。【實甫】笑語加飧未，底用儂陪？【子大】總是團欒玉案，問有時對面，何似肩偎？【叔由】厭靈狸饞殺，嗅到鳳頭鞋。【實甫】似生成一雙象箸，也朝朝在手不分開。【子大】還向把牙兒剔著，替拔金釵。【叔由】」

滇人之飲食

滇人飲食品之特異者，有乳線，則煎乳酪而抽其如絲者也。有餳枝，則調糯芋之粉而沃以糖綴以米也。有鬼藥，則屑蒟蒻以為之也。有蓬餌，則雜縷餅餌而曝於日中也。

黔人之飲食

貴州物產有竹蓀、雄黃之類，蔬菜價值亦廉。居民嗜酸辣，亦喜飲酒，惟水產物則極不易得，魚蝦之屬，非上筵不得見。光緒某歲，有百川通銀號某，宴客於集秀樓，酒半，出蟹一簋，則謂一蟹值銀一兩有奇，座客皆駭，此足以見水產物之難得而可貴也。

京師之飲食

都人飲料，茶為香片，酒為白乾，皆普通所嗜。遇體中不適時，輒進糖水，蓋以白糖和入熱水也。

京師食品

京師春蔬之妙，甲於全國，鄉人晨以小車輦入城市，種類甚多，價與魚肉埒。

蟹出最早，往往夏日已有。其尖臍者，脂膏充塞，啟其殼，白如凝脂。團臍之黃，則北蟹軟而甜，若來自南者，硬而無味，遠不逮

之曾同府。曾同去土城尚三十里，荒陋猶寧古也。其國亦遣官與我使授受，交易鹽及牛、馬、布、鐵，復還。凡五六十日而始 竣事。問其官，亦以供應為苦。滿人得鹽，乃高價以售之於漢人，惟退而自啖其炕頭之酸鹽水。菜將霜，取而置之甕，水浸火烘，久而成漿，曰勝鹽多多許。

汴人之飲食

汴人常餐，以小米、小麥、高粱、黍、粟、蕎麥、紅薯為主品。而下飯之物，則為蔥、蒜、韭菜、萊菔，調料以鹽、醋為主，而大米、魚、肉、油、醬等，食之甚稀。

蒙人之飲食

蒙人一日三餐。兩乳茶，一燔肉。以牛羊肉用清水略煮，或置牛糞蓺火，炙片時，左手持肉，右手以小刀臠割，黏鹽末嚼蒜瓣而食之。食畢，用衣代巾，拭手口，以衣多油膩者為榮，意謂無日不飽也。

其製白酸油、黃油、奶餅之法，則如下。白酸油以牛奶製之，法於夏日聚牛奶【夏日草盛牛肥而多乳。】置鍋中，微煮，不用滾，俟其面結皮，【此皮名為奶 皮。】取下二三層，取其餘倒於缸，以物覆之，不使透風。約十餘日，俟味已酸，再入鍋微煮，以匙取其浮油，即為黃油，其底即白酸油也。

製黃油法，以乾奶餅置鍋中微煮，取其浮油即成，然不酸。

製奶酒法，於夏季收集牛奶，置缸中，以棍攪之使酸，置蒸溜器中，蒸取其氣即成。【法同內地蒸高粱然。】味酸劣，幾難入口，亦無酒味，斤價銀三錢許。

黃白油儲牛羊之腹中，繩縛之，置於冷處，味經久不變。

新疆之蒙古人，其飲食與普通之蒙人略異。烹茶，和以鹽，濡以牛湩，獻佛而後食之。食畢，男女內外各執其業。午餐亦如之。日晏，牧者歸，取牛羊乳以備宿 餐。其食也，湛麵肉於湯而瀹之，古禮所謂爓者是也。食畢就寢，不燃燭，灶燼而眠。凡食，以茶、乳為大宗，酥油、奶酒均以乳釀之。釀餘之乳，製為餅，曰奶 餅，釀酒，值客至，必延坐盡飲而後已。

青海之蒙長飲食，或用箸、勺與磁碗，番目則以手取食食。器以木為之。蒙長飲清茶，噉米、麵，番目惟食青稞粉。茶汁非乳不甘，

餐。

火腿久者無油，有松柏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腿肉，有麂鹿之味。他若醉蛤如桃花，醉鱘骨如白玉，油　如鱘魚，蝦鬆如龍鬚，烘兔、酥雉如乾餌，可以籠而食之。菌脯如雞鶵，腐湯如牛乳。細考食譜，四方郇廚中一種偶異，即加訪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為之，故莫不奇妙。

至冬春水鹽諸菜，能使黃者如蠟，碧者如菪，蒲、藕、筍、蕨、鮮花、野菜、枸蒿、蓉菊之類，亦無不採入食品，芳旨盈席。

曹仙耨、沈秋河、黃松汀自理飲食

乾隆己卯，曹仙耨年甫冠，與沈秋河、黃松汀肄業杭州紫陽別墅，斗大一室，几榻橫陳，晝則促膝攤書，夜則翦燈分焰。仿賈耘老、蘇東坡懸錢屋梁之式，按日取 給，飲食之事，不敢僱僕供庖，三人自執烹飪，然仙耨惟據觚瞪視而已。秋河年最長，嘗謂仙耨、松汀曰：「南宋羅欽若、李東尹、胡邦衡同在學舍，偶乏尸甕者，邦衡操刀，東尹和麵，欽若進薪然火，我輩今日之事，正相同也。」

黃仲則思飲思茹葷

黃仲則嘗對食而作詩曰：「居為腐 儒愁素飧，間日思飲思茹葷。朝將染指誰氏鼎，暮擬獵酒何人門？比來郇廚得緣入，腥羶莫壓腸胃昏。偶憶吳酸故鄉味，不覺涎流滿襟袂。醋芹堆盤一寸長，鹹蔞積甕半年計。將來可洗肥羜腸，無奈郵筒遠難致。一生食籍知幾何，欲問司籍防遭訶。雞豬魚蒜逢便喫，鼴鼠那得乾黃河。」

戴可亭之飲食

戴可亭相國任四川學政時，得疾似怯症。成都將軍視之，告以有峨嵋山道士在省，曷倩治之。因邀道士至署。道士謂與其有緣，病可治。因與對坐五日，教以納吸 之法，由是強健。道光乙未年九十矣，精神步履如六十許人，惟重聽耳。人問及飲食，言每日早飯時食稀粥半茶碗，晚餐時食人乳一淺碗。曰：「即此飽耶？」戴拍 案大聲曰：「人須喫飽耶？」年九十六卒。

施旭初以爆羊肉下酒

安吉施旭初，名浴昇，同、光間人，工舉藝，淹雅可談，顧癖嗜阿

呆日，施約閱市，歸逐，購爆羊肉，為下酒計，裹以荷葉，案而提之。肉浮於葉，俄迸 出，墜於地。方相助掇拾，仍納葉中，施曰：「勿庸。」時屆秋末，施已絮其袍，緞製也，且新製，則擘其前幅，若為袱，左手攝衣兩角，右匊肉而兜之，夷然灑 然，意若甚得者。既入其室，則抖而委之於榻，狼藉而咀嚼之，且以屬客，客謝弗遑也。客嘑館人以盤至，則朵頤者泰半矣。

家常飯

家常飯者日常在家所食，藉以果腹者也。其肴饌大率為雞魚肉蔬。飯店之市招，則曰家常便飯。《五燈會元》有家常茶飯之語。《獨醒雜志》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是也。

皇帝御膳

皇帝三膳，掌於御膳房，聚山珍海錯，書於牌，除遠方珍異之品以時進御外，常品如雞、魚、羊、豚等，每膳皆具，必雙，御膳房主之。

聖祖一日二餐

張文端公鵬翮嘗偕九卿奏祈雨，聖祖覽疏畢，曰：「不雨，米價騰貴，發倉米平價糶糝子米，小民又揀食小米，且平日不知節省。爾漢人，一日三餐，夜又飲酒。朕一日兩餐，當年出師塞外，日食一餐。今十四阿哥領兵在外亦然。爾漢人若能如此，則一日之食，可足兩食，奈何其不然也？」文端奏云：「小民不知蓄積，一歲 所收，隨便耗盡，習慣使然。」聖祖云：「朕每食僅一味，如食雞則雞，食羊則羊，不食兼味，餘以賞人。七十老人，不可食鹽醬鹹物，夜不可食飯，遇晚則寢，燈 下不可看書，朕行之久而有益也。」

高宗在寒山寺素餐

高宗喜微行，在位六十一年，嘗微行出京，時疆臣頗惴惴，以帝行蹤隱秘，恐詗察也。顧帝所至，輒誡知其事者不得供張。一日，攜二監微行，張文和公廷玉從之。至蘇州，時巡撫為陳大受，大受故識文和，驚其突至，文和耳語大 受曰：「衣湖色袷袍者，聖上也。」大受不知所出，遽上前跪迎。帝笑而扶起之，謂勿驚，第假此間佛寺宿一旬足矣，勿使左右及寺僧知也。大受唯唯。進饌，帝命 五人同坐。食畢，大受修函介紹於寒山寺僧，謂有親串數人，欲

人士多識者，多个便，个如已。」大受叩頭謝。既而帝及又和、二監赴寒山寺，僧以為中丞之戚也，供膳。帝謂吾等夙喜素餐，第供素饌足矣。僧導游各處，帝贈一箑，書張繼《楓橋夜泊》詩，款署漫游子，留宿七日而去。臨行以函告大受，略謂予去矣，恐驚擾地方，萬勿遠送，遂微行離蘇。

高宗謂蔬食可口

高宗南巡，至常州，嘗幸天寧寺，進午膳。主僧以素肴進，食而甘之，乃笑語主僧曰：「蔬食殊可口，勝鹿脯、熊掌萬萬矣。」

單孔昭辨蔬菲之惑

常熟單德棻，字孔昭，嘗期所親飲酒。會其人將之池州，禮肉佛，預自蔬菲，以書謝焉。孔昭答書，深辨其惑，鑒幻說之誑利，誚瞽俗之貪庇，斥苦空之乖典，證諂祭之無祐。

德宗食草具

德宗受制於孝欽后，雖飲食品，亦不令太監以新鮮者進。一日，覲孝欽，微言所進者為草具，孝欽曰：「為人上者亦講求口腹之末耶？奈何獨背祖宗遺訓！」言時聲色俱厲，德宗遂默不敢聲。

光緒戊戌，德宗被幽瀛臺，每膳雖有饌數十品，離座稍遠者半已臭腐，蓋連日呈進，飾觀而已，無所易也。餘亦乾冷，不可口，故每食不飽。偶欲令御膳房易一品，御膳房必奏明孝欽，孝欽輒以儉德責之，竟不敢言。

陳石遺之晚食

光緒庚寅，陳石遺里居，一日晚食，作詩云：「晚菘漸漸如盤大，霜蟹剛剛一尺長。獨有鱸魚四腮者，由來此物忌昂藏。」【鱸魚以長二三寸者為美。】

袁慰亭之常食

袁慰亭內閣世凱喜食填鴨，而豢此填鴨之法，則日以鹿茸搗屑，與高粱調和而飼之。而又嗜食雞卵，晨餐六枚，佐以咖啡或茶一大

重四兩之饎各四枚，以肴佐之。

梁星海之常食

南海梁星海廉訪鼎芬忌食米粥、茶果，常餐惟雞卵、豆腐而已。

況夔笙之常食

臨桂況夔笙太守周頤之赴讌會也，不甚進食。在家常膳，好以火腿佐餐。惟以晏起遲眠，每至夜午，輒飯，冬夜亦然。時僕婢已寢，則必其婦為之料簡焉。

姚得弟侍母蔬食

姚得弟，永樸女，生二年而永概撫之，又十年，得寒疾不汗而死。性慧，識字三千餘，又能佐其母治家事，嘗私謂人曰：「吾侍母日蔬食，父歸，乃具肉，而吾食乃益加飽也。」

蔡鶴頎持素食主義

山陰蔡鶴頎編修元培夙持素食主義，惟不能屏絕肥甘。其於宴會，亦從眾進食，然不多，固非饕餮者流之見有盛饌，恣為飲啖，一赴宴而隔宿猶飽，至患河魚之疾也。

伍秩庸常年茹素

光緒癸卯、甲辰間，新會伍秩庸侍郎廷芳以多病而藥不瘳，攷求衛生之法，而有悟於植物之發生，實恃太陽，五穀、蔬果無一不藉太陽而生，故其品質最為有益於 人，食之自少渣滓而易消化，固非重滯肉類之所能比擬也，乃遂以素食自勵。長日兩餐，僅於日午、日晡一進飲食，腥羶、脂肪悉屏不御。久之，而夙疾頓蠲，步履 日健，兩鬢且復黑矣。

伍秩庸主張二餐

伍秩庸嘗以吾人一日二食為最適當，午前以在十一時、十二時之間為宜，午後以六時前後為宜。兩餐以外，不進雜食。若粵人之消

齡之多為優，此世人所通稱者也。實質者，乃就 活動時刻之久長而言。故形式之壽，雖止六十，然若每日之活動時刻甚長，則其人可與八十及其以上之形式的長壽者為同等之事業，未可知也。如是，則廢朝食而為 二食，實有至理。至若因職業之性質，不受時刻制限者，可於晨起為四五小時之活動，午前十時朝食，午後五時至六時晚食，如我國北方之習俗，頗與廢朝食為二食 主義之理想為合。然非普通人所能適用，惟農夫能之。故廢朝食為二食之規定時刻，其最適當者，則正午十二時晝食，午後七時至八時晚食是也。

竹莊 久患胃擴張病，往往未食則腹饑，臨食則不甘，至以為苦。及實行廢止朝食，而疾去其泰半。且嘗謂自實行後，第一月於每日上午之十時前，略覺腹空難耐。蓋胃中 習於充滿食物之故，初覺空腹者，乃神經性之作用，非果餓也。其後乃轉覺胃部暢快。一日，偶以事而午餐遲至午後二時，亦未覺空腹之難堪，而治事之精神仍如常 也。

竹莊午餐之食品，僅牛乳一杯、生雞蛋一枚、麵包二片、水果一事而已。人人若是，則既益衛生，且大有裨於國民經濟也。

胡金勝朝餐食品

丹陽胡氏子曰金勝者，不慧。將冠，猶不辨菽麥，而健於飲啖。蓋其祖母極愛憐之，養而不教之所致也。幼隨祖母寢，晨覺，即飼以枕畔所藏之餅餌。及起，則進糜一大甌，又佐以四糌糰，二油灼檜焉。

楊某就食於人

河南澠池縣典史楊某之在任也，不挈眷，不舉火，終日就食於富商。聞繼任者至，匿不見，懼交卸也。知縣某不獲已，簽拘之，乃得，迫令交印焉。

宴會

宴會所設之筵席，自妓院外，無論在公署，在家，在酒樓，在園亭，主人必肅客於門。主客互以長揖為禮。既就坐，先以茶點及水旱煙敬客，俟筵席陳設，主人乃肅客一一入席。

席之陳設也，式不一。若有多席，則以在左之席為首席，以次遞推。以一席之坐次言之，則在左之最高一位為首座，相對者為二座，首座之下為三座，二座之下為四座。或兩座相向陳設，則左席

大抵甜鹹參半，非若肴饌之鹹多甜少也。

光、宣間之筵席，有不用小碗而以大碗、大盤參合用之者，曰十大件，曰八大件。或更於進飯時加以一湯，碟亦較少，多者至十二，蓋糖果皆從刪也。點心仍有，或二次，或一次，則任便。

宴客於酒樓，所用肴饌，有整席、零點之別。整席者，如燒烤席，如燕菜席，如魚翅席，如海參席，如蝗乾席，如三絲席是也。若此者，凡碟碗所盛之食物，有由 酒樓自定者，有由主人酌定者。客不問，餔啜而已。至於零點，則於冷葷、熱葷、乾果、鮮果各碟及點心外，客可任己意而擇一肴，主人亦如之，大率皆小碗之肴 也。惟主人須備大碗之主菜四品或二品以敬客。

晚近以來，頗有以風尚奢侈，物價騰踴，而於宴客一事，欲求其節費而衛生者。則一湯四肴，葷素參 半。湯肴置於案之中央，如舊式。若在夏日，則湯為火腿雞絲冬瓜湯，肴為荷葉所包之粉蒸雞、清蒸鯽魚、炒缸豆、粉絲豆芽、蛋炒豬肉，點心為黑棗蒸雞蛋糕或蝦 仁麵，飯後各一果。惟案之中央，必有公碗公箸以取湯取肴。食時，則用私碗私箸，自清潔矣。且一湯四肴，已足果腹，不至為過飽之侏儒也。

酒樓宴 客，有於酒闌時，由酒樓之傭保自備二肴或一肴以敬主客者。主人必於勞金之外，別有所酬。然此惟北方有之。至飯時佐餐之鹽漬、醬漬各小菜，則亦傭保所獻，無 論南北皆然。以本有勞金加一之賞，故不另給。加一者，例如合酒肴茶飯一切雜費而計之為銀二十圓，須更給二圓也。

上海之酒樓，初惟天津、金陵、寧波三種，其後乃有蘇、徽、閩、蜀人之專設者。當時天津館所有桌面圍碟、點心，不列帳，統歸堂彩。【傭保曰堂倌，所得賞金曰堂彩。】

燒烤席

燒烤席，俗稱滿漢大席，筵席中之無上上品也。烤，以火乾之也。於燕窩、魚翅諸珍錯外，必用燒豬、燒方，皆以全體燒之。酒三巡，則進燒豬，膳夫、僕人皆衣 禮服而入。膳夫奉以待，僕人解所佩之小刀臠割之，盛於器，屈一膝，獻首座之專客。專客起箸，簷座者始從而嘗之，典至隆也。次者用燒方。方者，豚肉一方，非 全體，然較之僅有燒鴨者，猶貴重也。

燕窩席

歐美各國及日本之會食也，不論常餐盛宴，一切食品，人各一器。我國則大眾雜坐，置食品於案之中央，爭以箸就而攫之，夾涎入饌，不潔已甚。惟廣州之盛筵，間有客各肴饌一器者，俗呼之曰每人每，價甚昂。然以昭示敬禮之意，非為講求衛生而設也。

醵資會飲

醵資會飲之法有四。一，會飲者十人，人出銀幣二圓，得二十圓，以其中之一人主辦其事。而酒食之資及雜費，須二十二圓，結帳時，人各增二角，此平均分配者 也。一，會飲者十人，人出銀幣一圓，得十圓，亦以其中之一人主辦其事。而酒食之資及雜費，須十圓有奇，則十圓猶不足也，畸零之數，即由主辦者出之，此有一 人擔負稍重者也。一，會飲者十人，約計酒食之資及雜費需銀幣十圓，先由一人以墨筆畫蘭草於紙，但畫葉，不畫花，十人則十葉，於九葉之根寫明銀數，數有大 小，多者數圓，少者數角，一葉之根無字，不使九人見之。既徧寫矣，乃將有根處之紙折疊之，露其十葉之端，由畫蘭者授與九人，使各於葉之端，自寫姓名。九人 寫訖，畫蘭者亦以己之姓名就其一葉之端而自寫之。寫竣，伸紙觀之，何葉之姓名與何葉之銀數相合，即依數出銀，無違言。是出資者九人也，其姓名在於根無一字 之葉者，可赤手而得醉飽矣。俗謂之曰撇蘭。一，會飲者十人，各任一次之貲，迭為主人，以醉以飽，十次而普及矣，銀數之多寡則不計。此即世俗所稱車輪會，又曰擡石頭者是也。

西餐

國人食西式之飯，曰西餐，一曰大餐，一曰番菜，一曰大菜。席具刀、叉、瓢三事，不設箸。光緒 朝，都會商埠已有之。至宣統時，尤為盛行。席之陳設，男女主人必坐於席之兩端，客坐兩旁，以最近女主人之右手者為最上，最近女主人左手者次之，最近男主人 右手者又次之，最近男主人左手者又次之，其在兩旁之中間者則更次之。若僅有一主人，則最近主人之右手者為首座，最近主人之左手者為二座，自右而出，為三 座、五座、七座、九座，自左而出，為四座、六座、八座、十座，其與主人相對居中者為末座。既入席，先進湯。及進酒，主人執杯起立，【西俗先致頌詞，而後主 客碰杯起飲，我國頗少。】客亦起執杯，相讓而飲。於是繼進肴，三肴、四肴、五肴、六肴均可，終之以點心或米飯，點心與飯亦或同用。飲食之時，左手按盆，右 手取匙。用刀者，須以右手切之，以左手執叉，叉而食之。事畢，匙仰向於盆之右面，刀在右向內放，叉在右，俯向盆右。欲加牛油或糖醬於麵包，可以刀取之。一 品畢，以

瓢刀叉而易以潔者。食時，勿使食具相觸作響，勿咀嚼有聲，勿剔牙。

進點後，可飲咖啡，食果物，吸煙，【有婦女在席則不可。我國普通西餐之宴會，女主人之入席者百不一覯。】並取席上所設之巾，揩拭手指、脣、面，向主人鞠躬致謝。

今繁盛商埠皆有西餐之肆，然其烹飪之法，不中不西，徒為外人擴充食物原料之販路而已。

我國之設肆售西餐者，始於上海福州路之一品香，其價每人大餐一元，坐茶七角，小食五角，外加堂彩、煙酒之費。當時人鮮過問，其後漸有趨之者，於是有海天春、一家春、江南春、萬長春、吉祥春等繼起，且分室設座焉。

公司菜

公司菜，西餐館有之，肴饌若干品，由館中預定，客不能任意更易，宜於大宴會，以免客多選肴之煩瑣也。謂之公司者，意若結團體而為之也。

京師宴會之肴饌

光緒己丑、庚寅間，京官宴會，必假座於飯莊。飯莊者，大酒樓之別稱也，以福隆堂、聚寶堂為最著，每席之費，為白金六兩至八兩。若夫小酌，則視客所嗜，各 點一肴，如福興居、義勝居、廣和居之蔥燒海參、風魚、肘子、吳魚片、蒸山藥泥，致美齋之紅燒魚頭、蘿蔔絲餅、水餃，便宜坊之燒鴨，某回教館之羊肉，皆適口 之品也。

京師宴會之惡習

京師為士夫淵藪，朝士而外，凡外官謁選及士子就學者，于于鱗萃，故酬應之繁冗甲天下。嘉、 道以前，風氣猶簡靜。徵逐之繁，始自光緒初葉。且中進士者，凡於座師、房師及朝殿覆試閱卷大臣，例執弟子禮，位尊者或投三四刺始獲見，外此鄉會同年及同署、同鄉皆須投謁，僕僕不得少憩，日以為常。其以請客遲到而謾友者，如祝雲帆春熙是也。一日，雲帆招梁敬叔恭辰、程晴峰鼐采、達玉圃麟、李蘭卿彥章往其 家，陪新簡金華太守楊古心兆璜。候至上燈時，古心猶未至，雲帆大怒，乃先入座暢飲，且曰：「古心必不來，即來，亦聽之。」飲至三鼓，肴核盡矣，而古心忽 至。

手，以己之衣襟代拭膩垢，而後以麥飯出餌焉。

纏回之宴會

新疆纏回之宴客，以多殺牲為敬，瓜果、餳飴、湯餅、肉臘之屬，紛列於几。客至，皆叉手大啖。

藏人之宴會

藏人筵宴，男女同坐，歌聲酧答，終日始散。散時男女團聚，攜手趺坐而歌，同出門，歌唱於街中而散。富者月二三次，貧者亦必一次。

噶倫卜人之宴會

歲時令節，西藏噶倫卜必大餉賓客，或於家，或於柳林。中鋪方形褥數層，噶倫卜自坐。前稍低，置方案一二，供麵菜，及生熟牛羊肉、棗、杏、核桃、葡萄、冰 糖、焦糖各一二皿。焦糖為黑糖所製，以黃油熬成，長一尺，廣三四寸，厚一指。牛羊肉則一腿或一片。又兩旁鋪長坐褥，前設矮几，列果食。噶布倫、巴浪子、沙 中意等，列坐兩側，或二人為一席。從者各在席後，人給果食一大皿。

食時，先飲油茶，次土巴湯，次奶茶、抓飯。抓飯有黃白二種，煮米為之，淅之 於水，再入以沙糖、杏、棗、葡萄、牛羊餅食等物，盛皿中，以手抓而食。繼飲蠻酒。遇大節盛會，即選美麗婦女十餘人，戴珠冠，衣彩衣，使行酒歌唱，亦能度漢 曲。又有八九歲至十二三歲之十數小童，披五色錦衣，戴白布圈帽，腰勒錦條，足繫小鈴，手執斧鉞，前後相接。更設鼓十餘面，司鼓者裝束亦同。進食一巡，每進 相舞，步法進退與鼓聲相合。食畢，則攜肉果各品以歸。

丁固庵時作主人

錢塘丁文策，號固庵，明諸生。明亡，不仕。每宴會，飲噉兼數人饌。時作主人，然故為酒令以挫客之機警者，至昏酣，不聽去。

禾中文酒之會

因抱與俱寢。天明，酒夢俱醒，覺懷中冷物冰人，視之，則抱長白臥階下。急視徐，徐尚未 醒，見其枕遺屙之行，酣寢敗廁中。蹴起，互相駭異，四顧，則一庭荒草，兩間破屋而已。

項霜田聞宴逕造

康熙朝，錢塘項霜田上舍溶嘗游京師，以事南歸。一日，忽復至，聞諸名士會宴某所，逕造焉，告座客曰：「予自家以十八日至都。」客訝曰：「何急事也？」曰：「予往來南北數矣，有包程贏者，未嘗乘也，故偶試耳。」

畢怡安家宴

畢怡安有小姨愛貓，一日，畢氏家宴，席次行酒令傳花，以貓叫飲酒為度。每巡至怡安，貓必叫。怡安不勝酒創，疑甚，察之，乃知小姨故戲弄之，凡花傳至怡安，輒暗搯貓一指使叫。

章目湖大會湖心亭

章日躋，號目湖，康熙時之錢塘人。好客，好遠游，歷齊、魯、江、淮，近攬三吳苕霅、嚴陵之勝，枯笻野棹，日在佳山水中，雖風雨不輟。四方名宿而外，酒 人、劍客、古衲、名姬，恆滿戶內，或賃舟結侶，浹旬忘返。嘗曰：「湖光無刻不變，故欲以閒靜求之。」嘗避暑湖心亭，來訪者櫓聲相接。又嘗以中元夜大集，同 人至者幾五十人，分十小舟，各懸二燈，鑪茗絃管之屬無不具。是夜微雨，群舟任其所之。夜半，會於湖心亭。繼復聚於斷橋，霽月明甚，痛飲狂歌，至曉乃罷。有 詩云：「言采潭心白玉蓮，水燈雲管雜舟前。暫教風雨成佳會，畢集人文動謫仙。山月霽遲分夜半，湖亭涼早得秋偏。回流遞醉漁歌散，四面諸峰聚曉煙。」紀此會 也。

譚慕鄴赴宴居上座

沔陽譚士珌，字慕鄴。家中落，敝簏中惟短褐一，芒鞋一，他無長物。所著《五經鱗》、《虛牕論 史》、《餓說》諸帙，常以自攜，口哦手錄，不稍釋。雖賓至，不起立，與語，不答，時流嗤之。某歲宴唐氏園林，約曰：「無少長貴賤，步屧來。」一新貴獨後，乘車至，下階除，慕鄴怒，大言叱之。眾哄然笑，某亦面赤不敢言。逮入席，慕鄴曰：「爵與齒弗如也，吾之尊，其德乎？」夷然自居上座，眾又大笑。

韓桂舲尚書崶家居時，年逾七十矣。每消寒會食，必以四字為準，曰早，曰爛，曰熱，曰少。早，言時也；爛、熱、少，言物也。

沈巨山赴宴沈飲

沈巨山家貧好客，良友讌集，輒慷慨沈飲。或勸以少事生業，對曰：「良朋、尊酒，吾故藉以生者。」巨山，名家恆，順、康間之錢塘人。

劉西廷歲時開讌

劉西廷，名戡，好為詩，尤雄於酒。歲時招故人讌集，興至，即不復用常杯，傾酒釜中，與豪客為拇陣，勝負紛拏，輒大聲笑呼，以巨觚盛飲，可數十瓢。即席分 題，長篇險韻，他人沈吟，方欲出吻，已立就數百言，一時名流未能或先也。客散，則捫腹徐行，吟哦聲不絕。子姪輩有索詩者，隨所求，立應之。

辛先民聞宴必赴

宛平辛先民司李民客居吟歎，聞有人招宴，必赴，直欲捐性命狥之。或諫其不節，辛笑曰：「奈五臟神願馳驅何？」

輦下讌集

康、雍以還，承平日久，輦下簪裾，讌集無虛日，瓊筵羽觴，興會飆舉。凡豪於飲者，各有名號，長洲顧俠君嗣立曰酒王，武進莊書田楷曰酒相，泰州繆湘芷沅曰 酒將，揚州方覲文覲曰酒后，【時未留鬚。】太倉曹亮疇彝曰酒孩兒。【年最少也。】五人之外，如吳縣吳荊山士玉、侯官鄭魚門任鑰、惠安林象湖之濬、金壇王篛 林澍、常熟蔣檀人漣、蔣愷思泂、漢陽孫遠亭蘭蕊，皆不亞於將相。荊山尤方駕酒王，每裙屐之會，座有三數酒人，輒破甕如干，罄爵無算。然醉後則群囂競作，弁 側屨儛，形骸放浪，杯盤狼藉。惟荊山飲愈鬯，神愈惺，醵醋語默，不失常度，夷然灑然，略無矜持抑制之跡。其閎量，非同時儕輩所及，而欿然不以善飲之名自 居。荊山一寒士，弱不勝衣，貌臞瘠無澤，而享盛名，躋右黼。昔人云：「魏元忠相貴在怒時，李嶠相貴在寐時。」荊山之相，必貴在醉時也。

有飲於方望溪侍郎邸中者，絕不勸客。或疑而問之，方曰：「禮，主人宴客，客將飯，主人必以粗糲為辭，客必強飧之，以為至美。今主人勸客，客反不飧，豈禮也哉？孔子食于少施氏而飽，客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也。』」

陶然亭雅會

趙味辛司馬、洪稚存太史、張船山太守、吳山尊學士同官京朝，文酒過從，極一時朋簪之盛。預訂每遇大雪，不相招邀，各集南下窪之陶然亭，後至者任酒資。

洪稚存遇宴闖座

洪稚存負才傲物，清狂自喜。在京時，嘗游陶然亭，遇素不識者宴客，洪即闖座，即浮一大白，曰：「如此東君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一笑逕去。蓋襲改楊 廉夫句也。【廉夫為張士誠強止於宏文館，似指寫塵桌一絕云：「山前日日風塵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風塵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

吳敏軒設盛讌

吳敏軒歿之前數日，裒囊中餘錢，設盛讌，召友朋酣飲，大醉，輒誦樊川「人生祇合揚州死」之句，竟如所言。

厲樊榭赴蔬食之會

乾隆某歲六月一日，厲樊榭集十研齋蔬食，期烋上人不至，因為詩曰：「積雨潤方收，初夏勢已蘊。山僧結夏期，我輩服依謹，丈人靜者流，解菜鄙饞吻。入市匪 求益，行園土膏墳。瓠鴨及楮雞，羅列費拾麕。相招同此味，意與信民近。飽餘沃以茶，意洽色無慍。勝彼山中人，但啜雲母粉。」

陸茶塢宴客講求食經

吳人陸茶塢，名錫疇，水木明瑟園之主人也。性嗜客，豪於飲，尤

上。他處有宴會，膳天聞座中 有茶塢，輒失魄，以其少可多合也。其家居，無日不召客，一登席，則窮晝繼夜不厭。全謝山太史祖望嘗以酒戶為朋輩所推，然深畏茶塢，每至園，不五日而即病，往往解維遯。茶塢誚之曰：「是所謂以六千里而畏人者也。」坐是，遂以好事落其家。然家愈落，好事愈甚。其後世故局促，吳之富人多杜門謝酬應，無復昔時繁華 之盛，而茶塢猶竭蹶持之。

王晴山宴百餘人於平山堂

仁和施石友上舍安客揚州，王晴山招集平山堂，索賦長歌。時與會者 百餘人，石友因作歌紀之。歌云：「宿雨乍止林霏開，松影滿地橫古釵。我來適當清暑候，沙路鬆快便輕鞵。平岡蜿蜒通蜀道，其間樓閣位置佳。隋家歌舞已灰冷，指點往事摧客懷。卷簾一笑山色近，搴裳涉波為吾儕。誰寫吳妝入小筆，煙嵐一擦明鏡揩。廬陵玉局本詞客，白頭出綰刺史綱。當年手種不可見，泠泠修竹無根荄。至今山川閟清氣，風雅往往供談諧。漁洋老人最後起，冶春七字非淫哇。我生已恨歲時晚，清游安得杖履皆。今年懷餅廣陵市，道逢耆舊拍手如洪厓。先生白下賢，訪古邗水涯。好詩兼好客，壺觴興不乖。圖書五車喙三尺，劇談混沌驅風霾。堂前似省舊游處，惜無柳影圍苔階。江山百年有此樂，今之視昔誰相差。座中競鬬淮海句，而我擬學劉伶埋。蘭亭梓澤有故事，丹青絲竹何為哉？昨者見獵弄柔翰，五子妝點同優徘。先生未許負夙諾，枯魚屢索闥屢排。何時孟公復啗我，觥船一棹浮清 淮。載月時乘黃篾舫，折花不須紅粉娃。長牋急報釣魚叟，江湖襆被行當偕。」

王茨檐赴陸筱飲宴

仁和王茨檐茂才曾祥性 和易而嗜飲，時從酒人游，遇要人、富兒，一不當意，輒掉臂去之。中年息意榮遇，絕跡省門。雷翠庭副憲鋐視浙學，聞其名，禮意敦迫，將以優行貢於鄉。一日，赴陸筱飲宴，或舉其事以為慶，茨檐不屑也。酒酣，則曰：「今此一官，亦不易得。得矣，桎梏徒自苦，豈若詩場酒地，與君輩皮皮之為樂耶？」皮皮，相戲之謂，杭人方言也。

茨檐有《自題乞食圖》詩云：「生事常苦拙，安能撚須坐。默誦陶公詩，乞食奚不可。同里三五輩，夙昔稱知我。分能相饋遺，詞不煩忝荷。欣然進一觴，起更索蔬果。念此意氣真，披圖一笑瑳。還思失業徒，孰救飢渴火。如我適所求，未便傷轗軻。」

汪槐塘與宴於端華堂

汪槐塘上舍沉與焉。酒半，出順治紀元所製銀杯，命後甲甲所誕哲嗣，奉以壽客，肇舉齊年之會，遠希會昌，元豐諸老之高風，甚盛事也。槐塘有詩，用以紀實，詩云：「枌榆五老衡宇鄰，過從步屧不隔旬。惟予穠秕玷後塵，柯山居士齒冠倫。一麾出守猶逡巡，諸公袞袞佩印紳。甘棠之碑樹嶙峋，政成遄歸狎釣輪。宰官偶現遨頭身，比部心戀鶴髮親。遺榮一疏蘭陔循，暇續八社羅眾賓。登堂拜母展華茵，小同揖客詞恂恂。問年先後齊甲申，改席擎出鑿落銀。紫芝煌煌爛若新，開國紀元第一春。良工製巧銘詞諄，觴行疾若下阪輪。插芳咀甘殽迭陳，笑言和懌音叩錞。竹溪人物遜此辰，方今聖治被八垠。緬酋行見隸僕臣，詠歌太平娛夕晨。山屏水鏡湖之濱，篋輿栗杖莫憚頻。歲寒令德保松筠，嘉會勿替耄耋臻。」

徐兆潢宴客精飲饌

常州蔣用庵御史與四友同飲於徐兆潢家。徐精飲饌，烹河豚尤佳，因置酒，請食河豚。諸客雖貪其味美，各舉箸大啖，而心不能無疑。中有一張姓者，忽倒地，口吐白沫，噤不能聲。主人與群客皆以為中河豚毒矣，乃速購糞清灌之，張猶未醒。客大懼，皆曰：「寧可服藥於毒未發之前。」乃各飲糞清一杯。良久，張蘇，群客告以解救之事，張曰：「僕向有羊角瘋之疾，不時舉發，非中河豚毒也。」於是五人深悔無故而嘗糞，且嘔，狂笑不止。

錢璵沙為九老會

乾隆時，仁和錢璵沙方伯琦由閩藩以京堂內用，奉旨終養。服闋入都，年已七十五矣，以原品休致，遂歸。其明年，閒居無事，乃集里中同志者九人為會。時璵沙 年七十六，孫瑤圃庭蘭七十因，孫芥舟廷槐七十二，汪存齋鵬飛六十九，胡青厓夢檜六十八，成成山城六十七，許石蘭鉞、汪晴漪廷藻皆六十六，陸亢宗邁祖五十 九，做洛杜故事，以齒敘次，迭為賓主。率成四律，今錄其二。詩至：「九人六百有餘歲，每遇佳辰迭召呼。齒竟馬加憐我長，杖多鳩刻健誰扶。坐消大塊聞風月，好續耆英舊畫圖。正及天家開壽宴，【明年歲紀五十，有旨特開千叟宴。】白頭都合醉堯衢。」「萍蓬會合本前因，難得相逢一味真。天肯與閒兼與健，座忘誰主復 誰賓。散花偏示維摩疾，【謂青厓。】飲酒思交公瑾醇。如此良朋如此會，徑須消盡百年春。」

徐雨峰以五簋宴客

徐雨峰中丞撫蘇時，嘗宴僚屬於滄浪亭，肴以五簋為度。

宋葆淳，字芝山，安邑人。乾隆時，嘗官解州學正，與歙縣鮑廷博淥飲皆贍聞耆宿。阮文達公元開府浙江時，嘗置酒西湖冷泉亭，專讌二老，道古竟日。二老席帽單衣，風貌閒遠。

王元瀚升席較酒量

王漸，字元瀚，臨江人。少落魄不羈，日與酒徒、劍客引滿呼白，擊劍拓戟以為樂。而家產益落，其父兄患之。漸於是聚書數千卷，閉戶誦讀，目數行下，一過輒終身不忘。比三年，作為文章歌詩，以示里中耆宿，始大驚，皆不信為其自作也。

既而遊金陵，金陵富豪王氏聞漸善飲，白下有道士亦能引無算爵，為設席，要道士共酌，以觀其量。即升席，命贊者實酒置甕中，起揖道士，捧甕，若鯨之吸川，一飲而盡，復命實酒酬道士。道士飲既，漸再實酒如前，命道士先飲。道士強飲至半，謝不勝。漸笑曰：「是何足與飲。」乃更酌大盃，盡一石，談笑終席，不至醉，眾乃歎服。漸每麻履布袍，簡絕禮法，至賢士大夫家，輒登堂，中席坐，不讓，或不交一談而去。士大夫知其才，皆畏敬之。

陳燕公宴會必至

青浦陳燕公孝廉晚歲饕餮無厭，宴會必至。客憎其屢食於人，未嘗作答也，強索之，乃折柬相招。至晚，賓客雜遝，實未治膳，陰與其婦約，驟相勃谿，拾破碗碎之。客大驚，逡巡去。越日，又邀客，漏三下，徐語之曰：「客甚少，今聊以飯熬糜，果腹可乎？明夕當盡歡也。」客又忍餓去。其赴晏也，魚肉、果餅輒懷以歸，預攜布囊以盛之。一夕，物充塞於囊，不能出柵孔。客盡起，周章無計，僕為代出之。又嘗醉蹶於地，頻以足蹴僕，謂足受傷。不知其袖中實藏蟹腳也。

太平橋葛某設肆售熟食，最精潔，燕公恆造其店，道寒燠，雜揀野味，鼐之餂之，久而始去，日以為常。每遇戚友有吉慶事，輒饋金扇一柄，面以飯粘，骨以線繫，令鄰兒往送，自從其後。鄰兒返，半途收其帖，與分力金，而自攜匣歸。又曾令婢入市，寫票曰：「來錢一大文，乞發濃釅火腿湯一碗。」有鄉人誤稱之曰老相公者，則正色曰：「不可。」

胡書農設席宴客

中翰遠孫亦與焉，飲鬼子酒。翌日，厭過盟以二瓶餉小米，小米賦詩四十韻為謝。鬼子酒為舶來品，當為白蘭地、惠司格、口裏酥之類。當時識西文者少，呼西人為鬼子，因強名之曰鬼子酒也。

是日，黃薌泉亦在座，乃次杭堇浦《道古堂集》中《鬼子糕》韻為七律，【原詩六十一韻，內眊字，考《廣韻》《集韻》皆未收入豪韻中，故缺焉，恰成六十韻。】詩至：「北 風第一買酒鏖，爛醉不計酒價高。巷醪村釀徒喧囂，安得花採滄州桃。玉堂學士燦宮袍，光祿法酒霑橘袍。還鄉不忘短褐縚，詩壇猥許隨擔蒿。開尊昨目折簡勞，物 聚天美養老饕。酒瓶遠寄驛不騷，徵典早窘劉郎糕。製自鬼子方法韜，兀然座想難禪逃。佛郎機壤鄰紅毛，權歸提舶同皋牢。方物畢獻如旅獒，龍涎之嶼籬木壕。加 蒙樹心汁取淘，無事麴蘖與淅瀀。梅花腦子香不臊，波羅有蜜相和撓。檳榔椰子軟中熬，柔旨特異剸腸刀。吠琉璃瓶貯可操，燕嘉賓歌食野蒿。碧眸高準首屢搔，拳 捷匹似獻果猱。五桅帆風來連艘，森衛不使弓受櫜。銅盤照海敢弁髦，送以魚鳥聲取聱。黏天無壁心弗忉，更更鍼路報匪警。神禱天主高厥尻，佛山旌次群來敖。酒 官罷榷無私糟，歡酺被及鳥戴鼇。朝市共趁雞三號，氤氳別調瀛洲膏。買樸法比行隔槽，忙到飲事供吾曹。我生弱冠弄柔毫，依人一昔風轉翿。身行萬里詎足豪，機 心不解施桔槔。文章枉說五采繅，燕秦楚蜀窮所遭。歸來魚生范釜轑，井上活計於陵螬。未經滄海漫讙嗷，不分一旦嘉會叨。遠越瑤琨卑葡萄，積憂解去荼蓼薅。一 杯吞盡重洋濤，頌之語碎暫啾嘈。才薄何能配褒皋，運斤所喜人逢獿。鬼奴常使雙瓶挑，止酒肯賦柴桑陶。」

阮文達宴客於文選樓

阮文達既罷官，卜居於揚州，所宅為文選巷舊址。嘉慶乙丑始於其家廟之西，建隋文選樓，樓上祀隋秘書監曹憲，以唐沛王府參軍公孫羅、左拾遺魏模、模子度支郎景倩、崇賢館直學士李善、善子北海太守邕、句容處士許淹配之，文達撰銘，所謂「建隋選樓，用別於梁」者是也。

梁宦林中丞章鉅為文達之弟子，嘗至揚，謁文達。文達召之飲，席設文選樓。所藏鐘鼎古器，悉庋於此，因得縱觀。時無雜賓，而錢梅溪適至，因相將入座。文達 甚喜，曰：「似此三老一堂，而所摩挲者皆三代法物，人間此會，能有幾回，不可無以記之也。」時梅溪年八十四，文達年七十九，宦林年最少，而居首坐。乃踰日 而朱蘭坡至，又數日而王子卿亦至。子卿亦八十四歲，蘭坡七十五歲。文達方欲團為五老會，而英船警報日迫，文達乃移居南萬柳堂，梅溪、蘭坡均返蘇，宦林亦挈眷渡江南返矣。

劉忠誠為友人招宴

新寧劉忠誠公坤一性機警，權奇自喜。少時家貧甚，食常不給。一日，友人招宴，設有佳饌，舉座皆熟識，忠誠大喜。又慮人多不得飽，佯為捫蝨足間，揚其敝襪，拂之者再，塵垢飛落樽俎，座客無敢下箸，忠誠徐起大嚼，果腹而去。

某尚書宴某藩司

同治朝，杭有尚書某者，方致仕家居。時有藩司某，以飲食苛求屬吏，牧令患之。尚書曰：「此吾門生，當諭之。」俟其來謁，款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 務，留此一飽家常飯，對食能乎？」藩司以師命不敢辭。自朝至午，飯猶未出，飢甚。比進食，惟脫粟飯、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藩司覺過飽。少頃，佳肴美醞，羅列於前，不能下箸。尚書強之，對曰：「飽甚，不能復食。」尚書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飢時易為食，飽時難為味，時使然耳。」藩司喻其意，自是不 復以盤飧責人。

潘張大宴公車名士

同、光間，某科會試場後，潘文勤公祖蔭、張文襄公之洞大集公車名士，宴於京師陶然 亭。所約為午刻。先旬日，折柬招之，經學、史學、小學、金石學、輿地學、曆算學、駢散文、詩詞，就其人之所長，各列一單，州分部居，不相溷也。凡百餘人，如期而至，或品茗談藝，或聯吟對弈，無不興高采烈。日晡，大眾飢矣，枵腹竟日，漸少高談雄辨者。文勤覺之，詢文襄曰：「筵為何家主辦？」文襄大愕曰：「忘 之矣，今奈何？」乃倉卒遣僕赴酒樓，命送筵至，皆草具也，且餒敗。時街柝起矣，大眾飢不可忍，強下咽，有歸而患腹疾者。

王文敏為詩酒之會

福山王文敏公懿榮官京師久，交游既廣，每以春秋佳日，與潘文勤、張文襄、洪洞董研樵、鄒縣董鳳樵、太谷溫味秋、儀徵陳六舟、巴陵謝麐伯、餘姚朱肯夫、吳 縣吳清卿、會稽李莼客、甘泉秦誼庭、績谿胡荄甫，光山胡石查、遂溪陳逸山、大興劉子重、儀徵陳研香、元和顧緝庭、歙縣鮑子年、長洲許鶴巢遞為詩酒之會，壺觴無虛日。其元配黃夫人輒檢點肴核，迎時先辦，客至無缺，有拔釵沽酒之風。

潘文勤宴門生

座，遲則彼此皆以喝死，無益也。」

外人欲嘗燒烤魚翅席

李筱荃制軍瀚章督粵時之宴外人也，循例設西筵。某則謂其味劣，且曰：「此來實冀一嘗貴國之燒烤、魚翅美味也。」

汪穰卿赴晚餐會

光緒戊戌，汪穰卿在滬辦《時務報》，主筆者為梁卓如，穰卿則主持對外之交涉，日夕酬應，刻無暇晷。以酒食徵逐之煩，恆苦之。一日薄暮，在漢口路遇其同年 陸介卿，介卿止之，欲與立談。穰卿曰：「吾今晚大忙，將赴十四處之晚餐會，明晨當在館相候。」匆匆拱手，遂別去。詰旦，介卿往晤，坐定，即詢以十四處之地 址。穰卿歷數之，則為酒樓九，長三、么二妓院五也。其中先時而至，僅道謝者七，略坐而把盞，僅以酒沾脣者四，有二處則大嚼，而疲於奔命之如是者，實恐有一 不到，開罪於友人耳。宴會之苦，非個中人不知，蓋食無定時，方飢不得噉，過食則傷生也。

及時行樂會之輪飲

宣統時，時局不靖，朝士率以醇酒婦人自晦。有倡及時行樂會者，有小啟，中有云：「軟紅十丈，濃綠萬株。歷歷方情，常常塵夢。陸沈有日，絕憐失國之人；養晦遵時，合築忘憂之館。」其會章以八人每夕輪飲四伶家，迭為賓主，所費省而得夜夜游讌也。

改良宴會之食品

無錫朱胡彬夏女士以嘗游學於美，習西餐，知我國宴會之肴饌過多，有妨衛生，且不清潔而糜金錢也，乃自出心裁，別創一例，以與戚友會食，視便餐為豐，而較 之普遍宴會則儉。酒為越釀，俗稱紹興酒者是也。入座時，由主人為客各斟一杯，嗜飲者各置一小壺於前。其所備之肴如下：芹菜，【拌豆腐乾絲。】牛肉絲，【炒 洋蔥頭絲，冷食，味較佳。】白斬雞，火腿，【以上四者，用四深碟，形似小碗，入坐時已置於案，後此諸碗則以漸而進，如筵席通例。】燉蛋，【內有雞片、冬筍 片、蘑菇片，人各一杯，連杯燉之，至是須易器。】炒青魚片，【和冬筍片，用豬油炒，不用醬油，臨時製。】白燉豬蹄，【和海參、香菌、扁尖，以大煖鍋盛之。 每客前又各備小碗，以便分取，至是須易器。】炒菠菜，【和冬筍片，豬油炒，不用醬油，臨時製。】炒麵，【豬油與雞湯、火

圓，【夾於冬筍片中燉之。】小炒肉，【切小肉片，和果子、葡桃紅燒，至是須易器。】湯糰，【米粉為之，皮極薄，中有擣碎之葡桃肉和糖，臨時製。】蓮子羹，【人各一杯，與湯糰並進。至是始進飯與粥，下為飯粥之菜。】黃雀，【糟黃雀，內藏豬肉，用豆腐衣包，與金針、木耳油煎。】青菜，豬油炒，不用醬油，臨時製。】江瑤柱炒蛋，【豬油乾炒，臨時製。】湯，【雞湯和血。】腐乳，【白色。】菜心，【醃。】水果。【福橘或蜜橘。】

食器宜整齊雅潔，案上有布覆之。每座前，杯一，箸二，碟三，一置匙，【一置醬油，一置醋】匙三，【以一置碟中】巾一。【食時鋪於身，以防穢且拭口】凡各器，食時宜易四次。

食品中之燉蛋，取其溫暖而易消化，富滋養料也。以醬油為調料者，惟牛肉絲、小炒肉。雖醬油之黴為植物菌之一，非動物，無害衛生，然究以少食為宜。

先置之冷肴四碟，取其顏色之鮮潔也。芹菜綠色，牛肉絲醬色，白斬雞淡黃色，火腿深紅色。而進肴之次序，亦有命意。如食白燉豬蹄後，繼之以菠菜，以清口也。青菜與黃雀，一為青生，一為濃厚，而同為佐飯之肴。蓮子羹與湯糰並進，以其味之調和也。

食畢散座，乃進茶煙。

小酌之和菜

小酌者，二三知己之小飲也，不足為宴客，滬上所宜者為和菜。和菜，酒樓有之，碰和時所食也。凡四碟、四小碗、二大碗。碟為油雞、醬鴨，火腿、皮蛋之屬，小碗為炒蝦仁、炒魚片、炒雞片、炒腰子之屬，大碗為走油肉、三絲湯之屬。碰和，賭博之一種也，僅四人。謂之和菜者，言僅足敷四人之便餐耳。

小酌之生火鍋

京師冬日，酒家沽飲，案輒有一小釜，沃湯其中，熾火於下，盤置雞魚羊豕之肉片，俾客自投之，俟熟而食。有雜以菊花瓣者，曰菊花火鍋，宜於小酌。以各物皆生切而為絲為片，故曰生火鍋。

小酌之邊爐

廣州冬日，酒樓有邊爐之設，以創自邊某，故曰邊爐，宜於小酌。其食法，略如京師之生火鍋，惟雞魚羊豕之外，有雞卵，蓋粵人已

小酌之消夜

廣州酒樓之肴，有所謂消夜者，宜於小酌，一碗二碟。碗為湯，碟為一冷葷，一熱葷。冷者為香腸、叉燒、白雞、燒鴨之類，熱者為蝦仁炒蛋、炒蚧魚、炒牛肉、煎曹白魚之類。

沈東江留客小酌

沈東江性不喜飲，顧好賓客。即甚貧，客往，必留之小酌，輒必質衣治具，歡笑達曙。東江，名謙，順治初之仁和人。

黃仲則欣然命酌

乾隆某歲之中秋，無月而雨。黃仲則方坐吟愁歎，至初更後，忽有攜酒食至者，欣然命酌，即用《中秋夜雨》韻賦一詩云：「狂喜下階趨欲蹶，豈意今宵百無闕。 滿堂酒氣飄氛氳，一縷心煙起蓊勃。渴羌奮吸老饕嚼，雜沓雨聲同不歇。壺觴匪惠惠及時，快意真無憾毫髮。癡童睡醒驚抹眵，似有神廚運倏忽。主人定夢羊觸蔬，坐客休驚犬爭骨。杖如可化愁高寒，繩便堪梯怖飄兀。何如痛飲隨自然，不共浮雲爭出沒。五更街鼓慘忽沈，簾隙看天暗光發。一度愁鄉與睡鄉，傾盡千觴已飛越。 願借君觴更屬君人生幾度陰晴月。」

袁子才留伍拉納子小酌

伍拉納嘗任江寧藩司，一日，其子隨塾師黃望庭游隨園，袁子 才出迎，款待甚周。年六十餘，康健如少壯，面麻而長，微鬚已半白，身高五尺餘。園中窗嵌玻璃皆紫藍各色。肴饌精雅，食麵四碗而散。乾隆辛亥，伍子年二十 歲，以三等侍衛乞假省親於閩督任，再過隨園。子才時往蘇州。比至蘇相見，子才已七十六歲，令女弟子作點心兩盤、醬蔥蒸鴨一盤、蟶乾爛肉一盤為贈，伍子饋以 四十金而別。比嘉慶己卯，三過隨園，則荒為茶肆矣。

徐若冰餉客以小酌

崑山徐若冰女士映玉嫁孔某，居蘇州之木瀆鎮。其夫好款客小酌。嘗留惠松厓徵君飲，若冰入廚治具，或以為過豐，曰：「吾重惠先生之經學也。」他日，其戚有為縣令者，飯其舍，或又以為儉，

錢籜石與客小酌

錢籜石侍郎載與汪孟鋗、祝維誥諸人宴集，惟酒兩尊，白煮豆腐兩大柈，分韻賦詩，陶然終日。歸田以後，故人門下士招飲即赴。或醵錢游南湖，不過四五人，人 不過百錢，小酌也。籜石能飲，然居家惟飲燒酒，又不以小盞而以巨杯，一杯適三飲而盡。嘗謂吳子修曰：「果燒酒佳乎，黃酒佳乎？」子修曰：「燒酒佳。」曰：「然。」又曰：「子知小飲佳乎，巨觥連引佳乎？」曰：「大口飲佳。」曰：「然。」蓋黃酒價貴，不足至醉，即燒酒而淺斟細酌，亦不足以盡醉也。其孫恬齋太史 昌齡簡雅有祖風。某與子修訪之，為具酒饌，恬齋以倉卒無肴為辭。某曰：「觴酒豆肉，以比令祖【指籜石。】宴集，不太侈靡矣乎？」賓主粲然。

朱文正餉武虛谷以豚酒

偃師武虛谷，名億，性迂僻，善哭。嘗游京師，主大興朱文正公珪邸。除夕，文正饋以彘肩、蒙古酒。虛谷食已，大哭。文正聞之，驚怪，疑其久客思家也，亟慰問之，則曰：「無他，遠念古人，近傷洪稚存、黃仲則不偶耳。」

法時帆喜小酌

蒙古法時帆祭酒性不能飲，然有約其小酌者，輒喜，看花飲酒，雖風雨必至。晚年喜食山藥，乃名其齋曰玉延秋館。

伯麟留許亭史小酌

仁和許亭史廣文心坦有伯倫之好，花酣月大，輒攜杖頭錢就酒家，拉故人泥飲。或醉臥坊巷，至風露砭骨乃醒。兒童拍手攔街，陽陽然，若不知其誚己也。嘉慶 時，以計偕客居京師，有友死於酒者，為文弔之，辭極詭麗，為時所傳誦。一日，徘徊僧廬中，而伯相國麟適至，僧麾之，使避去。相國問為誰，僧以姓名對。相國 驚曰：「許先生耶？吾願見久矣。」亟遣僕馬邀至邸中，張燈命酌，相得甚歡。蓋相國愛才，且亦嗜洪飲也。

張小雲為真率會之小酌

約赴具率曾，就許遇孫觀察壻之榆園列坐。具率云者，肴核無多，杯杓不事，饌畢而縱譚，小酌也。

鍾肇申屢約朋輩小酌

錢塘鍾肇申文學以敬貧而好客，屢約朋輩小讌，輒自烹小鮮以進。而獨不能飲，惟手茗盞，相勸而已。然清言娓娓，聽者忘倦，人皆樂就之。

徐仲撝與客小酌

徐仲撝自奉甚儉，常餐具粗糲，佐以麥粥，肴一湯一而已。猝有客至，必留之小酌，設盛饌焉。汪潔哉問之曰：「君何儉於自奉而豐於待客，與常人大異乎？」仲撝曰：「人顧口腹，我顧顏面也。」

伍秩庸論飲水

伍秩庸曰：「人身自呼吸空氣而外，首宜飲水。試以不食與不飲者較，雖枵腹終日，但有一勺之飲，即可苟延生命。是則飲之視食，自更要矣。蓋人之體中，水占 七成，不僅血管血液之為水也，腦漿一百分，合水七十八，而骨中亦含之。且人身所出之水亦甚多，口涎、溺汗其顯者也，即皮膚毛管，時時出氣，固如水氣之流 通。又凡用腦之時，腦氣運動，亦為肌膚出水之證。故統計人身所出之水，日約五派吾特。【每派吾特合十五兩。】出氣出水，日無所間。而腹中之食物悉為渣滓，若不飲水，渣滓填積，多則成毒。果能時時飲水，流至下部，令腸臟肺腑之積淤，悉自糞溺而出，不亦善乎！且全身血液，更藉飲水調勻，始可流通血脈，一無疾 病。

「水有江河、山澤、井渠之別，不可不擇。河流固甚渾濁，而食井多與溝渠相鄰，至於山磵，則草根樹葉之黴爛，蛇蝎之潛藏，皆不能免。若論雨 水，本至潔也，而其中或有微生物。能覓極清之泉，以沙漏濾之，斯為合宜。然飲水亦有節制，且食時尤不宜飲。以一切食品，均含水氣，人口中復有天生靈液之津 涎，已給於用故也。惟宜於食前之半時飲之，庶可使腹中積穢推行下流，又宜於食後之一二時飲之。否則食品在腸，未及消化而為水所衝矣。」

以水洗水

世以鎮江城西北石崥東之中冷泉水為通國第一，然高宗嘗製一銀斗以品通國之水，則以質之輕重分水之上下，乃遂定京師海淀鎮西之

惟雪水最輕，可與玉泉並，然目空卜，非地出，故不入品。鸞輅時巡，每載玉泉水以供御。然或輕時稍久，舟車顛簸，色味或不 免有變。可以他處泉水洗之。一洗，則色如故焉。其法，以大器儲水，刻分寸，入他水攪之。攪定，則污濁皆沉澱於下，而上面之水清澈矣。蓋他水質重則下沉，玉 泉體輕故上浮，挹而盛之，不差錙銖。古人淄澠之辯，良有以也。

京師飲水

京師井水多苦，茗具三日不拭，則滿積水鹻。然井亦有佳者，安定門外較多，而以在極西北者為最，其地名上龍。若姚家井及東長安門內井，與東廠胡同西口外井，皆不苦而甜。凡有井之所，謂之水屋子，每日以車載之送人家，曰送甜水，以為所飲。若大內飲料，則專取之玉泉山也。

王文簡以第二泉餉友

王文簡自淮上還揚州，青簾畫舫，乘風南下，與汪某相值於秦郵湖，遙語曰：「有事欲附致家博士。」及遣信至，乃寄舫中所有第二泉四罌而已。某以道遠稍難之，文簡攢眉曰：「汪大乃成俗吏。」

陳香泉飲香泉

海寧陳香泉太守奕禧令深澤時，飲泉甘之，作亭其上，署曰香泉，因以自號。

馬小藥嘗蟹殼泉

仁和馬小藥嘗從其尊人秋藥太常視學陝、甘，得嘗蟹殼泉，而作詩曰：「何年老阿旁，乘潮上絕壁。誤墮巖隙中，遺筐化為石。紅膏變玉腴，元津潠璚礫。蟻竅同 九迴，蚌汞時一滴。承以青絲瓶，重之素錦冪。王孫喜茗事，延客松風宅。小灶侍獠奴，輕甌捧詞伯。睛先魚眼生，爪從兔毫別。【哥窯作兔褐色，有豬鬃、蟹爪 紋。】琴聲聽爬沙，詩情到郭索。釀酒當更佳，蟹黃同一脈。」【通州雪酒，以府治蟹黃井釀之。宋人易以西湖，味稍劣。】

鎖吟竹茂才成系出回紇，嘉、道間之錢塘諸生也，亦有《試蟹殼泉》詩云：「山深有石蛻，其色黝如鐵。云是蟹遺筐，何年化為石？石中生微涎，吞吐自藏溼。甘逾鳳咮清，色勝蟇頤白。至今山

亦甘潔。」

章次白試第一泉

仁和章次白廣文坤嘗登金山寺，試第一泉，而懷許脩，因作詩云：「衝寒獨倚江天閣，瀹茗來評第一泉。忽憶詩人許丁卯，香浮綠雪竹鑪邊。」

荷蘭水

荷蘭水，即汽水，以炭酸氣及酒石酸或枸櫞酸加糖及他種果汁製成者，如檸檬水之類皆是。吾國初稱西洋貨品多曰荷蘭，故沿稱荷蘭水，實非荷蘭人所創，亦非產於荷蘭也。今國人能自製之，且有設肆專售以供過客之取飲者，入夏而有，初秋猶然。

冷飲冰

水遇寒而凝，成實質，曰冰。滬上夏日有賣冷飲冰者，冰塊也。呼之曰冷飲冰，意謂涼沁心脾，飲之而冷也。下流社會之人，勞動於烈日中，褦襶觸熱，即取塊而食之。中流以上，則飲冰忌淋矣。

濟南人不好茶而好酒

濟南人不重茗飲而好酒，雖大市集，無茶肆，故勞動界之金錢消耗較少，而士夫之消耗光陰，亦不至如南人之甚。朋輩徵逐，惟飲酒，酒多高粱。

董小宛罷酒嗜茶

冒辟疆既納董小宛為姬，及殞，辟疆憶之，嘗告人曰：「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荊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岕片。 每歲，半塘顧子兼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煙，小鼎長泉，必手自吹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 』之句，姬為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 鱗，傳瓷選月魂雲魄，尤為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沈香泛，真如木蘭沾露，瑤草臨波，備極盧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椀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 占盡，九年折盡矣。」

蕊中，以麻皮略紮，令其經宿。明晨摘花，傾出茶葉，用建紙包茶焙乾。再如前法，隨意以別蕊製之，焙乾收用。

茉莉花點茶

茉莉花點茶者，以熟水半杯候冷，鋪竹紙一層，上穿數孔，日暮，採初開之茉莉花，綴於孔，上用紙封，不令泄氣。明晨取花簪之，水香可點茶。

玫瑰花點茶

玫瑰花點茶者，取未化之燥石灰，研碎鋪罈底，隔以兩層竹紙，置花於紙，封固。俟花間溼氣盡收，極燥，取出花，置之淨罈，以點茶，香色絕美。

桂花點茶

桂花點茶，法與上同。

香片茶

茶葉用茉莉花拌和而窨藏之，以取芳香者，謂之香片。然《群芳譜》云：「上好細茶，忌用花香，反奪真味。」是香片在茶中，實非上品也。然京、津、閩人皆嗜飲之。

張則之嗜茶

丹徒張則之，名孝思，嗜茶，有茶癖。謂天地間物，無不隨時隨境隨俗而有變遷，茶何獨不然。陸羽《茶經》有古宜而今未必宜，有今然而古未必然，茶亦有世輕 世重焉。其嗜茶也，出入陸氏之經，酌古準今，定其不刊之宜，神明變化，得乎口而運乎心矣。且善別水性，若他往，必以已品定之水自隨。能入其室而嘗其茶者，必佳士也。則之，順治時人。

馮正卿論烹茶

馮正卿，名可賓，益都人，明湖州司理。入國朝，隱居不仕。嗜

務潔。次以熱水滌茶葉，水不可太滾，滾則一滌無餘味矣。以竹箸夾茶，於滌器中反復滌蕩，去塵土、黃葉、老 梗使淨，以手搦乾，置滌器中，蓋定。少頃開視，色青香烈，急取沸水潑之。夏則先貯水而後入茶葉，冬則先貯茶葉而後入水。

「飲茶之所宜者，一無事，二佳客，三幽坐，四吟詠，五揮翰，六徜徉，七睡起，八宿醒，九清供，十精舍，十一會心，十二賞鑒，十三文僮。」

「飲茶亦多禁忌，一不如法，二惡具，三主客不韻，四冠裳苛禮，五葷肴雜陳，六忙冗，七壁間案頭多惡趣。」

馮正卿嗜飲岕茶

飲岕茶者，壺以小為貴，每一客，則一壺，任其自斟自飲，方為得趣。蓋壺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耽閣。況茶中香味，不先不後，只有一時，太早則未足，太遲則已過。見得恰好，一瀉而盡，化而裁之，存乎其人。施於他茶，亦無不可。此馮正卿之言也。

祝斗巖詠煮茶

海寧祝斗巖員外翼權嘗作《煮茶歌》，以和傅笏巖，歌云：「曉院鹿盧如轉轂，古牆不礙詩城築。春雲八頰細無痕，卷簾長嘯清酣獨。十年間為一官忙，乘興何當 頻看竹。故園筍蕨夢中肥，覺來初報淩霄熟。我昔最慕武夷茶，解事還能散馥郁。沸鼎松聲噴綠濤，雲根漱玉穿飛瀑。此時拄頰意超越，置身彷彿南泠曲。小軒蘭韻 午晴初，個中自有真清福。不須斗酒換西涼，春芽絕勝葡萄麴。習習生風兩腋間，狂來潑袖忘杯覆。所謂伊人在水湄，詩來百讀沁心脾。鶴怨猿啼歸未得，文成應有 北山移。」

李客山與客啜茗

李客山，名果，長洲布衣。艱苦力學，忍飢誦經，樵蘇不繼，怡然自得。所居亦湫隘，良友至，輒呼小童取一錢，就茶肆潑茗，共啜之。

楊道士善煮茶

平湖道士楊某善煮茶，其術取片紙，以硃書符，入爐焚之，紅光爛然，筆畫都成烈火。比移鐺，即作松風聲，旅作蟹眼沸矣。客或不

吳我鷗喜雪水茶

以雪水烹茶，俊味也。吳我鷗喜之，嘗為詩曰：「絕勝江心水，飛花注滿甌。纖芽排夜試，古甕隔年留。寒憶冰階掃，香參玉乳浮。詞清應可比，曾涴一襟秋。」

孝欽后飲茶

宮中茗碗，以黃金為托，白玉為碗。孝欽后飲茶，喜以金銀花少許入之，甚香。

姚叔節從母乞茗飲

桐城姚永概，字叔節，為慕庭運同之叔子。母光恭人，同邑直隸布政使聰諧女也。叔節兒時，從塾中歸，一日，恭人與其適馬其昶之長女，方坐窗下，論家事，旁置茗一甌。叔節乞就飲之，頞蹙，恭人笑曰：「兒畏苦耶？何吾嗜之不覺也。」

宋燕生飲猴茶

溫州雁宕山有猴，每至晚春，輒採高山茶葉以遺山僧。蓋僧嘗於冬時知猴之無所得食也，以小袋盛米投之，猴之遺茶，所以為答也。烹以泉水，味清而腴。平陽宋燕生徵君恕嘗得之。

邱子明嗜工夫茶

閩中盛行工夫茶，粵東亦有之。蓋閩之汀、漳、泉，粵之潮，凡四府也。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精。爐形如截筒，高約一尺二三寸，以細白泥為 之。壺出宜興者為最佳，圓體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許。所用盃盤，多為花瓷，內外寫山水人物，極工緻，類非近代物。爐及壺盤各一，惟盃之數，則視客 之多寡。盃小而盤如滿月，有以長方磁盤置一壺四盃者，且有壺小如拳，盃小如胡桃者。此外尚有瓦鐺、棕墊、紙扇、竹夾，製皆樸雅，壺、盤與盃舊而佳者。先將 泉水貯之鐺，用細炭煎至初沸，投茶於壺而沖之，蓋定，復徧澆其上，然後斟而細呷之。其餉客也，客至，將啜茶，則取壺，先取涼水漂去茶葉塵滓，乃撮茶葉置之壺，注滿沸水。既加蓋，乃取沸水徐淋壺上，俟水將滿盤，覆以

主人必怒其个韻也。

閩人邱子明篤嗜之。其法，先置玻璃甕於庭，經月，輒汲新泉水滿注一甕。烹茶一壺，越宿即棄之，別汲以注第二甕。侍僮數人，供爐火。爐以不灰木製之，架無煙 堅炭於中。有發火機，以器焠之，熾矣。壺皆宜興砂質，每茶一壺，需爐銚三。湯初沸為蟹眼，再沸為魚眼，至聯珠沸而熟。湯有功候，過生則嫩，過熟則老，必如 初寫《黃庭》，恰到好處。其烹茶之次第，第一銚，水熟，注空壺中，盪之潑去。第二銚，水已熟，預置酌定分兩之葉於壺，注水，以蓋覆之，置壺於銅盤中。第三 銚，水又熟，從壺頂灌其四周，茶香發矣。注茶以甌，甚小。客至，餉一甌，舍其涓滴而咀嚼之。若能陳說茶之出處、功效，則更烹尤佳者以進。

某富翁嗜工夫茶

潮州某富翁好茶尤甚，一日，有丐至，倚門立，睨翁而言曰：「聞君家茶甚精，能見賜一杯否？」富翁哂曰：「汝乞兒，亦解此乎？」丐曰：「我曩亦富人，以茶 破家。今妻孥猶在，賴行乞自活。」富人因斟茶與之。丐飲竟，曰：「茶固佳矣，惜未極醇厚，蓋壺太新故也。吾有一壺，昔所常用，今每出必攜，雖凍餒，未嘗舍。」索觀之，洵精絕，色黝然。啟蓋，則香氣清冽，不覺愛慕。假以煎茶，味果清醇，迥異於常，因欲購之。丐曰：「吾不能全售。此壺實值三千金，今當售半與 君。君與吾一千五百金，取以布置家事，即可時至君齋，與君啜茗清談，共享此壺，如何？」富翁欣然諾。丐取金歸，自後果日至其家，烹茶對坐，若故交焉。

顧石公好茗飲

光緒己卯，上元顧石公學博雲僦居江寧東城委巷，談小圃學博浮自吳縣任所送其子歸試，適與之鄰，知石公好茗飲，購其佳者，日邀過所居，品嘗之。韝火瀹泉之暇，輒自述生平行事，纖悉靡所遺。

孫月泉飲普洱茶

普洱茶，一名蒙山茶，蓋產於雲南普洱府之蒙山也。性溫味厚，壩夷所種，蒸製以竹箬，成團裹，產易武倚邦者尤佳。醉飽後飲之，能助消化。孫月泉布衣深嗜之，餐後必飲，歲以為常。

以松柴活火煎茶

名也，品雉也。雉為流妓之稱，俗呼曰野雞。四方過客，爭至此，以得觀野雞為快。

茶館之外，粵人有於雜物肆中兼售茶者，不設座，過客立而飲之。最多者為王大吉涼茶，次之曰正氣茅根水，曰羅浮山雲霧茶，曰八寶清潤涼茶。又有所謂菊花八寶清潤涼茶者，則中有杭菊花、大生地、土桑白、廣陳皮、黑元參、乾葛粉、小京柿、桂元肉八味，大半為藥材也。

蘇州婦女好入茶肆飲茶。同、光間，譚敘初中丞為蘇藩司時，禁民家婢及女僕飲茶肆。然相沿已久，不能禁。譚一日出門，有女郎娉婷而前，將入茶肆。問為誰，以實對。譚怒曰：「我已禁矣，何得復犯！」令去履歸。曰：「汝履行如此速，去履必更速也。」自是無敢犯禁者。

茗飲時食餚

鎮江人之啜茶也，必佐以餚。餚，即饌也。凡饌，皆可曰餚，而此特假之以為專名。餚以豬豚為之。先數日，漬以鹽，使其味略鹹，色白如水晶，切之成塊，於茗飲時佐之，甚可口，不覺其有脂肪也。

茗飲時食乾絲

揚州人好品茶，清晨即赴茶室，枵腹而往，日將午，始歸就午餐。偶有一二進點心者，則茶癖猶未深也。蓋揚州啜茶，例有乾絲以佐飲，亦可充飢。乾絲者，縷切豆腐乾以為絲，煮之，加蝦米於中，調以醬油、麻油也。食時，蒸以熱水，得不冷。

茗飲時食鹽薑萊菔

長沙茶肆，凡飲茶者既入座，茶博士即以小碟置鹽薑、萊菔各一二片以餉客。客於茶貲之外，必別有所酬。

又有以鹽薑、豆子、芝麻置於中者，曰芝麻豆子茶。

長沙人食茶

湘人於茶，不惟飲其汁，輒并茶葉而咀嚼之。人家有客至，必烹茶，若就壺斟之以奉客，為不敬。客去，啟茶碗之蓋，中無所有，

葡萄酒為葡萄汁所製，外國輸入甚多，有數種。不去皮者色赤，為赤葡萄酒，能除腸中障害。去皮者色白微黃，為白葡萄酒，能助腸之運動。別有一種葡萄，產西 班牙，糖分極多，其酒無色透明，謂之甜葡萄酒，最宜病人，能令精神速復。煙臺之張裕釀酒公司能仿造之。其實漢、唐時已有葡萄酒，亦來自西域。唐破高昌，收 馬乳葡萄，實於苑中，種之，並得其釀酒之術也。

麥酒

麥酒者，以大麥為主要原料。釀製之酒，又名啤酒，亦稱皮酒。貯藏時，尚稍稍醱酵，生炭酸氣，故開瓶時小泡突出。飲後，有止胃中食物腐敗之效，與他不同。後漢范冉與王奐善，奐選漢陽太守，將行，冉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 側設壇以待之。是麥酒之名，我國古已有之。蔣觀雲大令智由在滬，每入酒樓，輒飲之。

臺番藉草劇飲

臺灣番人每俟秋米登場，即以釀酒，男女藉草劇飲歌舞，晝夜不輟，不盡不止。

臺人嘗酒致祝

臺灣番人之製酒也，以口嚼生米為麴，和蒸飯調勻，置於缸，藏之密處五月，掏而嘗之，口中喃喃作聲，若有所祝者。

黃九煙論飲酒

《酒社芻言》，黃九煙所著者也。九煙雖有劉伶、李白之癖，而飲酒不亂，為世所稱。其文云：「古云酒以成禮，又云酒以合歡。既以禮為名，則必無傖野之禮。 以歡為主，則必無愁苦之歎矣。若角鬬紛爭，攘臂讙呶，可謂禮乎？虐令苛嬈，兢兢救過，可謂歡乎？斯二者，不待智者而辨之矣。而愚更請進一言於君子之前曰，飲酒者，乃學問之事，非飲食之事也。何也？我輩生性好學，作止語默，無非學問。而其中最親切而有益者，莫過於飲酒之頃。蓋知己會聚，形骸禮法，一切都忘，惟有縱橫往復，大可暢敘情懷。而釣詩掃愁之具，生趣復觸發無窮。不特說書論文也，凡談及宇宙古今、山川人物，無一非文章，則無一非學問。即下至恆言謔語，如

時，用心於無用之地，棄禮而從野，舍歡而覓怒乎？愚有慨於中久矣，謹勒三章之戒，冀成四美 之賢。

「一戒苛令　世俗之行苛令，無非為勸飲計耳。而不知飲酒之人有三種，其善飲者不待勸，其絕飲者不能勸，惟有一種能飲而故不飲者，宜用勸。然能飲而故不飲，彼先已自欺矣，吾亦何為勸之哉。故愚謂不問作主作客，惟當率真稱量而飲，人我皆不須勸。既不須勸矣，苛令何為？

「一戒說酒底字　說酒底者，將以觀人之博慧也。然聖賢所謂博與慧者，似不在此。況我輩終日兀坐編摩，形神攣悴，全賴此區區杯中之物以解之。若復苦心焦 思，搜索枯腸，何如不飲之為愈乎？更有一種狂黠之徒，往往借觴政以逞聰明，假席糾以作威福，此非呂雉之宴，豈許軍法行酒乎？若不幸逢此輩，惟有掉頭拂衣而 已。

「一戒拳鬨　佐飲之具多矣，古人設為瓊叟【即骰子。】以行酒，五白六赤，一聽於天，何其文而理也。即藏鉤、握子、射覆、續麻諸戲，猶不失 雅人之致。而世俗率用拇陣虎膺，以逞雄角勝，捋拳奮臂，叫號暄爭。如許聲態，亦何異於市井之夫、輿儓之輩乎？愚嘗謂天下事無雅俗，皆有學問存焉。若此種學 問，則斂手未敢奉教。

「以上三條，乃世俗相沿習而不察者，故拈出為戒。他如四五簋之約盟，百十條之飲律，則昔賢言之詳矣，何竢愚贅。」

飲也

南海黎二樵以詩、書、畫得名。以赴京兆試，過南雄嶺，酒肆主人聞其名，乘其醉後，以絹素乞書堂額。時適聞鄰廳有大飲聲，即命取來，大書「飲也」二字。蓋取諧聲之義。由是「飲也」二字，風行粵東，凡墟場、慶會、篷寮、酒肆之座中，必有「飲也」二字。

徐孝先醉而大吐

陸麗京與徐孝先分雖甥舅，契若金蘭。嘗劇醉，共被而臥。徐咍臺中大吐。早起，但見床下地污，乃曰：「舅昨茗酊耶？」陸亦不能辨。

周思南呼雲月而酹

周思南，名元懋，鄞縣人，性嗜酒。其庋軒中者，皆酒器，大小疊

物，所列者，器皿之屬也。平居不問至家事，賓客至，先通名，其所問者，客之能飲與否也。客云能，則又問之，謂其得久留此間飲與否也。數日之間，或不得伴，則遣人招之。或以事辭，則自往強之。或不遇，則窮之於其所往。不得，則四出，別求其人。終不得，則樵者、牧者、漁者，皆執而飲之。所執之人醉，猶以為未足，則呼雲而酹之，其觴政然也。午夜思飲，猝無共者，則或童或婢，皆飲之。童婢或不能飲，則強以大斗澆之。猶以為未足，則呼月而酹之，其日之餘也。有招之飲者，皆不赴。或載酒過其軒，則又必問其人為何人而後入之。自順治丙戌以後五年，皆其醉鄉之日月也。

一日，思南坐軒中，忽大嘔血，笑云：「此吾從麴車醞釀而成之神膏也，非病也。」嘔不止，飲亦不止，隨飲隨嘔，遂死。

錢定林喜飲

錢定林喜飲，客至，必沽，相與對酌，輒典衣以償酒券。家人或以晨餐不繼告，一笑而已。定林，名朝彥，明句容令。入本朝，不仕。

劉公　以酒強人

劉公　性曠達，在都時，嘗置酒慈仁寺松下，遇游人至，不論識與不識，必牽挽使飲。有不能勝者，必強灌之，至醉嘔而後已。

申右敦以書佐飲

三原申右敦嗜酒，興至則飲，飲必醉，醉即一切不省，几席戶牖間事，人多欺之。顧恆以書佐飲，尤留心二十一史，頗涉其津涯。酒後耳熱，座客趣舉某事，銜口肆應，無脫誤。

趙壺石嗜酒

趙清，字漣公，別號壺石，世居諸暨之水上。負至性，嗜酒，有神解，好從同里劉翼明、徐田、張侗、張素、李澄中游。所至則友人儲罇酒，堊壁待之。入門，輒脫帽狂呼，浮大白，同聲歌《渭城》東坡所謂三疊之音。東武獨宛轉淒斷，酒酣苦吟，東西走數十人，默無聲，移時詩乃成，墨淋漓滿壁上。則又乘醉和歌，走入龍湫，臥象間。臥象者，九仙之奧窔諸山，名流開創地也。康熙丁巳春，東萊趙濤往游，酒人王咸熙、陳獻真、徐田、張侗昆季皆從之。山

次接飲。至夜分，眾皆大醉，伏不起，乃袒臂露膂卜獺，張舊高歌，震林谷，獨盡十餘瓢，鼾鼾睡矣。醒則念母王夫人，急策驢徑歸。

許玉沙極飲大醉

許玉沙，名宏祚，康熙時錢塘諸生。身長八尺，腰腹十圍，聲若洪鐘。每試鎖闈，門未啟，立儕輩中，昂然傑出，顧盼自雄，議論侃侃，絕無措大氣味。家甚貧，顧膠口不言。一日，與汪水蓮、王性如集夏葉昌館舍，自巳至酉，極飲大醉。次日，復邀至其家賞桂。比至，玉沙久不出，呼而詢之，則家人不舉火兩日矣。水蓮探囊，得白金半兩，付之，市飲食，仍飲至三鼓始罷。明日，葉昌餉以白米。玉沙方握筆苦吟桂樹下，若不知絕糧為病者。葉昌死，玉沙哭之慟。墓有宿草，猶挈尊罍招客，至墓下哭奠。奠畢，共飲，飲罷，復大哭。

陳幼呂縱飲

上元陳幼呂，名昭。喜為詩，豪於酒，每與彭警庵昕、劉西廷戡縱飲連日，輒以巨甕盛酒，用大觥，狂飲之。飲酣，嘗同登故王城紫金山，口占為詩，慷慨懷古，且曰：「吾輩皆少孤，值困苦，不獲以文業自振，繼前人光，然利人濟物之心未忘也。科名付諸兒曹可耳。」

諸虎男謂不可一日不醉

諸虎男嘗云：「酒不可千日不飲，不可一日不醉。」

俞佩兮頹然大醉

俞佩兮既窮困，縱酒自放。遇事憤懣，飲輒倍，徑頹然大醉，醉則忘其所之。一日，以某事不平，呼酒盡醉，踉蹌夜走，誤入萬山中，虎聲四起，撼山谷，始畏怖，步履如飛，抵山麓居民家乃免，距所飲地六十里矣。

黎媿曾詠閩酒

長汀黎士宏，字媿曾。以周櫟園侍郎嘗作《閩茶曲》，乃作《閩酒

彩分隊隊，賣錢齊上謝公樓。【唐張九齡：「謝公樓上好酹酒，五百青蚨買一斗。」樓在城南，為士女觀臨之所。】長槍江米接鄰香，冬至先教辦壓房。燈子才光新月好，傳箋珍重喚人嘗。【汀俗於冬至日，戶皆造酒，而鄉中有壓房一種，尤為珍重，藏之經時，待嘉賓而後發也。】【長汀呼冷風為韓婆風，鄉人鬻炭者，戶祀韓婆，蓋悞以寒為韓也。值歲暖則倒置韓婆水中，謂能變寒風，使其炭速售。陽鳥，酒名，釀之隔歲，至陽鳥啼時始飲者。】新泉短水柏香浮，十斛梨香載扁舟。獨讓吳兒專價值，編蒲泥印冒蘇州。【上杭酒之佳者曰短水，猶縮水也。載貨郡中，冒名三白，然香氣甘冽，竟能亂真矣。】聞分飲部酒如潮，三合東坡滿一蕉。讓卻登壇銀海子，久安中戶注風消。【汀人以薄酒為見風消。】曾酌當壚細埔中，高帘短柳逆糟風。近無人乞雙頭賣，幾戶朱碑挂半紅。【上酒為雙頭，其次者名半紅，延、邵、江三郡皆同稱。】誰為狡獪試丹砂，卻令紅娘字酒家。怪得女郎新解事，隨心亂插兩三花。」【釀家每當酒熟時，其色變如丹砂，俗稱紅娘過缸酒，謂有神仙到門則然，家以為吉祥之兆，競插花賞之。】

楊次也飲咂嘛酒

海寧楊次也太守守知嘗飲咂嘛酒而甘之，作歌云：「楊花吹雪滿地鋪，杏花一片紅橅糊。榆錢簸風風力軟，芳林處處聞啼鴣。青旗斜漾茅屋底，天然好景難臨摹。我留此地一事無，太平之世為羇孤，東鄰西舍相招呼。殷兄張文相與俱，醵錢買醉黃公壚。麥缸鵝黃新釀熟，味醇氣郁遇醍醐。彭亨翠甒如鶉觚，細管尺五裁霜蘆。低頭吸同渴羌飲，一口欲盡鴛鴦湖。白波倒卷東海沸，渴虹下注西江枯。碧筩不用彎象鼻，龍頭屢瀉鮫盤珠。須臾缾罄罍亦恥，春意盎盎浮飢膚。劉伶大笑阮籍哭，直欲躍入壺公壺。吾皇聖德蠲逋租，吏胥不擾民歡娛。今年更覺酒味好，百錢一斗應須酤。盲娼醜似東家嫫，琵琶箏阮聲調粗。有時呼來彈一曲，和汝附缶歌烏烏。青天作幕地作席，醉倒不用旁人扶。樂哉邊氓生計足，白羊孳乳驢將駒。買刀買犢勸耕鉏，女無遠嫁男不奴。含哺鼓腹忘帝力，歲歲里社如賜酺。安得龍眠白描手，畫作擊壤堯民圖。」次也，康熙時人。

王丹麓質衣命酒

王丹麓家既落，顧猶喜刻書，客至，質衣命酒。其詩曰：「平生好賓客，資用苦不周。有懷莫可告，室人且見尤。」施愚山誦之，輒失笑曰：「蓋有類予者。」

沈漢儀以良朋樽酒為生

曰：「艮朋、樽酒，吾故藉以生者。」

楊紹奭強劉大櫆飲

桐城劉大櫆之舅氏曰楊紹奭，字穉棠，於諸甥中尤愛憐櫆。嘗撫櫆，指櫆父而言曰：「此子殆能大劉氏之門，然未知吾及見之否？」平居設酒食，召櫆與飲，自提觴行，趣令醉。櫆謝已醉，不能飲，則笑曰：「予性嗜酒，每過從人家飲酒，主飲者不趣予飲，吾意輒不樂。以此度人，意皆然。乃者舅氏實飲汝酒，當不使甥意不樂也。」酒半，仰首歔欷，徐顧謂櫆曰：「予窮於世，今老，且暮且死，然未有子息。汝讀書，能為古文辭，其傳於後世無疑，當為我作傳，則吾雖無子，猶有子焉。」

金啟託於酒

會稽金啟，字奕山，依其姑夫謝某於平涼縣任，延師教之。師強令習帖括，不竟學，而好為詩，於是私購少陵、昌黎、東坡集竊誦之。王一元見而善之。一元，字畹仙，江南人，以進士為靈臺令，著書等身，所為《歲寒詠物詞》，為時傳誦。啟少於一元，而一元樂與之游，為忘年交，啟詩亦自是日進。居無何，謝以虧帑黜，姑亦死。啟從其家屬僑居三原城西，鬱思感憤，無所放其意，而託於酒，往往舉觴自勸，亦或與耕夫野老傾壺盡歡，舉人情所極不能忘者，皆一醉忘之。醉而醒，則作詩。詩成復飲，至極醉。客或有事，欲與言，輒飲以酒，旋出詩。人亦相忘，竟與抵掌歌呼，酣嬉顛倒而去，終莫得言。

郭虞鄰放浪於酒

即墨郭虞鄰處士廷翼為副都御史琇之子，無貴介習，放浪於酒。年甫三十，絕意仕進，築慕雲樓藏書，閉門讀之，言不及世事。客至，飲以酒，自飲巨觥，為一隊，座客以次角。嘗製酒，則舁以隨，日暮大醉，舁而歸，以為常。

姚紱齋松下獨酌

姚麟祥，號紱齋，乾隆初之仁和諸生也。好飲，嘗於松下獨酌而為詩，題曰《問松歌》，詩云：「南山之麓有古松，修柯老幹摩蒼穹。夜靜響風雨，月出蟠虬龍。蒼髯鬱鬱連書屋，甕頭松花酒初熟。新醅凸盞眼般清，新韭堆盤眉樣綠。酒肴羅列青松前，且歌且飲人中仙。酒醒卻在松下坐，酒醉還於松下眠。明朝欲起還復倒，

其下有宣早，拙花殞階除。一觴且獨進，慨此芳歲徂。四十而無聞，不飲將焉如？」其三云：「毀譽本無端，閉門省愆尤。窮達自我命，通塞皆有由。但見得者樂，不見失者憂。得失兩不化，身滅願未酬。有願必酬之，造物窮其謀。解此頗自得。泛泛如閒鷗。無酒苦寂寞，有酒不暇愁。將來百無慮，吾當營糟邱。」其四云：「何以觀造化，我身來去是。既來孰不去，萬物同茲理。榮枯隨所值，妄念生憂喜。結則為屯雲，散則為覆水。千秋萬代人，殊塗而同軌。吾將埋吾輪，沈醉臥不起。」其五云：「人生如一舟，大小各殊量。置舟風水中，夷險各殊向。順風與下水，快處乃多妨。得勢矜喧闐，失勢任飄蕩。一生負重載，終老成空舫。未知收帆時，前途保無恙。」其六云：「窮貧苦無書，有書苦不熟。中年多遺忘。掩卷如未讀。一心營百慮，螟食嘉穀。亦知求放心，中斷煩屢續。獨於飲酒時，恬然見來復。」

吳穀人沃人以巨觥

吳穀人祭酒錫麒洪量無偶，方為諸生時居杭州山兒巷，僅獻歲，列酒甕無算，招朋痛飲。竟晝夜而酒未罄，乃舁至門外，人過其門，以巨觥沃之。能飲者去而復來，不能者至委頓乞免。

舒鐵雲勸酒

《勸酒歌》，舒鐵雲贈吾漁璜農部祖望，和宋左彝助教大樽而作也。詩云：「飢寒在身前，功名在身後。悠悠行路難，不如飲醇酒。磊落執戟郎，支離灌園叟。空餘書一瓻，未乞湖三畝。欲證須菩提，嚼蠟關其口。將封狼居胥，投筆掣其肘。夜月啼青鵑，浮雲幻蒼狗。飄然擲一官，拔劍出門走。峨峨黃金臺，酒債尋常有。道逢宋如意，舊是荊卿友。脫裘黃公壚，荷鍤青山藪。醒笑東阿王，醉叱北平守。羽聲寒蕭蕭，東瑟間西缶。風塵起十丈，雲夢吞八九。美人顏如花，羅裳響瓊玖。的的開朱脣，纖纖出素手。蒲桃夜光杯，殷勤為君壽。上言神仙難，下言富貴朽。不飲君何為，君意豈否否。我本燕趙士，爛醉狂歌久。題詩入醋甕，著書覆醬瓿。何當封酒泉，作杯大於臼。細積買春錢，高擁掃愁帚。不嫌丞相瞋，時向車茵嘔。願為先生歡，請取唾壺叩，劉伶據其左，李白坐以右。三客將奈何，二豪竟誰某？憶昔春明門，識君意良厚。君雁正南飛，余馬亦東首。江南寄梅花，江北折楊柳。萍合本無根，瓜分寧有偶。錄別感窮通，擊節忘好醜。相從和而歌，一字沽一斗。

李許齋飲百益酒

嘉慶朝，李許齋太守飲百益酒而甘之，乃作詩，題有「仙醴回春」

峰，裂成佳釀配重重。壺中一點人間酌，延得九大春意濃。」「醴泉何事競誇奇，恃有瓊觴飲便宜。漫說延年無妙術，到微醺處益方知。」「回轉生機一瑧陳，沈痾頓減速如神。壚頭多少停車問，妙處醫人不醉人。」「春和迅疾轉蓬壺，太守題來大筆濡。我亦垂涎思解渴，杖頭卻笑乏青蚨。」

於是方升卿大令亦繼之以作詩云：「曾聞萸酒製奇珍，況復經營配藥勻。漉到甘時綿歲月，酌來醺處倍精神。一壺春醞長生草，百載年延不老身。椽筆題成賢太守，仙漿玉醴總難倫。」

倪潛齋買醉鑪頭

嘉慶時，海寧有倪潛齋者，名心田，性放曠，好韻語，日與陳霞莊買醉爐頭，白眼玩世。有時晨炊煙斷，飢腸轆轆，手一編，自若也。嘗為《飲酒》詩四律，詩云：「漫將荷鍤笑劉伶，天上誰知有酒星。似我可同彭澤醉，勸渠莫學左徒醒。平生真覺糟邱樂，此話休教惡客聽。好語門前乞文者，肯攜琴酒眼常青。」「胸襟畢竟酒徒真，潦倒粗疏任客瞋。未療飢腸先療渴，祇愁瓶罄不愁貧。飲中豈有成仙者，藉此原多失意人。時復中之聊爾爾，亡憂君術固通神。」「擊筑吹篪雜狗屠，婦人醇酒笑豪粗。物能作病將安用，事到難平不可無。君亦未知其趣耳，我惟行樂在玆乎。祇因塊壘胸中滿，拍案狂歌倒一壺。」「達士奚須身後名，拍浮自足了平生。壯懷勃塞消無術，愁陣堅牢賴有兵。止酒王琨真鄙嗇，傾家次道最多情。醉鄉亦是人間世，正好陶陶樂太平。」

郝青門勸酒

郝蓮，號飯山，嘉慶朝之錢塘人。嗜飲工詩，有《說餅齋吟草》。其《勸酒歌》云：「東風勸酒生綠波，為君倒提金叵羅。天邊明月不常好，世上浮雲事日多，勸君且飲吾作歌。君不見腰間纍纍印如斗，朝乘華軒暮廣柳？又不見多牛翁，子孫不肖田園空？黃金不能買老壽，況當明月如清晝，眼底休隨螻蟻忙，日中空有麒麟鬬。」

高畫岑呼酒痛飲

嘉、道間，仁和有高林字畫岑者。諸生也，家塘棲，通脫無威儀。與趙寬夫同學。寬夫性方嚴，無敢以言戲之者。畫岑故謬說經旨以激之使怒，寬夫斷斷爭，則大笑以謾侮之。家徒四壁，惟嗜飲酒。飲必醉，醉則臥市溝中。人屬以詩歌文章，信口而成，率妙麗有逸趣。一日，入城應試，聞其友疾亟，走歸，已殮，大哭，投水中。妻遽闔戶縊。鄰人兩救之，得俱活。畫岑更大笑，呼酒痛飲，人不

梁晉竹品酒

嘉慶癸酉，錢塘梁晉竹孝廉紹壬在杭，偶憩於西湖之雲林寺。次日，獨游弢光，遇老僧致虛，以其善氣迎人，與之談，頗相得。坐久，梁欲下山，僧曰：「居士飢否？蔬酌可乎？」梁方謙謝，僧已指揮徒眾，立具伊蒲饌。泥甕新開，酒香滿室，蓋預知梁之好飲也。一杯 入口，甘芳浚洌，凡酒之病無不蠲，而酒之美無弗備。詢之，曰：「此本山泉所釀也，陳五年矣。」僧蓋略知釀法，而又喜談米汁禪。此蓋自奉之外，藏以待客者。 於是觥斝對酌，薄暮始散。又乞得一壺，擕至山下，及夕小酌。次日，僧又贈一瓻，歸而飲於家，糜不贊歎欲絕。

梁嘗曰：「是為生平所嘗第一次好 酒，此外不得不推山西之汾酒、潞酒矣。然稟性剛烈，弱者恧焉，故南人弗尚也。於是不得不推紹興之女兒酒。女兒酒者，鄉人於女子初生之年，便釀此酒，出嫁時始開之。各家祕藏，不以出售，其花罈大酒，悉是贋本。其後人家蕭索，釀此者亦寥寥，能得其以真東浦水作骨而三四年陳者，已是無等等咒矣。道光甲申，歸自京 師，汪小米拉飲庚申酒。庚申酒者，小米之叔號眷西者所家藏者也。眷西尊人舊貯二十罈，歿後，其家亦胥忘之。眷西又汴游十餘載，遂無人問鼎。而藏酒室又極邃密，終日扃牡，更無人知而窺之者。以故二十年來，丸泥如故。眷西歸，始發之，所存止及罈之半，正袁子才所謂『罈高三尺酒一尺，去盡酒魂存酒魄』者是也。色 香俱美，味則淡如。因以好新酒四分攙之，則芳香透腦，膠餳琖底，其穠厚有過於弢光酒，而微苦不洌，是其小病。此生平所嘗第二次好酒也。僕逢麴流涎，所至不肯輕過。聞之人云：『不喫奔牛酒，枉在江湖走。』余過其地，沽而試焉。嗚呼！天下有如此名過其實、庸惡陋劣之名士乎？論其品格，亦止如蘇州之福貞，惠泉之 三白，宜興之紅友，揚州之木瓜，鎮江之苦露，邵寶之百花，苕溪之下若。而其甜膩，則又過之，此真醉鄉之魔道也。其中矯矯獨出者，則有松江之三白，色微黃，極清，香沁肌骨，惟稍烈耳。某年游蕭山，梧里主人周鎮祁極款洽，作平原十日之留。一日，出一種酒，曰梨花春，俗名酒做酒曰梨花，蓋三套矣。飲一杯，主人即 將杯奪去。主人量甚巨，亦止飲二小杯。是日，余竟沈醉一日。因思古人所謂千日九醞者，亦即此類。特其一年三年之醉，則未免神奇其說耳。余居廣東始興一年有餘，彼處有所謂冬酒者，味雖薄而不甚甜，故尚可入口。中秋以後方有，來年二三月便不可得。詢之土人，曰：『此煮酒也。今日入甕，第三日即可飲，半月壞 矣。』一日，有曾某邀余山中小酌，舉杯相勸。視之，淺綠色，飲之，清而極鮮，淡而彌旨，香味之妙，其來皆有遠致。詫以為得未曾有，急詢何酒，曰：『冬酒 也。』問那得如許佳，曰：『陳六年矣。』余又叩以鄉人不能久藏之言，曰：『鄉人貪飲而惜費，夫安得有佳者！此酒始釀，須墨江某山前

能陳耶。余家釀此五十餘年，他族有嘗，个肯效之。』此余生平所嘗第三次好酒也。余三十年來沈湎於酒，臟腑之地，受病已深，近日損之又損以至於無，而結習所存，不能忘也，因歷憶生平飲境而一紀之。」

張雲騫以買米錢買醉

張雲騫刺史年少豪邁，不問家人生產作業。好飲酒，一石亦不醉，然時有斷炊之患。一日，其妻拔釵，質錢三百文，將以買米，置於几。張見之，即以質券裹錢，持之出，買醉於酒家矣。夜半，酩酊歸，錢罄而券亦失，不可蹤跡矣。

屠修伯寒夜獨飲

道光某歲春，杭人陳季竹與程拜五同讀書於西湖靈隱之白衲庵，屠修伯鹺尹秉亦詣焉。與拜五初未相識，居既久，因得與之寄情觴詠，放浪乎龍泓、鷲峰之間。季竹故不善飲，而性好人飲。拜五飲甚豪，而為人樸厚有真趣，至醉不亂，始識其為酒人也。修五未入山之前數日，有李蔭人者，亦以遊山至庵，與拜五痛飲而去。及夕，修伯歸，寒夜獨飲，乃作詩以懷之。

陳鐵橋攜酒大醉

錢塘陳鐵橋詹事憲曾好劇飲，醉則於生計事無所省錄，故時致匱乏。梅伯言曾亮，其同年也，嘗為飯會，無酒人闌入。鐵橋曰：「幸入我會以止酒。」比入，則先自攜酒，大醉而歸。

金右泉嗜酒

金淇，字右泉，道光時之錢塘諸生也。中年後貧甚，惟破屋數椽，書數千卷，梅花一樹，坐對而已。性嗜酒，嘗自武林門至豐儲倉基，醉誦《離騷》，行人以為顛。

許幼蘭頌酒

海寧許幼蘭司馬光濟耽詩頌酒，授讀里中，垂五十年，有祖孫父子同出門下者。脩羊所入，日向爐頭博醉。醉則狂走山水間，以賦詩寫畫自樂。

南樂西鄉某村，距元村集全近。有嗜酒者，十日中常四全集，以集日一三六八為期也。每至必醉，醉仍攜一瓶歸，以為餘日之需。其弟力農，日勤作苦，涓滴不入口。一日，兄醉歸，踉蹌欲傾跌。弟曰：「少飲數杯可也，何苦醉乃爾！」兄曰：「嫌吾飲酒費錢耶？吾自有酒祿耳。吾非不令爾飲，奈爾不能何！」弟曰：「兄自費錢可矣，吾不忍再費也，何不能飲之有！」兄置瓶院中磚臺上，曰：「試看爾飲。爾果能飲，則不飲誠為家計，吾之飲乃荒唐矣，自此當戒酒。」弟曰：「吾方將汲水去，何暇坐飲。」乃取一大碗，傾酒斤許，冷飲之，一吸而盡，擔桶去。汲回，則又傾一碗，飲如前，復出汲。再回，又傾一碗，飲如前而罄矣，曰：「此何難。」出汲如故。兄愕然曰：「吾誣矣，吾誣矣。」由是亦涓滴不入口。弟曰：「飲不至醉，何妨飲。強斷之，亦何苦。」兄曰：「吾見酒，便思爾。思及爾，則不能再飲矣。」

李文忠飲世界第一古酒

李文忠公負中外重名。西人稱之曰東方俾士麥。晚年歷聘各國，使節所莅，人摩肩，車擊轂，雖販夫牧豎，莫不輟業聚觀，爭以一見顏色為快。任北洋大臣最久。嘗有德國海軍大臣，至津投謁，語文忠曰：「某所乘軍艦，於世界海軍中稱巨擘。中堂，手刱貴國海軍者也。某請糞除敝艦，敬迓使節，倘亦中堂所樂觀乎？」文忠喜諾，訂期而別。至日，颶風驟作，巨雨如注。德艦寄碇處，距大沽口二十餘里。文忠既至大沽，舶為颶風所阻，不獲駛傍德艦，乃以無線電達德帥。德帥覆電云：「已遣舢板奉迓，但中堂高位耆年，不畏涉險否？」幕府諸人有尼其行者。文忠不欲示外人以餒，偕繙譯一人，毅然登舟。舟以水兵八人擊槳，一人執舵，雖巨浪山湧，而舢板出入風濤，疾於飛隼。俄頃，已抵德艦。艦中鳴礮如雷，軍樂驟作，德帥握手致敬曰：「中堂信人哉！以中堂耆英重鎮，而冒險精神邁越青年，尤為欽佩。」文忠遜謝。坐既定，德帥執缾酒親注於杯，為文忠晉頌辭畢，曰：「中堂冒涉風濤，惠臨敝艦，鄙人絳灌無文，不足以娛樂嘉賓。」乃以餘酒寘文忠前曰：「不腆敝產，敬效野人獻曝之忱，祝中堂歸途餘福。」文忠雖起謝，頗異德帥以殘酒相餉。歸署，譯其文，始知此酒釀於西歷十五世紀，已閱四百餘歲，值英金二百鎊，約我國銀幣二千餘圓，為世界第一古酒，宜德帥以之作縞紵也。

吳趼人縱酒自放

南海吳趼人，年四十，浪跡燕、齊。既鬱鬱不得志，迺縱酒自放。每獨酌大醉，則引吭高誦《史記．游俠傳》，鄰舍婦孺恒竊窺而笑之。卒以沉湎致肺疾。返滬三年，日從事於學務，心力交瘁，病益劇，而縱飲如故也。一日，遨游市上，途遇其友某，遽語之曰：

煙。」

陳文江吸旱煙

仁和陳瀾，字文江，好吸旱煙之曰金絲薰者。乾隆末嘗為詩以詠之曰：「霏霏湘竹管，呼吸起雲濤。嗜不因飢渴，清能散鬱陶。含香勝雞舌，取醉敵醇醪。千縷千絲細，非同澗沚毛。」

紀文達嗜旱煙

河間紀文達公昀嗜旱煙，斗最大，能容煙葉一兩許。煙草之中，有黃煙者，產於閩，文達亦嗜之。其味香而韻，惟不易燃，呼吸稍緩即息。諺以「紅」「鬆」「通」三字為吸煙訣。嘉慶以前，有所謂大號、抖絲、抖絨者，每斤價一二百文，繼有頂高、上高、超高之別，後又易為頭印、二印、三印、四印，最貴之價，每斤 至錢一千六百文。

文達有戚王某，喜吸蘭花煙。蘭花煙者，入珠蘭花於中，吸時甚香。然王之煙斗甚小。一日，訪文達，自詡煙量之宏，文達笑而語之曰：「吾之斗與君之斗奚若？」乃以一小時賽吸，於是文達吸七斗，王亦僅得九斗也。

彭剛直吸旱煙

彭剛直公玉麐喜吸旱煙而痛惡鴉片煙，部下有犯此者，立死。有一親信奴頗好之，懼死，遂潛於剛直所吸旱煙中，雜以鴉片煙膏，後遂成癮，煙非此奴所置不合意。後覺之，欲殺奴，奴求救於人，始釋。

張文襄嗜旱煙

張文襄素嗜旱煙，其煙管粗而且巨。每見客，一僕侍於旁，為之裝煙，隨吸隨裝，煙雲噴薄，滿室氤氳，而文襄之談興因以愈暢。

吸鴉片

鴉片，藥名，即罌粟，其名稱至多，而曰阿片，曰阿扁，曰阿芙蓉，曰芙蓉，曰蒼玉粟，曰藕實，曰烏香，曰烏煙，曰藥煙，曰亞

煙，曰公膏，曰孤煙，曰大土，曰白皮，曰紅皮，曰小土，曰洋藥，曰洋煙者皆是也。

鴉片為鹼類植物，刺取罌粟果實之汁，候乾，製為褐色之塊，謂之曰土。熬成釅汁，曰膏，一曰漿。味苦，有異臭，內含嗎啡等質，性毒，為定痛安眠之藥品。相 傳乾隆時，英人自印度傳入我國，久之而我國亦自植之。吸者久服成癮，為近百年民族之大患。官吏以吸煙癮大被劾，見於彈章者，曰嗜好太深。嗜好太深者，吸膏 之重量多至數兩，俾晝作夜，失業廢時。且其告人，必飾多為少，形容憔悴，面目黧黑，俗呼之曰鴉片鬼，以此故也。

凡粵洋載運鴉片之船，曰躉船。其往來交土之船，曰快蟹艇，亦曰扒龍艇。廣州包賣之戶，曰窰口。

鴉片來自印度者為大宗，亦有產自法蘭西、波斯者。而我國所製亦甚多，約舉之，有雲土、川土、碭土、建漿、葵漿、台漿、象漿之別。

販夫走卒之吸鴉片者，率為我國自製之漿。其尤貧者，則吞土皮飲籠頭水以代之。土皮者，土之外皮，切為片，咀嚼之。籠頭水者，熬膏時所濾下之水也。

范春船詠吸鴉片煙

錢塘范春船廣文元偉，嘉慶時人，嘗有詩詠鴉片曰：「有鬼有鬼日之夕，兩肩高聳骨知腊。倒身徑上榻旁眠，袖中管竹橫三尺。一燈熒然大如粒，挑煙入管向燈 吸。是煙非墨亦非漆，如塗之附膩而濕。大口小口妃呼豨，覆手翻手身交敧。不知白日是何樣，俾晝作夜天旋移。可憐萬錢一兩土，令人食之如食蠱。始則精力頓充 盈，繼乃形神日消沮。如潮之信來有期，如痁之作候無差。否則其死可立致，請看涕泗先橫頤。屋梁有鼠環而伺，每遇燈開亦吸氣。昨宵此處無人來，早起開門鼠墜 地。不識何人作俑者，於今流毒徧朝野。聞道台州罌粟花，家家種取逾桑麻。」

林文忠惡吸鴉片煙

林文忠公則徐深惡鴉片 煙，道光戊戌，奉命為廣東欽差大臣，嚴禁之，悉燒英商所有者，遂啟戰釁。其初盛時，僅行於閩、廣，繼而各省並皆漸染。其公班土出明雅喇，白皮出孟買，紅皮 出曼達喇薩。烏土為上，【即公班】白皮次之，紅皮又次之。紅皮則以花紅為上，油紅次之。出嗎喇及盎叽哩者，名鴨屎紅。文忠有和鄧嶰筠制軍韻《高陽臺》詞，蓋即燒鴉片煙時所作也。詞云：「玉粟收

鼻煙，以鼻吸取之煙也。屑葉為末，雜以花露，一器值數十金，貴人餽遺以為重禮。置於小缾，取之以匙。入鼻，則嚏輒隨之，久則相習矣。有紅色者，玫瑰露所 和也。有綠色者，葡萄露所和也。有白色者，梅花露所和也。來自歐洲之意大里亞國。明萬曆辛巳，利瑪竇汎海入廣東，旋至京師獻方物，始通我國。國初，西洋人 屢以入貢，朝廷頒賜大臣率用此。其品以飛煙為上，鴨頭綠次之。舊傳有明目去疾之功，故嗜之者頗多。亦謂之士拿。

以足跟為煙碟

同治時，有裕某者，由粵督調兩江，所役女僕，以粵東順德之梳頭媽為多，常侍左右。梳頭媽貌姣好，且柔婉解人意。其腳之後跟，日用細石凈水相磨擦，以是潔 白而光潤。平時惟趿拖鞋，露其水磨之腳跟，以為勾引之具。行路時，玉痕宛宛，略知纖月，至粵者每謂見此令人之意也消，有過於柳眉櫻脣者。裕素嗜鼻煙，其聞 煙時，必以各婦之腳羅列於前，以其腳跟為盛煙之碟，謂其遠勝於象牙、翡翠之各碟也。有人微譏其近穢者，裕笑曰：「昔楊鐵崖鞋杯行酒，千古美談。吾之此事，風流蘊藉，開千古未有之創舉。想鐵崖聞之，猶當欣羨。爾輩俗人，不足以語此」云云。言者謂係聞之恩厚也。

王步雲嗜鼻煙

光緒中葉，雪茄煙、捲煙盛行，而鼻煙一物，勢將處於消極之極點矣。然煙愈貴，而講求之者逾專，往往有以百金千緡購一甑半甕者。禾人王步雲大令甲榮酷嗜之，見之者每謂其鼻觀中常日如積塵也。

李文忠飲雞湯

李文忠督直時，嘗以閱兵出巡，過某地，某官供張甚謹。上食時，某官恐不得當，肴膳咸自驗，方敢進。猶恐味未醲厚，每湯一碗，輒殺雞三五。不意撤膳時，僕 人輒傳語曰：「汝等所進之肴，中堂實不能食，已受餓矣。」某官大惶悚，乃傳廚人至，呵斥之，復殷殷告戒。乃更加醲厚，五雞而一湯，餘率類是，自謂可告無罪 矣。不意又命將所進肴撤出，且厲聲斥曰：「實不足食，中堂愈受餓矣。」令大恐，無可為計。或教之曰：「中堂出，必自挈庖人，盍令其代辦而以重金饋之，必諧 矣。」令大悟，使人輾轉託之，並先饋以重金，再三言，始可。令因思彼有何祕方，自往覘之。但見以

他肴甲。令大駭曰：「吾二五雞製一湯，甲室猶曰不可食，汝乃以此進耶？」廚人睨視，咍之曰：「如汝言，彼在外得飲如此佳湯，將來回署時，我更以何物供 給之耶？」令始悟前之作難，悉僕與庖人串通為之也。

雞汁浸布以為湯

同、光間，杭城有潘廚子者，以烹調著。其初溧陽 姚季眉為仁和令時，實獎拔之。楊石泉制軍昌濬時為杭州守，亦甚賞之。已而楊擢陝撫，潘乃持粗布數疋及冬菇為獻。楊問之曰：「冬菇，吾知浸醬油其中，甚善 也。布何為者？」潘曰：「小人非獻布也，蓋沁雞汁於布中，乾之。大人至北地，或止頓荒僻處，不能時得佳肴，試翦此方寸入沸水，無殊雞湯矣。」楊試之，果 然，大稱賞。

雞血湯

雞血細切成絲，以雞湯、醬油、縴粉【又名索粉】和之作湯，柔軟滑澤，老年最宜。

蛋湯

製蛋湯有二法，一專用卵白，一並黃而用之。專用卵白者，亦稱碎玉湯。取熟雞蛋之白，切方圓長短尖角等各式小塊，入雞湯中，加香菌、筍片，煮滾起鍋，下鹽 少許。並黃白而用之者，亦稱蛋花湯，傾蛋於碗中，調勻，入鮮美之沸湯，略加鹽及火腿絲、蝦米，用鏟刀截開，使不凝合，再煮一滾，即熟。二者並宜寬湯。

朱竹垞飲蛤湯

蛤有圓而白者，有花而白者，炒之醉之，不如蒸作湯之味雋也。朱竹垞嘗以《雙瀛鷸》詞詠之。詞云：「俊味鹽官稠疊，一種小如瓜瓞。最愛蘭湯渟雪，卯酒欲醒 時節。雲母乍分瓊屑，玉楮刻成風葉。拾取黏雙蝴蝶，驚飛鬢影奇絕。」又作《湘江靜》詞云：「獷殼深緘潭底並，任吹殘老楓誰省？房同蘆雉，花輸石，占魚牀清冷。網灑兩筠竿，橛頭響青泥成餅。西風古木，斜陽野田，壽啅雀更無影。甲卸初湯沸定，一痕纖嫩黃逾淨。不知許事，相逢且食，把膏脂都屏。犯卯未醒時，喚金鈒小盤須釘。幾番為爾勾留，住了早春歸興。」

蛤蜊鯽魚湯者，揚州人善製之。取極大鯽魚加大蛤蜊數枚，清燉白湯，味清醇，其湯瑩潔，無纖毫油沫。《燕京雜記》所謂「湯可注硯」者，彷彿似之。此魚肉用醋蘸食，絕似蟹螯。

玉蘭片瑤柱湯

取玉蘭片浸久切片，以江瑤柱若干入碗中，加水及紹興酒少許，蒸透，取出撕碎，與玉蘭片同盛一鍋，加入浸玉蘭片之清湯及鹽一撮，煮透即成。

捲蘑湯

捲蘑湯之製法，以蘑菇、香蕈在清水中浸透，去泥沙及蒂，隨意撕碎，略加鹽花，【其浸剩之湯，濾去沙泥待用。】再用新鮮豆腐皮切小塊、將蘑菇、香蕈包入，捲成小筒形，至蘑菇、香蕈包完為止。入鍋，加豬油熬透，取出，即以原湯在他鍋煮沸，加入蘑菇小捲筒，及鹽少許，略煮即成。

豆腐皮湯

豆腐皮泡軟，加紫菜、蝦肉作湯。又法，加蘑菇、筍煨湯，以爛為度。

焯菜湯

焯菜者，以菜用沸水焯熟，入麻油、椒鹽同燜，貯之罐，可泡湯。

寧古塔人飲黃虀湯

寧古塔俗尚黃虀湯，每飲用匙。箸曰叉不哈，碗曰麼樂。

酸梅湯

酸梅湯，夏日所飲，京、津有之。以冰為原料，屑梅乾於中，其味酸。京師賣酸梅湯者，輒手二銅盞，顛倒簸弄之，聲鏘鏘然，謂之

羊羹

羊羹者，切熟羊肉成小塊，如骰子大，雞湯煨，加筍丁、香蕈丁、山藥丁。

羊肚羹

羊肚羹者，洗淨煮爛切絲，用本湯煨之，加胡椒及醋。

海參羹

切海參，使成碎丁，以筍、蕈入雞湯，作羹。

魚羹

魚羹亦有塊、整之則。整魚以白腮鱸魚為上品，其次鯽魚。塊魚以青魚為上品，其次鯉魚。佐以冬筍、香菌，水宜寬，不宜緊；湯宜白，不宜紅；味宜淡，不宜鹹；調和宜薄鹽重酒，不宜用油糖。臨食宜麻油、椒末，則不腥，不宜蔥蒜。蓋煎魚取其濃，魚羹取其清，性質不同，故製法大異也。

黃魚羹

黃魚羹者，以黃魚拆碎，入雞湯作羹，微用甜醬水、縴粉收之。

鱔絲羹

作鱔絲羹者，煮鱔至半熟時，劃絲去骨，以酒與醬油煨之，微用縴粉，加金針菜、冬瓜、長蔥。

蝦羹

蝦羹者，去頭尾足爪，取肉，切片，加雞蛋、菉粉、香圓絲、香蔥絲、瓜子仁，和豆油、酒調勻，乃將頭尾足爪用寬水煮數滾，去渣滓，再用豬油同微蒜炙滾，去蒜，將清湯傾入油中，煮滾，乃下和

餐矣。半時亦飲之。

鮑酪

乾隆時，有以牛乳煮令百沸，點以青鹽滷，使凝結成餅，佐以香粳米粥，食之，絕佳。復有以蔗餳法製如螺形，甘潔異常。始於鮑氏，故名鮑螺，亦名鮑酪。

蒙人飲牛乳

蒙古依克明安之婦女，晨起，輒就母牛取乳，以木桶置其腹下，半蹲牛胯旁，兩手擠之，乳汁乃湧出。【每牛可得乳半桶，然不盡取。盛乳之桶，積垢且分許。】以乳入鍋煮之，其浮出鍋面之第一層曰烏魯膜，提出，即曬乾，譯其名為牛奶豆腐，味微酸。不曬者，即以之泡蜜子米飯。第二層為黃油。第三層為牛奶皮子，厚二分許，圓徑尺餘，乃以之出售於人，不自食。若摻以白糖，烤以炭火，其味最腴美。既取奶皮之後，所餘乳汁，則為尋常日用之飲料。

煎牛乳皮

取牛乳皮之法，以乳漿入缽，滾以熱水，以扇扇之，使迎風而結皮，取起，再扇再起。棄其清乳不用，將皮再用滾水置火中煎化，加好茶滷一大盃，芝麻、胡桃仁各研極細，篩過調勻。若欲其鹹，加鹽滷少許。

文宗飲鹿血

文宗御宇時，體多疾，面常黃，時問醫者以療疾法，醫謂鹿血可飲。於是養鹿百數十，日命取血以進。迨咸豐庚申，英法聯軍入京，焚圓明園，徇協辦大學士肅順等之請，幸熱河。肅順輩導之出遊，益溺於聲色。辛酉，咯疾大作，令取鹿血以供，倉卒不可得，遂崩。

閩人飲蘭蠶汁

閩山多蘭花，花多處產蟲，俗稱之曰蘭蠶，狀似蠶，飲蘭花間之露，色淡碧，畏鹽。得之，俟食時點白鹽少許，即化為清露。一滴

南北人飲杏酪

以果實煮之成漿者，曰酪，杏酪其一也，俗亦名杏仁茶。所用為甜杏仁，然必攙入苦杏仁數枚，以發其香。筵席備之，輒隨八寶飯以進，以其皆加糖於中，味皆甜也。南北人皆飲之，或佐以蓮子羹。

杏仁中含有一種物質，曰青酸，有大毒。幸所含不多，故食之無害，轉有止咳之功效。杏酪之製也，用先去皮之杏仁，入石臼打爛，盛於布袋，用沸水沖之，濾去其渣，加入冰糖即成。

假杏酪

假杏酪者，不用杏仁露，以化學中一種藥品，曰苦扁桃油者製成，【苦扁桃油有大毒，苟如法實驗，不增加分量，亦不過度服用，則性能止咳，並無危險。】香味 與杏仁無別，功用亦同。法以苦扁桃油十六滴，滴於炭酸鎂【一種白色之粉末。】六十英釐中，入研缽研和，再傾入冷沸水三十二安士，【一安士即一英兩。】用濾 紙濾凈，去滓。其濾凈之水，即名杏仁水，香甜異常。入玻璃瓶塞緊，以免洩氣。用時，取杏仁水一二匙，與溫水半茶杯調和，再加白糖，即成。若嫌太清，可先用 藕粉少許，與沸水半茶杯調勻，然後傾入杏仁水一二匙亦可。

橘酪

各種橘實，味香而甜，能增進食慾，輔助消化。若製成 橘酪，自成一種風味。法用蜜橘或廣橘二三枚，剝其皮，再將內皮撕下，去核待用。先將熱水一大碗，在鍋煮沸，傾入與冷水調和之藕粉適宜，【過多則太厚，味因 不佳。】用箸不停手調和之，徐加入剝凈之橘肉。待略沸，即取起。復用剝下之橘皮，以手擠緊，使皮中所含之香油射入酪中，香味更濃。

施石友好芡酪

仁和施石友上舍安好芡酪，嘗用歐陽修《初食雞頭》詩韻以詠之，詩云：「吾鄉六月雞頭肥，青葉田田滿沙觜。風味最數錢塘湖，蓮房菰米差可擬。樓中煮酒快嘗 新，赤手森然出波底。誰傳方法自廚娘，作糜乃與防風比。初看遶磨卷飛雪，忽訝輕綃漉清醴。琉璃碗盛白玉光，和以蜜味甘冰齒。此時合眼即江湖，十宿漁船紅藕 裏。不須遠憶會靈園，劈破明珠定誰美。吾儕說食繼歐陽，詩味清虛聊

奕諒以溺飲其傅

淳郡王奕諒，宣宗子也。性傲，不喜讀書。一日，傅督之急，忽不知所往，傅遣內侍大索。久之，則自正大光明殿出。又一日，手茶一杯進傅曰：「某頑鈍，屢蒙 訓誨，至感，故有所獻。」傅飲之，茶中有溺也，大恚。宣宗適至，曰：「得毋為五阿哥廢學乎？」傅曰：「非也。五阿哥賜臣茶一杯，頗有異味，請上嗅之。」宣 宗嗅之，大怒，王坐是貶。

粥飯之次數

粥，和水於米，煮之使糜者也。飯，五穀之炊熟者也，南人專以米為飯者誤。炊米 為飯時，欲其潔白，可入檸檬汁少許於水中，且鬆散。俗有一日三餐之諺，謂早中晚三次，大抵早粥而中晚皆飯也。然有中為飯而早晚為粥者，有早為粥中為飯而晚 則飯粥並進者，有早不餐而中晚為飯。惟中餐在午前十時，晚餐在午後四時者，此皆就普通人而言也。若從事勞役之人，則以消化力強，易致飢餓，而又早起作事， 故有一日而五餐者。蓋通常之所謂早者，恒在八九時，此則於黎明為第一次，至晚而五次矣。

粥

粥有普通、特殊之別。普 通之粥，為南人所常食者，曰粳米粥，曰糯米粥，曰大麥粥，曰菉豆粥，曰紅棗粥。為北人所常食者，曰小米粥。其特殊者，或以燕窩入之，或以雞屑入之，或以鴨 片入之，或以魚塊入之，或以牛肉入之，或以火腿入之。粵人製粥尤精，有曰滑肉雞粥、燒鴨粥、魚生肉粥者。三者之中，皆雜有豬肝、雞蛋等物。別有所謂冬菇鴨 粥者，則以冬菇煨鴨與粥皆別置一器也。

羊山粥

羊山粥，以羊肉四兩、山藥一合研細，先將羊肉煮爛，入山藥末一合，加鹽少許、粳米三合，煮之。

肉米粥

肉米粥，以白米三合，煮成軟飯，將豬肉汁或雞汁、蝦汁調和，過

滾即起。

茯苓粉粥

茯苓粉粥，以白茯苓一斤，切片，用水洗去赤汁，又換水浸一日，搗爛，絞汁，加水攪和，待澄去水，取粉曬乾，拌米煮粥。

茯苓粥

茯苓粥，以白茯苓末一兩、粳米三合先煮，粥熟，下茯苓末同煮起食。

枸杞粥

枸杞粥，以甘枸杞一合，生者研如泥，乾者為末，每粥一甌，加入半盞，并白蜜一二匙，和匀食之。

百合粥

百合粥，用生百合一升、白蜜一兩，將百合切碎同蜜窨熟煮，米粥將起入百合三合同煮。

山藥粥

山藥粥，以淮山藥四六分配，煮粥食之。

茶蘼粥

茶蘼粥者，採茶蘼花片，用甘草湯焯過，候熟同煮。

梅粥

梅粥者，以落英之梅淨洗，用雪水煮白粥，候熟同煮。

菉豆粥

也。」

北人之飯，以麥為主要品。若不食饃而食麵，亦皆陳列肴饌，藉以佐餐。惟其麵率為白水所煮，將進麵時，即有生蔬如豆芽、黃瓜絲之類數小碟陳於几，曰麵馬，意以此為前馬之導也。餐時，即和以調料而加於麵。食竟，乃各飲煮麵之原汁，謂可不至飽脹也。若患口渴，可飲白開水少許以解之，惟不可飲茶，飲茶則愈飲愈渴 也。

各地均有飯肆，然有普通、特別之分。特別飯肆價較昂，肴饌亦極豐腆。普通飯肆則不必具肴，僅食飯一盂，或以一湯佐之者，為火腿蛋炒飯、蝦仁蛋炒飯、蛋炒飯三種。粵亦有之，則曰冬菇鴨飯，為冬菇煨鴨而別具白飯也；曰臘味飯，為臘腸、臘肝、臘鴨撒布於飯之上也。

飯有十二合

桐城張文端公英嘗著飯有十二合說，其說如下。

一之稻　古稱飯之美者，則有元山之禾，精鑿白粲，昔人所重。吾鄉稻有三種，有早熟者，有中熟者，有晚熟者。早晚所熟，皆不及中熟之佳。蔡邕《月令章句》云：「時在季秋，謂之半夏稻，滋味清淑，頤養為宜。」頌曰：詩稱香稻，如雪流匙。辨種嘗味，遲熟攸宜。益脾健胃，百福所基。

二之炊　朝鮮人善炊飯，顆粒朗然，而柔膩香澤，倘所謂中邊皆腴者耶？又聞之靜海勵先生，炊米汁勿傾去，留以蘊釀，則氣味全，火宜緩，水宜減，蓋有道焉。鹵莽滅裂，是與暴殄天物者等也。頌曰：釋之溲溲，蒸之浮浮。炊我長腰，質粹香留。謹視火候，丹鼎功侔。

三之肴　《禮》曰：「居山不以魚鱉為禮，居澤不以麋鹿為禮。」食地之所產，則滋味鮮而物力省。近見人家宴會，每以珍錯為奇，不知雞豚魚蝦，本有至味。《內則》所載，養老人八珍，皆尋常羊豕，特烹炮異耳，何嘗廣搜異味哉。且每食一葷，則腸胃不雜，而得以盡其滋味之美。山海羅列，腥葷雜進，既為傷生侈費，亦乖頤養之道，所當深戒者也。頌曰：甘毳芳鮮，是為侯鯖。脾寬則化，腹虛則靈。戒爾饕餮，視此鼎銘。

四之蔬　古人稱早韭晚菘，山廚珍味。城中鬻蔬者摘採非時，復為風日所損，真味漓矣。自種一畝蔬，時其老穉而取之，含露負霜，甘芳脆美，詩人所謂有道在葵藿耶？頌曰：蔓菁蘆菔，其甘如飴。美勝粱肉，晚食益奇。菜根不厭，百事可為。

往見之扁竹。但取一種，可以侑食，毋為侈靡奇巧。頌曰：飽嘗世味，知彼雞肋。聊資醢脯，以妥家食。炮炙肥甘，腑胃之賊。

六之葅　鹽豉寒葅，古人所謂旨畜以禦冬也，以清脆甘芬為貴。食既而嚼，口吻爽雋，為益多矣。頌曰：甫里幽居，爰賦杞菊。紅薑紫茄，青筍黃獨。告我婦子，儲備宜夙。

七之羹　古人每飯，羹左食右。又曰，若作和羹，爾為鹽梅。羹之為用，宜備五味以宣洩補益，由來尚矣。古人飯而以湯沃之曰飡，言取飽也。老者易於哽咽，於羹尤宜。頌曰：新婦執饋，爰作羹湯。和以芍藥，椒芬飶香。以代祝哽，祗奉高堂。

八之茗　食畢而茗，所以解葷腥，滌齒頰，以通利腸胃也。茗以溫醇為貴，岕片、武夷、六安三種最良。石泉佳茗，最是清福。頌曰：松風既鳴，蟹眼將沸。月團手烹，以滌滯鬱。丹田紫關，香氣騰拂。

九之時　人所最重者，食也。食所最重者，時也。山梁雌雉，子曰時哉時哉。固有珍膳當前而困於酒食者，失其時也。有葵藿而欣然一飽者，得其時也。樊籠之 鳥，飼以稻粱，而羽毛鎩敝。山谿之鳥，五步一飲，十步一啄，而飛鳴自得者，時與不時之異也。當飽而食曰非時，當飢而不食曰非時，適當其可謂之時。噫！難為 名利中人言哉。頌曰：晨起腹虛，載游樊圃。容與花間，香生肺腑。思食而食，奚羨華膴。

十之器　器以瓷為宜，但取精潔，毋尚細巧。瓷太佳，則脆薄易於傷損，心反為其所役，而無自適之趣矣。予但取其中者。頌曰：繩以棐几，淨掃無塵。花瓷瑩潤，參伍以陳。陋彼金玉，縈擾心神。

十一之地　吁，食豈易言哉！冬則溫密之室，焚名香，然獸炭；春則柳堂花榭；夏則或臨水，或依竹，或蔭喬林之陰，或坐片石之上；秋則晴窗高閣，皆所以順四 時之序。又必遠塵埃，避風日。簾幙當施，則圍坐斗室；軒窗當啟，則遠見林壑。斯飡香飲翠，可以助吾藜藿雞黍之趣。食豈易言哉！頌曰：食以養生，以暢為福。 相彼陰陽，時其涼燠。以適我情，以果我腹。

十二之侶　獨酌太寂，群餐太囂。雖然，非其人，則移徙遠客，不如其寂也。或良友同餐，或妻子共食，但取三四人，毋多而囂。頌曰：肅然以敬，雍然以和。不淫不侈，不煩不苛。式飲式食，受福孔多。

蟠桃飯

人，與飯同熟。

玉井飯

玉井飯者，削藕，截作塊，採新蓮去皮，候飯少沸，投之，飯熟同食。

薏苡飯

薏苡飯者，薏苡舂熟，炊為飯，氣味須如麥飯乃佳。

野葛飯

野葛飯者，羅定州人常食之。羅定多山田，輒蒔野葛，大如拳，味甘而性寒。採後，刀斷之，如骰子狀，漚之水，兩晝夜發白沫，更以清水淘之，去其寒毒，曝令乾，煮時與穀參半。

以雜糧為飯

糧，穀食也，凡五穀皆是。南人以米為食之主要品，心目中遂專以米為糧，而於其他，乃皆名之為雜糧。

客至不留飯

浙東之寧波、紹興，有客至，適在將飯時，必留膳，且每飯必先以酒。倉猝客至，雖無特肴，亦必堅留進食，殷勤勸進。意謂客既果腹，可任所之。杭州城外之人 亦如是。城市則不然，客至談話，而時適屆午、夜兩餐也，其家中人必曰：「時至矣，將飯。」高聲呼之，取瑟而歌之之意也。客至是，自即興辭而出。然主人送之 出門，猶必曰：「盍不就餐於此。」客亦知其意，必謙言道謝而徑去。

畲客喫

處州畲客多善食，故土人呼食量大者曰畲客喫。每月必三次入山，取一種黑色木之汁，與米同炊，謂之喫黑飯，以示不忘祖先。蓋自言其祖盤瓠為龍犬，曾喫黑飯也。

董小宛性澹泊，於肥甘食物，一無所好。每飯，以岕茶一小壺溫而淘之，佐以水菜數莖、香豉數粒，便足一餐。

王嘉祿以石為飯

仙人煮石，但傳其語。順、康間，淄川丁家傭人王嘉祿者，少居勞山中，獨坐數年，遂絕煙火，惟啖石為飯，渴即飲溪澗中水，遍身生毛寸許。後以母老歸家，漸火食，毛遂脫落。然時時以石為飯。每取一石，映日視之，即知其味之甘鹹辛苦。及母終，不知所往。

邱邦士忘借米

邱邦士家貧，娶於魏，為叔子之女兄。一日，斷炊，其夫人令貸米於戚串。邦士出，徙倚中途，觀市景。久之，乃垂橐而歸，則夫人已自他處乞米炊之矣。飯成，邦士亦不問米所從來，據案大嚼而已。

謝方山食蜀秫米飯

蜀秫米飯，昔人無詠之者。德州謝方山郎中重輝嘗食之，詠以詩云：「浮椀渾如琥珀光，豐年人每號粗糧。相如渴後曾逢否？方朔饑時那易嘗。真味惟堪同紫莧，補中詎止勝黃粱。大官精膳無由見，一飽何妨此下腸。」

徐昭法款湯文正以粗糲

湯文正公撫蘇時，徐昭法隱於支硎山中，乃屏除騶從，徒步訪之。昭法辭以疾。文正徘徊門外，久之，始延入，待以粗糲，為之醉飽。

某孝廉飯於蔣文恪邸

蔣文恪公溥為裘文達公之房師，禮賢下士，設館授餐。一日，文達遇文恪於朝房，薦一在都候選之孝廉，曰：「某所學極優，師能留之乎？」文恪允之。而文達固先已薦一人在文恪邸掌書記也。

廳，云昨已面語相公，相公屬留客耳。」僕致又達命出。書記呆即挈孝廉巡歷廳事側兩廊，見屋櫛比，悉客館。內一室，門獨啟，遂徑入。見榻上有臥具，遽命僕撤出，貯廳事中，語孝廉曰：「君行李至，即安置此。但出必鍵戶，慎勿啟也。又有一要語相屬，君雖館此，實無一事，不妨日出游衍，然必須飯畢始出。日兩飯，亦無邀客者，但聞長廊口有高喚者，曰飯具矣，即速詣廳事食，遲則不及。」孝廉遵其約，每日飯畢，即鍵戶出遊。約計復當飯，則又歸。歲值端午、中秋日，及歲盡前數日，即有老僕從三四輩挾巨囊至，徧入客館。見一臥榻，即置朱提一封，標其函曰歲脩，為數五十。若旁有臥榻，則貯一小封，為數四，以犒從者。孝廉居文恪邸二年。

余古田喫芹菜飯

乾隆丁丑，福建余古田在京，應庶吉士散館之試。以無力賃屋，移寓翰林院東廡，僅庇風雨，惟以讀書為事。每日，僕買值錢三文之芹菜以佐餐，堅謝一切饋物。及服闋，高宗起之為祭酒，令充江南學政，故舊滿朝，從無竿牘之及。嘗語華亭蔡顯云：「予之所以幸全素履者，得力於十年之芹菜飯也。」

林瀹亭、羅榘臣善飯

光緒朝杭州有林瀹亭孝廉元濬、羅榘臣優貢榘者，皆以善飯著稱。雖宴會，酒肴紛陳，可恣飲啖，將飯，他人已紛紛引去，而此二人者，猶手持飯甌，迭進不已，僮僕非笑之，不顧也。

湯公館

上海之飯店，中流社會以下之人，午晡就餐，冀得一飽而已，非宴客之所也。上流社會間有往啖者，然亦諱莫如深。南京路、九江路之間，山東路之西，有正興館焉，雖亦家常便飯，而烹飪獨精。仁和高邕之司馬邕時往小飲，且謂將為書一斗大「飯」字市招並自署款以榮之。山陰湯蟄仙廉訪壽潛與高有同嗜，曾於總理浙江鐵路時，宴工程師於此。自是而上流社會始知正興館，且有呼之曰湯公館者。肴以紅燒水雞、坐煎鹹菜黃魚、湯糟、炒圈子、家常菜湯為最著。

麵

麵磨麥為粉也。凡以麥粉製成之食品皆曰麵食，而世俗則以麵粉製

通常所食之麵，有湯麵、炒麵、拌麵三大別，皆以火雞、火腿、雞絲、蝦仁、醋魚、黃魚、蟹肉為佐料。湯者，煮之以湯。炒者，無汁而油重。拌者，以麵本已 熟，不再煮，但以加料和之而已。其作法，於麵熟時，多用涼水激之，滾起再激。冷水激過，其性微熱，另用醋、蒜、醬油、香油、韭菜拌之，再加湯和之。

長壽麵

凡壽誕及湯餅筵，宴客必用麵，南北皆然。南人至是，亦以麵為正餐矣。而呼之曰長壽麵者，則本於宋馬永卿《懶真子》所載「湯餅即今長壽麵」之語也。

八珍麵

八珍麵，以雞、魚、蝦肉曬極乾，加鮮筍、香蕈、芝麻、花椒為極細末，和入麵，將鮮汁【焯筍煮蕈及煮蝦之汁均可。】及醬油、醋和勻拌麵，勿用水，捍薄切細，滾水下之，為閩人所嗜。

鰻麵

鰻麵者，以大鰻一條，蒸爛，拆肉去骨，和入麵，加雞湯清揉之，桿成麵皮，以小刀劃成細條，入雞汁、火腿汁、蘑菇汁煨之。

滷子麵

以細麵下湯瀝乾置於碗，加雞肉、豬肉、香蕈、筍等濃滷，食時取瓢加之，謂之曰滷子麵。

鱔麵

鱔麵者，熬鱔成滷，加鱔再滾。

裙帶麵

裙帶麵者，以小刀截麵成條，微寬。

素麵者，先一日將蘑菇蓬熬汁澄清，次日將筍熬汁，加麵滾之。

五香麵

五香麵者，先以椒末、芝麻屑拌入麵，後以醬、醋及鮮汁和勻拌之，勿用水。

麵老鼠

麵老鼠者，以熱水和麵，雞汁滾時以箸夾入，不分大小，加鮮菜心。曰老鼠以其形似也。

麵拖玉簪花

採半開之玉簪花，分作二片或四片，或少加鹽、白糖，入麵調勻，拖之。

僧食麵致命

道光時，蘇州寒山寺僧之老者、弱者、住持者、掛單者，凡一百四十餘人。一日，忽盡死於寺。鄉保為之報縣，縣令往驗。適一灶下養死而復蘇，令問僧食何物，對曰：「食麵。」令復詳詢煮麵之人，與澆麵之湯，灶下養對曰：「今日為主僧生日，特設素麵，以供諸僧。我適見後園有二蕈，紫色鮮豔，其大經尺，因擷以調羹澆湯。但覺其香味鮮美，未及親嘗，忽然頭暈倒地，不省人事。今甫醒而始知諸僧食麵死矣。」令使導至後園採蕈處，復見有蕈二枚，大如扇，鮮豔無匹。命役摘蕈，蕈下有兩大穴。令復集夫役持鍬鐝，循其穴而發掘之，丈餘以下，見有赤練蛇大小數百尾，有長至數丈者，有頭大如巨碗者。蓋兩穴口為眾蛇出入之所，蕈乃蛇之毒氣所噓以成者。諸僧既皆食之，遂無一生。灶下養僅嗅其香味，故幸而復蘇。縣令乃命儲火種，發鳥槍，一舉焚之，蛇之種類盡滅。

左文襄喜左家麵

揚州新城校場街，有左家麵鋪者，自咸、同以來，開兩世矣。蓋左文襄初為孝廉時，北上道揚州，嘗之，美不能忘也。及督兩江，閱

京都點心之著名者，以麵裹榆莢，蒸之為糕，和糖而食之。以豌豆研泥，間以棗肉，曰豌豆黃。以黃米粉合小豆、棗肉蒸而切之，曰切糕。以糯米飯夾芝麻糖為涼糕，丸而餡之為窩。窩，即古之不落夾是也。

賒早點

買物而緩償其值曰賒。賒早點，京師貧家往往有之。賣者輒晨至付物，而以粉筆記銀數於其家之牆，以備遺忘，他日可向索也。丁脩甫有詩詠之云：「環樣油條盤 樣餅，日送清晨不嫌冷。無錢償爾聊暫賒，粉畫牆陰自記省。國家洋債千萬多，九十九年期限拕。華洋文押字簽定，飢不擇食無如何，四分默誦燒餅歌。」

茶食

俗於熱點心之外，稱餅餌之屬為茶食。蓋源於金代舊俗，婿納幣皆先期拜門，戚屬偕行，男女異行而坐，進大軟脂、小軟脂蜜糕人一盤，曰茶食。

乾隆末葉，江寧茶食店以利涉橋之陽春齋、淮清橋之四美齋為上，遊畫舫者爭相貨買，曲中諸妓款客餽人，亦必需此。兩齋皆嘉興人所設，製造裝潢，較之江寧，倍加精美。

韭合

韭合者，以韭菜切末，加作料，包以麵皮，入油灼之，麵中加酥更妙。

菱糒

自寧夏以來黃河北岸蒙古部落，無牛羊畜牧之利，夏秋之交，率就河濱採野菱以自給，冬春則乾以為糒而食之。

水苨米卷

水苨生田隴畔，湘衡之俗，以和稷為米卷，清明節物也。湘潭王壬

妻妾自出出間米之，士秋因感憶為詩，詩云：「淑氣回青甸，傾筐采綠茸。年年傍丘隴，惻惻憶兒童。晴雨新春色，流傳舊土風。粉餈叨薦廟，還與澗蘋同。」

巧果

巧果，點心也，以粉條作花勝形，炸以油。

粽

粽，食品，大率以為點心，以箬葉裹糯米，煮熟之，形如三角。古用黏黍，故謂之角黍。其中所實之物，火腿、鮮豬肉者味鹹，蓮子、夾沙者味甜。

餲子

以糯粉和麵，牽索紐捻，成環釧之形，油煎食之，謂之餲子。古曰寒具，亦曰環餅。

油灼檜

油灼檜點心也，或以為肴之饌附屬品。長可一尺，捶麵使薄，以兩條絞之為一，如繩，以油灼之。其初則肖人形，上二手，下二足，略如乂字。蓋宋人惡秦檜之誤國，故象形以誅之也。

點心之餡

餡，點心中所實之物也。或為菜、筍、菰、【茭白也。】蓴，或為牛、羊、豕、雞、鴨、魚、蝦之肉，味皆鹹。或為豬油雞油而加以果實，則甜。

藤花作餡

採藤花洗淨，灑以鹽湯，拌勻，入甑，蒸熟曬乾，可作點心之餡。

玫瑰花作餡

時，研細，細布絞去濃汁，加白糖，再研極勻，瓷器收貯，最香甜，可為點心之餡。

扁食

北方俗語，凡餌之屬，水餃、鍋貼之屬，統稱為扁食，蓋始於明時也。

麥餅、麥片、麥筋

北麥花晝開，南麥花夜開，故南麥發病而北麥養病。簾子棍、韭菜邊、一窩絲，皆麥名也。或攤作餅，或削作片，或洗作筋，食之皆妙。桐鄉嚴緇生太史辰在京時，晨必食麵半斤，但以白水漉之，加白醬油一杯，越酒三杯，不佐以肴，其味獨絕。

餑餑

餑餑，餅餌之屬。北人讀如波波，不讀作勃字之本音也。中有餡。一作饝饝。

饅頭

饅頭，一曰饅首，屑麵發酵，蒸熟隆起成圓形者。無餡，食時必以肴佐之。後漢諸葛亮南征，將渡瀘水時，土俗殺人首祭神，亮令以羊豕代之，取麵畫人頭祭之。饅頭名始此。

山藥饅頭

山藥饅頭者，以山藥十兩去皮，粳米粉二合、白糖十兩，同入擂盆研和，以水濕手，捏成饅頭之坯，內包以豆沙或棗泥之餡，乃以水濕清潔之布，平鋪蒸籠，置饅頭於上而蒸之。至饅頭無黏氣時，則已熟透，即可食。

蕎麥饅頭

河套之人，每磨蕎麥為麵，先以沸水沖之，蒸為饅首，俟冷乃食，最耐饑。塞外作苦之人，非此不飽也。

南方之所謂饅頭者，亦屑麵發酵蒸熟，隆起成圓形，然實為包子。包子者，宋已有之。《鶴林玉露》曰：「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包子廚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曰：『妾乃包子廚中縷蔥絲者也。』」蓋其中亦有餡，為各種肉，為菜，為果，味亦鹹甜各異，惟以之為點心，不視為常餐之飯。

燒賣

燒賣亦以麵為之，上開口有襞積形略如荷包，屑豬肉、蝦、蟹、筍、蕈以為餡，蒸之即熟。

餛飩

餛飩，點心也，漢代已有之。以薄麵為皮，有襞積，人呼之曰縐紗餛飩，取其形似也。中裹以餡，鹹甜均有之。其熟之之法，則為蒸，為煮，為煎。粵肆售此者，寫作雲吞。

餃

餃，點心也，屑米或麵，皆可為之，中有餡，或謂之粉角。北音讀角為矯，故呼為餃。蒸食、煎食皆可。蒸食者曰湯麵餃，其以水煮之而有湯者曰水餃。

椵木餃

宮中於五月食椵木餃。《爾雅?釋草》：「椵，木槿。」《方言》：「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椵。」此關外舊俗，尚沿古時名稱也。又有蘇造糕、蘇造醬諸物。相傳孝全后生長吳中，親自仿造，故以名之。

餈

凡炊米既爛，擣之成餅者曰餈。

炒米

米、糯米則不拘，極鬆脆，以之作點心，或乾嚼或水沖，皆可，有視為珍品以享客者。李百藥曾有詩詠之，有句曰：「豈異群兒嗜，堆盤焦穀芽。乾餱吾不憾，火米浪爭誇。」

湯圓

湯圓，一曰湯糰。北人謂之曰元宵，以上元之夕必食之也。然實常年有之。屑米為粉以製之。粉入水，沈澱之使滑而製成者，為掛粉湯圓，有甜鹹各餡。亦有無餡者，曰實心湯圓。

蘿蔔湯圓

蘿蔔湯圓者，以蘿蔔刨絲，滾熟，去臭氣，微乾，加蔥、醬拌之，作餡，再用麻油灼之，湯滾亦可。

孝欽后賜德宗湯圓

德宗嘗謁孝欽后，一日，孝欽方食湯圓，問：「汝已食乎？」德宗不敢以已食對，因曰：「尚未。」即賜食若干枚。問：「已飽乎？」曰：「尚未。」乃更賜食。 如此者數四，腹脹不能盡食，乃私匿之於袖中。歸而湯圓滿袖，汁淋漓滿身，乃命太監換小衫。而其私服，盡為孝欽搜去，因狼藉而著之。後內監輾轉以外間小衫進，乃得易衣。

芋粉團

芋粉團者，磨芋粉曬乾，和米粉用之。

神糕

坤寧宮祭神之糕，以糯米為之。祭畢，頒賜內廷諸大臣，曰神糕。

年糕

年糕擣糯米而成，本為饋歲之品。至光、宣時，則以為普通之點心，常年有之矣。有以菜、肉煮為湯者，有以火腿、筍、菜炒之者，味皆鹹。其甜者，則為豬油夾 沙而加以桂花、玫瑰花，可蒸

勝年，藉以伈威愆。粤稻所出米，朗賚者既泯。治久逐失具，劉即
詩 料窘。我本卑棲人，麤糲餐堪哂。欲更上層樓，翹首待挈引。」

雲英糕

雲英糕以菱、芋、鮮蓮、雞豆、荸薺、慈菇、百合之淨肉蒸爛，風前吹曬少時，擣於石臼，使極細，入糖蒸熟，再擣，取出作一團，停冷使堅，以淨刀隨意切食，糖多為佳。

三層玉帶糕

三層玉帶糕者，以純糯米作糕，分作三層。加粉、豬油、白糖蒸之，蒸熟切開。

沙糕

沙糕者，糯粉蒸糕，中夾芝麻糖屑。

脂油糕

脂油糕，以純糯粉拌脂油，在盤蒸熟，加冰糖捶碎，和粉蒸之，以刀切開。

雪花糕

雪花糕，以蒸糯飯擣爛，加芝麻屑與糖為餡，打成一餅，再切方塊。

雪蒸糕

雪蒸糕者，先磨細粉，以糯米二分、粳米八分拌之，將粉置於盤，用涼水細灑之，以捏則如團、撒則如砂為度，將粗麻篩篩出。其剩下之塊搓碎，仍於篩上盡出之，前後和勻，以巾覆之，勿令風乾日燥。

白雪糕

細末，入白糖一斤半，攪之令勻，入籠蒸熟。

豆沙糕

豆沙糕者，以赤豆【以色白者為佳。】一合，煮熟研爛，濾去其皮，復以白糖八兩、冰糖二兩、洋粉若干和水煮沸。少間，加豆沙及清水一合，盡力攪和，以不文不武之火再煮，經一小時。【冬日須二小時。】及息火，盛以方器，經一夜，凝結成糕。

廣寒糕

廣寒糕者，採桂英，去青蒂，灑以甘草水，舂粉，炊作糕。

栗糕

栗糕，以栗去殼，切片曬乾，磨成細粉三分之一，加糯米粉拌勻，蜜水拌潤，蒸熟食之，和入白糖。

閔糕

張芑堂嘗至吳江之平望，市閔糕一甑，以饋龍泓丁敬身徵君。敬身以奉其母，乃作歌云：「閔姓名糕深雪色，到眼團團秋半月。只少迷離玉兔兒，桂露猶凝昨宵 溼。惟舂魯望識香粳，不用淵明村酒秫。浮三淅九法方好，堪譬難委素交節。賣處曾游漁釣僊，噉來頻見雞蘇佛。鬆甘軟淡宜老齒，易慰貧兒供潔白。酒客操戈或偶 然，茶人把盞宜三益。韋龍謝鳳競雕藻，徒衒華筵一金直。虹橋誇目雙暈花，煙絲播詠加澆蜜。何如此糕平且淡，似水相與情轉出。張生攜餽登我堂，徑尺淺淺疏筠 筐。鑱花絳紙相掩映，招人牓子看幾行。蘭餘齋專殊勝寺，專久此齋無別房。老夫一笑為庋置，朝籩范甑騰馨香。燕顏倚桯見筦爾，婆娑鶴髮神揚揚。淡然無味天人 糧，黃庭有語義允臧。老人食之壽而康，感生之饋足慨慷。攬筆作歌嗟學荒，一雪忽霽開朝陽。歌成轉覺情蒼茫，獨立矯首風吹裳，慈烏啞啞青天長。」芑堂錄歌一 通，壽諸梓，蓋欲令市糕者人人得讀此歌，以風世勸孝，不獨為閔糕紀事也。敬身見之，書跋於後云：「余作此歌，有愧昔人多矣，字亦漫浪過甚。張生芑堂便爾裝 治，蓋其至性不在詩與字耳，可敬可重。海內有心人定識其人，蓋吾芑堂亦未易遽識者。」

麵起餅

麵起餅，即俗所言發麵餅，俟麵發酵裂成之者也。

宮筆花餅

中秋節屆，粵俗饋贈品於月餅而外，有所謂宮筆花餅者，塗以花草人物，燦染以五彩，以錦匣裝潢之。

燒餅

餅，麵餈也，溲麵使合併也。有曰燒餅者，最普通，南北皆有之，而又最古。蓋見於《齊民要術》，所引《食經》有作燒餅法也。或有餡，或無餡。無餡者亦鹹。其表皆有芝麻，烘於火，略焦。

德宗食燒餅

德宗喜食燒餅，太監為購之以進，一枚須銀一兩。

家常餅

家常餅者，北人以之為飯。食時，置肴於上，捲而啖之，大率為炒裏肌絲或攤黃菜。炒裏肌絲者，縷精豬肉成絲，加以韭芽、木耳而炒之也。攤黃菜者，以雞蛋之黃白攪和而炒之，其色黃，盛於盤，略如荷葉。

春餅

春餅，唐已有之。捶麵使極薄，熯熟，即置炒肉絲於中，卷而食之，亦有置於油中以煎之者。初為春盤所設，故曰春餅，後則至冬即有之。

松花餅

松至三月而花，以杖扣其枝，則紛紛墜落，調以蜜，作餅，曰松花餅。

甘菊花餅

玉蘭花餅

玉蘭花餅者，取花瓣，拖糖麵，油煎食之。

百合餅

百合餅，以百合根曝乾擣篩，和麵作餅。

蓬蒿餅

蓬蒿餅者，採蓬蒿之嫩者洗淨，加鹽，略醃，和粉作餅，油灼之。

簑衣餅

簑衣餅，以冷水調乾麵，不可多揉，桿薄，捲攏再桿，使薄，用豬油、白糖鋪勻，再捲攏桿成薄餅，用豬油煎黃。如欲其鹹，加蔥、椒、鹽亦可。

糖餅

糖餅，糖水溲麵，起油鍋，令熱，用箸夾入。

盲公餅

盲公餅出廣州，以昔有一瞽者，製餅以致大富，後人因取「盲公」二字以為之名。

老婆餅

廣州有餅，人呼之為老婆餅。蓋昔有一人，好食此餅，至傾其家，後復鬻其妻購餅以食之也。以梁廣濟餅店所售者為尤佳。

西湖藕粉

烹飪得宜，甘芳清脆，可口不下於葷肴。至於孤、筍、浦、【北方甚多，其質在竹筍、茭白之間、味甚清 美。】椒【青椒、紅椒。】之類，有特別風味。生菜四種食法，皆可斟酌加入，倍覺可口。其稍雜以葷物者，如大白菜、冬瓜最宜用蝦米，【即小乾蝦。】壺瓜【即 壺子。】最宜丁香鮒，【海濱一種小魚，如丁香。】燒筍、燒茄、炒蠶豆、豌豆宜用蝦米、肉丁、冬菰丁之類是也。

有素肴之中加以葷肴之汁者，僅用流質，如雞肉汁、豬肉汁、雞油、豬油之類。食之者惟覺其味之鮮美，而仍目之曰素菜也。

葷菜、素菜

俗稱肴為菜，不專指植物而言也。而又以肉食為葷，蔬食為素，曰葷菜，曰素菜。葷菜之中，雖雜以素菜，亦仍呼之曰葷菜也。

克食

世言上賜餅餌，皆曰克食。長洲呂蘭衍則曰：「滿洲以恩澤為克什，凡頒賜之食物，出自上恩者，皆謂之克什，即賜肴一桌及餅餌果品皆然。俗專以餅餌為克食者 誤。」而得食御廚之餕餘者，輒以為苦。蓋天廚餘饌，經宿輒不可下咽，且內監婪索陋規。長洲沈文慤公德潛曾以賜克食致腹疾，「寧甘家食供藜藿，不向天廚餒糜飿」，鄂昌詩固已言之矣。

各省特色之肴饌

肴饌之有特色者，為京師、山東、四川、廣東、福建、江寧、蘇州、鎮江、揚州、淮安。

即以江寧言之，乾隆初，泰源、德源、太和、來儀各酒樓之肴饌，盛稱於時。至末葉，則以利涉橋之便意館，淮清橋河沿之新順館為最著。別有金翠河亭一品軒諸 處，則大半傖劣，不足下箸。新順盤饌極豐腆，而扣肉、徽圓、荷包蛋、鹹魚、燜肉、煮麵筋、螺羹及菜碟之鮮潔，酒味之醇厚，則便意所製為尤美。每日暮靄將 沈，夕餐伊邇，畫舫屯集於闌干外。某船某人需肴若干，酒若干，碟若干，萬聲齊沸，應接不暇。但一呼酒保李司務者，噭然而應，俄頃胥致，不爽分毫也。而秦淮 畫舫之舟子亦善烹調。舫之小者，火艙之地僅容一人，踞蹲而焐鴨、燒魚、調羹、炊飯，不聞聲息，以次而陳。小泛清遊，行廚可免。另買菽乳皮，以沸湯瀹之，待 瀹擠去其汁，加綠筍乾、蝦米、米醋、醬油、芝麻拌之，尤為素食之美品，家庖為之，皆不能及。

五香者，一株五根，一莖五枝，一枝五葉，一葉間五節，五節相對，故名。五香之木，燒之十日，上徹九天，即青木香也。近俗以茴香等香料燒煮食物，亦多以五香為名，如五香醬兔、五香醬鴨、五香燻雜等是也。

罐頭食物

罐頭食物所裝為肉食、果物，可佐餐，可消閒，家居旅行，足備不時之需。惟開罐後不能過久，蓋空氣侵入，易致損壞也。

在理教徒之食

凡禁絕煙酒之在理教徒，於初入教時，先食茶膏，久之則食量倍增，而心廣體胖，不至如侏儒之飽欲死矣。季子仁者，天津之在理教徒也。何芷汀嘗與之會食，見其盡飯一盂、豚蹄二枚，更雜以魚、蝦、雞、鴨也。

張南村胎性不納葷血

張南村，名惣，字僧持。凡東南之古錐宿德，禮謁殆徧，以故生平多方外交，虀盂粥缽，宛然頭陀，蹤跡恆在僧寺中。口腹之奉，不過鹽豉、菽乳。蓋其家世奉 佛，胎性不納葷血。初猶食蟹。八歲，父將攜之見博山禪師，前一夕，方持螯，父見之，驚曰：「兒將見博師，可食此乎？」南村聞言，即置不食。

尹文端平章肴饌

尹文端公督兩江時，好平章肴饌之事。嘗命袁子才徧嘗諸家食單，時有所稱引。至倪春巖治具，則攢眉而已。春巖以書抵之，末署「菜榜劉蕢」四字，聞者大笑。 後子才撰詩話，未及春巖，嗜曰：「豈詩榜亦作劉蕢耶？」子才索觀其詩，驚曰：「此護世城中美膳也，過人遠矣。」春巖，名廷謨，錢塘人，乾隆時，官安慶府同知。

松文清撤饌與人

至熟透，味極佳。

南雄飲皮

粵東南雄州遇女子有淫奔事，親屬從而捉奸。其奸夫窮無資者，則張聲勢以嚇之，或言投諸海，或言削骨煎膠。卒之略無可獻，則施以鞭撻之刑。富有資者，則稱 家行罰。既罰，則無事矣。其款所入，則歸諸祖祠，以購豬、牛，自行宰割，佐以雜品。資薄者，則采買豬、牛等肉，并配以薯、芋之類。其赴飲者，無論衿耆及淫 婦之翁長暨夫兄弟，皆侈然自得，名曰飲皮。

賈鬼

貴州夷人每以牛馬骨漬之經年，俟其柔脆如筍，其氣逆於人鼻以為上品供客，謂之賈鬼。

煮牛肉

牛肉以不精不肥為上，宜選購腿筋夾肉處者，去皮膜，重酒清煮，不用配搭，最後加醬油收湯，火候須至極爛而止。

煨牛舌

以牛舌去皮，撕膜切片，入豬肉中同煨。

燒羊肉

燒羊肉，切大塊重五七斤者，於鐵叉火上燒之。

紅煨羊肉

紅煨羊肉者，與紅煨豬肉同，加刺眼核桃放入，去羶。

炒羊肉絲

炒羊肉絲，可用縴，愈細愈佳，蔥絲拌之。

青海產黃羊，其角尖如錐，尾蓬而短，肉鮮脆。食之之法，煎炒皆宜，炰之尤美。

煮羊頭

煮羊頭，毛去淨，切開煮爛去骨，其口內老皮俱去盡，切成碎丁，取老肥母雞湯煮之，加香蕈、筍丁、甜酒四兩、醬油一杯，如嗜辣，加小胡椒十二顆、蔥花二十段，嗜酸，則加好米醋一杯。

煨羊蹄

煨羊蹄，依煨豬蹄法，分紅、白二色。大抵用醬油者紅，用鹽者白。宜以山藥配之。

志文貞食蘑菇炒羊肉

烏里雅蘇臺產食品絕少，志文貞公銳嘗官其地，每作書與人，輒曰佐餐之饌，午為蘑菇炒羊肉，晚為羊肉炒蘑菇而已。

飲食類三

喫肉

滿洲貴家有大祭祀或喜慶，則設食肉之會。無論旗、漢，無論識與不識，皆可往，初不發簡延請也。是日，院建高過於屋之蘆席棚，地置席，席鋪紅毡，毡設坐墊 無數。主客皆衣冠。客至，向主人半跪道賀，即就坐墊盤膝坐，主人不讓坐也。或十人一圍，或八九人一圍。坐定，庖人以約十斤之肉一方置於二尺徑之銅盤以獻 之。更一大銅碗，滿盛肉汁。碗有大銅勺。客座前各有徑八九寸之小銅盤一，無醯醬。高粱酒傾大瓷碗中，客以次輪飲，捧碗呷之。自備醬煮高麗紙、解手刀等，自 切自食。食愈多，則主人愈樂。若連聲高呼添肉，則主人必致敬稱謝。肉皆白煮，無鹽醬，甚嫩美。量大者，可喫十斤。主人不陪食，但巡視各座所食之多寡而已。 食畢即行，不謝，不拭口，謂此乃享神之餕餘，不謝也，拭口則不敬神矣。

烏程嚴鐵橋，名可均，博綜群籍，精讎校，輯書甚富。顧性跌蕩，少時家居殊落拓。喜食肉，逋肉資甚多，屠催索甚急。一夜，嚴過屠肆，屠又向索錢。嚴怒，遽奪屠刀砍之，屠踣。嚴懼，擲刀隻身走京師，即匿姚文僖公宅中。姚閉諸室，不使出，因發積書讀之，遂成大名。

燉豬肉

豬肉斬極細，加醬、酒、鹽、油及筍屑、菌末，於飯鍋燉之。上覆以碟，慮原味之走失，省柴而味美也。

白片肉

白片肉者，以豬肉為之，不用一切調料也。入鍋煮八分熟，泡湯中二小時，取起，切薄片，以溫為度，即以小快刀切為片，宜肥瘦相參，橫斜碎雜為佳。食時，以醬油、麻油蘸之。

福康安喜白片肉

福文襄王康安行邊，所過州縣，牧令以其喜食白片肉，肉須用全豬煮爛而味始佳，故必設大鑊煮之。一日，將至四川某驛，而豬猶未熟，前驅已至，傳呼備餐。司 供張者方窘甚，一庖人忽登灶而溺於鑊中。守令皆大驚，詢其故，曰：「忘帶皮硝，以此代之。」比至，上食。食未畢，忽傳呼某縣辦差者，人咸惴惴懼獲罪。不意 文襄以一路豬肉無若此之美者，特賞辦差者寧綢袍褂料一副。

四喜肉

四喜肉，一名紅肉，切豬肉成方形，煮之，無輔佐品，重用醬油、酒、糖，色紅如琥珀。割肉雖方，火候既至，則不見鋒稜，入口而化矣。

八寶肉

八寶肉者，以肥瘦豬肉各半斤，白煮一二十滾，切如柳葉片，加小淡菜一兩、筍乾二兩、香蕈一兩、海蜇二兩、胡桃肉四個、去皮筍

分熟，再加餘物，海蜇則最後下之。

東坡肉

東坡集有食豬肉詩云：「黃州好豬肉，價賤如糞土。富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愛。」今膳中有所謂東坡肉者，即本此。蓋以豬肉切為長大方塊，加醬油及酒，煮至極融化，雖老年之無齒者亦可食。

芙蓉肉

芙蓉肉者，瘦豬肉切片，浸於醬油，風乾二小時，用大蝦肉四十個、豬油二兩，切如骰子大，將蝦置豬肉上，一隻蝦一塊肉，敲扁，滾水煮熟，撩起。熬菜油半斤，置肉片於有眼銅勺中，將滾油灌熟，再用醬油半小杯、酒一杯、雞湯一大杯，熬滾，澆肉片，加蒸粉、蔥、椒糝之，起鍋。

荔枝肉

荔枝肉者，以豬肉切如大骨牌片，白水煮二三十滾，撩起。熬菜油半斤，將肉放入，泡透，撩起。以冷水激之，肉皺撩起，入鍋，用酒半斤、醬油一小杯、水半斤煮爛。

薑菜心煮豬肉

有所謂醃薑菜心者，取春日薑菜心醃之，搾其滷，裝小瓶中，乾其花，即名菜花頭，可煮豬肉。

霉菜肉

霉菜肉者，取車前子草數斤洗淨，在鹽水中煮爛，撈出曬乾，切碎，蒸透，取出，曝於日中。再蒸再曬，乃入石灰甕存貯，隔年取出，蒸曬數遍，以菜變黑色，面 上有白霜為度。用時，加水蒸軟，與切成方塊之豬肉同煮，另加鹽、醬油、冰糖屑等調和。【須重用冰糖屑，少用則味不佳。】俟煮至極爛，然後起鍋。此肉最宜於 夏日食之，因煮成後，雖隔數日，味不變也。

獅子頭

獅子頭者，以形似而得名，豬肉圓也。豬肉肥瘦各半，細切粗斬，乃和以蛋白，使易凝固，或加蝦仁、蟹粉。以黃沙罐一，底置黃芽菜或竹筍，略和以水及鹽，以 肉作極大之圓，置其上，上覆菜葉，以罐蓋蓋之，乃入鐵鍋，撒鹽少許，以防鍋裂，然後以文火乾燒之。每燒數柴把一停，約越五分時更燒之，候熟取出。

八寶肉圓

八寶肉圓者，以豬肉肥瘦各半，斬為細醬，並以松仁、香蕈、筍乾、荸薺、瓜薑為屑，調以縴粉，和成團，入盤，加甜酒、醬油蒸之。

空心肉圓

空心肉圓者，以豬肉捶碎，用凍豬油入團中蒸之，則油流出而團中空矣。

雞蛋肉圓

雞蛋肉圓者，於生雞蛋之一端鑿一孔，傾出其黃白，乃以已和糖、酒、醬油之豬肉屑納入殼中，將蛋白灌入，以皮紙封口而搖之，投沸水中，沸二十分鐘，即成雞蛋肉圓。

肉燕

肉燕者，閩人特殊之肴也。取豬肉之至精者，以木擊之，使糜爛如泥，和以米粉，搯之成薄皮，色甚白，曰肉燕。復切碎之，裹以豬肉，煮食。

家鄉肉

家鄉肉，一作加香，又作佳香，鹽漬之豬肉也。出金華者良。冬日上市，杭人每煮而片切之。以其汁煮白菜亦甚佳，亦有加筍煨之者。

鮮豬蹄煮法有二，曰白蹄，曰紅蹄。煮紅蹄時，用醬油、冰糖，而白蹄無之。食白蹄時，用蔥、椒、麻醬油，而紅蹄無之。其他作料，如酒如鹽，則並同。約四五 小時煮好，以箸試之，驗其爛熟與否而後起鍋。火候須文武並用，硬柴最宜。又法，將豬蹄去爪，白水煮爛，去湯，加酒、醬油及陳皮一錢、紅棗四五個，煨爛。起 鍋時，用蔥、椒、酒潑入，去陳皮、紅棗。又法，先用蝦米煎湯代水，加酒及醬油煨之。

神仙肉

以豬蹄一個，合以兩缽，加酒與醬油隔水蒸之，至燒盡二炷香為度，曰神仙肉。

走油豬蹄

豬蹄加水、鹽，煮一滾，入沸油炸之，以皮皺色黃為度，再加鹽、酒、醬油煮之，曰走油蹄。其皮不油而鬆，頗適口。

水晶蹄餚

水晶蹄餚，擇豬前腿肉精者，切開，每一斤，以硝用力擦之，更以鹽揉之，捲緊，包精肉於內，束以繩，和胡椒、酒、薑、蔥、鹽煮之。候熟，以石壓之。越一宿，取過，解束，切之。

丁蹄

嘉善楓涇聖堂橋堍，有丁義興者，百年老店也，以善製醬蹄、蹄筋名於時，而醬蹄尤著，人呼之曰丁蹄，上有長方鉛模所印「丁義興製」四字。其烹製時，不用硝滷。相傳為百年相承之原汁者，讕語也。味至佳，載入郡志，膾炙人口。

煨豬爪

豬爪去大骨，以雞肉湯清煨之。筋味與爪相同，可搭配。有好火腿爪，可攙入。

浸豬蹄筋於冷水中，【較熱水浸為鮮。】一二日，煨之極爛。將葷油熬熟，入蹄筋略炒之，後加蝦仁、香蕈、冬筍及適當之油醬同炒，至起鍋，不加蓋。

氽豬肉皮

豬肉皮【鮮宿均可。】略泡，入沸油氽之，至色黃皮鬆，乃起鍋，藏以待用，不易腐壞，可為煎炒各物之輔助品。且形似魚肚，幾可亂真。

炒排骨

排骨者，取豬之肋條排骨精肥各半者，不去骨，加醋及醬油炒之，更切蔥加於其上。

煮豬頭

豬頭洗淨，五斤重者，用甜酒三斤，七八斤者，用甜酒五斤，先下鍋，以酒煮之，加蔥三十根、八角三錢，煮二百餘滾，加醬油一大杯、糖一兩。候熟，再將醬油 加減，添開水，使高於豬頭一寸，上壓重物，大火燒一炷香時，用文火細煨收乾，以膩為度。爛後即開鍋蓋，遲則走油。袁子才嘗於其弟香亭家食而甘之，即此法所 製者也。又法，以木桶一，用銅簾隔開，將豬頭洗淨，加作料燜桶中，用文火隔湯蒸之，豬頭熟爛，其膩垢悉從桶外流出。

杭州市中有九薰攤，物凡九，皆炙品，以豬頭肉為最佳。道光時大東門有綽號蔡豬頭者，所售尤美。仁和姚小荷茂才思壽為作詩云「長鬣大耳肥含膽，嫩荷葉破青青包。市脯不食戒不牢，出其東門凡幾遭。下蔡群迷快飲酒，大嚼屠門開笑口。鵝生四掌鱉兩裙，我願亥真有二首。」

八寶肚

八寶肚者，豬肚也。先翻轉，用醃菜滷洗去其穢惡，煮一滾。復出鍋，取切細之豬肉、栗子、芡實、糯米，用酒醬油拌勻，塞其中。既滿，以線密縫。寬湯，略加油醬。酥後，切片食之，味香美。如嫌味淡，尚可外蘸醬油也。

具餘，提匡鬻於市。積久，獲貨頗豐，乃貨貞即于為煽，煽為 媼冶棚購豬畜之。是時肉鬆蘇媼之名已大噪，購者趨之若鶩，媼復購地建屋設門市焉。外埠來購者絡繹不絕，媼遂製筒，以便遠道之採購。肉鬆之外，復製醬骨，即 以製肉鬆所餘之骨製之。

蒸煮醃豬肉

夏月可醃豬肉，每斤以炒熱鹽一兩擦之，令軟，置缸中，以石壓之一夜，懸於簷下。如見水痕，即以大石壓乾。挂當風處不敗，至冬取食時，蒸、煮均可。

冬日之醃豬肉也，先以小麥煎滾湯，淋過使乾，每斤用鹽一兩，擦醃三兩日，翻一次，經半月，入糟醃之。一二宿出甕，用原醃汁水洗淨，懸靜室無煙處。二十日 後半乾濕，以故紙封裹，用淋過汁淨乾灰於大甕中，灰肉相間，裝滿蓋密，置涼處，經歲如新。煮時用米泔水浸一小時，刷盡下鍋，以文火煮之。

蒸煮暴醃豬肉

暴醃豬肉者，以肥瘦參半之豬肉為之，微鹽擦揉，三日可食，加蔥末，蒸、煮皆可。

蒸煮風肉

風肉者，以全豬斬八塊，每塊以炒鹽四錢，細細揉擦，高掛有風無日處。設有蟲蝕，以香油塗之。夏日取用，先放水中泡一夜再煮，水以能蓋肉面為度。削片時，用快刀橫切，不可順肉絲而斬也。蒸食、煮食皆可。

煮臘肉

以鹽漬豬肉，乾而食之，曰臘肉。或煮熟切片，或加筍煮之。

蒸糟肉

糟肉者，糟豬肉也。先以鹽微漬之，再加米糟，可蒸食。

火腿

火腿者，以豬腿漬以醬油，熬於火而為之，古所謂火腌者是也。產浙江之金華者為良，上者為茶腿，久者為陳腿。以蔣姓所製為更佳，人皆珍之，稱曰南腿。杭人視之為常品，非數米為炊者，月必數食之。北腿首稱如皋。食之之法，或清蒸，或片切，或蜜炙，皆專食，亦可為一切肴饌之輔助品。

筍煨火腿

筍煨火腿者，以冬筍與火腿各切方塊，同煨，撤去鹽水二次，再入冰糖煨之。若留至次日用者，須留原湯，待次日將火腿投入湯中滾熱。若離湯，則風燥而肉枯，用白水則味淡。

西瓜皮煨火腿

西瓜皮，賤物也，然以之與火腿同煨，則別有風味。由此知廢物均可利用，特粗心人不足以語此耳。法先去瓤，切皮成寸許長方形之小塊，再去外層青皮，加蘑菇、香蕈、水、鹽，與火腿同煨二三小時取出，味鮮而甘，不知者必疑其為冬瓜也。

火腿煨豬肉

火腿煨豬肉者，以火腿切方塊，冷水滾三次，去湯，瀝乾，豬肉亦切方塊，冷水滾二次，去湯瀝乾，加清水及酒四兩，並蔥、椒、筍、香蕈煨之。

火腿煨豬爪

火腿煨豬爪者，以豬爪去大骨，斬小塊，與火腿同煨，用淡鹽、清水，而輔以木耳、香蕈、茶筍，味絕佳。

蜜炙火蹄

火蹄，火腿之蹄也。普通煮火蹄法，用清水及鹽、酒，與煮白蹄略同。其特別者曰蜜炙火蹄，加蜜或冰糖，久燜之，使甜質浸淫肉中，以爛熟為度，味尤美。

蜜炙火方

受，遂欲與美首父戰而有以勝之，乃自澄其心，至涸，取失食之，覺無異於果餌也。以是而遂悟入心地法門。

炒各鳥

炒各鳥肉，以茶油為主。無茶油，則用麻油，慎勿用豬油。先將米飯粒一撮，置茶油中，以文火滾數次，撈出飯顆，下生薑絲，炙赤，將鳥肉配甜醬、瓜薑，切細絲同炒數次，取起，用甜酒、豆油和下，再炒至熟。

燕窩

燕窩，金絲燕所營之巢也，出暹邏，漳州海邊亦有之。巢既築成，嘗啣之以渡海，雙翮力倦，則置諸海面，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啣以飛，海風吹泊山 澳。島人得之，居為奇貨。一說，燕之大者如烏，啖魚，輒吐涎沫於海山洞穴間，以備冬日退毛之食。土人皮衣皮帽，秉炬探之。燕驚而撲人，年老力弱者，或至墜 崖死。一說，海濱石上有海粉，積結如苔，燕啄食之，吐出為窩，纍纍巖壁間。島人俟其秋去，以修竿接鑵取之，我國人以為貴重食品。有紅、白、黑三色，紅色最 難得，益於小兒痘疹。色潔白者謂之官燕，能愈痰疾。黑色有血痕、羽毛交雜者為下，謂之毛燕。南人皆呼曰燕窩，北人則曰燕菜。

某年，泰西某博士親至有燕窩之海島驗之，見其窩皆在懸崖峭壁，細心研考，始知燕窩之質料，乃取海邊之萍類黏結而成。燕作窩時，先取萍草，吞入腹中，經胃液醞釀，復吐出，遂成膠質，因以為窩。

煨燕窩

煨燕窩者，每碗必二兩，先用滾水泡之，將銀針挑去黑絲，用嫩雞湯、好火腿湯、新蘑菇湯煨之，以玉色為度，勿以肉絲、雞絲雜之，惟蘑菇絲、筍尖絲、鯽魚肚、野雞嫩片尚可用。

湘人食雞鴨

湘人之食雞鴨也，畏其寒，必佐以黃芪、當歸，取其寒溫相劑也。

煨雞

再將煨熟之火腿屑、筍屑、雞屑、蝦仁屑、蘑菇屑、香菌屑、松子仁屑及鹽少許，同入蛋中調勻，裝蛋殼中，用紙封口，飯鍋蒸熟，剝食之。

燉蛋

燉蛋者，將蛋剖開，傾黃白於碗中，於蝦仁、蝦米、豬肉、筍屑，【白燉蛋亦可。】擇其一加入，和醬油、鹽調之，加水至八分滿，燉於飯鍋，上覆以碟。雞蛋最嫩，鴨蛋較遜。

三鮮蛋

用雞蛋三枚去殼，置碗中，加去油之火腿湯一茶杯、鹽少許，用箸極力調和，蒸熟形如極嫩之水豆腐，再加火腿屑兩匙、蘑菇屑兩匙、鮮蝦仁兩匙、生雞蛋去殼一 枚，連蒸熟之蛋同入大碗，再加蘑菇湯一茶杯、鹽少許，極力調和，仍蒸透食之。以此法蒸成之蛋，碗面碗底，各料均勻，嫩而不硬，故為可貴。若尋常燉蛋，雖加 入火腿屑等珍貴之物，往往上清下渾，上嫩下老，碗底必為堅硬之肉塊也。

跑蛋

雞蛋或鴨蛋數枚，破殼，傾黃白於碗中，以箸調勻，另將鮮豬肉、蝦仁、香菌、冬筍細切成丁，隨後加入，攪和之，傾入沸油鍋中，使平，成一大塊，略煎，以鏟刀翻轉。俟蛋熟色黃，則自香鬆鮮美矣。

蛋皮拌雞絲

蛋皮拌雞絲，為極佳之食品。先以雞蛋數枚破殼，入黃白於一碗，加鹽少許，用箸十分調勻，在鍋上攤成蛋皮，【鍋中須先熬菜油或豬油少許，否則蛋皮與鍋不易 分開。】取出，切為長寸許之細絲待用。另以嫩雞切塊，煮爛候冷，用手撕碎成絲，揀去筋骨，與蛋絲同拌。拌時加入好醬油、麻油，倘用糟油或芥辣少許拌食，食 味更自不同。

蛋餃

雪，堅如鐵石。次以燒酒，亦無暖氣。坐是妥顯有數日。海住，名牲，杭人。

嚴琅巖食秋風鳥

秋風鳥為柳州產，相傳桃葉感秋風，化為此鳥，讕語也。然其味甚佳。嚴琅巖嘗食之，而賦詩曰：「食指動奇絕，非卵而得鷇。徐知秋風禽，俊味奪秋候。【雞雛 一名秋候。】駢頭腦可鹽，入口髓成漱。吳黃漫多脂，燕鐵苦餂咮。【吳中黃雀，崇師鐵腳，大小與秋風埒。】為鼠昔可曾，化蛤今恐又。都如龍嗜燕，竟忘豺祭獸。氣漸臘甕香，狀仿春林秀。誰與遠寄此？清矣龍城守。秋風春物變，鳥聲桃葉後。糜軀報公門，忠出花果右。」琅巖，名烺，乾隆時之杭人。

煎魚

煎魚法之大要，洗淨略醃，先熬油，次下魚，次加油、鹽、酒、醬及木耳、香蕈。起鍋，加蔥、椒、薑、桂，間用縴粉。至要之訣，湯不宜多，肉不宜老。末下鍋 前，宜先洗以水。既下鍋，宜多澆以酒。兩面宜煎黃，滋味宜透達。此煎魚之通例。如用輔佐品，則油腐、粉皮、筍片皆可，惟慮侵其本味耳。

蒸醃魚

醃魚之味若過鹹，可以繩束魚頭，浸懸桶中一晝夜，次日取出，即能轉鹹為淡。蒸食時加蔥、酒。

蓮房魚包

蓮房魚包者，取蓮房，去柄截底，剜穰留其孔，以酒漿、香料及魚塊加入，仍以底坐甑中，蒸之。

魚圓

魚圓，以白魚、青魚之活者，破半，釘於板，刮肉，斬使極碎，和以豆粉、豬油，攪之，微加鹽水，不用醬油，加蔥、薑汁作團。成後，煮以開水，俟熟，移置於冷水。臨食，入雞湯、紫菜煨之。

醋摟魚

酷摟魚者，以活青魚切大塊，油灼之，加醬、醋，噴以酒，湯多為妙，熟即起鍋。魚勿大，大則味不入；亦不可小，小則刺多。

杭州醋魚

杭州西湖酒家，以醋魚著稱。康、雍時，有五柳居者，烹飪之術尤佳，遊杭者必以得食醋魚自誇於人。至乾隆時，烹調已失味，人多厭棄，然猶為他處所不及。會稽陶篁村茂才元藻尤嗜之，嘗作詩云：「潑刺初聞柳岸傍，客樓已罷老饕嘗。如何宋嫂當壚後，猶論魚羹味短長。」

膾魚時，以醋摟之。其膾法，相傳為宋嫂所傳。陳子宣《西湖竹枝詞》有「不嫌酸法桃花醋，下箸爭嘗宋嫂魚」句是也。

醋魚帶柄

西湖酒家食品，有所謂醋魚帶柄者。醋魚膾成進獻時，別有一簋之所盛者，隨之以上。蓋以鱄魚切為小片，不加醬油，惟以麻油、酒、鹽、薑、蔥和之而食，亦曰魚生。呼之曰柄者，與醋魚有連帶之關係也。

蒸水醃鯉魚

水醃魚者，臘月以鯉魚切大塊，拭乾，每斤擦炒鹽四兩，醃一宿，洗淨曬乾，再用鹽二兩、糟一斤拌勻入甕，以紙箬泥封塗其上。春時可取出，蒸食之。

開封人食鯉

黃河之鯉甚佳，以開封為最多。仿南中烹鰣魚法，味更鮮美。

寧夏人食鯉

寧夏之鯉，隆冬漁師鑿冰，取以致遠。然肉粗味劣，與南中產者無

酥鯽魚者，平鋪大蔥於沙鍋底，蔥上鋪魚，魚上鋪蔥，遞鋪至半鍋而止，乃加以醋、酒、醬油、麻油、鹽，炙以細火，至盡湯為度。

蒸風鯽魚

風魚者，冬以大鯽魚為之，勿去鱗，腮下挖一孔，去雜碎，以生豬油塊、大小茴香、花椒末、炒鹽塞滿其腹，懸於當風處，使之陰乾。兩三月後可食，食時去鱗，加酒少許蒸之。或以青魚、鯉魚去腸胃，每斤用鹽四五錢。醃七日取起，洗淨拭乾，切破腮下，將川椒、茴香加炒鹽擦入，及腹內外，以紙包裹，外用麻皮纏之，懸於當風處。

煨刀魚

煨刀魚者，以火腿湯、雞湯、筍湯煨之。如慮刺多可先以極快之刀刮為片，用箝去其刺。

蒸刀魚

蒸刀魚者，以蜜酒釀、醬油置盤中，如鰣魚法蒸之，不必用水。

煎刀魚

煎刀魚者，先將魚背斜切，使碎骨盡斷，再下鍋煎黃，加作料，食時自不覺有骨矣。

燒鱖魚

燒鱖魚者，以其背之刺骨，插入楊枝編成鍋蓋之楊枝間，覆於鍋上。鍋中注水，經數小時，則魚肉盡入湯中，味極鮮美。

炒鱖魚

鱖魚炒片最佳，片宜薄，先用醬油浸之，後用縴粉、蛋清摟之，再加素油、作料炒之。

尾，專取尾之長及寸者，去其矢，加醬油調食之。二曰鞋兒，專用脊，俟油沸於鍋，投入之，似煮似炒。三曰小魚，則以其腸及血，煮之使熟，臨食則調以醬油。

蒸鰻魚

蒸鰻魚，不用水，必醬油多而酒少，務使湯浮於本身。起籠時，須到恰好地步，遲則皮皺味失。

清煨鰻魚

鰻魚最忌出骨，清煨者，但須洗去滑涎，斬為寸段，入瓷罐，用酒、水煨爛，先以醬油起鍋，加冬醃新芥菜作湯，重用蔥、薑，以殺其腥。

紅煨鰻魚

紅煨鰻者，以酒、水煨爛，加甜醬代醬油，入鍋收湯，待乾，加茴香起鍋。所宜注意者，一皮有皺紋，則不酥。一肉散碗中，箸夾不起。一早下鹽豉，入口不化。大抵以乾為貴，則滷味始易收入肉中。

炸鰻魚

炸鰻魚者，大者去首尾，寸斷之，先用麻油炸熟取起，另將鮮蒿菜嫩尖入鍋，用原油炒透，即以鰻平鋪於上，加作料煨之。蒿菜分量較魚減半。

拌鱉裙

鱉魚斬成塊，洗極淨，入鍋，加水略煮，去連甲之塊，剔取其裙，【所餘之肉，待其煨爛，再加作料，或清燉，或紅燒，均佳。】用鑷子抉去裙邊之黑翳，再加豬油入鍋略炒，用薑、桂末拌食之。

帶骨甲魚

甲魚，鱉也。帶骨甲魚者，以約重半斤之鱉，斬四塊，加豬油三

火，至八分熟，加蒜起鍋，以葱、薑、椒入之。

青鹽甲魚

青鹽甲魚者，斬四塊，起油鍋炮透，每一斤用酒四兩、大茴香三錢、鹽一錢半。煨至半熟，加豬油二兩，切如小骰子塊，再煨，加蒜頭、筍乾。起時用蔥、椒，若用醬油，則不用鹽。

湯煨甲魚

湯煨甲魚者，白煮去骨，拆碎，用雞湯、醬油、酒煨。湯二碗，收至一碗起鍋，以蔥、椒、薑末糝之。

醬炒甲魚

醬炒甲魚者，煮之使半熟，去骨，起油鍋炮炒，加醬水、蔥、椒，收湯成滷，然後起鍋。

生炒甲魚

生炒甲魚者，去骨，用麻油炮炒，加醬油、雞汁各一杯。

李秉裁食馬蹄鱉

鱉以小者為貴，世所稱馬蹄鱉者是也。德清徐某嘗於梧州南薰門外見一鱉，大如車輪，市人臠割而售之。徐初以為黿也，視其首，則非是。其友李秉裁買其裙一臠以歸，和豬肉煮之，邀友共食，咸以為美。徐不敢嘗，然食者亦無恙，惟口燥耳。

慶年嗜鱉

慶年曾任粵督，最嗜鱉，幾於每飯必具，饋獻者絡繹於道。有縣令某知慶嗜鱉，一日，適漁人獻巨鱉，大逾恆，見之，大喜，乃以極大瓷盂鄭重封固，專人馳送。慶不知所饋為何珍物，視其標題，大書「兩廣總督部堂慶」字樣，揭視，乃一鱉也。以為慢己，大怒，嚴飭之。令惶怖無措，獻巨金，始獲免於罪。

淡菜，蚌屬也，以曝乾時不加鹽，故名。炒時，須加蘿蔔片、金針菜、木耳及蒜。

煨淡菜

以淡菜煨豬肉，加湯，頗鮮。

醉蝦

醉蝦者，帶殼用酒炙黃，撈起，以醋、醬油、麻油浸之。進食時，盛於盤，以碟覆之。啟覆，蝦猶跳盪於盤中也。入口一嘬，殼去而肉至口矣。蘇、滬之人亦食此，然大率為死蝦，且或以腐乳滷拌之。

酒醃蝦

酒醃蝦者，洗淨瀝乾，翦鬚尾，每斤用鹽五錢，醃半日，瀝乾入瓶。每蝦一層，花椒三十粒，以椒多為妙。或用椒拌蝦，裝入瓶中。每斤用鹽三兩，好酒化開，澆入瓶中，封好泥頭。春秋僅需五日或七日，冬十日可食。

津人食蝦生

天津大沽之蝦，取諸海中，色白而鮮。他處之蝦，皆細碎不可食，惟用京法以酒澆而生嚼之，差有風味。

蝦球

用鮮蝦仁若干，加入雞蛋白二三枚，再加鹽、酒少許，入石臼打爛成醬，用匙盛之，略成球形，置大盆，再盛再捏。及球作完，即蒸熟，或炒食，或製湯，均可。

蝦餅

蝦餅者，以蝦捶爛，團而煎之。

蝦圓以雞湯煨之，大概捶蝦時不宜過細，恐失真味。或以紫菜入其中亦可。

麵拖蝦

麵拖蝦者，以生蝦帶殼加花椒、蔥、鹽、酒、水，和麵而灼之。

甘肅人不食蝦

甘肅無蝦，有南人攜蝦米以往，曝之於庭者，小兒見之，輒驚而卻走，謂為蟲也。或赴南人宴，見肴中有蝦乾，則相戒不敢食。

食蟹重黃

古人食蟹，必曰持螯，殆以螯為蟹中滋味之最雋腴者歟？今之食蟹者，則重黃。黃在殼中，味頗雋，勝於八跪。【跪，足也。】蓋深有味於《清異錄》所載劉承勳之言「十萬白八敵一個黃大不得」也。

蟹生

蟹生者，以生蟹剁碎，將麻油先熬熟攤冷，并草果、茴香、砂仁、花椒末、水、薑、胡椒為末，再加蔥、鹽、醋與之拌勻，即時可食。

徐文敬遽思朵頤

王文簡公官刑部尚書時，一日，閱爰書，有名螃蟹者。徐文敬公潮方為侍郎，因言今歲津門蟹多而價廉。文簡笑謂之曰：「公因紙上郭索，遽思朵頤耶？」

醉蟹

上海肥大之蟹，出橫沔鎮。產吳淞江者為清水蟹。虱蟹較鼀更小，每二三月間，隨海潮而至，近清明即無，俗謂怕紙錢灰氣者是也。

蟶鮓者，以蟶一斤、鹽一兩，醃一伏時，再洗淨，乾布包之，石壓，加熟油五錢、薑橘絲五錢、鹽一錢、蔥絲五分、酒一大杯、飯粉一合，磨米拌勻，入瓶泥封，十日可食。

炒蛤蜊

蛤蜊，剝肉，加韭菜炒之。或為湯，亦可。起遲便枯。

朱竹垞食西施舌

西施舌，一名沙蛤，大小似車螯，而殼自肉中突出，長可二寸，如舌。朱竹垞嘗食之，紀之以詞，調寄《清波引》，詞云：「越絲千縷，誰暗趁落潮網住？恁時看 取，一錢底須與。悔逐扁舟去，亂水飄零良苦。自從歌罷吳宮，聽不到小脣語。鳴薑薦俎，此風味難得並數。島煙江雨，短篷醉曾煮。荔子香辭樹，一半勾留為汝。 試問舊日鴟夷，比儂饞否？」

醉蚶

蚶，以熱水噴之半熟，去蓋，加酒及醬油醉之。

炒香螺肉

以香螺肉，片而炒之。

宋荔裳食海蛳

宋荔裳嘗飲董閬石齋，適進海蛳，荔裳以齒嚼之，攢眉曰：「此不甚佳，半日止碎一枚耳。」坐客大笑。

灼田雞

蛙，俗呼田雞，去身存腿，油灼之，加醬油、甜酒、瓜薑。

炒茉莉簪

炒末利簪者，以肥嫩田雞兩脛之肉，加以摩姑、冬孤、筍，投沸油中而炒之。謂之簪者，狀其形也。田雞通體佳處，盡在兩小股。肉作花蕊狀者，最為活潑潑地，耐咀嚼。

袁子才喜食蛙

袁子才喜食蛙，不去其皮，謂必若是而脂鮮畢具，方不走絲毫元味也。一日，庖丁剝去其皮，以純肉進，子才大罵曰：「劣傖真不曉事，如何將其錦襖剝去，致減鮮味！」

煨海參

海參須檢小而刺者，先去沙泥，用肉湯煨三次，然後以雞、肉兩汁紅煨之，使極爛。輔佐物則用香蕈、木耳，以其色黑相似也。

炒海參絲

炒海參絲者，以雞、筍、蕈絲炒煨之也。

拌海參絲

夏日食海參，須切成絲，以雞絲、芥末冷拌之。

李某食蛟

同、光間，蕭山李某館於高氏。主人高叟，博覽士也。一日，有鄰人於山上掘得一物，通體純黑，兩目皆閉，以示李，李不識。高曰：「此蛟也。幸兩目未開，故 不為患。烹而食之，亦一異味。然其身上不可著一滴水，得水即能變化，平地生波，廬舍為墟矣。」乃攜至爨室，燒釜使紅，投之於中而蓋之。釜中鬻然，黑水溢出 可四五石。水盡，啟蓋，則已熟矣，色白如凝脂。取出，薄切之，湛諸美酒，調以醯醢，與李共食，味甚鮮腴。後以告人，謂食品之美，殆未有過之者也。

鄖陽人食蛇

鄖陽山中，當暑月晴久將雨時，恆有巨蛇嘓嘓鳴於溪谷間，重或數

爲餘，請其咏百美爲也。

中州僧食蛇

康熙時，淄川人有客汴梁者，寄宿蛇佛寺。寺僧具晚餐，座客頗眾，肉湯甚美，而每段皆圓，類雞項。疑之，問寺僧殺雞幾何，遂得多項。僧曰：「此蛇段耳。」客大驚，有出門而哇者。既寢，覺胷上蠕蠕，摸之，則蛇也，頓起駭呼。僧起曰：「此常事，烏足怪！」因以火照壁間，大小滿牆，榻上下皆是也。次日，僧引入佛殿，佛坐下有巨井，井中蛇粗如巨甕，探首井邊而不出。爇火下視，則蛇子蛇孫以數百萬計，族居其中。

鄭才江食蠶蛹

蠶成繭後，脫穎而出，時尚未成蛾也，曰蛹。以油酒燭之，可食，頗香。鄭才江嘗以佐酒，詠以詩，詩曰：「繰餘蛹戔爛，詎堪備食單。底復蕩滌之，文火稲火中乾。 間聞《爾雅》注，燭用蟾蜍蘭。【《爾雅》：「茢甄，豕首。」郭氏云：「一名蟾蜍蘭，可以燭蠶蛹。」】要知古先民，亦以佐夕餐。」

佘山人食蜈蚣

道光以前，青浦之佘山人喜食蜈蚣。其物味美而色白，長可三四寸，闊如指。欲食者，須於四五日前烹一雞，納蒲包中置山之陰，越宿取歸，蜈蚣必滿，連包煮熟，出而去其首足與皮，復殺雞，燖湯煮之，非咄嗟可辦也。

王輔臣食死蠅

王輔臣嘗奉吳三桂命，率師征烏撒。一日，與諸將會食於馬一棍營中，吳應期亦在座。應期者，三桂猶子也，為固山額真。飲酒，薄醉，將飯矣，輔臣飯盂有死 蠅，總兵王某見之，呼曰：「飯有蠅。」一棍御下酷，輒以微過責人，一棍立斃，故有斯號。輔臣恐其以死蠅故殺庖人，曰：「我等身親矢石人也，得食足矣，安暇 擇哉！戎馬倥傯時，死蠅亦食之矣。」某愚魯，不悟輔臣意，乃曰：「公能食此蠅，我以坐下馬與公賭。」輔臣念言既出口，不當悔，遂強吞之。應期乃言曰：「王 兄，馬之好騎若是耶？人與兄賭食死蠅，便食之。若賭食糞，亦將食之耶？」輔臣怒，罵曰：「吳應期，汝恃為王之猶子，當眾辱我！人懼汝為王子王孫，吾不懼 也。吾將食王子王孫之腦髓，嚼王子王孫之心肝。」遂揮拳擊食案，案

過一月後，即可取食。

又有所謂造穀菜者，用春不老菜心，去葉，洗淨切碎，稍曬乾，以薑絲炒之，如黃豆大，每菜一斤用鹽一兩，入罐。

又有所謂酸菜者，以冬菜心風乾微醃，加糖、醋、芥末，帶滷入罐。微加醬油亦可。

又有所謂香乾菜者，以春芥心風乾，取梗，淡醃曬乾，加酒、糖、醬油同拌，蒸之，風乾入瓶。

又有所謂乾閉甕菜者，以菜十斤、炒鹽四十兩，菜鹽相間醃缸中，瀝三日取起，即入盆揉之，將另過一缸，鹽滷收起聽用。閱三日，又將菜取起，又揉一次，將菜另置一缸，留鹽汁聽用。如此九次，完，入甕。每菜一層，上灑花椒、小茴香一層，始裝菜。

又有所謂風（疒內加龠）菜者，以冬菜心風乾，醃後笮出滷，小瓶裝之，泥封其口，倒置於灰上。

又有所謂春芥者，以芥心風乾斬碎，醃熟入瓶。

又有所謂芥頭者，以芥根切片入菜同醃，或整醃而曬之。

又有所謂風芥者，芥菜肥者不犯水，曬至六七分乾，去葉，每斤鹽四兩，醃一夜取出，紮小把，置瓶中，倒瀝，盡其水，并前醃之水同煎，取清汁，待冷，入瓶封 固，夏季食之。又法，芥菜取心不犯水，至六七分乾，每十斤約鹽半斤、醋三斤，先將鹽醋燒滾，候冷，將生芥心拌勻，用小瓶分藏，泥封固，一年可食。臨食時加 麻油。

又有所謂涪翁菜者，越人善製之。相傳為黃山谷之遺法，因得此名。菜以大葉芥為之，絕嫩而香，以醃時加花椒、橘皮故也。

生食醬菜

製醬菜，非必以蔬也。將瓜或蒿、筍剖開曬乾，夜用鹽略醃之，次晨拭淨鹽水，另用盆貯甜醬，將瓜浸入，曬日中。數日取出，另換甜醬浸之。若以生瓜遽投醬缸，醬即壞。

生食糟菜

取隔年好糟，每斤加鹽四兩，拌勻，選長梗白菜洗淨去葉，晾乾，

豆芽菜塞雞絲火腿

鏤豆芽菜使空，以雞絲、火腿滿塞之。嘉慶時最盛行。

煎豆腐

乾隆戊寅，袁子才與金冬心在揚州程立萬家食煎豆腐，詫為精絕。其腐兩面黃乾，無絲毫滷汁，微有蝡螯鮮味，然盤中實無蝡螯及他物也。次日告查宣門，查曰：「我能之，我當特請。」已而與杭堇浦同食於查家，則上箸大笑，乃純是雞、雀胸為之，非真豆腐，肥膩難耐矣。其費十倍於程，而味遠不及也。

京冬菜炒豆腐

京冬菜炒豆腐者，先用豬油起鍋，入豆腐略熬，乃傾入京冬菜，【即用白菜切絲製成，南貨店有之，出京都。】不停手而炒之，再加鹽水、醬油合宜。待沸透，即停火。若久煮，則香氣易散，味便不佳。

芙蓉豆腐

採芙蓉花，去心、蒂，湯泡一二次，加胡椒，入豆腐煮之。

蝦仁豆腐

蝦仁豆腐者，以豆腐腦泡水中三次，去豆氣，入雞湯煨之。起鍋時，加蝦仁、紫菜。亦號芙蓉豆腐。

蝦油豆腐

蝦油豆腐者，以陳蝦油代醬油炒之，須兩面煎黃，油鍋宜熱，加豬油、蔥、椒。

蝦米煨豆腐

僅中於湖城，即他處之善烹飪者皆不能過之。臣休冒晨至其學者，坐索早餐，咄嗟立辦。然再三詢訪，不能得其下手之方，無從仿製也。

煨凍豆腐

凍豆腐者，冬始有之。以豆腐切方塊，置於戶外，先澆熱水一次，復以冷水頻澆之，凍一夜，即結冰，一名冰豆腐。食時，滾去豆味，加雞湯汁、火腿汁、肉汁煨之。食時，去雞、火腿，專留香蕈、冬筍，煨久則鬆，而如蜂窩矣。

菜豆花

黔中製腐，曰菜豆花，而並不見菜豆，其味極妙。黔人喜以秦椒炒鹽拌食之，味辛而爽口，然淡食更有至味。蓋黔之豆腐，皆以山泉瀝成，故味甘而香洌。南中之腐，佳者質清而味淡，劣者則作儒生酸矣。

煨豆腐皮

以豆腐皮為捲，微炙以油，入蘑菇煨之。

素燒鵝

素燒鵝有二法。一煮爛山藥，切寸為段，包以豆腐皮，入油煎之，加醬油、酒、糖、瓜、薑，以色紅為度。一純以豆腐皮為之，將豆腐皮折疊成捲，略浸以醬油，置鐵絲上，以木屑薰之，加麻油及鹽，更香。

四川豆豉

豆豉之製，四川為最，出隆昌者尤佳。

豆豉炒豆腐

豆豉炒豆腐者，以豆豉一茶杯，入水泡爛，與豆腐同炒之。

婁江市上有糖梅，味極甘脆，名風雨梅。錢枚之妻善作之。既悼亡，某年夏，有以此梅見寄者，枚因感賦一詞，調寄《望梅》，詞云：「江城夏五，正梅肥時候，風風雨雨。記窗前一樹青青，早分付園丁，傾筐摘取。親手搓挲，更方法從頭說與。青錢細簸，白蜜生醃，紅瓷封貯。追思十年前事，悵綠么絃斷，翠簽香炷。又江南節物登盤，問舊時滋味，何嘗如許？春夢銷沈，訪嫩綠池塘何處？賸微酸一點，常在心頭留住。」

京師人食冰果

京師夏月之宴客，飣盤既設，先進冰果。冰果者，為鮮核桃、鮮藕、鮮菱、鮮蓮子之類，雜置小冰塊於中，其涼徹齒而沁心也。此後則繼以熱葷四盤。

生食蘋果

蘋果含有充分之燐質，故極與多用腦力之人相宜，可生食之。惟正食時，【如午餐等。】不宜同食。

蒸橙

以橙之大者，截頂去穰，留少液，置蟹膏於內，仍以頂覆之，用酒、醋、鹽、水蒸熟，香而且鮮。

李倩為食青荔枝

粵中荔枝，必俟五六月紅熟，方以甘鮮擅名。非其候，則攢眉螫口，不可下咽。李倩為獨嗜純青者，蘸以香山鹽蝦醬，一啖輒盡百枚。嘗曰：「人間至味無逾於是，惜不能與醃鴨尾日夕慰我饞耳。」

張文襄嗜荔枝

張文襄嗜鮮荔枝，督鄂時，曾令廣東增城宰收買荔枝萬顆，浸以高粱，裝入瓷罈，寄湖北。至蕪湖，為稅關截下，悉數充公。時榷吏為袁忠節公昶，忽得文襄急電，譯之，約百餘字，則荔枝一案也。

閩人食橄欖

橄欖以閩產為多，而盛行於江南。有所謂檀香橄欖者，較他種尤小，嗜者貴之。且謂性涼，能清內熱，凡喉齒病者，食之輒愈。不謂閩中之說，適得其反。售橄欖者所在皆是，其所謂檀香橄欖者，長寸餘，固橄欖中之至大者，人咸喜食之，而又相戒不得多食，謂其助熱，能致喉齒病也。

朱竹垞食檇李

檇李為嘉興名產，遠道不易致。朱竹垞，禾人也。故時得食之。一日，在曹某席上啖之而甘，乃作《邁陂塘》詞云：「錦淙鳴行廚竹裏，玉盤寒水初注。未須雪藕 黃瓜伴，早釋人間煩暑。名最古，記轍跡東西。魯叟曾書汝，吳洲越渚。傍折戟沙邊，芳根蟠後，幾溼戰場雨。房陵種，三十六園佳樹，也愁聲價輸與。西施過此曾 潛掐，一縷纖痕留取。小摘許，慎莫被來禽，偷眼銜將去。薰風且住，漫染就輕黃，青青攜付，乞巧小兒女。」

朱竹垞食無核枇杷

朱竹垞與某道士善，觀中有枇杷二株，熟時每餉朱，俱無核。朱詰其故，道士以仙種對，朱終不信。道士素善啖，尤嗜蒸豚。一日，朱邀之，命僕市一豕肩而歸，故令道士見之。不逾晷，即出以佐餐，融熟甘美，飽啖而罷。因問朱以蒸豚速化之法，朱曰：「果有小術，欲以易枇杷種耳。」道士曰：「此無他，於始花時鑷去其 中心一鬚耳。」朱曰：「然則吾之饌，乃昨所烹者也。」遂相與撫掌而散。

炒榧子

以榧子浸於水，經一宿，取乾，則其皮皆貼殼，可食。一法，用豬脂炒之，榧皮自脫。又法，榧子用瓷瓦刮黑皮，每斤淨用薄荷霜、白糖熬汁拌炒。

閩人食番石榴

閩有番石榴者，狀如石榴，而皮軟可食，中雖略有類子者，而色白

良之，謂可解煩懣。然物至其地有，觸之，即覺有一種恶臭，然久而亦聞其香矣。

元度啖栗

元度，歙縣僧，主江都之福緣庵。其人實為王尊素，少年放浪詩酒，晚依山翁大師於靜慧院。侍坐之次，元度逡巡起曰：「弟子茫然，求師開示。」適有以茶果進者，師取一栗啖之。元度捧於手，拱而立，師顧之曰：「子不茫然。」遂有省。

湘人食瓜

湘人以水寒之故，於食瓜時必加酒於瓜汁中，而棄其渣。

閩廣滇贛人食苦瓜

衡州有苦瓜，即北方之癩葡萄，江南之錦荔枝也。閩、廣、滇、贛人皆喜食之，或以烹雜，或以炒肉。味甚苦，食之者恆甘之，然體虛寒者不宜食。

迪化人食西瓜

迪化之人多食西瓜，冬、春之交且有之。蓋其地沍寒而成熟遲，且食之足以解煤毒也。

諸襄七爭西瓜

諸襄七太史錦學問淹貫，而性甚古拙。嘗典試福建，巡撫饋正副考官西瓜各五十枚，而贈諸之瓜以誤數，少送一枚，大怒，請巡撫面問之。巡撫曰：「此乃誤數，當再送。」諸益怒，曰：「我豈爭一瓜乎？膰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設而穆生去，瓜雖微，亦可見禮意之衰也。」

祝明甫啖西瓜

嘉興祝明甫孝廉嘉落拓高簡，不事生產。晚年以貧故，游滄洲，主渤海書院講席。數年歸，杜門不出。疾亟，啖西瓜數枚。醫家謂不